

北　史

第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北史

第一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史/周國林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5-7

I.北… II.周… III.①中國-古代史-北朝時
代-紀傳體②北史-譯文 IV.K239.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0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北　史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周國林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2.75 字數 4,31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5-7/K·8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北史》4 册　55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混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蹀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莿)　禪(禮)
辯(㝵㝵㝵)　蓋(葢)　蕣(蕣蕣)　善(譱)
飆(颷飈)　剛(罰)　料(粁)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踈)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諂)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榜欜欜)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蟃)
垂(𠂹埀)　奸(姧)　粦(粦)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㦰)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貂)　鞠(鞫)　鍥(栔)　腰(䁂)
斗(枓)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匡)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癰)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𧙕)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聸”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北史》全譯出版説明

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到公元589年隋統一全國,我國歷史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稱爲南北朝時期。南朝從公元420年劉裕代晉建立劉宋到公元589年陳朝滅亡,歷經宋、齊、梁、陳四代。北朝從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開始,到公元534年分裂爲東魏、西魏。其後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滅掉北齊,統一北方。隋篡周以後,又滅掉南方的陳和後梁,於開皇六年(589)統一了中國。記載這段歷史的史書除了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所謂"八書")之外,還有《南史》和《北史》。南朝各史和北朝各史以朝代爲單元,是所謂斷代史;《南史》和《北史》則打通朝代,以歷史時期爲斷限,融匯貫通敘事,是所謂通史。兩史的作者同爲唐初人李延壽。

據新、舊《唐書》及《北史・序傳》記載,李延壽字遐齡,相州(今山東諸城)人。李延壽在隋代没有任何政治活動。唐太宗貞觀初年,他曾協助中書侍郎顔師古和給事中孔穎達做些古籍的"删削"工作,因此有條件看到皇家圖書館的藏書。貞觀五年(631),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後,留在蜀中編次自己所得史料。貞觀十五年,擔任東宫典膳丞、崇賢殿學士。後經令狐德棻推薦,參與撰修《晉書》。因撰修《晉書》有功,轉爲御史臺主簿。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太宗政典》三十卷,奏上之後,陞任符璽郎。其後經尚書僕射褚遂良推薦,又參加了《隋書》十志的編寫工作。他通過這些研經、修史的工作,熟悉了修史的體例,並爲他撰寫南北二史準備了材料。李延壽修撰《南史》、《北史》,實際上是繼承父志。據李延壽《序傳》所載,其父李大師在隋末參加了竇建德起義,竇氏用他爲尚書禮部侍郎,並命他做同李唐政權"求和好"的使者。後來和約破裂,竇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唐兵於虎牢,引起唐高祖李淵大怒。王世充、竇建德失敗以後,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貞觀二年五月死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李延壽説他的父親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李大師在流放中得以恣意披覽史書,並根據編年收集史料,臨死時,以其"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李大師時還衹有魏收的《魏書》、南朝沈約的《宋書》和蕭子顯的《南齊書》印行,《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及《隋書》當時都没有人修撰,所以李大師所覽限於宋、齊、梁、魏四代的史書。李延壽續修《南史》、《北史》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魏澹的《魏書》和王劭的《齊志》,儘管唐初還成書不久,但在國家圖書館中應當可以看到。李延壽因參加《五經正義》的"删削"工作,因"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採之"。在參加修撰《晉書》期間,"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

者"。到貞觀十七年,參加《隋書》十志的修撰,《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與《隋書》都已相繼修成,當時合稱五代史,但因爲無志,故未公布,李延壽因"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無力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北史・序傳》)。又於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前後經過十六年,終於修成南、北二史,並呈請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指教,令狐德棻改正乖失不當之處後,將其上奏朝廷。李延壽也上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唐高宗親自爲之作序並詔令頒行。從此,《南史》、《北史》與南北朝諸史同時流行於世。

南、北二史都是衹有紀傳,無志表。李延壽修史時,已有《隋書》十志,涵蓋南北朝各史,李延壽曾參與其事,不再修志,也很自然。惟南北朝朝代更替,人事關係復雜,分合代併,枝枝蔓蔓,未能以表條理之,似爲遺憾。

《南史》、《北史》較之南北朝"八書",内容有增有減,總的看是減多增少。以南朝史爲例:《宋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合計爲二百五十一卷,而《南史》僅八十卷,不到四史卷數的三分之一;篇幅不到四史的一半。可以説,内容簡約,行文精練,是南、北二史的突出特點之一。增補方面,本紀主要涉及魏史。較之《魏書》,《南史》增節閔帝元恭,又補西魏文帝、廢帝、恭帝三傳。魏收作《魏書》不收西魏諸事,歷來史家有微辭,《北史》據他史補齊。列傳方面,《南史》增補了王琳、甄法崇、甄彬、鮑行卿、鮑客卿、張彪、吉士瞻、羅研、李膺等人,尤以文藝、孝義、隱逸諸傳增補較多。據不完全統計,較之南朝諸史,《南史》新增入傳者不下百餘人。《北史》增補了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魏思賢等人傳,原有傳記又新增附傳者有元文都、元炬、元褒不下數十人。

二史立傳,頗重門第。傳主增删,似有一原則。凡在隋唐爲官者即保留其傳略,還可溯源追宗,傳及先祖;凡在隋唐無家族勢力的,即使"八書"中有記載,也多有删除。立傳常採用家傳形式,按同一家族的世系編次附例,至有一人傳記而附傳數十人者,幾乎成了這一姓族的家譜。這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時勢如此,理清若干高門世族的來龍去脉,是理解南北朝時期許多重大問題的鎖鑰。

二史增補内容,有不少有重要史料價值。南朝官制中存在"典簽"一官,其淵源、職掌、性質如何,南朝諸正史俱無記載,《南史》許多列傳中增補了不少有關史料,有助於人們對南朝"典簽"制度的研究。《南史》宋文帝紀中文帝"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的記載,《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中租税制度、徭役制度的記載,《蕭琛傳》中南朝郎官之制演變的記載,《郭祖深傳》中對梁武帝殘民佞佛的揭露,《范縝傳》中他不肯"賣論取官"的對話,等等,都是極爲寶貴的史料。這些史料大概就是從李延壽所説"正史中所無"的雜史中取來。

對於南、北史從雜史"小説"中取材,史評褒貶不一。持異議者認爲因此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謡言讖言、戲謔笑料,是它的嚴重缺點。此固有理,然俗言口語入傳文,使人物形象鮮明風趣,則可以看做是對南朝綺靡文風的校正。我們知道,齊梁以來,文格日趨卑靡,書必駢文,言必引經據典。南北朝史書中保存的論文、奏議普遍詰屈聱牙,難以卒讀。二史"除其冗長,捃其精華",使敍述簡潔清楚,文氣更加流暢,使歷史更具趣味性、人性化,更便於普及,發揮其教化功能。唐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主持編修的《唐書》李延壽傳中,對此有極高的評價:"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當然,在删削過程中也有失誤。如關於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後的封爵記載,《魏書》均有"開國"二字置於封爵名稱之後和封爵等級之前,如某國公或某開國男等;其後,又往往綴以食邑若干户。《北齊書》與《周書》中也大抵如此。但是,在《北史》裏,李延壽幾乎將"開國"二字及食邑數一律删去。在《魏書》、《北齊書》與《周書》中的"開國"二字及食邑户數,是用以表示實封之制的,無"開國"二字或無食邑户數者,則爲虚封。《魏書·官氏志》明確記載實封爲"開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虚封爲"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且封爵後無食邑户數。《周書·盧辯傳》也説:"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以此爲常。"李延壽删去"開國"二字使分封制度概念混淆,顯然不妥。又如《南史》中,删去傳主的生卒年月(南朝人多短命),似亦不當;某些詔令中含有反映當時社會狀況和假報官吏俸禄的資料,似亦不應當删,等等。還有一些由於截斷不當,造成文意不連貫的現象。此類現象古今難免,總的説,瑕不掩瑜。

《南史》、《北史》成書後流傳至宋代出現刊刻本,北京圖書館現存宋嘉祐本殘卷,元代流傳至今的有元大德本。明國子監主持整理的有南、北監本。清乾隆時期武英殿本《北史》根據明監本校勘整理。明清時期還有汲古閣本和金陵書局本流傳。民國以來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同文書局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是當前最流行的版本。

《北史》全譯主編:周國林。譯者:李國詳、周國林、顧志華、李曉明、譚漢生、高華平、賈國偉、姚偉鈞、楊昶、何宗旺、王玉德、賴玉勤。

北史目録

第一册

卷一　本紀第一
魏本紀(一) …… 1
序紀
魏先世 …… 1
神元帝托跋力微 …… 2
文帝托跋沙漠汗 …… 3
章帝托跋悉鹿 …… 4
平帝托跋綽 …… 4
思帝托跋弗 …… 4
昭帝托跋禄官 …… 4
桓帝托跋猗㐌 …… 4
穆帝托跋猗盧 …… 5
平文帝托跋鬱律 …… 6
惠帝托跋賀傉 …… 6
煬帝托跋紇那 …… 6
烈帝托跋翳槐 …… 6
昭成帝托跋什翼犍 …… 7
太祖道武帝托跋珪 …… 9
太宗明元帝托跋嗣 …… 23
卷二　本紀第二
魏本紀(二) …… 33
世祖太武帝托跋燾 …… 33
恭宗景穆帝托跋晃 …… 52
高宗文成帝托跋濬 …… 53
顯祖獻文帝托跋弘 …… 60
卷三　本紀第三
魏本紀(三) …… 65
高祖孝文帝元宏 …… 65
卷四　本紀第四
魏本紀(四) …… 99
世宗宣武帝元恪 …… 99
肅宗孝明帝元詡 …… 109
卷五　本紀第五
魏本紀(五) …… 121
敬宗孝莊帝元子攸 …… 121
節閔帝元恭 …… 126
廢帝元朗 …… 128
孝武帝元脩 …… 128
西魏文帝元寶炬 …… 132
西魏廢帝元欽 …… 137
西魏恭帝元廓 …… 138
東魏孝静帝元善見 …… 138
卷六　本紀第六
齊本紀(上) …… 151
高祖神武帝高歡 …… 151
世宗文襄帝高澄 …… 174
卷七　本紀第七
齊本紀(中) …… 179
顯祖文宣帝高洋 …… 179
廢帝高殷 …… 198
孝昭帝高演 …… 201
卷八　本紀第八
齊本紀(下) …… 209
世祖武成帝高湛 …… 209
後主高緯 …… 213
幼主高恒 …… 224
卷九　本紀第九
周本紀(上) …… 231
太祖文帝宇文泰 …… 231
孝閔帝宇文覺 …… 248
世宗明帝宇文毓 …… 251
卷十　本紀第十
周本紀(下) …… 257
高祖武帝宇文邕 …… 257

宣帝宇文贇 …… 279
靜帝宇文闡 …… 286
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隋本紀(上) …… 291
高祖文帝楊堅 …… 291
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隋本紀(下) …… 323
煬帝楊廣 …… 323
恭帝楊侑 …… 353
卷十三　列傳第一
后妃(上) …… 359
魏神元皇后竇氏 …… 363
文帝皇后封氏 …… 364
桓皇后惟氏 …… 364
平文皇后王氏 …… 364
昭成皇后慕容氏 …… 364
獻明皇后賀氏 …… 365
道武皇后慕容氏 …… 365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 365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 366
明元密皇后杜氏 …… 366
太武惠太后竇氏 …… 366
太武皇后赫連氏 …… 367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 367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 367
文成昭太后常氏 …… 367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 367
文成元皇后李氏 …… 370
獻文思皇后李氏 …… 370
孝文貞皇后林氏 …… 370
孝文廢皇后馮氏 …… 371
孝文幽皇后馮氏 …… 371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 …… 373
宣武順皇后于氏 …… 374
宣武皇后高氏 …… 374
宣武靈皇后胡氏 …… 374
孝明皇后胡氏 …… 377
孝武皇后高氏 …… 377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 377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 …… 378
廢帝皇后宇文氏 …… 379
恭帝皇后若干氏 …… 379
孝靜皇后高氏 …… 379
卷十四　列傳第二
后妃(下) …… 381
齊武明皇后婁氏 …… 381
蠕蠕公主郁久閭氏 …… 383
彭城太妃尒朱氏 …… 383
小尒朱氏 …… 383
上黨太妃韓氏 …… 383
馮翊太妃鄭氏 …… 384
高陽太妃游氏 …… 384
馮娘 …… 384
李娘 …… 384
文襄敬皇后元氏 …… 385
琅邪公主 …… 385
文宣皇后李氏 …… 385
段昭儀 …… 386
王嬪 …… 386
薛嬪 …… 386
孝昭皇后元氏 …… 387
武成皇后胡氏 …… 387
弘德李夫人 …… 388
後主皇后斛律氏 …… 388
後主皇后胡氏 …… 388
後主皇后穆氏 …… 389
馮淑妃 …… 390
周文皇后元氏 …… 391
文宣皇后叱奴氏 …… 391
孝閔皇后元氏 …… 391
明敬皇后獨孤氏 …… 392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 …… 392
武皇后李氏 …… 392
宣皇后楊氏 …… 393
宣皇后朱氏 …… 393
宣皇后陳氏 …… 394
宣皇后元氏 …… 394
宣皇后尉遲氏 …… 395

靜皇后司馬氏 …… 395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 …… 395
宣華夫人陳氏 …… 397
容華夫人蔡氏 …… 398
煬愍皇后蕭氏 …… 398
卷十五　列傳第三
魏諸宗室 …… 403
上谷公元紇羅 …… 403
建德公元嬰文 …… 403
真定侯元陸 …… 403
武陵侯元因 …… 403
長樂王元壽樂 …… 404
望都公元頽 …… 404
曲陽侯元素延 …… 404
順陽公元郁 …… 404
宜都王元目辰 …… 404
元六修 …… 405
吉陽男元比干 …… 405
江夏公元吕 …… 405
高涼王元孤 …… 405
元鷙 …… 406
元萇 …… 407
元子華 …… 407
元子思 …… 408
元天穆 …… 410
西河公元敦 …… 411
司徒元石 …… 412
武衛將軍元謂 …… 412
元丕 …… 412
淮陵侯元大頭 …… 415
河間公元齊 …… 416
元志 …… 416
扶風公元處真 …… 417
文安公元泥 …… 418
元屈 …… 418
元磨渾 …… 418
元寔君 …… 418
秦王元翰 …… 419
元儀 …… 419
元纂 …… 421
元幹 …… 421
元禎 …… 421
元瑞 …… 422
元烈 …… 422
元晏 …… 423
元觚 …… 423
常山王元遵 …… 423
元素 …… 424
元可悉陵 …… 424
元昭 …… 424
元玄 …… 425
元紹 …… 425
元忠 …… 425
元順 …… 425
元偉 …… 426
元壽興 …… 426
元毗 …… 427
元悝 …… 428
元嶷 …… 428
元暉 …… 428
元弼 …… 430
元贊 …… 430
元淑 …… 430
元季海 …… 431
元亨 …… 431
陳留王元虔 …… 431
元悦 …… 432
元崇 …… 432
元暉 …… 433
元祚 …… 433
元顗 …… 433
元崙 …… 434
毗陵王元順 …… 434
遼西公元意烈 …… 434
元拔干 …… 435
元洪超 …… 435
元粟 …… 435
元渾 …… 435

元庫汗 …… 436
窟咄 …… 436
卷十六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 …… 439
清河王元紹 …… 439
陽平王元熙 …… 440
元佗 …… 440
元世遵 …… 440
元法壽 …… 441
元法僧 …… 441
河南王元曜 …… 441
元提 …… 442
元平原 …… 442
元和 …… 442
元鑒 …… 442
河間王元脩 …… 443
長樂王元處文 …… 443
廣平王元連 …… 443
元渾 …… 443
元霄 …… 444
京兆王元黎 …… 444
元繼 …… 444
元叉 …… 445
元舒 …… 447
元善 …… 447
元羅 …… 448
元鸞 …… 449
元羅侯 …… 449
明元六王 …… 449
樂平王元丕 …… 449
安定王元彌 …… 450
樂安王元範 …… 450
元良 …… 450
永昌王元健 …… 451
元仁 …… 451
建寧王元崇 …… 451
元麗 …… 451
新興王元俊 …… 451
太武五王 …… 451
晉王元伏羅 …… 451
東平王元翰 …… 452
元道符 …… 452
臨淮王元譚 …… 452
元提 …… 452
元昌 …… 452
元彧 …… 453
元孝友 …… 455
元孚 …… 458
廣陽王元建 …… 462
元嘉 …… 462
元深 …… 463
元湛 …… 467
南安王元余 …… 468
卷十七　列傳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 471
陽平王元新成 …… 471
元頤 …… 471
元衍 …… 472
元暢 …… 472
元敏 …… 472
元融 …… 472
元欽 …… 473
元子孝 …… 473
京兆王元子推 …… 473
元太興 …… 474
元悰 …… 474
元仲景 …… 474
元暹 …… 475
元遥 …… 476
元恒 …… 477
濟陰王元小新成 …… 477
元弼 …… 478
元暉業 …… 478
元昭業 …… 479
元誕 …… 479
元麗 …… 479
元顯和 …… 480
汝陰王元天賜 …… 480

元慶和 …… 481
元汎 …… 481
元脩義 …… 481
元文都 …… 482
元矩 …… 483
元褒 …… 483
樂良王元萬壽 …… 484
元忠 …… 484
廣平王元洛侯 …… 484
元匡 …… 484
卷十八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 491
任城王元雲 …… 491
元澄 …… 492
元彝 …… 500
元順 …… 500
元朗 …… 504
元紀 …… 505
元嵩 …… 505
元世儁 …… 505
南安王元楨 …… 506
元英 …… 506
元熙 …… 508
元略 …… 509
元怡 …… 510
元曄 …… 510
城陽王元長壽 …… 510
元鸞 …… 510
元徽 …… 511
章武王元太洛 …… 513
元彬 …… 513
元融 …… 513
樂陵王元胡兒 …… 513
元思譽 …… 513
安定王元休 …… 514
元燮 …… 514
元景山 …… 515
元願平 …… 515
卷十九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 517
安樂王元長樂 …… 517
元詮 …… 517
元鑒 …… 517
元斌之 …… 518
廣川王元略 …… 518
元諧 …… 518
齊郡王元簡 …… 519
元祐 …… 520
河間王元若 …… 520
元琛 …… 520
安豐王元猛 …… 521
元延明 …… 521
獻文六王 …… 522
咸陽王元禧 …… 522
元翼 …… 525
元樹 …… 525
元坦 …… 526
趙郡王元幹 …… 527
元謐 …… 528
元諶 …… 529
廣陵王元羽 …… 530
元欣 …… 532
高陽王元雍 …… 532
元泰 …… 534
元斌 …… 534
彭城王元勰 …… 534
元劭 …… 541
元韶 …… 541
北海王元詳 …… 542
元顥 …… 544
元頊 …… 545
孝文六王 …… 545
廢太子庶人元恂 …… 546
京兆王元愉 …… 547
清河王元懌 …… 549
廣平王元懷 …… 550
汝南王元悅 …… 550
皇子元恌 …… 551

卷二十 列傳第八
衛操 ······ 553
衛雄 ······ 554
姬澹 ······ 554
莫含 ······ 555
莫題 ······ 555
莫雲 ······ 555
劉庫仁 ······ 555
劉羅辰 ······ 556
劉仁之 ······ 556
劉乞歸 ······ 557
劉嵩 ······ 557
尉古真 ······ 557
尉諾 ······ 557
尉眷 ······ 558
尉多侯 ······ 558
尉慶賓 ······ 558
尉瑾 ······ 559
尉地干 ······ 560
尉聿 ······ 560
穆崇 ······ 560
穆真 ······ 561
穆泰 ······ 561
穆子容 ······ 562
穆觀 ······ 562
穆壽 ······ 562
穆羆 ······ 563
穆亮 ······ 564
穆紹 ······ 566
穆多侯 ······ 567
穆弼 ······ 567
穆顗 ······ 567
奚斤 ······ 568
叔孫建 ······ 570
叔孫俊 ······ 571
安同 ······ 572
安原 ······ 573
安頡 ······ 574
庾業延 ······ 574
王建 ······ 575
羅結 ······ 576
羅斤 ······ 576
樓伏連 ······ 577
樓寶 ······ 577
閭大肥 ······ 578
奚牧 ······ 578
和跋 ······ 578
莫題 ······ 579
賀狄干 ······ 579
李栗 ······ 580
奚眷 ······ 580
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
燕鳳 ······ 583
許謙 ······ 584
許洛陽 ······ 584
崔宏 ······ 584
崔浩 ······ 587
崔徽 ······ 607
崔寬 ······ 607
崔衡 ······ 608
崔敞 ······ 608
崔鐘 ······ 608
董謐 ······ 608
張袞 ······ 609
張白澤 ······ 610
張倫 ······ 610
張恂 ······ 611
張代 ······ 611
張萇年 ······ 611
鄧彥海 ······ 612
鄧穎 ······ 612
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長孫嵩 ······ 615
長孫儉 ······ 617
長孫平 ······ 620
長孫師孝 ······ 621
長孫道生 ······ 621
長孫觀 ······ 622

長孫承業 …… 622
長孫子彦 …… 624
長孫子裕 …… 625
長孫兕 …… 625
長孫熾 …… 625
長孫晟 …… 625
長孫紹遠 …… 632
長孫覽 …… 636
長孫澄 …… 637
長孫肥 …… 637
長孫翰 …… 638

第二册

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于栗磾 …… 641
于洛拔 …… 642
于烈 …… 642
于忠 …… 644
于景 …… 647
于果 …… 648
于勁 …… 648
于暉 …… 648
于謹 …… 648
于寔 …… 653
于顗 …… 654
于仲文 …… 654
于翼 …… 659
于璽 …… 662
于義 …… 662
于宣道 …… 663
于宣敏 …… 663
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崔逞 …… 667
崔頤 …… 668
崔彧 …… 668
崔冏 …… 669
崔休 …… 669
崔悛 …… 671
崔贍 …… 673
崔仲文 …… 675
崔儦 …… 676
崔叔仁 …… 677
崔叔義 …… 677
崔子侃 …… 677
崔子約 …… 677
崔夤 …… 678
崔慜 …… 678
崔遹 …… 678
崔隆宗 …… 679
崔模 …… 679
王憲 …… 679
王嶷 …… 680
王雲 …… 680
王昕 …… 680
王晞 …… 683
王晧 …… 689
封懿 …… 689
封回 …… 690
封隆之 …… 690
封子繪 …… 691
封子繡 …… 692
封興之 …… 692
封孝琬 …… 692
封孝琰 …… 692
封延之 …… 694
封琳 …… 694
封肅 …… 694
封愷 …… 694
封軌 …… 694
封偉伯 …… 696
封述 …… 696
封詢 …… 697
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古弼 …… 699
張黎 …… 701

劉潔 …… 701
丘堆 …… 703
娥清 …… 703
伊馛 …… 703
伊盆生 …… 704
乙瓌 …… 704
乙乾歸 …… 704
乙瑗 …… 704
周幾 …… 705
豆代田 …… 705
車伊洛 …… 705
王洛兒 …… 705
車路頭 …… 706
盧魯元 …… 706
盧統 …… 707
盧内 …… 707
陳建 …… 708
來大干 …… 708
宿石 …… 709
萬安國 …… 709
嵇根 …… 709
周觀 …… 710
尉撥 …… 710
陸真 …… 710
陸延 …… 710
吕洛拔 …… 711
吕文祖 …… 711
薛彪子 …… 711
薛琡 …… 711
尉元 …… 714
慕容白曜 …… 715
慕容契 …… 717
和其奴 …… 717
苟頹 …… 718
宇文福 …… 718
宇文延 …… 719
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宋隱 …… 721
宋宣 …… 721
宋愔 …… 722
宋弁 …… 722
宋維 …… 724
宋紀 …… 724
宋欽道 …… 725
宋穎 …… 725
宋鴻貴 …… 725
宋翻 …… 725
宋世良 …… 726
宋世軌 …… 727
宋世景 …… 728
宋道璵 …… 728
宋孝王 …… 729
許彦 …… 730
許宗之 …… 730
許絢 …… 730
許惇 …… 730
許文經 …… 731
刁雍 …… 732
刁遵 …… 733
刁冲 …… 733
刁整 …… 734
刁柔 …… 734
刁宣 …… 736
刁雙 …… 736
辛紹先 …… 737
辛祥 …… 738
辛少雍 …… 738
辛穆 …… 739
辛子馥 …… 739
韋閬 …… 739
韋儁 …… 740
韋子粲 …… 740
韋榮亮 …… 740
韋道福 …… 741
韋崇 …… 741
韋休之 …… 741
韋珍 …… 741
韋纘 …… 742

韋彧 …… 743
韋朏 …… 743
杜銓 …… 744
杜景 …… 744
杜正玄 …… 745
杜正藏 …… 745
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屈遵 …… 747
屈恒 …… 747
屈道賜 …… 747
屈拔 …… 747
張蒲 …… 748
谷渾 …… 748
谷楷 …… 749
公孫表 …… 749
公孫軌 …… 750
公孫叡 …… 751
公孫質 …… 751
公孫邃 …… 751
張濟 …… 752
李先 …… 753
李預 …… 754
李皎 …… 754
李義徽 …… 755
李昭徽 …… 755
賈彝 …… 755
賈秀 …… 756
賈儁 …… 756
賈禎 …… 757
賈景儁 …… 757
賈景興 …… 757
竇瑾 …… 757
竇遵 …… 758
李訢 …… 758
韓延之 …… 760
袁式 …… 761
毛脩之 …… 761
朱脩之 …… 763
嚴稜 …… 763
唐和 …… 763
唐契 …… 763
唐玄達 …… 764
寇讚 …… 764
寇臻 …… 765
寇祖訓 …… 765
寇祖禮 …… 765
寇儁 …… 766
寇顒 …… 768
酈範 …… 768
酈道元 …… 768
酈道慎 …… 770
酈道約 …… 770
酈惲 …… 770
韓秀 …… 770
韓務 …… 771
堯暄 …… 771
堯雄 …… 772
柳崇 …… 773
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陸俟 …… 775
陸馛 …… 777
陸琇 …… 778
陸凱 …… 778
陸暐 …… 779
陸恭之 …… 779
陸旭 …… 780
陸騰 …… 780
陸玄 …… 782
陸麗 …… 782
陸定國 …… 783
陸昕之 …… 783
陸子彰 …… 784
陸卬 …… 785
陸乂 …… 786
陸杳 …… 786
陸彥師 …… 787
陸叡 …… 787
陸希道 …… 788

陸操 …… 789
陸爽 …… 789
陸法言 …… 790
源賀 …… 790
源延 …… 793
源懷 …… 793
源子邕 …… 796
源子恭 …… 797
源彪 …… 798
源師 …… 799
源雄 …… 800
劉尼 …… 800
薛提 …… 801
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司馬休之 …… 803
司馬文思 …… 803
司馬楚之 …… 804
司馬金龍 …… 805
司馬悦 …… 805
司馬裔 …… 806
司馬侃 …… 807
司馬躍 …… 807
司馬景之 …… 807
司馬準 …… 807
司馬叔璠 …… 807
司馬天助 …… 808
劉昶 …… 808
劉暉 …… 810
蕭寶夤 …… 811
蕭贊 …… 818
蕭正表 …… 819
蕭祗 …… 820
蕭放 …… 820
蕭退 …… 820
蕭慨 …… 820
蕭泰 …… 821
蕭寶 …… 821
蕭撝 …… 821
蕭濟 …… 822
蕭圓肅 …… 822
蕭大圜 …… 823
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盧玄 …… 827
盧度世 …… 827
盧伯源 …… 828
盧道將 …… 830
盧懷仁 …… 830
盧思道 …… 830
盧道裕 …… 832
盧道虔 …… 833
盧昌衡 …… 833
盧道約 …… 835
盧敏 …… 835
盧義僖 …… 835
盧昶 …… 836
盧元明 …… 837
盧尚之 …… 838
盧潛 …… 839
盧士邃 …… 841
盧柔 …… 842
盧愷 …… 843
盧觀 …… 845
盧仲宣 …… 845
盧叔彪 …… 845
盧文偉 …… 846
盧詢祖 …… 847
盧懷道 …… 848
盧宗道 …… 848
盧同 …… 848
盧斐 …… 851
盧景裕 …… 852
盧辯 …… 853
盧光 …… 857
盧賁 …… 858
盧勇 …… 860
盧誕 …… 861
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高允 …… 865

高推 …… 881
高燮 …… 881
高遵 …… 881
劉模 …… 883
高祐 …… 883
高顥 …… 885
高德正 …… 885
高雅 …… 887
高諒 …… 887
高翼 …… 888
高乾 …… 888
高慎 …… 891
高昂 …… 892
高季式 …… 896
東方老 …… 897
李希光 …… 897
盧曹 …… 897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崔鑒 …… 899
崔康 …… 899
崔忻 …… 900
崔仲哲 …… 900
崔子樞 …… 900
崔叔瓚 …… 900
崔季良 …… 901
崔伯謙 …… 901
崔辯 …… 902
崔逸 …… 902
崔巨倫 …… 903
崔模 …… 903
崔楷 …… 904
崔士謙 …… 904
崔彭 …… 905
崔説 …… 906
崔弘度 …… 907
崔弘昇 …… 908
崔挺 …… 909
崔孝芬 …… 911
崔勉 …… 912
崔猷 …… 913
崔仲方 …… 914
崔孝偉 …… 917
崔昂 …… 917
崔孝演 …… 920
崔孝直 …… 921
崔孝政 …… 921
崔振 …… 921
崔季舒 …… 922
崔敬邕 …… 924
崔接 …… 925
崔纂 …… 925
崔暹 …… 925
崔游 …… 929
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李靈 …… 931
李恢 …… 931
李顯甫 …… 931
李元忠 …… 932
李搔 …… 934
李法行 …… 935
李渾 …… 935
李湛 …… 936
李繪 …… 936
李緯 …… 938
李璨 …… 938
李元茂 …… 939
李宣茂 …… 939
李籍之 …… 939
李德饒 …… 939
李德佋 …… 940
李公緒 …… 940
李概 …… 941
李順 …… 941
李敷 …… 944
李式 …… 944
李憲 …… 945
李希宗 …… 945
李祖勳 …… 945

李騫 …… 946
李希禮 …… 946
李孝貞 …… 946
李弈 …… 948
李冏 …… 948
李孝伯 …… 948
李祥 …… 951
李安世 …… 951
李瑒 …… 952
李謐 …… 953
李郁 …… 960
李士謙 …… 961
李裔 …… 965
李子雄 …… 965
李育 …… 966
李肅 …… 966
李仲琁 …… 967
李煥 …… 967
李密 …… 967
李義深 …… 968
李騊駼 …… 968
李政藻 …… 968
李同軌 …… 968
李幼廉 …… 969
李神威 …… 970
李翥 …… 970
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游雅 …… 971
游明根 …… 971
游肇 …… 972
游祥 …… 974
高閭 …… 974
趙逸 …… 980
趙溫 …… 980
趙琰 …… 980
胡叟 …… 981
胡方回 …… 983
張湛 …… 983
張銑 …… 984
張通 …… 984
段承根 …… 985
段暉 …… 985
宗欽 …… 985
闞駰 …… 986
劉延明 …… 986
趙柔 …… 987
索敞 …… 988
宋繇 …… 988
宋遊道 …… 989
宋士素 …… 994
江式 …… 995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王慧龍 …… 1001
王寶興 …… 1003
王瓊 …… 1004
王遵業 …… 1005
王松年 …… 1005
王劭 …… 1006
鄭羲 …… 1015
鄭懿 …… 1017
鄭道昭 …… 1017
鄭嚴祖 …… 1019
鄭仲禮 …… 1019
鄭子翻 …… 1020
鄭元禮 …… 1020
鄭述祖 …… 1020
鄭幼儒 …… 1022
鄭平城 …… 1022
鄭伯猷 …… 1022
鄭瓊 …… 1023
鄭道邕 …… 1023
鄭譯 …… 1024
鄭儼 …… 1028
鄭思明 …… 1028
鄭先護 …… 1029
鄭偉 …… 1029
鄭雛 …… 1030
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薛辯…… 1033
薛强…… 1033
薛謹…… 1034
薛初古拔…… 1035
薛胤…… 1035
薛裔…… 1036
薛驎駒…… 1036
薛慶之…… 1036
薛端…… 1036
薛胄…… 1038
薛裕…… 1039
薛濬…… 1040
薛湖…… 1042
薛聰…… 1042
薛孝通…… 1043
薛道衡…… 1046
薛孺…… 1049
薛温…… 1050
薛邁…… 1050
薛德音…… 1050
薛善…… 1050
薛慎…… 1051
薛寘…… 1052
薛憕…… 1053
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韓茂…… 1057
韓備…… 1058
韓均…… 1058
皮豹子…… 1058
皮歡喜…… 1060
封敕文…… 1060
吕羅漢…… 1061
吕顯…… 1061
吕温…… 1062
孔伯恭…… 1063
田益宗…… 1064
孟表…… 1065
奚康生…… 1066
楊大眼…… 1069
崔延伯…… 1071
李叔仁…… 1074
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裴駿…… 1077
裴脩…… 1077
裴詢…… 1078
裴宣…… 1078
裴敬憲…… 1079
裴莊伯…… 1079
裴獻伯…… 1080
裴安祖…… 1080
裴延儁…… 1081
裴夙…… 1082
裴澤…… 1082
裴良…… 1082
裴慶孫…… 1083
裴仲規…… 1084
裴伯茂…… 1084
裴叔義…… 1085
裴景融…… 1085
裴聿…… 1086
裴瑗…… 1086
裴佗…… 1086
裴讓之…… 1087
裴諏之…… 1088
裴讞之…… 1089
裴訥之…… 1089
裴矩…… 1089
裴謁之…… 1096
皇甫和…… 1097
皇甫徽…… 1097
皇甫亮…… 1097
裴果…… 1098
裴孝仁…… 1099
裴寬…… 1099
裴漢…… 1101
裴鴻…… 1102
裴俠…… 1102
裴祥…… 1105

裴肅…… 1105
裴文舉…… 1106
裴邃…… 1106
裴仁基…… 1107
裴行儼…… 1107
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薛安都…… 1111
薛真度…… 1112
薛懷吉…… 1112
劉休賓…… 1113
劉文曄…… 1113
房法壽…… 1114
房豹…… 1115
房熊…… 1115
房彥詢…… 1115
房彥謙…… 1116
房景伯…… 1122
房文烈…… 1123
房景先…… 1123
房景遠…… 1124
畢衆敬…… 1124
畢元賓…… 1125
畢祖朽…… 1126
畢祖暉…… 1126
畢義雲…… 1127
畢衆愛…… 1130
畢聞慰…… 1130
畢祖彥…… 1130
申纂…… 1130
羊祉…… 1130
羊深…… 1132
羊肅…… 1133
羊靈引…… 1133
羊敦…… 1134
羊烈…… 1134
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韓麒麟…… 1137
韓子熙…… 1139
韓顯宗…… 1140
程駿…… 1147
李彪…… 1149
李昶…… 1163
高道悦…… 1165
高敬猷…… 1166
高雙…… 1166
甄琛…… 1166
甄侃…… 1173
甄楷…… 1173
甄密…… 1174
張纂…… 1174
張宣軌…… 1174
高聰…… 1175
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1179
楊侃…… 1180
楊椿…… 1182
楊昱…… 1187
楊順…… 1189
楊仲宣…… 1189
楊玄就…… 1190
楊津…… 1190
楊遁…… 1193
楊逸…… 1193
楊謐…… 1194
楊暐…… 1194
楊愔…… 1195
燕子獻…… 1202
鄭頤…… 1202
楊敷…… 1203
楊素…… 1203
楊玄感…… 1211
趙元淑…… 1215
劉元進…… 1216
楊約…… 1217
楊儉…… 1218
楊异…… 1218
楊寬…… 1219
楊文思…… 1221

楊紀……1221
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1225
王康……1228
王誦……1228
王衍……1228
王翊……1229
劉芳……1229
劉懌……1238
劉廞……1238
劉鷟……1238
劉逖……1238
劉懋……1240
常爽……1241
常景……1242
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郭祚……1251
郭景尚……1256
張彝……1256
張始均……1259
張晏之……1259
張乾威……1260
張乾雄……1260
邢巒……1261
邢遜……1265
邢昕……1266
邢晏……1266
邢祐……1267
邢產……1267
邢虯……1267
邢臧……1268
邢卲……1268
李崇……1272
李世哲……1278
李神軌……1279
李平……1279
李奬……1281
李構……1282
李諧……1282
李庶……1283
李蔚……1284
李若……1284
李邕……1285
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崔光……1287
崔勵……1295
崔劼……1296
崔敬友……1296
崔鴻……1297
崔子元……1300
崔長文……1301
崔庠……1301
崔亮……1301
崔士安……1306
崔士和……1306
崔士泰……1306
崔肇師……1306
崔光韶……1307
崔光伯……1310
崔道固……1310
崔僧深……1311

第三册

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裴叔業……1313
裴譚……1314
裴芬之……1315
裴彦先……1315
裴絢……1315
裴植……1315
裴颺……1317
裴烱……1317
裴粲……1317
裴衍……1319
尹挺……1320

柳玄達…………………………1320
韋伯昕…………………………1320
皇甫光…………………………1321
梁祐…………………………1321
崔高容…………………………1321
閻慶胤…………………………1321
夏侯道遷…………………………1321
夏侯夬…………………………1323
庾道…………………………1325
李元護…………………………1325
席法友…………………………1326
王世弼…………………………1326
王由…………………………1327
江悅之…………………………1327
江文遥…………………………1328
淳于誕…………………………1328
沈文秀…………………………1329
張讜…………………………1330
張敬伯…………………………1330
李苗…………………………1331
劉藻…………………………1333
傅永…………………………1334
傅竪眼…………………………1338
傅融…………………………1338
傅靈慶…………………………1338
傅靈根…………………………1338
傅靈越…………………………1338
張烈…………………………1341
張僧皓…………………………1343
李叔彪…………………………1343
李述…………………………1343
李象…………………………1343
路恃慶…………………………1344
房亮…………………………1344
曹世表…………………………1344
潘永基…………………………1345
朱元旭…………………………1345
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1347
張普惠…………………………1350
成淹…………………………1360
范紹…………………………1363
劉桃符…………………………1364
鹿悆…………………………1364
鹿生…………………………1364
張燿…………………………1367
劉道斌…………………………1367
董紹…………………………1368
馮元興…………………………1369
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1371
袁躍…………………………1378
袁聿脩…………………………1379
陽尼…………………………1380
陽固…………………………1381
陽休之…………………………1385
陽藻…………………………1390
陽斐…………………………1391
陽昭…………………………1391
賈思伯…………………………1392
賈思同…………………………1395
祖瑩…………………………1395
祖珽…………………………1398
祖君彦…………………………1407
祖孝隱…………………………1407
祖茂…………………………1407
祖崇儒…………………………1407
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尒朱榮…………………………1409
尒朱代勤…………………………1409
尒朱新興…………………………1410
尒朱文暢…………………………1421
尒朱文略…………………………1422
尒朱兆…………………………1423
尒朱彦伯…………………………1426
尒朱敞…………………………1427
尒朱仲遠…………………………1428
尒朱世隆…………………………1429

尒朱世承…… 1432
尒朱世弼…… 1432
尒朱度律…… 1432
尒朱天光…… 1433
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朱瑞…… 1437
叱列延慶…… 1438
斛斯椿…… 1438
斛斯徵…… 1441
斛斯政…… 1444
斛斯元壽…… 1444
賈顯度…… 1444
賈智…… 1445
樊子鵠…… 1445
侯深…… 1447
賀拔允…… 1449
賀拔度拔…… 1449
賀拔勝…… 1450
賀拔岳…… 1454
侯莫陳悦…… 1458
念賢…… 1459
梁覽…… 1460
雷紹…… 1461
毛遐…… 1462
毛鴻賓…… 1463
乙弗朗…… 1464
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辛雄…… 1467
辛纂…… 1470
辛琛…… 1471
辛悠…… 1472
辛俊…… 1472
辛術…… 1472
辛德源…… 1474
辛珍之…… 1475
楊機…… 1476
高道穆…… 1476
高崇…… 1476
高謙之…… 1480
綦儁…… 1485
山偉…… 1485
宇文忠之…… 1487
費穆…… 1488
孟威…… 1489
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1491
趙郡王高琛…… 1491
高叡…… 1491
清河王高岳…… 1494
高勱…… 1497
廣平公高盛…… 1498
陽州公高永樂…… 1499
高長弼…… 1499
襄樂王高顯國…… 1500
上洛王高思宗…… 1500
高元海…… 1500
高思好…… 1502
平秦王高歸彦…… 1503
武興王高普…… 1506
長樂太守高靈山…… 1507
高伏護…… 1507
神武諸子…… 1507
永安簡平王高浚…… 1507
平陽靖翼王高淹…… 1509
彭城景思王高浟…… 1509
上黨剛肅王高渙…… 1512
襄城景王高淯…… 1513
任城王高湝…… 1513
高陽康穆王高湜…… 1515
博陵文簡王高濟…… 1515
華山王高凝…… 1515
馮翊王高潤…… 1516
漢陽敬懷王高洽…… 1516
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齊宗室諸王(下)…… 1519
文襄諸子…… 1519
河南康獻王高孝瑜…… 1519
廣寧王高孝珩…… 1520

河間王高孝琬……………………1522
蘭陵武王高長恭……………………1523
安德王高延宗……………………1524
漁陽王高紹信……………………1527
文宣諸子 ……………………1528
太原王高紹德……………………1528
范陽王高紹義……………………1528
西河王高紹仁……………………1529
隴西王高紹廉……………………1530
孝昭諸子 ……………………1530
樂陵王高百年……………………1530
汝南王高彥理……………………1531
始平王高彥德(等)……………………1531
武成諸子 ……………………1531
南陽王高綽……………………1531
琅邪王高儼……………………1533
齊安王高廓……………………1537
北平王高貞……………………1537
高平王高仁英……………………1537
淮南王高仁光……………………1537
後主諸子 ……………………1538
東平王高恪(等)……………………1538
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万俟普……………………1541
万俟洛……………………1541
可朱渾元……………………1542
可朱天元……………………1542
可朱天和……………………1543
劉豐……………………1543
劉龍……………………1543
破六韓常……………………1544
金祚……………………1544
劉貴……………………1545
蔡儁……………………1545
韓賢……………………1546
尉長命……………………1546
王懷……………………1546
任祥……………………1547
任冑……………………1547
莫多婁貸文……………………1548
莫多婁敬顯……………………1548
厙狄迴洛……………………1548
厙狄盛……………………1549
張保洛……………………1549
賀拔仁……………………1549
麴珍……………………1550
段琛……………………1550
尉摽……………………1550
尉相貴……………………1550
尉相願……………………1550
康德……………………1550
韓建業……………………1550
封輔相……………………1550
范舍樂……………………1550
牒舍樂……………………1551
侯莫陳相……………………1551
侯莫陳晋貴……………………1551
薛孤延……………………1551
斛律羌舉……………………1552
斛律孝卿……………………1552
張瓊……………………1553
張欣……………………1553
宋顯……………………1553
王則……………………1553
慕容紹宗……………………1554
慕容三藏……………………1556
叱列平……………………1556
叱列長叉……………………1557
步大汗薩……………………1557
薛脩義……………………1557
薛嘉族……………………1559
慕容儼……………………1559
慕容子會……………………1560
厙狄伏連……………………1560
潘樂……………………1561
潘子晃……………………1562
彭樂……………………1562
暴顯……………………1564

皮景和……1564
　皮信……1566
綦連猛……1566
　尉興慶……1567
元景安……1568
獨孤永業……1569
鮮于世榮……1570
傅伏……1570
　叱干苟生……1571
　田敬宣……1571
　雷顯和……1572
　紇奚永安……1572
　高寶寧……1572
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1575
高隆之……1576
司馬子如……1579
　司馬消難……1580
　裴藻……1582
　司馬膺之……1582
　司馬子瑞……1583
竇泰……1584
尉景……1585
　尉粲……1586
　尉世辯……1587
婁昭……1587
　婁叡……1588
厙狄干……1589
　厙狄士文……1590
韓軌……1591
　韓晋明……1592
段榮……1592
　段韶……1593
　段懿……1597
　段深……1597
　段孝言……1597
斛律金……1598
　斛律光……1601
　斛律羡……1606
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孫搴……1611
陳元康……1612
杜弼……1615
　杜蕤……1620
　杜臺卿……1620
房謨……1620
　房恭懿……1623
張纂……1624
張亮……1624
　趙起……1625
　徐遠……1625
張曜……1625
王峻……1626
王紘……1626
敬顯儁……1628
平鑒……1628
唐邕……1629
白建……1632
元文遥……1632
　元行恭……1634
趙彦深……1634
　趙仲將……1637
赫連子悦……1637
馮子琮……1638
　馮慈明……1640
郎基……1641
　郎茂……1642
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魏收……1647
　魏子建……1647
　魏惇……1663
　魏偃……1663
　魏質……1664
魏長賢……1664
　魏釗……1664
　魏彦……1665
魏季景……1668
　魏澹……1668

魏蘭根…… 1670
魏相如…… 1672
魏愷…… 1672
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周宗室…… 1675
邵惠公宇文顥…… 1675
宇文什肥…… 1675
宇文胄…… 1675
宇文導…… 1676
宇文廣…… 1676
宇文護…… 1677
叱羅協…… 1685
馮遷…… 1686
杞簡公宇文連…… 1686
宇文亮…… 1686
莒莊公宇文洛生…… 1687
虞國公宇文仲…… 1687
宇文興…… 1687
廣川公宇文測…… 1688
宇文深…… 1689
宇文孝伯…… 1690
東平公宇文神舉…… 1692
宇文顯和…… 1692
宇文慶…… 1694
宇文皛…… 1695
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周室諸王…… 1697
文帝十王 …… 1697
宋獻公宇文震…… 1697
衛剌王宇文直…… 1697
齊煬王宇文憲…… 1698
宇文貴…… 1703
趙僭王宇文招…… 1704
譙孝王宇文儉…… 1705
陳惑王宇文純…… 1705
越野王宇文盛…… 1705
代奰王宇文達…… 1705
冀康公宇文通…… 1706
滕聞王宇文逌…… 1706
孝閔帝一王 …… 1706
紀厲王宇文康…… 1706
明帝二王 …… 1707
畢剌王宇文賢…… 1707
酆王宇文貞…… 1707
武帝六王 …… 1707
漢王宇文贊(等)…… 1707
宣帝二王 …… 1708
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寇洛…… 1711
趙貴…… 1711
趙善…… 1712
李賢…… 1713
李詢…… 1715
李崇…… 1715
李敏…… 1716
李遠…… 1717
李植…… 1720
李基…… 1720
李穆…… 1721
李惇…… 1724
李渾…… 1724
梁禦…… 1726
梁睿…… 1727
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李弼…… 1731
李暉…… 1732
李衍…… 1733
李綸…… 1733
李㯝…… 1733
李密…… 1734
宇文貴…… 1739
宇文忻…… 1741
宇文愷…… 1743
侯莫陳崇…… 1749
侯莫陳芮…… 1750
侯莫陳穎…… 1750
侯莫陳順…… 1751
侯莫陳凱…… 1752

王雄…… 1752
王謙…… 1753
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王盟…… 1757
王勱…… 1758
王懋…… 1758
王顯…… 1758
王誼…… 1759
獨孤信…… 1761
獨孤羅…… 1764
獨孤善…… 1765
獨孤陁…… 1765
竇熾…… 1766
竇善…… 1769
竇榮定…… 1770
竇抗…… 1771
竇慶…… 1771
竇毅…… 1771
賀蘭祥…… 1772
叱列伏龜…… 1774
閻慶…… 1775
閻毗…… 1776
史寧…… 1777
史雄…… 1780
史祥…… 1780
權景宣…… 1782
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王羆…… 1787
王述…… 1790
王思政…… 1790
尉遲迥…… 1795
尉遲綱…… 1799
尉遲運…… 1800
王軌…… 1802
樂運…… 1804
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1809
馮景…… 1810
蘇綽…… 1811
蘇威…… 1826
蘇夔…… 1832
蘇椿…… 1833
蘇亮…… 1834
蘇湛…… 1835
蘇讓…… 1836
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韋孝寬…… 1839
韋總…… 1848
韋壽…… 1849
韋霽…… 1849
韋世康…… 1851
韋洸…… 1853
韋協…… 1854
韋藝…… 1854
韋冲…… 1855
韋瑱…… 1856
韋師…… 1857
韋謇…… 1858
柳虯…… 1858
柳檜…… 1860
柳雄亮…… 1861
柳帶韋…… 1861
柳慶…… 1862
柳機…… 1866
柳述…… 1866
柳弘…… 1867
柳旦…… 1868
柳肅…… 1868
柳謇之…… 1869
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達奚武…… 1873
達奚震…… 1875
若干惠…… 1876
若干鳳…… 1877
怡峰…… 1877
劉亮…… 1878
劉昶…… 1879
王德…… 1879

王慶…………………………… 1880
赫連達…………………………… 1880
韓果…………………………… 1881
蔡祐…………………………… 1882
常善…………………………… 1884
辛威…………………………… 1884
厙狄昌…………………………… 1884
梁椿…………………………… 1885
梁臺…………………………… 1885
田弘…………………………… 1886
田仁恭…………………………… 1886
田德懋…………………………… 1887
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王傑…………………………… 1889
王勇…………………………… 1889
宇文虯…………………………… 1890
耿豪…………………………… 1891
高琳…………………………… 1891
李和…………………………… 1892
李徹…………………………… 1893
伊婁穆…………………………… 1893
達奚寔…………………………… 1894
劉雄…………………………… 1894
侯植…………………………… 1894
李延孫…………………………… 1895
李長壽…………………………… 1895
韋祐…………………………… 1896
陳欣…………………………… 1897
魏玄…………………………… 1897
泉企…………………………… 1898
泉元禮…………………………… 1899
泉仲遵…………………………… 1900
李遷哲…………………………… 1901
楊乾運…………………………… 1903
扶猛…………………………… 1903
陽雄…………………………… 1903
席固…………………………… 1904
任果…………………………… 1904
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崔彦穆…………………………… 1907
楊纂…………………………… 1908
段永…………………………… 1909
令狐整…………………………… 1910
令狐熙…………………………… 1912
令狐休…………………………… 1914
唐永…………………………… 1915
唐瑾…………………………… 1915
唐令則…………………………… 1917
柳敏…………………………… 1917
柳昂…………………………… 1918
柳調…………………………… 1918
王士良…………………………… 1919
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豆盧寧…………………………… 1923
豆盧勣…………………………… 1924
豆盧毓…………………………… 1925
豆盧永恩…………………………… 1926
豆盧通…………………………… 1926
楊紹…………………………… 1926
楊雄…………………………… 1927
楊緋…………………………… 1928
楊達…………………………… 1928
王雅…………………………… 1929
王世積…………………………… 1929
韓雄…………………………… 1930
韓禽…………………………… 1931
韓世諤…………………………… 1933
韓僧壽…………………………… 1934
韓洪…………………………… 1934
賀若敦…………………………… 1935
賀若統…………………………… 1935
賀若弼…………………………… 1937
賀若誼…………………………… 1942
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申徽…………………………… 1945
陸通…………………………… 1947
陸政…………………………… 1947
陸逞…………………………… 1949

厙狄峙…………………………… 1950
厙狄嶔…………………………… 1951
楊荐……………………………… 1951
王慶……………………………… 1952
趙剛……………………………… 1954
趙仲卿…………………………… 1956
趙昶……………………………… 1957
王悦……………………………… 1959
趙文表…………………………… 1961
元定……………………………… 1962
楊摽……………………………… 1963
卷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韓褒……………………………… 1967
趙肅……………………………… 1969
趙軌……………………………… 1970
張軌……………………………… 1970
張肅……………………………… 1971
李彦……………………………… 1971
郭彦……………………………… 1973
梁昕……………………………… 1973
梁榮……………………………… 1974
皇甫璠…………………………… 1974
皇甫誕…………………………… 1975
皇甫無逸………………………… 1975
陶世模…………………………… 1975
敬釗……………………………… 1975
辛慶之…………………………… 1976
辛昂……………………………… 1976
辛仲景…………………………… 1978
王子直…………………………… 1978
杜杲……………………………… 1978
吕思禮…………………………… 1981
徐招……………………………… 1982
檀翥……………………………… 1983
孟信……………………………… 1983
宗懔……………………………… 1984
劉璠……………………………… 1985
劉祥……………………………… 1988
劉行本…………………………… 1989
柳遐……………………………… 1991
柳靖……………………………… 1993
柳莊……………………………… 1993

第四册

卷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1997
蔡景王楊整……………………… 1997
楊智積…………………………… 1997
滕穆王楊瓚……………………… 1999
楊綸……………………………… 2000
道宣王楊嵩……………………… 2001
衛昭王楊爽……………………… 2001
楊集……………………………… 2002
河間王楊弘……………………… 2002
楊慶……………………………… 2003
義城公楊處綱…………………… 2004
離石太守楊子崇………………… 2004
文帝四王　……………………… 2005
房陵王楊勇……………………… 2005
楊儼……………………………… 2014
秦王楊俊………………………… 2014
楊浩……………………………… 2016
庶人楊秀………………………… 2016
庶人楊諒………………………… 2018
煬帝三子　……………………… 2021
元德太子楊昭…………………… 2021
楊倓……………………………… 2022
楊侗……………………………… 2022
齊王楊暕………………………… 2026
趙王楊杲………………………… 2028
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高熲……………………………… 2031
高賓……………………………… 2031
牛弘……………………………… 2036
李德林…………………………… 2048
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梁士彥……………………………… 2053
梁默……………………………… 2054
元諧……………………………… 2054
虞慶則……………………………… 2056
虞孝仁……………………………… 2057
元冑……………………………… 2058
達奚長儒……………………………… 2060
賀婁子幹……………………………… 2061
賀婁詮……………………………… 2062
史萬歲……………………………… 2062
劉方……………………………… 2065
馮昱……………………………… 2066
王檦……………………………… 2066
楊武通……………………………… 2067
陳永貴……………………………… 2067
房兆……………………………… 2067
杜彥……………………………… 2067
周搖……………………………… 2068
獨孤楷……………………………… 2069
獨孤盛……………………………… 2070
乞伏慧……………………………… 2070
張威……………………………… 2071
和洪……………………………… 2071
陰壽……………………………… 2072
陰世師……………………………… 2072
骨儀……………………………… 2073
楊義臣……………………………… 2073
楊崇……………………………… 2073
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2077
柳裘……………………………… 2080
皇甫績……………………………… 2081
郭衍……………………………… 2082
張衡……………………………… 2084
楊汪……………………………… 2085
裴蘊……………………………… 2087
袁充……………………………… 2090
李雄……………………………… 2093
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趙煚……………………………… 2097
趙芬……………………………… 2099
趙元楷……………………………… 2099
王韶……………………………… 2099
王士隆……………………………… 2101
元巖……………………………… 2101
宇文㢸……………………………… 2102
伊婁謙……………………………… 2104
李圓通……………………………… 2105
陳茂……………………………… 2106
陳政……………………………… 2107
郭榮……………………………… 2107
龐晃……………………………… 2108
李安……………………………… 2109
楊尚希……………………………… 2111
張煚……………………………… 2112
張羨……………………………… 2112
劉仁恩……………………………… 2113
蘇孝慈……………………………… 2113
蘇沙羅……………………………… 2114
元壽……………………………… 2114
元敏……………………………… 2115
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2117
來護兒……………………………… 2119
樊子蓋……………………………… 2123
周羅睺……………………………… 2126
周法尚……………………………… 2128
衛玄……………………………… 2130
劉權……………………………… 2131
劉世徹……………………………… 2132
李景……………………………… 2132
薛世雄……………………………… 2134
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2137
李諤……………………………… 2139
鮑宏……………………………… 2142
高構……………………………… 2143
榮毗……………………………… 2144

榮建緒…… 2145
陸知命…… 2145
梁毗…… 2146
梁敬真…… 2147
柳彧…… 2147
趙綽…… 2150
杜整…… 2152
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張定和…… 2153
張奫…… 2154
麥鐵杖…… 2154
麥孟才…… 2156
沈光…… 2156
權武…… 2158
王仁恭…… 2159
吐萬緒…… 2160
董純…… 2161
魚俱羅…… 2162
王辯…… 2163
斛斯萬善…… 2164
陳稜…… 2164
趙才…… 2165
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宇文述…… 2169
雲定興…… 2172
趙行樞…… 2173
宇文化及…… 2173
宇文智及…… 2174
司馬德戡…… 2178
裴虔通…… 2179
王世充…… 2179
段達…… 2183
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外戚…… 2187
賀訥…… 2188
賀盧…… 2189
賀悅…… 2189
賀泥…… 2190
姚黄眉…… 2190
杜超…… 2190
杜道生…… 2190
杜遺…… 2191
杜元寶…… 2191
賀迷…… 2191
閭毗…… 2191
常英…… 2192
馮熙…… 2193
馮誕…… 2195
馮脩…… 2195
馮穆…… 2197
馮聿…… 2197
馮風…… 2197
李惠…… 2198
李蓋…… 2198
李鳳…… 2199
李侃晞…… 2200
高肇…… 2200
高植…… 2202
高猛…… 2202
胡國珍…… 2202
胡祥…… 2205
胡僧洗…… 2205
胡寧…… 2205
胡虔…… 2205
胡長粲…… 2206
胡盛…… 2207
皇甫集…… 2207
皇甫度…… 2207
楊騰…… 2208
乙弗繪…… 2208
趙猛…… 2208
胡長仁…… 2208
隋文帝外家吕氏…… 2210
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2213
梁越…… 2219
盧醜…… 2219
張偉…… 2219

梁祚…… 2220
平恒…… 2220
陳奇…… 2221
劉獻之…… 2222
張吾貴…… 2223
劉蘭…… 2224
孫惠蔚…… 2225
孫靈暉…… 2226
馬子結…… 2227
石曜…… 2227
孫萬壽…… 2228
徐遵明…… 2228
董徵…… 2229
李業興…… 2229
李崇祖…… 2233
李鉉…… 2234
馮偉…… 2235
張買奴…… 2235
劉軌思…… 2235
鮑季詳…… 2235
邢峙…… 2236
劉晝…… 2236
馬敬德…… 2237
馬元熙…… 2238
張景仁…… 2238
權會…… 2239
張思伯…… 2240
張彫武…… 2241
郭遵…… 2242
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2243
沈重…… 2243
樊深…… 2244
熊安生…… 2245
樂遜…… 2247
黎景熙…… 2248
冀儁…… 2251
趙文深…… 2252
辛彥之…… 2253
何妥…… 2254
蕭該…… 2260
包愷…… 2260
房暉遠…… 2261
馬光…… 2262
劉焯…… 2262
劉炫…… 2264
褚暉…… 2268
顧彪…… 2268
魯世達…… 2268
張冲…… 2268
王孝籍…… 2268
卷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2273
温子昇…… 2278
荀濟…… 2281
祖鴻勳…… 2282
李廣…… 2282
樊遜…… 2283
荀士遜…… 2285
王褒…… 2285
庾信…… 2287
顏之推…… 2288
顏之儀…… 2290
虞世基…… 2291
虞熙…… 2294
柳䛒…… 2294
許善心…… 2295
李文博…… 2300
侯白…… 2302
明克讓…… 2302
明少遐…… 2303
劉臻…… 2303
諸葛潁…… 2304
王貞…… 2304
虞綽…… 2305
辛大德…… 2306
王胄…… 2306
王眘…… 2307

庾自直……2307
潘徽……2307
常得志……2309
尹式……2309
劉善經……2309
祖君彦……2309
孔德紹……2309
劉斌……2309
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2311
長孫慮……2312
乞伏保……2313
孫益德……2313
董洛生……2313
楊引……2313
閻元明……2314
令狐仕……2314
皇甫奴……2314
董吐渾……2314
董養……2314
吴悉達……2314
崔承宗……2315
王續生……2315
李顯達……2315
倉跋……2315
張昇……2316
王崇……2316
郭文恭……2316
荆可……2316
秦族……2317
秦榮先……2317
皇甫遐……2317
張元……2318
王頒……2319
王頍……2320
楊慶……2321
田翼……2321
紐因……2321
紐士雄……2322
劉仕儁……2322
翟普林……2322
華秋……2322
徐孝肅……2323
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2325
于什門……2326
段進……2326
石文德……2327
汲固……2327
王玄威……2327
婁提……2328
蛭拔寅……2328
劉渴侯……2328
嚴季……2328
朱長生……2328
于提……2328
馬八龍……2329
門文愛……2329
晁清……2329
劉侯仁……2329
石祖興……2329
邵洪哲……2329
王榮世……2330
胡小彪……2330
孫道登……2330
宗女……2331
李几……2331
張安祖……2331
王閭……2331
劉業興……2331
蓋儁……2331
郭琰……2331
沓龍超……2332
乙速孤佛保……2332
李棠……2332
杜叔毗……2333
劉弘……2334
游元……2334

張須陁…… 2334
楊善會…… 2336
盧楚…… 2336
劉子翊…… 2337
堯君素…… 2340
陳孝意…… 2341
張季珣…… 2341
張祥…… 2341
杜松贇…… 2342
郭世儁…… 2342
郎方貴…… 2343
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2345
張膺…… 2346
路邕…… 2346
閻慶胤…… 2346
明亮…… 2346
杜纂…… 2347
竇瑗…… 2347
蘇淑…… 2349
張華原…… 2349
孟業…… 2350
蘇瓊…… 2352
路去病…… 2355
梁彥光…… 2356
梁文謙…… 2357
樊叔略…… 2357
公孫景茂…… 2358
辛公義…… 2359
柳儉…… 2361
郭絢…… 2362
敬肅…… 2362
劉曠…… 2363
王伽…… 2363
魏德深…… 2364
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2367
于洛侯…… 2368
胡泥…… 2368
李洪之…… 2368
李神…… 2370
張赦提…… 2371
趙霸…… 2372
崔暹…… 2372
邸珍…… 2372
田式…… 2373
燕榮…… 2374
元弘嗣…… 2375
王文同…… 2376
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2379
眭夸…… 2380
馮亮…… 2381
鄭脩…… 2382
崔廓…… 2382
崔賾…… 2383
徐則…… 2385
張文詡…… 2387
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2389
晁崇…… 2390
晁懿…… 2391
張深…… 2391
徐路…… 2391
孫僧化…… 2392
殷紹…… 2392
王早…… 2393
耿玄…… 2394
劉靈助…… 2394
沙門靈遠…… 2395
李順興…… 2396
檀特師…… 2397
由吾道榮…… 2397
顏惡頭…… 2398
王春…… 2399
信都芳…… 2400
宋景業…… 2401
許遵…… 2402

麴紹……2403
吴遵世……2403
趙輔和……2404
皇甫玉……2404
吴士……2405
賈子儒……2405
趙瓊……2405
解法選……2406
魏寧……2406
陽子術……2406
綦母懷文……2406
張子信……2407
陸法和……2408
蔣昇……2412
强練……2412
衛元嵩……2413
庾季才……2413
庾質……2416
盧太翼……2417
耿詢……2418
來和……2418
蕭吉……2419
楊伯醜……2422
臨孝恭……2423
劉祐……2423
張胄玄……2424
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2427
周澹……2427
李脩……2427
李亮……2427
徐謇……2428
徐之才……2429
王顯……2433
馬嗣明……2434
姚僧垣……2435
姚最……2438
褚該……2438
許智藏……2439
許澄……2439
萬寶常……2439
王令言……2441
蔣少游……2441
郭善明……2442
侯文和……2442
郭安興……2442
范甯兒……2442
何稠……2443
劉龍……2445
黄亘……2445
黄衮……2445
卷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列女……2447
魏崔覽妻封氏……2448
封卓妻劉氏……2448
魏溥妻房氏……2449
胡長命妻張氏……2450
平原女子孫氏……2450
房愛親妻崔氏……2450
涇州貞女兒氏……2451
姚氏婦楊氏……2452
張洪祁妻劉氏……2452
董景起妻張氏……2452
陽尼妻高氏……2453
史映周妻耿氏……2453
任城國太妃孟氏……2453
苟金龍妻劉氏……2453
貞孝女宗……2454
河東姚氏女……2454
刁思遵妻魯氏……2454
西魏孫道温妻趙氏……2455
孫神妻陳氏……2455
隋蘭陵公主……2455
南陽公主……2456
襄城王恪妃……2457
華陽王楷妃……2457
譙國夫人洗氏……2457
鄭善果母崔氏……2460

孝女王舜…… 2461
韓覬妻于氏…… 2462
陸讓母馮氏…… 2462
劉昶女…… 2463
鍾士雄母蔣氏…… 2464
尹州寡婦胡氏…… 2464
孝婦覃氏…… 2464
元務光母盧氏…… 2464
裴倫妻柳氏…… 2465
趙元楷妻崔氏…… 2465
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恩幸…… 2467
王叡…… 2468
王襲…… 2470
王椿…… 2470
王仲興…… 2471
寇猛…… 2471
趙脩…… 2472
茹皓…… 2473
趙邕…… 2475
侯剛…… 2475
徐紇…… 2476
宗愛…… 2477
仇洛齊…… 2478
段霸…… 2479
王琚…… 2479
趙默…… 2479
孫小…… 2480
張宗之…… 2481
劇鵬…… 2481
張祐…… 2481
抱嶷…… 2482
王遇…… 2483
苻承祖…… 2484
王質…… 2484
李堅…… 2484
秦松…… 2484
白整…… 2484
劉騰…… 2485
賈粲…… 2486
楊範…… 2486
成軌…… 2487
王溫…… 2487
孟欒…… 2487
平季…… 2488
封津…… 2488
劉思逸…… 2488
張景嵩…… 2488
毛暢…… 2488
郭秀…… 2489
和士開…… 2489
安吐根…… 2493
穆提婆…… 2494
陸令萱…… 2494
高阿那肱…… 2495
韓鳳…… 2497
齊諸宦者…… 2499
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僭僞附庸…… 2503
夏(赫連氏)…… 2503
劉武…… 2503
劉衛辰…… 2504
赫連屈丐…… 2505
赫連昌…… 2506
赫連定…… 2507
燕(慕容氏)…… 2508
慕容廆…… 2508
慕容晃…… 2508
慕容儁…… 2508
慕容暐…… 2508
慕容泓…… 2509
慕容冲…… 2509
慕容永…… 2509
慕容垂…… 2511
慕容寶…… 2512
慕容盛…… 2513
慕容熙…… 2514
高雲…… 2514

慕容德…… 2514
慕容超…… 2515
後秦(姚氏) …… 2515
姚萇…… 2515
姚興…… 2516
姚泓…… 2518
北燕(馮氏) …… 2518
馮跋…… 2518
馮弘…… 2519
西秦(乞伏氏) …… 2520
乞伏國仁…… 2520
乞伏乾歸…… 2520
乞伏熾盤…… 2521
乞伏慕末…… 2521
北凉(沮渠氏) …… 2522
沮渠蒙遜…… 2522
沮渠牧犍…… 2523
沮渠無諱…… 2525
沮渠安周…… 2525
梁(蕭氏) …… 2526
蕭詧…… 2526
蕭巋…… 2529
蕭琮…… 2531
蕭瓛…… 2533
蕭巖…… 2533
蕭岌…… 2533
蕭岑…… 2533
蕭瓛…… 2533
蕭璟…… 2534
蔡大寶…… 2534
蔡大業…… 2535
王操…… 2535
魏益德…… 2536
尹正…… 2536
甄玄成…… 2536
岑善方…… 2536
宗如周…… 2537
袁敞…… 2537
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高麗…… 2540
百濟…… 2547
新羅…… 2551
勿吉…… 2552
奚…… 2554
契丹…… 2555
室韋…… 2556
豆莫婁…… 2558
地豆于…… 2558
烏洛侯…… 2559
流求…… 2559
倭…… 2561
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蠻…… 2567
獠…… 2571
林邑…… 2575
赤土…… 2576
真臘…… 2578
婆利…… 2580
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氐…… 2583
吐谷渾…… 2589
宕昌…… 2600
鄧至…… 2601
白蘭…… 2601
党項…… 2602
附國…… 2602
稽胡…… 2604
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西域…… 2607
鄯善…… 2609
且末…… 2610
于闐…… 2610
蒲山…… 2612
悉居半…… 2612
權於摩…… 2612
渠莎…… 2612
車師…… 2612
高昌…… 2613

且彌……………………………… 2616
焉耆……………………………… 2617
龜兹……………………………… 2618
姑默……………………………… 2619
温宿……………………………… 2619
尉頭……………………………… 2619
烏孫……………………………… 2619
疏勒……………………………… 2619
悦般……………………………… 2619
者至拔…………………………… 2620
迷密……………………………… 2620
悉萬斤…………………………… 2621
忸密……………………………… 2621
破洛那…………………………… 2621
粟特……………………………… 2621
波斯……………………………… 2621
伏盧尼…………………………… 2623
色知顯…………………………… 2623
伽色尼…………………………… 2623
薄知……………………………… 2623
牟知……………………………… 2623
阿弗太汗………………………… 2623
呼似密…………………………… 2624
諾色波羅………………………… 2624
早伽至…………………………… 2624
伽不單…………………………… 2624
者舌……………………………… 2624
伽倍……………………………… 2624
折薛莫孫………………………… 2624
鉗敦……………………………… 2624
弗敵沙…………………………… 2624
閻浮謁…………………………… 2624
大月氏…………………………… 2625
安息……………………………… 2625
條支……………………………… 2625
大秦……………………………… 2625
阿鉤羌…………………………… 2626
波路……………………………… 2626
小月氏…………………………… 2626
罽賓……………………………… 2626
吐呼羅…………………………… 2627
副貨……………………………… 2627
南天竺…………………………… 2627
疊伏羅…………………………… 2627
拔豆……………………………… 2627
嚈噠……………………………… 2628
朱居……………………………… 2629
渴槃陁…………………………… 2629
鉢和……………………………… 2629
波知……………………………… 2629
賒彌……………………………… 2629
　鉢盧勒………………………… 2629
烏萇……………………………… 2629
乾陁……………………………… 2630
康國……………………………… 2630
安國……………………………… 2631
石國……………………………… 2631
女國……………………………… 2631
鏺汗……………………………… 2632
吐火羅…………………………… 2632
米國……………………………… 2632
史國……………………………… 2633
曹國……………………………… 2633
何國……………………………… 2633
烏那遏…………………………… 2633
穆國……………………………… 2634
漕國……………………………… 2634
卷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蠕蠕…………………………… 2637
　匈奴宇文莫槐………………… 2653
　徒何段就六眷………………… 2655
　高車…………………………… 2656
卷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突厥…………………………… 2663
　鐵勒…………………………… 2680
卷一百　列傳第八十八
　序傳…………………………… 2683

北史卷一

本紀第一

魏本紀(一)

魏先世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勛，舜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

北魏的祖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的兒子叫昌意，昌意的小兒子受封北方土地，封國内有大鮮卑山，因此以鮮卑爲國號。他的後人世代任爲君長，統轄幽都以北，廣漠的原野，隨放牧牲畜而遷徙，以射獵野獸爲職業，風俗淳樸，教化簡易，没有文字，衹有刻木結繩記事而已。當時遠近的事，人們以刻木結繩相傳授，就像史官的文字記録一樣。黃帝以土德稱王，北方的風俗把土叫做托，把君長叫做跋，因此便以托跋爲氏。托跋氏的後裔始均，在堯帝時任官職，他驅逐旱神女魃到弱水，北方的百姓仰仗他的功勛，舜帝任命他爲田祖。經歷夏、商、周三代直到秦、漢時期，獯鬻、獫狁、山戎、匈奴等部族，歷代侵害中原，而始均的後裔不同南方華夏交往，因此在古代書籍裏没有記載。

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成帝崩，節皇帝貸立。節帝崩，莊皇帝觀立。莊帝崩，明皇帝樓立。明帝崩，安皇帝越立。安帝崩，宣皇帝推寅立。

經過六七十代，到成皇帝托跋毛立爲帝，統領三十六國，有九十九個大姓，威勢震動北方。成帝逝世，節皇帝托跋貸繼立。節帝逝世，莊皇帝托跋觀繼立。莊帝逝世，明皇帝托跋樓繼立。明帝逝世，安皇帝托跋越繼立。安帝逝世，宣皇帝托跋推寅繼立。

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景皇帝利立。景帝崩，元皇帝俟立。元帝崩，和皇帝肆立。和帝崩，定皇帝機立。定帝崩，僖皇帝蓋立。僖帝崩，威皇帝儈立。威帝崩，獻皇帝鄰

宣帝南遷到大澤，方圓一千餘里，那裏的土質黝黑而潤澤，他打算再往南遷徙，還没有起程就逝世了。景皇帝托跋利繼立。景帝逝世，元皇帝托跋俟繼立。元帝逝世，和皇帝托跋肆繼立。和帝逝世，定皇帝托跋機繼立。定帝逝世，僖皇帝托跋蓋繼立。僖帝逝世，威皇帝托跋儈繼立。

立。

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并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威帝逝世，獻皇帝托跋鄰繼立。

當時有一位神人，説這裏地方荒遠，應當遷徙另建都邑。獻帝已年老，於是把帝位傳授給兒子聖武皇帝，并指令他向南遷徙，遷徙途中山高谷深，九難八阻，於是想停止遷徙。那時有一頭神獸形狀像馬，它的叫聲像牛，引導遷徙一年纔走出山谷險阻的地方，開始居住在匈奴族的原居地。這次遷徙的策略大多是由宣、獻兩位皇帝制定的，所以當時人并稱爲“推寅”，也就是俗語所説“鑽研”的意思。

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聖武皇帝名詰汾。曾在山澤中打獵，忽然看見貴婦乘坐的有帷蓋的車從天而降。當車落到地面後，看見一位美麗的婦女，她自稱是天女，受天命來同詰汾偶配。次日她便告辭要返回天上，并約定到一周年時再在這裏相會。她説罷就離別而去。到了一周年時，聖武皇帝來到先前打獵的地方，果然見到天女，她把所生育的男孩交給了武帝，説：“這是你的兒子，到時候會成爲帝王。”説完便離別而去。這孩兒就是始祖神元皇帝。所以當時人的謠諺説：“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聖武帝逝世，神元皇帝繼立。

神元帝托跋力微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依於没鹿迴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

神元皇帝名力微。神元帝元年，庚子歲。先前因西部部族向内地侵擾，神元帝便依附没鹿迴部的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偉俊傑的儀度。後來與竇賓合攻西部部族，竇賓部衆失敗，他的乘馬走失衹得步行，神元讓人把自己所乘駿馬給竇賓乘騎。竇賓返回駐地，便尋找駿馬的主人，神元隱匿給駿馬的事不説。竇賓後來得知實情，很是驚異，打算分出一半國土奉送給神元，神元不接受，竇賓就把自己疼愛的女兒嫁給神元帝。竇賓還想向神元帝報恩，便依從了神元帝的欲望，讓他的部屬向北遷徙居住在長川城一帶。過了幾年之後，舊部族的人衆都來歸附。竇賓臨終時，告誡兩個兒子，讓他們恭謹地尊奉神元帝。竇賓的兒子不聽從告誡，暗中謀亂。神元帝便召令他們前來，并把他們殺了，合并了他們的部衆，各部族的大人全都順服，神元便擁有作戰的戰士二十餘萬人。

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徵而戮之，遠近肅然。帝乃告諸大人，爲與魏和親計。

神元帝三十九年，遷都到定襄郡的盛樂城。四月舉行祭天典禮，各部族的君長都前來助祭，惟獨白部部族的大人持觀望態度不來助祭，神元徵召他并把他殺戮，遠近四方都整肅安靖。神元帝於是布告各部族大人，將策劃與曹魏建立和親關係。

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

神元帝四十二年，派遣兒子文帝前往曹魏和親，觀察曹魏的風土人情。這一年，就是曹魏元帝曹奂的景元二年。

文帝托跋沙漠汗 章帝托跋悉鹿 平帝托跋綽 思帝托跋弗

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晋武帝具禮護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晋，其冬還國。晋征北將軍衛瓘以文帝雄異，恐爲後患，請留不遣，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五十八年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絶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并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晋人異法。"自帝在晋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

文帝名沙漠汗，他以鮮卑國太子的身份留住在洛陽。後來文帝因神元帝年事已高，請求返回盛樂，西晋武帝備禮護送文帝。神元帝五十六年，文帝再次前往西晋，當年冬天回國。西晋的征北將軍衛瓘覺得文帝雄偉卓異，恐怕將來會成爲晋的後患，請求晋帝挽留文帝不遣送他回北國，後來又請求晋帝用金銀錦緞賄賂北國的大人，以促使北國內部産生猜疑和怨隙。到神元帝五十八年西晋纔遣返文帝。神元帝命令各部族大人到南邊陰館的地方迎接文帝。當飲酒正快意的時候，文帝仰望天上的飛鳥，速發飛彈把鳥擊落。當時鮮卑國向來没有彈丸，衆人大爲驚恐，便紛紛議論説："太子的穿着與南方華夏相同，加上有超人的精奇的武術，如果他繼承國家君統，變更我族原來的風俗，我們這些人一定不能得志。"於是策劃危害文帝。并且先疾馳返回都城，對神元帝進言説："太子引發空弓把飛鳥擊落，很像是掌握了晋人怪異的法術。"自從文帝到了西晋之後，神元身邊的幾個兒子都受到寵愛，神元對文帝也就很有疑惑。當聽到各部族大人的進言時，便説："我會在適當的時機廢除他。"於是各部族大人就快馬奔往塞南，假托神元帝的命令殺害了文帝。

其年，神元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欲沮動諸部，因於庭中礪鉞斧，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神元尋崩，凡饗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

這一年，神元患病。烏丸王庫賢因親近神元而得勢，他先前接受了衛瓘賄賂的財物，想煽動各部族離散，因此在庭中磨礪斧鉞，對各部族大人説："神元帝痛恨你們讒害并殺死太子文帝，他打算把你們各部族大人的長子全都逮捕殺掉。"各部族大人都相信庫賢的這番話，紛紛散逃。神

道武即位，尊爲始祖。

子章皇帝悉鹿立，時諸部離叛。帝九年而崩。

弟平皇帝綽立，七年而崩。

文帝少子思皇帝立。思皇帝諱弗。政崇寬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

昭帝托跋禄官　桓帝托跋猗㐌

神元子昭帝禄官立。帝元年，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猗盧統之。

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

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

三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陂土無榆，故時人異之。

十年，匈奴别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乃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爲亭，樹碑以記行焉。

十一年，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桓帝統部凡十一

元帝不久便逝世了，他統治國家五十八年，年齡一百零四歲。道武帝即位後，尊稱他爲始祖。

神元帝的兒子章皇帝托跋悉鹿繼立，當時各部族叛變離散。章皇帝繼立九年逝世。

他的弟弟平皇帝托跋綽繼立，立七年逝世。

文帝的小兒子思皇帝繼立。思皇帝名弗。他治理政事崇尚寬簡，百姓敬服他。思皇帝立一年逝世。

神元帝的兒子昭帝托跋禄官繼立。昭帝元年，把國内分爲三個部分。一部分居住在上谷郡以北，濡源以西，東邊與宇文部居地相接，這一部自行統領。一部分居住在代郡的參合陂北面，派文帝的長子桓帝名猗㐌的去統領他們。一部分居住在定襄郡的盛樂故城，派桓帝的弟弟穆帝托跋猗盧去統領他們。

從神元帝以來，就與西晉建立了和好關係。這一年，穆帝纔開始走出并州，把各種族的胡人向北遷徙到雲中郡、五原郡、朔方郡。又向西渡過黄河，攻打匈奴、烏丸各部。從杏城鎮以北八十里到長城原，夾道樹立地界碑碣，同晉分界。

昭帝二年，改葬文皇帝及皇后封氏。先前，思帝本想改葬文帝，但没能實施便逝世了，到這時纔依循思帝先前的意向完成了改葬。

昭帝三年，桓帝越過大漠到北邊巡視，因而向西邊略取各國土地，共經歷了五年的時間，各部族降附的有三十多國。桓帝英傑魁偉，馬承載不了他，他經常乘坐一輛小車，駕車的大牛，牛角竟能盛一石糧食。桓帝曾經中蠱毒，嘔吐的地方就生長出榆樹，參合陂本土向來没有榆樹，所以當時的人覺得很怪異。

昭帝十年，匈奴的另一支部族劉元海在離石縣反叛西晉，自稱漢王。西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求救兵，桓帝便與昭帝大舉出兵援助司馬騰，在西河、上黨把劉元海部衆打得大敗。桓帝與司馬騰在汾東盟誓後回師，於是派輔相衛雄、段繁到參合陂西砌石亭，樹立碑銘記述這次行動。

昭帝十一年，西晉頒發給桓帝大單于金質印加紫色綬帶。這一年，桓帝逝世。桓帝統領代郡

年。後定襄侯衛操樹碑於大邗城，以頌功德。子普根代立。

參合陂以北的一部共十一年。後來定襄侯衛操在大邗城樹立碑銘，頌揚他的功德。桓帝的兒子普根代立統領部衆。

十三年，昭帝崩。穆帝遂總攝三部爲一統。

昭帝十三年逝世。穆帝於是總管三部成爲一統。

穆帝托跋猗盧

帝天姿英峙，勇略過人。元年，劉元海僭帝號，自稱大漢。

穆帝天生姿態英俊，武勇而謀略超人。穆帝元年，劉元海冒稱帝號，自稱大漢國。

三年，晋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遵爲質，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助琨破白部大人，次攻鐵弗劉武。晋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縣遠，從琨求句注陘北地。琨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人於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

穆帝三年，西晋并州刺史劉琨遣送兒子劉遵來做人質，請求出兵援救。穆帝派弟弟的兒子平文皇帝率領部衆協助劉琨打敗了白部大人，接着攻打鐵弗劉武。西晋懷帝給穆帝進稱號爲大單于，封爲代公。穆帝覺得西晋所給的封邑距離自己鮮卑國的地方懸隔遥遠，便直接從劉琨那裹請求給句注陘北面的土地。劉琨欣然同意，便把陘北地方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的居民遷到陘南，新建城邑，把陘北地全部獻給穆帝，地境東面與代郡相連接，西面與西河、朔方數百里的地方相連。穆帝於是遷徙十萬家民衆去充實陘北地方。

六年，城盛樂以爲北都，修故平城以爲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黄瓜堆築新平城，晋人謂之小平城，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穆帝六年，築盛樂城作爲北都，修繕舊平城作爲南都。穆帝登臨平城西山，察看地勢，於是在再往南一百里的地方，灅水北面的黄瓜堆建築新平城，西晋人稱它爲小平城，穆帝派自己的兒子六脩去坐鎮，統領南部地方。

八年，晋愍帝進帝爲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寬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悉赴死所，人問何之，曰當就誅。其威嚴若此。

穆帝八年，西晋愍帝進封穆帝爲代王，准予設置屬官僚佐，以代、常山兩郡爲食邑。在這之前鮮卑國民俗寬簡，到了這個時期纔明示法令、嚴峻刑罰，各部的官民往往因違反命令而犯罪。如果有徵召，凡是在規定的時期之後纔趕到的，都將那個部屬全部殺戮，甚至有携家帶室，一起走向刑戮地點的，當人們問他們到哪裹去時，他們回答説，正要去受誅戮。穆帝的威嚴就是如此。

九年，帝召六脩不至，怒，討之失利，遂崩。

九年，穆帝徵召六脩，六脩竟不來，穆帝發怒，發兵征討六脩，失敗，便逝世了。

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攻六脩滅之。普根立月餘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又薨，思帝子平文皇帝

普根先前鎮守境外，聽到發生變難，率部衆來攻滅了六脩。普根立爲帝，一個多月逝世，普根的兒子剛出生，桓帝皇后立他爲帝，又逝世，

立。

思帝的兒子平文皇帝繼立。

平文帝托跋鬱律

平文皇帝諱鬱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略。元年，歲在丁丑。二年，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百萬。

平文皇帝名鬱律。他姿質雄壯，很有威儀和才略。平帝元年，丁丑年。平帝二年，劉武占據朔方郡，率衆來侵犯西部，平帝大敗劉武。西面兼并了烏孫舊地，東面并吞了勿吉以西的地方，擁有步騎戰士將近一百萬人。

是歲，晋元帝即位於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晋愍帝爲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

這一年，東晋元帝在江南即位，劉曜也冒稱皇帝。平文帝聽到西晋愍帝被劉曜殺害，便對大臣説："現在中原没有君主，上天是在幫助我嗎?"劉曜派遣使者來求和，平文帝不接受。

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爲兄弟，帝斬其使以絶之。五年，晋元帝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絶之。講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追尊曰太祖。

平文帝三年，石勒自稱趙王，派遣使者來約和，請結爲兄弟之國，平文帝斬殺了他的使者以拒絶他。平文帝五年，東晋元帝派遣使者韓暢來給平文帝加尊爵號和服器，平文帝拒絶了晋元帝所加尊的爵服。平文帝演練部衆，有平定南方華夏的意向。桓帝皇后感到平文帝深得民衆的擁戴，懼怕對自己的兒子不利，便暗害平文帝，於是平文帝逝世，死難的大人有數十人。天興初年，追尊平文帝爲太祖。

惠帝托跋賀傉　煬帝托跋紇那　烈帝托跋翳槐

桓帝中子惠帝賀傉立，以五年爲元年。帝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四年，帝始臨朝，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五年，帝崩。

桓帝的居中的兒子惠帝托跋賀傉立爲帝，把平文帝五年改爲惠帝元年。惠帝没有親理政事，太后治理朝政，派遣使臣同石勒通和好，當時人稱之爲女國的使者。惠帝四年，惠帝纔治理朝政，因各部人心没有完全歸順，便在東木根山築城，并把都城遷徙到這裏。五年，惠帝逝世。

弟煬帝紇那立，以五年爲元年。三年，石勒遣石季龍寇邊部，帝禦之，不利，遷於大寧。

惠帝的弟弟煬帝托跋紇那立爲帝，把惠帝五年改爲煬帝元年。煬帝三年，石勒派遣石季龍率部侵犯近邊地區。煬帝抵禦石季龍的進犯，失敗，遷都到大寧。

時平文帝長子烈帝居於舅賀蘭部，帝遣使求之，賀蘭部帥藹頭擁護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力擊藹頭。宇文衆敗，帝還大寧。五年，帝出居於宇文部，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這時平文帝的大兒子烈帝居住在舅家賀蘭部，煬帝派遣使者去要求遣返烈帝。賀蘭部的首領藹頭護衛着烈帝不給遣返。煬帝發怒，召令宇文部協力攻打藹頭。宇文部部衆失敗，煬帝退回大寧。五年，煬帝出大寧居住在宇文部。賀蘭部及其他各部大人就共同擁立烈帝。

烈皇帝諱翳槐，以五年爲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帝如襄

烈皇帝名翳槐，他把煬帝五年改爲烈帝元年。石勒派遣使者來求和，烈帝派遣弟弟昭成帝

國，徙者五千餘家。七年，藹頭不修臣職，召而戮之，國人復貳。於是煬帝自宇文部還入，諸部大人復奉之。

前往襄國縣，遷徙到襄國的有五千多家。烈帝七年，藹頭不遵行臣子的職責，烈帝召令他前來并把他殺死，國内的民衆又一次分裂。於是煬帝又從宇文部返回進入國内，各部大人又尊奉他爲帝。

煬帝以烈帝七年爲後元年。時烈帝出居於鄴。三年，石季龍納烈帝於大甯。國人六千餘家部落叛，煬帝出居於慕容部。

煬帝把烈帝七年改爲煬帝後元年，當時烈帝出走居住在鄴城。煬帝後三年，石季龍在大甯城接納烈帝。國内有六千多家部落反叛，煬帝出走居住在慕容部。

烈帝復立，以煬帝三年爲後元年。城盛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一年而崩，弟昭成皇帝立。

烈帝再立爲帝，把煬帝後三年改爲烈帝後元年。建築盛樂城，這新城在老城東南十里的地方。烈帝再立一年逝世，他弟弟昭成皇帝繼立。

昭成帝托跋什翼犍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顔，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孤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

昭成皇帝名什翼犍，是平文皇帝的第二個兒子。他生來奇偉，寬仁大度，身高八尺，高高的鼻梁、似龍的容顔，站立時頭髮垂地，躺卧時兩乳垂至卧席。烈帝即將逝世時，遺命要迎立昭成皇帝，説："立此人爲帝，國家就會安定。"所以昭成帝的弟弟元孤親自到鄴城去奉迎，并且與昭成帝一起返回都城。

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畤北，時年十九。

建國元年十一月，昭成皇帝在繁畤縣北即位，當時十九歲。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五月，朝諸大人於參合陂，議定都灅源川，連日不決，乃從太后計而止。娉慕容皝妹爲皇后。

建國二年春季，開始設置衆多官屬，分别掌管各種職務。東起濊貊族，西到破落那，各部族無不款誠歸附。五月，在參合陂朝見各部大人，商議定都灅源川的事，接連幾天議而不決，於是依從太后的意見，停止議論。聘娶慕容皝的妹妹爲皇后。

三年春，移都雲中之盛樂宫。

建國三年春季，把國都遷移到雲中郡的盛樂宫。

四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十月，劉武寇西境，帝遣軍大破之。武死，子務桓立，始來歸順，帝以女妻之。

建國四年，在老盛樂城以南八里的地方建築新盛樂城。皇后慕容氏逝世。十月，劉武侵犯西部邊境，昭成帝派遣軍隊大敗劉武。劉武死，他的兒子劉務桓繼立，開始來歸順，昭成帝把女兒嫁給他。

七年二月，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於和龍，皝送女於境。七月，慕容皝遣使來聘，求交婚，帝許之，以烈帝女妻焉。

建國七年二月，昭成帝派遣大人長孫秩到和龍城迎娶新皇后慕容氏，慕容皝親自送他的女兒到邊境上。七月，慕容皝派遣使者來訪問，請求雙方聯姻，昭成帝應允了這件事，把烈帝的女兒

嫁給他爲妻。

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梗，將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廓定中原，諸大人諫，乃止。

建國十四年，昭成帝見中原地方紛争混亂，打算親自率領朝廷的軍隊，趁石氏内部鬥争引發的戰亂，掃清局面安定中原，因各部大人的勸諫，便停止了出兵。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十九年正月，劉務桓死，其弟閼頭立，潛謀反。二十一年，閼頭部人多叛，懼而東走，度河半濟而冰陷。後衆盡歸其兄子悉勿祈。初，閼頭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盡遣之歸，欲其自相猜離。至是，悉勿祈奪其衆，閼頭窮而歸命，帝待之如初。

建國十八年，太后王氏逝世。十九年正月，劉務桓死，他的弟弟劉閼頭繼立，暗中謀反。二十一年，劉閼頭部的民衆紛紛叛變，劉閼頭恐懼，因而向東逃走，他横渡黄河到河中時冰面沉陷。後來部衆全都歸屬他兄長的兒子悉勿祈。當初，劉閼頭謀反時，悉勿祈兄弟十二人都在昭成帝身邊，昭成帝把他們全都遣返，想讓他們相互猜疑離間。到這時，悉勿祈奪取了劉閼頭的部衆，劉閼頭困窘又來歸附昭成帝，昭成帝善待他仍像以前一樣。

二十二年春，帝東巡桑乾川。四月，悉勿祈死，弟衛辰立。二十三年六月，皇后慕容氏崩。七月，衛辰來會葬，因求婚，許之。二十五年，帝南巡君子津。二十八年正月，衛辰謀反，度河東，帝討之，衛辰懼，遁走。三十年十月，帝征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若浮橋，衆軍利涉。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

建國二十二年春季，昭成帝東行巡視桑乾川。四月，悉勿祈死，他的弟弟衛辰繼立。二十三年六月，慕容氏皇后逝世。七月，衛辰來參加慕容氏皇后的葬禮，便向昭成帝請求准許他娶昭成帝同族女子爲妻，昭成帝應允了他的請求。二十五年，昭成帝南行巡視君子津。二十八年正月，衛辰謀反，渡黄河東進，昭成帝率衆討伐他，衛辰恐懼，逃走。三十年十月，昭成帝征討衛辰。當時黄河還没有完全封凍，昭成帝就用葦草編成的粗索攔截住漂流的冰塊，不一會兒河上冰面合攏，於是在冰面上撒上葦草，冰與草凍結緊密就像架設的浮橋一樣，所有的軍隊都便捷地渡過黄河。衛辰和他的宗族衹得向西逃走，昭成帝收編他的部落而後班師。

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傷脅，五月薨，後追謚焉，是爲獻明皇帝。七月，皇孫珪生，大赦。

建國三十四年春季，長孫斤謀反，被誅殺。長孫斤反叛時，拔出利劍撲向皇帝，太子元寔與他格鬥，致使脅部受傷，五月逝世，後來給太子元寔追加謚號，即爲獻明皇帝。七月，皇孫托跋珪出生，於是大赦天下罪人。

三十九年，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帥衆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王師不利。帝時不豫，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度漠

建國三十九年，前秦苻堅派遣他的大司馬苻洛率領部衆二十萬人，以及他的將領朱彤、張蚝、鄧羌等各路軍隊來侵犯，代國朝廷的軍隊失利。昭成帝當時正患病，於是帶領國内的百姓退避到陰山的北面。高車部裏雜居的各種族全部反

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時年五十七。道武即位，尊曰高祖。

叛，向四方侵擾抄掠，因不能放牧牲畜，又越過大漠以南。苻堅的軍隊逐漸退走之後，纔又帶領民衆返回原地。十二月，到了雲中郡。過了十二天，皇帝的兒子元寔君作亂，昭成帝猝然逝世，當時五十七歲。道武皇帝即位後，尊稱昭成帝爲高祖。

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之，謙或慚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各爲其主，何罪也，釋之。"其仁恕若此。

昭成帝性情寬厚。當時國家絲絹繒帛稀少，代郡人許謙偷走二匹絹，守庫官員向昭成帝報告，昭成帝把這事掩蓋下來不加宣揚，他對朝廷官員燕鳳說："我不忍心見許謙的面，你也不要泄露這事，許謙倘若感到慚愧而自殺，爲財物的事而辱士人，不應該啊。"昭成帝曾經率領部衆攻擊西部叛賊，被流矢射中了眼睛。叛賊被打敗後，大臣們捉拿到了射箭的人，大家都握持錐刀想宰割他。昭成帝説："士卒都是各爲他的主子作戰，他有什麼罪呢？放了他吧。"昭成帝的仁厚寬恕就是這樣。

太祖道武帝托跋珪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室内，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稱慶，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藏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遣將内侮，將遷帝長安，賴燕鳳乃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人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獨孤部。

太祖道武皇帝名珪，是昭成皇帝的嫡親孫，是獻明帝的兒子。他的生母叫獻明賀皇后，起初，因爲遷徙流移，游歷到雲澤，睡覺時，她夢見太陽在卧室内升起，醒來時看見陽光從窗前直達天上，忽然間身體有感應，到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在參合陂北生下了道武皇帝，那個夜晚又有光明照耀。昭成帝十分喜悦，臣子們都來慶賀，大赦天下罪人，在祖宗神位前禱告。保育的人因道武帝初生的體重比平常的嬰兒超過一倍，暗中自覺奇怪。道武帝出生的第二年，有榆樹生長在當年藏胎胞的坎穴上，後來便長成叢林。道武帝很小就會説話，雙目炯炯有光，寬額頭，大耳朵。六歲時昭成帝逝世，前秦苻堅派遣將領率兵向代國内地進犯，準備把道武帝轉移到長安去，靠着長史燕鳳出面交涉纔作罷。苻堅的軍隊回師後，代國民衆離散，苻堅讓劉庫仁、劉衛辰分掌代國大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都率領自己的舊部南來依附劉庫仁，道武帝於是轉而歸附獨孤部。

元年，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宫木柹盡生成林。帝雖冲幼，而嶷然

道武帝元年，在金陵墓地安葬昭成皇帝，營造昭成皇帝棺木時削下的木片，全都長成樹林。

不群。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

道武皇帝雖是幼年，然而却超凡出衆。劉庫仁常對自己的兒子說："道武帝有比天下人更高遠的志向，一定能復興托跋氏的大業。"

七年十月，晋敗苻堅于淮南。慕容文等殺劉庫仁，弟眷代攝國部。

道武帝七年十月，東晋在淮南大敗前秦苻堅。慕容文等人殺死了劉庫仁，劉庫仁的弟弟劉眷代理國政。

八年，慕容暐弟沖僭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九年，劉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時，故大人梁盆子六眷爲顯謀主，盡知其計，密使部人穆崇馳告。帝乃陰結舊臣長孫犍、元他等，因幸賀蘭部。其日，顯果使人殺帝，不及。語在《獻明太后傳》。是歲，乞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苻堅，堅子丕僭即皇帝位於晋陽。

道武帝八年，慕容暐的弟弟慕容沖冒立爲王。羌族人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鮮卑族的慕容垂冒稱爲燕王。九年，劉庫仁的兒子劉顯殺了劉眷而代領國政，於是圖謀逆亂，商人王霸知道劉顯的圖謀，他在衆人相聚的場所故意踩了道武帝的脚以暗中示意，道武帝便快馬返回。當時，舊時的大人梁盆的兒子梁六眷爲劉顯策劃危害道武帝，完全瞭解劉顯的計劃，他秘密派遣本部人穆崇快馬告知道武帝。道武帝便暗中集結長孫犍、元他等舊臣，出行到賀蘭部。這一天，劉顯果然派人去刺殺道武帝，但没能趕上。這件事詳載於《獻明太后傳》。這一年，鮮卑人乞伏國仁自稱秦、河兩州州牧、大單于。姚萇殺了苻堅，苻堅的兒子苻丕在晋陽冒稱皇帝。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是月，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國號燕。二月，幸定襄之盛樂，息衆課農。慕容沖爲其部下所殺。

登國元年春季正月戊申日，道武帝即代王王位，舉行郊祭祭天的儀式，建年號爲登國元年，在牛川大會大臣及各部大人。又命令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這一個月，慕容垂在中山冒稱皇帝，國號爲燕。二月，道武帝出行到定襄郡的盛樂城，養息民衆，勸進農耕。慕容沖被他的部下殺死。

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姚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

夏季四月，道武帝改稱魏王。五月，姚萇在長安冒稱皇帝，國號爲大秦。

秋八月，劉顯遣弟亢泥迎皇叔父窟咄于慕容永，以兵隨之，來逼南境。帝左右于桓等與諸部大人謀應之，事泄，誅造謀者五人，餘悉不問。帝慮内難，乃北逾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爲固。遣行人安同、長孫賀徵師于慕容垂，垂令其子賀驎率師隨同等。軍未至而寇逼，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衛辰。帝自弩山幸牛川，屯于延水，南

秋季八月，劉顯派遣他的弟弟劉亢泥到慕容永那裏去迎接皇叔父劉窟咄，并率領軍隊隨行，來逼近魏國南境。道武帝身邊的臣屬于桓等同各部大人密謀響應劉亢泥，事情泄露，道武帝誅殺了醖釀密謀的五個人，其餘的人一概不追究。道武帝爲内難而憂慮，於是向北越過陰山，到了賀蘭部，憑據山的險阻以堅固防守，派遣行人安同、長孫賀向慕容垂徵召軍隊，慕容垂派他的兒子慕容賀驎率領軍隊跟隨安同等人前來。慕容賀驎的援軍還没有趕到而敵寇已逼近，於是北部大

出代谷，會賀驎於高柳，大破窟咄，悉收其衆。

人叔孫普洛等十三人以及烏丸各部都逃亡投奔劉衛辰。道武帝從弩山出行到了牛川，屯駐在于延水，向南走出代谷，在高柳與慕容賀驎會師，把劉窟咄打得大敗，收編了他的全部部衆。

冬十月，苻丕爲晋將馮該所殺。慕容永僭即皇帝位於長子。十一月，苻登僭即皇帝位於隴東。十二月，慕容垂遣使奉帝西單于印綬，封上谷王，帝不納。

冬季十月，苻丕被東晋將領馮該殺死。慕容永在長子縣冒稱皇帝。十一月，苻登在隴東冒稱皇帝。十二月，慕容垂派遣使臣向道武皇帝奉進西單于的印綬，并封爲上谷王，道武帝不接受。

二年夏五月，遣安同徵兵於慕容垂，垂遣子賀驎率衆來會。六月，帝親征劉顯，顯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

登國二年夏季五月，道武帝派遣安同到慕容垂那裏徵調軍隊，慕容垂派遣兒子慕容賀驎率領部衆來會合。六月，道武帝親征劉顯，劉顯投奔慕容永，道武帝取得了他的整個部落。

冬十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冬季十二月，巡視松漠地方，返回牛川。

三年夏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大破之。六月，乞伏國仁死，其弟乾歸立，私署河南王。

登國三年夏季五月癸亥日，北征庫莫奚部，大敗庫莫奚部。六月，乞伏國仁死，他的弟弟乞伏乾歸繼立，自稱河南王。

秋七月，庫莫奚部帥鳩集遺散，夜犯行宫，縱騎撲討，盡滅之。

秋季七月，庫莫奚部的首領鳩集殘餘散兵，乘夜晚進犯道武帝的行宫，道武帝急速出動騎兵撲殺討伐，把庫莫奚部殘兵全部殲滅。

八月，使九原公儀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

八月，派遣九原公元儀到慕容垂那裏。冬季十月，慕容垂派遣使臣向道武帝朝貢。

四年春正月甲寅，襲高車諸部落。二月癸巳，遂至女水，討叱突鄰部。并大破之。是月，吕光自稱三河王。

登國四年春季正月甲寅日，道武帝襲擊高車各部落。二月癸巳日，便到達女水，討伐叱突鄰部。大敗叱突鄰部。這個月，氐族人吕光自稱爲三河王。

夏五月，使陳留公虔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

夏季五月，派遣陳留公元虔到慕容垂那裏。冬季十月，慕容垂派遣使臣來向道武帝朝貢。

五年春三月甲申，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慕容垂遣子賀驎來會。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與賀驎討賀蘭、紇奚諸部落，大破之。

登國五年春季三月甲申日，道武帝出兵西征，軍隊駐在鹿渾海，襲擊高車袁紇部，大敗袁紇部。慕容垂派他的兒子慕容賀驎來會師。夏季四月丙寅日，道武帝出行到了意辛山，與慕容賀驎聯兵征討賀蘭、紇奚各部落，把這些部落打得大敗。

秋八月，還幸牛川。使秦王觚於慕容垂。九月壬申，討叱奴部囊曲水，破之。

秋季八月，道武帝返至牛川。派遣秦王元觚到慕容垂那裏。九月壬申日，到囊曲水征討叱奴部，打敗了叱奴部。

冬十月，討高車豆陳部於狼山，破之。十二月，帝還次白漠。

冬季十月，出師狼山征討高車豆陳部，打敗了豆陳部。十二月，道武帝返回，在白漠停留。

六年春正月，幸紐垤川。三月，遣九原公儀、陳留公虔等西討黜弗部，大破之。

夏四月，祭天。

秋七月壬申，講武于牛川。慕容垂止秦王觚而求名馬，帝絶之。乃遣使於慕容永，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垤川，於棝陽塞北樹碑記功。

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破之於大磧南商山下。十一月戊辰，還幸紐垤川。戊寅，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壬午，帝大破之於鐵歧山南，衛辰父子奔遁。十二月，滅之，衛辰少子屈丐亡奔薛干部。自河以南，諸部悉平。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

是歲，起河南宫。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群臣，北之美水。三月，還幸河南宫。

秋七月，行幸漠南，仍築巡臺。

冬十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樓。

夏六月，北巡。秋七月，臨幸新壇。

先是衛辰子屈丐奔薛干部，徵之不送，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屠其城。九月，還幸河南宫。

九年春三月，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棝陽塞外。夏五月，田於河東。秋七月，還幸河南宫。

登國六年春季正月，道武帝出行到紐垤川。三月，派遣九原公元儀、陳留公元虔等人西征黜弗部，大敗黜弗部。

夏季四月，舉行祭天儀式。

秋季七月壬申日，在牛川演練軍隊。慕容垂扣留秦王元觚不給遣返，以此向道武帝索要名馬，道武帝拒絶了他的無理要求。於是派遣使臣到慕容永那裏，慕容永派遣主管禮儀的大鴻臚官慕容鈞奉上表奏，勸請道武帝稱皇帝。九月，道武帝襲擊五原城，屠滅五原城官民，收取五原城儲藏的糧食。道武帝返回紐垤川，在棝陽塞北樹立碑銘記述戰功。

冬季十月戊戌日，北征蠕蠕部族，追逐到大戈壁南的商山下把蠕蠕部打敗。十一月戊辰日，返回留住在紐垤川。戊寅日，衛辰派遣他的兒子直力鞮侵犯南部。壬午日，道武帝在鐵歧山南大敗直力鞮，衛辰父子奔逃。十二月，滅衛辰父子，衛辰的小兒子屈丐逃亡投奔薛干部。這樣，黄河以南的地方，所有各部都已平定。收捕衛辰的子弟宗族親近五千多人，不論老少全都殺掉。

這一年，道武帝建造河南宫。

登國七年春季正月，道武帝到臨木根山，便留住黑鹽池，宴饗衆臣，向北巡游到美水。三月，返回河南宫。

秋季七月，巡行到漠南，於是築造巡臺。

冬季十二月，慕容永派遣使臣向道武帝朝貢。

登國八年春季正月，道武帝到南境巡視。二月，到了羖羊原，又到達白樓。

夏季六月，到北境巡視。秋季七月，到臨新壇。

先前衛辰的小兒子屈丐投奔薛干部，道武帝向薛干部徵送屈丐，但薛干部不送，八月，道武帝南征薛干部，屠滅其城。九月，道武帝返回河南宫。

登國九年春季三月，道武帝到北境巡視。派東平公元儀到黄河北的五原屯田，屯田地域達到棝陽塞外。夏季五月，道武帝到河東狩獵。秋季七月，返回河南宫。

冬十月，蠕蠕社崙等率部落西走。

冬季十月，蠕蠕、社崙等率領部落向西撤走。

是歲，姚萇子興僭立，殺苻登。慕容垂滅永。

這一年，姚萇的兒子姚興冒立爲王，殺了苻登。慕容垂滅了慕容永。

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兵於河南。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進軍濟河。乙酉夕，至參合陂。丙戌，大破之，禽其王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於俘虜中擢其才識者賈彝、賈閏、晁崇等參謀議，憲章故實。

登國十年秋季七月，慕容垂派遣他的兒子慕容寶來侵犯五原。八月，道武帝親自率軍到黄河南。冬季十月辛未日，慕容寶燒毁船隻乘夜逃走。十一月己卯日，道武帝進軍渡過黄河。乙酉日晚上，到達參合陂。丙戌日，大敗慕容寶，俘虜慕容垂政權中王公以下的文官武將幾千人。在俘虜中選拔有才識的人士賈彝、賈閏、晁崇等參與朝政謀議，及參稽歷史事實。

十二月，還幸雲中之盛樂。

十二月，返回雲中郡的盛樂城。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因東幸善無北陂。三月，慕容垂寇桑乾川，陳留公虔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死於上谷。子寶秘喪，還至中山乃僭立。

皇始元年春季正月，道武帝在定襄大狩獵，於是東行到了善無北陂。三月，慕容垂侵犯桑乾川，陳留公元虔戰死。慕容垂便到達平城西北，他聽説道武帝就要趕到，於是築城壘防守，慕容垂病重，衹好逃走，在上谷病死。他的兒子慕容寶來秘密安葬，返回中山便冒立爲王。

夏六月丁亥，皇太后賀氏崩。是月，葬獻明太后。吕光僭稱天王，國號凉。

夏季六月丁亥日，皇太后賀氏逝世。這一個月，葬獻明太后。氐族人吕光冒稱天王，國號爲凉。

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秋季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道武帝稱皇帝，於是改年號爲皇始元年，開始設置天子旗幟，皇帝出入都要清道警戒。

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逾句注，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别詔將軍封真等從東道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晋陽。寶并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并州平。

八月己亥日，大舉出兵征討慕容寶。道武帝親自指揮六軍四十多萬人南出馬邑，越過句注山，旗幟連接兩千多里，擊鼓前進，居民房屋都受震撼。道武帝又另發詔令，命令將軍封真等人從東路襲擊幽州，包圍薊縣。九月戊午日，道武帝的軍隊在陽曲駐營，他登上西山，臨視晋陽城。慕容寶的并州州牧、遼西王慕容農棄城逃走，并州被平定。

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己未，詔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晋川，獲慕

開始建立朝廷官署，設置各部門官職，封公、侯，任命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的官員全部聘用文人。道武帝剛拓展到中原，很注意慰撫接納士人，士大夫們到軍門來建言的，不分老少都引入軍中，人人都能暢言，衹要是有一技之能的，都被録用。己未日，詔令輔國將軍奚

容寶丹楊王買得等於平陶城。九月，晉孝武帝殂。

冬十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軍所行不得傷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圍之。帝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諸將稱善。丁卯，車駕幸魯口城。

二年春正月壬戌，帝引騎圍信都。其夜，寶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鳳逾城奔中山。癸亥，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舉城降。是月，鮮卑禿髮烏孤私署大單于、西平王。

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栢肆塢，臨滹沱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等降者相屬，賜拜職爵各有差。三月己酉，車駕次盧奴。寶求和，請送秦王觚，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辛亥，車駕次中山，命將圍之。是夜，寶弟賀驎將妻子走西山。寶恐賀驎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遁。城內共立慕容普鄰爲主。

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

牧略取晉川地方，在平陶城俘獲慕容寶的丹楊王買得等人。九月，東晉孝武帝司馬曜逝世。

冬季十一月庚子日初一，道武帝到達真定，從常山以東，各地守城主管官長有的棄城逃竄，有的來到軍門跪拜磕頭投誠，衹有中山、鄴、信都三座城没有攻下。道武帝又另行發出詔令，命令東平公元儀進攻鄴城，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進攻信都，軍隊行進經過的地方不得傷害桑棗莊稼。戊午日，進軍中山。己未日，包圍中山城。道武帝說："我估量慕容寶不敢出戰，一定憑據城墻固守，如果我們急攻就會使士卒傷亡，如果長久固守就會耗費軍糧，不如先討平鄴、信都兩城，然後還兵攻取中山。"將領們都説這樣很好。丁卯日，道武帝到達魯口城。

皇始二年春季正月壬戌日，道武帝帶領騎兵包圍信都。當夜，慕容寶的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鳳逾越城墻逃往中山。癸亥日，慕容寶的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獻城投降。這一個月，鮮卑族人禿髮烏孤自稱大單于、西平王。

二月丁丑日，道武帝在鉅鹿的栢肆塢駐營，臨近滹沱水。當夜，慕容寶出動全部兵馬來侵犯軍營，放火焚燒，火勢逼近道武帝的行宮，軍民驚恐逃散。道武帝被驚醒起來，來不及穿衣戴冠，赤着脚走出擊鼓。不一會兒隨行的官員及中軍將士逐漸來會集。道武帝布設奇陣，在軍營外布列烽火，出動騎兵衝擊慕容寶的軍隊。慕容寶的軍隊大敗，退回中山，獲得慕容寶軍丢棄的器械數十萬計。慕容寶的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等相繼來投降，道武帝分别給他們封賜、任命不同等級的爵號和官職。三月己酉日，道武帝停駐盧奴。慕容寶來求和，請求送回秦王元觚，割讓常山以西的地方奉獻給北魏，并請求北魏允許他繼續據守中山以東的地方。道武帝答應了他的請求。不久慕容寶背棄協約。辛亥日，道武帝進駐中山，命令將領包圍慕容寶。當夜慕容寶的弟弟慕容賀驎携帶妻子逃往西山。慕容寶怕慕容賀驎先占據和龍城，便在壬子日晚上，向北方逃去。中山城中的人便共同擁立慕容普鄰爲國主。

夏季四月，道武帝因爲軍糧供應不上，便詔

公儀罷鄴圍，徙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内爲普鄰所脅，乃招喻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内，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甲寅，以東平公儀爲左丞相，封衛王。進襄城公題爵爲王。

令東平公元儀撤出鄴城的圍軍，轉移到鉅鹿駐屯。五月庚子日，道武帝因爲中山城内的軍民受慕容普鄰脅逼，於是曉諭召唤城内軍民。甲辰日，在中山城外炫耀兵陣顯揚威勢，以昭示城内軍民，命令各軍撤除包圍向南轉移，以觀察城内的動静。甲寅日，任命東平公元儀爲左丞相，封爲衛王。升襄城公元題的爵號爲王。

秋七月，普鄰遣烏丸張驤率五千餘人出城求食，寇靈壽。賀驎自丁零中入驤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鄰而自立。八月丙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牛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群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群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驎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鼂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秋季七月，慕容普鄰派遣烏丸部張驤率領五千多人出中山城尋找糧食，侵犯靈壽。慕容賀驎從丁零部進入張驤軍中，靠着張驤的軍隊，再一次進入中山城，殺死慕容普鄰而自立爲王。八月丙寅日初一，道武帝進軍到九門。當時瘟疫流行，人和馬牛牲畜死去的占十分之五六，而中山城還在對抗固守，道武帝的臣子和官兵都想返回北方。道武帝知道這種情况，便對衆人説："這本是天意，又能怎麽樣呢！四海之人都可相團聚爲國家，衹是看我們怎樣去慰撫他們罷了，我們何必去憂慮没有人呢！"臣子們聽後便不敢再説返回北方的話了。九月，慕容賀驎飢餓困窘，率領三萬多人侵犯新市。月終甲子日，道武帝進軍討伐慕容賀驎。太史令鼂崇向道武帝上奏説："不吉。"道武帝説："怎麽會不吉呢？"回答説："殷紂王是在甲子日滅亡的，兵家顧忌甲子這個日子。"道武帝説："那周武王不是在甲子日滅紂取勝的嗎？"鼂崇没有話可回答。

冬十月丙寅，帝進軍新市，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賀驎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甲申，賀驎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沈、慕容文等先來降，尋皆亡還，是日復獲之，皆赦而不問。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題薨。

冬季十月丙寅日，道武帝進軍新市，慕容賀驎退兵，扼守泒水，憑依漸洳澤固守。甲戌日，道武帝兵臨他的營壘，在義臺塢交戰，大敗慕容賀驎。慕容賀驎單騎逃奔到鄴城，慕容德把他殺了。甲申日，慕容賀驎任命的公卿尚書將吏士卒來投降的有兩萬多人。他的將領張驤、李沈、慕容文等人先來投降，不久又都逃亡返回，這一天又都被俘獲，道武帝對他們全都寬赦不追究。繳獲慕容賀驎承傳的皇帝璽印及其綬帶、圖書、府庫所藏的珍寶。中山平定。乙酉日，襄城王元題逝世。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衛王儀剋鄴。庚子，行幸真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

天興元年春季正月，慕容德敗退到滑臺固守，衛王元儀攻下鄴城。庚子日，道武帝到真定，便出行到鄴城。有些百姓年老有病不能養活

郡縣振恤之。帝至鄴，巡登臺榭，遍覽宫城，將有定都之志，乃置行臺。遂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貲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通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帝慮還後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之，使略陽公遵鎮勃海之合口。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于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送，斬之。辛酉，車駕發中山，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車駕次于恒山之陽。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群盗并起，略陽公遵等討之。是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廣固。

自己，道武帝就詔令各郡縣守宰賑濟他們。道武帝到鄴城後，巡行登臨臺榭，遍觀宫城，便有了定都鄴城的打算，就在鄴城建置行臺。然後返回中山，沿途慰問百姓，詔令大軍所經過的州郡，一律免繳租税一年，減除太行山以東各地百姓租税的一半。道武帝將要返回北方，調發士卒一萬人修通直達北方的道路，從望都鐵關鑿通恒嶺到代郡全長五百多里。道武帝又憂慮返回北方後太行山以東的地方可能會有變亂，便在中山建置行臺，詔令衛王元儀鎮守中山，派遣略陽公元遵鎮守勃海的合口。右軍將軍尹國先在冀州督收租税，聽到道武帝就要返回的消息，便謀反，想襲擊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捕獲他，押送給道武帝，道武帝斬殺尹國。辛酉日，道武帝從中山出發，到達望都堯山。遷徙太行山以東六州的官民，以及徒何、高麗等地各部族人、三十六署的各業工匠技巧之民，共十多萬人口來充實京師。道武帝留駐在恒山南。博陵、勃海、章武等各郡盗賊紛紛作亂，略陽公元遵等人前去征討。這一個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守廣固。

二月，車駕至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選屯衛。詔給内徙新户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師，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

二月，道武帝從中山來到京師。居住在繁畤宫。另行挑選屯衛人員。詔令給内遷京師的新民户發放耕牛，按人口計算分給相應的田畝。三月，徵召左丞相、衛王元儀返回京師，詔令略陽公元遵代行鎮守中山。

夏四月壬戌，以歷陽公穆崇爲太尉，鉅鹿公長孫嵩爲司徒，進封略陽公遵爲常山王，南安公順爲毗陵王。祭天於西郊，旗幟有加焉。廣平太守、遼西公意列謀反，與郡人韓奇矯假讖圖，將襲鄴城。詔反者就郡賜死。是月，蘭汗殺慕容寶而自立爲大單于、昌黎王。

夏季四月壬戌日，任命歷陽公穆崇爲太尉，鉅鹿公長孫嵩爲司徒，晋封略陽公元遵爲常山王，南安公元順爲毗陵王。在西郊祭天，旗幟羅列。廣平太守、遼西公元意列謀反，他與同郡人韓奇僞造讖圖，圖謀襲擊鄴城。道武帝下詔對謀反的元意列就在廣平郡賜死。這一個月，蘭汗殺死慕容寶自立爲大單于、昌黎王。

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群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爲號。今國家啓基雲、代，應以代爲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

六月丙子日，詔令朝廷官員議定國號。臣子們上奏説：“古代周朝、秦朝以前，帝王居住在出生的土地上，到了稱王統治天下時，就依承出生的地方爲國號。現在我們的國家開始的本基是在雲中、代，應該以代爲國號。”道武帝下詔説：“往昔我的遠祖統管幽都，控制遠方國家，雖然

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爲魏。”

即了王位，但没能平定九州。到了我本人，纔掃平中原國土，蕩平滅除凶逆勢力，遠近都來順服，應該承續先前的國號，稱爲魏。”

秋七月，還都平城，始營宫室，建宗廟，立社稷。慕容寶子盛殺蘭汗而自立爲長樂王。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

秋季七月，還都平城，開始營建宫室，建造宗廟祖祠，立社稷神主。慕容寶的兒子慕容盛殺死蘭汗自立爲長樂王。八月，詔令朝廷官員確定京畿及郊外界域，整齊道路規格，標識里程遠近，校正權稱之鈞石斤兩、度之丈尺、量之斗斛等的標準。派遣使臣巡行各郡縣封國，檢舉奏報不法的郡國守宰，親自督察獎升清正官員、懲降貪污不法官吏。

冬十月，起天文殿。十一月辛亥，尚書吏部郎中鄧彦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裁之。

冬季十月，建造天文殿。十一月辛亥日，尚書吏部郎中鄧彦海主管制定官制，訂立爵號品級，核定樂律，以協調音樂軌則；儀曹郎中董謐撰定郊祭天地、宗廟祭祀、崇祀社稷神主、君臣朝覲、嘉慶饗宴的禮儀；三公郎中王德擬定法令，申明禁令條例；太史令晁崇製造渾天儀，考測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管裁定。

閏月，左丞相衛王儀及王公卿士詣闕上書曰：“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晷；帝王順天，則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天區，澤及昆蟲，恩沾行葦，謳歌所屬，八表歸心；而躬履謙虚，退身後己，宸儀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樂推之心。臣等謹昧死以聞。”帝三讓乃許之。

閏十一月，左丞相衛王元儀以及朝廷的王公卿士等衆官員到宫闕向道武帝上書奏請説：“我們聽説北極星居處天的中央，那麽群星就會正行軌度；帝王順應天象居住在中央皇宫，那麽群臣就能仰承帝王的儀度。我們衆臣以爲陛下的道德協和天地，比五帝三王還要崇高，仁愛之風撫拂四海，深厚的教化充盈天際，恩澤施及到昆蟲，沾溉到路邊生長的葦草，爲謳歌的人所向往，爲八方之外的人民所歸附；却自守謙虚，退讓無私，帝王的儀度没有得到彰顯，帝王的禮儀服制没有施用，這樣對上不符合皇天上帝的意旨，對下不符合衆人崇敬擁戴的心願。我們敬謹地冒死奏請。”道武帝再三推讓纔應允了奏請。

十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元，追尊成帝以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舞》。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宏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黄，數用五，祖以未，臘以辰，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

十二月己丑日，道武帝駕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奉皇帝璽印綬帶，群臣齊呼萬歲。大赦天下罪人，改年號，追尊昭成皇帝什翼犍以下以及各皇后的稱號及謚號。音樂用《皇始之舞》。下令官員們議定官員品級位次，尚書崔宏等奏請依從土德氣運，服色崇尚黄色，數字以五爲單位，祭宗廟祖宗定在未時，臘祭定在辰時，祭祀用的犧牲用白色的牲畜，在東、南、中兆、西、北五

人二千家于代都。

郊迎立春、立夏、黄靈、立秋、立冬的氣節，宣告四時節令，敬授人民依四時治農耕，用夏曆的正月爲年始。遷徙六州二十二郡的守宰、豪傑、官吏、民衆二千家到代都。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庚午，北巡。分命諸將大襲高車，常山王遵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高凉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車駕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出。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十餘部。衛王儀督三將别從西北絶漠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還次牛川，及薄山，并刻石紀功。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鴻雁池。三月己未，車駕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是月，氐人李辯叛慕容德，求援於鄴。行臺尚書和跋以輕騎應之，剋滑臺，收德宫人府藏。

天興二年春季正月甲子日，首次在南郊祭祀天帝，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祭，道武帝走下祭壇觀看爲祭祀而舉行的柴燎，禮畢後返回皇宫。乙丑日，赦免京師罪人。初次制訂皇帝外出所用車駕規模分大駕、法駕、小駕的三駕法。庚午日，到北面巡視。分别下令給各將領大舉襲擊高車各部落，常山王元遵率領三軍從東路出長川，高凉王元樂真等七軍從西路出牛川，道武帝親自指揮六軍從中路由駮髯水西北出兵。二月丁亥日初一，各路軍會合，打敗高車雜居的各族部落三十多部。衛王元儀督領三將另外從西北越過荒漠千餘里，大敗高車出奔的七部，回師後屯駐牛川，到薄山，都刻石記述功績。把俘獲的高車民衆在南臺南面築鹿苑安頓，鹿苑北抵長城，東面兼有白登，連接西山，方圓有幾十里。開鑿渠道引進武川水，流入鹿苑中，疏導爲三條溝，分别流入宫城内外。又鑿通鴻雁池。三月己未日，道武帝從北伐征程中返回。甲子日，首次命令給儒家的《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各書設置博士，增加國子太學的生員三千人。這一個月，氐族人李辯背叛慕容德來到鄴都求援。行臺尚書和跋派出輕騎戰士接應李辯，攻克滑臺，收取慕容德的宫人及府庫貯藏。

秋七月，起天華殿。辛酉，大閲于鹿苑。八月，增啓京城十二門，作西武庫。除州郡人租賦之半。辛亥，詔禮官備撰衆儀，著于新令。范陽人盧溥聚衆海濱，稱幽州刺史，攻掠郡縣，殺幽州刺史封沓干。

秋季七月，建造天華殿。辛酉日，在鹿苑舉行軍隊的大檢閲。八月，京城增開十二座城門，建築西武庫。減免各州郡人民一半的租税。辛亥日，詔令禮官撰齊各種禮儀制度，在新令上刊著。范陽人盧溥在海濱聚衆謀反，自稱幽州刺史，攻打掠奪郡縣，殺死幽州刺史封沓干。

是月，禿髮烏孤死，其弟利鹿孤立，遣使朝貢。

這一個月，南凉禿髮烏孤死去，他的弟弟禿髮利鹿孤繼立，派遣使臣到京城來朝貢。

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太廟。十二月，天華殿成。吕光立其子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及死，庶子纂殺紹

冬季十月，太廟建成，把神元、平文、昭成、獻明四位先皇的神主遷入太廟。十二月，天華殿落成。後凉吕光立自己的兒子吕紹爲天王，自己稱爲太上皇，到他死去的時候，他的庶子吕

而僭立。

三年春正月戊午，材官將軍和突破盧溥於遼西，獲之，及其子煥傳送京師，轘之。癸亥，祀北郊。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風俗，察舉不法。二月丁亥，詔有司祀日于東郊。始耕籍田。壬寅，皇子聰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内，作東西魚池。

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五月戊辰，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己巳，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祀帝堯、帝舜廟。西幸馬邑，觀㶟源。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乞伏乾歸大爲姚興所破。壬子，車駕還宫。起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室。

時太史屢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宜改王易政，於是數革官號，欲以防塞凶狡，消弭災變。已而慮臣下疑惑，冬十二月丙申，下詔述成敗之理，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以喻臣下。

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爲秦涼二州牧、涼公，肇興霸業，年號庚子。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者巡行州郡，聽察辭訟，糾劾不法。是月，吕光弟子隆弑吕纂而自立。三月，帝親漁，薦于寢朝。

夏四月辛卯，罷鄴行臺。詔有司明揚隱逸。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石池、鹿苑臺。六月，

篡殺死吕紹而自立爲王。

天興三年春季正月戊午日，材官將軍和突在遼西打敗盧溥，俘虜了盧溥，連同他的兒子盧煥一起用檻車解送到京師，把他們車裂處死。癸亥日，在北郊舉行郊祀。分别詔令各有關官員巡行各州郡，觀察民風民俗，檢舉不法官吏。二月丁亥日，詔令主管官員在東郊祭祀太陽。開始實行皇帝在春耕前親耕籍田以勸農的儀式。壬寅日，皇子元聰逝世。三月戊午日，立慕容氏爲皇后。這一個月，貫穿城南渠通達到城内，建東西魚池。

夏季四月，後秦姚興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五月戊辰日，詔令謁者僕射張濟出使到姚興那裏。己巳日，到東境巡視，於是到了涿鹿，派遣使者以猪、牛、羊三牲祭祀堯帝、舜帝廟。西行到馬邑，觀看㶟水的源頭。六月庚辰日初一，日食。

秋季七月，西秦乞伏乾歸被後秦姚興打得大敗。壬子日，道武帝返回皇宫。建造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室。

當時太史官屢次上奏説天文記録錯亂，道武帝親自閲覽有關天文的經書及占測的記述，多稱説應改易王政，於是多次改革官號，想用改革防止凶惡狡猾之徒，消滅災異事變。不久又憂慮臣下會産生疑惑，便在冬季十二月丙申日，下詔令撰述先世成功失敗的事理，借鑒殷、周兩代的失誤，革除秦、漢兩代的弊政，以曉諭臣下。

這一年，黄河以西各郡擁戴西涼武昭王李玄盛爲秦涼兩州州牧、涼公，開始興立霸業，年號爲庚子。

天興四年春季二月丁亥日，詔令樂師入學學習樂舞，舉行用蘋、蘩祭祀先聖、先師的禮儀。丁酉日，分别命令使者巡行各州郡，督查訴訟案件的審理，糾查彈劾不法官吏。這一個月，後涼吕光弟弟的兒子吕隆殺死吕纂自立爲王。三月，道武帝親自捕魚，奉獻祭祀宗廟。

夏季四月辛卯日，撤銷鄴都行臺的建置。詔令主管官員顯揚隱逸人士。五月，建造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石池、鹿苑臺。六月，盧水匈

盧水胡沮渠蒙遜私署涼州牧、張掖公。

秋七月，詔兖州刺史長孫肥南徇許昌、彭城。詔賜天下鎮戍將士布帛各有差。八月，段興殺慕容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僭即皇帝位。

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是歲，涼武昭王、沮渠蒙遜并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輿徒，詔并州諸軍積穀于平陽乾壁。

三月，秃髮利鹿孤死。

夏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公平來侵平陽，攻陷乾壁。秋七月戊辰朔，車駕西討。八月乙巳，至柴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甲子，帝度蒙坑，逆擊興軍大破之。冬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餘衆三萬餘人，獲興尚書左僕射狄伯支以下四品將軍以上四十餘人。獲前亡臣王次多、靳勒，并斬以徇。興頻使請和，帝不許。群臣請進平蒲坂，帝慮蠕蠕爲難，戊申，班師。

十一月，車駕次晋陽。徵相州刺史庾岳爲司空。十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越勒莫弗率其部萬餘家内屬。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帥率萬家内屬，入居雲中。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五月，大簡輿徒，將略江淮。

秋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隷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戊子，北巡，築離宫于豺山，縱士校

奴人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張掖公。

秋季七月，詔令兖州刺史長孫肥南進奪取許昌、彭城。詔令以布帛分等級賞賜天下戍守將士。八月，段興殺死慕容盛，慕容盛的叔父慕容熙把段氏全部殺戮，自己冒稱皇帝即皇帝位。

冬季十二月，集中博士儒生排比群經文字，按義類分門編纂，共有四萬餘字，稱爲《衆文經》。

這一年，涼武昭王、沮渠蒙遜都派遣使者前來朝貢。

天興五年春季正月，道武帝得知姚興將要侵犯邊境，庚寅日，大舉檢閲士卒，詔令并州各軍在平陽郡的乾壁貯備糧食。

三月，南涼秃髮利鹿孤死去。

夏季五月，姚興派遣他的弟弟義陽公姚平來侵犯平陽，攻陷乾壁。秋季七月初一戊辰日，道武帝西征。八月乙巳日，進至柴壁，姚平堅守，道武帝進軍包圍。姚興出動全部軍隊來援救姚平。甲子日，道武帝越過蒙坑，迎擊并大敗姚興的軍隊。冬季十月，姚平投水而死，俘虜他的餘衆三萬多人，俘獲姚興的尚書左僕射狄伯支以下、四品將軍以上的官員四十多人。俘獲了以前逃亡的臣子王次多、靳勒，一并處斬示衆。姚興接連派人來求和，道武帝不允許。臣子們請求進軍平定蒲坂，道武帝顧慮蠕蠕族會發生事端，戊申日，班師。

十一月，道武帝停駐晋陽。徵召相州刺史庾岳出任司空。十二月辛亥日，道武帝從西征前綫返回。越勒莫弗率領他的部衆一萬多家歸附朝廷。

天興六年春季正月辛未日，居住在朔方郡的尉遲部另一首領率領一萬家來歸附，進居雲中郡。

夏季四月初一癸巳日，日食。五月，大舉檢閲士卒，準備奪取江淮之地。

秋季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隷校尉、毗陵王元順犯罪，革除官職以王的身份返回宅第。戊子日，道武帝到北境巡視，在豺山築造離宫，出動

獵，東北逾罽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灅南夏屋山，背黄瓜堆，將建新邑。辛未，車駕還宫。

士卒獵取禽獸，向東北方越過罽嶺，走出參合陂、代谷。九月，道武帝出巡到達南平城，計劃在灅水以南面對夏屋山，背靠黄瓜堆的地方，將建造新的都邑。辛未日，道武帝返回皇宫。

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嗣爲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爲陽平王，曜爲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夔爲豫章王，陳留桓王子悦爲朱提王。丁巳，晋人來聘。十一月庚午，將軍伊謂大破高車。十二月，晋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爲平固王而自立，僭號楚。

冬季十月，興建西昭陽殿。乙卯日，封皇子托跋嗣爲齊王，兼領車騎大將軍，職位爲相國；元紹爲清河王，兼領征南大將軍；元熙爲陽平王，元曜爲河南王。封已故秦愍王的兒子元夔爲豫章王，陳留桓王的兒子元悦爲朱提王。丁巳日，東晋派使臣來通和好致敬意。十一月庚午日，將軍伊謂大敗高車軍。十二月，東晋桓玄廢黜東晋安帝司馬德宗爲平固王，自立爲帝，冒號爲楚。

天賜元年春二月，晋劉裕起兵誅桓玄。三月，初限縣户不滿百罷之。

天賜元年春季二月，東晋劉裕起兵誅討桓玄。三月，開始限定，凡全縣户口不滿百户的罷除縣的建置。

夏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

夏季五月，開設太行山以東各冶煉坊，調發各州郡的刑徒罪人到冶煉坊製造兵甲。

秋九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簡擢，量能叙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追録舊臣，加封爵各有差。

秋季九月，道武帝駕臨昭陽殿，分别設置各種官職，帶領朝中文武大臣親自選拔，考量才能録用；制定四等爵位：即王、公、侯、子，廢除伯、男的爵號；重新録用舊臣，給舊臣分别加賜不同等級的封爵。

是秋，江南大亂，流人襁負奔淮北者行道相尋。

這個秋季，江南大亂，流民背負着嬰兒逃奔於淮北的沿途連續不斷。

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築西宫。十一月，幸西宫，大選臣僚，令各辨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

冬季十月辛巳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天賜元年。建築西宫。十一月，道武帝駕臨西宫，大舉選拔臣屬僚佐，命令分别辨明他們的宗姓親族，保薦才能高品行好的人，各部子孫已失業而得到賜爵的有二千多人。

二年春正月，晋主司馬德宗復位。

天賜二年春季正月，東晋皇帝司馬德宗恢復皇帝位。

夏四月，祀西郊，車旗盡黑。

夏季四月，在西郊祭祀，車輛旗幟都用黑色。

冬十月，慕容德死。

冬季十月，燕王慕容德死。

三年春正月甲申，北巡，幸豺山宫，校獵，還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宫。

天賜三年春季正月甲申日，道武帝到北方巡視，駕臨豺山宫，獵取禽獸，回到屋孤山。二月乙亥日，道武帝駕臨代園山，建造五石亭。三月庚子日，道武帝返回皇宫。

夏四月庚申，復幸犲山宫。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虚立成圖》三百六十時。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宫。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築灅南宫，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途洞達。三十日罷。

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犲山宫，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壬午，至漠中，觀天鹽池。度漠北，之吐鹽池。癸巳，南還長川。丙申，臨觀長陂。

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宫。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脩爲河間王，處文爲長樂王，連爲廣平王，黎爲京兆王。

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車數百乘，殺百餘人。遂東北逾石漠，至長川，幸濡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六月，赫連屈丐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

秋七月，西幸參合陂。築北宫垣，三旬而罷，乃還宫。慕容寶養子高雲殺慕容熙而自立，僭號天王。八月，誅司空庾岳。

五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宫，遂如參合陂，觀漁于延水，至寧川。三月，姚興遣使朝貢。

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冬十月，秃髮傉檀僭即涼王位。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愈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群下，喜怒乖常。謂百僚左右不可信，

夏季四月庚申日，道武帝再次來到犲山宫。口授著作郎王宜弟作《兵法孤虚立成圖》三百六十時。於是登上定襄郡的角史山，又到達馬城。甲戌日，道武帝返回皇宫。六月，調發八部居住在五百里以内的壯丁，建築灅南宫，宫門闕高十多丈；疏導水溝貫穿水池，擴展苑囿，規劃建立外城，方圓二十里，分别設置市里，道路暢通。三十日即竣工。

秋季七月，太尉穆崇去世。八月甲辰日，道武帝駕臨犲山宫，又到達青牛山。丙辰日，向西行登上武要北原，觀看九十九泉，建造石亭，便前往石漠。九月甲戌日初一，道武帝到達漠南鹽池。壬午日，到達漠中，觀看天鹽池。越過大漠北行，到達吐鹽池。癸巳日，南行返回長川。丙申日，道武帝駕臨觀看長陂。

冬季十月庚申日，道武帝返回皇宫。

天賜四年春季二月，封皇子元脩爲河間王，元處文爲長樂王，元連爲廣平王，元黎爲京兆王。

夏季五月，道武帝到北方巡視，從參合陂東行越過蟠羊山，天下大雨，洪水冲走輜車幾百輛，淹死一百多人。道武帝於是便從東北方越過石漠，到達長川，駕臨濡源。常山王元遵犯罪賜死。六月，匈奴族赫連屈丐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

秋季七月，道武帝西行駕臨參合陂。築造北宫垣墻，三十天便竣工，於是返回皇宫。慕容寶的養子高雲殺死慕容熙而自立爲王，冒號爲天王。八月，誅殺司空庾岳。

天賜五年春季正月。道武帝駕臨犲山宫，於是前往參合陂，在于延水觀看捕魚，到達寧川。三月，姚興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秋季七月戊戌日初一，日食。

冬季十月，南涼秃髮傉檀冒稱涼王。

天賜六年夏季，道武帝患病。起初，道武帝服食寒食散，自從太醫令陰羌死去之後，藥性屢次激發，到這時已更爲嚴重。而天地災異變化接連出現，道武帝煩悶不安，有時幾天不進食，有時通宵不睡，他把罪過推給臣下，喜怒失常。説

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便見殺害；其餘或以顔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廢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盗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幸過災年，當更清整之耳。"

身邊大臣百官都不可信任，顧慮會像天文占測的結果一樣，可能發生親近大臣謀害自己的危險。回想以往的成敗得失，通日徹夜不斷地自言自語，就好像旁邊有鬼物相對答一樣。朝臣來到他面前，他就追究臣子以前的過錯，臣子便被殺害；其餘的臣子有的以神色態度不合規矩，有的以呼吸喘息不協調，有的以行走舉止違反節度，有的以言語措辭不當等情由，道武帝都以爲他們心懷惡意，便在神色態度、呼吸喘息、行走舉止、言語措辭等異常中表現出來，於是就自己動手毆擊大臣。被打死的都陳尸在天安殿前。這樣朝野上下，人人心懷危險恐懼，官員們對職事荒廢懈怠，没有誰去管理、督察，百業工匠偷劫財物，盗賊横行，里巷之間，行人稀少。道武帝也聽説了社會混亂的情況，説："這是我過去放縱不軌行爲而造成的局面，希望度過這災年，當會着力清理整肅這種局面。"

秋七月，慕容氏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叛，賜死。

秋季七月，慕容氏支系部屬一百多家謀劃想外逃，被發覺，處死刑的有三百多人。八月，衛王元儀陰謀反叛，賜死。

十月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永興二年九月甲寅，上謚曰宣武皇帝，葬於盛樂金陵，廟號太祖，泰常五年改謚曰道武。

十月戊辰日，清河王元紹作亂，道武帝在天安殿逝世，當時三十九歲。明元皇帝永興二年九月甲寅日，上謚號爲宣武皇帝，安葬在盛樂城的金陵陵墓中，太廟裏奉祀的稱號爲太祖，明元皇帝泰常五年改謚號爲道武。

太宗明元帝托跋嗣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宫。道武晚有男，聞而大悦，乃大赦。帝明睿寬毅，非禮不動。天興六年，封齊王，拜相國。初，帝母既賜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道武怒。帝還宫，哀不自止，道武知而又召帝。帝欲入，左右諫，請待和解而進，帝從之。及元紹之逆，帝還而誅之。

太宗明元皇帝名嗣，是道武皇帝的長子，母親叫劉貴人，登國七年，明元帝在雲中宫出生。道武帝很遲纔有兒子，聽到兒子出生的消息非常喜悦，於是大赦罪人。明元帝聰明寬厚剛毅，不合禮制的事情决不去做。道武帝天興六年，明元帝受封爲齊王，任相國。當初，明元帝的生母已被道武帝賜死，道武帝召來明元帝告訴説："往昔漢武帝將要立自己的兒子爲太子時，便殺了兒子的生母，這是爲了不讓婦女參與國政，你當會繼承帝統，所以我要與久遠時的漢武帝的做法相同。"明元帝素來十分孝順，生母死後哀痛不堪。道武帝因此發怒。明元帝回到宫中，仍哀痛不已，道武帝得知後又召令明元帝前來。明元帝想

進入道武帝宫中，身邊的臣子們勸諫説，請等到道武帝心和氣解時再進去，明元帝依從了臣子們的意見。到清河王元紹叛逆時，明元帝返回後便誅殺了元紹。

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追尊皇妣爲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者，悉復登用之。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人訟，簡賢任能。是月，馮跋弑其主高雲，僭號天王，國號北燕。

永興元年冬季十月壬午日，明元皇帝即位，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永興元年，追尊已故皇母爲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凡是先前已罷官回宅第的，全都再次録用。詔令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審理人民糾紛訴訟，選拔賢明的人，任用有才能之士。這一個月，漢族人馮跋殺死他的國主高雲，冒稱天王，國號爲北燕。

閏十月丁亥，朱提王悦謀反，賜死。詔鄭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諸州，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封衛王儀子良爲南陽王，進陰平公烈爵爲王，改封高凉王樂真爲平陽王。己亥，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蠕蠕犯塞。

閏十月丁亥日，朱提王元悦謀反，賜死。詔令鄭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視各州，慰問百姓的疾苦。十二月戊戌日，封衛王元儀的兒子元良爲南陽王。提升陰平公元烈的爵位爲王，改封高凉王樂真爲平陽王。己亥日，明元帝開始進居西宫，御座設在天文殿。蠕蠕侵犯邊塞。

是歲，乞伏乾歸自稱秦王。

這年，乞伏乾歸自稱秦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南平公長孫嵩等北征蠕蠕，因留屯漠南。夏五月，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於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聞而遁走。車駕還幸參合陂。

永興二年春季正月甲寅日初一，詔令南平公長孫嵩等人北伐蠕蠕，於是留駐在漠南。夏季五月，長孫嵩等人從大漠返回，蠕蠕在牛川追擊包圍了長孫嵩的部衆。壬申日，明元帝北伐，蠕蠕聽到消息後便逃遁遠走。明元帝返回到參合陂。

六月，晋將劉裕滅慕容超。

六月，東晋將領劉裕消滅了慕容超的勢力。

秋七月丁巳，立射臺於陂西，仍講武。乙丑，至自北伐。

秋季七月丁巳日，在陂西建造射臺，繼續練兵習武。乙丑日，明元帝從北伐途中返回皇宫。

三年春二月戊戌，詔簡宫人非御及伎巧者，悉以賜鰥人。己亥，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巡行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者。辛丑，簡宫人工伎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者。三月己未，詔侍臣常佩劍。

永興三年春季二月戊戌日，詔令清理出宫人中不屬侍奉皇上以及不屬於伎藝工巧的人，全都出宫賜給那些無妻獨居的男人。己亥日，詔令北新侯安同等持符節巡視并、定兩州及雜居山間的各胡族、丁零族的人民，慰問他們的疾苦，督察檢舉不法的地方守宰官吏。辛丑日，挑出宫人及伎藝工巧中不急於使用的人出宫，賜給那些不能養活自己的人。三月己未日，詔令侍衛皇帝的臣子平常佩帶劍。

夏五月丙寅，復出宫人賜鰥人。丁卯，車駕謁金陵於盛樂。己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六月，姚興遣使朝貢。

夏季五月丙寅日，再選出一部分宫人出宫賜給無妻獨居的男子。丁卯日，明元帝在盛樂城拜謁金陵陵墓。己巳日，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被誅殺。六月，姚興派遣使臣到京師來朝貢。

秋七月戊申，賜衛士酺三日。

冬十一月丁未，大閱于東郊。

秋季七月戊申日，賜衛士大聚會飲酒三日。

冬季十一月丁未日，在東郊舉行軍隊大檢閱。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獸圈，射猛獸。

夏四月乙未，宴群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勿有所諱。六月，乞伏乾歸爲兄子公府所弒。閏月丙辰，大閱于東郊。

秋七月己巳朔，東巡。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公屈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獮于石會山。戊子，臨去畿陂觀漁。庚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諸落。八月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饗群臣，命百姓大酺三日。乙卯，賜王公以下至宿衛將士布各有差。

冬十一月己丑，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以下至於緦麻親布帛各有差。是月，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十二月丁巳，北巡，至長城而旋。

永興四年春季二月癸未日，明元帝進入圈養野獸的圈檻，射獵猛獸。

夏季四月乙未日，在西宮宴饗群臣，明元帝要求臣子們各進直率的言論，不要有所隱諱。六月，乞伏乾歸被他哥哥的兒子乞伏公府殺害。閏六月丙辰日，在東郊舉行軍隊大檢閱。

秋季七月己巳日初一，到東部巡視。設置四廂大將，又仿效一天有十二個時辰，設置十二小將。聘山陽侯奚斤、元城公元屈出任左右丞相。己卯日，在石會山舉行秋季大狩獵。戊子日，明元帝駕臨去畿陂觀看捕魚。庚寅日，到達濡源，到西部巡視，來到北部各部落。八月壬子日，明元帝到了西宮，駕臨板殿，隆重宴饗群臣，命令百姓大聚會飲酒三日。乙卯日，將不同數量的布匹分別賞賜給王公以下至宿衛將士各級官兵。

冬季十一月己丑日，將不同數量的布帛分別賞賜給宗親近屬，從南陽王元良以下至行喪事時穿緦麻孝服的疏遠親屬。這一個月，沮渠蒙遜冒稱河西王。十二月丁巳日，到北部巡視，到達長城後返回。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内男年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宮。頞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奉貢，賜以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户出戎馬一匹。庚寅，大閱于東郊，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二月庚戌，幸高柳川。癸丑，穿魚池於北苑。庚午，姚興遣使朝貢。己卯，詔使者巡行天下，招延俊彦，搜揚隱逸。

永興五年春季正月己巳日，舉行軍隊大檢閱，京畿地界内十二歲以上的男子全都會集。己卯日，明元帝到西宮。頞拔部的大帥、渠帥四十多人到宮闕前進獻貢物，明元帝將不同數量等級的繒帛錦緞罽氈分別賞賜給他們。乙酉日，詔令各州，每六十户應交出軍馬一匹。庚寅日，在東郊舉行軍隊大檢閱，任命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領有部衆三萬人；陽平王元熙等十二將各率領騎兵一萬人；明元帝駕臨白登城，親自檢閱部隊。二月庚戌日，明元帝到了高柳川。癸丑日，在北苑鑿掘魚池。庚午日，姚興派遣使臣到京師朝貢。己卯日，詔令使臣巡視天下，招攬延聘才智傑出的士人，探問顯揚隱逸的人士。

夏四月乙卯，西巡。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丙子，大赦。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羅山，獲

夏季四月乙卯日，到西部巡視。五月乙亥日，明元帝出行到雲中舊宮的大室。丙子日，大赦罪人。六月，明元帝西行到五原，在骨羅山打

獸十萬。

獵，獵得野獸十萬頭。

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宣武游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前軍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落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而旋。丙戌，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遂南次定襄大洛城，東逾七嶺山，田于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還宮。癸丑，奚斤等班師。甲寅，帝臨白登山，觀降人，數軍實。置新人於大甯，給農器，計口受田。

秋季七月己巳日，明元帝返回到薄山。他登上薄山觀看宣武帝托跋珪巡游時刻石頌功德的地址，便在刻石旁造石壇獻饗告祭，恩賜隨從的官員，在薄山下大聚會飲酒。前軍奚斤等在跋那山西面打敗了越勒倍泥部落，把這部落二萬多家遷徙走之後即返回。丙戌日，明元帝從雲中舊宫的大室西南巡視各部落，於是南行留駐在定襄郡的大洛城，又東行越過七嶺山，在善無川打獵。八月癸卯日，明元帝返回皇宫。癸丑日，奚斤等人班師回京。甲寅日，明元帝駕臨白登山，觀看降附的人民，核查軍械糧食物資。把新降附歸順的民衆安置在大甯城，供給他們農耕器具，按照家庭人口多少分給田地。

冬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宫。姚興遣使朝貢，請進女，帝許之。

冬季十一月癸酉日，在西宫舉行大宴饗。姚興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請求進奉女兒結姻親，明元帝應允了他的請求。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辛巳，行幸繁畤。賜王公以下至于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車駕還宫。乙卯，起豐宫於平城東北。

神瑞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因吉祥的徵兆接連顯現，便大赦罪人，改年號爲神瑞元年。辛巳日，明元帝巡行到繁畤。把不同數量的布帛分别賞賜給王公以下至士卒及各業工匠等。二月戊戌日，明元帝返回皇宫。乙卯日，在平城東北建造豐宫。

夏六月，乞伏熾盤滅秃髮傉檀。

夏季六月，西秦乞伏熾盤滅亡了南凉秃髮傉檀的政權。

秋七月，晋將朱齡石滅蜀。八月戊子，詔馬邑侯元陋孫使於姚興。姚興遣使朝貢。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秋季七月，東晋將領朱齡石滅亡了蜀地成漢政權。八月戊子日，詔令馬邑侯元陋孫出使到姚興那裏。姚興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九月丁巳日初一，日食。

冬十一月壬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閲守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爲贓。守宰不如法，聽百姓詣闕告之。十二月丙戌朔，蠕蠕犯塞。丙申，車駕北伐。

冬季十一月壬午日，詔令使臣巡視各州，檢核地方守宰官員的資産財物，凡不是自己家庭帶來的財物，全部簿録登記視爲貪贓的財物。地方守宰不依法行事，聽由百姓到宫闕控告他們。十二月丙戌日初一，蠕蠕侵犯邊塞。丙申日，明元帝北伐蠕蠕。

二年春正月丙辰，車駕至自北伐。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宫。甲辰，立宣武廟于白登西。三月丁丑，詔以刺史守宰率多逋慉，今年貲調縣違

神瑞二年春季正月丙辰日，明元帝從北伐征途返回。二月丁亥日，在西宫隆重舉行宴饗。甲辰日，在白登西面建造宣武帝托跋珪的神廟。三月丁丑日，詔令以爲各地方的刺史守宰大多數不

者，讁出家財以充，不聽徵發於人。

守法、怠惰，今年地方賦調拖欠不交的，責令他們拿出家財充賦調數額，不准向人民徵發。

夏四月，晋人來聘。己卯，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參合，東幸大寧。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臨去畿陂觀漁。辛酉，次于濡源，立蟀臺。遂射白熊於頹牛山，獲之。丁卯，幸赤城，親見長老，問人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嶠山，觀温泉，使以太牢祠黄帝、唐堯廟。癸酉，幸廣甯，事如上谷。己卯，登廣甯之歷山，以太牢祠舜廟，帝親加禮焉。庚辰，幸代。

夏季四月，東晋來聘問通好。己卯日，明元帝到北部巡視。五月丁亥日，在參合陂停留，東行到達大甯。丁未日，在四岬山打獵。六月戊午日，明元帝駕臨去畿陂觀看捕魚。辛酉日，停駐濡源，建立蟀臺。於是到頹牛山射獵白熊，射得白熊。丁卯日，駕臨赤城，親自看望長老，慰問百姓疾苦，免除百姓租税一年。南行留駐石亭，駕臨上谷，慰問百歲老人，訪問賢明俊傑的士人，減免百姓一半田租。壬申日，駕臨涿鹿，登上嶠山，觀看温泉，命令用猪、牛、羊三牲祭祀黄帝、唐堯帝神廟。癸酉日，明元帝來到廣甯，像駕臨上谷時一樣，問老訪賢。己卯日，登上廣甯的歷山，用猪、牛、羊三牲祭祀舜帝廟，明元帝親自致禮。庚辰日，明元帝駕臨代都。

秋七月癸未，車駕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八月庚辰晦，日有蝕之。九月，京師人饑，聽就食山東。

秋季七月癸未日，明元帝返回皇宫，給巡游時經過的地方免除一半田租。八月庚辰日月終，日食。九月，京師民衆遭受饑荒，聽由百姓到太行山以東各地求食。

冬十月壬子，姚興使奉其西平公主至，帝以后禮納之。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車駕還宫。丙寅，詔以頻遇霜旱，年穀不登，命出布帛倉穀以振貧窮。

冬季十月壬子日，姚興派遣使臣護送他的西平公主來到京師，明元帝以皇后的禮儀接納西平公主。辛酉日，明元帝巡行到沮洳城。癸亥日，明元帝返回皇宫。丙寅日，詔令以爲接連遭遇霜凍及旱災，今年糧食歉收，命令撥出布帛及倉庫的糧穀賑濟貧窮百姓。

泰常元年春二月丁未，姚興死。三月己丑，長樂王處文薨。

泰常元年春季二月丁未日，姚興死。三月己丑日，長樂王元處文逝世。

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申，河間王脩薨。五月甲申，彗星二見。六月丁巳，北巡。

夏季四月壬子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泰常元年。庚申日，河間王元脩逝世。五月甲申日，彗星兩次出現。六月丁巳日，明元帝到北部巡視。

秋七月甲申，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宫。辛亥晦，日有蝕之。

秋季七月甲申日，在牛川舉行秋季大狩獵，登上釜山，駕臨殷繁水，南行至九十九泉觀覽。戊戌日，明元帝返回皇宫。辛亥日月終，日食。

九月，晋劉裕溯河伐姚泓，遣部將王仲德從陸道至梁城。兖州刺史尉建畏懦，棄守北渡，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叔孫建等度河曜威，斬尉建於

九月，東晋劉裕率領軍隊逆黄河而上攻伐姚泓，又派遣部將王仲德從陸路到達梁城。兖州刺史尉建膽怯恐懼，丢棄兖州城向北渡河，王仲德便進占滑臺。明元帝詔令將軍叔孫建等率軍渡過

城下。

冬十一月戊寅，起蓬臺于北苑。十二月，南陽王良薨。

二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丙午，詔使者巡行天下，觀風俗，問其所苦。是月，凉武昭王薨。五月，西巡至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

秋七月乙亥，車駕還宫。乙酉，起白臺於城南，高二十丈。是月，晋劉裕滅姚泓。

冬十月癸丑，豫章王夔薨。十二月己酉，詔河東、河内購泓子弟播越人間者。

三年春三月，晋人來聘。庚戌，幸西宫。以勃海、范陽郡去年水，復其租税。

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於京師。五月壬子，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帥師襲馮跋，遂至龍城，徙其居人萬餘家而還。

秋七月戊午，車駕至京師。八月，雁門、河内大雨水，復其租税。

冬十月戊辰，築宫於西苑。十一月，赫連屈丐剋長安。十二月，晋安帝殂。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渚。癸卯，還宫。

三月，赫連屈丐僭即皇帝位。癸丑，築宫於蓬臺北。

夏四月庚辰，享東廟，遠蕃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幸雁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灅水。己亥，車駕還宫。

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祠恒

黃河炫耀武力顯揚軍威，在城下把尉建處斬。

冬季十一月戊寅日，在北苑建造蓬臺。十二月，南陽王元良逝世。

泰常二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初一，日食。二月丙午日，詔令使臣巡視天下，觀察民風民俗，慰問民衆的疾苦。這一個月，凉武昭王逝世。五月，明元帝在西部巡視到達雲中，於是渡過黃河，在大漠打獵。

秋季七月乙亥日，明元帝返回皇宫。乙酉日，在城南建造白臺，臺高二十丈。這一個月，東晋劉裕滅亡了後秦姚泓政權。

冬季十月癸丑日，豫章王元夔逝世。十二月己酉日，詔令河東、河内各地以賞金尋求流亡在民間的姚泓的子弟。

泰常三年春季三月，東晋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庚戌日，明元帝駕臨西宫。因勃海、范陽兩郡去年遭受水災，免除兩郡民衆的租税。

夏季四月己巳日，把冀、定、幽三州的徒何鮮卑慕容部遷徙到京師。五月壬子日，到東部巡視抵達濡源，又到了甘松。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率領軍隊襲擊北燕馮跋，長孫道生於是到龍城，將那裏一萬多家居民遷徙後返回。

秋季七月戊午日，明元帝到京師。八月，雁門、河内大雨發生水災，免除兩地百姓的租税。

冬季十月戊辰日，在西苑築造離宫。十一月，匈奴人赫連屈丐攻下長安。十二月，東晋安帝司馬德宗死去。

泰常四年春季正月壬辰日初一，明元帝駕臨黃河濱，在犢渚大舉狩獵。癸卯日，明元帝返回皇宫。

三月，赫連屈丐冒稱皇帝即皇帝位。癸丑日，在蓬臺北築造離宫。

夏季四月庚辰日，以祭品獻祭太祖道武皇帝神廟，派遣使臣來助祭的有數百個遠方蕃國。辛巳日，明元帝南行巡視，駕臨雁門，給巡行時所經過的地區恩賜免除今年的租賦。五月庚寅日初一，在灅水觀看捕魚。己亥日，明元皇帝返回皇宫。

秋季八月辛未日，東行巡視，派遣使臣祭祀

岳。甲申，車駕還宮，賜所過無出今年田租。九月甲寅，築宮於白登山。

北岳恒山。甲申日，明元帝返回皇宮，給出巡時經過的地區恩賜免交今年的田租。九月甲寅日，在白登山築造離宮。

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逾白道，北獵野馬於辱孤山，至于黄河，從君子津西度，大狩於薛林山。

冬季十一月丁亥日初一，日食。十二月癸亥日，西行巡視，到達雲中，越過白道，北行到辱孤山獵取野馬，來到黄河濱，從君子津西渡黄河，在薛林山大舉狩獵。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東還，至屋竇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以賜之。己亥，車駕還宮。三月丙戌，南陽王意文薨。

泰常五年春季正月丙戌日初一，明元帝從薛林山東歸，到達屋竇城，宴饗犒勞將士，大聚會飲酒二日，分發禽獸肉食以賞賜將士。己亥日，明元帝返回皇宮。三月丙戌日，南陽王元意文逝世。

夏四月丙寅，起灅南宮。五月乙酉，詔曰："宣武皇帝體得一之玄遠，應自然之冲妙，大行大名，未盡盛美。今啓緯圖，始睹尊號，其更上尊謚曰道武皇帝，以章靈命之先啓，聖德之玄同。"庚戌，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侯司馬道賜等謀反，伏誅。六月丙寅，幸翳犢山。是月，晋恭帝禪位于宋。

夏季四月丙寅日，建造灅南宮。五月乙酉日，明元帝下詔令説："宣武皇帝體得純一之道的高尚清遠，感應自然的虚静神妙，他那崇高的德行，高尚美好的名聲，没有得到足够的贊美。現在啓讀緯圖，纔得見尊高的稱號，當再追奉謚號爲道武皇帝，以彰顯他那天賦的聰明才智，與天地萬物齊同的聖明德操。"庚戌日，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侯司馬道賜等人謀反，被誅殺。六月丙寅日，明元帝駕臨翳犢山。這一個月，晋恭帝司馬德文禪讓帝位給劉裕的宋朝。

秋七月丁酉，西至五原。丁未，幸雲中大室，賜從者大酺。八月癸亥，車駕還宮。閏月甲午，陰平王烈薨。

秋季七月丁酉日，明元帝西行巡視到了五原。丁未日，駕臨雲中大室，恩賜隨從的官員大聚會飲酒。八月癸亥日，明元帝返回皇宮。閏八月甲午日，陰平王元烈逝世。

是歲，西凉亡。

這一年，西凉政權被北凉沮渠蒙遜滅亡。

六年春二月己亥，詔天下户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甲子，陽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匹。發京師六千餘人築苑，起自舊苑，東苞白登，周回四十餘里。

泰常六年春季二月己亥日，詔令天下每二十户得交戰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甲子日，陽平王元熙逝世。乙亥日，命令六部的人民，凡養羊達一百隻的應交納戰馬一匹。調發京師六千多人築苑，這苑從舊苑起，東面兼有白登，周圍有四十多里。

夏六月乙酉，北巡，至于蟠羊山。秋七月乙卯，車駕還宮。癸酉，西巡。獵于柞山，親射猛獸，獲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獮于犢渚。九月庚戌，車駕還宮。壬申，宋人來聘。

夏季六月乙酉日、北行巡視，到達蟠羊山。秋季七月乙卯日，明元帝返回皇宮。癸酉日，西行巡視。在柞山打獵，親自射擊猛獸，射得了猛獸。於是到了黄河濱。八月庚子日，在犢渚舉行秋季大狩獵。九月庚戌日，明元帝返回皇宮。壬申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冬十月己亥，行幸代。十二月丙申，西巡于雲中。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幸屋竇城，賜從者大酺三日。二月丙戌，車駕還宫。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

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爲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爲樂平王，加車騎大將軍；彌爲安定王，加衛大將軍；範爲樂安王，加中軍大將軍；健爲永昌王，加撫軍大將軍；崇爲建寧王，加輔國大將軍；俊爲新興王，加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子嵇敬爲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初，帝服寒食散，頻年發動，不堪萬機，五月，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宋武帝殂。

秋九月，詔司空奚斤等帥師伐宋。乙巳，幸灅南宫，遂如廣甯。己酉，詔皇太子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嶠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堯廟。因東幸幽州，見耆年，問其所苦，賜以爵號。分遣使者巡行州郡，觀察風俗。

冬十月甲戌，車駕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等濟河，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不許。議親南征，爲其聲援。壬辰，南巡，出自天門關，逾恒嶺，四方蕃附大人各帥所部從者五萬餘人。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同居守。丙午，曲赦司州殊死以下。丙辰，次於中山，問人疾苦。十二月丙戌，行幸冀州，存問人俗。遣壽光侯叔孫建等率衆自平原東度，徇下青、兗諸郡。

冬季十月己亥日，明元帝巡行到達代都。十二月丙申日，西行巡視來到雲中。

泰常七年春季正月甲辰日初一，明元帝從雲中西行到達屋竇城，恩賜隨從官員大聚會飲酒三日。二月丙戌日，明元帝返回皇宫。三月乙丑日，河南王元曜逝世。

夏季四月甲戌日，封皇子托跋燾爲太平王，出任相國，兼領大將軍；皇子元丕爲樂平王，兼領車騎大將軍；皇子元彌爲安定王，兼領衛大將軍；皇子元範爲樂安王，兼領中軍大將軍；皇子元健爲永昌王，兼領撫軍大將軍；皇子元崇爲建寧王，兼領輔國大將軍；皇子元俊爲新興王，兼領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的兒子嵇敬爲長樂王，任大司馬、大將軍。起初，明元帝服用寒食散，連年藥性激發，不能够承擔處理萬機的政務，五月，立太平王托跋燾爲皇太子，當朝處理政務。這一個月，宋武帝劉裕逝世。

秋季九月，詔令司空奚斤等人率領軍隊征伐南方劉宋政權的軍隊。乙巳日，明元帝到達灅南宫，於是前往廣甯。己酉日，詔令皇太子乘皇帝車輿率領各蕃國使臣在東苑打獵，所用的車輿服飾器物都依皇帝的副車設置。辛亥日，建築平城的外城，周圍三十二里。辛酉日，明元帝駕臨嶠山，派遣使臣祭祀黄帝、唐堯帝神廟。繼而東巡到幽州，看望老年人，慰問他們的疾苦，賜給他們爵號。分别派遣使臣到各州郡巡視，觀察民風民俗。

冬季十月甲戌日，明元帝返回皇宫，給巡行時經過的地區免除半年的田租。奚斤等人率領軍隊渡過黄河，攻打滑臺没能攻下，向朝廷請求返渡黄河以退兵，明元帝發怒不予允許。朝廷决定明元帝親自南征，爲奚斤等人作聲援。壬辰日，明元帝南巡，出天門關，越過恒嶺，四方邊藩附屬國的大人，各自率領部屬，跟隨明元帝出征的有五萬多人。十一月，皇太子親自統領六軍鎮守在邊塞上，安定王元彌與北新公安同留守京師。丙午日，特許赦免司州地方判處斬首以下的罪人。丙辰日，明元帝留駐中山，慰問人民的疾苦。十二月丙戌日，明元帝巡行到達冀州，訪問

民風民俗。派遣壽光侯叔孫建等率領軍隊從平原東渡河，奪取青、兗各郡。

八年春正月丙辰，行幸鄴，存問人俗。司空奚斤既平兗、豫，還圍虎牢，宋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三月乙卯，濟自靈昌。

泰常八年春季正月丙辰日，明元帝巡行到達鄴，訪問民風民俗。司空奚斤平定兗、豫州郡之後，返兵包圍虎牢，劉宋守將毛德祖防守抵抗，没能攻下。蠕蠕侵犯邊塞。二月戊辰日，在長川以南修築長城，從赤城起，西達五原，横向延伸二千餘里，長城上備置戍衛官兵。三月乙卯日，明元帝從靈昌渡河。

夏四月丁卯，幸成皋，觀虎牢。而城内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轒轀，絶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奪其井。丁丑，幸洛陽，觀石經。閏月丁未，還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己未，虎牢潰。士衆大疫，死者十二三。辛酉，幸晋陽，班賜王公以下至於厮役。五月丙寅，還次雁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自南巡。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丙辰，北巡，至參合陂。

夏季四月丁卯日，明元帝來到成皋城，察看虎牢戰場。虎牢城内缺乏飲用水，劉宋守軍懸放用繩索繫着的汲器汲取黄河水。明元帝於是命令黄河上的艦船相連接，船上放置攻城用的轒轀車，使虎牢城上懸放的汲器不能落入黄河中汲水，斷絶虎牢城守軍汲水的來路；又在虎牢城外開挖地道，以奪取城内的水井。丁丑日，明元帝駕臨洛陽，觀看石經。閏四月丁未日，明元帝返回到河内郡，北行登上太行山，駕臨高都。己未日，劉宋虎牢守軍潰敗。兵衆發生瘟疫，死亡的有十之二三。辛酉日，明元帝到達晋陽，給王公以下至雜役頒發賞賜。五月丙寅日，明元帝返回，留駐於雁門，皇太子率領留守朝廷的王公，到句注山北迎接明元帝。庚寅日，明元帝從南巡行程中返回。六月己亥日，太尉、宜都公穆觀逝世。丙辰日，明元帝北巡，到達參合陂。

秋七月，幸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邑，觀于㶟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宫。

秋季七月，明元帝駕臨三會城的屋侯泉，詔令皇太子率領朝廷官員隨從。八月，明元帝來到馬邑，觀看㶟水的源頭。九月乙亥日，明元帝返回皇宫。

冬十月癸卯，廣西宫，起外墻，周回二十里。是歲飢，詔所在開倉振給。

冬季十月癸卯日，擴建西宫，築造西宫外墻，周圍二十里。這一年發生饑荒，詔令有關地方政府開糧倉賑濟飢民。

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宫，時年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嵩以下，至于士卒各有差。十二月庚子，上謚曰明元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稱太宗。

十一月己巳日，明元帝在西宫逝世，當時三十二歲。他臨終詔令將司空奚斤作戰勝利時所繳獲的軍用物資，分成不同等級數量，分别賞賜給司徒長孫嵩以下的官員，以及士卒等。十二月庚子日，進稱謚號爲明元皇帝，安葬在雲中的金陵陵墓裏，在太廟的神位號爲太宗。

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

明元帝的天資兼通文武，循禮愛重儒生，愛

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説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好閲覽史傳書籍，他覺得劉向撰著的《新序》、《説苑》兩書對經史正義的闡釋往往有闕略的地方，於是自己撰著《新集》三十篇，采録各經史書籍，闡釋古義十分賅博。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爲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晋室，冥符人事，夫豈徒然。

論曰：自古以來帝王的興起，誠然有天命的托付，但也是靠帝王自身積累功德，纔能契合神靈的意旨。北魏祖先居處在北方，世代任爲君長。神元帝力微是由天女生育，桓帝猗㐌、穆帝猗盧勉力與西晋朝廷友善，暗合人情事理，這難道是憑空無據的嗎！

昭成以雄傑之姿，苞君人之量，征伐四剋，威被遐荒，乃改都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昭成帝什翼犍以雄偉傑出的天姿，兼有國君的器量，征伐四方，威勢覆被遠荒地域，於是改建國都置立年號，使國家大業拓展興盛，終於一百六十載，業績覆被人間，這些本都是有原由的啊。

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乎？

道武皇帝托跋珪在安危不定的局面中沉浮，在盛衰成敗難測的時際屈伸，驅使率領亡國的黎民百姓，振奮他那天賦的英武，剪平四方難亂，由是開拓中原，垂拱無爲以待人神，顯耀地登上皇帝之位。雖然他連束冠着履的時間都没有，奔忙在境外的土地上，而他制作的詔令謀劃，都是出於長久的目的，這就是所説的聖明的大人得位，百姓舉其賢能，實在是罕有的神武啊。然而厄難有時會出現，禍難在人們没意料時發生，這乃是人力不足於造作的，難道真是上天安排的嗎？

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狼顧鴟跱，猶有窺覦，加以天賜之末，内難尤甚。帝孝心睿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内和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明元帝托跋嗣繼承皇統之初，正屬擴展大業開始之時，當時凶逆勢力貪殘作惡據地對抗，還有的伺機蠢動，加以天賜末年，内部的騷亂尤其嚴重。明元帝以純正的孝心和深遠的智略，質直與權謀兼用，繼承先帝遺業鞏固國家基礎，對内和睦對外慰撫，終於使關内關外誠服，聲威教化覆被南方，比祖宗功德，明元帝的恩義實在已是更高遠了。

北史卷二

本紀第二

魏本紀(二)

世祖太武帝托跋燾 *恭宗景穆帝托跋晃*

世祖太武皇帝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瑰異，道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也。"泰常七年四月，封太平王，五月，立爲皇太子，及明元帝疾，命帝總攝百揆。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

世祖太武皇帝名燾，是明元皇帝的長子，母親叫杜貴嬪。天賜五年，在東宮出生。他的身體容貌俊偉不凡，道武皇帝稱奇說："使我的大業得以成功的一定是這個兒子。"泰常七年四月，太武帝被封爲太平王，五月，立爲皇太子，到明元帝發病時，詔令太武皇帝統領朝廷群臣處理政事。太武帝聰慧明達有宏大的器度，心胸十分開闊。

八年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二月，追尊皇妣爲密皇太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爲北平王，司空奚斤爲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爲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於是除禁錮，釋嫌疑，開倉庫，振窮乏。河南流人相率内屬者甚衆。

泰常八年十一月己巳日，明元帝逝世，壬申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罪人。十二月，追尊已故皇母杜貴嬪爲密皇太后，提升司徒長孫嵩的爵位爲北平王，司空奚斤爲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爲平陽王，其餘的重要官員普遍提升不同等級的爵位。於是廢除陷害、勒令官民不得從政任職的禁錮法，釋放因事牽連而被懷疑的人，開倉庫，以賑濟窮困的百姓。黄河以南的流民相率而來歸附的很多。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彌薨。

始光元年春季正月丙寅日，安定王元彌逝世。

夏四月甲辰，東巡，幸大甯。六月，宋徐羡之弑其主義符。

夏季四月甲辰日，太武帝東行巡視，到達大甯。六月，劉宋朝廷的徐羡之殺死他的皇帝劉義符。

秋七月，車駕還宫。

秋季七月，太武帝返回皇宫。

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陷盛樂。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將北討。

八月，蠕蠕騎兵六萬人侵入雲中，屠殺擄掠官民，攻下了盛樂城。太武帝率領輕騎征討，蠕蠕族的騎兵於是退走。九月，在東郊大舉檢閲軍隊，準備北伐。

冬十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騎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

冬季十二月，派遣平陽王長孫翰等征討蠕蠕族，太武帝駐留祚山，蠕蠕族向北方逃遁，各軍追擊蠕蠕，繳獲很多戰利品後班師。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三月丙辰，尊保母竇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長孫嵩爲太尉，平陽王長孫翰爲司徒，宜城王奚斤爲司空。庚申，營故東宫爲萬壽宫，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字千餘。

始光二年春季正月己卯日，太武帝從北伐戰場返回。三月丙辰日，尊稱保母竇氏爲保太后。丁巳日，任命北平王長孫嵩爲太尉，平陽王長孫翰爲司徒，宜城王奚斤爲司空。庚申日，把舊東宫營建爲萬壽宫，建造永安及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次造新字一千多個。

夏四月詔龍驤將軍步堆使宋。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

夏季四月詔令龍驤將軍步堆出使劉宋朝廷。五月，詔令天下每十户出大牛一頭運輸糧粟到塞上。

秋八月，赫連屈丐死。九月，永安、安樂二殿成，丁卯，大饗以落之。

秋季八月，夏國的赫連屈丐去世。九月，永安、安樂兩殿建成，丁卯日，舉行大饗宴慶祝兩殿落成。

冬十月癸卯，車駕北伐，東西五道并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絶漠追寇，蠕蠕北走。

冬季十月癸卯日，太武帝親自北伐，東西五路大軍同時出發。平陽王長孫翰等率領軍隊越過沙漠追擊敵人，蠕蠕族向北逃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乞伏熾盤遣使朝貢，請討赫連昌。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顔回配。

始光三年春季正月壬申日，太武帝從北伐戰場返回。西秦政權的乞伏熾盤派遣使臣來朝貢，請求出兵討伐赫連昌。二月，在城東建造太學，祭祀孔子，以顔回配祭。

夏五月辛卯，進中山公纂爵爲王，復南安公素先爵常山王。六月，幸雲中舊宫，謁陵廟，西至五原，田於陰山，東至和兜山。

夏季五月辛卯日，提升中山公元纂的爵位爲王，恢復南安公元素先前爵位常山王。六月，太武帝駕臨雲中舊宫，拜謁祖先陵廟，西行到達五原，在陰山打獵，東巡到和兜山。

秋七月，築馬射臺于長川，帝親登臺觀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八月，車駕還宫。宋人來聘。

秋季七月，在長川建築馬射臺，太武帝親自登上馬射臺觀看跑馬。王公及各屬國的君長馳馬射箭中的，分别賞賜不同數量等級的金錦繒絮。八月，太武帝返回皇宫。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帝以赫連屈丐死，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合。十一月戊寅，率輕騎襲赫連昌。壬午，徙萬餘家而還。至祚山，班虜獲以賜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詔奚斤西據長安。秦、隴氐羌皆叛昌詣斤降。武都王楊

太武帝因爲赫連屈丐死後，他的兒子們互相攻伐，便在冬季十月丁巳日，親自率領軍隊西征，到達雲中，駕臨君子津。適逢天氣嚴寒，衹幾天河上便結冰合攏。十一月戊寅日，太武帝率輕騎襲擊赫連昌。壬午日，把赫連昌管轄的一萬餘家遷徙之後回師。太武帝到達祚山，把擄獲的財物按不同等級數量頒賜給將士。十二月，詔令

玄及沮渠蒙遜等使使內附。

奚斤西進占據長安。秦、隴地區的氐、羌等族民衆都背叛赫連昌前往奚斤駐地投降。武都王楊玄及北涼的沮渠蒙遜等都派遣使臣來請求歸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各有差。從人在道多死，到者裁十六七。己亥，行幸幽州。赫連昌遣其弟定向長安。帝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具。二月，車駕還宮。三月丙子，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廣平王連薨。

始光四年春季正月乙酉日，太武帝從西征戰場返回，以不同等級數量的財物分別賞賜留守朝廷的文武官員。隨從西征的人員許多死在路途中，返回來的人祇有十分之六七。己亥日，太武帝巡行到幽州。赫連昌派遣他的弟弟赫連定率軍奔向長安。太武帝聽到這消息後，派遣官兵到陰山砍伐樹木製造攻戰兵器。二月，太武帝返回皇宮。三月丙子日，詔令執金吾桓貸在君子津築造橋梁。丁丑日，廣平王元連逝世。

夏四月丁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步堆使於宋。

夏季四月丁未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步堆出使劉宋朝廷。

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次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戊戌，至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邽。乙巳，車駕入城，虜昌群弟及其母妹妻妾宫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

五月，太武帝西征赫連昌，駐屯在拔鄰山，築城以放置軍資輜重，派遣輕騎三萬人先行。戊戌日，部衆到達黑水。太武帝親自祈禱蒼天，禱告祖宗神靈然後誓師。六月癸卯日初一，發生日食。甲辰日，大敗赫連昌，赫連昌逃奔上邽。乙巳日，太武帝入城，俘虜赫連昌的群弟以及他的母親妹妹妻妾宫人等一萬多人，繳獲的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計數。辛酉日，班師。留下常山王元素、執金吾桓貸鎮守統萬城。

秋七月己卯，築壇於祚嶺，戲馬馳射，賜中者金帛繒絮各有差。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逃。八月壬子，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勛，告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僚各有差。

秋季七月己卯日，在祚嶺築造壇臺，戲馬馳射，將不同數量等級的金帛繒絮分别獎賜馳射中的人。蠕蠕侵擾雲中，他們得知太武帝大敗赫連昌後，恐懼而逃。八月壬子日，太武帝從西征戰場返回，在宗廟舉行宴飲慶功的飲至典禮，在簡策上記録功勛，告祭宗廟，將軍實財物以不同數量等級分别頒賜給留守朝廷的衆官百僚。

冬十一月，以氐王楊玄爲假征南大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貪污免者十數人。癸卯，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

冬季十一月，任命氐王楊玄爲假征南大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十二月，太武帝巡行到達中山，地方守宰因貪污被免官的有十多人。癸卯日，太武帝返回皇宮，減免巡行時所經過的地方一半田租。

神䴥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辛未，京兆王黎薨。二月，改元。司空奚斤進軍安定。監軍侍御史安頡出戰，禽昌。

神䴥元年春季正月，因天下各地方守令多數不守法，於是精選忠良之士全部取代他們。辛未日，京兆王元黎逝世。二月，改年號爲神䴥元年。司空奚斤進軍安定。監軍侍御史安頡出戰，

其餘衆立昌弟定爲主，走還平凉。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赫連定於平凉馬髦嶺，爲定所禽。將軍丘堆先在安定，聞斤敗，東走長安。帝大怒，詔頡令斬之。

擒獲赫連昌。赫連昌的餘部擁立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爲王，逃回平凉。三月辛巳日，侍中古弼押送赫連昌到達京師。司空奚斤在平凉馬髦嶺追擊赫連定，被赫連定擒拿。將軍丘堆先在安定，他聽説奚斤失敗，便向東返回長安。太武帝大怒，詔令安頡斬殺丘堆。

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大赦。南秦王楊玄遣使朝貢。五月，乞伏熾盤死。

夏季四月，赫連定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壬子日，太武帝西行巡視。戊午日，在黄河西岸打獵，大赦罪人。南秦王楊玄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五月，西秦乞伏熾盤去世。

秋八月，東幸廣甯，臨觀温泉。以大牢祭黄帝、堯、舜廟。九月，車駕還宫。

秋季八月，太武帝東行至廣甯，觀看温泉。以猪、牛、羊三牲祭祀黄帝、堯帝、舜帝神廟。九月，太武帝返回皇宫。

冬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月，行幸河西，大校獵。十二月甲申，車駕還宫。

冬季十一月乙未日初一，發生日食。這一個月，太武帝巡行到達黄河西岸，大舉圍獵。十二月甲申日，太武帝返回皇宫。

二年夏四月，宋人來聘。庚寅，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兼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廬舍，絶迹西走。

神䴥二年夏季四月，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庚寅日，太武帝親自率軍北伐。五月丁未日，在沙漠駐留，捨棄輜重車輛，輕騎快馬趕到栗水，蠕蠕族首領震驚駭怖，放火焚燒廬舍，不留踪迹向西逃走。

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于宗廟。列置新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十一月西巡，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冬季十月，整理部隊凱旋回到京師，向宗廟禱告。在漠南各地安置新歸附的人口，東邊到濡源，西邊連及五原、陰山，東西長達三千里。十一月太武帝西行巡視，在黄河西岸打獵，到祚山之後返回。

三年春正月庚子，車駕還宫。壬寅，大赦。癸卯，行幸廣甯，臨温泉，作《温泉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陽王長孫翰薨。戊辰，車駕還宫。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爲秦王。

神䴥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太武帝返回皇宫。壬寅日，大赦罪人。癸卯日，太武帝巡行到廣甯，駕臨温泉，撰作《温泉歌》。二月丁卯日，司徒、平陽王長孫翰逝世。戊辰日，太武帝返回皇宫。三月壬寅日，提升會稽公赫連昌爲秦王。

夏四月甲子，行幸雲中。敕勒萬餘落叛走，詔尚書封鐵追滅之。五月戊戌，論討敕勒功，大明賞罰。

夏季四月甲子日，太武帝巡行到了雲中。敕勒部族一萬多部落叛變逃走，詔令尚書封鐵追擊殲滅敕勒部。五月戊戌日，評論討伐敕勒部的戰功，賞罰十分嚴明。

秋七月己亥，詔諸征鎮將軍、王公杖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庚子，詔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

秋季七月己亥日，詔令各征鎮將軍、王公執持符節供職邊遠地方的，准許他們開建府署徵召僚屬官員；其中次一級的可增置屬吏員額。庚子日，皇帝任命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

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爲諸軍節度。

八月，宋將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丙寅，彦之遣將度河攻冶坂，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九月癸卯，立密皇太后廟于鄴。甲辰，行幸統萬，遂征平涼。是月，馮跋死。

冬十月乙卯，冠軍將軍安頡濟河攻洛陽，丙子，拔之。辛巳，安頡平虎牢。

十一月乙酉，車駕至平涼。己亥，行幸安定。庚子，帝自安定還臨平涼，遂掘塹圍守之。行幸紐城，安慰初附，赦秦、隴之人，賜復七年。辛丑，安頡帥諸軍攻滑臺。沮渠蒙遜遣使朝貢。壬寅，封壽光侯叔孫建爲丹楊王。

十二月丁卯，赫連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縛出降，平涼平，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晋、武功守將皆奔走，關中平。壬申，車駕還東，留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

四年春正月壬午，車駕次木根山，大饗群臣。丙申，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楊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

是月，赫連定滅乞伏慕末。

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癸酉，車駕還宫，飲至，策勛，告于宗廟，賜留臺百官各有差。戰士賜復十年。定州人飢，詔開倉以振之。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安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夏六月，赫連定北襲沮渠蒙遜，

三州諸軍事、兼征南大將軍、太宰職，升爵號爲王，鎮守鄴城，爲各軍節制調度。

八月，劉宋將領到彦之率領軍隊從清水進入黄河，逆流西進。丙寅日，到彦之派遣將領渡過黄河進攻冶坂城，冠軍將軍安頡督領各軍打敗了劉宋的軍隊。九月癸卯日，在鄴城建立密皇太后的神廟。甲辰日，太武帝巡行到統萬城，於是征討平涼城。這一個月，北燕政權的馮跋去世。

冬季十月乙卯日，冠軍將軍安頡渡過黄河攻打洛陽，丙子日，攻陷洛陽。辛巳日，安頡平定虎牢。

十一月乙酉日，太武帝到達平涼。己亥日，太武帝巡行到安定。庚子日，太武帝從安定返回平涼，便命令軍隊挖掘壕塹圍守。太武帝巡行到紐城，安慰初來歸附的軍民，寬赦秦、隴一帶的百姓，恩賜他們免除七年的租賦。辛丑日，安頡率領各軍進攻滑臺。北凉政權的沮渠蒙遜派遣使臣來朝貢。壬寅日，封壽光侯叔孫建爲丹楊王。

十二月丁卯日，赫連定的弟弟社于度洛孤兩手反綁自己出城投降，平涼於是平定，收繳社于度洛孤的珍寶。赫連定長安、臨晋、武功等地的守將都已逃走，關中平定。壬申日，太武帝返回東部，留下巴東公延普等人鎮守安定。

神䴥四年春季正月壬午日，太武帝留駐木根山，大舉饗宴群臣。丙申日，劉宋將領檀道濟、王仲德率領軍隊從清水來援救滑臺。丹楊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率領部衆抵抗劉宋援軍，檀道濟等人不敢前進。

這一個月，夏政權的赫連定滅亡了西秦乞伏慕末政權。

二月辛酉日，安頡、司馬楚之平定滑臺。癸酉日，太武帝返回皇宫，在宗廟舉行祭祀宴飲慶功典禮，在簡策上記録功勛，向宗廟禱告，以不同等級數量的財物分别賞賜留守朝廷的群臣百官。恩賜戰士免除十年勞役。定州地方百姓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災民。劉宋將領檀道濟、王仲德向東退走。三月庚戌日，冠軍將軍安頡獻劉宋俘虜一萬多人，鎧甲兵械三萬。

夏季六月，夏國的赫連定向北方出兵襲擊北

爲吐谷渾慕璝所執。閏月乙未，蠕蠕國遣使朝貢。詔散騎侍郎周紹使于宋。

涼的沮渠蒙遜，被吐谷渾慕璝抓獲。閏六月乙未日，蠕蠕國派遣使臣來朝貢。詔令散騎侍郎周紹出使劉宋朝廷。

秋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華宫。八月乙酉，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慕璝遣使奉表，請送赫連定。己丑，以慕璝爲大將軍，封西秦王。

秋季七月己酉日，太武帝巡行到黄河西岸。建造承華宫。八月乙酉日，沮渠蒙遜遣送他的兒子安周來宫廷奉侍。吐谷渾慕璝派遣使臣奉進表書，請求護送所俘獲的赫連定來朝廷。己丑日，任慕璝爲大將軍，封爲西秦王。

九月癸丑，車駕還宫。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以左光禄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癸亥，詔兼太常李順持節拜河西王沮渠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

九月癸丑日，太武皇帝返回皇宫。庚申日，給太尉長孫嵩加官爲柱國大將軍，任命左光禄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癸亥日，詔令兼太常李順執持符節前去加封和任命河西王沮渠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

壬申，詔曰："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隱迹衡門，不曜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叙用。

壬申日，下詔令説："范陽的盧玄、博陵的崔綽、趙郡的李靈、河間的邢穎、勃海的高允、廣平的游雅、太原的張偉等人都是賢俊的後裔，是州郡推重的出衆人才，有表率的作用。《易》書裹説：'我有好酒，我與你分享。'像盧玄這類人，都是隱居在横木爲門的簡陋屋室，不顯耀名譽的人，命令天下所有州郡以禮節發遣他們來京師。"於是徵召盧玄等人。各州郡遣送到京師的有幾百人，都按才能高下分等級録用。

冬十月戊寅，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率其部數萬騎驅鹿獸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記功德。宜城王奚斤坐事降爵爲公。十二月，車駕還宫。

冬季十月戊寅日，詔令司徒崔浩改定法令。太武帝巡行到漠南。十一月丙辰日，北部敕勒部的莫弗庫若于率領他的部屬幾萬騎，驅趕着鹿群等牲畜幾百萬頭，到太武帝留駐的地方來歸附。太武帝因而大舉狩獵，把獵得的野禽野獸賞賜給隨從的官員，在漠南銘刻石碑，以記述功德。宜城王奚斤因犯法有罪降爵號爲公。十二月，太武帝返回皇宫。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以皇子晃爲皇太子，謁于太廟，大赦，改元。三月丁未，追贈夫人賀氏爲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渾慕璝送赫連定於京師。

延和元年春季正月丙午日，尊稱保太后爲皇太后，立赫連氏爲皇后，立皇子元晃爲皇太子，在太廟拜謁祖宗神靈，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延和元年。三月丁未日，追贈夫人賀氏爲皇后。壬申日，西秦王吐谷渾慕璝護送赫連定到京師。

夏五月，宋人來聘。六月庚寅，

夏季五月，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辛卯，詔兼散騎常侍鄧穎使於宋。

秋七月己巳，車駕至和龍，穿塹以守之。是月，築東宫。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人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振之。

冬十月，吐谷渾慕璝遣使朝貢。十一月己巳，車駕至自和龍。十二月己丑，馮弘子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遼西内屬。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以禮申喻，任其進退。

二年春二月庚午，詔兼鴻臚卿李繼持節假馮崇車騎大將軍、遼西王，承制，聽置尚書已下。壬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宋。

夏四月，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犍爲車騎將軍，改封河西王。

六月，遣永昌王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辛巳，詔樂安王範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内。

秋八月，遼西王馮崇上表求説降其父，帝不聽。九月，宋人來聘，并獻馴象一。戊午，詔兼大鴻臚卿崔賾持節拜征虜將軍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南秦王。

冬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未，幸陰山北。詔兼散騎常侍盧玄使於宋。

三年春正月乙未，車駕次于女水，大饗群臣。戊戌，馮弘遣使求和，帝不許。丙辰，南秦王楊難當剋漢中，送雍州流人七千家于長安。二月戊寅，詔以頻年屢征，有事西北，

六月庚寅日，太武帝親自率軍攻伐和龍城。詔令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兵駐守在漠南，以防備蠕蠕。辛卯日，詔令兼散騎常侍鄧穎出使劉宋。

秋季七月己巳日，太武帝到達和龍，鑿挖壕塹圍守和龍城。這個月，建築東宫。九月乙卯日，太武帝從西邊返回。把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的三萬户人家遷徙到幽州，開糧倉賑濟他們。

冬季十月，吐谷渾慕璝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十一月己巳日，太武帝從和龍返回。十二月己丑日，北燕馮弘的兒子長樂公馮崇及他的同母弟馮朗、馮朗的弟弟馮邈將遼西地方歸附朝廷。先前，徵召賢良人士來京師，而各州郡往往威逼遣送他們前來，詔令宣布應以禮節申明曉諭，聽任他們自行選擇是進京或是留郡隱居。

延和二年春季二月庚午日，詔令兼鴻臚卿李繼執持符節給予馮崇車騎大將軍、遼西王的官位爵號，秉承皇帝的意旨，准許設置尚書以下的官屬。壬午日，詔令兼散騎常侍宋宣出使去劉宋朝廷。

夏季四月，沮渠蒙遜去世，任命他的兒子沮渠牧犍爲車騎將軍，改封爲河西王。

六月，派遣永昌王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督領各軍討伐和龍城。辛巳日，詔令樂安王元範調發秦、雍兩地兵一萬人在長安城内築造小城。

秋季八月，遼西王馮崇奉上表書請求去説服他的父親投降，太武帝不允許。九月，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并進獻馴象一頭。戊午日，詔令兼大鴻臚卿崔賾執持符節任命征虜將軍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爲南秦王。

冬季十二月己巳日，大赦天下罪人。辛未日，太武帝巡行到陰山北。詔令兼散騎常侍盧玄出使劉宋朝廷。

延和三年春季正月乙未日，太武帝在女水留駐，大舉饗宴群臣。戊戌日，馮弘派遣使臣來求和，太武帝不允許。丙辰日，南秦王楊難當攻克漢中，送雍州流民七千家到長安。二月戊寅日，詔令以爲連年不停地征戰，在西北用兵，運輸軍

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爲三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辛卯，車駕還宫。三月甲寅，行幸河西。

資的勞役，百姓竭盡勤勞辛苦，命令各郡縣檢查區分貧富爲三級，屬於富一級的民户租賦照常交納，屬於中級的民户免除二年租賦，屬於下級的窮户免除三年租賦。辛卯日，太武帝返回皇宫。三月甲寅日，太武帝巡行到了河西。

閏月甲戌，秦王赫連昌叛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驗其謀反，群弟皆伏誅。己卯，車駕還宫。進彭城公粟爵爲王。

閏三月甲戌日，秦王赫連昌叛變逃走，丙子日，黄河西岸的候將把他擊殺，核驗他確實是謀反，他的弟弟們都被誅殺。己卯日，太武帝返回皇宫。提升彭城公元粟的爵號爲王。

秋七月辛巳，東宫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宫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西河。九月戊子，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

秋季七月辛巳日，東宫落成，備置守東宫的屯衛官兵，人數爲西宫的三分之一。壬午日，太武帝巡行到美稷縣，於是來到隰城。命令各軍到西河征討山胡族的白龍。九月戊子日，攻克西河，誅殺白龍及他的將帥，屠殺西河城的軍民。

冬十一月，車駕還宫。十二月甲辰，行幸雲中。

冬季十一月，太武帝返回皇宫。十二月甲辰日，太武帝巡行到雲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壬午，降死罪刑已下各一等。癸未，出道武、明元宫人，令得嫁。甲申，大赦，改元。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車師各遣使朝貢。詔長安及平凉人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丁未，車駕還宫。

太延元年春季正月己未日初一，發生日食。壬午日，對判處死刑以下的犯人准予減刑一等。癸未日，讓道武帝、明元帝時的宫女出宫，命令她們可以出嫁。甲申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太延元年。二月庚子日，蠕蠕、焉耆、車師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詔令遷徙在京師的長安人及平凉人中孤老不能自保的人，准許他們返回鄉里。丁未日，太武帝返回皇宫。

夏五月庚申，進宜都公穆壽爲宜都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恒農王，廣陵公婁伏連爲廣陵王。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甲戌，行幸雲中。

夏季五月庚申日，提升宜都公穆壽爲宜都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爲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爲恒農王，廣陵公婁伏連爲廣陵王。派遣二十批使者出使西域。甲戌日，太武帝巡行到達雲中。

六月甲午，詔曰："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剋己，祈請靈祇。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沾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比者以來，禎瑞仍臻：甘露流液，降於殿內；嘉瓜合蒂，生于中山；野木連

六月甲午日，下詔令説："去年春季稍有旱情，致使春耕時禾苗不茂盛，我奉公克己勤勞憂慮，祈禱請求神靈賜福。難道是我的至真至誠有所感動，爲什麽報應這樣神速呢？雲涌起、雨灑落，散布的恩澤沾潤黎民。有一位鄉鄙婦女手持一寸見方的玉印來到潞縣侯孫家裏，一會兒便消失不見，不知去向。玉印刻有三個字，爲龍鳥的形狀，精妙奇巧，不像是人雕刻的手迹。刻文是'旱疫平'。推究它的情理，大概是神靈的報應。最近以來，禎祥嘉瑞接連而至：甘露流液，降落

理，殖於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燕集于盛樂舊都，玄鳥隨之，蓋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於恒農；白兔并見於勃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祖之廟。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丙午，高麗、鄯善國并遣使朝貢。

在殿内；幾顆嘉瓜并蒂，生長在中山；野生樹木異根連枝，生長在魏郡；在先君出生的鄉里，白燕聚集在盛樂舊都，還有燕子隨從，大約有一千多隻；一莖多穗的嘉禾連年在恒農吐穗；白兔在勃海成雙出現；白雉三隻又聚集在平陽的太祖神廟。上天降賜嘉瑞，我們用什麼德業來酬報它呢？我現在命令天下官民大聚會飲酒五日，以禮報答百神，各地方的守宰祭祀所轄境内的名山大川，以報答上天的嘉意。”丙午日，高麗、鄯善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秋七月，田於棝陽。己卯，樂平王丕等五將東伐，至和龍，徙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國遣使朝貢。九月，車駕還宫。

秋季七月，太武帝在棝陽打獵。己卯日，樂平王元丕等五位將領率軍東征，到達和龍，將當地男女六千人遷徙而返回。八月丙戌日，太武帝巡行到黄河西岸。粟特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九月，太武帝返回皇宫。

冬十月癸卯，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一月己巳，校獵于廣川。丙子，行幸鄴，祀密太后廟。諸所過親問高年，褒禮賢俊。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

冬季十月癸卯日，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被誅殺。甲辰日，太武帝巡行到定州，在新城宫駐留。十一月己巳日，在廣川圍獵。丙子日，太武帝巡行到了鄴城，祭祀密太后神廟。太武帝巡行經過各地時都慰問高齡老人，以禮褒揚賢俊之士。十二月癸卯日，派遣使臣以豬、牛、羊三牲祭祀北岳恒山。

二年春正月甲寅，車駕還宫。二月戊子，馮弘遣使朝貢，求送侍子，帝不許。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喻之。三月丙辰，宋人來聘。辛未，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討馮弘。弘求救於高麗，高麗遣其大將葛蔓盧迎之。

太延二年春季正月甲寅日，太武帝返回皇宫。二月戊子日，馮弘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請求送兒子來朝廷侍奉，太武帝不允許。壬辰日，派遣使臣十多批到高麗、東夷各國，以詔旨曉諭各國。三月丙辰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辛未日，派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率軍征討馮弘。馮弘向高麗求救，高麗派出它的大將葛蔓盧來迎接馮弘。

夏四月甲申，皇子小兒、苗兒并薨。五月乙卯，馮弘奔高麗。戊午，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徵送馮弘。丁卯，行幸河西。

夏季四月甲申日，皇子小兒、苗兒都逝世。五月乙卯日，馮弘投奔高麗。戊午日，詔令散騎常侍封撥出使高麗，向高麗徵召送回馮弘。丁卯日，太武帝巡行到達黄河西岸。

赫連定之西也，楊難當竊據上邽，秋七月庚戌，命樂平王丕等討之。詔散騎常侍游雅使於宋。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帝校獵于河西，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

赫連定西逃的時候，楊難當私自占據上邽，秋季七月庚戌日，太武帝命令樂平王元丕等人率軍征討楊難當。詔令散騎常侍游雅出使去劉宋。八月丁亥日，派遣六批使臣出使西域。太武帝在河西圍獵，詔令廣平公張黎調發定州七郡一萬二

千人通莎泉道。甲辰，高車國遣使朝貢。

九月庚戌，樂平王丕等至略陽，難當奉詔攝上邽守。高麗不送馮弘，帝將伐之，納樂平王丕計而止。

冬十一月己酉，幸棝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車駕還宮。乙丑，改封潁川王提爲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貢。

是歲，吐谷渾慕璝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薨。乙巳，丹楊王叔孫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孤老，問人疾苦。還幸上谷，遂至代，所過復田租之半。三月己卯，車駕還宮。丁酉，宋人來聘。

夏五月己丑，詔天下吏人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丙申，行幸雲中。

秋七月戊子，使永昌王健、上黨王長孫道生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車駕還宮。丁酉，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璝弟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行幸雲中。十一月壬申，車駕還宮。

是歲，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壇來朝，高麗、契丹、龜茲、悦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盤陁、鄯善、破洛那、者舌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癸未，罷沙門年五十以下。江陽王根薨。是月，高麗殺馮弘。

夏五月戊寅，大赦。

千人開通莎泉道。甲辰日，高車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九月庚戌日，樂平王元丕等人到了略陽，楊難當奉詔令代理上邽郡守。高麗不遣送馮弘，太武帝將要征伐高麗，采納了樂平王元丕的計謀而没有出兵。

冬季十一月己酉日，太武帝駕臨棝陽。驅趕野馬到雲中，建置野馬苑。閏十一月壬子日，太武帝返回皇宮。乙丑日，改封潁川王元提爲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慕璝去世。

太延三年春季正月癸未日，中山王元纂逝世。戊子日，太尉、北平王長孫嵩逝世。乙巳日，丹楊王叔孫建逝世。二月乙卯日，太武帝巡行到達幽州，慰問撫恤孤老，慰問人民的疾苦。返回上谷，便來到代郡，免除巡行所經過地方的一半田租。三月己卯日，太武帝返回皇宮。丁酉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夏季五月己丑日，詔令天下的官吏及人民可以舉告不守法的地方守令。丙申日，太武帝巡行到達雲中。

秋季七月戊子日，派遣永昌王元健、上黨王長孫道生率軍到西河討伐山胡族白龍的餘黨，一舉消滅了這些餘黨。八月甲辰日，太武帝巡行到達黄河西岸。九月甲申日，太武帝返回皇宮。丁酉日，派遣使臣去任命西秦王慕璝的弟弟慕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并改封爲西平王。

冬季十月癸卯日，太武帝巡行到達雲中。十一月壬申日，太武帝返回皇宮。

這一年，河西王沮渠牧犍的世子封壇來朝見太武帝，高麗、契丹、龜茲、悦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盤陁、鄯善、破洛那、者舌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太延四年春季三月庚辰日，鄯善王的弟弟素延耆來朝見太武帝。癸未日，罷出五十歲以下的僧徒。江陽王元根逝世。這一個月，高麗殺死北燕王馮弘。

夏季五月戊寅日，大赦罪人。

秋七月壬申，車駕北伐。

秋季七月壬申日，太武帝率軍北伐。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車駕至自北伐。上洛巴、泉䓣等相帥内附。詔兼散騎常侍高雅使于宋。

冬季十一月丁卯日初一，發生日食。十二月，太武帝從北伐征程中返回。上洛巴、泉䓣等率領民衆來歸附。詔令兼散騎常侍高雅出使劉宋朝廷。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辛未，車駕還宫。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楊保宗爲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

太延五年春季正月庚寅日，太武帝巡行到達定州。三月辛未日，太武帝返回皇宫。庚寅日，任命原南秦王的世子楊保宗爲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鎮守上邽。

夏五月癸未，遮逸國獻汗血馬。

夏季五月癸未日，遮逸國派遣使臣來進獻汗血馬。

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决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

六月甲辰日，太武帝率軍西征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佐皇太子决斷留守朝廷的政務，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元崇統率二萬人屯駐漠南，以防備蠕蠕族。

秋七月己巳，車駕至上郡屬國城，大饗群臣，講武馬射。壬午，留輜重，分部諸軍。八月丙申，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逾城來降。乃分軍圍之。

秋季七月己巳日，太武帝到達上郡的屬國城，大舉饗宴群臣，講武演習操練騎射。壬午日，留下輜重車輛，分别部署各軍。八月丙申日，太武帝到達姑臧，沮渠牧犍哥哥的兒子沮渠祖越城來投降。於是分軍包圍沮渠牧犍。

九月丙戌，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内户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進張掖公禿髮保周爵爲王，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略諸郡。牧犍弟張掖太守宜得西奔酒泉太守無諱，後奔晋昌；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

九月丙戌日，沮渠牧犍同他的隨從文武官員五千人都反縛雙手自動走出軍門投降，太武帝解脱沮渠牧犍的束縛，以對待藩臣的禮儀接待他。收取城内的户口二十餘萬，收繳倉庫中的珍寶不可計數。提升張掖公禿髮保周的爵位爲王，使他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路奪取各郡。沮渠牧犍的弟弟張掖太守宜得西逃投奔酒泉太守無諱，後又逃奔晋昌；樂都太守安周向南逃奔吐谷渾。

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都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

戊子日，蠕蠕族侵犯邊塞，竟到達七介山，京都大爲震驚。皇太子命令上黨王長孫道生等人率領軍隊抵抗蠕蠕族。

冬十月辛酉，車駕還宫。徙凉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留樂平王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凉州。癸亥，遣張掖王禿髮保周喻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一月乙巳，宋人來聘，并獻馴象一。十二月壬午，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勛，告于宗廟。

冬季十月辛酉日，太武帝返回皇宫。將凉州百姓三萬餘家遷徙到京師。留下樂平王元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守凉州。癸亥日，派遣張掖王禿髮保周曉諭鮮卑各部族，禿髮保周因而率領鮮卑各部族在張掖叛亂。十一月乙巳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并進獻馴養的象一頭。十二月壬午日，太武帝從西征戰場返回，在宗廟舉

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勿頭討走之。

行宴飲慶功的飲至典禮，記録功勛於簡策，向宗廟禱告。楊難當侵擾上邽，鎮將元勿頭進行討伐，把他趕走。

是歲，鄯善、龜兹、疏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鄯善、龜兹、疏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圍酒泉。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人疾苦。二月己巳，詔假通直常侍邢穎使於宋。發長安人五千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

太平真君元年春季正月己酉日，沮渠無諱圍攻酒泉。辛亥日，分别派遣侍從臣僚到各州郡巡視，觀察風俗民情，慰問人民的疾苦。二月己巳日，詔令假通直常侍邢穎出使劉宋朝廷。調發長安人民五千人疏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落。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辰，沮渠無諱寇張掖。秃髮保周屯删丹。六月丁丑，皇孫濬生，大赦，改元。

夏季四月戊午日初一，發生日食。庚辰日，沮渠無諱侵擾張掖。秃髮保周在删丹駐屯。六月丁丑日，皇孫元濬出生，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太平真君元年。

秋七月，行幸陰山。己丑，永昌王健大破秃髮保周，走之。丙申，保太后竇氏崩于行宫。癸丑，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甲申，沮渠無諱降。九月壬寅，車駕還宫。

秋季七月，太武帝巡行到陰山。己丑日，永昌王元健大敗秃髮保周，秃髮保周逃走。丙申日，保太后竇氏在行宫逝世。癸丑日，秃髮保周自殺，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師。八月甲申日，沮渠無諱投降。九月壬寅日，太武帝返回皇宫。

是歲，州鎮十五飢，詔開倉振恤之。以河南王曜子羯兒爲河間王，後改封略陽王。

這一年，十五個州鎮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恤飢民。封河南王元曜的兒子元羯兒爲河間王，後來又改封爲略陽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牧、酒泉王。三月辛卯，葬惠太后於崞山。庚戌，新興王俊、略陽王羯兒有罪，黜爲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閭乞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

太平真君二年春季正月癸卯日，任命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凉州牧、酒泉王。三月辛卯日，將惠太后安葬在崞山。庚戌日，新興王元俊、略陽王元羯兒犯罪，降爵位爲公。辛亥日，封蠕蠕族郁久閭乞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

夏四月丁巳，宋人來聘。

夏季四月丁巳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秋八月辛亥，詔散騎侍郎張偉使于宋。九月戊戌，永昌王健薨。

秋季八月辛亥日，詔令散騎侍郎張偉出使劉宋朝廷。九月戊戌日，永昌王元健逝世。

冬十一月庚子，鎮南大將軍奚眷平酒泉。十二月丙子，宋人來聘。

冬季十一月庚子日，鎮南大將軍奚眷平定酒泉。十二月丙子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三月壬寅，北平王長孫頹有罪，削爵爲侯。

太平真君三年春季正月甲申日，太武帝來到道壇，親自接受道家符籙，備有帝王專用車乘，旗幟全部用青色。三月壬寅日，北平王長孫頹犯

罪，削降他的爵位爲侯。

夏四月，酒泉王沮渠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涼武昭王孫李寶據敦煌，遣使内附。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丙戌，楊難當朝於行宫。先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

夏季四月，酒泉王沮渠無諱越過沙漠，占據鄯善。涼武昭王的孫子李寶占據敦煌，派遣使臣來歸附。五月，太武帝巡行到陰山北。六月丙戌日，楊難當到行宫來朝見太武帝。先前，在陰山北建造宫殿，宫殿落成而楊難當來朝見，因此稱宫殿爲廣德殿。

秋八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秋季八月甲戌日爲月終，發生日食。

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羅爲晋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吴王。十二月辛巳，太保、襄城公盧魯元薨。丁酉，車駕還宫。李寶遣使朝貢，以寶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冬季十月己卯日，封皇子元伏羅爲晋王，元翰爲秦王，元譚爲燕王，元建爲楚王，元余爲吴王。十二月辛巳日，太保、襄城公盧魯元逝世。丁酉日，太武帝返回皇宫。李寶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任命李寶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次于恒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是月，剋仇池。三月庚申，車駕還宫。

太平真君四年春季正月庚午日，太武帝巡行駕臨中山。二月丙子日，在恒山之南駐留，詔令有關官員在石碑上刻銘文紀念。這一個月，攻克仇池。三月庚申日，太武帝返回皇宫。

夏四月，武都王楊保宗謀反，諸將禽送京師。氐、羌復推保宗弟文德爲主，圍仇池。六月庚寅，詔復人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徵發。癸巳，大閲于西郊。

夏季四月，武都王楊保宗謀反，將領們將他擒獲送到京師。氐族、羌族又推舉楊保宗的弟弟楊文德爲首領，圍攻仇池。六月庚寅日，詔令免除人民三年的資賦，而每年應交納的田租照常交納，地方州郡的牧守不得非法向人民徵發租税。癸巳日，在西郊大舉檢閲軍隊。

九月辛丑，行幸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

九月辛丑日，太武帝巡行到漠南。甲辰日，捨棄輜重車輛，以輕騎兵襲擊蠕蠕族，將隊伍分爲四路軍。

冬十一月甲子，車駕還至朔方。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明爲科制，以稱朕心。"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北伐。

冬季十一月甲子日，太武帝從朔方返回。下詔令説："陰陽兩氣有往返，春夏秋冬四季有代謝，傳授大權給兒子，任用賢明的臣屬，是古往今來不變的憲章法典。現在命令皇太子輔佐處理國家萬機，總領統率朝廷群臣百官。各位功臣爲國事而辛勞的日子已很長久，都應當保持爵位返歸府第，依春秋朝會之時參加朝見，在我的面前饗宴，議論治道陳述策謀罷了，不宜再以繁重的職務相煩勞。要另行推舉賢俊之士，以備置群臣百官，這應明示爲法令條規，以切合我的心意。"十二月辛卯日，太武帝從北伐征程中返回。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

太平真君五年春季正月壬寅日，皇太子開始

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决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戊申，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庚戌，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

統領群臣百官治理政務。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佐太子决斷各種政務。規定凡是向朝廷或皇帝上書的都應自稱爲臣，向皇帝上奏疏的儀式與上表書的相同。戊申日，詔令自王公以下至庶民百姓，凡是在家裏私養了僧徒、巫師以及製作金銀器物的工巧匠人的，都應將私養的人遣送到官署，限定在今年二月十五日以前遣送。過期限不遣出的，巫師、僧徒處死，主人家門誅滅。庚戌日，詔令自王公以下至卿士，他們的兒子都應該到太學學習，百業伎巧工匠、主管車馬的役隸的兒子應當學習他們的父兄所從事的職業，不准私自設立學校，違抗而私自設立學校的，教師處死，主人家門誅滅。

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于都南。癸酉，樂平王丕薨。庚辰，行幸𢈔𢉉。三月戊戌，大會于那南。遣使者四輩使西域。甲辰，車駕還宫。

二月辛未日，中山王元辰等八人因北伐時遲到，在都南斬首。癸酉日，樂平王元丕逝世。庚辰日，太武帝巡行到𢈔𢉉。三月戊戌日，在那南大聚會。派遣四批使臣出使西域。甲辰日，太武帝返回皇宫。

夏四月乙亥，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五月丁酉，行幸陰山北。六月，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代，緯代弟叱力延等來奔，乞師。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夏季四月乙亥日，太宰、陽平王杜超被他的部屬殺死。五月丁酉日，太武帝巡行到陰山北。六月，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死他哥哥的兒子緯代，緯代的弟弟叱力延等人投奔而來，并請求出兵征討慕利延。封叱力延爲歸義王。

秋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詔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於宋。九月，帝自河西至于馬邑，觀于㟼川。己亥，車駕還宫。丁未，行幸漠南。

秋季八月乙丑日，太武帝在黄河西岸打獵。壬午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高濟出使劉宋朝廷。九月，太武帝從黄河西岸到達馬邑，在㟼川觀光。己亥日，太武帝返回皇宫。丁未日，太武帝巡行到漠南。

冬十月癸未，晋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蘭，其部一萬三千内附。十一月，宋人來聘。十二月丙戌，車駕還宫。

冬季十月癸未日，晋王伏羅率軍大敗慕利延，慕利延投奔白蘭，他的部屬一萬三千人歸附朝廷。十一月，劉宋朝廷派使臣來聘問通好。十二月丙戌日，太武帝返回皇宫。

六年春正月辛亥，行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使于宋。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於玄氏。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三月庚申，車駕還宫。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决。

太平真君六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太武帝巡行到定州，接見高齡老人，親自慰問他們。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出使劉宋朝廷。二月，便西行到達上黨，在玄氏觀看異根連枝的樹木。到達吐京，討伐遷徙後又叛變的胡人，將他們遷出，分配到各郡縣。三月庚申日，太武帝返回皇宫。詔

令凡是難於判明的案件都應交付中書省官署，依據經書的義理考量裁決。

夏六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壬辰，北巡。

夏季六月戊子日初一，發生日食。壬辰日，太武帝到北方巡視。

秋八月壬辰，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以輕騎至鄯善，執其王真達，與詣京師。帝大悦，厚待之。車駕幸陰山北，次于廣德宫。詔發天下兵，三取一，各當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漠，以餌蠕蠕。壬寅，征西大將軍、高凉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度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拒戰，那擊破之。中山公杜豐追度三危，至雪山，禽被囊及慕利延兄子什歸、熾盤子成龍，送于京師。慕利延遂西入于闐國。

秋季八月壬辰日，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率領輕騎兵來到鄯善國，捉拿了鄯善國王真達，并與真達一同返回京師。太武帝十分喜悦，厚待真達。太武帝巡行到陰山北，在廣德宫駐留。詔令調發天下各地的軍兵，三分取一，各部都應當嚴密警戒，等待以後的命令。把雜居的各部族人民五千多家遷徙到北部邊境。命令人民將放養的牲畜移徙到廣漠，以引誘蠕蠕族。壬寅日，征西大將軍、高凉王元那等人率領軍隊討伐吐谷渾慕利延。軍隊到達曼頭城，慕利延驅趕他的部落向西越過沙漠，元那緊追不捨，已故的西秦王慕璝的世子被囊迎擊抵抗，元那將他打敗。中山公杜豐率軍追擊，越過三危山，到達雪山，擒獲被囊以及慕利延的侄子什歸、熾盤之子成龍，將他們押送到京師。慕利延便西逃進入于闐國。

九月，盧水胡蓋吴聚衆反於杏城。

九月，盧水胡的蓋吴聚衆在杏城反叛。

冬十一月，高凉王那振旅還京師。庚申，遼東王竇漏頭薨。河東蜀薛永宗聚黨入汾曲，西通蓋吴，受其位號。蓋吴自號天台王，署百官。辛未，車駕還宫。選六州兵勇猛者，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領爲二道，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人以實河北。癸未，西巡。

冬季十一月，高凉王元那整理軍隊返回京師。庚申日，遼東王竇漏頭逝世。河東蜀人薛永宗聚集黨羽進入汾水沿岸，與西邊的蓋吴勾結，接受蓋吴授予的官位封號。蓋吴自稱爲天台王，設置朝廷百官。辛未日，太武帝返回皇宫。挑選六州勇猛的兵卒，派遣永昌王元仁、高凉王元那分領兩路軍，向南攻取淮水、泗水以北的地方。遷徙青、徐兩州的百姓去充實黄河以北的地區。癸未日，太武帝西行巡視。

七年春正月戊辰，車駕次東雍，禽薛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辛未，南幸汾陰。蓋吴退走北地。二月丙戌，幸長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所過誅與蓋吴通謀反害守將者。

太平真君七年春季正月戊辰日，太武帝駐留東雍，擒獲薛永宗，將他斬殺。他的同夥，所有男女，不分年長年少全都投水而死。辛未日，太武帝南行到達汾陰。蓋吴退却逃往北地。二月丙戌日，太武帝駕臨長安，慰問父老。丁亥日，太武帝到達昆明池，於是在岐山之南打獵。太武帝經過的沿途，誅殺了那些與蓋吴串通謀反、殺害地方守將的人。

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毁諸佛

三月，詔令各州坑殺僧徒，摧毁所有的佛

像，徙長安城内工巧二千家於京師。

像，將長安城内的工巧匠人二千家遷徙到京師。

夏四月甲申，車駕至自長安。戊子，毁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夏季四月甲申日，太武帝從長安返回。戊子日，摧毁鄴城的五層佛塔，在泥像中獲得兩方玉璽，璽上刻的文字都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中一方璽的側面刻文是“魏所受漢傳國璽”。

五月，蓋吴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五月，蓋吴的黨徒又在杏城聚集，蓋吴自稱秦地王。丙戌日，調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建築畿上的邊塞圍墻，東起上谷，西抵黄河，東西横寬共有一千里。六月癸未日初一，發生日食。

秋八月，蓋吴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復略陽公羯兒王爵。

秋季八月，蓋吴被他的下屬殺死，他的首級被傳送到了京師。恢復略陽公元羯兒的王爵。

八年春正月癸未，行幸中山。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伏誅。

太平真君八年春季正月癸未日，太武帝巡行到中山。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被誅殺。

夏五月，車駕還宫。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處真等八將坐盜没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計，并斬之。

夏季五月，太武帝返回皇宫。六月，在西征之役的各將領中，扶風公元處真等八位將領犯有盜竊貪占軍用資財、在行軍經過的地方進行擄掠的罪行，他們的贓資各以千萬計，八人全都處斬。

秋八月，樂安王範薨。

秋季八月，樂安王元範逝世。

冬十一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薨。十二月，晋王伏羅薨。

冬季十一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逝世。十二月，晋王元伏羅逝世。

九年春正月，宋人來聘。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東人飢，詔開倉振之。罷塞圍作。遂西幸上黨。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爲三封，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三月，車駕還宫。

太平真君九年春季正月，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二月癸卯日，太武帝巡行到定州。太行山以東的民衆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民衆。停止邊塞圍墻的建造。太武帝於是西行巡視到達上黨。詔令在壺關東北的大王山上砌壘石塊成爲三個封堆，又將大王山北面的鳳皇山南面的山脚斬斷。三月，太武帝返回皇宫。

夏五月甲戌，以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人，比之郡縣。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宫。丁卯，悦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帝許之。

夏季五月甲戌日，任命交趾公韓拔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守鄯善，向鄯善人民徵收賦役，與郡縣類似。六月辛酉日，太武帝巡行到廣德宫。丁卯日，悦般國派遣使臣來請求與朝廷的軍隊共同征討蠕蠕族。太武帝允許了悦般國的請求。

秋八月，詔中外諸軍戒嚴。九月乙酉，練兵于西郊。丙戌，幸陰山。是月，成周公萬度歸千里驛上：大破

秋季八月，詔令京畿内外各軍嚴密戒備。九月乙酉日，在京師西郊練兵。丙戌日，太武帝到陰山。這一個月，成周公萬度歸從千里之外驛遞

焉耆國，其王鳩尸卑那奔龜兹。

冬十月辛丑，恒農王奚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癸亥，大赦。十二月，詔成周公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兹。皇太子朝于行宫，遂從北討。至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内，留守而還。北平王長孫敦坐事降爵爲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饗百僚。甲戌，蠕蠕吐賀真懼，遠遁。三月，蒐于河西。庚寅，車駕還宫。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蝕之。九月，閲武於磧上，遂北伐。

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群官奉迎於行宫。十二月戊申，車駕至自北伐。己酉，以平昌公託真爲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對高年，存恤孤寡。二月甲午，大蒐於梁川。皇子真薨。是月，大修宫室，皇太子居于北宫。車駕遂征懸瓠。

夏四月癸卯，車駕還宫，賜從者及留臺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誅司徒崔浩。辛丑，北巡陰山。

秋七月，宋將王玄謨攻滑臺。八月癸亥，田于河西。癸未，練兵於西郊。九月辛卯，車駕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余留守京都。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

冬十月乙丑，車駕濟河，玄謨棄軍而走，乃命諸將分道并進。車駕自中道，十一月辛卯，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是月，頞盾國獻師子

上報：大敗焉耆國，焉耆國王鳩尸卑那逃奔龜兹。

冬季十月辛丑日，恒農王奚斤逝世。癸卯日，因婚姻嫁娶奢靡，喪葬耗費過度，詔令主管官員另行制訂限制條令。癸亥日，大赦罪人。十二月，詔令成周公萬度歸從焉耆西征龜兹。皇太子到行宫朝見太武帝，於是隨從太武帝北伐。到達受降城，不見蠕蠕族人，因而在受降城内屯積糧食，留下守衛官兵然後返回。北平王長孫敦因事犯罪降爵號爲公。

太平真君十年春季正月戊辰日初一，太武帝在漠南，大舉饗宴群臣百官。甲戌日，蠕蠕吐賀真恐懼，遠走逃遁。三月，在河西舉行春季狩獵。庚寅日，太武帝返回皇宫。

夏季四月丙申日初一，發生日食。九月，在沙漠上檢閲軍隊，於是進行北伐。

冬季十月庚子日，皇太子及群臣在行宫迎接太武帝。十二月戊申日，太武帝從北伐征程中返回。己酉日，封平昌公託真爲中山王。

太平真君十一年春季正月乙丑日，太武帝巡行到洛陽，巡行所經過的郡國，太武帝都要親自去訪問高齡長者，慰問撫恤孤寡之人。二月甲午日，在梁川舉行春季大狩獵。皇子元真逝世。這一個月，大舉修造宫室，皇太子居住在北宫。太武帝率軍征伐懸瓠。

夏季四月癸卯日，太武帝返回皇宫，以不同數量的奴隸分别賞賜給隨從巡行以及留守朝廷的郎吏以上各官員。六月己亥日，誅殺司徒崔浩。辛丑日，太武帝北行巡視陰山。

秋季七月，劉宋的將領王玄謨率軍進攻滑臺。八月癸亥日，太武帝在河西打獵。癸未日，在西郊練兵。九月辛卯日，太武帝率軍南征。癸巳日，皇太子率軍北伐，在漠南屯駐。吴王元余留守京都。庚子日，以特殊情況赦免定、冀、相三州死罪以下的罪人。

冬季十月乙丑日，太武帝渡過黄河，王玄謨棄軍而逃，於是命令各將領分路并進。太武帝從中路進軍，十一月辛卯日，到達鄒山。派遣使臣以猪、牛、羊三牲祭祀孔子。這一個月，頞盾國

一。十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萑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帝詔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

進獻獅子一頭。十二月丁卯日，太武帝到達淮河邊，詔令割蘆葦製作成數萬隻筏子渡過淮河。淮南各地都紛紛投降。癸未日，太武帝到達長江岸邊，在瓜步山建起行宮。各軍在同一天都到達長江岸邊，軍隊所經過的城邑，劉宋守軍無不望塵而潰散奔逃，前來投降歸附的劉宋官兵不可勝數。甲申日，劉宋文帝劉義隆派遣使臣進獻三牲牢禮一百牢，進貢地方物産，又請求奉進女兒與太武帝的皇孫婚配，以求雙方和好。太武帝以雙方用兵交戰而通婚不合禮制爲由，便允許媾和而不允許通婚，派遣散騎侍郎夏侯野回報劉宋文帝。太武帝詔令皇孫寫好書信，并致送馬匹以通問好。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群臣於江上，文武受爵者二百餘人。丁亥，車駕北旋。二月癸未，次于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宮。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勛，告於宗廟，以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賜留臺文武所獲軍資生口各有差。

正平元年春季正月丙戌日初一，在長江之濱大會群臣，文武官員接受封爵的有二百多人。丁亥日，太武帝北還。二月癸未日，在魯口留駐。皇太子到行宮來朝見太武帝。三月己亥日，太武帝從南征戰場返回，在宗廟舉行宴飲慶功的飲至典禮，在簡策上記述功勛，向宗廟禱告，將降附的人民五萬多家分别安置在京畿近郊，將繳獲的軍用物資及奴隸依不同數量等級分别賞賜給留守朝廷的各級文武官員。

夏五月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元。車師國王遣子入侍。詔以刑網太密，犯者更衆，命有司其案律令，務求厥中，自餘有不便於人者，依比增損。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陽王羯兒、高凉王那有罪賜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於金陵。

夏季五月壬寅日，大赦罪人。六月壬戌日，改年號爲正平元年。車師國王派遣他的兒子入朝奉侍。詔令以爲法網過分嚴密，犯法的人更多，命令主管法令的官員應該檢查法令條文，務求其適中，其餘有對人民不便利的，應依據條例準則加以增删。詔令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人改定法令制度。略陽王元羯兒、高凉王元那有罪被賜死。戊辰日，皇太子逝世。壬申日，在金陵皇家陵墓安葬景穆太子。

秋七月丁亥，行幸陰山。省諸曹吏員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車駕還宮。

秋季七月丁亥日，太武帝巡行到陰山。減省各官署的官吏人員三分之一。九月癸巳日，太武帝返回皇宮。

冬十月庚申，行幸陰山。宋人來聘。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宋。己巳，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薨。十二月丁丑，車駕還宮。封皇孫濬爲高陽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

冬季十月庚申日，太武帝巡行到陰山。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詔令殿中將軍郎法祐出使去劉宋朝廷。己巳日，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逝世。十二月丁丑日，太武帝返回皇宮。封皇孫元濬爲高陽王，不久以爲皇孫世系嫡傳，不應

止。改封秦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吴王余爲南安王。

封任在屏藩之國，便終止了皇孫的這個封號。改封秦王元翰爲東平王，燕王元譚爲臨淮王，楚王元建爲廣陽王，吴王元余爲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來降人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人通謀，賜死。

正平二年春季正月庚辰日初一，南方遷徙來的降附人民五千餘家在中山郡謀叛，定州的軍隊討伐平定了這次叛亂。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南方降人串通謀劃，被賜死。

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於永安宫，時年四十五。秘不發喪。愛又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立，大赦，改元爲永平。尊謚曰太武皇帝，葬於雲中金陵，廟號世祖。

三月甲寅日，中常侍宗愛圖謀叛亂，太武帝在永安宫逝世，當時四十五歲。隱秘不宣不舉辦喪事。宗愛又僞造皇后的命令，把東平王元翰殺害，迎接南安王元余并立爲皇帝，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永平。尊奉其謚號爲太武皇帝，安葬在雲中金陵的皇家陵墓裏，在宗廟的神位號爲世祖。

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明元聞而嘉嘆。及明元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説。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皆是勛績之家，親戚愛寵，未嘗横有所及。

太武帝出生後没能趕上親自奉侍生母密太后，到了有見識的時候，説起生母來就很悲慟，他那哀戚之情感動旁人，明元帝聽説後深表嘉許和贊嘆。到了明元帝得病時，太武帝日夜侍候連衣帶都不解。他的性情清静儉約直率樸素，車服器用及飲用膳食，衹要求足够而已，不好珍奇華麗，食饌不求多種菜肴，所寵愛的昭儀、貴人，穿用的衣裙没有艷麗的花紋色彩。群臣向太武帝進言，要把京城的城隍廟修建得更加崇峻，以依從《周易》設險的本義，又陳述蕭何關於宫闕建設壯麗，纔能顯示天子莊重威嚴的説法。太武帝説："古人曾經説過，取决於德操而不取决於形勢險要。屈丐治土築城，而我把他滅亡了，哪裏是取决於城的堅固呢？現在天下還没有平定，正需要人力，土木營建的事功，我不能去施行。蕭何對答漢高祖的話，不是正確的言論。"太武帝每每以爲資財是軍隊和國家的根本，從不輕意耗費。至於頒發賞賜，都是給予有功勛勞績的人家，對皇室親戚及自己寵愛的人，都不曾妄濫地把賞賜給予他們。

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爽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

臨戰禦敵，常常與士卒共同在紛飛的矢石之間作戰，身邊的人相繼死傷，而太武帝却神色鎮定自如，因此士卒們都人人想着獻身效命，於是所向無敵。任命將領率軍出征，太武帝給予指示授意節制調度，依從命令而指揮作戰的將領，没有不是克敵制勝的，而違背命令去指揮作戰的將

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

領，大多失敗。太武帝的秉性又能知人而用，他在兵卒行伍中選拔將士，衹看他們的才智本領的長處，而不計較其家世出身。加上太武帝十分嚴肅果斷，對刑賞處置嚴明，獎賞有功的人時不會遺漏低賤的人，懲處有罪的人時不庇護自己所親近的人，雖對人寵愛，但終究不會爲此虧枉法令。常常說："法律，是我與天下人共有的，怎敢輕視它呢。"所以大臣犯了法，無所寬貸。

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奸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類也。

太武帝平素善於審聽明察，事情發生後的轉眼之間，下面犯法的人就無法掩蓋他的奸邪隱情。然而對誅戮刑殺的事果於決斷，後來多有悔憾。司徒崔浩被處死之後，太武帝率軍北伐，當時宣城公李孝伯病重，傳送信息的人以爲是死了，太武帝聽說後爲李孝伯哀悼，對身邊的人說："李宣城可惜。"又說："我以前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他所表述的褒貶雅意，都像這個樣子。

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賀夫人。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强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及西征凉州，皇太子監國。

景穆皇帝名晃，是太武皇帝的長子，母親叫賀夫人。延和元年正月丙午日，立爲皇太子，當時年齡五歲。聰明敏慧記憶力强，聽説後就不會忘記。到了長大時，好讀經史書籍，都能通曉大義。太武帝對他十分稱奇。當太武帝西征凉州時，皇太子留守朝廷處理國政。

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宫臣曰："爲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决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

當初，太武帝率軍討伐河西時，李順等人都進言説姑臧城一帶没有水草，不可在那裏行軍。太子表示懷疑。當太武帝到達姑臧時，便下詔給太子説："姑臧城的東西門外涌流泉水，在城北合流，它的流量之大就像一條河，水澤的草長得茂盛，可供給大軍幾年的飲用。人的多言枉説，實在可惡。"太子對宫廷的臣子們説："做人臣像這樣的不信實，難道是忠誠嗎！我當初聽説後也有懷疑，衹是皇帝堅决出征罷了。幾乎誤人大事，當初説話的人還有什麽面目去見皇帝呢。"

真君四年，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爲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恇擾，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

太平真君四年，太子隨從太武帝征討蠕蠕部，到達鹿渾谷，與敵軍遭遇。敵軍惶懼駭怖一片混亂，太子對太武帝説："應該急速進擊，在敵人没有準備時突襲。"尚書令劉潔一再勸諫，他以爲灰塵飛揚敵兵一定很多，須等待軍隊全部會集後再進攻。太子説："這是由於敵軍恐懼慌

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貿，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於是墾田大增。

張奔逃，軍營上哪會有這樣多的灰塵呢？”太武帝對此也心懷疑慮，便不進行急攻，蠕蠕部族遠走逃遁。不久擄獲了蠕蠕的偵候騎兵，他說，不覺官兵猝然來到，蠕蠕部上下都驚惶恐懼，向北逃走，經過六七日的時間，知道後面没有追兵，纔緩緩而行。太武帝深爲悔恨。從此以後太子所建言的軍國大事，多被采納施行，於是太子就主管國家萬機。到了正式代理國政時，他命令主管官員，讓百姓有耕牛的人家以牛和出人力的人相互换工勞作，又禁止飲酒雜戲及放棄農耕本業而從事經商販賣的人，於是開墾的田畝大大增加。

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於東宫，時年二十四。庚午，命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空竇瑾奉策即柩謚景穆太子。文成即位，追尊爲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正平元年六月戊辰日，太子在東宫逝世，當時二十四歲。庚午日，太武帝命令持節兼太尉張黎、兼司空竇瑾奉策命就靈柩前給予景穆太子的謚號。文成皇帝即位後，追加尊號爲景穆皇帝，在宗廟的神位號爲恭宗。

高宗文成帝托跋濬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宫。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參决大政可否。

高宗文成皇帝名濬，是景穆皇帝的長子，母親叫閭氏。真君元年六月，在東宫出生。文成帝年少時聰明穎達，太武帝常常把他帶在身邊，稱爲世嫡皇孫。年齡五歲時，太武帝北行巡視，文成帝隨從在後，遇見胡族的頭人捆綁了一個奴隸，將要施行懲罰。文成帝對那頭人説：“這個奴隸今天遇着我，你應該釋放他。”那頭人奉命給奴隸解除束縛。太武帝聽到後説：“這個孩兒年齡雖小，却想以天子自居。”心中對他稱奇。當文成帝長大後，風格不同常人，經常參加决議國家大政的定奪。

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弑逆，立南安王余。十月丙午朔，又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迎世嫡皇孫。

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殺害了太武帝圖謀逆亂，立南安王元余爲帝。十月丙午日初一，宗愛又殺死了元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共同奉迎世嫡皇孫來朝廷。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元，正平二年爲興安。以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尚書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十一月丙子，二人争權，并賜死。癸未，廣陽王建、臨淮王譚薨。甲申，

興安元年冬季十月戊申日，文成皇帝在永安前殿即位，大赦罪人，更改年號，正平二年改爲興安元年。任命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任命尚書長孫渴侯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十一月丙子日，元壽樂與長孫渴侯兩人争奪權力，一同被賜死。癸未日，廣陽王元建、臨淮王元譚逝世。甲申日，皇帝的母親閭

皇妣閭氏薨。進平南將軍、宋子侯周忸爵爲樂陵王，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爲平原王，文武各加位一等。壬寅，追尊皇考景穆太子爲景穆皇帝，妣閭氏爲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爲保太后。

氏逝世。升平南將軍、宋子侯周忸的爵位爲樂陵王，升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的爵位爲平原王，文武官員各提高爵位一等。壬寅日，給皇帝已故的父親景穆太子追加尊號爲景穆皇帝，已故皇母閭氏追加尊號爲恭皇后，尊稱保母常氏爲保太后。

十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於金陵。乙卯，初復佛法。丁巳，以樂陵王周忸爲太尉，平原王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保達、沙獵等國各遣使朝貢。戊寅，進建業公陸俟爵爲東平王，進廣平公杜遺爵爲王。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振恤。甲子，太尉、樂陵王周忸有罪賜死。進濮陽公閭若文爵爲王。

十二月戊申日，將已故恭皇后合葬在金陵陵墓裏。乙卯日，開始恢復佛教。丁巳日，任命樂陵王周忸爲太尉，平原王陸麗爲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爲司空。保達、沙獵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戊寅日，升建業公陸俟的爵位爲東平王，升廣平公杜遺的爵位爲王。癸亥日，詔令以營州蝗蟲爲災，開糧倉賑恤百姓。甲子日，太尉、樂陵王周忸有罪被賜死。升濮陽公閭若文的爵位爲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進司空杜元寶爵爲京兆王。廣平王杜遺薨。進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爵爲王。封建寧王崇子麗爲濟南王。癸未，詔與百姓雜調十五。丙戌，進尚書、西平公源賀爵爲王。

興安二年春季正月辛巳日，升司空杜元寶的爵位爲京兆王。廣平王杜遺逝世。升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的爵位爲王。封建寧王元崇的兒子元麗爲濟南王。癸未日，詔令給百姓寬減雜項户調税額的十分之五。丙戌日，升尚書、西平公源賀的爵位爲王。

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伏誅。建寧王崇、崇子濟南王麗爲元寶所引，各賜死。乙丑，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泉池。是月，宋太子劭殺文帝。三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進安豐公閭虎皮爵爲河間王。

二月己未日，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被誅殺。建寧王元崇、元崇的兒子濟南王元麗被杜元寶勾引謀反，都被賜死。乙丑日，調發京師五千人開鑿天泉池。這一個月，劉宋太子劉劭殺死劉宋文帝劉義隆。三月，尊稱保太后爲皇太后。升安豐公閭虎皮的爵位爲河間王。

夏五月，宋孝武帝殺太子劭而自立。閏月乙亥，太皇太后赫連氏崩。

夏季五月，劉宋孝武帝劉駿殺死太子劉劭而自立爲皇帝。閏五月乙亥日，太皇太后赫連氏逝世。

秋七月辛亥，行幸陰山。濮陽王閭若文、永昌王仁謀反。乙卯，仁賜死，若文伏誅。己巳，車駕還宫。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八月戊戌，詔曰："朕即位以來，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兼呈，又於苑内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群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

秋季七月辛亥日，文成帝巡行到了陰山。濮陽王閭若文、永昌王元仁謀反。乙卯日，元仁被賜死，閭若文被誅殺。己巳日，文成帝返回皇宫。這一個月，在南郊修築馬射臺。八月戊戌日，下詔令説："自從我即帝位以來，風調雨順，邊境地方安靖無事，許多嘉瑞徵兆接連出現，又在苑内獲得一寸見方的玉印，玉印的文字是'子孫長壽'。衆公卿士都稱善美，難道我一個人，能使這些瑞應到來，實在是由天地祖宗神靈降賜

庶，共兹嘉慶，其令百姓大酺三日，降殊死已下囚。”九月壬子，閲武於南郊。

祐助而招致出現的。我想與兆民黎庶共享這嘉慶，現在命令百姓大聚飲酒三日，給判處斬首死刑以下的囚徒減刑。”九月壬子日，在南郊檢閲軍隊。

冬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宫。復北平公長孫敦王爵。

冬季十一月辛酉日，文成帝巡行到達信都、中山，觀察當地風俗。十二月甲午日，文成帝返回皇宫。恢復北平公長孫敦的王爵。

是歲，疏勒、渴盤陁、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一年，疏勒、渴盤陁、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興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馛爲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京師。

興光元年春季正月乙丑日，任命侍中、河南公伊馛爲司空。二月甲午日，文成帝到了布道的壇場，接受圖讖符命之書。禮儀完畢之後，特别赦免京師的罪人。

夏六月，行幸陰山。

夏季六月，文成帝巡行到了陰山。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八月甲戌，趙王深薨。乙亥，車駕還宫。己丑，皇叔虎頭、龍頭薨。九月，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閉都門，大索三日，獲奸人亡命數百人。

秋季七月丙申日初一，發生日食。庚子日，皇子元弘出生。辛丑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興光元年。八月甲戌日，趙王元深逝世。乙亥日，文成帝返回皇宫。己丑日，皇叔元虎頭、元龍頭逝世。九月，庫莫奚國派遣使臣來進獻名馬，馬有一隻角，它的形狀像麟。關閉都城的城門，在城内進行三天大搜索，抓獲奸人亡命之徒幾百人。

冬十一月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丘，至温泉宫。庚辰，車駕還宫。出于、叱萬單等國各遣使朝貢。

冬季十一月戊戌日，文成帝巡行到中山，於是來到信都。十二月丙子日，返回到靈丘，來到温泉宫。庚辰日，文成帝返回皇宫。出于、叱萬單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廟。樂平王拔有罪，賜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以太武、景穆神主入太廟，曲赦京師死囚已下。

太安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供奉太武皇帝、景穆皇帝的神主牌位到太廟。樂平王元拔有罪，被賜死。二月癸未日，武昌王元提逝世。三月己亥日，將太武皇帝、景穆皇帝的神主牌位放入太廟裏，特别赦免京師死罪以下的犯人。

夏六月壬戌，詔名皇子弘，改元，曲赦。癸酉，詔尚書穆真等二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大明賞罰。

夏季六月壬戌日，詔令給皇子取名爲弘，改年號爲太安元年，特别赦免罪人。癸酉日，詔令尚書穆真等二十人到各州郡巡行，觀察風俗，嚴明賞罰。

冬十月庚午，以遼西公常英爲太宰，進爵爲王。

冬季十月庚午日，任命遼西公常英爲太宰，升爵位爲王。

是歲，遮逸、波斯、疏勒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一年，遮逸、波斯、疏勒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爲皇太子，大赦。

太安二年春季正月乙卯日，立馮氏爲皇后。二月丁巳日，立皇子托跋弘爲皇太子，大赦罪人。

夏六月，羽林中郎于判、元提等謀逆，誅。

夏季六月，羽林中郎于判、元提等圖謀叛亂，被誅殺。

秋八月，田於河西。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剋其城，大獲而還。九月辛巳，進河東公閭毗、零陵公閭紇爵，并爲王。

秋季八月，文成帝在黄河西岸打獵。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北出進擊伊吾，攻克伊吾城，繳獲大量物資而還師。九月辛巳日，提升河東公閭毗、零陵公閭紇的爵位，都升爲王。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宫。甲午，曲赦京師。十一月，改封西平王源賀隴西王。嚈噠、普嵐等國各遣使朝貢。

冬季十月甲申日，文成帝返回皇宫。甲午日，因特殊情况赦免京師的罪人。十一月，改封西平王源賀爲隴西王。嚈噠、普嵐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三年春正月，徵漁陽公尉眷拜太尉，進爵爲王，録尚書事。

太安三年春季正月，徵召漁陽公尉眷任命爲太尉，升爵位爲王，録尚書事。

夏五月，封皇弟新成爲陽平王。六月癸卯，行幸陰山。

夏季五月，封皇弟元新成爲陽平王。六月癸卯日，文成帝巡行到陰山。

秋八月，田於陰山之北。己亥，還宫。

秋季八月，文成帝在陰山北打獵。己亥日，文成帝返回皇宫。

冬十月，將東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宫於遼西黄山。十二月，州鎮五蝗，百姓飢，使開倉振給之。

冬季十月，將要東行巡視，詔令太宰常英在遼西黄山建造行宫。十二月，有五個州鎮發生蝗災，百姓遭受饑荒，命令開糧倉賑濟供給災民。

是歲，粟特、于闐等五十餘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粟特、于闐等五十餘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設酒禁。乙卯，行幸廣甯温泉宫，遂東巡。庚午，至遼西黄山宫，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群臣於山上，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爲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戊寅，南幸信都，田於廣川。三月丁未，觀馬射於中山。所過郡國賜復一年。丙辰，車駕還宫。起太華殿。乙丑，東平王陸俟薨。

太安四年春季正月丙午日初一，初次制訂禁酒令。乙卯日，文成帝巡行到廣甯温泉宫，於是東行巡視。庚午日，到達遼西黄山宫，游覽宴饗了好幾天，親自慰問高齡長者，慰勞詢問人民的疾苦。二月丙子日，登臨碣石山，觀看滄海，在山上大舉饗宴群臣，分别給予臣子們不同的賞賜和提升不同等次的爵位。改稱碣石山爲樂遊山，在海濱築壇以標記這次巡行。戊寅日，南行到信都，到廣川打獵。三月丁未日，在中山觀看馳馬射箭。給巡行時所經過郡國的人民恩賜免除賦税一年。丙辰日，文成帝返回皇宫。建造太華殿。乙丑日，東平王陸俟逝世。

夏五月壬戌，詔曰："比年以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

夏季五月壬戌日，詔令説："近年以來，雜項户調税收減省，而各地州郡都有逃税和拖欠的情况，如果不是在職的官吏安撫引導人民失策，

之然？自今常調不充，人不安業，宰人之徒，加以死罪。”六月丙申，田於松山。

貪污穢濁過度，誰能使户調徵收出現這樣的情况呢？從今以後正常户調徵收不能足額，人民不能安守本業，就將當地州郡官員，定爲死罪。”六月丙申日，文成帝在松山打獵。

秋七月庚午，行幸河西。九月乙巳，還宫。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群臣，大赦。

秋季七月庚午日，文成帝巡行到黄河西岸。九月乙巳日，文成帝返回皇宫。辛亥日，太華殿落成。丙寅日，饗宴群臣，大赦罪人。

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毁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墳壠者，斬之。”辛卯，次于車輪山，累石記行。十一月，車駕渡漠，蠕蠕絶迹遠遁。十二月，中山王託真薨。

冬季十月甲戌日，文成帝北行巡視，到達陰山。看見有舊的冢墓毁壞，文成帝下詔説：“過去周文王把枯骨埋葬，天下人稱他爲仁人。從今以後有挖掘墳墓的，斬首。”辛卯日，文成帝在車輪山留駐，壘砌石塊以標記這次巡行。十一月，文成帝越過沙漠，蠕蠕族遠走逃遁不見踪迹。十二月，中山王託真逝世。

五年春二月己酉，司空、河南公伊馛薨。三月庚寅，曲赦京師死罪已下。

太安五年春季二月己酉日，司空、河南公伊馛逝世。三月庚寅日，因特殊情况赦免京師死罪以下的罪人。

夏四月乙巳，封皇弟子推爲京兆王。五月，居常國遣使朝貢。六月戊申，行幸陰山。

夏季四月乙巳日，封皇弟元子推爲京兆王。五月，居常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六月戊申日，文成帝巡行到陰山。

秋八月庚戌，遂幸雲中。壬戌，還宫。九月戊辰，儀同三司、敦煌公李寶薨。

秋季八月庚戌日，文成帝便到達雲中。壬戌日，文成帝返回皇宫。九月戊辰日，儀同三司、敦煌公李寶逝世。

冬十二月戊申，詔以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年穀不收，開倉廩振乏。有徙流者，喻還桑梓。

冬季十二月戊申日，詔令以爲六鎮、雲中、高平、二雍州、秦州普遍遭遇旱災，今年糧穀没有收成，開糧倉賑濟貧乏的百姓。有遠徙流離的，要曉諭他們返回故鄉。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詔散騎侍郎馮闡使於宋。

和平元年春季正月甲子日初一，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和平元年。庚午日，詔令散騎侍郎馮闡出使去劉宋朝廷。

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於壽安宫。五月癸酉，葬昭太后於廣甯鳴雞山。

夏季四月戊戌日，皇太后常氏在壽安宫逝世。五月癸酉日，在廣甯鳴雞山安葬昭太后。

六月甲午，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討吐谷渾什寅。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六月甲午日，詔令征西大將軍、陽平王元新成等討伐吐谷渾什寅。崔浩被誅殺，就廢止了史官的設置，到這時又恢復設置。

秋七月，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庚申朔，日有蝕之。是月，諸軍濟河，追什寅。遇瘴氣，

秋季七月，西征各路軍到達西平，什寅逃走據守南山。九月庚申日初一，發生日食。這一個月，各路軍隊渡過黄河，追擊什寅。軍隊遇到瘴

多病疫，乃引還。庚午，車駕還宮。

氣，官兵大多感染疾病，於是退兵而還。庚午日，文成帝返回皇宮。

冬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十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使於宋。

冬季十月，居常王派遣使臣進獻馴養的象三頭。十一月，詔令散騎侍郎盧度世出使去劉宋朝廷。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刺史牧人，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上下通同，分以潤屋。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

和平二年春季正月乙酉日，詔令說："刺史治理人民，是遠近萬里的表率。從最近時期以來每每因爲徵收户調之税，逼迫人民借貸，富商大賈，趁機追逐財利，官吏和富商大賈上下共同串通，分給豐厚的財富。治理政治的弊端，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現在命令一概禁絶。觸犯禁令的，貪利十匹絹帛以上的都處死。布告天下官民，都要讓他們明白禁令。"

二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三月，宋人來聘。車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疾苦。詔年八十，一子不從役。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群臣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是月，發并、肆州五千餘人修河西獵道。辛巳，車駕還宮。

二月，文成帝巡行到中山，便駕臨信都。三月，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文成帝巡行所經過的地方，都親自慰問高齡長者，慰問人民的疾苦。詔令准許年齡八十歲的老人，他的一個兒子可以不服役。靈丘南有座山高四百多丈，文成帝便詔令群臣仰射山峰，沒有一個人能够射過山峰。文成帝彎弓發射箭矢，高出山峰三十多丈，越過山峰南面二百二十步。於是樹立石碑刊刻銘文以紀念。這一個月，調發并、肆兩州五千多人修築黄河西岸打獵的道路。辛巳日，文成帝返回皇宮。

夏四月乙未，河東王閭毗薨。五月癸未，詔南部尚書黄盧頭、李敷等考課諸州。

夏季四月乙未日，河東王閭毗逝世。五月癸未日，詔令南部尚書黄盧頭、李敷等人考察評核各州官吏。

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爲濟陰王，天賜爲汝陰王，萬壽爲樂良王，洛侯爲廣平王。八月，波斯國遣使朝貢。

秋季七月戊寅日，封皇弟元小新成爲濟陰王，元天賜爲汝陰王，元萬壽爲樂良王，元洛侯爲廣平王。八月，波斯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冬十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廣平王洛侯薨。

冬季十月，詔令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出使劉宋朝廷。廣平王元洛侯逝世。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東郡公乙渾爲太原王。癸未，樂良王萬壽薨。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癸酉，田於崞山，遂觀漁于旋鴻池。三月甲申，宋人來聘。高麗、蓰王、契嚙、思厭於師、疏勒、石那、悉居半、渴盤陁等

和平三年春季正月壬午日，封東郡公乙渾爲太原王。癸未日，樂良王元萬壽逝世。二月壬子日初一，發生日食。癸酉日，文成帝在崞山打獵，於是到旋鴻池觀看捕魚。三月甲申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高麗、蓰王、契嚙、思厭於師、疏勒、石那、悉居半、渴盤陁等國都

國并遣使朝貢。

夏六月庚申，行幸陰山。

秋七月壬寅，幸河西。九月壬辰，常山王素薨。

冬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十一月壬寅，車駕還宫。十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曜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閭拔薨。

四年春三月乙未，賜京師人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終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樂陵王。

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親射猛獸三頭。五月壬辰，侍中、漁陽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陰山。

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閑月，命群臣講武，所幸之處，必立宫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田于河西。九月辛巳，車駕還宫。

冬十月，以定、相二州霣霜傷稼，免其田租。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於宋。

十二月辛丑，詔以喪葬嫁娶，大禮未備，命有司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壬寅，詔曰："婚姻者，人道之始。比者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賂，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擇選。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肺腑、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雲爲任城王。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振恤。

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夏季六月庚申日，文成帝巡行到陰山。

秋季七月壬寅日，文成帝巡行到黄河西岸。九月壬辰日，常山王元素逝世。

冬季十月，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出使劉宋朝廷。十一月壬寅日，文成帝返回皇宫。十二月乙卯日，制訂戰陣法十多條，於是舉行臘月驅鬼除疫的大儺儀式，炫耀兵力，有飛龍、騰蛇、魚麗的陣法變化，以顯示威武。戊午日，零陵王閭拔逝世。

和平四年春季三月乙未日，恩賜京師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去太官庖厨進食，以使他們安度終年。皇子元胡仁逝世，追封他爲樂陵王。

夏季四月癸亥日，文成帝到西苑，親自射得猛獸三頭。五月壬辰日，侍中、漁陽王尉眷逝世。壬寅日，文成帝巡行到陰山。

秋季七月壬午日，詔令說："我在每年的閑月，命令群臣講習武事，我所到的地方，一定建立宫壇。耗費的役力事功，勞累損傷的不可詳計，應該依照宫壇舊的樣式，何必改建造作呢。"八月丙寅日，文成帝就在黄河西岸打獵。九月辛巳日，文成帝返回皇宫。

冬季十月，因定、相兩州降霜凍傷莊稼，免除這兩州的田租。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出使劉宋朝廷。

十二月辛丑日，詔令以爲喪葬嫁娶，大的禮節不完備，命令主管官員制訂條例規範，使貴賤有法規，上下都有次序，把這些著録在條令裏。壬寅日，詔令說："婚姻，是人倫道德的起始。近年以來，貴族的門第大多不依循法令，有的貪圖財物，有的由於私情交好，祇是隨便結合，没有進行選擇。污穢了清正的風化，虧損了人世倫常，將用什麼來宣示典則謨劃，垂示給未來的後裔。現在命令皇族近親、王、公、侯、伯，以及士人、庶民的家庭，不准同百工伎巧卑賤的姓氏通婚，違犯禁令的加罪。"

和平五年春季正月丁亥日，封皇弟元雲爲任城王。二月，詔令以爲去年有十四個州鎮發生蟲害和水災，開糧倉賑濟撫恤這些州鎮的人民。

夏四月癸卯，進封頓丘公李峻爲王。閏月戊子，帝以旱故，減膳，責身。是夜，澍雨大降。五月，宋孝武帝殂。六月丁亥，行幸陰山。

夏季四月癸卯日，升頓丘公李峻的封號爲王。閏四月戊子日，文成帝因爲發生了旱災的緣故，減省肴饌，責備自己的失誤。這天夜晚，大降時雨。五月，劉宋的孝武帝劉駿逝世。六月丁亥日，文成帝巡行到陰山。

秋七月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車駕還宮。

秋季七月壬寅日，文成帝巡行到黄河西岸。九月辛丑日，文成帝返回皇宮。

冬十月，琅邪王司馬楚之薨。十二月，南秦王楊難當薨。吐呼羅國遣使朝貢。

冬季十月，琅邪王司馬楚之逝世。十二月，南秦王楊難當逝世。吐呼羅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二月丁丑，行幸樓煩宮。高麗、蓰王、對曼等國各遣使朝貢。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薨。乙巳，車駕還宮。

和平六年春季正月丙申日，大赦罪人。二月丁丑日，文成帝巡行到樓煩宮。高麗、蓰王、對曼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三月戊戌日，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逝世。乙巳日，文成帝返回皇宮。

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

夏季四月，破洛那國派遣使臣來進獻汗血馬，普嵐國派遣使臣來進獻寶劍。

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六月丙寅，奉尊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八月，葬雲中之金陵。

五月癸卯日，文成帝在太華殿逝世，當時二十六歲。六月丙寅日，尊稱其謚號爲文成皇帝，在太廟的神位號爲高宗。八月，將文成帝安葬在雲中的金陵皇家陵墓裏。

顯祖獻文帝托跋弘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

顯祖獻文皇帝名弘，是文成皇帝的長子，他的母親叫李貴人。興光元年七月在陰山之北出生。太安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

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戊申，司徒公、平原王陸麗自湯泉入朝，又殺之。己酉，以渾爲太尉公，以録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公，以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爲司空公。六月，封繁陽侯李嶷爲丹楊王，征東大將軍馮熙爲昌黎王。

和平六年五月甲辰日，即皇帝位，大赦罪人，尊稱皇后叫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渾假托皇帝的詔書在宫中殺死了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戊申日，司徒公、平原王陸麗從湯泉來朝廷，乙渾又把他殺死。己酉日，任命乙渾爲太尉公，任命録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爲司徒公，任命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爲司空公。六月，封繁陽侯李嶷爲丹楊王，封征東大將軍馮熙爲昌黎王。

秋七月癸巳，以太尉乙渾爲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决焉。

秋季七月癸巳日，任命太尉乙渾爲丞相，地位在諸王之上，政事無論大小都由乙渾决斷。

九月庚子，曲赦京師。丙午，詔

九月庚子日，因特殊情况赦免京師的罪人。

曰："先朝以州牧親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然牧司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人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是月，宋義陽王劉昶自彭城來奔。

丙午日，詔令說："前朝以爲州牧親近人民，應該給州牧配置優良的佐吏，故敕令主管官員頒布九條的制令，讓前任州牧選擇佐吏以等待後任州牧録用。然而前任州牧選舉的不是優良的人才，有失於典則制度的本旨。現在命令州的刺史守宰到任的時候，應自行推舉人民仰望的忠信之士，作爲選任的佐官，不聽任前任州牧，交相觸犯。如果州牧選拔任用失當，以欺騙皇上論處。"這一個月，劉宋的義陽王劉昶從彭城來投奔朝廷。

冬十月，徵陽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王天賜、任城王雲入朝。十一月，宋湘東王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

冬季十月，徵召陽平王元新成、京兆王元子推、濟陰王元小新成、汝陰王元天賜、任城王元雲入朝。十一月，劉宋的湘東王劉彧殺死他的皇帝劉子業而自立爲帝。

天安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乙亥，以侍中元孔雀爲濮陽王，侍中陸定國爲東郡王。三月庚子，以隴西王源賀爲太尉公。辛丑，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

天安元年春季正月己丑日初一，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天安元年。二月庚申日，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被誅殺。乙亥日，封侍中元孔雀爲濮陽王，侍中陸定國爲東郡王。三月庚子日，任命隴西王源賀爲太尉公。辛丑日，高宗文成皇帝的神主牌位在太廟附祭。辛亥日，獻文皇帝到道壇，親自接受道教的符籙。因特殊情況赦免京師的罪人。

秋九月己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秋季九月己酉日，開始建立鄉學，每郡設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冬十二月，皇弟安平薨。

冬季十二月，皇弟元安平逝世。

是歲，州鎮十一旱，人飢，開倉振恤。

這一年，十一個州郡發生旱災，人民飢餓，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

皇興元年春正月癸巳，鎮南大將軍尉元大破宋將張永、沈攸之於吕梁東。宋人來聘。庚子，東平王道符謀反於長安，其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道符兄弟皆伏誅。閏月，以頓丘王李峻爲太宰。二月，濟陰王小新成薨。

皇興元年春季正月癸巳日，鎮南大將軍尉元在吕梁東大敗劉宋將領張永、沈攸之的軍隊。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庚子日，東平王道符在長安謀反，他的司馬段太陽把他斬殺，傳送他的首級到京師。道符的兄弟都被誅殺。閏月，任命頓丘王李峻爲太宰。二月，濟陰王元小新成逝世。

宋東平太守申纂戍無鹽，遏絶王使，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諸軍往討，三月甲寅，剋之。

劉宋的東平太守申纂鎮戍無鹽縣，阻絶王朝的使者，詔令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領各軍前往征討，三月甲寅日，戰勝了申纂。

秋八月丁酉，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元。九月己巳，進馮翊公李白爲梁郡王。

秋季八月丁酉日，獻文帝來到武州山石窟寺。戊申日，皇子托跋宏出生，大赦罪人，改年號爲皇興元年。九月己巳日，升馮翊公李白爲梁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蝕之。癸卯，田於那男池。濮陽王孔雀坐怠慢降爲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親射虎豹。三月，慕容白曜進圍東陽。戊午，宋人來聘。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蝕之。辛丑，進南郡公李惠爵爲王。五月乙卯，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辛酉，車駕還宫。六月庚辰，以河南闢地，曲赦京師殊死已下。以昌黎王馮熙爲太傅。

秋九月辛亥，封皇叔楨爲南安王，長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武王，休爲安定王。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辛丑，田于冷泉。十一月，州鎮二十七水旱，詔開倉振恤。十二月甲午，詔曰："頃張永敢拒王威，暴骨原隰。天下之人一也，其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敕州縣收瘞之。"

三年春正月乙丑，東陽潰，虜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二月己卯，進上黨公慕容白曜爵爲濟南王。

夏四月壬辰，宋人來聘。丙申，名皇子宏，大赦。丁酉，田于崞山。五月，徙青、齊人於京師。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爲皇太子。

冬十月丁酉朔，日有蝕之。是月，太宰、頓丘王李峻薨。十一月，進襄城公韓頹爵爲王。

四年春正月，州鎮大飢，詔開倉振恤。二月，以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公。詔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

郡王。

冬季十月己亥日初一，發生日食。癸卯日，獻文帝在那男池打獵。濮陽王元孔雀因怠慢而犯罪降爵位爲公。

皇興二年春季二月癸未日，獻文帝在西山打獵，親自射死虎豹。三月，慕容白曜進兵圍攻東陽。戊午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夏季四月丙子日初一，發生日食。辛丑日，升南郡公李惠的爵位爲王。五月乙卯日，獻文帝在崞山打獵，於是到達繁畤。辛酉日，獻文帝返回皇宫。六月庚辰日，因黄河南岸開闢土地，特别赦免京師判處斬首死刑以下的罪人。任命昌黎王馮熙爲太傅。

秋季九月辛亥日，封皇叔元楨爲南安王，元長壽爲城陽王，元太洛爲章武王，元休爲安定王。

冬季十月癸酉日初一，發生日食。辛丑日，獻文帝在冷泉打獵。十一月，二十七個州鎮發生水旱災，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災民。十二月甲午日，詔令説："近來張永竟敢率軍對抗王朝天威，暴露戰士的尸骨於平原隰地。天下的人一樣都是人，張永軍隊中受傷而殘廢的士卒，聽由他們返回江南。暴露在草莽間的骸骨，敕令當地州縣把他們收埋。"

皇興三年春季正月乙丑日，東陽守軍潰敗，俘虜了劉宋將領沈文秀。戊辰日，司空、平昌公和其奴逝世。二月己卯日，升上黨公慕容白曜的爵位爲濟南王。

夏季四月壬辰日，劉宋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丙申日，給皇子取名爲宏，大赦罪人。丁酉日，獻文帝在崞山打獵。五月，遷徙青、齊兩州的人到京師。六月辛未日，立皇子托跋宏爲皇太子。

冬季十月丁酉日初一，發生日食。當月，太宰、頓丘王李峻逝世。十一月，升襄城公韓頹的爵位爲王。

皇興四年春季正月，許多州鎮發生大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二月，任命東郡王陸定國爲司空公。詔令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

吐谷渾什寅。廣陽王石侯薨。三月丙戌，詔天下人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任醫所量給之。

率軍討伐吐谷渾什寅。廣陽王石侯逝世。三月丙戌日，詔令天下患疾病的人，他所在地的官府應派遣醫師前往病人家中看病診治，所需藥品任憑醫師所定的數量供給他。

夏四月辛丑，大赦。戊申，長孫觀軍至曼頭山，大破什寅。五月，封皇弟長樂爲建昌王。六月，宋人來聘。

夏季四月辛丑日，大赦罪人。戊申日，長孫觀率領的軍隊到達曼頭山，大敗吐谷渾什寅。五月，封皇弟托跋長樂爲建昌王。六月，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秋八月，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車駕北伐，諸將俱會于女水，大破虜軍。司徒、東安王劉尼坐事免。壬申，車駕至自北伐，飲至，策勳，告于宗廟。

秋季八月，蠕蠕族侵犯邊塞。九月丙寅日，獻文帝率軍北伐，各將領都在女水會師，大敗蠕蠕軍。司徒、東安王劉尼因事犯罪被免官。壬申日，獻文帝從北伐戰場返回，在宗廟舉行宴飲慶功的飲至典禮，在簡策上記述功勛，在宗廟禱告。

冬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敷。十一月，詔弛山澤禁。十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陽平王新成薨。

冬季十月，誅殺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敷。十一月，詔令寬放禁山禁澤的限制。十二月甲辰日，獻文帝駕臨鹿野苑、石窟寺。陽平王元新成逝世。

五年春二月乙亥，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于宋。

皇興五年春季二月乙亥日，詔令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出使劉宋朝廷。

夏四月，北平王長孫敦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

夏季四月，北平王長孫敦逝世。六月丁未日，獻文帝巡行到黄河西岸。

秋七月丙寅，遂至陰山。八月丁亥，車駕還宫。

秋季七月丙寅日，獻文帝便到達陰山。八月丁亥日，獻文帝返回皇宫。

帝幼而神武，聰睿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及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請，乃止。丙午，使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奉皇帝璽綬，册命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群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上尊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雲中金陵。

獻文帝年幼時就神明威武，聰明智慧機敏警悟，有救濟别人的風範。仁孝純厚，禮敬師友。到即帝位時，一向輕薄時事政務，常有超脱世俗的心意，想禪讓帝位給叔父京兆王托跋子推，群臣一再勸請，獻文帝纔終止這個念頭。丙午日，派遣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奉皇帝璽印，册命皇太子登帝位。於是皇家宗室群公給獻文帝奏上尊號爲太上皇帝。己酉日，太上皇帝徙居崇光宫，櫟木爲椽不加削斫，築土爲階而已。國家的大事都向他通報。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怨恨，獻文帝在永安殿逝世，當時二十三歲。上給他的謚號爲獻文皇帝，在太廟的神位號爲顯祖，安葬在雲中金陵皇家陵墓裏。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

論曰：太武皇帝聰明而勇於決斷，威赫傑

立，籍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絶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爲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睿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

出，憑藉兩代帝王創建的基業，奮揚征伐的鋭氣，於是戰車齊出，輾轉追逐，戡平凶險，平定秦、隴，掃清統萬，削平遼海，蕩平黄河之源，南方蠻夷荷擔逃走，北方蠕蠕遁逃無踪迹，廓清平定四境邊疆，統一華夏及戎族，他建立的武功真是偉大。致使北魏的帝業，光大超越歷代帝王，難道不是聖明的籌劃治理，事迹應當揚名於世嗎？至於當初因太子不享天年而終，末年則以疏忽而釀成仇隙，穩固根本，給予防備，可不思量嗎。

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園之悼歟。

景穆皇帝有美德，有好的名聲，早年夭亡，當如戾太子的哀痛了。

文成屬太武之後，内頗虚耗，既而國釁時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静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文成帝承接太武皇帝之後，府庫積藏十分空竭，不久國内有仇隙，時局艱險，朝野上下憂傷凄楚。文成帝依隨時勢的變化，以平静的心態來安定國家。養蓄威勢廣布德惠，撫集朝廷内外的官民，如果不是機智警悟，心胸寛廣，以憐憫關懷人民爲心，又怎能如此呢？可以説是有爲人之君的氣度了。

獻文聰睿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宫闈之變，將天意也。

獻文皇帝聰明智慧而早成，加以能果敢决斷，故能廓清北方漠野，擴展到南方。然而他早有厭世的思想，終於招致宫廷的變亂，大概是天意吧。

北史卷三

本紀第三

魏本紀(三)

高祖孝文帝元宏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宫，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爲皇太子。五年，受禪。

高祖孝文皇帝名宏，是獻文皇帝的太子。生母叫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日，在平城紫宫出生，當時神光照耀室内，天地盛美，和氣充塞。孝文帝身體潔白，有卓異的姿質，幼年聰慧，長大後就弘裕仁孝，傑出不凡，有人君的儀表。獻文皇帝尤其喜愛而稱異他。皇興三年六月辛未日，立爲皇太子。皇興五年，受禪讓即帝位。

延興元年秋八月丙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爲延興。丁未，宋人來聘。九月壬戌，詔在位及人庶進直言。壬午，青州高陽人封辨聚黨自號齊王，州軍討平之。

延興元年秋季八月丙午日，孝文皇帝在太華前殿即位，改皇興五年爲延興元年。丁未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九月壬戌日，詔令在位的官員及庶民進説正直的言論。壬午日，青州高陽人封辨聚結黨徒自稱齊王，青州軍兵將他討伐平定。

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户。

冬季十月丁亥日，沃野、統萬兩鎮的敕勒部叛變，詔令太尉、隴西王源賀領兵追擊到枹罕將他們討滅，把他們奔逃的遺衆遷徙到冀、定、相三州編爲營户。

十二月乙酉，封駙馬都尉穆亮爲趙郡王。壬辰，詔求舜後，獲東萊人嬀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復前濮陽王孔雀本封。辛丑，徙趙郡王穆亮爲長樂王。癸卯，日有蝕之。

十二月乙酉日，封駙馬都尉穆亮爲趙郡王。壬辰日，詔令訪求虞舜的後裔，獲得了東萊人嬀苟之，給他的家庭免除一世的賦税，以彰顯舜帝的盛德不朽。恢復前濮陽王元孔雀本有的封號。辛丑日，徙封趙郡王穆亮爲長樂王。癸卯日，日食。

二年春正月，大陽蠻酋桓誕率户内屬，拜征南將軍，封襄陽王。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枹

延興二年春季正月，大陽蠻的酋長桓誕率領他的民户來歸附，任命他爲征南將軍，封爲襄陽王。因特殊情況赦免京師及河西的罪人，赦免罪

罕，北至凉州及諸鎮。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宋。

二月乙巳，詔曰："頃者，淮、徐未賓，尼父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詔諸將討之，悉皆遁走。北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至石磧，不及而還。三月戊辰，以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爲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庚午，親耕籍田。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兖四州爲營户。

人的地區南至秦、涇，西至枹罕，北至凉州及各鎮。詔令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出使去劉宋朝廷。

二月乙巳日，詔令説："近來，淮、徐兩州還没有歸附，孔子廟遠隔在不是我們管轄的地方，致使祭祀孔廟的典禮停頓，禮儀法規絶滅，便使男女妖巫邪妄地濫進不合禮儀的祭祀。從今以後凡是祭祀孔廟，命令衹用酒食乾肉而已，不准許婦女相聚合，祈求不當期望的福祉。觸犯的以違抗命令論處。至於公家的祭祀活動，自當依照常禮舉行。"蠕蠕族侵犯邊塞，太上皇帝在北郊駐留，詔令各將領征討蠕蠕，蠕蠕族全部逃走。北部的敕勒部反叛，投奔蠕蠕族。太上皇帝率領軍隊追擊到沙漠，没有追逐到敕勒部而返師。三月戊辰日，任命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爲大司馬、大將軍，封爲安城王。庚午日，孝文皇帝舉行春季親自耕籍田的儀式。連川的敕勒部謀叛，把他們發配遷徙到青、徐、齊、兖四州編爲營户。

夏四月庚子，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課人益種菜果。辛亥，宋人來聘。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是月，宋明帝殂。五月丁巳，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安州遭水雹，詔丐租振恤。丙申，詔："今年貢舉，尤爲猥濫。自今所遣，皆可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戊午，行幸陰山。

夏季四月庚子日，詔令工商雜伎各業的人民，全都准許轉入農業。各州郡要督導百姓廣種菜果。辛亥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癸酉日，詔令僧人不得離開寺院出外巡游，有離寺院出行的應依憑官府公文。這一個月，劉宋明帝劉彧逝世。五月丁巳日，詔令軍隊備警時給予雀紐的印璽、符信，駐屯時給予馬紐的印璽。六月，安州遭受水災和雹災，詔令免除田租以賑濟撫恤百姓。丙申日，詔令："今年州郡貢舉人才，尤其是多而且濫。從今以後所遣送的人才，都應該是門第在全州郡最高的，才智是鄉閭間的上選。"戊午日，孝文皇帝巡行到陰山。

秋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八月，百濟遣使請兵伐高麗。九月辛巳，車駕還宫。戊申，統萬鎮將、河間王閭武皮坐貪殘賜死。己酉，詔以州鎮十一水旱，丐其田租，開倉振恤。又詔流迸之人，皆令還本，違者徙邊。

秋季七月壬寅日，詔令州郡縣各派遣才智足以問答應對的人兩名，前去參加九月講習武事的活動，孝文帝當親自詢問各地風俗。八月，百濟派遣使臣來請求出兵征伐高麗。九月辛巳日，孝文帝返回皇宫。戊申日，統萬鎮將、河間王閭武皮因貪殘而犯罪被賜死。己酉日，詔令以爲十一個州鎮發生水災或旱災，免除這些地方的田租，開糧倉賑濟撫恤災民。又詔令流徙和逃散的百姓，都限令他們返回本土，違抗命令的遷徙到

邊遠地區。

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親討之，將度漠，蠕蠕聞之，北走數千里。丁亥，封皇叔略爲廣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人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宫。

冬季十月，蠕蠕族侵犯邊塞，到達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親自率軍討伐蠕蠕，將要穿越沙漠，蠕蠕族聽到這消息，向北遠逃幾千里。丁亥日，封皇叔元略爲廣川王。壬辰日，分别派遣使者巡視省察各地風俗，慰問百姓的疾苦。孝文帝每月一次到崇光宫朝拜太上皇帝。

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温良仁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爲彝準。"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人先配邊戍者免之。

十二月庚戌日，詔令說："最近時期以來，官員以勞績而升職，不久而爲新任官員取代，州郡牧守没有撫恤人民的心意，競相聚斂財物，送舊官迎接新上任的官，相連接於道路，這不是穩固人心、隆盛政治的方法。自今以後州郡牧守中温良仁儉克己奉公的，可久留在他的職位上，經過一年有成績的，升遷一級職位；那些貪殘無道，侵害剥削黎民百姓的，雖然是剛任職，也一定加以貶黜處罰。把這些著列在法令上，作爲經常的準則。"詔令以爲代郡的事情與西漢的豐沛地區相同，代郡人先已發配戍邊的應寬免他們。

是歲，高麗、地豆干、庫莫奚、高昌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地豆干、庫莫奚、高昌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辰，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宋。丁亥，改崇光宫爲寧光宫。二月戊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至，策勛，告於宗廟。甲戌，詔縣令能静一縣劫盗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禄；能静三縣者，三年遷爲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三月壬午，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人。

延興三年春季正月庚辰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崔演出使劉宋朝廷。丁亥日，改稱崇光宫爲寧光宫。二月戊午日，太上皇帝從北伐戰場返回，在宗廟舉行聚會飲酒的飲至典禮，記述功勛於簡策，在宗廟禱告。甲戌日，詔令縣令能够平定一縣搶劫盜賊的，可兼治兩縣，也就領取兩縣的俸禄；能够使三個縣平定的，滿三年升遷爲郡守。俸禄二千石的郡守能够使兩郡乃至三郡平定的，也是如此，滿三年升遷爲州刺史。三月壬午日，詔令各糧倉囤穀麥貯積充盈的，可發放穀麥賜給貧民。

夏四月戊申，詔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討吐谷渾拾寅。壬子，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户以供灑掃。

夏季四月戊申日，詔令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征討吐谷渾拾寅。壬子日，詔令封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的孔乘爲崇聖大夫，撥給民户十户以供灑掃之用。

六月甲子，詔曰："往年縣召秀才二人，問守宰善惡，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諸爲人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代之。"

六月甲子日，詔令說："去年各縣徵召才智優秀的人兩名，詢問他們地方守宰爲官理政善惡的情况，而指列爲善受到奬賞的寥寥無幾，指列爲惡受罪罰的却很多，肆意行法傷害生民，本心

有所不忍。那些被人所指列爲惡的官員，特原諒他們的罪過，盡可寬貸他們。”

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人，户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乙亥，行幸陰山。八月庚申，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謝罪請降，許之。九月辛巳，車駕還宫。乙亥，宋人來聘。己亥，詔曰：“今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櫝葬之，不得暴露。”辛丑，詔遣十使，循行州郡，撿括户口。

秋季七月，詔令黄河以南的六州人民，每户收絹一匹、綿一斤、租穀三十石。乙亥日，孝文帝巡行到陰山。八月庚申日，孝文帝隨從太上皇帝到達黄河西岸。吐谷渾拾寅來謝罪請求投降，准許了他的投降。九月辛巳日，孝文帝返回皇宫。乙亥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己亥日，詔令説：“現在京師及天下的囚徒未經審判，在監獄中遭致死亡，而無近親的，官府給予衣服蓋布棺材將他們埋葬，不得讓尸體暴露。”辛丑日，詔令派遣十個使者，巡行州郡，查考户口。

冬十月，太上皇帝將南討，詔州郡之人，十丁取一，充行；户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冬季十月，太上皇帝將要南征，詔令各州郡的人民，每十個男丁抽取一丁，以補充部隊行伍；每户交租穀五十石，以備軍糧。

十一月戊寅，詔以河南州郡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百姓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搜揚，振恤。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懷州，所過問人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庚戌，詔關外苑囿，聽人樵采。

十一月戊寅日，詔令因爲黄河以南各州郡的牧守大多不守法，致使新拓展地區百姓的民情不能上達，派遣使者前去觀風俗察刑獄，黜降昏庸的官員提升廉明的官員，訪求推舉賢能的人，賑濟撫恤貧困的人。癸巳日，太上皇帝南巡到了懷州，所經過的地方都慰問百姓的疾苦，給高齡長者、孝悌力田之人賞賜布帛。十二月癸卯日初一，日食。庚戌日，詔令函谷關外的苑囿，准許百姓打柴取用。

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悉萬斤等國并遣使朝貢。州鎮十一水旱，丐人田租，開倉振恤。相州人餓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妖人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斬之。

這一年，高麗、契丹、庫莫奚、悉萬斤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十一個州鎮發生水旱災，免除百姓的田租，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相州百姓餓死的有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妖民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元平原將他捕獲斬殺。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丁丑，太尉、隴西王源賀以病辭位。二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未，禁寒食。三月丁亥，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延興四年春季正月癸酉日初一，日食。丁丑日，太尉、隴西王源賀因病辭去職位。二月甲辰日，太上皇從南巡途中返回。辛未日，禁行寒食節吃冷食的習俗。三月丁亥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出使去劉宋朝廷。

夏四月丁卯詔：自今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

夏季四月丁卯日詔令：從今以後不屬謀反大逆不道，干犯綱紀而外逃的罪人，罪刑祇施於犯罪人本身而已。

秋七月己卯，曲赦仇池。八月戊

秋季七月己卯日，因特殊情況赦免仇池郡的

申，大閲於北郊。九月，以宋亂故，詔將軍元蘭等伐蜀漢。

罪人。八月戊申日，在北郊大舉檢閲軍隊。九月，因爲劉宋内部發生變亂的緣故，詔令將軍元蘭等人率領軍隊征伐蜀漢。

冬十月庚子，宋人來聘。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

冬季十月庚子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十一月，分别派遣侍衛近臣巡行黄河以南的七個州，觀察風俗，安撫慰問新歸附的百姓。

是歲，粟特、敕勒、吐谷渾、高麗、曹利、闊悉、契丹、庫莫奚、地豆干等國并遣使朝貢。州鎮十三大飢，丐人田租，開倉振之。

這一年，粟特、敕勒、吐谷渾、高麗、曹利、闊悉、契丹、庫莫奚、地豆干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十三個州鎮發生大饑荒，免除百姓的田租，開糧倉賑濟飢民。

五年春二月癸丑，詔定考課，明黜陟。

延興五年春季二月癸丑日，詔令决定對官員的政績進行考核，嚴明官員職位的升降。

夏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五月丙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丁未，幸武州山。辛酉，幸車輪山。六月庚午，禁殺牛馬。壬申，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

夏季四月，詔令禁止畜養鷹鷂，開設百姓可相控告的制度。五月丙午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出使去劉宋朝廷。丁未日，孝文帝到臨武州山。辛酉日，孝文帝來到車輪山。六月庚午日，下令禁止宰殺牛馬。壬申日，因特殊情況赦免京師判處死罪的罪人，派遣他們去防備蠕蠕族。

秋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稱恒農王，豫州人田智度稱上洛王，郡討平之。

秋季九月癸卯日，洛州人賈伯奴自稱恒農王，豫州人田智度自稱上洛王，賈伯奴、田智度所在的郡出兵將他們討伐平定。

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閲於北郊。十二月丙寅，改封建昌王長樂爲安樂王。己丑，城陽王長壽薨。庚寅，宋人來聘。

冬季十月，太上皇帝在北郊大舉檢閲軍隊。十二月丙寅日，改封建昌王元長樂爲安樂王。己丑日，城陽王元長壽逝世。庚寅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是歲，高麗、吐谷渾、龜兹、契丹、庫莫奚、地豆干、蠕蠕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吐谷渾、龜兹、契丹、庫莫奚、地豆干、蠕蠕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承明元年春二月，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事免官爵爲兵。

承明元年春季二月，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因事犯法免去官爵降爲士兵。

夏五月，冀州人宋伏龍聚衆自稱南平王。郡縣捕斬之。

夏季五月，冀州人宋伏龍聚衆謀反自稱南平王。他所在的郡縣官兵將他捕獲斬殺。

六月甲子，詔中外戒嚴。分京師見兵爲三等，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元。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坐法賜死。戊寅，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爲太尉；

六月甲子日，詔令京師内外戒嚴，分京師現有兵員爲三等，第一軍出動，派遣第一等兵，二等兵的派遣也是如此。辛未日，太上皇帝逝世。壬申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承明元年。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因犯法被賜死。戊寅日，任命征西大將軍、安樂王元長樂爲太尉；

尚書左僕射、南平公目辰爲司徒，進封宜都王；以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臨朝稱制。

尚書左僕射、南平公元目辰爲司徒，進封爲宜都王；任命南部尚書李訢爲司空。尊稱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到朝廷處理國政。

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貴人爲思皇后。濮陽王孔雀有罪賜死。八月甲子，詔群公卿士，有便人益國者，具狀以聞。甲申，以長安二蠶多死，丐人歲賦之半。九月丁亥，曲赦京師。

秋季七月甲辰日，追尊已故皇母李貴人爲思皇后。濮陽王孔雀有罪被賜死。八月甲子日，詔令衆公卿士，有便利百姓對國家有益的建言，可具文以報告皇上。甲申日，因長安的夏蠶大多都死亡，免除百姓當年一半的賦税。九月丁亥日，因特殊情況赦免京師的罪人。

冬十月丁巳，起七寶永安行殿。乙丑，進假東陽王丕爵爲王。己未，詔群公卿士下及吏人，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辛未，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進濟南公羅拔爲王。

冬季十月丁巳日，建造七寶永安行殿。乙丑日，升假東陽王元丕的爵位爲正王。己未日，詔令衆公卿士下至一般官吏和平民，人人都准許上書，直言切諫，不要有所隱諱。凡是有益於政治有利於百姓可以糾正風俗的言論，主事官員應該把它向上報告。辛未日，孝文帝來到建明佛寺，大舉寬免罪人。升濟南公羅拔的爵位爲王。

是歲，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契丹、宕昌、悉萬斤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契丹、宕昌、悉萬斤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亥，起太和、安昌二殿。己酉，秦州略陽人王元壽聚衆，自號衝天王。雲中飢，開倉振恤。二月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王元壽。三月庚子，以雍州刺史、東陽王丕爲司徒。丙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太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太和元年春季正月乙酉日，改年號爲太和。辛亥日，建造太和、安昌兩殿。己酉日，秦州略陽郡人王元壽聚衆謀反，自稱爲衝天王。雲中發生饑荒，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二月辛未日，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伐打敗王元壽。三月庚子日，任命雍州刺史、東陽王元丕爲司徒。丙午日，詔令説："去年耕牛發生瘟疫，死傷過半。現在春耕已起，百姓需要勤勞本業，現在命令各地官府督導農民種田，有牛的家庭應比平常年份更加勤敏，没有牛的應比豐餘的年份加倍地庸作。一個丈夫依制度耕田四十畝，未婚的男子耕田二十畝，不要讓人不能盡其力，地不能盡其利。"

夏四月，樂安王良薨。詔復前東郡王陸定國官爵。五月，車駕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

夏季四月，樂安王元良逝世。詔令恢復前東郡王陸定國的官爵。五月，孝文帝在武州山向天祈求下雨，不一會時雨普降潤澤大地。

秋七月壬辰，京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己酉，起朱明、思賢門。是月，宋人殺其主昱。

秋季七月壬辰日，京兆王元子推逝世。庚子日，制定三等死刑。己酉日，建造朱明門、思賢門。當月，宋人殺了後廢帝劉昱。

八月壬子，大赦。丙子，詔曰："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若階藉元勛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戊寅，宋人來聘。九月乙酉，詔群臣定律令於太華殿。庚子，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

八月壬子日，大赦罪人。丙子日，詔令説："工伎商賈奴隸，各有他們的身份，然而主管官員妄濫放縱，有的沾連清流名士。從今以後户内有工役之人的，衹限本部部丞，以下依準級次而授予工役。如果是憑藉元勛以勞績安定國家的人，可不依照這一制令。"戊寅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九月乙酉日，詔令群臣到太華殿制定法令。庚子日，在北苑建造永樂遊觀殿，開鑿神淵池。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役。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襲陷仇池。十一月丁亥，懷州人伊祁苟自稱堯後，應王，聚衆於重山。洛州刺史馮熙討平之。閏月庚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宋。十二月壬寅，征西將軍皮喜攻陷葭蘆，斬楊文度，傳首京師。丁未，州郡八水旱蝗，人飢，詔開倉振恤。

冬季十月辛亥日初一，日食。癸酉日，在太華殿饗宴京邑七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他們衣服。詔令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個兒子不服役。劉宋的葭蘆戍主楊文度派遣他的弟弟楊鼠襲擊并攻下了仇池鎮。十一月丁亥日，懷州人伊祁苟自稱是堯帝的後裔，應該爲王，在重山聚衆謀反。洛州刺史馮熙將他討伐平定。閏十一月庚午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出使去劉宋朝廷。十二月壬寅日，征西將軍皮喜攻陷葭蘆，斬殺楊文度，把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師。丁未日，八個州郡發生水旱蝗災，百姓遭受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

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蠕蠕、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粟楊婆、員闊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契丹、庫莫奚、蠕蠕、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粟楊婆、員闊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馮熙第二子始興爲北平王。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人疾苦，以宫女賜貧人無妻者。癸卯，車駕還宫。乙酉晦，日有蝕之。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彌機爲宕昌王。

太和二年春季正月丁巳日，封昌黎王馮熙的第二個兒子馮始興爲北平王。二月丁亥日，巡行到代地的湯泉，所經過的地方都慰問人民的疾苦，將宫女賜給無妻室的貧民。癸卯日，孝文帝返回皇宫。乙酉日月終，日食。三月丙子日，封河南公梁彌機爲宕昌王。

夏四月己丑，宋人來聘。京師旱。甲辰，祈天災於北苑，親自禮焉，減膳避正殿。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師。

夏季四月己丑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京師發生旱災。甲辰日，在北苑爲天災發生向上天祈求保佑，孝文帝親自致禮，減少肴饌避離正殿。丙午日，時雨普降潤澤土地，因特殊情況赦免京師的罪人。

五月，詔曰："乃者人漸奢尚，婚葬越軌。又皇族貴戚及士庶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

五月，詔令説："近來人民逐漸崇尚奢侈，婚姻喪葬禮儀超越正軌。又有皇族貴戚及士庶的家庭，不考慮氏族門第的高下，與不同品類的人相婚配。前代皇帝親自發布嚴明的詔令，爲此申

不肅改。朕念憲章舊典，永爲定準，犯者以違制論。”六月庚子，皇叔若薨。

秋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人疾苦。丙戌，詔罷諸州禽獸之貢。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辰，曲赦京師。

冬十月壬辰，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羲使於宋。十二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

是歲，龜茲國獻名駝龍馬珍寶甚衆。吐谷渾、蠕蠕、勿吉等國并遣使朝貢。州鎮二十餘水旱，人飢，詔開倉振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庚申，詔罷行察官。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湯泉，問人疾苦。鰥貧者妻以宫女。己亥，還宫。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曲赦京師。

夏四月壬申，宋人來聘。癸未，樂良王樂平薨。甲午，宋順帝禪位于齊。庚子，進淮陽公尉元爵爲王。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五月丁巳，帝祈雨於北苑，閉陽門，是日澍雨大洽。六月辛未，以雍州人飢，開倉振恤。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山。

秋七月壬寅，詔免宫人年老及病者。八月壬申，詔群臣進直言。乙亥，幸方山，起思遠佛寺。丁丑，還宫。九月壬子，以司徒、東陽王丕爲太尉；趙郡公陳建爲司徒，進爵魏郡王；河南公苟頹爲司空，進爵河東王。進太原公王叡中山王，隴東公張祐新平王。己未，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賜死。庚申，隴西王源賀薨。

令禁止。而百姓習以爲常，仍不嚴肅改正。我思念效法舊的典章，永遠作爲定準，觸犯的以違反制令論處。”六月庚子日，皇叔元若逝世。

秋季八月，分別派遣使者，考察各地方的守宰，慰問人民的疾苦。丙戌日，詔令罷除各州進貢禽獸。九月乙巳日初一，日食。丙辰日，因特殊情況赦免京師的罪人。

冬季十月壬辰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鄭羲出使劉宋朝廷。十二月癸巳日，誅殺南郡王李惠。

這一年，龜茲國派遣使臣進獻名駝龍馬珍寶爲數甚多。吐谷渾、蠕蠕、勿吉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二十多個州鎮發生水旱災，百姓遭受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

太和三年春季正月癸丑日，坤德六合殿落成。庚申日，詔令罷除行察官。二月辛巳日，孝文帝、太皇太后到代郡湯泉，慰問百姓疾苦。將宫女給貧窮的獨身男子做妻子。己亥日，孝文帝返回皇宫。三月癸卯日初一，日食。甲辰日，因特殊情況赦免京師的罪人。

夏季四月壬申日，劉宋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癸未日，樂良王樂平逝世。甲午日，劉宋的順帝劉準禪讓帝位給南齊皇帝。庚子日，升淮陽公尉元的爵位爲王。宜都王元目辰有罪被賜死。五月丁巳日，孝文帝在北苑向上天祈求降雨，關閉南門以抑陽氣，這一天，時雨普降潤澤土地。六月辛未日，因雍州百姓遭受饑荒，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在方山建造文石室、靈泉殿。

秋季七月壬寅日，詔令讓年老及有疾病的宫人免服宫役而放歸。八月壬申日，詔令群臣進説正直的言論。乙亥日，孝文帝到了方山，建造思遠佛寺。丁丑日，孝文帝返回皇宫。九月壬子日，任命司徒、東陽王元丕爲太尉；趙郡公陳建爲司徒，升爵位爲魏郡王；河南公苟頹爲司空，升爵位爲河東王。升太原公王叡的爵位爲中山王，隴東公張祐的爵位爲新平王。己未日，定州刺史、安樂王元長樂有罪被賜死。庚申日，隴西王源賀逝世。

冬十月己巳朔，大赦。十一月癸卯，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進假梁郡公元嘉爵爲假王，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琛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廣固，至壽春。

冬季十月己巳日初一，大赦罪人。十一月癸卯日，將不同數量的衣服布帛，分别賞賜給京師貧窮人民、高齡長者、患有疾病而不能自保的人。癸丑日，升假梁郡公元嘉的爵位爲假王，督領兩位將領出兵淮陰；隴西公元琛等三將出兵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等三將出兵廣固，到達壽春。

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地豆干、契丹、庫莫奚、龜茲、粟特、州逸、河龔、疊伏羅、員闊、悉萬斤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高麗、蠕蠕、地豆干、契丹、庫莫奚、龜茲、粟特、州逸、河龔、疊伏羅、員闊、悉萬斤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乙卯，廣川王略薨。丁巳，罷畜鷹鷂之所，以其地爲報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韓頹有罪，削爵徙邊。二月癸巳，以旱故，詔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人有疾苦，所在存問。

太和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日，乾象六合殿落成。乙卯日，廣川王元略逝世。丁巳日，罷除畜養鷹鷂的場所，將那塊地方作爲報德佛寺。戊午日，襄城王韓頹有罪，削除爵位流徙到邊遠的地方。二月癸巳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詔令天下百姓祭祀山川群神以及能够興雲致雨的神靈，修飾祠堂，以犧牲和玉璧獻祭。百姓有疾苦，所在地方的官員要慰問百姓。

夏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隨輕重决遣，以赴耕耘。甲申，賜天下貧人一户之内無雜財穀帛者廩一年。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師。

夏季四月乙卯日，孝文帝到廷尉、籍坊兩個牢獄巡察，接見囚徒。詔令依據囚徒罪行的輕重審决并遣送，讓他們趕赴農業耕耘勞作。甲申日，給天下一户之内全無雜財穀帛的貧民賜一年的糧食。六月丁卯日，因時雨普降潤澤土地，特别赦免京師的罪人。

秋七月辛亥，行幸火山。壬子，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傜役。閏月丁亥，幸獸圈，親録囚徒，輕者皆免之。壬辰，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八月乙卯，詔諸州置冰室。九月乙亥，思義殿成。壬午，東明觀成。戊子，詔曰："隆寒雪降，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囚所，察飢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鎖。"

秋季七月辛亥日，孝文帝巡行到火山。壬子日，詔令會集京師的老年人，賜給他們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給他們的家人免除傜役。閏七月丁亥日，孝文帝來到獸圈，親自省察記録囚徒的罪過，罪輕的囚徒都給予赦免。壬辰日，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被賜死。八月乙卯日，詔令各州建置冰室。九月乙亥日，思義殿落成。壬午日，東明觀落成。戊子日，詔令説："隆冬嚴寒降雪，可派遣侍臣前往廷尉刑獄及囚禁場所，察看飢寒的囚徒并給他們衣食，加了桎梏刑具的囚徒可用輕鎖代替。"

是歲，州鎮十八水旱，人飢，詔開倉振恤。蠕蠕、悉萬斤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十八個州鎮發生水旱災，百姓遭受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蠕蠕、悉萬斤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五年春正月己卯，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人疾苦。

太和五年春季正月己卯日，孝文帝南行巡視。丁亥日，到達中山，親自看望高齡長者，慰問人民的疾苦。

二月辛卯朔，大赦。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各有差。免宫人之老者，還其親。丁酉，至信都，存問如中山。癸卯，還中山。己酉，講武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宫。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假梁郡王嘉大破齊，俘獲三萬餘口，送京師。

二月辛卯日初一，大赦罪人。恩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保的人，所給穀帛數量各有不同。免除年老宫人的役事，讓他們返回親人所在的地方。丁酉日，孝文帝到達信都，像到中山時那樣看望老人及慰問百姓的疾苦。癸卯日，孝文帝返回中山。己酉日，在唐水之北講習武事。庚戌日，孝文帝返回皇宫。僧人法秀謀反，被誅殺。假梁郡王元嘉大敗南齊軍隊，俘獲三萬多人，送到京師。

三月辛酉朔，幸肆州。癸亥，講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守宰，黜陟之。己巳，車駕還宫。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説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

三月辛酉日初一，孝文帝到肆州。癸亥日，在雲水之北講習武事。所經過的地方都考察當地守宰官員，根據他們的政績升職或降職。己巳日，孝文帝返回皇宫。詔令説："法秀妖詐擾亂綱常，妄説神符瑞應。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多人招集結納奴隸，圖謀暴亂。主管官員判處爲族誅，實在是切合刑法。但是我憐憫愚妄的人，重視人的生命，心中仍有所不忍。今後應將誅五族的降至祇誅同祖父的三族，誅三族的降至祇誅一個家門，誅殺一個家門的降至祇誅犯罪人本身。"

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於山立碑焉，銘太皇太后終制于金册。又起鑒玄殿。甲寅，以旱故，詔所在掩骸骨，祈禱神祇。任城王雲薨。五月庚申，以農月時要，詔天下勿使有留獄。六月甲辰，中山王叡薨。戊午，封皇叔簡爲齊郡王，猛爲安豐王。

夏季四月己亥日，孝文帝巡行到方山。建造永固石室，在山上竪立石碑，在金册上銘刻太皇太后喪葬的文告。又建造鑒玄殿。甲寅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詔令各地掩埋死者的骸骨，向土地神祈禱。任城王元雲逝世。五月庚申日，因爲是農耕的重要季節，詔令天下各地不可有久留牢獄的罪人。六月甲辰日，中山王王叡逝世。戊午日，封皇叔元簡爲齊郡王，元猛爲安豐王。

秋七月庚申朔，日有蝕之。甲子，齊人來聘。九月庚午，閲武於南郊，大饗群臣。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馮熙世子誕爲南平王。

秋季七月庚申日初一，日食。甲子日，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九月庚午日，在南郊檢閲軍隊，大舉饗宴群臣。南齊使臣車僧朗因爲位次排在劉宋使臣殷靈誕的後面，堅辭不肯就席。劉宋來歸降的人解奉君在宴會中刺殺車僧朗。詔令誅殺解奉君等人。乙亥日，封昌黎王馮熙的世子馮誕爲南平王。

冬十二月癸巳，州鎮十二飢，詔開倉振恤。

冬季十二月癸巳日，十二個州鎮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

是歲，鄧至、蠕蠕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鄧至、蠕蠕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二月辛卯，詔以靈丘郡土既褊塉，又諸州路衝，復其人租十五年。癸巳，白蘭王吐谷渾翼世以誣罔伏誅。乙未，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人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其復常調三年。”癸丑，賜王公已下清勤著稱者，穀帛有差。三月庚辰，幸獸圈。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從今勿復捕貢。”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衣服。是月，齊高帝殂。

太和六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大赦罪人。二月辛卯日，詔令以爲靈丘郡土地既褊狹貧瘠，又是各州通路的要衝，應免除郡中人民十五年的租穀。癸巳日，白蘭王吐谷渾翼世以誣罔罪被誅殺。乙未日，詔令説：“南齊蕭道成在江淮逞逆爲亂，頻頻舉動戰旗。南方七州的百姓既有征戰運輸的辛勞，大大違背了輕徭役的本義，應該免除七州百姓三年的常年户調税。”癸丑日，賞賜王公以下清廉勤敏著稱的官員，所給穀帛數量多少不等。三月庚辰日，孝文帝來到獸圈。詔令説：“虎狼凶猛殘暴，食肉殘害生靈，從今以後不要再去捕獵進貢。”辛巳日，孝文帝到武州山石窟寺，賜衣服給貧窮老人。這個月，齊高帝蕭道成逝世。

夏四月甲辰，賜畿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各有差。

夏季四月甲辰日，恩賜京畿之内鰥寡孤獨不能自保的人，所給粟帛數量各有不同。

秋七月，發州郡五萬人修靈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其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山澤禁。九月辛酉，以氐楊後起爲武都王。

秋季七月，徵發州郡五萬人修築靈丘的道路。八月癸未日初一，分别派遣大使巡行天下遭受水災的地方，免除這些地方的租賦，貧窮儉薄不能自保的人，賜給他們粟帛。庚子日，罷除禁山澤的命令。九月辛酉日，封氐人楊後起爲武都王。

是歲，地豆干、吐谷渾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地豆干、吐谷渾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疾苦以增修寬政，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今秀孝計掾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丁卯，詔青、齊、光、東徐四州户，運倉粟二十石送瑕丘、琅邪，復租算一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飢，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

太和七年春季正月庚申日，詔令説：“我每每想知道百姓的疾苦，以便更多地施行寬和的政治，故向州郡的使者詳細詢問地方守宰苛虐的情況。而今州郡的秀才孝廉及掌管計簿的官吏所回答的大多不真實，大大違背我虛心訪求的本意。應該判處他們以死刑，明示欺罔皇上必加誅殺。然而我的心情仍有所不忍，可寬恕罪過准許他們返歸鄉里，申布天下，讓天下知道以後再觸犯命令的不予寬恕。”丁卯日，詔令青、齊、光、東徐四州民户，運輸倉庫粟米二十石送到瑕丘、琅邪，可免交一年的租穀算賦。三月甲戌日，因冀、定兩州饑荒，詔令各郡縣在路旁煮米粥供給百姓食用，又放寬關門津梁的查禁。

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車駕還宫。閏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六月，定州上言，爲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

夏季四月庚子日，孝文帝到崞山，給所經過地方的鰥寡不能自保的人賜衣服和粟帛。壬寅日，孝文帝返回皇宫。閏四月癸丑日，皇子出生，大赦罪人。六月，定州上奏説，供給粥食所養活的有九十四萬七千多人。

秋七月甲申，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改封濟南王羅拔爲趙郡王。九月壬寅，詔求讜言。冀州上言，爲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秋季七月甲申日，詔令假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出使去南齊朝廷。改封濟南王羅拔爲趙郡王。九月壬寅日，詔令訪求正直的言論。冀州上奏説，供給粥食所養活的有七十五萬一千七百多人。

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一月辛丑，齊人來聘。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癸丑，詔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絶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政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自今悉禁絶之，有犯者以不道論。"庚午，開林慮山禁，與人共之。州鎮十三飢，詔開倉振恤。

冬季十月戊午日，皇信堂落成。十一月辛丑日，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十二月乙巳日初一，日食。癸丑日，詔令説："夏、殷兩朝不嫌同族的婚配，周代纔開始禁絶同姓的婚娶。這都是教令隨時代而設置，政令因事而更改的情形。國運剛剛奠定，政務繁多時間不足，古樸遺風，没有時間去更改。從今以後一律禁絶同族婚配，有觸犯禁令的以不道德論處。"庚午日，開放林慮山的防禁，與人民共同享用林慮山。十三個州鎮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

八年春正月，詔隴西公琛、尚書陸叡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

太和八年春季正月，詔令隴西公元琛、尚書陸叡爲東西兩道大使，褒揚爲善的官懲罰邪惡的官。

夏五月己卯，詔振賜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

夏季五月己卯日，詔令賑濟賞賜黄河以南七個州戍守的兵卒。甲申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出使南齊朝廷。

六月丁卯，詔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絶。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顧憲章舊典，始班俸禄，罷諸商人，以簡人事。户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禄。均預調爲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爲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戊辰，武州水壞人居。

六月丁卯日，詔令説："設置官職，分等制定俸禄，這已實行很久遠了，自從中原發生戰亂百姓死喪，這一制度中斷。先前各朝依循戰亂時的體制，没有時間更改。我顧念效法舊的典章，纔開始頒發俸禄，罷除商人，以整肅民事。每户加收調三匹帛、穀二斛九斗，作爲官職人員的俸禄。都預收調爲兩匹的賦，即兼爲商貿之用。這雖然會有一時的麻煩，但最終能得到永遠安逸的好處。俸禄施行之後，凡貪贓滿一匹帛的處死。改變法度，應是重新開始，命令大赦天下罪人，讓他們從今開始更新。"戊辰日，武州發生水災毁壞百姓的房屋。

秋八月甲辰，詔以班制俸禄，更

秋季八月甲辰日，詔令頒布俸禄制度，又起

輿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制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便宜，勿有所隱。九月甲午，齊人來聘。戊戌，詔俸制十月爲首，每季一請。於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

用刑書，寬和與猛急兩方面不相協調，人們也許會有異議。命令百官卿士工商吏民各奏上國家應興辦的好事，不要有所隱諱。九月甲午日，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戊戌日，詔令俸禄制度以十月爲年首，每季一次請報。於是朝廷内外百官，所收受的俸禄有不同的等級。

冬十一月乙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于齊。十二月，州鎮十五水旱，人飢，詔使者開倉振恤。

冬季十一月乙未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出使南齊朝廷。十二月，十五個州鎮發生水、旱災，百姓遭受饑荒，詔令使者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

是歲，蠕蠕、高麗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一年，蠕蠕、高麗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九年春正月戊寅，詔禁圖讖秘緯及名《孔子閉房記》，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説吉凶，及委巷諸卜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癸未，大饗群臣于太華殿，班賜皇誥。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孫皇曾孫紹封者、皇女封者，歲禄各有差。封廣陽王建第二子嘉爲廣陽王。乙巳，詔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三月丙申，封皇弟禧爲咸陽王，幹爲河南王，羽爲廣陵王，雍爲潁川王，勰爲始平王，詳爲北海王。

太和九年春季正月戊寅日，詔令禁止圖讖緯書及名爲《孔子閉房記》等圖籍，保留這些書籍的以死罪論處。又男女妖巫假稱神鬼，虚妄地説吉道凶，以及僻陋小巷那些占卜邪説不是典籍所記載的話，都嚴加禁絶。癸未日，在太華殿大舉饗宴群臣，頒賜皇帝的誥命。二月己亥日，命令皇子封了王爵的、皇孫皇曾孫繼承了封號的、皇女受了封號的，每年的俸禄各有不同等級。封廣陽王元建的第二個兒子元嘉爲廣陽王。乙巳日，詔令百官卿士工商吏民各自上書盡力進諫，不要有所隱諱。三月丙申日，封皇弟元禧爲咸陽王，元幹爲河南王，元羽爲廣陵王，元雍爲潁川王，元勰爲始平王，元詳爲北海王。

夏五月，齊人來聘。

夏季五月，南齊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秋七月丙寅朔，新作諸門。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爲宕昌王。

秋季七月丙寅日初一，新建各個城門。癸未日，派遣使臣封宕昌王梁彌機哥哥的兒子梁彌承爲宕昌王。

八月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飢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譴在予一人，百姓横罹艱毒。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飢人良口者，盡還所親。雖娉爲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

八月庚申日，詔令説："幾個州都發生水災，饑饉連接而來，致使有出賣男女的。上天的譴告原因都在於我，百姓横遭艱難禍患。現在命令從太和六年以來，買了定、冀、幽、相四州飢民平民人口的，應全部送還給他們的親人。雖是已聘納爲妻妾，而對待她們不合情理的，内心不樂意的，也要讓她們離去。"

冬十月丁未，詔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興富人之本。辛酉，

冬季十月丁未日，詔令使者巡行州郡，與州郡牧守一起平均分配天下的田地，受田還田以生死年月爲斷限。勸導農桑業，振興使百姓富裕的

司徒、魏郡王陳建薨。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十二月乙卯，以侍中、淮南王他爲司徒。

本業。辛酉日，司徒、魏郡王陳建逝世。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出使去南齊朝廷。十二月乙卯日，任命侍中、淮南王元他爲司徒。

是歲，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傷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京師以及十三個州鎮發生水、旱災傷害莊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饗萬國。二月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人户籍。三月庚戌，齊人來聘。

太和十年春季正月癸亥日初一，孝文帝開始穿衮衣戴冠冕，朝見饗宴各國使臣。二月甲戌日，開始設立黨、里、鄰三長，核定人民的户籍。三月庚戌日，南齊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法服御輦祀西郊。六月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

夏季四月辛酉日初一，開始制定官員的五等禮服。甲子日，孝文帝初次穿上禮服乘坐天子輦車到西郊祭祀。六月己卯日，給皇子取名爲恂，大赦罪人。

秋八月乙亥，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

秋季八月乙亥日，給尚書五等品爵以上的官員紅色的公服、玉製的珮飾、繫玉珮的大小絲帶。九月辛卯日，詔令建造明堂、辟雍。

冬十月癸酉，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一月，議定州郡縣官依户給俸。十二月乙酉，汝南、潁川飢，詔丐人田租，開倉振恤。

冬季十月癸酉日，主事官員議定依準過去的事例在南郊祭祀時以始祖配祭。十一月，議定州郡縣官依據户口數多少發給俸禄。十二月乙酉日，汝南、潁川發生饑荒，詔令免除百姓的田租，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

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勿吉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蠕蠕、高麗、吐谷渾、勿吉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肆州之雁門及代郡人飢，詔開倉振恤。

太和十一年春季正月丁亥日初一，詔令審定樂章，不是雅音的除去。二月甲子日，肆州的雁門及代郡百姓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

夏五月癸巳，南平王渾薨。甲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已上，賦役無所與。六月辛巳，秦州人飢，詔開倉振恤。

夏季五月癸巳日，南平王元渾逝世。甲午日，詔令免除自太祖以來的七世子孫，以及外戚中喪事時穿緦麻孝服的人之賦役，賦役無須承擔。六月辛巳日，秦州人民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

秋七月己丑，詔今年穀不登，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振恤。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庚辰，大議北伐。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人。

秋季七月己丑日，詔令説今年莊稼没有收成，准許人民出函谷關就地求食。派遣使者録造户籍，分别遣送離去及留居的人民，所在各地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八月壬申日，蠕蠕族侵犯邊塞，派遣平原王陸叡率軍征討蠕蠕。庚辰日，集會商議出兵北伐的事情。辛巳日，罷除山北

苑，將那塊地方賜給貧民。

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宫人不執機杼者。甲戌，詔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人閑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内，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

冬季十月辛未日，詔令罷止起部官所營造的没有益處的建築，將不操持機杼紡織的宫人罷出宫。甲戌日，詔令説："鄉飲的禮儀廢止，那麽長幼的次序就會混亂。孟冬十月，人民閑居是一年的間隙，應該在這一時節，以德義教導人民。可下令各州，黨、里之内，推舉賢明且年長的人，教導他所在里内的人，讓爲父的慈愛、爲子的孝順、爲兄的友好、爲弟的恭順、爲夫的平和、爲妻的温柔。不遵循長者教導的，列出姓名上報。"

十一月丁未，詔罷尚方錦綉綾羅之工，百姓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紬錦、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内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人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戊申，詔今寒氣勁切，杖棰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栲問罪人。又歲飢，輕囚宜速决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十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體。

十一月丁未日，詔令罷除尚方令屬下的錦綉綾羅織造的工匠，百姓想織造，聽任他們不加禁止。命令御府所藏衣服金銀珠玉綾紬錦、太官掌管的雜器、太僕掌管的乘具、内庫所藏的弓矢，輸出其所藏的大半，頒賜給百官及京師的民衆，下至於工商奴隸、以及在六鎮戍守的士卒，所給數量多少各有不同。戊申日，詔令説現在寒氣勁迫，刑杖鞭打難以忍受。從這個月至來年孟夏四月，不准許拷打逼問罪人。又今年饑荒，輕罪的囚徒應迅速判决了斷，不能讓輕罪的犯人長久拘留在牢獄裏。十二月，詔令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修改辨析國家史記，依照紀傳體編撰。

是歲大飢，詔所在開倉振恤。吐谷渾、高麗、悉萬斤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發生大饑荒，詔令各地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吐谷渾、高麗、悉萬斤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詔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三月丁亥，中散梁衆保等謀反，伏誅。

太和十二年春季正月辛巳日初一，初次建樹五牛旌旗。乙未日，詔令鎮戍流徙的人員，年齡已滿七十歲，孤獨貧窮，没有已成人的子孫，旁親中又無叔伯、兄弟、侄輩等親人的，具述情況上報。二月辛亥日初一，日食。三月丁亥日，中散梁衆保等人謀反，被誅殺。

夏四月甲子，大赦。己巳，齊將陳顯達攻陷澧陽，長樂王穆亮率騎討之。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壬寅，增置彝器於太廟。

夏季四月甲子日，大赦罪人。己巳日，南齊將領陳顯達攻陷澧陽，長樂王穆亮率領騎兵討伐陳顯達。五月丁酉日，詔令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内六郡，各修造水田，通渠水灌溉。壬寅日，添置禮器送進太廟。

秋九月甲午，詔曰："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乃者癸巳夜，月蝕盡，公

秋季九月甲午日，詔令説："日食時修行德政，月食時整治刑獄。前些時癸巳夜，月全食，

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經武殿。癸卯，淮南王他薨。

公卿以下的官員，應該慎重對待刑罰，以回報天意。”丁酉日，建造宣文堂、經武殿。癸卯日，淮南王元他逝世。

閏月甲子，帝觀築圓丘于南郊。十一月，雍、豫二州人飢，詔開倉振恤。梁州刺史、臨淮王提坐貪縱，配北鎮。

閏九月甲子日，孝文帝在南郊觀看建築圓丘。十一月，雍、豫兩州人民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梁州刺史、臨淮王元提因貪污縱欲而犯罪，發配北鎮。

是歲，高麗、宕昌、吐谷渾、勿吉、武興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宕昌、吐谷渾、勿吉、武興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三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初備大駕。乙丑，兗州人王伯恭聚衆勞山，自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討斬之。戊辰，齊人寇邊，淮南太守王僧儁擊走之。二月庚子，引群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三月，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貪財削封。

太和十三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在圜丘祭天，開始備置帝王出行乘坐的大駕車乘。乙丑日，兗州人王伯恭在勞山聚集民衆，自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將他討平并斬殺。戊辰日，南齊軍隊侵擾邊境，淮南太守王僧儁率軍攻擊并逐走南齊軍隊。二月庚子日，接見群臣訪詢政治舉措的得失及改進的事宜。三月，夏州刺史章武王元彬因貪財被削除爵位。

夏四月丁丑，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毁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州鎮十五大飢，詔所在開倉振恤。五月庚戌，祀方澤。六月，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并坐贓賄，免爲庶人。

夏季四月丁丑日，詔令説：“登上高樓散發物品，以賜給百姓，致使人馬奔騰踐踏，多有毁損和傷害。現在應停止這種做法，將本當散發的物品賜給貧窮孤獨的老人。”十五個州鎮發生大饑荒，詔令發生饑荒的所在各地開糧倉賑濟撫恤百姓。五月庚戌日，在方澤祭地。六月，汝陰王元天賜、南安王元楨都因貪贓受賄犯罪，免去官爵成爲庶民。

秋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八月乙亥，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使於齊。九月，出宫人賜北鎮人貧鰥者。

秋季七月，在京師建立孔子廟。八月乙亥日，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出使去南齊朝廷。九月，將宫人放出宫賜給北鎮貧窮無妻的男人。

冬十一月己未，安豐王猛薨。十二月丙子，司空、河東王苟頹薨。甲午，齊人來聘。己亥，以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

冬季十一月己未日，安豐王元猛逝世。十二月丙子日，司空、河東王苟頹逝世。甲午日，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己亥日，任命尚書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

是歲，高麗、吐谷渾、陰平、中赤、武興、宕昌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吐谷渾、陰平、中赤、武興、宕昌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四年春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戊寅，初詔定起居注制。詔遣侍臣巡行州郡，問人疾苦。

太和十四年春季二月己巳日初一，日食。戊寅日，初次下詔令訂立撰寫起居注的制度。詔令派遣侍奉皇帝的臣子巡行州郡，慰問百姓的疾苦。

夏四月，地豆干頻犯塞。甲戌，

夏季四月，地豆干國的軍隊累次侵犯邊塞。

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甲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使於齊。五月己酉，庫莫奚犯塞，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沙門司馬御惠自言聖王，謀破平原郡，禽獲伏誅。

甲戌日，征西大將軍、陽平王元頤率軍擊敗并逐走地豆干的軍隊。甲午日，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出使去南齊朝廷。五月己酉日，庫莫奚國的軍隊侵犯邊塞，安州都將樓龍兒率軍擊敗并逐走庫莫奚的軍隊。僧人司馬御惠自稱聖王，圖謀攻陷平原郡，被擒拿并誅殺。

秋七月甲辰，詔罷都牧雜制。八月，詔議國之行次。

秋季七月甲辰日，詔令罷除都牧雜制。八月，詔令議定國家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位次。

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詔聽藩鎮曾經内侍者，前後奔赴。冬十月戊辰，詔將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甲戌，車駕謁永固陵。群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己卯，車駕謁永固陵。庚辰，帝居廬，引見群僚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群臣乃止。京兆王太興有罪，免官削爵。詔曰："公卿屢依金册遺旨，中代權制，式請過葬即吉。朕思遵遠古，終三年之制。依禮，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以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已下復爲節降，斟酌古今，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巨痛。"癸未，詔曰："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群臣，據金册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册，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慕。又奉遵聖訓，聿修誥旨，不敢闇默自居，以曠機政。庶不愆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并下州鎮，長至、三元，絶告慶之禮。"甲申，車駕謁永固陵。十一月甲寅，詔内外職人先朝班次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已上衰服者，至

九月癸丑日，太皇太后馮氏逝世。詔令准許在藩鎮曾經入侍太皇太后的人，先後來奔喪。冬季十月戊辰日，詔令説皇帝將親自奉侍太皇太后的靈柩，到太皇太后的陵墓墓道臨訣，凡是平常出行時隨從使用的物品器具，全部都可停止供辦。衹是武衛官員，防備侍候仍依照平常的法規。癸酉日，在永固陵安葬文明太皇太后。甲戌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群臣一再請求爲天下之公事而除去喪服，孝文帝不允許。己卯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庚辰日，孝文帝居住守喪的倚廬，在太和殿接見群臣百僚。太尉、東陽王元丕等人依據權宜制處的理由堅決請求除去喪服。孝文帝引據古代禮制爲辭反復應對，群臣纔停止請求。京兆王元太興有罪，被免去官職削除爵位。詔令説："公卿們屢次引據金册記録的太皇太后的遺旨，中間代以權宜制處的理由，恭敬請求太皇太后安葬以後即時行吉祭之禮。我想遵循遠古，服完守喪三年的制度。依照喪禮，安葬之後舉行虞祭行卒哭之禮。這個月的二十一日授服，以葛布喪服代替麻布喪服。既是居上位的皇帝衰服，在下位的公卿就不能獨自釋除衰服，故所以對於我的授服，變而爲依從小祥之祭的練禮。以下的官員再依親疏、貴賤、遠近的情況而次第降減服喪，斟酌參照古今的制度，以節制喪禮適中。而且采取金册遺旨中儘快除去喪服的一方面内容，略微表達臣子無限的悲痛。"癸未日，詔令説："我遵循遠古的禮制，想使服喪三年的大禮完成。群臣百官，根據金册所載太皇太后臨終遺命，將要阻止我服喪三年的本心，依從前朝的制度。我崇敬地思量金册遺旨，自行推究省

夕復臨。其餘唯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別儀。丁巳，齊人來聘。

察，取之於兼顧兩全的考慮，不容許群臣議論。將衰服期届滿，使四時之仰慕竟成。又尊奉先聖的訓誡，依循太皇太后誥令旨意，不敢自居諒闇静默不言，以致曠廢國家萬機政務。希冀不違誤金册遺命的意旨，稍微展布哀痛仰慕的心情。并下令各州鎮，夏至冬至、正月初一元旦，除去喜慶的禮節。甲申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十一月甲寅日，詔令朝廷内外官職人員、前朝有班列品次的官員、以及各方雜客，冬至日，全都允許入臨陵墓祭拜。三品以上服衰服的人，至傍晚時再次到臨永固陵。其餘官員衹在早晨到臨陵墓而已。各級官員拜哭陵墓的禮節，一概依照哭臨的儀制。丁巳日，南齊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十二月壬午，詔依準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朋附豪勢，陵抑孤獨，罪有常刑。

十二月壬午日，詔令依照古代劃分田地區域的丘井模式，派遣使者與州郡官員宣布頒行條令制度。隱匿的人口漏籍的民丁，當即允許著籍爲實有户口。如果依附豪强勢家，欺凌壓迫孤獨之民，其罪責依已制定的刑法處置。

是歲，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高麗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高麗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五年春正月丁巳，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癸亥晦，日有蝕之。二月己丑，齊人來聘。三月甲辰，車駕謁永固陵。

太和十五年春季正月丁巳日，孝文帝在皇信堂東室開始處理政務。開始設置左史官和右史官。癸亥日月終，日食。二月己丑日，南齊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三月甲辰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

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謁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何宜四氣未周，便行禮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己卯，經始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乙卯，枹罕鎮將長孫百年攻吐谷渾所置洮陽、泥和二戍剋之，俘獲三萬餘人。詔悉免歸。丙辰，詔造五輅。六月丁未，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

夏季四月癸亥日，孝文帝自守喪以來纔開始進食蔬菜飯食。乙丑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從正月到這個月的癸酉日天不下雨，主事官奏請向群神祈禱。詔令説："怎麽可以在守喪不滿四季的時候，就舉行祈禮的事，衹應該考察自身責備自己，以對待上天的譴告。"甲戌日，詔令員外散騎常侍李彪出使去南齊朝廷。己卯日，開始修治明堂，改建太廟。五月己亥日，商議改訂律令。在東明觀裁决難於判明的案件。乙卯日，枹罕鎮將長孫百年把吐谷渾所設置的洮陽、泥和兩個戍所攻陷，俘虜了三萬多人。詔令盡行釋放遣返。丙辰日，詔令製造帝王使用的玉、金、象、革、木五種車輛。六月丁未日，濟陰王元鬱因貪殘被賜死。

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規建壽陵。己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皇帝爲太祖。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八月壬辰，議養老；又議肆類上帝、禋于六宗禮，帝親臨決。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己亥，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乙巳，親定禘祫禮。丁巳，議律令事，仍省雜祀。九月辛巳，齊人來聘。

秋季七月乙丑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規劃建造壽陵。己卯日，詔令議定祖宗的廟號，以道武皇帝爲太祖。乙酉日，孝文帝巡察京都地區，審理訴訟案件後返回。八月壬辰日，議論養老事宜；又議論進行類祭天帝、祭祀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宗的禮儀，孝文帝親自到臨決斷。詔令各郡國地方有應時物品獻祭宗廟的，即將物品供貢。戊戌日，把道壇遷移到桑乾河之南，改稱爲崇虛寺。己亥日，詔令各州薦舉秀才，先舉才學完美之士。乙巳日，孝文帝親自審定大祭宗廟的禘祫祭的禮儀。丁巳日，議論審定律令事宜，仍舊省減雜祀。九月辛巳日，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冬十月庚寅，車駕謁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廟成。十一月丁卯，遷七廟神主於新廟。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諸牧守。詔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聘於齊。丙戌，初罷小歲賀。丁亥，詔二千石考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黄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衣一襲。十二月壬辰，遷社於内城之西。癸巳，班賜刺史已下衣冠。以安定王休爲太傅，齊郡王簡爲太保。帝爲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宫。己酉，車駕迎春於東郊。辛亥，詔簡選樂官。

冬季十月庚寅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這個月，明堂太廟落成。十一月丁卯日，將太祖廟以下先王七廟神主牌位遷移到新廟。乙亥日，排定所有官員的品次等級。戊寅日，考查各州郡牧守的政績。詔令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出使去南齊朝廷聘問通好。丙戌日，開始罷除歲終臘日後的小歲日敬賀君長的儀式。丁亥日，詔令州郡牧守考查政績中評爲上上等次的官員，爲假四品將軍，賜給乘用的黄馬一匹；評爲上中的，爲五品將軍；評爲上下的，給予衣裳一套。十二月壬辰日，將社廟遷徙到内城之西。癸巳日，給刺史以下的官員頒賜衣冠。任命安定王元休爲太傅，齊郡王元簡爲太保。孝文帝在城東行宫爲高麗王璉之死致哀。己酉日，孝文帝在東郊舉行迎春儀式。辛亥日，詔令選拔樂官。

是歲，吐谷渾、悉萬斤、高麗、鄧至、宕昌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悉萬斤、高麗、鄧至、宕昌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朔，朝饗群臣於太華殿。帝始爲王公興縣而不樂。己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爲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詔罷祖裸。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者，皆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子

太和十六年春季正月戊午日初一，孝文帝在太華殿朝見饗宴群臣。孝文帝開始爲王公們致興，置宫懸鐘磬樂器而不奏樂。己未日，在明堂給顯祖獻文皇帝舉行廟祭，以配祭天帝。孝文帝於是登上靈臺觀看雲氣之色，下靈臺後居住在明堂東北的厢房，宣布政事。每月初一依照這個方式作爲常制。辛酉日，開始將太祖在南郊配祭五帝。壬戌日，詔令議定國家的五行行次，以爲是以水德承接金德。甲子日，詔令罷除祖裸之禮。

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戊辰，帝臨思義殿，策問秀、孝。丙子，始以孟月祭廟。

乙丑日，命令凡不是太祖子孫的疏遠宗屬以及異姓而封爲王爵的人，都降爵爲公，公降爵爲侯，侯降爵爲伯，子男仍舊爲子男爵。都除去將軍的稱號。戊辰日，孝文帝來到思義殿，把問題寫在簡策上以測問秀才、孝廉。丙子日，開始規定以每季的第一個月舉行廟祭。

二月戊子，帝移御永樂宮。庚寅，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辛卯，罷寒食享。壬辰，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冤訟。甲午，車駕初朝日于東郊，遂以爲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甯，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乙亥，車駕初迎氣於南郊，自此爲常。辛巳，以高麗王璉孫雲爲其國王。齊人來聘。

二月戊子日，孝文帝移居永樂宮。庚寅日，毀棄太華殿，開始營建太極殿。辛卯日，罷除寒食節的祭享。壬辰日，孝文帝到北部曹官署，遍觀北部曹各省官署。巡察京都地區，審理冤案。甲午日，孝文帝初次在東郊舉行祭日典禮，於是定爲法定的制度。丁酉日，詔令在平陽祭唐堯帝，在廣甯祭祀虞舜帝，在安邑祭祀夏禹帝，在洛陽祭祀周文王。丁未日，將孔子宣尼的謚號改爲文聖尼父，在孔廟尊告新謚號。三月丁卯日，巡察京都地區。癸酉日，省除在西郊郊祭天帝的雜事。乙亥日，孝文帝初次在南郊祭迎五帝祈求豐年，從此以爲常制。辛巳日，封高麗王璉的孫子雲爲高麗國國王。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夏四月丁亥朔，頒新律令，大赦。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癸未，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决之。

夏季四月丁亥日初一，頒布新律令，大赦罪人。甲寅日，孝文帝來到帝王宗室學宮，親自向博士提問儒學經典義旨。五月癸未日，詔令群臣到皇信堂改訂法律條例，流刑徒刑的限制，孝文帝親自到皇信堂對法律條例作出決斷。

秋七月壬戌，詔曰："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簡。"甲戌，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使於齊。八月庚寅，車駕初夕月於西郊，遂以爲常。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督十二將北討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彌承來朝。司徒尉元以老遜位。己酉，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又養國老、庶老，將行大射之禮。雨，不克成。癸丑，詔曰："國家雖宗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爲未盡。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

秋季七月壬戌日，詔令說："從今以後選拔薦舉官員，以每年最後一個月進行，尚書本曹與吏部共同考察選用官員。"甲戌日，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出使南齊朝廷。八月庚寅日，孝文帝初次在西郊祭祀月神，於是以爲常制。乙未日，詔令陽平王元頤、左僕射陸叡督領十二位將領率軍北伐蠕蠕國。丙午日，宕昌王梁彌承來朝見皇上。司徒尉元以年老退位。己酉日，以尉元爲尊養的三老，游明根爲尊養的五更。又尊養國老、庶老，將要舉行大射的禮儀。天下雨，沒能舉行。癸丑日，詔令說："國家雖然是崇尚文治以懷撫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九服土地上的人民，整治武備使八方荒遠的土地安寧，然而對習武的方略，還是不周全。將在

敕。"

馬射項目舉行之前，先舉行講武習射的儀式。可命令主事官員預先修治場埒。軍兵列陣的儀制，五種兵器的數額，另行等待以後的命令。"

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堂。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辛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

九月甲寅日初一，在明堂隆重排列始祖以來列祖列宗左昭右穆的輩分位次，在北堂祭祀文明太皇太后。辛未日，孝文帝以文明太皇太后逝世後又一個周年的忌日，在永固陵之左哭泣，斷膳三日，哭聲不停輟。辛巳日，武興王楊集始來朝見。

冬十月己亥，以太傅、安定王休爲大司馬，特進馮誕爲司徒。甲辰，詔以功臣配饗太廟。庚戌，太極殿成，饗群臣。十一月乙卯，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爲内寢，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十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齊人來聘。

冬季十月己亥日，任命太傅、安定王元休爲大司馬，特進馮誕爲司徒。甲辰日，詔令將功臣在太廟配享。庚戌日，太極殿落成，饗宴群臣。十一月乙卯日，依據古代六寢的制度，權宜改制爲三室，以安昌殿爲内寢，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十二月，給京都的老年人賜杖頭飾有鳩形的鳩杖。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是歲，高麗、鄧至、契齧、吐谷渾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鄧至、契齧、吐谷渾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饗百僚於太極殿。乙丑，詔大賜諸蕃君長車、旗、衣、馬、錦綵、繒纊，多者一千，少者三百，各以命數爲差。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巒使於齊。丙子，以吐谷渾伏連籌爲其國王。庚辰，蠲大司馬安定王休、太保齊郡王簡朔望之朝。二月乙酉，詔賜議律令之官各有差。己酉，車駕始籍田於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後宫。

太和十七年春季正月壬子日初一，在太極殿饗宴百官群臣。乙丑日，詔令大舉賞賜各藩國君長以車、旗、衣、馬、錦綵、繒纊等物，多的賞一千，少的賞三百，各以爵命等數爲獲賞的級差。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巒出使去南齊朝廷。丙子日，封吐谷渾國的伏連籌爲其國王。庚辰日，免除大司馬安定王元休、太保齊郡王元簡朔日及望日的朝見。二月乙酉日，詔令將不同數量等級的物品賞賜給參與議訂律令的各位官員。己酉日，孝文帝在都南開始親耕籍田。三月戊辰日，改建後宫。

夏四月戊戌，立皇后馮氏。是月，齊直閣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落内屬。五月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禮。甲子，帝臨朝堂，引見公卿以下，决疑政，録囚徒。丁丑，以旱徹膳。襄陽蠻酋雷婆思等率其部内徙，居於太和川。

夏季四月戊戌日，立馮氏爲皇后。這一個月，南齊直閤將軍蠻族首領田益宗率領部落來歸附。五月壬戌日，在宣文堂饗宴太宗皇帝以下四代的子孫，孝文帝親自與他們以同輩相稱，行家人之間的禮儀。甲子日，孝文帝親臨朝堂，接見公卿以下的官員，決斷疑難的政事，審問記録囚徒的罪狀。丁丑日，孝文帝因爲發生旱災而停膳。襄陽蠻的首領雷婆思等率領他的部衆内遷，居住在太和川。

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丙戌，

六月庚辰日初一，日食。丙戌日，孝文帝將

帝將南伐，詔造河橋。乙未，講武。乙巳，詔曰："比百秩雖陳，事典未敘。自八元樹位，躬加省覽，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須待軍迴，更論所闕。權可付外施行。"立皇子恂爲皇太子。

要南征，詔令建造黄河橋。乙未日，講習武事。乙巳日，詔令説："近來百官職位雖已設置，職事法規却没有次第陳述。自從顯要官員們建立百官職位，我親自加以察覽，撰作職員令二十一卷。這事因戰争日期臨近所迫，還没有做到妥善周全，需要等待南征大軍返回後，再議論所闕略的事項。暫時可交付朝廷施行。"立皇子元恂爲皇太子。

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詔賜人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公士；曾爲吏屬者爵二級，爲上造。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午，中外戒嚴。是月，齊武帝殂。

秋季七月癸丑日，因爲立了皇太子，詔令給爲父親後嗣的人賜一級爵位，爲公士爵；曾經是官吏屬員的人賜二級爵位，爲上造爵。鰥寡孤獨不能自保的人，每人賜粟五斛。戊午日，京城内外戒嚴。當月，南齊武帝蕭賾逝世。

八月乙酉，三老山陽郡公尉元薨。丙戌，車駕類於上帝，遂臨尉元喪。丁亥，帝辭永固陵。己丑，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宫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内事，不許。壬寅，車駕至肆州。人年七十已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停駕親問，賜衣食，復終身。戊申，幸并州，親見高年，問疾苦。

八月乙酉日，三老山陽郡公尉元逝世。丙戌日，孝文帝對天舉行類祭，於是親臨尉元的喪事。丁亥日，孝文帝到永固陵告辭。己丑日，從京師出發南征，率步騎兵三十多萬人。太尉元丕上奏請求以宫人隨從出征，詔令以爲臨戰不言宫内的事，不允許元丕的請求。壬寅日，孝文帝到了肆州。年齡七十歲以上的人，賜給一級爵位。路上遇見盲人和跛足的人，孝文帝停車親自慰問，賜給他們衣食，免除他們終身的賦税徭役。戊申日，孝文帝來到并州，親自接見高齡長者，慰問百姓的疾苦。

九月壬子，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聘於齊。丁巳，詔車駕所經，傷人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又詔厮養户不得與庶士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宫基迹。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毁至此！"遂咏《黍離詩》，爲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丙子，六軍發軫。丁丑，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議遷都計。

九月壬子日，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出使南齊朝廷聘問通好。丁巳日，詔令孝文帝出巡所經過的地方，傷害了人民秋季莊稼的，每畝償還穀五斛。戊辰日，孝文帝渡過黄河。詔令孝文帝出巡所經過的洛、懷、并、肆四州，賜給高齡長者爵位，將不同數額的物品賑恤各位鰥寡孤獨之人；凡是孝悌廉義及有文武才能可以接受徵召的人，都將他們的名字上報。又詔令厮養户不得與庶族士族通婚，有文武才能有勞績應該進升職位的，同庶族一例看待，應予准許。庚午日，孝文帝到洛陽，沿着晉代故宫宫墻基迹巡視一周。孝文帝回頭對侍臣説："晉朝不修行德政，荒蕪毁壞到如此地步！"於是吟咏《黍離詩》，爲此而流淚。壬申日，觀看洛水浮橋，來到太學，觀看石經。丙子日，六軍出發。丁丑日，孝文帝穿軍服

執馬鞭，乘馬而出。群臣在馬前跪拜叩頭，請求停止南征，孝文帝於是停止南征。仍舊謀議遷都的計劃。

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於石濟。乙未，解嚴。設壇於滑臺宮。詔京師及諸州從戎者，賜爵一級；應募者，加二級；主將加三級。癸卯，幸鄴城。乙巳，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口於代，車駕送於漳水上。

冬季十月戊寅日初一，孝文帝到金墉城。詔令徵召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開始營建洛京。己卯日，孝文帝到河南城。乙酉日，到豫州。癸巳日，在石濟駐留。乙未日，解除戒嚴。在滑臺宮設置壇臺。詔令給京師及各州從軍的人，賜爵位一級；響應徵募的，加二級爵；主將加三級爵。癸卯日，孝文帝到鄴城。乙巳日，詔令安定王元休率領隨從官員到代都迎接家人，孝文帝在漳水岸邊送別元休。

初，帝之南伐，起宮殿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十二月戊寅，巡省六軍。乙未，詔隱恤軍士，死亡疾病，務令優給。

當初，孝文帝出兵南征，在鄴城西建造宮殿。十一月癸亥日，宮殿落成，孝文帝便遷來居住。十二月戊寅日，孝文帝巡察六軍。乙未日，詔令憐愛撫恤軍士，死亡的或有疾病的，一定要優厚供給。

是歲，勿吉、吐谷渾、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高麗、鄧至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勿吉、吐谷渾、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高麗、鄧至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群臣於鄴宮澄鸞殿。癸亥，南巡。詔相、兗、豫三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老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戊辰，經殷比干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己丑，行幸河陰，規建方澤之所。丙申，徙封河南王幹爲趙郡王，潁川王雍爲高陽王。壬寅，北巡。癸卯，齊人來聘。甲辰，詔喻天下以遷都意。閏月癸亥，次勾注陘南。皇太子朝于蒲地。壬申，至平城宮。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甲戌，謁永固陵。三月庚辰，罷西郊祭天。壬辰，帝臨太極殿，喻在代群臣遷移之略。

太和十八年春季正月丁未日初一，孝文帝在鄴宮澄鸞殿朝見群臣。癸亥日，孝文帝南巡。詔令相、兗、豫三州賜給高齡長者爵位，將不同數額的物品賑恤各位鰥寡孤獨年老之人，凡是孝悌廉義及有文武才能可以接受徵召的人，都將他們的名字上報。戊辰日，孝文帝經過殷代比干的墓地，以牛、羊、豬三牲祭祀。乙亥日，孝文帝到洛陽西宮。二月己丑日，孝文帝巡行到河陰，規劃建造方澤的地點。丙申日，徙封河南王元幹爲趙郡王，潁川王元雍爲高陽王。壬寅日，孝文帝北巡。癸卯日，南齊朝廷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甲辰日，將遷都的意向下詔曉諭天下。閏二月癸亥日，孝文帝駐留勾注陘南。皇太子在蒲地朝見孝文帝。壬申日，孝文帝到平城宮。癸酉日，孝文帝到臨朝堂，部署分劃升遷新職及留任本職的官員。甲戌日，孝文帝拜謁永固陵。三月庚辰日，罷除在西郊祭天的儀制。壬辰日，孝文帝到臨太極殿，向在代都的群臣曉諭遷移新都的方略。

夏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乙亥，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六月己巳，詔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使於齊。

夏季五月甲戌日初一，日食。乙亥日，詔令罷除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的饗宴。六月己巳日，詔令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出使南齊朝廷。

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劉昶爲大將軍。壬辰，北巡。戊戌，謁金陵。辛丑，幸朔州。是月，齊蕭鸞殺其主昭業。

秋季七月乙亥日，任命宋王劉昶爲大將軍。壬辰日，孝文帝北巡。戊戌日，拜謁金陵陵墓。辛丑日，孝文帝到朔州。這一個月，南齊的蕭鸞殺死南齊皇帝蕭昭業。

八月癸卯，皇太子朝於行宫。甲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因幸懷朔、武川、撫冥、柔玄等四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人疾苦，貧窘孤老者，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老孤貧廢疾者，賜粟宥罪各有差。戊辰，車駕次旋鴻池。庚午，謁永固陵。辛未，還平城宫。

八月癸卯日，皇太子到行宫朝見孝文帝。甲辰日，孝文帝巡行到陰山，游觀雲川。丁未日，孝文帝到閱武臺，親臨觀看講習武事。因而到了懷朔、武川、撫冥、柔玄等四鎮。乙丑日，孝文帝返回南方。所經過的地方都親自接見高齡長者，慰問百姓的疾苦，對貧困孤獨年老的人，賜給粟和帛。丙寅日，詔令六鎮及禦夷城老年、孤獨、貧困、殘廢、疾病之人，各賜予多少不等的糧粟及寬免其中的罪徒。戊辰日，孝文帝駐留旋鴻池。庚午日，拜謁永固陵。辛未日，返回平城宫。

九月壬申朔，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臨朝堂，親加黜陟。壬辰，陰平王楊炅來朝。

九月壬申日初一，詔令説："三年一次考核官員的政績，是自古以來一貫的典制，經過三次考核決定官吏的升降，以顯示官吏的賢能與庸劣。我現在實行三年一次考核，考核完畢立即決定官吏的升降。是想使愚滯的官員不會對賢明官員的升遷造成阻礙，有才能的官員不會滯留在低下的職位。分别命令現有各官署，考核官員的優劣區分爲三個等次。六品以下的官員，由尚書重加審核；五品以上的官員，我將親自同公卿們評論他們的善惡優劣。評爲上上等次的升遷，下下等次的斥降，中中等次的留守他的本職。"壬午日，孝文帝到臨朝堂，親自對各官員給予升降。壬辰日，陰平王楊炅來朝見。

冬十月甲辰，以太尉、東陽王丕爲太傅。戊申，親告太廟，奉迎神主。辛亥，車駕發平城宫。壬戌，次於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問疾苦。己巳，幸信都。庚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有父子乖離，室家分絶。可詔荆、

冬季十月甲辰日，任命太尉、東陽王元丕爲太傅。戊申日，孝文帝親自告祭太廟，奉迎祖宗神主牌位。辛亥日，孝文帝從平城宫出發。壬戌日，駐留在中山的唐湖。乙丑日，分别派遣侍臣，巡行慰問百姓的疾苦。己巳日，孝文帝到信都。庚午日，詔令説："近來聽説沿邊的蠻族，大多有盗竊劫掠發生，致使有的父子背離，家庭

郢、東荆三州，勒諸蠻人，勿有侵暴。”是月，齊蕭鸞殺其主昭文而自立。

分拆。可下詔荆、郢、東荆三州，勒令各地蠻民，不要發生侵奪横暴的事情。”這個月，南齊的蕭鸞殺死南齊皇帝蕭昭文而自立爲帝。

十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老各有差，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丁丑，幸鄴。甲申，經比干墓，親爲吊文，樹碑刊之。己丑，車駕至洛陽。

十一月辛未日初一，詔令冀、定兩州，賜給高齡長者爵位，將不同數額的物品賑恤各位鰥寡孤獨年老之人，凡是孝義廉貞有文武才能可以接受徵召的人，應將他們的名字上報。丁丑日，孝文帝到鄴城。甲申日，經過比干的墓地，孝文帝親自撰寫吊祭之文，樹立石碑銘刻吊文。己丑日，孝文帝到洛陽。

十二月辛丑朔，分命諸將南征。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卯，詔中外戒嚴。戊申，復代遷户租賦三歲。己酉，詔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辛亥，車駕南伐。丁卯，詔郢、豫二州賜高年爵，恤孤寡鰥老各有差；緣路之民，復田租一歲；孝悌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戊辰，車駕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口皆放還南。

十二月辛丑日初一，分别命令各將領率軍南征。壬寅日，改革衣服制度。癸卯日，詔令洛陽城内外戒嚴。戊申日，給代地遷來的民户免除三年的租賦。己酉日，詔令王、公、侯、伯、子、男各爵位有開國食邑的人，王爵給予食邑的一半，公爵給食邑的三分之一，侯、伯爵給食邑四分之一，子、男爵給食邑五分之一。辛亥日，孝文帝南征。丁卯日，詔令郢、豫兩州賜給高齡長者爵位，將不同數額的物品賑恤各位孤寡鰥夫年老之人；南征沿路的民户，免交田租一年；凡是孝悌廉貞有文武才能可以接受徵召的人，將他們的名字上報。戊辰日，孝文帝到達懸瓠。己巳日，詔令壽陽、鍾離、馬頭的軍隊所俘獲的男女人口全部放回南方。

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饗群臣於懸瓠。癸酉，詔禁淮北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壬午，講武於汝水西，大賚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并大破齊軍。己亥，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駕巡淮而東，人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幸鍾離。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帝曰：“在君爲君，其人何罪?”於是免歸。辛酉，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壬戌，詔班師。丁卯，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三月戊子，太師馮熙薨。

太和十九年春季正月辛未日初一，孝文帝在懸瓠朝見并饗宴群臣。癸酉日，詔令禁止淮北人不得侵擾掠奪，觸犯禁令的以死罪論處。壬午日，在汝水西講習武事，大舉賞賜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都率領軍隊大敗南齊軍隊。己亥日，孝文帝渡過淮水。二月甲辰日，到達八公山。途中天下大雨，孝文帝詔令除去車的篷蓋。看見患病的戰士，親自憐憫關懷他們。戊申日，孝文帝巡視淮水以東地區，百姓都安居樂業，租糧的運輸連接於道路。丙辰日，孝文帝到達鍾離。戊午日，軍士擒獲南齊民衆三千人。孝文帝説：“身居國君之位的人做國君的事情，他的百姓有什麽罪過?”於是將他們釋放，讓他們返回自己的家鄉。辛酉日，孝文帝從鍾離出發，

將要到達長江。司徒馮誕逝世。壬戌日，詔令班師返回北方。丁卯日，派遣使者到達長江邊，歷數南齊皇帝的罪惡。三月戊子日，太師馮熙逝世。

夏四月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運轉之士，復租三年。辛亥，詔賜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德著丘園者，具以名聞；齊人降者，給復十五年。癸丑，幸小沛。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己未，幸瑕丘。使以太牢祠岱嶽。詔宿衛武官增位一級。庚申，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詔兖州刺史舉部内士人堪軍國及守宰政績者，具以名聞。詔賜兖州人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命兖州爲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廟成。

夏季四月丁未日，因特殊情況赦免徐、豫兩州的罪人，凡參加運輸糧食的士民，免除三年的租賦。辛亥日，詔令賜給高齡長者爵位，將不同數額的物品賑恤各位孤寡年老疾病之人；對道德著稱於民間的人，應將他們的名字上報；南齊來降的人，給予免除十五年的租賦。癸丑日，孝文帝到小沛。派人用猪、牛、羊三牲祭祀漢高祖廟。己未日，孝文帝到瑕丘。派人用猪、牛、羊三牲祭泰山。詔令給宿衛武官升一級職位。庚申日，孝文帝到魯城。親自祭祀孔子廟。辛酉日，詔令授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詔令兖州刺史推舉州内那些才能可勝任國家及地方守宰政務的士人，將他們的名字上報。詔令賜給兖州人的爵位及粟帛像給徐州人的一樣。又詔令選取孔氏宗族子孫一人封爲崇聖侯，給食邑一百户，以供奉孔子的祭祀。命令兖州爲孔子營建柏樹園林，修飾孔子的墳墓，改建碑刻，褒揚聖德。戊辰日，孝文帝巡行到碻磝。太和廟落成。

五月己巳，城陽王鸞赭陽失利，降爲定襄縣王。廣川王諧薨。庚午，遷文成皇后馮氏神主於太和廟。甲戌，行幸滑臺。丙子，次于石濟。庚辰，皇太子朝於平桃城。癸未，車駕至自南伐。甲申，減閑官禄以裨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禮，班賜各有差。甲午，皇太子冠於廟。

五月己巳日，城陽王元鸞赭陽領軍作戰失利，降爲定襄縣王。廣川王元諧逝世。庚午日，將文成皇后馮氏的神主牌位遷移到太和廟。甲戌日，孝文帝巡行到滑臺。丙子日，在石濟駐留。庚辰日，皇太子在平桃城朝見孝文帝。癸未日，孝文帝從南征返回。甲申日，削減閑官的俸禄以補充國家的用度。乙酉日，在宗廟舉行歡聚飲酒的飲至禮，把不同數額的物品頒賜給各位官員。甲午日，皇太子在太廟舉行冠禮。

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辛丑，詔復軍士從駕渡淮者租賦三年。癸卯，詔皇太子赴平城宫。壬子，詔濟州、東郡、滎陽及河南諸縣車駕所經者，賜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癸丑，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時

六月己亥日，詔令官員不得以北方的俗語在朝廷説話。違反詔令的，免去所任的官職。辛丑日，詔令給隨從孝文帝渡過淮水的軍士免除三年的租賦。癸卯日，詔令皇太子前往平城宫。壬子日，詔令濟州、東郡、滎陽以及黄河南岸各縣孝文帝所經過的地方，賜給高齡長者爵位，將不同數額的物品賑恤各位孤寡老年人及有疾病之人；孝悌廉義有文武才能可以接受徵召的人，將他們

用者，加以厚賞。乙卯，曲赦梁州，復人田租三歲。丙辰，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戊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

的名字上報。癸丑日，徵求天下舊時遺留下來的書籍。凡國家秘閣藏書中所没有的，有益於時用的書籍，給進獻者以優厚的賞賜。乙卯日，因特殊情况赦免梁州的罪人，免除梁州百姓三年的田租。丙辰日，詔令遷居洛陽的人，死去時安葬於河南，不得返回北方。於是從代地南遷而來的人，全都成爲河南洛陽人。戊午日，詔令改用長尺大斗，依照《周禮》裏記載的制度，頒行天下。

秋八月，幸西宫。路見壞冢露棺，駐輦埋之。乙巳，詔選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爲羽林、武賁，以充宿衛。丁巳，詔諸從兵從征被傷者，皆聽還本。金墉宫成。甲子，引群臣歷宴殿堂。

秋季八月，孝文帝到西宫。路上看見毁壞的冢墓和暴露的棺材，孝文帝停車加以掩埋。乙巳日，詔令選送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爲羽林、武賁軍士，以充當皇宫宿衛。丁巳日，詔令凡是從軍從征而受傷的人員，都聽由他們返回本籍。金墉宫落成。甲子日，孝文帝帶領群臣遍觀金墉宫并在殿堂歡宴。

九月，六宫及文武盡遷洛陽。丙戌，行幸鄴。丁亥，詔諸墓舊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黄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壬辰，遣黄門郎以太牢祭比干墓。乙未，車駕還宫。

九月，六宫及文武官員全部遷徙到洛陽。丙戌日，孝文帝巡行到鄴城。丁亥日，詔令説，各地的墳墓，舊時的墓志銘記現存明晰，并且被現在的人所知曉的，凡屬三公及職位從公官員的墳墓，離墓三十步，不准墾殖；尚書令僕、九卿官員的墳墓，離墓十五步，不准墾殖；黄門、五校官員的墳墓，離墓十步，不准墾殖。壬辰日，派遣黄門郎以猪、牛、羊三牲祭祀比干墓。乙未日，孝文帝返回皇宫。

冬十月甲辰，曲赦相州，賜高年爵，恤孤老痼疾各有差。丙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州郡舉士。壬戌，詔諸州牧考屬官爲三等之科以聞，將加親覽，以定升降。詔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十一月，行幸委粟山。議定圜丘。甲申，祀圜丘。丙戌，大赦。十二月乙未朔，引見群臣光極堂，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辛酉，以咸陽王禧爲長兼太尉，復前南安王楨本爵。甲子，引見群臣光極堂，班賜冠服。

冬季十月甲辰日，因特殊情况赦免相州的罪人，賜給高齡長者爵位，以不同數額的物品賑恤各位孤老及有痼疾之人。丙辰日，孝文帝從鄴城返回。辛酉日，詔令各州郡薦舉士人。壬戌日，詔令各州州牧考核所屬官員，評定爲三個等次以上報，皇帝將親自給予察覽，以決定官員的升降。詔令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軍隊戒嚴備戰，軍隊應當赴集。十一月，孝文帝巡行到委粟山。議定圜丘的祭祀。甲申日，在圜丘祭祀。丙戌日，大赦罪人。十二月乙未日初一，在光極堂接見群臣，宣示有關官員品秩的命令，作爲大舉選任官員的起始。辛酉日，任命咸陽王元禧爲長兼太尉，恢復前南安王元楨原有的爵位。甲子日，在光極堂接見群臣，頒賜官員的冠

服。

是歲，高麗、鄧至、吐谷渾等國各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鄧至、吐谷渾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壬辰，封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復封定襄王鸞爲城陽王。二月辛丑，幸華林，聽訟於都亭。壬寅，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年喪。丙午，詔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禮。庚戌，幸華林，聽訟於都亭。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太和二十年春季正月丁卯日，詔令托跋氏改姓元。壬辰日，封始平王元勰爲彭城王，恢復定襄王元鸞的封號爲城陽王。二月辛丑日，孝文帝到華林，在都亭審理訴訟案件。壬寅日，詔令說，如果不是發生戰爭征伐的事，都准許服滿三年的守喪。丙午日，詔令京畿以内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暮春時往赴京師，將舉行養老禮。庚戌日，孝文帝到華林，在都亭審理訴訟案件。癸丑日，詔令介山所在的鄉邑，准許施行寒食的風俗，其餘的地方禁絶寒食。

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黄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丁丑，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人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三月丙寅日，孝文帝在華林園饗宴群臣及國老、庶老。詔令國老屬黄耇高齡以上的人，授稱假中散大夫、郡守；年齡六十以上的人，授稱假給事中、縣令。庶老徑直稱假郡守、縣令。各人都賜予鳩杖衣裳。丁丑日，詔令各州的中正官各自推舉當地鄉邑中受人仰望，年齡五十歲以上，一向居守在横木爲門的陋室裏的隱士，授以縣的令長。

夏五月丙子，詔敦勸農功，令畿内嚴加課督，墮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丙戌，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晋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丁亥，祀方澤。

夏季五月丙子日，詔令勸勉農耕本業，令京畿内的官員嚴加考查督促，懈怠農耕本業的加以拷打，勉力耕田的將他們的名字上報。丙戌日，在河陰開始營建方澤。派遣使臣以猪、牛、羊三牲祭祀漢光武及明、章三位皇帝的陵墓。又詔令在漢、曹魏、晋各代皇帝陵墓的方圓百步之内，不得砍柴割草及踐踏。丁亥日，在方澤祭祀。

秋七月，廢皇后馮氏。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録囚徒，咸降本罪二等决遣之。丁巳，南安王楨薨。幸華林園聽訟。九月戊辰，車駕閲武于小平津。癸酉，還宫。丁亥，將通洛水入穀，帝親臨觀。庚寅晦，日有蝕之。

秋季七月，廢除皇后馮氏。戊寅日，孝文帝因久旱不雨，而遍祭群神。從癸未日不進食直至乙酉日。這一個夜晚，時雨普降。八月壬辰日初一，孝文帝到華林園，親自審訊記録囚徒的罪狀，全都按本罪減降二等判决遣送。丁巳日，南安王元楨逝世。孝文帝到華林園審理訴訟案件。九月戊辰日，孝文帝在小平津檢閲軍隊。癸酉日，返回皇宫。丁亥日，將開通洛水流入穀水，孝文帝親臨觀看。庚寅日月終，日食。

冬十月戊戌，以代遷之士，皆爲羽林、武賁。司州之人，十二夫調一

冬季十月戊戌日，將代地遷來的士民，都編爲羽林、武賁軍士。司州的百姓，每十二個男夫

吏，爲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己酉，曲赦京師。十一月乙酉，復封前汝陰王天賜孫景和爲汝陰王，前京兆王太興爲西河王。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巡察，開倉振恤。乙丑，開鹽池禁。丙寅，廢皇太子恂爲庶人。戊辰，置常平倉。樂陵王思譽知恒州刺史穆泰謀反不告，削爵爲庶人。

即徵調一名爲小吏，成爲四年輪番服役的更卒，每年開輪番休息的假期，以小吏供給公私所需的力役。己酉日，以特殊情況赦免京師的罪人。十一月乙酉日，復封前汝陰王元天賜的孫子元景和爲汝陰王，前京兆王元太興爲西河王。十二月甲子日，因西北各州郡旱災歉收，派遣侍臣前去巡察，開糧倉賑恤百姓。乙丑日，開放鹽池的禁令。丙寅日，廢黜皇太子元恂爲庶民。戊辰日，設置常平倉。樂陵王元思譽知道恒州刺史穆泰謀反而不報告，削除爵位爲庶民。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己亥，遣侍臣巡方省察，問人疾苦，黜陟守宰。乙巳，北巡。二月壬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人王金鉤訛言自稱應王，丙寅，州郡捕斬之。癸酉，車駕至平城。甲戌，謁永固陵。三月乙未，南巡。甲寅，詔汾州賜高年爵各有差。丙辰，次平陽。使以太牢祭唐堯。

太和二十一年春季正月丙申日，立皇子元恪爲皇太子。給天下爲父親後嗣的人賜一級爵位。己亥日，派遣侍臣巡行地方進行視察，慰問百姓的疾苦，給地方守宰升職或降職。乙巳日，孝文帝到北方巡視。二月壬戌日，孝文帝在太原駐留。親自接見高齡長者，詢問他們感到不便的事情。乙丑日，詔令并州年齡六十歲以上的士人，給予郡守的稱號。在此之前，定州人王金鉤散布謠言自稱爲應王，丙寅日，州郡官兵將他捕獲斬殺。癸酉日，孝文帝來到平城。甲戌日，拜謁永固陵。三月乙未日，孝文帝南巡。甲寅日，詔令汾州以不同等級的爵位賜給各位高齡長者。丙辰日，孝文帝駐留平陽。派人以猪、牛、羊三牲祭祀唐堯帝。

夏四月庚申，幸龍門。使以太牢祭夏禹。癸亥，幸蒲坂。使以太牢祭虞舜。修堯、舜、夏禹廟。辛未，幸長安。壬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縣邑，振賜穀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宫，遂幸昆明池。癸未，宋王劉昶薨。丙戌，使以太牢祀漢帝諸陵。

夏季四月庚申日，孝文帝到龍門。派人以猪、牛、羊三牲祭祀夏禹帝。癸亥日，孝文帝到蒲坂。派人以猪、牛、羊三牲祭祀虞舜帝。修建堯帝、舜帝、夏禹帝的廟。辛未日，孝文帝到長安。壬申日，武興王楊集始來朝見。乙亥日，孝文帝親自接見高齡長者，詢問他們的疾苦。丙子日，派遣侍臣分别省視各縣邑，給百姓賑恤賞賜穀和帛。戊寅日，孝文帝到未央殿、阿房宫，於是到了昆明池。癸未日，宋王劉昶逝世。丙戌日，派人以猪、牛、羊三牲祭祀漢朝各皇帝的陵墓。

五月丁亥朔，衛大國遣使朝貢。己丑，車駕東旋，泛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

五月丁亥日初一，衛大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己丑日，孝文帝返回東方，乘船從渭水順流入黄河。庚寅日，詔令雍州百歲以上的士民，給予假華郡太守的稱號；九十歲以上，給予假荒郡

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已上，賜爵三級。其營船夫，賜爵一級。孤寡鰥貧，各賜穀帛。其孝友德義文武才幹，悉仰貢舉。壬辰，使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周武王於鎬。癸卯，遣使祭華岳。六月庚申，車駕至自長安。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癸亥，司空穆亮遜位。

太守的稱號；八十歲以上，給予假華縣縣令的稱號；七十歲以上，給予假荒縣縣令的稱號。庶老依年齡各減一等，七十歲以上，賜予三級爵位。營船夫，賜予一級爵位。孤寡鰥貧之人，各賜予穀和帛。凡是孝友及有德義、有文武才幹的人，全都可以貢舉。壬辰日，派人到酆邑以猪、牛、羊三牲祭祀周文王，到鎬京祭祀周武王。癸卯日，派遣使臣祭祀華岳。六月庚申日，孝文帝從長安返回。壬戌日，詔令冀、定、瀛、相、濟五州調發士卒二十萬人，將進行南征。癸亥日，司空穆亮退位。

秋七月甲午，立昭儀馮氏爲皇后。甲寅，帝親爲群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八月丙辰，詔中外戒嚴。壬戌，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甲戌，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駕南討。

秋季七月甲午日，立昭儀馮氏爲皇后。甲寅日，孝文帝在清徽堂親自給群臣講解《喪服》。八月丙辰日，詔令京師内外戒嚴。壬戌日，立皇子元愉爲京兆王，元懌爲清河王，元懷爲廣平王。甲戌日，在華林園講習武事。庚辰日，孝文帝率軍南征。

九月丙申，詔司州洛陽人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太醫師四人，豫請藥物療之。辛丑，帝留諸將攻赭陽，引師南討。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

九月丙申日，詔令對司州洛陽人年齡七十歲以上没有子孫，六十歲以上没有期親，貧困不能自養的人，給予衣食。以及年齡不滿六十歲而有殘廢痼疾，没有大功親屬，窮困不能自立求醫治療的人，都安置在另設的坊屋，派遣醫師去救護，派給太醫師四人，預備藥物給他們治療。辛丑日，孝文帝留下將領們攻打赭陽，自己領軍南征。丁未日，孝文帝從南陽出發，留下太尉咸陽王元禧、前將軍元英進攻南陽。己酉日，孝文帝到新野。

冬十月丁巳，四面進攻不剋，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乙亥，追廢貞皇后林氏爲庶人。

冬季十月丁巳日，四面進攻都不能攻克新野，詔令左右軍築長圍以圍守新野。乙亥日，廢黜已故貞皇后林氏，將她貶爲庶民。

十一月丁酉，大破齊軍於沔北。於是人皆復業。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縣令。

十一月丁酉日，在沔水北大敗南齊軍。於是百姓都恢復本業。九十歲以上的人，給予郡守的稱號；六十五歲以上的人，給予縣令的稱號。

十二月丁卯，詔流、徒之囚，皆勿决遣，登城之際，令其先鋒自效。庚午，車駕臨沔，遂東還。戊寅，還新野。己卯，親行營壘，恤六軍。以齊郡王子琛紹河間王若後。高昌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丁卯日，詔令説，對於判爲流刑、徒刑的囚犯，都不予審决遣送，到軍隊進攻登城之時，令他們爲先鋒各自效力。庚午日，孝文帝到臨沔水，於是從東部返回。戊寅日，回到新野。己卯日，孝文帝親自巡視營壘，慰恤六軍官兵。以齊郡王的兒子元琛過繼爲河間王元若的後嗣。

高昌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朔，饗群臣於新野行宮。丁亥，拔新野，斬其太守劉忌於宛。二月庚午，至新野。辛未，詔以穰人首歸大順始終若一者，給復三十年，標其所居曰歸義鄉；次降者，給復十五年。

太和二十二年春季正月癸未日初一，孝文帝在新野行宮饗宴群臣。丁亥日，攻陷新野城，將新野太守劉忌斬殺於宛城。二月庚午日，孝文帝到新野城。辛未日，詔令以穰縣首先歸降而且恭順始終如一的人，給予免除三十年的租賦，將他們所居住的地方題寫爲歸義鄉；第二批投降的人，給予免除十五年的租賦。

三月壬午朔，大破齊將崔慧景、蕭衍軍於鄧城。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曲赦二荆、魯陽。辛亥，行幸懸瓠。

三月壬午日初一，在鄧城大敗南齊將領崔慧景、蕭衍的軍隊。庚寅日，孝文帝巡行到樊城，在襄沔地區檢閲軍隊，顯耀武力而還。以特殊情況赦免兩荆州、魯陽郡的罪人。辛亥日，孝文帝巡行到懸瓠。

夏四月，趙郡王幹薨。

夏季四月，趙郡王元幹逝世。

秋七月壬午，詔后之私府損半；六宫嬪御、五服男女恒恤恒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以供賞。是月，齊明帝殂。八月辛亥，皇太子自京師來朝。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九月己亥，帝以禮不伐喪，詔反旆。丙午，車駕發懸瓠。

秋季七月壬午日，詔令皇后的私府庫銀減少一半；六宫的私妾、宫女以及五服之親的男女平常所賑恤供用的財物，也命令減去一半；在軍中的親屬，省去三分之一：將這些財物供給賞賜之用。這一個月，南齊明帝蕭鸞逝世。八月辛亥日，皇太子從京師來朝見孝文帝。壬戌日，高麗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九月己亥日，孝文帝以禮制不攻伐正在治喪的國家，詔令南征軍還師。丙午日，孝文帝從懸瓠出發。

冬十月己酉朔，曲赦二豫州殊死已下，復人田租一歲。十一月辛巳，幸鄴。

冬季十月己酉日初一，以特殊情況赦免兩豫州死罪以下的罪人，給人民免除一年的田租。十一月辛巳日，孝文帝到鄴城。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饗群臣於鄴。先是，帝不豫，至是有瘳。庚辰，群臣上壽，大饗於澄鸞殿。壬午，幸西門豹祠，遂歷漳水而還。戊戌，車駕至自鄴。癸卯，行飲至策勛之禮。甲辰，大赦。太保、齊郡王簡薨。二月辛亥，以長兼太尉、咸陽王禧爲太尉。癸亥，以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爲司徒。復樂陵王思譽本封。癸酉，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戍。

太和二十三年春季正月戊寅日初一，孝文帝在鄴城朝見并饗宴群臣。在此之前，孝文帝生病，到這時恢復元氣。庚辰日，群臣前來祝壽，在澄鸞殿大舉饗宴。壬午日，孝文帝來到西門豹祠廟，於是沿漳水返回。戊戌日，孝文帝從鄴城返回。癸卯日，在宗廟舉行飲至策勛的禮儀。甲辰日，大赦罪人。太保、齊郡王元簡逝世。二月辛亥日，任命長兼太尉、咸陽王元禧爲太尉。癸亥日，任命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爲司徒。恢復樂陵王元思譽本來的封號。癸酉日，南齊將領陳顯達攻陷馬圈戍。

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丙戌，帝不豫。丁酉，車駕至

三月庚辰日，孝文帝率軍南征。癸未日，在梁城駐留。丙戌日，孝文帝生病。丁酉日，孝文

馬圈。戊戌，頻戰破之。己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追奔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以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太尉咸陽王禧、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

帝到馬圈。戊戌日，連續攻戰打敗南齊軍。己亥日，收繳南齊軍的軍資以億計。各將領追擊奔逃的敵軍到達漢水邊，南齊軍隊被斬殺俘虜及投赴水中而死的達十分之八九。庚子日，孝文帝病重，往北行駐留於穀塘原。甲辰日，詔令賜馮氏皇后死。詔令司徒元勰徵召太子到魯陽即帝位。任命北海王元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元嘉爲左僕射，尚書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太尉咸陽王元禧、右僕射任城王元澄等六人輔佐朝政。

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宮，時年三十三。秘諱至魯陽發喪，還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長陵。

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内切於心。"獻文甚嘆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絶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

夏季四月丙午日初一，孝文帝在穀塘原的行宮逝世，當時三十三歲。逝世時隱秘不宣，到魯陽纔宣告喪事，返回京師。上謚號爲孝文皇帝，廟號爲高祖。五月丙申日，安葬於長陵。

孝文帝年幼時有純厚的性情。年齡四歲時，獻文皇帝生癰瘡，孝文帝親自吮吸癰瘡膿血。五歲時受禪讓即帝位，悲泣不已。獻文帝問悲泣的緣故，回答説："承代親父的感觸，悲切深入心中。"獻文帝對他十分嘆美和稱奇。文明太后因爲孝文帝聰明智慧，以後將會對馮氏不利，打算廢除孝文帝，便在寒冷的月份，給孝文帝穿單衣禁閉在室内，斷絶飲食三日，徵召咸陽王元禧前來準備立他爲帝。元丕、穆泰、李冲等人一再勸諫纔作罷。孝文帝當初没有怨恨，衹是深深感激元丕等人。他愛撫關懷各位小弟，始終都没有絲毫的不周。篤愛和睦九族宗親，都能厚加禮敬。即使對於身邊的大臣，也是執守法制而不放縱。然而性情寬厚慈愛，供送飲食的人曾經將熱羹覆灑在孝文帝手上，又曾經在食物中發現有小蟲等穢物，孝文帝都一笑而寬恕他們。宦官先前向太后譖毁孝文帝，太后拷打孝文帝數十板，孝文帝默不作聲忍受拷打，不自作申明辯解。太后逝世後，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帝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

謀議和考察政事，能從善如流。哀憐百姓疾苦，常常思量賑濟補益百姓的辦法。天地、五郊、宗廟、春分秋分等祭祀的禮儀，常常都是親自參加，不因寒暑而懈怠。尚書奏上的文案，大多都是自己研究和省察；百官大小之事，没有不加以留意的。務求周到全面，常常説，凡是做人

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

君的，所憂慮的在於不平均，以及不能推誠心對待民衆。如果能做到平均和有誠心，就是胡越等族的人民，也可以親如兄弟。常常從容對史官説：“徑直記録時事，不要隱諱國家的醜惡。人君自己作威作福，史官又不記録，人君還會有什麽恐懼！”到南方北方征伐或巡視，官員們奏請修築道路。孝文帝説：“粗略地修建橋梁，能通行車馬便停工，不需要除草鏟土使道路平坦。”凡是有所修造，都是不得已而爲之，不做不急之事，過多地損害民力。巡視到淮南時，如同在内地一樣。因軍事需要砍伐人的樹木時，一定留下絹帛以酬償樹木的價值。百姓的禾苗莊稼没有被傷害和踐踏的。所有禁忌、除邪消災的祭祀、詛咒壓邪的方術不屬典籍所記載的，一概盡行罷除。

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奥，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册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

孝文帝一向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的本義，閲覽之後便能講解。學習没有導師的指教，自己探究其精奥要義，史傳百家的書籍，無不博覽涉獵。善談莊、老之學，尤其精通佛家本義。才華辭藻豐富，好寫文章，詩賦銘頌，依興而作。有大文章，馬上即時口授，到口授文章完成時，一字不改。從太和十年以後，朝廷的詔册都是孝文帝的文筆。其餘的文章，有一百多篇。

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莫不隨所志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愛奇才好名士，其心情猶如飢渴。接納對待朝臣賢士，依才能高下施於輕重之禮。常常寄托以貧寒士人的意趣，閑適高尚而脱俗，不因時務而困擾心志。又年少時善於射箭，有體力，十幾歲時，能用手指彈碎羊的肩胛骨，射禽獸，没有不是隨心所向地把禽獸射死的。到十五歲時，便不再殺生，射獵的事情一概停止。性情喜歡儉約樸素，常常穿洗濯乾净的衣服，乘用馬的鞍和勒衹是鐵木所造而已。孝文帝平素的志趣，都是如此。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睿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

論曰：北魏王朝開始時基於北方代域，廓清平定南方華夏，開闢疆土治理世務，都以威武爲功業，文化教育的事務，還無暇顧及。孝文帝繼承盛大的業績，很早就顯露出聰明通達的風度。當時因文明太后攝理政事，孝文帝衹是悠閑端坐於朝廷，深察而獨得的見解，隱藏在自己心中而

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黄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内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虚謚也！

不表露出來，這神通妙悟的舉止，實在是與自然造化相符合。到親自總攬大政時，日理萬機，在十多年的時間裏，竟是應接不暇，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生民所難行的事，人類的崇高業績，雖然自己居於帝王的尊位，却全都實踐了。至於敬順明揚稽考古代的典章，協調上天與人世之間的關係，帝王詔册的撰作，朝野上下的法軌儀度，他都加以斟酌取捨，他所定的禮儀典制詔册文章鮮耀奪目。海内的黎民百姓，都受到了耳聞目見他撰作的禮制詔册文章的恩賜。加以孝文帝雄才大略，愛奇才好賢士，看待下民就像他們已受了傷害一樣，不敢困擾下民，他讓自己受勞役而讓民衆得利，實在是找不到恰當的語言來稱贊他。他治理了天地間的大事，這難道是虚妄的稱頌嗎！

北史卷四

本紀第四

魏本紀(四)

世宗宣武帝元恪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床下，日化爲龍，繞己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爲皇太子。

世宗宣武皇帝名恪，是孝文皇帝的第二個兒子。母親叫高夫人，當初，她夢見被太陽所追逐，便躲避在床下，太陽變化爲龍，把自己圍繞了幾圈，醒來時心中驚懼，於是有身孕。太和七年閏四月，在平城宮生下了宣武皇帝。二十一年正月丙申日，立爲皇太子。

二十三年四月丙午，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諒闇，委政宰輔。五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州郡，問人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褒禮名賢。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丙午日，孝文帝逝世。丁巳日，太子即皇帝位，居凶廬守喪，把政務托付給宰輔大臣。五月，高麗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六月乙卯日，分別派遣侍臣，巡行各州郡，慰問人民的疾苦，考察地方守令的政績，黜降昏劣的官員提拔賢明的官員，褒揚禮敬名士賢人。戊辰日，追尊已故皇母爲文昭皇后。

秋八月戊申，遵遺詔，孝文皇帝三夫人已下，悉免歸家。癸丑，增宮臣位一級。

秋季八月戊申日，遵從遺詔，孝文皇帝三夫人以下的宮女，全部放免返家。癸丑日，給宮廷中的臣子增升一級職位。

冬十月癸未，鄧至國王象舒彭來朝。丙戌，謁長陵。丁酉，享太廟。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衆反，自稱明法皇帝。刺史李肅捕斬之。

冬季十月癸未日，鄧至國的國王象舒彭來朝見。丙戌日，宣武帝拜謁長陵。丁酉日，享祭太廟。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衆謀反，自稱明法皇帝。幽州刺史李肅將他捕獲并斬殺。

是歲，州鎮十八水饑，分遣使者，開倉振恤。

這一年，十八個州鎮發生水災饑荒，分別派遣使者，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

景明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壬寅，謁長陵。乙巳，大赦，改元。丁未，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二月戊戌，復以彭城王勰爲司徒。

景明元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初一，日食。壬寅日，宣武帝拜謁長陵。乙巳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景明元年。丁未日，南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二月戊戌日，再次任命彭城王元勰爲司徒。

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陳伯之水軍逼壽春。夏四月丙申，司徒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己亥，皇弟悅薨。

南齊將領胡松、李居士率領軍隊屯駐於宛，陳伯之的水軍進逼壽春。夏季四月丙申日，司徒彭城王元勰、車騎將軍王肅大敗南齊軍。己亥日，皇弟元悅逝世。

五月甲寅，北鎮饑，遣兼侍中楊播巡撫振恤。六月丙子，以司徒、彭城王勰爲大司馬。

五月甲寅日，北鎮發生饑荒，派遣兼侍中楊播巡視并賑濟撫恤人民。六月丙子日，任命司徒、彭城王元勰爲大司馬。

秋七月己亥朔，日有蝕之。齊將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九月，齊州人柳世明聚衆反。

秋季七月己亥日初一，日食。南齊將領陳伯之率軍侵犯淮南。八月乙酉日，彭城王元勰率軍在肥口擊敗陳伯之軍。九月，齊州人柳世明聚衆謀反。

冬十月丁卯朔，謁長陵。庚寅，齊、兗二州討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司徒、録尚書事。十一月丁巳，陽平王頤薨。

冬季十月丁卯日初一，宣武帝拜謁長陵。庚寅日，齊、兗兩州的官兵征討柳世明平定了這次反叛。丁亥日，改任彭城王元勰爲司徒、録尚書事。十一月丁巳日，陽平王元頤逝世。

是歲，州鎮十七大饑，分遣使者，開倉振恤。高麗、吐谷渾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十七個州鎮發生大饑荒，分别派遣使者，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高麗、吐谷渾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謁長陵。庚戌，帝始親政。遵遺詔，聽司徒、彭城王勰以王歸第，進太尉、咸陽王禧位太保，以司空、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録尚書事。丁巳，引見群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覽政之意。壬戌，以太保、咸陽王禧領太尉，以大將軍、廣陵王羽爲司空。分遣大使，黜陟幽明。二月庚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甲戌，大赦。三月乙未朔，詔以比年連有軍旅，正調之外，皆蠲罷。壬戌，青、齊、徐、兗四州大饑，人死者萬餘口。是月，齊雍州刺史蕭衍奉其南康王寶融爲主，東赴建鄴。

景明二年春季正月丙申日初一，宣武帝拜謁長陵。庚戌日，宣武帝開始親理政事。遵從遺詔，准許司徒、彭城王元勰以王的爵位返歸府第，升太尉、咸陽王元禧的官位爲太保，任命司空、北海王元詳爲大將軍、録尚書事。丁巳日，宣武帝在太極前殿接見群臣，將親攬政事的意旨向群臣宣告。壬戌日，任命太保、咸陽王元禧兼任太尉，任命大將軍、廣陵王元羽爲司空。分别派遣大使，將昏劣的官員黜降給賢明的官員升職。二月庚午日，給宿衛官升一級職位。甲戌日，大赦罪人。三月乙未日初一，詔令以爲近年接連有戰争，規定正調的賦税之外，其他雜税都免除。壬戌日，青、齊、徐、兗四州發生大饑荒，餓死的有一萬多人。這個月，南齊雍州刺史蕭衍擁立南康王蕭寶融爲帝，向東奔赴建鄴。

夏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壬戌，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六月丁亥，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

夏季五月壬子日，廣陵王元羽逝世。壬戌日，太保、咸陽王元禧謀反，被賜死。六月丁亥日，考核各州刺史的政績，給予升職或降職。

秋七月癸巳朔，日有蝕之。乙巳，蠕蠕犯塞。辛酉，大赦。九月丁酉，發畿内夫五萬五千人築京師三百

秋季七月癸巳日初一，日食。乙巳日，蠕蠕侵犯邊塞。辛酉日，大赦罪人。九月丁酉日，調發京畿内民夫五萬五千人築造京師三百二十坊，

二十坊，四旬罷。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壽春營户，并隸揚州。

冬十一月丙申，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爲司空。丁酉，以大將軍、北海王詳爲太傅，領司徒。壬寅，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十二月，齊直後張齊殺其主蕭寶卷以降蕭衍。

是歲，高麗、吐谷渾等國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旱故，詔州郡掩骸骨。三月，齊建安王寶夤來奔。

夏四月，詔撫軍將軍李崇討魯陽反蠻。齊主蕭寶融遜位於梁。閏四月丁巳，司空穆亮薨。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八月乙卯，以前太傅、平陽公元丕爲三老。九月丁巳，行幸鄴。丁卯，詔使者吊比干墓。戊寅，閱武於鄴南。

冬十月庚子，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宫。十二月壬寅，以太極前殿初成，饗群臣，賜布帛有差。

是歲，河州大饑，死者二千餘口。西域二十七國并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三月己巳，皇后先蠶於北郊。

四月癸未朔，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封丹楊郡公、齊王。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戊戌，爲旱故，命鞫冤獄。己亥，减膳徹懸。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行梁州事楊椿大破反氐。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悦爲汝南王。

秋七月乙卯，三老平陽公元丕薨。庚午，詔復收鹽池利。辛未，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八月，勿吉國貢楛

四十日便完工。己亥日，立于氏爲皇后。乙卯日，將壽春的營户放免，全都隸屬揚州。

冬季十一月丙申日，任命驃騎大將軍穆亮爲司空。丁酉日，任命大將軍、北海王元詳爲太傅，兼任司徒。壬寅日，改築圜丘於伊水的北面，乙卯日，仍有祭祀活動。十二月，南齊直後張齊殺死他的皇帝蕭寶卷而投降蕭衍。

這一年，高麗、吐谷渾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景明三年春季二月戊寅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詔令各州郡掩埋餓死者的骸骨。三月，南齊的建安王蕭寶夤來投降。

夏季四月，詔令撫軍將軍李崇討伐魯陽反叛的蠻民。南齊皇帝蕭寶融讓位給梁朝。閏四月丁巳日，司空穆亮逝世。

秋季七月丁巳日初一，日食。八月乙卯日，以前任太傅、平陽公元丕爲三老。九月丁巳日，宣武帝巡行到鄴城。丁卯日，詔令使者在比干墓前憑吊。戊寅日，在鄴南檢閱軍隊。

冬季十月庚子日，宣武帝親自射箭，遠達一里五十步，群臣在射箭場所刻銘文以紀念。甲辰日，宣武帝返回皇宫。十二月壬寅日，以太極前殿剛落成，饗宴群臣，分别賜予數額不等的布帛。

這一年，河州發生大饑荒，餓死的有二千多人。西域二十七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景明四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宣武帝親自耕籍田。三月己巳日，皇后在北郊祭祀先蠶之神。

四月癸未日初一，任命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封爲丹楊郡公、齊王。庚寅日，南天竺國奉獻辟支迦佛佛牙。戊戌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命令審訊澄清冤獄。己亥日，减膳食撤懸樂。辛丑日，時雨普降。五月甲戌日，行梁州事楊椿大敗反叛的氐民。六月壬午日初一，封皇弟元悦爲汝南王。

秋季七月乙卯日，三老平陽公元丕逝世。庚午日，詔令恢復收取鹽池的利益。辛未日，任命彭城王元勰爲太師。八月，勿吉國進貢以楛木做

矢。

杆的箭。

冬十一月己未，封武興國世子楊紹先爲武興王。

冬季十一月己未日，封武興國的世子楊紹先爲武興王。

正始元年春正月丙寅，大赦，改元。

正始元年春季正月丙寅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正始元年。

夏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詳以罪廢爲庶人。六月，以旱故，徹樂減膳。癸巳，詔有司修案舊典，祇行六事。甲午，帝以旱故，親薦享於太廟。戊戌，詔立周旦、夷、齊廟於首陽山。庚子，以旱故見公卿以下，引咎責躬。又録京師見囚，殊死以下皆减一等；鞭杖之坐，悉原之。

夏季五月丁未日初一，太傅、北海王元詳因犯罪被廢除王的爵位貶爲庶民。六月，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撤懸樂减膳食。癸巳日，詔令有關官員查考并奉行舊的典章，恭敬地奉行六職的職事。甲午日，宣武帝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親自到太廟祭祀。戊戌日，詔令在首陽山建立周公姬旦、伯夷、叔齊的廟。庚子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宣武帝接見公卿以下群臣，引咎自責。又甄别京師現拘囚徒，給判處死罪以下的罪人全部减刑一等；判定鞭杖拷打的罪人，全部給予寬免。

秋七月癸丑，假鎮南將軍李崇大破諸蠻。八月丙子，假鎮南將軍元英破梁將馬仙琕於義陽。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數奏。乙酉，元英攻拔義陽。辛卯，英又大破梁軍，仍清三關。丁酉，封英爲中山王。九月，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横有徵發。蠕蠕犯塞，詔左僕射源懷討之。

秋季七月癸丑日，假鎮南將軍李崇大敗各部蠻民。八月丙子日，假鎮南將軍元英在義陽大敗梁朝將領馬仙琕。詔令洛陽縣令有大事時，准許向皇帝當面陳述進奏。乙酉日，元英攻取義陽。辛卯日，元英又大敗梁軍，繼而掃清三關。丁酉日，封元英爲中山王。九月，詔令各州免除和停止徭役，不得强行徵發人民服徭役。蠕蠕侵犯邊塞，詔令左僕射源懷征討蠕蠕。

冬十月乙未，詔斷群臣白衣募吏。十一月戊午，詔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十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户。己卯，詔群臣議定律令。閏月癸卯朔，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乙丑，以高陽王雍爲司空。

冬季十月乙未日，詔令禁絶群臣擁有供役使的白衣募吏。十一月戊午日，詔令主管官員依照漢、魏兩朝舊的典章，營建繕造國學學舍。十二月丙子日，將苑牧公田分别賜給從代地遷來的民户。己卯日，詔令群臣議定律令。閏十二月癸卯日初一，梁朝的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有漢中地方前來降附。乙丑日，任命高陽王元雍爲司空。

是歲，高麗遣使來朝貢。

這一年，高麗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年春正月丙子，封宕昌世子梁彌博爲宕昌王。二月，梁州氐、蜀反，絶漢中運路，州刺史邢巒頻大破之。

正始二年春季正月丙子日，封宕昌國的世子梁彌博爲宕昌王。二月，梁州的氐民、蜀民反叛，斷絶了漢中的運輸通道，梁州刺史邢巒連續大敗叛民。

夏四月己未，城陽王鸞薨。乙丑，詔曰："中正所銓，但爲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八坐可審議往

夏季四月己未日，城陽王元鸞逝世。乙丑日，詔令説："州郡中正官所選拔的人，祇是依據門第的高下，吏部銓選官員，依然是不舉用賢

代擢賢之體，必令才學并申，資望兼致。”邢巒遣統軍王足西伐，頻破梁諸軍，遂入劍閣。

秋七月戊子，王足擊破梁軍，因逼涪城。八月壬寅，詔中山王英南討襄沔。

冬十一月戊辰朔，武興王楊紹先叔父集起謀反，詔光禄大夫楊椿討之。王足圍涪城，益州諸郡戍降者十二三，送編籍者五萬餘户。既而足引軍退。

是歲，鄧至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昌生，大赦。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巒連破氐賊，剋武興。秦州人王智等聚衆，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吕苟兒爲主，年號建明。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丙辰，詔求讜言。戊午，詔右衛將軍元麗等討吕苟兒。三月己巳，以戎旅興，詔停諸作。己卯，樂良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庚寅，平南將軍、曲江縣公陳伯之自梁城南奔。

夏四月丁未，詔罷鹽池禁。五月丙寅，詔以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餧疾，無人贍救，因以致死，暴露溝壍者，令洛陽部尉，依法棺埋。

秋七月庚辰，元麗大破秦賊，降吕苟兒及其王公三十餘人，秦、涇二州平。戊子，中山王英大破梁徐州刺史王伯敖於陰陵。己丑，詔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卒十萬，以濟南軍。八月壬寅，安東將軍邢巒破梁將桓和於孤山。諸將所在剋捷，兗州平。壬戌，曲赦涇、秦、岐、凉、河五州。九月己丑，中山王英大破梁軍於淮南，遂攻鍾離。

才。八座重臣可審議以往各朝代選拔賢才的體制，一定要使才能學識都展現，資歷名望兼備。”邢巒派遣統軍王足西征，連續擊敗梁朝各軍，於是進入劍閣。

秋季七月戊子日，王足擊敗梁軍，乘勢進逼涪城。八月壬寅日，詔令中山王元英南征襄沔。

冬季十一月戊辰日初一，武興王楊紹先的叔父楊集起謀反，詔令光禄大夫楊椿率兵征討。王足包圍涪城，益州各郡戍所投降的有十分之二三，送來編入户籍的平民五萬多户。不久王足領軍撤退。

這一年，鄧至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正始三年春季正月丁卯日初一，皇子元昌出生，大赦罪人。壬申日，梁、秦二州刺史邢巒連續擊敗氐賊，攻克武興。秦州人王智等聚衆反叛，自稱王公，不久推舉秦州主簿吕苟兒爲他們的帝主，年號爲建明。己卯日，楊集起兄弟相率來投降。二月丙辰日，詔令徵求正直的言論。戊午日，詔令右衛將軍元麗等率軍征討吕苟兒。三月己巳日，因爲興兵征討，詔令停止營造建築。己卯日，樂良王元長命因殺人而犯罪，被賜死。庚寅日，平南將軍、曲江縣公陳伯之從梁城投奔南朝。

夏季四月丁未日，詔令罷除鹽池禁令。五月丙寅日，詔令以爲時雨不降，春季莊稼已受乾旱，當有孤老餓病，無人贍養賑救，因而致死，而暴露尸體於溝壕中的人，命令洛陽部尉，依法備棺將尸體埋葬。

秋季七月庚辰日，元麗大敗秦州叛賊，迫使吕苟兒及其屬下的王公三十多人投降，秦、涇二州得以平定。戊子日，中山王元英在陰陵大敗梁朝徐州刺史王伯敖的軍隊。己丑日，詔令徵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兵卒，以充實南征的軍隊。八月壬寅日，安東將軍邢巒在孤山擊敗梁朝將領桓和的軍隊。各將領所到之處都取得勝利，兗州得以平定。壬戌日，因特殊情況赦免涇、秦、岐、凉、河五州的罪人。九月己丑日，中山王元英在淮南大敗梁朝的軍隊，於是進

攻鍾離。

冬十一月甲子，帝爲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悦講《孝經》於式乾殿。

冬季十一月甲子日，宣武帝在式乾殿爲京兆王元愉、清河王元懌、廣平王元懷、汝南王元悦講解《孝經》。

是歲，高麗、蠕蠕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蠕蠕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四年夏四月戊戌，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績而還。六月己丑朔，詔有司準前式，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

正始四年夏季四月戊戌日，鍾離洪水爲災，中山王元英大敗而還。六月己丑日初一，詔令主事官員依據以前的典式，設置國子，建立太學，在四門建立小學。

秋八月己亥，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夤坐鍾離敗，除名。辛丑，敦煌人饑，詔開倉振恤。九月己未，詔以徙正宫極，庸績未酬，以司空、高陽王雍爲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司空，百官悉進位一級。庚申，夏州長史曹明謀反，伏誅。甲子，開斜谷舊道。丙戌，司州人饑，詔開倉振恤。閏月甲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

秋季八月己亥日，中山王元英、齊王蕭寶夤因鍾離戰敗有罪，被除名。辛丑日，敦煌人民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九月己未日，詔令以爲徙居皇宫的事，群臣的功績還没有酬報，故任命司空、高陽王元雍爲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元嘉爲司空，群臣百官全部升職位一級。庚申日，夏州長史曹明謀反，被誅殺。甲子日，開通斜谷舊道。丙戌日，司州人民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閏九月甲午日，大司馬門設禁，車馬不得出入。

冬十月丁卯，皇后于氏崩。十一月丁未，自碣石至於劍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

冬季十月丁卯日，于氏皇后逝世。十一月丁未日，從碣石至劍閣，東西七千里，設置二十二個都尉。

是歲，西域、東夷四十餘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西域、東夷四十多國都派遣使臣到京師朝貢。

永平元年春三月戊子，皇子昌薨。丙午，以去年旱儉，遣使者所在振恤。

永平元年春季三月戊子日，皇子元昌逝世。丙午日，因爲去年旱災歉收，派遣使者到各地賑濟撫恤人民。

夏五月辛卯，帝以旱故，減膳徹懸。六月壬申，詔依洛陽舊圖，修聽訟觀。

夏季五月辛卯日，宣武帝以發生旱災的緣故，減膳食撤懸樂。六月壬申日，詔令依照洛陽舊圖，修築聽訟觀。

秋七月甲午，立夫人高氏爲皇后。八月壬子朔，日有蝕之。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丁卯，大赦，改元。九月丙戌，復前中山王英本封。戊戌，殺太師、彭城王勰。癸卯，假鎮北將軍李平剋信都，冀州平。

秋季七月甲午日，立夫人高氏爲皇后。八月壬子日初一，日食。癸亥日，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挾據冀州反叛。丁卯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永平元年。九月丙戌日，恢復前中山王元英原來的封號。戊戌日，誅殺太師、彭城王元勰。癸卯日，假鎮北將軍李平攻克信都，平定冀州。

冬十月，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

冬季十月，豫州城人白早生殺死刺史司馬

司馬悦，據城南叛。十二月己未，尚書邢巒剋懸瓠，斬早生，禽梁將齊苟兒等。

是歲，北狄、東夷、西域十八國并遣使朝貢。高昌國王麴嘉表求内徙。

二年春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衆反，詔華州刺史奚康生討之。

夏四月己酉，武川鎮饑，詔開倉振恤。甲子，詔緣邊州鎮，自今一不聽寇盗境外，犯者罪同境内。五月辛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禁斷屠殺。甲辰，幸華林都亭録囚徒，死罪以下，降一等。六月辛亥，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遠近無二。"

秋八月丙午朔，日有蝕之。戊申，以鄧至國世子像覽蹄爲其國王。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顥爲北海王。壬午，詔定諸門闥名。

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庚午，郢州獻七寶床，詔不納。十一月甲申，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己丑，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

十二月，詔五等諸侯，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清修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下。

是歲，西域、東夷二十四國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癸亥，秦州隴

悦，占據城池叛變投向南朝。十二月己未日，尚書邢巒攻克懸瓠，斬殺白早生，擒獲梁朝將領齊苟兒等。

這一年，北狄、東夷、西域十八國都派遣使臣到京師朝貢。高昌國王麴嘉進呈表書請求内遷。

永平二年春季正月，涇州僧人劉慧汪聚衆反叛，詔令華州刺史奚康生率兵征討。

夏季四月己酉日，武川鎮發生饑荒，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甲子日，詔令緣邊各州鎮，從今以後一概不准許到境外寇掠盗竊，違犯命令的與境内寇掠盗竊之罪相同。五月辛丑日，宣武帝以發生旱災的緣故，減膳食撤樂懸，禁絶屠殺牲畜。甲辰日，宣武帝到華林都亭甄别囚徒，給判處死罪以下的囚徒減罪一等。六月辛亥日，詔令説："國内剛剛統一，車軌文字應當統一，各州的軌轍，南方北方各不相同。現在應當申令四方，遠近各地的軌轍必須一致。"

秋季八月丙午日初一，日食。戊申日，封鄧至國世子像覽蹄爲鄧至國國王。九月辛巳日，封原北海王的兒子元顥爲北海王。壬午日，詔令議定各宫門的名稱。

冬季十月癸丑日，任命司空、廣陽王元嘉爲司徒。庚午日，郢州進獻七寶床，皇帝命令拒絶接受。十一月甲申日，詔令禁止屠殺有孕的牲畜，以此作爲永久的制度。己丑日，宣武帝在式乾殿爲僧人、朝臣講解《維摩詰經》。

十二月，詔令排定五等諸侯的品位，屬於同姓出身的：公爵，正六品下；侯爵，從六品上；伯爵，從六品下；子爵，正七品上；男爵，正七品下。異族出身的：公爵，從七品上；侯爵，從七品下；伯爵，正八品上；子爵，正八品下；男爵，從八品上。以操行清正出身的：公爵，從八品下；侯爵，正九品上；伯爵，正九品下；子爵，從九品上；男爵，從九品下。

這一年，西域、東夷二十四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永平三年春季二月壬子日，秦州僧人劉光秀謀反，州郡官兵將他捕獲并斬殺。癸亥日，秦州

西羌殺鎮將趙儁反，州軍討平之。三月丙戌，皇子詡生，大赦。

隴西羌人殺死鎮將趙儁而反叛，州軍將反叛的羌人討伐平定。三月丙戌日，皇子元詡出生，大赦罪人。

夏四月，平陽郡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冀、定二州旱儉，詔開倉振恤。六月甲寅，詔重求遺書於天下。

夏季四月，平陽郡的禽昌、襄陵二縣發生大瘟疫，從正月到這個月，死亡的有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日，冀、定兩州發生旱災，歉收，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六月甲寅日，詔令再次向天下徵求先代遺留下來的書籍。

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丙申，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救療，考其能否而行賞罰。又令有司集諸醫工，惟簡精要，取三十卷以班九服。十二月辛巳，江陽王繼坐事除名。甲申，詔於青州立孝文皇帝廟。殿中侍御史王敞謀反，伏誅。

冬季十月辛卯日，中山王元英逝世。丙申日，詔令太常卿建立館舍，使京畿內外患有疾病的病人，都讓他們進館舍居處，嚴令醫署分派醫師救護治療，考核醫師們的才能高下然後頒給賞賜。又命令主管官員召集醫工們，衹選取精要的醫方，選取三十卷頒行天下各地。十二月辛巳日，江陽王元繼因事犯罪被除名。甲申日，詔令在青州建立孝文皇帝廟。殿中侍御史王敞謀反，被誅殺。

是歲，西域、東夷、北狄十六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西域、東夷、北狄十六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劉龍駒聚衆反，詔諫議大夫薛和討之。二月壬午，青、齊、徐、兗四州人饑甚，遣使振恤。三月壬戌，司徒、廣陽王嘉薨。

永平四年春季正月丁巳日，汾州劉龍駒聚衆反叛，詔令諫議大夫薛和率兵征討。二月壬午日，青、齊、徐、兗四州人民發生大饑荒，派遣使臣前去賑濟撫恤人民。三月壬戌日，司徒、廣陽王元嘉逝世。

夏四月，梁遣其鎮北將軍張稷及馬仙琕寇朐山。詔徐州刺史盧昶率衆赴之。五月己亥，遷代京銅龍置天淵池西。丙辰，詔禁天文學。

夏季四月，梁朝派遣其鎮北將軍張稷及馬仙琕侵犯朐山。詔令徐州刺史盧昶率兵衆奔赴朐山。五月己亥日，把代京的銅龍遷徙放置在天淵池西。丙辰日，詔令禁止研究天文學。

冬十一月，朐山城陷，盧昶大敗而還。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冬季十一月，朐山城陷落，盧昶大敗而還。十二月壬戌日初一，日食。

是歲，西域、東夷、北狄二十九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西域、東夷、北狄二十九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頻年水旱，百姓饑弊，分遣使者，開倉振恤。丙辰，以尚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三月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振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振恤貧者。己未，安樂王詮薨。

延昌元年春季正月乙巳日，因連年發生水旱災害，百姓飢餓疲困，分別派遣使者，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丙辰日，任命尚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元懌爲司空。三月甲午日，十一個州郡洪水爲災，詔令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因京師穀價昂貴，調出糧倉積粟八十萬石以賑濟撫恤貧窮的人民。己未日，安樂王元詮逝世。

夏四月，詔以旱故，斷食粟之畜。丁卯，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博士端然虚禄。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敕有司，國子學，孟冬使成；太學、四門，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旱故，詔尚書與群司鞫理獄訟。辛未，詔饑人就穀六鎮。丁丑，帝以旱故，减膳徹懸。癸未，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亡者不可復追，生病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須藥就療。"乙酉，大赦，改元。詔立理訴殿、申訟車，以盡冤窮之理。五月丙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人。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月。己未晦，日有蝕之。六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庚辰，詔出太倉粟五十萬石，以振京師及州郡饑人。

夏季四月，詔令以發生旱災的緣故，禁絶喂養食糧粟的牲畜。丁卯日，詔令説："遷京城到洛陽，年數已將近二十四年，而博士却端坐拱手無事而白白地耗費俸禄。靜下來想一想，既有感慨又有慚愧。應嚴令主事官員，一定要使國子學，在孟冬時建成；太學、四門學，在明年暮春時完成。"戊辰日，以發生旱災的原因，詔令尚書與各司審理獄訟。辛未日，詔令飢民到六鎮就食。丁丑日，宣武帝以發生旱災的緣故，减膳食撤樂懸。癸未日，詔令説："肆州地震地面陷落崩裂，死傷的人很多。死亡的已不可再追回，幸存而病傷的應加以救護治療。應派遣太醫、治折傷的醫師并供給所需藥物前去治療。"乙酉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延昌元年。詔令建立理訴殿、申訟車，以完善使冤獄不再出現的法紀。五月丙午日，詔令天下有糧粟的家庭，除去供給家庭一年的糧粟之外，全部貸給飢民。從二月直到這個月天不下雨。己未日月終，日食。六月壬申日，時雨普降。戊寅日，開放了黄河以南引進牝馬的禁令。庚辰日，詔令調出太倉糧粟五十萬石，以賑濟京師及各州郡的飢民。

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詡爲皇太子。十一月丙申，詔以東宫建，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量給粟帛。十二月己巳，詔守宰爲御史彈赦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

冬季十月乙亥日，立皇子元詡爲皇太子。十一月丙申日，詔令以皇太子已立，給天下爲父親後嗣的人賜爵一級。給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所居的里門及家門樹立牌樓懸挂匾額以示表彰，酌量賜給他們粟和帛。十二月己巳日，詔令地方守宰官員中被御史彈劾後得到赦免的人，以及考核政績時列爲中等的人，他們的職位都由别人取代。

是歲，西域、東夷十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西域、東夷十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二月丙辰朔，振恤京師貧人。甲戌，以六鎮大饑，開倉拯贍。己卯，進太尉、高陽王雍位太保。閏月辛丑，以苑牧地賜代遷人無田者。

延昌二年春季正月戊戌日，宣武帝坐在申訟車上，親自審理冤獄訴訟。二月丙辰日初一，賑濟撫恤京師的貧民。甲戌日，因六鎮發生大饑荒，開糧倉給人民救濟。己卯日，升太尉、高陽王元雍的職位爲太保。閏二月辛丑日，將苑牧土地賞賜給從代地遷來而無田的人。

是春，人饑，死者數萬口。

這年春天，人民遭受饑荒，餓死的有好幾萬人。

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匹振河南郡人。五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是月，壽春大水，遣平東將軍奚康生等步騎數千赴之。六月乙酉，青州人饑，詔使者開倉振恤。甲午，曲赦揚州。辛亥，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是夏，十三郡大水。

夏季四月庚子日，以絹十五萬匹賑濟河南郡的人民。五月甲寅日初一，日食。這一個月，壽春發生水災，派遣平東將軍奚康生等率領步騎兵好幾千人奔赴壽春。六月乙酉日，青州人民發生饑荒，詔令使者開糧倉賑濟撫恤。甲午日，因特殊情況赦免揚州的罪人。辛亥日，宣武帝坐在申訟車上，親自審理冤獄訴訟。這個夏季，十三個郡發生水災。

秋八月辛卯，詔以水旱饑儉，百姓多陷罪辜，降死以下刑。九月丙辰，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尚書嚴立限級，節其流宕。

秋季八月辛卯日，詔令以爲因發生水旱災莊稼歉收和發生饑荒，百姓大多身陷罪刑，可給死罪以下的罪人減刑。九月丙辰日，因貴族豪門崇尚奢侈，詔令尚書嚴格訂立限制的等級標準，節制他們的放蕩。

冬十月，詔以恒、肆地震，人多死傷，重丐一年租賦。十二月丙戌，丐洛陽、河陰二縣租賦。乙巳，詔以恒、肆地震，人多離災，其有課丁没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復者，各賜廪粟，以接來稔。

冬季十月，詔令以爲恒、肆兩地地震，死傷的人很多，再次免除當地一年的租賦。十二月丙戌日，免除洛陽、河陰二縣的租賦。乙巳日，詔令以恒、肆兩地地震，人民大多罹受災害，其中有納税丁口全都死亡、年老的年幼的孤立無所依靠、家中没有接受免除賦役之人的，各賜給國家倉儲的糧粟，以接濟到來年。

是歲，東夷、西域十餘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東夷、西域十多個國家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三年春二月乙未，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雁門郡原平縣并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

延昌三年春季二月乙未日，詔令説："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雁門郡原平縣都是從去年四月以來發生山鳴、地震，至今不停止。天的警告譴責彰顯我的罪過，我對此非常恐懼。應該體恤人民的疾苦寬減刑罰，以回應天災的譴責。"

夏四月，青州人饑。辛巳，開倉振恤。乙巳，上御申訟車，親理冤訟。

夏季四月，青州人民發生饑荒。辛巳日，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乙巳日，宣武帝坐在申訟車上，親自審理冤獄訴訟案件。

秋八月甲申，帝臨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

秋季八月甲申日，宣武帝御臨朝堂，考核百官而分别給予升職或降職。

冬十一月辛亥，詔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西伐益州。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净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十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冬季十一月辛亥日，詔令任命司徒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率領步兵、騎兵共十五萬人，西征益州。丁巳日，幽州僧人劉僧紹聚衆反叛，自稱净居國明法王。當地州郡官兵將他捕獲并斬殺。十二月庚寅日，詔令建立明堂。

是歲，東夷、西域八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東夷、西域八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甲午，葬景陵。

延昌四年春季正月甲寅日，宣武帝有疾病。丁巳日，在式乾殿逝世，當時三十三歲。二月甲戌日初一，尊稱其謚號爲宣武皇帝，廟號爲世宗。甲午日，安葬於景陵。

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見立爲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深默，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宣武帝幼年時有豁達的度量，喜怒時不表露在顔容上，平素品性儉樸。當初，孝文皇帝想觀察各個兒子的志向，便大擺寶物，任憑他們去拿取。京兆王元愉等人都競相拿取珍玩，宣武帝祇是拿取了骨製的如意而已。孝文帝對他十分稱奇。到庶人元恂喪失德操時，孝文皇帝對彭城王元勰説："我本來就懷疑這個兒子有不平常的志相，現在果真是如此！"於是宣武帝被立爲皇儲。宣武帝平素喜愛經史書籍，尤其擅長佛教的經義，每到講論經義時，連夜不止忘記疲勞。風度儀表好，容貌美，上朝時深沉静默，端莊嚴肅像神一樣，有人君的度量。

肅宗孝明帝元詡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丙戌，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於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爲皇太子。

肅宗孝明皇帝名詡，是宣武皇帝的第二個兒子。母親叫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丙戌日，出生於宣光殿東北，出生時有光輝照耀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日，立爲皇太子。

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己未，徵下西討東防諸軍。庚申，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栢堂决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百官總己以聽二王。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爲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癸未，進太保、高陽王雍位太傅，領太尉，以司空、清河王懌爲司徒，以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爲司空。己亥，尊胡充華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爲尼，徙御金墉城。丙辰，詔進宫臣位一級。乙丑，進文武群官位一級。

四年正月丁巳日，宣武帝逝世。這個夜晚，太子即皇帝位。戊午日，大赦罪人。己未日，徵集西征及東防的各軍。庚申日，詔令太保、高陽王元雍進入西栢堂主持决斷政務，任命任城王元澄爲尚書令，朝廷百官各統領自己的本職以聽從高陽王、任城王二王的命令。二月庚辰日，尊稱高氏皇后爲皇太后。辛巳日，司徒高肇來到京師，因有罪被賜死。癸未日，升太保、高陽王元雍的職位爲太傅，兼任太尉，任命司空、清河王元懌爲司徒，任命驃騎大將軍、廣平王元懷爲司空。己亥日，尊稱胡充華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日初一，高氏皇太后出俗爲尼，徙居金墉城。丙辰日，詔令給皇宫宫臣升一級職位。乙丑日，提升文武群臣官位一級。

夏六月，沙門法慶聚衆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

夏季六月，僧人法慶在冀州聚衆反叛，殺死阜城縣縣令，自稱大乘。

秋八月乙亥，領軍于忠矯詔殺左

秋季八月乙亥日，領軍于忠假稱詔令殺死左

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傅、高陽王雍官，以王還第。丙子，尊皇太妃爲皇太后。戊子，帝朝太后於宣光殿。大赦。己丑，進司徒、清河王懌爲太傅，領太尉；以司空、廣平王懷爲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爲司空。庚寅，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并儀同三司。壬辰，復江陽王繼本國，復濟南王彧先封爲臨淮王。群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皇太后親覽萬機。甲寅，征北大將軍元遥破斬法慶，傳首京師。安定王燮薨。

冬十二月辛丑，以高陽王雍爲太師。己酉，鎮南將軍崔亮破梁將趙祖悦軍，遂圍硤石。丁卯，帝、皇太后謁景陵。

是歲，東夷、西域、北狄十八國并遣使朝貢。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元。荆沔都督元志大破梁軍。以吏部尚書李平爲行臺，節度討硤石諸軍。二月乙巳，鎮東將軍蕭寶夤大破梁將於淮北。癸亥，初聽秀才對策，第中上已上叙之。乙丑，鎮南崔亮、鎮軍李平等剋硤石，斬趙祖悦，傳首京師，盡俘其衆。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戊戌，以瀛州人饑，開倉振恤。五月丁卯朔，以炎旱，命厘察獄訟，權停作役。庚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

秋七月庚午，重申殺牛禁。八月丙午，詔古帝諸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耕稼。九月丁丑，淮堰破，梁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是歲，吐谷渾、宕昌、鄧至、高

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去太傅、高陽王元雍的官職，并令他以王的爵號返回自己的宅第。丙子日，尊稱皇太妃爲皇太后。戊子日，孝明帝在宣光殿朝見皇太后。大赦罪人。己丑日，升司徒、清河王元懌爲太傅，兼任太尉；任命司空、廣平王元懷爲太保，兼任司徒；任城王元澄爲司空。庚寅日，任命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崔光爲車騎大將軍，二人都授予儀同三司。壬辰日，恢復江陽王元繼原來的封國，恢復濟南王元彧先前的封號爲臨淮王。群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日，皇太后親自主管國家萬機。甲寅日，征北大將軍元遥擊敗并斬殺了法慶，將法慶的首級傳送到京師。安定王元燮逝世。

冬季十二月辛丑日，任命高陽王元雍爲太師。己酉日，鎮南將軍崔亮擊敗梁朝將領趙祖悦的軍隊，於是包圍硤石。丁卯日，孝明帝、皇太后拜謁景陵。

這一年，東夷、西域、北狄十八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熙平元年春季正月戊辰日初一，大赦罪人，改年號爲熙平元年。荆沔都督元志大敗梁朝軍隊。任命吏部尚書李平爲行臺，以節制調度征討硤石的各路軍隊。二月乙巳日，鎮東將軍蕭寶夤在淮北大敗梁朝將領。癸亥日，初次聽取秀才對策，對策所評等次在中上以上的人，給予録用供職。乙丑日，鎮南將軍崔亮、鎮軍李平等攻克硤石，斬殺趙祖悦，將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師，俘虜了他的全部部衆。三月戊辰日初一，日食。

夏季四月戊戌日，因瀛州人民發生饑荒，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五月丁卯日初一，因炎熱乾旱，命令審理查核刑獄訴訟案件，暫時停止築造勞役。庚午日，詔令將華林園的野獸釋放到山澤中。

秋季七月庚午日，重申禁止殺牛的命令。八月丙午日，詔令在古代帝王各陵墓四面五十步範圍内，不准耕種莊稼。九月丁丑日，淮水堰堤破毁，梁朝沿淮水的城鎮營戍村落十多萬人，都被冲入海中。

這一年，吐谷渾、宕昌、鄧至、高昌、陰平

昌、陰平等國并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大乘餘賊，復相聚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之。甲戌，大赦。庚寅，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二月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爲東平王。三月丁亥，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

夏四月丁酉，詔京尹所統年高者，板賜郡各有差。戊申，以開府儀同三司胡國珍爲司徒。乙卯，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宮。改封安定王超爲北平王。五月庚辰，重申天文禁，犯者以大辟論。

秋七月乙亥，儀同三司、汝南王悦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己巳，享太廟。八月戊戌，宴道武以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家人禮。己亥，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庚子，詔咸陽、京兆二王子女，還附屬籍。丁未，詔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决尚書奏事。

冬十月，以幽、冀、滄、瀛、光五州饑，遣使巡撫，開倉振恤。

是歲，東夷、西域、氐、羌等十一國并遣使朝貢。

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詔以氐酋楊定爲陰平王。壬申，詔給京畿及諸州老人板郡縣各有差，及賜鰥寡孤獨粟帛。庚辰，詔以雜役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令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役。乙酉，秦州羌反。幽州大飢，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人。詔刺史開倉振恤。二月己酉，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元。東益州氐反。三月，南秦州氐反。

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熙平二年春季正月，大乘賊的餘部，又相聚進攻瀛州，瀛州刺史宇文福率官兵將他們討伐平定。甲戌日，大赦罪人。庚寅日，詔令派遣大使巡行四方，慰問人民的疾苦，撫恤孤老寡婦，黜降昏庸的官員提拔賢明的官員。二月丁未日，封御史中尉元匡爲東平王。三月丁亥日，太保、兼任司徒、廣平王元懷逝世。

夏季四月丁酉日，詔令給京尹所統轄地區的高齡長者，册封贈賜大郡守、小郡守不同的稱號。戊申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胡國珍爲司徒。乙卯日，皇太后親臨伊闕石窟寺，當日返回皇宮。改封安定王元超爲北平王。五月庚辰日，重申不准研治天文學的禁令，違犯的以死罪論處。

秋季七月乙亥日，儀同三司、汝南王元悦因殺人犯罪被免去官職，以王的爵號返回自己的宅第。己巳日，享祭太廟。八月戊戌日，在顯陽殿饗宴道武皇帝以來皇室十五歲以上的宗親，申家人長幼的禮節。己亥日，詔令庶族子弟年齡不滿十五歲的，不准入仕爲官。庚子日，詔令咸陽、京兆二王的子女，還附入宗屬名籍。丁未日，詔令太師、高陽王元雍進入門下省，參與決定尚書的奏事。

冬季十月，因幽、冀、滄、瀛、光五州發生饑荒，派遣使臣巡視撫慰，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

這一年，東夷、西域、氐、羌等十一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神龜元年春季正月甲子日，詔令封氐族首領楊定爲陰平王。壬申日，詔令給京畿地區及各州的老人，册封郡守、縣令級别不同的稱號，以及賜予鰥寡孤獨之人粟和帛。庚辰日，詔令以爲雜役户有冒入清高士流，在各地擔任了官職的人，都要讓他們五人相保。没有人擔保的，剥奪他們的官職還爲雜役户。乙酉日，秦州羌民反叛。幽州發生大饑荒，餓死的有三千七百九十人。詔令刺史開糧倉賑濟撫恤人民。二月己酉日，詔令以爲，出現神龜，顯示瑞兆，大赦罪人，改年號爲神龜元年。東益州氐民反叛。三月，南秦州氐民

反叛。

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甲辰，改封江陽王繼爲京兆王。六月，自正月不雨，是月辛卯，澍雨乃降。

夏季四月丁酉日，司徒胡國珍逝世。甲辰日，改封江陽王元繼爲京兆王。六月，從正月以來天不下雨，這個月辛卯日，纔降下時雨。

秋七月，河州人却鐵忽聚衆反，自稱水池王。閏月甲辰，開恒州銀山禁。八月癸丑朔，詔京師見囚殊死以下，悉減一等。甲子，却鐵忽詣行臺源子恭降。

秋季七月，河州人却鐵忽聚衆造反，自稱水池王。閏七月甲辰日，開放恒州銀山的禁令。八月癸丑日初一，詔令京師現有的囚徒，凡是死罪以下的罪人，全部減罪一等。甲子日，却鐵忽到行臺源子恭處投降。

九月戊申，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高太后於芒山。

九月戊申日，皇太后高氏在瑶光寺逝世。冬季十月丁卯日，以尼姑的葬禮安葬高太后於芒山。

十二月辛未，詔曰："人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隱振，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爲九原。"

十二月辛未日，詔令説："人生總會有死的時候，歸葬於墳墓。京邑地區繁華富裕，人口足有億萬，是高下貴賤的人所憑依歸宿的地方，没有劃定的處所。現在命令乾脯山以西的地段，擬定爲九泉墳墓的地域。"

是歲，東夷、西域、北狄十一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東夷、西域、北狄十一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丁亥，詔曰："皇太后撝挹自居，稱號弗備。宜遵舊典，稱詔宇内，以副黎蒸元元之望。"是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齊郡王祐薨。庚午，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第，毆傷彝，燒殺其子均。乙亥，大赦。丁丑，詔求直言。壬寅，詔以旱故，命依舊雩祈，察理冤獄，掩胔埋骼，振窮恤寡。三月甲辰，澍雨大洽。

神龜二年春季正月辛巳日初一，日食。丁亥日，詔令説："皇太后謙遜自處，稱號至今不完備。應該遵循舊有的典章，稱詔令於天下，以符合黎民衆庶百姓的期望。"這個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日，齊郡王元祐逝世。庚午日，羽林兵一千多人焚燒征西將軍張彝的宅第，打傷張彝，燒死了他的兒子張均。乙亥日，大赦罪人。丁丑日，詔令徵求正直的言論。壬寅日，詔令説，因發生旱災的緣故，命令依舊進行祈雨的祭祀，審理冤獄，掩埋死者的腐肉枯骨，賑濟撫恤貧窮孤寡之人。三月甲辰日，時雨普降。

夏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爲司徒，京兆王繼爲司空。

夏季五月戊戌日，任命司空、任城王元澄爲司徒，京兆王元繼爲司空。

秋八月己未，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嵩高山。癸巳，還宫。

秋季八月己未日，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因事犯罪被削除官職爵位。九月庚寅日，皇太后出行到嵩高山。癸巳日，返回皇宫。

冬十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詔除淫祀，焚諸雜神。

冬季十二月癸丑日，司徒、任城王元澄逝世。庚申日，大赦罪人。詔令廢除不合禮制的祭祀，焚毁各種雜神。

是歲，吐谷渾、宕昌、嚈噠等國

這一年，吐谷渾、宕昌、嚈噠等國都派遣使

并遣使朝貢。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丙辰，詔尚書長孫承業巡撫北蕃，觀察風俗。五月辛巳，以炎旱故，詔八坐鞫見囚，申枉濫。

秋七月丙子，侍中元叉、中侍中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歸政遜位。乃幽皇太后北宫，殺太傅、清河王懌，總勒禁旅，决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内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叉、騰，不果，見殺。九月壬辰，蠕蠕主阿那瓌來奔。戊戌，以太師、高陽王雍爲丞相。

冬十月乙卯，以儀同三司、汝南王悦爲太尉。十一月己亥，封阿那瓌爲朔方郡公、蠕蠕王。十二月壬子，詔送蠕蠕王阿那瓌歸北。辛酉，以司空、京兆王繼爲司徒。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顔回配。甲午，右衛將軍奚康生於禁中將殺元叉，不果，爲叉所害。以儀同三司劉騰爲司空。

夏四月庚子，進司徒、京兆王繼位太保。壬寅，以儀同三司崔光爲司徒。五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癸丑，以旱故，詔有司修案舊典，祗行六事。八月己巳，蠕蠕後主郁久閭侯匿伐來奔懷朔鎮。

十二月甲戌，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服章。庚辰，以東益、南秦州氐反，詔河間王琛討之，失利。

臣來京師朝貢。

正光元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初一，日食。

夏季四月丙辰日，皇帝命令尚書長孫承業巡撫北方蕃國地域，觀察當地風俗。五月辛巳日，因炎熱乾旱的緣故，詔令朝廷重臣審理現有的囚徒，辨明冤屈不實的罪行。

秋季七月丙子日，侍中元叉、中侍中劉騰侍奉孝明帝來到前殿，假造皇太后的詔令，歸政給孝明帝，皇太后退位。於是把皇太后幽禁於北宫，殺死太傅、清河王元懌，統領禁兵，在殿中决斷政務。辛卯日，孝明帝戴上皇冠，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正光元年。朝廷内外的官員都進升一級職位。八月甲寅日，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起兵想誅殺元叉、劉騰，没能得逞，被殺。九月壬辰日，蠕蠕國主阿那瓌來投奔朝廷。戊戌日，任命太師、高陽王元雍爲丞相。

冬季十月乙卯日，任命儀同三司、汝南王元悦爲太尉。十一月己亥日，封阿那瓌爲朔方郡公、蠕蠕王。十二月壬子日，皇帝命令送蠕蠕王阿那瓌返回北方。辛酉日，任命司空、京兆王元繼爲司徒。

正光二年春季正月，南秦州氐民反叛。二月，孝明帝來到國子學，講解《孝經》。三月庚午日，孝明帝來到國子學，祭祀孔子，以顔回配享。甲午日，右衛將軍奚康生在宫禁中打算殺死元叉，没有成功，被元叉所殺害。任命儀同三司劉騰爲司空。

夏季四月庚子日，升司徒、京兆王元繼的職位爲太保。壬寅日，任命儀同三司崔光爲司徒。五月丁酉日初一，日食。

秋季七月癸丑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詔令主事官員，遵循舊的典章，敬慎地履行六卿職事。八月己巳日，蠕蠕的後主郁久閭侯匿伐來投奔懷朔鎮。

十二月甲戌日，詔令司徒崔光、安豐王元延明等議定各級官員的服飾。庚辰日，因東益州、南秦州氐民反叛，詔令河間王元琛前去討伐，失利。

是歲，烏萇、居密、波斯、高昌、勿吉、伏羅、高車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烏萇、居密、波斯、高昌、勿吉、伏羅、高車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亥，耕籍田。

正光三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孝明帝親自耕籍田。

夏四月庚辰，以高車國主覆羅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國王。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六月己巳，以旱故，詔分遣有司馳祈岳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命理冤獄，止土功，減膳徹懸，禁止屠殺。

夏季四月庚辰日，封高車國主覆羅伊匐爲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國王。五月壬辰日初一，日食。六月己巳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詔令分别派遣主事官員急速祈禱山岳大河及能興雲致雨的山川百神。命令審理冤獄，停止土木營建工程，減膳食撤懸樂，禁止屠殺牲畜。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乙巳，祀圜丘。丙午，詔班曆，大赦。十二月乙酉，以太保、京兆王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

冬季十一月己丑日初一，日食。乙巳日，在圜丘祭天。丙午日，詔令頒布曆書，大赦罪人。十二月乙酉日，任命太保、京兆王元繼爲太傅，司徒崔光爲太保。

是歲，波斯、不漢、龜兹、吐谷渾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波斯、不漢、龜兹、吐谷渾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四年春二月壬申，追封故咸陽王禧爲敷城王，京兆王愉爲臨洮王，清河王懌爲范陽王，以禮加葬。丁丑，河間王琛、章武王融并以貪污，削爵除名。己卯，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爲北道行臺，持節喻之。蠕蠕後主郁久閭俟匿伐來朝。司空劉騰薨。

正光四年春季二月壬申日，追封已故咸陽王元禧爲敷城王，京兆王元愉爲臨洮王，清河王元懌爲范陽王，依禮制給予安葬。丁丑日，河間王元琛、章武王元融都因貪污，被削除爵位和除去名籍。己卯日，蠕蠕國主阿那瓌率領部衆侵犯邊塞，派遣尚書左丞元孚爲北道行臺，持節曉諭蠕蠕。蠕蠕國的後主郁久閭俟匿伐前來朝見。司空劉騰逝世。

夏四月，阿那瓌執元孚北遁。

夏季四月，阿那瓌捉拿元孚後北逃。

秋八月癸未，追復故范陽王懌爲清河王。九月丁酉，詔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

秋季八月癸未日，追認恢復原范陽王元懌爲清河王。九月丁酉日，皇帝命令太尉、汝南王元悦入居門下省，與丞相、高陽王元雍參預決斷尚書奏請之事。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丙申，趙郡王謐薨。丁酉，太保崔光薨。十二月，以太尉、汝南王悦爲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顥坐貪污，削爵除官。

冬季十一月癸未日初一，日食。丙申日，趙郡王元謐逝世。丁酉日，太保崔光逝世。十二月，任命太尉、汝南王元悦爲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元顥因貪污犯罪，被削除爵位免除官職。

是歲，宕昌、庫莫奚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宕昌國、庫莫奚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

正光五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在南郊祭祀。

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

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造反，聚衆殺死

聚衆殺鎮將，號真王元年。

夏四月，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五月，都督北征諸軍事、臨淮王彧攻討，敗于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詔尚書令李崇爲大都督，率廣陽王淵等北討。

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彦。大提尋死，子念生代立，僭稱天子，年號天建，置立百官。丁酉，大赦。

秋七月戊午，復河間王琛、臨淮王彧本封。是月，凉州幢帥于菩提、呼延雄執刺史宋穎，據州反。念生遣其兄高陽王天生下隴東寇。八月甲午，雍州刺史元志西討，大敗於隴東，退守岐州。丙申，詔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爲編户。改鎮爲州，依舊立稱。

九月壬申，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爲西道行臺、大都督；復撫軍、北海王顥官爵，爲都督。并率諸將西討。乙亥，帝幸明堂，餞寶夤等。吐谷渾主伏連籌遣兵討凉州，于菩提走，追斬之。城人趙天安復推宋穎爲刺史。

冬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據城反，執刺史李仲遵。城人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號燕王。

十二月，詔太傅、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率諸將西討。汾州正平、平陽胡叛逆，詔復征東將軍、章武王融封爵，爲大都督，率衆討之。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人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是歲，嚈噠、契丹、地豆干、庫莫奚等國并遣使朝貢。

鎮將，立年號爲真王元年。

夏季四月，高平的酋長胡琛造反，自稱高平王，進攻鎮的守軍以響應破六韓拔陵。別將盧祖遷將他擊敗。五月，都督北征諸軍事、臨淮王元彧攻討胡琛，在五原戰敗，被削除官職和爵號。壬申日，皇帝命令尚書令李崇任大都督，率領廣陽王元淵等人北伐。

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占據城池造反，自稱秦王，殺死刺史李彦。莫折大提不久死亡，他的兒子莫折念生繼立，冒稱爲天子，建年號爲天建，設立百官。丁酉日，大赦罪人。

秋季七月戊午日，恢復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原來的封號。這個月，凉州禁軍主帥于菩提、呼延雄拘執刺史宋穎，占據凉州造反。莫折念生派遣他的兄長高陽王莫折天生下隴東侵擾。八月甲午日，雍州刺史元志率軍西進征討，在隴東大敗，退守岐州。丙申日，皇帝命令各州有軍籍的鎮軍中，原本不屬犯罪發配的人，全部放免，成爲編入户籍的平民。將鎮改爲州，依原來鎮的名稱作爲州名。

九月壬申日，皇帝命令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任西道行臺、大都督；恢復撫軍、北海王元顥的官爵，任爲都督。兩人共同率領各將領西進征討。乙亥日，孝明帝來到明堂，爲蕭寶夤等人餞行。吐谷渾國主伏連籌派遣軍兵征討凉州，于菩提等人逃走，伏連籌等追擊并斬殺了他。城人趙天安又推舉宋穎爲刺史。

冬季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占據城池造反，拘執刺史李仲遵。城人王惡兒斬殺劉安定而投降。就德興向東逃走，自稱燕王。

十二月，皇帝命令太傅、京兆王元繼任太師、大將軍，率領各將領西進征討。汾州正平、平陽胡人叛亂，皇帝命令恢復征東將軍、章武王元融的封爵，任爲大都督，率領軍隊征討胡人。莫折念生派遣兵衆進攻凉州，城人趙天安又拘執刺史而響應莫折念生。

這一年，嚈噠、契丹、地豆干、庫莫奚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自稱宋王，年號天啓。遣其子景仲歸梁。梁遣其將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其僚屬南入。詔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爲都督，安豐王延明爲東道行臺，俱討徐州。癸亥，蕭寶夤及征西將軍崔延伯大破賊於黑水。天生退走入隴西，涇、岐及隴東悉平。以太師、大將軍、京兆王繼爲太尉。二月，詔追復故樂良王長命爵，以其子忠紹之。戊戌，大赦。三月甲戌，詔五品以上，各薦所知。

孝昌元年春季正月庚申日，徐州刺史元法僧占據城池反叛，自稱宋王，立年號爲天啓。派遣他的兒子元景仲歸附梁朝。梁朝派遣它的將領豫章王蕭綜進守彭城。元法僧帶領他的僚屬進入南朝。皇帝命令臨淮王元彧、尚書李憲爲都督，安豐王元延明爲東道行臺，共同征討徐州。癸亥日，蕭寶夤及征西將軍崔延伯在黑水大敗叛賊。莫折天生退走逃入隴西，涇、岐以及隴東地區全都平定。任命太師、大將軍、京兆王元繼爲太尉。二月，詔令追認恢復已故樂良王元長命的爵位，以他的兒子元忠繼承這一爵位。戊戌日，大赦罪人。三月甲戌日，詔令五品以上的官員，各推薦自己所瞭解的賢能之士。

夏四月辛卯，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群臣面陳得失。壬辰，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大敗於涇川，戰歿。六月癸未，大赦，改元。蠕蠕主阿那瓌大破拔陵。是月，諸將逼彭城，蕭綜夜潛出降，梁諸將奔退，衆軍追躡，免者十一二。

夏季四月辛卯日，皇太后再次臨朝攝理政務，接見群臣讓他們當面陳述政治得失。壬辰日，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在涇川大敗，戰死。六月癸未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孝昌元年。蠕蠕國主阿那瓌大敗破六韓拔陵。這個月，各將領進逼彭城，蕭綜乘夜潛出彭城投降，梁朝各將領逃奔退走，各軍緊隨追擊，梁朝軍隊逃脱的衹有十分之一二。

秋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年號真王。九月乙卯，詔减天下租調之半。壬戌，詔五品以上，各舉所知。辛未，曲赦南北秦州。

秋季八月癸酉日，皇帝命令禁絶遠近各地貢獻珍奇華麗的物品，違背禁令的免除其官職。柔玄鎮人杜洛周在上谷造反，立年號爲真王。九月乙卯日，詔令减免國内各地一半的租調。壬戌日，詔令五品以上的官員，各推舉自己所瞭解的賢能之士。辛未日，因特殊情況赦免南北秦州的罪人。

冬十月，蠕蠕遣使朝貢。十一月辛亥，詔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

冬季十月，蠕蠕國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十一月辛亥日，皇帝命令父母的年齡在八十歲以上的人，都准許他們出任官職。當時四方多事，各蠻族勢力再次反叛。

十二月，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

十二月，山胡劉蠡升造反，自稱天子。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廣平王懷長子誨爲范陽王。壬子，以太保、汝南王悦領太尉。

孝昌二年春季正月庚戌日，封廣平王元懷的長子元誨爲范陽王。壬子日，任命太保、汝南王元悦兼任太尉。

是月，五原鮮于脩禮反於定州，年號魯興。二月甲申，帝及皇太后臨

這個月，五原鮮于脩禮在定州造反，立年號爲魯興。二月甲申日，孝明帝及皇太后親臨大夏

大夏門，親覽冤訟。三月庚子，追復中山王熙本爵，以其子叔仁紹之。

門，親自審察冤獄訴訟案件。三月庚子日，追認恢復中山王元熙原有的爵號，讓他的兒子元叔仁繼承這爵號。

夏四月，大赦。戊申，北討都督河間王琛、長孫承業失利奔還，詔并免官爵。五月丁未，車駕將北討，內外戒嚴。前給事黄門侍郎元略自梁還朝，封義陽王。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

夏季四月，大赦罪人。戊申日，北討都督河間王元琛、長孫承業失利逃奔返回，詔令兩人都免除官職和爵位。五月丁未日，孝明帝將親自領軍北伐，都城内外戒嚴。前給事黄門侍郎元略從梁朝返回朝廷，封爲義陽王。任命丞相、高陽王元雍爲大司馬。

六月己巳，曲赦齊州。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自號始建王。曲赦平陽、建興、正平三郡。詔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承業討雙熾，平之。丙子，改封義陽王略爲東平王。戊寅，詔復京兆王繼本封江陽王。戊子，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于兹。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何以苟安黄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食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决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别引見，共論得失。"

六月己巳日，特赦齊州的罪人。絳蜀陳雙熾聚衆謀反，自稱始建王。特赦平陽、建興、正平三郡的罪人。詔令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承業討伐陳雙熾，陳雙熾叛亂被平定。丙子日，改封義陽王元略爲東平王。戊寅日，皇帝命令恢復京兆王元繼原來的封號江陽王。戊子日，詔令説："自從國運接連出現艱難危急，經年歷載直至今天。我的威德不能播及遠方，我的政治治理也不能到達遠方，我怎麽能苟安於廷殿之中，無愧於黎民百姓！現在我立刻離開正殿，吃蔬食穿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之士。如果有敢於直言正諫之士，果敢捨身守義之人，本月二十五日，全都到華林東門會集，我當個别接見，共同討論政治得失。"

秋八月丙子，進封廣川縣公元配爲常山王。戊子，進武城縣公子攸爲長樂王。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爲賊黨葛榮所殺。

秋季八月丙子日，晋封廣川縣公元配爲常山王。戊子日，升武城縣公元子攸爲長樂王。癸巳日，叛賊首領元洪業斬殺鮮于脩禮請求投降，被賊黨葛榮殺死。

九月辛亥，葛榮敗都督廣陽王深、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邏。融殁於陣。榮自稱天子，國號齊，年稱廣安。

九月辛亥日，葛榮在博野白牛邏打敗都督廣陽王元深、章武王元融。元融戰死於陣中。葛榮自稱天子，國號齊，年號稱爲廣安。

冬十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税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閏月，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爲五等。梁將元樹逼壽春，揚州刺史李憲力屈而降。初留州郡縣及長史、司馬、戍主副質子於京師。詔："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

冬季十一月戊戌日，杜洛周攻陷幽州，拘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日，向京師地區徵收田租，每畝徵收五升；借賃公田的，每畝徵收一斗。閏十一月，向出入集市的人徵税，每人徵收一錢，店舍分爲五等徵税。梁朝將領元樹進逼壽春，揚州刺史李憲因兵力困竭而投降。初次將州刺史郡守縣令及長史、司馬、戍主的副質子留在京師。詔令説："近來舊都淪落傾覆，中原地

宗室子女屬籍在七廟内爲雜户濫門拘辱者，悉聽離絶。”

區禍亂不止，人民死傷，屬籍在七代祖先之内的皇族宗室子女，被雜户濫門所拘辱的，全都准許他們盡行脱離。”

是歲，疊伏羅、庫莫奚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疊伏羅、庫莫奚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皇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夤爲司空。辛巳，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節死之。甲申，詔峻鑄錢之制。蕭寶夤大敗于涇州，北海王顥尋亦敗走。曲赦關西及正平、平陽、建興。戊子，以司徒皇甫度爲太尉。己丑，以四方未平，詔内外戒嚴，將親征。

孝昌三年春季正月甲戌日，任命司空皇甫度爲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夤爲司空。辛巳日，葛榮攻陷殷州，殷州刺史崔楷堅守節義而死。甲申日，詔令嚴格鑄錢的制度。蕭寶夤在涇州大敗，北海王元顥不久也失敗退走。特赦關西及正平、平陽、建興的罪人。戊子日，任命司徒皇甫度爲太尉。己丑日，因四方還没有平定，詔令京城内外戒嚴，孝明帝將要率軍親征。

二月丁酉，詔開輸賞格。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官。虜賊據潼關。三月甲子，詔將西討，中外戒嚴。虜賊走，復潼關。

二月丁酉日，皇帝命令開設輸賞格。輸送糧粟入瀛、定、岐、雍四州的人，所輸送的糧粟滿官斗二百斛的賞官位一級；輸送糧粟入華州及北華州的，所輸糧粟達五百石的賞官位一級。不限多少，輸送糧粟完畢當即授給官位。逆賊占據潼關。三月甲子日，皇帝命令將出兵西征，京城内外戒嚴。逆賊退走，收復潼關。

秋七月，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己丑，大赦。八月，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丁未，斬鑒，相州平。

秋季七月，相州刺史、安樂王元鑒占據相州謀反。己丑日，大赦罪人。八月，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進攻鄴城。丁未日，斬殺元鑒，相州被平定。

九月己未，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秦州城人杜粲殺莫折念生，自行州事。

九月己未日，東豫州刺史元慶和在城南反叛。秦州城人杜粲殺死莫折念生，自己主持州中事務。

冬十月戊申，曲赦恒農已西河北、正平、平陽、邵郡及關西諸州。甲寅，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自號齊，年稱隆緒。

冬季十月戊申日，特赦恒農以西河北、正平、平陽、邵郡及關西各州的罪人。甲寅日，雍州刺史蕭寶夤占據雍州反叛，自稱齊王，立年號爲隆緒。

十一月己丑，葛榮攻陷冀州，執刺史元孚，逐出居人，凍死者十六七。十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衍與榮戰，敗於陽平東北，并歿。是月，杜粲爲駱超所殺。超遣使歸罪。

十一月己丑日，葛榮攻陷冀州，拘執刺史元孚，將居民驅逐出境，凍死的有十分之六七。十二月戊申日，都督源子邕、裴衍與葛榮交戰，在陽平東北戰敗，二人都戰死。這個月，杜粲被駱超殺死。駱超派遣使者前來歸附認罪。

是歲，蠕蠕遣使朝貢。

這一年，蠕蠕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武泰元年春正月乙丑，生皇女，秘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丁

武泰元年春季正月乙丑日，皇女出生，隱秘説是皇子出生。丙寅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武

丑，雍州人侯終德相率攻蕭寶夤。寶夤度渭走，雍州平。

泰元年。丁丑日，雍州人侯終德率衆攻擊蕭寶夤。蕭寶夤渡越渭水逃走，雍州被平定。

二月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繼世，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冀誕儲兩，而熊羆無兆，唯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係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允膺大寶。即日踐祚。可班宣遠邇，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尒朱榮抗表請入奔赴，勒兵而南。是月，杜洛周爲葛榮所并。三月甲申，上尊謚曰孝明皇帝。乙酉，葬於定陵，廟號肅宗。

二月癸丑日，孝明帝在顯陽殿逝世，當時十九歲。甲寅日，皇子即位，大赦罪人。皇太后下詔令說："皇家掌握天的曆數得受河圖建立國家，已將近二百年，歷朝祖宗聖明，社稷長期安定。高祖皇帝以道德功業先得天運而顯揚，世宗皇帝以武功而繼承世業，大行皇帝在位時，以寬仁奉養爲尚，遵循先世的溫良聖明與恭順。實冀望蒼天神靈降臨福佑，使皇族宗室子弟繁盛，自從潘充華在椒宮有身孕之後，冀望能誕生帝室儲貳，然而如熊如羆的男孩的誕生沒有徵兆，如虺如蛇的女孩於是出生。這時衹因國家的命運還沒有安定，便假稱生下了繼統的胤嗣皇子，想以此使群情鎮定，以思慕敬仰大行皇帝。怎能料到大行皇帝忽然逝世！皇曾孫是已故臨洮王元寶暉的世子元釗，其身體血統來自高祖宗系，天姿儀表卓異。大行皇帝平日護養撫愛特深，恩愛之義如同親生兒子一般，其事理符合當國君的徵兆，應當掌握國政。即日登上帝位。應頒行宣諭遠近各地，使上下都知道。"乙卯日，年幼的皇帝即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尒朱榮上書直言請求進入京師赴喪，領兵南來。這個月，杜洛周被葛榮兼并。三月甲申日，給大行皇帝上謚號爲孝明皇帝。乙酉日，安葬於定陵，廟號爲肅宗。

四月戊戌，尒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四月戊戌，尒朱榮渡過黄河。庚子日，皇太后、幼帝逝世。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宣武之後，政綱不張。孝明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宇内，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論曰：宣武皇帝繼承已故的聖明父王的道德功業，天下想望淳美的風俗教化，垂衣拱手無爲而治，邊界之民全都順服。然而以寬緩統攝臣下，從容舒逸而不決斷，太和年間良好的政風已衰敗了。宣武帝與漢代皇帝相比，是元帝、成帝、安帝、順帝一類的人。宣武皇帝之後，施政紀綱不振。孝明皇帝幼年繼承皇業，靈太后婦人專制，所任用的是行爲不端的人，賞罰謬誤。於是嫌隙仇怨起於天下，禍亂延及國境四方，終於使孝明帝在位時間不長，而且還是淪喪的起端。

北史卷五

本紀第五

魏本紀(五)

敬宗孝莊帝元子攸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母曰李妃。明帝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勛，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爲明帝親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劭事，轉爲衛將軍、左光禄大夫、中書監，實見出也。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尒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勛，且兼人望，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於河陽。

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皇兄彭城王劭爲無上王，皇弟霸城公子正爲始平王，以尒朱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奉迎於河梁。西至陶渚，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列騎衛帝，遷於便幕。榮尋悔，稽顙謝罪。

辛丑，車駕入宫，御太極殿，大

敬宗孝莊皇帝名子攸，是彭城王元勰的第三個兒子。母親叫李妃。明帝初年，因爲元勰在魯陽有護衛的功勛，封孝莊皇帝爲武城縣公。孝莊帝年幼時在宫禁中奉侍明帝讀書，到長大時，風度神態秀麗聰慧，身姿容貌十分美好，一向被明帝親愛相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爲長樂王，歷任侍中、中軍將軍。因兄長彭城王元劭的事情，轉任爲衛將軍、左光禄大夫、中書監，實際上是被疏遠了。武泰元年二月，孝明帝逝世，大都督尒朱榮謀劃擁立新帝，以爲孝莊皇帝家有效忠國家的功勛，并且兼有聲望，便暗中與孝莊皇帝通問，率領部衆前來趨赴。孝莊帝與兄弟趁夜北渡黄河，在河陽與尒朱榮會合。

永安元年夏季四月戊戌日，孝莊帝南渡黄河，即皇帝位。封皇兄彭城王元劭爲無上王，皇弟霸城公元子正爲始平王，任命尒朱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爲太原王。己亥日，群臣百官相隨，主事官員手捧皇帝的印璽，備置皇帝乘坐的車駕，到河梁迎接孝莊帝。西行至陶渚，尒朱榮以爲兵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有圖謀不軌的打算，便殺害了靈太后及幼帝，接着殺害了無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又殺害丞相、高陽王元雍以下的王公卿士二千人，布列騎兵護衛孝莊帝，遷移到簡便的帳幕中。尒朱榮不久便後悔，向孝莊帝跪拜請罪。

辛丑日，孝莊帝入宫，居於太極殿，大赦罪

赦，改武泰爲建義元年。壬寅，榮表請追謚無上王爲皇帝；餘死河陰者，諸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者令僕，五品者刺史，七品已下及庶人，郡、鎮。諸死者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詔從之。癸卯，以前太尉、江陽王繼爲太師、司州牧；以相州刺史、北海王顥爲太傅、開府，仍刺史；封光禄大夫、清淵縣侯李延寔爲陽平王，位太保，遷太傅；以并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封上黨王；以儀同三司楊椿爲司徒；以儀同三司、頓丘郡公穆紹爲司空，領尚書令，進爵爲王；以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馮翊王；以殿中尚書元諶爲尚書右僕射，封魏郡王；以給事黄門侍郎元瑱爲東海王。甲辰，以敷城王坦爲咸陽王，以諫議大夫元貴平爲東萊王，以直閣將軍元肅爲魯郡王，以秘書郎中元曄爲長廣王，以馮翊郡公源紹景復先爵隴西王，扶風郡公馮冏、東郡公陸子彰、北平公長孫悦并復先王爵，以北平王超還復爲安定王。丁未，詔中外解嚴。庚戌，封大將軍尒朱榮次子义羅爲梁郡王。詔蠕蠕王阿那瓌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是月，汝南王悦、北海王顥、臨淮王彧前後奔梁。

五月丁巳朔，以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光禄勛元欣副之，循方黜陟，先行後聞。辛酉，大將軍尒朱榮還晋陽，帝餞於邙陰。

六月癸卯，以高昌王世子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泰臨縣伯、高昌王。帝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撤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有直言正諫之士者，集華林園，面論時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率河

人，改武泰元年爲建義元年。壬寅日，尒朱榮上表請求追加無上王的謚號爲無上皇帝；其餘死於河陰的人，凡屬王及刺史的官員追贈爲三公，屬三品官階的追贈爲尚書令、僕射，屬五品官階的追贈爲刺史，七品以下及庶民，追贈郡守、鎮將。凡是死者的子孫，准予立爲後嗣，授予封爵。詔令説依從尒朱榮的請求。癸卯日，任命前太尉、江陽王元繼爲太師、司州牧；任命相州刺史、北海王元顥爲太傅、開府，仍任刺史；封光禄大夫、清淵縣侯李延寔爲陽平王，官位太保，改任太傅；任命并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封爲上黨王；任命儀同三司楊椿爲司徒；任命儀同三司、頓丘郡公穆紹爲司空，兼任尚書令，進封爵位爲王；任命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爲馮翊王；任命殿中尚書元諶爲尚書右僕射，封爲魏郡王；封給事黄門侍郎元瑱爲東海王。甲辰日，改封敷城王元坦爲咸陽王，封諫議大夫元貴平爲東萊王，封直閣將軍元肅爲魯郡王，封秘書郎中元曄爲長廣王，給馮翊郡公源紹景恢復先前的爵號隴西王，扶風郡公馮冏、東郡公陸子彰、北平公長孫悦都恢復先前的王爵，給北平王元超回復爲安定王。丁未日，皇帝命令京師内外解除戒嚴。庚戌日，封大將軍尒朱榮的第二個兒子尒朱义羅爲梁郡王。詔令蠕蠕王阿那瓌參拜時可不稱名字，上書時不稱臣。

這個月，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先後投奔梁朝。

五月丁巳日初一，任命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光禄勛元欣爲副使，巡行各地方，處置官員的升職和黜降，先執行然後上報。辛酉日，大將軍尒朱榮返回晋陽，孝莊帝在邙陰餞别。

六月癸卯日，任命高昌王的世子麴光爲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承襲泰臨縣伯、高昌王的爵號。孝莊帝因寇難還没有平定，避居正殿，自責并撤懸樂減膳食。又頒布募格，收集忠勇之士。募格説凡能直言正諫的士人，會集華林園，當面討論時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人邢杲率領河北

北流移人十萬餘户，反於北海，自署漢王，年號天統。

流徙的人民十多萬户，在北海謀反，自稱漢王，建年號爲天統。

秋七月乙丑，加大將軍尒朱榮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壬子，光州人劉舉聚衆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

秋季七月乙丑日，給大將軍尒朱榮加任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壬子日，光州人劉舉聚衆在濮陽謀反，自稱皇武大將軍。

是月，高平鎮人万俟醜奴僭稱大位。臨淮王彧自江南還朝。

這個月，高平鎮人万俟醜奴冒稱皇帝。臨淮王元彧從江南返回朝廷。

八月，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甲辰，詔大都督宗正珍孫討劉舉，平之。

八月，泰山太守羊侃占據本郡謀反。甲辰日，皇帝命令大都督宗正珍孫征討劉舉，劉舉反叛被平定。

九月己巳，以齊州刺史元欣爲沛郡王。壬申，柱國大將軍尒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禽之，冀、定、滄、瀛、殷五州平。乙亥，以葛榮平，大赦，改元爲永安。辛巳，以尒朱榮爲大丞相，進榮子平昌郡公文殊、昌樂郡公文暢爵并爲王，以司徒楊椿爲大保，城陽王徽爲司徒。

九月己巳日，任命齊州刺史元欣爲沛郡王。壬申日，柱國大將軍尒朱榮率領騎兵七千人到滏口討伐葛榮，擊敗并擒獲葛榮，冀、定、滄、瀛、殷五州被平定。乙亥日，因葛榮反叛被平定，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永安元年。辛巳日，任命尒朱榮爲大丞相，進封尒朱榮的兒子平昌郡公尒朱文殊、昌樂郡公尒朱文暢的爵位，二人都封爲王，任命司徒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元徽爲司徒。

冬十月丁亥，尒朱榮檻送葛榮於京師。帝臨閶闔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壬子，江陽王繼薨。癸丑，復膠東縣侯李侃希祖爵南郡王。是月，大都督費穆大破梁軍，禽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

冬季十月丁亥日，尒朱榮以檻車押送葛榮到京師。孝莊帝到閶闔門，葛榮跪拜叩頭請罪，被斬殺於都市。壬子日，江陽王元繼逝世。癸丑日，恢復膠東縣侯李侃希祖父南郡王的爵號。這個月，大都督費穆大敗梁朝的軍隊，擒獲梁朝將領曹義宗，以檻車押送到京師。

梁以北海王顥爲魏主，年號孝基，入據南兖之銍城。

梁朝將北海王元顥立爲魏帝，建年號爲孝基，進據南兖州的銍城。

十一月戊午，以無上王世子韶爲彭城王，陳留王子寬爲陳留王，寬弟剛爲浮陽王，剛弟質爲林慮王。癸亥，行臺于暉等大破羊侃於瑕丘，侃奔梁。戊寅，封前軍元凝爲東安王。

十一月戊午日，封無上王的世子元韶爲彭城王，陳留王的兒子元寬爲陳留王，元寬的弟弟元剛爲浮陽王，元剛的弟弟元質爲林慮王。癸亥日，行臺于暉等人在瑕丘大敗羊侃，羊侃投奔梁朝。戊寅日，封前軍元凝爲東安王。

是歲，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

這一年，葛榮的餘黨韓樓又占據幽州謀反。

二年春二月甲午，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爲文穆皇后。

永安二年春季二月甲午日，追尊孝莊皇帝已故的父親爲文穆皇帝，廟號爲肅祖。孝莊帝已故的母親爲文穆皇后。

夏四月癸未，遷文穆皇帝及文穆

夏季四月癸未日，將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的

皇后神主于太廟，降畿内死罪已下刑。辛丑，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於京師，斬於都市。

五月壬子朔，元顥剋梁國。乙丑，内外戒嚴。癸酉，元顥陷滎陽。甲戌夜，車駕北巡。乙亥，幸河内。丙子，元顥入洛。丁丑，進封城陽縣公元祉爲平原王，昌安縣侯元鷙爲華山王。戊寅，太原王尒朱榮會車駕於長子，即日反旆。上黨王天穆北度，會車駕於河内。

秋七月戊辰，都督尒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破顥子冠受及安豐王延明軍，元顥敗走。庚午，車駕入居華林園，升大夏門，大赦。壬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天柱大將軍。癸酉，臨潁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甲戌，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爲太宰，以司徒、城陽王徽爲大司馬、太尉。己卯，以南青州刺史元旭爲襄城王，南兖州刺史元暹爲汝陽王。閏月辛巳，帝始居宫内。辛卯，以兼吏部尚書楊津爲司空。八月己未，以太傅李延寔爲司徒。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爲東陽王。

九月，大都督侯深破韓樓於薊，斬之，幽州平。

冬十月己酉朔，日有蝕之。丁丑，以前司空、丹楊王蕭贊爲司徒。

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自營州遣使請降。丙午，以大司馬、太尉、城陽王徽爲太保，以司徒、丹楊王蕭贊爲太尉，以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爲司徒。

三年夏四月丁卯，雍州刺史尒朱天光討万俟醜奴、蕭寶夤於安定，破禽之，囚送京師。甲戌，以關中平，大赦。斬醜奴於都市，賜寶夤死。

神主牌位遷移到太廟，給京畿之内死罪以下的犯人減刑。辛丑日，上黨王元天穆在濟南大敗邢杲，邢杲投降，押送到京師，被斬殺於都市。

五月壬子日初一，元顥攻克梁國。乙丑日，京師内外戒嚴。癸酉日，元顥攻下滎陽。甲戌日夜晚，孝莊帝北行巡視。乙亥日，孝莊帝到達河内。丙子日，元顥進入洛陽。丁丑日，進封城陽縣公元祉爲平原王，昌安縣侯元鷙爲華山王。戊寅日，太原王尒朱榮在長子縣會見孝莊帝，當日回師。上黨王元天穆向北渡河，在河内會見孝莊帝。

秋季七月戊辰日，都督尒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在夜晚渡河，打敗元顥的兒子元冠受及安豐王元延明的軍隊，元顥失敗逃走。庚午日，孝莊帝進居華林園，登上大夏門，大赦罪人。壬申日，任命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爲天柱大將軍。癸酉日，臨潁縣的兵卒江豐斬殺元顥，將元顥的首級傳送到京師。甲戌日，任命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爲太宰，任命司徒、城陽王元徽爲大司馬、太尉。己卯日，封南青州刺史元旭爲襄城王，南兖州刺史元暹爲汝陽王。閏七月辛巳日，孝莊帝開始居住在宫中。辛卯日，任命兼吏部尚書楊津爲司空。八月己未日，任命太傅李延寔爲司徒。丁卯日，封瓜州刺史元太榮爲東陽王。

九月，大都督侯深在薊縣打敗韓樓的軍隊，斬殺韓樓，幽州被平定。

冬季十月己酉日初一，發生日食。丁丑日，任命前司空、丹楊王蕭贊爲司徒。

十一月己卯日，就德興從營州派遣使者來請求投降。丙午日，任命大司馬、太尉、城陽王元徽爲太保，任命司徒、丹楊王蕭贊爲太尉，任命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爲司徒。

永安三年夏季四月丁卯日，雍州刺史尒朱天光在安定討伐万俟醜奴、蕭寶夤，將万俟醜奴和蕭寶夤打敗并擒獲，拘囚送到京師。甲戌日，因關中被平定，大赦罪人。斬殺万俟醜奴於都市，蕭寶夤被賜死。

六月戊午，嚈噠國獻師子一。

是月，白馬龍涸胡王慶雲僭稱帝號於水洛城。秋七月丙子，尒朱天光平水洛城，禽慶雲。

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及榮子菩提。乃升閶闔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淵率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攻河橋，禽毅等，屠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

冬十月癸卯朔，封大鴻臚卿寶炬爲南陽王，汝陽縣公脩爲平陽王，新陽伯誕爲昌樂王，琅邪公袓爲太原王。甲辰，徙封魏郡王諶爲趙郡王，諶弟子趙郡王寘爲平昌王。戊申，皇子生，大赦。乙卯，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橋，尒朱世隆退走。壬申，世隆停建興之高都，尒朱兆自晉陽來會之，共推長廣王曄爲主，大赦所部，年號建明。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反，率衆向京師。

十一月乙亥，以司徒長孫承業爲太尉，以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郡公尒朱天光爵爲王。

十二月甲辰，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殺皇子。亂兵殺司徒臨淮王彧、左僕射范陽王誨。戊申，尒朱度律自鎮京師。甲寅，尒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帝遇弒於城内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并害陳留王寬。中興二年，廢帝奉謚爲武懷皇帝。及孝武立，又以廟諱故，改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

六月戊午日，嚈噠國進獻獅子一頭。

這個月，白馬縣龍涸城的胡人王慶雲在水洛城冒稱帝號。秋季七月丙子日，尒朱天光平定水洛城，擒獲王慶雲。

九月辛卯日，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元天穆從晉陽來朝見孝莊帝。戊戌日，孝莊帝在明光殿殺死尒朱榮、元天穆，并殺死尒朱榮的兒子尒朱菩提。又登上閶闔門，大赦罪人。派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淵率領部衆鎮守北中城。這個夜晚，左僕射尒朱世隆、尒朱榮的妻子鄉郡長公主率領尒朱榮的部曲，從西陽門走出屯駐河陰，己亥日，進攻河橋，擒獲奚毅等人，并將他們殺害，占據北中城，南逼京師。

冬季十月癸卯日初一，封大鴻臚卿元寶炬爲南陽王，汝陽縣公元脩爲平陽王，新陽伯元誕爲昌樂王，琅邪公元袓爲太原王。甲辰日，徙封魏郡王元諶爲趙郡王，元諶弟弟的兒子趙郡王元寘爲平昌王。戊申日，皇子出生，大赦罪人。乙卯日，通直散騎常侍李苗用火船焚燒河橋，尒朱世隆退走。壬申日，尒朱世隆停駐建興郡的高都縣，尒朱兆從晉陽來與他會合，共同推舉長廣王元曄爲帝，大赦所屬部衆，建年號爲建明。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反叛，率領部衆向京師進發。

十一月乙亥日，任命司徒長孫承業爲太尉，任命臨淮王元彧爲司徒。丙子日，升雍州刺史、廣宗郡公尒朱天光的爵位爲王。

十二月甲辰日，尒朱兆、尒朱度律從富平津上率領騎兵涉水渡過河襲擊京城。因事情出於倉猝，禁衛軍兵没能守住京城。孝莊帝步行走出雲龍門。尒朱兆逼孝莊帝到永寧寺，并殺死了皇子。亂兵殺死司徒臨淮王元彧、左僕射范陽王元誨。戊申日，尒朱度律自己鎮守京師。甲寅日，尒朱兆將孝莊帝轉移到晉陽。甲子日，孝莊帝在晉陽城内三級佛寺遭弒殺，當時二十四歲。并殺害了陳留王元寬。中興二年，廢帝尊定其謚號爲武懷皇帝。到孝武帝立爲帝時，又因爲武懷謚號有涉已故先祖皇帝名諱，改謚號爲孝莊皇

帝，廟號爲敬宗。安葬於静陵。

節閔帝元恭

節閔皇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帝少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位給事黄門侍郎。帝以元叉擅權，托稱喑病，絶言垂一紀。居於龍花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圖。人間游聲，又云常有天子氣。帝懼禍，遂逃匿上洛。尋見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

節閔皇帝名恭，字脩業，是廣陵惠王元羽的兒子。母親叫王氏。節閔帝年少時有志氣和風度，奉侍祖母、嫡生的母親以孝順而聞名。正始年間，承襲王的爵號。任給事黄門侍郎。節閔帝因元叉專擅大權，便托稱得了啞病，停止説話近三十年。居住在龍花佛寺，没有與人交往。永安末年，有人向孝莊帝進言，説節閔帝不説話，將有别的圖謀。民間傳言，又説常常看見有天子氣。節閔帝恐懼招來禍難，便潛逃藏匿在上洛。不久便被跟踪追捕，送到京師，被拘禁多日，因没有圖謀不軌的證據得到釋放。

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疏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兼迫脅。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悦。及元曄至邙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太尉尒朱度律奉路車，進璽紱。服袞冕，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

到孝莊帝逝世時，尒朱世隆等以爲元曄宗屬疏遠，又不是衆望所推之人，以爲節閔帝有過人的度量，便打算廢元曄立節閔帝。又恐怕節閔帝確實不能言語，於是讓節閔帝所親近的人申述廢立皇帝的本意，兼加脅迫。節閔帝説："天説什麽呢。"尒朱世隆等非常喜悦。到元曄來到邙南時，尒朱世隆等人侍奉節閔帝到東郭外，舉行禪讓之禮。太尉尒朱度律供奉皇帝乘坐的輅車，奉進皇帝的璽印。節閔帝穿戴袞服和冠冕，群臣百官侍衛，從建春門、雲龍門進入。

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群臣拜賀。禮畢，遂登閶闔門，大赦。以魏爲大魏，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罷税市及税鹽之官。庚午，詔曰："自秦之末，競爲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鄙於萬葉。予今稱帝，已爲褒矣！可普告令知。"

普泰元年春季二月己巳日，皇帝在太極前殿即位，群臣拜賀。禮畢，皇帝便登上閶闔門，大赦罪人。將魏朝改爲大魏朝，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罷除徵收市税及鹽税的官吏。庚午日，詔令説："自從秦代末年以來，競相争稱皇帝，忘記了小人居於君上之位所造成的深重災殃，將貪鄙之風留傳於萬世。我今天稱爲皇帝，已屬誇飾了！可以普告天下讓大家都知道。"

是月，鎮遠將軍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衆圍東陽。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及其弟昂夜襲冀州，執刺史元嶷，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

這個月，鎮遠將軍清河人崔祖螭聚集青州七郡的兵衆包圍東陽城。幽州刺史劉靈助在薊縣起兵。河北大使高乾以及他的弟弟高昂乘夜晚襲擊冀州，拘執冀州刺史元嶷，共同推舉前河内太守封隆之主管州中政事。

三月癸酉，封長廣王曄爲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爲太師；沛郡王欣爲太傅、司州牧，改封淮

三月癸酉日，封長廣王元曄爲東海王；任命青州刺史、魯郡王元肅爲太師；沛郡王元欣爲太傅、司州牧，改封爲淮陽王；任命徐州刺

陽王；以徐州刺史、彭城王尒朱仲遠，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并爲大將軍；以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潁川王尒朱兆爲天柱大將軍；封晋州刺史、平陽郡公高歡爲勃海王；以特進、清河王亶爲太傅；以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太保；以趙郡王諶爲司空。丙申，定州刺史侯深破劉靈助於安國城，斬之，傳首京師。

史、彭城王尒朱仲遠，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二人同爲大將軍；任命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潁川王尒朱兆爲天柱大將軍；封晋州刺史、平陽郡公高歡爲勃海王；任命特進、清河王元亶爲太傅；任命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爲太保；任命趙郡王元諶爲司空。丙申日，定州刺史侯深在安國城打敗劉靈助，斬殺劉靈助，將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師。

夏四月壬子，享太廟。癸亥，隴西王尒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禽送京師，斬之。丙寅，以侍中尒朱彦伯爲司徒。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還往。

夏季四月壬子日，享祭太廟。癸亥日，隴西王尒朱天光擊敗宿勤明達，將他擒獲送到京師，被斬。丙寅日，任命侍中尒朱彦伯爲司徒。皇帝命令官員們不准再稱僞梁，罷除有關梁朝細作密探的條令，不得禁止鄰國人民往來。

五月丙子，尒朱仲遠使其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

五月丙子日，尒朱仲遠派遣他的都督魏僧勗等人到東陽城討伐崔祖螭，將崔祖螭斬殺。

六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庚申，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誅尒朱氏爲名。

六月己亥日初一，發生日食。庚申日，勃海王高歡在信都起兵，以誅討尒朱氏爲名。

秋七月壬申，尒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楊津。丙戌，司徒尒朱彦伯以旱遜位。九月，以彭城王尒朱仲遠爲太宰。庚辰，以隴西王尒朱天光爲大司馬。癸巳，追尊皇考爲先帝，皇妣王氏爲先太妃。封皇弟永業爲高密王，皇子子恕爲勃海王。

秋季七月壬申日，尒朱世隆等人殺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楊津。丙戌日，司徒尒朱彦伯因發生旱災的緣故退位。九月，任命彭城王尒朱仲遠爲太宰。庚辰日，任命隴西王尒朱天光爲大司馬。癸巳日，追尊已故皇父爲先帝，已故皇母王氏爲先太妃。封皇弟元永業爲高密王，皇子元子恕爲勃海王。

冬十月壬寅，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冬季十月壬寅日，高歡在信都推舉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

二年春閏三月，高歡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

普泰二年春季閏三月，高歡在韓陵擊敗尒朱天光等人的軍隊。

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洛邑，且觀帝之爲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毁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

夏季四月辛巳日，高歡與廢帝到達芒山，派遣魏蘭根到洛邑進行慰問和曉諭，并且觀察節閔帝的爲人。魏蘭根妒忌節閔帝高尚的品德，返回後便進行毁謗，竟依從崔㥄的建議，在崇訓佛寺廢黜了節閔皇帝，而立平陽王元脩爲帝，即孝武帝。

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

節閔帝既失去了帝位，便賦詩説："朱門日久堪憂慮，皇宫并非玩賞地，顛倒失敗立刻來，

年三易换。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五月丙申，帝遇弒，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孝武帝詔百司赴會，葬用王禮，加九旒、鑾輅、黄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一年當有三更易，時運正該是如此，惟有修造真道觀。”五月丙申日，節閔帝遭弑殺，死於門下外省，當時三十五歲。孝武帝詔令百官奔赴會喪，以王禮安葬，加九旒旗、鑾輿、黄蓋車、左纛，持班劍的儀仗一百二十人。後來在西魏時追奉謚號爲節閔皇帝。

廢帝元朗

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帝少稱明悟。元曄建明二年正月戊子，爲勃海太守。普泰元年十月，勃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廢帝名朗字仲哲，是章武王元融的第三個兒子，母親叫程氏。廢帝少年時被稱揚爲聰明穎悟。長廣王元曄建明二年正月戊子日，任勃海太守。普泰元年十月，勃海王高歡尊奉廢帝主持國家的號令。

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赦，改普泰元年爲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河北大使高乾爲司空。辛亥，高歡大破尒朱兆於廣阿。

中興元年冬季十月壬寅日，廢帝在信都縣西即位，大赦罪人，改普泰元年爲中興元年。任命勃海王高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任命河北大使高乾爲司空。辛亥日，高歡在廣阿縣大敗尒朱兆。

十一月，梁將元樹入據譙城。

十一月，梁朝將領元樹進據譙城。

二年春二月甲子，以勃海王高歡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

中興二年春季二月甲子日，任命勃海王高歡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

及歡敗尒朱氏於韓陵，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别邸。五月，孝武封帝爲安定郡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二年，葬於鄴西南野馬崗。

到了高歡在韓陵打敗尒朱氏後，四月辛巳日，廢帝在河陽縣别邸退位。五月，孝武帝封廢帝爲安定郡王。十一月，在門下外省死去。當時二十歲。永熙二年，安葬於鄴城西南的野馬崗。

孝武帝元脩

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帝性沈厚，學涉，好武事，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有從諱謂己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永安三年，封平陽王。普泰中，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孝武皇帝名脩，字孝則，是廣平武穆王元懷的第三個兒子。母親叫李氏。孝武帝的性情深沉厚道，學習好涉覽群書，好武功技藝，遍身有魚鱗紋。十八歲時，封爲汝陽縣公。夢見有一位名字從諱的人對自己説：“你當會大貴，得須二十五年。”永安三年，封爲平陽王。普泰年間，任侍中、尚書左僕射。

中興二年，高歡既敗尒朱氏，廢帝自以疏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僚議，以孝文不可無後，時召汝南王悦於梁，至，將立之，宿昔而止。又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

中興二年，高歡既已打敗了尒朱氏，廢帝自以爲與元氏皇族宗屬疏遠，請求退讓帝位。高歡於是與百官商議，都以爲孝文帝不可没有後嗣，當時到梁朝徵召汝南王元悦，元悦來到，將要立他爲帝，旋即又作罷。又有元氏諸王都已逃亡隱匿，孝武帝當時在村舍裏。在此之前，嵩山道

之乃帝也。於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耶?"椿遂以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氈帳，陳誠，泣下沾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視，便不得不稱朕矣。"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策而禪位焉。即位于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

士潘瀰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他到城西伺候竟是孝武帝。於是到孝武帝的宅第秘密道說天子氣的事。過了五十天高歡派斛斯椿來探求孝武帝。斛斯椿隨從孝武帝所親近的王思政來見孝武帝。孝武帝改顏說："不是出賣我吧?"斛斯椿便將這情况報告高歡。高歡派遣騎兵四百人奉迎孝武帝進入氈帳，陳述誠意，淚流沾濕衣襟。孝武帝以自己德薄而謙讓。高歡一再敬拜，孝武帝也回拜。高歡退出，備置衣服車馬，供進湯沐。通夜嚴密警戒。拂曉，文武官員執鞭朝見孝武帝。派斛斯椿奉上勸進表。斛斯椿進入帷帳門，曲躬伸頸而不敢上前。孝武帝命令王思政收取勸進表，說："看這勸進表，便不得不稱朕了。"於是依據廢帝安定王的詔策而禪讓帝位。孝武帝在東郭之外即位，用代都舊時的儀制，用黑氈蒙蓋七人，高歡是其中一人，孝武帝在氈上面朝西拜天完畢，從東陽門、雲龍門進入。

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前殿，群臣朝賀，禮畢，升閶闔門，大赦。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壬辰，高歡還鄴。

永熙元年夏季四月戊子日，孝武皇帝坐於太極前殿，群臣朝賀，禮畢，登上閶闔門，大赦罪人，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壬辰日，高歡返回鄴城。

五月丙申，節閔帝殂。以太傅、淮陽王欣爲太師，改封沛郡王，以司徒、趙郡王諶爲太保，以司空、南陽王寶炬爲太尉，以太保長孫承業爲太傅。辛丑，復前司空高乾位。己酉，以儀同三司、清河王亶爲司徒。乙卯，内外解嚴。

五月丙申日，節閔帝死。任命太傅、淮陽王元欣爲太師，改封爲沛郡王，任命司徒、趙郡王元諶爲太保，任命司空、南陽王元寶炬爲太尉，任命太保長孫承業爲太傅。辛丑日，恢復前司空高乾的職位。己酉日，任命儀同三司、清河王元亶爲司徒。乙卯日，京師内外解除戒嚴。

六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丁卯，南陽王寶炬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以王歸第。己卯，臨顯陽殿納訟。丙戌，詔曰："間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冀收天下之意。隨以箕斂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今歲租調，且兩收一丐，明年復舊。"

六月癸亥日初一，孝武帝在華林園聽取訴訟。丁卯日，南陽王元寶炬因事犯罪，降職爲驃騎大將軍，開府，以王的爵位返歸宅第。己卯日，孝武帝到顯陽殿聽取訴訟。丙戌日，詔令說："近來，凶惡的權貴放肆無忌，法令改變了常制，於是巧立夷貊異族的輕賦制度，冀望收買天下的民心。隨後便實施苛斂民財的重賦，結果是繳納十倍的苛徵，掩目而捕雀，還有什麽能比這更厲害！今年的租調，暫且兩收一免，明年恢復舊制。"

秋七月庚子，以南陽王寶炬爲

秋季七月庚子日，任命南陽王元寶炬爲太

太尉。乙卯，帝臨顯陽殿，親理冤獄。是月，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大破梁軍於譙城，禽其將元樹。八月丁卯，封西中郎將元寧爲高平王。九月癸卯，進燕郡公賀拔允爵爲王。癸丑，改封沛郡王欣爲廣陵王，節閔子勃海王子恕爲沛郡王。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十一月丁酉，祀圜丘。甲辰，殺安定王朗及東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悦爲侍中、大司馬，開府。葬太后胡氏。十二月丁亥，殺大司馬、汝南王悦。大赦，改元爲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尋改爲永熙。

是歲，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高昌等國并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饗群臣于太極前殿。丁酉，勃海王高歡大敗尒朱氏，山東平，罷諸行臺。丁巳，追尊皇考爲武穆皇帝，太妃馮氏爲武穆皇后，皇妣李氏曰皇太妃。二月，以咸陽王坦爲司空。三月甲午，太師、魯郡王肅薨。丁巳，以太保、趙郡王諶爲太尉，以太尉、南陽王寶炬爲尚書令、太保，開府。是月，阿至羅十萬户内附。詔復以勃海王高歡爲大行臺，隨機裁處。

夏四月己未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壬辰，以太師、廣陵王欣爲大司馬，以太尉、趙郡王諶爲太師，并開府。庚戌，以前司徒、燕郡王賀拔允爲太尉。

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進爵郡公。十二月丁巳，狩於嵩陽，士卒寒苦。己巳，遂幸温湯。丁丑，還宫。

三年春二月壬戌，大赦。壬午，封左衛將軍元斌之爲潁川王。

尉。乙卯日，孝武帝駕臨顯陽殿，親自審理冤獄案件。這個月，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在譙城大敗梁朝的軍隊，擒獲梁朝將領元樹。八月丁卯日，封西中郎將元寧爲高平王。九月癸卯日，升燕郡公賀拔允的爵位爲王。癸丑日，改封沛郡王元欣爲廣陵王，節閔帝的兒子勃海王元子恕爲沛郡王。

冬季十月辛酉日初一，發生日食。十一月丁酉日，在圜丘祭天。甲辰日，殺安定王元朗及東海王元曄。己酉日，任命汝南王元悦爲侍中、大司馬，開府。安葬太后胡氏。十二月丁亥日，殺大司馬、汝南王元悦。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永興。因與明元帝時的年號雷同，不久改爲永熙。

這一年，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高昌等國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永熙二年春季正月庚寅日初一，孝武帝在太極前殿朝見并饗宴群臣。丁酉日，勃海王高歡大敗尒朱氏，山東被平定。罷除各行臺。丁巳日，追尊已故皇父爲武穆皇帝，太妃馮氏爲武穆皇后，已故皇母李氏叫皇太妃。二月，任命咸陽王元坦爲司空。三月甲午日，太師、魯郡王元肅逝世。丁巳日，任命太保、趙郡王元諶爲太尉，任命太尉、南陽王元寶炬爲尚書令、太保，開府。這個月，阿至羅十萬户來歸附。詔令恢復任命勃海王高歡爲大行臺，隨時裁處事務。

夏季四月己未日初一，發生日食。

秋季七月壬辰日，任命太師、廣陵王元欣爲大司馬，任命太尉、趙郡王元諶爲太師，兩人都爲開府。庚戌日，任命前司徒、燕郡王賀拔允爲太尉。

冬季十月癸未日，任命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高昌王麴子堅爲儀同三司，升爵位爲郡公。十二月丁巳日，孝武帝在嵩陽狩獵，士卒受寒凍之苦。己巳日，孝武帝於是來到温湯。丁丑日，返回皇宫。

永熙三年春季二月壬戌日，大赦罪人。壬午日，封左衛將軍元斌之爲潁川王。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辛未，高平王寧坐事降爵爲公。五月丙戌，置勛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百人；閤内部曲，數千人。帝内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王思政等統之，以爲心膂。軍謀朝政，咸决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

是夏，契丹、高麗、吐谷渾并遣使朝貢。

秋七月己丑，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度。丙午，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廣陽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有牛百頭，盡殺以食軍士。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戊申，賢和會帝於崤中。己酉，高歡入洛，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迴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鶩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飯壺漿獻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群鼠浮河向鄴。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慚曰："虜亦應天乎?"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

夏季四月癸丑日初一，發生日食。辛未日，高平王元寧因事犯罪降爵位爲公。五月丙戌日，設置勛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百人；閤内部曲，幾千人。孝武帝内心打算除掉高歡，便任命斛斯椿爲領軍，讓他與王思政等人統率箱別、部曲，作爲自己的心腹。軍事謀略與朝廷政務，都由斛斯椿决斷。分別設置督將及河南、關西各州刺史。辛卯日，下詔戒嚴。揚言攻伐梁國，實際上是謀劃北伐。

這個夏季，契丹、高麗、吐谷渾都派遣使臣來京師朝貢。

秋季七月己丑日，孝武帝親自統率六軍十多萬人，駐屯於河橋。高歡帶領軍隊向東渡河。丙午日，孝武帝率領南陽王元寶炬、清河王元亶、廣陽王元湛、斛斯椿以五千騎兵留宿於瀍水西廣陽王的別舍，身爲寺院都維那的僧人惠臻背負璽印手持千牛刀隨從。有一百頭牛，全部宰殺供給軍士食用。部衆知道孝武帝將要出洛陽城，當夜便有過半數的人逃亡。清河、廣陽二王也逃歸洛陽。略陽公宇文泰派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率領騎兵幾百人趕赴前來。駱超先到達。戊申日，李賢和在崤中與孝武帝相會。己酉日，高歡進入洛陽，派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帶領左右侍官追趕孝武帝，請孝武帝返回洛陽。高昂率領精鋭騎兵在陝縣西追趕到了孝武帝。孝武帝鞭馬疾馳到了湖城，十分飢渴，有王思村村民將麥飯酒漿獻給孝武帝，孝武帝覺得酒飯滋味甘美，便免除王思村全村十年的租賦。這一年的二月，熒惑星進入南斗星座，群星北移，鼠群漂浮在黄河上，流向鄴城。梁武帝赤脚走下御殿，以禳除星變的災異，等到聽見孝武帝已奔向西方之後，慚愧而僥幸地説："敵虜也感應天象異變嗎?"孝武帝到達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接孝武帝并進獻飲食。

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

八月，宇文泰派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的披甲騎兵二千人趕赴前來，奉迎孝武帝。孝武帝渡過黄河時對梁禦説："這黄河水向東流而我却西上，如果能再次拜謁洛陽的太廟，真是衆卿的功勞!"孝武帝及左右侍從都流淚。宇文泰在東陽迎接孝

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宫，大赦。甲寅，高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總萬機，居尚書省。歡追車駕至潼關。

武帝，孝武帝慰勞宇文泰，將士們齊呼萬歲。於是進入長安，以雍州官署爲皇宫，大赦罪人。甲寅日，高歡推舉司徒、清河王元亶爲大司馬，秉承皇帝的意旨總管政務萬機，居於尚書省。高歡追趕孝武帝到達潼關。

九月己酉，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薛長瑜，又克華州。

九月己酉日，高歡向東返回洛陽。孝武帝親自督領部衆進攻潼關，斬殺高歡的行臺薛長瑜，又攻克了華州。

其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

這年冬季十月，高歡推舉清河王元亶的兒子元善見爲帝，徙都於鄴城，這就是東魏。北魏到這時開始分爲東、西二魏。

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産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蔾，亦封公主。帝内宴，令諸婦人咏詩，或咏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蔾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悦，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

孝武帝在洛陽時，没有出嫁的堂妹有三位：一位叫平原公主明月，是南陽王的同胞之親；第二位叫安德公主，是清河王元懌的女兒；第三位叫蒺蔾，也封爲公主。孝武帝在宫内宴會，他讓婦女們咏詩，有人吟咏鮑照的樂府説："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孝武帝將明月公主帶入關後，蒺蔾自縊而死。宇文泰指使元氏諸王把明月殺死。孝武帝不快，有時彎弓，有時推案，君臣之間因此不和睦。

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遥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仿佛華林園，使人聊增凄怨。"命取所乘波斯騮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宫，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鴆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始宣武、孝明間謡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識者以爲索謂魏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閏十二月癸巳日，潘彌上奏説："今日當會有緊急的軍事。"當夜，孝武帝在逍遥園饗宴阿至羅，孝武帝回顧侍臣説："這地方好似華林園，使人無謂地增添凄愴和哀怨。"命令牽出所乘騎的波斯騮馬，讓南陽王騎馬奔馳，他將要攀上馬鞍時，被馬踢踏而死，孝武帝厭惡這事。天晚時回宫，到了後門，馬驚恐不前進，鞭打使馬進入。孝武帝對潘彌説："今日當没有其他不吉利的事吧？"潘彌説："過了半夜就會大吉。"不一會，孝武帝飲酒，受鴆毒而逝世，當時二十五歲。謚號爲孝武。殯殮於草堂佛寺，十多年後纔安葬於雲陵。當初宣武帝、孝明帝期間的謡諺説："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咬斷索。"有見識的人以爲，索是説魏人本稱爲索髮，焦梨狗子是指宇文泰，俗語稱之爲黑獺。

西魏文帝元寶炬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母曰楊氏。帝正始初坐父愉罪，兄弟皆幽宗正寺。及

文皇帝名寶炬，孝文皇帝的孫子，是京兆王元愉的兒子。母親叫楊氏。文皇帝在正始初年因父親元愉的事情受牽連被定罪，兄弟都被幽禁在

宣武崩，乃得雪。正光中，拜直閤將軍。時胡太后多嬖寵，帝與明帝謀誅之，事泄，免官。武泰中，封邵縣侯。永安三年，進封南陽王。孝武即位，拜太尉，加侍中。永熙二年，進位太保、開府、尚書令。三年，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爲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關，拜太宰、録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群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宗正官的官署内。到宣武帝逝世後，纔得以昭雪。正光年間，任命爲直閤將軍。當時胡太后有好多男寵，文皇帝與明帝謀劃誅殺他們，事情泄露，被免除官職。武泰年間封爲邵縣侯。永安三年，進封爲南陽王。孝武皇帝即位，任命爲太尉，加任爲侍中。永熙二年，升職位爲太保、開府、尚書令。永熙三年，孝武帝與高歡結怨交戰，任命文皇帝爲中軍四面大都督。到隨從孝武帝入關之後，任命爲太宰、録尚書事。孝武帝逝世，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領衆公卿士奉表書勸請文皇帝登帝位，他再三辭讓後纔應允。

大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追尊皇考爲文景皇帝，皇妣楊氏爲皇后。己酉，進丞相、略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乙卯，立妃乙氏爲皇后，立皇子欽爲皇太子。甲子，以廣陵王欣爲太傅，以儀同三司万俟壽樂干爲司空。東魏將侯景攻陷荆州。二月，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兖州刺史樊子鵠，以州降東魏。

大統元年春季正月戊申日，文皇帝在城西即位，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大統元年。追尊已故皇父爲文景皇帝，已故皇母楊氏爲皇后。己酉日，升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的職位爲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爲安定郡公。任命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元贊爲司徒。乙卯日，立王妃乙氏爲皇后，立皇子元欽爲皇太子。甲子日，任命廣陵王元欣爲太傅，任命儀同三司万俟壽樂干爲司空。東魏將領侯景攻陷荆州。二月，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殺兖州刺史樊子鵠，以兖州降附東魏。

夏五月，降罪人。加安定公宇文泰位柱國。

夏季五月，給罪人减刑。加安定公宇文泰的官位爲柱國。

秋七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爲太尉，以司空万俟壽樂干爲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爲司空。梁州刺史元羅以州降梁。九月，有司奏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秋季七月，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爲太尉，任命司空万俟壽樂干爲司徒，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爲司空。梁州刺史元羅以梁州降附梁朝。九月，主事官員奏報説，煎御香澤，須耗錢萬貫。文皇帝以爲軍旅正征戰在外，停止了這種耗費。

冬十月，太師、上黨王長孫承業薨。十二月，以太尉念賢爲太傅，以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太尉。

冬季十月，太師、上黨王長孫承業逝世。十二月，任命太尉念賢爲太傅，任命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太尉。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東魏攻陷夏州。二月，儀同三司段敬討叛羌梁企定平之。三月，以凉州刺史李叔仁爲司徒，以司徒万俟壽樂干爲太宰。

大統二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在南郊祭祀，改以神元皇帝配享。東魏攻陷夏州。二月，儀同三司段敬討伐叛羌梁企定，將叛羌平定。三月，任命凉州刺史李叔仁爲司徒，任命司徒万俟壽樂干爲太宰。

夏五月，司空越勒肱薨。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及其子太宰壽樂干率所部奔東魏。

夏季五月，司空越勒肱逝世。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以及他的兒子太宰万俟壽樂干率領所屬的部衆投奔東魏。

秋九月，以扶風王孚爲司空，以太保斛斯椿爲太傅。

秋季九月，任命扶風王元孚爲司空，任命太保斛斯椿爲太傅。

冬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皇帝爲烈祖。

冬季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皇帝爲烈祖。

是歲，關中大飢，人相食，死者十七八。

這一年，關中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百姓餓死的有十分之七八。

三年春二月，槐里獲神璽，大赦。

大統三年春季二月，槐里獲得神璽，大赦罪人。

夏四月，太傅斛斯椿薨。五月，以廣陵王欣爲太宰，賀拔勝爲太師。六月，以司空、扶風王孚爲太保，以太尉梁景叡爲太傅，以司徒、廣平王贊爲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盟爲司空。

夏季四月，太傅斛斯椿逝世。五月，任命廣陵王元欣爲太宰，賀拔勝爲太師。六月，任命司空、扶風王元孚爲太保，任命太尉梁景叡爲太傅，任命司徒、廣平王元贊爲太尉，任命開府儀同三司王盟爲司空。

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拜泰柱國大將軍。十二月，司徒李叔仁自凉州通使於東魏，建昌太守賀蘭植攻斬之。

冬季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在沙苑大敗東魏的軍隊，任命宇文泰爲柱國大將軍。十二月，司徒李叔仁從凉州派遣使者到東魏，建昌郡太守賀蘭植攻伐并斬殺了李叔仁。

四年春正月辛酉，拜天於清暉室，終帝世遂爲常。

大統四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在清暉室拜天，終文皇帝之世定爲常制。

二月，東魏攻陷南汾、潁、豫、廣四州。廢皇后乙氏。三月，立蠕蠕女郁久閭氏爲皇后，大赦。以司空王盟爲司徒。

二月，東魏攻陷南汾、潁、豫、廣四州。廢免乙氏皇后。三月，立蠕蠕國女子郁久閭氏爲皇后，大赦罪人。任命司空王盟爲司徒。

秋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帝與安定公宇文泰東伐。九月，車駕至自東伐。以撫軍將軍梁仚定爲南洮州刺史，安西蕃。

秋季七月，東魏將領侯景等人圍攻洛陽，文皇帝與安定公宇文泰率軍東征。九月，文皇帝從東征戰場返回。任命撫軍將軍梁仚定爲南洮州刺史，以安定西番。

五年春二月，赦京城内。

大統五年春季二月，赦免京城内的罪人。

夏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爲司空。免妓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户。

夏季五月，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爲司空。放免妓樂雜役之類的人，全都准許他們編入户籍爲民。

秋七月，詔自今恒以朔望親閲京師見禁囚徒。以太保、扶風王孚爲太尉。

秋季七月，皇帝命令從今以後，皇帝常以初一和十五親自審察京師現有囚禁的罪徒。任命太保、扶風王元孚爲太尉。

冬十月，於陽武門外縣鼓，置紙

冬季十月，在陽武門外懸挂鼓，放置紙筆，

筆，以求得失。

以徵求有關政治得失的意見。

六年春正月庚戌，朝群臣。自西遷至此，禮樂始備。太尉、扶風王孚薨。二月，鑄五銖錢。降罪人。

大統六年春季正月庚戌日，文皇帝朝見群臣。從都城西遷以來到這個時候，禮樂制度纔開始齊備。太尉、扶風王元孚逝世。二月，鑄造五銖錢。給罪人減刑。

冬十一月，太師念賢薨。

冬季十一月，太師念賢逝世。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以罪賜死。三月，夏州刺史劉平謀反，大都督于謹討禽之。

大統七年春季二月，幽州刺史、順陽王元仲景因犯罪被賜死。三月，夏州刺史劉平謀反，大都督于謹率兵征討并將劉平擒獲。

秋九月，詔班政事之法六條。

秋季九月，詔令頒布政事之法六條。

冬十一月，叛羌梁仚定徒黨屯於赤水城，秦州刺史獨孤信擊平之。尚書奏班十二條制。十二月，御憑雲觀，引見諸王，叙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

冬季十一月，反叛的羌酋梁仚定的徒黨在赤水城屯駐，秦州刺史獨孤信率軍攻擊并將他們平定。尚書奏請頒布十二條制度。十二月，文皇帝居於憑雲觀，接見元氏諸王，行家人長幼的禮節，文皇帝親手作宗誡十條賜給諸王。

八年春三月，初置六軍。

大統八年春季三月，開始設置六軍。

夏四月，鄯善王兄鄯朱那率衆内附。

夏季四月，鄯善王的兄長鄯朱那率領部衆來歸附。

秋八月，以太尉王盟爲太保。

秋八月，任命太尉王盟爲太保。

冬十月，詔皇太子鎮河東。十二月，行幸華州，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冬季十月，詔令皇太子鎮守河東。十二月，文皇帝巡行到華州，在沙苑北建造萬壽殿。

九年春正月，降罪人。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閏月，車駕至自華州。

大統九年春季正月，給罪人減刑。禁止朝廷内外的人與自己姨母兄弟姊妹之間結婚。閏正月，文皇帝從華州返回。

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内附，以仲密爲侍中、司徒，封勃海郡公。

二月，東魏的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占據虎牢前來歸附，任命高仲密爲侍中、司徒，封爲勃海郡公。

秋七月，大赦。以太保王盟爲太傅，以太尉、廣平王贊爲司空。

秋季七月，大赦罪人。任命太保王盟爲太傅，任命太尉、廣平王元贊爲司空。

冬十二月，以司空李弼爲太尉。

冬季十二月，任命司空李弼爲太尉。

十年春正月甲子，詔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條，極言得失。刺史二千石銅墨已上，有讜言嘉謀，勿有所諱。

大統十年春季正月甲子日，皇帝命令公卿以下的官員，每月上密封的奏章三條，詳盡地進言政事的得失。州刺史二千石及六百石縣令銅印墨綬以上的官員，有正直的建言及良好的策謀，都要上奏，不要有所隱諱。

夏五月，太師賀拔勝薨。

夏季五月，太師賀拔勝逝世。

秋七月，更權衡度量。

秋季七月，更改權衡度量的標準。

十一年夏五月，太傅王盟薨，詔諸鞫大辟獄，皆命三公覆審，然後加

大統十一年夏季五月，太傅王盟逝世，皇帝命令凡是審問判處死罪的獄囚時，都應該命令三

刑。

冬，始築圜丘於城南。封皇子儉。

十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秦州刺史獨孤信討平之。三月，鑄五銖錢。

夏五月，詔女年不滿十三以上，勿得以嫁。

秋九月，東魏勃海王高歡攻玉壁，晉州刺史韋孝寬力戰禦之。冬十一月，歡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開白渠以溉田。二月，詔自今應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應黥者，止科亡罪。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爲司空。

東魏勃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内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三月，大赦。

夏五月，以太傅侯景爲大將軍，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爲大司馬。晋王謹薨。

秋七月，司空若干惠薨。大將軍侯景據豫州叛。封皇子寧爲趙王。

十四年春正月，赦潁、豫、廣、北荆、洛、東荆、襄等七州。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爲司空。皇孫生，大赦。

夏五月，以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師，廣陵王欣爲太傅，太尉李弼爲大宗伯，前太尉趙貴爲大司寇，以司空于謹爲大司空。

十五年己巳五月，侯景殺梁武帝。初詔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復舊。六月，東魏勃海王高澄攻陷潁川。

秋八月，盜殺東魏勃海王高澄。

冬十二月，封梁雍州刺史、岳

公進行覆審，然後纔能施刑。

冬季，開始在城南築造圜丘。給皇子元儉加封號。

大統十二年春季二月，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秦州刺史獨孤信出兵征討并將他平定。三月，鑄造五銖錢。

夏季五月，詔令女子年齡不滿十三歲以上的，不得出嫁。

秋季九月，東魏的勃海王高歡圍攻玉壁城，晋州刺史韋孝寬力戰抵禦高歡。冬季十一月，高歡燒毁營壘而後撤退。

大統十三年春季正月，開鑿白渠以灌溉農田。二月，皇帝命令從今以後應處宫刑的人，徑直收入官府，不施予宫刑。逃亡的奴婢應處黥刑的，停止判處她們的逃亡罪。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爲司空。

東魏勃海王高歡逝世。東魏的司徒侯景占據潁川統率河南六州來歸附，任命侯景爲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三月，大赦罪人。

夏季五月，任命太傅侯景爲大將軍，任命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爲大司馬。晋王元謹逝世。

秋季七月，司空若干惠逝世。大將軍侯景占據豫州反叛。封皇子元寧爲趙王。

大統十四年春季正月，寬赦潁、豫、廣、北荆、洛、東荆、襄等七州。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爲司空。皇孫出生，大赦罪人。

夏季五月，任命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師，廣陵王元欣爲太傅，太尉李弼爲大宗伯，前太尉趙貴爲大司寇，任命司空于謹爲大司空。

大統十五年己巳年五月，侯景殺死梁武帝。皇帝初次命令，凡是代地人在太和年間改了姓的，全都命令他們恢復舊姓。六月，東魏勃海王高澄攻陷潁川。

秋季八月，有人殺死了東魏勃海王高澄。

冬季十二月，封梁朝雍州刺史、岳陽王蕭

陽王蕭詧爲梁王。

詧爲梁王。

十六年夏四月，封皇子儒爲燕王，公爲吴王。五月，東魏静帝遜位于齊。

大統十六年夏季四月，封皇子元儒爲燕王，元公爲吴王。五月，東魏静帝讓位給北齊。

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東伐，至恒農，齊師不出，乃還。九月，大赦。

秋季七月，安定公宇文泰東征，到達恒農，北齊軍隊不出戰，於是回師。九月，大赦罪人。

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夏四月庚辰，葬於永陵，上謚曰文皇帝。

大統十七年春季三月庚戌日，文皇帝在乾安殿逝世，當時四十五歲。夏季四月庚辰日，安葬於永陵，奉上謚號爲文皇帝。

帝性强果，始爲太尉時，侍中高隆之恃勃海王高歡之黨，驕狎公卿。因公會，帝勸酒不飲，怒而毆之，罵曰："鎮兵，何敢爾也！"孝武以歡故，免帝太尉，歸第，命羽林守衛，月餘復位。及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僚會吊者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耶！"

文皇帝性格强毅果敢，開始任太尉時，侍中高隆之依仗自己是勃海王高歡的徒黨，驕横輕慢公卿。因公事聚會，文皇帝勸酒他竟不飲，文皇帝發怒將他毆打，責罵説："高鎮兵，你怎敢如此呢！"孝武帝因爲高歡的緣故，免除文皇帝太尉的官職，返回宅第，命令羽林兵守衛宅第，過了一個多月纔恢復官位。到了高歡將要改葬他父親時，朝廷追贈他父親爲太師，百官來會集吊祭的全都跪拜。祇有文皇帝不屈身，説："哪有活着的三公向贈太師跪拜的呢！"

乃躋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遥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宫，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禄云。

到文皇帝登上帝位時，大權歸於北周宗室。曾經登上逍遥觀眺望嵯峨山，因此對左右侍從説："望見這種景致，使人有如脱鞋不屑一顧的想法。假若讓我活到五十歲時，便把政務交給皇太子，找尋山間餌藥，不能日理萬機了。"不久，國運没有終結，終於保持天賜的禄命。

西魏廢帝元欽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乙皇后。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爲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是月，梁邵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禽之。

廢帝名欽，是文皇帝的長子。母親叫乙皇后。大統元年正月乙卯日，立爲皇太子。大統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這個月，梁朝邵陵王蕭綸侵犯安陸，大將軍楊忠出兵征討并將他擒獲。

元年冬十一月，梁湘東王蕭繹討侯景，禽之。遣其舍人魏彦來告，仍嗣位於江陵。

廢帝元年冬季十一月，梁朝湘東王蕭繹征討侯景，將侯景擒獲。蕭繹派遣他的舍人魏彦來相告。蕭繹仍在江陵承續梁朝的帝位。

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尉遲迥剋成都，劍南平。

廢帝二年秋季八月，大將軍尉遲迥攻克成都，劍南被平定。

冬十一月，安定公宇文泰殺尚書元烈。

冬季十一月，安定公宇文泰殺死尚書元烈。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并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辱。

廢帝三年春季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掉廢帝而立齊王元廓爲帝。廢帝自從元烈被宇文泰誅殺後，有怨言。淮安王元育、廣平王元贊等人都流淚勸諫，但廢帝不聽，故招致這樣的屈辱。

西魏恭帝元廓

恭皇帝諱廓，文皇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爲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恭皇帝名廓，是文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大統十四年，封爲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更改年號。

元年夏四月，蠕蠕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柱國李弼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輜重而還。

恭帝元年夏季四月，蠕蠕乙旃達官侵擾廣武。五月，柱國李弼追擊乙旃達官，斬敵人首級好幾千，收繳軍用輜重而還。

冬十一月，魏師滅梁，戕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辯奉元帝子方智爲王，承制，居建業。

冬季十一月，魏軍滅亡梁朝，殺害了梁元帝。梁朝太尉王僧辯奉梁元帝的兒子蕭方智爲王，秉承元帝的意旨，居於建業。

二年秋七月，梁太尉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明於齊，奉以爲主。梁王方智爲太子。九月，梁司空陳霸先殺僧辯，廢蕭明，復奉方智爲帝。

恭帝二年秋季七月，梁朝太尉王僧辯從北齊接納貞陽侯蕭明，奉他爲帝。梁王蕭方智爲太子。九月，梁朝司空陳霸先殺死王僧辯，廢黜蕭明，又奉蕭方智爲帝。

是歲，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這一年，梁朝廣州刺史王琳侵擾邊境，大將軍豆盧寧率領軍隊征討王琳。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以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以尚書令獨孤信爲大司馬，以于謹爲大司寇，以侯莫陳崇爲大司空。

恭帝三年春季正月丁丑日，開始施行《周禮》所記載的制度，建置六官，任命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任命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任命尚書令獨孤信爲大司馬，任命于謹爲大司寇，任命侯莫陳崇爲大司空。

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

冬季十月乙亥日，安定公宇文泰逝世。

十二月庚子，帝遜位於周。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爲宋公，尋殂。

十二月庚子日，恭帝讓位給北周。北周閔帝元年正月，封恭帝爲宋公，不久死去。

東魏孝敬帝元善見

東魏孝静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三年八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帝既入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東魏孝静皇帝名善見，是清河文宣王元亶的世子。母親叫胡妃。永熙三年八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帝既已入關，勃海王高歡於是與百官集會商議，推舉孝静帝以繼承明帝之後，當時十一歲。

天平元年冬十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城東北，大赦，改元。庚午，以太師、趙郡王諶爲大司馬，以司空、

天平元年冬季十月丙寅日，孝静皇帝在城東北即位，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天平元年。庚午日，任命太師、趙郡王元諶爲大司馬，任命司

咸陽王坦爲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爲司空。壬申，享太廟。丙子，車駕北遷于鄴。詔勃海王高歡留後部分。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

空、咸陽王元坦爲太尉，任命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任命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爲司空。壬申日，享祭太廟。丙子日，孝靜帝北遷到鄴。詔令勃海王高歡留後部署處置事務，改司州爲洛州，任命尚書令元弼爲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守洛陽。

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瑕丘反。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平、頓丘、汲郡、黎陽、東郡、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皇畿。

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據守瑕丘反叛。庚寅日，孝靜帝到鄴，居於北城相州的官署。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遷徙鄴縣舊有居民使他們西移一百里，以便居住新遷來的人口。分出鄴縣土地設置臨漳縣。將魏郡、林慮、廣平、陽平、頓丘、汲郡、黎陽、東郡、濮陽、清河、廣宗等郡作爲皇畿。

十二月丁卯，燕郡王賀拔允薨。庚午，詔内外解嚴，百司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矛鈠從事。丙子，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爲大使，巡喻天下。丁丑，赦畿内。

十二月丁卯日，燕郡王賀拔允逝世。庚午日，詔令朝廷内外解除戒嚴，百官全都依循舊有儀制，神態鎮静如常，穿正規的衣服，不得佩帶矛鈠等武器。丙子日，派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爲大使，巡視曉諭天下人民。丁丑日，赦免畿内的罪人。

閏月，梁以元慶和爲魏王，入據平瀨鄉。孝武崩于長安。初置四中郎將，於礓石橋置東中，蒲泉置西中，濟北置南中，洺水置北中。

閏十二月，梁任命元慶和爲魏王，進據平瀨鄉。孝武帝在長安逝世。開始設置四中郎將，在礓石橋設置東中郎將，蒲泉設置西中郎將，濟北設置南中郎將，洺水設置北中郎將。

二年春正月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陽王坦爲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爲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樊子鵠以降，兖州平。戊戌，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爲太尉，以司空高昂爲司徒，濟陰王暉業爲司空。勃海王高歡討平山胡劉蠡升。辛未，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瘞骸骨。

天平二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伐元慶和，將元慶和擊敗逐走。二月壬午日，任命太尉、咸陽王元坦爲太傅，任命司州牧、西河王元悰爲太尉。己丑日，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殺樊子鵠後前來投降，兖州被平定。戊戌日，梁司州刺史陳慶之侵擾豫州，豫州刺史堯雄擊敗并逐走陳慶之。三月辛酉日，任命司徒高盛爲太尉，任命司空高昂爲司徒，濟陰王元暉業爲司空。勃海王高歡討伐并平定山胡劉蠡升。辛未日，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皇帝命令京邑及各州郡縣收埋死者的骸骨。

是春，高麗、契丹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的春季，高麗、契丹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深反，攻

夏季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深謀反，攻打擄掠

掠青、齊。癸未，濟州刺史蔡儁討平之。壬辰，降京師見囚。夏五月，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慶和寇南頓，豫州刺史堯雄大破之。

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悅孫綽爲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王暉業坐事免。甲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宫。九月丁巳，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爲司空。

冬十一月丁未，梁柳仲禮寇荆州，刺史王元軌擊破之。癸丑，祀圜丘。甲寅，閶闔門災。龍見并州人家井中。十二月壬午，車駕狩于鄴東。甲午，文武百官量事各給禄。

是歲，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饗群臣於前殿。戊申，詔百官舉士，舉不稱才者，兩免之。二月丁未，梁光州刺史郝樹以州内附。丁酉，加勃海王世子澄爲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三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鷙爲大司馬。丁卯，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

夏四月丁酉，昌樂王誕薨。五月癸卯，賜鰥寡孤獨貧窮者衣物各有差。丙辰，以録尚書事、西河王悰爲司州牧。戊辰，太尉高盛薨。六月辛巳，趙郡王諶薨。

秋七月庚子，大赦。梁夏州刺史田獨鞞、潁川防城都督劉鸞慶并以州内附。八月，并、肆、汾、建四州霜賈，大飢。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討。丙辰，陽平人路季禮聚衆反。辛酉，御史中尉竇泰討平之。

青州、齊州。癸未日，濟州刺史蔡儁討伐并平定了侯深的反叛。壬辰日，給京師現有的囚徒減刑。夏季五月，大旱，勒令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選王公，没有限止的日期，直到天下雨時爲止。六月，元慶和侵擾南頓縣，豫州刺史堯雄大敗元慶和。

秋季七月甲戌日，封汝南王元悦的孫子元綽爲琅邪王。八月辛卯日，司空、濟陰王元暉業因事犯罪被免職。甲午日，調發民衆七萬六千人，營建新宫。九月丁巳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元旭爲司空。

冬季十一月丁未日，梁柳仲禮侵擾荆州，荆州刺史王元軌將柳仲禮擊敗。癸丑日，在圜丘祭天。甲寅日，閶闔門發生火災。龍出現在并州人家的井中。十二月壬午日，孝静帝在鄴東狩獵。甲午日，文武百官各考量其職事的業績給予俸禄。

這一年，是西魏文帝大統元年。

天平三年春季正月癸卯日初一，在前殿饗宴群臣。戊申日，詔令百官舉薦士人，所薦舉的士人才能不相稱的，薦舉者與被薦舉者二人都免去官職。二月丁未日，梁朝光州刺史郝樹據光州來歸附。丁酉日，給勃海王的世子高澄加官爲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三月甲寅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元鷙爲大司馬。丁卯日，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陽夏郡叛變投向南朝，大都督元整擊敗盧公纂。

夏季四月丁酉日，昌樂王元誕逝世。五月癸卯日，將不同數量的衣物分别賞賜給鰥寡孤獨貧窮之人。丙辰日，任命録尚書事、西河王元悰爲司州牧。戊辰日，太尉高盛逝世。六月辛巳日，趙郡王元諶逝世。

秋季七月庚子日，大赦罪人。梁朝夏州刺史田獨鞞、潁川防城都督劉鸞慶都據州來歸附。八月，并、肆、汾、建四州降霜，發生大饑荒。九月壬寅日，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調度各軍南征。丙辰日，陽平人路季禮聚衆反叛。辛酉日，御史中尉竇泰討伐路季禮平定了叛亂。

冬十一月戊申，詔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飢人。侯景攻剋梁楚州，獲刺史桓和。十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已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馬、清河王亶薨。癸未，以太傅、咸陽王坦爲太師。

冬季十一月戊申日，皇帝命令派遣使者巡視檢察河北流徙的飢民。侯景攻克梁朝的楚州，俘獲楚州刺史桓和。十二月，任命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辛未日，派遣使者授予老年人官號，百歲以下的老人，各授予不同級别的官號。壬申日，大司馬、清河王元亶逝世。癸未日，任命太傅、咸陽王元坦爲太師。

是歲，高麗、勿吉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勿吉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四年春正月，以汝陽王暹爲録尚書事。

天平四年春季正月，任命汝陽王元暹爲録尚書事。

夏四月辛未，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一階。先是，滎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騩山，通西魏，壬辰，武衛將軍高元成討破之。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辛未，詔尚書掩骼埋胔，推録囚徒。壬午，閶闔門災。

夏季四月辛未日，將已故七位皇帝的神主牌位遷入新廟，大赦罪人，朝廷内外百官普遍進升一級。在此之前，滎陽人張儉等人聚衆在大騩山謀反，暗通西魏，壬辰日，武衛將軍高元成討伐并擊敗張儉等人。六月己巳日，孝静帝到華林園審理獄訟案件。辛未日，詔令尚書掩埋死者的骸骨和尸體，審核囚徒的罪行。壬午日，閶闔門發生火災。

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八月，西魏剋陜州，刺史李徽伯死之。九月，侍中元子思與其弟子華謀西入，并賜死。閏月乙丑，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蔣天樂謀反，伏誅。禁京師酤酒。

秋季七月甲辰日，派遣兼散騎常侍李諧到梁朝聘問通好。八月，西魏攻克陜州，刺史李徽伯戰死。九月，侍中元子思和他的弟弟元子華謀劃進入西魏，都被賜死。閏九月乙丑日，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蔣天樂謀反，被誅殺。禁止在京師賣酒。

冬十月，以咸陽王坦爲録尚書事。壬辰，勃海王高歡西討，敗于沙苑。己酉，西魏行臺宫景壽、都督楊白駒寇洛州，大都督韓賢大破之。西魏又遣其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信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闕，季海、信遂據金墉。十一月丙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十二月甲寅，梁人來聘。河間人邢磨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聚衆反。

冬季十月，任命咸陽王元坦爲録尚書事。壬辰日，勃海王高歡西征，在沙苑戰敗。己酉日，西魏行臺宫景壽、都督楊白駒侵犯洛州，大都督韓賢大敗楊白駒。西魏又派遣其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信進逼洛州，刺史廣陽王元湛棄城逃回，元季海、獨孤信便占據了金墉城。十一月丙子日，任命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十二月甲寅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河間人邢磨納、范陽人盧仲禮等人各聚衆謀反。

是歲，高麗、蠕蠕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蠕蠕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二月丙

元象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初一，發生日食。有大象從碭郡陂中走出，南兗州捕獲送到鄴城。丁卯日，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元象元年。二月丙

辰，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聘于梁。

辰日，派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去梁朝聘問通好。

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内，開酒禁。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

夏季四月庚寅日，特赦京畿以内的罪人，開放酒禁。六月壬辰日，孝静帝來到華林都堂，審理獄訟案件。

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

這個夏季，山東發生大水災，蝦蟆在樹上鳴叫。

秋七月乙亥，高麗遣使朝貢。八月辛卯，大敗西魏于河陰。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破平之。

秋季七月乙亥日，高麗派遣使臣來朝貢。八月辛卯日，在河陰大敗西魏的軍隊。九月，大都督賀拔仁進擊邢磨納、盧仲禮等人率領的軍隊，將他們打敗并平定。

冬十月，梁人來聘。十二月庚寅，遣陸操聘于梁。

冬季十月，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十二月庚寅日，派遣陸操去梁朝聘問通好。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書令孫騰爲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卲第二子暉爲陳郡王。

興和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任命尚書令孫騰爲司徒。三月甲寅日初一，封常山郡王元卲的第二個兒子元暉爲陳郡王。

五月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是月，高麗遣使朝貢。六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山東黜陟大使，尋爲東北道行臺，差選勇士。庚寅，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丁酉，梁人來聘。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暹薨。

五月甲戌日，立高氏爲皇后。乙亥日，大赦罪人。這個月，高麗派遣使臣來朝貢。六月乙酉日，任命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山東黜陟大使，不久任爲東北道行臺，選擇勇士。庚寅日，前潁州刺史奚思業任爲河南大使，簡選調發勇士。丁酉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戊申日，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元暹逝世。

秋八月壬辰，遣兼散騎常侍王元景聘于梁。九月甲子，發畿内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辛未，曲赦畿内死罪已下，各有差。

秋季八月壬辰日，派遣兼散騎常侍王元景出使梁朝聘問通好。九月甲子日，調發京畿内十萬人修築鄴城，四十日完工。辛未日，特赦畿内死罪以下的囚徒，各給予不同程度的減刑。

冬十一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改元。八十已上賜綾帽及杖；七十旁無期親及有疾廢者，各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

冬季十一月癸亥日，因新宫落成，大赦罪人，改年號爲興和元年。給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予綾帽及杖；給年齡已到七十歲，别無服喪一年之親人的老人及有殘疾的老人，各賜予粟帛；築城的民夫，准予免賦税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爲太傅，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保。丁丑，徙御新宫，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一階，營構主將别優一階。三月乙卯，梁人來聘。

興和二年春季正月壬申日，任命太保尉景爲太傅，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保。丁丑日，孝静帝徙居新宫，大赦罪人。朝廷内外百官普遍進升一級，營建新宫的主將另外從優進升一級。三月乙卯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夏五月己酉，西魏行臺宫延和、陝州刺史宫元慶率户内屬，置之河北

夏季五月己酉日，西魏行臺宫延和、陝州刺史宫元慶率領民户來歸附，將他們安置在河北馬

馬場，振廩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象聘于梁。閏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己丑，封皇兄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馬、華山王鷙薨。

場，分别賑濟不同數量的糧食。壬子日，派遣散騎常侍李象出使梁朝聘問通好。閏五月丁丑日初一，發生日食。己丑日，封皇兄元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元威爲清河王，元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日，大司馬、華山王元鷙逝世。

冬十月丁未，梁人來聘。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聘於梁。

冬季十月丁未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十二月乙卯日，派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出使梁朝聘問通好。

是歲，高麗、蠕蠕、勿吉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蠕蠕、勿吉都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拔那渾大率部來降。三月乙酉，梁州人公孫貴賓聚衆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討禽之。

興和三年春季二月甲辰日，阿至羅出吐拔那渾大率領部衆來投降。三月乙酉日，梁州人公孫貴賓聚衆謀反，自稱天王，陽夏鎮將出兵征討并將他擒獲。

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居子去賓來降，封爲高車王。六月乙丑，梁人來聘。

夏季四月戊申日，阿至羅國的國主副伏羅越居的兒子去賓來投降，封爲高車王。六月乙丑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秋七月己卯，宜陽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騎常侍李騫聘於梁。

秋季七月己卯日，宜陽王元景植逝世。八月甲子日，派遣兼散騎常侍李騫出使梁朝聘問通好。

先是，詔群官於麟趾閣議定新制，冬十月甲寅，班於天下。己巳，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癸亥，車駕狩于西山。十一月戊寅，還宫。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韶爲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

在此之前，詔令百官在麟趾閣議定新的制度，冬季十月甲寅日，便頒行於天下。己巳日，調發民夫五萬人修築漳濱堰，三十五日完工。癸亥日，孝静帝在西山狩獵。十一月戊寅日，返回皇宫。丙戌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元韶爲太尉，任命度支尚書胡僧敬爲司空。

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蠕蠕、高麗、勿吉國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辰，梁人來聘。

興和四年春季正月丙辰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李繪聘于梁。乙酉，以侍中、廣陽王湛爲太尉，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爲録尚書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厙狄干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丙

夏季四月丙寅日，派遣兼散騎常侍李繪出使梁朝聘問通好。乙酉日，任命侍中、廣陽王元湛爲太尉，任命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任命太尉、彭城王元韶爲録尚書事。丁亥日，太傅尉景因事犯罪，降職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日，任命太保厙狄干爲太傅，任命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丙申日，恢復前侍中、樂良王元忠的爵位。丁

申，復前侍中、樂良王忠爵。丁酉，復陳留王景皓、常山王紹宗、高密王永業爵。

酉日，恢復陳留王元景皓、常山王元紹宗、高密王元永業爵位。

秋八月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隨機討防。

秋季八月庚戌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依時機決定征討或駐防。

冬十月甲寅，梁人來聘。十一月壬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悰薨。十二月辛亥，使兼散騎常侍陽斐使于梁。

冬季十月甲寅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十一月壬午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元悰逝世。十二月辛亥日，派遣兼散騎常侍陽斐出使梁朝。

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蠕蠕、高麗、吐谷渾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改元。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癸酉，還宮。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西叛。三月丙午，帝親納訟。戊申，勃海王高歡大敗西魏師于邙山，追奔至恒農而還，豫、洛二州平。

武定元年春季正月壬戌日初一，大赦罪人，改年號爲武定元年。己巳日，孝静帝在邯鄲的西山舉行春季的狩獵。癸酉日，返回皇宫。二月壬申日，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占據虎牢叛投西魏。三月丙午日，孝静帝親自審理訴訟案件。戊申日，勃海王高歡在邙山大敗西魏的軍隊，追擊奔逃的西魏軍直至恒農而後返回，豫、洛兩州被平定。

夏四月，封彭城王韶弟襲爲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剋復虎牢，降天下死罪已下囚。乙未，以吏部尚書侯景爲司空。六月乙亥，梁人來聘。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爲南郡王。

夏季四月，封彭城王元韶的弟弟元襲爲武安王。五月壬辰日，因攻克和光復虎牢，給天下判處死罪以下的囚徒減刑。乙未日，任命吏部尚書侯景爲司空。六月乙亥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戊寅日，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爲南郡王。

八月乙丑，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壬午，遣兼散騎常侍李渾聘于梁。

八月乙丑日，任命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馬。壬午日，派遣兼散騎常侍李渾出使梁朝聘問通好。

冬十一月甲午，車駕狩于西山。乙巳，還宮。

冬季十一月甲午日，孝静帝在西山狩獵。乙巳日，返回皇宫。

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高麗、蠕蠕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二年春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衆反，遣行臺慕容紹宗討平之。三月，梁人來聘。以旱故，宥死罪已下囚。丙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壬子，以勃海王世子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爲録尚書事，以

武定二年春季二月丁卯日，徐州人劉烏黑聚衆謀反，派遣行臺慕容紹宗出兵討伐并將他平定。三月，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寬宥死罪以下的囚徒。丙午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壬子日，任命勃海王的世子高澄爲大將軍，兼領中書監，元弼爲録

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以太原公高洋爲左僕射。

夏五月甲午，遣散騎常侍魏季景聘于梁。丁酉，太尉、廣陽王湛薨。

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坐事免，以王還第。

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大司馬高隆之各爲括户大使，凡獲逃户六十餘萬。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爲尚書令，以前大司馬婁昭爲司徒。庚子，祀圜丘。辛丑，梁人來聘。

是歲，吐谷渾、地豆干、室韋、高麗、蠕蠕、勿吉等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騎常侍李獎聘于梁。二月庚申，吐谷渾國奉其從妹以備後庭，納爲容華嬪。

夏五月甲辰，大赦。

秋七月庚子，梁人來聘。

冬十月，遣中書舍人尉瑾聘于梁。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爲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太保孫騰爲録尚書事。

是歲，高麗、吐谷渾、蠕蠕并遣使朝貢。

四年夏五月壬寅，梁人來聘。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爲河南大行臺，應機討防。

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騎常侍元廓聘于梁。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

是歲，室韋、勿吉、地豆干、高麗、蠕蠕并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丙午，勃海王高歡薨。辛亥，司徒

尚書事，任命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任命太原公高洋爲左僕射。

夏季五月甲午日，派遣散騎常侍魏季景出使梁朝聘問通好。丁酉日，太尉、廣陽王元湛逝世。

秋季八月癸酉日，尚書令司馬子如因事犯罪被免職。九月甲申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元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元坦因事犯罪被免職，保留王的爵位返回宅第。

冬季十月丁巳日，太保孫騰、大司馬高隆之各任爲括户大使，共查獲逃户六十多萬户。十一月，西河大地陷落，有火噴出。甲申日，任命司徒高隆之爲尚書令，任命前大司馬婁昭爲司徒。庚子日，在圜丘祭天。辛丑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這一年，吐谷渾、地豆干、室韋、高麗、蠕蠕、勿吉等國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武定三年春季正月丙申日，派遣兼散騎常侍李獎出使梁朝聘問通好。二月庚申日，吐谷渾國王進奉他的堂妹以備後宫，入爲容華嬪。

夏季五月甲辰日，大赦罪人。

秋季七月庚子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冬季十月，派遣中書舍人尉瑾出使梁朝聘問通好。十二月，任命司空侯景爲司徒，任命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日，任命太保孫騰爲録尚書事。

這一年，高麗、吐谷渾、蠕蠕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武定四年夏季五月壬寅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六月庚子日，任命司徒侯景爲河南大行臺，順應時機決定征討或駐防。

秋季七月壬寅日，派遣兼散騎常侍元廓出使梁朝聘問通好。八月，將洛陽的漢魏石經遷移到鄴城。

這一年，室韋、勿吉、地豆干、高麗、蠕蠕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武定五年春季正月己亥日初一，發生日食。丙午日，勃海王高歡逝世。辛亥日，司徒侯景

侯景降于西魏以求救，西魏遣其將李弼、王思政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梁人來聘。二月，侯景復背西魏歸梁。

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甲午，遣兼散騎常侍李緯聘于梁。五月丁酉朔，大赦。戊戌，以尚書右僕射、襄城王旭爲太尉。甲辰，以太原公高洋爲尚書令，領中書監，以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師，以録尚書事孫騰爲太傅，以汾州刺史賀拔仁爲太保，以司空韓軌爲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以司徒高隆之録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爲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薨。六月乙酉，帝爲勃海王舉哀於東堂，服緦衰。

秋九月辛丑，梁貞陽侯蕭明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應侯景。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大都督高岳、潘相樂大破禽之，及其二子瑀、道。十二月乙亥，蕭明至，帝御閶闔門，讓而宥之。岳等迴師討侯景。

是歲，高麗、勿吉并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於渦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人，其餘溺死於渦水，水爲不流。景走淮南。二月己卯，梁遣使求和，許之。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

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闊等僞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甲戌，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洧水灌其城。

向西魏投降以求救，西魏派遣它的將領李弼、王思政率軍奔赴救援侯景。王思政等人進據潁川，侯景於是出奔豫州。乙丑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二月，侯景又背叛西魏而歸向梁朝。

夏季四月壬申日，大將軍高澄前來朝見。甲午日，派遣兼散騎常侍李緯出使梁朝聘問通好。五月丁酉日初一，大赦罪人。戊戌日，任命尚書右僕射、襄城王元旭爲太尉。甲辰日，任命太原公高洋爲尚書令，兼領中書監，任命青州刺史尉景爲大司馬，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師，任命録尚書事孫騰爲太傅，任命汾州刺史賀拔仁爲太保，任命司空韓軌爲司徒，任命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司空，任命司徒高隆之爲録尚書事，任命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元斌爲右僕射。戊午日，大司馬尉景逝世。六月乙酉日，孝靜帝在東堂爲勃海王舉行哀悼，穿上緦衰喪服。

秋季九月辛丑日，梁朝貞陽侯蕭明侵犯徐州，在寒山堵截泗水，放水淹灌彭城，以接應侯景。冬季十一月，任命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大都督高岳、潘相樂大敗蕭明并將他擒獲，并擒獲他的兩個兒子蕭瑀、蕭道。十二月乙亥日，蕭明來到，孝靜帝坐於閶闔門，責備蕭明并給予寬宥。潘岳等人返師征討侯景。

這一年，高麗、勿吉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武定六年春季正月己亥日，大都督高岳等人率軍在渦陽大敗侯景，俘虜及斬殺了五萬多人，其餘的溺死在渦水中，水被尸體堵塞而不流。侯景向淮南逃走。二月己卯日，梁朝派遣使臣來求和，同意了梁朝求和的請求。三月癸巳日，任命太尉、襄城王元旭爲大司馬，任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日，因冬春乾旱，寬赦罪人，各給予不同程度的減刑。

夏季四月甲子日，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闊等人僞妄地給人官號，事情被發覺進行糾檢，自首的有六萬多人。甲戌日，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人到潁川征討王思政，引洧水淹灌潁川城。

九月乙酉，梁人來聘。

冬十月戊申，侯景濟江，推梁臨賀王正德爲主，以攻建業。

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并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戊辰，梁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以鎮内附，封蘭陵郡公、吴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剋建業。

夏五月丙辰，侯景殺梁武帝。戊寅，勃海王高澄帥師赴潁川。六月，剋之，獲西魏大將軍王思政等。

秋八月辛卯，立皇子長仁爲太子。盜殺勃海王高澄。癸巳，大赦，内外百官并進二級。甲午，太原公高洋如晋陽。

冬十月癸未，以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爲太傅。甲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十二月甲辰，吴郡王蕭正表薨。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

是歲，蠕蠕、地豆干、室韋、高麗、吐谷渾并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爲勃海王高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太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甲戌，地豆干、契丹并遣使朝貢。二月庚寅，以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庚申，進齊郡王高洋爵爲齊王。

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貢。

五月甲寅，詔齊王爲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后。丙辰，遜帝位於齊。天保元年己未，封帝爲中山王，邑一萬户，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各一千户。奉絹一萬匹，錢一萬貫，粟二萬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

九月乙酉日，梁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冬季十月戊申日，侯景渡過長江，擁立梁朝臨賀王蕭正德爲國主，進攻建業。

這一年，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武定七年春季正月戊辰日，梁朝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以所轄鎮來歸附，封爲蘭陵郡公、吴郡王。三月丁卯日，侯景攻克建業。

夏季五月丙辰日，侯景殺死梁武帝。戊寅日，勃海王高澄率領軍隊奔赴潁川。六月，攻克潁川，俘獲西魏大將軍王思政等人。

秋季八月辛卯日，立皇子元長仁爲太子。有人殺死了勃海王高澄。癸巳日，大赦罪人，朝廷内外百官都進升二級。甲午日，太原公高洋前往晋陽。

冬季十月癸未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元坦爲太傅。甲午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十二月甲辰日，吴郡王蕭正表逝世。己酉日，任命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

這一年，蠕蠕、地豆干、室韋、高麗、吐谷渾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武定八年春季正月辛酉日，孝静帝在東堂爲勃海王高澄舉行哀悼。戊辰日，詔令太原公高洋繼承高澄的官職，徙封爲齊郡王。甲戌日，地豆干、契丹都派遣使臣來朝貢。二月庚寅日，任命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庚申日，進升齊郡王高洋的爵號爲齊王。

夏季四月乙巳日，蠕蠕派遣使臣來朝貢。

五月甲寅日，皇帝命令齊王高洋任爲相國，總領百官，得備九錫的禮儀。封齊國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后。丙辰日，孝静帝讓位給齊王。天保元年己未日，封孝静帝爲中山王，食邑一萬户，向皇帝上書時不稱臣，回報不稱詔，乘用的車乘可載天子的旌旗，依舊行魏朝的正朔曆法，乘輿備五色副車。封中山王的各位兒子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户。給予絹一萬匹，錢一萬貫，粟二萬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套，田地一百頃，園

一所，於中山國立魏宗廟。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時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謚曰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

帝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逾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群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黄門侍郎，令監察動静，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痴人復何似？痴勢小差未？"帝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帝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悦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澄，澄使取一段。帝束百匹以與之，曰："亦一段爾。"

帝不堪憂辱，咏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宫中，僞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宫，曰："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况妃嬪！"澄下床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

圍一處，在中山國建立魏國的宗廟。天保二年十二月己酉日，中山王逝世，當時二十八歲。天保三年二月，尊其謚號爲孝静皇帝。安葬於鄴城西漳水北。後來發掘，陵墓崩塌，被壓死的有六十人。

孝静帝愛好文學，儀容美好，力氣大能挾着石獅子跨越墻垛，射箭無不中的。每當良辰宴會之時，大都要讓群臣賦詩，從容沉着而雅静，有孝文帝的風度。勃海王高澄繼掌朝廷重要職事之後，十分妒忌孝静皇帝，任命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黄門侍郎，讓他監察孝静帝的動静，大小事情都讓崔季舒知道。高澄給崔季舒的書信説："痴人又怎樣了呢？痴的情狀好了些嗎？"孝静帝曾經與他一起在鄴東打獵，孝静帝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面呼喊孝静帝説："天子你不要跑馬，大將軍發怒了！"高澄曾經陪侍孝静帝飲酒，高舉酒杯説："臣下高澄請陛下飲酒。"孝静帝心中不滿地説："自古以來没有不滅亡的國家，朕又何必爲此而活命！"高澄發怒説："朕，朕，狗脚朕！"高澄指使崔季舒毆打孝静帝三拳，然後揮袖走出。第二天，高澄讓崔季舒慰勞孝静皇帝，孝静皇帝也給他還禮。賜給絹緞，崔季舒不敢接受，向高澄報告，高澄讓他收取一段絹。孝静帝將一百匹絹捆束在一起給予崔季舒，説："這也祇是一段而已。"

孝静帝受不了憂鬱和侮辱，便咏吟謝靈運的詩句道："韓國被滅亡張子房奮起，秦國要稱帝魯仲連感到耻辱，本是浪迹江湖的人，忠義之情感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道孝静帝吟詩的本意，便與華山王元大器、元瑾在宫中密謀，假裝是造山而實際上是修地道伸向城北。地道伸展到了千秋門下，守千秋門的人發覺地下有響動，便向高澄報告。高澄領兵入宫，説："陛下爲什麽想謀反呢？我父子有保存社稷的功勛，有什麽事虧負了陛下呢？"到高澄打算殘殺宫中的妃嬪們時，孝静帝態度嚴正地説："華山王等自己想謀反，與我何關？我尚且不顧惜自己的生命，更何况妃嬪們呢！"高澄下床叩頭，大聲啼哭，向孝静帝謝罪。於是痛飲，到深夜纔走出。

過了三天，幽禁孝静帝於含章堂。元大器、元瑾等都被烹殺於市中。

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郎趙彦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旭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餘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别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咏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况在後宫！"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黄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閣。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减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

到了即將禪讓帝位給北齊文宣帝高洋時，襄城王元旭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郎趙彦深等人請求進宫奏事。孝静帝在昭陽殿接見他們。元旭説："五行交替運轉，有始有終。齊王的聖德敬肅明察，得到全民萬姓的歸附和仰慕，我們冒死面奏，希望陛下效法堯帝禪讓帝位給舜帝的做法。"孝静帝便莊重地回答説："這件事推辭揖讓已經好久了，我當敬謹地退出帝位。"又説："如此，需要擬定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報説："詔書已經寫好。"當即交付楊愔奉進給孝静帝，共有十多條。書寫完畢，説："打算把我安置在什麽地方呢？又怎樣安排我離開呢？"楊愔回答説："在城北，另有館舍，還備置帝王乘坐的車騎法駕，依照往常的儀仗侍衛而離開皇宫。"孝静帝於是走下御座，步行走向東廊，口中吟咏范蔚宗的《後漢書·贊》説："漢獻帝生不逢時，自身被遷徙國家遭厄難，正當終結我漢朝四百年國運之期，永遠做虞舜賓待的丹朱。"主事官奏請出發，孝静帝説："古人都懷念遺簪敝履故物故情，我想與後宫嬪妃告别，可以嗎？"高隆之説："現在天下仍然猶如陛下所有的天下，何况是後宫！"於是與夫人嬪妃以下的宫人訣别，無不抽泣掩面流淚。嬪妃趙國人李氏誦陳思王曹植的詩句道："君王你一定要愛護玉體，共享黄髮百年之期。"皇后以下的嬪妃都哭泣。直長趙德將舊牛車一乘，在東上閣等候。孝静帝上車，趙德跳上車，挾持孝静帝。孝静帝用肘抵他，説："我敬畏上天而下順民意，授帝位給相國，鄙奴你是什麽東西，竟敢逼人！"趙德還是不下車。等到走出雲龍門時，王公百官都穿戴衣冠敬拜辭别，孝静帝説："今天不亞於當年的常道鄉公、漢獻帝。"衆人都悲切凄愴，高隆之哭泣流淚。於是進入城北，住進司馬子如的南宅。

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鴆而崩。

當齊文宣帝巡行外出之時，經常以孝静帝隨行。孝静帝的皇后封爲太原公主，經常爲孝静帝口嘗食物，以護衛照顧孝静帝。竟遭鴆毒而逝世。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剪除，權强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未忘亂，禍不旋踵。自兹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强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遇黜辱者有甚於弈棋。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祇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强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静、恭運終天禄，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論曰：孝莊帝時國家的命運接連出現禍難，他招納勤王的勢力，雖然時事艱危，然而終於保有四海。奸猾叛逆之人被剪除，而横暴的權貴專擅了國家的大命，孝莊帝深謀獨斷，然而隱患没有根除，上天没有停止禍難，禍亂時刻都在發生。自此之後，北魏政權土崩瓦解，開始時是被强胡制服，最終是權柄歸於霸政。主持皇家宗廟祭祀的跟作客没有什麼不同，遭受罷黜侮辱的比下棋失敗還要快。雖然以節閔帝之賢明，孝武帝之所長，也祇能是爲加速這土崩瓦解而奔波。孝文帝以剛强的氣質，最終也祇能以柔弱自守。孝静帝、孝恭帝的命運是得天年而終，遠遵唐堯、虞舜的禪讓之制，各自得其時運。

北史卷六

本紀第六

齊本紀(上)

高祖神武帝高歡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晋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是勃海郡蓨縣人。他的六世祖高隱，是晋朝玄菟郡太守。高隱生高慶，高慶生高泰，高泰生高湖，高慶、高泰、高湖三世都在慕容氏那裏出任官職。到慕容寶失敗時，國家混亂，高湖便率領部衆歸附北魏，任右將軍。高湖生了四個兒子。第三個兒子高謐，在北魏任職，官職升至侍御史，因犯法而徙居懷朔鎮。高謐生已故皇父高樹生，性情直率，不經營家庭産業，居住在白道城南，屢次出現赤光紫氣的異兆，鄰人以爲怪異，勸他遷居以躲避妖怪。已故皇父說："怎麼曉得這不是吉利的徵兆?"一如既往地居住着。

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産姊婿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托。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

當神武帝出生時皇母韓氏逝世，放在同胞姊的夫婿鎮獄隊尉景家中撫養。神武帝既已是累世居住在北部邊疆，所以習慣當地風俗，於是與鮮卑相同。神武帝長大後深沉而有寬宏的度量，把財物看得很輕而對士人很尊重，被豪俠們所崇仰。眼睛有神光，頭部長兩顴高，牙齒潔白如玉，少年時便有人傑的儀表。家中貧窮，到了聘娶武明皇后時，纔有馬，獲准在鎮裏供職，任爲隊主。鎮將遼西人段長經常對神武帝的容貌稱奇，對神武帝說："你有安民濟世的雄才，終究不會白白地過一生。"便將子孫托付給神武帝。到神武帝顯貴時，追贈段長爲司空，提拔他的兒子段寧而加以任用。

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

神武帝從隊主轉升爲函使。曾經乘驛馬路過建興郡，驟然雲霧涌起，白日頓成昏暗，雷聲隨

絶，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内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己，笞神武四十。

之震響，過了半天纔停止，好像有神靈響應的樣子。他每當行走於道路，往來奔波却没有疲勞困頓的儀態。又曾經夢見自己脚踩着群星而行，醒來後心中暗自高興。當函使六年，每次到洛陽，給令史麻祥差遣。麻祥曾經拿肉食給神武帝吃，神武帝的習性是接了食物不立着吃，坐下來之後纔進食，麻祥以爲是對自己怠慢，便責打神武帝四十板。

及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瓮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神武帝從洛陽返回後，便傾盡家産交結賓客。親朋故舊覺得奇怪問他是什麽原因。神武帝回答説："我到洛陽時，宿衛羽林兵相率焚燒領軍張彝的宅第，朝廷懼怕他們作亂而不追究，治理政事到了如此地步，大事便可知曉了。財物難道是可以經常保守的嗎?"從此之後神武帝便有澄清天下的志向。他與懷朔鎮省事雲中人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結爲彼此盡力相助的摯友，與懷朔鎮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也互相結爲朋友。劉貴曾經獲得一隻白鷹，他與神武帝及尉景、蔡儁、司馬子如、賈顯智等人到沃野鎮打獵，看見一隻赤色的野兔，白鷹每次搏擊它時便逃逸，於是追至迂曲的湖澤中。澤中有茅屋，赤兔將要奔跑進入茅屋時，有一條狗從屋中衝出咬赤兔和白鷹，白鷹和赤兔都被咬死。神武帝發怒，發射響箭射狗，狗被射死。茅屋中便有兩個人出來，緊緊抓住神武帝的衣襟。這兩個人的母親雙目失明，拖着拐杖，呵斥她的兩個兒子，説："爲什麽要頂撞貴人!"便拿出瓮中酒，烹煮羊肉款待客人。老母便自稱善於撫摸人的身體相命，她一個接一個地撫摸了幾個人的身體，説各人都會顯貴，而指揮成就這顯貴的都是出自神武帝。又説："司馬子如歷任顯要官職，賈顯智不得善終。"飲酒完畢，出茅屋走了好幾里路，神武帝等返回再來尋訪老母，却根本就没有民居房舍，纔知道剛纔那老母等人并不是人。因此同行的人對神武帝更加敬重和稱奇。

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

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在上谷郡造反，神武帝便與志同道合的人歸從他。因覺得他的行事醜惡，便私下與尉景、段榮、蔡儁謀劃除掉他，謀劃没有成功而逃走，被他的騎兵所追擊。

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决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

當時文襄帝及魏永熙皇后都年幼，武明皇后在牛背上抱着和背負着他們。文襄帝屢次從牛背上掉落地上，神武帝拉弓準備射死文襄帝訣別而去，武明皇后呼喊段榮請求相救，依靠段榮跳到地上抱取文襄帝而免於一死。於是投奔葛榮，又逃亡到秀容川歸附尒朱榮。

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嚙。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床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悦，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在此之前劉貴奉事尒朱榮，極力稱贊神武帝貌美，到這時纔得見面。因神武帝憔悴的緣故，没有得到尒朱榮的賞識。劉貴於是爲神武帝更衣，再來求見尒朱榮。因而隨從尒朱榮來到馬廄，馬廄裏有匹惡馬，尒朱榮命令宰殺它，神武帝便不加羈絆而把惡馬宰殺，馬竟不踢人不咬人。神武帝不一會兒起身説："整治惡人也如同整治這匹馬一樣。"尒朱榮就讓神武帝坐在床下，讓左右侍從退避而向神武帝詢問時事。神武帝説："聽説你有馬十二山谷，以色別爲群，你擁有這些馬用來做什麽?"尒朱榮説："你衹管説出你的意見。"神武帝説："當今天子愚劣而軟弱，太后淫亂，孽黨寵臣專擅國命，朝廷政令不能施行。以明公你的雄武，乘此時而奮發，討伐鄭儼、徐紇而清除皇帝左右的奸臣，霸業可舉鞭即成。這就是我賀六渾的本意。"尒朱榮非常喜悦，談話從正午直至半夜，神武帝纔出門。從此以後神武帝便經常參預軍事謀劃。

後從榮徙據并州，抵陽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床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毁。至文宣時，遂爲宫。

後來跟隨尒朱榮遷徙據守并州，抵達陽邑人龐蒼鷹家中，留駐在圓形草屋中。每當從外面歸來時，主人遠遠就聽到行路的響聲動地。龐蒼鷹的母親多次看見圓形草屋上赤氣光耀連天。又龐蒼鷹曾經在夜晚時想進入圓形草屋，有穿青衣的人拔刀叱喝道："爲什麽要衝撞大王?"説完便不見了。開始以爲怪異，秘密窺伺，衹見赤蛇盤踞在床上，便更加覺得驚異，因此殺牛割肉，以厚禮相待。龐蒼鷹的母親請求認神武帝爲義子。到神武帝得志時，便以她的宅舍爲府第，稱爲南宅。雖然門巷開闊，堂宇崇高壯麗，那原來所居住的圓形草屋，却衹加白石粉塗飾，保留而不毁壞。到文宣帝時，便作爲宫室。

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

不久尒朱榮任命神武帝爲親信都督。當時魏明帝懷恨鄭儼、徐紇，因被靈太后所逼，不敢制

敢制，私使榮舉兵内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勛，封銅鞮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别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

裁他們，便私下讓尒朱榮起兵進京。尒朱榮任命神武帝爲前鋒。到了上黨時，明帝又私下下詔令停止進軍。當魏明帝突然逝世時，尒朱榮便進入洛陽。因而打算篡奪帝位，神武帝怕勸諫尒朱榮而不被采納，便請求鑄神像以卜問吉凶，鑄像没能鑄成，尒朱榮纔停止篡位的活動。孝莊帝即位，以神武帝有擁立天子的功勛，被封爲銅鞮伯。到尒朱榮進擊葛榮時，命令神武帝曉諭并使另立王號的叛賊七人投降。神武帝後來與行臺于暉在泰山擊敗羊侃。不久與元天穆在濟南擊敗邢杲。積功升遷爲第三鎮人酋長。

嘗在榮帳内，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神武帝爲晋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

神武帝在尒朱榮的軍帳内，尒朱榮曾經問身邊的人説："一旦没有我在，誰人可主持軍事？"身邊的人都稱説尒朱兆可以。尒朱榮説："此人衹可統領三千騎兵返回。能够代替我主管部衆的人，衹有賀六渾而已。"他因而告誡尒朱兆説："你不是賀六渾的對手，最終當會被他制服。"於是任命神武帝爲晋州刺史。神武帝於是大肆聚斂錢財，通過劉貴賄賂尒朱榮手下的要人，完全得到他們的意會。當時州的庫角無緣無故自行鳴響，神武帝覺得怪異，没有多久孝莊帝便誅殺了尒朱榮。

及尒朱兆自晋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

當尒朱兆從晋陽將起兵奔赴洛陽時，徵召神武帝，神武帝派遣長史孫騰前去，以絳蜀、汾胡想反叛，不可放棄不管而離開爲由來推脱，尒朱兆因此痛恨神武帝。孫騰返回覆命，神武帝説："尒朱兆起兵犯上，此人是大逆賊，我不能長久奉事他。"從此之後便有了收拾尒朱兆的計劃。尒朱兆進入洛陽後，挾持孝莊帝北走，神武帝聽到消息後，大爲震驚，又派遣孫騰假裝恭賀尒朱兆，趁機暗中伺察孝莊帝居住地點，打算劫持孝莊帝以起義，没能成功。神武帝於是寫書信曉諭尒朱兆，稱説不應該挾持天子而在天下受惡名。尒朱兆不采納神武帝的意見，殺死了孝莊帝而與尒朱世隆等人立長廣王元曄爲帝，改年號爲建明元年，封神武帝爲平陽郡公。

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往逗

當費也頭紇豆陵步藩進入秀容鎮，進逼晋陽時，尒朱兆徵召神武帝。神武帝將要前往，賀拔焉過兒請求緩行，讓尒朱兆困頓不利。神武帝

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尒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内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彦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

於是常常逗留不前，以河上無橋，不能渡河爲托辭。步藩的軍隊强盛，尒朱兆敗走。當初，孝莊帝誅殺尒朱榮，知道他的黨徒必定有逆亂的圖謀，便秘密命令步藩，讓他襲擊尒朱兆的後方。步藩既已擊敗尒朱兆等人，因而兵勢日益强盛，尒朱兆又向神武帝請求救援。神武帝内心要圖謀制服尒朱兆，又顧慮以後難於除掉步藩，便與尒朱兆全力擊敗步藩，步藩戰死。尒朱兆深深感激神武帝，發誓要結爲兄弟。當時尒朱世隆、尒朱度律、尒朱彦伯共同執掌政務，尒朱天光據有關右，尒朱兆據守并州，尒朱仲遠據守東郡，各擁兵施暴，天下痛苦不堪。

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扼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

葛榮的部衆流移進入并州、肆州的有二十多萬人，被契胡欺凌侮辱，都没有生活依靠，發生大小反叛二十六次，被誅殺的人有半數，他們仍然掠奪盜竊不止。尒朱兆對他們非常憂慮，便向神武帝問計。神武帝說："六鎮反叛的殘餘人員，不可全部殺死，應該選派大王你向來信任的心腹之人，私下讓他去統率這些人，假若再有人違犯命令，就懲罰他的頭領，那麽受懲罰的人就少。"尒朱兆說："很好！誰人可去施行呢？"賀拔允當時在座，認爲神武帝可以。神武帝用拳毆打賀拔允，打斷他的一顆牙齒，説："我們過去在天柱將軍在世時，像奔走效命的鷹犬一樣順從指揮調度，今日天下由大王來安排處置，而阿鞠泥竟敢欺下罔上，請把他殺死。"尒朱兆以爲神武帝忠誠，便把統率六鎮部衆的事交給他。神武帝見尒朱兆已醉，恐怕他酒醒後有所猜疑，便走出，揚言説"我受委任統率州鎮兵衆，兵衆可集合於汾水東接受命令"。於是在陽曲川建牙旗，陳列部隊。有位敲叩軍門的人，穿深紅色的巾袍，自稱是梗楊縣的驛子，希望置身於神武帝左右。詢問他，原來是以有力氣而聞名的人，他曾經在并州市内扼殺人，神武帝便任用他爲親信。兵士向來厭惡尒朱兆而喜歡神武帝，於是全都來會合。

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

過了没有多久，又派遣劉貴去請示尒朱兆，以爲并州、肆州連年發生霜凍和旱災，投降歸附的人挖掘黄鼠進食，都是臉面上没有正常的顔色，白白地汚損了人家的國土。請讓他們就食山

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

東，待他們得温飽之後加以安排處置。尒朱兆依從了他的建議。尒朱兆的長史慕容紹宗勸諫説：“不可，現在四方紛擾不堪，人們各懷不同的希望，况且高公雄才大略，又手握大兵，等他勢力壯大後就不可收拾了。”尒朱兆説：“點香火莊重地盟誓，有什麽可疑慮的呢？”慕容紹宗説：“親兄弟尚且難信，更何况是香火！”當時尒朱兆身邊的人已接受了神武帝的金錢，他們因而詆毀説慕容紹宗與神武帝舊時有怨隙，尒朱兆於是幽禁慕容紹宗而催促神武帝出發。

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尒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盗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嚙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凶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駡，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户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悦，倍願附從。

神武帝便從晉陽出滏口。路上遇見尒朱榮的妻子鄉郡長公主從洛陽而來，有馬三百匹，神武帝將馬全部奪取。尒朱兆聽説後，便釋放了慕容紹宗并向他問計。慕容紹宗説：“他好像是我們掌握中的物品。”於是尒朱兆親自追趕神武帝，到達襄垣縣。適逢漳水暴漲，橋被冲斷，神武帝隔着漳水行禮説：“之所以要借公主的馬，不是有别的原因，是爲防備山東盜賊而已。大王你接受公主的托付，親自來追趕，現在我要是渡過河而被你處死，我不避死，但這些部衆就要叛亂。”尒朱兆便自己表白没有這種意思，他於是輕騎渡過漳河，與神武帝坐在帷幕下，陳述謝意，於是把刀給了神武帝而伸出頭顱，讓神武帝砍斫自己。神武帝大哭，説：“自從天柱將軍逝世離去之後，我賀六渾還仰慕誰呢！希望王家你千萬歲，以發揮能力和作用。現在旁人挑撥離間到了這樣的地步，王家你怎忍心再説出這樣的話？”尒朱兆把刀投擲到地上，便殺白馬而盟誓，發誓結爲兄弟，并且在軍帳中留宿飲酒。尉景埋伏了壯士想拘執尒朱兆，神武帝咬臂出血堅决阻止，説：“現在殺了尒朱兆，他的黨徒一定逃歸聚集。我們兵飢馬瘦，不可能支撑。假若有英雄崛起，那麽爲害更爲嚴重。不如暫且放了他。尒朱兆雖然强勁敏捷，却凶狠狡猾無謀略，不難制服他。”第二天，尒朱兆返回軍營，又徵召神武帝，神武帝將要上馬前往，孫騰牽住他的衣服纔停止。尒朱兆隔着漳水大駡，疾馳返回晉陽。尒朱兆的心腹念賢率領降附的人户及家眷另建軍營，神武帝假裝與他和善，觀看他的佩刀，因而取這佩刀殺

了他的隨從，隨從人員全都散走。於是士衆都很喜悦，十分願意歸附跟從神武帝。

初，魏真君中，内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太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毁其形。後上黨人居晋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

當初，北魏太平真君年間，有從事讖緯之學的人上奏説上黨有天子氣，并説天子氣在壺關大王山。太武帝於是南巡以祈求阻止它，并砌壘石塊成爲三道封墻，斬斷大王山北面的鳳皇山，以毁壞山的形勢。後來居住在晋陽的上黨人稱之爲上黨坊，神武帝就居住在裏面。當他這次出行的時候，居住在大王山，經過六十天纔進軍。將出滏口時，加倍約束軍隊，一絲一毫的物品，都不准侵犯。將要經過麥地時，神武帝便牽馬步行。遠近各地的人民聽到後，都稱贊高儀同帶兵整肅，更加心向神武帝。軍隊於是向前行進屯駐在鄴城北，神武帝向相州刺史劉誕要求供給糧食，劉誕不給。相州軍營裏存放有田賦糧米，神武帝便自行取來。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

北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帝的軍隊駐屯在信都，高乾、封隆之開城門等待，神武帝於是占據冀州。這個月，尒朱度律廢黜了元曄而立節閔帝。想籠絡神武帝，三月，便奏明節閔帝，封神武帝爲勃海王，徵召并讓他覲見節閔帝。神武帝推辭。四月癸巳日，又加授神武帝爲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從太原來投奔，神武帝任命他爲行臺郎，不久任命爲安州刺史。

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别。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

神武帝自從想進軍山東之後，休養士卒修繕兵甲，禁止兵士侵掠，百姓衷心歸附。於是僞造文書，説尒朱兆將要把六鎮百姓發配契胡成爲部曲，民衆因此都很憂愁。又製作并州兵符，徵調兵士討伐步落稽。調發的一萬人將要派遣，孫騰、尉景假意請求暫留五日，像這樣的做法一再重復。神武帝還親自到郊外送别，擦拭淚水握手告别。人們號泣哀慟，哭聲震動大地。神武帝於是告諭衆人，説："我和你們都是無家可歸的人，情同一家，没想到上面的人竟這樣來徵召！現在直向西進當會戰死，已延誤了軍期又當處死，發配給國人當部曲又當死，怎麽辦?"衆人説："祇有造反罷了!"神武帝説："造反是緊急的計劃，需要推舉一人爲主。"衆人都願尊奉神武帝爲主。

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陽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尒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

神武帝說：“你們鄉里人難於節制，没有看見葛榮嗎？他雖有百萬之衆，没有刑法，終於像灰燼一樣泯滅。現在推舉我爲主，應當與以前不同，不得欺侮漢人，不得違犯軍令，生死任我裁決，這樣就可以。不如此，不能被天下人所取笑。”衆人都叩頭説，是死是生惟命是從。神武帝假裝像是不得已的樣子。第二天，神武帝殺牛饗宴兵士，把討伐尒朱兆的意向告諭衆人。封隆之進言説：“這是千載難得的時機，普天之下的人都慶幸。”神武帝説：“討伐逆賊，是順應天道，拯救時事，是偉大的事業，我雖然没有將帥之才，願意以死效命，怎敢推讓呢。”

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

六月庚子日，神武帝在信都舉義旗振義兵，但是還没有明顯地背棄尒朱氏。到了李元忠與高乾平定殷州，斬了尒朱羽生的首級來謁見時，神武帝拍着胸口説：“今日决心造反了！”於是任命李元忠爲殷州刺史。這時，軍威既已大振，神武帝便上奏章陳述尒朱氏的罪狀。尒朱世隆等人隱秘了奏章不通報節閔帝。八月，尒朱兆攻陷了殷州，李元忠來投奔。

孫騰以爲朝廷隔絶，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陽平，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慚而逃。

孫騰以爲朝廷隔絶，不臨時立一個天子，那麽衆人的願望不能維係。十月壬寅日，尊奉章武王元融的兒子勃海太守元朗爲皇帝，建年號爲中興，這就是廢帝。當時尒朱度律、尒朱仲遠的軍隊駐屯在陽平縣，尒朱兆前去與他們會合。神武帝用竇泰的策略，施用反間計，尒朱度律、尒朱仲遠不戰而回師，神武帝便在廣阿縣擊敗了尒朱兆。十一月，進攻鄴城，相州刺史劉誕環城布兵堅守。神武帝建起土山，挖掘地道通向城内，地道各處樹立大木柱，同時焚燒木柱，城墻便塌陷入地。麻祥當時任湯陰縣縣令，神武帝呼喊他爲麻都，麻祥慚愧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日，神武帝攻陷鄴城并占據了它。廢帝進升神武帝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這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都派遣使者來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放棄了城池而來投降。

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

閏三月，尒朱天光從長安，尒朱兆從并州，尒朱度律從洛陽，尒朱仲遠從東郡，共同會合於

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仇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

鄴城，擁有部衆號稱二十萬人，依傍着洹水而駐扎。節閔帝任命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尒朱氏各軍。神武帝命令封隆之守鄴城，自己領兵出鄴城屯駐於紫陌。當時戰馬不足二千匹，步兵不到三萬人，衆寡不敵，便在韓陵擺成圓陣，把牛和驢連在一起以阻塞部衆的歸路。於是將士們都有獻身效命的決心，四面奔赴攻擊尒朱氏的軍隊。尒朱兆以背叛自己的罪名斥責神武帝。神武帝説："本來同心努力是爲了共同輔佐王室，現在皇帝又在哪裏呢?"尒朱兆説："永安皇帝枉殺天柱將軍，我祇是報仇罷了。"神武帝説："以前我親耳聽到天柱將軍的計策，你在門前站立，怎能説是没有謀反呢？況且君主殺死臣下，有什麽仇可報呢？今天我與你的情義已絶。"於是雙方交戰，神武帝大敗尒朱兆。尒朱兆捶胸對慕容紹宗説："不聽你的話，以至到了這樣的地步。"將要輕騎逃走，慕容紹宗掉轉軍旗吹響號角，收聚散亂的兵卒，編成隊形後向西進發。高季式帶領七名騎兵奔馳追擊，越過野馬崗，與尒朱兆相遭遇。高昂觀望軍中没有看見高季式，哭着説："我的弟弟喪亡了!"天黑好久之後，高季式返回，滿袖血迹。斛斯椿兼程前進先占據了河橋。當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等星相聚於觜、參二宿，色澤十分明亮。太史占卜説，當會有帝王興起。當時，神武帝在信都起兵，到這個時候便擊敗了尒朱兆等人。

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彦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悦。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逾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

四月，斛斯椿拘執尒朱天光、尒朱度律送往洛陽。長孫承業派遣都督賈顯智、張歡進入洛陽，拘捕了尒朱世隆、尒朱彦伯并將他們斬殺。尒朱兆逃奔并州。尒朱仲遠投奔梁朝，死於梁朝。當時凶殘禍民之徒已被清除，朝廷歡慶喜悦。當初，没有交戰的前一個月，章武郡人張紹在夜裏被幾名騎兵挾持，越過城墻，來到一位大將軍面前，他命令張紹做軍隊的嚮導奔向鄴城，説是佐助受天命的人肅清殘賊。張紹回頭察看，見兵士不可計數，整齊疾速没有響聲。將要走到鄴城時，便得到釋放。到交戰的日子，尒朱氏的軍人看見戰陣之外兵士馬騎四面包圍，這大概是有神相助吧。

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户。神武辭天柱，減户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别。

不久，神武帝來到洛陽，廢黜了節閔帝及中興主而擁立孝武帝。孝武帝既已即位，任命神武帝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加上以前所封的食邑十五萬户。神武帝辭讓了天柱大將軍的官號，并減去食邑五萬户。壬辰日，返回鄴城，魏帝在乾脯山餞行，握手告别。

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晋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

七月壬寅日，神武帝率領軍隊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説，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人以前事奉尒朱氏，他們後來全都反叛，現在在京師受到寵任，一定會造成禍亂和怨隙。神武帝深以爲然。於是把尒朱天光、尒朱度律送回京師，將他們斬殺。神武帝便從滏口進兵。尒朱兆在晋陽大肆搶掠，向北固守秀容鎮，并州被平定。神武帝以爲晋陽是四方都有險阻的地方，便建造大丞相府而定居於晋陽。

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尒朱兆既已到達秀容鎮，便分兵守險，大肆侵寇掠奪。神武帝揚言要討伐他，軍隊攻而又停，前後共有四次，尒朱兆備戰意識逐漸懈怠。神武帝揣度他在歲首之時會舉行宴會，便派遣竇泰率領精鋭騎兵馳奔秀容鎮，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帝率領大軍相繼而進。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

永熙二年正月，竇泰突然到達尒朱兆的官署。軍人們因宴會而休息怠惰，忽然看見竇泰的軍隊，驚恐而逃走，竇泰軍追擊到赤洪嶺將他們打敗。尒朱兆自縊而死，神武帝親自臨喪，將他厚葬。慕容紹宗收容了尒朱榮的妻子兒子及殘餘部衆退守烏突城，向神武帝投降，神武帝因重情義的緣故待他很優厚。

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謡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

神武帝進入洛陽時，尒朱仲遠部下的都督橋寧、張子期從滑臺來歸順，神武帝因爲他們幫助叛亂，而且多次反覆，兩個人都被處斬。斛斯椿因此心中不安，便與南陽王元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王思政在魏帝面前誣陷神武帝。舍人元士弼又上奏説神武帝受魏帝敕令時大不敬，因此魏帝對賀拔岳有懷疑。當初，孝明皇帝之時，洛陽地方的人以兩鈸相擊，歌謡説“銅鈸打鐵鈸，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爲二鈸指托跋、賀拔，是説都將要衰敗的預兆。

兆。

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勛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

當時司空高乾秘密啓報神武帝，陳説魏帝的疑心。神武帝把這啓報加封呈送魏帝，魏帝殺了高乾。魏帝又派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秘密下敕令給長樂太守龐蒼鷹，命令龐蒼鷹刺殺高乾的弟弟高昂。高昂先已聽説自己的兄長被殺死，他以長矛刺柱，埋伏壯士在路途中捉拿了潘紹業，在他的袍服領子内搜得了敕書，高昂於是來投奔神武帝。神武帝抱着高昂的頭哭泣着説："天子冤枉殺害了司空。"立即派遣使者將白色畫有虎像的旗慰勞高昂的家屬。當時高乾的二弟高慎在光州，他治理政事嚴急猛酷，又放縱部下勒索財物，魏帝派人去取代他。高慎聽説發生禍難，打算投奔梁朝，他的部屬説："你的家庭勛高恩重，一定不會兄弟相株連。"高慎於是穿着破舊的衣服推着鹿車返回勃海，路上遇見神武帝派出的使者，高慎也來投奔神武帝。於是魏帝與神武帝有了怨隙。

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泄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阿至羅虜在正光年間以前常常來稱藩臣，自從魏朝多事之後，都反叛。神武帝派遣使臣招撫藩臣，他們便來歸附表示誠服。在此之前，詔令以爲寇賊已平定，罷除行臺，到這時因爲異族殊俗都來歸降，又任命神武帝爲大行臺，可順應時機而處置政務。神武帝給阿至羅虜賞賜粟和帛，議論的人以爲是白白耗費資財而毫無益處，神武帝不聽從這些意見，像先前一樣撫慰他們。該部族的酋長吐陳等人感恩戴德，都聽從指揮，救了曹泥，得到了万俟受洛干，大大地發揮了他們的作用。河西的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處在苦泄河，依恃險阻擁有部衆，神武帝派遣長史侯景屢次招撫他都不聽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日，神武帝向河西西征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將紇豆陵伊利殺死，將他的部落遷徙到河東。

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説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勃海應矣。"

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塔發生火災。不久有人從東萊來到，他説到海上的人都在海中看見佛塔，不一會兒霧涌起，佛塔隨即泯滅。評説的人認爲天意好像是説："永寧受大災，魏朝不安寧了，佛寺飛入東海，勃海要順應天命了。"

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并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禄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晋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

魏帝已經另有圖謀，當時侍中封隆之私下對孫騰説，當他喪妻後，魏帝想把堂妹嫁給他爲妻。孫騰没相信封隆之的話，心中嫉妒封隆之，將封隆之説的話泄露給斛斯椿。斛斯椿又把這話報告魏帝。又，孫騰帶兵仗進入宮禁中，擅自殺死御史。都逃亡來投奔神武帝。他們稱説魏帝把舍人梁續抓到面前，光禄少卿元子幹伸舉胳膊拳打梁續，他對孫騰説："告訴你的高王，元家男兒的拳頭就是這樣。"領軍婁昭因疾病辭職返回晋陽。魏帝於是任命斛斯椿兼領軍，分别派置督將及河南、關西各地刺史。華山王元鷙在徐州，神武帝派遣邸珍奪取他的鎖匙。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都是與神武帝有交誼的人，魏帝嫉妒他們，故省除建州使韓賢離開，派御史中尉綦儁伺察蔡儁的罪行，任命開府賈顯智任濟州刺史，蔡儁抵制他。

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吴，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脱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匆匆。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内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吴楚。"時魏帝將伐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潜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

魏帝更加憤怒，五月，下詔書，説是將要征討句吴地區，調發河南各州的兵士，增加宿衛人員，守護河橋。六月丁巳日，秘密詔令神武帝説："宇文黑獺自從攻下并平定秦州、隴州之後，多有非分的追求，假使他有突發的變亂，事情就需要依靠謀劃來對付。但他的表奏還不是完全悖謬，進討的事，實屬倉促。於是召集群臣，議論進討是不是可行。群臣都説要假稱南征，京師内外都戒嚴，一則是防備宇文黑獺突發變亂，二則可以威懾吴楚。"當時魏帝將要攻伐神武帝，部署將帥，却又有疑慮，所以有這道詔令。神武帝於是上表奏説："荆州連接蠻族居地的東境，又貼近京畿地帶，占據關隴地區的勢力依恃他們地方僻遠，將會有逆亂的圖謀。我現在暗中部署兵馬三萬人，打算從河東渡河；又派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打算出兵四萬人，從那裏的來違津渡河；派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等人準備五萬人，去征討荆州；派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等準備出山東兵七萬人、突騎五萬人，去征討江東地區。都約定各指揮所屬部衆，聽從調度。"魏帝發覺神

武帝將變亂，便公布神武帝的表奏，命令群臣討論，想阻止神武帝部署派遣各軍。

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尒朱時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

神武帝於是召集在并州的僚佐，命令他們全面地討論評議。還是以表奏上報魏帝，仍然以誠信的誓言表明自己的忠心款誠，説："我被嬖近奸佞之臣所離間，陛下一旦懷疑我，讓狂妄放肆的罪孽，像尒朱氏時一樣。我如果不盡誠心竭忠節，敢違背陛下，就讓我遭受天殃，子孫滅絕。陛下如果能相信我的赤心，使干戈不動，對一兩個奸佞惡臣，希望陛下斟酌思量廢黜逐出。"

辛未，帝復録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床拔劍作色，子昇乃爲敕曰：

辛未日，魏帝又記録京師文武官員議論的意見，以答覆神武帝。他讓舍人温子昇起草詔書，温子昇猶豫而不敢動筆，魏帝靠着胡床拔出劍發怒，温子昇纔撰作詔書説：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前時我奉赤誠的心意，從遠方向你明示，深深冀望我們彼此互相體悉，然而心地不良的人，因此進行挑撥離間。近來孫騰忽然投向你，致使聽到這消息的人懷疑我有别的圖謀。所以我派遣御史中尉綦儁，全面申明我的心意。現在得到你的啓奏，表述的誓言懇切，我反復思慮，仍有不可理解的地方。以我渺小之身，得遇你的英武偉略，不費我一點點武力，就成爲了天子。真所謂生我的是父母，使我尊貴的是高王。現在如果無端背負你，謀劃攻討你，就將使我及我的子孫，身遭天殃子孫絶滅，就像你的誓言説的那樣，皇天后土，都聽見我所説的這些話。

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窮兵極武。

近來憂慮宇文氏要作亂，怕賀拔勝響應他，所以使軍隊整裝戒備，想與你互相聲援。宇文氏現在派來的使者絡繹不絶，觀察他的所作所爲，却没有異常的迹象。賀拔勝在南邊，開拓邊境，爲國立功，考慮起來也無可指責。你如果想分兵征討他們，以什麽爲口實呢？東南地區不賓服，爲時已經很久了，從前朝以來，都不把它放在心上，現在天下户口已減少了一半，不宜窮兵黷武去征討。

朕既暗昧，不知佞人是誰，

我既是昏暗愚昧，不知你説的佞人是

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厙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勛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脱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

誰，你可以列出他們的姓名，讓我能够知道。好像是聽説厙狄干對你説過：“本想擁立懦弱無能的人爲君主，却無端地立了這位年長的君主，使得他不能被駕御。現在衹作十五日之行，自然可以廢黜他，再擁立其他的人。”像這樣的議論，自然是你那邊的功臣，難道能出自佞臣之口嗎？去年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又從我這裏逃走，你不判他們的罪又不送回來，又有誰不責怪你呢？孫騰既造禍端，竟無愧疚恐懼，你如果奉事君主竭盡忠誠，爲什麼不斬殺封隆之、孫騰二人的首級送來呢？你雖然啓奏説打算擁兵西走，然而却四路齊進，有説是想南進而入洛陽，有説是想東進而到江東，説話的人尚且自覺怪誕，聽説的人豈能不懷疑？你如果恪守忠誠無二心，安静地居守北方，我在這裏雖有百萬之衆，終究没有圖謀你的意向。你如果相信邪僻拋棄恩義，舉旗南指，我縱使没有一匹馬一輛車，還是要奮舉空拳而争鬥至死。我本是寡德之人，你已擁立了我，百姓對我不知曉，或許説是可以的。如果被别人算計，那是彰顯我的罪惡；假使反而被你所殺，幽辱身軀成爲碎粉，我全無遺恨。爲什麼呢？你既以德、義推舉我，一旦背德捨義，便是我過有所歸了。

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疏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

本來希望我和你君臣一體，像符節一樣密合，没有料想到今天，分裂疏遠到了如此地步！古語説：“疏遠的人射我，我含笑而道説這事；我兄射我，我哭泣而道説這事。”我既親愛你，情如兄弟，所以投筆而捶胸，不禁抽泣而淚下。

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

當初，神武帝從京師將要北上，以爲洛陽久經禍亂，王氣衰落殆盡，雖有山河形勢的險固，但土地狹窄，比不上鄴城，請求遷都。魏帝説：“高祖定都在黄河、洛水之間，爲長遠的基業，規劃營建制訂法度，到世宗時纔完畢。你既爲國家立了功勛，應該遵循太和年間定都洛陽的舊有制度。”神武帝遵奉詔令。到了這時，又謀劃遷都的事。派遣一千騎兵鎮守建興，增加河東及濟

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脱須糧廪，别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决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

州的軍兵，在白溝擄奪船隻，不准駛向洛陽，各州徵購的糧粟，都運進鄴城。魏帝又詔令神武帝説："你如果要使人心信服，消除群衆的議論，衹有把河東的軍兵召回，把鎮守建興的軍隊撤除，把相州的糧粟送回洛陽，追回派往濟州的軍隊，讓蔡儁接受特派官員的取代，讓邸珍退出徐州，解除兵馬武裝，使軍兵們各從事家庭生産本業。你如果需要倉庫的糧粟，將另行派遣車輛運輸給你。那麽讒毁你的人就不敢開口，懷疑怨恨就不會發生。你可在太原高枕無憂，我可在京洛垂拱而治，始終不會舉足渡過黄河，以軍兵相向。你如果策馬南向，圖謀帝位，我雖無將帥之才，想阻止而不可能，我也一定會爲國家的存亡和皇家的宗廟，出萬死不辭之計。决斷在於你，不是我能决定的，造山而停止填最後一筐土，功敗於垂成，將共同爲之惋惜。"

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横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晋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

魏帝當時任命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任祥放棄官職奔走到了河北郡，占據河北郡而等待神武帝。魏帝於是詔令文武官員，從北方來的官員任由他們選擇去留。下詔令定神武帝的罪狀，爲北伐作謀劃。神武帝也部署兵馬，宣告説："我遭遇尒朱氏專擅大權，便舉義兵於天下，尊奉擁戴皇上，恩義充貫賢愚。横遭斛斯椿的讒毁陷害，把忠誠節操説成叛逆禍首。往昔趙鞅發動晋陽的甲兵，誅殺國君身邊的惡人。我現在向南進兵，衹是誅殺斛斯椿罷了。"任命高昂爲前鋒，説："如果聽司空的話，哪裏會有今天的行動!"司馬子如回答神武帝説："本來想立年少的爲帝，正是爲這事而已。"

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虎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彦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

魏帝在關西徵兵，徵召賀拔勝奔赴魏帝出巡的所在地，派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元斌之、斛斯椿共同鎮守虎牢，汝陽王元暹鎮守石濟，行臺長孫子彦率領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守陝州，賈顯智率領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攻伐蔡儁。神武帝派遣竇泰與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迎擊賈顯智，韓賢迎擊元暹。斛斯元壽統領的軍隊向竇泰投降。莫多婁貸文與賈顯智在長壽津遭遇，賈顯智暗中約定投降，帶領軍隊退走。軍司元玄發覺這一事態，疾馳返回請求魏帝增派軍

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

隊。魏帝派遣大都督侯幾紹領兵奔赴，與莫多婁貸文在滑臺東交戰，賈顯智率領軍隊投降，侯幾紹戰死。

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决。而元斌之與斛斯椿争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

七月，魏帝親自率領大軍屯駐河橋。神武帝到達黄河以北十多里的地方，再次致詞申明自己忠誠款服，魏帝不予回答。神武帝於是率領軍隊渡過黄河。魏帝向群臣詢問對策，有的説向南投靠賀拔勝，有的説向西進入關中，有的説鎮守洛口死戰，没有作出决斷。而元斌之與斛斯椿争權不和睦，元斌之離開斛斯椿徑直返回，欺騙魏帝説神武帝的軍兵已來到。當日，魏帝退避於長安。

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争，出不陪隨，緩則耽寵争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并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没家口。

己酉日，神武帝進入洛陽，停駐永寧寺。八月甲寅日，召集群臣百官并對他們説："做人臣的尊奉主上，匡救危亂。如果在朝廷時不進行諫諍，皇帝外出時不陪隨，形勢和緩時就專事争寵求榮，形勢危急時就逃亡，那麽人臣的節操又在哪裏！"於是收捕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把他們都斬殺，因他們爲人臣有二心而加以誅殺。登記拘收元士弼家中人口。

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决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厙狄温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晋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

神武帝以爲國家萬機不可弛曠荒廢，便與百官商議，任命清河王元亶爲大司馬，居於尚書下舍，繼承先王制度决斷政事。清河王出入稱警蹕，神武帝厭惡他。神武帝不久來到弘農，於是西進攻克潼關，拘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投降。神武帝退居河東，命令行臺尚書長史薛瑜鎮守潼關；大都督厙狄温鎮守封陵；在蒲津西岸築城扼守華州，任命薛紹宗爲刺史；高昂治理豫州事務。神武帝自從晋陽出發到這時，共向魏帝啓奏四十次，魏帝都不答覆。

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絶，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

九月庚寅日，神武帝返回到洛陽，便派遣僧人道榮奉奏書給關中魏帝，魏帝又不答覆。神武帝於是召集百官僧人和長者，商議當擁立爲帝的人。認爲自從孝明帝孝昌末年國家衰亂，國君繼統便已中斷，宗廟神主没有憑依，神主的昭穆排位失去次序，莊帝永安年間以孝文帝爲已故的伯父，出帝永熙年間把孝明帝的神主牌位遷

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静帝。魏於是始分爲二。

移到宗廟的夾室裏，政業衰敗國運短促，都衹因這個原因。於是商議擁立清河王的世子元善見。商議已定，告知清河王。清河王説："天子無父，假使讓此兒立爲帝，我不顧惜自己的餘生。"便擁立元善見爲帝，即孝静帝。北魏於是開始分爲東、西二魏。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陜，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户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晋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謡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

神武帝以爲孝武帝既西進，恐怕他逼迫崤山陜津，洛陽又在河外，接近梁朝的疆境，如果把都城遷向晋陽，地理形勢又不能相接，依據議論，遷都到鄴城。護軍祖瑩助理遷都的事。詔令頒下三日，孝静帝便出發，有四十萬户，急速走上遷都的道路。神武帝留在洛陽處置安排，事務完畢後返回晋陽。從此之後軍國政務，都歸於丞相府。在此之前童謡説："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鳥翼將長成，化作鸚鵡子。"好事的人私下説，雀子指魏帝清河王的兒子，鸚鵡是指神武帝。

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當初，孝昌年間，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立年號爲神嘉，居住在雲陽谷，西部疆土每年都受他的侵寇掠奪，當地人稱之爲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内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黄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

天平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率領部衆來歸附，神武帝迎接他們。壬戌日，神武帝率軍襲擊劉蠡升，大敗劉蠡升。己巳日，魏孝静帝下詔褒奬神武帝，任命神武帝爲相國，假黄鉞，帶劍着履上殿，入朝時不趨赴，神武帝堅决辭讓。

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潜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户。壬申，神武朝于鄴。

三月，神武帝想把女兒嫁給劉蠡升的太子爲妻，等他不設防備時，辛酉日，暗中進軍襲擊劉蠡升。劉蠡升的北部王斬了劉蠡升的首級送給神武帝，劉蠡升的部衆又擁立他的兒子南海王。神武帝進擊南海王，又俘獲南海王，以及他的弟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以下的官員四百餘人，胡民、魏民五萬户。壬申日，神武帝到鄴城朝見孝静皇帝。

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廪各有差。

四月，神武帝請求把倉庫的糧粟發給遷來鄴城的人，各户所得數量不等。

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九月甲寅日，神武帝因州、郡、縣的官吏大多違犯法令，請求派出使者慰問人民的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厙狄干等

天平三年正月甲子日，神武帝率領厙狄干等

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其刺史費也頭斛拔彌俄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户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凉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内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户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

一萬騎兵襲擊西魏的夏州。自己不燒火煮食，四日便到達夏州，捆縛長矛爲梯，夜晚進入夏州城，擒獲夏州刺史費也頭斛拔彌俄突，因而任用他。留下都督張瓊鎮守夏州，將居住夏州的部落五千户遷歸内地。西魏的靈州刺史曹泥與他的女婿凉州刺史劉豐派遣使臣來請求歸附。周文派兵包圍曹泥，引河水淹灌靈州城，城墻没有淹没的衹剩四尺高。神武帝命令阿至羅調發騎兵三萬人，直接度越靈州，繞出西魏軍的後面，俘獲馬五十匹，西魏軍纔退走。神武帝率領騎兵迎接曹泥、劉豐生，遷移他遺留下的五千户而返回，恢復曹泥的官爵。魏孝静帝詔令加賜神武帝九錫之禮，神武帝堅决辭讓纔作罷。

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

二月，神武帝命令阿至羅進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帝率領部衆配合他。六月甲午日，万俟普撥和他的兒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多人，率領部衆來投降。

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

八月丁亥日，神武帝請求統一斗尺標準，頒行於天下。

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

九月辛亥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謀反，署立百官，建年號爲平都，神武帝出兵討伐將他們平定。

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晋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十二月丁丑日，神武帝從晋陽西征，派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元暹、司徒高昂等人趨赴上洛，大都督竇泰從潼關進入。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

天平四年正月癸丑日，竇泰因軍隊失敗而自殺。神武帝的軍隊駐屯在蒲津，因河面冰薄不能奔赴救援，於是班師。高昂攻克上洛。

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晋、東雍、南汾、泰、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振給。

二月乙酉日，神武帝因并、肆、汾、建、晋、東雍、南汾、泰、陜九州發生霜凍和旱災，人民飢餓流散，請各地開糧倉賑濟供給災民。

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

六月壬申日，神武帝前往天池，獲得一枚瑞石，凸出的已成的文字是“六王三川”。

十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槖駝，

十月壬辰日，神武帝西征，從蒲津渡河，部衆二十萬人。北周文帝在沙苑列陣。神武帝以爲地方狹窄稍作退却，西魏軍隊鼓噪而進。神武帝的軍隊大亂，丢棄兵器鎧甲十八萬件，神武帝跨

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

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武官。

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并來赴救。大都督厙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

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宋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彦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彦亦棄城走。神武遂毁金墉而還。

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固讓乃止。

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宫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宴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别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内，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

上駱駝，等候船隻而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日，神武帝堅決請求解除丞相職位，魏孝静帝准許了神武帝的請求。

四月庚寅日，神武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壬辰日，返回晉陽，請求開放酒禁，并賑濟撫恤宿衛武官。

七月壬午日，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在金墉城包圍了西魏將領獨孤信，西魏皇帝及北周文帝都奔赴來救援。大都督厙狄干率領各將領爲先頭部隊，神武帝統領部衆相繼而進。

八月辛卯日，在河陰交戰，大敗西魏軍，俘獲西魏軍好幾萬人。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宋顯戰死。西魏軍隊失敗時，獨孤信先撤退入關，北周文帝留下他的都督長孫子彦守金墉城，長孫子彦便焚燒營壘而逃遁。神武帝派遣軍隊追趕逃敵到了崤山，因没能趕上而返回。當初，神武帝知道西魏軍隊來侵犯，便從晉陽率領部衆疾馳奔赴，到達孟津，還没有渡河，而軍隊已取得勝利。接着神武帝渡過黄河，長孫子彦也已放棄金墉城而逃走。神武帝便搗毁金墉城而返回。

十一月庚午日，神武帝到京師朝見孝静帝。十二月壬辰日，返回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日，魏孝静帝進升神武帝爲相國、録尚書事，神武帝堅決辭讓纔作罷。

十一月乙丑日，神武帝以新皇宫落成，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魏孝静帝與神武帝宴飲舉行射禮，神武帝走到階下道賀。又辭讓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的官爵，孝静帝下詔令不予允許。十二月戊戌日，神武帝返回晉陽。

興和二年十二月，阿至羅的别部派遣使臣來請求歸降，神武帝率領部衆去迎接他，出了武州塞，不見他來，便大舉打獵而返回。

興和三年五月，神武帝巡視北部疆境，派遣使臣與蠕蠕國通和。

興和四年五月辛巳日，神武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請求命令百官，每月當面陳述奏明所處理的政事；舉用出身微賤的人，接受勸諫擯棄邪惡官員，親自審理訴訟案件，褒獎勤政的官員，罷黜怠惰的官員；地方牧守官員有過錯，他屬下

辰，神武還晉陽。

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

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决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鋭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鬥，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横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農而還。

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

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

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

的官員次第相連受懲處；後宫之内的后妃，依次序爲皇上御幸；後園的鷹和犬，全部都棄逐出去。六月甲辰日，神武帝返回晉陽。

九月，神武帝西征，十月己亥日，在玉壁城包圍了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想要招引敵軍，西魏軍隊不敢出戰。

十一月癸未日，神武帝因遭遇大雪，士卒多被凍死，於是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日，北豫州刺史高慎占據虎牢叛變投向西魏。三月壬辰日，北周文帝率領部衆援助高慎，包圍河橋南城。戊申日，神武帝在芒山大敗北周文帝率領的軍隊，擒獲西魏督將以下四百多人，共計俘虜和斬殺的有六萬人。當時軍士有偷殺驢的人，按軍令應當處死，神武帝不殺他，打算到了并州判決。第二天，又與西魏軍交戰，偷殺驢的軍士投奔西魏軍，告訴了神武帝所在的地點，西魏軍出動全部精鋭軍來攻打。神武帝的部衆潰敗，神武帝的馬走失，赫連陽順下馬，把馬交給神武帝，他與蒼頭馮文洛扶神武帝上馬，一同行走。隨從的步騎兵衹有六七人。西魏追逐的騎兵趕到，親信都督尉興慶説："王離開吧，興慶腰邊有一百支箭，足以射殺一百人。"神武帝勉勵他説："事情成功，任用你爲懷州刺史；如果你戰死，就任用你的兒子。"尉興慶説："兒子小，希望任用我的兄長。"神武帝答應了他。尉興慶戰鬥，箭射完後戰死。西魏的太師賀拔勝帶領騎兵十三人追逐神武帝，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中二人。賀拔勝的長矛將要刺中神武帝，段孝先横向射出箭把賀拔勝的馬射死，神武帝纔脱逃。豫、洛二州平定，神武帝派遣劉豐追逐逃奔的敵人以掠取土地，到恒農後返回。

七月，神武帝給北周文帝寫了書信，以殺死孝武帝的罪行責備他。

八月辛未日，魏孝静帝任命神武帝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所任其他官職與以前一樣，神武帝堅决辭讓纔作罷。這個月，神武帝命令在肆州北山築城，西起馬陵戍，東到土隥，四十日完工。

十二月己卯日，神武帝到京師朝見魏孝静

辰，還晉陽。

帝，庚辰日，返回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還晉陽。

武定二年三月癸巳日，神武帝巡行冀、定二州，因而到京師朝見魏孝静帝。因冬春發生大旱災，神武帝請求免除拖欠的租税，賑濟窮困貧乏的人，赦免死罪以下的囚徒。又請求給各位老人授予不同等級的榮譽職銜。四月丙辰日，神武帝返回晉陽。

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户，分配諸州。

十一月，神武帝討伐山胡，將山胡打敗并平定，俘獲山胡一萬多户，把他們分配到各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冑、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并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宫，以處配口。

武定三年正月甲午日，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冑、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人圖謀殺害神武帝，乘十五日的晚上舉行打竹簇的游戲，身藏利刃進入。他們的黨徒薛季孝來告密，尒朱文暢等人都被誅殺。丁未日，神武帝請求在并州設置晉陽宫，以安置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

三月乙未日，神武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丙午日，返回晉陽。

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閏月，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

十月丁卯日，神武帝上奏説，幽、安、定三州的北面連接奚、蠕蠕的疆境，請求在險要的地方修建城戍以防備奚和蠕蠕。神武帝親臨察看各城戍，城戍無不嚴實堅固。閏十月，乙未日，神武帝請求解除芒山俘虜的桎梏，把民間的寡婦給他們作配偶。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黄黑蟻陣鬥。占者以爲黄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黄蟻盡死。

武定四年八月癸巳日，神武帝將要西征，從鄴城會集軍隊開拔到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説："不可以，這個八月西方爲尊，以死氣去對抗生氣，爲客的一方不利，爲主人的一方就有利。軍隊如果真的出動，會使大將受傷害。"神武帝不聽從。自從東西魏交戰以來，鄴城每次都會先有黄螞蟻同黑螞蟻各結陣而相鬥。占驗的人以爲黄色是東魏軍衣的顔色，黑色是西魏軍衣的顔色，民間以兩種顔色的螞蟻相鬥來占驗勝負。這時黄螞蟻全都鬥死。

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盗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虚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

九月，神武帝的軍隊包圍玉壁城向西魏軍挑戰，西魏軍不敢應戰。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衛玉壁城。城中舉出鐵製面具，神武帝讓元盗射鐵面，每次都射中鐵面的眼睛。神武帝用李業興的孤虚術，聚集軍隊到城北，城北，是天險。於

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并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

是築造土山，開鑿十條通道，又在東面開鑿二十一條通道，用以攻城。城中没有飲用水，在汾河汲取飲用水，神武帝派人把汾河改道，一夜便完工。韋孝寬争奪占據了土山。軍隊駐扎五十日，城没有攻下，死亡的有七萬人，尸體堆聚成一個冢墓。有隕星墜落到神武帝的兵營，所有的驢子一齊鳴叫，士卒都十分恐懼。神武帝染上疾病。

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晋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十二月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十一月庚子日，神武帝因疾病而班師。庚戌日，派遣太原公高洋鎮守鄴城。辛亥日，神武帝徵召世子高澄來晋陽。有凶惡的鳥聚集在亭院的樹上，世子讓斛律光把惡鳥射死。十二月己卯日，神武帝因出征無功，上奏請求解除都督中外諸軍事的職務，魏孝静帝以褒獎的詔書准許了他的請求。這時，西魏的人説神武帝被弩矢射中，神武帝聽到這個消息，便勉强坐着接見各位貴臣。神武帝讓斛律金唱敕勒歌，自己與他相唱和，悲哀傷感而流淚。

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侯景向來都輕視世子，他曾經對司馬子如説："王還在世，我不敢有越軌的圖謀；王若不在世，我不能與這鮮卑小兒共事。"司馬子如掩住他的口。到這時，世子爲神武帝寫書信，徵召侯景。侯景先前與神武帝約定，得到書信，書信背面有小點，便來。書信送到，没有小點，侯景便不來。侯景又聽説神武帝有疾病，於是掌握自己的軍隊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神武帝對世子説："我雖然有疾病，你面上更有許多憂愁，爲什麼呢?"世子没有回答。神武帝又問道："難道不是憂慮侯景叛變嗎?"世子説："是的。"神武帝説："侯景專制河南已有十四年了，常常有飛揚跋扈的心意，衹有我能驅使他，他豈能受你駕御。現在四方還没有平定，我死後不要急忙舉行哀悼儀式。庫狄干是鮮卑的老人，斛律金是敕勒的老人，他們的性格都是剛强正直，終不會違背你。可朱渾道元、劉豐生從遠處來投奔我，一定没有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而没有罪過，潘相樂本是行道的人，内心平和寬厚，你們兄弟當會得到他的幫助。韓軌稍有迂愚，你應當寬容他。彭樂的心思難於得知，應該防備和監視他。少有能對抗侯景的，衹有慕容紹宗一人可以，我故意不重任

他，把他留給你，你應該厚加特殊的禮遇，把謀劃軍政大事的重任交給他。”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邪？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晋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武定五年正月初一，日食。神武帝説：“日食難道是爲我嗎？死又有什麼遺恨。”丙午日，向魏孝静帝陳奏。這一天，神武帝在晋陽逝世，當時五十二歲。隱秘消息不舉行哀悼。六月壬午日，魏孝静帝在東堂爲神武帝舉行哀悼三天，皇帝下令用緦衰喪服，并下詔令喪禮依照漢朝大將軍霍光、東平王劉蒼的先例，贈予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黄屋左纛、前後羽葆和鼓吹、輕車甲士、兼備九錫殊禮，謚號爲獻武王。八月甲申日，安葬於鄴城西北漳水西面，魏孝静帝親自送葬到紫陌。天保初年，追尊爲獻武帝，廟號爲太祖，陵墓名爲義平。天統元年，改謚號爲神武皇帝，廟號爲高祖。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虚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并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神武帝的性情深沉静默高傲而嚴肅，終日都很莊重，人們不能測度他，當運用機智權變之時，他能變化如神。至於軍國的大政方略，他能抒展自己的心計，武將文吏，少有人能預測他的意圖。他指揮駕馭軍隊，法令嚴肅，臨敵交戰能告捷制勝，他的策略變化無窮。他審理裁決訴訟案件能明察，不可欺騙冒犯，能知人好士，保全護衛勳貴舊臣。性格縝密周到，每當要發布文告教令時，常常反復盡心探討，闡明切實的意旨，不崇尚文詞浮華艷麗。提拔人授任官職，本意在於獲得人才，如果一個人能勝任職事，甚至可以在僕役中提拔出來，有虚名而無實際才幹的人，很少有被任用的。將領們出征，奉行神武帝謀劃的，無不告捷得勝，違背或不顧神武帝指示、謀劃的，大多招致奔毁敗亡。素來都崇尚節儉樸素，所用的刀、劍、馬鞍、馬絡頭等物没有加金玉的裝飾。年少時能豪飲，自從他承當重任之後，飲酒不超過三爵。在家居住時就像在官府中一樣。仁慈寬恕愛護士人。當初范陽人盧景裕以通曉經義著稱，魯郡人韓毅以工於書法而顯名，後來他們都以謀叛被擒，又都承蒙神武帝的恩惠被安置在宅第，給兒子們教授學業。神武帝的文武之士，有好多都是爲自己所事奉的主子盡忠

節，被神武帝俘獲而不給予判罪的，所以遠近的人都向往神武帝，都想爲神武帝效力。以至於與南方的梁國和好，懷柔北方的蠕蠕，吐谷渾、阿至羅都被招撫而歸附，獲得他們的力量和作用，神武帝的規劃謀略真是宏遠。

世宗文襄帝高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嘆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俊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

世宗文襄皇帝名澄，字子惠，是神武帝的長子。母親叫婁太后。出生之後就很聰慧，神武帝爲之稱奇。魏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的世子。到杜詢那裏學習，聰明過人，杜詢很是嘆服。中興二年，加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的官職，娶魏孝靜帝的妹妹馮翊長公主爲妻。當時十二歲，神態英俊豪放，就好像是成年人一樣。神武帝以時事政務成功與失敗的問題考問他，他的辨析没有不切合事理的。從此之後軍國大政的籌劃謀略他都參預。

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

天平元年，加授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的官職。中興三年，進朝廷輔佐朝政，加授領左右、京畿大都督的官職。當時的人雖聽説他有器度有見識，但還是以少年看待他，然而他謀略嚴密明晰，政事没有遲疑不决的，於是朝野的人士都受震動而肅敬。

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娱適。

元象元年，任吏部尚書。魏朝自從崔亮以後，選拔人才常常以年資勞績優先爲制度。文襄帝便改正了以前的體制，選拔起用官員衹在於求得德才兼備的人才。又精簡了尚書郎，精選人品門第都好的人去充任。以致有才識名望的士人，都被推薦起用。假使有没能任爲顯要職位的士人，他都招致到門下，作爲賓客。每當山園游宴之時，一定被招致携帶同行，或執射或賦詩，各人盡其所長，以此作爲歡樂和適意。

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絶。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

興和二年，加授大將軍的官職，兼中書監，仍舊任吏部尚書。自從正光年以後，天下多事，在任的百官，廉潔的少。文襄帝於是奏請任命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舉彈劾權貴豪强，没有任何放縱寬免，於是風俗更新，徇私枉法的門路斷絶。又在街道上張榜告示，詳細陳述治理國家的政治方略，繼續開放直言規諫之路，凡有議論時事上書苦言懇切的，都給予優待。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帝西征，生病，班師而回。文襄帝疾馳奔赴軍隊營地，侍衛神武帝返回晉陽。

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

武定五年正月丙午日，神武帝逝世，隱秘而不舉哀。辛亥日，司徒侯景占據河南地方反叛，潁州刺史司馬世雲據潁州城響應侯景。侯景誘騙而拘執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人。朝廷派遣司空韓軌率領軍隊征討侯景。四月壬申日，文襄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六月己巳日，韓軌等人從潁州班師而回。丁丑日，文襄帝返回晉陽，於是舉辦喪事，告諭文武官員，陳述神武帝的遺志。

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

七月戊戌日，魏孝静帝下詔令任命文襄帝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帝啓奏辭去職位，希望停止勃海王的爵號。壬寅日，魏孝静帝命令太原公高洋代理軍國大政，派遣宫中使臣去勉勵和曉諭。

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减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

八月戊辰日，文襄帝啓奏申明神武帝的遺令，請求减少所封的土地，把减少的封地以不同的數額分封給各位督將。辛未日，文襄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堅决辭去丞相職位。魏孝静帝下詔説："你既是朝野上下所依靠的人，是國家安危的依托，不得讓你實現守喪期滿的願望，需要你在守喪期内出仕任職。可恢復以前任命的大將軍職位，其他的職位像過去一樣。"壬辰日，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朝來降的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元宣洪、華山王元大器、濟北王元徽等人圖謀殺害文襄帝，事情發覺都被誅殺。

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勛灼然未蒙齒録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宅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并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殊功異效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

九月己亥日，文襄帝請求對過去功勛卓著而没有被録用的人，全部都請給予表彰和獎賞；朝士中以名望品行著稱的人，或者以年老、疾病、任職届滿而辭去官職的人，可依准他本來的官位品級，授任州郡地方官職，不能就位任職的，准許庇蔭他們的子孫；自從天平元年以來，遭遇事情而失去官職的，准許恢復他們本來的職位。豪强權貴之家，不得私占私侵山澤。凡是第宅、車服、婚姻、送葬等奢侈僭冒没有節制的，都强令禁絶。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特殊功勛和卓異

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晋陽。

奉獻的，他們的子弟年齡在十歲以上的，請求准許他們依次出任官職。凡是兵士從征，身死於戰陣沙場的，免除他們家庭的租税。如果有懷才避世之人，用禮節招致他們，依照他們的才能次第授予官職。罷除土木建造的官員。在朝的百官，懈怠懶惰不勤政，以致政事有所荒廢的，免除他們所任的官職。如果是清廉幹練能取得好的政績，分明可知的，就應該越級提升，不拘守常規。辛丑日，文襄帝返回晋陽。

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鄴。

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日，文襄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

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不答書。侯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詿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極刑，文襄并請减降。於是斬長宣，其餘并從寬宥。

二月己卯日，梁朝派遣使臣來慰問文襄帝，并請求互相通和。文襄帝應允了通和而不給予回信。侯景叛變時，南兗州刺史石長宣大加策應，各州的刺史、守、令、佐史大多被他牽連。侯景失敗後，全都被擒獲，尚書都將他們判以極刑，文襄帝全都請求减輕降低他們的刑罰。於是斬殺了石長宣，其餘的人都給予寬免。

三月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并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晋陽。於路遺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

三月戊申日，文襄帝請求命令朝廷臣屬及地方牧、守、令、長，各薦舉賢良之士，及驍勇有膽略能够勝任守衛邊城的人，着重在於獲得人才，不拘泥於他們原來的出身及職業。凡是職事官六品、散官五品以上的官員，爲朝廷所熟知的，不在薦舉的範圍之内。凡是職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的官員，兼及州、郡、縣雜户白身之人，不限他們是在職爲官、或已解除官職的，都任由薦舉，依據他們的才能提升任用。辛亥日，文襄帝南行巡視到達黎陽，從虎牢渡河，經過洛陽，從太行山返回晋陽。在路途上給朝士們寫信，來進行告誡和勉勵。於是朝野上下都蒙受了他的教化，無不振奮肅慎。六月，文襄帝巡視北邊城戍，給予不同數額的賑濟和賞賜。

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晋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

七月乙卯日，文襄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八月庚寅日，返回晋陽。派遣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到潁川討伐王思政。在此之前，文襄帝派遣行臺尚書辛術率領各將帥奪取江淮以北的土地，到這時，共奪取了二十三個州。

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

武定七年四月甲辰日，魏孝静帝進升文襄帝

國，封齊王，緑綟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户，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大行臺并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

的職位爲相國，封爲齊王，緑綟綬帶；參拜皇帝時不稱名，入朝時不趨赴，帶劍着履上殿；食邑有冀州的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的河間等五郡，食邑有十五萬户，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大行臺等所任職位都如同過去一樣。丁未日，文襄帝入朝，堅決辭讓特殊的禮遇，魏孝静帝不予允許。

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丙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

五月戊寅日，文襄帝率領軍隊從鄴城奔赴潁川。六月丙申日攻克潁川，擒獲西魏大將軍王思政，因爲他忠於所事奉的西魏皇帝，釋放并款待他。

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

七月，文襄帝到鄴城朝見魏孝静帝，請求魏孝静帝立皇太子，再一次辭讓爵位及特殊的禮遇，魏孝静帝不予答覆。

八月辛卯，遇盗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床下。賊黨至，去床，因見弒，時年二十九。秘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輼輬車、黄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

八月辛卯日，文襄帝遭遇盗殺而逝世。起初，梁朝將領蘭欽的兒子蘭京被俘，文襄帝將他發配充厨役，蘭欽請求贖出蘭京，文襄帝不允許。蘭京再次請求，文襄帝讓監厨蒼頭薛豐洛杖打蘭京説："再請求，就殺死你。"蘭京同他的黨徒六個人圖謀作亂。當時文襄帝將要接受魏孝静帝的禪讓，他讓身邊的人退避，同陳元康、崔季舒在北城東柏堂謀事。太史啓奏説宰輔星座十分微弱，事變不出一個月。當時蘭京將要送進飲食，文襄帝讓他退下，對人説："昨晚我夢見這奴役砍我。"又説："趕快殺死他。"蘭京聽到後，把刀放在盤下，假説送進飲食。文襄帝看見他，發怒説："我没有要飲食，爲什麽急着進來?"蘭京揮刀説："要殺你!"文襄帝自己往下跳，足受傷，躲進床下。賊黨來到，揭去床，因而被弒殺，當時二十九歲。隱秘不舉喪。次年正月辛酉日，魏孝静帝在太極東堂舉行哀悼，下詔令賜贈物品八萬段，喪事依照漢朝大將軍霍光、東平王劉蒼的舊例，贈假黄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輼輬車、黄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甲士、備九錫之禮，謚號爲文襄王。二月甲申日，安葬在義平陵的北面。天保初年，追尊稱爲文襄皇帝，廟號爲世宗，陵墓稱爲峻成。

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謔之

文襄帝姿態顔容美好，善於言談説笑，在談

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墻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諧談笑之時，從容高雅。性情聰明警悟，多謀略，在朝廷當丞相，處理決斷政事如流水般的順暢。愛士人好賢者，以禮待人，有神武帝的風度。然而他少壯而氣猛，嚴刑峻法，高慎叛變投向西魏，侯景反叛投向南朝，非但是他們本心凶狠暴戾，兼之也有懼怕文襄帝的威勢及謀略的原因。文襄帝的情欲奢侈過度，往往違反制度。他曾經在皇宮西邊建造宅第，墻院高廣，廳堂宏壯，僅次於太極殿，神武帝入朝，責備他，纔停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晋部，大號冀方，屢戰而剪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

論曰：從前北魏失去駕馭，中原動蕩離析，北齊神武帝便從晋州而起，大發號令於中原，屢戰而剪除凶殘的徒黨，一舉而肅清京洛，尊奉主上匡救國家，功勞普濟天下。不久魏武帝設法躲避權貴的威逼，北魏的國運既已喪盡，正足以加速關中與河洛、西魏與東魏的分裂。

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奸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文襄帝身當霸政，聲威和謀略昭著，境內鏟除奸邪叛逆勢力，境外開拓淮夷疆土，擯除斥退貪殘官吏，關懷愛護民衆。然而他的心意在於嚴刑峻法，以苛急猛厲駕馭臣下，比起前代帝王的德教，有所不同。然而天意人心，喜好生存厭惡殺戮，雖然吉凶的報應，不是都能迅即表現出來，但總而言之，積累善行的人一定會多有吉慶。然而文襄帝的禍患產生於疏忽，大概是有原由的吧。

北史卷七

本紀第七

齊本紀(中)

顯祖文宣帝高洋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産，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晋陽，一名晋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

顯祖文宣皇帝名洋，字子進，神武帝的第二個兒子，是文襄帝的同母弟。武明太后當初懷上文宣帝時，每夜都有赤光照耀居室内，太后私下覺得奇怪。到生産之後，給他取名爲侯尼于。鮮卑語是有貴相的兒子的意思。因爲出生在晋陽，又名爲晋陽樂。當時神武帝家徒四壁，太后與姻親相談論時，共同爲飢寒而憂慮。文宣帝出生纔幾個月，還不能説話，忽然説："得活。"太后和身邊的人大爲吃驚，不敢説話。

及長，黑色，大頰兑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晋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禄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

到長大時，膚色黑，臉面寬大下巴尖，身上有鱗紋、雙重踝骨，外觀謹慎穩重，不好戲弄，深沉而有宏大的氣度。晋陽有一位僧人，忽然愚蠢忽然又明智，當時的人不能測度他，稱呼他爲阿秃師。太后把兒子們給他看相，一一詢問各兒子將來的禄位。到了看文宣帝時，他再三舉起手指着天而已，口中不説一句話，看見的人都覺得怪異。神武帝曾經讓兒子們隨從，走過鳳陽門，有龍顯現在上面，祇有神武帝和文宣帝兩人看見。

内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僞攻之，文襄等怖

文宣帝資質雖聰明敏慧，而相貌却好像不足，文襄帝每每嘲笑他説："這個人也能富貴，看相之法又從哪裏可以解釋呢。"神武帝因文宣帝相貌醜陋，神采也不很顯揚，曾經以時事問題考問他，文宣帝稍有辨析，如果他談論一件事情，一定能得事情的本質。神武帝又曾命令兒子們，要他們各自條理亂絲，惟獨文宣帝抽刀斬亂絲，説："亂的就必須斬。"神武帝以爲他做得

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琡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

對。又給各位兒子配備軍隊從四面奔出，而讓彭樂率領披甲騎兵假裝攻擊他們，文襄帝等人驚恐而屈服，文宣帝却指揮部衆與彭樂格鬥，彭樂脱下頭盔説明内情，文宣帝還是擒拿了彭樂獻給神武帝。從此神武帝對他稱奇，對長史薛琡説："這兒的意識超過我。"薛琡私下也對他稱奇。年幼時，拜范陽人盧景裕爲師，他内心的識解能力超過别人，自己却不曾有過表露，盧景裕不能測度他。天平二年，封爲太原郡公，接連升遷到尚書左僕射。後來隨從文襄帝巡行，經過遼陽山，獨自看見天門洞開，其餘的人没有人能看得見。

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秘凶事，衆情疑駭。帝雖内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

武定五年，神武帝逝世，仍然隱秘喪事，群衆情緒疑慮驚恐。文宣帝雖然内心遭受極大的痛苦，但外表如同平常一樣，民心很是安定。魏孝静帝任命文宣帝爲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

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内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群賊而漆其首，秘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内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内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群情始服。

武定七年八月，文襄帝遭受賊殺，文宣帝在城東雙堂，因事情倉促發生，朝廷内外震驚恐懼。文宣帝神色不變，指揮部署，親自斬殺宰割群賊并將他們的首級塗上漆，隱秘不舉辦喪事。從容地説，是奴僕造反，大將軍受傷，没有多大的痛苦。當時朝廷内外，無不爲之驚異。於是勸告魏朝立皇太子，因此大赦罪人。文宣帝便奔赴晉陽總領政務。他内心雖然明察，外表好像不明瞭，老臣宿將都輕視文宣帝。於是文宣帝推誠心接待下民，致力於講求寬厚，事情有不便利實行的都予以免除減省，群情纔開始順服。

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户。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户。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拜賀曰："王上加點爲主，當進也。"

武定八年正月辛酉日，魏孝静帝在東堂爲文襄帝舉行哀悼。戊辰日，詔令進升文宣帝的職位爲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户。三月庚申日，又進封爲齊王，食邑爲冀州的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的河間等五郡，食邑共有十萬户。文宣帝自從居住到晉陽以後，寢室裏每夜有光耀如同白晝。既已立爲齊王，夢見有人用筆點自己的額頭。第二天，把這事告訴館客王曇哲，説："我大概要被黜退了吧?"王曇哲拜賀説："王字上面加點即爲主字，是要進升了。"

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

五月辛亥日，文宣帝前往鄴城。光州捕獲九

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册，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户，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丙辰，魏帝遜位别宫，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册禪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僚勸進。

尾狐來進獻。甲寅日，魏孝静帝派遣兼太尉彭城王元韶、司空潘相樂奉敕册，進升文宣帝的職位爲相國，總領政務，以冀州的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的河間、高陽、章武、定州的中山、常州、博陵十郡爲食邑，食邑共二十萬户，加九錫殊禮，齊王的封號和以前一樣。丙辰日，魏孝静帝退位居住在别宫，又派遣兼太尉彭城王元韶、兼司空敬顯儁奉敕册禪讓帝位，致送璽書給文宣帝，并奉進皇帝的璽綬，禪讓、接替帝位的禮儀，完全依照唐堯、虞舜、漢獻帝、魏文帝的舊例。文宣帝一再上奏堅决推辭，魏孝静帝下詔令不予允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領百官勸文宣帝登帝位。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宫，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絶禄，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皇祖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

天保元年夏季五月戊午日，皇帝在南郊即位，登上壇臺，燒柴告祭上天。這一天，鄴城捕獲赤雀，到南郊來進獻。登基告祭的禮儀完畢後返回皇宫，居於太極前殿，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天保元年。朝廷百官進升兩級，六州沿邊境有官職的人進升三級。自從魏孝莊帝以後，朝廷百官就斷絶了俸禄，到這時又發給他們俸禄。己未日，詔令封魏孝静帝爲中山王。追尊皇帝的祖父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已故皇祖母爲文穆皇后，皇帝已故的父親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帝的兄長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命令主事官員議定皇家宗廟祖宗牌位次序之後報告皇帝。辛酉日，尊稱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日，將魏朝時期所給予的封爵作不同等次的黜降；凡是在信都轉從正義，以及爲這雄據一方的朝廷盡力的人，還有從西魏來投奔的人，兼及武定六年以來從南朝來投奔歸化的人，都不在黜降的範圍之内。辛未日，派遣大使到四方觀察各地風俗，慰問人民的疾苦。甲戌日，把祖宗神主牌位遷移到太廟裏。

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爲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

六月辛巳日，皇帝命令改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食邑一百户，以供奉孔子的祭祀，并下令給魯郡，要按時修理孔廟的廟宇。又下詔令説：吉凶禮儀車服制度，分别規定等級差次，訂立條款，以使儉樸而適中。分别派遣使者到岱、霍、華、恒、太室五岳及江、河、淮、濟四瀆致祭，堯帝祠、舜帝廟以下及孔子、老子等，在祀

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并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

典上有記載的祠廟，都給予祭祀，不要有所遺漏。又下詔令説：冀州的勃海、長樂二郡，是先帝開始受封的國邑，義旗初起的地方；并州的太原、青州的齊郡，是我雄據一方的朝廷所在地，是王家大命的根基。君子有成就時，貴在不忘本，齊郡、勃海郡，都可給予免除一年的賦税，長樂郡免除二年的租税，太原郡免除三年的租税。

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并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殂，或隕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彦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爲武興王，兼武衛將軍高子瑗爲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爲襄樂王，前太子庶子高叡爲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爲脩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厙狄干爲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爲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爲安定王，殷州刺史韓軌爲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司徒公彭樂爲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澈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厙狄干爲太宰，司徒彭

壬午日，詔令説，已故太傅孫騰、已故太保尉景、已故大司馬婁昭、已故司徒高敖曹、已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已故領軍万俟干、已故定州刺史段榮、已故御史中尉劉貴、已故御史中尉竇泰、已故殷州刺史劉豐、已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人，都曾輔助先帝，襄助治理皇室基業，有的不幸早死，有的爲王業而效命身死，可派遣使者到他們墓前致祭，并關懷慰問他們的妻子和子女。又下詔令，給皇家宗室封予爵位，封太尉高岳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彦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爲武興王，兼武衛將軍高子瑗爲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爲襄樂王，前太子庶子高叡爲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爲脩城王。又下詔令，給功臣封予爵位，封太師厙狄干爲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爲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爲安定王，殷州刺史韓軌爲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司徒公彭樂爲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日，皇帝命令給各位弟弟封予爵位，封青州刺史高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高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高澈爲彭城王，儀同三司高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高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高淯爲襄城王，儀同三司高湛爲長廣王，高湝爲任城王，高湜爲高陽王，高濟爲博陵王，高凝爲新平王，高潤爲馮翊王，高洽爲漢陽王。丁亥日，皇帝命令立王子高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日，詔令任命太師厙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己亥日，因皇太子初入東宫，赦免京畿内及并州死罪以下的囚徒，給其餘各州死罪以下

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宫，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

的囚徒減刑。

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封文襄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爲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改御史中尉還爲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内後園，以供七日宴賜。

秋季七月辛亥日，尊稱文襄帝的妃子元氏爲文襄皇后，她所居住的宫稱爲静德宫。又封文襄帝的兒子高孝琬爲河間王，高孝瑜爲河南王。乙卯日，任命尚書令、平原王高隆之爲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高淹爲尚書令，將御史中尉又改爲御史中丞。皇帝命令將魏朝皇帝府庫中所有的珍奇雜綵平常所不給予人的，全部送入後園，以供給七日饗宴時的賞賜。

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虚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説，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群官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

八月，皇帝命令各郡國修建學校，廣泛延請有才智的士人，篤實繼承儒家的風尚。國子學生，也依舊選取補充。以前文襄皇帝所運來的蔡邕石經五十二塊，移置到學館，按次序竪立起來。又下詔令徵求敢於直言正諫的士人，破格優待他們；命令管理民衆的官員，廣泛勸導農桑本業。庚寅日，詔令説："我以空虚淺薄之身，繼承光大先帝創建的王業，思考襄贊顯揚先帝宏大業績的辦法，使這業績傳播於萬世。雖然史官執筆記載，有聞必録不會有遺失，但還是懼怕先帝所發表的言論，被遺漏了精美的内容，或者當時不曾載録。在位的王公、大小文武官員，下及庶民，以至僧徒，有的親自接受過先帝的言辭旨意，有的接受過傳説，凡是可以載入文籍的，全都要加以條理封緘奏上。"甲午日，詔令説："北魏時期議定的《麟趾格》，已經成爲通制，官府施用後，仍然有不十分完善的地方。群臣百官可重新討論新的法令。在新令未成之時，仍依舊的條例施行。"

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幸晋陽。是日，皇太子入居凉風堂，監國。

九月癸丑日，任命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的爵號如同過去一樣。丁卯日，皇帝命令任命梁朝的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日，文宣帝來到晋陽。這一天，皇太子入居凉風堂，代理國政。

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内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機密。

冬季十月己卯日，文宣帝備帝王法駕，乘金輅車，進入晉陽宫，到内殿朝見皇太后。辛巳日，特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監獄的囚徒。乙酉日，任命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右僕射。壬辰日，罷除相國府，保留騎兵、外兵曹，各立爲一省，各自掌管機密。

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陜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丙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嘆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十一月，北周文帝率領軍隊到達陜城，分派騎兵北度到達建州。甲寅日，梁朝湘東王蕭繹派遣使臣來朝貢。丙寅日，文宣帝親自率軍出征屯駐於城東，北周文帝看見軍容嚴整士氣旺盛，感嘆説："高歡不會死了！"於是班師。

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

十二月辛丑日，文宣帝從晉陽返回。

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黄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内附。西魏文帝崩。

天保二年春季正月丁未日，梁朝湘東王蕭繹派遣使臣來朝貢。辛亥日，在圓丘祭祀，以神武皇帝配祭。癸亥日，文宣帝親耕籍田。乙丑日，享祭太廟。二月壬辰日，太尉彭樂謀反，被誅殺。三月丙午日，襄城王高淯逝世。己未日，詔令梁朝承制湘東王蕭繹爲梁使持節、假黄鉞、相國，建造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王。庚申日，司空司馬子如因事犯罪免去官職。這個月，梁朝的交、梁、義、新四州的刺史，各以所管轄的地方來歸附。西魏文帝逝世。

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

夏季四月壬辰日，梁王蕭繹派遣使臣來朝貢。六月庚午日，任命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

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爲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爲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爲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户。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

秋季七月己卯日，將顯陽殿回改爲昭陽殿。辛卯日，改稱殷州爲趙州以避太子的名諱。這個月，侯景廢黜了梁朝的簡文帝，立蕭棟爲帝。九月壬申日，放免各伎作、屯、牧、各種各色的役隸之人轉爲白户。癸巳日，文宣帝巡行到趙、定二州，因而到達晉陽。

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僞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冬季十月戊申日，建造宣光、建始、嘉福、仁壽各殿。庚申日，蕭繹派遣使臣來朝貢。丁卯日，將文襄皇帝的神主牌位送進太廟。十一月，侯景廢黜梁帝蕭棟，在建業冒僭即僞政權的帝位，自稱爲漢。十二月，中山王逝世。

是歲，蠕蠕、室韋、高麗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蠕蠕、室韋、高麗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東爲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并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

天保三年春季正月丙申日，文宣帝到代郡親征庫莫奚，大敗庫莫奚，將其民衆發配到山東爲百姓。二月，蠕蠕國國主阿那瓌被突厥打敗，阿那瓌自殺。他的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的堂弟登注俟利、登注的兒子庫提都率領部衆來投奔。蠕蠕國的餘衆立登注的次子鐵伐爲國主。辛丑日，契丹派遣使臣來朝貢。三月戊子日，皇帝命令清河王高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率領軍隊南征。癸巳日，皇帝命令進升梁王蕭繹爲梁國國主。

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晋陽。

夏季四月壬申日，東南道行臺辛術到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日，任命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日，清河王高岳等人班師。乙卯日，文宣帝到晋陽。

冬十月乙未，次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晋陽。

冬季十月乙未日，文宣帝留駐黄櫨嶺。繼續築造長城，北面到達社于戍，四百多里，建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日，梁朝皇帝蕭繹在江陵即位，即梁元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十二月壬子日，文宣帝返回皇宮。戊午日，文宣帝到晋陽。

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這一年，是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

天保四年春季正月丙子日，山胡包圍離石戍，文宣帝親自率軍征討。軍隊還没有到離石戍而山胡已逃走，文宣帝因而巡視三堆戍，大舉狩獵後返回。戊寅日，庫莫奚派遣使臣來朝貢。自從魏朝末年使用永安錢，又有了幾個品種，都輕而粗濫，己丑日，鑄造新錢，錢上的文字爲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國鐵伐的父親登注和他的兒子庫提返回北方。鐵伐不久被契丹人殺死，國人又立登注爲國主，又被蠕蠕國的大人阿富提等人殺害，國人又立庫提爲國主。

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

夏季四月，文宣帝返回皇宮。戊午日，西南方發出大的響聲如同雷鳴一般。五月庚午日，文宣帝在林慮山圍獵禽獸。戊子日，返回皇宮。六月甲辰日，章武王庫狄干逝世。

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塹。甲辰，帝步踰山嶺，

秋季，文宣帝北巡冀、定、幽、安等州，繼續北伐契丹。冬季十月丁酉日，文宣帝到達平州，於是從西路趨赴長塹。甲辰日，文宣帝步行

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

逾越山嶺，走在士卒之前，指揮士卒奮擊，大敗契丹軍。這一次出行，文宣帝露頭袒身，晝夜不休息，行進一千多里，衹食肉飲水，氣色更加振奮。丁巳日，文宣帝登上碣石山，身臨滄海。十一月己未日，文宣帝從平州返回，便前往晉陽。閏十一月壬寅日，梁朝派使臣來聘問通好。

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蠕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十二月己未日，突厥再次進攻蠕蠕，蠕蠕全國都來投奔。癸亥日，文宣帝北征突厥，迎接蠕蠕。於是廢黜蠕蠕國主庫提，立阿那瓌的兒子菴羅辰爲國主，把他們安置在馬邑川。追擊突厥到朔方，突厥請求投降，准許突厥投降後便回師。從此之後突厥的進貢不斷。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代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天保五年春季正月癸丑日，文宣帝征討山胡，大敗山胡，山胡男子十二歲以上的都被斬殺，女子及幼弱的人被賞給軍士，於是平定了石樓。石樓十分險要，是從魏代以來所不能到達的地方。於是遠近各地的山胡，無不恐懼屈服。這一戰役，有一名都督戰鬥受傷，他的什長路暉禮不去相救，文宣帝命令挖出路暉禮的五臟，讓九個人分食，肉及污穢惡臭的東西全都吃完。從此之後文宣帝便開始施行威虐。這個月，北周文帝廢黜西魏皇帝而立齊王元廓，即恭帝。

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爲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

三月，蠕蠕菴羅辰反叛，文宣帝親征大敗菴羅辰，菴羅辰父子向北逃遁。太保賀拔仁因怠慢而犯罪，拔去他的頭髮，免去官職，降爲庶民，讓他背炭輸送到晉陽宮。

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黄瓜堆。蠕蠕别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并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

夏季四月，蠕蠕侵擾肆州。丁巳日，文宣帝從晉陽出兵征討蠕蠕，到達恒州。當時蠕蠕騎兵已散走，大軍已返回，文宣帝率領部下二千多騎兵殿後，晚上駐宿在黄瓜堆。蠕蠕的另一部有好幾萬騎兵，持鞍而急速前進，從四面包圍進逼，文宣帝安睡，黎明時纔起來，神色自如，指點規劃軍隊陣形，衝潰包圍而出。蠕蠕軍退走，文宣帝的軍隊追擊，蠕蠕軍倒在地上的尸體綿延二十里，擒獲菴羅辰的妻子兒女及奴婢三萬多人。五月丁亥日，地豆干、契丹都派遣使臣來朝貢。丁未日，北征蠕蠕，又大敗蠕蠕。六月，蠕蠕遠遁。

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

秋季七月戊子日，肅慎派遣使臣來朝貢。壬

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以安德王韓軌爲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爲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爲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爲録尚書事，以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行幸晋陽。辛巳，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爲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晋陽。

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業，推其晋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爲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横。丙申，車駕至自晋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决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

夏五月，蕭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厙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

辰日，給罪人減刑。庚戌日，文宣帝從北伐征程返回。八月庚午日，任命司州牧、清河王高岳爲太保，任命安德王韓軌爲大司馬，任命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大將軍，任命司空尉粲爲司徒，任命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爲司空，任命尚書令、平陽王高淹爲録尚書事，任命常山王高演爲尚書令，任命上黨王高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日，文宣帝巡行到晋陽。辛巳日，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逝世。封冀州刺史段韶爲平原王。這個月，詔令常山王高演、上黨王高渙、清河王高岳、平原王段韶率領軍隊到洛陽西南築造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等四鎮。九月，文宣帝親自來到，想招致西魏軍隊。西魏軍隊不出戰，文宣帝於是前往晋陽。

冬季十月，西魏軍隊攻陷江陵，殺死梁元帝。梁朝將領王僧辯在建業，推舉梁朝的晋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設置百官。十二月庚申日，文宣帝巡視北方，到達達速嶺，親自游覽山川險要，打算築造長城。

這一年，是西魏恭帝元年。

天保六年春季正月壬寅日，清河王高岳渡過長江，攻克夏首。梁朝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求投降。皇帝命令任命梁朝貞陽侯蕭明爲梁朝國主，派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高渙送蕭明到江南。二月甲子日，任命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丙戌日，上黨王高渙攻克東關，斬殺梁朝將領裴之横。丙申日，文宣帝從晋陽返回。封文襄帝的兩個兒子，高孝珩爲廣寧王，高延宗爲安德王。戊戌日，文宣帝親臨昭陽殿判决獄訟案件。這個月，調發寡婦許配給軍士去修築長城。

夏季五月，蕭明進入建業。六月甲子日，河東王潘相樂逝世。壬申日，文宣帝親自領兵征討蠕蠕。甲戌日，各軍在祁連池大會師。乙亥日，軍隊開出邊塞，到達厙狄谷，沿途一百多里都没有水泉，全軍將士口渴困乏，不一會天下大雨。

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

秋季七月己卯日，文宣帝留駐在白道，留下軍需輜重，親自率領輕騎兵五千人，追趕蠕蠕。壬午日，在懷朔鎮趕上了蠕蠕軍。文宣帝親自冒着蠕蠕軍的矢箭和壘石，接連大敗蠕蠕，於是到達沃野鎮。壬辰日，文宣帝返回晉陽。九月己卯日，文宣帝從晉陽返回。

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并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自降。

冬季十月，梁朝將領陳霸先襲擊并殺死王僧辯，廢黜蕭明，再立蕭方智爲帝。辛亥日，文宣帝巡行到晉陽。十一月，梁朝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人襲擊并占據了石頭城，并且以自己所管轄的各州來歸附。壬辰日，大都督蕭軌率領軍隊到長江邊，派遣都督柳達摩等人渡江，鎮守石頭城。己亥日，太保、清河王高岳逝世。柳達摩被陳霸先進逼，交出石頭城自願投降。

是歲，高麗、庫莫奚并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這一年，高麗、庫莫奚都派遣使臣來朝貢。皇帝命令調發民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從幽州北的夏口，西至恒州，共九百多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車駕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凉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决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濟江。

天保七年春季正月辛丑日，封司空侯莫陳相爲白水郡王。文宣帝從晉陽返回。在鄴城西舉行騎射，聚集許多民衆觀看。二月辛未日，詔令常山王高演等人在凉風堂讀尚書的奏案，論定得失，文宣帝親自裁决。三月丁酉日，大都督蕭軌等人率領軍隊渡過長江。

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

夏季四月乙丑日，儀同三司婁叡征討魯陽蠻，大敗魯陽蠻。丁卯日，建造金華殿。五月，漢陽王高洽逝世。文宣帝以爲食肉是斷慈，於是不再食肉。

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并没，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

六月乙卯日，蕭軌等人在鍾山以西與梁朝軍隊交戰，因遭遇大雨而失利，蕭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都戰死，士卒返回的衹有十分之二三。乙丑日，梁朝湘州刺史王琳進獻馴象。

秋七月。十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并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三，戍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

秋季七月。十月乙亥日，周文帝逝世。這個月，調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分配給軍士，其中有丈夫而被胡亂奪來的占十分之二三。十一月壬子日，合并、減省的州有三個，郡一百五十三個，縣五百八十九個，鎮三個，戍二十六個。十二月庚子日，魏恭帝讓位給北周。

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宫殿。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

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録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爲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右僕射，以上黨王渙爲録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

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人、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榷酤。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内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免租。

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

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内築重城，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這一年，庫莫奚、契丹派遣使臣來朝貢。擴建三臺宫殿。在此之前，從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海濱，前後所築，自東至西共有三千多里，一般每隔十里建一戍，在要害的地方建州鎮共有二十五處。

天保八年春季三月，酷熱，有人中暑而死。

夏季四月庚午日，皇帝命令禁止捕撈蝦蟹蜆蛤之類的水産物，衹准許私家捕魚。乙酉日，皇帝命令公家和私人都禁止捕取鷹鷂。任命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任命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高演爲司空、録尚書事，任命長廣王高湛爲尚書令，任命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任命并州尚書右僕射崔暹爲鄴城朝廷之右僕射，任命上黨王高渙爲録尚書事。這個月，文宣帝在城東舉行騎射，命令京師的青年男女全都到場觀看，不到場的，以軍法懲治，騎射進行七日纔停止。五月辛酉日，冀州人劉向在鄴城圖謀反叛，他的黨徒全都被誅殺。

秋季八月己巳日，庫莫奚派遣使臣來朝貢。庚辰日，詔令在圜丘郊祭天地、禘祫之祭祖宗天神、春夏秋冬四時享祭，都應該買來羊猪，不得屠宰牲畜，主事官員應進行監視，一定要讓祭品豐足齊備；祭農神、蠶祖，衹備酒肉而已；雩祭求雨、禖祭求子、祭風師、祭雨師、祭司民之星、祭司禄之星、祭靈星等雜祀，備果餅酒肉。衹是應當竭盡誠敬，好像天地神靈就在面前一樣。辛巳日，制訂徵收酒税的條令。從夏季到九月，黄河以北的六州、黄河以南的十三州、畿内的八郡發生嚴重的蝗災，蝗蟲成群飛到鄴城，遮蔽了陽光，響聲如同颳風下雨一般。甲辰日，詔令今年遭受蝗災的地方，免除租税。

冬季十月乙亥日，梁朝皇帝蕭方智讓位給陳朝。陳武帝派遣使臣來稱藩邦并朝貢。

這一年，是北周閔帝元年。北周的冢宰宇文護殺死閔帝擁立明帝，又更改年號。開始在長城内修築重城，從庫洛拔以東，到達塢紇戍，全長共四百多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晋陽。

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毁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爲録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彦爲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晋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晋陽。是夏，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

秋七月辛丑，給畿内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税。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晋陽。甲戌，行幸晋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

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晋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群臣。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官并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主，仍以江州内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爲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以司徒尉粲爲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以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以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起大莊嚴寺。

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涣。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

天保九年春季二月丁亥日，給罪人減刑。己丑日，詔令放火燒田限於仲冬時期，不准在其他時期放火，損害昆蟲草木。三月丁酉日，文宣帝從晋陽返回。

夏季四月辛巳日，大赦罪人。這個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據城叛變投向北周。發生大旱災，文宣帝因祈禱下雨而天不降雨，搗毁西門豹祠廟，挖掘他的冢墓。五月辛丑日，任命尚書令、長廣王高湛爲録尚書事，任命驃騎大將軍、平秦王高歸彦爲右僕射。甲辰日，任命前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日，文宣帝從晋陽北行巡視。己巳日到達祁連池。戊寅日，返回晋陽。這個夏季，山東發生嚴重的蝗災，派出民夫捕捉蝗蟲并把蝗蟲坑埋。

秋季七月辛丑日，給京畿内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位老人授予職號并賜予杖和帽，所賜等次各有不同。戊申日，皇帝命令趙、燕、瀛、定、南營等五州，及司州的廣平、清河二郡，因去年遭蟲害和水災，加上春夏兩季少雨，禾稼歉收的地方，免除今年的租税。八月乙丑日，文宣帝從晋陽返回。甲戌日，文宣帝巡行到晋陽。在此之前，調發民丁和匠人三十多萬人到鄴城營建三臺，就三臺的舊基加高擴寬，大造宫室及遊豫園。到這時，三臺建成。改稱銅爵臺爲金鳳臺，金虎臺爲聖應臺，冰井臺爲崇光臺。

冬季十一月甲午日，文宣帝從晋陽返回。登上三臺，坐在乾象殿上，朝見并饗宴群臣。因爲新宫落成，丁酉日，大赦鄴城内外的罪人，文武官員都進升一級。丁巳日，梁朝湘州刺史王琳派遣使臣來請求立蕭莊爲梁朝國主，仍然以江州歸附，讓蕭莊居處。十二月癸酉日，皇帝命令封梁王蕭莊爲梁朝國主，進居於潯陽。戊寅日，任命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任命司徒尉粲爲太尉，任命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任命録尚書事、常山王高演爲大司馬，任命録尚書事、長廣王高湛爲司徒。建造大莊嚴寺。

這一年，殺永安王高浚、上黨王高涣。

天保十年春季正月戊戌日，任命司空侯莫陳

相爲大將軍。辛丑，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并進爵爲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爲尚書右僕射。丙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

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兼司空，以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浟爲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爲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道、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并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并投漳水。

六月，陳武帝殂。

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

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宫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僚，内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高祖。

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遠，内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

相爲大將軍。辛丑日，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都進升爵號爲王。甲寅日，文宣帝巡行到達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日，文宣帝在甘露寺禪房深沉思省，衹有軍國大政纔可向他奏報。三月戊戌日，任命侍中高德正爲尚書右僕射。丙辰日，文宣帝從遼陽返回。這個月，梁朝國主蕭莊到達郢州，派遣使臣來朝貢。

夏季閏四月丁酉日，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浟爲兼司空，任命侍中、高陽王高湜爲尚書左僕射。乙巳日，任命兼司空、彭城王高浟爲兼太尉，代理司空的職事，封皇子高紹廉爲長樂王。五月癸未日，誅殺始平公元世道、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閉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不久都被誅殺，男子不分年少年長都被斬殺，所殺的有三千人，尸體都投入漳水中。

六月，陳武帝逝世。

秋季八月戊戌日，封皇子高紹義爲廣陽王。任命尚書右僕射、河間王高孝琬爲左僕射。癸卯日，皇帝命令各軍士和民衆，如果有父親、祖父時改姓假冒爲元氏，或者依托攀認，假稱姓元的，不問其世代遠近，全都准許更改恢復原本的姓。這個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日，文宣帝巡行到晉陽。

冬季十月甲午日，文宣帝在晉陽宫德陽堂猝然逝世，當時三十一歲。遺詔説，喪事一概遵循儉約，守喪的時間，限於三十六日，繼嗣的兒子及百官，朝廷内外遠近官員，應接受皇帝的命令棄却私情，全部都要遵循爲公事權宜禮制而除喪服。癸卯日，辦理喪事，在宣德殿入殮。十一月辛未日，把棺材送回鄴城。十二月乙酉日，停柩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日，安葬於武寧陵，謚號爲文宣皇帝，廟號高祖。

文宣帝深沉聰慧有高遠的氣量，外表好像志趣不高遠，而内心却十分明察。文襄帝年長又英俊秀美，神武帝特别愛重他，百官迎合他的意向，無不震怖恐懼。而文宣帝善於隱晦自己的行迹，守口不言，常常自己貶抑謙讓，説話都承旨

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静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

順從，因而深受輕待，即使是家人也以爲他不及文襄帝。文襄帝繼承王業，文宣帝因爲是神武帝的次子而被猜忌。文宣帝的皇后李氏容貌美麗，每次參加宴會，她的容貌遠遠超過文襄帝的靖德皇后，文襄帝心中更是爲之不平。文宣帝每每爲李氏皇后置辦服飾玩器，稍好的服玩，文襄帝就讓文宣帝去逼取。李氏皇后憤怒，有時不給。文宣帝笑着説："這物品仍當可以求取得到的，兄長需要，豈容你吝惜。"文襄帝有時慚愧而不拿取，便恭敬地給予他，他也不謙飾推讓。文宣帝每次退朝返回宅第，便閉門静坐，雖然面對妻子，竟能終日不説話。有時赤脚奔騰跳躍，李氏皇后問他是什麽緣故，他回答説："爲你而隨便嬉戲。"這大概是積勞而不肯説話。文宣帝所居住的地方到夜晚時曾經有光芒，光束大小都可以看得清楚，李氏皇后驚訝地告訴文宣帝，文宣帝説："千萬不要隨便説。"從此文宣帝衹與李氏皇后共寢，讓侍奉人員都退出寢室外。

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措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

文襄帝逝世，隱秘而不舉喪，後來逐漸泄露，魏孝静帝私下對身邊的人説："大將軍這様死去，好像是天意，威勢權力當會歸於王室了。"到文宣帝將要奔赴晉陽時，親自在昭陽殿辭别拜見，隨從的有一千人，持劍走在前頭的有十多人。文宣帝在離殿下幾十步站立，而衛士登上階陛的已有二百多人，都捋起衣袖從劍鞘中抽動利劍，好像是面對着凶猛的敵人。文宣帝命令主事的人傳達奏報魏孝静帝。説明需要前往晉陽，奏報完畢，再拜後退出。魏孝静帝大驚失色，目送文宣帝説："此人好像不能容受别人，我不知道會死在哪一天。"文宣帝到了并州時，安慰曉諭將士，措辭真誠樸實。部衆都欣喜高興，説："誰説左僕射反而比令公更厲害。"令公即指文襄帝。

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宫，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悦而止。先是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羅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羖羅爲水邊

當時謡言説上黨出聖人，文宣帝聽説後，打算徙居一郡到上黨郡。然而同郡人張思進上言説，殿下你在南宫出生，坊里的名稱是上黨，這就是上黨出聖人，文宣帝聽後喜悦而作罷。在此之前有童謡説："一束藁，兩頭燃，河邊羖羅飛上天。"藁燃去兩頭，其文字即爲高字；河邊羖

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面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群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决。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横》，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曹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獰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决，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僞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别令賜絹十匹。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旦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夫，并赍板築具。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爲?"帝作色曰："我自作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圜丘，備法物，草禪讓事。

羅爲水邊羊，是指文宣帝的名字洋。於是徐之才極力陳説應該受禪讓稱帝。文宣帝説："我的先父和已亡故的兄長，功德這樣大，尚且始終北面稱臣，我又怎敢承當。"徐之才説："正因爲不及父兄，就需要早登帝位，如果現在不興起，人們將要生異心。况且讖語説'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是水，羊飲水，是齊王你的名字，角頂着天，是帝王大位。又陽平郡界内面星驛側旁有大河，當地人常看見羊群有好幾百頭，立卧在河中，走近去看却不見羊群，這件事與讖語正合，希望齊王你不要有疑慮。"文宣帝將這事詢問高德正，高德正也表示贊成，於是纔作出决定。文宣帝便讓李密占卜，得到了《大横》的卦兆，李密説："大吉，這是漢文帝登極的卦兆。"文宣帝又以鑄象來占卜，一澆鑄便成功。便派遣段韶到肆州詢問斛律金，斛律金來朝見時，極力説不可以，因爲鎧曹宋景業首先陳説受天命的符兆，他請求殺死宋景業。於是便到太后面前商議。太后對各位貴臣説："我兒凶悍正直，一定是自己没有這種意向，衹是高德正幸災樂禍，教他罷了。"文宣帝的主意已經决定，便帶領軍隊東進。派高德正前往鄴城，向朝廷公卿勸説，却没有人響應。司馬子如在遼陽迎接文宣帝，一再説不可以稱帝。杜弼也直言勸説，文宣帝想率軍返回，尚食丞李集説："這次出行不是小事，你是説要返回去嗎?"文宣帝一方面假裝説讓人在東門把李集殺死，而另外却又讓人給他賞賜十匹絹。四月，夜晚時，有禾苗生長在魏帝的銅雀硯上，到天明時禾苗有好幾寸長，有穗。五月，文宣帝繼續東進奔赴鄴城，命令隨從的人説："反對的處斬。"這個月，光州進獻九尾狐。文宣帝到達鄴城南，徵召民夫，并且要他們携帶板築工具。高隆之進來拜見説："用這些東西做什麽?"文宣帝發怒説："我自己做的事，你想族滅嗎！"高隆之道歉後退出。於是便築造圜丘，準備登位時的儀仗和祭祀物品，起草禪讓的禮儀。

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内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

到登上帝位之後，神志轉而旺盛，外柔内剛，果敢决斷，人們不能測度他。文宣帝又特别明瞭官府事務，留意政治方略，簡約清静且寬舒

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勛戚，内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决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减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逾越岩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并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逾驍壯。嘗於東山游宴，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

平和，對任用的人坦誠相待，因而楊愔等人能盡心匡正和輔佐。朝廷政風清明。加上他能以法令駕馭臣下，不畏避權臣貴戚，如果誰對法令有所違犯，就是勛臣貴戚也不予寬容，朝廷内外無不恭謹整肅。至於軍國的機謀策略，文宣帝能决斷於自己的胸懷，規劃策謀宏遠，具有君主的偉大智略。又因三方鼎立對峙，修繕兵甲精練軍兵，左右宿衛，配備驍勇無敵的軍士。每當身臨戰陣時，親自冒着飛矢和礌石，與敵軍刀劍相交之時，惟恐面前的敵人不多。屢次進入艱難困厄的戰場，常常都能取得勝利。曾經追上蠕蠕軍，他命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領幾千兵馬，截住蠕蠕軍的退路。當時蠕蠕軍還是人多勢盛，有五萬多人。高阿那肱以爲自己兵少請求增派軍兵，文宣帝却反而撤减他一半的兵馬。高阿那肱奮勇進擊，竟大敗蠕蠕軍。蠕蠕主帥奔逃越過山谷，衹是單身逃脱。都督高元海、王師羅都没有武藝，先前人們都説他兩人膽怯懦弱，但是一旦交戰，他們竟超過驍勇壯士。文宣帝又曾經在東山游覽歡宴，因覺得關隴地區没有平定，便擲杯震怒，召唤魏收到面前，讓他立即書寫詔書，向遠近各地宣告，將要進行西征。這一年，周文帝逝世，西境的人震驚恐懼，文宣帝常常做度越隴地的計劃。

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勛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并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娱

既已征戰討伐，四方克敵制勝，聲威震動戎狄和華夏，經過六七年之後，便以豐功偉業自恃，於是傾心嗜酒，肆意施行淫暴。有時親自擊鼓跳舞，謳歌不止，從早到晚，以夜繼日。有時袒裸身體，搽白粉塗黛眉，披頭散髮身穿胡服，穿戴各色華麗絲錦服飾，拔劍張弓，游行於街市。勛臣貴戚的宅第，他早晚都親自登臨。經常乘騎鹿車、白象、駱駝、牛、驢，都不加鞍和勒。有時在盛暑炎熱的日子，正午時暴曬身體，在隆冬酷寒的日子，脱去衣裳而奔跑，隨從的人受不了，文宣帝却過得順心自如。他在街巷停坐留宿，到處游蕩漫行。往往讓劉桃枝、崔季舒背着他走。有時擔負胡鼓而拍擊。親戚貴臣，身邊貼近的人員，交錯混雜地奉侍隨從，再無差次等級之分。又徵集淫婦，全都脱去衣裳，將她們分配給隨從的官員。文宣帝還早晚親臨觀看。有時

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牟槊。游行市鄽，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痴痴，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喧嘩，方以爲喜。

把有芒刺的草木捆扎成馬，紐草成索，逼人去乘騎，往來牽引，流血灑地，文宣帝以此娛樂。所有被殺害的人，大多都被命令肢解，有的用火焚燒，有的抛入河中。沉迷酗酒的日子久了之後，便日益瘋狂惑亂，每到將醉的時候，就拔出劍提在手上，有時拉滿弓搭上箭，有時手中執持長矛。在街市上游蕩漫行，問婦人説："天子怎麽樣?"婦人回答説："癲癲痴痴，像什麽天子。"文宣帝便把她殺死。有時在大路上馳騁，亂擲錢物，任由人們去拾取，人們競相爭奪大聲喧嘩，文宣帝纔覺得高興。

太后嘗在北宫，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床，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慚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彦執杖，口自責疏，脱背就罰。敕歸彦："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脚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

太后曾經住在北宫，坐在一個小床上，文宣帝當時已飲醉，他親手舉起那小床，太后便墜落地上，多受損傷。文宣帝酒醒之後，心中十分慚愧遺憾，就讓人大聚柴火，打算跳入焚燒的柴火中。太后震驚恐懼，親自去拉住他。文宣帝又鋪設地席，命令平秦王高歸彦執持笞杖，自己口述責罰之詞，脱去衣服以背受笞罰。命令高歸彦説："杖打不出血，當即斬殺你。"太后哭泣流淚，親自上前抱住他，文宣帝流淚苦苦請求，不肯接受太后的寬容。太后允許他的請求，纔取消杖打背部，改爲笞脚五十下，脚上處處都被鞭笞。文宣帝穿衣戴冠向太后跪拜謝罪，悲痛不堪，因此戒酒。過了十天，文宣帝又恢復飲酒像以前一樣。

自是耽湎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

從此之後，文宣帝嗜酒更加厲害。他來到李后家中，用響箭射李后的母親崔氏，射中她的面頰，因而謾駡説："我喝醉的時候尚且不認太后，你這老婢能怎樣！"便用馬鞭亂打崔氏一百多下。三臺的木構架高二十七丈，兩棟之間相距有二百多尺，工匠們恐懼害怕，全都身上繫繩防備；文宣帝却登上木架頂梁快步行走，全無恐懼畏怯。有時還跳起雅舞，轉身漫舞合乎節拍，在旁觀看的人，個個心驚膽戰。文宣帝又召來判處了死罪的囚徒，讓他們以草席作翅膀，從高臺上飛下，免除他們受殺戮的刑罰。其中果敢無顧慮的，全都得以保全；而疑懼膽怯猶豫的，有的遭致跌倒損傷。

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

文宣帝嗜酒的日子久了，便喪失了人的本

穆子容，使之脱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爲宰輔，使進厠籌。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剺其腹，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輀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城王浟宅，謂其母尒朱曰："憶汝奪我母婿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墻外。嘗在晋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

性。他對大司農穆子容發怒，就讓穆子容脱去衣服伏在地上，親手發箭射擊，没有射中，就用小木樁插入穆子容的肛門，木樁直入腸内。他任命楊愔爲宰相，讓楊愔參與軍政大事的謀劃。因爲楊愔身體肥胖，便叫他楊大肚，他用馬鞭鞭打楊愔的背部，致使流血浸透了衣袍。又用刀子劃楊愔的腹部，崔季舒以嘲諷的話説："老小公子惡作劇吧?"因而把刀子拔出。文宣帝又把楊愔放在棺材裏，用靈車運載，有好多次幾乎要把棺材釘上。文宣帝又曾經到彭城王高浟的宅第，對高浟的母親尒朱氏説："回想起你奪取我母親的夫婿時，那時爲何那樣可恨。"便親手把尒朱氏刺死。他又到了已故僕射崔暹的宅第，對崔暹的妻子李氏説："很想念崔暹嗎?"李氏説："結髮夫妻情義深，確實懷念回想他。"文宣帝説："你想念他時，可自己前往去看他。"便親自把李氏斬殺，將她的頭顱拋棄墻外。文宣帝在晋陽時，用長矛戲弄刺擊都督尉子耀，出手便把尉子耀刺死。在三臺太光殿上，他鋸死都督穆嵩。他到開府暴顯家中，有一位都督韓哲本來没有罪過，忽然被他當衆召出，把韓哲斬殺爲幾段。

魏樂安王元昂，后之姊婿，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脱衣助襚，兼錢綵，號爲信物，一日所得，將逾巨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爲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凡所屠害，動多支

魏朝樂安王元昂，是皇后的姊夫，因爲他的妻子容貌美麗，文宣帝便常常去寵幸她，想納她爲宫中昭儀。便召來元昂，命令他伏在地上，用響箭射他一百多下，積血將近一石，竟致使他死去。後來文宣帝又親自前往哀吊哭泣，就在喪事舉辦時逼迫挾持元昂的妻子。還命令隨從的官員脱下衣服以助襚禮，加上贈給錢物和綵緞稱之爲信物，一日所得的錢財，超過億萬。皇后爲此啼哭不進食，請求讓位給阿姊，太后也出言相勸，文宣帝纔放棄原來的打算。他所寵幸的薛嬪，很受寵愛，他忽然設想薛嬪曾經與高岳私通，便無緣無故將她斬首，并把首級藏在懷中。到東山饗宴時，剛剛勸酒相歡，他忽然從懷中取出薛嬪的頭顱，投擲到菜盤上。他又肢解了薛嬪的尸體，將她的腿骨做琵琶。座上的人驚駭恐懼，無不失魂喪膽。文宣帝纔收取了薛嬪的頭顱，對着它流淚説："佳人難再得，很是可惜。"他用車子將薛嬪的尸體運出，自己跟隨車子，披

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

散頭髮邊走邊哭泣。甚至有里巷平庸鄙賤的人，没有人認識知曉的，文宣帝忽然召唤前來斬殺於鄴城。拘禁的囚徒已被判了死罪的人，文宣帝將他挑選出來跟隨御駕，稱之爲供御囚，他親手將供御囚刺死，執持着作爲游戲。凡是被他屠殺的人，大多動輒被肢解，有的被投入烈火中，有的拋棄到漳水裏。

兼以外築長城，内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内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强記，百僚戰栗，不敢爲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縳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腰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

加以外面修築長城，在鄴城内營建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亂，朝廷内外憂愁傷心，各懷怨恨。而文宣帝向來以嚴厲處斷對待臣下，加以他記憶能力强，百官因此恐懼戰栗，不敢做皇帝所不滿的事情。曾有一位典御丞李集當面勸諫文宣帝，認爲文宣帝比桀紂更殘暴。文宣帝便下令將李集捆縛放入河中，沉没好久以後，又讓人把他拖出，并問李集説："我比桀紂怎麽樣?"李集説："剛纔更比不上桀紂了。"文宣帝又命令將李集沉入河中，又把他拖出再問，如此反復四次，李集的回答跟原來一樣。文宣帝大笑説："天下竟有這樣的痴漢！我現在纔知道龍逢、比干，不算是傑出人物。"於是解掉李集的捆縛并將他釋放。李集又被召唤進見文宣帝，他好像還要勸諫，文宣帝便命令將李集推出腰斬。文宣帝或斬人或赦人，人們都不能測度。

初帝登阼，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謡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 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知命。

當初文宣帝登上帝位，改年號爲天保。有高深學識的士人説："天保這兩個字，是一大人只十，皇帝難道不過十年嗎。"又先前有謡諺説："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文宣帝於午年出生，所以説是"馬子"；三臺，是石季龍的舊居，所以説是"石室"；三千六百日，是十年。又文宣帝曾經問泰山道士説："我能有幾年做天子?"回答説："能有三十年。"道士出去之後，文宣帝對李后説："十年十月十日，豈不是三十嗎? 我很畏忌這個日子，過了這個日子就没有憂慮了。人生會有死，怎能去惋惜，衹是可憐高正道還年幼，别人將會奪取帝位罷了。"文宣帝到十年時便逝世，濟南王高正道竟不能終於帝位，當時的人以爲文宣帝知命。

曾幸晋陽，夜宿松門嶺。嶺有數株柏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

文宣帝曾經巡行到晋陽，晚上在松門嶺留宿，嶺上有好幾棵柏樹，生長都將近一千年，枝

神物所托。時帝已被酒，向嶺瞋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爲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糵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斂焉。

葉柔嫩茂盛，好像有神物寄托。當時文宣帝已醉酒，向着山嶺憤怒叫罵，他射中一棵柏樹，不久，柏樹立即枯萎而死。他又出言多中，當時的人因此稱他爲神靈。雖然他行爲猖獗，但不總是説他昏庸暴虐。他在位末年時竟不能進食，衹是頻頻飲酒，飲酒成災，因而致死。先前，霍州發掘楚夷王女兒的冢墓，尸體好像是活人一樣，得到金鏤玉衣，文宣帝珍愛它，後來又送回去入殮。

始祖珽以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爲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説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爲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説，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彦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

當初祖珽因奸險輕薄多有罪過，文宣帝常常責備他，常常稱他爲老賊。到了武成帝時，祖珽被善待和任用，他於是勸説武成帝："文宣帝很殘暴，怎能稱爲文？既不是創業之君，又怎能稱爲祖？如果文宣帝稱爲祖，陛下您死了之後又將用什麽來稱呼？"武成帝沉迷於祖珽的説法，天統初年，下詔改文宣帝的謚號爲景烈，廟號爲威宗。武平初年，趙彦深執政，又奏請恢復文宣帝原來的謚號，廟號爲顯祖。

廢帝高殷

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迹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迹字足傍亦爲迹，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宫，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

廢帝高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是文宣帝的長子。母親叫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當時六歲。性情聰明智慧，初學反切時，在迹字下注出"自反"。當時陪侍的人不瞭解注文的原委，太子説："迹字是足旁亦爲迹，難道不是足亦自行反切嗎。"他曾經在北宫宴會，惟獨命令河間王不可進入，隨從的人問他是什麽緣故，太子説："世宗文襄帝遭賊殺的地方，他的兒子河間王又怎可在這裏呢。"文宣帝常常説"太子具有漢族的性質，不像我"，想廢掉太子，立太原王爲太子。

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宫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嘆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

當初文宣帝詔令國子博士李寶鼎輔導太子，李寶鼎死去後，又詔令國子博士邢峙爲侍講。太子雖然年輕，而温順寬厚開朗，有人君的儀度，能貫通融會經學，省察時政，有很好的名聲。天保七年冬季，文宣帝召來朝廷的臣子、主管文學的官員及禮學官到宫中宴會，命令以儒家經義相問辯，文宣帝親自聽聞。太子親筆提問，在座的人無不嘆服贊美。天保九年，文宣帝在晉陽，太子監理國政，召集儒生們講解《孝經》，命令楊

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顔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愔傳旨對國子助教許散愁説："先生在世，用什麽做依托?"回答説："我自年少時以來，不上美男子的床，不進少女的房室，傾心於簡策，不知道衰老將會到來。一生平素的懷抱，如此而已。"太子説："古代顔叔子收留遭受厄難的婦女而不侵侮，被稱爲操守純正，柳下惠用身體去温暖受危難的婦女而不淫亂，還比不上這位老翁到白髮都不娶妻的了。"於是賞賜許散愁絹緞一百匹。

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

後來文宣帝登上金鳳臺，召唤太子讓他親手殺死囚徒。太子心中憐憫而作難，再三刺殺都不能砍斷囚徒的首級。文宣帝發怒，親手用馬鞭擊打太子三下。自此之後太子心悸口吃，精神時常出現昏亂。

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晋陽宣德殿，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并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

天保十年十月，文宣帝逝世，癸卯日，太子在晋陽宣德殿即帝位，大赦罪人，朝廷内外百官普遍提升官級，原來失去官職失去爵位的，准許恢復他們的資格品級。庚戌日，尊稱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皇帝命令給九州七十歲以上的軍人，授以名譽職號；武官年齡在六十歲以上，以及衰老疾病不能勝任職事服役的，全都免去官府職事；土木營建、金銅鐵鑄造及各種雜作工程，一切停止。

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令，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信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廉爲隴西王。

十一月乙卯日，任命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任命録尚書事、常山王高演爲太傅，任命司徒、長廣王高湛爲太尉，任命司空段韶爲司徒，任命平陽王高淹爲司空，高陽王高湜爲尚書令，左僕射、河間王高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日，分别派遣使者，巡視省察四方，瞭解政治得失，省察各地風俗，慰問人民的疾苦。十二月戊戌日，改封上黨王高紹信爲漁陽王，廣陽王高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高紹廉爲隴西王。

是歲，周武成元年。

這一年，是北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晋陽。二月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

乾明元年，春季正月癸丑日初一，改年號爲乾明元年。己未日，皇帝命令寬減徭役和賦税。癸亥日，高陽王高湜逝世。這個月，廢帝從晋陽返回。二月己亥日，任命太傅、常山王高演爲太師、録尚書事，任命太尉、長廣王高湛爲

馬、并省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没官内及賜人者，并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録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

大司馬、并省的録尚書事，任命尚書左僕射、平秦王高歸彦爲司空，趙郡王高叡爲尚書左僕射。皇帝命令所有元氏平民被發配入宫内爲奴的，以及已賜給人的，全都釋放。甲辰日，廢帝來到芳林園，親自省察審理囚徒，死罪以下的囚徒，有的減刑有的釋放，各有不同的處理。

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彦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

乙巳日，太師、常山王高演假造詔令誅殺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日，任命常山王高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任命大司馬、長廣王高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任命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任命前司空、平陽王高淹爲太尉，任命司空、平秦王高歸彦爲司徒，彭城王高浟爲尚書令。又任命高麗王的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這個月，王琳的軍隊被陳朝軍隊打敗，蕭莊的軍隊開拔轉移到和州。

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晋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算。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

三月甲寅日，皇帝命令軍國大事都要向晋陽申報，稟告大丞相常山王規劃謀算。壬申日，封文襄帝第二子高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高長恭爲蘭陵王。

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北定、冀、趙、瀛、滄、南青、膠、光、青九州，往因螽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

夏季四月癸亥日，下詔令説，黄河南北的定、冀、趙、瀛、滄、南青、膠、光、青等九州，去年因發生蟲災和水災，嚴重傷害了應時的莊稼，現在派遣使臣分途賑濟撫恤人民。這個月，北周明帝逝世。五月壬子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晋陽，時年十七。

秋季八月壬午日，太皇太后命令廢黜皇帝爲濟南王，食邑一郡，命令大丞相、常山王高演進宫繼承帝位。這一天，濟南王進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死於晋陽，當時十七歲。

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并懷猜

廢帝聰明智慧而早成，寬厚仁智，天保年間，有很好的名聲。當繼承帝位之後，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人共同輔佐。因常山王地位親近名望大，朝廷内外都敬服，加以文宣帝剛逝世時，太后本來就想立他爲帝，所以楊愔等人都懷

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彦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彦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彦馳驛徵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陵之西北，謚閔悼王。

有猜忌之心。常山王憂慮怨恨，便向太后稟告，誅殺了廢帝的黨羽。當時平秦王高歸彦也參與了這事的謀劃。皇建二年秋季，天象及時勢已發生變化，高歸彦顧慮會有後患，又稟告孝昭帝，以爲濟南王的罪責應當追究。孝昭帝於是派遣高歸彦，乘坐驛馬奔馳徵召濟南王到晉陽加以殺害。濟南王逝世後，孝昭帝生病，夢見文宣帝作祟。孝昭帝十分厭惡，盡力施用壓勝巫術却没有益處。濟南王逝世三十天後孝昭帝逝世。大寧二年，安葬在武寧陵的西北面，謚號爲閔悼王。

初，文宣命邢卲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卲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當初，文宣帝命令邢卲擬定廢帝的名爲殷，字正道，文宣帝從而責備邢卲，説："殷朝的制度是兄終弟及，'正'字是一止，我死後這兒子不能得帝位了。"邢卲恐懼，請求更改這個名字。文宣帝不允許，説："這是天意。"因而對孝昭帝説："奪取帝位時就去奪取，千萬不要殺人。"

孝昭帝高演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弟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嘆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以爲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如此。

孝昭皇帝高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是文宣皇帝的同母弟。幼年時便英俊出衆，早有成就大業的器量，武明皇太后早就愛重他。東魏元象元年，封爲常山郡公。到文襄帝執政時，派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到藩王府做弟弟們的老師。孝昭帝對所閲覽的文籍，都能探索它的旨趣，而不愛好講求辭藻文采。常常感嘆説："盟津的軍隊，戰車前面左邊的馬震驚而不退縮"。李同軌認爲他有才能。他於是專心一志閲讀《漢書》，讀到《李陵傳》時，常常稱贊李陵的所作所爲。聰明智慧過人，所交往的人，一旦知道他們的祖父名諱，孝昭帝終身不曾有失誤和觸犯。李同軌病死之後，文襄帝又命令開府長流參軍刁柔接替他，刁柔的性情嚴厲急躁，不適於擔任誘導教誨的事情，中途被遣出。孝昭帝送他出門，悲傷嚴肅，淚如雨下，身邊的人無不嘆息。孝昭帝敬謹學業重視舊誼就像這樣。

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

天保初年，進升爵位爲王。天保五年，授任爲并省尚書令。孝昭帝善於決斷，擅長思辨，尚書省内對他敬畏而順服。天保七年，隨從文宣帝返回鄴城。文宣帝以爲尚書奏報的事情，多有差異，命令孝昭帝與朝臣先論定它的得和失，然後

斷咸盡其理，文宣嘆重之。八年，轉司空、録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録尚書事。

陳奏。孝昭帝擅長於政事治術，決斷都十分切合事理，文宣帝嘆服看重他。天保八年，轉任司空、録尚書事。天保九年，授任大司馬，仍任録尚書事。

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内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棰郎中。後賜帝魏時宫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

當時文宣帝沉迷於游樂宴飲，孝昭帝憂愁憤怒，表露於神色。文宣帝覺察到之後，對孝昭帝説："衹要有你在，我爲什麼不縱情歡樂？"孝昭帝衹是啼哭流淚伏地跪拜，竟無言可説。文宣帝也十分悲傷，把杯子擲到地上説："你好像是嫌怪我，從今以後敢於進酒的斬殺！"因而取出所用的杯子，全都加以毁壞抛棄。後來更加沉迷酗酒，有時進入貴戚們的家中，與人角力搏擊，不管其地位高下貴賤。衹有常山王來到時，裏裏外外整肅。孝昭帝又秘密撰寫事實條款，打算進諫，友人王晞認爲不可，孝昭帝不依從，因而私下極力進諫，於是遭致激怒。順成后本來出自東魏的宗室，文宣帝想讓孝昭帝離棄她，便暗中爲孝昭帝四處訪求美女，希望能轉移孝昭帝的寵愛。孝昭帝雖然奉承他的意旨有所采納，然而與順成后的情義更重。孝昭帝的性情很是嚴厲，尚書郎中決斷有失誤，就痛加鞭打，令史們有奸邪的行爲，便立即刑訊窮究。文宣帝於是要孝昭帝站立在自己的面前，用刀環指向脅部，召來被孝昭帝處罰過的人，用刀刃威逼他們，詢問孝昭帝所犯的過失，但他們都不作陳述，孝昭帝纔被釋放。從此不准許他鞭打郎中。文宣帝後來把東魏時的一位宫女賜給孝昭帝，醒來時忘記了這件事，説是孝昭帝擅自掠取的，便讓人用刀環亂擊孝昭帝，因此致使孝昭帝傷病。皇太后爲此日夜啼泣，文宣帝不知怎麼辦。先前文宣帝拘禁了孝昭帝的朋友王晞，這時便將他釋放，讓他去侍候孝昭帝。孝昭帝經過一個多月逐漸康復，不敢再去勸諫文宣帝。

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録尚書事，朝政皆决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

到文宣帝逝世時，孝昭帝在宫中護理喪事，年幼的皇帝即位時，便進入朝臣的行列。授任爲太傅、録尚書事，朝廷的政事都由孝昭帝決斷。一個多月後，孝昭帝便居住在藩王的官邸。從此，所擬的皇帝詔令大多不禀告孝昭帝。有人對孝昭帝説："凶猛的鳥離開窩巢，一定會有被摸

取鳥卵的禍患，今日這地方，怎麼可以再三進出。”

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

乾明元年，孝昭帝隨從廢帝奔赴鄴城，居住在領軍府。當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人因孝昭帝威望已重，内心懼怕孝昭帝權勢相逼，便請求任命孝昭帝爲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任命長廣王高湛爲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除京畿大都督的職務。孝昭帝既已以尊親的地位被猜忌排斥，便與長廣王高湛約會打獵，在野外謀劃。

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彦、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内。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彦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彦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嘆息而罷。

三月甲戌日，孝昭帝初次上尚書省，早晨，從領軍府出發，大風驟起，毁壞了所乘坐車的帷幕，孝昭帝非常厭惡。當來到尚書省時，朝士都已會集。坐定之後，斟酒好幾遍，就在座位上拘捕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人。孝昭帝穿上軍裝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彦、領軍劉洪徽從雲龍門進入，在中書省前遇見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將他拘捕，將楊愔等一同斬殺於御府之内。孝昭帝到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拔刀呵斥孝昭帝。孝昭帝讓高歸彦曉諭他，成休寧高聲大呼不服從。高歸彦任領軍以來，一向爲兵士所敬服，兵士們全都放下武器，成休寧纔嘆息作罷。

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彦敕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内刀而泣。帝乃令歸彦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晋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决焉。

孝昭帝進入到昭陽殿，年幼的廢帝、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在御座上。孝昭帝奏明楊愔等人的罪行，請求承當專擅殺死楊愔等人的罪責。當時宫庭中及兩廊之下有衛士兩千多人，都身披甲衣等待詔令。武衛娥永樂的武力絶倫，又受文宣帝的厚待，他手握刀劍想盡力報效。廢帝口吃説不出話，加之事出倉促，不知説什麽好。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發誓，説孝昭帝没有二心，衹是逼迫而已。高歸彦命令衛士解除戒嚴，娥永樂於是將刀放入刀鞘而哭泣。孝昭帝便命令高歸彦帶領侍衛兵士走向華林園，派京畿軍人進守門閤，將娥永樂斬殺於華林園。皇帝命令任命孝昭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丞相府的佐史晋升一級職位。孝昭帝不久便前往晋陽。廢帝有詔令説，軍國大政，都由孝昭帝謀議決斷。

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

孝昭帝既已承當了重要的職位，知道應當做

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的事便盡力去做，選擇好的典章法度，綜合考核名稱和實際是不是相符，廢帝恭己而坐聽朝政。太皇太后不久便下令廢黜這位年少的皇帝，命令孝昭帝繼承帝位。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晋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宫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黄帽鳩杖。又詔謇正之士，并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録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潎爲大司馬。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日，孝昭皇帝在晋陽宣德殿即位，大赦罪人，改乾明元年爲皇建元年。詔令説，太皇太后返稱爲皇太后，皇太后稱爲文宣皇后，皇后所居的宫名爲昭信。乙酉日，詔令説，自從太祖創業以來，凡是輔佐帝業的功臣，其子孫已絶滅，封國國統不能承傳的，主事官員應尋訪他們的近親，將近親的名字上報，當酌量爲他們確立後嗣；各郡國的老人，各授予名譽職號，賜給黄帽和鳩杖。又下詔令説，忠貞正直的士人，都准許進見皇上陳述意見；軍人戰死，爲王業而死的，隨時申報，當賜給榮譽稱號；督將和朝士名聲向來很高的，歷任高官而揚名的，天保年間以來未受追賜榮譽稱號的，也都要記録上奏。又以爲廷尉、中丞，是執法所在的地方，彈劾違法審驗罪責，不得玩弄文字曲解法律。凡是官奴婢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都釋放爲庶民。戊子日，任命太傅、長廣王高湛爲右丞相，任命太尉、平陽王高淹爲太傅，任命尚書令、彭城王高潎爲大司馬。

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晋，無廢兹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説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丙申，詔九州勛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

壬辰日，皇帝命令分别派遣大使，巡視省察四方，觀察各地風俗，慰問人民的疾苦，考察探求政治得失，尋訪賢良之士。甲午日，詔令説："古代周武王克殷，先封前代的後裔，從兩漢到魏晋，没有廢棄這個典則。到元氏統治的時候，不遵循舊的典章；我繼承帝業，想要弘揚古代典章。衹是封先朝後裔有二王三恪之説，過去的説法各有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分條上奏。有關這事的禮儀體式，也希望加以議論。"又下詔令説，國子寺可置立官屬，依舊設置國子生，講習經典，每年一定時期進行考試。文襄帝所運來的石經，應該立即排列安放於學館。外州的大學，也希望主管官員勤敏地加以督察考核。丙申日，皇帝命令九州有功勛的人得到厚封的，准許分授給子弟，以推廣骨肉之間的恩惠。

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

九月壬申日，皇帝命令議定太祖、世宗、高

祖的樂舞。

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厙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

冬季十一月辛亥日，立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高百年爲皇太子，給天下爲父親後嗣的人賜爵一級。癸丑日，主事官員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下詔令說："可。"庚申日，皇帝命令以已故太師尉景、已故太師竇泰、已故太師太原王婁昭、已故太宰章武王厙狄干、已故太尉段榮、已故太師万俟普、已故司徒蔡儁、已故太師高乾、已故司徒莫多婁貸文、已故太保劉貴、已故太保封祖裔、已故廣州刺史王懷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廟庭，已故太師清河王高岳、已故太宰安德王韓軌、已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已故太師高昂、已故大司馬劉豐、已故太師万俟受洛干、已故太尉慕容紹宗等十一人配享世宗廟庭，已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已故司空薛脩義、已故太傅破六韓常等三人配享高祖廟庭。

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宫。

這個月，孝昭帝親自率軍北征庫莫奚，出長城。敵軍奔逃，分兵進討，俘獲許多牛馬，都會總至晉陽宫。

十二月丙午，車駕至晉陽。

十二月丙午日，孝昭帝到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

皇建二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在圓丘祭祀。壬子日，在太廟舉行禘祭。癸丑日，皇帝命令給罪人減刑，各有不同程度的減降。

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

二月丁丑日，皇帝命令宫廷內外主事的官員從五品以上、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兩年之內，各舉薦賢能之士一人。

冬十月丙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

冬季十月丙子日，任命尚書令、彭城王高浟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日，野鷄栖息在前殿的庭院裏。

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

十一月甲辰日，詔令說："我遭遇這突發的疾病，死亡就要來臨，已來不及了。現在嗣子幼

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宫，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宫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静陵。

小，不熟悉政術，社稷大業重要，理當交付給有崇高德操的人。右丞相、長廣王高湛，能研精微測變化，身行正道堅守本旨，有人傑的聲望，爲海内所仰慕，與同胞兄弟同氣，是家國的憑依。可派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高叡曉諭詔旨，徵召長廣王承統這帝王大業。喪事的禮儀，一概與漢文帝的喪禮相同，守喪三十六日，全都依從公除實行。陵墓建造費用，務從儉樸節約。”先前，孝昭帝生病時照常處理朝政，這一天，在晉陽宫逝世，當時二十七歲。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日，孝昭帝的棺材運回鄴城。上謚號爲孝昭皇帝。庚午日，安葬於文静陵。

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内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别。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孝昭帝聰明智慧，有見識和器度，深沉能決斷，人們不能測度他。身長八尺，腰帶有十圍長，儀表風度，超群而特別秀美。自從任職於尚書省，便留心政術，熟悉簿册文書，官吏們都趕不上他。到正式登上帝位後，更加刻苦自勵，輕徭薄賦，關心人民的疾苦。在朝廷内没有私下寵待的人，在外則招收賢能人物，雖是皇后的父親，職位也與特進没有差别。他太陽偏西時還在朝廷，致力於瞭解人的善惡。

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

常常詢問身邊的人，希望能獲得正直的言論。他曾向舍人裴澤詢問，瞭解外面議論行事得失的意見，裴澤率直回答説：“陛下聰明，大公無私，自可追比古昔賢聖，然而有識之士，都説你失之於瑣細，帝王的度量，遠遠没有弘揚出來。”孝昭帝笑着説：“正如你所説。我開始治理萬機時，思慮不够周全，所以招致如此的情況。這事怎麽可以長久實行，恐怕以後又會嫌怪有疏忽遺漏。”裴澤因此受寵信優待。孝昭帝樂意聽到自己的過失就是這樣。趙郡王高叡與庫狄顯安奉侍陪坐，孝昭帝説：“須拔是我同堂的弟弟，顯安是我親姑的兒子，現在行家人長幼尊卑的禮儀，除去君臣之間的恭敬，可以談論我的失誤。”庫狄顯安説：“陛下多有輕浮不實的言論。”孝昭帝問：“怎麽樣?”回答説：“陛下以前看見文宣帝用馬鞭鞭打人，常常認爲他做得不對，而現在你也這樣做，這不是輕浮不實的言論嗎?”孝昭帝握着他的手感謝。又讓他們説直話，回答説：

從容受納。

"陛下太瑣細，天子竟更像小吏。"孝昭帝說："我深知此事，然而沒有辦法，由來已久，將要認真整治，直到感悟到無爲之後纔停止。"又詢問王晞，王晞所回答的像厙狄顯安說的一樣，孝昭帝都從容采納。

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宫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孝昭帝的秉性極盡孝道，太后得病時，出居於南宫，孝昭帝行不能正步履，顔容神色消瘦憔悴，穿着衣服不解衣帶，將近有四十天。宫殿距離南宫有五百多步，清早鷄鳴時便去南宫，到辰時纔返回殿中，來往徒步行走，不乘坐輿車。太后的痛苦稍有增加，孝昭帝便卧伏在門外，太后的飲食和藥物，他全都親自料理。太后曾經心痛發作，不能忍受，孝昭帝在帷帳前站立侍候，他用手指挖手心，鮮血流出袖口。對弟弟們友愛，没有君臣之間的隔閡。

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强，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

雄偉勇敢有謀略。當時國富兵强，打算洗雪神武帝的遺恨，本意在安頓留駐於平陽，作爲進攻的策略。他宏遠的謀劃没有實現，可惜啊！

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内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仇。帝在晉陽宫，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絶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當初，孝昭帝與濟南王約定，不互相傷害。到孝昭帝在晉陽時，武成帝鎮守鄴城，觀望雲氣的人説"鄴城有天子氣"。孝昭帝懼怕濟南王再度興起，便秘密進鴆毒。濟南王不依從，便扼住他的脖子將他殺死。後來又十分慚愧悔恨。他起初被内熱所苦，頻頻服用湯散。當時有姓趙的尚書令史，在鄴城看見文宣帝帶領楊愔、燕子獻等人向西走，説是共同去報仇。孝昭帝在晉陽宫，同毛夫人也看見這種情景。孝昭帝的病情便逐漸轉爲危急，用了禳邪消災的祭祀，壓伏邪祟的法術，有時煮油四處潑灑，有時持執火炬燃燒追逐。各種惡鬼纔走出殿梁，高高騎坐在棟上，歌唱呼叫自如，全無恐懼的表情。當時有天狗飛下，便在天狗落下的地方講習武事以壓伏邪辟，有兔子驚嚇了馬，孝昭帝從馬上墜落，折斷了肋骨。太后來探望他的疾病，再三問濟南王所在的地方，孝昭帝不回答。太后發怒説："殺去耶！不聽我的話，死也是合適的。"孝昭帝臨終之時，祇是伏在床鋪枕頭上，叩頭哀求。派遣使臣追長廣王入宫繼承帝位。又親手書寫字條爲："可將我的妻子兒女安置在一個好的地方，莫學前人。"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

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

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眷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論曰：神武帝平定四方，威權在自己一身，遷都鄴城之後，雖然東魏主祭有人，但號令的施行，政策措施都由自己制訂。文宣帝繼承大業，朝廷內外協力順從，從朝廷到郊野，衆人同心仰望，東魏全境，舉國樂於擁戴，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便登上帝位。開始時留心政事，風俗教化整肅，幾年之內，朝野安定。自此之後酗酒縱欲，行事十分猖狂，昏亂邪妄殘暴，近代不曾有過，在位時間不長，實在是由於這種毒害。

濟南王繼承帝業，大力革除文宣帝時的弊政，風俗教化清明，儒士們慶幸。親近的輔佐大臣，雖懷有誠心，但既不能幫助光大道德，和睦至親的宗族同胞，又不能深遠計慮防護自身，深謀護衛主上。當斷不斷，自取其災。臣子既已被誅殺，君主不久便被廢黜凌辱，這都是任用的不是合適的人才所造成的。

孝昭帝早已出任尚書省，典章制度通曉明悉，官民之間的事，全都委托他處理。文宣帝逝世後，大力革除以前的積弊，到登上帝位時，更爲留心，當時人都佩服他的明悉而譏諷他的瑣細。他的志趣好考察古事，遵循禮制法度，既封先前各朝代的後裔，又敦厚學校的風氣，徵召賢能才士，文武人才全部聚集。當時北周的朝廷政事，已轉移給宰輔大臣，主將互相猜疑，不無危險。孝昭帝於是還顧關西地方，實在懷有兼并的意向。他經略謀劃宏大開闊，真是近代的賢明君主。然而天賜壽命不長，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是陰間陽間的路，另有回報；或許是北齊的基業，衹限於此，孝昭帝想擴大它，天不允許吧？

北史卷八

本紀第八

齊本紀(下)

世祖武成帝高湛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瑰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娉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鄰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嘆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疏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晋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托。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晋陽宫，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世祖武成皇帝名湛，神武皇帝第九個兒子，是孝昭皇帝的同母弟。儀表俊美雄偉，神武皇帝尤其鍾愛他。神武帝開始招撫懷柔荒遠各族時，便爲武成帝娶了蠕蠕國太子菴羅辰的女兒，稱爲鄰和公主。武成帝當時八歲，冠服端莊嚴整，神態安閑高遠，華夏和戎族的人都贊嘆稱奇。東魏元象年間，封爲長廣郡公。天保初年，進升爵號爲王，授任尚書令，不久兼司徒，轉遷爲太尉。乾明初年，楊愔等人秘密地加以疏遠和猜忌，任命武成帝爲大司馬，兼并州刺史。武成帝既已與孝昭帝謀劃，誅殺了幾位執政，遷任爲太傅、録尚書事、兼京畿大都督。皇建初年，升任右丞相。孝昭帝到臨晋陽，武成帝因是至親而鎮守鄴城，政事都受委托。皇建二年，孝昭帝逝世，依據孝昭帝的遺詔徵召武成帝入宫繼承帝位。武成帝到晋陽宫，舉哀於崇德殿。皇太后命令主事官員宣讀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領百官恭謹勸勉，三次奏請，武成帝纔應允即位。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彦爲太傅，以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

大寧元年冬季十一月癸丑日，武成皇帝在南宫即位，大赦罪人，改皇建二年爲大寧元年。乙卯日，任命司徒、平秦王高歸彦爲太傅，任命尚書左僕射、趙郡王高叡爲尚書令，任命太尉尉粲爲太保，任命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任命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任命太傅、平陽王高淹爲太宰，任命太保、彭城王高浟爲太師、録尚書事，任命冀州刺史、博陵王高濟爲太尉，任命中書監、任城王高湝爲尚書左僕射，任命并州刺史

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

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晋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戊子，大赦，内外百官，普加泛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彦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

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因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

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彦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彦，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晋陽。陳人來聘。

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丙辰，車駕至自晋陽。

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

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的太子高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日，皇帝命令派遣大使巡行天下，瞭解各地政治的善惡優劣，慰問百姓的疾苦，提拔賢良之士。

這一年，是北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季正月乙亥日，武成帝從晋陽返回。辛巳日，在南郊祭祀。壬午日，享祭太廟。丙戌日，立王妃胡氏爲皇后，兒子高緯爲皇太子。戊子日，大赦罪人，朝廷内外百官普遍提升職位一級；凡是作爲父親後嗣的，賜給爵位一級。己亥日，任命前定州刺史、馮翊王高潤爲尚書左僕射。皇帝命令普遍禁止屠殺，以順應春季的節令。二月丁未日，任命太宰、平陽王高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任命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高歸彦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日，任命兼尚書令、任城王高湝爲司徒。皇帝命令散騎常侍崔瞻去陳朝聘問通好。

夏季四月辛丑日，皇太后婁氏逝世。乙巳日，青州刺史上奏説，這個月的庚寅日，黄河、濟水水清。因黄河、濟水水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元年，給罪人減刑，各有不同的減降。五月甲申日，將武明皇后合葬於義平陵。己丑日，任命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

秋季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彦占據冀州謀反，皇帝命令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伐并擒獲了他。乙未日，斬殺高歸彦，并將他的三個兒子及黨羽二十人斬殺於都市。丁酉日，任命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任命司空婁叡爲司徒，任命太傅、平陽王高淹爲太宰，任命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任命太子太傅、趙郡王高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高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日，武成帝巡行到達晋陽。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冬季十一月丁丑日，皇帝命令兼散騎常侍封孝琰出使陳朝。十二月丙辰日，武成帝從晋陽返回。

這一年，斬殺太原王高紹德。

河清二年春季正月乙亥日，武成帝詔令説將

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辛卯，帝臨都亭録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丙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

親臨朝廷，策試秀才、孝廉。任命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丁丑日，將武明皇后列爲北郊祭地時的配祭。己卯日，兼右僕射魏收因犯庇護縱容罪被除名。辛卯日，武成帝到都亭審察甄别現有的囚徒，給在京的罪人，各予不同程度的減刑。三月乙丑日，皇帝命令司空斛律光督領五營軍士到軹關修建戍所。壬申日，室韋國派遣使臣來朝貢。丙戌日，任命兼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

夏四月，并、汾、晋、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

夏季四月，并、汾、晋、東雍、南汾等五州發生蟲災旱災，傷害莊稼，派遣使臣前去賑濟撫恤。戊午日，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五月壬午日，詔令指定環繞城南的雙堂苑，建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日，齊州刺史上奏，在濟水、黄河交匯的水口看見八龍升天。乙卯日，詔令派遣兼散騎常侍崔子武出使陳朝。庚申日，司州牧、河南王高孝瑜逝世。

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宫爲大興聖寺。

秋季八月辛丑日，皇帝命令將三臺宫改爲大興聖寺。

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杆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晋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晋州，與突厥相應。

冬季十二月癸巳日，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己酉日，北周將領楊忠率領突厥的阿史那木杆可汗等二十多萬人，從恒州分爲三路，殺掠官民。當時，接連兩個月普降雨雪，南北一千多里的地方，平地積雪深好幾尺，白天下霜，太原下了血雨。戊午日，武成帝來到晋陽。己未日，北周軍隊進逼并州，又派遣大將達奚武率領軍隊好幾萬人到達東雍州和晋州，與突厥相呼應。

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絶。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盗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

河清三年春季正月庚申日初一，北周軍隊到達城下，擺開陣勢。兩軍在城西交戰，北周及突厥的軍隊大敗，死去的人和牲畜相枕藉，相連幾百里路。皇帝命令平原王段韶追出邊塞然後返回。三月辛酉日，因爲律令頒布的緣故，大赦罪人。己巳日，有人殺死了太師、彭城王高浟。庚辰日，任命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任命侍中、武興王高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日，任命尚書令、馮翊王高潤爲司空。

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

夏季四月辛卯日，皇帝命令兼散騎常侍皇甫

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録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媪于周。

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媪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

周軍三道并出，使其將尉迥寇洛陽，楊摽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

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禽楊摽。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内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虎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丙子，車駕至自洛陽。

是歲，高麗、靺鞨、新羅并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發振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

亮出使陳朝。五月甲子日，武成帝從晉陽返回。壬午日，任命尚書令、趙郡王高叡爲録尚書事，任命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日，任命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日，任命太尉、任城王高湝爲大將軍。壬辰日，武成帝巡行到達晉陽。六月庚子日，天下大雨，晝夜不止，到甲辰日纔停止。這個月，晉陽謠傳有鬼兵，百姓競相敲擊銅器、鐵器以抗拒鬼兵。斬殺樂陵王高百年。將宇文媪送回北周。

秋季九月乙丑日，封皇子高綽爲南陽王、高儼爲東平王。這個月，將閻媪送回北周。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突厥侵擾幽州，進入長城，進行擄掠之後退走。閏月乙未日，皇帝命令派遣十二位使臣巡行受水潦災害的各州，免除受災地區的租税户調。乙巳日，突厥侵擾幽州。

北周軍隊從三路同時出擊，派了它的將領尉迥侵犯洛陽，楊摽進入軹關，權景宣奔向懸瓠。

冬季十一月甲午日，尉迥等人包圍洛陽。戊戌日，皇帝命令兼散騎常侍劉逖出使去陳朝。甲辰日，太尉婁叡在軹關大敗北周的軍隊，擒獲楊摽。十二月乙卯日，豫州刺史王士良獻出城池投降北周將領權景宣。丁巳日，武成帝從晉陽出發南征。己未日，太宰、平陽王高淹逝世。壬戌日，太師段韶大敗尉迥等人的軍隊，解除洛陽的包圍。丁卯日，武成帝到達洛陽，給洛州内北周軍隊曾經經過的地方免除一年的租賦，赦免洛州州城内死罪以下的囚徒。己巳日，任命太師段韶爲太宰，任命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高長恭爲尚書令。壬申日，武成帝到達虎牢，經過滑臺，留駐於黎陽。所經過的地方都給罪人減刑。丙子日，武成帝從洛陽返回。

這一年，高麗、靺鞨、新羅都派遣使臣來朝貢。山東發生水災，餓死的人不可勝數，皇帝命令發放賑濟以供給，這件事竟没有實行。

河清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日，任命大將軍、任城王高湝爲大司馬。辛未日，武成帝來到晉陽，二月甲寅日，皇帝命令任命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封爲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日，因今年糧穀歉收，禁止賣酒。己卯日，皇

卯，詔減百官食禀各有差。

帝命令將百官的俸禄作不同程度的減降。

三月戊子，詔給西兖、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户粟各有差。家别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絶白，長出於唇。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三月戊子日，皇帝命令給西兖州、梁州、滄州、趙州，司州的東郡、陽平郡、清河郡、武都郡，冀州的長樂郡、勃海郡遭受水災的貧困户發放糧粟，每户多少不等。每家分别所得不過斗升而已，而且又大多没有支付。這個月，彗星出現。有神物隕落在殿廷上，像漆成赤色的鼓，帶有小鈴。殿上石頭自動隆起，兩兩相對。又有神出現在後園萬壽堂前的山穴中，它的身體粗壯，不能辨别他的面目，兩顆牙齒特别潔白，露在唇外。武成帝的值夜人員、侍妾以下七百人都曾看見。武成帝也夢見了這個神。

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

夏季四月戊午日，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因事犯罪被免職。乙亥日，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群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内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晋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宫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太史上奏，天象有變異，它的徵兆是當要更换君主。丙子日，武成帝便讓太宰段韶兼任太尉，持節奉皇帝璽印，傳位給皇太子。大赦罪人，改年號爲天統元年。文武百官都進升職級，給罪人减刑，各有不同程度的减降。皇帝又命令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公卿們給武成皇帝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都向太上皇奏報。當初將要傳政給太子時，武成帝派太監乘子尚乘驛馬送詔書到鄴城。乘子尚出了晋陽城，看見有人騎馬跟隨在後面，忽然又消失了。乘子尚還没到鄴城而詔書的内容已經傳布開了。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日，太上皇帝在鄴宫乾壽堂逝世，當時三十二歲。謚號爲武成皇帝，廟號爲世祖。天統五年二月甲申日，安葬於永平陵。

後主高緯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丙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後主名緯，字仁綱，是武成皇帝的長子。母親叫胡皇后，她夢見自己在海上坐在玉盆上，日頭進入自己的裙下，於是便有孕。天保七年五月五日，在并州的官邸生下後主。後主年少時容貌儀態美好，武成帝特别寵愛，封爲世子。當武成帝入宫繼承帝位後，大寧二年正月丙戌日，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帝禪位給後主。

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晋陽宫，大赦，改河清四年爲

天統元年夏季四月丙子日，後主在晋陽宫即位，大赦罪人，改河清四年爲天統元年。丁丑

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傅，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

日，任命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高潤爲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高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高孝琬爲尚書令。戊寅日，任命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傅，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彦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日，彗星出現在文昌星的東北方，它寬大像手掌，後來逐漸延伸，以致有一丈多長，一百天後纔消失。己巳日，太上皇帝詔令兼散騎常侍王季高出使陳朝。

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

秋季七月乙未日，太上皇帝下詔增設都水使者一人。

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晋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晋陽。丁卯，帝至自晋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

冬季十一月癸未日，太上皇帝從晋陽返回。己丑日，太上皇帝詔令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爲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文宣帝的謚號，交付主事官們議定。十二月庚戌日，太上皇帝在北郊狩獵。壬子日，在南郊狩獵。乙卯日，在西郊狩獵。壬戌日，太上皇帝來到晋陽。丁卯日，後主從晋陽返回。庚午日，主事官員上奏改稱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

是歲，高麗、契丹、靺鞨并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這一年，高麗、契丹、靺鞨都派遣使臣來朝貢。黄河以南發生大瘟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丙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晋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晋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

天統二年春季正月辛卯日，在圜丘祭祀。癸巳日，在太廟舉行祫祭。皇帝命令給罪人減刑，各有不同程度的減降。丙申日，任命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日，後主巡行到晋陽。二月庚戌日，太上皇帝從晋陽返回。壬子日，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三月乙巳日，太上皇帝下詔令將三臺施捨給興聖寺。因爲發生旱災的緣故，給囚禁的罪人減刑。

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堅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

夏季四月，陳文帝逝世。五月乙酉日，任命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高普爲尚書令。己亥日，封太上皇帝的兒子高儼爲東平王，高仁弘爲齊安王，高仁堅爲北平王，高仁英爲高平王，高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命令兼散騎常侍韋道儒出使去陳朝聘問通好。

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

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司徒、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

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并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鄴宫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内外百官，普進二級。

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統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

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

秋季八月，太上皇帝到達晉陽。

冬季十月乙卯日，任命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高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司徒、馮翊王高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下大雪。盜賊竊取太廟裏帝王穿用的衣服。十二月乙丑日，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這一年，斬殺河間王高孝琬。突厥、靺鞨國都派遣使臣來朝貢。這年在北周爲天和元年。

大統三年春季正月壬辰日，太上皇帝從晉陽返回。乙未日，下大雪，平地積雪兩尺深。戊戌日，太上皇帝下詔令，京官執事散官三品以上的官員，各舉薦賢能之士三人，五品以上的官員，各舉薦二人；稱事七品以上的官員，以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録事，各舉薦一人。鄴宫九龍殿發生火災，蔓延焚燒西廊。二月壬寅日初一，後主行冠禮，大赦罪人。九州有職位的人，各進升四級職號；朝廷内外百官，普遍進升二級。

夏季四月癸丑日，太上皇帝命令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出使陳朝。五月甲午日，太上皇帝下詔任命領軍大將軍、東平王高儼爲尚書令。乙未日，颳大風，白天都很昏暗，大風掀掉房屋拔起樹木。六月己未日，太上皇帝下詔封皇子高仁機爲西河王，高仁約爲樂浪王，高仁儉爲潁川王，高仁雅爲安樂王，高統爲丹楊王，高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日，左丞相斛律金逝世。壬午日，太上皇帝下詔令任命尚書令、東平王高儼爲録尚書事，任命尚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

秋季八月辛未日，太上皇帝下詔任命太保、任城王高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高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高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高儼爲司

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役户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户，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晋陽。

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

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丙午，以晋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晋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廷。

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并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

夏四月辛未，鄴宫昭陽殿災，及宣光、瑶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晋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晋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

秋九月丙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

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録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

徒。九月己酉日，太上皇帝下詔令，各官署所控制的雜役户中姓高的人，在天保初年，雖有寬免釋放，但當時因暫時利用他們的能力和作用而没給放免的，現在可全部免去雜户的地位，將他們托付給各地郡縣，一概與平民相同。丁巳日，太上皇帝到達晋陽。

這年秋季，太行山以東地區洪水爲災，百姓飢餓，死尸滿路。

冬季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自派遣使臣來朝貢。十一月丙午日，因爲晋陽大明殿落成，大赦罪人，文武百官進升二級官職，免除并州城區、太原一郡來年的租税。癸未日，太上皇帝從晋陽返回。十二月己巳日，太上皇帝下詔將已故左丞相、趙郡王高琛配享神武帝廟庭。

天統四年春季正月壬子日，後主詔令將已故清河王高岳、河東王潘相樂等十人都配享神武帝廟庭。癸亥日，太上皇帝下詔命令兼散騎常侍鄭大護出使陳朝。三月乙巳日，太上皇帝下詔任命司徒、東平王高儼爲大將軍，南陽王高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高孝珩爲尚書令。

夏季四月辛未日，鄴宫昭陽殿發生火災，蔓延到宣光、瑶華等殿。辛巳日，太上皇帝來到晋陽。五月癸卯日，任命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日，太上皇從晋陽返回。從正月開始没有下雨，直到這個月。六月甲子日初一，下大雨。甲申日，大風，拔木折樹。這個月，彗星出現在井宿。

秋季九月丙申日，北周派遣使臣來通和好，太上皇帝命令侍中斛斯文略出使到北周回報并聘問通好。

冬季十月辛巳日，任命尚書令、廣寧王高孝珩爲録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日，太上皇帝下詔命令兼散騎常侍李翥出使陳朝。這個月，陳朝安成王陳頊廢黜陳朝皇帝陳伯宗而自立爲帝。

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丙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内外百官并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晋陽、中山宫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

十二月辛未日，太上皇帝逝世。丙子日，大赦罪人。九州有職位的人普遍進升一級官職，朝廷内外百官都進升兩級。戊寅日，給太上皇后上尊號爲皇太后。甲申日，後主命令所有從事密探的事務以及各地百業工技全都罷除。又命令掖廷、晋陽、中山宫等處的宫人，以及鄴城、并州兩地的太官官府内所有被發配來充當奴隸的罪人家口，其年齡在六十歲以上，以及有衰老患病的，命令主管官員將他們選擇釋放。庚寅日，後主命令天保七年以來，凡是家庭因受牽連而獲罪被流配的，各地應讓他們返回故里。

是歲，契丹、靺鞨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契丹、靺鞨國都派遣使臣來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宫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叉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晋陽。

天統五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後主命令把金鳳等三臺還没有并入大興聖寺的，都施捨給大興聖寺。這個月，斬殺定州刺史、博陵王高濟。二月乙丑日，後主命令應該處宫刑的人，全都免處宫刑而改爲没入官府充作奴隸。又命令禁止用網捕捉鷹鷂，禁止用籠畜養供玩弄使唤的鳥禽。癸酉日，大莫婁國派遣使臣來朝貢。己丑日，改封東平王高儼爲琅邪王。後主命令侍中叱列長叉出使去北周朝廷。這個月，斬殺太尉、趙郡王高叡。三月丁酉日，任命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這個月，後主巡行到晋陽。

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晋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晋陽。

夏季四月甲子日，後主命令將并州尚書省改爲大基聖寺，晋祠改爲大崇皇寺。乙丑日，後主從晋陽返回。

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内偏旱者，優免租調。

秋季七月己丑日，後主下詔令給罪人減刑，各有不同程度的減降。戊申日，後主命令派出使臣巡視省察黄河以北乾旱的地方，境内偏旱的州郡，都寬免當地的租税户調。

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冬季十月壬戌日，後主命令禁止釀酒。十一月辛丑日，後主下詔任命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高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高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高長恭爲尚書令。庚辰日，任命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丙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録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

武平元年春季正月乙酉日初一，改年號爲武平元年。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逝世。戊申日，後主命令兼散騎常侍裴獻之出使陳朝聘問通好。二月癸亥日，任命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繼續保持以前的王爵。己巳日，任命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高湝爲太師。丙子日，給死罪以下的囚徒減刑。閏二月戊戌日，録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逝世。三月辛酉日，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

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

夏季六月乙酉日，任命廣寧王高孝珩爲司空。甲辰日，因爲皇子高恒出生的緣故，大赦罪人，朝廷内外百官，都進升二級官職，九州有職位的人，普遍進升四級。己酉日，後主任命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爲城陽王，彦康爲定陵王，彦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軟轕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晋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

秋季七月癸丑日，封孝昭皇帝的兒子高彦基爲城陽王，高彦康爲定陵王，高彦忠爲梁郡王。甲寅日，任命尚書令、蘭陵王高長恭爲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日，軟轕國派遣使臣來朝貢。癸酉日，任命華山王高凝爲太傅。八月辛卯日，後主巡行到達晋陽。九月乙巳日，立皇子高恒爲皇太子。

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晋陽。詔右丞相斛律光出晋州道，修城戍。

冬季十月辛巳日，任命司空、廣寧王高孝珩爲司徒，任命上洛王高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日，特殊給并州死罪以下的囚徒減刑。己丑日，再次更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日，後主從晋陽返回。後主命令右丞相斛律光帶領軍隊從晋州的道路出動，修建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録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爲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

武平二年春季正月丁巳日，後主命令兼散騎常侍劉環儁出使陳朝。戊寅日，任命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日，任命録尚書事、蘭陵王高長恭爲太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爲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

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

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

夏季四月壬午日，任命大司馬、琅邪王高儼爲太保。甲午日，陳朝派遣使臣來協議連和，共謀討伐北周，朝廷商議後没有同意。六月，段韶進攻北周的汾州，取得了勝利，俘獲汾州刺史楊敷。

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晋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

秋季七月庚午日，太保、琅邪王高儼假托詔令在南臺殺死録尚書事和士開，當日還誅殺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人，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被賜死於殿中。八月己亥日，後主巡行到晋陽。九月辛亥日，任命太師、任城王高湝爲太宰，馮翊王高潤爲太師。己未日，左丞相、平原王段韶逝世。戊午日，特别給并州界内死罪以下的囚徒减刑，各有不同程度的减降。庚午日，斬殺太保、琅邪王高儼。壬申日，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晋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悦使於周。丙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爲録尚書事。庚午，以録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冬季十月，罷除京畿府并入領軍府。己亥日，後主從晋陽返回。十一月庚戌日，後主命令侍中赫連子悦出使到北周。丙寅日，任命徐州行臺、廣寧王高孝珩爲録尚書事。庚午日，任命録尚書事、廣寧王高孝珩爲司徒。癸酉日，任命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帝。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

武平三年春季正月己巳日，在南郊祭祀。辛亥日，追贈已故琅邪王高儼爲楚帝。二月己卯日，任命衛菩薩爲太尉。辛巳日，任命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日，任命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這個月，後主命令撰著《玄洲苑御覽》，後改名爲《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日，後主命令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各薦舉一人。這個月，北周誅殺其冢宰宇文護。

夏四月，周人來聘。

夏季四月，北周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宰，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

秋季七月戊辰日，誅殺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及他的弟弟幽州行臺、荆山公斛律豐樂。八月庚寅日，廢免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任命太宰、任城王高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高潤爲太宰，太尉、蘭陵王高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高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高延宗爲司徒。

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晋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

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

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并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丙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録尚書事。丁巳，行幸晋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盗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晋陽。

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彦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内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迹，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

五月丙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

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吴明徹戰於吕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歿，遂陷

派遣領軍封輔相出使去北周聘問通好。戊子日，立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己丑日，任命司州牧、北平王高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高寶德爲右僕射。癸巳日，後主巡行到達晋陽。這個月，《聖壽堂御覽》撰成，後主命令交付史閣。後來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朝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冬季十月，給死罪以下的囚徒減刑。甲午日，立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罪人。十二月辛丑日，廢免皇后胡氏爲庶人。

這一年，新羅、百濟、勿吉、突厥都派遣使臣來朝貢。這一年在北周爲建德元年。

武平四年春季正月戊寅日，任命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庚辰日，後主命令兼散騎常侍崔象出使陳朝。這個月，鄴都、并州都有狐爲魅，常截取人的頭髮。二月乙巳日，立左皇后穆氏爲皇后。丙午日，建立文林館。乙卯日，任命尚書令、北平王高仁堅爲録尚書事。丁巳日，後主巡行到達晋陽。這個月，北周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三月辛未日，强盗進入信州，殺死信州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領兵征討。庚辰日，後主從晋陽返回。

夏季四月戊午日，任命大司馬、蘭陵王高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高綽爲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高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高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彦深爲司空。癸丑日，在皇祠祈禱。祭祀的壇臺茅蕝之内忽然發現有車輪壓過的痕迹，經過察看驗證，近旁没有人迹，不知道車是從哪裏來的。乙卯日，後主把它當作是大的喜慶，布告天下。己未日，北周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五月丙子日，後主命令史官改撰《魏書》。癸巳日，任命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任命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

這個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人與陳朝將領吴明徹在吕梁以南交戰，大敗，尉破胡逃脱，長孫洪略戰死，於是秦、涇二州陷

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

落。吴明徹又繼續進攻，攻取和、合二州。這個月，斬殺太保、蘭陵王高長恭。

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録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丙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秋九月，校獵于鄴東。

六月，吴明徹進軍包圍壽陽。壬子日，後主來到南苑，隨從的官員中暑而死的有六十人。任命録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丙辰日，後主命令開府王師羅出使北周。秋季九月，後主在鄴城東圍獵。

冬十月，陳將吴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黄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晋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

冬季十月，陳朝將領吴明徹攻下壽陽。辛丑日，斬殺侍中崔季舒、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黄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日，後主巡行到達晋陽。十二月戊寅日，任命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

是歲，高麗、靺鞨并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這一年，高麗、靺鞨都派遣使臣來朝貢，突厥派遣使臣來請求聯姻。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晋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晋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水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晋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

武平五年春季正月乙丑日，設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日，後主從晋陽返回。朔州行臺、南安王高思好反叛。辛丑日，後主巡行到達晋陽。尚書令唐邕等人大敗高思好，高思好投水而死，將他的尸體焚燒，同時焚燒他的妻子李氏。丁未日，後主從晋陽返回。甲寅日，任命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

夏五月，大旱，晋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

夏季五月，發生嚴重旱災，晋陽獲得死去的旱魔，有兩尺長，臉面和頭頂各有兩個眼睛。後主聽到這消息後，命令當地用木頭刻出旱魔的形狀獻上。庚申日，大赦罪人。丁亥日，陳朝軍隊侵犯淮北。

秋八月癸卯，行幸晋陽。甲辰，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

秋季八月癸卯日，後主巡行到達晋陽。甲辰日，任命高勱爲尚書右僕射。

是歲，殺南陽王綽。

這一年，斬殺南陽王高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晋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

武平六年春季三月乙亥日，後主從晋陽返回。丁丑日，烹殺妖賊鄭子饒於都市。這個月，北周派遣使臣來聘問通好。

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

夏季四月庚子日，任命中書監陽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日，靺鞨派遣使臣來朝貢。

秋七月甲戌，行幸晋陽。

秋季七月甲戌日，後主巡行到達晋陽。

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絶。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

八月丁酉日，冀、定、趙、幽、滄、瀛六州發洪水爲災。這個月，北周軍隊進入洛川，屯駐於芒山，逼攻洛城，縱放火船焚燒浮橋，黄河上的橋被燒斷。閏月己丑日，派遣右丞相高阿那肱

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彦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税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從晉陽前往抵禦北周軍隊，軍隊駐扎在河陽，北周軍隊乘夜晚退走。庚辰日，任命司空趙彦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日，因爲軍國物資財用不足，便對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徵税，各種税額輕重各有差别，停止施行禁酒令。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户，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户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丙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

武平七年春季正月壬辰日，詔令説，從去年以來，水澇爲災，飢餓而不能自保的人，各地應將他們交付給大的寺廟以及富實的家庭，以救濟他們的生命。甲寅日，大赦罪人。乙卯日，後主從晉陽返回。二月辛酉日，搜刮雜户的女子，凡是年齡在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而未出嫁的，全部集中到中央官署，隱匿的，家長處以死刑。二月丙寅日，狂風從西北方興起，吹毁房屋拔起樹木，持續五天纔停止。

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彦深薨。

夏季六月戊申日初一，發生日食。庚申日，司徒趙彦深逝世。

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户。

秋季七月丁丑日，連綿大雨不停。這個月，因水澇爲災，派遣使者撫慰流亡的民户。

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宫。

八月丁卯日，後主巡行到達晉陽。野鷄飛集到御座上，捕獲之後，主事官員不敢禀報後主。後主命令營建邯鄲宫。

冬十月丙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

冬季十月丙辰日，後主在祁連池大舉狩獵。北周軍隊進攻晉州。癸亥日，後主返回晉陽。甲子日，出兵，軍隊全都會集於晉祠。庚午日，後主從晉陽出發。癸酉日，後主率領軍隊列陣前進，上雞栖原，與北周的齊王宇文憲相對陣，直至夜晚都不交戰，北周軍隊收縮營陣而退走。

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

十一月，北周武帝退回長安，留下側翼的軍隊鎮守晉州，高阿那肱等人包圍晉州城。戊寅日，後主來到包圍的陣地上。

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

十二月戊申日，北周武帝前來援救晉州。庚戌日，雙方在城南交戰，北齊軍隊大敗。後主丢下軍隊先返回。癸丑日，後主進了晉陽，恐懼驚慌不知到哪裏纔好。甲寅日，大赦罪人。後主對朝臣們説："北周軍隊很强盛，怎麽辦?"群臣都説："天命没有改變，有得有失，自古以來都是如此。應該停止徵收各種賦税，安撫朝野上下，收集遺散的士兵，背靠着城池與敵人决一死戰，

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廣寧王孝珩爲右廣。延宗入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

以保存國家。”後主心中猶豫不定，想逃向北朔州。於是留下安德王高延宗、廣寧王高孝珩等人守晉陽。如果晉陽守不住，就想投奔突厥。群臣都說不可這樣，後主不聽從群臣的意見。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守護在後主身邊的大臣三十多人，都向西投奔北周軍隊。乙卯日，後主命令招募士兵，派遣安德王高延宗爲左廣，廣寧王高孝珩爲右廣。高延宗進見後主，後主告訴他想遷向北朔州，高延宗哭泣勸諫，後主不聽從。後主秘密派遣王康德與宦官齊紹等人送皇太后、皇太子到北朔州。丙辰日，後主來到城南軍營，慰勞將士，當夜便想退避北朔州，將領們不依從。

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

丁巳日，大赦罪人。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這一天，穆提婆投降北周。後主命令授任安德王高延宗爲相國，把防禦北周的重任托付給他，高延宗流着淚接受任命。後主便乘夜砍開五龍門而出城，想投奔突厥，隨從的官員大多潰散逃走，領軍梅勝郎勒住馬而勸諫，於是後主返回而走向鄴城。當時祇有高阿那肱等十幾人，廣寧王高孝珩、襄城王高彦道陸續來到，有幾十人同行。

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

戊午日，高延宗依從衆人的建議，在晉陽即皇帝位，改隆化元年爲德昌元年。庚申日，後主進入鄴城。辛酉日，高延宗與北周軍隊在晉陽交戰，大敗，被北周的軍隊俘虜。

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宫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悦。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大司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并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

後主派遣人去招募民衆，説是將多給予官爵和賞賜，他雖然説出這樣的話，而竟不拿出賞物。廣寧王高孝珩上奏請求放出宫人以及拿出珍寶，頒賜給將士，後主不高興。斛律孝卿身居軍中，受委任身穿甲衣處理軍務。請求後主親自慰勞將士，并爲後主撰寫了慰問辭，而且交代説：“應該慷慨激昂衷情流淚，以感動激勵民心。”後主出來後面對部衆，將要發布命令，竟不再記得所接受的慰問辭，祇得大笑，隨從的人也一起嗤笑，將士無不灰心離散。於是，從大丞相以下，太宰、大司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職，都增加員額而授任，有的一職三人有的四人，不可計數。

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甲子日，皇太后從北方來到。帶領文武一品以上官員進入朱華門，賜給酒食和紙筆，向他們詢問抵禦北周的方略。群臣百官各有不同的建議，後主不知所從。又帶領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人想議論禪位給皇太子的事宜。在此之前，觀望雲氣天象的人說，帝位當會有更易，於是依照天統年的舊例，授位給幼主。

幼主高恒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

幼主名恒，是後主的長子。母親叫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在鄴城出生。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

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

隆化二年春季正月乙亥日，即皇帝位，當時八歲。改年號爲承光元年，大赦罪人。尊稱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後主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於是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未，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

這時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人勸太上皇帝前往黄河外招募士兵，再作籌劃；如果不能成功，便向南投奔陳國。太上皇帝同意這個計劃。丁丑日，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從鄴城先奔赴濟州。北周軍隊逐漸進逼，癸未日，幼主又從鄴城向東出走。己丑日，北周軍隊到達紫陌橋。癸巳日，焚燒城的西門，太上皇率領一百多人馬向東奔走。乙未日，渡過黄河進入濟州。當天，幼主禪位給大丞相、任城王高湝，讓侍中斛律孝卿將禪位的文書及皇帝璽綬送到瀛州。斛律孝卿於是携帶這文書璽印歸附北周。又給任城王下詔令，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於濟州，派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和皇后携帶幼主奔赴青州，有韓長鸞、鄧顒等幾十人隨從。

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

太上皇到了青州之後，便擬訂進入陳朝的計劃。而高阿那肱却召來北周的軍隊，約定要生擒北齊皇帝，而且屢次派人來禀告，説北周賊軍還在遠處，已派人燒斷了橋路。太上皇因此停頓遲緩。而北周軍隊忽然來到青州，太上皇窘困急迫，打算逃避到陳朝去，將金囊放置在馬鞍的後面，與韓長鸞、淑妃等十多人到達青州南部的鄧村，被北周的將領尉遲綱俘獲，送到鄴城。北周武帝與太上皇行賓主對等之禮，太上皇同太后、

至建德六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

幼主、各位封王，都被送到長安。北周封後主爲温國公。到建德六年，後主被誣告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後主與高延宗等幾十人，不分老少都被賜死。神武帝的子孫存留下來的衹有一二人而已。到大象末年，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奏大丞相隋公，請求收葬北齊後主等人，得到隋公的同意，將北齊後主等安葬於長安北原的洪瀆川。

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澀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録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盗水旱，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厙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厲，盡殺之。或殺人，剥面皮而視之。

後主年幼時才德善美，到長大時，認真學習撰寫文章，設置了文林館，招引許多文士。然而他説話遲鈍，没有氣度，不喜歡接見朝士，如果不是私下寵愛親昵的人，都不曾相互交談。天性懦弱不堪，人們去看望他的就會被他怨恨和斥責。向他奏事的人，即使是三公、尚書令、録事等重要官員，都不得仰望他，都衹能簡要陳述大意，然後驚恐地退出。每當發生災異寇盜水旱等天災人禍時，他也從不貶責自己，衹是在各地設齋祠禱告，把這事當作是修行德政。素來迷信男女巫師，消災求福不得法。當初，琅邪王高儼起兵，報告的人誤傳是厙狄伏連謀反，後主説："這一定是高仁威。"又當斛律光死去之後，武官們舉薦高思好，認爲他能勝任大將軍，後主説："高思好好謀反。"這些事都正像他説的那樣，後主便自以爲所作的謀劃都不會失算，於是更加驕傲放縱。大舉演奏無愁曲，後主親自彈奏胡琵琶而歌唱，陪侍唱和的人以百數，民間稱後主爲無愁天子。他曾經外出看見一群惡鬼，他將惡鬼全數斬殺。他有時候殺人，剥開人的面皮而察看。

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户、雜户、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宫掖婢皆封郡君。宫

後主任命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人控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等人參預機要謀劃。這些人各自勾引私黨，越級提拔官職，官職靠錢財而提升，獄訟靠賄賂而裁決，亂政害民的事情，難於詳盡記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户、雜户、歌舞人、以禱告鬼神爲業的人等，胡亂獲得富貴的幾乎以萬計。庶姓而被封王的以百計，無法再作詳細的記録。封爲開府的有一千多人，封爲儀同的不可計數。一個時期的領軍有三十人，他們連名裁決的文案，各人寫上一個依字，又不具署姓名，終不知道是誰簽的依字。所有權貴寵臣的先祖先父都

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匹，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

給追贈封號，官職每年提升一次，直到升至最高職位時纔停止。宮掖的婢女都封爲郡君。宮女們穿貴重的衣服吃美味飲食的就有五百多人，一條裙子值萬匹絹帛，一個鏡臺值千金，競相多端變化争奇鬥巧，早晨穿上的衣服到晚上就成爲破舊的了。

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毁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内。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鬥鷄亦號開府。犬馬鷄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後主承續了武成帝時的奢侈靡麗，認爲帝王應當如此。於是更多地增置宮苑，建造偃武修文臺，在宮中嬪嬙居住的院中，建造鏡殿、寶殿、玳瑁殿，加上丹青雕刻，其精妙爲當時之最。又在晉陽建造十二個宮院，它的壯麗超過了鄴城的宮院。後主所喜愛的東西不能恒久，往往是屢次毁棄之後又重建。建造時，夜晚就用火光照射着築造，天寒時就以熱水和泥。百業技工困乏，没有時間休息。在晉陽西山鑿造大佛像，一夜照明燃燒的油就有一萬盆，光明照耀於宮内。又給胡昭儀建造大慈寺，還没有建成，又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極盡工巧，運石料填塞泉水，耗去費用以億計，死去的人和牛，不可計數。後主的御馬下面墊有氈毯，食物有十多種，雌雄馬將要交配時，便建設青廬，後主備有酒菜住在青廬親自觀看。狗就用粱米和肉食飼養。馬和鷹犬，都有儀同、郡君的稱號。因此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這就是高思好記載中所稱的駮龍、逍遥之類的名稱。狗就在馬上安置墊褥加以護養。飼養的鬥鷄也稱爲開府。犬、馬、鷄、鷹，大多都食縣的俸禄。收養的鷹，逐日割狗肉來飼養它，狗到幾日之後便被割死。

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親率内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

又在華林園内建立貧窮村舍，後主親自穿上破舊的衣服做乞食兒。又設立窮兒的街市，後主親自參加交易。又仿照西部邊邑各城建築新城，讓人們穿上黑衣裝作是羌兵，擊鼓呼喊而進犯，後主親自率領宦官臨陣抵抗羌兵，有時却真正是拉弓射人。後主從晉陽向東部巡視，他單騎馳騁，衣服解開披頭散髮而返回。後主又好做不緊要的事情，曾經一夜搜取蝎子，到了清晨，索得蝎子三升。後主特别喜愛不合時令的東西，而且求取火急，都需要早晨徵要晚上就辦到，得勢的人趁這個機會，貸一取十以牟取暴利。

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

後主時期賦稅日益沉重，徭役日見繁多，人力既已困乏，國家府庫空虛，於是賜予寵愛的奸邪之臣賣官的權力，有的得到兩三個郡，有的得到六七個縣，各分得州郡，下至於鄉官，大多都頒下皇帝的詔諭。所以有皇帝任命的州主簿，皇帝任命的郡功曹。於是州縣的主事官員，大多出自富商大賈，他們競相貪污放縱，以致民不聊生。從鄴都到各郡縣，到處都在徵稅，各種名目都被起用。凡是這些賦稅徭役的事，都起自武成帝時，衹是到後主時更增加和廣泛了。然而這時却不曾有家門淫穢的事情，惟獨這賦稅徭役及賣官的事，比武成帝時更厲害了。

初，河清末，武成夢大猬攻破鄴城，故索境內猬膏以絶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猬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游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當初，在河清末年，武成帝夢見大刺猬攻陷鄴城，因此便在境內索要刺猬的脂膏以絶滅刺猬。有見識的人認爲後主名字的讀音，與猬字音相協，這是北齊滅亡的徵兆。又婦女們都剪剃掉頭髮裝上假髻，假髻高而偏斜，形狀如同飛鳥，到了面朝南的時候，那髻心便在正西。開始是宮內婦女裝假髻，後來普及到遠處四方。天意好像是說，元首剪落，高危傾側，當走西方。又製作刀子，把刀刃打造得既狹又細，稱之爲盡勢。兒童們游戲時，喜歡用兩手持繩，繩掠地後便向上跳，而且唱着說“高末”。高末這話，大概是高氏國運之末吧。那麼國家亂亡的運數，當是有徵兆的了。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

論曰：武成帝的風度高偉豪爽，籌劃謀算宏大長遠，文武官員，都竭盡謀略和智力，有帝王的器度。但是喜愛親昵平庸低賤的人，將朝政大權托付給他們，在家門之內，淫穢奢侈過度，國家滅亡的先兆，難道就在這裏嗎。天象出現變化，便傳帝位給長子，名號雖然不同了，但政令還是由自己發布，業績有虛誇，治事并不規範，他以聰明治理臣下，怎麽能輕易受攻擊。又河南、河間、樂陵等各位同姓王，有的因爲一時的嫌疑，有的因爲受到猜忌，都無罪而死於非命，這并不是所說的知天命任天意履行正道的本義。

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

後主以常人的姿質，懷有容易受熏陶感染的品性，吟咏先王的訓誡，而教導却不是規範的方

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嬭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内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法。從嬰兒時開始，直到傳位爲帝，都隔絶了正人正道。修養德性所經歷的情況，與吟咏學習大有不同，家庭訓誨所聽到的，無非是不合法度違背法紀的事物。又以宦官乳母爲輔導，接觸到的是艷麗的姿色、淫靡的音樂，盡情於牽狗馴鷹放浪無拘的娱樂，恣情於家門淫亂的歡好。人們説“從惡如崩”，是説爲惡像山崩那様容易。後主當武平年間在位時，更出現國政淪喪，他很少接見朝士，不親理政事，帝王的一切政務，都托付給惡人。宫廷的内侍，對外吐露皇帝的意旨，其威勢比風霜嚴厲，其心志比天日還高，虐待百姓殘害群衆，打擊陷害從不滿足，賣官職賄獄訟，貪欲難於滿足。加以名將受禍害，忠臣被殺陳尸，剛剛看見沉没的苗頭，不一會便看見土崩瓦解的頹勢，北周武帝趁着這個時機，便統一了華夏，可悲啊！大概夏桀商紂之類的罪人，他們的滅亡十分迅速，是當然的道理。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内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内藴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吴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内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于

鄭文貞公魏徵歸總評論説：神武帝以雄偉傑出的姿質，開始奠定霸業；文襄帝以英明的韜略，討伐叛亂之賊，懷柔邊遠地方。當時國君死亡了又有新的國君相承，出兵遵照法令。河陰的戰役，摧毁宇文氏的軍隊易如反掌；渦陽一戰，掃蕩侯景的軍隊有如摧枯枝拉朽木。所以能以盛氣震懾西鄰，威勢影響南方。是王室的依靠，東夏地區心悦誠服地歸附。文宣帝依靠累世積聚的資財勢力，當朝廷上下樂於擁戴的際會，又身居當爲君主的地位，於是取代東魏的帝位。他懷有變化無常的才能，運用奇異莫測的心智，網羅才德出衆的人才，以嚴明督察對待臣下，文武官員，著名的臣子，都竭盡他們的能力和作用。文宣帝又親自率領軍隊出塞，任命將領率軍到達長江，在龍城平定了單于，送君主到梁國。京城内外充實安定，邊疆没有警報，胡兵停止了他們的南侵，秦隴西魏不敢東顧。文宣帝不久便荒淫而敗壞道德，不思爲善而發狂，爲善未能亡身，而留下禍害却足以傳給後代。能够正常死亡，是幸運；繼嗣人不長久，是應當的。孝昭帝時國土狹小，自身危險，他得帝位是逆取而順守，對外施行文化教育，内心却藴藏着雄圖大略，打算包

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

容整個疆域，全部占有華夏全境，但他享年短促，功業没有成就。假使上天給他年壽，足以使西鄰秦地和南朝忙得爲之旰食。武成帝即位時，常軌正道已經衰敗，昭帝、文襄帝的風氣，被摧折而喪失。到了後主在位時，朝廷内外分崩離析，軍隊在平陽潰敗，自己在青州被擒。天道深遠，或許不容易談論，吉凶由人，抑或可以評説。

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晋，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虚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

觀察北齊全盛時期，控制了隔離遥遠的土地，西境包含汾水、晋水，南境抵達長江、淮河，東境到海邊，北境到沙漠。六國的土地，我得其五國土地；九州的土地，他分得其四州。估量甲士的多少，比較府庫貯藏的虚實，奮戰千里的將帥，軍中籌劃奇計的謀士，比較雙方的優劣，没有等級差别可言。

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税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功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墻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於宫園，禽色荒於外内。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媪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剒被於忠良，禄位加於犬馬。讒邪并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摇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宫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鎸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

然而那太行山、長城的堅固，和以前一樣，長江、淮河、汾水、晋水的險要，没有移動，府庫積藏及輸入的賦税的豐厚，没有虧損，士民與甲士的衆多，没有缺少。然而先前的帝王使用它而有餘，後主守着它却不足，這是什麽緣故呢？先前帝王在位之時，飽經風雨，勞苦勤政，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有功的一定給予獎賞，有過失的一定給予處罰，使百姓安居樂業。既已與人民共存亡，所以能够同生死。後主却不是這樣，他讓人服從自己的私欲，損群利己，建造高樓雕墻，甘心於飲酒，嗜好樂舞，店鋪遍布於宫園中，在宫廷内外縱情於畋獵和女色。把白晝當作夜晚，日以繼夜地淫樂，無水而陸地行舟，他想要的一定要實現，他所求取的一定要得到。又偏聽偏信，忠直信誠的話不聽取，讒言就一定被接受。把人當作草芥看待，順從惡人好像順隨流水一樣。奸邪閹宦居要職掌大權，婢妾專擅了左右皇帝的權力。賣官職賄獄訟，政治混亂濫用刑罰，斬殺施於忠良之人，禄位賜給犬馬畜類。讒臣邪臣并進，而法令多所聞知。持瓢勺的不止百人，動摇根本的不止一手。因此土崩瓦解、衆叛親離，回顧北周的道途，都有向西歸附北周的意向。而後主正更使其宫觀華麗，極盡荒淫，認爲黎民百姓可以欺騙，指天日發誓以保護自己，驅

使倒戈自攻的軍隊，去抗擊前歌後舞意氣昂揚之師，北齊五代崇高的基業，一舉而被滅亡。這難道不是鐫刻金石的人難於成功，而摧枯拉朽的容易得到功效嗎。

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税盡，人力殫，物産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我又聽説，“天對人没有親疏，祇輔佑有道德的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北齊自從河清年間之後，直到武平末年，土木營建的工程不曾停止過，到各地挑選宫妾的事也没有罷止。徵收的税銀耗盡，民力困乏，物産不够供給他的需求，江海不能滿足他的欲望。也就是所説的火勢已經熾烈，又背來薪柴使火勢更足；國家的運數已經到盡頭了，又作惡以促使它滅亡。想求大厦不焚燒，延期增年，不是很難的嗎。由此説來，北齊的敗亡，實在也是由於人，不祇是天命了。

北史卷九

本紀第九

周本紀(上)

太祖文帝宇文泰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黄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己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名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其祖先出自炎帝，炎帝被黄帝消滅，子孫逃到北方荒野居住。他們的後代有葛烏兔，雄猛武勇多有謀略，鮮卑人尊奉他爲首領，於是他統率十二個部落，世世代代爲鮮卑人的首領。到他的後裔普回，在狩獵中得到三枚玉璽，璽上的文字爲“皇帝璽”，普回認爲是上天所賜，自己獨自覺得怪異。他們的風俗稱天子爲“宇文”，因此定國號爲宇文，并把宇文當作姓氏。

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爲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都，陵隨例徙居武川，即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皇考肱，并以武略稱。

普回的兒子莫那，從陰山南遷，開始居住在遼西，稱爲獻侯，與魏國爲舅甥關係。從莫那起九代之後到侯歸豆，被慕容晃消滅。侯歸豆的兒子宇文陵在燕國做官，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封爲玄菟公。到慕容寶滅亡後，宇文陵回到魏國，被任命爲都牧主，賜給安定侯的爵位。天興初年，魏把豪强大族遷移到代都，宇文陵按照規定遷居武川，於是成了代郡武川人。宇文陵生宇文系，宇文系生宇文韜，宇文韜生皇父宇文肱，他們都以勇武而有謀略著稱於世。

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衛可瓌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州軍所破，戰没於陣。武成初，追謚曰德皇帝。

宇文肱仗義豪放而有氣量才幹。正光末年，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起兵作亂，他任命的將領衛可瓌最爲强盛，宇文肱聚集同鄉的民衆，斬殺衛可瓌，衛可瓌的部隊於是逃散。宇文肱後歸服鮮于修禮，被定州軍擊敗，戰死於陣中。武成初年，追加謚號爲德皇帝。

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

文皇帝，是德皇帝的小兒子。母親王氏。當初懷孕五個月時，夜裏夢見抱着兒子升天，即將

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升到天時而停止，夢醒後，告訴了德皇帝。德皇帝高興地説：“雖然未到天，也是極貴了。”文皇帝出生時有像蓋子一樣的黑氣，向下覆蓋着身體。長大之後，身高八尺，額頭方而寬闊，鬍鬚好看，頭髮長拖至地，雙手下垂超過膝蓋，背上有黑痣，曲折相連如龍盤繞之形，臉色紫而有光，人一見他就有敬畏之心。

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尒朱榮遷晋陽。榮忌帝兄弟雄傑，遂托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冤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

文皇帝小時就有大志，不從事普通人謀生的職業，看輕錢財而愛好施捨，以結識賢明的士大夫爲大事。跟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中。到葛榮殺鮮于修禮時，文皇帝當時年已十八歲，葛榮放任手下的將帥，文皇帝看出此人不能成大事，與諸位兄弟謀劃除掉他。計策尚未施行，適逢葛榮滅亡，於是隨着尒朱榮遷到晋陽。尒朱榮忌憚文皇帝兄弟們的雄武豪傑，於是藉口其他的罪名誅殺文皇帝的三哥洛生。文皇帝以家族冤枉而自行申訴，言辭意旨慷慨激昂，尒朱榮受到震動而赦免他，更加敬待文皇帝。

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

文皇帝開始時作爲統軍跟隨尒朱榮四處征討，後作爲別將跟從賀拔岳到洛陽討伐北海王元顥。北魏孝莊帝返回洛陽之後，以功勞封文皇帝爲寧都子。後又跟從賀拔岳進軍關中，平定万俟醜奴，代行原州刺史之事。當時關、隴地區戰亂，文皇帝以恩惠與誠信進行安撫，百姓都高興，説：“早遇宇文使君，我們哪會跟人叛亂。”文皇帝曾帶幾人在田野騎馬，忽然聽到簫鼓的音樂，問跟隨的人，都説没聽見，心裏獨自感到怪異。

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悦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悦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悦未必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悦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説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説悦，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悦軍説之。悦遂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

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下抵抗北齊神武帝，留其弟尒朱顯壽鎮守長安，命秦州刺史侯莫陳悦東下。賀拔岳知道尒朱天光此行必敗，打算留下侯莫陳悦一起策劃除掉顯壽，但想不出好計策。文皇帝對賀拔岳説：“目前天光駐軍還近，侯莫陳悦未必敢有貳心，如果告訴他除掉顯壽的事，怕他驚恐。然而侯莫陳悦雖爲主將，却不能控制部下，如果先説服他的部下，他們必然産生留下的願望。於是進則貽誤與尒朱天光約定的期限，退則怕人心變動，如果乘此機會再去説服侯莫陳悦，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賀拔岳大喜，當即命

壽。及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帝爲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决焉。

文皇帝進入侯莫陳悦軍營説服他。侯莫陳悦於是與賀拔岳襲擊長安，文皇帝率輕騎爲前鋒，追到華陰，活捉顯壽。等到賀拔岳升任關西大行臺，任命文皇帝爲左丞，兼賀拔岳幕府司馬，事無巨細，都委托他裁决。

齊神武既除尒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托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悦本實庸材，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并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户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悦。復遣帝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凉。

北齊神武帝高歡除掉尒朱氏後，就獨掌了朝廷大權。文皇帝請求前往觀察他，到了并州。神武帝認爲文皇帝不是普通人，説："這小兒眼光與衆不同。"準備留下他。文皇帝假裝表示忠誠，拜托神武帝身邊的親信，苦苦請求回覆使命，兼程趕路。走了一天後神武帝後悔，派上等驛馬追趕文皇帝至潼關，未追上而返回。文皇帝回來，對賀拔岳説："高歡豈甘心做臣子，有野心却尚不動手，衹是怕將軍兄弟幾人罷了。侯莫陳悦本來實是庸才，也不受高歡猜忌，衹要做好準備，除掉他也不難。現在費也頭執弓的騎兵，不下萬人，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强兵三千餘人，以及靈州刺史曹泥，都仗恃着地處偏遠，常懷有異心。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人口衆多而物産豐富，不遵奉朝廷之命。現在如果轉移部隊接近隴，控制住其要害，向他們顯示軍威，用恩德使他們歸心，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兵馬，以壯大我軍。再與西方的氐人、羌人和好，安撫好北方沙漠地帶的邊塞，調回部隊到長安，輔助北魏皇室，這就是齊桓公、晋文公取得霸業的做法。"賀拔岳非常高興。又派文皇帝到京城請示諸事，密奏這套計劃。北魏皇帝批准計劃，給文皇帝加官武衛將軍，讓他回來向賀拔岳彙報。賀拔岳於是引導部隊西進駐扎平凉。

岳以夏州鄰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帝爲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

賀拔岳認爲夏州與叛亂部隊相鄰，想找一個出色的刺史來鎮守，衆人都推舉文皇帝。賀拔岳説："宇文左丞，是我的左右手，怎可失去。"考慮多日，纔聽從衆人的意見，任命文皇帝爲夏州刺史。文皇帝到了夏州，伊利望風歸附，而曹泥仍與北齊神武帝互通使節。

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悦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

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準備進攻曹泥，派都督趙貴到夏州與文皇帝商議。文皇帝説："曹泥衹有一座孤城而且路途阻隔，不足擔憂。侯莫陳悦貪心而不講信用，應先對他下手。"賀

不聽，遂與悦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悦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尸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請避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悦，密圖帝。事發，斬之。

拔岳不聽，就與侯莫陳悦一起攻擊曹泥。二月，到達黄河彎曲之地，果然被侯莫陳悦害死。部隊四散返回平涼，衹有大都督趙貴率私人部隊收得賀拔岳尸體回到軍營。整個部隊不知聽誰指揮，將領們認爲都督寇洛年齡最大，推舉他總管軍隊。寇洛一向没有雄才大略，威望不足而軍令不行，就請求讓位。此時趙貴向將領們提議，説文皇帝具有英姿雄略，如果向他通知賀拔岳的喪訊，必定前來赴難，再趁勢尊奉他，大事就可成功了。將領們都稱爲妙計，就令赫連達急馳到夏州向文皇帝通告。軍人與官吏都哭泣，請求留下赫連達以觀察變化。文皇帝説："難得而易失去的是時，等不得一天結束的是機，現在不趕快前去，將怕衆心離散。"都督彌姐元進準備與侯莫陳悦裏應外合，密謀害死文皇帝。事情暴露，殺死彌姐元進。

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

文皇帝就率領部下，輕騎趕赴平涼。當時北齊神武帝也派長史侯景去招收賀拔岳的部隊，文皇帝走到安定，與侯景在驛站裏相遇。吐出口中的飯躍上馬匹，對他説："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在，你能幹什麽?"侯景大驚失色説："我好比一支箭罷了，隨人發射。"侯景由此返回。文皇帝到平涼，爲賀拔岳的死哭得非常悲慟。將士又悲又喜説："宇文公來了，没有可擔憂的了。"

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勞帝，帝不受命。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并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帝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帝亦悔，驛追之不及。基亦逃歸，言帝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神武乃始追悔。

北齊神武帝又派侯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慰勞文皇帝，文皇帝不接受他的慰勞。與王基原有交情，想留下他，還想留下侯景，二人都不屈服，就放走了他們。當時斛斯椿在文皇帝處，説："侯景，是人中豪傑，爲何放走他?"文皇帝也後悔，派人乘驛馬追趕他而追不上。王基也逃回去，説文皇帝是英雄豪傑，請齊神武帝趁他未穩定而消滅他。神武帝説："你没有看到賀拔、侯莫陳嗎? 我要用計而不動手就除掉他。"等到沙苑之敗後，北齊神武帝纔開始追悔。

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悦亦被敕追還，悦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悦枉害忠良，復不應

當時魏帝準備除掉北齊神武帝，聽説賀拔岳被害，派武衛將軍元毗宣布聖旨并慰勞賀拔岳部隊，然後調回洛陽。元毗到了平涼，此時將領們已經推舉文皇帝爲首領。侯莫陳悦也被魏帝命令返回洛陽，侯莫陳悦已歸附神武帝，不肯聽從魏

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悦。

帝的徵召。文皇帝說：“侯莫陳悦枉害忠良，又不聽從皇帝的命令，這是國家的大賊。”於是命令各部隊戒嚴，準備討伐侯莫陳悦。

及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悦在水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討悦，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

等到元毗回來，文皇帝向魏帝上表，藉口高歡已到河東，侯莫陳悦在水洛，自己首尾受敵，請求稍作停緩。文皇帝志在討伐侯莫陳悦，又不清楚朝廷的意旨，而且軍隊尚未集中，故藉此爲托辭。於是與元毗及諸將，殺牲盟誓，共助王室。

初，賀拔岳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

當初，賀拔岳駐軍黄河彎曲之地，一軍官獨自行走，忽然看到一個老翁，對軍官說：“賀拔氏雖然擁有這支部隊，終無所成。當有一個宇文氏從東北來，將來必定大爲興盛。”說完就不見了。到這時纔應驗。

魏帝因詔帝爲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帝乃與悦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悦乃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爲己援。普撥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因問帝安秦、隴計。帝請召悦，授以内官，及處以瓜、凉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

魏帝於是詔命文皇帝爲大都督，當即統率賀拔岳部隊。文皇帝又致信侯莫陳悦，譴責他殺害賀拔岳的罪行，又加勸説令他歸順朝廷。侯莫陳悦就僞造詔書給秦州刺史万俟普撥，命令他做自己的援軍。普撥懷疑這個詔書，封好呈送給文皇帝，文皇帝上表報告此事。魏帝於是問文皇帝安定秦、隴的計策。文皇帝請求召見侯莫陳悦，任命他爲朝廷官員，并讓他駐在瓜州、凉州一帶，不這樣辦，終會招致猜疑。

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悦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悦。軍出木峽關，大雪，平地二尺。帝知悦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水洛。帝至，圍之，城降。帝即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悦軍。其部將皆勸悦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軍，間遣使請爲内應。其夜，悦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悦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導追悦，至牽屯

三月，文皇帝進軍到達原州，各支部隊全都集中，宣告討伐侯莫陳悦的用意，士兵無不心懷憤慨。四月，率部隊進軍隴，留下哥哥的兒子宇文導爲都督，鎮守原州。文皇帝的部隊軍令嚴明，秋毫無犯，百姓大爲歡悦。部隊出了木峽關，天下大雪，平地積雪二尺。文皇帝知道侯莫陳悦膽怯而且多疑，就兼程急進，出其不意。侯莫陳悦果然懷疑他的部下有背叛之心，其部下也不能安心，衆人於是産生叛心。聽説大軍將要來到，侯莫陳悦退守略陽，留下一萬多人據守水洛。文皇帝到了，包圍水洛，守城部隊投降。文皇帝就派數百匹輕騎兵急進略陽，與侯莫陳悦部隊對陣。侯莫陳悦的部將都勸侯莫陳悦撤退保住上邽。當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也在侯莫陳悦軍中，暗中派人向文皇帝請求作爲内應。這天夜裏，侯莫陳悦出動部隊，部隊自行驚擾而潰亂，有一些

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悦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厘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瓮歸，帝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悦。

軍官及士兵前來投降，文皇帝指揮大軍奮力攻擊，大破侯莫陳悦部隊。侯莫陳悦與他的子弟及部下數十騎逃走。文皇帝就命原州都督宇文導追擊侯莫陳悦，追至牽屯山而殺死他，將他的首級傳送到洛陽。文皇帝到達上邽，侯莫陳悦的倉庫中財物堆積如山，都用來賞給士兵，自己不拿一毫一厘。文皇帝的親信有人私自拿了一個銀瓮回來，文皇帝知道後加以治罪，當即打破銀瓮賞給將士，衆人大爲高興。

齊神武聞關、隴剋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帝進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

北齊神武帝聽説關、隴取勝，派使節見文皇帝，打算相互加深聯係。文皇帝拒絶而不接納，封好神武帝的來信向魏帝報告。當時神武帝已有背叛之心，所以魏帝深加依仗文皇帝，就命文皇帝稍稍引軍東撤。文皇帝就下令大都督梁禦率領步騎兵五千人，前往鎮守黄河與渭河的匯合口，準備攻取黄河以東。魏帝提升文皇帝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遵照詔命封拜官職，而使持節的權力照舊。

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左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如故。帝乃傳檄方鎮曰：

當時魏帝正要除掉北齊神武帝，又派人徵調部隊。文皇帝就命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領輕騎兵一千人趕赴洛陽。魏帝晋升文皇帝兼任尚書左僕射、關西大行臺，其餘的官職照舊。文皇帝於是傳發檄書到各軍鎮説：

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聞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翼生羽。

聽説陰陽交替應用，盛衰相互轉换，若遇上百六厄運，就不會出現三皇五帝。皇家創業，教導蒼生，保護安定四海，仁愛養育萬物。到孝明帝孝昌年間國運開始變壞，災難屢次發生，隴、冀騷亂，燕、河失控。雖然天命重開，平定天下指日可待，然而乘隙之徒，趁機作亂。

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效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奸回，乃勸尒朱榮行兹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復爲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

賊臣高歡，才器見識平庸低下，出身於低級苦力，很少聽説禮義。衹以一介武夫，效力於軍隊，愧受皇恩，竟高升到榮寵之職。不能竭誠盡忠，却專門心懷奸邪，勸誘尒朱榮進行篡逆。等到尒朱榮因專權而受誅之後，尒朱世隆因是其同黨而在外反叛，高歡極力慫恿，令他攻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再次虐殺皇帝，暫時扶立長廣王，以號令天下，假裝推舉節閔帝，圖謀竊取

竊威權。并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尒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窳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横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直武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奸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横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并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

皇權。都把他們廢斥，全被殘害。於是在河北起兵，假裝討伐尒朱氏，多次上書，聲稱消滅叛軍。把皇帝廢黜之後，又要殺害和篡位。因爲人心仍在魏朝而未改，擔心殺頭之罪降臨，這纔找來魏朝宗室，權且敷衍民心。上天正使魏朝興盛，必將有君主，輔佐擁戴聖明君主，實非高歡的力量。而高歡依仗兵力安於殘忍，自以爲功勞，廣泛安插心腹，遍布州郡，尚書省及皇宮内，没人不是他的親信，這些人全貪婪暴虐，殘害生靈。而老將名臣，正直人士，則横遭瘡傷，動輒受到刑罰。已故武衛將軍伊琳，清廉正直武勇剛毅，禁軍曾歸他統率；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誠亮直驍勇豪傑，是皇上的幹將，高歡逮捕而殺害了他們，却不曾奏報皇上。司空高乾，是他的黨羽，常常互相呼應，謀劃危害國家。衹是未曾采納他的奸謀，擔心他事先泄露，於是密告朝廷，使朝廷殺了高乾，之後纔當着其弟的面而哭，聲稱是天子横加殺戮。孫騰、任祥，是高歡的心腹，讓二人都進入朝廷中樞，窺伺國家的空子，他們知道高歡篡逆的陰謀即將發動，相繼逃歸，高歡更加優待，也没有告發。

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勛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悦，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疋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毁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寶，溪壑可盈，禍

然而高歡來到洛陽之初，本來就有奸謀。他命親信蔡儁擔任河、濟地區的長官，厚加賞賜，做東道主。已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功高德重，是國家興亡所依靠的人，高歡喜好動亂災禍，深加忌恨，乃與侯莫陳悦陰謀陷害。幕府宇文將軍受命專行征伐，當即進行討伐。高歡知反叛之狀已經暴露，稍懷抗拒之心，就派蔡儁抵抗，命竇泰輔佐他，又派侯景等人聲稱向白馬進軍，輔世珍等人徑向石濟進軍，高隆之、疋婁昭等人屯兵占據壺關，韓軌之流擁兵在蒲坂。在這種情況下向天子上書，多次議論得失，詆毁皇帝，侮辱朝廷。藉此小事，圖謀皇位，溪溝可填滿，禍國之心不可測量。一時説直向荆、楚進軍，

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决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僚師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

開拓疆土於外；一時説分兵前往伊、洛，拿下那些進讒言的人；一時説要前來入關，與幕府决戰。當今皇帝聖明治理國家，天下清明安定，百官端整，四方來朝，人人都是忠良，誰是皇帝身邊進讒言之人？而高歡自作威福，製造禍亂，虚構讒佞之人，指鹿爲馬，包藏禍心，窺伺我朝皇位。這些事可以忍受，何事不可忍受？

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鋭師百萬，彀騎千群，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吝。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稍逼宫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群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

幕府無往不勝，親受皇命，率鋭師百萬，鐵騎千群，携糧帶甲，衹等敵人前來，正義所在，不吝惜粉身碎骨。頻繁發布詔書，頒告天下，稱高歡叛亂，召集軍隊加以討伐。現在就分别命令諸位將帥，根據戰機進攻討伐，或者直奔其要害，或者襲擊其巢穴，像雷電環繞巨蛇攻擊，像大霧籠罩星宿羅列。而高歡違背天地之意，人與鬼都受其毒害，趁此機會加以掃蕩，容易得如同俯身拾物。高歡如果渡過黄河，逼近皇宫宗廟，幕府則分别命令諸位將領，直往攻取并州，幕府親自領兵東出，迅急奔赴伊、洛。高歡如果固守他的老巢，不敢出動，幕府也命令群帥，多道同進，車裂賊臣，以告慰天下。

其州鎮郡縣，率土黎人，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并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别格，凡百君子，可不勉哉。

各州鎮郡縣，天下的百姓，或是州鄉的官紳，或是功勛世家，都應拋棄叛賊歸順朝廷，到軍隊中立功效力。封官賞功的條目，已有專門的規定，衆多的君子，能不努力嗎！

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晋。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内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

文皇帝對各部隊説："高歡雖然智力不足但狡詐有餘，現在聲言要往西進，其本意則要進入洛陽。我打算命寇洛率馬步軍一萬多人，從涇州東撤；王羆率甲士一萬人，先占據華州。高歡如果西進，王羆足以抵抗；如果他進入洛陽，寇洛就襲擊汾、晋。我就火速起程，直赴京城，使高歡進有内顧之憂，退有被擊之勢，一舉平定，這是上策。"衆人都稱好計。

七月，帝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

七月，文皇帝率軍從高平出發，前驅到達弘

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决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爲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别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争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謝罪。

農。而北齊神武帝逐漸逼近京師，魏帝親率六軍駐扎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守武牢。文皇帝對左右親信説："高歡數天間行軍八九百里，爲知兵法者所忌諱，正應乘機攻擊他。而皇上因帝位的重要，不能渡河决戰，正沿着渡口據守。而黄河長達萬里，很難全面防禦，一處被渡過，大事就完了。"就讓大都督趙貴任别道行臺，從蒲坂渡河，急進并州；派大都督李賢率精鋭騎兵一千奔赴洛陽。此時元斌之與斛斯椿争奪權力，不守城防，魏帝於是輕騎進入潼關。文皇帝備好儀仗迎接，在東陽驛晋見，脱帽流淚向魏帝謝罪。

乃奉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决於帝。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别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帝，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至是詔帝尚之，拜駙馬都尉。

於是尊奉魏帝建都長安，修整環境，建立朝廷，軍隊與國家大政，都取决於文皇帝。又增授大將軍、雍州刺史等職，兼任尚書令，爵位進封爲略陽郡公，另置兩個尚書，隨機處理事務，解除了尚書僕射一職，其餘官職照舊。早先，魏帝在洛陽，答應把馮翊長公主嫁給文皇帝，當時未來得及成婚魏帝就西遷了。到這時詔命文皇帝娶了公主，拜官爲駙馬都尉。

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帝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

八月，北齊神武帝攻下潼關，侵入到華陰，文皇帝率各軍駐扎霸上等待他。齊神武帝留下將軍薛瑾守衛潼關而撤退，文皇帝於是進軍斬殺薛瑾，俘虜他的士卒七千人。返回長安，官位晋升到丞相。

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

十一月，派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人到靈州討伐曹泥，李虎引黄河水淹曹泥。第二年，曹泥投降，遷徙曹泥的豪强將帥到咸陽。

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群公定册，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帝。

閏十二月，魏孝武帝駕崩，文皇帝與衆大臣商定，尊奉魏南陽王元寶炬繼位，這就是西魏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己酉，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帝固讓王及録尚書，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

西魏大統元年正月己酉日，魏文帝晋升文皇帝爲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爲安定郡王。文皇帝堅持推讓郡王與録尚書事，魏文帝同意了，於是改封爲安定郡公。東魏將軍司馬子如侵犯潼關，文皇帝駐軍霸上。子如於是撤軍從蒲津侵犯華州，刺史王羆擊退他。

三月，帝命有司爲二十四條新

三月，文皇帝命有關部門制定二十四條新制

制，奏行之。

度，上奏後實行。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帝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其部隊逃到東魏，文皇帝率輕騎兵追趕，追到黄河以北一千餘里，追不上而返回。

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掎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泰必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

三年正月，東魏進攻龍門，駐軍在蒲坂，造三道浮橋渡黄河。又派其將軍竇泰進軍潼關，高昂包圍洛州。文皇帝出軍到廣陽，召集將領們告訴説："賊軍攻我三面，又造浮橋，表示打算必定渡河，這不過是想牽制我軍，讓竇泰得以西進罷了。况且自高歡起兵以來，竇泰每次都擔任前驅，其部下多爲鋭卒，屢次得勝而驕傲。現在襲擊他必定取勝，擊敗竇泰，高歡就會不戰而退了。"諸將都説："賊軍在近處，放下不管而襲擊遠處，若有差失，後悔怎麽來得及呢。"文皇帝説："高歡前兩次襲擊潼關，我軍不越過霸上。現在大舉前來，以爲我軍衹會自守而已。又因得志而傲慢，有輕視我軍之心，乘此機會襲擊他，何往而不勝。賊軍雖造橋，不能直接渡河，近五天内，我必定拿下竇泰了。"庚戌日，文皇帝回到長安，聲稱要去隴右。辛亥，晋見魏文帝而暗中行軍到小關。竇泰突然聽説西魏軍到，陣勢未列好，文皇帝攻擊他，將其部隊全部俘虜，斬殺竇泰，傳送首級到長安。高昂聽説了，燒毁輜重而撤走。齊神武帝也拆除浮橋而退軍。文皇帝於是返回。

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申前命，授帝録尚書事，固讓乃止。

六月，文皇帝請求解除大行臺之職，魏文帝重申前次的任命，對文皇帝授官録尚書事，堅决推讓纔罷休。

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帝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人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城潰，禽東魏陝州

八月丁丑，文皇帝率領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軍東伐，到達潼關。文皇帝於是在部隊誓師説："與你們大衆，奉行上天的威嚴，消滅暴亂。你們衆將士，整頓好你們的盔甲武器，小心執行你們的軍事任務，不得貪取財物而輕敵，不得殘害人民而耍威風。執行命令就有賞，不執行命令就要殺頭，你們衆將士都要努力。"於是派遣于謹先攻占土地到達盤豆，攻下它，俘獲東魏將軍高叔禮，送到長安。戊子日，到達弘農，攻擊它，城防崩潰，活

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守將高千走度河，命賀拔勝追禽之，并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

捉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虜他的士兵八千人。守將高千逃跑渡過黄河，命賀拔勝追擊活捉了他，一并送到長安。在此時宜陽、邵郡都歸附。在此之前黄河之南的豪傑響應東魏的，也都投降。

齊神武懼，率衆趨蒲坂，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帝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將度，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將擊之，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北齊神武帝害怕，率軍趕往蒲坂，準備從后土渡河。派其將軍高昂帶三萬人進軍黄河之南。這一年，關中饑荒，文皇帝在弘農駐軍補給軍糧五十多天。當時士兵不足一萬人，聽説齊神武將要渡河，纔返回。齊神武帝於是渡過黄河，逼近華州，刺史王羆嚴密防守，齊神武帝於是涉水過了洛水，駐軍在許原以西。文皇帝到渭河以南，徵召各州的部隊，未能會集。將要攻擊高歡，諸將認爲寡不敵衆，請求且等高歡再往西進以觀察他。文皇帝説："高歡如果到了咸陽，人心變得騷動不安。現在趁他剛到，可以攻擊他。"當即在渭河上造浮橋，令士兵帶三天口糧，輕騎渡過渭河，輜重部隊從渭河以南，沿着渭河兩岸共同西進。

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候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横擊之，絶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進帝柱國大將軍，增邑并

十月壬辰，到達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齊神武帝領軍前來會戰。癸巳，偵察騎兵報告齊軍已到，文皇帝召集諸將謀劃。李弼説："敵衆我寡，不可在平地上擺陣。在此東面十里處，有渭河彎曲之處，可先占據而等待敵軍。"於是進軍到渭河，背靠着河水東西方向排陣，李弼爲右翼，趙貴爲左翼。文皇帝命部隊都放倒戈矛隱藏在蘆葦叢中，聽到鼓聲就衝出來。到黄昏時，齊軍來到，遠望見魏軍人少，競相衝向左翼，隊伍混亂不成行列。兵士即將交手時，文皇帝擂響戰鼓，士兵都奮勇衝出。于謹等六支部隊與他們會合作戰，李弼等人率鐵甲騎兵從側面攻擊齊軍，隔斷齊軍爲兩塊，於是大破齊軍，斬殺六千多人，臨陣投降的二萬餘人。齊神武帝連夜逃跑，追到黄河邊，又大勝一場。前後俘虜齊神武帝的士兵七萬人，留下其中帶甲士兵二萬人，其餘的全部放回。繳獲齊軍的輜重武器盔甲，在長安向魏文帝獻上戰俘。李穆説："高歡嚇破膽了，追擊可以俘獲他。"文皇帝不聽，於是回軍到渭河以南。這時徵召的各州部隊纔到達。就在作戰之

前五千户。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

處，按當時的士兵人數，每人栽樹一株，共栽柳樹七千棵，以表彰戰役的勝利。魏文帝晉升文皇帝爲柱國大將軍，增加封地加上以前所封共五千户。李弼等十二位將領，也都晉升爵位增加封地。

以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帥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蒲坂鎮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帝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初，帝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昂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度河，遂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

任命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兵二萬人進軍洛陽，賀拔勝、李弼渡河包圍蒲坂。蒲坂守將高子信打開城門迎入賀拔勝部隊，東魏將軍薛崇禮棄城逃走，賀拔勝等人追擊而捉獲了他。文皇帝進軍蒲坂，平定了汾州、絳州。早先，文皇帝從弘農進入潼關後，東魏將軍高昂包圍弘農。聽説齊軍戰敗，退守洛陽。獨孤信到達新安，高昂又逃走渡過黄河，於是魏軍進入洛陽。從梁、陳以西，投降的將領、官吏不斷。

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帝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儀同怡峰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以州來降。

在這時東魏將領堯雄、趙育、是云寶進軍潁川，打算收復失地。文皇帝派儀同宇文貴、梁遷等人迎擊，大敗敵軍，趙育前來投降。東魏又派任祥率河南部隊與堯雄會合，儀同怡峰與宇文貴、梁遷等人又擊敗他們。又派都督韋孝寬攻占豫州。是云寶殺死他的東揚州刺史那椿，率東揚州前來投降。

四年三月，帝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

四年三月，文皇帝率諸將上朝拜見魏文帝，典禮結束後回到華州。

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穀城，臨陣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帝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芒山爲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高昂、李猛、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人，赴河死者萬數。

七月，東魏將領侯景等人包圍洛陽的獨孤信，齊神武帝隨後趕到。文皇帝護送魏文帝到穀城，臨陣斬殺東魏將領莫多婁貸文，全部俘獲他的部隊，送到弘農。於是進軍瀍水之東。侯景等人連夜解圍退走。到早晨，文皇帝率輕騎兵追到黄河邊。侯景等人北靠黄河橋，南至芒山排下陣勢，與西魏各軍作戰。文皇帝的馬被流箭射中，驚跑，軍隊騷亂。都督李穆下馬讓給文皇帝，軍勢又振奮。於是取得大勝，斬殺敵軍將領高昂、李猛、宋顯等，俘虜其帶甲兵士一萬五千人，逃到黄河中淹死的以萬計。

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并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

這一天，戰陣排得很廣，首尾遠隔，從清晨到下午，數十次交鋒，氛霧四處瀰漫，都不能相互聯係。獨孤信、李遠在右翼，趙貴、怡峰在左翼，戰鬥都陷於不利，又不知魏文帝及文皇帝的位置，都放棄部隊而先返回。開府李虎、念賢等

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

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百姓間，乃謀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城人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閿鄉，令帝討之。長安父老見帝，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帝會，攻破青雀。太傅梁景叡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帝復屯華州。

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西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荆州，帝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蠕蠕度河至夏州，帝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帝出軍蒲坂，神武退，度汾追之，遂遁去。

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帝帥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

人爲後軍，遇到獨孤信等人撤退，就與他們一起返回。因此全軍撤退，洛陽也告失守。大軍到達弘農，守將都已棄城西逃。以前俘虜的降兵留在弘農的，於是合夥關閉城門抗拒。進攻并攻下弘農，殺死他們的首領數百人。

大軍東伐之時，關中留守的兵少，而前後俘虜的東魏士兵，都散布在百姓中，於是陰謀作亂。等李虎等人到了長安，想不出辦法，就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輔佐魏太子出城駐在渭河之北。關中大爲恐慌，百姓相互搶劫。這時沙苑俘虜的軍人趙青雀、雍州人于伏德等人於是反叛。青雀占據長安子城，伏德守住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分别收聚降卒，以抗拒返回的軍隊。長安城人都相繼抗拒青雀，每天作戰。魏文帝停留在閿鄉，命文皇帝討伐他們。長安父老見到文皇帝，又悲又喜説："想不到今天，能重見公。"士女都相互祝賀。華州刺史宇文導襲擊咸陽，斬殺慕容思慶，活捉于伏德，南渡渭河，與文皇帝會合，攻破趙青雀。太傅梁景叡在此之前因病留在長安，此時也和趙青雀聯絡而合謀，到此時也被誅殺，關中纔安定。魏文帝回到長安，文皇帝又駐軍到華州。

十二月，是云寶襲擊洛陽，東魏將領王元軌棄城逃跑。都督趙剛襲擊廣州而攻克，從襄州、廣州以西的城鎮又都歸屬西魏。

五年冬，在華陰大閲兵。

六年春，東魏將領侯景出兵三鵶，將要侵犯荆州，文皇帝派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兵出軍武關，侯景於是撤軍。

夏，蠕蠕渡河到夏州，文皇帝召各部隊駐扎沙苑防備他們。

七年十一月，文皇帝奏准實行十二條制度，擔心百官不努力本職工作，又下令重申新制度。

八年十月，北齊神武帝侵犯汾州、絳州，包圍玉壁。文皇帝出軍蒲坂，齊神武帝撤退，渡過汾河追擊他，齊神武帝於是逃走。

十二月，魏文帝在華陰狩獵，大宴將士。文皇帝率領諸將，到行在所朝見魏文帝。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率全州歸

愼舉州來附，帝帥師迎之。

三月，齊神武據芒山陣，不進者數日。帝留輜重於瀍曲，軍士銜枚，夜登芒山，未明擊之。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免。帝率右軍若干惠，大破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神武復合戰，帝又不利，夜引還。入關，屯渭上。神武進至陜，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帝以芒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五月，帝朝京師。

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爲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爲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爲牧、守、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

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閱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刺史成慶以應之，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侵襄州，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穰，景遁去。

五月，獨孤信平凉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

七月，帝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舉河南六州來附，被圍於潁川。六月，帝遣開府李弼援之，東魏將韓軌等遁去。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

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帝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

順，文皇帝率軍迎接他。

三月，北齊神武帝背靠芒山列陣，數天也不前進。文皇帝留下輜重在瀍水彎曲之處，軍士口銜木棍，連夜登上芒山，天未亮時襲擊齊神武帝。齊神武帝單騎被賀拔勝追逐，僅得脱身。文皇帝率右軍若干惠，大破齊神武帝的部隊，盡數虜獲他的步兵。趙貴等五位將領在左翼，戰鬥不利。齊神武帝又返回作戰，文皇帝作戰不利，夜裏撤軍返回。進入潼關，屯駐在渭河邊。齊神武帝前進到陜州，開府達奚武等防禦他，於是撤退。文皇帝因芒山戰鬥中諸將違犯軍紀，上書請求貶自己的官，魏文帝不允許。於是廣泛招募關、隴豪强，以增强軍隊。

十月，在櫟陽大閲兵，返回屯駐在華州。

十年五月，文皇帝到京師朝見。

七月，魏文帝因文皇帝前後上奏的二十四條和十二條新制度，正是中興永久的準則，命尚書蘇綽再加增減，彙總爲五卷，頒布天下。於是搜求挑選賢才擔任州牧、郡守、縣令，學習新制度後派往各地。數年之間，百姓認爲方便。

十月，在白水大閲兵。

十一年十月，在白水大閲兵，於是向西到岐陽狩獵。

十二年春，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據該州反叛，瓜州人張保殺死刺史成慶響應他，文皇帝派開府獨孤信討伐他們。東魏將領侯景侵犯襄州，文皇帝派開府若干惠防禦他，到達穰，侯景逃走。

五月，獨孤信平定凉州，活捉宇文仲和，遷徙百姓六千多家到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發起義兵殺死張保，瓜州平定。

七月，文皇帝在咸陽大會各軍。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率河南六州前來歸附，被包圍在潁川。六月，文皇帝派開府李弼增援他，東魏將領韓軌等人逃走。侯景於是遷徙鎮守豫州。於是派開府王思政占據潁川，李弼率軍返回。

七月，侯景暗中策劃投奔梁朝，文皇帝知道他的陰謀，全部追還前後調給侯景指揮的將士，

遂叛。

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毓爲寧都郡公。初，帝以平元顥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以爲郡，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

五月，魏帝進帝位太師。帝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蒲川，聞魏帝不豫而還。及至，魏帝疾已愈，乃還華州。

是歲，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帝遣大將軍趙貴帥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

初，侯景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暠以郡內附，帝使大都督苻貴鎮之。及建鄴陷，仲禮還司州，來寇，暠以郡叛，帝大怒。

十一月，遣開府楊忠攻剋隨州，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溠頭，大破之，禽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二子震爲武邑公。

七月，帝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總百揆。

十月，帝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

侯景害怕，於是反叛。

冬，文皇帝護送魏文帝西至咸陽狩獵。

十四年春，魏文帝下詔封文皇帝的長子宇文毓爲寧都郡公。當初，文皇帝因平定元顥迎回魏孝莊帝有功，被封爲寧都縣子，到這時，改縣爲郡，用來封給宇文毓，以表彰最早勤王的功臣。

五月，魏文帝晉升文皇帝官位爲太師。文皇帝護送魏太子巡視安撫西部邊境，登上隴山，刻石碑記載此事。於是到達原州，歷覽北方的長城，大規模狩獵，向東到達五原，到了蒲川，聽說魏文帝身體不適而返回。等回到長安，魏文帝疾病已痊愈，於是回到華州。

這一年，東魏將領高岳包圍潁川的王思政。

十五年春，文皇帝派大將軍趙貴率軍增援王思政。高岳堵住洧水以淹潁川城，潁川以北都變成了沼澤，救兵不能到達潁川。六月，潁川被攻陷。

當初，侯景包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暠率其郡歸附西魏，文皇帝派大都督苻貴鎮守。等到建鄴被攻陷，柳仲禮回到司州，來犯，孫暠率其郡反叛，文皇帝大怒。

十一月，派開府楊忠攻克隨州，進軍包圍安陸的柳仲禮長史馬岫。

十六年正月，柳仲禮前來增援安陸，楊忠在溠頭迎擊，大破仲禮，活捉了他。馬岫率全城投降。三月，魏文帝封文皇帝第二子宇文震爲武邑公。

七月，文皇帝東伐，拜章武公宇文導爲大將軍，總負責留守各部隊，屯扎在涇水之北，鎮守關中。九月丁巳，部隊從長安出發。連日下雨，從秋季到冬季，各部隊的馬驢多有死亡。於是在弘農以北造橋渡河，從蒲坂返回。於是黃河以南從洛陽，黃河以北從平陽以東，就落入齊朝手中。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駕崩，皇太子繼位，文皇帝以冢宰身份總攬朝政。

十月，文皇帝派大將軍王雄從子午關出兵，

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討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從散關出兵，攻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

廢帝元年春，王雄攻下上津、魏興，以這一地區設置東梁州。

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以州降武。

四月，達奚武包圍南鄭，一月有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率梁州投降達奚武。

八月，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帝復遣王雄討之。

八月，東梁州百姓包圍州城，文皇帝又派王雄討伐他們。

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爲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

二年正月，魏廢帝詔命文皇帝爲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定，遷徙當地的豪强到雍州。

三月，帝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帥師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

三月，文皇帝派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師到蜀討伐梁武陵王蕭紀。

四月，帝勒鋭騎三萬，西逾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七月，帝至自姑臧。

四月，文皇帝率精鋭騎兵三萬人，向西越過隴山，渡過金城河，到達姑臧。吐谷渾震驚恐懼，派使節獻上當地的寶物。七月，文皇帝從姑臧回到長安。

八月，尉遲迥剋成都，劍南平。

八月，尉遲迥攻克成都，劍南平定。

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亂，伏誅。

十一月，尚書元烈謀反，被誅殺。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三百三十。

三年正月，首次制定九命典制，以叙列朝廷内外的官職與爵位。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也以九爲上等級別。又改置州、郡、縣，共改四十六個州，新置一個州，改一百零六個郡，改三百三十個縣。

魏帝有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魏廢帝有怨言，於是文皇帝與公卿商議，廢黜魏帝，讓齊王托跋廓繼位，這就是西魏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饗群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托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帝乃令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

恭帝元年四月，文皇帝大宴群臣。西魏史官柳虬手捧竹簡文書向朝廷宣告説："廢帝，是魏文帝的太子，年齡七歲，魏文帝向安定公囑托説：'這個太子，有才能，由公輔佐，無才能，也由公輔佐，公應努力輔佐他。'公既接受了這個重大囑托，身處最高輔佐的職任，又嫁了女兒做皇后，竟不能教導使他有成就，致使他被廢黜，辜負了魏文帝的托付之意，這個罪過不在安定公還在誰？"文皇帝就命太常盧辯作誥書告諭公卿們説："嗚呼！我朝的群臣與衆士，孝文皇帝把身處襁褓的太子托付給我，引導他教育他，希望他能成才。而我不能不改變他的心，以至於

我文皇帝之志。嗚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顔，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帝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

廢毀了我孝文皇帝的遺志。嗚呼！這個罪過我能到何處躲避？我確實知道這一情况，何况你們大家的心情呢。衹是我的臉皮，難道衹在今天變厚，衹怕來世，拿我做藉口。”乙亥，魏恭帝下詔封文皇帝的兒子宇文邕爲輔城公，宇文憲爲安城公。

七月，西狩至原州。

七月，西至原州狩獵。

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鋭騎先屯其城下。丙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剋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没爲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

梁元帝派使節請依照舊地圖以確定邊界，又與齊聯絡，言辭無禮而傲慢。文皇帝説：“古人有言，上天所拋棄的，誰能興盛他，大概就是説蕭繹吧。”十月壬戌，派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人率步騎兵五萬人討伐梁朝。十一月癸未，軍隊渡過漢水，中山公宇文護與楊忠率精鋭騎兵先屯扎到江陵城下。丙申，于謹到達江陵，排列營寨包圍守候。辛亥，攻克江陵城，殺死梁元帝，俘虜梁朝百官士民返回西魏，淪爲奴隸的人有十多萬，赦免的有二百多家。扶立蕭詧爲梁主，住在江陵，爲西魏的附庸國。

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絶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魏氏的早年，統率國家三十六個，大姓九十九個，後來大多滅絶。到這時，讓將領中功勞大的爲三十六國的後代，功勞次一級的爲九十九姓的後代，他們統率的軍人，也都隨從其將領改了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十月，帝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二年，梁的廣州刺史王琳侵犯邊境。十月，文皇帝派大將軍豆盧寧率軍討伐他。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

三年正月丁丑，開始實行《周禮》，設立六官，魏恭帝晋升文皇帝的職位爲太師、大冢宰。文皇帝認爲漢、魏職官太多，打算改革前朝的弊端，大統年間，就令蘇綽、盧辯按照周代的制度創始改革官制，不久又設六卿官，但是因爲未能編成，衆多事務仍歸臺閣處理。到這時纔完成，就下令實行。

四月，帝北巡。七月，度北河。魏帝封帝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

四月，文皇帝巡察北方。七月，渡過北邊的黄河。魏恭帝封文皇帝的兒子宇文直爲秦郡公，宇文招爲正平公。

九月，帝不豫，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薨于雲陽宫，還長安發喪，時年五

九月，文皇帝身體不適，回到雲陽，命中山公宇文護接受遺囑輔佐繼位之子。十月乙亥日，文皇帝死於雲陽宫中，回到長安發喪，時年五十

十。十二月甲申，葬于成陵，謚文公。及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

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樸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云。

歲。十二月甲申，埋葬在成陵，謚號爲文公。到北周孝閔帝接受西魏的禪讓後，追尊爲文王，廟號爲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

文皇帝知人善任，聽從勸諫如順從流水，崇尚儒術，明曉政治事務，用恩惠與信任待人。能駕馭英豪，與他見一次面的人，都會忠誠效力。沙苑擄獲的俘虜，釋放而任用他們，到河橋戰役時，讓他們充任戰士，都能得到他們拼死效力。諸將出征，授給他們謀略，無不取勝。生性愛樸素，不崇尚無謂的裝飾，常以糾正風俗恢復古風爲志向。

孝閔帝宇文覺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

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崩。丙子，世子嗣位爲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爲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曰："予聞皇天之命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垂變以告，惟爾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爾焉。"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册書曰："咨爾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亢怫于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勛德于天地，丕濟黔黎。洎公，又躬宣重光。故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曆數，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茲天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户

孝閔皇帝名覺，字陁羅尼，是文皇帝第三子。母親叫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時封爲略陽郡公。當時善於看相的人史元華見到閔皇帝，回來對親近的人説："這個公子有至貴之相，衹恨不能長壽。"

魏恭帝三年三月，任命爲安定公世子。四月，拜爲大將軍。十月乙亥，文皇帝駕崩。丙子，世子繼位爲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恭帝下詔以岐陽地區爲封邑封孝閔帝爲周公。庚子，下詔禪讓帝位給孝閔帝説："我聽説皇天之命不常在一朝，衹歸於有德的人。從前堯把帝位讓給舜，舜讓給禹，是順乎時宜。上天厭惡我魏國，顯示了變異以告知，衹是你們不知道罷了。我雖不聰明，敢不敬聽天命，讓有德者來嗎。現在繼承唐、虞的舊制，禪讓帝位給周，以此宣告於你們。"讓大宗伯趙貴手持節杖捧着册書説："告訴你周公，帝王之位不是常久的，有德的人接受天命，此乃天道。我奉行這種天道，遠求唐、虞時的準則，説我魏朝之德告終很久了，我國小孩大人無不知道，現在還可違背於天道而不送歸皇位給有德之人嗎。於是咨詢謀劃，都説：公的父親文公，功勛道德至於天地，大救百姓。到公，又親自發揚聖明。所以天象顯示在天上，歌頌散布於人間，上天的曆數，確實在於公，我怎敢不順從。所以恭敬地奉行聖典，讓位給公。公要享受這天命，保有萬國，能不謹慎嗎。"魏恭帝上朝，派户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交來皇

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綬。帝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位于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皇考文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封魏帝爲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人視聽也。逮于尼甫，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録，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烏。"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爲太師，以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爲太傅、大冢宰，以大司馬、河内公獨孤信爲太保，以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迥等并爲柱國。壬寅，祀圜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癸卯，祀方丘。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税。乙巳，享太廟。丁未，會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有司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人得失，禮餼高年，恤于鰥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辛酉，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

二月癸酉，朝日于東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太保，大司馬、晋國公護爲大冢宰，

帝大印。孝閔帝堅持推辭，公卿百官勸説接受，太史陳述改朝的徵兆，這纔聽從了。當天，魏恭帝退位到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燒柴祭祀報告上天，朝見百官在路門。追尊皇父文公爲文王，皇母爲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爲宋公。這一天，槐里獻上赤雀。百官上奏商議説："帝王的興起，没有不改變曆法的，表明從上天受命，改變人們的視聽。到孔子時，考查了陰陽，認爲應實行夏代的曆法，後來的帝王都不改動。現在魏朝的曆法告終，周室接受天命，以木繼承水，實在應當改曆，正要使用夏曆，遵從聖道。文王出生時有黑氣的祥兆，又有黑水的預言，服裝顔色應崇尚黑色。"御批説："可以。"讓大司徒、趙郡公李弼擔任太師，讓大宗伯、南陽公趙貴擔任太傅、大冢宰，讓大司馬、河内公獨孤信擔任太保，讓大宗伯、中山公宇文護擔任大司馬，讓大將軍寧都公宇文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迥等都擔任柱國。壬寅日，祭祀圜丘。詔書説："我的祖先來自神農，他對於圓、方二丘，應作神主。始祖獻侯，在遼海開拓疆土，配祭南北郊；文王皇父道德符合五運，承受上天的明命，供在明堂，以配祭上帝。"癸卯，祭祀方丘。甲辰，又祭太社。開始廢除市門税。乙巳，到太廟供祭品奉祀祖先。丁未，在乾安殿會見，頒發賞賜每人不等。戊申，詔命有關部門分别任命使節，巡視風俗，詢求爲政得失，慰勞老年，撫恤孤寡。辛亥，祭祀南郊。壬子，册立王后元氏。辛酉，到太廟獻供品。癸亥，親自耕種籍田。

二月癸酉，在東郊朝拜太陽。戊寅，祭祀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被誅殺，太保獨孤信有罪免官。甲午，讓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任太保，大司馬、晋國公宇文護任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任大司馬，高陽公

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爲柱國。

達奚武任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任柱國。

三月己酉，衛國公獨孤信賜死。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之一。

三月己酉，賜衛國公獨孤信自殺。癸亥，削減六府官員三分之一。

夏四月壬申，降死罪已下囚。壬午，謁成陵。丁亥，享太廟。五月己酉，帝將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

夏四月壬申，給死罪以下的囚犯減刑。壬午，拜謁成陵。丁亥，到太廟獻供品。五月己酉，孝閔帝將要到昆明池觀看打魚，博士姜須勸諫，於是停止。

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辛亥，享太廟。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已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良。九月庚申，改太守爲郡守。

秋七月壬寅，孝閔帝在右寢審理案件，有不少案件認爲可哀而赦免。辛亥，到太廟獻供品。八月戊辰，祭祀太社。辛未，給死罪以下的囚犯減刑。甲午，詔命二十四軍推舉賢良人才。九月庚申，把太守改爲郡守。

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宫伯乙鳳、賀拔提等潜請帝誅護，帝許之。又引宫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群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并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内殿，令宫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爲略陽公，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弒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

孝閔帝性格剛烈果斷，忌恨晉公宇文護的專横。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前朝佐命大臣的身份，入宫奉侍皇帝，也恨宇文護的權力太重，就與宫伯乙鳳、賀拔提等人暗中請求孝閔帝誅殺宇文護，孝閔帝允許這請求。又叫來宫伯張先洛。張先洛向宇文護報告此事，宇文護就調出李植任梁州刺史，孫恒任潼州刺史。乙鳳等人再次上奏孝閔帝，將要召見群臣入宫，藉此機會誅殺宇文護。張先洛又告訴他。當時小司馬尉綱總指揮宫中禁軍，宇文護就召見尉綱進入殿中，欺騙乙鳳等人叫到殿中議事，一個個地逮捕送到宇文護府中，全都殺死。尉綱又解散禁軍，孝閔帝身邊無人，獨自在内殿，命宫人執兵器守衛自己。宇文護派大司馬賀蘭祥逼迫孝閔帝退位，貶爲略陽公，就幽禁在原來的官邸中。一月有餘，被殺去世，時年十六歲。李植、孫恒等人也遇害。

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墻，白武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弒酷乘輿，冤結生靈，毒流宇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

到武帝誅殺宇文護後，纔下詔説："已故略陽公德行純正，天姿俊秀傑出。當魏朝曆數告終，天命將要改變，歌頌大爲聚集，曆數所歸，在上合乎蒼天的喜慶，在下表明神祇的賜與。然而禍生於身邊，災難起乎兄弟之間，白虎吞噬驂馬，蒼鷹聚集宫殿，羞辱神器，酷殺皇上，冤獄牽連生靈，流毒遍於天下。現在天下安定，災毒消除，按照追加尊號的禮節，應追加名號。"派太師、蜀國公宇文迥在南郊追加謚號爲孝閔皇

皇帝，陵曰靜陵。

帝，陵墓稱爲靜陵。

世宗明帝宇文毓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群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群臣固請，乃許之。

世宗明皇帝名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的長子。母親是姚夫人。永熙三年，文皇帝君臨夏州，出生在統萬城，由此而取名。大統十四年，封爲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多次升遷爲大將軍，鎮守隴右。孝閔帝登基，晉升官位爲柱國，轉爲岐州刺史，有良好的政績。到孝閔帝被廢黜，晉公宇文護派人到岐州迎接明帝。九月癸亥，到達京師，停在原先的官邸。群臣上書勸説繼位，準備好皇帝儀仗車馬護送迎接，明帝堅持推讓，群臣堅持請求，於是同意。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群臣於延壽殿。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見群臣在延壽殿。

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綱爲柱國。乙酉，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陽平公李遠賜死。辛未，梁敬帝遜位于陳。

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死。己卯，任大將軍、昌平公尉綱爲柱國。乙酉，祭祀圜丘。丙戌，祭祀方丘。甲午，祭祀太社。賜陽平公李遠自殺。辛未，梁敬帝在陳退位。

十一月庚子，享太廟。丁未，祀圜丘。

十一月庚子，在太廟貢獻供品。丁未，祭祀圜丘。

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爲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没入爲官口者，悉免之。

十二月庚午，拜謁成陵。庚辰，任大將軍、輔城公宇文邕爲柱國。戊子，赦免長安獄中囚犯。甲午，詔命元氏子女自從連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淪爲官府奴隸的人，全部赦免他們。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爲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置十二郡。

二年春正月乙未，任大冢宰、晉公宇文護爲太師。辛亥，親自耕種籍田。癸丑日，册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日，在雍州設置十二個郡。

三月甲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爲牧，京兆郡守爲尹。庚申，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三月甲午，北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率全州來歸附。改雍州刺史爲牧，京兆郡守爲尹。庚申，詔命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遷以後，都稱河南人，現在周朝既建都關中，應改稱京兆人。

夏四月己巳，以太師、晉公護爲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五歲刑已下皆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

夏四月己巳，任太師、晉公宇文護爲雍州牧。辛未，死罪囚犯降罪一等，五年刑罰以下的都赦免他們。甲戌，天王后獨孤氏逝世。甲申，下葬敬后。五月乙未，任大司空、梁國公侯莫

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宗伯。六月癸亥，嚈噠國遣使朝貢。己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爲萬年縣，并居京城。壬申，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骸埋胔。

秋七月，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雄并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賦詩。

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貢。癸亥，太廟成。乙亥，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廟庭。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晋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總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

夏五月戊子，詔有司造周曆。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推究。唯庫廄倉廩，與海内所共。漢帝有云：'朕爲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盗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月，高昌遣使朝貢。

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

陳崇爲大宗伯。六月癸亥，嚈噠國派使節朝見進貢。己巳，授命高齡老人榮譽職銜刺史、郡守、縣令，撫恤鰥寡孤獨每人不等。從長安分出萬年縣，都歸處於京城。壬申，派使節分别巡行州郡，審理囚犯，觀察風俗，掩埋尸骸。

秋七月，順陽獻上三脚烏。八月甲子，群臣上書祝賀，於是大赦，文武百官普遍晋級。九月辛卯，任大將軍楊忠、王雄都爲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繼承魏國之後。丁未，明帝來到同州故居，賦詩。

冬十月辛酉，突厥派使節朝見進貢。癸亥，太廟修成。乙亥，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在太廟配祭文皇帝。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晋公宇文護上書交還朝政，明帝開始親理萬機，軍隊仍由宇文護總管。開始把都督諸州軍事改爲總管。三月癸巳，六軍列陣，明帝親戴盔甲，迎接東方的太白星。吐谷渾侵犯邊境，庚戌，派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軍討伐他們。

夏五月戊子，詔命有關部門編造周朝曆法。己亥，在正武殿審理案件。辛亥，任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爲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爲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宇文邕爲大司空。乙卯，詔書説："近來屢有檢舉官府寬赦前事的，有關部門從現在起不要追究。衹有倉庫財物，與天下共有。漢帝説過：'朕爲天下守財罷了。'如有人盗竊公家財産錢糧，魏朝時的事，年月已遠，一律不查問；自周擁有天下以來，雖然經過赦免，事迹可以知道的，有關部門就應追究。審查確實之時，免其罪過，賠償則按法辦理。"賀蘭祥攻下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逃走。閏五月，高昌派使節朝見進貢。

六月戊子，大雨不止。詔命公卿大夫士以及

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勳；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流亡，匡兹頽運。賴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鋭，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予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并量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殂。

州牧郡守百姓等，命令他們各自上書議事，直言極諫，不要有所避諱。遭到水災的，有關部門可時常巡視，一條條列出來向上彙報。庚子，下詔說："潁川時跟隨我，這叫做元勛；不要忘了父城，確實由此興起了王業。皇考文皇帝當天下混亂之時，開始改造，拯救那些流亡的百姓，挽救了已經頹敗的國運。依賴英雄賢才的盡力輔佐，文臣武將同心協力，助成大功，能够興隆帝王之業。而披堅執鋭，櫛風沐雨，長言往昔，確實令人茫然興嘆。若是功成名就，建國之後發給符節的，我認爲是很好了。其中有人爲此而犧牲，妻子兒女無處歸身的，朕非常爲之悲傷。凡是跟隨先王到夏州，從夏州出發以來，現仍活着的及已經死亡的，都酌量賜給錢物，以符合朕的願望。"這個月，陳武帝去世。

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

秋八月己亥，改稱天王爲皇帝，追尊文王爲文皇帝，大赦，改年號。癸丑，增加御正四人，官位相當於上大夫。

冬十月，齊文宣帝殂。

冬十月，北齊文宣帝去世。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群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群臣公侯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癸丑初一，在紫極殿大會群臣，開始上演百戲。三月辛酉，重陽閣建成，在芳林園宴會群臣、公侯、列將、卿大夫以及突厥使節，賞賜錢物每人不等。

夏四月，帝因食糖䭔遇毒，庚子，大漸。詔曰：

> 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修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并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于心矣。所

夏四月，明帝因食用糖蒸餅中毒，庚子，病重。下詔書說：

> 人生天地之間，稟受五常之氣，天地有窮盡，五常有變動，人怎能長在。所以有生有死，是事物道理的必然。面對必然之理，長短之間，何足多有遺恨。朕雖德行不高，天性愛好古典圖書，閱覽聖賢論述，未嘗不以這個道理自諭。現在這樣乃是命，還有什麽可説！諸公以及在朝的卿大夫士、軍中大小都督將軍人等，都建立了功勛，累積不少年歲，輔佐太祖，助成我周家王朝，讓朕繼承大業，處於帝位之上。這是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自己。朕臨終能保全身體名譽，跟隨先帝在地下，實在是心中没有遺恨了。所遺憾的，朕享受帝位，可謂四年了，不能使政化改善，

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修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恨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爲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没九泉，形骸不朽。

百姓豐足，九州未能統一，齊和陳還在作梗，想到這一遺恨，眼睛無法閉上。衹希望仁兄冢宰，以及我先正先父的公卿大臣等人，協力同心，努力相互勉勵，不要忘了太祖的遺志，提挈後人，朕雖在九泉之下，身體不朽。

今大位虚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政道，顧其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可思念此言，令萬代稱嘆。

現在帝位虚曠，社稷無主，朕的兒子年幼，不足以臨國爲帝。魯國公宇文邕，是朕的四弟，寬仁大度，海内共知，能弘揚我周家的，必定是這個人。一個人貴在有始終，諸公跟隨太祖，輔佐朕身，可謂有始了。如有能心想政道，考慮時世的艱難，輔佐宇文邕做天下的君主的人，可謂有終了。哀傷去世的人而奉事活着的人，是人臣的大節，諸公可思念此言，讓萬代稱嘆。

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勢爲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内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内，勿禁婚娶，一令如平常也。

朕生性儉樸，不能力行勤儉，常蓋着大布的被子，穿着大帛的衣服，凡是生活用具，都没有雕刻。臨終之日，豈能違棄這個愛好。喪事需要的東西，務必節儉，用平時的衣服殮尸，不要有金玉的裝飾。若是禮儀上不可缺少的，都命令用瓦。小殮完畢，哭七天。文武百官，各自權且不穿麻苴，衹穿素服辦事。下葬之日，選擇不毛之地，根據地勢修墳墓，不用封土不用栽樹。而且厚葬有害生靈，這是聖人的告誡，既然遵循聖人的教導，怎敢違背它。凡是所有的官府，不要違背朕的意思。四方州鎮的使節到了，各令他們哭三天。哭完，權且不穿喪服，回去後穿素服辦公，等待大喪解除。没有召呼，各地按部自守，不得隨意奔赴京城。禮制上有根據情况加以更改的原則，下葬完畢，朝廷内外全部解除喪服恢復吉服。三年之内，不要禁止婚娶，一律讓人們如平常一樣。

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

時事繁亂，病重心亂，衹能想到這些。

能及此。如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爲斷。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盡此懷抱。

如果事情有未説到的，按照這個詔書的意思爲例辦理。死了還可忍受，古人有之，朕現在忍心死去，盡述心裏的想法。

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

這個詔書就是明帝親口所授。辛丑，明帝逝世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歲。謚號爲明皇帝，廟號爲世宗。五月辛未，下葬在昭陵。

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群書。善屬文，詞彩温麗。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采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明帝寬容明智仁愛厚道，親愛和睦九族，有作人君的度量。幼時愛好學習，博覽群書。善於寫文章，詞藻温和秀麗。到即位之後，召集公卿以下有才學者八十多人，在麟趾殿校刊經史。又采集衆書，從伏羲、神農以來，至於魏朝末年，編次爲《世譜》，共一百卷。所著述的文章有十卷。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群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慆乎。

論曰：從前水運將要告終，衆多凶人放縱，有的權勢威震君主，有的叛逆之罪滔天。都認爲帝王之位可用力量奪得，天子的權力可以追求得到，而最終被誅殺消滅相繼而至，轉眼就都滅亡。可知天命有所致，難道可以懷疑嗎。

周文爰自潜躍，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啓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内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强，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勛，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爲强。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

周朝文皇帝從平民開始創業，軍隊没有一旅，在戎馬之間驅馳，列身在行伍之間。時勢托付給才能，天運賦予他聖智，招集義勇之士，聯合同盟之友，一舉而滅仇敵，再次出征就挽救了王室。於是在内詢問謀士，在外仰仗雄傑，以至誠待人，弘揚順天之理以教育衆人。高歡憑藉着甲兵衆多，仗恃着兵馬强大，屢次入侵京城附近，志在吞滅魏朝。等到文皇帝英明的謀略像閃電一樣發出，神勇的戰旗像風一樣奔馳，就在弘農建立了如城濮之戰一樣的功勛，在沙苑取得了如昆陽之戰一樣的大捷，獲得威望奠定霸業，變弱爲强，延續了元氏朝廷已經衰落的王業，開創了興隆的周朝强大的王命，向南平定了江、漢，向西拿下了巴、蜀，北方控制了沙漠，東方占據了伊、瀍。

乃擯落魏、晋，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并用，勛賢兼叙，遠安邇悦，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

於是捨棄魏、晋的制度，效法古老的周禮，重修了廢壞的六官典制，建成了一代的偉大規制。恩德刑罰并用，功臣賢才兼用，遠方安寧近處喜悦，風俗淳厚人民和睦。億萬人民的願望有所歸依，相互揖讓的期望得到實現。功業如此，

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勛。校德論功，綽有餘裕。

以人臣的身份結束一生，真是隆盛呀。不是那雄才大略冠於一時，傑出英姿多年罕見，天賦予神授給，文武兼能的人，誰能做到這些呢。從前漢獻帝蒙難，曹公完成了輔佐功業；晉安帝遇困，宋武帝建立了匡助的功勛。與此二人比較德行論列功勞，文皇帝是綽綽有餘的。

至於渚宫制勝，闔城孥戮，蠕蠕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爲過矣。

至於渚宮取勝後，全城被殺，蠕蠕歸順後，滅絶種族，雖然事情出於權宜之計，但却違背了道德之教，這就是過分的了。

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處代邸之尊，纂大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刺之疑，用致幽弑之禍，惜哉。

孝閔帝繼承了已經安定的王業，具有衆人樂於推舉的天運，明帝身處代王的尊寵，繼承了周朝的王業，開始則有專權之臣把持朝政，最終却是政出私門，都心懷如同芒刺在背的疑慮，以致遭到幽禁被殺的災禍，令人痛惜啊。

北史卷十

本紀第十

周本紀(下)

高祖武帝宇文邕

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帝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即位，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爲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見親愛，參議朝廷大事。性沉深，有遠識，非因問，終無所言。帝每嘆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武成二年四月，帝崩，遺詔傳位於帝。帝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冬十二月，改作路門。

是歲，齊孝昭帝廢其主殷而自立。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冢宰、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祀圜丘。壬子，祀方丘。甲寅，祀感帝於南郊。乙卯，祭太社。己巳，享太廟。班文帝所述六官於廟庭。甲戌，板授高年官，各有差。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月己卯，

高祖武皇帝名邕，字禰羅突，文皇帝第四子。母親叫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出生在同州，有神光照耀房間。武帝幼時孝敬，聰明而有才器。文皇帝看他與衆不同説："完成我的志向的人，就是這個兒子了。"十二歲，封爲輔城郡公。孝閔帝登基，拜爲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即位，升官爲柱國，授職蒲州刺史，後回朝任大司空，兼任御正，又晋爵魯國公，統領宗師。甚被明帝親愛，參與商議朝廷大事。性情深沉，有遠大的見識，不被詢問，終無話説。明帝常感嘆説："此人不言，言必有中。"

武成二年四月，明帝逝世，遺詔傳位給武帝。武帝堅持不受，百官勸進，纔聽從。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冬十二月，改建路門。

這一年，北齊孝昭帝廢黜其君主高殷而自己稱帝。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年號，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任大冢宰、晋公宇文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全部歸屬天官。庚戌，祭祀圜丘。壬子，祭祀方丘。甲寅，在南郊祭祀感帝。乙卯，祭祀太社。己巳，到太廟供祭品奉祀祖先。在太廟庭院頒布文皇帝所定的六官。甲戌日，授給老年人榮譽職銜，每人不等。乙亥，親自耕種籍田。丙子，在正武殿舉行大射禮，賞賜百官每人不等。二月己卯，派大使巡察天下風俗。甲午，

遣大使巡察天下風俗。甲午，朝日於東郊。丙午，省輦輿，去百戲。

在東郊行祭日之禮。丙午，省去車轎，裁掉百戲。

三月丙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三月丙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一律一年服一個月的兵役。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庚寅，以少傅、吴公尉綱爲大司空。丁酉，白蘭遣使獻犀甲鐵鎧。五月丙午，封孝閔皇帝子康爲紀國公，皇子贇爲魯國公。晋公護獲玉斗以獻。六月乙酉，遣御正殷不害使於陳。

夏四月丙子初一，發生日食。庚寅日，任少傅、吴公尉綱爲大司空。丁酉，白蘭派使節獻上犀皮鐵鎧甲。五月丙午，封孝閔皇帝的兒子宇文康爲紀國公，皇子宇文贇爲魯國公。晋公宇文護得到玉斗獻給武帝。六月乙酉，派御正殷不害出使陳國。

秋七月戊申，以旱故，詔所在降死罪已下囚。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并行。九月甲辰，南寧州使獻滇馬及蜀鎧。

秋七月戊申，因爲天旱的緣故，詔命各地爲死罪以下的囚犯減刑。重新鑄錢，錢上文字爲布泉，用一個新錢當五個舊錢，與五銖錢同時通用。九月甲辰日，南寧州派使節獻上滇馬和蜀鎧。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蝕之。十一月乙巳，陳人來聘。丁巳，狩於岐陽。是月，齊孝昭帝殂，十二月，車駕至自岐陽。

冬十月甲戌初一，發生日食。十一月乙巳，陳朝來人訪問。丁巳，在岐陽狩獵。這個月，北齊孝昭帝去世，十二月，武帝從岐陽返回。

是歲，突厥、吐谷渾、高昌、宕昌、龜兹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突厥、吐谷渾、高昌、宕昌、龜兹等國都派使節來朝見進貢。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丁未，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閏月己亥，大司馬、凉公賀蘭祥薨。二月癸丑，以久不雨，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内禁酒。梁主蕭詧薨。

二年春正月壬寅，開始在蒲州挖河渠，在同州挖龍首渠，以增廣灌溉面積。丁未，讓陳朝君主的弟弟陳頊爲柱國，送回江南。閏正月己亥，大司馬、凉公賀蘭祥去世。二月癸丑，因久不下雨，寬宥罪人，京城三十里以内禁酒。梁主蕭詧去世。

夏四月甲辰，以旱故，禁屠宰。癸亥，詔曰："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準别制，邑户聽寄食他縣。"五月庚午，以南山衆瑞并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壬辰，以柱國、隋公楊忠爲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公尉迥爲大司馬。分山南荆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總管。

夏四月甲辰，因天旱的緣故，禁止屠宰。癸亥，詔書説："諸柱國等功高德重，應有優待。各按另外的制度，封邑户准許到其他的縣寄食。"五月庚午，因南山衆多的祥兆同時出現，免除今年的徭役和租賦的一半。壬辰，任柱國、隋公楊忠爲大司空。六月己亥，讓柱國、蜀公尉迥爲大司馬。劃分山南荆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總管。

秋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陳人來聘。

秋九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陳朝來人訪問。

冬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十一月丁卯，

冬十月辛亥，武帝親臨大武殿舉行大射禮。戊午，在少陵原練武。十一月丁卯，任大將軍衛

以大將軍衛公直、趙公招并爲柱國。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乙酉，太保、梁公侯莫陳崇賜死。二月庚子，初頒新律。辛酉，詔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依月令，以順天心。三月乙丑朔，日有蝕之。丙子，宕昌國獻生猛獸二，詔放之南山。

夏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公達奚武爲太保，大將軍韓果爲柱國。己亥，帝御正武殿録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於背。戊午，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爲三老而問道焉。初禁天下報仇，犯者以殺人論。壬戌，詔百官及庶人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以旱故，避正寢，不受朝。甲戌，雨。

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陳人來聘。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金帛，又賜高年板職，各有差。降死罪囚一等。八月丁未，改作路寢。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隴山。丙戌，幸同州。戊子，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己丑，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悉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

冬十月庚戌，陳人來聘。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同州。遣太保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獸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爲二身，兩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破齊長城，至晋陽而還。二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

夏四月癸卯，以柱國、鄧公竇熾爲大宗伯。五月壬戌，封明帝長子賢爲畢公。癸酉，以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爲柱國。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

公宇文直、趙公宇文招并爲柱國。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乙酉，賜太保、梁公侯莫陳崇自殺。二月庚子，初次頒布新的法律。辛酉，詔令自今日起舉辦重大事情，執行重大政務，不是軍機急速的事，都要依據月令，以順從上天之心。三月乙丑初一，發生日食。丙子，宕昌國獻上活的猛獸兩頭，詔令放到南山。

夏四月乙未，以柱國、鄭公達奚武爲太保，大將軍韓果爲柱國。己亥，武帝親臨正武殿審查囚犯。癸卯，祭祀求雨。癸丑，有牛背上長脚。戊午，武帝親臨太學，讓太傅、燕公于謹作三老來問路。開始禁止天下復仇，違犯者以殺人論處。壬戌，詔命百官及庶民上書，盡力議論國政的得失。五月甲子初一，以天旱的緣故，避開主寢宫不住，不接受朝見。甲戌，下雨。

秋七月戊辰，武帝行至原州。庚午，陳朝來人拜訪。丁丑，武帝親臨津門，慰問百歲老人，賞賜金錢衣物，又賞賜老人榮譽職銜，每人不同。死罪囚犯減刑一等。八月丁未，改建路寢。九月甲子，從原州登上隴山。丙戌，親臨同州。戊子，詔命柱國楊忠率騎兵一萬與突厥討伐北齊。己丑，開始命令世襲州、郡、縣爵位者全改爲五等爵位。州一級封爲伯爵，郡一級封爲子爵，縣一級封爲男爵。

冬十月庚戌，陳朝來人拜訪。十二月辛卯，武帝的車駕從同州返回長安。派太保達奚武率騎兵三萬來到平陽，以接應楊忠。這一月，有人生小孩，是男孩而生殖器長在背後，像尾巴一樣，兩脚脚趾像獸爪一樣。有狗生小狗，腰以後分爲兩個身子，兩尾六脚。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攻破北齊的長城，到達晋陽而返回。二月庚寅初一，發生日食。三月庚辰，開始命令百官手執笏板上朝。

夏四月癸卯，讓柱國、鄧公竇熾爲大宗伯。五月壬戌，封明帝長子宇文賢爲畢公。癸酉，任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爲柱國。丁亥，把禮部改爲司宗，大司禮改爲禮部，大司樂改爲樂部。六月

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六月庚寅，改御伯爲納言。

庚寅，把御伯改爲納言。

秋七月，焉耆國遣使獻名馬。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詔柱國楊忠帥師與突厥東伐，至北河而還。戊子，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以許公宇文貴爲大司徒。九月丁巳，以柱國、衛公直爲大司空。陳人來聘。是月，以皇世母閻氏自齊至，大赦。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韋孝寬、長孫儉并爲柱國。

秋七月，焉耆國派使節貢獻名馬。八月丁亥初一，發生日食。詔命柱國楊忠率軍與突厥東伐，到北河而返回。戊子，任柱國、齊公宇文憲爲雍州牧，讓許公宇文貴爲大司徒。九月丁巳，任柱國、衛公宇文直爲大司空。陳朝來人拜訪。這一月，因皇世母閻氏從北齊來，大赦。閏九月己亥，任大將軍韋孝寬、長孫儉都爲柱國。

冬十月癸亥，以大將軍陸通、宇文盛、蔡公廣并爲柱國。甲子，詔大冢宰、晉公護伐齊，齋於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摽出軹關。丁卯，帝幸沙苑勞師。癸酉，還宫。

冬十月癸亥，任大將軍陸通、宇文盛、蔡公宇文廣都爲柱國。甲子，詔命大冢宰、晉公宇文護伐齊，在太廟齋戒，當庭授給斧鉞。於是宇文護總率大軍從潼關出發，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從豫州出發，少師楊摽從軹關出發。丁卯，武帝親臨沙苑慰問軍隊。癸酉，回宫。

十一月甲午，柱國尉遲迥圍洛陽，柱國、齊公憲營芒山，晉公護次陜州。

十一月甲午，柱國尉遲迥包圍洛陽，柱國、齊公宇文憲扎營芒山，晉公宇文護駐扎在陜州。

十二月丙辰，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齊師度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迥帥麾下數十騎捍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摽於軹關戰没。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

十二月丙辰，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率全州投降。壬戌，齊軍渡過黄河，清晨到達洛陽，諸軍驚慌散亂。尉遲迥率部下數十騎兵抵抗敵人，得以退却，到夜裏纔撤回。柱國王雄力戰，死在陣中。於是收兵。楊摽在軹關戰死。權景宣也放棄豫州返回。

是歲，突厥、粟特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突厥、粟特等國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以柱國王雄死王事故，廢朝。乙巳，以雄世子謙爲柱國。二月辛酉，詔陳公純等逆皇后于突厥。丙寅，以柱國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三月戊子，柱國豆盧寧薨。

五年春正月甲申初一，因柱國王雄爲國戰死之故，廢除朝見。乙巳，以王雄的世子王謙爲柱國。二月辛酉，詔命陳公宇文純等人到突厥迎接皇后。丙寅，任柱國李穆爲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爲大司寇。壬申，武帝行至岐州。三月戊子，柱國豆盧寧去世。

夏四月，齊武成帝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五月己亥，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經紫宫

夏四月，北齊武成帝禪讓帝位給他的太子高緯，自稱太上皇帝。五月己亥，左武伯右武伯各設置中大夫一名。六月庚申，彗星出現在三台星座，進入文昌星座，侵犯上將星座，經過紫宫星

入危，漸長丈餘，百餘日乃滅。辛未，詔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宜贖爲庶人。

區進入危宿，漸漸拖長到一丈多，一百多天後纔消失不見。辛未，詔命江陵人六十五歲以上而爲官府奴婢者，已下令放免，此外公家私人的奴婢在七十歲以上者，所在的官府或私家主人都應讓他們贖爲庶民。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蝕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已下刑。辛丑，遣大使巡察天下。八月丙子，車駕至自秦州。

秋七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庚寅日，武帝行至秦州，減死罪以下者的刑罰。辛丑，派大使巡察天下。八月丙子，皇帝車駕從秦州返回。

冬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爲通洛防。十一月丁未，陳人來聘。

冬十月辛亥日，把函谷關城改爲通洛防。十一月丁未，陳朝派人來訪。

是歲，吐谷渾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派使節朝見進貢。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蝕之。辛巳，幸路寢，命群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己亥，親耕籍田。丁未，於宕昌國置宕州。遣小載師杜杲使於陳。二月戊辰，詔三公已下，各舉所知。庚午，日鬥，光遂微，日中見烏。三月丙午，祀南郊。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初一，發生日食。辛巳日，親臨路寢，命群臣賦古詩。京城的老人也都與會，賞賜每人不等。癸未，大赦，改年號，百官普遍加官四級。己亥，武帝親耕籍田。丁未，在宕昌國設置宕州。派小載師杜杲出使陳國。二月戊辰，詔命三公以下，各自推舉所知道的賢才。庚午，太陽相鬥，日光變暗，日中出現烏鳥。三月丙午，祭祀南郊。

夏四月辛亥，雩。是月，陳文帝殂。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爲扶州。甲午，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六月丙午，以大將軍辛威爲柱國。

夏四月辛亥，求雨。這個月，陳文帝去世。五月庚辰，武帝親臨正武殿，召集群臣，親自講授《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其民户歸附，將其地區設置爲扶州。甲午，詔書説："甲子、乙卯兩日，《禮記》説不能奏樂。萇弘表白昆吾的豐收，杜蕢有舉杯之文。自世道衰亂，禮儀紊亂毀壞，此一典制茫然失散，已墜落於地。應依照典制這兩天，暫停事務停止奏樂。使知做君主的難處，做臣子的不易，留傳給後人，殷鑒在此。"六月丙午，任大將軍辛威爲柱國。

秋七月戊寅，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爲恒式。八月己未，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本部官司，隨

秋七月戊寅，修築武功、郿、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安置軍人。壬午，詔命皇室與貴族的子弟進入太學，衹向老師交學費，不用舉行釋奠禮。所謂的釋奠，即學成後祭祀。從今後成爲定規。八月己未，詔命在行三年之喪的人中，或擔土築墳，或睡在草席上枯瘦如柴，一志一行，值得稱揚的，當地的官府，應根據其事及

事上言。當加吊勉，以勵薄俗。九月乙亥，信州蠻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

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樂。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城。十二月庚申，還宫。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己亥，親耕籍田。三月癸酉，改武遊園爲道會苑。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

夏四月乙巳，省并東南諸州。以大將軍、陳公純爲柱國。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爲皇太后。閏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帥衆來附。壬辰，以大將軍、譙公儉爲柱國。

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楓樹，群鳥列侍以萬數。甲辰，立路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壬子，以太傅、燕公于謹爲雍州牧。

九月，衛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吴明徹戰于沌口，王師敗績。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没江南。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薨。

是歲，突厥、吐谷渾、安息等國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丁未，大會百僚及賓客於路寢。戊午，太傅、燕公于謹薨。

夏四月辛巳，以太保達奚武爲太傅，大司馬尉迥爲太保，柱國、齊公憲爲大司馬。五月庚戌，享太廟。六月甲戌，有星孛於東井。

秋七月壬寅，柱國、隋公楊忠薨。八月乙丑，韓公元羅薨。齊人來聘，請和親，詔軍司馬陸逞報聘。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道士

時上報。應當加以慰問勉勵，以激勵澆薄的風俗。九月乙亥，信州蠻族反叛，詔命開府陸騰討伐平定他們。

冬十月甲子，開始編造《山雲舞》，以完備六代的音樂。十一月丙戌，武帝臨幸武功等城。十二月庚申，回宫。

二年春正月癸酉初一，發生日食。己亥，武帝親耕籍田。三月癸酉，把武遊園改爲道會苑。丁亥，開始設立郊丘壇壝制度。

夏四月乙巳，撤并東南各州。任大將軍、陳公宇文純爲柱國。六月辛亥，尊稱生母叱奴氏爲皇太后。閏六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部下前來歸附。壬辰，任大將軍、譙公宇文儉爲柱國。

秋七月辛丑，梁州向朝廷報告有鳳凰聚集在楓樹上，群鳥列隊奉侍多達上萬。甲辰，設立路門學，設置學生七十二人。壬子，任太傅、燕公于謹爲雍州牧。

九月，衛公宇文直等人與陳朝將領淳于量、吴明徹在沌口作戰，王師戰敗。元定率步騎兵數千人事先已渡過長江，於是戰死在江南。

冬十一月戊戌初一，發生日食。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去世。

這一年，突厥、吐谷渾、安息等國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三年春正月辛丑，祭祀南郊。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從突厥到來。甲辰，大赦。丁未，在路寢大會百官與賓客。戊午，太傅、燕公于謹去世。

夏四月辛巳，任太保達奚武爲太傅，大司馬尉遲迥爲太保，柱國、齊公宇文憲爲大司馬。五月庚戌，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六月甲戌，有星星侵犯東井星宿。

秋七月壬寅，柱國、隋公楊忠去世。八月乙丑，韓公元羅去世。齊朝來人訪問，請求和親，詔命軍司馬陸逞回訪。癸酉，武帝親臨大德殿，召集百官與和尚道士等人，親自講解《禮記》。

等，親講《禮記》。

冬十月癸亥，享太廟。丁亥，上親帥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壬子，遣開府崔彥穆使於齊。甲寅，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齊武成帝殂。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以齊武成殂故，廢朝。遣司會李綸等會葬於齊。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

夏四月己巳，齊人來聘。五月己丑，帝製《象經》成，集百僚講説。封魏廣平公子元謙爲韓國公，以紹魏後。丁巳，柱國、吴公尉綱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

秋七月，突厥遣使獻馬。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

五年春三月甲辰，初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

夏四月甲寅，以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省帥都督官。丙寅，遣大使巡察天下。六月庚子，以皇女生故，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懸調。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丁酉，太傅、鄭公達奚武薨。十一月丁卯，柱國、豳公廣薨。

十二月癸巳，大將軍鄭恪帥師平越巂，置西寧州。是月，齊將斛律光侵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龍門。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以路門未成故，廢朝。丁卯，以大將軍王傑、譚公會、雁門公田弘、魏公李暉等并爲柱國。

三月己酉，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

冬十月癸亥，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丁亥，皇上親率六軍，在城南練武，京城觀看的人，車馬絡繹不絶有數十里，各番國的使節都在場。十一月壬辰初一，發生日食。壬子，派開府崔彥穆出使北齊。甲寅，陳朝安成王陳頊廢黜其君主陳伯宗而自立爲帝。十二月辛未，北齊武成帝去世。

四年春正月辛卯初一，因北齊武成帝去世而不上朝。派司會李綸等人到北齊參加葬禮。二月戊辰，武帝親臨大德殿，召集百官和道士和尚等人討論佛教與老子。

夏四月己巳，北齊來人訪問。五月己丑，武帝御制的《象經》完成，召集百官研究討論。封西魏廣平公的兒子元謙爲韓國公，作爲西魏的後裔。丁巳，柱國、吴公尉綱去世。六月，修築原州和涇州東城墻。

秋七月，突厥派使節來獻馬。柱國、昌寧公長孫儉去世。

五年春三月甲辰，初次命令皇宮值日官家屬在關外的，允許帶家屬進京，不樂意的，解除值日。

夏四月甲寅，讓柱國宇文盛爲大宗伯。廢除帥都督官。丙寅日，派大使巡察天下。六月庚子，因皇女誕生，減罪寬赦罪人，并免除以前所欠的租税。

冬十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丁酉，太傅、鄭公達奚武去世。十一月丁卯，柱國、豳公宇文廣去世。

十二月癸巳，大將軍鄭恪率軍平定越巂，設置西寧州。這個月，北齊將軍斛律光侵犯邊境，在汾北築城，從華谷至龍門。

六年春正月己酉初一，因路門未建成的緣故，不上朝。丁卯，任大將軍王傑、譚公宇文會、雁門公田弘、魏公李暉等人都爲柱國。

三月己酉，齊公宇文憲從龍門渡過黄河，斛律光撤退守衛華谷，宇文憲攻下他新建的五座城。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蝕之。辛卯，信州蠻反，遣大將軍趙闍帥師討平之。庚子，以大將軍司馬消難、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恩并爲柱國。五月癸亥，遣納言鄭詡使於陳。丙寅，以大將軍李昞、中山公訓、杞公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公宇文善、犍爲公高琳、鄭公達奚震、隴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并爲柱國。六月乙未，以大將軍、太原公王秉爲柱國。是月，齊將段孝先攻陷汾州。

夏四月戊寅初一，發生日食。辛卯，信州蠻族反叛，派大將軍趙闍率軍討伐平定他們。庚子，任大將軍司馬消難、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恩都爲柱國。五月癸亥，派納言鄭詡出使陳國。丙寅，任大將軍李昞、中山公宇文訓、杞公宇文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公宇文善、犍爲公高琳、鄭公達奚震、隴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都爲柱國。六月乙未，任大將軍、太原公王秉爲柱國。這個月，北齊將領段孝先攻陷汾州。

秋七月乙丑，以大將軍、越公盛爲柱國。八月癸酉，省掖庭四夷樂、後宫羅綺工五百餘人。

秋七月乙丑，任大將軍、越公宇文盛爲柱國。八月癸酉，撤銷宫廷四夷音樂、後宫羅綺織工五百多人。

冬十月壬午，冀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會琨使於齊。壬寅，上親帥六軍講武於城南。十一月壬子，以大將軍梁公侯莫陳芮、大將軍李意并爲柱國。丙辰，齊人來聘。丁巳，行幸散關。十二月己丑，還宫。是冬，牛疫死者十六七。

冬十月壬午，冀公宇文通去世。乙未，派右武伯谷會琨出使北齊。壬寅，皇上親率六軍在城南練武。十一月壬子，任大將軍梁公侯莫陳芮、大將軍李意都爲柱國。丙辰，北齊來人訪問。丁巳，武帝親臨散關。十二月己丑，回宫。這年冬天，牛病死的占十分之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説，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宫。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已下，并宥之。二月癸酉，遣大將軍、昌城公深使於突厥，司宗李際使於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薨。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武帝親臨玄都觀，親自登上法座講道，公卿道士及俗人論辯問難，事畢回宫。減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中五年刑以下的，都赦免。二月癸酉，派大將軍、昌城公宇文深出使突厥，司宗李際出使北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去世。

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齊人來聘。丙辰，誅大冢宰、晋公護及其子柱國、譚公會，并柱國侯伏侯龍恩及其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癸亥，以太傅尉迥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大司空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趙公招爲大司空，柱國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爲大司

三月癸卯初一，發生日食。北齊來人訪問。丙辰，誅殺大冢宰、晋公宇文護及其兒子柱國、譚公宇文會，以及柱國侯伏侯龍恩及其弟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年號。罷除中外府。癸亥，任太傅尉遲迥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大司空李穆爲太保，齊公宇文憲爲大冢宰，衛公宇文直爲大司徒，趙公宇文招爲大司空，柱國辛威爲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爲大司馬。詔書説：“人勞動不停則星宿就在天上運動，做

馬。詔曰："人勞不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

事不合時節則國中的石頭就會説話。近來建造過度，徵發民夫無休止，加以連年出兵打仗，農田荒廢，去年秋天有蝗災，莊稼無收成。今年自正賦以外，不得妄加徵召民夫和徵收賦税。"

夏四月甲戌，以代公達、滕公逌并爲柱國。己卯，詔公卿已下，各舉所知。遣工部、代公達使於齊。丙戌，詔百官軍人上封事，極言得失。丁亥，詔斷四方非常貢獻。庚寅，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公贇爲皇太子。大赦，百官各加封級。

夏四月甲戌，任代公宇文達、滕公宇文逌都爲柱國。己卯，詔命公卿以下，各自推舉所瞭解的人才。派工部、代公宇文達出使北齊。丙戌，詔命百官軍人向皇帝上書，極力批評國政的得失。丁亥，詔命禁止四方不合常規的進貢。庚寅，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公宇文贇爲皇太子。大赦，百官各加級晋爵。

五月壬戌，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有所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六月庚子，改置宿衛官員。

五月壬戌，因大旱，召集百官在朝廷，詔命他們説："旱災無雨，難道是朕的德行不足，刑罰賞賜違背正道嗎？還是公卿大臣，或許人選不當呢？應儘量直言，不要有所隱諱。"公卿各自引咎自責，當天夜裏下了大雨。六月庚子，變動皇宫守衛官員。

秋七月辛丑，陳人來聘。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庚申，扶風掘地得玉杯以獻。

秋七月辛丑，陳國來人訪問。九月庚子初一，發生日食。庚申，扶風挖地得到玉杯獻給皇上。

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百姓。辛未，遣小匠師楊勰使於陳。大司馬、綏德公陸通薨。十一月丙午，上親御六軍，講武于城南。庚戌，行幸羌橋，集京城以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各有差。乙卯，還宫。壬戌，以大司空、趙公招爲大司馬。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宫。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録囚徒，至夜而罷。庚寅，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冬十月庚午，詔命江陵所獲俘虜淪爲官府奴隸者，全部赦免爲百姓。辛未，派小匠師楊勰出使陳國。大司馬、綏德公陸通去世。十一月丙午，皇上親自指揮六軍，在城南演武。庚戌日，親臨羌橋，召集京城以東各軍都督以上軍官，賞賜每人不等。乙卯，回宫。壬戌，任命大司空、趙公宇文招爲大司馬。十二月壬申日，親臨斜谷，召集京城以西各軍都督以上軍官，賞賜每人不等。丙戌，回宫。己丑，武帝親臨正武殿，親自審問囚犯，到夜裏纔罷休。庚寅，臨幸道會苑，因上善殿壯麗，就燒了它。

二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乙巳，以柱國田弘爲大司空，大將軍若干鳳爲柱國。庚戌，復置帥都督官。乙卯，享太廟。閏月己巳，陳人來聘。

二年春正月辛丑，祭祀南郊。乙巳，讓柱國田弘當大司空，大將軍若干鳳爲柱國。庚戌，恢復設置帥都督官。乙卯，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閏正月己巳，陳國來人訪問。

二月甲寅，詔皇太子贇巡撫西

二月甲寅，詔命皇太子宇文贇巡視安撫西邊

土。壬戌，遣司會侯莫陳凱使於齊。省雍州内八郡，并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白鹿二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上士貳之。

領土。壬戌，派司會侯莫陳凱出使北齊。撤銷雍州内八個郡，并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己卯，皇太子在岐州獲兩隻白鹿獻給武帝。詔書回答説："在於德行不在於吉祥徵兆。"癸巳，撤銷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職，每府設四個司，讓下大夫擔任官員之長，上士作副手。

夏四月己亥，享太廟。丙辰，增改東宫官員。五月丁丑，以柱國侯莫陳瓊爲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爲大司空。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加一級大階。大選諸軍將帥。丙辰，帝御路寢，集諸軍將，勖以戎事。庚申，詔諸軍旗旌皆畫以猛獸鷙鳥之象。

夏四月己亥，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丙辰，增改東宫官員。五月丁丑，讓柱國侯莫陳瓊當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當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當大司空。六月庚子，撤銷六府員外等官，都爲丞一級。壬子，皇孫宇文衍出生，文武官員普遍加一級官階。大選各軍將帥。丙辰，武帝親臨路寢，召集諸軍將領，勉勵搞好軍事。庚申，詔命諸軍旌旗都畫上凶猛的鳥獸之像。

秋七月己巳，享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僚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時政得失，戊子，雨。八月丙午，改三夫人爲三妃。關中大蝗。九月乙丑，陳人來聘。戊寅，詔曰："頃者婚嫁，競爲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遵禮制。"

秋七月己巳，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從春末不下雨，直到這個月。壬申，召集百官到大德殿，武帝責備怪罪自己，問大臣當時政治的得失，戊子，下雨。八月丙午，把三夫人改爲三妃。關中嚴重蝗災。九月乙丑日，陳國來人訪問。戊寅日，詔書説："近來婚嫁，競相奢侈鋪張，有關部門應加以引導和限制，使人們遵守禮制。"

冬十月癸卯，齊人來聘。甲辰，奏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觀之。十一月辛巳，帝親帥六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堂，大備軍容。

冬十月癸卯，北齊來人訪問。甲辰日，報告六代音樂完成，武帝親臨崇信殿，召集百官觀看。十一月辛巳，武帝親率六軍，在城東練武。癸未，召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在道會苑舉行大射禮，武帝親臨射堂，軍容大備。

十二月癸巳，集群官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次之，佛教爲後。以大將軍赫連達爲柱國。詔軍人之間，年多耆壽，可頒授老職，使榮沾邑里。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十二月癸巳，召集群官和和尚道士等，武帝登上高座，辨别儒釋道三教的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次之，佛教爲後。任大將軍赫連達爲柱國。詔命軍人之間，年齡多至高壽，可以頒授老人之職，使其故鄉享受榮譽。戊午，在正武殿審理案件，從早上到夜間，點燃燭火繼續審案。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群臣於路門。册柱國齊公憲、衛公直、趙公

三年春正月壬戌，在路門朝見群臣。册封柱國齊公宇文憲、衛公宇文直、趙公宇文招、譙公

招、譙公儉、陳公純、越公盛、代公達、滕公逌并進爵爲王。己巳，享太廟。庚午，突厥遣使獻馬。癸酉，詔自今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鰥寡，所在以時嫁娶，務從節儉。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準口聽留，已外盡糶。

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丁酉，紀公康、畢公賢、酆公貞、宋公實、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并進爵爲王。丙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士。癸丑，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免。丙辰，大赦。

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群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庶政。

夏四月乙卯，齊人來吊賵會葬。丁巳，有星孛於東井。五月庚申，葬文宣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有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答之。群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初置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子、皇弟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戊辰，詔故晉公護及諸子并追復先封，改葬加謚。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

宇文儉、陳公宇文純、越公宇文盛、代公宇文達、滕公宇文逌皆晋升爵位爲王。己巳，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庚午，突厥派使節獻馬。癸酉，詔命從今以後男子年齡十五歲，女子年齡十三歲以上，以及鰥寡之人，所在地方按時嫁娶，務必遵行節儉。乙亥，親自耕種籍田。丙子，初次穿着短衣。宴請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用軍隊法律，縱酒盡歡。詔命因往年莊稼不收，令公家私人道教俗人，凡有貯藏糧食者，都准許按人口留足，此外全部賣出。

二月壬辰初一，發生日食。丁酉，紀公宇文康、畢公宇文賢、酆公宇文貞、宋公宇文實、漢公宇文贊、秦公宇文贄、曹公宇文允都晋升爵位爲王。丙午，令六府分别推薦賢明優良清廉正直之士。癸丑，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免官。丙辰，大赦。

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逝世。武帝住在守喪的木屋中，早晚衹吃一升米，群臣上書請求，好幾十天纔停止。詔命皇太子宇文贇總管國政。

夏四月乙卯，北齊來人帶禮品吊唁參加葬禮。丁巳，有星星擾亂東井星宿。五月庚申，埋葬文宣后在永固陵，武帝赤臂光脚到陵地。辛酉，詔書説："穿喪服寄托哀情，是經典的訓條，近代逐漸改變，此禮竟然喪失。尊奉太后遺命，葬禮後就停止守喪，期望參加宴會，於哀情實難忍受。三年守喪，至於天子，是古今不易之道，帝王所常加奉行。衹是時勢不便，不能完全遵守，軍政事重，需要處理朝政。喪服的制度，守喪的禮節，一律遵循古代典制，以抒發無限哀情。百官以下，應遵守太后遺令。"公卿上書堅持請求依從當時的喪制，葬禮後就可以不守喪。武帝不許，援引古代史實回答公卿。群臣纔停止。於是重申三年守喪之制。五服之内，也命令按照禮制。初次設置太子諫議，名額四名，文學十名。設置皇子、皇弟友，名額各二名，學士六名。戊辰，詔命已故晋公宇文護及其諸子都追加恢復舊有的封爵，改葬并加謚號。丙子，初次禁止佛、道二教，經書神像全部搗毁，廢除和尚、道士，并令還俗。并禁止各種不合禮制的祭祀，

者，盡除之。

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并行。戊午，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歧路既分，源流逾遠，淳離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説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争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賾玄文，可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并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玩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秋七月庚申，行幸雲陽宫。乙酉，衛王直在京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拒守，直敗，遁走。戊子，車駕至自雲陽宫。八月辛卯，禽直於荆州，免爲庶人。

冬十月丙申，詔御正楊尚希使於陳。庚子，詔蒲州人遭飢乏絶者，令向鄜城以西及荆州管内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見囚大辟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十一月戊午，于闐遣使獻名馬。己巳，大閲於同州城東。甲戌，車駕至自同州。

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官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丙申，改諸軍軍人并名侍官。癸卯，集諸軍講武於臨皋澤。凉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涌泉出。

四年春正月戊辰，初置營軍器監。壬申，布寬大之詔，多所蠲免。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己酉，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丙辰，遣小司寇元偉使於齊。郡縣各省主簿一人。甲戌，以

不是祭祀經典所記載的，全部廢除。

六月丁未，召集諸軍將領，教給戰陣方法。壬子，改鑄五行大布錢，以一錢當十錢，與布泉錢并行。戊午，詔書説："至高的道宏大深遠，混沌無際，本體包括了空與有，義理滲透了幽玄。衹是分歧已經産生，距源頭更遠，淳樸已消散，形器已乖離。於是使得墨家有三派儒家有八派，朱紫交錯；學説分九流圖書有七略，異説相互攻擊。大道隱藏而成就很小，這狀況出現已很久了，不能集中回歸到大道，異説分歧相互争勝而無止息。現在可建立通道觀，聖哲的微言大義，先賢的經典訓條，金科玉篆，秘籍玄文，凡是可以教育培養民衆助成教義的，都應弘揚闡發，一以貫之。使那些玩弄小土堆的人知道嵩山、泰山的崇高，墨守沙礫的人懂得渤海的深廣，不也是可以的嗎。"

秋七月庚申，武帝親臨雲陽宫。乙酉，衛王宇文直在京城謀反，打算衝進肅章門，司武尉遲運等人抵抗守衛，宇文直戰敗，逃跑。戊子，皇帝車駕從雲陽宫回到京城。八月辛卯，在荆州活捉宇文直，免官爲庶民。

冬十月丙申日，詔命御正楊尚希出使陳國。庚子，詔命蒲州人遭到饑荒缺乏糧食者，讓他們到鄜城以西及荆州轄區内領取食物。甲寅，武帝親臨蒲州。乙卯，赦免蒲州獄中囚犯罪在大辟以下者。丙辰，臨幸同州。十一月戊午，于闐派使節獻上名馬。己巳，在同州城東大閲兵。甲戌，皇帝車駕從同州回京。

十二月戊子，大會禁軍衛官及軍人以上，賞賜錢物每人不等。丙申，把各軍軍人都改稱爲侍官。癸卯，召集各軍在臨皋澤練武。凉州連年地震，毁壞城墻，地裂開泉水涌出。

四年春正月戊辰，初次設置營軍器監。壬申，頒布寬大詔書，多有蠲免。二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辛卯日，改設皇宫守衛官員。己酉，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官。三月丙辰，派小司寇元偉出使北齊。郡縣各撤除主簿一人。甲戌，任柱國、趙王宇文招爲雍州牧。

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

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者并爲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

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公于寔有罪免官。丁酉日，初次命令上書者都稱爲表，在皇太子以下稱爲啓。

秋七月己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甲戌，陳人來聘。

秋七月己未，禁止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潼關，布泉錢准進不准出。甲戌，陳國來人訪問。

丙子，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言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練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群臣咸稱善。

丙子，在大德殿召見大將軍以上官員，武帝親自宣布討伐北齊的旨意。説以往國事由權臣决定，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自從親攬國政之後，就計劃東討北齊。衣食儉省，修甲練兵，數年以來，戰備漸漸充足。而北齊國主昏庸暴虐，恣意實行無道的政治，我們伐暴除亂，現在實是時機。群臣都説好。

丁丑，下詔暴齊氏過惡。以柱國、陳王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趣黎陽，隋公楊堅、廣寧公侯莫陳廻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帥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

丁丑，頒布詔書暴露北齊的罪惡。任柱國、陳王宇文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前二軍總管，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宇文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宇文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宇文憲率軍二萬逼向黎陽，隋公楊堅、廣寧公侯莫陳廻率水軍三萬從渭河進入黄河，柱國、梁公侯莫陳芮率軍一萬守住太行山道，申國公李穆率軍三萬守衛河陽道，常山公于翼率軍二萬前進到陳、汝。壬午，皇上親率六軍將士六萬，直指河陰。

八月癸卯，入齊境，禁伐樹殘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帥諸軍，攻拔河陰大城。攻子城未剋，上有疾。

八月癸卯，進入北齊境内，禁止伐樹和踩壞莊稼，違犯者按軍法嚴懲。丁未，皇上親率各軍，攻下河陰主城。進攻子城未果，皇上有病。

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于翼、李穆等所在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

九月辛酉夜，班師撤軍，水軍燒船而撤退。齊王宇文憲、于翼、李穆等部在各地取勝，攻下及投降的有三十多城，都放棄而不防守。衹因王藥城爲要害，命儀同三司韓正守衛。韓正不久就率城投降北齊。戊寅，皇上從東伐前綫回到京城。

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閏

冬十月戊子，開始設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把開府儀同三司改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設置上開府、上儀同官。閏十月，命柱國齊王宇

月，以柱國齊王憲、蜀公尉遲迥爲上柱國。詔諸畿郡各舉賢良。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内官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丙子，陳人來聘。

是歲，岐、寧二州人飢，開倉振恤。

五年春正月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謡，問人恤隱。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至絞，從者遠配。

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

三月壬寅，車駕至自同州。文宣皇太后服再期。戊申，祥。

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辛亥，享太廟。丙辰，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

秋七月乙未，京師旱。

八月戊申，皇太子入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丑，陳人來聘。

九月丁丑，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

冬十月，帝復諭群臣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剋平逋寇。于時出軍河外，直爲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統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嚴軍以待，擊之必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軍事者，以軍法裁之。"

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公亮爲右二軍總管，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

文憲、蜀公尉遲迥爲上柱國。詔命京城各郡各自推舉賢良人士。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内官員。十二月辛亥初一，發生日食。丙子，陳國來人訪問。

這一年，岐、寧二州饑荒，開倉救濟。

五年春正月辛卯，皇上親臨河東涑川，召集關中河東各軍圍獵。甲午，回同州。丁酉，詔命派遣大使，視察周圍四方，視察訴訟案件搜集民謡，慰問民衆撫恤疾苦。廢除布泉錢。戊申，初次命令私自鑄錢者處以絞刑，脅從者發配遠方。

二月辛酉，派皇太子宇文贇巡視安撫西方，并討伐吐谷渾。

三月壬寅，皇帝車駕從同州回京。爲文宣皇太后穿喪服兩年。戊申，出現吉祥徵兆。

夏六月戊申初一，發生日食。辛亥，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丙辰，利州總管、紀王宇文康有罪，賜他自殺。

秋七月乙未日，京城旱災。

八月戊申，皇太子進入吐谷渾，到伏俟城而返回。乙丑，陳國來人訪問。

九月丁丑，在正武殿舉行大醮禮，以祈禱東伐。

冬十月，皇帝又命令群臣征伐齊。因去年有疹疾，遂使不能克平寇賊，這時向黄河外出兵，祇是攻擊敵人背部，未扼其喉嚨。然而晉州本是高歡起家之地，作爲要害重點控制，現在前往攻擊，他必會前來增援，我方嚴陣以待，攻擊它必定取勝。然後乘破竹之勢，大張聲勢東進，足可直搗他的老巢。諸將大多不願出征。武帝説："時機是事情的微妙之處，不可錯失了，延誤軍事行動者，用軍法制裁他。"

己酉，武帝率全軍東伐，任越王宇文盛爲右一軍總管，杞公宇文亮爲右二軍總管，隋公楊堅爲右三軍總管，譙王宇文儉爲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爲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總管，齊王宇文憲、陳王宇文純爲前軍。

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帥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兵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兵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并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嵩夜密使送款，上開府王軌應之，未明登城，遂剋晉州。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以鎮之。

十一月己卯，齊主自并州帥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齊主遂圍晉州。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爲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于太廟。丙申，放齊諸城鎮降人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

十二月戊申，次晉州。庚戌，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

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

癸亥，武帝到達晉州，派齊王宇文憲率精鋭騎兵二萬守住雀鼠谷，陳王宇文純率步騎兵二萬守衛千里徑，鄭公達奚震率步騎兵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率步兵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升率步騎兵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率步騎兵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宇文招率步兵騎兵一萬從華谷攻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率步兵一萬守汾水關，派內史王誼監督六軍攻晉州城。武帝屯扎在汾水彎曲之處。齊王宇文憲攻洪洞、永安二城并攻下。這天夜裏，彩虹出現在晉州城上，頭向南，尾巴進入紫宮星區。武帝每天從汾河彎曲之處趕赴城下，親自督戰。庚午日，北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城投降。壬申，北齊晉州刺史崔嵩連夜派密使聯絡投降，上開府王軌接應他，天未亮登上城墻，於是攻克晉州。甲戌，任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以鎮守晉州。

十一月己卯，北齊君主從并州率衆前來增援，武帝因他的兵力剛剛集中，且要避開他，就詔命各部隊班師。北齊君主於是包圍晉州。齊王宇文憲在涑水屯扎諸軍聲援晉州。河東地震。癸巳日，從東伐前綫回京，在太廟舉行獻俘禮。丙申日，放回北齊各城鎮投降的人。丁酉，武帝從京師出發。壬寅日，渡過黃河，與諸軍會合。

十二月戊申，駐軍晉州。庚戌日，武帝率諸軍八萬人，列陣東西寬達二十餘里，騎着平常的坐騎，跟隨着幾個人巡視陣地。所到之處總能叫出主帥姓名以慰問勉勵他們，將士受知遇之恩感動，都能自我激勵。將要開戰，有關部門請武帝換馬，武帝説："朕單獨乘好馬到哪裏去?"北齊君主也在壕溝以北列陣。申時之後，北齊人填平壕溝南進，武帝大喜，指揮諸軍攻擊他們，北齊人就撤退。北齊君主與其部下數十個騎兵跑回并州。北齊部隊全部潰亂，軍隊物資盔甲兵器數百里之間丟棄堆積如山。

辛亥，武帝親臨晉州，并率諸軍追趕北齊君主。諸將堅持請求回軍，武帝説："放走敵人就要生出後患。你們如果有疑心，朕將單獨前往。"諸將不敢再説。甲寅，北齊君主派他的丞相高阿

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丙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國公。

那肱防守高壁，武帝指揮軍隊直進，那肱望風逃散。丙辰，軍隊駐扎在介休，北齊將領韓建業率全城投降，讓他當上柱國，封爲郇國公。

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齊王公以下，示以逆順之道，於是齊將帥降者相繼。

丁巳，大軍駐扎并州。北齊君主留下他堂兄安德王高延宗守并州，自己率輕騎逃向鄴。這一天，詔命北齊王公以下，指出順逆兩條路，於是北齊將帥投降者相繼而至。

戊午，高延宗僭即僞位，改年曰德昌。己未，軍次并州。帝帥諸軍合戰，齊人退，帝逐北入城東門，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帥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尸，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帥諸軍更戰，大破之，禽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

戊午，高延宗即任爲北齊君主，改年號爲德昌。己未，軍隊駐到并州。武帝率諸軍會戰，北齊軍隊撤退，武帝追趕敗兵進入城東門，諸軍繞城列陣。到夜裏，高延宗率其軍隊排陣向前，城中軍隊退却，人們相互踐踏，被高延宗打得大敗。北齊人打算關閉城門，因門下尸體堆積，城門扇合不上，武帝率領幾個騎兵，經歷崎嶇危險，僅能逃出城門。到天明，率諸軍再戰，大破北齊軍，活捉高延宗，平定并州。壬戌，詔書說：

> 昔天厭水運，龍戰於野，兩京否隔，四紀于兹。朕垂拱岩廊，君臨宇縣，相邠人於海內，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譓。僞主高緯，放命燕、齊，怠慢典刑，俶擾天紀。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吊人，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强敵。僞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草間。僞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號，與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延宗衆散，衿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疆之慶，非獨在予。

> 從前上天厭倦水運，龍在田野作戰，東西兩京隔絶，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朕端坐朝廷之上，君臨天下，視邠人與海內相同，楚人的弓與天下人的弓無異，一物失其所在，猶如推落溝壑。正要以德行安定未順服的地區，以正義征討不服從者。僞齊之主高緯，違背天命霸占燕、齊，怠慢上天的懲罰，擾亂天命的秩序。他還背叛恩惠觸怒鄰國，背信棄義。朕響應天命順應人心，伐罪吊民，一次攻擊就掃蕩了平陽，二次進攻就摧毀了强敵。僞齊任命的王公，相繼來到路旁投降，高緯計謀窮盡，逃竄到民間。僞齊安德王高延宗，趁着騷擾混亂，就竊取了僞齊君主的名號，與僞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人，收集殘餘兵力，背靠城池做垂死挣扎。王威既已强盛，北齊的軍隊像魚一樣潰逃像鳥一樣離散，他們想勢如破竹更爲困難，他們想高屋建瓴也不容易。高延宗部下潰散，仍身穿盔甲待在軍營。主幹已經傾倒，枝葉自然隕落，幽州、青州、東海、泰山等地區，一發書信就前來歸順，冀北河南等地區，傳布檄書就會平定。八方極遠之地全都統一，天地

四方之中風俗相同。將讓軍隊到靈臺休息，牛馬放歸到桃塞，無盡的歡慶，不單在我。

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土，新集臣庶，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齊制僞令，即宜削除。鄒、魯搢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并宜銓録。

漢皇約法三章，廢除秦朝的苛政，周王減輕刑法，治理他那新的國家。我要將這恩惠幸福，遍布天下，重新召集大臣庶民，都到已被統一的國家，可以大赦天下。高緯及其王公以下，如能愉快地歸順，都允許悔過自新。凡是逃到僞朝北齊的人員，也都寬大赦罪。官職爵位的高低次序，照例不改。北齊制定的僞命令，立即應予廢除。鄒、魯官紳，幽、并武士，祇要有一事值得稱贊，都宜録用。

丙寅，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杞公亮、梁公侯莫陳芮、庸公王謙、北平公寇紹、鄭公達奚震并爲上柱國，封齊王憲子安城郡公質爲河間王。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帥六軍趣鄴。

丙寅，拿出北齊宮中的金銀寶器珠玉、漂亮衣服以及宮女二千人，頒發賞賜給將士。任柱國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梁公侯莫陳芮、庸公王謙、北平公寇紹、鄭公達奚震都爲上柱國，封齊王宇文憲兒子安城郡公宇文質爲河間王。諸有功之人封官賞賜各有差別。癸酉，武帝率六軍前往鄴。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勤追之。

六年春正月乙亥，北齊君主傳位給他的太子高恒，改年號爲承光，自己號稱爲太上皇。壬辰日，武帝到鄴。癸巳日，率諸軍包圍鄴，北齊人抗拒守城，諸軍奮擊大破北齊軍，於是平定鄴。北齊君主先送他母親及妻子兒女到青州，等鄴城陷落，他率數十騎兵逃到青州，派大將軍尉勤追趕他。

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州走鄴，棄母携妻妾，是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内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雷。

這次戰役，在戰陣中俘獲北齊的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武帝數其罪説："你有死罪三條：前次從并州逃到鄴，拋棄母親却帶着妻妾，這是不孝；表面上爲僞齊君主效力，暗中實與朕聯絡，這是不忠；投誠之後，還兩面摇擺，這是不信。如此用心，不死還等什麽。"就斬殺了他。這一天，西方有聲音如雷一樣。

甲午，帝入鄴城。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己亥，詔曰："晋州大陣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

甲午，武帝進入鄴城。詔命去年大赦未曾宣布到的地區，都同例大赦。己亥，詔書説："從晋州大戰至鄴城一戰，身死戰場者，其兒子就授給父親的官職。"尉勤在青州活捉北齊君主及其太子高恒。

庚子，詔曰："僞齊之末，奸佞

庚子，詔書説："僞齊的末期，奸佞之臣專

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僞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僞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加窆措。其見在子孫，各隨蔭敘録。家口田宅没官者，并還之。”辛丑，詔僞齊東山、南園及三臺，并毁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百姓。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權，濫用刑罰，使人動輒觸及法網。已故僞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已故僞侍中、特進、開府崔季舒等七人，或因功高而獲罪，或因直言而被殺。朕的軍隊爲正義而出動，消滅了凶暴的僞齊，旌表他們的鄉里，增修他們的墳墓以旌功勛，事迹值得朕爲之下車。宜追贈謚號，全都予以重葬。他們尚存的子孫，分别可享受父功而任用。他們的家口田宅被官府没收者，都歸還他們。”辛丑，詔命僞齊東山、南園及三臺，全都拆毁。拆下的瓦木等物品凡是可用的，全部賞賜給百姓。山園之間的田地，各歸還本來的主人。

二月丙午，論定諸軍勛，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齊任城王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隋公楊堅討平之。齊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户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及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州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宫及六府官。

二月丙午，評定各軍功勞，在北齊太極殿擺酒設宴，會見軍士以上人員，賞賜各有差别。丁未，北齊君主到了，武帝從大殿臺階走下，用賓主之禮與之相見。北齊任城王高湝在冀州，擁兵不投降，派上柱國、齊王宇文憲與柱國、隋公楊堅討伐平定他。北齊范陽王高紹義反叛逃到突厥。北齊各行臺州鎮全部投降，潼關以東平定。共有五十五個州，一百六十二個郡，三百八十五個縣，户數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人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就在河陽及幽州、青州、南兖州、豫州、徐州、北朔州、定州設總管府。相州、并州設二總管，各設行宫及六府官。

癸丑，詔自僞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人，僞齊破掠爲奴婢者，不問公私，并放免之。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癃疾孤老不能自存者，所在矜恤。乙卯，車駕發自鄴。

癸丑，詔命自僞齊武平三年以來，河南各州人，被僞齊攻破搶掠而淪爲奴婢者，不管是公家還是私人的奴婢，一律放免。其中住在淮南的人，也准許他們返回；願到淮北的人，可按其意願安置。疾病孤老不能自己謀生的人，由所在的官府撫恤。乙卯日，皇帝車駕從鄴出發。

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士。

三月壬午，詔命山東諸州分别推舉士人。

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并從，車輿旗旗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爲温國公。庚戌，大會群臣及諸蕃客於路寢。乙卯，廢蒲、陜、涇、寧四州總管。己巳，享太廟。詔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風

夏四月乙巳，從東伐前綫回到京城。讓北齊君主排列在前，他的王公等人隨後，車輛旌旗及器物按次序排列在後。皇帝大駕出動排列六軍，齊備勝利音樂，在太廟舉行獻俘禮。京城中觀看的人，都呼萬歲。戊申，封北齊君主爲温國公。庚戌日，在路寢大會群臣和各蕃國客人。乙卯日，廢除蒲州、陜州、涇州、寧州四州總管。己巳，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詔命分頭派人，

省俗。

五月丁丑，以柱國、譙王儉爲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杞公亮爲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柱國、應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鄖公韋孝寬爲大司空。辛巳，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

己丑，祀方丘。詔曰："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别寢，事窮壯麗。非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逾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人未見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賜貧人。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詔曰："京師宫殿，已從撤毁，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并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人。三農之隙，别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人來聘。是月，青城門無故自崩。

六月辛亥，御正武殿録囚徒。甲子，東巡。丁卯，詔曰："自今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

秋七月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

八月壬寅，議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之。詔曰："以刑止刑，以輕代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户，悉放爲百姓。配雜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

巡視各方進行安撫慰問，觀察各地風俗。

五月丁丑，任柱國、譙王宇文儉爲大冢宰。庚辰，任上柱國、杞公宇文亮爲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柱國、應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鄖公韋孝寬爲大司空。辛巳，在正武殿舉行大酒會，以慶祝戰功。

己丑，祭祀方丘。詔書説："以往，冢宰之臣專權，制度有差錯，正殿與寢宫，修飾得過分壯麗。不但雕墻峻宇，爲前代帝王所深戒，而且結構過度寬闊，違背清廟之規，不合規矩用物不當，用什麽昭示後人。加上剛剛平定了東方僞朝，人們未看到德政，爲天下作出表率，應從朕開始。宫中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等殿，在農閑之時，全都可以拆毁。雕鏤之物，都賞給窮人。繕造的準則，務必遵從儉樸。"戊戌，詔書説："京師的宫殿，已聽從詔命而拆除拆毁，并州、鄴城兩地的建築，華麗奢侈過度，確實不是由我建造，難道容許因此而不革除。各殿堂壯麗，都應拆除拆毁，棟宇磚瓦等物，分賜給窮人。三季農閑之時，分别逐步建造，衹要能蔽風雨即可，務必低矮狹窄。"庚子，陳朝來人訪問。這個月，青城門無故自行崩塌。

六月辛亥，武帝親臨正武殿審查囚犯。甲子日，東巡。丁卯日，詔書説："從今以後不准娶與母親同姓的人爲妻妾。"

秋七月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命山東諸州，推舉有才能聲望者到皇帝駐地，與他們共同討論政事的得失。

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制度，頒布天下。原來不合乎新制度者，全部追命廢止。詔書説："用刑罰制止刑罰，用輕刑代替重刑，罰罪不涉及罪人的子孫，都有定律。而受各種徒役判刑的人，獨與通常的法律不同，一旦治罪發配，一百代也不能赦免。這種懲罰既然無窮盡，刑罰如何減輕？凡是各種處以徒役的家庭，全都釋放成爲庶民。各種發配徒刑的律條，因此永久削除。"甲子，鄭州獻上九尾狐，皮肉都没有了，骨架子還完整。武帝説："吉祥徵兆的出現，必然預示

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録。”乃令焚之。

有德的人。如果讓五等官品符合秩序，四海和平，家家懂得子孝父慈，纔能導致這種狀況。現在并非這種時代，恐怕不是實録。”就下令燒毁它。

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公竇熾、申公李穆爲上柱國。戊寅，初令庶人以上，非朝祭之服，唯得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壬辰，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以上，并舉送，州郡以禮發遣。

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宫。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緦，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誅温公高緯。

十一月壬申，封皇子充爲道王，兑爲蔡王。癸酉，陳將吴明徹侵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郯公王軌討之。是月，稽胡反，遣齊王憲討平之。

詔自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去年十月以前，東土人被鈔在化内爲奴婢者；及平江陵日，良人没爲奴婢者：并免同人伍。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宫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靈，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弘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宜悉減省。”己亥晦，日有蝕之。

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群强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强盗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小盗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户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

九月壬申，任柱國鄧公竇熾、申公李穆爲上柱國。戊寅，初次命令庶人以上，不准穿朝祭服裝，祇能穿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布料。壬辰，詔命東方各州的儒生，精通一部經典以上，都推舉上送，州郡按禮節派遣。

冬十月戊申，武帝親臨鄴宫。戊午，在冀州改葬德皇帝，武帝穿喪服，在太極殿哭喪，百官都穿素服哭喪。這個月，誅殺温公高緯。

十一月壬申，封皇子宇文充爲道王，宇文兑爲蔡王。癸酉，陳朝將領吴明徹侵犯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與他作戰不利，退守徐州。派上大將軍、郯公王軌討伐他。這個月，稽胡反叛，派齊王宇文憲討伐平定他們。

詔命自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去年十月以前，東方人被俘獲在周朝爲奴婢者，以及平定江陵時，良民淪爲奴婢者，都赦免爲平民。詔書説：“皇位在中，聖人定下通例，本體與文辭相互沿革，各朝制度增減各異。五帝效法四星的形象，三王制定六宫的數目。劉漢、曹魏以來，等級更爲繁多，挑選嬪妃遍及天下，任命的級别堪比百官，在後宫的椒房丹地中，嬪妃如雲，本來出於嗜好欲望的心情，與風化之義無關。朕的帝運正當末季，想恢復往古的做法，大力輔助後宫，事情遵從簡約。可設妃子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此以外，應全部減省。”己亥爲月末最後一日，發生日食。

開始實行《刑書要制》。持兵器成群的强盗搶劫物品價值一匹以上，不持兵器成群的强盗搶劫物品價值五匹以上，監督主管自盗物品價值二十匹以上，小偷盗及騙取官物價值三十匹以上，地方官隱瞞户口五户及十丁以上、隱瞞土地三頃以上，都處死罪。《刑書》未記載的，自按法律條科處理。

十二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庚申，行幸并州宫。移并州軍人四萬户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宫及六府。

是歲，吐谷渾、百濟并遣使朝貢。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僞趙王他婁屯來降。壬午，行幸鄴宫。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宫。

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譙王儉薨。丁巳，車駕至自東巡。乙丑，以上柱國、越王盛爲大冢宰，陳王純爲雍州牧。

三月戊辰，於蒲州置宫，廢同州及長春二宫。壬申，突厥遣使朝貢。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吕梁，禽其將吴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士庶爲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

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

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驢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宫。丙申，詔停諸軍。

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

人肖形天地，禀質五常，修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不用。未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内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又竊名號。朕上述先

十二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占據本州反叛。庚申日，武帝親臨并州宫。遷移并州軍人四萬户到關中。戊辰，廢除并州宫及六府。

這一年，吐谷渾、百濟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僞趙王他婁屯來投降。壬午，武帝親臨鄴宫。辛卯，臨幸懷州。癸巳，臨幸洛州。詔命在懷州設行宫。

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譙王宇文儉去世。丁巳，皇帝從東巡處返回。乙丑，任上柱國、越王宇文盛爲大冢宰，陳王宇文純爲雍州牧。

三月戊辰，在蒲州設行宫，廢除同州及長春的行宫。壬申，突厥派使節朝見進貢。甲戌，皇帝初次戴用常冠，用皂色紗做成，加上簪子而不用纓導，其形制如同今日的折角巾。上大將軍王軌在吕梁打敗陳朝軍隊，活捉其將領吴明徹等，俘虜斬殺三萬餘人。丁亥，詔命柱國豆盧寧征伐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時所有士紳庶民淪爲奴隸者，全部由江陵放免。壬辰，改年號。

夏四月壬子，初次命令遇到父母喪事者，准許守喪至終。庚申，突厥入侵幽州。

五月己丑，武帝率軍北伐，派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五路共進，徵調關中公家私人的馬驢全部隨軍。癸巳日，武帝身體不適，停住在雲陽宫。丙申，詔命各軍停止進軍。

六月丁酉，武帝病重，回京，當天夜裏在車中駕崩，時年三十六歲。遺詔説：

人仿形天地，天賦素質五常，壽命的長短時間，都是命中注定。朕君臨天下，已經十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罰廢棄不用。天未亮就找衣服起床，到半夜還不知道睡覺。從前魏朝將到末期時，天下分崩離析，太祖挽救危難扶助皇室，開創王業。燕、趙荒蕪，又割據稱帝。朕上繼遺志，下順民

志，下順人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人勞未康，每一念如此，若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力氣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嘆息。

心，於是與王公將帥，共同討平東方。雖然叛亂已經蕩平，但人民勞累未得康復，每想到此事，就像面臨冰谷。打算統一天下，使天下同文同軌。現在遇上大病，力氣漸衰，心有大志不能實現，爲此而嘆息。

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

天下之事非常重大，日理萬機非常不易，王公以下官員，以及衆多僚屬，應輔助引導太子，符合朕的遺意，使之上不負太祖，下不失爲臣的職責。朕雖瞑目於九泉之下，也没有可遺憾的了。

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朕平生居住，常求儉樸，不僅用來教育子孫，也是出自内心的愛好。喪事的費用，須使節儉而合乎禮度。埋葬用墓而不起墳，是自古以來的通例。隨着吉日就下葬，葬畢就不用守喪。四方士紳和庶民，各哭三天。妃嬪以下没有生子者，全部放回老家。

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己未，葬於孝陵。

謚號爲武皇帝，廟號爲高祖。己未，葬在孝陵。

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逾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宫殿華綺者，皆撤毁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綉纂組，一皆禁斷。後宫嬪御，不過十餘人。

武帝穩重剛毅而有智謀，當初因晉公宇文護專權，常常自己隱晦行迹，無人能測知他的深淺。到誅殺了宇文護之後，纔親理萬機，克制自己勵精圖治，聽奏事看奏章不懈怠。執法嚴厲而完備，治罪殺人不少，號令懇切動人，衹關心政事，群臣敬畏服從，無人不肅然聽從。性格明察一切，少施恩惠，所有的用心與做事，都想超越古人。身穿布袍，蓋布被，没有金銀珠寶的裝飾。各宫殿奢華綺麗的，都拆除拆毁，改爲幾尺高的土臺階，宫殿不用斗栱。宫殿上的雕刻文飾，錦綉綬帶，一律禁止。後宫妃嬪，不過十多人。

勞謙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鋭情教習，至於校兵閲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脱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决，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破齊之後，遂欲

以謙遜對待下級，自强不息。因海内未太平，專心訓練軍隊，甚至親自閲兵練武，步行在山谷中，親歷艱苦，都是别人不能忍受的。平定北齊戰役中，看到軍士有光脚行走的，武帝親自脱下靴子賞賜給他。每當宴會將士，必定親自執杯勸酒，或親手發給賞賜物品。至於征戰之處，親自在隊伍戰陣中。性子果决，能裁斷大事，所以能得到士卒拼死效力，以弱制强。攻破北齊之

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帝宇文贇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武帝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二年，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后崩，武帝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武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

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武帝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

閏月乙亥，詔山東流人新復業，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爲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柱國、代王達、滕王逌、盧公尉遲運、薛公長孫覽并爲上柱國。

是月，幽州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討平之。

秋七月乙巳，享太廟。丙午，祀圜丘。戊申，祀方澤。庚戌，以小宗伯、岐公斛斯徵爲大宗伯。壬戌，以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爲帝太后。

八月丙寅，夕月於西郊。長安、萬年二縣人居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制九條，宣下州郡。其母族絶服外者，聽婚。以上柱國、薛公長孫覽爲大司徒，柱國、楊公王誼爲大司空。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爲大司寇。

九月丁酉，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并爲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爲荆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後，就想窮兵極武，掃平突厥、平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統一，這是他的志向。

宣皇帝名贇，字乾伯，是武帝的長子。母親叫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爲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武帝親自祭告太廟，在東階行加冠禮，立爲皇太子。二年，詔命皇太子巡視安撫西方領土。文宣后去世，武帝守喪，詔命太子總管朝政，五十天後停止。武帝每次巡視各地，太子常留在京城監守國家。五年二月，又詔命太子巡視西方領土，於是討伐吐谷渾。

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武帝駕崩。戊戌日，太子即皇帝位。尊稱皇后爲皇太后。甲子，誅殺上柱國、齊王宇文憲。

閏六月乙亥，詔命山東流民重新恢復本業，以及因突厥侵掠而家口破亡不能維持生計者，暫停交租一年。立妃子楊氏爲皇后。辛巳，任上柱國、趙王宇文招爲太師、陳王宇文純爲太傅，柱國、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盧公尉遲運、薛公長孫覽都爲上柱國。

這個月，幽州盧昌期占據范陽反叛，詔命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討伐平定他。

秋七月乙巳，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丙午，祭祀圜丘。戊申日，祭祀方澤。庚戌，任小宗伯、岐公斛斯徵爲大宗伯。壬戌，任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稱生母李氏爲帝太后。

八月丙寅，黄昏時月亮在西郊。長安、萬年兩縣人居住在京城者，免租三年。壬申，宣帝親臨同州。派大使巡察各州。制定九條，頒布到各州郡。凡是母族已在五服之外者，允許通婚。任上柱國、薛公長孫覽爲大司徒，柱國、楊公王誼爲大司空。丙戌，任柱國、永昌公宇文椿爲大司寇。

九月丁酉，任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并爲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宇文元爲荆王。詔命各種應下拜的禮節，都以三拜成禮。

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戊子，百濟遣使朝貢。

冬十月癸酉，從同州回京。戊子，百濟派遣使節朝見進貢。

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是月，突厥犯邊，圍酒泉，殺掠吏士。

十一月己亥，在道會苑練武，宣帝親自穿戴盔甲。這個月，突厥侵犯邊境，包圍酒泉，殺死搶掠守邊吏員士兵。

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爲大司空。己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逌爲行軍元帥，伐陳。免京師見徒，并令從軍。

十二月甲子，任柱國、畢王宇文賢爲大司空。己丑，任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宇王逌爲行軍元帥，討伐陳朝。赦免京師囚犯，命令全部從軍。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受朝於路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群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爲大成。初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隋公楊堅爲大後丞。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甲辰，東巡。丙午，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爲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公宇文善爲大宗伯。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爲皇太子。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在路門接受朝見，宣帝頭戴通天冠、身穿絳紗袍，群臣都穿戴漢、魏衣服帽子。大赦，改年號爲大成。開始設置四輔官，任大冢宰、越王宇文盛爲大前疑，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隋公楊堅爲大後丞。癸卯，封皇子宇文衍爲魯王。甲辰，宣帝東巡。丙午，任柱國、常山公于翼爲大司徒。辛亥，任柱國、許公宇文善爲大宗伯。戊午，宣帝臨幸洛陽。立魯王宇文衍爲皇太子。

二月癸亥，詔曰："河、洛之地，舊稱朝市，自魏氏失馭，城闕爲墟。我太祖受命酆、鎬，有懷光宅；高祖往巡東夏，布政此宫。朕以眇身，祗承寶運，雖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游覽。百王制度，基址尚存。今若因循，爲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詔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宫。常役四萬人，以迄晏駕。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郯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於突厥。乙亥，行幸鄴。丙子，初令總管、刺史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

二月癸亥，詔書説："河、洛地區，舊稱朝市，自魏朝失控，城闕爲廢墟。我朝太祖在酆、鎬地區接受天命，有意統一天下；高祖以前巡視東方，在此宫殿處理國務。朕以微眇之身，敬承天命，雖有儘量修德的志向，豈敢忘記子孫謀慮的心願。前日駐在金墉城，充分游覽。百代帝王的制度，基礎還有保存。現在如果沿用舊的制度，事情容易成功。應命有關官員，修復舊都。奢侈節儉取決於華麗和質樸之間，工程人工按百姓自願前來的情況决定。向北觀視河内，近在咫尺并不遥遠，前次詔命修建，現在應予停止。"於是徵發山東各州士兵，把一月的工役增加到四十五天，開始修建洛陽宫。日常勞作的役夫總在四萬人左右，一直到宣帝駕崩。又遷移相州的六個府到洛陽，稱之爲東京六府。殺死柱國、徐州總管、郯公王軌。停止討伐江南部隊。讓趙王宇文招的女兒爲千金公主，嫁到突厥。乙亥日，宣帝親臨鄴。丙子，初次命令總管、刺史帶兵者加上持節一職，其餘的都罷免持節官職。

辛巳，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爲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宫。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癸未，日出、將入時，其中并有烏色，大如鷄卵，經四日乃滅。戊子，以大前疑、越王盛爲太保，大右弼、蜀公尉迥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又詔洛陽凡是元遷户，并聽還洛州。此外欲往者，聽之。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三月庚申，車駕至自東巡，大陳軍伍，親擐甲胄，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百官迎於青門外。是時驟雨，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爲永康縣王。

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過時不蝕，乃臨軒。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爲上柱國。己巳，享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

五月辛亥，以洺州襄國郡爲趙國，齊州濟南郡爲陳國，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潞州上黨郡爲代國，荆州新野郡爲滕國，邑各一萬户，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并之國。是月，遣使簡視京城及諸州士庶女，充選後宫。突厥寇并州。

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徵山東諸州人修長城。

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爲雍州牧，大後丞、隋公楊堅爲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後丞。丙申，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爲正

辛巳，下詔傳位給皇太子宇文衍。大赦，改年號，改大成爲大象。宣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居住的地方叫天臺，冠冕上有二十四旒，所用的車輛服裝旗鼓都以二十四的數目爲準。内史、御正都設置上大夫。皇帝宇文衍稱正陽宫。設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都按照天臺的標準。尊稱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癸未，太陽出山、將要落山時，太陽中都有黑色，大小如鷄蛋一樣，過了四天纔消失。戊子，任大前疑、越王宇文盛爲太保，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爲大前疑，代王宇文達爲大右弼。辛卯，詔命遷移鄴城石經到洛陽。又詔命洛陽凡是以前遷走的民户，都允許返回洛州。此外也想遷移洛州者，准許遷移。河陽、幽州、相州、豫州、亳州、青州、徐州七總管都受東京六府指揮。

三月庚申，宣帝從東巡處回京，軍隊大列陣，宣帝親自穿戴盔甲，從青門進入京城，皇帝宇文衍乘皇帝車駕跟從，百官在青門外迎接。此時突然下雨，儀仗衛隊隊形混亂。辛酉，封趙王宇文招第二子宇文貫爲永康縣王。

夏四月壬戌初一，有關部門上奏説有日食，皇帝不處理政務。過了時間未發生日食，纔上殿視事。立妃子朱氏爲天元帝后。癸亥，任柱國、畢王宇文賢爲上柱國。己巳，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壬午，在正武殿舉行隆重的祭天儀式。

五月辛亥，改洺州襄國郡爲趙國，齊州濟南郡爲陳國，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潞州上黨郡爲代國，荆州新野郡爲滕國，每邑各一萬户，令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都住到所封國邑去。這個月，派使節巡視挑選京城及各州士紳庶民的女子，補充到後宫。突厥侵犯并州。

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爲血。徵發山東各州人民修長城。

秋七月庚寅，任大司空、畢王宇文賢爲雍州牧，大後丞、隋公楊堅爲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後丞。丙申，娶大後丞司馬消難的女兒爲正陽宫皇后。己酉，尊稱帝太后李氏爲天

陽宫皇后。己酉，尊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妃陳氏爲天左皇后。

八月庚申，幸同州。壬申，還宫。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并爲上柱國。初，武帝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恐物情未附，除之。至是，爲《刑經聖制》，其法深刻，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爲太師，上柱國、郇公韓建業爲大左輔。是月，所在蟻群鬥，各方四五尺，死者十八九。

九月乙卯，以酆王貞爲大冢宰。上柱國、鄖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公亮、郕公梁士彦伐陳。遣御正杜杲使於陳。

冬十月壬戌，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初復佛象及天尊象，帝與二象俱南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庶縱觀。是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

十一月乙未夜，行幸同州。壬寅，還宫。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并行。

是月，韋孝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

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朕以寡德，君臨區宇。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憂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禄，軒轅爲於後宫，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宫人失序，女謁尚行，

皇太后。壬子，改稱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子元氏爲天右皇后，妃子陳氏爲天左皇后。

八月庚申，宣帝臨幸同州。壬申，回宫。甲戌，任天左皇后的父親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的父親開府元晟都爲上柱國。當初，武帝作《刑書要制》，用刑過嚴過重。等宣帝即位，怕人心未服從，廢除了《刑書要制》。到這時，制定了《刑經聖制》，刑法嚴厲，在正武殿舉行隆重的祭天儀式，報告上天而加以實施。壬午，任上柱國、雍州牧畢王宇文賢爲太師，上柱國、郇公韓建業爲大左輔。這個月，各地的螞蟻成群相鬥，各群方四五尺，死亡的占十之八九。

九月乙卯，任酆王宇文貞爲大冢宰。上柱國、鄖公韋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公宇文亮、郕公梁士彦討伐陳國。派御正杜杲出使陳國。

冬十月壬戌，宣帝臨幸道會苑，舉行隆重的祭天儀式，以高祖武皇帝的神主配享醮祭。初次恢復佛像及天尊之像，皇帝與二像都面向南坐。大演雜戲，令京城士紳庶民隨意觀看。這個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被誅殺。

十一月乙未夜裏，宣帝臨幸同州。壬寅，回宫。丁巳，初次鑄造永通萬國錢，以一個萬國錢當舊錢千個，與五行大布錢并行。

這個月，韋孝寬攻下壽陽，杞國公宇文亮攻下黄城，梁士彦攻下廣陵。陳軍退走，於是長江以北全部平定。

十二月戊午，由於災異屢次出現，宣帝親臨路寢，朝見百官。詔書説："朕以寡少德行，君臨天下。開始在秋季，到此時的冬季，更加令人深憂，多次顯示重大警告。以至於有金星進入南斗星座，木星觸犯軒轅星座，火星侵犯房宿，又與土星會合，流星照亮夜空，向東南行而墜下。這樣看來南斗星主管爵禄的事，軒轅星主管後宫的事，房宿又叫明堂，是發布朝政的場所，火星、土星則是災孽的徵兆，流星乃是兵器凶事的

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徹懸，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逾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宜宣諸内外，庶盡弼諧，允叶人心，用消天譴。”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

先兆。難道是後宮的人員喪失了次序，女人的請求占了上風，使得政務不合正道，憂患將至，多麼明顯，像這樣厲害。將要避開正寢之殿，齋戒克制心念，穿破衣服減少膳食，除去裝飾撤除樂器，暴露真實的誠意，開出讓人直言的通路。要使刑法不濫用，賞賜不越等級，選舉官員憑才能，後宮之中修養德行。應宣布到内外，使大臣盡忠輔助，使國政合乎人心，以消除上天的告譴。”於是撤除儀仗與禁衛，前往天興宮居住。百官上書，勸回到皇宮休息飲食，允許他們的請求。

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内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爲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并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己卯，還宮。

甲子，回宮，來到正武殿，召集百官及宮女、皇宮内外的官員夫人，衆多歌妓音樂排列，又讓胡人作求寒戲，用水潑澆他們，當做游戲娛樂。乙丑，宣帝臨幸洛陽。宣帝親自駕馭驛站馬匹，每天馳行三百里。四位皇后及文武侍從數百人，都乘驛站馬匹跟從。命令四皇后并駕齊驅，或跑在前或跑在後，就加以叱責。人馬疲憊倒地，一路上接二連三。己卯日，回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享太廟。乙巳，造二扆，畫日月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黄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右諸州新附人，給復二十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錢。

二年春正月丁亥，宣帝在道會苑接受朝見。癸巳，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乙巳，造兩扇屏風，上面畫日月之像放在左右。戊申，下雪，雪停了又下細黄土，過了一會兒纔停止。乙卯，詔命江北各州新近歸附的人，免租二十年。初次向入市者收税，每人一錢。

二月丁巳，帝幸路門學，行釋奠禮。戊午，突厥遣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爲天制，敕爲天敕。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爲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是月，洛陽有禿鶖鳥集新太極殿前，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鬥於汴水側，黑龍死。

二月丁巳，宣帝臨幸路門學，舉行釋奠禮。戊午，突厥派使節進獻當地寶物，并來迎接千金公主。乙丑，把制詔改稱爲天制，敕改稱爲天敕。尊稱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改稱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改稱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改爲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改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接稱呼皇后。這個月，洛陽有禿鶖鳥聚集在新建的太極殿前，滎州有黑龍出現，與赤龍在汴水邊搏鬥，黑龍死。

三月丁亥，賜百官及百姓大酺。詔進封孔子爲鄒國公，邑數準舊，并

三月丁亥，賞賜百官及百姓大會餐。詔命進封孔子爲鄒國公，享用的邑數照舊，并立其後人

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戊子，行軍總管、杞公亮舉兵反，行軍元帥韋孝寬獲而殺之。辛卯，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以至同州。乙未，改同州宫爲天成宫。庚子，車駕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皆着五色及紅紫緑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内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

承襲，另在京城建孔子廟，按季節祭禮進供。戊子，行軍總管、杞公宇文亮發兵反叛，行軍元帥韋孝寬俘獲他而殺了他。辛卯，宣帝臨幸同州。增加候正官，執行清理道路的前驅任務，排列三百六十層，從應門到赤岸澤，數十里間，旌旗相遮蔽，鼓樂同時敲響。又命武賁士在馬上手持短矛，稱爲警蹕，用此種方式到達同州。乙未，把同州宫改爲天成宫。庚子，宣帝從同州回京。詔命天臺警衛，都穿着五色和紅紫緑衣，用雜色爲邊緣，稱爲品色衣，遇有大事，與公服間雜穿着。壬寅日，詔命内外官員夫人都要執笏，她們拜謁宗廟和天臺皇帝，都要俯伏到地。甲辰，初次設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子尉遲氏爲天左大皇后。

夏四月己巳，享太廟。己卯，以旱故，降見囚死罪已下。壬午，幸仲山祈雨，至咸陽宫，雨降。甲申，還宫。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以迎候。

夏四月己巳，到太廟進獻祭品奉祀祖先。己卯，因天旱的緣故，獄中死囚以下都予減罪。壬午，宣帝臨幸仲山求雨，到咸陽宫，雨降下。甲申，回宫。令京城士人女子在街巷奏音樂以迎候宣帝回宫。

五月甲午，帝備法駕幸天興宫。乙未，帝不悆，還宫。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丁未，追趙、越、陳、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内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公楊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宣皇帝。七月丙申，葬定陵。

五月甲午，宣帝備好大駕儀仗臨幸天興宫。乙未，宣帝身體不適，回宫。詔命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宫侍候疾病。丁未，追命趙王、越王、陳王、代王、滕王五王入宫朝見。己酉，病重。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内史上大夫鄭譯僞稱帝命讓隋公楊堅接受遺詔輔助國政。這一天，宣帝駕崩在天德殿，時年二十二歲。謚號爲宣皇帝。七月丙申，葬在定陵。

帝之在東宫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宫。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宫官屬録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

宣帝在東宫時，武帝擔心他無能力繼承帝位，對他非常嚴格。朝見時的待遇，與大臣没有不同，雖在隆冬酷暑之時，也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於是禁止不准許酒類進入東宫。宣帝每有過失，總是加以鞭打。曾對他說："自古以來的太子被廢的有多少人，其餘的皇子難道不能立爲太子嗎！"於是派東宫官員記録宣帝的言語動作，每月向武帝上奏。宣帝害怕武帝的威嚴，就强壓本性虚加修飾，因此惡行不被外人知道。

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通亂先帝宫人。纔

繼位之初，開始放縱本來的欲望。武帝的靈柩還未下葬，没有一點悲傷的表情，就與先帝的

逾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宫。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耽酗於後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閹官奏之。所居宫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耀，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宫，雖未成畢，其規摹壯麗，逾於漢、魏遠矣。

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宫位號，莫能詳録。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宫，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樽彝珪瓚之屬，以次食焉。又令群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并令去之。

又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渾成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唯宫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

西陽公温，杞公亮之子，即帝從祖兄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以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謀反。纔誅温，即追尉遲氏入宫，初爲妃，尋立爲皇后。

每左右侍臣論議，唯欲興造革易，未嘗言及政事。其後游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宫，或游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宫觀之，以爲喜樂。

宫女私通。纔到第二年，就恣意享受音樂，挑選天下女子，充實到後宫中。愛好誇耀，掩飾過失拒絶諫諍。讓位之後，更加驕縱奢侈。在後宫酗酒，有時一連十幾天不出來，公卿近臣請示事務，都委托給宦官上奏。所居住的宫殿，帳幕帷幄都用金玉珠寶裝飾，光華炫耀，極其奢侈華麗。到營建洛陽宫時，雖未完工，其規模之壯麗，已遠遠超過漢、魏了。

惟我獨尊，無所顧忌。國家典禮朝廷儀仗，隨意改變。後宫官位名號，改得無人能詳加記録。每次面對臣下，自稱爲天。用五色土塗飾親臨的天德殿，五種顔色按五個方位施用。又在後宫，與皇后等人排列就座，用宗廟裏的禮器、容器、玉器等物，按次序就食。又讓群臣到天臺朝見者，齋戒三天，静身一天。所用的車輛旗幟服裝，數量上都是前代帝王的兩倍。既已自比上帝，不想讓人與自己相同。常常自用綬帶及戴通天冠，上加金附蟬，看見侍臣武士冠上飾有金蟬，以及王公有綬帶的，都命令拆除掉。

又不准别人有高或大的稱呼，凡是姓高的都改爲姓姜，九族稱謂中的高祖改爲長祖，曾祖改爲次長祖。職官名稱，凡是有上字和大字的，都改爲長字，有天字的，也要改動。又令天下車輛都祇能做成無輻條的輪子，下禁令使天下婦女都不准用粉黛化妝，祇有宫女可乘有輻條的車子，可用粉黛化妝。

西陽公宇文温，是杞公宇文亮的兒子，就是宣帝從祖之侄，他妻子尉遲氏有姿色，趁她進宫朝見，宣帝給她喝酒，逼迫着奸淫了她。宇文亮聽説後害怕，謀劃反叛。剛誅殺了宇文温，就逼尉遲氏入宫，開初爲妃子，不久就立爲皇后。

宣帝每次與左右人等談話，祇想着興建宫殿和改變制度，不曾談到政事。其後游玩無常規，出入皇宫無節制，帶着皇帝的儀仗衛隊，早出夜歸，有時到天興宫，有時到道會苑游玩，奉陪侍從的官員，都承受不了宣帝的命令。各種音樂雜戲，魚龍變幻的雜技，經常在宣帝面前上演。喜好命令京城少年穿着女人服飾，進宫演出歌舞，宣帝與後宫婦人觀看，當做嬉樂。

擯斥近臣，多所猜怨。又吝於財，略無賜與。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抄録，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内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矣。

排斥身邊的臣子，多有猜忌。又吝嗇錢財，基本上没有賞賜。怕群臣進諫，不能實施自己的意志，常派左右親信秘密偵察大臣，大臣的言談舉止，全都記録，稍微違背，就加以治罪。自公卿以下，都被宣帝鞭打，其間誅殺和罷黜官職者，不可勝數。每次抽打人都以一百二十下爲數，稱做天杖。對宫内人員及職官也是如此。后妃嬪御人員，雖受其寵愛，也多受他捶打。於是皇宫内外都很恐懼，人人不能自安，都求苟且免打，無人能有牢固的信念，側足屏息，一直到宣帝駕崩。

静帝宇文闡

静皇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于東宫。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宫傳位授帝，居正陽宫。

静皇帝名衍，後改名爲闡，是宣帝的長子。母親叫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宫。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爲魯王。戊午，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在鄴宫傳位給静帝，住在正陽宫。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路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宫。大赦，停洛陽宫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爲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爲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并出俗爲尼。以柱國、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公楊堅爲假黄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贄爲上柱國。帝居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國、鄖公韋孝寬爲相州總管。罷入市税錢。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病重，詔命静帝入住路門學。己酉，宣帝駕崩，静帝進住天臺，廢除正陽宫。大赦，停止洛陽宫工程。庚戌，爲天元上皇太后上尊號爲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上尊號爲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上尊號爲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上尊號爲帝太后。其餘的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都出宫做尼姑。任柱國、漢王宇文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公楊堅爲假黄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宇文贄爲上柱國。静帝在居喪期間，百官各率本職聽命於左大丞相。壬子日，任上柱國、鄖公韋孝寬爲相州總管。廢除入市税錢。

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脩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并爲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來朝。庚申，復佛、道二教。辛酉，以柱國杞公椿、燕公于寔、郜公賀拔伏恩并

六月戊午，任柱國許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脩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都爲上柱國。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進京朝見。庚申，恢復佛、道二教。辛酉，任柱國杞公宇文椿、燕公于寔、郜公賀拔伏恩都爲上柱國。

爲上柱國。

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即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討之。上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徒。己巳，詔南定、北光、衡、巴四州人爲宇文亮抑爲奴婢者，并免之。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遍天。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以柱國、蔣公梁睿爲益州總管。

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惠起兵。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舉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内外諸軍事。己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公王誼爲行軍元帥討之。壬子，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癸丑，封皇弟衎爲萊王，術爲郢王。是月，豫州、襄州總管諸蠻，各帥種落反。

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即以梁睿爲行軍元帥討之。庚午，韋孝寬破尉迥於鄴，迥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毁廢之。丙子，以漢王贊爲太師，以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公李穆爲太傅，以宋王實爲大前疑，以秦王贄爲大右弼，以燕公于寔爲大左輔。己卯，以尉迥平，大赦。庚辰，司馬消難擁衆以魯山、甑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元景山追擊之，鄖州平。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聚衆反，應王謙，遣大將軍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滎陽，斬之。以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以齊公于智爲大司空。廢相、青、荆、金、晋、梁州六總管。

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不接受取代他的人，詔命調動關中部隊，就任韋孝寬爲行軍元帥，討伐他。上柱國、畢王宇文賢陰謀除掉執政大臣，被誅殺。任上柱國、秦王宇文贄爲大冢宰，杞公宇文椿爲大司徒。己巳日，詔命南定、北光、衡、巴四州人被宇文亮逼迫爲奴隸者，全部放免。甲戌，有赤氣出現在西方，逐漸向東延伸，遍布天空。庚辰日，罷除各魚池以及山澤公家禁止漁獵者，與百姓共享。任柱國、蔣公梁睿爲益州總管。

秋七月甲申，突厥送來北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惠起兵。庚子，詔命趙、陳、越、代、滕五王，上朝時不必小步快走，可佩帶劍不脱履上殿。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起兵，派大將軍楊素討伐他。青州總管尉遲勤起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内外諸軍事。己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起兵，任柱國、楊公王誼爲行軍元帥討伐他。壬子，趙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陰謀除掉執政大臣，被誅殺。癸丑，封皇弟宇文衎爲萊王，宇文術爲郢王。這個月，豫州、襄州總管所屬各部蠻族，各率其部落反叛。

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起兵不接受取代他的人，就任梁睿爲行軍元帥討伐他。庚午，韋孝寬在鄴攻破尉遲迥，尉遲迥自殺，相州平定。遷移相州治所到安陽，所屬的鄴城及邑鎮，都拆毁廢棄。丙子，任漢王宇文贊爲太師，任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公李穆爲太傅、任宋王宇文實爲大前疑，任秦王宇文贄爲大右弼，任燕公于寔爲大左輔。己卯，因尉遲迥被平定，大赦。庚辰日，司馬消難據衆率魯山、甑山兩鎮投奔陳國，派大將軍元景山追擊他，鄖州平定。沙州氐族首領開府楊永安聚衆反叛，響應王謙，派大將軍達奚儒討伐他。楊素在滎陽攻破宇文胄，斬殺他。任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任齊公于智爲大司空。廢除相州、青州、荆州、金州、晋州、梁州六個總管。

九月丙戌，廢河陽總管爲鎮，隸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慧爲大宗伯。壬辰，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戊戌，以柱國、楊公王誼爲上柱國。庚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并爲上柱國。壬子，丞相去左右號，隋公楊堅爲大丞相。

九月丙戌，廢除河陽總管降級爲鎮，隸屬洛州。任小宗伯、竟陵公楊慧爲大宗伯。壬辰日，廢除皇后司馬氏爲庶人。戊戌，任柱國、楊公王誼爲上柱國。庚戌，任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都爲上柱國。壬子，丞相除去左右的名號，隋公楊堅爲大丞相。

冬十月甲寅，日有蝕之。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隋公楊堅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戊寅，梁睿破王謙，斬之，傳首京師，益州平。

冬十月甲寅，發生日食。壬戌，陳王宇文純因爲怨恨執政大臣，被誅殺。大丞相、隋公楊堅加官大冢宰，五府總屬天官。戊寅，梁睿攻破王謙，斬殺他，傳送首級到京師，益州平定。

十一月甲辰，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丁未，上柱國、鄖公韋孝寬薨。

十一月甲辰，達奚儒攻破楊永安，沙州平定。丁未，上柱國、鄖公韋孝寬去世。

十二月壬子，以柱國、蔣公梁睿爲上柱國。丁巳，以柱國邘公楊雄、普安公賀蘭謩、郕公梁士彦、上大將軍新寧公叱列長叉、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漁陽公楊鋭、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并爲上柱國。庚申，以柱國、楚公豆盧勣爲上柱國。

十二月壬子，任柱國、蔣公梁睿爲上柱國。丁巳，任柱國邘公楊雄、普安公賀蘭謩、郕公梁士彦、上大將軍新寧公叱列長叉、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漁陽公楊鋭、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都爲上柱國。庚申，任柱國、楚公豆盧勣爲上柱國。

癸亥，詔曰："太祖受命，龍德猶潜，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蒸嘗；不愛其親，嗟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爲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於兹，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癸亥，詔書説："太祖接受天命，具備帝王的品德却深藏不露，三分天下有其一，志向還在扶助魏朝，多有所改革，希望合乎上天之意。文武群官，被太祖賜予姓氏者有不少人，本來就不是相同的地區，也不合乎所得的封地。不享受不是同類的祭祀，骨肉不同却共同祭祀一個祖先；不愛他的親人，嗟嘆路人不相識却相互排列輩分。况且天命改姓，本來是爲天運有不同的歸屬；天命在人，推讓不受最終也不能獲准。所以君臨天下，累代至此，不可仍舊遵循謙遜的意旨，長久實行權宜之計。凡是改姓者，全部都應恢復舊姓。"

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隋國。己巳，以柱國、沛公鄭譯爲上柱國。辛未，代王達、

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晋升爵位爲王，用十個郡組成隋國。己巳，任柱國、沛公鄭譯爲上柱國。辛未日，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都因爲

滕王逌并以謀執政，被誅。壬申，以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爲上柱國、大司馬，以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

謀害執政大臣，被誅殺。壬申，任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爲上柱國、大司馬，任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丙戌，詔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賢良。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年號。丙戌，詔命軍職在上開府以上，文職在下大夫以上，外地官在刺史以上，各自推舉賢良人才。

二月甲子，帝遜位于隋，居于別宫。隋氏奉帝爲介國公，邑萬户，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答表不稱詔。有其文，事竟不行。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静皇帝，葬恭陵。

二月甲子，静帝讓位給隋，住到別宫。隋氏尊奉静帝爲介國公，享受萬户之邑，車駕服飾禮樂，全部如同周朝制度，上書不用表的名稱，回答上書不用詔的名稱。有這個規定，竟然没有真正實行。隋朝開皇元年五月壬申，静帝去世，時年九歲。這是隋朝的願望。謚號叫做静皇帝，葬在恭陵。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争强，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内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强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勛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

論曰：自從東西分隔，兩國争强，戰馬出生在郊野，干戈每天都在使用，戰事相連災禍不斷，雙方勢均力敵，戰場上的事，彼此彼此。武皇帝繼承文皇帝的事業，未能親理萬機，深謀遠慮，以隱晦培養貞正之德。等到英武的威嚴像閃電一樣爆發，朝廷國政全面革新，國内之難既已除去，對外的方略隨之開始。他能苦心焦慮，克制自己而勵精圖治，勞役工作能身先士卒，生活起居如平民一樣儉樸。實行富國之政，努力强兵之術，趁着敵人内部不和，順從天道而滅亡了北齊。數年之間，大功於是完成。抒發了祖宗的舊憤，拯救了東方的危亡，盛大啊，是具有如此功業的人。如果讓當日的疾病痊愈，治國的志向得以實現，必會窮兵黷武，儘管要被良史所譏諷；他的雄圖大略，足以與前代帝王并駕齊驅。

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晋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檟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奸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殁已爲幸矣。

武皇帝看出繼承者不具備帝王素質，然而顧及到宗族的根本利益，如晋武帝一樣溺愛其子，明智却與宋宣帝不同，衹想用鞭子樹立威嚴，希望懲治兒子的不才，道義品德的教育，難道像這樣嗎。終使昏庸暴虐的兒子君臨天下，放肆地幹出奸邪惡毒之事，考察宣帝的行事，因病而死已屬幸運了。

静帝越自幼冲，紹兹衰統，内相挾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强，

静帝本自年幼，來繼承已經衰落的帝位，在内受到孫權、劉備一樣的奸臣的挾制，而親戚皇

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啓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逾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族中又無如齊國、代國一樣的强大支持，隋氏趁此機會，於是使皇權轉移。雖然皇族中有人像岷山、峨山一樣立即行動，反而造成備受凌辱於他人的威風；雖有像漳水、滏水一樣各地的勤王之兵，却無法挽救北周的滅亡。嗚呼！靠着文皇帝開創的鴻大基業，武皇帝實現的興隆帝業，却未能超過兩代，忽然之間國運中絶。這大概是先帝造成的餘殃，而不是後來孺子的罪過。

北史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隋本紀(上)

高祖文帝楊堅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震八世孫，燕北平太守鉉。鉉子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于神武樹頹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皇考忠。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小名那羅延。本是弘農華陰人，是漢太尉楊震的第十四代孫。楊震的第八代孫，是燕北平太守楊鉉。楊鉉的兒子楊元壽，在魏朝先當武川鎮司馬，於是安家在神武樹頹。楊元壽生太原太守楊惠嘏，楊惠嘏生平原太守楊烈，楊烈生寧遠將軍楊禎，楊禎生皇父楊忠。

初，禎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修禮，遂死之。周保定中，皇考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

當初，楊禎遇上魏朝末期的戰亂，躲避戰亂來到中山，聚集義兵來討伐鮮于修禮，結果爲此而死。北周保定年間，因皇父功勞卓著，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

皇考美鬚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瑰偉，武藝絶倫，識量深重，有將率之略。年十八，客游泰山，會梁兵陷郡國，没江南。及北海王元顥入洛，乃與俱歸。顥敗，尒朱度律召爲帳下統軍。後從獨孤信，屢有軍功。又與信從魏孝武西遷。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皇考從信討之，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俱歸。周文帝召居帳下。

皇父長有漂亮的長鬍鬚，身高七尺八寸，相貌魁梧美好，武藝絶倫，見識度量深遠穩重，有將帥的韜略。十八歲時，客游泰山，遇上梁兵攻陷當地，因而流落江南。到北海王元顥進入洛陽，纔與他一起回到中原。元顥失敗後，尒朱度律召到帳下當了統軍。後來跟隨獨孤信，屢建戰功。又隨獨孤信跟從魏孝武帝西遷。東魏荆州刺史辛纂占據穰城，皇父隨獨孤信討伐他，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登城攻入，拉弓大聲呼叫，斬殺辛纂傳示全軍，城中守兵害怕而降服。駐守半年，因東魏的攻逼，與獨孤信一同返回。周文帝召到帳下。

嘗從周文狩於龍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從禽竇泰，破沙苑陣，封襄武縣公。

曾隨從周文帝在龍門狩獵，皇父一人對付一隻猛獸，左手挾住它的腰，右手拔掉它的舌頭，周文帝視之爲壯舉。北方稱猛獸爲揜于，因此作皇父的字。跟隨活捉竇泰，攻破沙苑陣，封爲襄

河橋之役，皇考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不敢進。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峰解玉壁圍，以功歷雲、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

及侯景度江，梁氏喪敗，周文將經略，乃授皇考都督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曰稱藩，而尚懷貳心。皇考自樊城觀兵漢濱，易旗遞進，實二千騎，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懼而服焉。又攻梁隨郡，剋之，獲其守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進圍安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恐安陸不守，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皇考曰："仲禮已在近路，吾以奇兵襲之，一舉必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禽之，悉俘其衆。安陸、竟陵并降。梁元帝大懼，送子方略爲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皇考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位大將軍。

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送質於齊，欲來寇。梁元帝密報周文。遣皇考討之，禽綸，數其罪，殺之。初，皇考禽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反譖皇考，言在軍大取金寶。周文以皇考功重，不問。然皇考悔不殺仲禮，故至此殺綸。皇考間歲再舉，盡定漢東地，甚得新附心。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

及于謹伐江陵，皇考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皇考射之，二象反走。江陵平，周文立蕭詧爲梁主，令皇考鎮穰城。

武縣公。河橋之戰，皇父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軍不敢前進。又和李遠擊敗黑水稽胡，并與怡峰解除玉壁之圍，因戰功歷任雲、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戰，首先登城攻陷敵陣，升官大都督。

到侯景渡過長江，梁朝戰敗，周文帝將要進攻江南，就任命皇父爲都督荆州等十五州諸軍事，鎮守穰城。梁朝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然表面歸順，却仍懷異心。皇父從樊城進兵到漢水之濱，換了旗號依次前進，實際祇有二千騎兵，蕭詧登城樓觀望，以爲有三萬部隊，恐懼而向皇父降服。又進攻梁朝的隨郡，攻克它，俘獲其郡守桓和。所經過的城鎮守兵，望風而降。進軍包圍安陸。梁朝司州刺史柳仲禮擔心安陸守不住，奔馳回來進行增援。諸將領擔心柳仲禮到了安陸就難以攻下，請求急攻。皇父說："仲禮已在臨近的路上，我以奇兵偷襲他，一戰必定取勝，則安陸可不攻而拔下，其他各城可發一道檄書而平定。"於是選出騎兵二千，口銜木棍連夜急進，在淙頭遇上仲禮，活捉他，俘獲其全軍。安陸、竟陵全都投降。梁元帝大爲恐懼，送兒子蕭方略爲人質，并送上盟書，請魏朝以石城爲界，梁朝以安陸爲界。皇父於是班師。晋升爵位爲陳留郡公，官位爲大將軍。

十七年，梁元帝逼迫其兄邵陵王蕭綸。蕭綸送人質到北齊，準備來犯。梁元帝向周文帝秘密通報。派皇父討伐他，活捉蕭綸，羅列他的罪行，殺死他。當初，皇父活捉柳仲禮，對待他非常優厚。仲禮到了京城，反而說皇父壞話，說在軍中大肆收取金銀財寶。周文帝因皇父功大，不過問。但皇父後悔不殺仲禮，所以這時殺了蕭綸。皇父隔年兩次進軍，全部平定漢水以東地區，很得剛歸順人士的心。魏恭帝賜姓爲普六茹氏，代管同州事務。

到于謹伐江陵時，皇父作爲前軍，屯駐在長江渡口，阻其歸路。梁兵在大象鼻子上綁上尖刀來戰，皇父用箭射它，兩頭大象回頭跑。江陵平定，周文帝立蕭詧爲梁朝君主，命令皇父鎮守穰城。

周孝閔踐阼，入爲小宗伯。及司馬消難請降，皇考與柱國達奚武援之。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皆不反命。及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皇考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三千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皇考以三千騎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於洛北，皇考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食畢，齊兵陽若度水，皇考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嘆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户，别食竟陵縣一千户，收其租賦。

保定二年，爲大司空。時朝議與突厥伐齊，公卿咸以齊兵强國富，斛律明月不易可當，兵非十萬衆不可。皇考獨曰："萬騎足矣，明月竪子，亦何能爲!"

三年，乃以皇考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尒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近等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進，期會晋陽。皇考乃留敏據什賁，游兵河上。皇考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皇考縱奇兵大破之，留楊纂屯靈丘爲後拒。突厥木杆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

四年正月朔，攻晋陽。時大雪風寒，齊人乃悉其精鋭，鼓噪而出。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戰，衆失色。皇考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

周孝閔帝即位，進入朝廷任小宗伯。到司馬消難請求投降，皇父與柱國達奚武增援他。進入北齊境内五百里，前後派出三個使者通知司馬消難，都不回信。等離北豫州三十里處，達奚武懷疑有變故，打算返回。皇父説："有前進而死，無後退而活。"單獨率領一千騎兵，連夜趕到城下，等城門一開就衝進去，於是飛馳派人召達奚武前來。當時北齊守城的伏敬遠率兵三千占據城東角，燃起烽火報警，達奚武害怕了，不想守城，就收取很多財寶，帶着司馬消難先返回。皇父率三千部隊殿後，到洛水南，都解鞍躺卧在地，北齊軍隊追來，到達洛水之北，皇父對將士説："衹管吃飽，現處在死地，賊兵必定不敢渡河。"吃完飯，北齊兵佯裝渡河，皇父馳奔將要攻擊他們，北齊兵不敢逼近，於是徐徐引軍而退。達奚武感嘆説："達奚武自稱是天下健兒，今天我纔服了。"進升官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爲隋國公，享受一萬户的封地，另享用竟陵縣一千户，收取其地的租賦。

保定二年，擔任大司空。當時朝廷議論與突厥聯合伐齊，公卿大臣都認爲北齊兵强國富，斛律明月不容易對付，部隊非要十萬人不可。皇父獨説："一萬騎兵足够了，明月這小兒，又能幹什麽!"

三年，就讓皇父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尒朱敏以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近等人都隸屬皇父。又命達奚武率步騎兵三萬人從南路進軍，約定在晋陽會師。皇父就留下尒朱敏占據什賁，在黄河兩岸游動。皇父從武川出兵，經過故宅，祭祀先人，宴饗將士，席捲二十多城。齊人守在陘嶺的險隘，皇父用奇兵大敗守軍，留下楊纂屯守靈丘作爲後援。突厥木杆可汗指揮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人，以十萬部隊前來會合。

四年正月初一，進攻晋陽。當時下大雪起風寒冷，齊人便集中所有精鋭部隊，擊鼓吶喊着衝出。突厥引兵登上西山，不肯作戰，衆人嚇得變了臉色。皇父就率七百人徒步作戰，戰死的占十分之四五。因達奚武至期未到，這纔撤退。齊人

乃縱兵大掠，自晋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周武帝拜皇考爲太傅，晋公護以其不附己，以爲涇州總管。

是歲，大軍又東伐，晋公護出洛陽，令皇考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少，諸將憂之，皇考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出。皇考陽怪問之，傑曰："大冢宰已至洛陽，天子聞銀、夏間胡擾動，故使傑就攻除之。"又令突厥使者馳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萬在長城下，故令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破之。"坐者皆懼。皇考慰喻遣之，於是歸命，餽輸填積。屬晋公護先退，皇考亦罷兵而還鎮。又以政績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匹，穀二千斛。

以疾還京，周武及晋公護屢臨視焉。薨，贈太保、都督同、朔等十三州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公。開皇元年，追尊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帝，武元皇帝之長子也。皇妣曰吕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别館，躬自撫養。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頷，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

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皇考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

也不敢進逼。突厥於是放縱部隊大肆搶掠，從晋陽到平城，七百餘里，人口牲畜一個不剩。周武帝拜任皇父爲太傅，晋公宇文護因爲皇父不依附自己，讓他任涇州總管。

這一年，大軍又一次東伐，晋公宇文護出軍洛陽，令皇父出兵沃野，以接應突厥。當時軍糧少，將領們擔憂，皇父說："應當用權宜之計解决問題。"就招誘稽胡首領，讓他們都在座，派王傑以嚴整的軍容鳴鼓衝出。皇父假裝奇怪問他，王傑説："大冢宰已到洛陽，天子聽説銀、夏地區胡人驚擾，所以派我前去消滅他們。"又令突厥的使者飛馬趕來報告説："可汗也已進入并州，留下兵馬十萬人在長城下，所以派我來問將軍，如果有稽胡不服，就前來共同打擊他們。"在座的稽胡首領都嚇壞了。皇父慰問安撫并送他們回去，於是稽胡表示歸順，運送的糧食堆積如山。因晋公宇文護先行撤退，皇父也罷兵撤回本鎮。又因戰功卓著，詔命賜錢三十萬，布五百匹，糧食二千斛。

因病回京，周武帝及晋公宇文護多次親臨慰問。去世，贈太保、都督同、朔等十三州軍事、同州刺史，原官照舊。謚號爲桓公。開皇元年，追尊爲武元皇帝，廟號爲太祖。

高祖文皇帝，是武元皇帝的長子。皇母叫吕氏，在周大統七年六月癸丑日夜裏，在馮翊波若寺生下文皇帝。出生時有紫氣充滿庭院。當時有一個尼姑從黄河以東來，對皇母説："這個兒子來得很怪異，不可放在俗人家裏養育。"就帶着文皇帝住在别館裏，親自撫養。皇母抱文皇帝，忽然看到頭上生出角，遍身生鱗，失手把文皇帝掉在地下。尼姑從外看到，説："已驚嚇了我兒，致使他晚得天下。"文皇帝下頜像龍，額上有五柱貫入頭頂，目光向外放射，手上有紋路爲"王"字，身體上長下短，深沉穩重。剛進入太學時，就是最爲親昵的人，也不敢與他嬉笑。

年十四歲時，被京兆尹薛善録取爲功曹。十五歲，因皇父的功勛，授官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爲成紀縣公。十六歲，遷爲驃

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文帝見而嘆曰："此兒風骨，非世間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進封大興郡公。明帝嘗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詭對曰："不過柱國。"既而私謂帝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

騎大將軍，加銜開府。周文帝見到他而慨嘆説："這孩子的風貌骨相，不是世間之人。"明帝即位，授官右小宫伯，進封爲大興郡公。明帝曾派善於看相的人來和看文皇帝，來和假裝説："不過當個柱國。"事後私下對文皇帝説："公當爲天下君主，必大肆誅殺而後定天下。"

周武帝即位，遷左小宫伯，出爲隨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以純孝稱。宇文護執政，尤忌帝，屢將害焉。賴大將軍侯伏侯壽等救護以免。後襲爵隋國公。周武既爲皇太子娉帝長女爲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周武曰："普六茹堅相貌，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武曰："此止可爲將耳。"内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武不悦曰："必天命，將若之何?"帝甚懼，深自晦匿。

周武帝即位，升官左小宫伯，派出任隨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召回，遇上皇母卧病在床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以純孝著稱。宇文護主掌朝政，尤爲忌恨文皇帝，屢次想要謀害他，靠大將軍侯伏侯壽等人的救護得以免禍。後來世襲爵位隋國公。周武帝在爲皇太子聘娶文皇帝的長女爲妃之後，更加禮重。齊王宇文憲對周武帝説："普六茹堅的相貌，臣每次見到他，不覺自感矮小。恐怕不是人下之臣，請早除掉他。"周武帝説："此人祇可爲將罷了。"内史王軌多次勸告説："皇太子不是社稷之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武帝不高興地説："必有天命，將拿他怎麽辦?"文皇帝甚爲恐懼，自己深加隱晦。

後從周武平齊，進柱國。又與齊王憲破齊任城王湝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先是州城門久閉不行，齊人白：文宣時，或請開之，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啓之。"及帝至而開之，莫不驚異。遷亳州總管。

後來跟隨周武帝平定北齊，進位柱國。又與齊王宇文憲在冀州擊敗北齊任城王高湝，任命爲定州總管。在此之前定州城門長期關閉不通行人，齊人説：文宣王時，有人請求打開城門，文宣王不允許，説："當有聖人開它。"到文皇帝來了就打開了城門，人們無不驚異。升遷亳州總管。

周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周宣每巡幸，恒委以居守。時周宣爲《刑經聖制》，其法深刻，帝以法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帝位望益隆，周宣頗以爲忌。時周宣四幸女并爲皇后，争寵相毁。周宣每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帝，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帝容色自若，遂免。

周宣帝即位後，因文皇帝是皇后的父親，拜官爲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年，升遷爲大後丞、右司武，不久轉任大前疑。周宣帝每次巡視，常委任留守京城。當時周宣帝制《刑經聖制》，其法制嚴厲無情，文皇帝認爲法令太繁，不是造成良好政治的途徑，深切勸諫，周宣帝不聽。文皇帝官位與威望日益升高，周宣帝頗爲猜忌。當時周宣帝寵愛的四個女人都命爲皇后，争寵而相互攻擊。周宣帝常對皇后説："一定族滅你家。"於是召見文皇帝，命令左右親信説："他如果臉色變了，就殺掉他。"文皇帝臉色自若，於是免被殺害。

大象二年五月，以帝爲揚州總

大象二年五月，任命文皇帝爲揚州總管，將

管，將發，暴足疾而止。乙未，周宣不悆。時靜帝幼冲，前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帝皇后之父，衆望所集，遂矯詔引帝入侍疾，因受遺輔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帝恐周氏諸王在藩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爲詞以徵之。己酉，周宣崩。庚戌，靜帝詔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而聽焉。以正陽宫爲丞相府，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具置僚佐。周宣時刑政峻酷者，悉更以寬大之制，天下歸心矣。

要出發，突發脚病而停止。乙未日，周宣帝身體不適。當時周靜帝年幼，前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因文皇帝是皇后的父親，衆望所歸，就僞造詔書讓文皇帝進宮侍候宣帝疾病，於是接受遺詔輔政，都督內外諸軍事。文皇帝怕周朝諸親王在藩國發動變亂，藉口趙王宇文招將要嫁女兒到突厥而召他進京。己酉，周宣帝駕崩。庚戌日，靜帝詔命文皇帝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嚴守己職聽命於文皇帝。以正陽宫爲丞相府，讓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全面設置僚佐屬員。周宣帝時用刑嚴厲殘酷者，全都改革爲寬鬆的制度，天下便歸心於文皇帝。

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并至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宿將，至是不能平，遂舉兵。趙、魏之士響應，旬日間，衆至十餘萬。宇文胄以滎州，石愻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羅以兖州，皆應。迥遣子質於陳，以求援。帝命上柱國、鄖公韋孝寬討之。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謀作亂。帝執賢斬之，而掩趙王等罪，因詔五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以安之。時五王陰謀滋甚，帝以酒肴造趙王，觀其指。趙王伏甲於卧内，帝賴元胄以免，於是誅趙、越二王。

六月，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都到了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爲是老牌將領，到這時覺得不平，就起兵反抗。趙、魏地區的人士響應，十幾天間，聚衆達十餘萬。宇文胄占據滎州，石愻占據建州，席毗占據沛郡，席毗的弟弟席叉羅占據兖州，都響應。尉遲迥派其兒子到陳朝做人質，以請求援兵。文皇帝命上柱國、鄖公韋孝寬討伐他。雍州牧、畢王宇文賢及趙、陳等五王策劃反叛。文皇帝捉住宇文賢斬殺他，而不加罪趙王等人，於是詔命五王可以帶劍登履上殿，入朝不急行趨進，以此穩住他們。當時五王的陰謀愈益發展，文皇帝帶酒菜造訪趙王，觀察他的意圖。趙王埋伏甲士在卧室内，文皇帝靠元胄幫助躲過暗殺，於是誅殺趙、越二王。

八月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斬之，傳首闕下，餘黨悉平。初，迥之亂，鄖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應迥，淮南州縣多從之。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荆、郢群蠻乘釁而起，命亳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亦擁衆巴、蜀，以匡復爲辭。帝以東夏、山南爲事，未遑致討，謙遂屯劍口，陷始州。至是，乃命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闕下。隳劍閣之險，以絶好亂之萌焉。

八月庚午日，韋孝寬攻破尉遲迥，斬殺他，傳送首級到皇宫門下，其餘黨羽全都平定。當初，尉遲迥反叛，鄖州總管司馬消難占據本州響應尉遲迥，淮南州縣大多跟從他。襄州總管王誼討伐他，消難逃奔陳朝。荆、郢地區的蠻族乘亂起兵，命令亳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他們。在此之前，上柱國王謙任益州總管，也在巴、蜀擁兵，以匡復周朝爲口號。文皇帝因東方、山南有事，未來得及加以討伐，王謙於是屯駐劍口，攻陷始州。到這時，乃命上柱國梁睿討平他，傳送首級到皇宫門下。拆毁劍閣的險要地形，以根絶此處讓人喜好叛亂的萌芽。

九月壬子，周帝進帝大丞相。十月，周帝詔追贈皇曾祖烈爲柱國、太保、都督十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隋國公，謚曰康。皇祖禎爲柱國、都督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謚曰獻。皇考忠爲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壬戌，誅陳王純。周帝進帝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辛未，誅代王達、滕王逌。

九月壬子日，周靜帝進升文皇帝爲大丞相。十月，周靜帝詔命追贈文皇帝的曾祖楊烈爲柱國、太保、都督十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隋國公，謚號爲康。追贈文皇帝的祖父楊禎爲柱國、都督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謚號爲獻。追贈文皇帝的父親楊忠爲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壬戌日，誅殺陳王宇文純。周靜帝進升文皇帝爲大冢宰，五府總聽命於天官。十一月辛未日，誅殺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

十二月甲子，周帝授帝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内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爵爲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温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相國印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以下，一依舊式。帝再讓，乃受王爵，十郡而已。周帝詔進皇祖、皇考爵并爲王，夫人爲王妃。

十二月甲子日，周靜帝授文皇帝爲相國，總掌國政，除去都督内外諸軍事、大冢宰的稱號，進升爵位爲王。以隋州的崇業，鄖州的安陸、城陽，温州的宜人，應州的平靖、上明，順州的淮南，土州的永川，昌州的廣昌、安昌，申州的義陽、淮安，息州的新蔡、建安，豫州的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的蔡陽，郢州的漢東共二十個郡爲隋國。准許帶劍穿履上殿，入宫朝見時不用急行趨進，拜見時不用報名，另賜九錫的禮節。加上璽紱、遠游冠，相國印用緑色綟綬帶，地位在諸侯王之上。隋國設丞相以下官職，完全依照以往的制度。文皇帝兩次推讓，這纔接受王爵，祇要了十個郡而已。周靜帝詔命進升皇祖、皇父的爵位爲王，夫人爲王妃。

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下令曰："以前賜姓，皆復其舊。"甲寅，帝受九錫之禮。丙辰，周帝又詔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簴宫縣，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前後三讓，乃受。俄而下詔，依唐虞、漢魏故事。帝三讓，不許。乃遣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奉册曰：

大定元年二月壬子日，下令說："以前賜給姓氏，都恢復原姓。"甲寅日，文皇帝接受九錫之禮。丙辰日，周靜帝又詔命文皇帝的冕上可以用十二條旒，可以樹起天子的旌旗，外出時用警衛回府時用清道，可乘坐金根車，駕車可用六匹馬，可以備用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旗，樂舞可用天子等級，可以設立鐘簴宫懸的樂器，王妃稱爲王后，世子稱爲太子。前後三次推讓，纔接受。轉眼又下詔，按照唐虞、漢魏慣例禪讓。文皇帝再三推讓，周靜帝不允許。就派太傅、上柱國、杞國公宇文椿奉上册書說：

咨爾相國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庶，和百靈

告訴你相國隋王。在那上古之初，就分出了清濁，降下符瑞授天命給聖人，做天下的君主，奉事上帝而治理兆民，協和衆多的

而利萬物，非以區宇之富，未以宸極爲尊。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聞已。

靈物使萬物獲利，若非天下的富有，就不以帝王爲尊嚴。大庭、軒轅以前，驪連、赫胥的時候，都能無爲無欲，不用引導不用迎接，太遥遠了，其詳情已不可知了。

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菁華之竭。褰裳脱屣，二宫設饗，百官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下祇天命，不敢不受。湯代於夏，武革於殷，干戈揖讓，雖復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晋，有魏至周，天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禄盡者不王，與夫文祖神宗，無以别也。

在有文字記載以來，留傳下來的文書可以閱讀，聖明没有超過堯的，美好没有越過舜的，堯帝得到太尉，就作了運衡的篇章，舜帝遇到司空，就陳述精華的竭盡。牽衣脱鞋，兩宫設宴，百官歸順大禹，就像剛有帝王時一樣。這大概是向上已效法天時，不敢不授給天命；在下敬順天命，不敢不接受天下。商湯代替了夏朝，周武王革除了殷代，有用戰争來奪取的也有相互揖讓的，雖然途徑不同，但都是順應天命人心，其道理則無不同。從漢朝到晋朝，從魏朝到周朝，天運驅逐被民衆怨恨的人，皇權到民衆謳歌的人手中，道高的人就要稱帝，運數已盡者不能稱王，與那遠古的聖賢君主，没有什麽區别。

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奸回，咸將竊發，顧瞻宫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摇蕩三方，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頽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援大川之溺，救燎原之火，除群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莫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經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龜效靈，鍾石變音，蛟魚出穴，布新之貺，焕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知。仰祇皇靈，俯順人願，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告窮，天禄

周朝命數將到盡頭，禍難頻頻降臨。宗室皇戚的奸詐邪惡，都將暗中發動，覬覦皇權，將要奪取社稷。藩王接連起兵，叛亂相繼而起，動摇各方，不能礪山帶般永存。如有毒蛇爬行和猛鳥攫抓，使人無處落脚。隋王受有上天明命，美德在身，挽救國運頹敗的艱難，扶助已經墜地的王業，援救大河中的溺水者，搶救燎原之火，在朝廷清除成群的凶黨，在遠方廓清叛亂的妖霧。最高的道德合乎天地造化，神明的智慧普照天地之間，八方極遠九野遼闊之地，四面八方的民衆，圓頭方脚的人類，無人不樂於擁戴。往年彗星掃過夜空，長達全天，白天也能看到，八方風俗好比夏后興起之時，五大行星像漢帝興起時一樣聚集，掃除舊朝的徵兆，昭然顯示在天上。近來赤雀降下福祉，玄龜報告靈瑞，鐘石變了音調，蛟魚跳出穴洞，建立新朝的祝願，焕然顯示在地下。天下歸往，各種靈物輔佐，人與神共同矚望，難道

永終。

祇有我不知道。仰天敬奉先帝之靈，俯首順乎人們的願望，恭敬地把帝位禪讓給你。上天的保佑宣告窮盡，上天的福禄永久告終。

於戲！王其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圜丘而敬蒼昊，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

嗚呼！隋王你要心中好好保持祥和，效法先王的典則訓條，登上圜丘而禮敬蒼天，掌握皇權而撫育黎民，合乎天下人民的心願，恢弘無盡的國運，能不隆盛嗎！

遣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皇帝璽紱，百官勸進，帝乃受焉。

派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上皇帝印璽與綬帶，百官勸進，文皇帝這纔接受禪讓。

開皇元年春二月甲子，自相府常服入宫，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兼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改周官，依漢、魏之舊。制：以相國司馬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録虞慶則爲内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内郎李德林爲内史令，上開府韋世康爲禮部尚書，上開府元暉爲都官尚書，開府、户部尚書元巖爲兵部尚書，上儀同、司宗長孫毗爲工部尚書，上儀同、司會楊尚希爲度支尚書，雍州牧楊惠爲左衛大將軍。

開皇元年春二月甲子日，從相府穿平常服裝進入皇宫，在臨光殿備好禮儀登上皇帝位。在南郊設下祭壇，派兼任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堆柴燎燒祭告上天。這一天，祭告祖廟，大赦，改年號。京師出現祥雲。改革周朝官制，依照漢、魏的舊制。皇帝命令：任命相國司馬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録虞慶則爲内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内郎李德林爲内史令，上開府韋世康爲禮部尚書，上開府元暉爲都官尚書，開府、户部尚書元巖爲兵部尚書，上儀同、司宗長孫毗爲工部尚書，上儀同、司會楊尚希爲度支尚書，雍州牧楊惠爲左衛大將軍。

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吕氏爲元明皇后。改周氏左社右廟制爲右社左廟。遣八使巡省風俗。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爲尚書右僕射，以上開府伊婁彦恭爲右武候大將軍。己巳，以五千户封周帝介國公爲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爲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爲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爲滕王，同安公爽爲衛王，皇子雁門公廣爲晋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并州總管李穆爲太

乙丑日，追尊皇父爲武元皇帝，廟號爲太祖；皇母吕氏爲元明皇后。改周朝左社右廟制度爲右社左廟。派八使節巡察風俗。丙寅日，修建太廟和社稷。册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楊勇爲皇太子。丁卯日，任命大將軍趙煚爲尚書右僕射，上開府伊婁彦恭爲右武候大將軍。己巳日，用五千户封給周静帝介國公爲隋皇室的賓客，旌旗車駕服飾禮節音樂，全部沿用原有的，給皇帝上書不稱爲表，皇帝回答不稱爲詔。周氏各親王，全部降級爲公。辛未日，任命皇弟同安郡公楊爽爲雍州牧。乙亥日，封皇弟邵國公楊慧爲滕王，同安公楊爽爲衛王，皇子雁門公楊廣爲晋王，楊俊爲秦王，楊秀爲越王，楊諒爲漢王。任命并州總管李穆爲太師，上柱國竇熾爲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爲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爲太

師，上柱國竇熾爲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爲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爲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爲太子太保。丁丑，以晉王廣爲并州總管，封陳留郡公智積爲蔡王，興城郡公静爲道王。戊寅，改東京府爲尚書省，發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

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爲太子太保。丁丑日，任命晉王楊廣爲并州總管，封陳留郡公楊智積爲蔡王，興城郡公楊静爲道王。戊寅日，改東京府爲尚書省，徵發官府牛五千頭，分賜給貧民。

三月，宣仁門槐樹連理，衆枝内附。壬午，白狼國獻方物。丁亥，詔犬馬器玩口味，不得獻上。戊子，弛山澤禁。己丑，移盩厔連理樹植于宫庭。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庚子，詔前代品爵，悉依舊定。丁未，梁蕭巋使其太宰蕭巖來賀。

三月，宣仁門槐樹枝發生連理現象，衆多樹枝向内附着。壬午日，白狼國進獻當地寶物。丁亥日，詔命狗馬器玩口味之物，不得進獻。戊子日，放寬進山澤漁獵的禁令。己丑日，遷移盩厔縣的連理樹種植到宫庭。戊戌日，任命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庚子日，詔命前代官員等級及爵位等級，全部依照舊有的等級。丁未日，梁朝蕭巋派他的太宰蕭巖前來祝賀。

夏四月辛巳，大赦。戊戌，太常散樂并免爲編户。禁雜樂百戲。辛丑，陳人來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禪，致之介國。是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

夏四月辛巳日，大赦。戊戌日，太常所屬的散樂全都放免爲在編的民户。禁止雜樂百戲。辛丑日，陳朝來人訪問周朝，到達時皇上已接受禪讓，讓他到介國公處。這個月，徵發稽胡修築長城，二十天而罷止。

五月戊午，封邗國公楊雄爲廣平王，永康郡公楊弘爲河間王。辛未，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謚曰周静帝。

五月戊午日，封邗國公楊雄爲廣平王，永康郡公楊弘爲河間王。辛未日，介國公去世，皇上到朝堂致哀，謚號爲周静帝。

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命，赤雀降祥，推五德相生，爲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尚赤，戎服尚黄。

六月癸未日，詔命因爲剛剛受命，赤雀降下祥瑞，推算五德相生之數，應爲火色。郊祀以及社祭、廟祭，依照服裝冠冕的禮儀；而朝見集會的服裝、旗幟、祭品都以赤色爲最高等，軍服以黄色爲最高等。

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僚畢賀。

秋七月乙卯日，皇上開始穿黄色，百官都來慶賀。

八月壬午，廢東京官。甲午，遣樂安公元諧擊吐谷渾於青海，破而降之。

八月壬午日，廢除東京官。甲午日，派樂安公元諧在青海攻擊吐谷渾，擊敗并使他們投降。

九月戊申，遣使振給戰亡者家。庚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爲益州總管，改封蜀王。壬申，以薛公長孫覽、宋安公元景山并爲行軍元帥，

九月戊申日，派使節救濟戰亡者家屬。庚午日，陳朝將領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侵犯江北。辛未日，任命越王楊秀爲益州總管，改封爲蜀王。壬申日，任命薛公長孫覽、宋安公元景山都爲行軍元帥，討伐陳朝，并命尚書左僕射

伐陳，仍令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是月，行五銖錢。

冬十月乙酉，百濟王扶餘昌遣使來賀，授昌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

十一月乙卯，以永富郡公竇榮定爲右武候大將軍。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使於陳。己巳，有流星如墜墻，光照于地。

十二月甲申，以禮部尚書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

是歲，靺鞨、突厥阿波可汗、沙鉢略可汗并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庚申，陳宣帝殂。辛酉，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晋王廣爲尚書令；置河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戊辰，陳人遣使請和，求歸胡墅。甲戌，詔舉賢良。

二月己丑，詔以陳有喪，命高熲等班師。庚寅，加晋王廣左武衛大將軍，秦王俊右武衛大將軍。庚子日，京師雨土。

三月，初命入宫殿門通籍。戊申，開渠引杜陽水於三畤原。

夏四月丁丑，以寧州刺史竇榮定爲左武候大將軍。庚寅，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戊申，以上開府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己酉，以旱故，上親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寶寧寇平州，突厥入長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績爲都官尚書。甲子，改傳國璽曰受命璽。丁卯，制人年六十以上免

高熲指揮各軍。這個月，實行五銖錢。

冬十月乙酉日，百濟王扶餘昌派使節來慶賀，授扶餘昌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戊子日，實行新法律。壬辰日，皇上臨幸岐州。

十一月乙卯日，任命永富郡公竇榮定爲右武候大將軍。派兼散騎侍郎鄭撝出使陳朝。己巳日，有流星像墜墻一樣，光照地面。

十二月甲申日，任命禮部尚書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庚子日，從岐州回京。壬寅日，高麗王高陽派使節朝見進貢，授高陽爲大將軍、遼東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去世。

這一年，靺鞨、突厥阿波可汗、沙鉢略可汗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二年春正月庚申日，陳宣帝去世。辛酉日，設河北道行臺尚書省在并州，任命晋王楊廣爲尚書令；設河南道行臺尚書省在洛州，任命秦王楊俊爲尚書令；設西南道行臺尚書省在益州，任命蜀王楊秀爲尚書令。戊辰日，陳朝派使節請和，請求歸還胡墅。甲戌日，詔命推舉賢良人才。

二月己丑日，詔命因陳朝有喪事，命高熲等人班師。庚寅日，加封晋王楊廣爲左武衛大將軍，秦王楊俊爲右武衛大將軍。庚子日，京師下塵土。

三月，初次命令進入宫殿門記名於門籍。戊申日，在三畤原開挖渠道引進杜陽水。

夏四月丁丑日，任命寧州刺史竇榮定爲左武候大將軍。庚寅日，大將軍韓僧壽在雞頭山攻破突厥，上柱國李充在河北山攻破突厥。

五月戊申日，任命上開府長孫平爲度支尚書。己酉日，因天旱的緣故，皇上親自視察囚犯，當日大雨。己未日，高寶寧侵犯平州，突厥進入長城。庚申日，任命豫州刺史皇甫績爲都官尚書。甲子日，改稱傳國璽爲受命璽。丁卯日，皇上命令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人免除繳稅。

課。

六月壬午，以太府卿蘇孝慈爲兵部尚書。甲申，使使吊於陳。乙酉，上柱國李充破突厥于馬邑。丙申詔曰：

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生靈之弊，處前代之宫，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羲、農以降，至于姬、劉，有當世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循，乃末世之宴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凋殘日久，屢爲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宫室，近代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衆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顯之情，同心固請，詞情深切。

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怨，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

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須，隨事修葺。

仍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造新都。

秋七月癸巳，詔新置都處墳墓，

六月壬午日，任命太府卿蘇孝慈爲兵部尚書。甲申日，派使節到陳朝吊唁。乙酉日，上柱國李充在馬邑攻破突厥。丙申日詔書説：

朕敬奉上天，君臨萬國，遇上生靈凋敝，身處前代的宫殿，認爲修建宫殿者勞累，居住宫殿者閑逸，由於改朝創業之事，内心還來不及關注此事。而王公大臣，獻謀獻策，都説：伏羲、神農以來，直到周代、漢代，有一代而多次遷移的情况，却没有改朝之後不遷都的事。曹氏魏朝、司馬氏晋朝之後，時常見到因循舊制，乃是王朝末世的貪圖安逸，不是前代聖人的宏圖大義。這個城市從漢代起，凋零殘破日子很久了，屢次成爲戰場，以前經過戰亂。現在的宫殿，是近代王朝的權宜之計，又不是根據占卜求筮，觀察星象測算日月所决定的，所以不足以建立帝王的都邑，適應大衆的聚會。大家討論變通的規律，分析天與人的心意，都能同心請求，言辭心情俱爲深切。

這樣看來京師是百官聚集之處，是四海歸向的中心，不是朕一個人所獨有的，如果能對萬衆有利，還能違背嗎。况且殷代五次遷都，怕人們都埋怨，於是就以土地的吉凶，决定命運的長短，謀劃新都而離開舊都，如同農夫盼望秋收，雖然辛勞，則終有平安的家宅。現在四海寧静統一，陰陽順暢有序，安心地遷都，不要心中相互埋怨。

龍首山河流田野秀麗，植物富饒，無論是占卜種植還是觀看地勢，都宜建都。奠定國家政權的基礎永遠牢固，無窮無盡的王業就在此處。對於公私的府邸住宅，規劃它們的遠近布局，至於營建所需物資，根據情况進行修葺。

於是命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建造新都。

秋七月癸巳日，詔命新設總墳墓區，命令全

令悉遷葬設祭，仍給人功，無主者，命官爲殯葬。甲午，行新令。

冬十月，以撤毁故，徙居東宫。給内外官人禄。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虜。庚寅，上疾愈，享百僚於觀德殿，賜錢帛，皆任自取，盡力以出。辛卯，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爲工部尚書。

十一月丙午，初命爲方陣戰法，及制軍營圖様，下諸軍府，以擬征突厥。

十二月辛未，上講武于後園。甲戌，上柱國竇毅卒。丙子，名新都曰大興城。乙酉，遣彭城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胡。突厥寇周槃，行軍總管達奚長儒爲虜所敗。丙戌，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丁亥，親録囚徒。

是歲，高麗、百濟并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子，將遷新都，大赦。禁大刀長矟。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歲役功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廢遠近酒坊，罷鹽井禁。

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癸酉，陳人來聘。突厥犯邊。癸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右武衛大將軍。

三月丁未，上柱國、鮮虞縣公謝慶恩卒。丙辰，以雨故，常服入新都。京師承明里醴泉出。丁巳，詔購遺書於天下。癸亥，城榆關。

夏四月己巳，衛王爽大破突厥於白道山，停築原陽、雲内、紫河等鎮而還。上柱國、建平郡公于義卒。庚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壬申，以尚書右僕射趙煚兼内史令。丁丑，以滕王瓚爲雍州牧。庚辰，行軍總管陰壽大破高寶寧于黄龍。甲申，以旱故，上親祀雨師。丙戌，詔天下勸學行禮。己丑，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上以和好不

部遷葬祭祀，并補給人工，没有主人者，命令官府代爲殯葬。甲午日，實行新的政令。

冬十月，因拆毁宫殿的缘故，遷居東宫。供給内外官員俸禄。癸酉日，皇太子楊勇屯兵咸陽，以防備胡人侵犯。庚寅日，皇上病愈，宴請百官在觀德殿，賜給大家錢糧，都聽任大家自己拿取，儘量領取後出宫。辛卯日，任命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爲工部尚書。

十一月丙午日，初命令使用方陣戰法，以及制定軍營圖様，下達各軍府，以便準備遠征突厥。

十二月辛未日，皇上在後園講論軍事。甲戌日，上柱國竇毅去世。丙子日，命名新都爲大興城。乙酉日，派彭城公虞慶則屯扎弘化以防備胡人。突厥侵犯周槃，行軍總官達奚長儒被突厥打敗。丙戌日，賜國子生精通經典者一束帛。丁亥日，親自省察囚犯。

這一年，高麗、百濟都派來使節朝見進貢。

三年春正月庚子日，準備遷移到新都，大赦。禁止大刀長矛。初次命令人到二十一歲爲成丁，每年勞役不過二十天，不服勞役者收取物品。廢除遠近酒坊，廢止打鹽井的禁令。

二月己巳初一，發生日食。癸酉日，陳朝來人訪問。突厥侵犯邊境。癸未日，任命左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右武衛大將軍。

三月丁未日，上柱國、鮮虞縣公謝慶恩去世。丙辰日，因下雨的缘故，穿平常服裝進入新都城。京師承明里涌出醴泉。丁巳日，詔命在天下購買古代流傳的書籍。癸亥日，修築榆關城。

夏四月己巳日，衛王楊爽在白道山大破突厥，停止修築原陽、雲内、紫河等城鎮而返回。上柱國、建平郡公于義去世。庚午日，吐谷渾侵犯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被殺死。壬申日，任命尚書右僕射趙煚兼任内史令。丁丑日，任命滕王楊瓚爲雍州牧。庚辰日，行軍總管陰壽在黄龍大敗高寶寧。甲申日，因天旱的缘故，皇上親自祭祀雨師。丙戌日，詔命天下勸勉學習奉行禮節。己丑日，陳朝郢州城主張子譏派使者請求投降，皇上因與陳朝和好而不接受。辛卯日，派

納。辛卯，遣兼散騎常侍薛舒聘於陳。癸巳，上親雩。

兼任散騎常侍薛舒到陳朝訪問。癸巳日，皇上親自求雨。

五月癸卯，太尉、任城公于翼薨。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渡口。乙巳，梁太子蕭琮來賀遷都。辛酉，親祀方澤。壬戌，行軍元帥竇榮定破突厥及吐谷渾於涼州。赦黃龍死罪以下。

五月癸卯日，太尉、任城公于翼去世。行軍總管李晃在摩那渡口打敗突厥。乙巳日，梁朝太子蕭琮前來祝賀遷都。辛酉日，皇上親自祭祀方澤。壬戌日，行軍元帥竇榮定在涼州擊敗突厥和吐谷渾。赦免黃龍之戰的死罪以下犯人。

六月庚午，封衛王爽子集爲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求和。庚辰，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尒汗山，斬其名王。

六月庚午日，封衛王楊爽之子楊集爲遂安郡王。戊寅日，突厥派使節來求和。庚辰日，行軍總管梁遠在尒汗山擊敗吐谷渾，斬殺他們的名王。

秋七月壬戌，詔曰："往者山東河表，經此妖亂，孤城遠守，多不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賊徒，命懸寇手，郡省事范臺玫傾産營護，免其戮辱。眷言誠節，實有可嘉，宜超恒賞，用明沮勸。臺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蝕之。

秋七月壬戌日，詔書説："以前山東河東，經歷了僞朝的妖亂，在遠方守邊的孤城，大多不能自我保全。濟陰太守杜猷被賊軍俘虜，性命懸在敵寇手中，郡省事范臺玫用盡家産加以營護，使他免遭殺戮。真誠的言詞與氣節，實在值得嘉獎，應超過一般的獎賞，以表明獎懲。臺玫可爲大都督，代湘州刺史。"丁卯日，發生日食。

八月壬午，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吏部尚書虞慶則出原州道，并爲行軍元帥以擊胡。戊子，親祀太社。九月壬子，幸城東觀稼穡。癸丑，大赦。

八月壬午日，派尚書左僕射高熲從寧州道出發，吏部尚書虞慶則從原州道出發，都爲行軍元帥去攻擊胡人。戊子日，親自祭祀太社。九月壬子日，臨幸城東觀看莊稼。癸丑日，大赦。

冬十月甲戌，廢河南道行臺省。十一月，發使巡省風俗。庚辰，陳人來聘。陳主知帝貌異世人，使副使袁彦圖像而去。甲午，罷天下諸郡。閏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唐令則使於陳。戊午，以刑部尚書蘇威爲户部尚書。

冬十月甲戌日，廢除河南道行臺省。十一月，派使節巡察風俗。庚辰日，陳朝派人前來訪問。陳朝君主知道皇帝容貌與世人不同，讓副使袁彦畫像而去。甲午日，廢除天下諸郡。閏十二月乙卯日，派兼散騎常侍唐令則出使陳朝。戊午日，任命刑部尚書蘇威爲户部尚書。

是歲，高麗、突厥、靺鞨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突厥、靺鞨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祀太廟。辛未日，祀南郊。壬申，梁主蕭巋來朝。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壬午，齊州水。辛卯，渝州獲獸，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曆。

四年春正月甲子初一，發生日食。祭祀太廟。辛未日，祭祀南郊。壬申日，梁朝君主蕭巋前來朝見。甲戌日，在北苑舉行大射禮，十天纔停止。壬午日，齊州水災。辛卯日，渝州捕獲野獸，類似麋鹿，獨角而蹄無趾。壬辰日，頒布新曆書。

二月乙巳，上餞梁主于霸上。庚戌，行幸隴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厥率其屬來降。

夏四月己亥，敕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不得將之官。庚子，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楊尚希爲兵部尚書，毛州刺史劉仁恩爲刑部尚書。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

六月庚子，降囚徒。壬子，開通濟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甲寅，制官人非戰功不授上柱國以下戎官。以雍、同、華、岐、宜五州旱，命無出今年租調。戊午，秦王俊來朝。

秋七月丙寅，陳人來聘。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衛王爽來朝。壬寅，上柱國、太傅、鄧公竇熾薨。乙卯，陳將夏侯苗請降，上以通和不納。九月己巳，上親録囚徒。庚午，契丹内附。甲戌，以關中饑，行幸洛陽。

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使於陳。甲戌，改周十二月爲臘蜡。

是歲靺鞨及女國并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禮。壬申，詔罷江陵總管。其後，梁主請依舊，許之。三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以上柱國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

夏四月甲午，契丹遣使朝貢。壬寅，上柱國王誼謀反，誅。乙巳，詔徵山東大儒馬榮伯等。戊申，車駕至自洛陽。五月甲申，初置義倉。梁主蕭巋殂。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

秋七月庚申，陳人來聘。壬午，突厥沙鉢畧可汗上表稱臣。八月甲

二月乙巳日，皇上在霸上爲梁主餞行。庚戌日，皇上臨幸隴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厥率其部屬前來投降。

夏四月己亥日，敕命總管、刺史，其父母及兒子年齡在十五歲以上，不准携帶赴任。庚子日，任命吏部尚書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楊尚希爲兵部尚書，毛州刺史劉仁恩爲刑部尚書。五月癸酉日，契丹君主莫賀弗派使節請求投降，拜官爲大將軍。

六月庚子日，給囚徒减罪。壬子日，開鑿通濟渠，從渭河到達黄河，以使漕運暢通。甲寅日，規定官員無戰功不得授官上柱國以下武職。因雍、同、華、岐、宜五州旱災，命令不交今年租賦。戊午日，秦王楊俊前來朝見。

秋七月丙寅日，陳朝來人訪問。八月甲午日，派十位使節巡察天下。戊戌日，衛王楊爽前來朝見。壬寅日，上柱國、太傅、鄧公竇熾去世。乙卯日，陳朝將領夏侯苗請求投降，皇上因爲正與陳朝和好而不接受。九月己巳日，皇上親自審查囚犯。庚午日，契丹歸附。甲戌日，因關中饑荒，臨幸洛陽。

冬十一月壬戌日，派兼散騎常侍薛道衡出使陳朝。甲戌日，改稱周朝的十二月爲臘蜡。

這一年靺鞨以及女國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五年春正月戊辰日，詔命實行新的禮制。壬申日，詔命罷除江陵總管。其後，梁主請求依照原貌，允許他。三月戊午日，任命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任命上柱國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

夏四月甲午日，契丹派使節朝見進貢。壬寅日，上柱國王誼謀反，誅殺。乙巳日，詔命召見山東大儒馬榮伯等人。戊申日，皇帝車駕從洛陽回京。五月甲申日，初次設置義倉。梁主蕭巋去世。派上大將軍元契出使突厥阿波可汗。

秋七月庚申日，陳朝來人訪問。壬午日，突厥沙鉢畧可汗上表稱臣。八月甲辰日，河南各

辰，河南諸州水，遣户部尚書蘇威振給之。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九月乙丑，改鮑陂曰杜陂，霸水曰滋水。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若使於陳。

冬十一月丁卯，晋王廣來朝。十二月丁未日，降囚徒。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項羌内附。庚午，班曆於突厥。壬申，使户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

二月乙酉，山南荆、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振恤之。丙戌，制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丁亥，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庚子日，大赦。

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帝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哉。"癸亥，突厥沙鉢略可汗遣使朝貢。

夏四月己亥，陳人來聘。

秋七月辛亥，河南諸州水。乙丑，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八月辛卯，關内七州旱，蠲其賦税。遣散騎常侍裴世豪使于陳。戊申，上柱國、太師、申公李穆薨。閏月丁卯，皇太子鎮洛陽。辛未，晋王廣、秦王俊并來朝。丙子，上柱國郕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公宇文忻、柱國舒公劉昉謀反，伏誅。上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除名。九月辛巳，帝素服御射殿，詔百僚射梁士彦三家資物。丙戌，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卒。辛丑，詔振恤大象以來死事之家。

冬十月己酉，以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并州總管、晋王廣爲雍州牧，餘官如故。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爲禮部

州水災，派户部尚書蘇威救濟他們。戊申日，有流星數百顆，四面分散降下。九月乙丑日，改稱鮑陂爲杜陂，霸水爲滋水。丙子日，派兼散騎常侍李若出使陳朝。

冬十一月丁卯日，晋王楊廣前來朝見。十二月丁未日，將囚徒减罪。

六年春正月甲子日，党項羌族歸附。庚午日，頒發曆書給突厥。壬申日，派户部尚書蘇威巡視山東。

二月乙酉日，山南荆、淅七州水災，派前工部尚書長孫毗救濟撫恤。丙戌日，規定刺史高級僚佐，每年年末，重新入朝報告考察情况。丁亥日，徵發丁夫十一萬修築長城，二十天而結束。庚子日，大赦。

三月己未日，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求皇帝爲太上皇，傳位給皇太子。皇帝説："朕奉承天命，撫育蒼生，日夜孜孜不倦，仍怕做不好。怎學近代帝王，事情不效法古代，傳位給兒子，自己追求逸樂呢。"癸亥日，突厥沙鉢略可汗派使節朝見進貢。

夏四月己亥日，陳朝來人訪問。

秋七月辛亥日，河南各州水災。乙丑日，京師下雨有毛像馬尾一樣，長的有二尺多，短的有六七寸。八月辛卯日，關内七個州乾旱，免除他們的賦税。派散騎常侍裴世豪出使陳朝。戊申日，上柱國、太師、申公李穆去世。閏七月丁卯日，皇太子鎮守洛陽。辛未日，晋王楊廣、秦王楊俊都前來朝見。丙子日，上柱國郕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公宇文忻、柱國舒公劉昉謀反，被誅殺。上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開除官籍。九月辛巳日，皇帝穿着素服親臨射殿，詔命百官射梁士彦三家的財物。丙戌日，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去世。辛丑日，詔命撫恤大象年間以來死於戰事的家庭。

冬十月己酉日，任命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并州總管、晋王楊廣爲雍州牧，其餘官職照舊。任命兵部尚書楊尚希爲禮部尚書。癸丑日，在襄

尚書。癸丑，置山南道行臺尚書省於襄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

州設置山南道行臺尚書省，任命秦王楊俊爲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癸巳，祀太廟。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

七年春正月癸巳日，祭祀太廟。乙未日，規定各州每年推舉三人。

二月丁巳，祀朝日於東郊。己巳，陳人來聘。壬申，幸醴泉宫。是月，發丁男十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

二月丁巳日，在東郊祭祀朝陽。己巳日，陳朝來人訪問。壬申日，臨幸醴泉宫。這個月，徵發丁夫十萬修築長城，二十天結束。

夏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突厥沙鉢畧可汗卒。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白武，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騎常侍楊周使于陳。以户部尚書蘇威爲吏部尚書。五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己卯，隕石於武安、滏陽間，十餘里。

夏四月庚戌日，在揚州開鑿山陽瀆，以溝通漕運。突厥沙鉢畧可汗去世。癸亥日，頒布青龍符給東方各州總管、刺史，西方總管爲白武符，南方總管爲朱雀符，北方總管爲玄武符。甲戌日，派兼散騎常侍楊周出使陳朝。任命户部尚書蘇威爲吏部尚書。五月乙亥初一，發生日食。己卯日，落下隕石在武安、滏陽之間，散布十餘里。

秋七月己丑，衛王爽薨。八月庚申，梁主蕭琮來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蕭巖掠於其國以奔陳。辛卯，廢梁國，曲赦江陵。以梁主蕭琮爲柱國，封莒國公。

秋七月己丑日，衛王楊爽去世。八月庚申日，梁主蕭琮前來朝見。九月乙酉日，梁朝安平王蕭巖在他封國内搶掠後逃奔陳朝。辛卯日，廢除梁國，特赦江陵。任命梁主蕭琮爲柱國，封爲莒國公。

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故，曲降囚徒。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幸馮翊，祭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大怒，免其縣官而去。戊戌，車駕至自馮翊。

冬十月庚申日，臨幸同州。因先帝居住此地的緣故，特地對囚徒減罪。癸亥日，臨幸蒲州。丙寅日，宴請當地父老，皇上極爲歡樂，説："此地的人物，衣服鮮艷美麗，容貌舉止悠閑典雅。實在因爲這是仕宦之鄉，熏陶影響而形成風俗。"十一月甲午日，臨幸馮翊，祭祀原來的社廟。父老回答皇帝的問話不合意旨，皇上大怒，罷免當地長官而離去。戊戌日，皇帝車駕從馮翊回京。

八年春正月乙亥，陳人來聘。二月辛酉，陳人寇硤州。三月辛未，上柱國、隴西公李詢卒。甲戌，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使于陳。戊寅，詔大舉伐陳。

八年春正月乙亥日，陳朝來人訪問。二月辛酉日，陳朝出兵侵犯硤州。三月辛未日，上柱國、隴西公李詢去世。甲戌日，派兼散騎常侍程尚賢出使陳朝。戊寅日，詔命大舉討伐陳朝。

秋八月丁未，河北諸州飢，遣吏部尚書蘇威振恤之。九月癸巳，嘉州言龍見。

秋八月丁未日，河北各州饑荒，派吏部尚書蘇威救濟撫恤。九月癸巳日，嘉州説龍出現。

冬十月己未，置淮南行臺省於壽

冬十月己未日，在壽春設置淮南行臺省，任

春，以晋王廣爲尚書令。辛酉，陳人來聘，拘留不遣。

命晋王楊廣爲尚書令。辛酉日，陳朝派人來訪問，拘留不讓返回。

甲子，有星孛于牽牛。享太廟，授律，令晋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并爲行軍元帥以伐陳。於是晋王出六合，秦王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蘄春，新義公韓擒出廬江，襄邑公賀若弼出吴州，落叢公燕榮出東海，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晋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旃舟楫，横亘數千里。仍曲赦陳國。

甲子日，有星在牽牛星座出現。到太廟進獻供品奉祀祖先，發授律令，令晋王楊廣、秦王楊俊、清河公楊素都爲行軍元帥以討伐陳朝。於是晋王從六合出兵，秦王出兵襄陽，清河公楊素出兵信州，荆州刺史劉仁恩出兵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兵蘄春，新義公韓擒出兵廬江，襄邑公賀若弼出兵吴州，落叢公燕榮出兵東海，合計總管九十人，士兵五十一萬八千人，都接受晋王的指揮。東到滄海，西至巴蜀，旌旃舟船，綿延數千里。仍然特赦陳國。

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詔購陳叔寶，位上柱國、萬户公。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衆。丙子，幸河東。十二月，車駕至自河東。

十一月丁卯日，皇帝餞行大軍。詔命懸賞捉拿陳叔寶，賞格爲官位上柱國、萬户公。乙亥日，臨幸定城，閲兵誓師。丙子日，臨幸河東。十二月，皇帝從河東回京。

九年春正月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虞慶則爲右衛大將軍。丙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摩訶；韓擒進師入建鄴，獲陳主叔寶，陳國平。合州四十，郡一百，縣四百，户五十萬，口二百萬。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

九年春正月癸酉日，任命尚書右僕射虞慶則爲右衛大將軍。丙子日，賀若弼在蔣山打敗陳軍，俘獲其將領蕭摩訶；韓擒進軍攻入建鄴，俘獲陳朝君主叔寶，陳國平定。共有州四十個，郡一百個，縣四百個，户數五十萬，人口二百萬。癸巳日，派使者帶着符節巡撫陳國。

二月乙未，廢淮南尚書省。丙申，制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一人。

二月乙未日，廢除淮南尚書省。丙申日，規定五百家爲一鄉，設鄉正一人；一百家爲一里，設里長一人。

夏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以晋王廣爲太尉。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頒賜各有差。辛亥，大赦。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陳人普給復十年。軍人畢世免徭役。擢陳之文武衆才而用之。宫奴數千，可歸者歸之，其餘盡以分賜將士及王公貴臣。其資物，皆於五垛賜王公以下大射。毁所得秦、漢三大鍾，越二大

夏四月己亥日，臨幸驪山，親自慰勞凱旋之師。乙巳日，三軍凱旋入城，在太廟行獻俘禮。任命晋王楊廣爲太尉。庚戌日，皇帝臨御廣陽門，宴請將士，頒獎賞賜各有差别。辛亥日，大赦。因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用邪惡奸佞蒙蔽其君主，以至於國家滅亡，都流放到邊遠地區。陳朝人普遍免租十年。軍人終生免除徭役。提拔陳朝的衆多文武人才加以任用。宫中奴婢數千人，可以歸鄉養老的讓他們回歸，其餘的全部分賜給將士以及王公貴臣。陳朝的物資，都在五垛賞賜給王公以下大射。銷毁繳獲的秦、漢時的三大鐘，越國的二大

鼓。又設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爲永鑒焉。"辛酉，以吏部侍郎宇文弼爲刑部尚書，宗正卿楊异爲工部尚書。

鼓。又排列使陳朝滅亡的歌女樂伎，對公卿等人説："這些聲音好似啼哭，朕聽了很不高興，所以與公等聽一聽亡國之音，都是永久的鑒戒。"辛酉日，任命吏部侍郎宇文弼爲刑部尚書，宗正卿楊异爲工部尚書。

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毁。"

壬戌日，詔書説："現在天下全部統一，有生命的都實現了本性。用兵可以建立威嚴，不可不收斂，刑罰可幫助教化，不可獨用。皇宫的九層禁衛之外，鎮守四方的軍隊之外，士兵軍器，都宜停止罷除。武將的兒子，都可學習文化。民間兵器，全部銷毁。"

閏月丁丑，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三。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尚書右僕射。

閏四月丁丑日，頒布木魚符給各州總管、刺史，一雌三雄。己卯日，任命吏部尚書蘇威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乙丑，以荆州總管楊素爲納言。丁卯，以吏部侍郎盧愷爲禮部尚書。時群臣咸請封禪，詔不許，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邪。"八月壬戌，以廣平王雄爲司空。

六月乙丑日，任命荆州總管楊素爲納言。丁卯日，任命吏部侍郎盧愷爲禮部尚書。當時群臣都請求到泰山行封禪禮，詔命不許，説："豈可因爲命一將軍除掉一個小國，以這樣淺薄的德行而封祭名山，用空虚的言詞而冒犯上帝呢。"八月壬戌日，任命廣平王楊雄爲司空。

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庚子，以右衛大將軍虞慶則爲右武候大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爲右領軍大將軍。甲寅，降囚徒。

冬十一月壬辰日，考使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人上書請求封禪，皇上不允許。庚子日，任命右衛大將軍虞慶則爲右武候大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爲右領軍大將軍。甲寅日，給囚犯減罪。

十二月甲子，詔太常卿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秘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議定樂。

十二月甲子日，詔命太常卿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秘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人議定音樂制度。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二月庚申，行幸并州。

十年春正月乙未日，任命皇孫楊昭爲河南王，楊楷爲華陽王。二月庚申日，臨幸并州。

夏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宇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無定居處，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恒爲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同編户。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

夏五月乙未日，詔書説："魏朝末期國家動亂，天下四分五裂，軍役每年徵發，無暇休息。兵士軍人，暫設營帳，南征北伐，住無定處，家無完整的墻，田地少有莊稼，常爲流浪之人，終無鄉里的名號，朕對此非常憐憫。凡是軍人，可全部歸屬州縣，開墾田地登記賬籍，與編户齊民一視同仁。軍府統領，宜依照舊的規定。"罷除山東、河南及北方邊境地區新設置的軍府。

府。

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折庸。

六月辛酉日，規定人到五十歲，免除徭役折算爲物資。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内史令。庚戌，上親録囚徒。辛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卒。

秋七月癸卯日，任命納言楊素爲内史令。庚戌，皇上親自審查囚犯。辛亥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去世。

八月壬申，遣柱國韋洸、上開府王景并持節巡撫嶺南，百越皆服。九月丁酉，至自并州。

八月壬申日，派遣柱國韋洸、上開府王景都持符節巡撫嶺南，百越都順服。九月丁酉日，從并州回京。

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官五品以上。

冬十月甲子日，頒發木魚符給五品以上京官。

十一月辛卯，幸國學，頒賜各有差。辛丑，祀南郊。

十一月辛卯日，臨幸國學，賞賜各有差别。辛丑日，祭祀南郊。

是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饒州吴世華、永嘉沈孝徹、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阯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詔内史令楊素討平之。

這個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玄懀都起兵反叛，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饒州吴世華、永嘉沈孝徹、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阯李春等人，都自稱大都督。詔命内史令楊素討伐平定他們。

是歲，吐谷渾、契丹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契丹都派遣使節朝見進貢。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毁之。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舉哀於東宫文思殿。二月戊午，以大將軍蘇孝慈爲工部尚書。丙子，以臨潁令劉曠政績尤異，擢爲莒州刺史。辛巳晦，日有蝕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日，因平定陳朝時所得古器，多爲妖異，下令全部銷毁。丙午日，皇太子妃元氏去世，皇上到東宫文思殿哀悼。二月戊午日，任命大將軍蘇孝慈爲工部尚書。丙子日，因臨潁令劉曠政績優異，提拔爲莒州刺史。辛巳日是月末最後一日，發生日食。

夏五月乙巳，以右衛將軍元旻爲左衛大將軍。

夏五月乙巳日，任命右衛將軍元旻爲左衛大將軍。

秋八月壬申，滕王瓚薨。乙亥，上柱國沛國公鄭譯卒。

秋八月壬申日，滕王楊瓚去世。乙亥日，上柱國沛國公鄭譯去世。

是歲，高麗、靺鞨并遣使朝貢。突厥獻七寶碗。

這一年，高麗、靺鞨都派使節朝見進貢。突厥進獻七寶碗。

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内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以漢王諒爲雍州牧、右衛大將軍。

十二年春二月己巳日，任命蜀王楊秀爲内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任命漢王楊諒爲雍州牧、右衛大將軍。

秋七月乙巳，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侯盧愷并坐事

秋七月乙巳日，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侯盧愷都連坐他事而被除名。壬申

除名。壬申晦，日有蝕之。

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之。癸巳，制宿衛者不得輒離所守。丁酉，上柱國、楚公豆盧勣卒。戊戌日，上親録囚徒。

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爲衛王。壬午，祀太廟。至太祖神主前，帝流涕嗚咽，不自勝。十一月辛亥，祀南郊。己未，上柱國、新義公韓擒卒。甲子，百僚大射於武德殿。十二月乙酉，以内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

是歲，突厥、吐谷渾、靺鞨并遣使朝貢。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國、郇公韓建業卒。壬子，祀感帝。己未，以信州總管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壬戌，行幸岐州。二月丙子，詔營仁壽宫。丁亥，至自岐州。己卯，立皇孫暕爲豫章王。戊子，晋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以賄伏誅。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防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

夏五月癸亥，詔禁人間撰集國史，臧否人物。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蝕之。九月丙辰，降囚徒。庚申，封邵公楊綸爲滕王。

冬十一月乙卯，上柱國、華陽公梁彦光卒。

是歲，契丹、霫、室韋、靺鞨并遣使朝貢。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詔曰："比命有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定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流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

日是月末最後一日，發生日食。

八月甲戌日，規定天下的死刑犯，各州不得當即裁決，都由大理司覆核。癸巳日，規定皇宫宿衛不得擅離守衛。丁酉日，上柱國、楚公豆盧勣去世。戊戌日，皇上親自審查囚犯。

冬十月丁丑日，任命遂安王楊集爲衛王。壬午日，祭祀太廟。到太祖神主前，皇帝流涕嗚咽，不能自控。十一月辛亥日，祭祀南郊。己未日，上柱國、新義公韓擒去世。甲子日，百官在武德殿行大射禮。十二月乙酉日，任命内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

這一年，突厥、吐谷渾、靺鞨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日，上柱國、郇公韓建業去世。壬子日，祭祀感帝。己未日，任命信州總管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壬戌日，臨幸岐州。二月丙子日，詔命營建仁壽宫。丁亥日，從岐州回京。己卯日，立皇孫楊暕爲豫章王。戊子日，晋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人因受賄而被誅殺。己丑日，規定受連坐而罷官的人，發配守邊一年。丁酉日，規定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

夏五月癸亥日，詔令禁止世民撰集國史，褒貶人物。

秋七月戊辰日是月末最後一日，發生日食。九月丙辰日，給囚犯減罪。庚申日，封邵公楊綸爲滕王。

冬十一月乙卯日，上柱國、華陽公梁彦光去世。

這一年，契丹、霫、室韋、靺鞨都派遣使節朝見進貢。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日，詔書説："最近命令有關部門，命他們總體研究，確定宫廷音樂的雅調，已經詳細論證完畢，宜立即施用，現在通行的音樂停止。民間音樂，流於不雅的日子已久，拋棄其舊有的體裁，競相編造繁麗的音樂，流蕩

約，務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内諸州旱。

六月丁卯，詔省、府、州、縣皆給廨田，不得興生，與人爭利。

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爲納言。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飢，行幸洛陽，并命百姓山東就食。

冬閏十月甲寅，詔曰：“梁、齊、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絶，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世修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乙卯，制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從之官。十一月壬戌，制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于角、亢。十二月乙未，東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以歲旱，祀太山以謝愆咎，大赦。二月丙辰，禁私家畜兵器，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丁巳，上柱國、蔣公梁睿卒。三月己未，車駕至自東巡。望祭五岳海瀆。丁亥，幸仁壽宮。

夏四月己丑朔，大赦。甲辰，以趙州刺史楊達爲工部尚書。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六月戊子，詔鑿砥柱。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于朝堂。辛丑，詔名山未在祀典者，悉命祀之。

秋七月甲戌，遣邳公蘇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壽宮。辛巳，制九品以上官，以理去官者，并聽執笏。

冬十二月戊子，敕盗邊糧一升以上，皆斬，籍没其家。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更代。

而不歸屬雅樂，於是成爲風俗。宜加以禁止，務求保存音樂的根本。”五月辛酉日，京師地震。關内各州乾旱。

六月丁卯日，詔命省、府、州、縣都分給官舍田，不得做生意，與民爭利。

秋七月乙未日，任命邳公蘇威爲納言。八月辛未日，關中大旱，人民饑荒，皇上臨幸洛陽，并命百姓外出到山東謀生。

冬閏十月甲寅日，詔書説：“梁、齊、陳以往都在一方創業，綿延一定年數。現已國運廢絶，祭祀没有了主人，言談此事令人憐念，實在爲之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人，宜准許按時節世系進行祭祀，所需器物，有關部門供給。”乙卯日，規定朝外官職在九品以上，其父母及兒子年齡十五歲以上不准跟隨赴任。十一月壬戌日，規定州縣輔佐官吏，三年一换，不得連任。癸未日，有星侵犯角、亢星宿。十二月乙未日，巡狩東方。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日，皇帝駐蹕齊州，親自詢問疾苦。丙寅日，旅祭王符山。庚午日，以今年乾旱，祭祀泰山以謝罪，大赦。二月丙辰日，禁止私家收藏兵器，關中、邊境不在其例。禁令黄河以東不得乘馬。丁巳日，上柱國、蔣公梁睿去世。三月己未日，皇帝從東巡處回京。望祭五岳及海瀆。丁亥日，臨幸仁壽宮。

夏四月己丑日初一，大赦。甲辰日，任命趙州刺史楊達爲工部尚書。五月丁亥日，規定京官五品以上佩帶銅魚符。六月戊子日，詔命開鑿砥柱。庚寅日，相州刺史豆盧通進貢綾紋布，命在朝堂焚燒掉。辛丑，詔命天下名山未列在祭祀名單的，全部命令祭祀。

秋七月甲戌日，派邳公蘇威巡視江南。戊寅日，從仁壽宮回京。辛巳日，規定九品以上官員，有理由離任者，都准許執笏板。

冬十二月戊子日，敕命偷盜邊境糧食一升以上，都斬殺，抄家没收財産。己丑日，詔命文武官員經過四次考核而替代。

是歲，吐谷渾、林邑等國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吐谷渾、林邑等國都派遣使者朝見進貢。

十六年春二月丁亥，封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王，嶷爲安平王，恪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韶爲建安王，煚爲潁川王。

十六年春二月丁亥日，封皇孫楊裕爲平原王，楊筠爲安成王，楊嶷爲安平王，楊恪爲襄城王，楊該爲高陽王，楊韶爲建安王，楊煚爲潁川王。

夏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進仕。并州大蝗。辛丑日，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

夏六月甲午日，規定工商人士不得做官。并州發生大蝗災。辛丑日，詔命九品以上官員的妻子、五品以上官員的妾，丈夫死亡後不得改嫁。

秋八月庚戌，詔决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秋八月庚戌日，詔命裁決死罪的案件，三次奏請後纔可行刑。

冬十月己丑，幸長春宫。十一月壬子，至自長春宫。

冬十月己丑日，臨幸長春宫。十一月壬子日，從長春宫回京。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伐西寧，剋之。庚寅，行幸仁壽宫。庚子日，上柱國王世積討桂州賊李光仕，平之。三月丙辰，詔諸司屬官有犯，聽於律令外斟酌决杖。辛酉，上親録囚徒。癸亥，上柱國、彭國公劉昶以罪伏誅。庚午，遣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北。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日，太平公史萬歲討伐西寧，戰勝他們。庚寅日，臨幸仁壽宫。庚子日，上柱國王世積討伐桂州賊軍李光仕，平定他們。三月丙辰日，詔命各部門屬員有犯法者，准許在律令之外酌情決定懲罰。辛酉日，皇上親自審查囚徒。癸亥日，上柱國、彭國公劉昶因罪被誅殺。庚午日，派遣御史柳彧、皇甫誕巡視黄河南北。

夏四月戊寅，頒新曆。五月庚申，宴百僚於玉女泉，班賜各有差。己巳，蜀王秀來朝。閏月己卯，群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内。

夏四月戊寅日，頒布新曆書。五月庚申日，宴請百官在玉女泉，賞賜各有差别。己巳日，蜀王楊秀前來朝見。閏四月己卯日，群鹿進入殿門，在侍衛之内馴育。

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世賢反，遣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丁亥，并州總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九月甲申，車駕至自仁壽宫。庚寅，上謂侍臣曰："廟庭設樂，本以迎神。齋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爲心？在路奏樂，禮爲未允。公卿宜更詳之。"

秋七月丁丑日，桂州人李世賢反叛，派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他們。丁亥日，并州總管、秦王楊俊連坐案件被免官，以秦王身份回府。九月甲申日，皇帝從仁壽宫回京。庚寅日，皇上對近侍之臣説："宗廟朝廷設置音樂，本來是用來迎神。齋戒祭祀之日，觸目後多有感想，當此之際，怎可有齋祭之心？在路上奏樂，禮制上又不合適。公卿宜更詳細討論此事。"

冬十月丁未，頒銅武符於驃騎、車騎府。戊申，道王静薨。庚午，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兹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

冬十月丁未日，頒發銅武符給驃騎、車騎將軍府。戊申日，道王楊静去世。庚午日，詔書説："五帝的音樂不同，三王的禮制不同，都根據事情而有所增減，根據人心而設立細節。我想到宗廟祭祀上供，如神主在場般瞻仰敬重，無限的感觸，感情之深就在這一天。可是禮儀一完就

宫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禮教。自今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縣。”辛未，京下大索。十二月壬子，上柱國、右武候大將軍、魯公虞慶則以罪伏誅。

上路，吹鼓手奏起音樂，回來進入宫門時，金石樂器振動發聲，這就是悲哀與歡樂在同一天，心情事情相互違背，在感情上令人不安，在道理上實是不當。宜改變以往這種規矩，以推廣禮教。從這次到太廟祭享之日，不必準備樂隊，殿庭内勿設懸樂。”辛未日，京城内大搜索。十二月壬子日，上柱國、右武候大將軍、魯公虞慶則因罪受到誅殺。

是歲，高麗、突厥并遣使朝貢。

這一年，高麗、突厥都派使節朝見進貢。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詔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壽宫。乙巳，以漢王諒爲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日，詔書説：“吴、越地區的人，以往繼承不好的風俗，所在之處，私自建造大船，於是相互聚集，致使産生侵害。江南各州，世間有船長三丈以上者，全部没收入官。”二月甲辰日，臨幸仁壽宫。乙巳日，任命漢王楊諒爲行軍元帥，水陸軍三十萬，討伐高麗。

夏五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六月丙寅，詔黜高麗王高元官爵。

夏五月辛亥日，詔命養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的家庭，流放到四方邊遠地區。六月丙寅日，詔命廢黜高麗王高元的官爵。

秋七月丙子，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舉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之士。九月己丑，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二三。庚寅，敕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辛卯，車駕至自仁壽宫。

秋七月丙子日，詔命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推舉思想品行嚴謹穩重、清高平實有才幹濟世的人士。九月己丑日，漢王楊諒部隊遇上疾疫而回師，死亡的人占十分之二三。庚寅日，敕命旅店没有公家驗照的，連坐到刺史、縣令。辛卯日，皇帝車駕從仁壽宫回京。

冬十一月甲戌，帝親録囚徒。癸未，祀南郊。十二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東萊公王景以罪伏誅。

冬十一月甲戌日，皇帝親自審查囚徒。癸未日，祭祀南郊。十二月庚子日，上柱國、夏州總管、東萊公王景因罪受誅殺。

是歲，自京師至仁壽宫，置行宫十所。杞、宋、陳、亳、曹、戴、潁等州水，詔并免庸調。

這一年，從京師至仁壽宫，設行宫十所。杞、宋、陳、亳、曹、戴、潁等州發生水災，詔命都免除賦税徭役。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戊寅，大射于武德殿。二月己亥，晋王廣來朝。甲寅，幸仁壽宫。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日，大赦。戊寅日，在武德殿舉行大射禮。二月己亥日，晋王楊廣前來朝見。甲寅日，臨幸仁壽宫。

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内附。達頭可汗犯塞，行軍總管史萬歲擊破之。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爲内史令。

夏四月丁酉日，突厥利可汗歸附。達頭可汗侵犯邊塞，行軍總管史萬歲擊敗他。六月丁酉日，任命豫章王楊暕爲内史令。

秋八月癸卯，上柱國、尚書左僕

秋八月癸卯日，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公

射、齊公高熲坐事免。辛亥，上柱國、皖城公張威卒。甲寅，上柱國、城陽公李徹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爲啓人可汗，築大利城，處其部落。十一月，有司言元年已來，日漸長。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藍可汗爲部下所殺，國大亂。星隕於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突厥、高麗、契丹并遣使朝貢。二月丁丑，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討之。

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晋王廣爲行軍元帥，擊破之。乙亥，天有聲如寫水，自南而北。六月丁丑，秦王俊薨。

秋九月丁未日，車駕至自仁壽宫。

冬十月乙丑，廢皇太子勇及其諸子。并爲庶人。殺柱國、太平公史萬歲。己巳，殺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十一月戊子，以晋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京城大風雪。十二月戊午，詔東宫官屬於皇太子不得稱臣。辛巳，詔毁壞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像，以惡逆論。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左僕射，以納言蘇威爲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晋王。突厥寇恒安，遣柱國韓洪擊之，敗焉。以晋王昭爲内史令。辛丑，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興言念此，每深愍嘆。且入廟祭祀，并不廢闕，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高熲因事牽連而免官。辛亥日，上柱國、皖城公張威去世。甲寅日，上柱國、城陽公李徹去世。九月乙丑日，任命太常卿牛弘爲吏部尚書。

冬十月甲午日，任命突厥利可汗爲啓人可汗，修築大利城，安置他的部落。十一月，有關部門稱元年以來，白晝時間漸漸變長。十二月乙未日，突厥都藍可汗被部下所殺，國内大亂。星隕落在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麗、契丹都派遣使節朝見進貢。二月丁丑日，無雲而打雷。三月辛卯日，熙州人李英林造反，派遣行軍總管張衡討伐他。

夏四月壬戌日，突厥侵犯邊塞，任命晋王楊廣爲行軍元帥，打敗他們。乙亥日，天上有聲如水傾瀉，從南向北。六月丁丑日，秦王楊俊去世。

秋九月丁未日，皇帝從仁壽宫回京。

冬十月乙丑日，廢黜皇太子楊勇及其諸子，都貶爲庶人。殺柱國、太平公史萬歲。己巳日，殺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十一月戊子日，任命晋王楊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京城大風雪。十二月戊午日，詔命東宫官屬對皇太子不得稱臣。辛巳日，詔命凡是毁壞偷盗佛像及天尊像、山岳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處。而和尚毁壞佛像，道士毁壞天尊像，以惡行叛逆論處。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日初一，大赦，改年號。任命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左僕射，任命納言蘇威爲右僕射。丁酉日，徙封河南王楊昭爲晋王。突厥侵犯恒安，派遣柱國韓洪反擊，戰敗。任命晋王楊昭爲内史令。辛丑日，詔書曰："犧牲生命爲氣節殉難，自古稱爲難事，爲帝王而獻身，在禮節上提高二等。而世俗之徒，不懂大義，在戰争中犧牲，不埋在墳墓區。每當提及此事，都深爲憐憫感嘆。且入廟祭祀，并不廢缺，爲何祇有墳塋，獨在其外？從現在起陣亡之人，宜埋入墳墓區。"二月乙卯日初一，發生日食。

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餘口來降。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廢太學及州縣學，唯留國子一學，取正三品以上子七十二人充生。頒舍利於諸州。

秋七月戊戌，改國子爲太學。十一月己丑，祀南郊。十二月，楊素擊突厥，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己亥，幸仁壽宫。

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秋七月丙戌，詔内外官各舉所知。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崩。九月丙戌，車駕至自仁壽宫。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振恤之。乙未，上柱國、袁州總管、金水公周摇卒。隴西地震。

冬十月壬子，典赦益州管内。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閏月甲申，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與諸術者刊定陰陽舛謬。己丑，詔楊素、右僕射蘇威、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書丞許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等修定五禮。壬寅，葬獻皇后於太陵。

十二月癸巳，益州總管、蜀王秀有罪，廢爲庶人。交州人李佛子舉兵反，遣行軍總管劉方討平之。

三年春二月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辯爲左武候大將軍。

夏五月癸卯，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内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

六月甲午，詔曰：

《禮》云：親以期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爲厭降，是以父

夏五月己丑日，突厥男女九萬餘人前來投降。壬辰日，驟雨震雷，大風拔倒樹木，宜君的湫水，改道至始平。六月乙卯日，派出十六個使節巡察風俗。乙丑日，廢除太學及州縣學校，祇留國子學，取正三品以上官員子弟七十二人爲學生。頒發舍利給各州。

秋七月戊戌日，改國子學爲太學。十一月己丑日，祭祀南郊。十二月，楊素攻擊突厥，大敗他們。

二年春三月己亥日，臨幸仁壽宫。

夏四月庚戌日，岐、雍二州地震。

秋七月丙戌日，詔命朝廷内外官員各推舉所知道的賢才。八月己巳日，皇后獨孤氏去世。九月丙戌日，皇帝從仁壽宫回京。壬辰日，河南河北各州發生大水災，派工部尚書楊達救濟撫恤。乙未日，上柱國、袁州總管、金水公周摇去世。隴西地震。

冬十月壬子日，特赦益州管區的罪犯。癸丑日，任命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閏十月甲申日，詔命尚書左僕射楊素與各位術數家改定陰陽差錯。己丑日，詔命楊素、右僕射蘇威、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書丞許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等人修定五禮。壬寅日，下葬獻皇后在太陵。

十二月癸巳日，益州總管、蜀王楊秀有罪，廢爲庶人。交州人李佛子起兵造反，派行軍總管劉方討伐平定他。

三年春二月戊子日，任命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辯爲左武候大將軍。

夏五月癸卯日，詔書説："六月十三日是朕的生日，該日令海内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禁止屠宰。"

六月甲午日，詔書説：

《禮》書説：爲父母守喪以一年爲期。這是根據四季之變化，萬物之更始，所以聖人模仿它。有守喪三年的，是更爲隆重而已。然而家無兩個尊長者，爲母守喪用厭降

在喪母，還服于期者，服之正也。豈容期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期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期，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期喪有練，於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期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黄裏縓緣；絰則布葛在躬，粗服未改。豈非絰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疏失倫，輕重顛倒，乃不順人情，豈聖人之意也？故非先聖之禮，廢於人邪！三年之喪，尚有不行之者，至於祥練之節，安能不墜者乎！

《禮》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大夫士之喪父母，乃貴賤異服。然則禮壞樂崩，由來漸矣。所以晏平仲之斬粗縗，其老謂之非禮。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蓋由王道既衰，諸侯異政，將逾越於法度，惡禮制之害己，乃滅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輕重從俗，無易之道，降殺任情。

夫禮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謂情緣於恩也。故恩厚者其禮隆，情輕者其禮殺。聖人以是稱情立文，别親疏貴賤之節。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禮，與時而殺。此乃服不稱喪，容不稱服，非所謂聖人緣恩表情制禮之義也。然喪與其易

禮，所以父親尚在而母親去世，則祇守喪一年，這是守喪的正道，豈容守喪一年之内還要行小祥祭？但是之所以三年的喪期中有小祥祭，《禮》書説："一年之祭，這是禮，一年後撤除喪事，這是道。"因這個緣故，雖然未有再一年，但天地已變化一次，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所以有小祥的練祭，以保存喪祭的根本。但是一年守喪還有練祭，在道理上説不通。雖説守喪十一月就練祭，却無所法象，非期非時，豈可行此祭禮？而儒家學者祇擬出三年的喪制，確立了練祭禫祭的禮節，可謂暫存其變例，却失去了守喪的本意；想逐步消除悲哀，却淡薄了喪制。致使子女戴練冠却脱去腰間麻帶，黄裏紅邊；扎絰帶時身穿布衣，未改换平常的衣裳。豈非喪期尚存，子女的感情已被剥奪，使得親疏失序，輕重顛倒，乃是不順人情，豈是聖人之意？所以不是先聖的禮制，被人廢除了嗎！三年之喪，還有不實行的，至於祥練祭祀的禮制，怎能不失墜呢！

《禮》書説：父母之喪，不分貴賤都是一樣。而士大夫的父母去世，却因貴賤而穿不同的喪服。這樣看來禮壞樂崩，由來已很久了。所以晏平仲斬截粗麻衣，其老人稱之爲非禮。滕文公要服喪三年，其臣子都不願意。這是因爲王道衰敗之後，諸侯各自主政，將要超越已有的法度，討厭禮制危害自己，乃滅除了典籍，自己制定適宜的禮制。於是以至於骨肉的恩情，不論輕重都跟從世俗，本來不可改變的規定，變得任意增減。

禮制不是從天而降，不是從地而出，乃是出於人心而已，就是説情感由恩情所決定。所以恩情厚的其禮節就加重，恩情輕的其禮節就減輕。聖人因此根據人情而確立禮制的條文，要區分親疏貴賤的不同禮節。自從臣子的原則不被遵守，君臣父子上下關係就秩序混亂，莫大的恩情，因心情而變淡薄，至重的禮節，因時勢而降低。這就是喪服與喪期不相稱，臉上表情與喪服不相稱，

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今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由是言之，父在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人子之心。

而不是所謂聖人因恩情而表現感情制定禮制的本義。然而服喪與其追求儉易，寧願要求心情的悲戚，這纔是禮的根本。禮節有多餘的要求，不如以哀悼爲重，這纔是心情的真實情況。現在守喪十一個月就行練祭，不合乎禮的本義，非人情之真實。由此而言，父親健在而母親去世，不宜行練祭。衹依照《禮》書守喪十三個月而行祥祭，月份一半時而行禫祭，期望以此來合乎聖人的意圖，表達人子的真心。

秋七月丁卯，詔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識安危，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八月壬申，上柱國、檢校幽州總管、落叢公燕榮以罪伏誅。九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營州總管韋冲爲户部尚書。

秋七月丁卯日，詔命州縣搜求并表揚賢哲人才，都要選拔明確瞭解古今，通識國家安危，深知政教的根本，洞曉禮樂的源頭的人。不限多少，不准不推舉上來。徵召迎送他們時，必須依照禮節。八月壬申日，上柱國、檢校幽州總管、落叢公燕榮因罪受誅殺。九月壬戌日，設置常平官。甲子日，任命營州總管韋冲爲户部尚書。

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振恤之。

十二月癸酉日，河南各州水災，派納言楊達救濟撫恤他們。

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宫。

四年春正月丙辰日，大赦。甲子日，臨幸仁壽宫。

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午，大赦。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雁門。

夏四月乙卯日，皇上身體不適。六月庚午日，大赦。有星進入月亮中，停留數天纔退出。有長人出現在雁門。

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甲辰，帝疾甚，卧於仁壽宫，與百僚辭訣，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詔曰：

秋七月乙未日，太陽發青而無光，八天纔恢復正常。甲辰日，皇帝病重，在仁壽宫卧床不起，與百官訣别，皇上握手欷歔感嘆。丁未日，在大寶殿駕崩，時年六十四歲。詔書説：

嗟乎！自昔晋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争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靈塗炭。上天降監，受命于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覽，

可嘆啊！自從前晋朝遷都，天下大亂，四海不統一，這樣到了北周、北齊，戰争不斷，將近三百年。所以割據疆土者不止一處，自稱帝王者不止一人，文字車軌不同，生靈塗炭。上天由上監視下方，授天命給朕，使朕登上帝位，豈與人力有關？所以能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到達遠方，此又是天意要安寧華夏。所以朕要天未亮就上朝，不敢閑逸安適，日理萬機，留心親覽奏章，不管晦明寒暑，

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爲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歲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誡敕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之智，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洽，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逾六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爲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

人生子孫，誰不念愛，既爲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并懷悖惡，既無臣子之心，所以黜廢。古人有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令勇、秀得志，共理家國，亦當戮辱遍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爲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念內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安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

國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以下，宜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修改，務當政要。

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乙卯，發喪。河間楊柳四株，無

不怕辛勞，不是説爲了自身，實在是爲了百姓的緣故。王公卿士，每日來到朝廷，刺史以下官員，每年按季節朝見聚會，何嘗不竭盡心思，殷勤地誡敕他們。在道義上乃是君臣關係，在情感上則兼具父子關係，希望藉助百官的智慧，使得萬國歡心，想讓天下的人民，永得安樂。不料得病不愈，以至於病危，此乃人生的常規，何足一談。祇是四海百姓，衣食還不豐足，教化政刑，還未完全普及，一提到此事，祇令人遺恨。朕現在已過六十歲，不能再稱短壽，祇是筋力精神，一時竭盡，如此之事，本非爲了自身，祇想安養百姓，所以致此。

人生子孫，誰不念愛，既爲天下，事情就必須割斷感情。楊勇及楊秀等人，都心懷悖亂惡毒，既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他倆。古人説過："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讓楊勇、楊秀得志，共同治理家國，也必會公卿遍受其殺戮侮辱，世人飽受其殘暴毒害。現在這些凶惡的子孫已爲了百姓而廢黜掉，優秀的子孫足以負擔帝王大業。這雖是朕的家事，義理上不容隱瞞，此前對着文武侍衛，都已講過。皇太子楊廣，地位處於太子，仁孝著聞於世，根據他的行爲與功業，足以完成朕的遺志。祇是希望內外衆官員，同心戮力，以此共同安定天下。朕雖瞑目，還有什麼遺恨？

國家大事，不可受通常禮儀的限制，下葬後就停止守喪，從前就這樣做，現在應遵循沿用，不必改動。喪禮所需物品，祇讓喪事完成，務從節儉，不得興師動衆。諸州總管、刺史以下，宜統率其官屬，不須到京城奔赴喪事。自古聖哲帝王，因人制定法制，前帝後帝，根據時代進行改革。律令格式有不便於事情者，應按照從前的做法加以修改，務求合乎政治需要。

嗚呼！恭敬呀，不要荒廢了朕的遺命。

乙卯日，發喪。河間楊柳樹四棵，無故葉黃

故黄落，既而花葉復生。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壽宫。丙子，殯於大興前殿。十月乙卯，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内。

隕落，之後花葉又復生。八月丁卯日，皇帝的棺槨從仁壽宫遷來。丙子日，在大興前殿停放。十月乙卯日，葬在太陵，與獻皇后同墳墓但不同墓穴。士紳庶民前赴下葬的人，都准許進入陵内觀看。

帝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内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强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逾期月，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内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仄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

隋文帝性格威嚴穩重而有威容，外表看質樸木訥而内心聰明敏慧，有雄圖大略。當初剛得到大權時，人心不附，諸子又幼弱，内有北周六王陰謀推翻，外邊招致三方的叛亂，手握强兵、占據重鎮的大將，都是北周的舊臣。皇上用赤心相待，各盡其用，不過一年時間，平定三邊的叛亂，不到十年，統一天下。減少賦斂，減輕刑罰，内部修改制度，外邊安撫少數民族。每天早上臨朝聽政，太陽偏西也不知疲倦，日常居處服裝玩物，務求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受其感化。開皇、仁壽年間，男子不穿綾綺不戴金玉裝飾品。平常服裝大多是布帛，衣帶裝飾不過用銅鐵骨角而已。雖在錢財上節儉，但在賞賜有功人員時，則毫不小氣吝惜。

每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飢，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爲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拜太山，關中户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於仗衛之間。遇逢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嶮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歿，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道，亦足稱近代之良主。

每次乘車四出，途中遇到上書的人，停馬親自察看詢問。有時暗派使者，收集觀察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曾遇到關中饑荒，派左右親信視察百姓吃什麽，有人得到豆屑雜糠回來上奏，皇上流着淚拿給大臣們看，對自己深加咎責，爲此減少膳食而不吃酒肉，將近一年。後來到東方參拜泰山，關中民户到洛陽謀生的人，一路接連不斷。皇帝敕命警衛人員，不得隨便驅趕，百姓男女參雜在皇帝的儀衛隊之中。遇到扶老携幼者，總是停馬避讓他們，加以慰問勉勵後纔離去。到山路艱狹之處，看到挑擔子的人，馬上命令左右攙扶幫助他們。在有將士戰死時，必定加以優厚的賞賜，又派使者，到他們的家裏慰問。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不倦。人口殷實，庫藏充足，雖未能達致最高境界，也足稱近代的傑出帝王。

然雅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言神燭聖杖，堪能療病。又信王劭解石文以爲己瑞焉。不達大體如是。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

但是素有猜疑的性格，一向没有學術的素養，愛好瑣小的術數。説神燭聖杖，都能治病。又信王劭解説石頭上的文字認爲是自己登基的吉兆。不明大體就像這樣。所以忠臣義士，無人能

草創元勛，及有功諸將，誅夷獲罪，罕有存者。又不悦詩書，楊素由之希旨，遂奏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失常，果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關，其人所經之處，受牧宰小物，饋鸚鵡、麖皮、馬鞭之屬，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理。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賂遺令史，府史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盡心獻謀。那些開國的元勛，以及有功的將領們，一個個被誅殺獲罪，很少有人幸存。又不喜歡詩書，楊素由此迎合意旨，奏請廢除學校。衹聽婦人的話，廢黜了各位皇子。到了暮年，用刑特別嚴厲，喜怒無常，命令殺戮時非常果斷。曾令左右親信送西域國前來朝見進貢的使者出關，這些人所經過之處，收取當地長官饋贈的物品，其中有鸚鵡、麖皮、馬鞭之類，聽説後大怒；又到武庫，看到裏面污穢不加清理。於是逮捕武庫令及那些接受饋贈的官員，拉出開遠門外，親自處决，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暗中派人賄賂各地長官屬員，接受賄賂者必定處死，無人可獲寬恕，評議的人因此而批評他。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兹機運，遂遷周鼎。

論曰：隋文帝樹立了國家的根基，積累恩德仁惠，衹是靠着北周外戚的尊貴，接受了托孤的重任，至於能力的評價，未能得到認同，所以北周皇室的老臣們，都心懷憤惋。之後王謙依靠三蜀的險隘以固守，未能超過一年；尉遲迥率全部齊國的軍隊，一戰就滅亡。這不衹是人的謀略，實也是上天的幫助。乘此機運，就從北周取得了帝權。

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并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晋武之克平吴、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廪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强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娱。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踪盛烈。

當時四邊少數民族擾亂華夏，荆州、揚州尚未統一，整天辛勞，經營四方。樓船南下，則金陵失守；驃騎北上，就讓單于歸附。《職方》所記載的，都并入疆域，《禹貢》所劃出的，都接受隋朝的統治。雖有晋武帝的攻克吴、會，漢宣帝使諸侯國存亡，比起道義論起功勞來，不能超過隋文帝的功業。七德既已廣布，九歌也已和洽，邊境的軍官没有警報，無論遠近全都肅清。於是躬行節儉，减輕徭賦，倉庫充實，法令實行，君子都歡樂其生活，小人各安心其職業，强者不欺凌弱者，多者不壓迫少者，人口物品衆多而豐富，朝野歡娱。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寰宇之内，安然太平。考查前王，其興盛偉烈足以相比。

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

但他一向缺乏學術素養，不能用盡臣子的才智，又没有寬大仁愛的度量，衹有嚴厲薄情的天性，到了暮年，這種風氣愈演愈烈。又素來喜好預言符瑞，不懂大的道理。樹立那些諸侯王，權

從。聽妒婦之言，惑邪臣之説，溺寵廢嫡，托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繼踵爲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勢可比京城，都與皇帝的制度一樣，令人無所適從。聽信妒婦之言，被邪臣之説所迷惑，因寵愛溺愛而廢除了嫡長子，皇位的繼承人托付不當。破壞了父子之間的道義，開啓了兄弟之間的仇隙，放縱他運用殺戮，剪除楊氏的宗族。墳墓之土還未乾燥，子孫轉眼就相互殘殺，棺椁邊的松檟纔排列好，天下已非隋朝所有。可惜啊！追踪其衰亡的根源，考查其亂亡的徵兆，從文皇帝時開始，完成於煬帝時，其由來很遠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隋朝的忽然亡國，不可説是不幸。

北史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

隋本紀(下)

煬帝楊廣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𡡉，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雁門郡公。

煬皇帝名廣，一名英，小字阿𡡉，高祖第二子。母親叫文獻獨孤皇后。皇上姿儀優美，少時就聰明，高祖及皇后在諸子之中，特别鍾愛他。在北周因高祖的功勳，封爲雁門郡公。

開皇元年，立爲晋王，拜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韶、安道公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晋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弦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之玩。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内史令。

開皇元年，立爲晋王，拜官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歲。不久又授官武衛大將軍，進升爲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之職仍舊保留。高祖命令項城公楊韶、安道公李徹輔導他。皇上愛好學習，善於寫文章，深沉穩重，朝野寄希望於他。高祖密令善於看相的人來和遍看諸子相。來和説："晋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其後高祖臨幸煬帝的府第，看到樂器的弦多有斷絶，又有塵埃，好像不曾使用的樣子，認爲他不喜好戲玩聲妓。皇上更注意矯情修飾，當時被人們稱爲仁孝。曾在觀獵時遇上下雨，左右的人獻上油衣，皇上説："士卒都淋濕了，獨有我穿這個嗎！"就命令拿開。六年，轉爲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同年，召見拜爲雍州牧、内史令。

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湯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吴。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路車、乘馬、衮

八年冬，大舉伐陳，任命皇上爲行軍元帥。等平陳之後，活捉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湯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因爲他們奸邪巧佞，有害於民，在石闕下斬殺以謝三吴人民。於是封存倉庫物資財物，不取一物，天下稱爲賢明。進位太尉，賜給輅車、乘馬、衮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雙。又拜

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雙。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候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旋。

官并州總管。不久江南高智慧等人聚衆作亂，皇上轉爲揚州總管，鎮守江都，每年朝見一次。高祖祭祀太山時，又領武候大將軍。第二年，回到所封的藩國。數年之後，突厥侵犯邊境，又擔任行軍元帥，出兵靈武。因無敵寇而回師。

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册。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

等到太子楊勇被廢黜，立皇上爲皇太子。這個月，應當接受册命。高祖說："我是從大興公完成帝業的。"命令皇上出宫住在大興。當夜，起了烈風下了大雪，地震山崩，民房多有毁壞，壓死的人一百多。

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宫，恒令上監國。

仁壽初年，奉詔命巡撫東南。此後，高祖每次到仁壽宫避暑，常令皇上監守國家。

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宫。八月，奉梓宫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

四年七月，高祖駕崩，皇上在仁壽宫即皇帝位。八月，護送高祖棺椁返回京師。并州總管、漢王楊諒起兵反叛，詔命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漢王。九月乙巳，任命備身將軍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

十一月乙未，幸洛陽。丙申，發丁男十數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于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曰：

十一月乙未，臨幸洛陽。丙申，徵發丁夫十多萬挖掘溝壑，從龍門向東連接長平、汲郡，抵達臨清關，渡過黄河，到達浚儀、襄城，直至上洛，沿綫設置關口。癸丑，詔書說：

> 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序。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爲政何以利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民順天，功業見乎變，愛民治國者，可不謂歟。
>
> 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

> 天道變化，陰陽因此而有消長，沿襲與創建不同，生靈因此而有順序。如果使天意不變化，天施地化如何形成四季？人事若不改變，政治如何使萬民獲利？《易經》不是說過嗎，貫通事物的變化，使民不倦。能變革則通暢，能通暢則久遠。有德行就可久遠，有功勞就可宏大。朕又聽說，平安之時而能變革，民因此而大變。所以姬氏的都邑有兩處，按照武王的意旨；殷人五次遷徙，完成了商湯的帝業。如果不順應民衆順從天意，功業表現在變革上，愛民治國的事，就不能稱得上了。
>
> 但雒邑是自古以來的王都，王都範圍之内，是天地會合之處，是陰陽調和之地，用三河控制四方，用四塞加固防守，水陸

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兹懷、雒，日復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令州縣，或淪非所。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復在河南，周遷殷民，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群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塉，弗堪胥宇，今可於伊雒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

暢通，貢賦運輸路程均等。所以漢高祖説:"我在天下行走多了，祇見雒陽堪稱帝都。"自古帝王，何曾不加留意，所以不建都此處，是有其原因的，有的認爲九州未統一，有的認爲受其倉庫的困擾，建築雒陽之計劃，所以就未暇進行。我有隋的初期，就想創建這懷邑、雒陽，日復一日，以至於今日。懷念此事在此地，一提起就讓人感動哽咽。朕敬肅地接受天命，君臨萬邦，遵循天命而不喪失，心中敬奉先帝之志。現在，漢王楊諒悖亂叛逆，毒害遍布山東，致使郡縣，或已淪落他手。由於山河關隘阻隔遥遠，大兵不能急忙趕到。加之并州的移民，還在河南，周代遷移殷朝遺民，意圖就在於此。何况南方遼遠，東方廣大，根據時機順時加以行動，現在正是其時。衆多部門官員，都贊同此議。祇是成周荒墟，不堪治國，今可在伊雒營建東京，即便設置官員分配職務，作爲民衆的中心。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人，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露。高臺廣厦，豈曰適形？故《傳》云:儉，德之恭；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瑶臺瓊室，方爲宫殿者乎？土堦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墻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宫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爲條格，稱朕意焉。

那宫室的制度，本來是爲了方便人們，上架棟梁下蓋屋頂，足以躲避風雨。高臺大厦，豈能説是使形體舒適？所以《傳》裏説:節儉，是恭敬的德行，奢侈，是大的惡行。孔子也説過:與其不謙遜，寧可節儉。難道説瑶臺瓊室，纔是宫殿嗎？土臺階柞木椽，就不是帝王的住房嗎？可知不是全天下來奉養一個人，而是一個人來主持天下。民爲國家的根本，根本堅固國家纔安寧。百姓富足，誰還不足呢。現在的營建，務必要求節儉。不要讓雕墻峻宇，又在當今修建起來，要讓低矮的宫室菲薄的飲食，流傳到後世。有關部門明確制定爲條例，以符合朕的意思。

十二月乙丑，以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爲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以右衛率周羅睺爲右武候大將軍。

十二月乙丑，任命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爲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任命柱國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任命右衛率周羅睺爲右武候大將軍。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初一，大赦，改年號。册立妃子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溱州，洛州

爲湊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己亥，以豫章王暕爲豫州牧。

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

昔者哲王之理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故能風教淳厚，遠至邇安，理定功成，率由斯道。朕恭嗣寶位，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聿遵先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寃屈不申，一物失所，用傷和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興寤增嘆，而夕惕載懷者也。

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薦拔淹滯，申達幽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板授，并依别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之名，曾無賙贍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采，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蠹政害人，不便於時者，使還之日，具録奏聞。

己酉，以吴州總管宇文弢爲刑部尚書。

二月己卯，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爲

爲豫州。廢除各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楊昭爲皇太子。丁酉，任命上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己亥，任命豫章王楊暕爲豫州牧。

戊申，派八使節巡察風俗。下詔説：

從前聖哲之王治理天下，其重點在於愛民嗎？民富足之後就教育他們，家給人足，所以能讓風俗淳厚，遠方來附近處安寧，治理平定大功告成，都是依據這一途徑。朕恭敬地繼承帝位，撫養教育黎民，日日夜夜畏懼戒慎，好像面臨着大河深谷。雖是遵循着先王的帝業，不敢使它失墜，長説治國的方法，多有欠缺。何況四海如此遥遠，人民如此之衆多，不能一一親臨，問其疾苦。常常擔心埋没的人才不得推舉，冤屈不得伸張，一物不得其所，就會損傷和氣。萬方有罪，責任就在朕的身上，所以無論睡着醒着都不斷感嘆，惕懼之心充滿心懷。

現在推行治理剛剛開始，宜用寬大。可分派使者，巡察各方風俗，宣傳教化，推薦提拔埋没的人才，伸張冤枉的積案。孝悌以及努力耕田之人，給以優待免租。鰥寡孤獨生活不能自理者，酌量給以救濟。義夫節婦，要表彰他們的門閭。高年的老人，可授給榮譽職銜，并依特别條例，賜給糧食布帛。病重之人派了侍候人員的，雖有侍候養護的名義，却没有贍養的實情，進行明確的檢查，讓他們得到護養。如果有名聲行爲特别顯著，操行美好高潔，以及具有學業才能，一種學藝有可取之處，都應采訪，帶其本人入朝。所在州縣官員，按禮節派遣。若有敗壞政治危害民衆，給當地造成不方便者，使者返還的時候，詳加記録報告皇上。

己酉，任命吴州總管宇文弢爲刑部尚書。

二月己卯，任命尚書左僕射楊素爲尚書令。

尚書令。

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之。戊申，詔曰："聽采輿頌，謀及黎庶，故能審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爲僥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理實。綱紀於是不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内，闕爾無聞，恇然夕惕，用勞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理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又於皁澗營顯仁宮，采海内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三月丁未，詔命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遷徙豫州城下居民充實東京。戊申，詔書說："傾聽意見采集車夫的歌謠，謀議大事聽從庶民的意見，所以能明察政刑的得失。由此可知清晨思考治國，要使埋没冤枉者必定通達，常道有序。而州牧大臣上任符合朝廷的委任，衹求僥幸，以應付考核，虛立上下之位，没有實際政績。國家綱紀因此得不到治理，民間冤屈者所以無法申冤。關防山河重重阻隔，無法向皇上表達自己的冤情。朕所以建立東京，親自慰問。今將巡視淮海，觀察風俗。誠心尋求直言，衹使詞章繁多，而鄉間學校之内，消息空缺無聞，每日心不踏實而擔憂，使得睡着醒着都操勞。民衆在下有知道州縣官員治民苛刻，侵害百姓，違公徇私，使民衆有所不便者，准許到朝廷封書奏事。希望由此明知四方之情，天下無冤。"又在皁澗營建顯仁宮，收集海内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充實皇家花園苑林。遷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到東京。

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龍舟、鳳䑯、黄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辛亥，徵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人開鑿通濟渠，從西苑引穀水、洛水到達黄河，從板渚引黄河水通到淮河。庚申，派遣黄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前往江南采辦木材，製造龍舟、鳳船、黄龍船、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仲方擊林邑破之。

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仲方攻擊林邑打敗他們。

五月庚戌，户部尚書、義豐侯韋冲卒。

五月庚戌，户部尚書、義豐侯韋冲去世。

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

六月甲子，火星進入太微垣。

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丙午，滕王綸、衛王集并奪爵徙邊。

秋七月丁酉，規定戰爭中傷亡的家庭，免租十年。丙午，滕王楊綸、衛王楊集都剥奪爵位流放到邊境。

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爲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爲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爲太子太保。丙子，詔曰：

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絶義乖，

閏七月甲子，任命尚書令楊素爲太子太師，安德王楊雄爲太子太傅，河間王楊弘爲太子太保。丙子，詔書說：

統治民衆建立國家，教學爲首要之事，移風易俗，必自教學開始。然而聖人之言絶

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浸微。漢采坑焚之餘，不絕如綫；晋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爲虚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墻面。上陵下替，綱維不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

傳大義産生差錯，已經歷了很多年代，推進德操修行學業，其方法漸已衰微。漢代采集了秦朝坑儒焚書的剩餘，使學術不斷絶像細綫一樣；晋代承繼了天下大亂的運數，文化已經掃地將盡。自此其後，軍國多難，雖然又有學校時常建立，表示同爲愛好禮儀，師席有時也有陳設，幾乎都成爲擺設。結果就使身穿青紫官服的人，不是靠學術的優秀；操筆撰寫歌頌文章，大多不學無術如同對墻而立。上下全都衰微，國家綱紀不得建立，文章殘缺大道消亡，實是由於此原因。

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修睦，敦獎名教。方今區宇平壹，文軌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孝、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典悦禮，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采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并量準給禄。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朕繼承帝業，希望弘揚聖人之訓，將要尊師重道，以闡述其途徑，講求信用修行和睦，獎勵名教。方今天下平定統一，文字車軌已同一，十步之内，必有優秀人才，四海之中，豈無孝子、秀才。諸位在家以及現已入學的人，如果有人篤志愛好古典，着迷典籍愛好禮教，學術品行優秀傑出，能够承擔時勢任務，各地進行調查訪問，將名單全部報告上來。就應當根據他的才能，不按次序加以提拔。若是研究經術已經精深，不願做官，可按他的學業深淺，師門的高低，雖未升朝做官，都比照一定標準賜給俸禄。庶民若能循循善誘，日後可成人才，成爲朝廷濟濟人才之一員，哪裏有遠不可及的事。其他國子學等處，也應申明舊的制度，教習學生，詳備考試的方法，以完成其磨煉砥礪之道。

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黄篾，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八月壬寅，皇上親御龍舟臨幸江都，任命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員五品以上都派給樓船，九品以上者發給黄篾，艦船相連接，有二百餘里。

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内，給復三年。

冬十月己丑，赦免江、淮以南，揚州免租五年，舊揚州總管轄區内，免租三年。

十一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爲禮部尚書。

十一月己未，任命大將軍崔仲方爲禮部尚書。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有差。以大理卿梁毗爲刑部尚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建成，賞賜監督建城者各有差別。任命大理卿梁毗爲刑部尚書。丁

書。丁卯，遣十使，并省州縣。

卯，派遣十個使節，都去視察州縣。

二月丙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内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輅及五時副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珮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給瓟槊。下至胥吏，服色各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

二月丙戌，詔命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内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皇帝車服制度。開始完備皇帝專用車輛及五時副車。皇上日常服用的皮弁冠，上綴十二塊琪玉。文官的冠服，可佩玉，五品以上，發給牛車及遮帳，三公、親王再加油絡繩。武官平頭巾，騎兵服，三品以上，發給瓜頭槊矛。下至一般屬員，服裝色彩各有差别。非庶民不得穿軍服。戊戌日，設置都尉官。

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

三月庚午，皇帝車駕向江都進發。在此之前，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大規模修整儀仗，於是命州縣送羽毛。百姓尋求捕捉禽獸，遍布水面陸地設置羅網，禽獸的羽毛凡足以用作儀仗裝飾者，幾乎被捕捉得絶了種。到這時纔把儀仗做好。

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天下，免今年租賦。癸丑，以冀州刺史楊文思爲民部尚書。

夏四月庚戌，皇上從伊闕出發，排列皇帝的法駕車隊，配備了千乘萬騎，進入東京。辛亥日，皇上親自登上端門，大赦天下，免除今年租賦。癸丑，任命冀州刺史楊文思爲民部尚書。

五月甲寅，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書李通坐事免。乙卯，詔曰："旌表先哲，式在饗祀，所以優禮賢能，顯彰遺愛。朕永鑒前修，尚想名德，何嘗不興嘆九原，屬懷千載。其自古以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并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爲條式，稱朕意焉。"

五月甲寅，金紫光禄大夫、兵部尚書李通連坐他事而免官。乙卯，詔書説："旌表先代聖哲，要用饗宴和祭祀，是爲了優待禮敬賢能人士，表彰聖哲遺留下來的恩惠。朕永遠以前代賢人爲榜樣，禮敬想望有名有德之人，何嘗不面對九州大地而興嘆，連想千載而懷念。那些自古以來的賢人君子，有能够樹立聲名建立德行，輔佐世道匡救時勢，帶來廣博利益特殊功績，而有益於人民者，都應爲他們營建祠堂廟宇，按時節進行祭祀。他們的墳墓之處，不得侵擾踐踏。有關部門制定爲條例，以合乎朕的用意。"

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爲齊王。

六月壬子，任命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爲司徒。進封豫章王楊暕爲齊王。

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玄爲工部尚書。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

秋七月癸丑，任命衛尉卿衛玄爲工部尚書。庚申，規定百官不得因考核而升級。必須具有德行功績和才能，且灼然顯著者，纔可提拔他。壬戌，提升原任親王時的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各有差别。甲戌，皇太子楊昭去世。乙亥，

薨。乙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素薨。

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素去世。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

八月辛卯，封皇孫楊倓爲燕王，楊侗爲越王，楊侑爲代王。

九月乙丑，立秦王俊子浩爲秦王。

九月乙丑，立秦王楊俊之子楊浩爲秦王。

冬十月戊子，以靈州刺史段文振爲兵部尚書。

冬十月戊子，任命靈州刺史段文振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永久，丘壟殘毁，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户，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十二月庚寅，詔書説："前代帝王，根據時勢而創業，統治人民建立國家，受到禮敬而南面稱帝。但運數變遷，年代悠久，他們的墳墓殘破毁壞，樵夫牧童相趨而至，陵墓堙没荒蕪，墳墓樹木無人可以辨認。談到王朝的淪滅，心中産生悲愴。自古以來的帝王陵墓，可給予附近十户，免除他們的雜役，以供守護看視。"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并州逆人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丙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命并州叛民已流放發配而逃亡者，所捉獲之處，即宜斬殺處决。丙子，彗星貫通整個天空，從東壁星宿出現，二十天纔消失。這個月，武陽郡報告黄河水變清。

二月己丑，彗星見於東井、文昌，歷大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

二月己丑，彗星出現在東井、文昌星座，經過大陵、五車、北河星座，進入太微垣，掃過帝座星，前後一百多天纔停止。

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以大將軍姚辯爲左衛將軍。癸丑，遣羽騎尉朱寬使於流求國。乙卯，河間王弘薨。

三月辛亥，皇帝車駕回到京師。壬子，任命大將軍姚辯爲左衛將軍。癸丑日，派羽騎尉朱寬出使流求國。乙卯，河間王楊弘去世。

夏四月庚辰，詔曰："古者帝王觀風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内給復三年。壬辰，改州爲郡。改度量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甲午，詔曰：

夏四月庚辰，詔書説："古代帝王觀察風俗，都是爲了兆民而擔憂勤勞，以便安撫聚集遠方荒遠地區。自從少數民族向内地歸附，未來得及親自安撫，山東發生叛亂，必須加以慰問撫恤。現在想安定河北，巡察趙、魏，有關部門依照條例辦理。"甲申，頒布律令，大赦天下，關内免租三年。壬辰，改州爲郡。改變度量衡，都依照古代的制度。改上柱國以下官員爲大夫。甲午，詔書説：

天下之重，非獨理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振拔淹滯。周稱多士，漢號

天下之重，非一個人獨治所能安定；帝王之功，豈是一個謀士的韜略。自古的聖哲君王，建立國政治理國家，何嘗不選拔賢能之士，提拔埋没的人才。周代稱爲多士，漢

得人，尚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扆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岩谷，置以周行，冀與群才，共康庶績。而彙茅寂漠，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則哲，憮然興嘆。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舟楫。豈得保兹寵禄，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祁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

代號稱得人，回想前代的風采，滿懷敬重。朕背向北窗而早起，戴上冠冕而等着天亮，引導走出山谷，走上寬廣大道，希望與衆多人才，共同完成衆多事功。而任用的賢士感到寂寞，棄官不仕者很少來到。難道是美麗的璞玉隱藏其華采，未遇上識材的工匠；還是耿介的志向在胸懷，而堅定不可拔？長久懷念以往的聖哲，悵然發出嘆息。凡是在位的官員，好比有力的助手，如果要渡過大河，道義上就要同舟共濟。怎能祇知保住寵禄，不運用你們的知識，悠閑地混日子，太不對了。祁奚推舉人才，良史以爲出於至公，臧文仲之遮擋賢人，孔子批評他是竊取官位。在往古尋求這些記事，不是没有褒貶。宜用心推薦人才，以幫助帝王。

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强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并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力有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采録；若衆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理，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用。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

那孝悌方面做得好，就是人倫的基礎，德行的敦厚，就是立身的根基。有人氣節值得稱贊，有人操行清高廉潔，可讓他們激勵貪鄙的風俗，有益於風化。强毅正直，執法不屈不撓，學業優秀聰敏，文才秀美，都是朝廷可用之才，實爲傑出的素資。才能足以擔任將軍謀略的人，就提拔他用來抵禦外侮，力氣驍壯的人，就任用他作爲勇士。祇要有一藝可取，都宜録用；如果衆多的人才都得到推薦，在一時没有遺棄。據此而求天下大治，也就不太遥遠了。文武有職務者，五品以上，宜依此令按十個科目推舉人才。有一個人才在此，不必求全責備。朕當對他們越級任命，隨其才能加以提升任用。其現任九品以上官員，不在舉薦保送之例。

丙申，車駕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弢爲禮部尚書。戊戌，敕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爲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己亥，至赤岸澤，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

丙申，皇帝車駕到北方巡狩。丁酉，任命刑部尚書宇文弢爲禮部尚書。戊戌日，敕命所有官司不得踐踏禾稼。若有需在莊稼地裏開路者，有關部門按土地的收成，就從附近糧庫付給報酬，所付務必優厚。己亥日，到了赤岸澤，用太牢禮祭祀太師李穆。

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勤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自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

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派兒子拓特勤前來朝見。戊午，徵發河北十餘郡的丁夫，從太行山至并州，開通馳道。丙寅，啓民可汗派其兄之子

丙寅，啓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來朝。辛未，啓民可汗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將星常皆動摇。

六月辛巳，獵於連谷。丁亥，詔曰：

聿追孝饗，德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益殊時。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説不同。所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宫，亦無定准。

朕獲奉祖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冀隆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儒術。咸以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群飛於四海，革凋弊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芟夷宇宙，混壹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毳乘風，歷代所弗至；辮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關塞，頓顙闕庭，譯靡絶時，書無虚月。韜戈偃伯，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猗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

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理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謚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知以多爲貴，王者

毗黎伽特勤前來朝見。辛未，啓民可汗派人請求自己進入邊塞迎接皇上車駕，皇上不允許。癸酉，有星擾亂文昌星，上將星常常都摇動不定。

六月辛巳，在連谷狩獵。丁亥，下詔書説：

孝子追加祭饗，德没有比這更高的；修建宗廟，是最大的禮節。然而質樸與華文因時代而不同，制度增减每朝不同。學術滅絶坑儒焚書，經典散失，典章制度湮没墜失，廟堂制度，學者解説各有不同。所以世代的數量是多少，無人能確定，房室相連宫殿相異，也無一定的標準。

朕能奉侍祖宗，敬承偉業，長想莊嚴地配祭，希望隆重祭祖的大典。於是與在位者咨詢謀議，廣博訪求儒家學者。都認爲高祖文皇帝按受上天明命，掌握了天下，拯救四海的混亂，革除百代帝王的衰敗與弊政。憐恤獄犯緩用刑罰，生靈都能順其本性而全生，輕徭薄賦，家家都能安居樂業。平定宇宙，統一車軌文字。統治從東至西，無不歸服；征伐南方則北方怨，都盼望前來解救。或駕木橇或乘長風，歷代所未至之處；或扎着辮髮或衣襟向左開，歷代聲教很少到達之處。無不到關塞叩頭，到朝廷下拜，通過翻譯而來的外國人没有斷絶時，史官的記載没有一個月空閑。收藏起戈矛兵器，天下一片和平；美好的預兆符瑞，裏外都是福禄。美好啊偉大呀，是無人能够表達的。

朕又聽説，德行厚實者會發出光輝，道理分辨者禮節繁瑣。所以周代的文王、武王，漢代的高祖、光武，他們的典章超乎常人，謚號於是最高。難道不是根據實情而稱頌，符合崇敬彰顯的道義嗎。高祖文皇帝宜另建宗廟，以表彰巍巍的德行，仍實行一月一祭，以表達蒸蒸的懷念。有關部門按時節準備用品，務必合乎典制。另外名位既然不同，禮儀也應有不同等級。天子七座宗廟，都記載在以前的經典中；諸侯二廟，按道義

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

應有降低。由此知道以數量多者爲高貴，這是王者的禮制，現在可以沿用，留傳給後人。

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并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于河，以宴百僚。

戊子，皇帝駐在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前來朝見。己亥，吐谷渾、高昌都派遣使節貢獻當地寶物。甲辰，皇上登上北樓，觀看在黄河捕魚，以宴請百官。

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在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殺光禄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弢、太常卿高熲。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死者十五六。

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書請求改變服裝，穿着中原服裝。詔命啓民朝見拜見時不報姓名，在諸侯王之上。甲寅，皇上在榆林郡城東親臨大帳，其帳下具備儀仗警衛，樹立旌旗，宴請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演奏百戲的音樂，賞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别。丙子，誅殺光禄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弢、太常卿高熲。尚書左僕射蘇威因事連坐而免官。徵發丁夫一百多萬人修築長城，西起榆林，東至紫河，二十天纔停止，死者占十分之五六。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啓民可汗歸蕃。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晋陽宫。

八月壬午，皇帝車駕從榆林出發。乙酉，啓民裝飾廬帳清理道路以等候皇帝車隊，皇帝親臨他的帳篷。啓民奉上酒具祝壽，宴席間賞賜極爲豐厚。皇上對高麗使者説："回去告訴你們君王，當早來朝見。不然的話，吾與啓民就去巡察你們的國土了。"皇后也臨幸義城公主的帳篷。己丑，啓民可汗返回其國。癸巳，進入樓煩關。壬寅，駐扎太原，詔命營建晋陽宫。

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于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爲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癸酉，以户部尚書楊文思爲納言。

九月己未，駐在濟源，臨幸御史大夫張衡家，宴飲極爲歡快。己巳，到了東都。壬申，任命齊王楊暕爲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癸酉，任命户部尚書楊文思爲納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僚大射於允武殿。丁卯，賜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爲内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爲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爲右武候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爲户部尚書。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命徵發河北各郡男女一百多萬人開鑿永濟渠，引沁水向南到達黄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官在允武殿行大射禮。丁卯，賜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任命太府卿元壽爲内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爲禮部尚書。癸酉日，任命工部尚書衛玄爲右武候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爲户部尚書。

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

二月己卯，派遣司朝謁者崔毅出使突厥處

厥處羅，致汗血馬。

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爲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并遣使貢方物。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罽。

夏四月丙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雁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陽宫。癸丑，以河内太守張定和爲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詔曰："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禮，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墻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床褥以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

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各一。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

八月辛酉，親祠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大赦天下，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戊寅，彗星出五車，掃文昌，至房而滅。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

冬十月丙午，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藴兹素王。而頹山之嘆，忽逾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在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録以申上。"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

羅部，讓他們送來汗血馬。

三月辛酉，任命將作大匠宇文愷爲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都派使節進獻當地寶物。乙丑，皇帝車駕臨幸五原，於是出了關塞，巡視長城。丙寅日，派遣屯田主事常駿出使赤土，讓他們送來羅罽。

夏四月丙午，以離石的汾源、臨泉，雁門的秀容爲樓煩郡。興建汾陽宫。癸丑，任命河内太守張定和爲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詔書説："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歸附保衛邊塞，遵奉朝廷禮節，想改變戎族風俗。多次入朝謁見，多次有所請求，因爲氈做的帳篷，不便於荒陋地區，而内地的梁棟屋宇，願意比屋而居。他的誠心懇切，朕非常重視。應在萬壽戍設置城鎮建造房屋，他們所需的帷帳床褥以上，根據情況酌量發給，務必優厚，以合乎朕的意旨。"

五月壬申，蜀郡捉獲三足烏，張掖捉獲玄色狐，各一隻。

秋七月辛巳，徵發丁夫二十餘萬修築長城，自榆林谷向東。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在曼頭、赤水打敗吐谷渾。

八月辛酉，親自祭祠恒山，河北道郡守全都會集。大赦天下，皇帝車駕所經過的郡縣，免一年租調。

九月辛未，徵求天下訓鷹師，全部聚集在東京，到達者一萬餘人。戊寅，彗星出現在五車星座，掃過文昌星，到房宿纔消失。辛巳，詔命免除修建長城人員的一年租賦。

冬十月丙午，下詔書説："先師孔子，聖德在身，具備上天賦予的英姿，效法文王武王的大道，治世之才適應天運，孕育了這位素王。而山陵頹崩的感嘆，轉眼已過了千年；他的盛德之美，離人們已有百代。常想他的美好典範，應該加以優待和尊崇。可立孔子的後代爲紹聖侯，有關部門尋求其後代子孫，記録并彙報上來。"辛亥，下詔書説："從前周王下車，首先封爵唐虞的後代，漢帝繼承了天運，也册命了殷周的後

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爲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并宜立後，以存繼絶之義。有司可求其胄緒，列聞。”乙卯，頒新式於天下。

代。都是爲了褒揚先代聖賢，效法從前的帝王。朕繼承了帝業，廣泛尋求典雅之教，有一點能够助益帝業，都如經典一樣尊崇。認爲周代繼承了夏殷，文華與質樸完全具備，漢代統治了天下，車軌文字同一，魏晉沿襲前代，其風範距現在不遠。都應册立他們的後代，以保存興滅繼絶的道義。有關部門可尋求他們的後裔，條列來報告。”乙卯，向天下頒布新法。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癸未，詔天下均田。戊子，上自東都還京師。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鉤穳刃之類，皆禁絶之。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景迹。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癸未，詔命天下平均田地。戊子，皇上從東都返回京師。己丑，規定民間鐵叉搭鉤刀矛之類，全都禁絶。太守每年秘密彙報其屬員的行迹。

二月戊戌，次于閿鄉。詔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爲蔭。辛丑，赤土國遣使貢方物。戊申，車駕至京師。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悦，顧謂左右曰：“此先帝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於此院之西，别營一殿。”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

二月戊戌，駐在閿鄉。詔命祭祀古帝王陵墓及開皇年間功臣墳墓。庚子日規定，北魏、北周官員的子弟不得蔭封爲官。辛丑，赤土國派遣使節進貢當地寶物。戊申，皇帝車駕到達京師。丙辰，在武德殿宴請老臣舊友四百人，賞賜各有差别。己未，皇上親臨崇德殿的西院，傷感而不喜悦，回頭對左右的人說：“這裏是先帝居住的地方，實在增添傷感，心情不能安寧。在此院之西，另建一殿。”壬戌，規定允許父母跟隨兒子到任官之地。

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扶風舊宅。

三月己巳，皇帝車駕西巡河右。庚午，有關部門報告武功男子史永遵與他從父兄弟同居，皇上嘉奬他，賜給布帛一百段，米二百石，旌表他的門閭。乙亥，臨幸扶風舊宅。

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麗、吐谷渾、伊吾并遣使來朝。乙巳，次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癸亥，出臨津關，度黄河，至西平，陳兵講武。

夏四月己亥，在隴西大圍獵。壬寅，高麗、吐谷渾、伊吾都派使節前來朝見。乙巳，駐在狄道。党項羌人前來進貢當地寶物。癸亥，經過臨津關，渡過黄河，到達西平，閲兵練武。

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甲申，宴群臣於金山之上。丙戌，梁浩亹，御馬度而橋壞，斬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主率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壽

五月乙亥，皇上在拔延山大圍獵，圍獵圈周長綿延二千里。庚辰，進入長寧谷。壬午，度過星嶺。甲申，在金山上宴請群臣。丙戌，在浩亹架橋梁，皇帝的馬走過後橋就壞了，斬殺朝散大夫黄亘及監工者九人。吐谷渾君主率衆人防守覆袁川。皇帝分命内史元壽在南邊屯兵金山，兵部

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吐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爲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窮蹙，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

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瓊等追吐谷渾主，皆遇賊，死之。癸卯，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暝，與後宫相失。士卒凍死者太半。丙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絶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禦：四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丙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已來流配，悉放還鄉。晋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三年。

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

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

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理，是以龐眉黄髮，更令收叙，務簡秩優，無虧藥餌，庶等卧理，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已上，疾患沈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

尚書段文振在北邊屯兵雪山，太僕卿楊義臣在東邊屯兵琵琶峽，將軍張壽在西邊屯兵泥嶺，從四面包圍他。吐谷渾君主伏允率數十騎逃出，派他的名王詐稱伏允，守車我真山。壬辰，詔命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前往捕捉他，定和挺身挑戰，被賊軍殺死。亞將柳武建擊敗吐谷渾軍，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走投無路，率男女十餘萬人前來投降。

六月丁酉，派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瓊等人追擊吐谷渾君主，都遇上敵軍，戰死了。癸卯，經過大斗拔谷，山路險隘，魚貫而出，風起昏暗，與後宮失去聯係。大半士卒凍死。丙午，駐在張掖。辛亥，詔命諸郡學業兼備而精通，才藝優越；膂力驍勇强壯，超絶衆人；任官勤奮，能治理政事；本性正直，不避强暴：按此四科推舉人才。壬子，高昌王麴伯雅前來朝見。伊吾吐屯設等人進獻西域數千里土地，皇上大爲高興。癸丑，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個郡。丙辰，皇上親臨觀察風俗的行宮，陳列許多文物，演奏九部音樂，演出雜技與魔術，在殿上宴請高昌王、吐屯設，以示恩寵與優待。其他少數民族奉陪在列者，有三十多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以來流放發配的人，全放回鄉里。晋陽叛黨，不在此例。隴右各郡，免租三年。

秋七月丁卯，在青海洲地中設牧馬地，以尋求龍種馬，無效而停止。

九月癸未，皇帝車駕進入長安。

冬十月癸亥，詔書説：“優遇有德者尊崇年老者，記載在典訓中；尊敬地奉事以求得教誨，使道義在學校得到彰顯。鬻熊爲老師，不是憑藉筋力；方叔作爲元老，能使計謀更妙。朕總是説考查古代，以求得最高的道理，所以高壽的老人，又下令徵集和任用，務必給予官級和優待，不要缺少了湯藥，他們卧床理事時，也要等待其顯著的效果。今年高壽老人應召前來者，可在附近郡縣安置。年齡七十歲以上，疾病沉重不能任

量給稟以終厥身。"

職者，就要給予錢物，送回他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酌量給予錢糧直至他壽終。"

十一月丙子，車駕幸東都。

十一月丙子，皇帝車駕臨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千餘家。丁丑，角抵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

六年春正月癸亥初一，清晨，有盜賊數十人，都穿戴白布衣冠，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從建國門進城，守門的人都叩頭禮拜。接着就奪取衛兵的武器，將要作亂，齊王楊暕遇上而斬殺他們。於是在京都大規模搜索，與此事相連坐的有一千多家。丁丑，在端門大街表演角抵大戲，天下奇異的伎藝全都聚集，一個月纔罷休。皇帝數次微服前往觀看。己丑，倭國派遣使節進獻當地寶物。

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依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救厥頽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茂賞，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凋喪，四海未壹，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兹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勋，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丙辰，改封安德王雄爲觀王，河間王子慶爲郇王。庚申，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

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攻擊流求而攻破該國，獻上俘虜七千人，頒發賞賜給百官。乙卯，詔書説："在帝王大略草創之時，帝王事業十分艱難，都依賴股肱大臣，同心同德，以便能够挽救那衰頽的時運，以承受帝位。然後酬報功臣獎賞優異人才，建立國家，發出礪山帶河的誓言，傳之永久。近代國運衰敗，四海未能統一，妄封王侯，名實不符，經歷此種狀況已很久，無有能懲治革除。我朝建立之初，諸多事務剛剛開始，仍沿用舊有的封號，無暇糾正改變。現在天下安泰，文字車軌都已同一，應遵循先王經典，永久留傳宏大訓條。自今以後，衹有有功勛者，纔能賜封王侯，仍可令其子孫承襲爵位。"丙辰日，改封安德王楊雄爲觀王，河間王的兒子楊慶爲郇王。庚申日，徵召魏、齊、周、陳朝的樂師，全部配給太常。

三月癸亥，幸江都宫。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

三月癸亥，臨幸江都宫。甲子，任命鴻臚卿史祥爲左驍衛大將軍。

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

夏四月丁未，宴請江、淮以南父老，賞賜各有差别。

六月辛卯，室韋、赤土并遣使貢方物。壬辰，雁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保於莫壁谷，遣鷹揚楊伯泉擊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六月辛卯，室韋、赤土都派遣使節進貢當地寶物。壬辰，雁門賊軍首領尉文通，聚衆三千，守在莫壁谷，派遣鷹揚楊伯泉擊破他們。甲寅，規定江都太守，級别與京城長官相同。

冬十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卒。壬子，户部尚書、銀青光禄大夫長孫

冬十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去世。壬子，户部尚書、銀青光禄大夫長孫熾去世。

熾卒。

十二月己未，左光禄大夫、吏部尚書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十二月己未，左光禄大夫、吏部尚書牛弘去世。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起兵作亂，派遣隴西太守韓洪討伐平定他。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禄大夫、真定侯郭衍卒。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禄大夫、真定侯郭衍去世。

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

二月己未，皇上登上釣臺，面臨楊子津，大宴百官，頒賞各有差别。庚申，百濟派遣使節朝見進貢。乙亥，皇上從江都駕龍舟進入通濟渠，就來到了涿郡。壬午，詔書說："武事有七種德行，以安民之事爲先，政治有六個要素，用教義使之興盛。高麗未盡到藩國的禮節，將要到遼左去問罪，大力實行出色的戰略。雖有討伐藩國之意，仍要做到安撫一方。現在前往涿郡，巡察安撫百姓風俗。河北各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歲以上者，授以太守稱號；八十歲者，授以縣令稱號。"

三月丁亥，右光禄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

三月丁亥，右光禄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去世。

夏四月庚午，幸涿郡之臨朔宫。

夏四月庚午，臨幸涿郡的臨朔宫。

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爲民部尚書。

五月戊子，任命武威太守樊子蓋爲民部尚書。

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没三十餘郡，民相賣爲奴婢。

秋，發大水，山東、河南淹没三十多個郡，民衆相互賣身爲奴婢。

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偃水逆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守吐萬緒爲左屯衛大將軍。

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塌，堵住黄河水倒流數十里。戊午，任命東平太守吐萬緒爲左屯衛大將軍。

十二月己未，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帝大悦，接以殊禮。于時，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絶。苦役者，始爲群盗。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决之。

十二月己未，突厥處羅多利可汗前來朝見，皇帝大爲喜悦，用特殊禮儀迎接。當時，遠征遼東的士兵及運輸物資的人在道路上絡繹不絶，晝夜不停止。不堪忍受勞役痛苦的人，開始成群去做强盗。甲子，敕命都尉、鷹揚與郡縣相互通知進行追捕，隨其捉獲當即處决他們。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在涿郡集合。任命兵部尚書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壬午，頒布誥書說：

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仁，著兵甲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

天地雖有大德，還要在秋季降下繁霜；聖哲雖有至仁，還在刑典明確使用兵甲。所以知道造化之中還有肅殺，在道義上完全無

之用干戈，蓋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亂覆昏，咸由順動。况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郊問罪，周發成文王之志。永鑒載籍，屬當朕躬。

粵我有隋，誕膺靈命。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細柳、蟠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遠至邇安，罔弗和會，功成理定，於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濊之境。雖復漢、魏誅夷，巢窟暫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藪於前代，播實繁以迄今。眷彼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懷奸，唯日不足。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静，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既緩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誅。曾不懷恩，翻其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靺鞨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職貢，碧海之濱，同稟正朔，遂復寇攘琛贐，遏絶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輶軒奉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絶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斂煩重。强臣豪族，咸執國均，朋黨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飢饉，兵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

私；帝王使用干戈，也是迫不得已。版泉、丹浦，無非恭行上天的懲罰；消滅昏暴平定叛亂，都是順天而動。况且在甘地的郊野誓師，夏啓繼承了大禹的帝業；在商都的郊野興師問罪，周武王完成了文王的遺志。永以史籍爲鑒，現在當由朕親自來做了。

我那有隋王朝，稟受了上天之命。兼具天地人三才而建立皇極，統一了上下四方而爲國家。疆域所至，直到細柳、蟠桃之外；聲威教化所至，直到紫舌、黄枝的地區。遠方的人前來歸順近處的人安寧和平，無不和睦而會集，大功完成治國平定，就在於此時。而高麗國的小醜，昏庸不敬，聚集在渤海、碣石之間，蠶食我遼、濊的邊境。雖有漢、魏時一再的誅討消滅，其巢窟暫時受到驚擾，但因内地動亂的諸多阻隔，高麗的種族又返回聚集。在前代他們已聚集在河流山澤，到今天則已繁衍衆多。可惜那片美好的土地，淪爲夷人的國土。歷年長久，惡貫滿盈，天道給淫亂者帶來災禍，其滅亡的徵兆已經出現。他們紊亂了常道敗壞了道德，不可勝記；懷藏奸惡，每日不足。嚴厲的移告文書，未嘗當面接受；朝覲皇帝的禮節，不肯親自去做。引誘收納逃亡者反叛者，不知限度，騷擾邊境，使烽火多次告警。邊關警報爲此不得安寧，國内民衆爲此荒廢正業。以往的討伐，已使他們從天網中漏掉。既然躲過了前次討伐的殺戮，也未接受後來的誅滅。不曾對此感恩，反而助長了惡行。於是又兼并了契丹的同黨，殘害我海防邊境；采用了靺鞨的服裝，侵犯我遼西地區。另外青山之外，都歸順進貢，碧海之濱，一同使用我朝的曆法，而高麗却又搶劫别人進貢的寶物，隔絶與我朝的往來，其殘害波及到無辜，忠誠的人反而遇禍。乘坐專車的使節，於是來到大海以東，使者的旌節所停駐之處，途經高麗番國之境，而高麗則堵塞道路，拒絶帝王的使節。没有奉事君主的心情，這豈是做臣子的禮節。此事可以忍受，

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境内哀惶，不勝其弊。回面内向，各懷性命之圖；黄髮稚齒，咸興酷毒之嘆。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吊人問罪，無俟再駕。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兹逋穢，克嗣先謨。

何事不可以容忍！而且他們的法令苛刻殘酷，對民衆的賦斂煩多而沉重。其國内的强臣豪族，都掌握了國家大權，同黨勾結，此事竟成了風氣。賄賂錢財如同市場上的交易，冤枉得不到申訴。加上連年災荒，家家饑饉，戰争不停，徭役没有期限。爲運輸物資而氣力用盡，身體死後填入溝壑。百姓愁苦，不知適從誰人。境内悲哀恐慌，受不了其種種弊端。回首向内看，各人都考慮如何保住性命，黄髮老人稚齒小兒，都發出酷毒的嘆息。觀察巡視風俗，皇帝於是到北方，慰問人民興師問罪，不能等待再次出動。親自總率六軍，以實施大規模討伐。拯救該國的危險，以順從上天的意旨，消滅這漏網的暴君，以便完成前人的計劃。

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勃澥而雷震，及夫餘以電掃。比戈按甲，俟誓而後行；三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絡繹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頽，叱咤則風雲騰鬱。腹心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

現在應該授出兵律大軍啓程，分别指揮各路，攻擊渤海如雷震天，直到夫餘如同電光掃過。排列兵戈盔甲，待誓師後就出動；三令五申，必能取勝然後纔開戰。左第一軍可出鏤方道，第二軍可出長岑道，第三軍可出海冥道，第四軍可出蓋馬道，第五軍可出建安道，第六軍可出南蘇道，第七軍可出遼東道，第八軍可出玄菟道，第九軍可出扶餘道，第十軍可出朝鮮道，第十一軍可出沃沮道，第十二軍可出樂浪道；右第一軍可出黏蟬道，第二軍可出含資道，第三軍可出渾彌道，第四軍可出臨屯道，第五軍可出候城道，第六軍可出提奚道，第七軍可出踏頓道，第八軍可出肅慎道，第九軍可出碣石道，第十軍可出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出帶方道，第十二軍可出襄平道。凡此衆軍，先領取朝廷韜略，陸續上路，全部在平壤會師。無人不是如豺如貔的勇士，百戰百勝的雄師。回頭一看則山岳傾倒，叱咤一聲則風雲翻騰。心腹贊同，爪牙全在。朕親自駕馭大軍，爲他們做指揮調度。渡過遼河向東進，順着海濱向右行。在遠方解救倒懸的人民，對劫後殘留的黎民慰問疾苦。其外輕裝游動兵車，根據戰機奔赴作戰，捲甲銜枚，出其

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游闕，隨機赴響，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帆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沮江，徑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絶，坎井之路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

不意進行攻擊。另外滄海道的軍隊，舟船長達上千里，高大樓船像電光逝去一樣飛速，巨大艦艇像雲霧一樣飛揚。横着截斷沮江，直接前往平壤。逃往島嶼的願望於是斷絶，跳向淺井的路也已不通。其餘披散頭髮衣襟向左的人，引弓拉弦等待發射，微、盧、彭、濮等地的軍隊，不用商議而一同聲討。依仗着正義而攻非正義，人們的勇氣百倍，以這樣的軍隊作戰，勢如摧枯拉朽。

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辟，脅從罔理。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即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願歸朝奉化，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以布恩宥，以喻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

然而王者之師，以制止殺戮爲原則，聖人之教，是必要戰勝凶殘之人。上天懲罰有罪，本來衹針對元凶；人多有罪，脅從者不問。如高元到轅門叩頭，自己到司寇處認罪，就會鬆綁綳燒棺材，用皇恩寬大處理。其餘的臣民，願歸順朝廷信奉教化，都加以慰問安撫，各自安居樂業，根據其才能而任用，不受夷人華人的限制。營壘所駐扎之處，務必整肅軍紀，禁止割草砍柴，必須秋毫勿犯。以此表示皇恩寬宥，以此宣告何爲禍福。如果同流合污互相援助，來抗拒官軍，則國家自有刑法，讓他們不留餘種。明白地加以告諭宣示，以符合朕的意旨。

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甲辰，内史令元壽卒。

總共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人，其運輸軍需者加倍。癸未，第一軍出發，之後四十日，出發的軍隊纔走完。旌旗綿延千里，近古出兵的盛况，從未有過。乙未日，任命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爲刑部尚書。甲辰日，内史令元壽去世。

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鋭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捐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忘私；悦使之徒，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佽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賑給之。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

二月甲寅，詔書説："朕在燕地觀察風俗，到遼水之濱問罪高麗，文臣武將協力，將士奮勇，無不手執兵器爲帝王作戰，捨棄家庭參加軍役。很少積蓄倉庫的物資，加之拋棄了播耕種植的農活。朕所以日夜謹慎不怠愀然憂懼，就是擔心他們家裏糧物匱乏。雖然都是平素温飽的人們，現在的心情也是忘了私家；對樂意出征的人，宜給予優厚待遇。凡是軍中從一品以下的武官招募農户的家庭，其當地郡縣應多次慰問。如

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斂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禄大夫、觀王雄薨。

果有糧食缺乏，都救濟發給。有人家裏雖有田地，但貧弱不能自行耕種，可在多人口的富裕家庭，勸説督促相互幫助。使在家的人有豐足的收穫積蓄，出征的人無後顧之憂。”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禄大夫、觀王楊雄去世。

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皓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

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去世。癸巳，皇上親臨軍隊。甲午日，在遼水橋面見軍隊。戊戌日，大軍被賊軍抵抗，未能渡過遼水。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人都戰死。甲午，皇帝車駕渡過遼水，在東岸大戰，攻擊賊軍打敗他們，進軍包圍遼東。乙未，大頓。看見兩隻大鳥，高一丈多，白身子紅爪子，若無其事地游泳，皇上覺得怪異，命畫工畫成圖，并立碑刻字稱頌。

五月壬午，納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

五月壬午，納言楊達去世。當時諸將分别奉旨，不敢根據戰機赴戰。之後高麗兵分别加固城池的守衛，攻不下它們。

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

六月己未，臨幸遼東，生氣責備諸將。停在城西數里處，親臨六合城。

七月壬午，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并陷，師奔還，亡者千餘騎。癸卯，班師。

七月壬午，宇文述等人在薩水戰敗，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各部隊都失敗，大軍逃回，逃亡的人一千餘騎。癸卯，班師。

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當撥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於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於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理人，乃由勛叙。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學斆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於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勛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

九月庚辰，皇上到達東都。己丑，詔書説：“軍事與國政情形不同，文臣武將用處不同，匡救危難，則霸業興起；教化人民形成風俗，王道於是尊貴。時世處在撥除動亂時，屠夫小販可以登朝爲將；世道遇上升平，有經術然後升朝做官。周代都城剛剛建立時，穿儒服的人不能進入仕途，建武帝的朝代，功臣不能擔任吏職。自從三方未得統一，天下處於交互争戰，來不及顧上文教事業，衹崇尚武功。設立官位分派職務，很少據才能授官，登上朝廷治理人民，乃是靠功勛排次序。無不是來自行伍，出身武夫。教學之道，既然從不學習；政事的方法，從來也不曾掌握。自己心裏是非不清，下屬官吏專擅威福。貪污受賄，不知限度，敗壞吏治殘害人民，實在由於這種情況。自今以後，各個按功勛授官者，都

調瑟；求諸名製，不傷於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

不得再授文武官職。希望由此而能改弦更張，使政事達到和諧，追求賢才從事政治，不損害美好政治。如果吏部隨意任命官職，御史就應糾正彈劾。”

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

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去世。

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名爲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

十一月己卯，把宗女華容公主嫁給高昌王。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去世。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人削除官籍爲庶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

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這一年，大旱又有疾疫，人死了很多，山東情況更爲嚴重。秘密詔命江、淮南諸郡，挑選姿質端麗的民間童女，每年進貢入宮。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于涿郡。壬午，賊帥杜彥永、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克。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辛丑，以右驍衛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集天下兵士，招募民衆爲驍果軍士，集中在涿郡。壬午，賊軍統帥杜彥永、王潤等人攻陷平原郡，大肆搶掠而離去。辛卯，設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軍士。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人，自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放牧的馬匹，北邊聯結突厥，隴右多受他們的患害。派將軍范貴討伐他們，連年不能平定。戊戌，大赦。己亥，派代王楊侑、刑部尚書衛玄鎮守京師。辛丑，任命右驍衛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

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群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

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人爲成群盜賊。壬午，恢復宇文述等人的官爵，又徵集兵力討伐高麗。

三月丙子，濟北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工部尚書樊子蓋鎮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賊，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

三月丙子，濟北人孟海公起兵爲盜，人數多達數萬。丁丑，徵發丁夫十萬人修築大興城。戊寅，臨幸遼東。任命越王楊侗、工部尚書樊子蓋鎮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衆爲賊，自號盧公，人數多達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城。

夏四月庚午，皇帝車駕渡過遼水。壬申，派宇文述、楊義臣趕往平壤城。

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

五月丁丑，火星進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一萬多人，劫掠城邑。

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

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在黎陽反叛。丙

黎陽。丙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贊理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敕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

辰，玄感逼近東都。河南贊理裴弘策抵抗他，反被賊軍打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到高麗。庚午，皇上班師。高麗攻擊後軍，敕命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防衛，派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人乘驛馬飛速調發軍隊，以討伐楊玄感。

秋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

秋七月己卯，令各地徵發人員到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起兵反叛，人數多達數萬人。

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家，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盗賊籍没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三萬，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禄大夫、葛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

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人在閿鄉擊敗楊玄感，斬殺他，餘黨全部平定。癸卯，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擁兵十萬餘，自稱將軍，侵犯江左。甲辰，規定驍果之家，免除賦役。丁未，詔命郡縣城離道路超過五里以上者，遷徙靠近道路。戊申，規定凡盜賊抄没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三萬人，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禄大夫、葛國公趙元淑因罪被誅。

九月己卯，濟陰人吴海流、東海人彭孝才并舉兵爲盗，衆數萬。庚辰，賊帥梁慧尚聚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曩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

九月己卯，濟陰人吴海流、東海人彭孝才都起兵爲盜，多達數萬人。庚辰，賊帥梁慧尚聚衆四萬，攻陷蒼梧郡。甲午，皇帝車駕駐在上谷，因供費不足，皇上大怒，罷免太守虞荷等人官職。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起兵作亂，衆至一萬多人。閏九月己巳日，臨幸博陵。庚午，皇上對侍臣說："朕從前跟從先帝，在此地周旋，年齡纔八歲。日月不停留，轉眼過了三十年，追憶往昔，不可復得。"話未說完，流涕嗚咽。侍衛者都流淚沾濕衣襟。

冬十月丁丑，賊帥吕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乙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王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慶澤，覃被下人，崇

冬十月丁丑，賊帥吕明星率衆數千人包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攻擊斬殺他。乙酉，詔書說："博陵從前爲定州，地居要衝，是先王創業的基礎，帝王的教化於是遠及天下。所以道行超過周人的故鄉，德義高過虞舜的城邑。朕巡撫萬民，於是來到此地，瞻望郊野與城鎮，緬懷前人崇敬仰止。想以此播揚喜慶恩澤，造福下民，崇

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内死罪以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壬辰，以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

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剋。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各數萬，勃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將軍。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反爲所敗，孝慈死之。

十二月甲申，車裂楊玄感弟朝散大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烏。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爲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

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草莽，暴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問罪，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昏凶，罔識成敗；高熲愎狠，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冤；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辛卯，詔曰：

> 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

仰歷史尊顯名號，以光大美業。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免境内死罪以下，免租一年。”於是召見高祖時的舊吏，都根據才能授給官職。壬辰，任命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

朱燮、管崇推舉劉元進爲天子，派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伐他們，連年不能消滅。齊人孟讓、王薄等聚衆十餘萬，占據長白山，攻掠各郡。清河賊張金稱聚衆各有數萬人，勃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聚衆各有十萬，山東受他們的殘害。丁亥，任命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將軍。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在清河討伐張金稱，反被張金稱打敗，孝慈戰死。

十二月甲申，車裂楊玄感的弟弟朝散大夫楊積善及黨羽十餘人，都焚燒後而揚灑骨灰。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起兵作亂，自稱皇帝，建年號白烏。派遣太僕卿楊義臣攻擊打敗他。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皇家同宗女子爲信義公主，嫁給突厥曷娑那可汗。

二月辛未，詔命百官商議討伐高麗，好幾天無人敢說話。戊子，詔書說：“竭力爲君王服役，投身戰爭，都屬於爲道義獻身，無不是勤勞忠誠。犧牲生命在草芥中，暴露骨骸在原野中，言談提到此事，常懷憐愍惻隱之心。往年問罪高麗，就要到達遼水之濱，根據謀略計劃，有所進止。而高諒昏暴凶殘，不識成敗；高熲剛愎狠毒，本來没有智謀。指揮三軍如同兒戲，視人命如同草芥，不遵守成規，坐致受阻敗退。結果使得死亡者衆多，來不及埋藏。此次宜派使者，分路收葬。在遼西郡布置祭祀，建立道場一所。使皇恩到達九泉，希望安寧窮魂之冤屈，恩澤遍及枯骨，以弘揚仁者的恩惠。”辛卯，詔書説：

> 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纔將皇恩布施到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賊，漢祖尚且親自討伐；隗囂是燒餘的灰燼，光武帝還親自登上隴山。難道不想消除凶暴制

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

止戰爭，辛勞而後得到安逸嗎。

朕纂承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裔，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垂，侵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逾浿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污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

朕繼承帝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之處，風雨所沾之處，誰不是我的臣子，而單獨得不到聲教。渺小的高麗，居住在偏僻的荒野地區，像鴟鳥惡狼一樣凶殘吞噬，傲慢不恭，搶竊我邊境，侵擾我城鎮。所以去年出兵，到遼、碣問罪，消滅長蛇在玄菟，殺戮野猪在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趕敗北的敵軍，直接越過浿水。滄海上的舟船，直衝賊人的心腹，焚燒他們的城鎮，污穢他們的宮室。高元受罰認罪，到軍門表示忠誠。不久又請求入朝，向司寇認罪。朕同意他的改過，於是詔命班師。

而長惡靡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拯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

而他長惡不悛，宴安鴆毒。這都可以容忍，何事不可容忍。即可分命六師，百道同進。朕當親自執掌指揮符節，親臨指揮諸軍，在丸都秣馬，到遼水觀兵，到海外執行上天的誅罰，拯救倒懸的遠方民衆。用征伐來正他的罪，用明德以誅討他，祇除掉首惡，其餘的不問。如果有人懂得存亡之界限，醒悟安危之時機，可以幡然歸順，自求多福。如果一定要贊同惡黨相互幫助，抗拒王師，就會像大火燎原一樣，刑殺無赦。有關部門隨時宣布，都使聞知。

丁酉，扶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

丁酉，扶風人唐弼起兵造反，有衆十萬，推舉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黄帝，斬叛軍者以釁鼓。

三月壬子，臨幸到涿郡。癸亥，駐在臨渝宮，親自穿上軍服，在當地祭祀黄帝，斬殺叛軍者用血塗鼓祭神。

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縣薄山爲盗，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

夏四月辛未，彭城賊人張大彪聚衆數萬，據守縣薄山爲盗，派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殺他。甲午，皇帝車駕駐在北平。

五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潔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陷琅邪。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

五月庚子，詔命每郡推舉孝悌廉潔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攻陷琅邪。庚申日，延安人劉迦論舉兵造反，自稱皇王，建年號大世。

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

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擁兵三萬，攻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被殺死。

之。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

八月己巳，班師。右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鄭榮卒。

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

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於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剋。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宫。遣江都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宴百僚。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兹、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範延、伽折、契丹等國，并遣使朝貢。戊戌，武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

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等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争，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實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

秋七月癸丑，皇帝車駕駐在懷遠鎮。乙卯，曹國派使節進貢當地寶物。甲子，高麗派使節請求投降，囚禁遣送斛斯政。皇上大爲喜悦。

八月己巳，班師回朝。右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鄭榮去世。

冬十月丁卯，皇上到達東都。己丑，回到京師。

十一月丙申，在金光門外肢解斛斯政。乙巳，在南郊祭祀。己酉，賊帥司馬長安攻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造反，自稱天子，讓他的第六子爲永安王，人馬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伐他，不能戰勝。這個月，賊帥王德仁擁兵數萬，據守林慮山爲盜。

十二月壬申，皇上前往東都，當日大赦天下。戊子，進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兵馬十餘萬，占據都梁宫。派江都丞王世充擊敗他，全部俘虜其人馬。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初一，宴請百官。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兹、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範延、伽折、契丹等國，都派使節入朝進貢。戊戌日，武賁郎將高建毗攻破賊帥顏宣政在齊郡，擄獲男女數千口。乙卯，盛大地宴會外族，演出雜技魔術的戲樂，頒賞各有差别。

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等人率衆一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擊敗斬殺他。庚午，詔書説："設置險要守衛國家，自前代經典就有記載；建立重門以抗禦侵暴，都彰示在以往的史册中。是爲了住在本土安寧邦國，禁止邪惡加固根本。而近代戰争，居民流散，田畝無人治理，墻院無人修建。這就使得游手好閑者越來越多，而强盜騷擾不得停息。現在天下太平統一，海内安和，宜令民衆全部入城居住，田地就近分給。使强弱相互搭配，勞役都能完成，挖墻的小偷無法施展其奸

務令得所。”丙子，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

三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禄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禄大夫李敏，并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宫。

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盗，衆至三萬。辛丑，光禄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

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雁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雁門死罪已下。

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爲盗，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

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

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陁、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荆、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爲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雁門人翟松

計，樹林湖澤不能聚集逃犯。有關部門具體列出條目，務必令人各得其所。”丙子，王須拔造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人馬各有十餘萬，北邊勾結突厥，南邊侵擾趙地。

三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禄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禄大夫李敏，并殺滅其全族。癸卯日，賊帥司馬長安攻破西河。己酉，臨幸太原，避暑汾陽宫。

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起兵爲盗，人馬達三萬。辛丑日，光禄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去世。

八月乙丑，巡視北方邊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兵數十萬，謀劃偷襲皇帝車隊，義成公主派使者報告事變。壬申，皇帝車駕飛馳趕到雁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頻作戰不利。皇上大爲恐懼，想率精鋭騎兵突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堅持勸諫，纔停止。齊王楊暕率後軍守住崞縣。甲申，詔命天下諸郡招募兵勇，於是郡守縣令都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離去。丁未，特赦太原、雁門死罪以下囚犯。

冬十月壬戌，皇上到達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人爲盗，劫掠魯郡。壬申日，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劫掠陳州、汝州地區。東海賊李子通擁兵渡過淮河，自號楚王，建年號明政，劫掠江都。

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拔攻破高陽郡。

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一樣大，墜落在盧明月的軍營中，擊破他的衝城戰車。庚辰，詔命民部尚書樊子蓋徵發關中部隊，討伐絳郡賊敬盤陁、柴保昌等，一年多不能攻克。譙郡人朱粲擁兵數十萬侵犯荆州、襄州，僭號自稱楚帝，建年號昌達。漢水南方諸郡，大多被他攻陷。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雁門人翟松柏在靈丘起

桓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傍縣。

兵，人馬達數萬，轉而進攻附近的郡縣。

二月己未，真臘遣使貢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雕，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于蒼山。

二月己未，真臘派使節進貢當地寶物。甲子日夜裏，有兩隻大鳥像雕，飛入大業殿，停在御用帷幄上，到天亮纔離去。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據守在蒼山。

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災。癸亥，魏刀兒所部將甄翟兒號歷山飛，衆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爲所敗，長文死之。

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火災。癸亥，魏刀兒的部將甄翟兒號稱歷山飛，人馬十萬，轉而進攻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伐他，反被他打敗，長文被殺死。

五月丙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隕於吴郡，爲石。壬午，上於景華宫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游山而放之，光遍岩谷。

五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日全食。癸巳，大流星隕落在吴郡，變爲石頭。壬午，皇上在景華宫徵求螢火，得到好幾斛，夜裏出來游玩山景而放出螢火，光亮遍山谷。

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禄大夫、濟北公樊子蓋卒。甲子，幸江都宫，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守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高凉通守洗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

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禄大夫、濟北公樊子蓋去世。甲子，臨幸江都宫，任命越王楊侗、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人負責留守事務。奉信郎崔民象因盜賊到處都是，在建國門外勸諫不宜出巡，皇上大怒，先砍掉他的下巴，然後斬殺他。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起兵爲盜。高凉通守洗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地區少數民族大多響應他。己巳，火星守在羽林星座，一月餘纔退。皇帝車駕駐在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因盜賊日益增多，勸諫皇上，請求返回西京，皇上怒，斬殺他而後上路。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壞墻。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人馬數十萬，從恒山進攻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一樣大，出現在王良星、閣道星，聲音如墻崩壞一樣。癸丑日，大流星如甕一樣大，出現在羽林星。

九月丁酉，東海人杜伏威、揚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

九月丁酉，東海杜伏威、揚州沈覓敵等人作亂，部衆多達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敗他們。戊午，有兩個枉矢星，出現在北斗星的魁首部，彎曲如蛇形，注入南斗。壬戌日，安定人荔非世雄殺死臨涇縣令，起兵作亂，自號將軍。

冬十月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

冬十月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

翊衛大將軍、光禄大夫、許公宇文述薨。

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爲開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丙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到亼成聚衆萬餘人爲盗，傍郡苦之。

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禄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禄少卿房崱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賑群盗，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王智辯於桑乾鎮，智辯死之。

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

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禄大夫武賁郎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并以衆叛歸李

軍、光禄大夫、許公宇文述去世。

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造反，自號元興王，建年號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任命右翊衛大將軍來護爲開府儀同三司，暫代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年號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在西河擊敗甄翟兒，擄獲男女上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渡過淮河，攻陷歷陽郡。丙辰，勃海賊竇建德在河間的樂壽設壇，自稱長樂王，建年號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攻破東平郡。弘化人到亼成聚衆萬餘人爲盗，附近郡縣爲此而受苦。

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占據該郡造反，自稱大丞相。派遣銀青光禄大夫張世隆攻擊他，反被梁師都打敗。戊子，賊帥王子英攻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死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日，賊帥李密、翟讓等人攻陷興洛倉。越王楊侗派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禄少卿房崱攻擊他，反被打敗，死者占十分之五六。庚子，李密自稱魏公，稱元年，開倉救濟成群强盜，人馬達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都被攻陷。壬寅，劉武周在桑乾鎮擊敗武賁郎將王智辯，智辯戰死。

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造反，派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伐平定他。丁丑，賊帥李通德人馬十萬進攻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他們。

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造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年號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趁夜進入東都外城，火燒豐都市而離去。癸巳，李密攻陷迴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攻陷汝陰郡。這個月，光禄大夫武賁郎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人，都率衆叛歸李密。

密。

五月辛酉夜，有流星如瓮，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丙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

五月辛酉夜裏，有流星如瓮大小，墜落在江都。甲子，唐公在太原發起義師。丙寅，突厥數千人侵犯太原，唐公擊敗他們。

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尸。丙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凉王，建元安樂。

秋七月壬子，火星停在積尸星。丙辰，武威人李軌舉兵造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凉王，建年號安樂。

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

八月辛巳，唐公在霍邑擊敗武牙郎將宋老生，斬殺他。

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彗星見於營室。

九月己丑，皇帝搜求江都民女、寡婦配給隨從的兵士。這個月，武陽郡丞元寶藏率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彗星出現在營室星座。

冬十月丁亥，太原陽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丙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甄寶車於嶬山。

冬十月丁亥，太原陽世洛聚衆萬餘人，劫掠城邑。丙申，羅縣縣令蕭銑占據該縣造反，鄱陽人董景珍占領該郡造反，在羅縣迎接蕭銑，號稱梁王，攻陷周圍郡縣。戊戌，武賁郎將高毗在嶬山擊敗濟北郡賊甄寶車。

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遥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

十一月丙辰，唐公進入京師，辛酉，遥尊皇帝爲太上皇，立代王楊侑爲帝，改年號義寧。

上起宫丹楊，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楊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宫闈，上崩于温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宫人撤床簀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奉梓宫於成象殿，葬吴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

皇上在丹楊興建宫殿，將在江左退位。有烏鵲飛來在帳幕上做巢，驅趕也不停止，火星侵犯太微垣，有石頭從長江漂浮進楊子江，陽光四散如流血一樣，皇上非常厭惡這些現象。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其弟李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人，率驍果兵作亂，衝入内宫，皇上死在温室，時年五十歲。蕭皇后令宫女撤去床席當棺材，以埋葬皇帝。宇文化及發難之後，右禦衛將軍陳稜從成象殿護送皇帝棺椁，埋葬在吴公臺下。給皇帝殮尸之時，容貌像活着一樣，衆人都覺得奇怪。到大唐平定江南之後，改葬在雷塘。

初，上自以蕃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重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顔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文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

當初，煬帝本是藩王，按次序不當繼位，但常常壓抑情欲修飾言行，以博取虛名，暗中有奪取繼承權的計謀。當時高祖敬重文獻皇后，而皇后本性忌妒妃妾，皇太子楊勇在後宮多有寵幸的妃妾，因此失去皇后的寵愛。煬帝在後宮有子都不養育，表示没有自己的寵愛，向皇后取媚。大臣掌權者，則傾心與他們相交。皇帝所派使節來到府第，不論貴賤，都曲意用敬重的表情加以奉承，送給厚禮。婢僕在府第往來者，無不稱他仁孝。又常常私入後宮，與文獻皇后密謀。楊素等人趁機煽風鼓吹，終於造成廢楊勇立煬帝的局面。

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蒸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理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絶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馬，匹直十餘萬，富强坐是而凍餒者，十家而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疏儉者獲罪。奸吏侵漁，内外虛竭，頭會箕斂，人不聊生。

自高祖病重以及守喪之中，煬帝就已荒淫無度。高祖殯葬剛剛結束，就從事巡游。因爲天下太平日子久了，士馬全盛，慨然羨慕秦皇、漢武的做法。就大規模修建宮室，極度地侈靡。招募使者，分别出使遥遠的外域，各番國來到京城者，厚加賞賜，有不恭敬者，就發兵攻擊。在玉門、柳城之外地區大規模興建屯田。命令天下富户分路購賣軍馬，每匹價值十餘萬，富强民户因此而受凍挨餓者，十家中有九家。性格多詭詐譎僞，所到之處，不想讓人知道，每次臨幸之處，總是數道設置。四海的珍饈異味，水陸兩路必須兼備。爲此前去收購者再遠的地區也要趕到。郡縣官吏，競相進貢，進貢豐厚者就提拔，量少節儉者就治罪。奸官趁機魚肉百姓，搞得朝廷内外空虛匱乏，按人頭徵税，苛斂民財，民不聊生。

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寃屈不理，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惡其直道，忌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戮。其餘事君盡禮，謇謇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

在那時，軍國多事，日不暇給。煬帝正在驕狂，討厭聽取政事，寃屈者不加審理，大臣的奏請很少裁決。又猜忌臣下，不給予專任，朝臣有不合己意者，必設罪名而全族誅滅。高熲、賀若弼是先帝的心腹大臣，參與核心的謀劃；張衡、李金才是高祖稱帝之前的老臣，功勞記載在史册。煬帝討厭他們的直率言辭，忌恨他們的正義議論，尋求他們的無形之罪，處以斬首的殺戮。其餘大臣事奉君主盡忠盡力，忠貞進諫不顧自身利害，而無辜無罪，横遭殺戮者，不可勝記。政刑鬆弛紊亂，賄賂公行，無人敢説話，道路相遇祇敢相互目視。六軍出動不停息，衆多勞役頻繁

食，邑落爲墟，上弗之恤也。

徵發，在外的人回不了家，在家的人失了業，人們饑饉以致相互食人，城邑村落變成廢墟，皇上不加憐恤。

東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宫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宫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娱樂。

東西巡幸，無有定處，常因供應物資不足，提前收取好幾年的税賦。所到之處，祇與後宫嬪妃流連耽湎，還認爲時間不够。招迎一些老婦人，朝夕與她們一起大講醜話。又招來少年男子，命他們與宫女淫亂。不法不敬，當作娱樂。

區宇之内，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咸受屠戮。蒸庶積怨，天下土崩，至於就禽，而猶未之寤也。

寰宇之内，盜賊群起，劫掠從官，屠殺攻陷城鎮。近臣互相隱瞞，都隱瞞賊軍的數量，不據實報告。若有人説賊軍衆多，總是大受叱責。人們各求苟且免罪，上下相互欺騙。每次出動軍隊，敗亡相繼而至。戰士盡力拼殺，却不給賞賜，百姓没有罪過，却都受到屠殺。百姓積怨，天下土崩瓦解，以至於被擒，却還不曾醒悟。

恭帝楊侑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數載，徙爲代王。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

恭皇帝名侑，是元德太子的兒子。母親叫韋妃。性格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來數年，遷爲代王。及煬帝親征遼東，命他在京師總管留守事務。十一年，跟從臨幸晉陽，拜官太原太守，不久鎮守京師。義軍進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迎奉恭帝繼位。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詔曰："王道喪亂，天步不康，屬之於朕，逢此百罹。襁褓之歲，夙遭憫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興言感動，實疚于懷。太尉唐公，膺期作宰，糾合義兵，翼戴皇室。爰奉明詔，弼予幼冲，顯命光臨，天威咫尺。對揚尊號，悼心失圖，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僶俛南面，厝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或違，俯從群議，奉遵聖旨。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皇上在大興殿即皇帝位。詔書説："王道崩壞動亂，國運不强，屬托給朕，遇上這重重憂難。朕在襁褓之時，很早就遇上母親去世，到孺子的時候，太上皇又流離失所。提到此事就傷心，實在内疚於心。太尉唐公，承受天運而作主宰，聯合義兵，擁戴皇室。於是尊奉明詔，輔助我這年幼之人，天命像陽光一樣照臨，天威離我咫尺。對答稱揚帝號，内心傷悲而無法謀劃，皇帝一人身在遠處，我在此處三次謙讓不得允許，祇好奮勉地繼承帝位，真是讓我無處置身。如果有利於國家，也不敢違背天命，俯身聽從衆人的決議，尊奉皇帝的聖旨。可以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黎明之前，大辟罪以下，都赦免他們；平常赦免所不可赦免者，不在大赦之列。"

甲子，以光禄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爲假黄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丙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宫，太上遠巡，追踪穆滿。時逢多難，委當尊極，辭不獲免，恭己臨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濟，民之情僞，曾未之聞。賴股肱戮力，上宰賢良，匡佐冲人，輔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庶績其凝，責成斯屬。"己巳，以唐王子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敦煌公爲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爲齊公。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掖康老和舉兵反。

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爲元帥擊破之。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禽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於閿鄉。乙巳，賊帥張善安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爲李密所敗，河内通守孟善誼、武賁郎將王辨、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

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弑太上皇於江都宫，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給事郎許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禄大夫宿公麥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光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爲所害。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

甲子，任命光禄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爲假黄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丙寅，詔書説："朕祇是一個孺子，未出深宫，太上皇遠方巡察，學習那周穆王姬滿。時勢遇上衆多艱難，命我面對帝位，推辭而不能免掉，自己恭敬地臨朝。好像徒步涉大河，不知何處可以渡過，民心的真僞，從不曾知道。依靠股肱大臣的努力，宰相的賢良，輔佐我這年幼之人，幫助我的不到之處。軍國要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級位不論貴賤，法令賞罰，都歸相府處理。衆多事功將能完成，政令於是各有所屬。"己巳，任命唐王之子隴西公李建成爲唐國世子；敦煌公爲京兆尹，改封秦公；李元吉爲齊公。太原設爲鎮北府。乙亥日，張掖康老和舉兵造反。

十二月癸未日，薛舉自稱天子，侵犯扶風，秦公爲元帥擊破他。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起兵造反，建年號通聖。丁酉，義軍在閿鄉活捉驍衛大將軍屈突通。乙巳，賊帥張善安攻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命唐王可以帶劍穿鞋上殿，入朝不急步走，參見拜見不稱名，增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被李密打敗，河内通守孟善誼、武賁郎將王辨、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都戰死。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投降李密。

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在江都宫弑殺太上皇，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戰死，齊王楊暕、趙王楊杲、燕王楊倓、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給事郎許善心都遇害。宇文化及立秦王楊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都接受他的官爵。光禄大夫宿公麥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光一同謀劃討伐叛賊，夜襲宇文化及軍營，反被殺害。戊辰，詔命唐王可備有九錫之禮，加特别的璽印及綬帶、遠游冠、緑綟綬帶，位在諸侯王之上。唐國設置丞相以下官職，全部依照以前的做法。

上。唐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

五月乙巳朔，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

五月乙巳初一，詔命唐王的冠冕可綴十二旒，用天子的旌旗，出宮警衛入宮清道，乘金根車，車駕全套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車，舞隊用天子的八佾，可用天子的樂器鐘虡宮懸。王后、王子、王女的爵命稱號，全部依照舊例。

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憫予小子，哀號永感，仰惟荼毒，仇復靡申。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總九合於一匡，决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耻於皇祖，守禋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大唐。以爲酅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戊午，詔書説："上天降禍於隋國，已故太上皇在江都遇上强盜。可憐我這小子，悲哀哭號長久嘆息，既已受到荼毒，還無法復仇。相國唐王是應運的難得人才，他扶助危難拯救受害者，從北到南，征伐東方則西方怨。在他的大力匡助下天下得到治理，遠在千里之外而能决定百戰百勝。在他的率領下拯救天下，廣爲庇護萬民，保護朕的安全，是帝王的依靠。他的德行與造物主相等，他的功勞高至蒼天，兆民歸心於他，天運就落在他身上，却委屈地作人臣，這是違背天命。當今天下分崩離析，天地人都改變了他們的祭祀之主，大運已經離去，請讓開賢人當政的道路。讓私人的僮僕駕好車，應該回到藩王的封國。我本是代王，等我代皇帝登基，已是上天所廢除的人，難道希望這樣。希望藉助博學的聖人，以誅滅朝廷的凶殘之臣；有幸受到改換新朝的恩德，預備充當前朝後裔的封王。爲皇祖雪除冤仇耻辱，守住祭祀烟火做個孝孫，早上得到允許晚上死了，到了地下也無遺恨。現在依照舊例，退位回到原先的官邸。各部門的衆多官吏，請改换門庭做唐朝的大臣。應依照前代的做法，快快獻上尊號。這樣我纔如釋重負，内心感激而安心。藉助真人之手，使他們消滅叛逆小醜。"又敕命有關部門，凡有上書奏章，都不得交給恭帝。這一天，恭帝退位給大唐。讓他做酅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去世，時年十五歲。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奸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升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

史臣曰：煬帝早在年幼之時，就有志向，南下平定吳會，北上擊退匈奴，在兄弟之中，獨有他聲望功績顯著。於是就壓抑真情修飾言行，大行其奸詐之謀，所以得到了文獻皇后的鍾愛，使得文皇帝改變了主意。上天正要開始敗亂天下，於是他就升爲皇太子。踏上了最高的帝位，

紘。單于頓顙，越常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

承繼了最大的天命。疆域比三代還廣，威振天下。單于頓首歸服，越常國通過幾次翻譯來朝見。赤仄的銅錢，充滿了都城内，腐爛了的糧食，充積在長城下。

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塞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絶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莫聞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税百端。猾吏侵漁，人弗堪命。乃急令暴賦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騷然，無聊生矣。

仗着富强的資財，就想實現他那無厭的欲念。覺得殷周的制度還狹陋，崇尚秦漢的宏圖大略。仗恃着才能自我驕矜，對明德之人則傲慢狠毒。内心懷着陰險暴躁，外面却顯示出凝重簡樸。用隆盛的冠冕服飾來隱藏奸邪，廢除了諫官以掩蓋他的罪過。荒淫無度，法令繁多，斷絶了禮義廉耻之教，參用五種殘虐的刑法。誅滅骨肉兄弟，屠殺忠良大臣。受賞者無人見到他的功績，受誅的無人知道他的罪過。因驕狂發怒而屢次出動軍隊，土木營建工程總不停息。頻頻遠出朔方，多次駕臨遼東。旌旗排列上萬里，徵税多得數不清。貪官污吏魚肉百姓，人民受不了他們的殘酷剥削。又用急令暴賦擾亂民生，嚴刑峻法統治百姓，用武裝士兵來治理天下，從此海内騷動，民不聊生了。

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雁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奸宄乘釁，强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於是相聚萑蒲，猬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爲麋鹿之場；慄慄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盗，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

不久楊玄感就開始了在黎陽的叛亂，匈奴包圍了雁門，天子却拋棄了中原，來到遥遠的揚、越地區。奸臣乘着空隙，强弱相互欺凌，關口橋梁關閉而不暢通，皇帝車隊前往而不見回來。加上軍隊的勞費，以及饑饉的災荒，人民流離在道路上，輾轉死在溝壑中，多達十分之七八。於是相互聚集在山澤之中，像刺猬毛一樣多地起兵造反，大的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的千百人成群結夥，攻擊搶掠城邑。流血成河流，死人如亂麻，生火做飯者來不及劈分骨骸，吃飯者來不及相互交换兒子。茫茫九州大地，都成了麋鹿的家園；驚恐的黎民百姓，都成了禽獸的食物。四方萬里，報急的書簡接連不斷。還説是鼠竊狗盗，不足爲慮，上下相互欺蒙，無人肯顧念動亂。摇動着蜉蝣羽毛扇，在長夜中窮歡極樂。土崩瓦解，惡貫滿盈。普天之下，莫非仇敵；左右之人，都成了敵國。

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匹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

終究不能醒悟，同胡亥死於望夷宫一樣，結果就以萬乘的尊貴，死在匹夫之手。億兆的民衆中没有感恩之士，各地的長官没有勤王之師。子

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絶。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

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庸可得乎。

弟同時受到誅殺，骸骨拋棄而無人掩埋。社稷顛覆隕落，根本與枝葉全都滅絶。自從有文字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下的崩離，生靈的受難，喪身滅國，没有像這樣慘重的。《尚書》説："天作孽，還可挽救；自作孽，不可逃避。"《傳》説："吉凶全在於人事，妖孽不妄自發作。"又説："戰事就像火一樣，不止息就會自焚。"觀看隋朝的存亡，此話確爲可信。

恭帝年齡幼小，遇上家族多難。煬帝一人無道，四海土崩瓦解，成群的盜賊像黄蜂一樣出現，豺狼塞滿道路，於是帝王被趕往流放地，放逐的帝王不再返回。既然遇上集中了衆多厄運的時代，親身感受了曆數告終的時運，人民的謳歌有了新的歸屬，皇家音樂變了調子，雖想不重演堯、舜禪讓的事迹，又怎能做得到呢。

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魏神元皇后竇氏　文帝皇后封氏　桓皇后惟氏　平文皇后王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獻明皇后賀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武皇后高氏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
廢帝皇后宇文氏　恭帝皇后若干氏
孝静皇后高氏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晋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

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宫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宫，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則不得立

漢朝沿用秦朝的制度，皇帝的祖母稱太皇太后，母親稱皇太后，妃子稱皇后，其餘則多稱夫人，根據世代而有增減，不像《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的數目。魏、晋繼續沿用，時常又有升降，前史已説得很完備了。

北魏帝王之業的徵兆，雖然始於神元帝，但在昭成帝之前，未詳細説到六宫的制度，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的后妃都未聽説過。道武帝追尊祖先的夫人，都按皇帝的謚號稱爲皇后。這時纔設立皇后，其餘的妾或稱爲夫人，數量不限，但都有等級。太武帝逐漸增設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宫人數逐漸增多了。另外北魏的舊例，將立皇后，必讓她們親手鑄造金人，以鑄成者爲吉，否則不得立爲皇后。另外

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并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

孝文改定内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内事：内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娉蠕蠕女稱爲蠕蠕公主。文襄既尚魏朝公主，故無别號。兩宫自餘姬侍，并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内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并蒙恩禮，其餘無聞焉。

河清新令：内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爲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爲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爲下嬪，比六卿；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静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艷儀、暉則、敬信爲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内範、穆閨、婉德、明婉、艷婉、妙範、暉章、敬茂、静肅、瓊章、穆華、慎儀、妙儀、明

太武帝、文成帝，對於保母的養育之恩，都有極爲尊崇之義，雖然事情違背典禮，但觀察這一過失可知其仁愛之心。

孝文帝改定後宫官員：左右昭儀官位與大司馬相當，三夫人與三公相當，三嬪與三卿相當，六嬪與六卿相當，世婦與中大夫相當，御女與元士相當。後來設置女官之職，以主持後宫的事務：内司官位與尚書令、僕相當；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相當於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相當於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相當於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相當於五品。

到齊神武帝、文襄帝時，都未登皇位。神武帝的正妻稱妃，他所娶的蠕蠕女稱爲蠕蠕公主。文襄帝既娶了魏朝的公主，所以没有别的稱號。兩宫其餘的宫姬侍女，都稱娘而已。文宣帝後宫雖有夫人、嬪、御的稱呼，但未定人數。孝昭帝的内官很少，衹有楊嬪才貌俱美，又出身貴族之家，襄城王母親桑氏有好的德行，都受到恩遇，其餘的就没有記載了。

北齊河清年間的新法令：後宫命婦按古代制度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依照漢代制度設昭儀，有左右兩名，位比丞相；另外弘德、正德、崇德爲三夫人，位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爲上嬪，位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爲下嬪，位比六卿；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静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艷儀、暉則、敬信爲二十七世婦，位比從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内範、穆閨、婉德、明婉、艷婉、妙範、暉章、敬茂、静肅、瓊章、穆華、慎儀、妙儀、明懿、崇明、麗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静、弘慎、艷光、漪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慎、明艷、貞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艷、正信、凝婉、英範、懷

懿、崇明、麗則、婉儀、彭媛、修閑、修静、弘慎、艷光、漪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慎、明艷、貞穆、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艷、正信、凝婉、英範、懷順、修媛、良則、瑶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慎、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艷華、徽娥、肅儀、妙則爲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内，并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

順、修媛、良則、瑶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禮、昭慎、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艷華、徽娥、肅儀、妙則爲八十一御女，位比正四品。武成帝喜好内宫，讓内宫女官齊員，此外還設置了才人、采女，作爲散職。

後主既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

後主立兩個皇后之後，昭儀以下都數量加倍。又設置了左右娥英，位比左右丞相。降級昭儀位比二大夫。不久又置淑妃一人，位比相國。

周氏率由姬制，内職有序。文帝創基，修衽席以儉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矯枉。宫閫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

北周全部遵循姬周制度，後宫之職有秩序。文帝開創國家基業，在後宫奉行儉約；武帝繼位，以矯枉過正的程度節制情欲。後宫有秩序井然的美譽，外戚無私心寵愛的過失，可以説具備了做君主的要領。

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難滿，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仿佛也。人厭苛政，弊事實多，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

宣帝對外實行他的意志，對内放縱他的欲望，情欲的溝壑難以填滿，搜求宫女没有厭倦，對人施恩，不管他是皂隸；賜人榮寵，險阻也隔不斷。於是進入後宫得了官位，踏進椒房升爲女官的，不止一人；通過後宫受寵而當上貴官，因爲皇上寵愛而得到金玉賞賜的，不止一個家族。雖是殷紂、夏桀的荒淫，趙飛燕、李夫人的迷惑，都不足以與之相比。人們厭惡苛政，弊端就很多了，周文帝的國家很快滅亡，正是由於這一點。

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

隋文帝想革除前朝的弊端，大力矯正其錯誤，祇讓皇后主管後宫，别無私情寵愛，婦官的等級名號，未能詳盡完備。開皇二年制訂了宫内婦官的品式，大體依照《周禮》，但減省了其數量。嬪三人，負責教四德，官位相當於正三品；

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

世婦九人，負責賓客祭祀，官位相當於正五品；女御三十八人，負責女功絲麻，官位相當於正七品。

又采漢、晋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掌導引皇后及閨閣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内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帷帳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勛品，六典視流外二品。

又采用漢、晋的舊制度，設六尚、六司、六典，層層統率，以管理後宫的政事。第一叫尚宫，掌管引導皇后以及後宫中的稟報與賞賜。分管：司令三人，掌管圖書法令，糾察宣布命令時的錯誤；典琮三人，掌管印璽器物。第二叫尚儀，掌管禮儀教學。分管：司樂三人，掌管音樂之事；典贊三人，掌管引導内外命婦朝見。第三叫尚服，掌管服裝飾物的收藏。分管：司飾三人，掌管簪珥花飾；典櫛三人，掌管布巾櫛梳油膏洗沐用品。第四叫尚食，掌管進膳食時先嘗。分管：司醫三人，掌管醫方藥品與卜卦占筮；典器三人，掌管各種酒樽酒器等。第五叫尚寢，掌管帳幕床褥。分管：司筵三人，掌管鋪設用具和灑掃；典執三人，掌管扇傘燈燭。第六叫尚工，掌管營造工役。分管：司製三人，掌管衣服的裁縫；典會三人，掌管財物的出入。六尚各三名官員位比從九品，六司位比勛品，六典位比流外二品。

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内擅宫闈，懷嫉妒之心，虚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宫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

當初，文獻皇后功高可比公卿，對外干預朝政，對内專權後宫，懷有嫉妒之心，使嬪妾的位置空虚無人，不設立三妃，防備她們逼近自己的地位。自三嬪以下，設六十人。此外還降低其服飾等級，降低其官位等級。到文獻皇后死後，纔設置貴人三員，增加嬪到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掌管後宫的事務，六尚以下都分别歸屬。

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游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爲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品正第二。婕好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

隋煬帝時，后妃嬪御不分婦官職務，祇求容貌端莊服飾秀麗，陪同隨從宴游而已。煬帝又詳細參考前代典故，自己制定嘉名，用法令公布。貴妃、淑妃、德妃，這是三夫人，官級爲正一品。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這是九嬪，官級爲正二品。婕好十二員，官級爲正三品；美人、才人十五員，官級爲正四品，這是世婦。寶林二十員，官級爲正五品；御女二十四員，官級爲正六品；采女三十七員，官級爲正七品，這是女御。總共一百二

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爲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并無員數，視六品以下。

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宫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録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醖，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廪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床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藥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十員，按等級列坐於宴席寢宫。還有承衣刀人，都侍奉在皇帝左右，都無人數限定，官位相當於六品以下。

當時又增設女官，模仿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第一叫尚宫局，分管：司言，掌管宣布后命傳達上奏；司簿，掌管名單記録；司正，掌管法令與懲罰；司闈，掌管門户的鑰匙。第二叫尚儀局，分管：司籍，掌管經史教學，紙筆桌案；司樂，掌管音律；司賓，掌管賓客事務；司贊，掌管禮儀的主持與引導。第三叫尚服局，分管：司璽，掌管印璽符節；司衣，掌管衣服；司飾，掌管洗沐及其用品；司仗，掌管儀仗守衛及其兵器。第四叫尚食局，分管：司膳，掌管膳食菜肴；司醖，掌管酒類醋醬；司藥，掌管醫生巫師及藥劑；司饎，掌管庫藏的糧食及柴炭。第五叫尚寢局，分管：司設，掌管床席帷帳，鋪設與灑掃；司輿，掌管車輛與傘扇，手執儀仗；司苑，掌管園林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管蠟燭及其火具。第六叫尚工局，分管：司製，掌管營造器物與裁縫服裝；司寶，掌管金玉珠類錢財；司綵，掌管綢布；司織，掌管紡織與印染。六尚二十二司，每司各設二員，祇有司樂、司膳各設四員。每司又設典和掌，作爲其副職。六尚十人，官級爲從五品；每司各二十八人，官級爲從六品；典二十八人，官級爲從七品；掌二十八人，官級爲從九品。女史等正常官員之外的職務，根據情况的忙閑需要，多者十人以下，無一定的員數。根據事情而分派職務，由各司局分管。

魏神元皇后竇氏

魏神元皇后竇氏，没鹿回部大人竇之女也。竇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竇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泄，帝聞之，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來赴，因執殺之。

魏神元皇后竇氏，是没鹿回部首領竇賓的女兒。竇賓臨終時，告誡他的兩個兒子竇速侯、竇回題，命他們好好事奉魏帝。等竇賓死了，竇速侯等人想趁魏帝參加喪事時叛亂。消息泄露，魏帝聽説了，早晨起來後用佩刀殺死皇后，派使者馳馬告訴竇速侯等人，説皇后暴死。竇速侯等人來奔喪，於是逮捕而殺死他們。

文帝皇后封氏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文成初，穿天泉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次妃蘭氏，是生思帝。

文帝皇后封氏，生下桓、穆兩個皇帝，很早就死了。桓帝即位，纔給母親下葬。文成初年，挖掘天泉池，得到一個石銘，上面説桓帝葬母氏，遠近趕來會葬的有二十多萬人。有關部門向上報告，命令收藏到太廟。次一個妃子蘭氏，她生下思帝。

桓皇后惟氏

桓皇后惟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曰“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桓皇后惟氏，生三個兒子，長子叫普根，次子惠帝，再次煬帝。平文帝死後，桓皇后攝行國事，時人稱她爲“女國”。桓皇后性格剛猛而猜忌，平文帝之死，就是桓皇后所爲。

平文皇后王氏

平文皇后王氏，廣寗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内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咒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㶟源川，築城郭，起宫室，議不决。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崩，葬雲中金陵。道武即位，配饗太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寗人。十三歲時，因事入宫，得到平文帝的恩幸，生下昭成帝。平文帝死後，昭成帝還在襁褓中，當時國家有内難，將要謀害平文帝之子。皇后藏匿昭成帝在褲子裏，祈禱説：“如果天命還未告終，你不出聲。”結果昭成帝半天不哭啼，得以免遭災難。昭成帝當初想定都在㶟源川，修築城墻，興建宫室，商議不能定。皇后聽説後就説：“國家自從上代，就以遷徙爲業。現在内亂之後，基業未固，如果修城居住，一旦敵人來了，難以很快轉移。”這纔停止。烈帝死，國運危殆，中興恢復的大業，就是靠皇后的力量。死後，葬在雲中金陵。道武帝即位，配祭在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晃之女也。初，帝納晃妹爲妃，未幾而崩。晃後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晃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專夕理内，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誡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奸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道武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是慕容晃的女兒。當初，皇帝把慕容晃的妹妹收爲妃子，不久就死了。慕容晃請求保持和好關係。派大人長孫秩迎接皇后，慕容晃送到邊境上。皇后來到後，受到寵愛，生下獻明帝和秦明王。皇后天性聰敏多智，專心治理内宫，每事大多聽從。當初，昭成帝派衛辰的哥哥悉勿祈回部落，皇后告誡他説：“你回去，必須深加防範衛辰。衛辰狡詐，終究要除掉你。”悉勿祈死，其兒子果然被衛辰殺害，終如皇后所説。建國二十三年，皇后去世。道武帝即位後，配祭在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

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儀選入東宫，生道武。苻洛之内侮也，后與道武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來抄掠，后乘車避賊而南，中路失轄，乃仰天曰："國家胤胄豈正爾絶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免難。

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的女兒。小時因容貌好而被選進東宫，生下道武帝。苻洛侵犯内地時，皇后與道武帝以及舊臣避難北遷。不久高車來搶劫，皇后乘車躲避向南走，半路上失落車轄，乃仰天而嘆："國家命脉難道就這樣滅絶了！衹有神靈扶助。"就驅車飛馳，車輪正而不歪斜。走了一百多里，到七介山之南纔躲過災難。

後劉顯使人將害帝，帝姑爲顯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厩中群馬，使起視馬，后泣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使不急追。道武得至賀蘭部，群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悦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奔亢埿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埿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

後來劉顯派人將要謀害道武帝，道武帝的姑姑是劉顯弟弟劉亢埿的妻子，知道此事，密告皇后。梁眷也來報告有難。皇后就命道武帝離去。皇后夜裏給劉顯喝酒使他喝醉，到了早晨，故意驚嚇厩中群馬，讓劉顯起來看馬，皇后哭泣着對他説："我各個兒子開始都在此處，現在全都亡失了，你們誰殺了他們?"所以劉顯的人不急着追趕。道武帝得以到達賀蘭部，人心未能完全歸附，皇后的堂弟外朝大人賀悦率部跟隨，供給侍奉極盡禮節。劉顯發怒，將要殺害皇后，皇后逃到劉亢埿家，藏在神車中三天。劉亢埿全家求情來挽救，纔得以避免被殺。正遇上劉顯内部變亂，纔得以逃回。

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宫。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慚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反，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後來皇后的弟弟染干忌恨道武帝得人心，起兵包圍攻逼行宫。皇后出來對染干説："你們現在把我放在什麽位置上，而要殺我兒子?"染干慚愧而離去。後來皇后的小兒子秦王托跋觚出使燕國，慕容垂扣留他不放回。皇后因托跋觚回不來，擔憂而成病。皇始元年，去世，合葬在盛樂金陵。後來追加尊號，配祭在太廟。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儀，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封后母孟爲溧陽君。後崩。

道武皇后慕容氏，是慕容寶的小女兒。中山平定後，進入後宫，得到道武帝的寵愛。左丞相、衛王托跋儀等人奏請立爲皇后，道武帝聽從，命皇后鑄金人而鑄成，於是就立她爲后。封皇后母親孟氏爲溧陽君。後來去世。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内事，寵待有加，以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是劉眷的女兒。登國初年，娶爲夫人，生下華陰公主，後來生下明元帝。皇后專治後宫事務，特别受到寵愛，因鑄金

鑄金人不成，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産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末年，后以舊法薨。明元即位，追尊謚位，配饗太廟。自此後，宫人爲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人未成功，所以不能立爲皇后。北魏的舊例，後宮女人生兒子，將要立爲太子，他的母親都要賜死。道武帝末年，皇后因這舊例而死。明元帝即位，追尊謚號，配祭在太廟。自此以後，宫女成爲皇帝的母親，都在太廟給予正位以配祭。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西平長公主也。明元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寵禮如后。是後猶欲正位，后謙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是姚興的女兒西平長公主。明元帝用皇后的禮儀迎娶她，後來成爲夫人。皇后因鑄金人不成，未登上皇后位，但皇帝像對待皇后一樣優待寵愛她。此後還想立她爲皇后，皇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去世，皇帝追悔此事，贈給皇后璽印綬帶并追加皇后的謚號。葬在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宫，有寵，生太武。及明元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太武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文成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大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杜超的妹妹。當初以良家女選進太子宫，受到寵愛，生下太武帝。到明元帝即位，拜爲貴嬪。泰常五年，去世，謚號爲密貴嬪，葬在雲中金陵。太武帝即位，追贈尊號謚號，配祭在太廟。又在鄴立廟，刺史四季祭祀。因魏郡是太后誕生地，免除當地的租役。後來有甘露降落在廟庭中。文成帝時，相州刺史高閭上書請求修繕皇后廟，詔書説："婦人助成丈夫，道理上不能單獨祭祀，陰必須配陽，以合成天地，未聽説有莘之國獨爲大姒立祭。此廟乃是先帝所立，一時的至誠感情，不是治世的長遠制度，即可停止祭祀。"

太武惠太后竇氏

先是，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宫，操行純備，進退以禮，明元命爲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爲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内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帝征凉州，蠕蠕吴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

在此之前，太武帝的保母竇氏，當初夫家因他人犯罪受株連而被誅殺，與兩個女兒都進宫，操行純正完備，進退都有禮節，明元帝任命爲太武帝的保母。竇氏性格仁慈，太武帝感激她的恩情與教誨，奉養她如同對自己的生母。等即位之後，尊爲皇太后，封她弟弟竇漏頭爲遼東王。太后教導管理内外，甚有聲譽。她性格恬淡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表揚别人的長處，隱藏别人的過失。太武帝征討凉州，蠕蠕吴提入侵，太后命諸將擊退他們。真君元年，去世。詔命天下大哭三天，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號爲惠。葬在崞

意也。初，后嘗登嶂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托。"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嶂山，建碑頌德。

山，這是順從太后的意思。當初，太后曾登上嶂山，回頭對左右的人說："我撫養皇帝，敬神而愛民，如果死了靈魂不滅，必不做賤鬼。但在先朝，本沒有位次，不可違背禮制葬在園陵裏。此山之上，可以永久托身。"所以葬在此山。另立太后寢廟在嶂山，樹碑歌頌功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屈丐女也。太武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皇后赫連氏，是赫連屈丐的女兒。太武帝平定統萬城，納娶皇后及其兩個妹妹，都爲貴人，後來立爲皇后。文成帝初年，去世，合葬在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景穆。神𪊨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號尊謚，配饗太廟。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初爲夫人，生下景穆帝。神𪊨元年，去世，追贈貴嬪，葬在雲中金陵。後追加謚號，配祭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才，選入東宮。有寵，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即位，追尊號謚，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郁久閭毗的妹妹。小時因有才能，選進東宮。受到寵愛，生下文成皇帝而去世。文成帝即位，追贈尊號，葬在雲中金陵，配祭太廟。

文成昭太后常氏

又文成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因事入宮，乳帝，有劬勞保護之功。文成即位，尊爲保太后，尋尊爲皇太后，告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又有文成帝乳母常氏，本是遼西人，因事進宮，乳養皇帝，有辛勞保護之功。文成帝即位，尊爲保太后，不久又尊爲皇太后，在郊廟裏行了告祖禮。和平元年，去世。詔命天下大哭三天，謚號爲昭。葬在廣寧磨笄山，俗稱鳴雞山，這是太后的遺志。依照惠太后舊例，另立寢廟，設置守陵户二百家，立碑歌頌功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父親馮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親樂浪王氏。皇后生在長安，出生時有神光的奇異現象。馮朗因事獲罪被誅，皇后於是入宮。太武帝的左昭儀，是皇后的姑姑，素有母德，撫養教育。十四歲時，文成帝登基，被選爲貴人，後來立爲皇后。文成帝駕崩，按照舊例，國家實行大喪，三日以後，御用器物全部燒毁，百官及中宮都要號

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

獻文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弈，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害帝。

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决萬機。孝文詔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孝文游于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群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

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庵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

自太后臨朝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决，事無巨細，一禀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决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內，

哭着送葬。皇后悲聲叫喊自己投向火中，左右的人救她，很久纔蘇醒。

獻文帝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反，獻文帝衹有十二歲，正在守喪，太后秘密定下大計，誅殺乙渾，於是臨朝聽政。到孝文帝出生，太后親自撫養。此後罷免不准聽政。太后行爲不正，在宮內寵幸李弈，獻文帝因事誅殺他。太后不順心，於是害死獻文帝。

孝文帝承明元年，尊稱太皇太后，又臨朝聽政。太后聰明練達，自從進入後宮，粗學文字計算，到掌握朝政以後，聽取處理繁多國務。孝文帝詔命罷除鷹師曹，以其土地爲太后建報德佛寺。太后與孝文帝到方山游玩，環顧此處山川有選爲墓地的意思。於是對群臣説："舜葬在蒼梧，兩個妃子未跟隨，難道非要到遠處合葬一處山陵，然後纔算尊貴嗎？我百年之後，神靈將要安定在此處。"孝文帝於是詔命有關部門在方山營建壽陵，又修起永固石室，將此永久作爲清廟。太和五年起修建，八年纔完成，刻石立碑，稱頌太后功德。

太后因孝文帝年輕，就作了《勸戒歌》三百多章，又作了《皇誥》十八篇，文章内容多本書不刊載。太后在長安修建文宣王廟，又在龍城修建思燕佛塔，都刻石立碑。太后又規定，皇親五代子孫、外戚六種親屬，都免除租賦。性喜儉樸，不愛好華麗妝飾，自身衹穿不刺綉的絲綢而已。膳食官員上菜，菜桌衹有一尺多寬，食用的飯菜等物，衹有慣例的十分之八。太后曾因身體不舒服，服用菴蕳子，膳食官黄昏時端上粥，有一條壁虎在裏面，太后端起勺子舀到它。孝文帝當時正在場，大怒，將要加以極刑，太后笑着放了他。

自太后臨朝聽政，孝文帝本性孝謹，不想參與理事，事無巨細，全禀報給太后。太后多有智慧，但猜疑而心狠，能幹大事，殺戮賞罰，當場裁决，很多事并不告訴孝文帝。所以作威作福，威權震動朝廷内外。已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從微賤的宦官提拔起來，一年之間就升到王公。王叡出入後宮，數年間就成爲宰輔大

數年便爲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幃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侍，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棰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臣，賞賜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恩准不殺頭的特權。李冲有才能而受重用，也因爲在帳幃中受到寵愛，秘密給以賞賜，不可勝數。太后性格嚴厲明察，這些人雖有恩寵，也不放縱他們。左右的人有微小的過失，動輒加以鞭打，多的至一百多下，少的也有幾十下。但性格不記隔夜之過，不久又恩待如初，有的人甚至因此而更加富貴，所以人人都懷着利欲，至死而不思退避。

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群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

太后曾與孝文帝臨幸靈泉池，宴請群臣以及外國使節、各方首領，分别命令他們表演本地舞。孝文帝爲太后上壽，太后欣然作歌，孝文帝也跟着唱和，就又命群臣各言其志向，於是當場唱和者有九十人。太后對外禮遇有聲望，如對元丕、游明根等人賞賜錢財車馬，每次來了都稱贊王叡等人，都引着元丕參見他們，以表示無私。又自有過失時，怕人議論自己，稍有猜疑，就使用誅殺刑罰。到太后死，孝文帝不知自己的生母是誰。至於李訢、李惠等人，受其猜疑而滅家者有十多家，死者數百人，大多是冤枉和濫殺，天下都認爲冤枉。

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帝酌飲不入口五日，毁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内則方丈，外裁奄坎。脱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絶！其幽房大小，棺椁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册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宫之裏，玄堂之内，聖靈所憑，已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群司，上明儉誨之美，

十四年，死在太和殿，時年四十九歲。當天有公山鷄集聚在太華殿。孝文帝五天不吃不喝，哀毁想念超過禮節。謚號爲文明太皇太后。葬在永固陵，中午返回，在鑒玄殿進行虞祭。詔書説："遵照旨意喪事從儉，不能抒發無盡的悲痛；稱心合禮，則上損節儉之德，進退懷念，倍感悲傷。又陵墓的規制，太后也有成命，墓内大小不過一丈見方，墓外也僅埋平墓穴。如果孝子之心感到不够的話，墓室可二丈見方，墳墓不准超過三十步方圓。現在看來陵墓是萬代瞻仰之處，又擴大到六十步見方。辜負了遺旨，更令人悲痛欲絶！其墓室的尺寸，棺椁的質樸，不設陪葬品，至於墓内素色帳幕無花綢褥瓷瓦之類物品，也都不放置，這是遵從遺志，聽從遺令。都遵奉遺命，但有聽從也有不聽從的，未知情者或因此見怪。太后的棺木裏面，陵墓之内，太后神靈所需要的，都已一一遵奉遺命辦理，向上要表明節儉之德；其餘之外的事，有不聽從的，以盡悲痛想念之情。此令宣示於遠近，明確地告知各官府，

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以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以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以下始親公事。帝毁瘠，絶酒肉不御者三年。

以求上明太后節儉教誨之美，下明孝子違命的過失。”等哭喪完畢，孝文帝穿着喪服，近臣也跟着穿喪服；三司以下的外臣應穿喪服者，改爲穿練服；七品以下官員，喪事過後就恢復正常。在太和殿進行祔祭，公卿以下開始辦公。孝文帝悲痛過度身體瘦瘠，不吃酒肉長達三年。

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

當初，孝文帝孝順太后，就在永固陵東北一里處營建壽宮，於是産生了永久瞻仰的志向。等到遷都洛陽，就遷葬到瀍水以西作爲太后的陵墓，而方山的空陵墓就稱爲萬年堂。

文成元皇后李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太武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時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之，别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托。臨决，每一稱兄弟，拊胸慟泣，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頓丘王李峻的妹妹。皇后出生時，有與平時不同的現象，父親李方叔，常説此女當大貴。等長大，姿貌美麗。太武帝南征，永昌王托跋仁進軍壽春，部隊經過皇后家，得到皇后。等托跋仁鎮守長安，遇事被誅，皇后與其家人被送到平城宫内。高祖登臨白樓望見她，覺得很美。就下臺，在齋庫内臨幸了皇后，於是懷了孕。常太后後來問皇后，知道此事，當時守庫房的人也私自寫字在墻上記載了此事，另加驗問，都相符。等生下獻文帝，拜爲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照慣例賜死。讓皇后一條條記下還在南朝的兄弟，并叫來所認的同宗兄弟李洪之，全都托付給太后。臨死時，每念一聲兄弟，就拍胸悲慟哭泣，就死去。後來謚號爲元皇后，葬在金陵，配祭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宫。獻文即位，爲夫人，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李惠的女兒。姿貌美好品德賢淑。十八歲時，被選進東宫。獻文帝即位，升爲夫人，生下孝文帝。皇興三年，去世，葬在金陵。承明元年，追加謚號，配祭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凉人也。父勝，位平凉太守。叔父金閭，起自閹官，獻文初，爲定州刺史，爲乙渾所誅，及勝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孝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凉人。父親林勝，官位平凉太守。叔父林金閭，從宦官起家，獻文帝初年，爲定州刺史，被乙渾誅殺，以及林勝兄弟都被害死。林勝無兒子，有兩個女兒進入宫庭。皇后容貌美麗，得到孝文帝的寵愛，生下皇子托

文，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帝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

跋恂。因托跋恂將要成爲太子，太和七年，皇后依照慣例賜死。孝文帝仁愛寬厚不想沿襲慣例，就稟承文明太后的意旨，所以没有真正實行。謚號爲貞皇后，葬在金陵。等托跋恂因罪賜死，有關部門奏請追廢皇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宫無主，請正内位。孝文從之，立后爲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宫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妒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内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瑶光佛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馮熙的女兒。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守喪完畢，太尉元丕等人上書請求因皇后未立，六宫無主，請確定後宫皇后。孝文帝聽從此請求，立馮氏爲皇后，恩遇非常優厚。孝文帝後來又召皇后的姐姐昭儀到洛陽，不久也有寵，而皇后的寵愛漸漸減弱。昭儀自以爲年長，且先入後宫，一直受到寵愛，輕視皇后而不行妾禮。皇后雖然性格并不妒忌，當時也有愧恨的表情。昭儀想成爲後宫的主人，百端進譖挑撥，不久就把皇后廢爲庶人。皇后貞正謹慎而有德操，於是就修行當了尼姑，後來死在瑶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賤微，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爲尼，帝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帝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本初，當夕，宫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

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

孝文幽皇后也是馮熙的女兒。母親叫常氏，本來出身微賤，得到馮熙的寵愛，馮熙的元妃公主死後，就主持家事。生下皇后和北平公馮夙。文明太皇太后打算讓家族世代貴寵，就選了馮熙的兩個女兒，都進入後宫，時年十四歲。其中一人早死。皇后有姿色嬌媚，專受寵愛。不久，得病，太后就遣送她回家當尼姑，孝文帝仍然想念她。一年後太后去世，孝文帝守喪結束，多次來慰問探望她。又聽説她的疾病已經痊愈，派宦官雙三念送蓋了印璽的信來慰問她，就迎接到洛陽。等到達後，寵愛超過原來，當天晚上，宫人少能進見。拜爲左昭儀，後來立爲皇后。

孝文帝連年南征，皇后就與中官高菩薩私通。等到皇帝在汝南病重，皇后就公然幹此醜事，中常侍雙蒙等是她的心腹。此時彭城公主，是宋王劉昶的兒媳婦，年少寡居。北平公馮夙，是皇后的同母兄弟，皇后向孝文帝替馮夙請求與彭城公主結婚，孝文帝同意了。公主却不願意，皇后想强迫她，結婚的日子已經定下了。公主秘密地與侍女及僕人十幾人，乘坐輕便車，冒着大

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因駭愕，未之信，而秘匿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托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宫中祆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母常或自詣宫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

雨，奔赴懸瓠城，去見孝文帝，説明了自己的本意，於是説皇后和高菩薩淫亂的情況。孝文帝聽説後，大爲驚愕，未相信公主的話，但把她秘藏起來。此後皇后逐漸變得擔憂恐懼，與母親常氏尋求拜托一個女巫，詛咒孝文帝生病不起，一旦能像文明太后那樣輔助少主而臨朝聽政，將給予重獎。又取來三牲，在宫裏祆祠進行祭祀，藉口求福，專幹旁門左道的事。母親常氏有時自至宫中，有時是皇后派侍女與母親通風報信。

帝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具得情狀。帝以疾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户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唤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嫗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廢。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及入宫後，帝命中官有問於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怒，敕后母常入，示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

孝文帝到了洛陽，逮捕高菩薩、雙蒙等人審問，掌握了詳情。孝文帝因病在含温室休息，夜裏叫來皇后，并排列高菩薩等人在門外。皇后將要進門，命人搜查她的衣服，説是有一寸刀刃就斬首。皇后叩頭哭泣謝罪，就賜她坐在東邊柱下，離皇帝的御筵席二丈有餘。孝文帝命高菩薩等人口述罪狀，又斥責皇后説："你有妖術，可全説出來。"皇后乞求左右的人全避開，將有密事相告。孝文帝敕命中常侍全部出去，祇讓長秋卿白整留在旁邊，取來警衛刀拄在地上，皇后還不説。孝文帝就用棉花牢牢塞住白整的耳朵，自己小聲叫白整兩三次，白整没有反應，就令皇后説。事情隱密，無人知道。高祖就叫來彭城王、北海王讓他們進屋坐下，説："從前是你們的嫂子，現在就是他人了，祇管進來不用迴避。"又説："這老女人想用白刀子插在我的肋上，可追根詢問事情的全過程，不要覺得爲難。"又説："馮家女不能再廢黜趕走，且讓她在宫中空坐，有心的話就會自行了斷，你們不要以爲我還有情意。"孝文帝極爲孝順，還因爲文明太后的緣故，未廢黜她。二王出來，就賜皇后死罪令她訣别，皇后再次下拜叩頭哭泣。等到進宫後，孝文帝命中官找皇后問事，皇后罵道："我是天子的老婆，應當面説話，怎會讓你們傳話!"孝文帝發怒，敕命皇后的母親常氏進宫，告訴她皇后的言行，常氏鞭撻她一百多下纔停止。

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唯令世宗在東宫，無朝謁之事。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宫久乖陰德，自絶於

孝文帝很快又去南伐，皇后留在京師，雖然有罪失寵，但夫人嬪妃們侍奉她仍合乎禮節。祇讓世宗在東宫，不要朝見皇后。孝文帝病重，對彭城王元勰説："後宫長久違背婦德，自絶於

天，吾死後可賜自盡别宫，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梓宫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决，曰：“官豈有此也！是此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强之，乃含椒而盡。梓宫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内。

天，我死後可賜她在别宫自盡，用皇后的禮節埋葬她，希望遮掩馮氏家門的大罪。”孝文帝駕崩，棺材運到魯陽，纔宣布遺詔。北海王元詳奉命宣布遺旨，長秋卿白整等人入宫授藥給皇后。皇后奔跑呼號，不肯吃藥自盡，説：“皇上怎會這樣做！都是親王們要殺我罷了。”白整等人捉住她强迫吃藥，纔含藥自盡。皇帝棺材停在洛陽之南，咸陽王元禧等人知道皇后確實已死，這纔相視而言：“如果没有遺詔，我兄弟也當設計除掉她。豈可讓失了婦道的女人宰制天下，殺害我們呢?”謚號叫幽皇后，葬在長陵墳塋内。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孝文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艷。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奇之，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長樂公主。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帝心。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所賊也。宣武之爲皇太子，二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孝文出征，宣武入朝，必久留后宫，親視櫛沐，母道隆備。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高肇的妹妹。父親高颺，母親蓋氏，共四個兒子三個女兒，都生在高麗。孝文帝初年，纔舉家西歸。快到龍城鎮，鎮守上書報告皇后容貌婉艷。等到達後，文明太后親自臨幸北部曹看視皇后，認爲她很奇異，召入後宫，當時十三歲。早先，皇后年幼時曾夢見立在堂内，而太陽光從窗中照着她，灼灼發熱，皇后左右躲避，陽光仍然斜照不止。這樣連着好幾天，覺得奇怪，就告訴了父親高颺。高颺又來問遼東人閔宗。閔宗説：“這是奇異的徵兆。從前有人夢見月亮進入懷抱，還生了天子，何况太陽照身的徵兆！這是女子將受帝命，生育帝王的象徵。”後來生下宣武帝及廣平王元懷、長樂公主。馮昭儀受寵勢盛，暗中有做母親養育宣武帝的用心。皇后從代到洛陽，暴死在汲郡的共縣，有人説是馮昭儀所害。宣武帝在當皇太子時，兩天朝見一次幽皇后，皇后對他非常撫念慈愛。孝文帝出征，宣武帝入宫朝見，必定留在皇后宫中很久，親自照看他梳頭洗沐，所盡母親的職責非常完備。

其後有司奏請加號，謚曰文昭貴人，孝文從之。宣武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在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户五百家。明帝時，更上尊號太后，以同漢、晋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内西北六十

其後有關部門奏請追加謚號，謚號爲文昭貴人，孝文帝同意。宣武帝繼位，追尊配祭太廟。皇后先是葬在長陵東南，陵墓規制低矮狹小，於是依此地勢修建陵墓，號稱終寧陵，設置守陵户五百家。明帝時，又上尊號爲太后，以仿效漢、晋的制度，排正姑與婦的禮數，廟號仍用舊號文昭。遷棺椁到長陵陵區内西北六十步處。當初，

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宫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還置蛇舊處。

挖開終寧陵數丈深，在棺材上捉到大蛇，長一丈多，黑色，頭上有王字，蟄伏而不動，棺椁遷走之後，又把蛇放回原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宣武始親政事，烈時爲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帝乃迎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后静默寬容，性不妒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没。其後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謚曰順皇后。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于烈的弟弟于勁的女兒。宣武帝開始親政時，于烈爲領軍，總負核心親信大臣的重任。因嬪妃未完備，通過左右的人提示，稱皇后有容貌有品德，宣武帝就迎她入宫爲貴人。當時年齡十四歲，甚被寵愛，立爲皇后。皇后安静沉默而能寬容，性格不妒忌。生下皇子元昌，三歲時夭折。後來暴死，宫禁裏的事情秘密，無人能瞭解詳情，而世人的議論歸罪於高夫人。葬在永泰陵，謚號爲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兄偃之女也。宣武納爲貴嬪，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妒忌，宫人希得進御。及明帝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瑶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宫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喪還瑶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之兄高偃的女兒。宣武帝收她進宫爲貴嬪，生下皇子，早年夭折，又生建德公主。後來拜爲皇后，甚受禮敬。性格妒忌，宫女很少能被皇帝所御幸。到明帝即位，尊稱她爲皇太后。不久當了尼姑，住在瑶光寺，不是大的節慶不進宫。建德公主五六歲時，靈太后常讓公主跟在左右，撫愛她。神龜元年，太后出宫覲見母親武邑君，當時天象有變異，靈太后想讓皇后承受天禍，當天夜裏暴死，天下的人認爲冤枉。靈柩回到瑶光佛寺，殯葬都按尼姑的禮節辦。

初，孝文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宫接御，多見阻遏。孝文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妒防，雖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宣武高后悍忌，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

當初，孝文幽皇后受寵時，想獨享這種寵愛，後宫其他人去進御皇帝，多被幽皇后阻擋。孝文帝有時告訴近臣，稱婦人的妒忌防範，雖是帝王也不能避免，何况庶民呢。宣武高后凶悍而猜忌，有的嬪妃直到皇帝駕崩也未得到過進御。因此在洛陽二十多年，皇子能够安全地養育下來的衹有明帝一人。

宣武靈皇后胡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産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胡國珍的女兒。母親皇甫氏，生下皇后那天，紅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叫趙胡的，善於卜卦看相，胡國珍問他，趙胡説："賢女有大貴的外表，將爲天地之母，生下天地之主，不要讓超過三人知道此事。"皇后的姑姑當尼姑，很會講道。宣武

頗能講道。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稱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爲充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稱："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爲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别宫，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

及明帝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明帝冲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禮官博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决。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悦，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宫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冤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僚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觀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

帝初年，到皇宫中講道，時間久了，暗示皇后有姿色有德行。皇帝聽説了，就召入後宫，爲充華世婦。而後宫之中，按國家以往的制度，相互祝願，都希望生親王、公主，不願生太子。衹有皇后常稱："夫人們所言，爲何怕自己一死而讓皇家不養育嫡長子呢？"明帝在孕中時，宫中嬪妃們還用以往的事例相恐嚇，勸皇后早想辦法。皇后意念確然不動，深夜獨自發誓，衹要所懷的是個男孩，終究要當長子，兒子生下來，自己不辭一死。當生下明帝之後，進位爲充華嬪。在此之前，宣武帝多次喪失皇子，自以年事已高，深加謹慎養護，爲明帝選擇乳母保姆，都選取良家宜子的人，在别宫養育，皇后及充華都不能撫養和看望。

等到明帝即位，尊稱皇后爲皇太妃，後來尊奉爲皇太后。臨朝聽政，還稱殿下，發令行事。後來改稱令爲詔，群臣上書稱陛下，自稱爲朕。太后因明帝年幼，不勝任親自祭祀，想依照《周禮》夫人與君主交互獻祭的義理，代皇帝行祭禮。禮官廣泛議論後認爲不可以，而太后想用幃幔遮擋自己，觀看三公如何做事。又問侍中崔光，崔光認爲可依照漢朝和熹鄧皇后薦祭的舊例。太后非常高興，於是代理進行了初次的祭祀。太后性格聰明敏悟，多有才藝，姑姑當尼姑，太后小時候曾托她撫養，略知佛經的大義。太后親攬國家政務，親手書寫決斷裁定。太后駕臨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箭，不能射中的人就懲罰他。又親自射針眼，射中了，大爲高興，賞賜左右布帛各有差别。在此之前，太后敕命建造申訟車，時常乘坐。從雲龍大司馬門出去，從宫西北角，自千秋門進宫，沿路接收申報冤枉者。又親自在朝堂策試孝廉、秀才、各州郡的計吏。太后與明帝到華林園，在都亭曲水中宴請群臣，命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的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的詩句是："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賞賜布帛各有差别。太后父親去世，百官上書請求舉行公葬，太后不許。不久臨幸永寧寺，觀看在九級地基上建造佛塔，僧人尼姑以及城内士女趕赴觀看者數萬人。到改葬文昭高后

欲令明帝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數百人，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闕口温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

時，太后不想讓明帝主持儀式，就親自擔任喪事的主持。出殯到終寧陵，親自祭奠指派事務，回來後在太極殿哭悼，直到完事，都是自己主持。後來臨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跟從者有數百人，登到山頂。廢除各種不合法的祭祀，但胡天神不在廢除之例。不久臨幸缺口温泉，登上雞頭山，親自射象牙簪，一發射中，敕命傳示文武官員。

時太后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宫，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叉，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叉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閤，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叉不果。

當時太后逼迫清河王元懌與她私通，縱情淫亂，爲天下厭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護奉明帝在顯陽殿，幽禁太后在北宫，在宫中殺死元懌。其後太后的從子都統胡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劃殺害元叉，重奉太后臨朝聽政。事不成，胡僧敬因罪流放邊境，車渠等人被處死，胡氏家族很多人被免官廢黜。後來明帝在西林園朝見太后，宴請文武侍臣，飲酒到天黑，元叉就起身到太后面前自我陳述，外面傳說太后想害自己以及劉騰。太后回答說："無此話。"於是到了很晚。太后就起身拉着明帝的手走下堂來，説："母子不團聚很久了，今晚同住一宿，諸位大臣請送我進去。"太后就與明帝到東北的小閤中，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元叉未得手。

自劉騰死，叉又寬怠，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雍爲計，解叉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婪。鄭儼污亂宫掖，勢傾海内，李神軌、徐紇并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内，豈宜輕脱如此！"太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

自劉騰死，元叉又鬆怠，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元雍商議，解除元叉的領軍。太后重新臨朝聽政，大赦改年號。從此以後朝政鬆弛，威嚴皇恩不得推行，天下各地長官，到處貪污受賄。鄭儼在宫内淫亂，權傾海内，李神軌、徐紇都被親信，一二年裏，權位控制了要害。手裏握有王爵，大事小事完全獨裁，在朝内淫亂，被天下視爲污穢。文武官員解體，到處都是叛亂，土崩瓦解，都是由於這一點。胡僧敬又趁着其親族團聚，而哭泣着進諫："陛下作爲天下的母儀，豈能如此輕佻！"太后大怒，從此不再召見胡僧敬。

内爲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

在宫内結成朋黨，防備别人的耳目，明帝所親信的人，太后大多都找機會害死。有一個蜜多道人，能説胡人的語言，明帝讓他跟隨左右。太后怕他傳送消息，三月三日，在城南大巷中殺死

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并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改年爲武泰元年，復陰行鴆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

及尒朱榮稱兵度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説，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并沈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武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曰靈。

他，然後懸賞捉拿凶手。又在宫中殺害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都是明帝親信的人。母子之間，屢次發生嫌疑與仇隙。鄭儼擔心有禍，就與太后謀劃，趁着潘嬪生女兒，虚報説是皇子，就實行大赦，改年號爲武泰元年，又暗中下毒。此年二月，明帝暴死，就推奉潘嬪的女兒，説是太子即位。過了幾天，見人心已安定，纔説潘嬪實際生的是女兒，現在應該重選繼位君主，於是立臨洮王的兒子元釗爲君主，年齡纔二三歲，天下愕然。

等到尒朱榮起兵渡過黄河，太后召集明帝所有的嬪妃，都命令她們出家，太后自己也落髮爲尼。尒朱榮派騎兵拘押太后以及幼主到河陰。太后對尒朱榮説了很多話，尒朱榮拂袖而起。太后及幼主都被沉到黄河裏。太后的妹妹馮翊君收尸埋葬在雙靈寺。武帝時，纔用皇后的禮儀重新埋葬，而追加謚號爲靈。

孝明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明帝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并無過寵。太后爲帝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俱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瑶光寺。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堂兄冀州刺史胡盛的女兒。靈太后想榮耀門族，所以立她爲皇后。明帝頗有酒德，衹寵愛信任潘氏，皇后以及嬪妃都不受過度的寵愛。太后爲明帝選取妃嬪，不選平民。當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人的女兒，都是宫中女官。她們向皇后訴苦，都被斥責。武泰初年，皇后既出家，就住在瑶光寺。

孝武皇后高氏

孝武皇后高氏，齊神武長女也。帝見立，乃納爲后。及帝西幸關中，降爲彭城王韶妃。

孝武皇后高氏，北齊神武帝的長女。孝武帝被扶立後，就以高氏爲皇后。等到孝武帝西走到關中，降爲彭城王元韶妃。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凉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爲王妃，甚見貴重。父瑗，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母淮陽長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年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其祖先是吐谷渾的首領，住在青海，號稱青海王。凉州平定後，皇后的高祖父莫瓌率部落内附，拜爲定州刺史，封爲西平公。自莫瓌以後，三代都娶了公主，女兒則多爲王妃，甚被恩寵。父親乙弗瑗，官居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母親淮陽長公主，是孝文帝的第四個女兒。皇后儀容美麗，很少言笑，年齡衹有幾歲的時候，父母覺得她很奇

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文帝納爲妃。及帝即位，以大統元年册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絶於服玩。又仁恕不爲嫉妒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

異，指着她對諸位親戚説："生女又何妨。像這樣的女兒，實勝過男孩。"十六歲時，文帝納她爲妃。等到文帝即位，在大統元年册立爲皇后。皇后生性喜好節儉，衹用蔬食舊衣，珠玉綺羅在服飾上器玩中都絶迹不見。又仁恕而不生嫉妒之心，文帝更加敬重她。生兒女十二人，大多早夭，衹有太子及武都王元戊活下來。

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别宫，出家爲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秘禁，外無知者。

當時剛在關中建都，努力打算東討，而蠕蠕侵犯邊境，無暇北伐，所以文帝通過婚姻以安撫蠕蠕。於是又娶了悼皇后，讓皇后退位住在别宫，出家爲尼姑。悼皇后仍舊心懷猜忌，又遷徙皇后住在秦州，靠其兒子秦州刺史武都王生活。文帝雖迫於國家大計，但恩情喜愛并未忘記，後來秘密讓皇后蓄髮，有讓皇后回宫之意。但事情秘禁，外人無從知曉。

六年春，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顔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賫手敕令后自盡。后奉敕，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决。遺語皇太子，辭皆凄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爲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爲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六年春，蠕蠕舉國渡過黄河，前驅部隊已越過西夏，頗有人傳言説蠕蠕是爲了悼皇后而發動此次戰役。文帝説："豈有百萬之軍爲一個女子而出動的？儘管如此，導致人們的這種説法，朕又有何臉面見將帥呢！"就派中常侍曹寵帶着親筆敕命令皇后自盡。皇后拿到皇帝手令，揮淚對曹寵説："願皇上享長壽千萬歲，天下安寧，死也没有遺憾了。"於是就讓武都王上前，與他訣别。留言給皇太子，言辭都很凄愴，於是悲慟哭泣很久。身旁的侍御人員都落淚痛哭，無人能抬頭仰視。召來僧人擺設祭祀，命皇后的侍女數十人出家，親手爲她們落髮。事情完畢，纔進入房内，拉過被子蒙住自己而死，時年三十一歲。在麥積山崖上開鑿佛龕而下葬，神柩將要放入，有兩叢雲先進入龕内，過了一會兒一叢雲滅一叢雲出來，後來稱爲寂陵。等文帝的陵墓修建完畢，親手書寫説，萬歲後想讓皇后配祭。公卿就商議追加謚號爲文皇后，配祭在太廟。到廢帝時，合葬在永陵。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端嚴，夙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君主阿那瓌的長女。容貌端莊，早有智慧。大統初年，蠕蠕屢次侵犯北方邊境，文帝就與他們約定，和好通

與約，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户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駝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

婚，扶風王元孚奉命迎接。蠕蠕風俗以東方爲貴，皇后到來，營幕門户席墊，全都向東。車七百輛，馬一萬匹，駱駝一千頭。到了黑鹽池，魏朝的車隊儀仗纔趕到。元孚奏請采取正面朝南的方位，皇后説："我未見魏朝君主，還是蠕蠕的女兒。魏朝的儀仗向南，我們自用向東的規矩。"元孚無辭回答。

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爲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后懷孕將産，居於瑶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爲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産訖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横橋北，后梓宫先至鹿苑，帝轀輬後來，將就次所，軌折不進。

四年正月，到達京師，立爲皇后，時年十四歲。六年，皇后懷孕將要生産，住在瑶華殿，聽到上面有狗叫聲，心裏非常厭惡。又看見婦人盛裝來到皇后的住所，皇后對左右的人説："此是何人?"醫生巫師就在旁邊，全都没有看見，當時以爲是文皇后的靈魂。産後就死了，時年十六歲，葬在少陵原。十七年，合葬在永陵。當在横橋北相遇，皇后的棺材先到鹿苑，皇帝的運棺車後來，快到地點時，車軌總是拐彎不前進。

廢帝皇后宇文氏

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産之日，有雲氣滿室，芬氳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爲太子，納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宫，不置嬪御。帝既廢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的女兒。皇后初生那天，有雲氣滿堂，香氣長久不散。小時有風采神韵，喜好擺列女圖，放在左右。周文帝説："每次見到此女，讓人非常快慰。"廢帝當太子時，納她爲妃。等到即位，立爲皇后。志向節操明達優秀，皇帝非常敬重她，在後宫中受到專寵，不設其他嬪妃。皇帝被廢黜後駕崩，皇后也因忠誠於魏朝而遇害。

恭帝皇后若干氏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長樂正公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納之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後出家爲尼，在佛寺薨，竟無謚。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長樂正公若干惠的女兒。有姿色，恭帝納娶爲妃子。等到即位，立爲皇后。後來出家爲尼姑，在佛寺裏去世，最終也無謚號。

孝静皇后高氏

孝静皇后高氏，齊神武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爲皇后，神武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司徒孫騰、司空襄城王旭等奉詔致禮，以后駕迎於晋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齊受禪，降爲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彦。

孝静皇后高氏，齊神武帝的第二個女兒。天平四年，詔命迎娶爲皇后，神武帝先後推辭，皇帝不允許。興和初年，詔命司徒孫騰、司空襄城王元旭等人奉旨獻納聘禮，用皇后的車駕到晋陽的丞相府迎接。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北齊接受禪讓後，降爲中山王妃。後來降嫁給尚書左僕射楊遵彦。

北史卷十四

列傳第二

后妃(下)

齊武明皇后婁氏　蠕蠕公主郁久閭氏　彭城太妃尒朱氏 小尒朱氏
上黨太妃韓氏　馮翊太妃鄭氏　高陽太妃游氏 馮娘 李娘
文襄敬皇后元氏 琅邪公主　文宣皇后李氏 段昭儀 王嬪 薛嬪
孝昭皇后元氏　武成皇后胡氏　弘德李夫人　後主皇后斛律氏
後主皇后胡氏　後主皇后穆氏 馮淑妃　周文皇后元氏
文宣皇后叱奴氏　孝閔皇后元氏
明敬皇后獨孤氏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　武皇后李氏
宣皇后楊氏　宣皇后朱氏　宣皇后陳氏　宣皇后元氏
宣皇后尉遲氏　静皇后司馬氏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愍皇后蕭氏

齊武明皇后婁氏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娉之，并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産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勃海王妃，閫闈之事悉决焉。

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

齊武明皇后婁氏，名昭君，贈司徒內干的女兒。少時聰明敏悟，豪强大族多來聘娶，都不肯嫁。等見到神武帝在城上服役，驚嘆説："這真是我丈夫。"就讓婢女傳達己意，又多次送他錢財，讓他來娶自己，父母親不得已而允許了。神武帝既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就傾盡家産交結英豪人物，密謀機密策略，皇后經常參預。到拜爲勃海王妃，後宫之事全由皇后裁決。

皇后智力高明斷事嚴厲，一向遵循節儉，出外往來，侍從不過十人。性格寬厚，不妒忌，神武帝的其他姬妃都以恩相待。神武帝曾率師西征，皇后當夜生下雙胞胎一男一女，左右的人因爲情況危急，請求追告神武帝。皇后不允許，

"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悦，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絶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説："大王出外統率大軍，怎能因我的緣故輕易離開軍營？死生是命，來了又能幹什麽？"神武帝聽説了，嘆息了很久。沙苑戰敗後，侯景屢次請求率精鋭騎兵二萬，必能攻取敵方。神武帝喜悦，告訴了皇后。皇后説："如果像他所説的，豈有返回的道理？得到宇文黑獺而失去侯景，又有什麽好處。"這纔停止。神武帝迫於蠕蠕的壓力，想娶蠕蠕之女而未决斷。皇后説："國家大計，請不要猶疑了。"等蠕蠕公主到了，皇后讓出正室給她居住，神武帝慚愧而向皇后拜謝。皇后説："她將要發覺了，希望斷絶感情不要再顧及。"慈愛諸位子女，如同自己所生，親自紡織，每人賜一袍一褲。親手縫製軍服來帶動左右。弟弟婁昭靠軍功自己升官，其他的親屬，不曾靠皇后要官要爵，常説有才就能被任用，遵照道義不能以私亂公。

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宫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疏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宫，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

文襄帝繼位，進位爲太妃。文宣王將要接受東魏的禪讓，皇后堅持不同意，皇帝因此中止。天保初年，尊爲皇太后，宫名稱爲宣訓。濟南王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人受遺詔輔政，疏遠猜忌諸王。太皇太后秘密與孝昭帝及諸大將定下計策誅殺他們，下令廢除濟南王而立孝昭帝。孝昭帝即位，又爲皇太后。孝昭帝死，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卧病，衣服忽然自己立起，聽從巫婆的話，改姓石氏。四月辛丑日，死在北宫，時年六十二歲。五月甲申日，合葬在義平陵。

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并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謡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宫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撾之。帝於昆季，次實

太后共孕育了六男二女，都曾感夢。懷文襄帝時夢見一條斷龍；懷文宣王時夢見大龍，頭尾連着天地，張着大口轉動眼睛，樣子嚇人；懷孝昭帝則夢見蠕龍在地；懷武成帝則夢見龍在海中洗澡；懷東魏二位皇后，都夢見月亮入懷；懷襄城、博陵二王，夢見老鼠鑽入衣服底下。皇后未死時，有童謡唱道："九龍母死不作孝。"等皇后死了，武成帝不改穿喪服，紅袍照樣穿着。不久，又登上三臺，擺酒作樂，宫女捧上白袍，武成帝怒，將白袍扔到臺下。和士開請求停止音樂，武成帝大怒，撾擊他。武成帝在兄弟排行

九，蓋其徵驗也。

中，實爲第九，這就是童謡的應驗。

蠕蠕公主郁久閭氏

蠕蠕公主者，蠕蠕主郁久閭阿那瓌女也。蠕蠕强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爲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豫，尉景與武明皇后及文襄并勸請，乃從之。武定三年，使慕容儼往娉之，號曰蠕蠕公主。八月，神武迎於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然後返國。"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秃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輿疾就公主。其見將護如此。神武崩，文襄從蠕蠕國法，蒸公主，産一女焉。

蠕蠕公主，蠕蠕君主郁久閭阿那瓌的女兒。蠕蠕强盛，與西魏通好和親，準備聯合東伐。神武帝爲此憂懼，命杜弼出使蠕蠕，爲他兒子求婚。阿那瓌説："高王自己娶纔行。"神武帝猶豫不决，尉景與武明皇后以及文襄帝都勸説請求答應，這纔同意。武定三年，讓慕容儼前往聘娶，號稱蠕蠕公主。八月，神武帝在下館迎接，阿那瓌讓他弟弟秃突佳前來護送女兒，且做回訪，并告誡説："待見到外孫，然後回國。"公主性格嚴厲剛毅，一生不肯説中原的語言。神武帝曾經有病，不能到公主住處，秃突佳怨恨，神武帝從射堂抱病乘車去見公主。她受到保護就像這樣。神武帝死後，文襄帝依照蠕蠕國的風俗，又娶公主，生下一個女兒。

彭城太妃尒朱氏

彭城太妃尒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别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尒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别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并堪擊賊。"後爲尼，神武爲起佛寺。天保初，爲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

彭城太妃尒朱氏，尒朱榮的女兒，即東魏的孝莊皇后。神武帝娶爲别室夫人，敬重她超過婁妃，每次見她都要扎緊衣帶，自稱下官。神武帝迎接蠕蠕公主回來，尒朱氏在木井北迎接她，與蠕蠕公主一前一後分開行走，不相見。公主拉角弓仰天而射飛翔的鴟鳥，應弦而落；太妃拉長弓斜射飛鳥，也是一發就中。神武帝高興地説："我這兩夫人，都能殺敵。"後來出家爲尼姑，神武帝爲她修建了佛寺。天保初年，爲太妃。到文宣王酒後發狂，將要對太妃無禮，太妃不從，於是遇禍而死。

小尒朱氏

小尒朱者，兆之女也。初爲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未幾，與趙郡公琛私通，徙於靈州。後適范陽盧景璋。

小尒朱，尒朱兆的女兒。最初是建明皇后。神武帝收爲夫人，生下任城王。不久，與趙郡公高琛私通，遷到靈州。後來嫁給范陽盧景璋。

上黨太妃韓氏

上黨太妃韓氏，軌之妹也。神武微時欲娉之，軌母不許。及神武貴，韓氏夫已死，乃納之。

上黨太妃韓氏，韓軌的妹妹。神武帝未發迹時想娶她，韓軌的母親不同意。到神武帝稱王後，韓氏的丈夫已死，就娶了她。

馮翊太妃鄭氏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祖妹也。初爲魏廣平王妃。遷鄴後，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之征劉蠡升，文襄烝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爲證。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見隔絶。時彭城尒朱太妃有寵，生王子浟，神武將有廢立意。文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來朝，僞爲不知者，請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奸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蓋。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給看瘡。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屎，自作靴，恩義何可忘？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婁領軍勛，何宜摇動？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神武因使子如鞫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辭，脅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虚言。"神武大悦，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遥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且進，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神武乃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賜之黄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匹。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鄭嚴祖的妹妹。最初是魏廣平王的妃子。遷都鄴之後，神武帝娶了她，在後宫内最受寵愛，生下馮翊王高潤。神武帝征討劉蠡升時，文襄帝奸淫大車。神武帝回來後，一個婢女告發，兩個婢女作證。神武帝杖擊文襄帝一百下而幽禁了他，武明皇后也被禁閉。當時彭城尒朱太妃有寵，生下王子高浟，神武帝將有廢立太子的意思。文襄帝向司馬子如求救。子如前來朝見，假裝不知道，請見武明皇后。神武帝告訴他事情的變化。子如説："司馬消難也奸淫了我的妾，像這種事，正應掩蓋。妃子是大王的結髮之妻，常用父母家的錢財資助大王，大王在懷朔被杖打，背無完膚，妃子晝夜照顧看護。後來躲避葛榮賊軍，一同逃到并州。貧困，燒馬糞取暖，自己作靴子，恩義怎可忘記？夫婦相適宜，女人配合至尊的男人，男人完成大業，另外婁領軍的功勞，怎可動摇？一個女人如草芥，何况婢女的話不一定可信。"神武帝於是派子如審問此事。子如見到文襄帝，責怪他説："男兒怎可害怕威脅而自誣有罪？"於是讓兩個婢女反供，脅迫告發者自殺，再向神武帝報告説："果然是假話。"神武帝大爲高興，召回武明皇后和文襄帝。武明皇后遠遠望見神武帝，一步一叩頭，文襄帝也一邊下拜一邊趨進，父子夫妻相對而哭，於是關係和好如初。神武帝就擺酒説："成全我父子的，是司馬子如。"賜他黄金一百三十斤，贈送文襄帝良馬五十匹。

高陽太妃游氏

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爲相州長史。神武剋鄴，欲納之，京之不許，遂牽曳取之。京之尋死。游氏於諸太妃中最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

高陽太妃游氏，父親游京之，爲相州長史。神武帝攻克鄴，想娶太妃，游京之不同意，就强行拖走娶了她。游京之不久自殺。游氏在各位太妃中最有德行，諸親王、公主嫁娶，常讓太妃主持。

馮娘　李娘

馮娘者，子昂妹也，初爲魏任城王妃，適尒朱世隆。神武納之，生浮陽公主。李娘者，延寔從妹也，初爲魏城陽王妃。又王娘生永安王浚，

馮娘，馮子昂的妹妹，最初是魏任城王的妃子，後嫁給尒朱世隆。神武帝又納她爲妃，生下浮陽公主。李娘，李延寔的堂妹，最初是魏城陽王的妃子。另有王娘生下永安王高浚，穆

穆娘生平陽王淹。并早卒，不爲太妃。

娘生下平陽王高淹。都早死，不是太妃。

文襄敬皇后元氏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静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匹。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的姐姐。孝武帝時，封爲馮翊公主，而被文襄帝納娶。容貌品德兼美，能極盡和睦敬重的禮節。初生河間王高孝琬，當時文襄帝還是世子，三天後孝静帝臨幸世子府第，贈送錦緞和布帛一萬匹。世子推辭，請求接受其他貴人的禮物，於是十間房屋都裝滿。以後又生兩個公主。

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静德宫。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奸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疏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絙，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

文宣帝接受禪讓後，尊爲文襄皇后，住在静德宫。到天保六年，文宣帝漸漸變得昏狂，就移居到高陽的府宅而攫取了倉庫財物，説："我哥哥從前奸淫了我的夫人，我今天要報仇。"就奸淫了皇后。其他高氏婦女，不管關係的親近還是疏遠都讓左右的隨從當面胡亂奸淫。用葛草做成大繩子，讓魏安德主騎上去，讓人推拉她。又命胡人苦苦地侮辱她。文宣帝又自己露出陰具，給衆部下看。武平年中，皇后死，合葬在義平陵。

琅邪公主

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爲孫騰妓，騰又放棄。文襄遇諸途，悦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絶異者。崔暹必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顔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悦，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於吾。"玉儀同産姊静儀，先適黄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賞賜甚厚焉。

琅邪公主名叫元玉儀，魏高陽王元斌的庶生妹妹。早先不露齒，成了孫騰的歌妓，孫騰又放棄了她。文襄帝在路上遇見她，喜歡而納娶了她，於是受到特殊寵愛，奏請魏帝封爲公主。文襄帝對崔季舒説："你一直爲我尋找美色，不如我自己找到一個絶頂出色者。崔暹必定當面直諫，我也有話對付他。"等崔暹奏事，文襄帝不再給他好臉色。過了三天，崔暹懷揣名帖，墜落在眼前。文襄帝問他："拿這個有什麽用?"崔暹恐懼地説："未能見公主。"文襄帝大爲高興，拉着崔暹的手臂進去見公主。崔季舒對人説："崔暹常忿恨我獻媚討好，在大將軍面前，常説叔父該殺。等到他自己獻媚討好，却比我還厲害。"玉儀同母姐姐静儀，先嫁給黄門郎崔括，文襄帝也御幸了她，都封爲公主。崔括父子因此得到越級提拔，賞賜非常優厚。

文宣皇后李氏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

文宣皇后李氏名叫祖娥，趙郡李希宗的女

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勛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

兒。容貌品德都很美好。當初是太原公的夫人。等到皇帝將要册立皇后，高隆之、高德正説漢族婦人不可以爲天下母，應重選更好的配偶。楊愔堅持請求依照漢、魏慣例，不改元配夫人。而高德正還堅持請求廢黜皇后而册立段昭儀爲后，想以此與勛貴大臣結成内援。文宣帝終究不聽從而立李氏爲皇后。文宣帝常鞭打嬪妃，甚至於有被殺害者，衹有皇后單獨受到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

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宫，號昭信皇后。武成踐阼，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慚，由是生女不舉。帝横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帝即位，降格居住在昭信宫，號稱昭信皇后。武成帝登基，逼迫皇后與他淫亂，説："如果不答應我，就殺你兒子。"皇后害怕，順從了他。後來懷孕，太原王高紹德進宫，不能與皇后相見，就憤恨地説："兒難道不知道嗎？姊姊肚子大了，所以不見兒。"皇后聽説了大爲愧恨，因此生下女兒不養活。武成帝横刀駡道："你殺了我女兒，我何不殺你兒子？"當着皇后的面用夯搗死高紹德。皇后痛哭，武成帝更爲發怒，剥光皇后的衣服亂棍抽打她，號哭叫天不止。用絹口袋盛着皇后，流血淋漓，投到渠水中，好久纔蘇醒，又用牛車載着送到妙勝尼寺。皇后本性喜愛佛法，因此就當了尼姑。北齊滅亡，進入關中。隋朝時纔得以返回趙郡。

段昭儀

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弄女婿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韶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録尚書唐邕。

段昭儀，段韶的妹妹。成婚之夜，段韶的妻子元氏按民間戲弄女婿之法戲弄文宣帝，文宣帝懷恨在心。後因爲發怒，對段韶説："我會殺了你媳婦！"元氏害怕，藏到婁太后家裏，文宣帝在世期間不敢出來。段昭儀才色俱美，禮遇幾乎與皇后相同。後主時，改嫁録尚書唐邕。

王嬪

王嬪者，琅邪人也。嬪姊先適崔脩，文宣并幸之，數數降其夫家，超用脩爲尚書郎。

王嬪，琅邪人。王嬪的姐姐先嫁給崔脩，文宣帝都御幸了她們，屢次至她丈夫家，越級提拔崔脩當了尚書郎。

薛嬪

薛嬪者，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爲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内宫中，大被嬖寵。其姊亦俱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爲其父乞司徒公，

薛嬪，本是娼家的女兒。十四五歲時，被清河王高岳喜愛。她父親請求收進宫内，大受寵愛。她姐姐也同時進御皇上。文宣帝後來知道她以前與高岳私通，又替她父親請求司徒公官職，

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過産亦從戮。

皇帝大怒，先鋸死了她姐姐。薛嬪當時有孕，生産後也被殺。

孝昭皇后元氏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爲皇后。帝崩，從梓宫之鄴。始度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宫。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閟隔，不得與家相知。宫闈内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的女兒。初爲常山王的妃子。天保末年，賜姓步六孤。孝昭帝即位，立爲皇后。孝昭帝駕崩，跟隨皇帝棺材到鄴。剛渡過汾水的橋梁，武成帝聽説皇后有奇藥，派人追趕來要而未得到，派宦官上車當場羞辱。降格住在順成宫。武成帝殺害樂陵王後，元氏被幽閉，不能告之家人。宫庭内忽然有流言飛語，武成帝命人追查，得到了皇后父兄的書信，元蠻於是因罪而免官。皇后因北齊滅亡，進入北周皇宫中。隋文帝當丞相時，放回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産後主日，有鴞鳴於産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媪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遥爲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奸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内殿，托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的女兒。其母親是范陽盧道約的女兒，當初懷孕，有胡僧上門説："這個宅子葫蘆裏有月亮。"過後就生下皇后。天保初年，選爲長廣王的妃子。生下後主的那天，有猫頭鷹在産帳上鳴叫。武成帝駕崩，尊稱爲皇太后。陸媪以及和士開密謀殺害趙郡王高叡，調出婁定遠、高文遥當刺史。和士開、陸媪討好太后，没有做不到的。當初，武成帝時，皇后與諸位宦官淫狎。武成帝寵幸和士開，常與皇后玩握槊游戲，因此與皇后通奸。自武成帝死後，多次出宫前往佛寺，又與和尚曇獻通奸。擺放金錢在曇獻的坐席下，又在曇獻的房間墻壁上挂寶裝胡床，這是武成帝平生所用的東西。又在内殿安置一百名和尚，藉口聽講佛經，日夜與曇獻寢卧相處。讓曇獻當昭玄統。和尚們遥指太后對曇獻開玩笑，以至於稱他爲太上皇。皇帝聽説太后行爲不檢點，而未相信。後來朝見太后，看到兩個少年尼姑，喜歡他們就召見，乃是男子。於是曇獻的事也敗露，都伏法殺頭。并且殺了元山王三位郡君，都是太后所親昵的人。

帝自晋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兼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矟，馳入南城，令鄧長顒幽太后北宫。仍有敕，内外諸親一

皇帝從晋陽護送太后回鄴，走到紫陌，突遇大風。兼舍人魏僧伽懂得風角術，上奏説："馬上會有暴亂逆反之事。"皇帝欺詐説鄴中有急事，彎弓帶刀，馳馬進入南城，令鄧長顒幽禁太后在北宫。又有敕命，内外皇親一律不得與太后相

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迎復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恣行奸穢。開皇中殂。

見。過了很久，皇帝迎回太后。太后開始聽説使者到，大驚，擔心會有不測。每當太后擺設食物，皇帝也不敢食用。北周使者元偉來訪，作《述行賦》，敘述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章雖不工整，太后當時深爲愧恨。北齊滅亡，太后來到北周，仍然恣意行奸穢之事。開皇年間去世。

弘德李夫人

弘德夫人李氏，趙郡李叔讓女也。初爲魏静帝嬪，武成納焉。生南陽王仁盛，爲太妃。姊爲南安王思好妃，坐夫反，以燒死。太妃聞之，發狂而薨。

弘德夫人李氏，趙郡李叔讓的女兒。最初是東魏静帝的嬪妃，武成帝收入後宫。生南陽王高仁盛，升爲太妃。姐姐是南安王高思好的妃子，因丈夫謀反，被燒死。太妃聽説此事，發狂而死。

文宣王嬪及中人盧勒叉妹，武成并以爲嬪。武成崩後，胡后令二嬪自殺。二嬪悲哭，後主爲之惻愴，私遺衣物，令出外避焉。盧養淮南王，後爲太妃。

文宣王嬪及中人盧勒叉的妹妹，武成帝都收爲嬪。武成帝死後，胡皇后命此二人自殺。二人痛哭，後主替她們難過，私下送給衣物，讓她們出外躲避。盧氏養育淮南王，後來成爲太妃。

又有馬嬪，亦得幸，爲后所妒，自縊死。

又有馬嬪，也得到皇帝寵幸，受到皇后的妒忌，自殺而死。

彭樂、任祥并有女，因坐父兄事，皆入宫，爲文宣所幸。武成以彭爲夫人，養齊安王，任生丹楊王，并爲太妃。

彭樂、任祥都有女兒，因連坐父兄的罪過，都進入後宫，被文宣帝御幸。武成帝以彭氏爲夫人，養育齊安王，任氏生丹楊王，都爲太妃。

後主皇后斛律氏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悦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别宫，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斛律光的女兒。當初爲皇太子妃，後主接受禪讓，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下一女，皇帝想讓斛律光喜歡，詐稱生男孩，爲此大赦。斛律光被殺後，皇后廢黜在别宫，後來命她當尼姑。北齊滅亡，嫁作開府元仁的妻子。

後主皇后胡氏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欲求悦後主，故飾后於宫中，令帝見之。帝果悦，立爲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媪既非勸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胡長仁的女兒。胡太后淫亂不合母儀之道，深爲愧恨，想討好後主，所以裝扮胡氏留在宫中，讓後主看到。後主果然喜歡她，於是立爲弘德夫人，又進位左昭儀，大受寵愛。斛律皇后被廢，陸媪想讓穆夫人代替，太后不允許。祖孝徵請求立胡昭儀爲后，就成爲皇后。陸媪既然不是勸立之人，又意圖立

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侄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奸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妒，輕霄面黥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太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爲穆后之瑞焉。

武成爲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爲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爲吊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匹與吊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

穆夫人，此後在太后面前變了表情對太后說：“什麽東西親侄女，說這樣的話！”太后問說了什麽話。陸嫗說：“不可講。”堅持問她，纔說：“她對大家說，太后行爲多有非法，不可以教訓人。”太后大怒，叫來皇后，當即剃了她的頭髮，命令送回家。後主想念她，常寫詩送她以傳達心意。後來與斛律廢后都召入宮內。數天後鄴城失守，據說後來也改嫁了。

後主皇后穆氏，名叫邪利，本是斛律皇后的隨從婢女。母親叫輕霄，本是穆子倫的婢女，後轉到侍中宋欽道家，私通後生下皇后，無人知道其氏族，有人說皇后就是宋欽道的女兒。小名黃花，後來取名舍利。宋欽道的夫人妒忌，輕霄臉上被刺了宋字。宋欽道因罪被誅殺後，黃花因此進入皇宮。受到後主的寵幸，宮內稱她爲“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太姬知道她受寵，就收爲養女，推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下皇子高恒。當時後主未立太子，陸太姬暗中交結，藉口皇子的監撫之事不可無人，當時皇后斛律氏，是丞相斛律光的女兒，怕她懷恨，先讓斛律皇后以母親身份養育這個皇子，然後立爲皇太子。陸太姬又藉口國家姓氏的重要，穆、陸相對，又奏請給黃花賜姓爲穆氏。胡庶人被廢，陸太姬出了大力，所以就立黃花爲皇后，大赦。當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在鄴城東的水裏得到印璽獻給皇帝，印文是“天王后璽”，即石氏所作。詔書頒告此事，作爲穆氏立爲皇后的吉兆。

武成帝爲胡皇后製做珍珠裙褲，所花費無法計算，被火燒毀。後主册立了穆皇后後，又爲她製做。正好周武帝因太后的喪事，詔命侍中薛孤、康買等人做吊唁使者，又派胡人商賈帶來錦綢三萬匹與吊唁使同往，想買下珍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朝的人不與齊人交易，但是最終還是造了。在此之前，有童謠說：“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說黃花不久就要謝。後主自從立了穆后之後，昏庸飲酒無度，所以說“清觴滿杯酌”。陸嫗之子駱提婆，詔命改姓爲穆；陸嫗，

爲穆；陸，太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采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爲太姬陸嫗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當上太姬，都是因皇后的緣故。皇后既然以陸太姬爲母，駱提婆爲家，就不再理睬輕霄。輕霄後來自己治好臉上刺字，想來求見，被太姬陸嫗派人禁止控制住，最終也未能見面。

馮淑妃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并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

馮淑妃名叫小憐，大穆皇后的隨從婢女。穆后不受寵愛後，在五月五日進獻小憐，號稱"續命"。她聰明狡黠還能彈琵琶，善於歌舞。後主被她迷惑，坐則同席，出則兩馬并列，願得生死永在一處。命淑妃住在隆基堂，淑妃討厭這是曹昭儀原來住過的，就命令全部翻修其地面。

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妝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迹，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勛，將立爲左皇后，即令使馳取褘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并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内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脱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

周軍攻取平陽時，後主正在三堆圍獵，晉州屢次告急，後主將要返回，淑妃請求再殺一圍野獸，後主聽從了她的話。有識之士認爲後主名字爲緯，殺圍的話不是吉兆。等後主趕至晉州，城已快被攻下。挖地道攻城，離城墻陷塌衹有十幾步了，將士想乘勢攻入城内。後主敕命暫且停止，召淑妃一齊觀看。淑妃化妝打扮，不能準時來到。周人用木頭堵塞，城於是不能攻下。舊時民間相傳，晉州城西石頭上有聖人的足迹，淑妃想去觀看。後主怕箭矢射到橋，就抽調攻城的木料建造一座距離遠的橋，監作舍人因不能快速完成而受罰。後主與淑妃渡橋，橋壞了，到夜裏纔回來。稱妃子有功勛，將要立爲左皇后，就命令使者飛馳取來褘衣等皇后服飾。仍然與她并排騎馬觀戰，東翼少有退却，淑妃害怕地説："軍隊戰敗了！"後主就帶着淑妃逃奔返回。至洪洞戍，淑妃纔用粉鏡自己玩弄，後邊人聲亂叫賊軍來了，於是又逃。内官報告從晉陽送到了皇后的衣冠，後主爲之停馬，命淑妃穿戴，然後纔離去。後主逃奔到鄴，太后後到，後主不出來迎接；淑妃將要到了，鑿城北門出城十里迎接她。又帶着淑妃逃奔青州。後主後來被俘到了長安，向周武帝請求要淑妃，周武帝説："朕視天下如脱鞋，一個老女人難道爲你可惜嗎！"仍然賞賜給他。

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

等到後主遇害，把淑妃賞賜給代王宇文達，非常寵幸她。淑妃彈琵琶，因爲弦斷了，作詩説："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絶，

知心斷絶，應看膠上弦。”達妃爲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

應看膠上弦。”宇文達的妃子被淑妃陷害，幾乎致死。隋文帝要把淑妃賞賜給宇文達妃子的哥哥李詢，命她穿布裙舂米。李詢母親逼令她自殺。

後主以李祖欽女爲左昭儀，進爲左娥英。裴氏爲右娥英。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陽休之所制。

後主以李祖欽的女兒爲左昭儀，進升爲左娥英。裴氏爲右娥英。娥英這個名稱，兼取舜的妃子娥皇、女英的名字，是陽休之製作的名稱。

樂人曹僧奴進二女，大者忤旨，剥面皮；少者彈琵琶，爲昭儀。以僧奴爲日南王。僧奴死後，又貴其兄弟妙達等二人，同日皆爲郡王。爲昭儀别起隆基堂，極爲綺麗。陸媪誣以左道，遂殺之。

樂工曹僧奴進獻兩個女兒，大的因爲違背皇帝旨意，被剥了臉皮；小的會彈琵琶，當了昭儀。讓曹僧奴當了日南王。曹僧奴死後，又讓他兄弟曹妙達二人富貴，同一天都成爲郡王。爲曹昭儀修建了隆基堂，極爲綺麗。陸媪誣告曹昭儀用左道害人，結果殺了她。

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擘寵之。毛能彈箏，本和士開薦入。帝所幸彭夫人，亦音妓進，死於晋陽，造佛寺，與總持相埒。一李是隸户女，以五弦進；一李即孝貞之女也。小王生一男，諸閹人在傍，皆蒙賜給。毛兄思安，超登武衛。董父賢義，爲作軍主，由昭儀亦超登開府。自餘姻屬，多至大官。

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都寵愛她們。毛夫人能彈箏，本是和士開推薦進宫的。後主寵幸的彭夫人，也是由音樂歌妓進宫的，死在晋陽，建造佛寺，與總持寺相當。一個李夫人是奴隸户的女兒，因會彈五弦進宫；一個李夫人是李孝貞的女兒。小王夫人生下一個男孩，諸位宦官在旁邊，都受到賞賜。毛夫人的哥哥毛思安，超級榮升武衛。董昭儀的父親董賢義，本是一個軍主，因爲昭儀也超級提升爲開府。其餘的親屬，大多當了大官。

周文皇后元氏

周文皇后元氏，魏孝武之妹也。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帝殺歡，改封后爲馮翊公主，以配周文帝。生孝閔帝。魏大統十七年，薨。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踐阼，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爲皇后。

周文皇后元氏，魏孝武帝的妹妹。當初封爲平原公主，嫁給開府張歡。張歡性子貪婪殘暴，對待皇后十分無禮。孝武帝殺了張歡，改封爲馮翊公主，嫁給周文帝。生下孝閔帝。魏大統十七年，去世。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在成陵。孝閔帝即位，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年，又追尊爲皇后。

文宣皇后叱奴氏

文宣皇后叱奴氏，代人也。周文帝爲丞相，納爲姬，生武帝。天和二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崩。五月，葬永固陵。

文宣皇后叱奴氏，代人。周文帝當丞相時，納爲姬，生了武帝。天和二年六月，尊爲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去世。五月，葬在永固陵。

孝閔皇后元氏

孝閔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

孝閔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帝的第五個

帝第五女也。初封晋安公主。帝之爲略陽公也，尚焉。及踐阼，立爲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爲尼。建德初，武帝誅晋公護，上帝尊號，以后爲孝閔皇后，居崇義宫。隋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女兒。當初封爲晋安公主。孝閔帝當略陽公時，娶了公主。等到即位，立爲王后。孝閔帝被廢黜，王后也出家爲尼姑。建德初年，武帝誅殺晋公宇文護，給孝閔帝追加尊號，以王后爲孝閔皇后，居住在崇義宫。隋朝取代北周，皇后出宫住在里巷的府第。大業十二年，去世。

明敬皇后獨孤氏

明敬皇后獨孤氏，太保、衛公信之長女也。帝之在藩，納爲夫人。二年正月，立爲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爲皇后。明帝崩，與后合葬焉。

明敬皇后獨孤氏，是太保、衛公獨孤信的長女。明帝在當親王時，納娶爲夫人。二年正月，立爲王后。四月，去世，葬在昭陵。武成初年，追尊爲皇后。明帝死後，與皇后合葬。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也。突厥滅蠕蠕後，盡有塞表之地，志陵中夏。周文方與齊人争衡，結以爲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武帝即位，前後累遣使焉。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許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宫以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所迎后。俟斤又許齊婚，將有異志，純等累請，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飄壞其穹廬，俟斤大懼，以爲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至，武帝接以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禮焉。宣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曰天元上皇太后。宣帝崩，静帝尊爲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孝陵。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的女兒。突厥滅亡蠕蠕後，全部占有了塞外的土地，志在占領中原。周文帝正與北齊争奪中原，與突厥聯合結爲聲援。俟斤最初想把女兒許配給周文帝，不久就翻悔了。武帝即位後，先後多次向突厥派遣使節。保定五年二月，詔令陳公宇文純、許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人，備齊皇后所用物品以及行宫，包括六宫以下一百二十人，到俟斤駐扎地迎接皇后。俟斤又答應了北齊的婚姻，將有異心，宇文純等人多次請求，未得應允將要返回覆命。正好遇上强烈的雷電大風，吹壞了俟斤的帳篷，俟斤大爲恐懼，以爲這是上天的譴責，就按禮節送皇后，宇文純等人敬奉她回歸。天和三年三月到達，武帝用親迎之禮迎接。皇后有姿色美貌，舉止得體，武帝深爲禮敬。宣帝即位後，尊稱皇后爲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稱爲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稱爲天元上皇太后。宣帝死後，静帝尊稱爲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去世，時年三十二歲。隋文帝詔命有關部門備禮儀，把皇后合葬在孝陵。

武皇后李氏

武皇后李氏，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長安，周文以后賜武帝。後得親幸，生宣帝。宣政元年七月，尊爲帝太后。大

武皇后李氏，名叫娥姿，楚人。于謹平定江陵，皇后家被抄。到了長安，周文帝把她賜給武帝。後來得到寵幸，生下宣帝。宣政元年七月，尊爲帝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稱爲天元帝

象元年二月，改爲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爲天皇太后。二年二月，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崩，静帝尊爲大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爲尼，改名常悲。八年，殂，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太后。七月，又尊稱爲天皇太后。二年二月，尊爲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去世，静帝尊爲大帝太后。隋朝開皇元年三月，出家爲尼姑，改名常悲。八年，去世，按尼姑禮葬在京城南。

宣皇后楊氏

宣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帝在東宫，武帝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爲四皇后。二年二月，詔取象四星，於是后及三皇后并加大焉。册授后爲天元大皇后，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爲五皇后焉。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自引决。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静帝尊后爲皇太后，居弘聖宫。

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帝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悦。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内甚愧之。開皇初，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詔還京，所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皇后楊氏名叫麗華，隋文帝的長女。宣帝在東宫爲皇太子時，武帝爲他納娶麗華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爲皇后。宣帝後來自稱天元皇帝，皇后稱爲天元皇后。不久又册立天皇后以及左右皇后，與楊皇后合爲四皇后。二年二月，詔令模仿四星之象，於是皇后以及其他三皇后的名稱都加了大字。册授楊皇后爲天元大皇后，又另立一個天中大皇后，與楊皇后一共爲五皇后。楊皇后性子温柔婉約，不妒忌，四皇后以及嬪妃們都愛戴而尊敬她。宣帝後來變得更加昏暴，喜怒無常。曾經譴責楊皇后，欲加治罪，皇后舉止安詳嫻雅，言辭臉色一點不變。宣帝大怒，就賜皇后死，逼着皇后自行了斷。皇后的母親獨孤氏聽説了，來到堂上説情謝罪，叩頭以致流血，然後纔得以免除。宣帝死了，静帝尊稱皇后爲皇太后，居住在弘聖宫。

當初，周宣帝生病時，詔命隋文帝進宫侍候疾病，等到病重時，劉昉、鄭譯等人通過僞詔讓隋文帝接受遺詔輔政。皇后開始時雖然不參預謀劃，但因爲太子年幼，怕權力落在其他家族手裏，不利於自己，聽説劉昉、鄭譯已發布了這個詔書，心裏很高興。後來知道隋文帝另有打算，心中很不平。等到隋朝禪代了北周，氣憤悲惋更加厲害。隋文帝内心甚爲慚愧。開皇初年，封皇后爲樂平公主。後來又商議讓她改嫁，皇后發誓不同意，這纔停止。大業五年，跟從隋煬帝到張掖，死在河西。詔命返京，有關部門完備禮節，把皇后合葬在定陵。

宣皇后朱氏

宣帝后朱氏，名滿月，吴人也。其家坐事，没入東宫。宣帝之爲太子，后被選掌衣服，帝召幸之，遂生

宣帝后朱氏，名滿月，吴人。其家因罪，抄家收入東宫。宣帝在當太子時，皇后被選爲掌管衣服的女官，宣帝召見而御幸了她，就生下静

静帝。大象元年四月，立爲天元帝后。七月，改爲天皇后。二年二月，又改爲天大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疏賤無寵。以静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静帝尊后爲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二月，出俗爲尼，改名法净。六年，殂，以尼禮葬于京城西。

帝。大象元年四月，立爲天元帝后。七月，改稱爲天皇后。二年二月，又改稱爲天大皇后。皇后本來不是良家女子，又比宣帝大十多歲，因此被疏遠賤視而不受寵。因静帝的緣故，纔特加尊崇，位次在楊皇后之後。宣帝死，静帝尊稱皇后爲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二月，出家爲尼姑，改名法净。六年，去世，以尼姑的禮節葬在京城之西。

宣皇后陳氏

宣帝后陳氏，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之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宫，拜爲德妃。月餘日，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左大皇后。三月，又詔以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大皇后外，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於是以后爲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光。后永徽初終。

宣帝后陳氏，名月儀，自稱是潁川人，大將軍陳山提的第八個女兒。大象元年六月，被挑選進宫，拜爲德妃。一個多月後，立爲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稱爲天左大皇后。三月，又下詔書以土地來比喻女性的品德，土的數字是五，四大皇后之外，增設天中大皇后一人。於是就讓陳皇后爲天中大皇后。宣帝死後，皇后出家爲尼姑，改名華光。皇后在永徽初年去世。

父山提，本尒朱兆之隸。仕齊，位特進、開府、東兖州刺史、謝陽王。武帝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鄅國公，除大宗伯。

皇后父親陳山提，本是尒朱兆的奴隸。在北齊做官，官至特進、開府、東兖州刺史、謝陽王。武帝平定北齊，拜爲大將軍，封爲淅陽公。大象元年，讓皇后父親越級授官上柱國，進爵鄅國公，任命爲大宗伯。

宣皇后元氏

宣帝皇后元氏，名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選入宫，拜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爲天右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爲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皇后同時被選入宫，俱拜爲妃；及升后，又同日受册。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爲尼後，李、朱及尉遲后并相繼殞歿，而二后貞觀中尚存。

宣帝皇后元氏，名叫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元晟的第二個女兒。十五歲時，被選進後宫，拜爲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爲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稱爲天右大皇后。宣帝死後，皇后出家當尼姑，改名華勝。當初，皇后與陳皇后同時被選進後宫，都拜爲妃；等到升爲皇后，又是同一天受册封。宣帝寵愛兩位皇后，禮數均等，年齡又一樣，相互間特别親愛。等當了尼姑，李皇后、朱皇后以及尉遲皇后都相繼死去，而元、陳二皇后到貞觀年間還在人世。

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皇后父親元晟，小時因是元氏宗室，拜官開府。大象元年七月，因是皇后之父而進位上柱國，封爲翼國公。

宣皇后尉遲氏

宣帝皇后尉遲氏名繁熾，蜀公迥之孫女也。有美色。初適杞公亮子西陽公温，以宗婦例入朝，帝逼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温，追后入宫，拜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左大皇后。帝崩，后出俗爲尼，改名華道。隋開皇十五年，殂。

宣帝皇后尉遲氏名叫繁熾，蜀公尉遲迥的孫女。有美貌的姿色。當初嫁給杞公宇文亮的兒子西陽公宇文温，因是皇室夫人照例進宫朝見，宣帝逼迫着御幸了她。到宇文亮謀反時，宣帝誅殺了宇文温，逼着皇后進宫，拜爲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爲天左大皇后。宣帝死後，皇后出家爲尼姑，改名華道。隋朝開皇十五年，去世。

静皇后司馬氏

静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也。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爲帝納后爲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隸刺史李丹妻，貞觀初猶存。

静帝司馬皇后名叫令姬，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的女兒。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給静帝，七月，爲静帝納娶令姬爲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因皇后父親逃奔陳國，廢黜皇后爲庶民。後來嫁給隋朝司隸刺史李丹，貞觀初年還在。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及帝受禪，立爲皇后。

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僚聞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宫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名叫伽羅，河南洛陽人，北周大司馬、衛公獨孤信的女兒。獨孤信看到隋文帝有奇異的外表，所以把伽羅嫁給他，時年十四歲。文帝與皇后相互歡洽，發誓不與他人生孩子。皇后姐姐是周明帝的皇后，長女是周宣帝的皇后，貴戚的隆盛，無人可比，而皇后常以謙卑自守。等周宣帝去世，隋文帝住在宫中，總管朝政。皇后派李圓通告訴文帝説："騎獸之勢，必不能退下，努力吧！"等文帝接受禪讓，立爲皇后。

突厥曾與中原交互貿易，有一筐明珠，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請示皇后把明珠賣掉。皇后説："如今戎狄屢次侵犯，將士疲勞，不如用八百萬分賞有功之人。"百官聞知後都慶賀。文帝非常寵愛且害怕她。文帝每次上朝，皇后總是與皇上并頭驅車而去，走到朝堂時纔停止。讓宦官窺伺文帝，政治有所失誤，隨即加以匡正勸諫，多有助益。等着文帝退朝就一同返回吃飯睡覺，相互照顧非常愉快。皇后早年失去雙親，常心懷感念仰慕，見到有父母的公卿，總是向他們致禮。有關部門奏請説："按照《周禮》，百官的妻子，由王后命准。規則定在從前，請依照古代

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陁以猫鬼巫蠱咒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陁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陁於是減死一等。

制度。”皇后説：“讓婦人參與政治，或許就由此而開端了，不可開這個頭。”不允許。皇后常對諸位公主説：“周家公主大都没有婦德，對公婆失禮，分離削薄人家的骨肉，這些不義之事，你們應當警戒。”皇后姑姑的兒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首，文帝以皇后的緣故而赦免他。皇后説：“國家的事，怎可顧及私情！”長仁最終因罪處死。皇后的異母兄弟獨孤陁用猫鬼巫蠱術詛咒皇后，犯罪當處死。皇后三天不吃飯，爲他求情説：“獨孤陁若是害政害民，我不敢説話。現在犯罪是爲了我，請留他的命。”獨孤陁於是减死罪一等。

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宫内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七寶車及鏡臺絶巧麗，使毁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宫中稱爲二聖。嘗夢周阿史那后，言受罪辛苦，求營功德。明日言之，上爲立寺追福焉。后兄女，夫死於并州，后嫂以女有娠，請不赴葬。后曰：“婦人事夫，何容不往！其姑在，宜自諮之。”姑不許，女遂行。

皇后本性一向喜愛節儉，文帝常需調和止痢藥，需要胡粉一兩，宫内不用此物，尋求竟然找不到。又想賜柱國劉嵩妻織成的衣領，宫内也没有。皇上因爲皇后不愛好華麗，當時北齊的七寶車以及鏡臺都極爲巧妙華麗，讓人搗毁了七寶車而把鏡臺賜給皇后。皇后素來愛好讀書，識達古今，凡説事都與皇上的意旨相合，宫中稱爲二聖。曾夢見北周的阿史那皇后，説受罪辛苦，請求營建功德碑。第二天告訴皇上，皇上爲她修建佛寺追祈福禄。皇后兄長的女兒，丈夫死在并州，皇后的嫂子因爲女兒有孕在身，請求不爲丈夫赴葬。皇后説：“婦人事奉丈夫，怎能容許不前往！她的婆母在，應自己問她。”婆母不允許，女兒最終還是前去。

后頗仁愛，每聞大理决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後宫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宫中，帝於仁壽宫見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宫。后候上於閤内，及帝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

皇后頗爲仁愛，每當聽聞大理寺裁决囚犯，未嘗不流淚。但性子特别妒忌，後宫妃嬪無人敢進御皇上。尉遲迥的孫女有美色，先前已在宫中，文帝在仁壽宫見到她而喜歡，因此得到御幸。皇后趁文帝上朝聽政，偷偷派人殺了她。皇上大怒，單人騎馬從後宫花苑裏衝出去，不順着路走，進入山谷間三十多里。高熲、楊素等人追上文帝，拉住馬勸諫。文帝嘆息説：“我貴爲天子，却得不到自由！”高熲説：“陛下豈能爲一婦人而輕天下？”文帝的怒氣稍得緩解，停馬很久時間，夜晚纔回宫。皇后在朝堂等候皇上，等文帝到了，流淚下拜謝罪。高熲、楊素等人加以和解，皇上擺酒盡歡。皇后自此以後意念頗爲折

弱。

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爲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熲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毁。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時皇太子多内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當初，皇后因高熲是父親家的常客，非常親熱禮敬。到這時，聽説高熲稱自己是一婦人，因此懷恨在心。又因高熲的夫人去世，他的妾還生兒子，更加對他不好，逐漸加以詆毁。文帝也每事衹聽皇后的話。皇后見諸王及朝廷大臣的妾有懷孕的，必勸文帝斥退他。當時皇太子宫内多有寵愛的女人，妃子元氏暴死，皇后認爲是太子的愛妾雲氏害死的。藉此機會對文帝吹風，罷黜了高熲，最後廢了太子楊勇而立晉王楊廣爲太子，都是皇后的謀劃。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宫，時年五十九，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太陽出現四層日暈。己巳日，太白金星侵犯軒轅星。當天夜裏，皇后死在永安宫，時年五十九歲，葬在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都受寵愛，文帝頗受迷惑，因此而得了病。至病重時，文帝對侍從説“假使皇后還在，我不會到這一步”。

宣華夫人陳氏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宫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妒，後宫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内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内事，六宫莫與爲比。及帝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的女兒。性格聰明智慧，容貌無雙。等陳朝滅亡，收入後宫，後選進後宫爲嬪。當時獨孤皇后性格妒忌，後宫妃嬪很少能進御皇上，衹有陳氏受到寵愛。煬帝在當親王時，暗地有奪取太子之位的計劃，尋求宫内的援助，每次都對陳氏獻禮。送進金蛇、金駝等物品，以求討好陳氏。在皇太子廢黜册立之際，陳氏爲煬帝出了不少力。等到文獻皇后去世，陳氏進位爲貴人，專擅了皇上房内的寵愛，主持裁斷後宫之事，六宫無人可比。等文帝病重，遺詔拜陳氏爲宣華夫人。

初，帝寢疾於仁壽宫，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

當初，文帝在仁壽宫病危，宣華夫人與皇太子一同侍候疾病。夫人天明時更衣，被太子逼迫，夫人抗拒而免被奸淫。回到皇上的住所，皇上奇怪她的神色不對，問她，夫人哭泣着告訴了實話。文帝駡道：“畜生怎能托付大事，獨孤實在是誤我！”意思是説文獻皇后。於是叫來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説：“叫我兒來！”柳述等人呼叫太子。文帝説：“是叫楊勇。”柳述、元巖出了朝堂寫完敕命，拿給左僕射楊素看。楊

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并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栗。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

素告訴了太子，太子派張衡進入寢殿，就命令夫人以及後宮一同侍候疾病的人都到另一房屋中去。一會兒就聽説皇上駕崩，但未發喪。夫人與諸位後宮妃嬪們相視而説："出事了！"都變了臉色雙腿發抖。午飯後，太子派使者帶來金盒，貼紙在盒外，親自書寫的封字，拿來賜給夫人。夫人見了，驚惶恐懼，以爲是毒藥，不敢打開。使者催促她，這纔打開，見到盒裏有數枚同心結。諸位宮女相視而説："可免死了！"陳氏憤恨地退下來坐着，不肯致謝。諸位宮女一齊逼她，纔向使者拜謝。當天夜裏，太子奸淫了陳氏。

煬帝即位，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煬帝即位，陳氏出宮居住在仙都宮。不久又召回，一年多就死了，時年二十九歲。煬帝深爲哀悼，爲她作了《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嫕，帝甚悦之。以文獻后故，希得進幸。后崩後，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亞於陳氏。帝寢疾，加號容華夫人。帝崩後，亦爲煬帝所烝。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陳朝滅亡，被選入宫，爲世婦。容貌儀表婉麗，文帝非常喜歡她。因文獻皇后的緣故，很少能够進幸皇上。皇后死後，逐漸受到寵愛，拜爲貴人，參預裁斷宮中事務，地位在陳氏之下。文帝病重，加號容華夫人。文帝死後，也被煬帝奸淫。

煬愍皇后蕭氏

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張軻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晋王，文帝爲選妃於梁，卜諸女皆不吉。巋乃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册爲妃。

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蕭巋的女兒。江南風俗，二月生孩子不養活。皇后在二月出生，因此由叔父蕭岌收養。不久，蕭岌夫妻都死了，轉由舅父張軻家收養。張軻非常貧困，皇后親受勞苦。煬帝爲晋王時，文帝在梁國爲他選妃子，占卜各個女子都不吉利。蕭巋就把皇后從舅父家接回來，讓使者占卜她，説："吉利。"就册立爲妃子。

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立爲皇后。帝每游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焉。其詞曰：

皇后性格婉雅柔順，有見識，好學而且會寫文章，還很懂得占候術，文帝非常喜歡她。煬帝非常寵愛敬重她。等煬帝即位，立爲皇后。煬帝每次巡游外出，未嘗不隨從。當時皇后見煬帝失德無道，心知不可，不敢説出，於是寫了《述志賦》以寄托自己的心願。其詞説：

承積善之餘慶，備箕帚於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

繼承了積善之家的餘福，充當了皇家妃嬪在皇宫。恐怕美好名聲不得樹立，將要拖

靈。乃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多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乃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兢於誡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弗邇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眄，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禄之逾分，撫胸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有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栗其如寒。

累祖先的靈魂。於是日夜不懈怠，實在敬畏冥冥中的鬼神。雖然自強而不息，實是愚昧而多阻滯。想要盡節在皇家，用盡心力却做不到。實是平庸淺薄之人而多幸，受到無上皇恩的寵愛。依賴天高和地厚，正遇王道升平之世。均勻地受到陰與陽的覆蓋與承載，可和日月一起光彩明亮。於是春天誕生而夏季生長，萬物一視同仁而共同繁榮。願爲恭敬節儉而立志，對於盈滿的告誡而內心自警。誰能有心做到知足，而不企求虚名。祇有至高德行的弘大深遠，纔能使感情不接近聲色之樂。爲懷舊的餘恩所感動，向皇帝尋求元配夫妻之情。榮幸地受到超乎世人的照顧，錯讓無才之人榮膺要職。得到過分的寵愛與福禄，撫胸而問却未心知肚明。雖然沐浴着皇上的恩惠與榮光，內心仍慚愧惶恐緊張而屏息。反顧渺小的自身多麼寡如暗昧，回想做個美好妃嬪多麼困難。實在是無暇去休息，有情之人豈能自我安逸！像面臨深谷走在薄冰上，心靈戰栗就如處於極寒。

夫居高而必危，每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沖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瑶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哲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而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禄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慕至人之休德。質非薄而難踪，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謂何求而

住得高了就必定危險，處在滿盈常應防止溢出。知道恣意誇耀本不合乎大道，於是從沖虚靜謐中攝取生命。嗟嘆受寵受辱都使人心易於驚動，故而崇尚無爲抱定惟一的大道。履行謙遜而能光大之道守住志向，且願安身在僅能容身之處。珠簾玉箔的珍奇，金屋瑶臺的美麗，雖是世人崇尚看重的東西，却是哲人一向鄙薄之物。愧嘆葛布做的夏衣雖不精緻，豈是絲竹亂耳所可比。知道道德的可尊，明白善惡取決於自己。蕩除囂煩人心的世俗之念，要埋頭在經史之中。綜合前人的箴誡來訓導自己的心靈，觀看列女的傳記作爲自己的準則。遵循古代賢哲的美好典範，希望福禄齊來能安寧我心。時常對照自己而一日三省吾身，由此認識今天的正確和昨天的不對。可笑黄、老教人減損思考，確信行善纔是真正歸宿。羨慕周姒的遺風，贊美虞妃的聖行。仰望先哲的高才，羨慕至人的美德。雖然自己的素質非薄而難以追踪前

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絶筆於獲麟。

人，然而内心已經恬愉可以消去迷惑。乃是一生的耿介正直，實爲禮義所遵循。雖然活着知道做得還不够，希望積累言行以成仁德。害怕達理之人的難以出現，自謂將要追求什麽而表達自己的心。素來的志向實在是難以寫盡，如同孔子絶筆在獲麟之時。

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宫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斬之。後宫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去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

等到煬帝巡幸江都，臣下離心而叛亂，有宫女對皇后説："在外面聽説人人都想造反。"皇后説："聽任你去上奏皇上。"宫女告訴皇帝，皇帝大怒説："不是你所可講的！"就斬殺了她。後來又有宫女又對皇后説："守衛皇宫的人往往相聚而議説到謀反的事。"皇后説："天下事一旦到了這一步，就大勢已去，不可救了。何必去説，衹會讓皇帝擔憂煩惱罷了！"從此没有人再報告這些事。

及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於竇建德。建德妻曹氏妒悍，煬帝妃嬪美人并使出家，并后置於武强縣。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賀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携其孫正道及諸女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于京師，賜宅於興道里。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於揚州合葬於煬帝陵，謚曰愍。

等到宇文化及叛亂時，皇后隨軍隊到達聊城。宇文化及戰敗，落入竇建德之手。竇建德的妻子曹氏妒忌凶悍，煬帝的妃嬪美人都被迫出家，連同皇后都安置在武强縣。當時突厥處羅可汗勢力正强盛，他的可賀敦就是隋朝的義城公主，派來使節迎接皇后。竇建德不敢强留，就携帶其孫子楊正道以及諸女兒進入突厥地區。大唐貞觀四年，擊破突厥，都按禮節迎接回來，回到京師，賜給住宅在興道里。二十一年，去世。詔命用皇后的禮儀在揚州合葬在煬帝陵墓，謚號爲愍。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逮於漢、晋，何嘗不敗於嬌詖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禀靈巨迹，神元生自天女，克昌來葉，異世同符。魏諸后婦人之識，無足論者。文明邪險，幸不墜國。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城之誡，其在兹乎。乙后迫於畏逼，有足傷矣。昔鉤弋年少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而其母必死。矯枉之義，不亦過乎！孝文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論曰：男女的位置都放正，是人倫的最大原則。三代以後，以至於漢、晋，何嘗不因女人驕横邪惡而失敗不因女人聖潔賢淑而興盛。至於像后稷那樣從巨人脚迹禀受到聖靈，神元的出生來自天女，因此都能使來世昌隆，後代應驗。魏朝的各皇后祇有女人的見識，没有值得評論的。其文明皇后奸邪陰險，幸好没有使國家滅亡。靈皇后驕恣淫蕩，終於敗亡天下。傾城傾國的告誡，就在此處吧。乙弗氏皇后迫於畏懼和逼迫，還值得悲傷。從前鉤弋夫人年紀輕兒子幼小，漢武帝因此行權宜之計處死了她，北魏竟然立爲正常的制度，兒子立爲太子母親就必須處死。矯正枉

曲的義理，在這裏不是太過分了嗎！孝文帝終於革除了這一失誤，實在是有其原因的。

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踪周亂；温公之敗邦家，馮妃比迹褒后。然則污隆之義，蓋有係焉。其餘作孽爲眚，外平内蠹，鑒之近代，於齊爲甚。

北齊神武帝始建了北齊的王業，武明皇后却模仿效法周朝的淫亂；温公使國家喪敗，馮妃的行迹與褒姒一樣。這樣看來污穢與隆盛的義理，都是有其聯係的。其餘作孽成災，外面安定内部却發生蠹害的事，考查近代的記載，以北齊爲最。

周氏粤自文皇，逮乎武帝，年逾二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即異，以夷亂華，汩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仇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武皇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而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族，喪周家者楊氏，何滅亡之禍，若合契焉。

北周王朝從文帝開始，直到武帝，時間超過兩代人，世系經歷了四個君主。王業已不是草創之時，事情也無需行權宜之計，却拋棄了同族而親近異族，讓外夷擾亂了華夏，打亂了婚姻的原則與秩序，向豺狼尋求外部的利益。不久回報的人厭倦了，施恩的人却没有滿足，以前的所謂和親，不等事完就成了仇敵。奇正之道，根本與此不同。當時武皇雖受制於人，未能親理國政，而謀士們藏起了奇謀，耿直的大臣鉗住了嘴巴，太過分了啊！而歷觀以前的朝代，讓外戚占據宰相要職者是很多的，而傾滅漢朝的是王氏家族，喪亡北周的是楊氏家族，爲何前後王朝的滅亡之禍，就像符契相合一樣呢。

隋文取鑒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不罹禍敗。獨孤權無吕、霍，獲全仁壽之前；蕭氏勢異梁、竇，不傾大業之後。至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克構，豈非處之以道，其所致然乎？

隋文帝從已經遥遠的朝代吸取借鑒，大力革除前朝的失誤，所以母后的家族不致遭受禍敗。獨孤氏的權力没有吕后、霍光那樣大，所以能在仁壽年號之前保全生命；蕭皇后的勢力與梁冀、竇憲不同，所以能在大業之後不傾亡性命。至於有人不喪失舊有的王業，有人能再次興隆祖業，難道不是按照道義去處世，纔導致這一結果嗎？

北史卷十五

列傳第三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高凉王孤 西河公敦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 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
寔君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亨 陳留王虔 (五世孫)暉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上谷公元紇羅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爲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爲公。卒。

上谷公紇羅，是神元皇帝的曾孫。當初跟隨道武皇帝從獨孤部前往賀蘭部，和弟弟元建勸説賀蘭訥推舉道武帝爲君主。等到道武帝登上帝位，因擁立的功勞，他和元建同一天被賜爵位爲公。去世。

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爲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襲，降爵爲襄城公。卒，贈襄城王。

兒子元題，獲賜爵位爲襄城公，後來升爵位爲王。在義臺攻打慕容驎，中流箭逝世。皇帝因太醫令陰光爲元題療傷没盡力，陰光受死刑。兒子元悉繼承爵位，降爵位爲襄城公。去世，追贈襄城王。

建德公元嬰文　真定侯元陸

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并仕太武，特獲封爵。

神元皇帝的後裔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元陸，都在太武帝時出仕，破例獲賜封爵。

武陵侯元因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并章帝之後也。

武陵侯元因、長樂王壽樂，都是章帝的後裔。

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

元因跟隨道武帝平定中原，因功勞獲封爵位爲曲逆侯。太武帝時，改爵位爲武陵侯。

長樂王元壽樂

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争權，并伏法。

壽樂擔任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爲長樂王。文成帝即位，壽樂有擁立的功勞，被任命爲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誇耀功勞，和尚書令長孫渴侯争奪權力，都被處死。

望都公元頹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望都公元頹，是昭帝的後裔。跟隨道武帝平定中原，獲賜爵位望都侯。太武帝因元頹儀表美好，舉止儒雅，派他到蠕蠕迎娶左昭儀，升爵位爲公。去世。

曲陽侯元素延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并桓帝之後也。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元郁、宜都王目辰，都是桓帝的後裔。

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道武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竇真爲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意欲撫悦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道武留心黄、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素延以小統職位跟隨道武帝征討各部落，初次平定并州，擔任刺史。道武帝在栢肆受到驚擾，并州守將封竇真作亂，素延殺了他。當時道武帝心中想要安撫取悦新歸附的人，後悔參合的誅殺，而素延殺人太多，獲罪免官。中山平定，被任命爲幽州刺史，驕奢放縱，貶降爲上谷太守。後來獲賜爵位曲陽侯。當時道武帝留心於黄、老之術，想用來純潔風尚化導習俗，即使是車輛服飾，也都去掉雕飾。素延奢侈超過限度，皇帝深深地怨恨他，積累他的過失，就徵召他返回，素延獲罪被賜令自殺。

順陽公元郁

郁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録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元郁年輕時忠誠正直，文成帝時，擔任殿中尚書，獲賜爵位爲順陽公。文成帝逝世，乙渾專擅大權，元郁從順德門進入，想要誅殺乙渾。乙渾窘迫恐懼，就侍奉獻文帝前往朝堂。元郁後來又謀劃殺乙渾，被乙渾殺死。獻文帝登録元郁的忠誠正直，追贈他爲順陽王，謚號爲簡。

宜都王元目辰

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勛。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目辰，文成帝即位，歷任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陰謀作亂，目辰、順陽公謀劃殺掉他。事情泄露，目辰逃脱。獻文帝傳位，有擁立的功勛。孝文帝即位，升爵位爲宜都王，授任雍州刺史，鎮守長安。有罪過，被處死，爵位削除。

元六修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凶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變赤。

六修，是穆帝的長子。年輕時凶惡狂悖。穆帝五年，派遣六修和輔相衛雄、范班以及姬澹等人救助劉琨，皇帝親自統領大軍爲後續部隊。劉粲畏懼，衝出包圍逃跑，殺傷很多。皇帝於是在壽陽山大規模狩獵，陳列獸皮獸肉，山爲之變成紅色。

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己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游。六修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慚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聞難來赴，滅之。

穆帝的小兒子比延受寵幸，想以他爲後繼者，六修外出住在新平城，而廢黜六修的母親。六修有匹驊騮駿馬，一天行走五百里，穆帝想收取過去給予比延。後來六修前來朝見，穆帝又命令他叩拜比延，六修不聽從。穆帝於是使比延坐在自己所乘的人力車上，派人引導隨從外出游玩。六修望見，以爲是穆帝，拜伏在路旁，等車到來，却是比延，六修慚愧憤怒地離去。穆帝發怒，討伐他，皇帝的軍隊失利，六修殺死比延。皇帝改換服裝躲到民間，有個低賤的婦女認識皇帝，皇帝於是突然逝世。桓帝的兒子普根原來在外地守衛，聽到變亂奔赴前來，消滅了六修。

吉陽男元比干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并道武族弟也。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元呂，都是道武帝同族的弟弟。

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没。

比干以司衛監職位討伐白澗丁零有功勞，獲賜爵位爲吉陽男。後來擔任南道都將，戰死。

江夏公元呂

呂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元呂因軍功被封爲江夏公，擔任外都大官，大受尊重。去世，追贈江夏王，在金陵陪葬。

高凉王元孤

高凉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内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高凉王元孤，是平文皇帝的第四個兒子。多才多藝，有志向謀略。烈帝的前元年，國家有内難，昭成帝到襄國。後來烈帝去世前，遺命迎立昭成帝。等到烈帝去世，群臣都以爲剛有大喪，昭成帝返回不一定能成行，應該擁立年長的君主。烈帝的次弟元屈剛强勇猛多權變，不如元孤的寬容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人殺死元屈，共同推舉元孤。元孤不答應，就自己前往鄴城迎接昭成帝，請求本人留下來做人質，石季龍認爲他講道義而順從了他。昭成帝登上王位，就分出國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勛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凉王。薨，謚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

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真樂勛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

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静初，在潁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

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瓌，位柔玄鎮司馬。

元鷙　元萇

瓌子鷙，字孔雀，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尒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鷙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殺尒朱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鷙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黄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之謀。孝静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

鷙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

内一半的部落給予他。逝世。

兒子元斤，失去職位心懷怨恨，誣陷寔君作亂，死在長安。道武帝時，因元孤功勛高，追封他爲高凉王，謚號爲神武。

元斤的兒子真樂，接連有戰功，後來繼承祖父的封爵。明元帝時，改封爲平陽王。逝世。

兒子元禮，繼承本來的爵位高凉王。逝世，謚號爲懿王。

兒子元那，繼承爵位，被任命爲中都大官，驍勇善於攻戰。正平初年，因事獲罪被處死。

獻文帝即位，追記元那的功勞，命令他的兒子元紇繼承封爵。逝世。

兒子大曹，性格樸實正直。孝文帝時，諸王凡不是道武帝子孫的，依條例降爵位爲公。因大曹的先代推讓國家大權功勛巨大，高祖真樂功勛昭著於前朝，改封爲太原郡公。去世，没有兒子，封國削除。

宣武帝又任命大曹堂兄的兒子洪威繼承爵位。洪威恭敬謙虚喜愛學習，擔任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静帝初年，在潁川聚集部衆響應西魏，齊神武帝派遣將領討伐平定了他。

元禮的弟弟元陵，太武帝時獲賜爵位爲襄邑男，升爵位爲子。去世。

兒子元瓌，擔任柔玄鎮司馬。

元瓌的兒子元鷙，字孔雀，孝文帝末年，因軍功獲賜爵位爲晉陽男。武泰元年，尒朱榮到達河陰，殺害朝廷官員，當時元鷙與尒朱榮一起登上高地，俯身觀看。從這以後，和尒朱榮聯合。永安初年，被封爲華山王。莊帝殺死尒朱榮以後，尒朱榮的侄子尒朱兆作亂。皇帝想率領各軍親自討伐，而元鷙和尒朱兆暗中來往，就勸皇帝説："黄河寬至萬仞，哪能倉促渡過?"皇帝於是安下心來。等到尒朱兆進入宫殿，元鷙又約束阻止守衛的兵士。皇帝受到逼迫，京城陷落，都是出於元鷙的計謀。孝静帝初年，入京任大司馬，加授侍中。

元鷙體格魁梧健壯，腰帶長至十圍，有武藝。質直少言語，性格端方仁厚，經常在宫中休

闥，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黄鉞、尚書令、司徒公。

息值勤，即使夏天也不脱衣帽。曾經在侍中高岳的筵席上，咸陽王元坦仗恃力氣酗酒任性，衆人都向他低頭。元坦問元鷙説："孔雀老武官，憑什麽得王爵？"元鷙回答説："斬下叛徒元禧的首級，憑這得到王爵。"衆人都變了臉色，元鷙却安然如初。興和三年，逝世，追贈假黄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

兒子大器，繼承爵位。後來和元瑾謀劃殺害齊文襄帝，被殺。

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元孤的孫子元度，道武帝初年，獲賜爵位爲松滋侯，擔任比部尚書。去世。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

兒子乙斤，繼承爵位爲襄陽侯。獻文帝崇敬舊臣老人，任命他爲外都大官，十分優待器重。去世。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兒子元平，字楚國，繼承先世爵位松滋侯，因軍功獲賜艾陵男。去世。

子萇，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顔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

兒子元萇，孝文帝時，繼承爵位松滋侯，依條例降侯爵，賜爵位爲艾陵伯。元萇性格剛毅，即使有吉祥喜慶的事，也不曾開口笑。孝文帝遷移都城，元萇擔任代尹留下來鎮守，授任懷朔鎮都大將。因爲分别，賜酒給元萇，雖然叩拜飲酒而臉色不開朗。皇帝説："聽説您一生不笑，現在就要被重山阻隔，該爲我笑一笑。"最終不能做到。皇帝説："五行的氣性，總有偏僻不入的地方，天地四方之間，什麽事没有？"左右見到的人，無不握住手腕大笑。

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泛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募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宣武帝時，擔任北中郎將，兼任河内太守。元萇因爲河橋的船繩道路狹窄，不便利行人來往，另外秋季河水泛濫上漲，每年時常損壞，於是設立船路，就廣泛募集從京城出發的空車，使各運輸兩塊石頭，堆積成爲河岸。橋梁寬闊，來往便利。靠近橋梁的各郡，不再勞累煩擾，公私依賴它。元萇歷任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去世，謚號爲成。元萇中年以後，官位稍微顯要，就自高自大，家庭内没有禮節，兄弟間不和睦，性格又貪婪暴虐，評論的人鄙視他。

元子華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

元萇的兒子子華，字伏榮，繼承爵位。孝莊帝初年，授任齊州刺史。在這以前，州境内多次

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悦，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駡，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饋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尒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楊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啖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

遭受叛亂，邢杲的動亂，人們不能保護自己，而子華安撫召集豪强，將鑰匙交給他們，衆人都感激喜悦，境内安寧。然而子華性情十分急躁，當他急迫時，口不擇言，親手打人。長史鄭子湛，是子華的親密朋友。受到侮辱責駡，當即離去。子華雖然後悔激勵自己，終究不能改正。任職中不做矯情廉潔的事情，凡有饋贈，推辭大禮品接受小禮物，所以人們不厭惡他的獲取。審查案件訊問囚徒，一心加以仁慈寬恕，齊地人立碑稱頌他的功德。後來授任濟州刺史。尒朱兆進入洛陽，齊州市民趙洛周驅逐刺史丹楊王蕭贊，表奏濟南太守房士達代行州中事務。洛周的兒子元顯原先跟隨子華在濟州，攔路修改奏表，請求子華再次擔任齊州刺史。子華的母親房氏曾經在親戚家飲酒吃飯，夜晚返回，大吐，人們認爲是中了毒，母親十分憂慮恐懼。子華於是捧取吐的食物全部吃下去，他的母親纔安心。不久因母親去世回都城。

孝静初，除南兖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粗疏，令我如此!"頭叩床，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

孝静帝初年，授任南兖州刺史。弟弟子思派使者同關西來往，朝廷派右衛將軍郭瓊拘捕他。子思對郭瓊的僕人説："可趕快殺我，爲什麽長久拘押傑出人士?"子華對子思説："由於你的粗疏，使我受如此罪過!"用頭叩擊床面，哭泣不能止住。子思用手撫摩鬍鬚，回頭對子華説："您脾氣真暴。"不久子華和子思都被賜令自殺在門下外省。

元子思

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爲送御史。至子思，奏曰：

> 案《御史令》文："中尉督司百僚，書侍御史糾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并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

子思字衆念，性格剛烈暴躁，常以忠誠堅貞自誇。元天穆執掌朝廷大權，以子思爲同宗推薦他爲御史中尉。在這以前，兼尚書僕射元順上奏，認爲尚書是百官的根本，涉及到公事，不應送交文本到御史。到子思任御史中尉，上奏説：

> 案《御史令》有言："中尉督察百官，治書侍御史糾察宫内。"又説："中尉出行，儀仗用木棒在前面開路，清除一里的道路，王公百官讓開道路。"時間經歷了四位皇帝，前後的中尉二十來人，奉命和各官府打交道，没有短暫廢除，府寺臺省都依從這個法令。僅肅宗的時候爲臨洮王舉辦喪事，已故

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决議，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凉。

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旅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别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

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廷，并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晋文陽《傅嘏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僚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

兼尚書左僕射臣元順不肯給予名單，又不送交簿籍。已故中尉臣酈道元舉奏他，而元順又上奏説："尚書是百官的根本，尚書令和僕射處於出納王命的尊貴地位，不應下屬於中尉，向御史送名册。"不久也得到敕令，准許如他所奏。從那時到現在，法令没有定準。臣下起初到御史臺，詳見事情經過，心中想申請商議决斷，衹因爲是暫且兼任職務，不應如此急迫。日復一日，於是經歷若干冬夏。

上月初一早晨，御史臺發文給尚書省，索取應朝見人員的名册，而尚書省拖延不送。不久又發文催促主管官吏，忽然得到尚書郎中裴獻伯在文後的批注説："按舊例，御史中尉在夾道中遇到尚書郎中，中尉下車拿着手板，郎中在車上舉手表示禮節。依這説來，表明二者不對等。"臣下見到這段話後，深爲奇怪驚訝，思索再三，不明白所以然。衹認爲都省另接新條令，改變高祖舊日命令，就派人發文查問，事情有什麽依據。又接到尚書郎中王元旭通報："出自蔡氏《漢官》，似乎不是牽强附會。"纔知道裴、王也想破壞典章，兩人心中想要自己假稱命令。

臣下考《漢書·宣秉傳》中説，詔書徵宣秉爲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尚書令都在殿廷相會，都獨坐一席，京城稱他們爲三獨坐。又考《魏書·崔琰傳》、晋文陽《傅嘏傳》，都説擔任中丞後，百官震驚害怕。依這説來，則中丞不向尚書郎行禮，當已很久了，御史不隸屬於尚書省，也不僅僅是現在。又考《職令》説："朝會延誤時間，就加以彈劾糾察。"如此百官的簿賬應該送到御史臺，顯然明瞭。另外皇太子以下違犯法令，都能糾察，則尚書令和僕射朝見的名册應交付御史，也很清楚了。不交付名册，優劣如何驗證？臣元順獨斷固執，不算平允通達，先朝曲意順從，哪是正確的法度！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人名望處於士

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

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萇弟珍，字金雀，襲爵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人行列，很早擔任清流職位，輕率舞弄小筆墨，如此明白的事，苟且堅持不同意見，忽然到此地步。對這不加以整治，將毁壞朝廷法令。請求以目前的事免除獻伯等人所任官職，交付執法官府處治。尚書是出納王命的根本，尚書令和僕射是百官中的要職，附和他們的浮躁虚假，助長這種乖誤過失，應該查明首犯從犯，分別等級定罪。

詔令説："國家不同的政令，不可依據古代的事。交付有關官員查閲高祖的舊日條令，推究得失上報。"不久聽從子思的奏議，隨後爲元天穆所怨恨，就停止了。元顥失敗後，子思被封爲安定縣子。孝靜帝時，擔任侍中期間死去。

元萇的弟弟元珍，字金雀，繼承爵位爲艾陵男。宣武帝時，曲意侍奉高肇，於是爲皇帝所寵信親近。彭城王元勰的死，是元珍率領强壯的兵士殺害了他。後來任尚書左僕射時去世。

元平的弟弟長生，擔任游擊將軍，去世。孝莊帝時，因他的兒子天穆尊貴當權，追贈他爲司空。

元天穆

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出秀容，見尒朱榮，深相結托，約爲兄弟。未幾，改授別將，赴秀容，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帝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户。尋監國史，録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

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

天穆性格温和忠厚，容貌美好，有擅長射箭的名聲。六鎮叛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元深向北討伐，天穆以太尉使的身份慰勞各軍，路經秀容，見到尒朱榮，深相結交，約定爲兄弟。不久，天穆被改授爲別部將領，趕往秀容，做尒朱榮的心腹，授任并州刺史。等到尒朱榮趕往洛陽，天穆參與了開始的謀劃。莊帝即位，授任天穆爲太尉，封上黨王，徵召他趕往京城。後來增加封邑，加上從前的共三萬户。不久監修國史，擔任録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

當初，杜洛周、鮮于修禮作亂，瀛、冀各州的人大多避難到南部。幽州前平北府主簿河間人邢杲率領部隊，屯駐占據鄚城，來抗拒洛周、葛榮，將近三年。等到廣陽王元深等人失敗後，邢杲向南渡河，住在青州北海地界内。靈太后詔令對流民所在地都加以安置，命令隸屬於郡縣，選擇豪强擔任郡守縣令來安撫統領他們。當時青州刺史元世儁上奏設置新安郡，任命邢杲爲太

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逾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䠶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

守，没有回覆。遇到尚書臺淘汰新設置的郡縣官員，因邢杲的侄兒子瑶資歷居於前列，就授任子瑶爲河間太守。邢杲深爲羞恥遺憾，於是反叛。所在地流民，先前爲當地人欺凌輕視，聽説邢杲起兵反叛，相繼前來依附他，一個月之間，部衆超過十萬人。在這以前，黄河以南的人時常譏笑黄河以北的人愛吃榆樹葉子，所以齊地的人稱他們爲“䠶榆賊”。邢杲向東擄掠光州，到海邊而返回，又打敗都督李叔仁的軍隊。詔令天穆和齊神武帝討伐，大敗邢杲。邢杲於是請求投降，傳送到京城後殺了他。

時元顥乘虚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内。尒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宫，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户。

當時元顥乘虚攻占滎陽，天穆聽説莊帝向北巡視，從畢公壘向北渡河，在河内同莊帝會合。尒朱榮因天氣炎熱，想退兵，天穆苦苦堅持不同意，尒朱榮纔聽從他的意見。莊帝回宫，加授天穆爲太宰，給予儀仗鼓吹，增加食邑加上從前的共七萬户。

天穆以疏屬，本無德望，憑藉尒朱，爵位隆極當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侄，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内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黄鉞，謚曰武昭。

天穆以疏遠的族屬，本來没有恩德聲望，憑藉尒朱氏，封爵地位在當時尊貴到極點，炙手可熱使朝野注目，王公以下每天早晨擠滿門户，收受財貨，珍寶堆積。然而寬厚柔順容納人，不太被當時人怨恨。莊帝因他是尒朱榮的同黨，外表上表示優待寵信，詔令天穆乘坐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和尒朱榮相互依賴，尒朱榮時常以兄長的禮節侍奉他。世隆等人雖是尒朱榮的子侄，地位待遇已高，天穆曾經説到他們的過失，尒朱榮就加以棒打，天穆就是如此地被親近信任。莊帝内心畏懼厭惡他，天穆和尒朱榮同時被殺。節閔帝初年，追贈他爲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黄鉞，謚號爲武昭。

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兒子元儼繼承爵位，有美好的才華容貌，擔任都官尚書。等到齊國接受禪讓，聽到徵召，假托有病，便恐懼而去世。

西河公元敦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西河公元敦，是平文帝的曾孫。道武帝初年，跟隨征伐，名聲高於各將領。後來跟隨征伐中山，所向無敵。明元帝時，被任命爲中都大官。太武帝時，升爵位爲西河公，寵信待遇愈加深厚。去世，兒子元撥繼承爵位。

司徒元石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司徒元石，是平文帝的玄孫。有膽識謀略。跟隨太武帝向南征討，到達瓜步山。擔任尚書令、雍州刺史，歷任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元謂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

武衛將軍元謂，是烈帝的第四個兒子。寬厚雅致有軍事謀略，時常跟隨道武帝征討，有功勛，授任武衛將軍。

子烏真，膂力絶人，隨道武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兒子烏真，力氣超過常人，跟隨道武帝征伐，屢次建立戰功，官職到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

兒子興都，聰慧敏捷剛强堅毅。文成帝時，擔任河間太守，賜爵位爲樂城子。行政威嚴猛烈，百姓畏懼他。獻文帝初年，因他的兒子元丕尊貴，升爵位爲樂城侯。稱年老而回家，皇帝更加尊敬他，賜給几杖衣服，送膳食到家中。他的妻子婁氏，是東陽王太妃。興都去世，被追贈爲定州刺史、河間公，謚號爲宣。

子提，襲父侯爵。

兒子元提，繼承父親的侯爵。

元丕

提弟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

元提的弟弟元丕，太武帝時隨從到長江邊，獲賜爵位興平子。獻文帝即位，屢經升遷到侍中。丞相乙渾陰謀反叛，元丕上奏稟告，詔令拘捕乙渾殺了他。元丕升爲尚書令，改封爲東陽公。

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永受復除。若有奸邪人方便讒毁者，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録尚書事。

孝文帝時，被封爲東陽王，任命爲侍中、司徒公。元丕的兒子元超出生，皇帝親自前往他的宅第。因堅持忠心不改變，下詔賜令元丕進入八議範圍，傳給子孫，犯過失到一百次，准許在斥責後寬恕他們。免除同族男丁各種役使徵調，永遠享受免除特權。如有奸邪的人藉機誣陷詆毁，就加以殺戮。元丕不久升爲太尉、録尚書事。

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并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僚觀瞻，莫不祗聳。唯苟頹小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

當時淮南王元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都以舊臣受到尊重，每當有大事，接進宮中，乘坐人力車，在朝中拄着拐杖，進退在一起。元丕、元佗、尉元三人都身體强壯高大，腰帶十圍，大耳朵長眉毛，鬚鬢斑白，百官觀看，無不恭敬肅穆。僅苟頹稍微矮小瘦弱，名望也趕不上三人。孝文帝、文明太后尊重老人禮敬舊臣，慰

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

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苻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群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

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并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汝何得辭也？"

及帝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帝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已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乃詔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今四方未平，謂可不移。臣聞黄帝都涿鹿，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帝曰："黄帝以天下未定，故居于涿鹿。既定，亦遷于河南。"廣陵王羽曰："臣思奉神規，光崇丕業，請决之卜筮。"帝曰："昔軒轅請卜兆，龜焦，乃問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帝又詔群臣曰："昔

問周到。元丕聲音高而爽朗，博記國家大事，飲宴的時候，常在座位中，一定高談闊論，敘述以往的成敗，皇帝太后恭敬地接受。

然而元丕諂媚阿諛當權的人，驕傲侮辱低賤的人，每當見到王叡、苻承祖，常常低身下氣。當時文明太后爲王叡建造房舍，所以也爲元丕建造宅第。宅第落成，皇帝、太后前往，率領文武百官在那裏飲宴。指派尚書令王叡宣布詔令，賜給元丕金印一紐。太后親自創作勸誡歌辭來賜給群臣，元丕上奏疏道謝。太后下令説："臣屬啊是近鄰！臣屬啊是近鄰！君主在上不放縱，臣屬在下謹慎小心。如能這樣，太平哪裏難以招致呢！"等到元丕的妻子段氏去世，謚號爲恭妃，又特別賜給元丕金券。後來依照條例降低王爵，封爲平陽郡公。請求辭職，詔令不准許。

等到皇帝向南討伐，元丕和廣陵王元羽留守京城，都加授使持節。詔令元丕、元羽説："留守不賢明是不行的。太尉年紀大威望高，地位總攬朝政。元羽，是我的親弟弟，温和柔順聰明果斷。所以派二人留守京城，授予兩個符節，賞賜責罰掌握在手。可恭謹依照現成的法度，來滿足我的心意。"元丕回答説："恭謹地以生命奉行詔令。"元羽回答説："太尉應獨自統領，臣下僅能輔助而已。"皇帝説："老年人的智慧，青年人的决斷，你怎麼能推辭呢？"

等到皇帝返回代京，元丕請求創作歌辭，詔令准許。作歌辭後，皇帝説："您一心讓我返回，所以親自作歌表達志向。現在建造已有安排，所以暫時回到舊京城，希望今後也同有這種歡樂。"於是把遷都的事詔告元丕等人，使各人陳述看法。燕州刺史穆羆進言説："現在四方没有平定，以爲可以不遷都。臣下聽説黄帝建都在涿鹿，古代聖明的君王不一定都定居中原。"皇帝説："黄帝因天下没有平定，所以居住在涿鹿。平定以後，也遷到了黄河以南。"廣陵王元羽説："臣下思慮奉行神明意旨，光大宏偉的業績，請求用卜筮來决斷。"皇帝説："從前軒轅請用占卜解决疑惑，龜甲燒焦，就詢問天老，認爲是好事，於是聽從他的話，終於達到昌盛吉祥。當高明人士的

平文皇帝棄背，昭成營居盛樂。道武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退。

見識難以決斷時，由龜甲來確定。”皇帝又詔令群臣説：“從前平文皇帝逝世，昭成皇帝營建居住到盛樂。道武皇帝神明英武順應上天，遷居到平城。我有幸遇到戰勝殘敵的國運，所以遷都到中原。北方人到了十來年，將使他們逐漸遷移。我自然大量積累倉庫儲蓄，不使大家窘迫貧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人仍然堅持愚蠢頑固的態度，皇帝都安撫而回答他們，各人理屈辭窮，退下去。

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録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啓，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

皇帝又將向北巡視，元丕升任太傅、録尚書事，接連上奏執意推讓，詔令斷絶奏疏，到他家中任命。等到皇帝從代京出發，元丕留守，詔令代京的事情，全部委托給太傅，賜予皇帝所乘坐的車馬，來往於府省中。

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絶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强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

元丕很喜愛傳統的風尚，不理解新條令，至於改變習俗遷都洛陽，改革官職制定服飾，禁止過去的語言，都是他所不願意的。皇帝也不逼迫他，衹是以大道理誘導，使他不生是非。至於衣帽已换，官員穿紅衣服排列位次，而元丕仍穿往常的衣服，坐在角落處。很久以後纔逐漸加上帽子絲帶，而不能修飾儀表。皇帝因元丕年紀衰老地位尊貴，也不勉强要求。等到罷除降低不是道武帝的子孫和異姓爲王的人，雖然降到公爵，而享受王爵的封邑之利，心中也不快樂。

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

皇帝向南征伐，元丕上奏請求稍微停留，考慮再圖謀今後的舉動。遇司徒馮誕逝世，詔令六軍返回，元丕又因元熙在代都逝世，上奏請求皇帝親臨喪事。詔令説：“現在洛邑開始營建，舉踵翹望深爲辛勞。開天闢地到如今，哪有以天子尊貴的身份遥遠地奔赴舅氏喪事的道理？我縱然想行孝，該如何對待大孝！縱然想講道義，該如何對待大義！天子爲天下最尊貴者，君臣道理懸遠，怎麽能隨意引誘，陷君主於不道德的境地。尚書令僕射以下官員，可交付執法官員貶黜。”又下詔任命元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來詔令因平陽是京郊，改封元丕爲新興公。

初，李冲文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子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産數人，

起初，李冲的文才德行威望爲人矚目，是當時的顯要人物，元丕有依仗的心意，於是爲兒子元超娶李冲哥哥的女兒，就是伯尚的妹妹。元丕

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

前妻的兒子元隆，同胞幾人，都和元丕分別居住；後來娶到宮女，所生子女住在一起財產共有。父子的感情因此而有偏向。

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陘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并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并以謀逆，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

元丕父子大體的心意不樂於遷到洛陽。皇帝從平城出發，太子元恂留在舊京城。等到即將回洛陽，元隆和穆泰等人密謀留住元恂，乘機在井陘以北起兵。元丕當時因年老居住并州，雖然没有參與開始的計謀，而元隆、元超都報告了元丕。元丕外表上顧慮不能成功，口頭上表示責難，心中却很贊同。等到皇帝前往平城，推究穆泰等人是主謀，元隆兄弟都是同黨。元丕也隨皇帝到達平城，每次審問，命元丕坐在旁邊觀看。元隆和元業等兄弟都因密謀作亂，有關官員上奏處以死刑。詔書認爲元丕應連坐，祇因先前許下他不受死刑的詔書，本人不是參與作亂的人，准許免除死刑，貶爲太原百姓，後妻生的兩個兒子准許跟隨在身邊。元隆、元超的同母弟和其餘庶出的兄弟都流徙到敦煌。元丕這時年近八十歲，還從平城扛東西跟隨皇帝到洛陽，留在洛陽。皇帝時常派遣左右的人慰勞勉勵他，於是回到晉陽。

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絶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孝文帝逝世，元丕從并州前來奔喪，宣武帝接見他，因元丕是舊臣老人，禮遇隆重。不久下令留在洛陽。後來在華林都亭飲宴，特地下令他的兩個兒子扶持他坐立。元丕任官經歷六代，將近七十年，位登宰輔，却貶爲平民，然而心中留戀京城，不能自己擺脱世間事務。詔書任命元丕爲三老。景明四年，逝世，這年八十二歲。詔令追贈爲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謚號爲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儁、邕，并以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長子元隆，先以反叛被殺。元隆的弟弟乙升、元超，也一同被殺。元超的弟弟元儁、元邕，都因立有軍功，元儁獲封新安縣男，元邕獲封涇縣男。

淮陵侯元大頭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内三郎。文成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淮陵侯大頭，是烈帝的曾孫。善於騎馬射箭，擢升爲内三郎。文成帝初年，封淮陵侯。性格謹慎嚴密，皇帝十分器重他，擔任寧北將軍。去世，追贈高平公，謚號爲烈。

河間公元齊 元志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决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内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宫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秃髮保周，坐事免官爵。

河間公元齊，是烈帝的玄孫。年輕時雄壯魁梧。太武帝征伐赫連昌，太武帝的馬摔倒，賊寇逼近皇帝，元齊用身體遮擋捍衛，拼命死戰，賊寇纔退走，皇帝得以上馬。這天没有元齊，皇帝幾乎到危險境地了。皇帝穿平民服裝進城，元齊一再規勸不答應，就和幾人跟隨皇帝進入。城内發現後，各個城門都關上，皇帝和元齊等人便進入宫中，找到婦人的裙子，繫在長矛上，皇帝順着長矛登上去，因此得以攻下城池，元齊很有貢獻。獲賜爵位爲浮陽侯。跟隨征伐和龍，因功勞被任命爲尚書，升爵位爲公。後來和新興王元俊討伐秃髮保周，因事獲罪免除官爵。

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説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謚敬王。

宋國將領裴方明攻下仇池，太武帝又授任元齊爲前將軍，和建興公古弼討伐他，於是攻克仇池，威震羌人、氐人。又獲賜爵位河間公，和武都王楊保宗共同鎮守駱谷。這時保宗的弟弟文德勸説保宗關閉險阻據守，過了一段時間，秦州主簿邊因知道這件事，秘密告訴元齊。元齊早晨到保宗那裏，高喊説："古弼到了，要宣讀詔書。"保宗出來，元齊喝令左右的人扶保宗上馬，用驛站馬匹飛奔送到朝廷。氐人於是推舉文德爲頭領，向宋國求救。宋國派遣將領房亮之、苻昭、啖龍等人率領軍隊援助文德。元齊出擊斬殺啖龍，擒獲亮之，氐人於是被平定。元齊因功勞被任命爲内都大官。去世，謚號爲敬王。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長子元陵繼承爵位。元陵性格耿直，天安初年，被乙渾所殺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元陵的弟弟元蘭，因忠誠謹慎受到寵信。孝文帝初年，獲賜爵位建陽子，任武川鎮將時去世。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强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强禦，與御史中尉李彪争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户？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

兒子元志，字猛略，年輕時精明强幹，博覽群書，很有文才。擔任洛陽令，不迴避豪强高官，和御史中尉李彪争奪道路，都入宫求見，當面陳述得失。李彪説："御史中尉避讓承華宫儀仗，停下三公的衛士鼓吹，哪有洛陽令和臣下相抗衡的道理？"元志説："我是皇帝之鄉的縣令。普天之下，誰不編入户籍？我哪有和衆官一樣低頭，避讓中尉的道理？"孝文帝説："洛陽，是我

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的豐、沛，自然應該把馬勒口向上提分路前進。從今以後，可以劃分道路行走。”等到出宫，和李彪拿起尺器量道路，各占用一半。皇帝對邢巒說：“這個年輕人還可以，所謂王孫公子，不鏤刻而自然雕琢。”邢巒說：“經過霜露的竹子枝條，所以大多强勁有氣節，不是鸞鳥就是鳳凰，落在根幹上。”

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

員外郎馮俊，是昭儀的弟弟，仗恃權勢恣意毆打所轄區域的里正，元志命令主管官吏拘捕他，判處刑罰免除官職。因此違背旨意，貶降爲太尉主簿。不久擔任從事中郎。皇帝率軍向南征伐，皇帝穿平民服裝觀察作戰的地方，有支箭要射向皇帝，元志用身體遮擋，皇帝便得以脱險。箭射中元志的眼睛，因此一隻眼睛失明。任命元志代行恒州事務。

宣武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於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

宣武帝時，授任荆州刺史。回到朝廷，御史中尉王顯舉奏元志在州中的時候强行買良民爲婢女，兼并剩餘物品請求上供朝廷，遇大赦免罪。

明帝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

明帝初年，兼任廷尉卿。後來授任揚州刺史，賜爵位爲建忠伯。元志在州中，威望名聲雖然低於李崇，也爲荆楚所畏懼。不久擔任雍州刺史。晚年沉溺於聲色伎樂，在揚州的時候，在身邊侍奉的將近一百人，器物服飾珍奇美麗，在當時可稱第一。等到在雍州，更加崇尚豪華奢侈，聚斂没有極限，聲名於是受損。

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等到莫折念生反叛，詔令元志擔任西征都督討伐他。念生派遣他的弟弟天生駐守隴口，和元志相對峙，元志被賊寇打敗，於是放棄大軍奔回岐州。賊寇於是攻打城池，州刺史裴芬之懷疑市民和賊寇暗中來往，將要全部放他們出城，元志不聽從。市民果然打開城門招引賊寇，鎖住元志和芬之送給念生，被殺害。節閔帝初年，追贈元志爲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元處真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與高凉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

扶風公處真，是烈帝的後裔。年輕時以勇敢有節氣聞名，擔任殿中尚書，獲賜爵位爲扶風公，將大政委托給他，十分受尊重禮敬。吐京胡曹僕渾等人反叛，招引朔方胡爲後援，處真和高凉王元那等人討伐消滅了他。處真性格貪婪，

軍烈暴，坐事伏法。

在軍中行事殘暴，因事獲罪被處死。

文安公元泥 元屈 元磨渾

文安公泥，魏之疏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文安公元泥，是魏國宗室遠族人。性格忠誠正直，有智慧謀略。道武帝厚待他，賜予爵位文安公，任命他爲安東將軍。去世。

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宏等并决獄訟。明元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

兒子元屈繼承爵位。明元帝時，處於門下省，發布詔命。性格聰明敏捷，善於奏事，常常合乎皇帝旨意。賜爵位爲元城侯，加授功勞將軍，和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宏等人一起决斷訴訟。明元帝向東巡視，命令元屈代任右丞相，山陽侯奚斤代任左丞相，命令二人掌管軍隊國家大事，十分有聲譽。

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没於陣，潔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没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

後來吐京胡和離石胡出以兵等人叛變，設置將軍校尉，向外招引赫連屈丐。元屈統領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抵禦。魏勤死在戰陣中，劉潔落馬，胡人捉住後送給屈丐，僅元屈的部衆還存在。明元帝因元屈損失兩個將領，想要殺他。當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懈怠，於是赦免元屈，命元屈代掌州中事務。元屈縱情飲酒，很荒廢政事。皇帝累積他前後的過失，用囚車徵回，在街市斬首。

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勛，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兒子磨渾，年輕時爲明元帝所賞識。元紹作亂，明元帝躲藏在外，磨渾和叔孫俊編造明元帝所藏地方，元紹派手下二人跟隨磨渾前去，打算殺死明元帝。磨渾出來後，就捆綁二人，帶往明元帝那裏殺掉。皇帝得到磨渾，大喜，於是成爲助手。因爲功勛，獲賜爵位爲長沙公，被任命爲尚書，外出任定州刺史。去世。

元寔君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獻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閼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昭成皇帝有九個兒子：庶出的長子爲寔君，其次爲獻明帝，其次爲秦王元翰，其次爲閼婆，其次爲壽鳩，其次爲紇根，其次爲地干，其次爲力真，其次爲窟咄。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

寔君禀性愚昧，很不仁道。昭成帝末年，苻堅派遣他的行唐公苻洛等人前來侵犯南部疆域，昭成帝派遣劉庫仁在石子嶺迎戰。昭成帝當時有病，不能親自統領各軍，就率領各部落在陰山避難，越過沙漠北面。高車四面抄掠，昭成帝又越過沙漠南。苻洛的軍隊撤退，昭成帝纔回雲中。

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説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繞廬舍，伺便將發。"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寔君以斤言爲信，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宫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内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之長安。

當初，昭成帝因弟弟元孤推讓國家，就把一半部落授予元孤。元孤的兒子元斤失去職權心懷怨恨，想伺機作亂。獻明皇帝和秦明王元翰都已逝世，道武帝年齡剛五歲，慕容后的兒子閼婆等人雖然年長，而國家嗣君没有確定下來。元斤於是游説寔君説："皇帝將扶立慕容氏所生的兒子，要先殺你，所以近來她的幾個兒子穿軍衣，夜晚帶着兵器環繞你的房舍，將乘機發難。"這時苻洛等人的軍隊還在君子津，夜晚時常警惕戒備，各個皇子挾帶兵器來往於房舍間，寔君以爲元斤的話可信，就全部殺死各皇子，昭成帝也突然逝世。這天夜晚，各皇子的妻子和宫女跑去告訴苻洛的軍隊。苻堅的將領李柔、張蚝統領兵士向境内逼近，部衆逃散。苻堅聽説後，召唤燕鳳詢問緣故，燕鳳以事實相告。苻堅説："天下的邪惡是共同的。"於是拘捕寔君和元斤，在長安車裂了他們。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寔君的孫子勿期，擔任定州刺史，獲賜爵位林慮侯。去世。兒子六狀，被封爲真定侯。

秦王元翰　元儀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剋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秦王元翰，年輕時有高尚的氣概。十五歲時，便請求征伐，昭成帝認爲他很勇敢，派他率領騎兵二千人。成年後統領兵馬，號令嚴明，多有取勝。建國十五年，去世。道武帝即位，追贈他爲秦王，謚號爲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髯，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絶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

兒子元儀，身高七尺五寸，身體很魁梧，有美麗的鬍鬚，有謀略。年輕時能舞劍，騎馬射箭超過常人。道武帝前往賀蘭部，隨從進出。登國初年，獲賜爵位九原公。隨從打敗各部落，有謀劃征戰的功勞。

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晋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强，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

等到皇帝將要圖取慕容垂，派遣元儀伺隙而欲有所圖。慕容垂詢問元儀道武帝不親自前來的用意。元儀説："先代以來，世代占據北方土地，子孫相繼，不失舊業。到祖父接受晋國管轄，爵位稱代王，東方和燕國世代成爲兄弟。我奉命而來，道理上是没有錯的。"慕容垂認爲他的回答有膽量，因此開玩笑説："我的聲威遍布四海，你的君主不親自見我，怎能不是錯誤？"元儀説："燕國如果不修飾文德，想用軍威來增

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决。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

强自己，這是本朝將帥的事情，不是我所知道的。”等到返回，禀報説：“慕容垂死後纔可圖取，現在還不可以。”皇帝嚴肅地詢問他，元儀説：“慕容垂年紀已老，他的兒子慕容寶軟弱而没有威信，謀事不能决斷。慕容德自恃才華，不是軟弱君主的臣子，嫌隙將在内部發生，那時可以圖取他們。”皇帝認爲是對的。元儀後來改封爲平原公。

道武征衛辰，儀出别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宫。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椆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敗也，帝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别從西北破其别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

道武帝征伐衛辰，元儀從另外的道路出兵，獲取衛辰的尸體，傳送首級到行宫。皇帝大喜，改封他爲東平公。命令元儀在黄河以北統領屯田，從五原到椆陽塞外，分派人員種植，很得人心。慕容寶侵犯五原，元儀緊隨其後占據朔方，截斷他的退路。等到并州平定，元儀功勞大，升爲尚書令。隨從包圍中山。慕容德失敗後，皇帝把普驎的妻子周氏賜給元儀，以及普驎的奴僕財産。元儀不久升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爵爲衛王。中山平定，又派遣元儀討伐鄴城，平定了鄴城。道武帝將要回到代都，設置中山行臺，詔令元儀兼尚書令來鎮守中山，遠近歸附。不久徵召元儀爲丞相入朝輔政。又隨從征伐高車，元儀另外從西北打敗高車别部。又隨從討伐姚平有功勞，賜給絹布綿牛馬羊等物品。

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有之，懼實無也。”帝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

元儀四肢力氣超過常人，拉弓的力量將近十石。陳留公元虔的長矛大得出奇，當時人説：“衛王的弓，桓王的矛。”太武帝初生時，道武帝高興，夜晚召唤元儀入宫，説：“你聽到夜間召唤，難道不奇怪畏懼嗎？”元儀説：“奇怪的確有，畏懼實在没有。”皇帝告訴他太武帝出生，賜給元儀御用的馬匹和皮帶、縑錦等等。

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并禮之，共談當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道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逐留聞召，恐

在這以前，上谷人侯岌、張袞、代郡人許謙等人在當時有名聲，起初來到軍中，聽説元儀善待士人，先到元儀那裏，元儀都尊敬他們，共同談論當代事務。許謙等三人説：“平原公有大才華，有曠世謀略，我們應當依附在他後面。”道武帝因元儀有才器聲望，對待他格外優厚，多次前往他的宅第，如同一般家人的禮節。元儀誇耀功勞仗恃寵信，於是和宜都公穆崇埋伏兵士謀劃作亂。穆崇的兒子逐留在埋伏的兵士中，道武

發，逾墻告狀，帝秘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内不自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

帝召喚他，將有所差遣。逐留聽到徵召，恐怕事情已經敗露，翻墻告發，皇帝保密而寬恕他。天賜六年，天象變化多，占卜的人説：“將有叛逆的臣子，倒下尸體流出鮮血。”皇帝心中厭惡，殺了很多公卿，想以此來消除天災。元儀内心不安，單人匹馬逃跑。皇帝派人追趕捉住他，於是賜令自殺，以百姓的禮儀安葬他。元儀有十五個兒子。

元纂

纂，五歲，道武命養於宫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内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

元纂，五歲時，道武帝命令收養他在宫中，恩愛和各皇子相同。太武帝即位，授任元纂爲定州刺史，封中山公，升爵位爲王，賜給人力車和几案來表示優待。元纂好飲酒親昵諂諛之人，政事以行賄而成。太武帝殺死他親近寵愛的人。元纂後來悔過修飭嚴謹，被任命爲内大將軍。任職中清廉節約簡要慎重，又有廉正公平的稱譽。元纂在同宗親屬中最年長，宗室有事，都向他咨詢。逝世後，謚號爲簡。

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録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元纂的弟弟元良，性格忠誠篤實。明元帝追録元儀的功勞，封元良爲南陽王來繼承元儀。

元幹　元禎　元瑞

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游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宰官尚書。卒，謚曰昭。

元良的弟弟元幹，善於射箭騎馬，乘馬隨從明元帝到白登山的東北，有兩隻鵰鵂飛到空中鳴叫，皇帝命左右的人射它們，不能射中。鵰鵂旋轉飛翔漸高，元幹用兩箭射下了兩隻鵰鵂。皇帝賜給他御用馬匹、弓箭、金帶各一件，來表彰他的能力，軍中於是稱元幹爲射鵰都將。跟隨太武帝向南巡視，升爵位爲新蔡公。文成帝即位，元幹被任命爲宰官尚書。去世，謚號爲昭。

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别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即

兒子元禎，膽量超過常人。太武帝時，擔任司衛監。隨從征伐蠕蠕，忽然遇到賊寇的别部，寡不敵衆。元禎於是在山上解開馬鞍放馬，以顯示有埋伏，賊寇果然疑慮而避開。孝文帝初年，賜爵位爲沛郡公，後來被任命爲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人時常抄掠，前後的郡守刺史大多維係而已。元禎於是召集新蔡、襄城的蠻人首領，使他們觀看射箭。先選左右能够射擊的二十多人，元禎親自射了幾箭都中靶，然後命令左右依次射擊。先領出一個犯死罪的囚犯，使他參與射擊的

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栗。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

行列，命他射擊却没射中，元禎就加以斥責而殺了他。蠻人魁首佩服元禎的技能畏懼元禎的威風，互相對視發抖。又預先命令左右選取死罪囚犯十人，都穿蠻人衣服，説是抄掠的賊寇。元禎於是到座位上，假裝抬眼看天，略微有風吹動，元禎對蠻人説："風氣稍顯暴烈，似乎有抄掠的賊寇進入境内，不過十來人，大致在西南五十里的地方。"當即命令騎兵追擊，果然捆綁押送十人。元禎告訴蠻人們説："你們鄉間有人如此爲盜，該不該處死?"蠻人都叩頭説："罪該萬死。"元禎就殺了這十人。於是安慰曉諭打發蠻人回去，從此境内不再有殘暴的擄掠。淮水以南的人相繼投奔依附的有三千多家，安置在城東汝水旁邊，名叫歸義坊。

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集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 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静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

當初，豫州城中豪强胡丘生多次和外人勾結，等到元禎任刺史，丘生曾因犯罪心懷怨恨，圖謀不軌，假托結婚召集城中的人，告訴他們説："刺史想要遷徙城中大户人家，送到代郡。"共同謀劃在城中造反。市民石道起把事情秘密告訴元禎，建議快速偷襲丘生，以及所有參與謀劃的人。元禎説："我不辜負别人，别人憑什麽反叛? 不過受丘生欺騙貽誤而已。如果馬上拘捕，衆人必定大懼，我平静地對待他們，不久自然會後悔而歸附。"話没説完而城中三百人自己捆綁前往州府門前，陳説丘生狡譎欺騙的罪行。而丘生單人匹馬逃跑，元禎寬恕而不追究。後來被徵召爲都牧尚書。去世，追贈爲侍中、儀同三司，謚號爲簡公。元禎有八個兒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第五個兒子元瑞。當初，元瑞的母親尹氏懷孕受傷，後來白天睡覺，夢見一個老頭帶着衣服帽子告訴他説："我賜給你一個兒子，你不要憂慮。"醒來後私下喜悦，又詢問卜筮的人，卜筮的人説："很吉利。"不久而生下元瑞。元禎認爲和夢境相合，所以起名爲瑞，字天賜。擔任太中大夫。去世，追贈太常卿。

元烈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

元儀的弟弟元烈，剛强勇武有智慧謀略。元紹作亂，百官不敢説話，僅元烈行走到外面，假稱依附元紹，募人去捉明元帝，元紹信任他，他

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子求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

從延秋門出來。於是迎立明元帝。因功勞升爵位爲陰平王。逝世，謚號爲熹。兒子元求繼承爵位。弟弟道子，擔任下大夫。道子的兒子元洛，擔任羽林幢將。元洛的兒子元乞，擔任中散大夫。

元晏

乞子晏，孝静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爲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録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秘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

元乞的兒子元晏，孝静帝初，累經升遷到吏部尚書，公平不屈服高官，當時輿論稱道他。外出任瀛州刺史，任職不久，百姓歡欣仰賴他。蔣天樂作亂，元晏被牽連，詔令押送定州賜令自殺。元晏喜好收集圖書，家中書籍多爲秘閣所收藏，凡是有借閲的，都不違背别人的心意，也因此受到稱贊。

元觚

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絶之。觚率左右馳還，爲垂子寶所執，垂待之更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重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冢，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銼殺之。乃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元烈的弟弟元觚，勇敢剛烈有膽量氣概。年輕時和哥哥元儀隨從道武帝，在左右侍奉保衛。出使慕容垂，慕容垂晚年大權在群臣手中，於是留下元觚來求取財貨，道武帝斷絶同他們的關係。元觚率領左右的人奔馳返回，被慕容垂的兒子慕容寶捉住，慕容垂對待元觚更優厚。元觚於是留心學業，熟讀經書幾十萬字，慕容垂的國中人士都稱道尊重他。道武帝討伐中山，慕容普驎於是殺害元觚來堅定衆人的心，皇帝聽説後哀傷悲慟。等到平定中山，發掘普驎的墳墓，砍他的尸體，拘捕議處殺害元觚的傅高霸、程同等人，都夷滅五族，用大刃殺死他們。於是安葬元觚，追謚爲秦愍王，封他的兒子元夔爲豫章王來繼承元觚。

常山王元遵　元素　元可悉陵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别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鎮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

常山王元遵，是壽鳩的兒子。年輕時强壯勇敢，不拘泥小節。道武帝初年，有輔佐登位的功勳，獲賜爵位爲略陽公。慕容寶失敗時，元遵另外率領騎兵七百人，截斷他的退路，因此有參合陂的勝利。等到平定中山，被任命爲尚書左僕射，加授侍中，鎮守勃海的合口。等到博陵、勃海的盜賊紛起，元遵討伐平定他們，調任州牧，封常山王。元遵喜愛酒色，天賜四年，因醉酒亂性，對太原公主失禮，賜令元遵自殺，以百姓的禮儀安葬。

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内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廷。

兒子元素，是明元帝的姨母所生，特别受到親近寵信。太武帝初年，又繼承爵位。休屠郁原等反叛，元素討伐他們，斬殺魁首，遷徙一千多家到涿鹿的南面，設置平原郡來安置他們。等到平定統萬，因元素有威德并用的謀略，任命他爲假節、征西大將軍來鎮守。後來任命他爲内都大官。文成帝即位，一意崇尚寬簡的政令，罷除各種雜調。有關官員上奏國家用度不足，一再請求恢復舊税額，惟獨元素説："臣下聽説百姓不充足，君主哪能充足?"皇帝認爲他説得對而聽從他的意見。元素，是宗室中有德行的人，又年紀老，皇帝每次接進宫，都詢問政事，他執意稱病回到宅第。性格端方正直，任官五十年，始終如一，當時輿論贊美他。逝世，謚號爲康，在金陵陪葬，在廟庭配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長子可悉陵，十七歲時，跟隨太武帝狩獵，追逐一頭猛獸，可悉陵於是空手擊倒它而獻給太武帝。皇帝説："你的才華力量超過常人，應當爲國家建功立業，不應該這樣!"當即任命他爲内行阿干。又跟隨平定凉州，沮渠茂虔派一員勇將和可悉陵相搏鬥，兩根長矛都折斷了，可悉陵抽出箭將他射下馬。可悉陵擔心他的救兵到來，來不及拔劍，就用刀子割斷他的脖頸，使他的頭離開了身子。皇帝認爲可悉陵勇敢，當天任命他爲都幢將，封暨陽子。任中軍都將時去世。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弟弟陪斤繼承爵位，因事獲罪封國被削除。

元昭　元玄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爲齊郡王簡舉哀，而昭乃作宫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呆，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爲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

陪斤的兒子元昭，小名叫阿倪，尚書張彝薦舉他兼殿中郎。孝文帝將爲齊郡王元簡舉辦喪事，而元昭却懸挂樂器在四壁。皇帝大怒，下詔説："阿倪愚笨，是誰薦舉他爲郎?"於是貶張彝以平民身份代理尚書，元昭於是被停職廢黜。宣武帝時，元昭的堂弟元暉受寵當權，元昭逐漸升任左丞。宣武帝逝世，于忠執掌朝政，元昭任黄門郎，又曲意侍奉他。于忠專權要威風，誣陷忠誠賢明的人，多是元昭所唆使的。靈太后臨朝聽政，元昭擔任尚書、河南尹，耳聾而殘忍暴戾，處事一意峻刻急躁，各處憎惡他。不久外出任雍州刺史，在州中貪婪暴虐，爲民衆的大禍害。後

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叉，所以贈禮優越。

來入京擔任尚書，諂媚侍奉劉騰，升軍號爲征西將軍。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因向元叉行賄，所以追贈的禮儀優厚。

子玄，字彦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帝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齊神武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孝武重其强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謚曰平。

兒子元玄，字彦道，以節儉聞名。孝莊帝時，任洛陽令。等到節閔帝即位，元玄上奏疏乞求安葬莊帝，當時輿論稱贊他。後來被授任尚書左丞。孝武帝即位，任命孫騰爲左僕射。孫騰是齊神武帝的心腹，帶兵器進尚書省，元玄依據法令舉發彈劾，當時的人都爲元玄擔憂。孝武帝看重他的剛强正直，封他爲臨淄縣子。等到隨從孝武帝進入函谷關，封陳郡王，擔任儀同三司，加授開府。逝世，謚號爲平。

元紹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决不避强禦。宣武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奸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凉州刺史。

元昭的弟弟元紹，字醜倫，年輕時聰明有智慧。升尚書右丞。元紹决斷事務不迴避有權勢的人。宣武帝詔令核查趙修的案件，元紹因趙修以諂媚受寵，因此就用棍棒責罰，使他致死。皇帝責備元紹不再報告，元紹説："趙修的奸詐諂媚超過董賢，臣下如不因他的過失除掉他，恐怕陛下又要背上哀帝的名聲。"因元紹言語正直，於是不治他的罪。等到出宫，廣平王元懷叩拜元紹，道賀説："阿翁是皇室的正直之士，即使朱雲、汲黯如何能超過！"元紹説："衹遺憾殺他稍晚，感到慚愧而已。"任凉州刺史時去世。

元忠　元順　元偉

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僚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群僚侍臣執别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

陪斤的弟弟元忠，字仙德，以忠誠謹慎聞名。孝文帝時，屢經升遷到右僕射，賜爵位爲城陽公，加授侍中、鎮西將軍，有輔佐的辛勤，百官都尊敬他。太和四年，病重辭職，在高柳養病，皇帝親自送到都門外，群官侍臣同他握手告别的無不流淚。等到去世，都悼念憐惜他，謚號爲宣，命令有關官員爲他立碑刻銘。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兒子元盛，字始興，繼承爵位，擔任謁者僕射。去世。

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爲侯。從駕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

兒子元懋，字伯邕，繼承爵位，降爲侯爵。隨從皇帝進入函谷關，封北平王。逝世，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爲貞慧。

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司。

兒子元陟，字景升，擔任開府儀同三司。

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

弟弟元順，字敬叔，隨從孝武帝進入函谷

濮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秘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别室垂涕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并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悦，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劃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

闢，封濮陽王，擔任侍中。等到孝武帝逝世，秘密不發布喪事，衆人大多推舉廣平王爲後嗣。元順在另外的房舍中流下眼淚對周文帝説："廣平王雖然親近，年歲德行都很高，不應居於帝位。"周文帝深深地贊同他的意見，於是宣布國家的喪事，向南陽王奉上帝號。任命元順爲中尉，代行雍州事務，又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元順善於射箭。當初，孝武帝在洛陽，在華林園戲耍射擊，用銀酒器裝二升左右，懸挂在一百步以外，命令善於射箭的十多人一同發射，射中的人就把酒器賜給他。元順一射箭就中了，皇帝大喜，同時賞賜金帛。元順隨之在箭孔處鑄造一個銀童，脚踏在金質蓮花上，手握劃炙，銘刻銀童背上，記叙他射術的工巧。

子偉，字子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録，書檄文言，皆偉所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趾殿刊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加授上開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偉性温柔，好虚静，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爲辭人所重如此。後疾卒。

兒子元偉，字子猷，有卓越的才能。大統十六年，被封爲南安郡王。等到尉遲迥討伐蜀地，委任元偉爲司録，檄文公告，都是元偉所作。建立六官，被任命爲師氏下大夫，改封爲淮南縣公。周明帝初年，被任命爲師氏中大夫，受詔令在麟趾殿校勘經書。建德年間，屢經升遷爲小司寇，做主要的使者，到齊國回訪。這年秋天，武帝親自率軍向東討伐，元偉於是被齊國扣留。齊國平定，元偉纔被釋放，加授上開府。後來授任襄州刺史，擔任大將軍。元偉性格温和柔順，喜愛虚心静氣，好學愛寫文章。起初從鄴城返回，庾信贈送他的詩説："梁亡從垂棘而返，齊平携寶鼎而歸。"他就是如此受詩人的看重。後來因病去世。

元壽興　元毗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核。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己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逾墻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

元盛的弟弟壽興，年輕時聰明好學。宣武帝初，擔任徐州刺史，在任貪婪暴虐，失去民心。他的堂兄侍中元暉深深地妒忌他的能力，於是向皇帝誣陷他，皇帝詔令尚書崔亮乘驛站馬匹去核查。崔亮出發時，接受元暉的旨意，就鞭打三個寡婦，命她們誣陷自己，稱壽興欺壓自己爲婢女。壽興恐怕最終難以免死，就讓他的妻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帶領十輛車，運輸小麥，經過他被囚禁的處所旁。壽興就翻墻出來，修義用大木盒裝上壽興，在上面蓋上小麥，載他逃出來，於是到

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

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

壽興弟益生，少亡。

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於卧内。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殷勤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户，唯毗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綽。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逹河東，躲藏在修義家中。遇到大赦纔出來，拜見皇帝，自述被元暉誣陷，皇帝也不再加責備。

當初，壽興擔任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地位低賤，因爲公事，壽興打了他四十棒。等到王顯受寵幸，擔任御史中尉，舉奏壽興在家中常有怨言，誹謗朝廷，利用皇帝飲酒過量，没有什麽察覺，就上奏這件事，讓皇帝批注同意，直接交付壽興賜令自殺。皇帝寫的一半不成字形，當時見到的人也知道不是皇帝的本意，不過畏懼元暉等人的威勢，不敢申述。等到行刑的日子，王顯親自前往監督。壽興提筆自己作墓志銘説："洛陽男子，姓元名景，天下有道而無機運，生命不長久。"其餘的文字多不收載。他回頭對他的兒子説："我的棺材中可以放一百張紙，兩支筆，我要在地下控告王顯。如果高祖的靈魂有知，一百天以内必定逮捕王顯。如果没有知覺，有什麽值得留戀的!"等到宣武帝逝世，王顯不久被殺。壽興的死，當時輿論也認爲是前任中尉彈劾高缺誣陷暗示所導致。靈太后臨朝聽政，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爲壽興伸冤，詔令予以昭雪，追贈豫州刺史，謚號爲莊。

兒子元最，字幹，隨從孝武帝進入函谷關，封樂平王，擔任侍中，兼任尚書左僕射，加授特進。

壽興的弟弟益生，年輕時去世。

兒子元毗，字休弼。武帝在封國時，自幼親近他，等到即位，出門必讓元毗陪同乘車，入宫必讓他睡在宫内。等到皇上和齊神武帝有嫌隙，當時議論的人各有不同。有人勸天子進入夷族中，有人説同齊神武帝决一死戰，有人説投奔梁國。衹有元毗幾人認爲關中是帝王故鄉，懇切叩頭請進入西部地區。評功加以賞賜，元毗和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功，封魏郡王。當時王爵的封邑僅一千户，惟獨元毗一千五百户。齊神武帝向函谷關以東宣布説："帶天子進入西部地區，事情由元毗起頭，即使一百次大赦他也不在寬恕的範圍内。"逝世，謚號爲景。兒子元綽。

元忠的弟弟元德，封河間公，在任鎮南將軍時去世，追贈曹州刺史。

元悝 元嶷

德子悝，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元德的兒子元悝，擔任潁川太守，擔任光州刺史時去世，謚號爲恭。

子嶷，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

兒子元嶷，字子仲。孝武帝初年，授任兗州刺史。這時市民王奉伯等人互相煽動謀反，元嶷放棄城池逃跑，門閘發動，折斷元嶷的腰而後出城。詔令齊州刺史尉景、濟州刺史蔡儁各率州中兵士前去討伐王奉伯，元嶷返回任舊職。封爲濮陽縣伯。孝靜帝時，改任尚書令，兼管選部。元嶷雖然擔任重要職位，順應時勢而已。擔任瀛州刺史時去世，追贈司徒公，謚號爲靖懿。

元暉 元弼

悝弟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爲給事黄門侍郎。

元悝的弟弟元暉，字景襲。年輕時沉穩機敏，較多地涉獵文史。宣武帝即位，元暉擔任給事黄門侍郎。

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閒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

當初，孝文帝遷都洛陽，舊臣顯貴都以遷移爲難事，當時想調和衆人的心情，就答應冬天住在南方，夏天住在北方。宣武帝很受左右言語的誘惑，外面的人於是有回到北方的疑問，以致有人出賣農田房舍，不安心居住。元暉就請求在閑暇之時言事，詳細上奏所聽到的事，説："先帝遷移都城，因百姓留戀故土，所以發布冬夏二地居住的詔書，是權且安定人心而已。這是當時的話，實在不是先帝的本意。而且近來遷移的人，安居歲月已久，公私生計確立，不再有返回的心願。伏願陛下完成高祖定下的大業，不要相信邪僻臣屬不正確的説法。"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别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黄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

元暉又升侍中，兼任右衛將軍。雖然對政事没有彌補增益，却深受親近寵信。凡是在宫中機密的事情，元暉另外接受旨意，藏在櫃中，衹有元暉進去纔能開，其他的侍中、黄門没有知道的。侍中盧昶也受到恩寵青睞，所以當時人稱爲"餓彪將軍，飢鷹侍中"。調任吏部尚書。收受財貨任用官員，都有確切價格，大郡二千匹，中等郡一千匹，下等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多少不等，天下人稱爲市曹。外出任冀州刺史。到州的時候，接連用車運載物資，從信都出發到湯陰之間，首尾連接，道路上不斷。車上脂角少，就在道路上將所遇到的牛，活生生地截取牛角，來充

其用。暉檢括丁户，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

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决門下大事。

暉又上書論政要：

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

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鋭於奸利之所致也。平吴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户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静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戍賊求内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

三曰：國之資儲，唯籍河北。飢饉積年，户口逃散，生長奸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

帝納之。

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録》，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秘器，贈使持節、都督中

當用度。元暉核查人户，准許自首，繳納調絹五萬匹。然而聚斂没有極限，百姓憎惡他。

明帝初年，徵召任命元暉爲尚書左僕射，詔令他兼管吏部選拔事務。後來詔令元暉和任城王元澄、京兆王元愉、東平王元匡共同决斷門下省大事。

元暉又上書論述行政要點：

其一是：御史的職位，務必要得到賢人。果真選到合適的人，不拘泥於品級，長久處於這個職位，要求他取得成就。

其二是：安定民衆和邊境，觀察時機而行動。近來邊境將領没有遠大的謀略，貪圖僥幸的功勞，荆楚、大梁的和好没有聽到，而養蠶婦女的怨恨不斷發生，這是庸人所做，專意於奸邪利益所導致的。平定吴地的計劃，自然有良好的打算，不在於一城一地。另外黄河以北幾州，是國家的根基，饑荒發生多年，户口流離四散，現在邊境上，兵士又開始徵發，像現在這種時候，哪裏容易出兵？我以爲幾年以來，僅應安定邊境，來停止徵召兵役，安定人心鼓勵農耕，施恩惠於中原。請求嚴厲責令邊境將領，從今以後有賊寇請求歸附的，不准許擅自派出軍隊接應，都必須上疏報告。違犯的人即使有功，也請求以違背詔書論處。

其三是：國家的物資儲備，僅依賴黄河以北。饑荒發生多年，户口逃散，産生出奸詐，於是有人隱瞞户口，多計算老小，隨意標注死亡，徵收人家的租調，剥奪到私庫中。民衆在下受困苦，官府在上受損失。除非另訂權宜之制，妥善加以考查，否則損耗的發生，將不會停止。請求商議，明確宣布條例。

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元暉很愛好文學，招集儒生崔鴻等人編撰百家大事，以類别區分，名叫《科録》，共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下到晋朝，共十四代。元暉病重，上奏疏獻上《科録》。去世，賜給棺材，追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號爲文

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子婿，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妹爲孝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録尚書事，位特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禄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與諸元同誅死。

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將作大匠。

元贊

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樹，以刻其柱。又詔曰："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京畿，選屬懿親，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故以授贊，庶能助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於是賜名曰"贊"。詔贊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謀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策。帝每歲南伐，執手寄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後以留守贊輔之功，進封晋陽縣伯。

元淑

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謡曰："泰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

憲。將安葬時，賜給儀仗帶劍衛士和鼓吹二十人，羽林一百二十人。

兒子元弼，字宗輔，性格温和厚道，儀表美好。因是莊帝舅舅的女婿，特地封爲廣川縣子。天平初年，屢經升遷到尚書令。元弼的妹妹爲孝武帝所娶，以親近受到信任，禮儀待遇格外隆重。歷任中書監、録尚書事，擔任特進、宗師。齊國接受禪讓，授任他爲左光禄大夫。天保三年，去世。十年，幾個兒子和元氏宗族一同被誅殺。

元弼弟弟的兒子士將，有精巧的思辨。到齊武成帝時，擔任將作大匠。

元德的弟弟元贊，很有聲譽。喜好陳述軍隊國家所應做的事情。起初設置司州，任命元贊爲刺史，賜爵位上谷侯。孝文帝告誡他教化京郊，可弘揚孝道，一定要使風俗融洽和順，文明禮儀充備。從今以後有不孝敬父母不尊重兄長的人，在其門外柱子上刻寫其事。又下詔説："司州刺史，官職尊貴地位重要，職責總領京郊，選擇親近的人，來順應衆所瞻仰的願望。但因各王年歲小，不懂治政方略，所以授任元贊，希望他能協助朝廷引導教化。現在司州剛建立，郡縣初次設置，公卿以下官員都有隸屬人員，可每人率領子弟，來展示恭敬。"於是給他賜名爲"贊"。詔令元贊乘坐人力車進入殿門，加授太子少師，升左僕射。孝文帝將要謀劃遷都到洛陽，大臣大多不同意，惟獨元贊贊同促成這個重大決策。皇帝每年向南討伐，握住元贊的手委托後方的事。去世，追贈衛將軍，僕射照舊。後來因爲留守京城和輔助的功勞，進爵爲晋陽縣伯。

元贊的弟弟元淑，字買仁。他能拉開三百斤的弓，善於騎馬射箭。孝文帝時，擔任河東太守。河東習俗從事商業買賣的人多，很少人從事農桑，以致有人三十歲不認識農具。元淑一到任就鼓勵督促農桑，親自前往示範，兩年間，家家充裕人人富足，爲之編出歌謡説："泰州河東，

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七子。

紡織代替耕種，元公來到這裏，田野開始治理。”元淑任平城鎮將時去世，謚號爲靜。有七個兒子。

元季海　元亨

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冲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尒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還司空。病薨，謚曰穆。

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稱凍餒，得就食湯陰，托大豪李長壽。携亨及孤侄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凉王。周受禪，例降爲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爲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上嗟嘆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静，相望於道。卒于家，謚曰宣。

季海字元泉，在兄弟中最有聲譽，擔任洛州刺史。季海的妻子，是司空李冲的女兒，是莊帝的姨母，獲賜爵位爲唐郡君。大權掌握在尒朱氏手中，禍難剛開始，她就勸季海做外地官員來躲避嫌隙。等到孝莊帝時發生禍難，季海果然因在外地得以免死。隨從孝武帝入函谷關，被封爲馮翊王，擔任中書令、雍州刺史，升爲司空。病逝，謚號爲穆。

兒子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到周、齊分離，他這時纔幾歲，和母親李氏住在洛陽。齊神武帝因爲元亨的父親在關中，禁止他做官。他的母親就稱説受凍挨餓，得以到湯陰謀食，依托大豪强李長壽。携帶元亨和孤侄幾人，得以到達長安。周文帝因元亨是功臣的兒子，十分尊敬他。大統末年，元亨繼承爵位馮翊王，屢經升遷至勳州刺史，改封爲平凉王。周國接受禪讓，依條例降爵爲公。隋文帝接受禪讓，元亨從洛州刺史被徵召任命爲太常卿。不久外出任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尚習俗非常融洽。因年老多病請求退休，官吏民衆前往朝廷上奏請求他留任，皇帝感嘆了很久。這一年，元亨因病重，再次請求回到京城，皇帝命令使者送醫藥，詢問病情，道路上接連不斷。在家中去世，謚號爲宣。

陳留王元虔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没。

虔姿貌魁傑，武力絶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争取，引不能

陳留王元虔，是紇根的兒子。登國初年，獲賜爵位爲陳留公。和衛王元儀打敗黜弗部，隨從攻打衛辰。慕容寶前來進犯，元虔截斷他的左翼部隊，慕容寶失敗。慕容垂憤怒前來桑乾，元虔勇敢而輕視敵人，在陣中戰死。

元虔身體魁梧出衆，武藝力量超越常人，常因通常的矛既細又短，製作得很大，還嫌它輕，又在刃下連綴鈴鐺。他拉弓的力量幾倍於平常的人。因他兵器的特異，代京的兵器庫時常保存作爲紀念。元虔時常用矛刺人，刺透後就高舉起來。又曾經用一隻手猛插矛到地上，乘馬假裝退

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摇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及爲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嘆，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廷，封其子悦爲朱提王。

走，敵人争相奪取，拔不出來。元虔拉弓射他們，一箭殺死二三人，摇矛的人，如丢了魂似地逃散，元虔纔慢慢地派人取矛離去。時常跟隨征伐，等到成爲偏軍將領，時常率先登城陷陣，勇猛在當時稱爲第一，敵人不分多少，没有敢於阻擋他前進的。等到他逝世，全國悲傷嘆息，爲他流下眼淚，道武帝多次地追念惋惜傷心悲慟。追贈謚號爲陳留桓王，在廟庭配祭，封他的兒子元悦爲朱提王。

元悦 元崇

悦外和内狠。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悦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宫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鬚，爲内外所重，悦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悦送之，路由雁門，悦因背誘奸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悦入侍。仍懷奸計，説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云："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從。悦内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

元悦外表和藹内心狠毒。道武帝時常因桓王爲國事而死，格外加以親近寵幸，任命他爲左將軍，繼承封爵，後來擔任宗師。元悦仗恃寵幸驕傲自誇，時常對所親信的王洛生之流説："一旦皇上逝世，我僅避讓衛公。除了他，誰在我前面!"衛王元儀有美麗的鬍鬚，爲内外的人所敬重，所以元悦這麽説。當初，姚興贖回狄伯支，元悦送他，路經雁門，元悦於是背地引誘奸猾的豪强，來博取他們的歡心。後來遇事受譴責而逃跑，投奔雁門，打算招集豪强，要做叛逆的事，被當地人捉住送到京城。皇帝寬恕而不治罪。明元帝即位，召元悦入宫侍奉。元悦仍然心懷詭計，勸説皇帝説："京城混雜的人不可相信，應該誅殺那些不同族類的人。"又説："雁門人奸計多，可一并誅殺。"想以此來報他的私仇，皇帝不聽從。元悦内心自己懷疑恐懼，藏刀入宫侍奉，陰謀做大逆不道的事。叔孫俊懷疑他，偷偷察看他懷中有把刀，捉住後賜令他自殺。

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悦，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别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

弟弟元崇，太武帝詔令繼承桓王爵位。元崇性格沉穩忠厚。當初，衛王死後，道武帝想增强宗室親屬的情感，下詔召集各王的子弟入宫飲宴。常山王元素等三十多人都以爲和衛王相連坐，懷疑恐懼，都出城逃跑，將要投奔蠕蠕，惟獨元崇到達。道武帝見到他，十分高興，豐厚地加以恩待賞賜，於是寵信敬重他，元素等人因此也安下心來。很久以後，元崇被任命爲并州刺史，有政績。隨從征伐蠕蠕，另外統率各軍從大澤出兵，越過涿耶山，聲威震撼沙漠北面。逝世，謚號爲景王。

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州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翌子暉。

兒子元建繼承爵位，降爵位爲公，擔任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去世。元建的兒子元琛，擔任恒、肆二州刺史。元琛的兒子元翌，擔任尚書左僕射。元翌的兒子元暉。

元暉

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游處，每同硯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買錦綵十萬，使突厥。暉説以利害，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之娉突厥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决杜陽水灌三時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帝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禄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

元暉字叔平，鬍鬚眉毛如同描畫的一樣，舉止可供觀瞻。喜愛涉獵圖書傳記，青年時在京城獲得好名聲。周文帝尊重他，命令他和幾個兒子交游，時常在一起讀書交談，交情十分深厚。又升遷爲武伯下大夫。當時突厥經常進犯造成禍患，朝廷將要同他們和好結親，命令元暉買錦緞十萬匹，出使突厥。元暉以利害關係加以游説，可汗很高興，派遣他的名王跟隨元暉奉獻地方特産。不久任命元暉爲儀同三司。周武帝娶突厥后，命令元暉奉送禮品。授任開府，改任司憲大夫。等到平定關東，命令元暉安撫黄河以北地區，封他爲義寧子。隋文帝總領百官，加授元暉爲上開府，升爵位爲公。開皇初年，任命元暉爲都官尚書，兼任太僕。奉詔令决開杜陽水澆灌三時原，灌溉瘠薄的鹽鹼地幾千頃，民衆仰賴它的利益。再度調任兵部尚書，監察漕運渠道的勞役。不久，因事獲罪免官。隨後，被任命爲魏州刺史，很有仁惠的政績。後來因病離職，在京城去世。皇帝嗟嘆悼念了很久，命令鴻臚監督料理喪事，謚號爲元。兒子元肅繼承爵位，擔任光禄少卿。元肅的弟弟元仁，禀性聰明敏捷，擔任日南郡丞。

元祚

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宣武校藝，每於歲暮，詔令教習講武。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聽祚襲公，其王爵不輕，共求更議，詔從之。卒於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

元建弟弟的嫡子元祚，字龍壽。宣武帝檢閲武藝，時常在年末，詔令元祚指導練武。起初，元建因兒子的罪過失去爵位，元祚想求取本來的封爵。有關官員上奏請准許元祚繼承公爵，他的王爵不輕微，共同請求再商議，詔令聽從他們的意見。元祚任河州刺史時去世。節閔帝時，追贈他爲侍中、尚書僕射。

元顗　元崘

虔兄顗，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

元虔的哥哥元顗，性格嚴肅穩重言語不多，道武帝一直尊敬他，很有計謀策略。隨從平定中山，因功勞賜爵位爲蒲城侯，格外受寵信厚待，

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爲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道武，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床，而據其坐。顗不知代己，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耻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道武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道武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賜給鼓吹儀仗，禮儀同於州牧。處理政事以威嚴信實著稱，任官七年，纔以元易干接替元顗爲郡守。當時易干的兒子萬言得到道武帝的寵信，易干仗恃他的兒子，輕視元顗，不告訴詳情，率輕裝騎兵突然趕到，將元顗推下坐床，而占據元顗的座位。元顗不知道易干接替自己，以爲是因罪被捕，不久知道情形，羞於受到易干的侮辱輕慢，對易干説："我任期已滿被取代，是正常的事。你没有禮節侮辱我，哪能容忍呢!"就搏鬥殺了他。將情况上報，道武帝認爲元顗很勇敢。萬言多次申訴請求，道武帝就下詔元顗輸物贖命。元顗於是自己請求治罪，道武帝赦免他，又免去贖資。元顗因病去世。

子崘，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崘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并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宫。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公。子琛襲爵。

兒子元崘，太武帝時繼承父親的爵位，因功勞被授任爲統萬鎮將。後來跟隨永昌王元仁向南征伐，另外從汝陰出兵。渡過淮水，宋國將領劉康祖駐扎在慰武亭來攔截軍隊的道路，將士們很憂慮這件事。元崘説："現在大風强勁，如果命令推動草車，并行齊進，趁風勢放烟火，用精鋭的兵士從後面進攻，打敗他們是必然的。"大家聽從他的建議，斬殺康祖，傳送首級到行宫。文成帝即位，授任他爲秦州刺史，升爵位爲隴西公。去世，謚號爲定公。兒子元琛繼承爵位。

毗陵王元順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疏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從留官自白登南入繁畤故城，阻㶟水爲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

毗陵王元順，是地干的兒子。性格粗疏狠毒。登國初年，賜爵位爲南安公。等到道武帝討伐中山，留下元順守衛京城。栢肆失敗時，有逃回的軍人，説大軍逃散，不知道皇帝的去向。元順聽説後，想要自己即位，聽取莫題的規勸，纔作罷。當時賀力眷等人在陰館聚集民衆作亂，元順討伐他們不能取勝，就隨留官從白登向南進入繁畤舊城，阻隔㶟水固守，來安定人心。道武帝認爲他有能耐，升封爵爲王，擔任司隸校尉。

道武好黄、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説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道武帝喜好黄、老之術，多次召集諸王和朝廷大臣親自爲他們解説，在座的人無不恭敬嚴肅，惟獨元順坐着睡覺，不回頭而吐唾沫。皇帝發怒廢黜他。元順以王的身份在家中逝世。

遼西公元意烈　元拔干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

遼西公意烈，是力真的兒子。先前淪落到

没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勛，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慕容垂國内。道武帝征伐中山，他抛棄妻子到井陘迎接。等到平定中原，有征戰俘獲的功勛，賜爵位爲遼西公，授任廣平太守。當時和跋擔任鄴城行臺，意烈性格驍勇剛硬，自以爲是皇帝親屬，耻於位居和跋之下，就暗中勾結黨羽，將襲擊鄴城。事情泄露，被賜令自殺。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道武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明元踐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

兒子拔干，博通古今。父親雖然犯罪，道武帝因拔干是宗室近親，委任他爲心腹。拔干有計策謀略，屢次貢獻忠誠殷勤。明元帝即位，授任他爲勃海太守，官吏百姓喜愛他。獲賜爵位爲武遂子，改任平原鎮將，得到將領士兵的歡心。去世，謚號爲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兒子受洛繼承爵位，升爵位爲武邑公。去世。

子叱奴，武川鎮將。

兒子叱奴，擔任武川鎮將。

元洪超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黄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禄大夫。

叱奴的兒子洪超，頗有學問涉獵廣博，大乘賊寇叛亂之後，詔令洪超爲持節兼黄門侍郎，安撫慰勞冀州。返回後，上奏説冀州土地遼闊，邊界離州城六七百里，靠近海邊險要遥遠，應該分開設置一州，鎮守阻遏海灣，朝廷議論聽從了他的建議，後來於是設立滄州。擔任北軍將、光禄大夫時去世。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勛賜爵彭城公。卒，謚曰闕。陪葬金陵。

意烈的弟弟元勃，善於射箭騎馬，因功勛獲賜爵位爲彭城公。去世，謚號爲缺。在金陵陪葬。

元粟

長子粟襲。太武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表聞。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

長子元粟繼承爵位。太武帝時，統領各軍駐守在沙漠南面。蠕蠕上奏疏報告。元粟忠誠耿直，善於統御部衆，安撫體恤將領士兵，一定和他們同甘共苦。征伐和龍，因功勛升封爵爲王。逝世，在金陵陪葬。

元渾　元庫汗

粟弟渾，少善弓馬，太武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元粟的弟弟元渾，年輕時善於射箭騎馬，太武帝賞識他。遇上各方使者到朝廷，太武帝命元渾射三頭野獸，每次發射都射中，當時滿座的人都叫好。等到擔任宰官尚書，因驕傲放縱造成較多過失，因事獲罪免職，流放到長社，被别人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免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悦，賜一金兔，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决，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襲。

兒子庫汗，擔任羽林中郎將。跟隨太武帝向北巡視，有隻兔子跳到皇帝車駕前，命令庫汗射擊，兔子隨弦聲而倒下。太武帝高興，賜給庫汗一個金兔，來表彰他的能耐。文成帝修建景穆廟，庫汗獲賜爵位爲陽豐侯。獻文帝即位，又修建文成廟，任命庫汗爲殿中給事，升爵位爲公。庫汗善於决斷，時常奉命巡視州鎮，依實情判案，所經之處都稱贊他。秦州民衆前往朝廷乞求庫汗做刺史的，前後有一千多人，朝廷准許他們的請求，没有來得及派遣，庫汗遇病去世。兒子古辰繼承爵位。

窟咄

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内難，乃北逾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賀曼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驎軍近，衆乃少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帝逾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窮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執帝别歸

窟咄，昭成帝逝世後，苻洛因他年長，逼迫他遷到長安。苻堅尊敬他，以典籍教育他。因戰亂，窟咄跟隨慕容永向東遷徙，慕容永任命他爲新興太守。劉顯失敗後，派遣弟弟亢埿等人迎接窟咄，於是逼近南部疆域，這時各部落騷動。道武帝的左右于桓等人密謀響應窟咄，同謀的人單烏干把這事報告皇帝。皇帝擔心震駭人心，深思不采取行動。三天後，于桓把計劃告訴他的舅舅穆崇，穆崇又報告皇帝，皇帝於是誅殺于桓等五人，其餘莫題等七姓都寬恕不追究。皇帝擔憂内難，就向北越過陰山，前往賀蘭部，派遣安同和長孫漫向慕容垂徵集軍隊。賀曼逃奔窟咄；安同抄小路，於是到達中山。慕容垂派遣兒子賀驎率步兵騎兵六千人跟隨安同。安同和慕容垂的使者蘭紇一起返回，到達牛川，窟咄哥哥的兒子意烈堵住他。安同於是隱藏在商人的袋子中，到了晚上，纔躲入空井得以免死，不久投奔賀驎。賀驎的軍隊没到來，而窟咄逐漸向前逼近賀染干。賀染干暗中懷有二心，就爲窟咄前來侵犯北部地區。人們都驚慌害怕，没有穩固的志向，這時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和各烏丸部落逃奔衛辰。賀驎聽説後，馬上派遣安同、朱譚等人前來。得知賀驎的軍隊靠近後，衆人纔稍微安定。道武帝從弩山前往牛川，窟咄進軍駐守高柳。道武帝又派安同前往賀驎那裏，因而約定會合的日期。安同返回，皇帝越過參合陂，出兵代郡北，和賀驎在高柳會合。窟咄困窘急迫，望見旌旗而奔跑，於是

中山。

被衛辰殺死。皇帝收集了窟咄的全部部衆，賀驎告别皇帝回到中山。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黄屋，高揖萬乘，義感鄰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也。高凉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爲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爲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略始見器重，終以奸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風猛概，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絶倫，亡身强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戚屬，與魏升降，亦以優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疏狠，遼西狷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苻堅之轘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亦天下之惡一焉。

論曰：魏氏從幽都開始，奠定帝王業績。上谷公等人的分支如同樹木，疏屬遍布宗室。有的參預經國大業，大量開拓疆域，有的行迹凶惡狂悖，自己招致滅亡，禍福的到來，都是人所導致。至於神武帝不要帝王車輛，推讓君主之位，道義感動鄰國，福禄興隆帝王統緒，周太伯、延陵季子不能够超過。高凉王推讓國家的後嗣，兒子元那有勇猛雄壯的風采，有的高位没有加授，有的功勛不贖免罪過，褒揚道德報答勞績，道義上有缺略。松滋王氣概才幹相繼承，聲名行迹都顯赫。天穆得位不憑道德，職責超過他的能力，保持盈滿必招悔恨，僅本人受死是幸運的。武衛將軍父子都爲將領，元丕的謀略開始受到器重，終於因奸邪被抛棄，不值得稱道。河間王、扶風公，英武昭著，是宗子可稱道的吧！衛王有英雄的風度勇猛的氣概，以擊退敵軍受到推重，謀略不佳，終於喪命。秦王氣度恢宏，陳留王膽量過人，喪命於强大的敵寇，志向能力不能施展，可惜啊！常山王勇敢在親屬中堪稱第一，和魏國一同升降，也算得上優秀了！陰平王忠誠英武，蒲陰侯器宇軒昂，榮耀寵信都聚於一身，當是有原因的。毗陵王粗疏狠毒，遼西公器量狹隘，要保全生命地位，本來也是困難的。苻堅車裂寔君，衛辰誅殺窟咄，叛逆的兒子作惡的臣子，大約天下的邪惡也是共同的。



北史卷十六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七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并闕，皆早薨，無傳。

道武皇帝有十個兒子：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元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元熙。王夫人生河南王元曜。河間王元脩、長樂王處文二王的母親記載缺略。段夫人生廣平王元連、京兆王元黎。皇子元渾和元聰的母親都記載缺略，都死得很早，没有傳記。

清河王元紹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凶狠險悖，好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决。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逾宫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宫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僚於西宫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凶凶，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

清河王元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受封。他性格凶惡狠毒陰險狂悖，愛劫掠行人，砍殺射擊豬狗，作爲戲耍玩樂。有個孕婦，元紹剖開她的腹部觀看胎兒。道武帝曾經對他發怒，把他倒懸在井中，將要死時纔放出來。明元帝常用做人的正道要求他，因此不融洽。而元紹的母親賀夫人受到譴責，皇帝將要殺掉她。遇到天黑，没有决定。賀氏秘密地向元紹告急，元紹於是和手下人以及宦官幾個人翻越宫廷冒犯禁中。皇帝驚醒起身，尋找弓箭佩刀找不到，突然逝世。次日，宫門到中午不打開，元紹假稱詔書召集百官到西宫端門面向北，元紹從門縫間對群臣説："我有父親，也有哥哥，公卿想跟從誰呢?"王公以下官員都變了臉色，没有回答的人。過了很久，南平公長孫嵩説："臣等不確知皇上去世的情况。"惟獨陰平公元烈哭泣而離去。這時朝野騷動不安，人們懷有不同的心思。肥如侯賀護在安陽城北舉起烽火，所以賀蘭部的人都前往赴難，其餘的舊部，也率領子弟，招集舊日部屬，在各處聚集。元紹聽説人心不安定，就拿出布帛分發賞賜王公

以下官員。

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宫人爲内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群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

在這以前，明元帝在外地，聽到變亂就返回，潛伏在山中，派人在夜晚告訴北新侯安同，衆人都響應。衛士拘捕押送元紹，明元帝於是賜令元紹母子自殺，誅殺他手下宦官、做内應的宫女十多人。原先冒犯皇帝的人，群臣在城南都街活生生地臠割而吃了他們。元紹這年十六歲。

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艷。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悦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元紹的母親是獻明皇后的妹妹，嬌美而艷麗。道武帝到賀蘭部，看到後而喜愛她，告訴獻明后請求娶她。皇后説："不可以。這人太美，不善良，而且已有丈夫。"皇帝秘密派人殺死她的丈夫而娶了她，生下元紹，終於招致謀反的事情。

陽平王元熙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閲，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

陽平王元熙，天興六年封。聰明通達有德操。明元帝在東部訓練兵士，詔令元熙統領十二軍檢閲，很有軍威，賞賜豐厚。泰常六年，逝世，皇帝悲傷不止。長子元佗繼承爵位。

元佗　元世遵　元法壽

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王。

元佗性格忠誠仁厚，武藝没有人能超過他。後來改封淮南王，鎮守武牢，威名十分顯著。孝文帝時，擔任司徒，賜予坐乘的小車和几杖，入朝不碎步急行。太和十二年，逝世。當時孝文帝在太廟祭祀，開始獻祭品，聽説後，停止祭祀，親自臨喪哀傷悲慟，禮儀和財物賜予豐厚，謚號爲靖王。

世子吐万早卒。

世子吐万去世早。

子僖王顯襲祖爵，薨。

兒子僖王元顯繼承祖父的爵位，逝世。

子世遵襲。孝明時，爲荆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荆州，爲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游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吴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是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

兒子世遵繼承爵位。孝明帝時，擔任荆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上，不准許侵犯騷擾。他的弟弟元均當時在荆州，擔任朝陽戍主。有個南方戍主的妻子，三月三日在沔水旁邊游玩，元均就派遣部下擄掠她。世遵聽説後，責備元均，就送女子回到本來的據點，吴地人感激恩惠。後來漸行賄賂，浪費邊境儲蓄，因此名聲有所損傷。任定州刺史時逝世，謚號爲康王。

吐万弟鍾葵，早卒。

吐万的弟弟鍾葵，去世早。

長子法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内肅然。後於河陰遇害。

長子法壽，屢經升遷至安州刺史。法壽首先命令親近的人，穿平民服裝進入境内，觀察風尚習俗，到任後就大行賞賜懲罰，於是境内安寧。後來在河陰被殺害。

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

兒子慶智，性格貪婪卑鄙。擔任太尉主簿，事情無論大小，得到財物然後就辦成，有的十幾文錢，有的二十文錢，得到後就收入家中，府中稱他爲“十錢主簿”。

元法僧

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叉，以驕恣，恐禍及己，將謀爲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駡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太尉，仍立爲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爲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隆、景仲。

法壽的弟弟法僧，擔任益州刺史，隨意殺戮，喜怒無常。王、賈各姓，是州内世家，法僧都召爲兵士，没有絲毫寬宥，於是全境都反叛，招引外面的賊寇。後來被任命爲徐州刺史。法僧本來依附元叉，因爲驕傲放肆，恐怕禍患到身上，將謀劃作亂。當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命到徐州，法僧對他説：“我想要和你離開危險區域到安全地方，你能跟從我嗎?”文伯説：“怎麽能抛棄孝道正義而順從叛逆呢!”法僧將要殺他，文伯責駡説：“我寧可死後看到文陵的松柏，也不能活着做背叛國家的賊寇!”法僧殺了他。孝昌元年，法僧殺死行臺高諒，在彭城反叛，自稱皇帝，改年號爲天啓。大軍討伐，法僧投奔梁國，他手下戍守彭城的武官三千多人，法僧都烙他們的額頭爲奴僕，逼迫他們向南渡江。梁武帝授任法僧爲司空，封爲始安郡王，不久改封爲宋王，十分受優待寵幸。又升位爲太尉，隨之立爲魏國君主。没有施行，授任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又徵入任太尉。在梁國去世，謚號爲襄厲王。兒子景隆、景仲。

景隆初封丹楊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州刺史。卒。

景隆起初被封爲丹楊公，擔任廣州刺史，遷徙到徐州，改封爲彭城王。遇父親喪事，繼承封爵爲宋王，又任廣州刺史。去世。

梁復以景仲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許奉爲主。景仲將應之，爲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梁國又任命景仲爲廣州刺史，封爲枝江縣公。侯景作亂，派人引誘召唤他，許諾擁戴他爲君主。景仲將要響應他，遭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打，於是自縊而死。

河南王元曜　元提　元平原　元和　元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嘆焉。

河南王元曜，天興六年受封。五歲時，曾經在道武帝面前射雀，射中了，皇帝驚奇贊嘆。等

及長，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并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

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統萬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爲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晋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咏之。還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

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爲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爲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沉重少言，寬和好士。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旨，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咏，咸曰耳目更新。

孝文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長，大和十五歲，携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

到成人，武藝超過常人，和陽平王元熙等人都統領各軍練兵，衆人都佩服他的勇敢。逝世。

長子元提繼承爵位。驍勇有父親的風采，改封爲潁川王。到塞北迎接昭儀，這年他十六歲，有早熟的氣量，境外的人敬重他。後來改封爲武昌王，屢經升遷到統萬鎮都大將，十分受寵信厚待。逝世，謚號爲成王。

長子平原繼承爵位。他忠誠果敢有智慧謀略。擔任齊州刺史，善於懷柔安撫。孝文帝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是晋朝後裔，駐扎在平陵，年號爲聖君。平原親自討伐攻打，擒獲小君，押送到京城殺了他。又有妖賊劉舉，自稱爲天子，平原又討伐殺了他。當時年成接連歉收，齊地民衆飢餓，平原將私人的米三千斛煮稀粥，來保全民衆性命。北方州郡的戍卒一千多人，返回的都賜給途中的糧食，百姓都稱贊歌頌他。升任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守長安。逝世，謚號爲簡王。

長子元和，字善意，繼承爵位。起初，元和娶乙氏公主的女兒爲妃子，生下兒子元顯，鄙薄他，因公主的緣故，不能够解除婚姻。因之怨恨，就自己剃下頭髮做僧人。既然不愛幸元顯的母親，就拋下元顯，把爵位讓給次弟元鑒，元鑒堅决推辭。公主因她的外孫不能繼承封爵，向孝文帝申訴。孝文帝詔令元鑒死去之後，命元顯繼承爵位，元鑒纔受封。

元鑒字紹達，沉穩持重少言語，寬厚和順喜愛士人。擔任齊州刺史。當時處於變革的開始，元鑒上奏疏遵循孝文帝的旨意，吸取齊地的舊風俗，體制明白，都合乎規矩。孝文帝下詔書贊揚，頒布到天下，全如元鑒所上奏疏。齊地民衆喜愛歌頌，都說是耳目一新。

孝文帝逝世後，元和不再做僧人而還俗，拋棄妻子兒女，娶一個寡婦曹氏做妻子。曹氏年紀大，大元和十五歲，帶着兒女五人，跟隨元鑒到歷城，干擾政事。元和同曹氏以及五個兒子在七處受賄，元鑒都順從他們的意思，言語没有不聽從的。於是案件因賄賂而辦成，收取衆多，齊地人爲之痛苦，元鑒的名聲大受損傷。改任徐州刺

水，人多飢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并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

史。遇上徐州、兖州發生大水災，民衆大多飢餓，元鑒上奏疏加以賑濟撫恤，人們依賴他得以活命。在這以前，京兆王元愉擔任徐州刺史，王的年紀小，長史盧陽烏寬鬆地統御下屬，郡縣多不奉行法度。元鑒上奏梁郡太守程靈虬暴政殘害民衆，盜賊到處出現。詔令免除靈虬職位，於是徐州境内安寧。逝世，謚號爲悼王。

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争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没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叉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没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元和與元鑒的兒子伯崇競相請求繼承封爵，詔令准許元和繼承，擔任東郡太守。在這以前，郡中人士孫天恩家庭很富裕，曾經和元和争奪土地，派遣奴客毆打元和將要死亡。到這時，元和誣陷天恩和北方賊寇來往，父子兄弟同時被殺，資産田宅都被没收入官府。天恩同宗族的人想到朝廷申訴冤情，因元和是元叉的親屬，不敢上告。元和對郡中人士説："我尋求一個州，也應該可以得到，想到這個小人，恨入骨髓，所以乞求這個郡，來報復舊日的怨恨，以後再不尋求富貴。"有見識的人説："王將死在這裏了。"逝世，追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元脩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河間王元脩，天賜四年封。逝世，没有兒子，太武帝詔令河南王元曜的兒子羯兒繼承爵位，改封爲略陽王。正平初年，有罪被賜令自殺，爵位削除。

長樂王元處文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明善辯而早熟。十四歲時，逝世。明元帝悼念傷心，從小殮到安葬，時常親臨哭泣。在金陵陪葬。没有兒子，爵位被削除。

廣平王元連　元渾　元胥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

廣平王元連，天賜四年封。逝世，没有兒子，太武帝封陽平王元熙的第二個兒子元渾爲南平王，來繼承元連爲後嗣。

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悦，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

元渾喜好射箭騎馬，射鳥能在鳥飛翔時射中它們，一天射兔子能獲得五十頭。太武帝曾經命令左右的人分别射擊，獲勝者中靶壺矢滿，詔令元渾調解他們，三次發射都射中。皇帝大喜，器重他的武藝才能，時常召唤在身邊侍奉。屢經升遷任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

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

子飛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秘器，孝文緦衰臨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尉，恩惠遍布涼州。任職期滿回京，父老都流淚追趕歡送，如同失去父母。逝世。

兒子元飛繼承爵位。後來皇帝賜名爲霄。身高九尺，腰帶到十圍，身材魁梧，很有風度法則。貞潔出衆，喜好直言規勸，朝中大臣畏懼他。孝文帝特別加以欽敬任用，授任他爲宗正卿。下詔說："從今以後上奏事務，各臣屬互相稱呼，可稱姓名；惟獨南平王一人，可直接稱他的封爵。"調任左光祿大夫。逝世，賜給棺材，孝文帝穿緦麻喪服親臨元霄的喪禮，宴席不奏樂，謚號爲安王。兒子元纂繼承爵位。

京兆王元黎 元繼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

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

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爲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爲青州刺史，爲家僮取人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從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内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頻表遜位，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時叉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者爲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

京兆王元黎，天賜四年封。逝世。

兒子吐根繼承爵位，改封爲江陽王。逝世，沒有兒子。

獻文帝命令南平王元霄的第二個兒子元繼字世仁爲後嗣，繼承封爵爲江陽王。宣武帝時，擔任青州刺史，爲家奴娶平民女子爲妻妾，又使用良民爲侍婢，被御史彈劾，因事獲罪免除官爵。等到靈太后臨朝聽政，元繼的兒子元叉原先娶了太后的妹妹，就恢復元繼的本來封爵。後來改封爲京兆王，任司徒，加授侍中。元繼，孝文帝時已歷任内外顯要職位，靈太后臨朝聽政，他入朝任心腹要職，歷任各官府。接連上奏退位，改任太保，侍中照舊，加授前後儀仗鼓吹。詔令在節日時，按禮儀有朝廷慶典，元繼地位高年紀大，可依照齊郡王元簡舊例，朝見後引到座位上，免除他的叩拜伏地。改任太傅，侍中照舊。當時元叉執掌生殺的權力，任命的時候，護送者滿朝，有見識的人爲他感到害怕。又詔令元繼乘人力車到宫殿朝廷，兩人攙扶，禮儀和丞相高陽王相同。後來被授任爲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等到出兵，皇帝親臨餞别，滿朝官員前往餞行。不久加授太尉公。等到退兵，元繼上奏請求改回封爵爲江陽王，詔令依從他的意見。

繼晚更貪婪，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托付。妻子各别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

元繼晚年更爲貪婪，州牧郡守縣官新任命趕往任職處，元繼無不收受財貨賄賂，以相依托。妻子兒女各自分别請托，以至於郡縣小官吏，也

心選舉。憑叉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叉黜，繼廢於家。

不能公平地選拔。仗恃元叉的聲威權勢，執法官員不敢糾察指摘，天下人怨恨他。元叉被罷黜，元繼被免職在家中。

初，尒朱榮之爲直寢，數以名馬奉叉，叉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元年，薨，贈假黄鉞、都督九州諸軍、録尚書事，大丞相如故，謚曰武烈。

當初，尒朱榮做宫廷守衛小官，多次把名馬獻給元叉，元叉以恩德相交往，尒朱榮十分感激他。建義初年，又任命元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元年，逝世，追贈假黄鉞、都督九州諸軍、録尚書事，大丞相照舊，謚號爲武烈。

元叉

叉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以叉妹夫，除通直郎。叉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叉女夭，靈太后詔贈鄉主。叉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

元叉字伯儁，小名叫夜叉。靈太后臨朝聽政，因元叉是妹夫，授任他爲通直郎。元叉的妻子封新平君，後來改封馮翊君，任命她爲女侍中。元叉的女兒夭折，靈太后下詔追贈鄉主。元叉接連加授侍中、領軍將軍。處於門下省，兼掌禁衛軍隊，深受靈太后信任重用。

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叉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宫西别館。久之，叉恐懌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黄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叉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叉，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叉、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

太傅、清河王元懌以親近賢明而輔佐政事，時常想貶黜元叉。元叉於是指使通直郎宋維，告發司染都尉韓文殊要謀劃作亂立元懌，元懌因之被禁止自由行動。後來極力追查没有事實，元懌雖然得以免死，還是用兵士將他看守在宫廷西面單獨的房舍中。過了許久，元叉擔心元懌終將成爲自己的禍害，就和侍中劉騰密謀，設詐收買主食中黄門胡度、胡定，出具誣告元懌説："賄賂胡度等人金帛，使他們把毒藥放在皇帝飲食中來謀害皇帝。"劉騰和元叉一起上奏。明帝相信他們，就前往顯陽殿。劉騰關閉永巷門，靈太后不能出去。元懌進宫，在含章殿後遇見元叉，元叉命令宗士和直齋揪住元懌的衣袖，帶入含章東省。劉騰口稱詔令召集公卿商議，以大逆不道的罪行處治。衆人畏懼元叉，没有人敢持異議。僅僕射游肇堅持己見不附和。元叉、劉騰帶着公卿的商議入宫上奏，半夜裹殺死元懌。

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詔，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爲姨父。自後百僚重迹。後帝徙御徽音殿，叉亦入居殿右，曲盡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叉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

於是假編靈太后辭讓聽政的詔書，元叉就和太師、高陽王元雍等人輔佐政事。時常在宫中值勤，明帝稱呼他爲姨父。從此百官不敢稍微移動。後來皇帝遷至徽音殿，元叉也遷入住在殿右，曲意獻媚，於是出入宫廷，常令勇士拿着刀劍走在前後。元叉在千秋門外廠下設置木欄檻，時而出入，在裹面停息，派心腹防守，來防備突

守，以備竊發。

初，叉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珍寶充牣其中。叉曾卧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墮，綱紀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叉自知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從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爲誓盟，欲令爲亂，朝廷必以己爲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爲表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

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叉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游，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明帝謂群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群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叉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叉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叉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叉，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游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叉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叉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叉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叉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叉雖去兵權，然總任内外，不慮黜廢。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景謀廢叉。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説云，元叉欲害之。嬪泣訴於

發事件。

起初，元叉專權，掩飾真情來打扮自己，勤謹謙虚地對待士人。得償所願以後，就驕傲剛愎，沉溺於酒色中，給與奪取任憑心意。就在宫中自己另建單獨的庫房加以掌管，珍物財寶堆積在裏面。元叉曾經讓女人睡在食品車上，用手巾覆蓋，乘車進入宫中，出宫也如此，當班守衛的人雖然知道，没有人敢説。姑母和媳婦，在一起淫亂没有分别。政事懈怠懶惰，綱紀不振，州鎮長官大多不是合適人選，於是天下就混亂了。元叉自知不合法度，恐怕被廢黜，就暗中派遣堂弟洪業召唤武州人姬庫根等和他們相聚飲宴，於是立下盟誓，想讓他們作亂，朝廷必定任命自己爲大將軍前往征伐，趁機互爲表裏，如此可得以站穩脚跟。姬庫根等人答應他的話，就豐厚地饋贈姬庫根等人，派他們回州中，和洪業購買馬匹。

自從劉騰死後，防衛稍微鬆緩，元叉也自己寬心，時常住在外面，每天出游，留連其他地方。靈太后暗中觀察知道這些情况。正光五年秋天，靈太后面對明帝向群臣説，請求在嵩山閑居寺出家，要自己剪下頭髮。皇帝和群臣大爲害怕，叩頭流淚哭泣。皇帝於是和太后密謀圖取元叉。皇帝就對元叉流淚，叙述太后想要出家憂慮恐懼的心情。元叉於是勸皇帝順從太后的心意。這時太后幾次前往顯陽，二宫之間不再有禁令阻礙。元叉推舉他的親信元法僧擔任徐州刺史，法僧占據州城反叛。靈太后多次提起這件事，元叉深感慚愧後悔。丞相、高陽王元雍雖然地位高於元叉，却十分畏懼他。遇上太后和皇帝到洛水游玩，就前往元雍的宅第，定下對付元叉的計策。後來元雍跟隨皇帝朝見太后，就進言説元叉父子權勢重。太后説："是的。元郎如果忠於朝廷，爲什麽不去掉領軍，以其餘官職輔政？"元叉聽説後十分畏懼，取下帽子請求解職。於是任命元叉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元叉雖然去掉兵權，然而總領内外事務，不擔心遭廢黜。又有宦官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景謀劃廢黜元叉。張景嵩因皇帝的嬪妃潘外憐受寵幸，游説她説，元叉要害她。嬪妃哭泣

帝云："叉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宫，門者不納。尋除名。

着告訴皇帝說："元叉不僅想要殺我，也將要謀害陛下。"皇帝相信了她的話。後來元叉外出住宿，就解除他的侍中。早晨想進宫，守門的人不放進。不久削除名籍。

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梁，梁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僚書，暴叉過惡，言"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盗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况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叉爲遠近所惡如此。

當初，咸陽王元禧因作亂被殺，他的兒子元樹投奔梁國，梁國封爲鄴工。等到法僧反叛以後，元樹送信給公卿百官，揭露元叉的過失罪惡，説"元叉本名爲夜叉，弟弟元羅實際名爲羅刹。夜叉、羅刹，這種鬼吃人，不遇到黑風，人事零落。可悲啊魏國疆域！遭遇這兩個災禍。惡木下盗泉旁，不歇息不飲用；極盛放肆的名稱，不考慮不使用。何况兄弟這種名字，表示能够吃人，顯露的日子很久了，纔相信這個話"。元叉就是這樣地爲遠近的人所厭惡。

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叉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户反定州，叉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叉兄弟爲内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决。群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叉及弟爪并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

後來靈太后回頭對侍奉的臣子說："劉騰、元叉從前向我索取鐵券，希望能不死，幸虧我没給。"中書舍人韓子熙回答説："臣下聽説關係到生死，哪裏計較給了没有。陛下從前雖然不給予，如何解釋今日不殺他？"靈太后不高興。不久，有人告發元叉和他的弟弟元爪謀反，先派他的堂弟洪業率領六鎮投降的人户在定州反叛，元叉又指使人勾結魯陽各蠻族侵犯騷擾伊闕，元叉兄弟做内應，起事有日期，獲取了元叉的親筆信。靈太后因他是妹夫的緣故，不忍心當機立斷。群臣執意堅持不停止，明帝又加以論説，太后纔依從他們，於是元叉和弟弟元爪都被賜令在家中自殺。太后還因妹妹的的緣故，又追贈元叉爲尚書令、冀州刺史。

元舒　元善

叉子舒，秘書郎。叉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元叉的兒子元舒，擔任秘書郎。元叉死後，投奔到梁國，官職做到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

兒子元善，也叫善住。年輕時隨父親到長江南，天性好學，博通《五經》，尤其通曉《左氏傳》。侯景之亂時，元善歸順周國，武帝十分尊敬他，任命他爲太子宫尹，賜爵位爲江陽縣公，時常拿着經書教授太子。

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

隋朝開皇初年，被任命爲内史侍郎，凡有上奏，文詞的氣勢抑揚頓挫，觀看的人爲之注目。

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悦曰："聞江陽之説，更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韵清朗，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

陳國使者袁雅前來通問修好，皇上命令元善到館舍接受國書。袁雅出門不叩拜，元善論説舊例有叩拜的儀式，袁雅不能回答，於是叩拜，完成禮儀而離去。後來調任國子祭酒。皇上曾經親自參加祭祀先師的禮儀，命令元善講授《孝經》，元善於是陳述義理，兼加勸諫，皇上大喜説："聽到江陽公的解説，更激起我的孝心。"賜給絹一百匹，衣服一套。元善的通貫淵博，在何妥之下，然而風度含蓄，舉止儒雅，談吐清新爽朗，因此爲青年人所歸附。何妥時常心懷不滿，心中想摧折元善，於是講授《春秋》，剛開講，儒士全都會集，元善私下對何妥説："名望已有定論，希望不要難爲我。"何妥答應了他。等到了講授場所，何妥就引用古今晦塞難解的含義來質疑元善，元善大都不能回答，二人因此産生嫌隙。

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粗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言爲熲游説，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

元善認爲高熲有宰相的才幹，曾經對皇上説："楊素粗淺疏略，蘇威膽小怕事，元胄、元旻，衹像鴨子而已。可以托付國家的人，僅僅有高熲。"皇上起初同意他的意見。等到高熲獲罪，皇上認爲元善的話是爲高熲游説，深深地責備他。元善憂慮畏懼，原先患有糖尿病，這時發病困頓而去世。

元羅

叉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虚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游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叉死後，羅通叉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静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爲固道郡公。

元叉的弟弟元羅，字仲綱。雖然父兄尊貴顯赫，而虚心地接待别人。屢經升遷到青州刺史。元叉在朝中當權，元羅的聲望遍天下，這時的才學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人都成爲他的賓客，隨從到青州。罷除州職，入京任宗正卿。元叉死後，元羅和元叉的妻子通奸，當時人認爲他很污濁，有人説是他救命的計謀。孝武帝時，擔任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静帝初年，梁國派遣將領圍困逼迫，元羅獻出州城投降，被封爲南郡王。等到侯景自己登位，任命元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爲江陽王。梁元帝消滅侯景，周文帝求取元羅，於是得以返回。被授任爲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繼承爵位江陽王。元舒的兒子善住，在這以後從南方進入函谷關，元羅就把爵位還給善住，改封元羅爲固道郡公。

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

元羅的弟弟元爽，字景哲。年輕時機智靈敏，擔任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去世，謚號爲懿。

元鸞

爽弟鸞，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鸞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六孤氏。卒，贈司空。

元爽的弟弟元鸞，出仕齊國，歷任兼度支尚書，行潁州事。因不爲繼母服喪，被左丞所彈劾。後來授任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量誅殺元氏人員。昭帝元后，是元鸞的女兒，爲他苦苦求情，從街市追回免他一死，賜姓爲步六孤。去世，追贈司空。

鸞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叉同時誅。

元鸞的弟弟元爪，字景邕，擔任給事中，和哥哥元叉同時被殺。

元羅侯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叉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元繼的弟弟羅侯，遷都洛陽的時候，因祖墓在北方，就定居在燕州的昌平郡。家內資產豐厚，僅以意願得償爲適宜，不進入京城，有來往的賓客，必定厚加接待饋贈，雄據於北方，十分有聲望。因元叉當權，尤其不樂意入京爲官，朝廷就地任命他爲昌平太守。

明元六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并闕母氏。

明元皇帝有七個兒子：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元丕。安定殤王元彌缺略母親的記載。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元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元健。建寧王元崇、新興王元俊二王都缺略母親的記載。

樂平王元丕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

樂平王元丕，年輕時有才幹。泰常七年封，被任命爲車騎大將軍。後來統領河西、高平各軍討伐南秦王楊難當。軍隊到達略陽，令行禁止整齊嚴肅，所經過的地方没有私人行動，百姓爭相送上牛酒。難當畏懼，回到仇池。而各將領議論說："如果不誅殺他們的頭領，我軍返回以後，他們必然聚集爲賊寇。"又認爲大軍遠出，不有所擄掠，就無法補充軍用物資，賞賜將領士兵。元丕將要依從他們。這時中書侍郎高允參謀元丕的軍隊事務，規勸說："現在如果誅殺他們，這會損傷他們歸向教化的心意，恐怕大軍一返回，必定馬上作亂。"元丕認爲他說得對，於是安撫

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薨，事在《潔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

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元彌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元範 元良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爲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傜，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

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爲

懷柔新歸附的人，秋毫無犯。

當初，馮弘投奔高麗，太武帝詔令遣返馮弘，高麗不遣送。太武帝發怒，將要討伐高麗，元丕上奏疏認爲和龍剛平定，應該免除賦役，使民衆廣泛修治農田，來充實軍用物資，然後進軍圖取，可以一舉消滅高麗。皇帝采納他的意見，於是作罷。後來因劉潔的事獲罪，因憂愁而逝世，事情記載在《劉潔傳》，謚號爲戾王。兒子元拔繼承爵位。後來因事獲罪被賜令自殺，封國削除。

爲元丕的逝世和卜筮者董道秀的死，高允於是撰寫《筮論》說："從前明元帝末年，修建白臺，高二十多丈。樂平王曾經夢見攀登到上面，四面張望没看到什麽。王就這件事詢問卜筮者董道秀。道秀卜筮，說：'大爲吉祥。'王不出聲而有歡喜的神色。後來事情泄露，王就憂愁而死，而道秀被斬首示衆。道秀如果推算六爻來回答王說：'《周易》中說亢龍有悔。高飛窮極叫做亢，高了没有民衆，不是好事。'假如這樣，就上可以安定樂平王，下可以保全自己，福祿將到來，哪有禍患呢？現在捨棄根本而依從末節，罪過的到來，不也是適宜的嗎？"

安定王元彌，泰常七年封。逝世，謚號爲殤王。没有兒子，封國削除。

樂安王元範，泰常七年封。他一向性格沉穩忠厚。太武帝因長安是地勢優越便利的地方，於是任命元範爲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元範謙虚恭謹優待下屬，推心置腹地安撫接納，百姓稱頌他。當時三秦地區新遭賊寇，流亡的人接連不斷，元範請求崇尚簡易的禮法，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就放寬徭役，給予民衆休養生息的時機。後來劉潔的謀劃，元範聽到後而不報告。事情泄露，因病突然逝世。

長子元良，太武帝没有兒子時，曾經說："兄弟的兒子如同兒子。"親自撫養元良。元良成人後强壯勇敢多智慧，曾經參預軍國大事的商議。文成帝時，繼承王爵，被任命爲長安鎮都大

内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將、雍州刺史，擔任内都大官。逝世，謚號爲簡王。

永昌王元健　元仁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别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秃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薨，謚曰莊王。子仁襲。

永昌王元健，泰常七年封。元健身體魁梧强壯，各處征戰，時常立下大功。才能技藝和陳留桓王相等而智謀超過他。隨從太武帝打敗赫連昌，於是向西攻打到木根山。討伐和龍，元健另外攻下建德。後來在西河平定叛亂的胡人白龍的餘黨。太武帝襲擊蠕蠕，越過涿邪山，詔令元健在後面攔截。箭無虛發，所射中的都隨着弦聲而喪命，聲威震撼沙漠北面。不久跟隨太武帝平定涼州，元健的功勞居多。又打敗秃髮保周，保周自殺，傳送他的首級到京城。又降伏沮渠無諱。逝世，謚號爲莊王。兒子元仁繼承爵位。

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爲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元仁也英勇有父親的風采，太武帝認爲他很奇特。後來和濮陽王閭若文圖謀作亂，被發覺，賜令自殺，封國被削除。

建寧王元崇　元麗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并賜死。

建寧王元崇，泰常七年封。文成帝時，封元崇的兒子元麗爲濟南王。後來和京兆王杜元寶謀劃作亂，父子被賜令自殺。

新興王元俊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己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新興王元俊，泰常七年封。年輕時善於騎馬射箭，才能技藝多。因犯法，削王爵爲公。元俊喜好酒色，時常超越法度。又因爲母親原來遇罪而死，而自己又遭貶削，時常心懷怨恨，很有背叛的心思。後來事情泄露，被賜令自殺，封國削除。

太武五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左昭儀生吴王余。其小兒、猫兒、真、彪頭、龍頭并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太武皇帝有十一個兒子：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元翰。弗椒房生臨淮王元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元建。閭左昭儀生吴王元余。另有小兒、猫兒、元真、彪頭、龍頭都缺略母親的記載，都逝世早，没有傳記。

晉王元伏羅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授車騎大將軍。後來統領高平、涼州各軍討伐吐谷渾慕利延。軍

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降其一萬餘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隊到達樂都，對各將領說：“如果走正路，恐怕軍隊的聲威先就興起，他們必將遠逃；潛伏軍隊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這是鄧艾擒獲蜀將的計策。”各將領都感到爲難。伏羅說：“率領軍隊克敵制胜，在萬里以外選擇便利，不待請命是可以的。”就從小路行走。到達大母橋，慕利延的軍隊驚慌，逃奔白蘭，慕利延哥哥的兒子拾寅逃到黃河以西地區，降服他所屬一萬多家。八年，逝世，没有兒子，封國削除。

東平王元翰　元道符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悦。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東平王元翰，真君三年封秦王，被任命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參預典都曹事務。他忠貞方正，百官畏懼他。太傅高允因元翰年紀輕，撰作《諸侯箴》來送給他，元翰讀過後大喜。後來鎮守枹罕，羌族人敬重順服。改封爲東平王。太武帝逝世，大臣們商議想立元翰，而中常侍宗愛和元翰不和諧，假稱太后的命令立南安王元余，於是殺死元翰。

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兒子道符繼承爵位，被任命爲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圖謀反叛，司馬段太陽殺死他，傳送首級到京城。

臨淮王元譚　元提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薨，謚宣王。

臨淮王元譚，真君三年，封燕王，被任命爲侍中，參預都曹事務。後來改封爲臨淮王。逝世，謚號爲宣王。

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兒子元提繼承爵位，擔任梁州刺史，因貪污放縱被削除爵位，加以處罰，流放到北方軍鎮。過了許久，元提的兒子員外郎元穎取下帽子請求解除所任官職，代替父親到邊境戍守，孝文帝不准許。後來詔令元提跟隨皇帝向南征伐，到達洛陽，參與决定遷都的謀議。不久去世，因參預遷都的功勞，追封爲長鄉縣侯。宣武帝時，追贈雍州刺史，謚號爲懿。

元昌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

元提的兒子元昌，字法顯。喜愛文學。爲父母服喪期間，哀傷哭泣思慕親人，悲慟感動行人。宣武帝時，又封他爲臨淮王，未拜受而逝世，追贈齊州刺史，謚號爲康王，追改封爵爲濟南王。兒子元彧，字文若，繼承封爵。

元彧 元孝友

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并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嘆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

元彧年輕時有才學，當時人十分稱贊他。侍中崔光見到他後對别人説：“黑頭髮的三公，將是這個人。”年輕時和堂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元熙，都以宗室博通古史有文學才能而齊名，當時人不能評定他們的高低。尚書郎范陽人盧道將對吏部清河人崔休説：“三人才學雖然都優秀美好，但是安豐王不够隨和，中山王是非太多，不如濟南王風流儒雅。”當時人爲之編出謡諺説：“三王出衆都明朗，不如濟南有圓又有方。”元彧姿容悠閑，談吐流暢優雅。琅邪人王誦，是個有名的人，見到他後未嘗不心中沉迷忘記疲倦。奏進郊祭廟庭歌辭，當時人稱贊文辭美妙。授任他爲給事黄門侍郎。元彧本名元亮，字仕明，當時侍中穆紹和元彧在同一官府，爲避穆紹父親的名諱，上奏請求改名。詔令説：“仕明神采飛揚言談如流，時常自比荀文若，可名爲彧，來表示本質相同的美好。”元彧請求恢復本來的封爵，詔令准許又封爲臨淮王，寄食相州的魏郡。又擔任長兼御史中尉。元彧以爲是按次序得到的，不推辭。領軍于忠氣憤，在朝廷中説：“臨淮王雖然風流可觀，而没有剛直的操行，中尉的職責，恐怕不是他所能勝任的。”於是除去儀仗，單車返回，朝廷官員爲他嘆息。屢經升遷到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統管選拔事務。

後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稱彧風神閑俊。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魏爲僞，唯彧表啓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彧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彧曰：“死猶願北，况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彧性至

後來以本身職位擔任東道行臺。遇上尒朱榮進入洛陽，殺害元氏人士，元彧撫胸痛哭，於是投奔梁國。梁武帝派遣他的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察元彧的爲人。建孫稱説元彧風采儒雅出衆。梁武帝也先聽到元彧的名聲，深相器重厚待。在樂遊園會見元彧，於是設置酒席音樂，元彧聽到音樂哀嘆抽泣，鼻涕眼淚一起流下，梁武帝爲此不奏樂。前後投奔背叛的人，都迎合旨意稱魏國爲僞政權，惟獨元彧上奏表時常自稱魏臨淮王。梁武帝體諒元彧風雅的性格，不以此責備。等到得知莊帝登位，元彧以母親年老爲由請求返回，辭意懇切。梁武帝愛惜他的才華，又難以違背他的意願，派遣他的僕射徐勉私下勸説元彧留下。

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

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彧表諫，以爲：“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禀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

時莊帝意鋭，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并有表聞。

詔報曰：

文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别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眷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迹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别廟，有闕倫序？漢郡國立

元彧説：“死還想死在北方，何況是在世呢？”梁武帝於是以禮儀送回。元彧禀性孝順，自從離别父母，不進食酒肉，容貌憔悴，見到的人爲他傷心。歷任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事。

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爲肅祖，母親李妃爲文穆皇后，將要遷移牌位到太廟，以孝文帝爲伯父。元彧上奏規勸，認爲：“漢祖創造基業，香街立有太上皇的廟宇，光武帝重新興盛，南頓立有舂陵侯的廟寢。元帝對於光武帝來説，服屬相隔很遠，還親自奉行爲子之道，承繼大宗。高祖對於陛下來説，親近實如兒子，陛下既繼承大業，哪應加以伯父的名稱？而且漢宣帝繼承孝昭帝，這是上繼叔祖，哪裏是忘記了繼承父母？大概是以大義而削奪私情。等到金德將要興起，司馬宣王接受寄托，景王意圖在於奪位，文王心思規劃稱帝，雖然祭祀是魏國君主，而權力歸於晉王室。哥哥和弟弟，傾覆了曹氏。而且子元是宣王的嫡嗣，文王完成了大業，所以晉武帝繼承文王以宣王爲祖，景王有伯父的稱呼。以今日類比古代，恐怕不同類。高祖德行遍天下，道義超邁没有極限。肅祖雖然功勛高於天下，還曾對高祖獻禮品稱臣。穆皇后禀受地德，又將配祭天位。這是君臣同席，叔嫂同屋，遍觀典籍，没有這種事。”

當時莊帝心意堅决，朝中臣屬没有敢説話的，惟獨元彧和吏部尚書李神儁都有奏疏上報。

詔書回答説：

文穆皇帝功勛遍四方，道義超越百王，所以考察遵循舊日規範，恭敬奉上尊號。王的奏疏上説漢太上在香街立廟，舂陵侯在南頓立廟。漢高祖不憑藉子孫相繼的業績，光武帝又没有世襲的德行，都親自接受符命，不出自父祖，父母另外設立廟寢，從道理上講有什麽差錯呢？文穆皇帝受上天眷顧人心歸向，帝位自有歸往。我慚愧繼承大業，於是掌管朝權。帝王業績有系統，漢氏不同類。如果以從前對比今日，不應該移寢廟，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然稱帝的迹象已經顯現，都是以臣屬身份去世，怎能和其餘皇帝

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勛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晋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毁。

分别立廟，使次序缺略？漢朝郡國建立廟宇，是要尊崇高祖的德行，使祭祀遍天下，不關乎太廟的牌位，獨自在外地貢奉祭品。漢宣帝的父親，也不是有功勛德行的人，雖然不追尊，不也是可以的嗎？伯父的名稱，本是表示尊卑的稱呼，何必依照古代制度而説不同類呢？又説君臣同席，叔嫂同室。大概是因文穆皇帝從前履行臣下禮節，因此有疑惑。《禮記》"天子的嫡長子還是士人"，宗廟祭祀難道不能同室嗎？而且晋文王、景王同爲一代，議論的人説世代限於七代，牌位没有固定數目。昭穆相同，表明有同室的道理。禮制中有合祭，叔嫂有什麽顧忌？依禮制，士人祖先立牌位一個廟，哪能没有媳婦公公同室的呢？如果專以同室爲疑問，當可再議遷移毁棄。

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

莊帝逼於幾個妹妹的請求，這段文辭的意思是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協助寫成的。

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

莊帝又追尊哥哥彭城王爲孝宣帝。元彧又當面規勸説："陛下行事而不遵法度，後世如何看待？遍尋書籍記載，没有這種事。"皇帝不聽從。等到牌位進入宗廟，又下令百官都陪同跟隨，全依皇帝的規則。元彧上奏疏以爲："從中古以來，一直到近代，崇敬君主雙親，褒揚功德，纔有皇號，終究没有帝名。現在如果去掉帝字，僅留下皇名，推求古代義理，稍微有些依據。"又不被采納。

尒朱榮死，除彧司徒公。及尒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群胡所毆，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文穆。

尒朱榮死去，授任元彧爲司徒公。等到尒朱兆率領軍隊突然到來，元彧出東掖門，被賊寇擒獲。見到尒朱兆，元彧言辭神色不屈不撓，被胡人毆打，逝世。孝武帝末年，追贈元彧爲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號爲文穆。

彧美風韵，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群書，不爲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

元彧風度優美，善於進退，視聽之中，很有規範。他博覽群書，不做尋章摘句的學問，所撰作的文章，雖然大多亡佚，仍有流傳在世間的。不過任官不能清廉自持，所推舉的衹有親戚，爲有見識的人所譏諷。没有兒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

弟弟孝友，年輕時受到贊譽，繼承爵位爲臨

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静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

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族，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户，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

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强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内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妒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

淮王，屢經升遷至滄州刺史。行政温和，喜好施行小恩惠，不能廉潔，然而没有侵犯别人利益，百姓也因此感到便利。魏静帝在華林園宴請齊文襄王，孝友因醉酒稱贊自己，又説："陛下答應賜給臣下才能。"皇帝笑着説："我時常聽説淮陽王自誇清廉。"文襄王説："臨淮王的風雅意旨是捨棄罪過。"於是君臣都發笑而不治罪。孝友明白施政道理，曾經上奏疏説：

法令規定一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一百家之内，有頭目二十五人，徵調都免除，辛苦歡樂不均衡。羊少狼多，又有逐漸侵吞。這造成的危害很久了。京城中各里巷，有的七八百家，僅一個里正、二個佐史，各項事務没有缺略，何况是外地州郡呢？請求依照舊日設置，三正的名稱不改動，而一百家爲族，四個閭，每閭分爲二比，合計一族節省十二個男丁，得到十二匹資絹。統計現在管轄的户口，共有二萬多族，一年繳納資絹二十四萬匹。十五個男丁中出一個兵士，合計得一萬六千兵士。這是富國安民的辦法。

古代諸侯娶九個女子，士人有一妻二妾。《晋令》規定：諸王設置侍妾八人；郡君、郡侯，侍妾六人。《官品令》規定：第一、第二品有四個侍妾，第三、第四品有三個侍妾，第五、第六品有二個侍妾，第七、第八品有一個侍妾。這是用來整飭家内女子教化，增廣後嗣的。增廣後嗣，這是孝道。整飭女子教化，這是禮儀。然而本朝忽然抛棄這個數額，由來已久了，將相多娶公主，王侯娶皇后家族，所以没有侍妾婢女，積習而成常制。婦人多幸運，生逢當今時代，滿朝多是無侍妾，天下大約都一人一個妻子。假使有人决意多娶，就會家道離散，自身遭到困迫，内外親戚朋友共同加以嗤笑怪罪。現在的人，全無準則節操。父母出嫁女兒，就教給她妒忌；姑母相見，必以忌妒相勸説。拿挾制丈夫爲婦德，以能忌妒爲女工。自己説是受人欺負，怕别人笑我。王公還是

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

一心一意，以下的人哪敢三心二意！忌妒的心思一產生，妻妾的禮儀就廢止了，妻妾的禮儀廢止，奸猾淫亂的預兆就興起，這是臣下之所以怨恨的原因。請求讓王、公、第一品娶八個侍妾，加上妻來備齊九名女子；稱職的二品備齊七名女子；三品、四品備齊五名女子；五品、六品則是一妻二妾。限定一年，全令充實數額。如果不充實數額，以及對侍妾不按禮儀，使妻子忌妒的就加以鞭打，免除所擔任的官職。妻子没有兒子而不娶妾，這是自絶後嗣，不能祭祀祖先父親，請求判定他不孝順的罪過，拆散遣送他的妻子。

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奸盗，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

臣下的真誠心意，僅僅是爲了國家，想要使吉凶無不合乎禮儀，貴賤各得其所，減少頭目來徵集兵士，設立糧食儲蓄來豐富米穀，設置賞賜標準來擒獲奸猾盜賊，施行法典來顯示朝廷典章。希望使國家足食足兵，人人信實。又冒昧申述妻妾的數額，衹是要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後嗣布滿朝廷，傳位没有窮盡，這就是臣下的心志。

詔付有司，議奏不同。

詔令交付有關官員，議論進奏不相同。

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王侯，存没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兹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

孝友又説："現在有人生爲奴僕，安葬模擬王侯，生死不同途徑，没有節制。堆高墳墓，極力裝飾祭祀儀式，鄰里以爲榮耀，稱贊爲純孝。另外夫婦的結合，是教化的起點，同食一瓢，足以完成禮儀。然而現在富足的人更加奢侈，共食的設施，比祭槃還好得多。累魚成山丘，山上有林木，林木上面，停留鸞鳥和鳳凰。徒然增加麻煩勞累，終究造成浪費，思慮上天旨意，恐怕不是這樣。請求從今以後，如果婚葬超越禮儀，以違背君命論處。官府不加以糾察彈劾，就和他們一同治罪。"

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晋陽宫，出與元暉業同被害。

孝友在魏尹任上多年，以法令約束自己，很有聲譽。然而性格没有骨氣，善於侍奉有權勢的人，被正直的人所譏笑。齊天保初年，依照條例降低爵位，封爲臨淮縣公，被任命爲光禄大夫。二年冬天，接到詔令進入晋陽宫，出宫後和元暉業同時被殺害。

元孚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

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

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糊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疴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脱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

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

又云：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

元昌的弟弟元孚，字秀和，年輕時有美好的聲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人見到元孚，都説："這個孩子將要評判人物，遺憾我們衰老，來不及見到了。"屢經升遷到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聽政，宦官干預政事，元孚於是綜合記述古今著名的王妃賢明的皇后，共爲四卷，奏上去。調任左丞。

蠕蠕君主阿那瓌回國以後，他國内發生大饑荒，相繼進入塞内，阿那瓌上奏疏請求朝廷賑濟。詔令元孚擔任北道行臺，前往那裏賑濟撫恤，元孚陳説應辦事情的奏疏説：

穿皮衣服的人，不曾吃糧食，應該依從風俗因循便利，救濟他們所没有的。從前漢朝建武年間，單于通好，當時轉運河東米穀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來供給他們。這就是前代和戎，安撫新附懷柔遠方的長久計策。請求用母牛母羊，維持他們的飲食。而且畜牧繁殖，是他們所便利的，毛血的利益，兼具衣服和飲食。

又尚書上奏説：如果他們仍然住在七州，在寬處安置他們。臣下以爲人心懷戀本土，哪肯遷到内地？如果依照臣下的請求，賑濟各種牲畜，他們喜愛本土重視故鄉，必定回到舊地。如果不是這樣，禁止留下越發受損失。假使逼迫遷移，事情不是長久之計。爲什麼呢？他們人面獸心，去留是難以預測的。既變换水草，疾病將增加，憂愁導致困苦，死亡必然嚴重。加上他們殘餘的同類，還在沙漠中，倘若出現狂悖，回到舊巢，必定擄掠鄉里，毒害百姓。有禍亂後再堵塞，不如在未萌發時杜絶。

又貿易産生於上古，交换實行於中古。漢人和胡人交往，也設立關市。現在北方人饑荒，性命如同懸挂在溝壑，公家供給以外，必然尋求交易。他們如果願意謀求，應當得到准許。

又説：

辦大事的不計較小名聲，考慮長遠目標

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

的不拘泥於眼前利益。雖然戎狄盛衰，歷代不相同，叛逆順服的情形，大致可以探討。周朝的北伐，僅獲取中等利益；漢氏對外抵禦，纔收到下策的效果。從前在代京，時時作嚴密的防備，將帥辛勞，兵士精疲力竭，總之前代爲之作難，力量不能招致他們。現在上天賜福大魏，亂亡在他們一方。朝廷垂下上天覆蓋的恩情，拓展自然造化的德行，在他們散亡時將其聚集，以禮相送使其返回，應該利用這個時機，妥善思考長遠策略。

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

私下以爲道理雖然有萬般變化，可以用一個根本點觀察；將來的事雖然懸遠，可以用過往的事推測。從前漢宣帝的時候，呼韓邪通好，漢朝派遣董忠、韓昌率領邊郡的兵馬，送他們出朔方，因之留下來守衛協助。又光武帝時，也命令中郎將段彬設置安集掾史，跟隨在單于周圍，觀察動靜。這都是守備的借鑒，安定邊境的好策略。估量現在朝廷的成功，不低於過去，蠕蠕國內衰落，也同於往日。應該依照從前現成的謀略，大致依據舊日行事，借給他們閑置的土地，聽憑他們放牧。粗略設置官屬，表示加以慰問安撫。嚴密告誡邊境兵士，以使他們受到保衛。以仁德寬厚加以控御，以長久的策略加以維係，使他們親近不至於矯情詐僞，疏遠不至於背叛謀反。現在北方邊鎮各將領，舊日常說一人在代京外巡邏，於是使他防守伺察。這是所謂的天子有道，防守在四方邊境。

又云：

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强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

又説：

先於別人能奪去別人的信心，對待投降者如同遭遇强大的敵人。武力不是專門對外，也用來防備內部。如果依照安置分配，各州鎮遥遠，不是轉運輸送可以到達的，後悔背叛的情形，變故的發生難以預測。又居民的牲畜產業，分布在原野中，戎狄性格貪婪，見到後就想偷盜，防守那裏肅清這裏，兵力少了不勝任，混亂的時候，容易互相冒

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

犯。驅使他們回到本土，未必樂意離開，配置到各州向内遷移，又不肯聽從。既然如此，開支必定大。

朝廷不許。

朝廷不同意。

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

元孚拿着白武幡在柔玄、懷荒二鎮之間慰勞阿那瓌。阿那瓌的部衆號稱三十萬，暗中有異圖，於是拘留元孚。用卧車運載，每天供給乳酪一升、肉一段。時常集合他的部衆，讓元孚坐在東面，稱他爲行臺，格外加以尊敬。阿那瓌於是向南通過，到達舊都城。後來遣送元孚等人返回，元孚於是上奏疏請求治罪。有關官員將元孚的事情交付廷尉，丞高謙之説元孚有辱使命，判處元孚流放的罪行。

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禮爲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

後來元孚被任命爲冀州刺史。元孚勉勵督促墾田種桑，境内稱他爲慈父，鄰州稱爲神君。在這以前，州中人士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都屯聚在山林，不服從君王命令，州郡稱他們爲八王。元孚到達，都請求進城，願意拼死效力。後來，城池被葛榮攻陷，元孚被葛榮捉住。哥哥元祐擔任防城都督，哥哥子禮擔任録事參軍。葛榮想先害死子禮，元孚請求先死來贖回子禮，叩頭到流出血來，葛榮纔放了子禮。葛榮又大量召集將領士兵，商議處死人的事。元孚兄弟各自誣衊自己招引過錯，爭相去送死。另外孟都、潘紹等幾百人都叩頭願受死刑，請求留下使君性命。葛榮説："這是魏國的忠臣義士。"一同囚禁的五百人，都得以免死。葛榮平定，元孚仍被授任冀州刺史。元顥進入洛陽，授任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元孚封上元顥叛逆的書信送交朝廷，天子嘉獎他。元顥被平定，封元孚爲萬年鄉男。

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

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

永安末年，樂器損壞缺略，莊帝命令元孚監察儀法。元孚上奏疏説：

從前太和年間，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樂器，幾十年間，纔宣告成功。當時大量召集儒生，考校得失。太常卿劉芳請求另外修造，很久纔完成。又召集公卿計量考校合適與否，議論的人衆説紛紜，無所適從。隨之接到詔令，都得以施用。往年大軍

敕，并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宫懸四箱，栒虡六架，東北架編黄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黄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韵。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廢，以從正則。

臣今據《周禮·梟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爲十二宫，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宫之義，又得律吕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

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嘆服而反。太傅、録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

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歡悦，奉皇后來歸。

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内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吊。贈大司馬、録尚書事，謚曰文

進入洛陽，戰馬奔馳，所有樂器，丢失得差不多光了。臣下到太樂署，詢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人，説是繼承前代以來方式，設置懸挂的樂器在四面墻壁，懸鐘磬鼓的木架爲六架，東北架編排黄鐘之磬十四個。雖然器名爲黄鐘，而聲音實際上是夷則，以音制考察，不很諧合。姑洗懸挂在東北，太蔟編排在西北，蕤賓排列在西南，全都物象錯位，調律不和諧。又有儀鐘十四個，虛懸在木架首端，一點也不敲擊，現在就删除廢去，來依從正則。

臣下現在依據《周禮·梟氏》長寬的規格，《磬氏》曲直的法度，吹律管而求聲調，敲黄鐘求音響，去掉繁雜程序，論定實際效驗。依照十二月爲十二宫，各自依據時序，在本位懸挂張設。十二宫聲音完備後，隨用途敲擊演奏。這樣就合於轉相爲宫的義理，又得到陽律陰律互相生成的體式。現在計量鐘磬的數目，各以十二架爲準。

上奏後被批准。這時士大夫們，都前去觀看聽演奏，無不嘆息佩服而返回。太傅、録尚書事長孫承業非常瞭解聲律，又格外加以稱贊。

又隨從孝武帝進入函谷關，授任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不久監修國史。歷任司空、兼尚書令、太保。當時蠕蠕君主和元孚相識，先請求見元孚，然後送上女兒。皇帝於是派元孚出行。蠕蠕君臣見到元孚，無不歡欣喜悦，元孚侍奉皇后歸來。

元孚性格機敏善辯，好飲酒，身體矮小而頭頂光秃。周文帝格外眷顧他，曾經在房内放酒十瓮，每瓮剩一斛，上面都加上帽子，想戲弄元孚。元孚剛進房内，見到後就驚喜，説："我們兄弟十分没有禮節，爲什麽偷偷進入王的家中，端坐相向？應該及早回到家中。"於是拿上酒返回。周文帝拍手大笑。元孚後來中風，手脚不便利，口不能講話，就用左手在地上作畫寫字，請求解除所任職務。三次上奏不獲批准。升任太傅。逝世，皇帝親自前往，百官趕去吊祭。追贈

簡。

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疏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大司馬、録尚書事，謚號爲文簡。

兒子元端繼承爵位，擔任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格粗疏凶狠，頗以家世地位對人傲慢，當時議論鄙視他。

廣陽王元建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

廣陽王元建，真君三年封爲楚王，後來改封爲廣陽王。逝世，謚號爲簡王。

兒子石侯繼承爵位，逝世，謚號爲哀王。

兒子遺興繼承爵位，逝世，謚號爲定王。没有兒子。

元嘉 元深 元湛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兹役。雖有暫勞，奸盗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

石侯的弟弟元嘉，年輕時沉穩機敏，喜怒不表現在臉色上，具有武藝謀略。孝文帝初年，被任命爲徐州刺史，十分有威望惠澤。後來封爲廣陽王，繼承元建爲他的後嗣。孝文帝向南征伐，詔令元嘉截斷均口。元嘉違背了指令，使賊寇得以逃脱。皇帝發怒責備他説："叔祖的確不是世孫，爲什麽太不同類呢?"等到即將逝世，遺詔委任元嘉爲尚書左僕射，和咸陽王元禧等人輔佐朝政。調任司州牧。元嘉上奏請求在京城四面建築三百二十個里巷，各自周長一千二百步，請求調發三正免役的男丁，來充任這個力役。雖然有短暫的辛勞，奸猾的盜賊可永久止息。詔令聽從他的建議。任命他爲衛大將軍、尚書令，授任儀同三司。

嘉好飲酒，或沉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

元嘉喜好飲酒，有時沉醉，在宣武帝面前隨意言談歡笑，没有顧忌。皇帝尊敬他年紀大，時常優待寬容他。元嘉和彭城、北海、高陽各王，時常入宫飲宴聚會，暢飲歡樂到深夜，多次加以賞賜。皇帝也經常前往他的家中。元嘉本性喜好威儀修飾，車馬服飾鮮艷華麗。位居儀同三司，又任尚書省長官，出入有人侍衛，路人認爲他很榮耀。後來升爲司空，改任司徒。元嘉喜好建立功名，有益於公私的事，多次上奏，皇帝很重用他。他喜愛敬重有才華的人，後輩中不爲當時所知的人才，他在侍奉皇帝的時候，轉相談論推舉，當時人因此稱贊他。逝世，遺令節儉安葬。宣武帝悼念憐惜他，追贈他爲侍中、太保，謚號爲懿烈。

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

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

邊竪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

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奸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踪，過弄官

元嘉續娶的妃子宜都王穆壽的孫女，是司空的堂妹。是個天資高的女人。等到成爲元嘉的妃子，多有匡助，光大增益了家族聲望。

兒子元深，字智遠，繼承爵位。孝明帝初年，被任命爲肆州刺史。推行恩德信義，胡人以爲便利，劫掠盜竊止息。後來擔任恒州刺史，在州中多有收取，政事因行賄而辦成。私人家庭有一千匹馬的，必定收取一百匹，以這爲標準。屢經升遷爲殿中尚書，沒有正式委任。因同城陽王元徽的妃子于氏淫亂，被元徽上奏訴訟。詔令交付丞相、高陽王元雍等宗室成員商議判決他的罪行，以王爵的身份回到宅第。

等到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元彧討伐他失敗，詔令元深爲北道大都督，接受尚書令李崇的調度。當時東道都督崔暹在白道失敗，元深等各軍退回朔州。元深上奏疏說：

邊境小人作亂，造成紛擾阻隔，它的由來，不是一朝一夕。從前皇始年間以移民防禦爲大事，慎重挑選親屬能人，擁有部屬建立軍鎮，配備高門大户的子弟，拼命防守阻遏。不僅不荒廢仕途，甚至於獨得免除賦役，當時的人們，歡欣羨慕而爲邊兵。等到太和年間，僕射李冲在位當權，涼州當地人，全部免除雜役；豐沛的舊族，接連防守戍邊。除非得罪了當朝要員，沒有人肯和他們在一起。出征鎮守受驅使做虞候、白直，一生升遷，不超過軍主。然而前代房族，留住在京城的，得到高品秩顯要的官位；在軍鎮的，就爲清高的士大夫所阻隔。有的投放到北方用他們去控禦敵寇，又多逃往胡人區域。於是嚴立邊境兵士的條例，軍鎮的人在外游蕩，都准許巡邏的兵士捉拿他們。於是年輕人不能求學，成年後不能爲官。惟獨成爲作亂的人，言談者爲之流淚。

自從定都在伊水洛水，邊境的委任更輕微，衹有底層平庸的人，外出爲鎮將。互相模仿效法，專門聚斂。有的是各地奸猾的官吏，犯罪後發配邊境，爲他們指點途徑，哄

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

弄官府，政事因行賄而辦成，不能自行改正。都説奸猾的官吏這樣做，無不咬牙切齒增添怒氣。等到阿那瓌背棄恩德，放縱擄掠盜竊逃奔，命令軍隊追擊他們，十五萬軍隊越過沙漠，不久就返回。邊境的人見到這種援兵，就在心中輕視中原。尚書令臣李崇當時就申報，請求改鎮爲州，將要答應他的意願，大概也是先有察覺，朝廷没有准許。然而高闕的戍守頭領，統領下屬失去和睦，拔陵殺了他而違抗朝令，攻打城池掠取土地，見到的一定誅殺。國家軍隊屢次失敗，賊寇日益强盛。這次的舉動，指望消滅他們。崔暹没一個車輪返回，臣李崇和臣下，徘徊在道路上。現在相會合，返回駐扎在雲中。聽命行事，不便向西邁進。將領士兵的心情，無不離散。現在所擔心的，不僅是西北，恐怕各鎮不久也將這樣。天下的事哪裏容易估量！

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

當時不采納他的計策。東西部敕勒叛變後，朝廷議論再思考元深的話，派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要恢復鎮爲州，來順應人們的願望。遇上六鎮全部反叛，不能够施行。元深後來上奏疏説："現在六鎮全部反叛，二部高車也附和凶惡的黨羽，用疲憊的軍隊討伐他們，必定不能制服敵人。請求挑選兵士，有的留守在恒州險要的地方，再爲今後打算。"

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别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

等到李崇受徵召返回，元深獨掌軍權。拔陵躲避蠕蠕，向南轉移渡過黄河。在這以前，别部將領李叔仁因拔陵逼近，請求迎接增援，元深趕赴前去，前後投降歸附的有二十萬人。元深和行臺元纂上奏疏請求在恒州北另外設立郡縣，安置投降的人户，依便利賑濟賞賜，平息他們作亂的心思。朝廷不聽從。詔令派黄門侍郎楊昱將那些人分散到冀、定、瀛三州中謀食。元深對元纂説："這些人又成爲乞活軍了。禍亂將由此産生。"

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

不久鮮于脩禮在定州反叛，杜洛周在幽州反叛，其餘投降人户，還在恒州，就要推舉元深爲首領。元深於是上奏疏請求回到京城。命令左衛

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核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

將軍楊津接替元深爲都督，任命元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當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伐賊寇失利，朝廷使者劉審考察没有結束，遇到賊寇逼近中山，元深於是命叔隆防守邊境。劉審乘驛馬回到京城，説元深擅自加以放縱。城陽王元徽和元深有矛盾，利用這個機會誣陷他。於是徵召元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等到元深到都城，明帝不想使元徽、元深互相怨恨，下令利用宴會，使二人互相諒解。元徽記恨不止。

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并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

後來河間王元琛等人被鮮于脩禮打敗，於是授任元深爲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元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都接受元深的調度。元徽於是上奏靈太后誣陷元深説："廣陽王帶愛子在外地掌握軍隊，是不可預測的。"於是下令章武王等人暗中加以防備。元融於是把令文給元深看。元深畏懼，事情無論大小，不敢自行決定。靈太后聽説後，就派人詢問元深的心意情況，元深於是陳述説：

往者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徽托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次骨。臣以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

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

從前元乂執掌大權，移天遷日，而元徽依托附和，無翅膀而飛翔。現在君主重新執政，委任托付更重，然而元徽心胸狹隘，記恨臣下深入骨髓。臣下因疏遠滯留，遠離京城，受他的誣陷阻隔，没有什麽事不做。然而臣下從前不在他後面，從這以後，反而成爲山陵河谷。元徽竟然一年八次升遷，位居宰相；臣下却多年不調動，有功勞不記録。

自從元徽執政以來，不僅抑制臣下而已，向北征討的功勛，都被扣壓。將領士兵取勝，最終没有絲毫賞賜，雖然爲他們上奏請求，大多不能如願。從前留下元標占據盛樂，後來遭受重重包圍，糧盡援絶，倒懸在一個角落，環城固守兩年，賊寇撤退以後，依品級請求官職，元徽竟然盤查而予以退回，不答應他的請求。然而徐州下邳的戍主賈勳，在法僧反叛後，暫時遭到圍困，固守的功勛，比元標不算重，却馬上得到州職，當即授予開國侯。天下的事情，流别是一樣的，功勞相同賞賜却不同，不公平是爲什

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

麽！另外驃騎大將軍李崇在北征的時候，上奏招募八州的人，准許使用函谷關以西的條例。等到臣下在這以後，依這個條例評定賞賜。又說北道征伐的，不能和關西相同。定襄是陵廟的重要地區，平城是守衛國家的重要城鎮，如果估計到這一點而評定功勞，也哪裏低於秦楚？祇是因爲怨恨臣下的緣故，就要聽到風聲便排斥壓抑。

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勛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决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僚，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乃降户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此事。乃向定州，遠彼奸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

然而從他當權以來，哪裏僅抑退功勛而已，祇要是跟隨臣下征討的人，就被他所怨恨。統軍袁叔和曾經申訴，元徽起初說有道理，又聽說北征時隸屬臣下爲統軍，馬上變了臉色。他又指使臣下哥哥的兒子仲顯以怪誕言論起訴臣下，竊竊私語，謀劃加以誹謗。說臣下壞話的，他用恩惠的臉色交往；說臣下好話的，立即遭他嫌棄責備。甄琛曾經申述臣下的冤屈，他就視甄琛爲仇敵；徐紇說了臣下不少錯誤，他馬上對待徐紇如親戚。另外驃騎長史祖瑩，從前在軍中，隨意增加殺敵人數，擾亂軍事行動，危害軍府，被有關官員定罪，逃命到山澤中，僅因誹謗臣下的緣故，元徽就洗刷他的罪行。臣下府中司馬劉敬，不久前遣送投降的人，到了定州，投降者改變主意又背叛，賊寇如同决開的河水，豈是劉敬所能堵住的，祇因是臣下府中參謀僚屬，難免被砍頭。元徽既遷怒於他人，放棄首惡分子，以及小吏役卒。跟隨臣下出征的，無不恐懼。近來恒州的人，請求臣下任刺史，元徽却别有用心地說不可預測。等到投降的人户勾結密謀，臣下接連上奏表，元徽就藉機會說這件事。等我到定州，遠離那些奸賊惡人，又議論臣下將有二心。反復如此，要加以陷害。致使朝廷馬上賜令調任。賊寇興起的原由，是誰使他們如此的呢？

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游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

元徽既受優待寵幸，職責重於一代，羨慕權勢的人，和臣下有什麽關係！所以其他的人掌管選舉，車馬堵塞門前；等到臣下住在邊地，賓客很少到來。臣下近來擔心他作

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内慮之切。脱蒙。公私幸甚。

梗，所以一心請求趕往京城。遇上流民起兵，主帥失敗，又接受後來的命令，没有地方自己安身，努力充當前鋒，不敢推辭事務。等到臣下出都城，行走的塵土還未落下，已聽説在後面又産生不同議論。説臣下帶領兒子跟隨自己，證明是可疑的徵兆。忽然稱説這些來造成禍亂。衆多的人，又傳出話語，説左軍臣元融、右軍臣裴衍都接受秘密的命令，偵察臣下的行事。元徽用心如此惡毒，臣下將如何自謀安全？私下以爲天下没平定，國家禍難還在延續，地方長官的責任，在這時最爲急迫。元徽從前在藩國就有聲望，等到任尚書省長官，於此再無所聞了。現在請求調出他任州職，使他得以發揮作用。元徽如能外出任其所長，臣下没有内心憂慮的急切。脱蒙。公私十分榮幸。

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鬥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録事參軍元晏説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融戰敗於白牛邏。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游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元深認爲兵士接連遭到失敗離散，人人没有鬥志，連接軍營轉運柵欄，每天衹行走十里。行進到交津，隔水而列陣。賊寇脩禮時常和葛榮謀劃，後來逐漸信任朔州人毛普賢，葛榮時常懷恨他。普賢從前做元深的統軍，在到交津後，元深派人曉諭他，普賢於是有投降的心意。又派録事參軍元晏游説賊寇程殺鬼。賊寇果然互相猜疑有二心。葛榮於是殺死普賢、脩禮而自己登位。葛榮因剛得大衆，上下不安定，於是向北越過瀛州，元深便率領部衆向北轉戰。葛榮向東攻打章武王元融，元融在白牛邏戰敗。元深於是撤退逃跑，趕往定州。聽説刺史楊津懷疑他有二心，就停留在州城南的佛寺中。停留第二天的夜晚，就召集都督毛謚等六七人，擊胳膊加以約定，危難的時候，期望互相救助。毛謚懷疑元深有二心，就秘密報告楊津，説元深圖謀不軌。楊津派遣毛謚討伐元深，元深跑出來，毛謚鼓噪追趕。元深和左右的人行走到博陵郡境内，遇到賊寇游動的騎兵，就被帶到葛榮那裏。賊寇兵士見到元深，很有一些高興的人，葛榮剛登位，心中厭惡元深，就殺害他。莊帝追復元深的王爵，追贈司徒公，謚號爲忠武。

子湛，字士深，少有風尚。孝莊

兒子元湛，字士深，年輕時有風采。孝莊帝

初，襲封。孝静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黄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携去。遊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己。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初年，繼承封爵。孝静帝初年，屢經升遷到冀州刺史。在各處聚斂財富，風俗政事不能樹立。入京任侍中，後來代理司州牧。當時齊神武帝做宰相，因元湛很有才幹聲望，上奏越級任命他爲太尉公。逝世，追贈假黄鉞、大司馬、尚書令，謚號爲文獻。起初，元湛名聲地位逐漸提高，留戀聲色，開始把婢女紫光送給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來却自己玩樂，外出任冀州刺史，私下帶去。遊道大肆張揚，就説紫光是元湛的父親所寵愛的，元湛的母親送給了自己。將要呈送公文，很久纔平息。議論的人對兩人都加以非難。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元湛的弟弟元瑾，擔任尚書祠部郎。後來謀殺齊文襄王，事情泄露，全家受死刑。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元湛的兒子法輪，是紫光所生的。齊王同情元湛滅族，就上奏寬恕他，恢復他的爵位封土。

南安王元余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吴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群下，取悦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絶。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南安王元余，真君三年，封爲吴王，後來改封南安王。太武帝突然逝世，中常侍宗愛假稱皇太后的命令迎接元余而擁立他，然後發布喪事。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永平。元余自以爲不是按次第而登位，豐厚地賞賜群臣，取悦於衆人。進行通夜的飲宴，樂聲不間斷。一個月之間，庫存空虚。尤其喜好游弋狩獵，出入没有限度。邊境告急，元余不救助，百姓憤恨，而元余却一副安然的樣子。宗愛擅權放肆日益嚴重，内外的人畏懼他。元余懷疑宗愛變亂，謀劃奪取他的權力，宗愛利用元余祭祀宗廟，夜晚殺死元余。文成帝用王爵的禮儀安葬他，謚號爲隱。

論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陽平以降，并多夭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叉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

論曰：梟獍作爲凶惡的禽獸，上天生下它們。觀察元紹的心思，大概也格外禀受到不祥之氣。陽平王以下，大都壽命短促，卓越的才能勇武的謀略，没有在高齡中顯露。靖、簡二王，當時聲譽最佳。元鑒有聲名，元渾也受重用。元霄、元繼在太和年間受到知遇，名望地位豈是平白到身上的呢！元叉憑藉寵幸私情，於是擾亂天下，身死而保全祭祀，固然是幸運的。

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效，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

樂平王、樂安王都任將領效力，竟然因憂慮逼迫而逝世，驗證善終的稀少。莊王的才幹謀

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

太武之子，秦、晋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彧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翾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略，是一代的傑出人才，同建寧王、新興王，不可同日而語。

太武帝的兒子，秦王、晋王才能賢明。而元翰遭受殺害，禍福哪可估量。臨淮王的後代，元彧德行爲高。廣陽王的世系中，元嘉堪稱美好。元深受到元徽的憎恨，是所謂邪惡之人憎恨正直之人的意思。元余的被殺，不是太晚了嗎！

北史卷十七

列傳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并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宫人有子者，并號爲椒房。

景穆皇帝有十四個兒子：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元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元子推、濟陰王元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元天賜。樂良厲王元萬壽的母親、廣平殤王元洛侯的母親生平都不清楚。孟椒房生任城康王元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元楨、城陽康王元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元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元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元休。趙王元深死得早，没有傳記資料，母親的生平不清楚。魏的舊制是太子的後宫没有名位稱號，文成皇帝即位後，景穆的宫人生有兒子者，都稱爲椒房。

陽平王元新成 元頤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爲内都大官。薨，謚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勖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杖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虚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

陽平王元新成，太安三年受封，後任内都大官。去世，謚號爲幽。

其長子元安壽繼承爵位，孝文帝後來賜其名爲頤。多次升任至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令徵其回京，勉勵他以戰伐之事。他對皇帝説："當仰仗皇上勝算，使邊夷呼韓與近畿渭橋同禮。"皇帝感嘆地説："壯哉王之所言，這正是朕的期望。"還未出發，恰巧母親去世而服喪，皇帝下詔派侍臣給他送去金革暗示敦促之意，於是安葬了母親之後就出發了。與陸叡一起招集三路將軍合議大軍沿途進止行程。於是中路出黑山，東路進軍士盧河，西路開往侯延河。大軍越過大沙漠，大破蠕蠕。元頤回朝，皇帝下詔説："王以前所説的話，果然不虚。"後任朔州刺史。後來恒州刺史穆泰陰謀造反，派使者來推元

之。宣武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爲謀主，元頤私下裏把這一情況告訴了朝廷，穆泰等人受死刑，皇帝對元頤大加稱賞。宣武景明元年，死於青州刺史任上，謚號莊王。傳封國至其孫元宗胤，明帝時，因殺叔父罪被賜死，除去爵位。

元衍 元暢 元敏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産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尸具。

元頤的弟弟元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至梁州刺史。上表請求暫時爲王，以便顯示威重。皇帝詔書說："真可以說是貪得無厭的請求，所請求的不合宜。"轉任徐州刺史。到了徐州任上得了大病，皇帝下令徐成伯乘驛馬前往治病。病情好轉些後，徐成伯回到京師。皇帝對他說："卿一定是名醫。"賞賜他絹三千匹。徐成伯推辭，祇願意接受一千匹。皇帝說："《詩經》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根據這句話來說，豈祇是三千匹所能表達?"他就是這樣受皇帝所器重。後來元衍的生母雷氏去世，他上表請求解除刺史任職。皇帝下詔："這是諸位先君所不允許的，《禮》上有明文。亂世衰落，這個規定基本上被廢止了。侯既然是親王的兒子，應該服從餘尊的規定，這樣就可以服喪。"後來死於雍州刺史任上，謚號爲康侯。元衍性情簡易謹慎，每到一個地方都很廉潔，又不治産業，先後任職四個州，都有值得被人稱道的政績，去世的時候甚至連停殯遺體的棺木都沒有。

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没於陣。

兒子元暢，字叔暢，跟從孝武帝入關，拜官鴻臚，封爲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死於戰陣。

子敏，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婿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絶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

兒子元敏，因爲好喝酒造成很多浪費，以至家境貧寒。他的女婿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都是家資千萬，常常幫助他一些。元敏把得到的錢物隨即花光，皇帝對他的行爲并不責備。乙弗貴、大利稽祐後來也斷絶了與他的往來。位至儀同三司，改封爲南武縣公。

元融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爲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

元暢的弟弟元融，字叔融，個頭矮小相貌醜陋，却驍勇武力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任元融爲直閤將軍。到尒朱兆進入洛陽時，元融逃入民間。後來孝武帝入關，封他爲魏興王，位至侍

殿中尚書。

元欽　元子孝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托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穆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賨襲。

京兆王元子推　元太興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

郎、殿中尚書。

元衍的弟弟元欽，字思若，位至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元欽膚色特别黑，所以當時人稱他爲黑面僕射。元欽奸淫堂兄元麗的妻子崔氏，被御史中尉封回上奏彈劾，遇到大赦得以獲免。不久任司州牧。元欽從小好學，很早就有好名聲。當時人説："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到晚年地位顯貴時，不敢直言無補朝政，輿論對他有所非議。元欽曾經委托青州人高僧壽替他的兒子尋求老師，結果這位老師到了之後，没多久就逃走了。元欽爲此責備高僧壽。高僧壽生性詼諧，反而對元欽説："大凡人絶食七天就要死，這個人纔經過五天，就逃走了，捨棄吃的去保守信譽，實在做得不應該。"元欽大爲慚愧，從此接待客人纔漸漸豐厚一點。後來他任司空公，封爲鉅平縣公。在河陰遇害，追贈假黄鉞、太師、太尉公。

兒子元子孝，字季業，很早就有好名聲。八歲時，司徒崔光看到他很驚異，説："後輩的領袖，必定是這個人。"孝武帝入關，他未能隨駕。後來到長安，被封爲義陽王。子孝相貌舉止很美，喜歡笑談幽默，喜好喝酒愛惜人才，有身份的人都歸附於他，家中賓客常滿，却整天没有一點倦怠之色。性格又寬厚仁慈，與親族們都很和睦。於是在自己的私人府第中置學館招集本族的弟子們，晝夜講讀。并且供給他們衣服食物，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後來歷任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眼見國運衰落，便自暴自棄，日夜縱酒。後來以例降爲公，重新姓拓拔。不久去世，其子元賨繼承爵位。

京兆王元子推，是太安五年所封，歷任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格沉穩儒雅，善於與人交往，秦、雍一帶的民衆欽服他的威信和恩惠。入朝任中都大官，審查案情爲人們所稱道。獻文帝準備把皇位讓給子推，因爲大臣們堅决反對，纔把皇位傳給孝文帝。孝文帝即位後，任他爲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

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贓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既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昴，字伯暉，襲，薨。

元悰

昴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録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元仲景

昴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决。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

刺史。還没有到任，在路途中去世。

兒子元太興繼承爵位，任長安鎮大將。因爲貪污納賄被削去官職爵位。後任秘書監，并恢復了以前的爵位，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當初，太興生了大病，請諸位沙門前來行道，把所有的資財，都布施給了他們，乞求病能好，稱之爲散生齋。等到布施完畢之後，所有的僧人都四處走散，僅有一個和尚還在説請求吃剩的食物。太興開玩笑地對他説："齋食都被吃完，衹剩下酒肉了。"這個和尚説："這也能吃。"於是拿出一斗酒，一隻羊脚。吃完之後，還説没有吃飽。等到他告辭出門之後，酒肉還原樣俱在。於是出門去追這個和尚，却不見。太興於是在佛前發願："剛纔那位師傅，一定不是俗人。如果我的這場病得以好轉，一定捨棄王的爵位而入佛道。"未過多久真的痊愈了，於是就請求當和尚。接連上表十多次，終於得到同意。當時孝文帝南討正在軍中，下詔讓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他剃度，布施帛二千匹。成了和尚後，法名僧懿，居住在嵩山。太和二十二年壽終。

兒子元昴，字伯暉，繼承爵位，去世。

元昴的兒子元悰，字魏慶，繼承爵位。孝靜帝時，多次升官任太尉、録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死在州牧任上，追贈假黄鉞、太傅、司徒公，謚號文。元悰性情寬和有度量，人長得很漂亮，風度儼然，無論得失，都不形於色。生性簡樸，不治産業，去世的時候，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

元昴弟弟元仲景，生性嚴厲苛刻。孝莊帝時，兼任御史中尉，京城秩序井然。每次去當班，總是駕一頭紅毛牛，當時人稱他是"赤牛中尉"。太昌初年，任河南尹，遵守法度公正無私。當時吏部尚書樊子鵠的部下不可一世，又有盜竊行爲。仲景暗地裏進行收捕，把他們全部都抓了起來，都立即進行懲罰。從此豪强權貴們爲之膽寒。孝武帝入關之前，任仲景爲中軍大都督，留守京城。齊神武帝將要到洛陽，仲景便抛棄妻子

右僕射，封順陽王。

兒女，追隨皇上到了長安，仍然任尚書右僕射，封爲順陽王。

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尒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奸。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尸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厠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慾，猶埋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

仲景失去了妻子兒女，便娶已故的尒朱天光的妻子也列氏。她本來是歌伎，長得很漂亮，仲景對她很尊重。過了幾年，前妻叔袁紇氏從洛陽輾轉來到這裏。也列氏便遷到另一處住宅居住。久而久之，與別人有了奸情。事情敗露之後，皇帝下詔讓仲景殺了她。仲景愛憐之情大發，便殺了一個婢女，把尸體包裹好加以厚葬以充數。也列氏搬到一處秘密的地方，人們都不知道這件事的詐僞。仲景有三個兒子：元濟、元鍾、元奉，是叔袁紇氏所生，都因是宗室之親，很早擔任清要的官職。仲景因爲也列氏還活着，擔心妻子泄露了這件事，於是就準備殺叔袁紇氏。叔袁紇氏先發覺了他的企圖，也想暗地裏把也列氏殺了。也列氏對她的隨身奴婢說："如果叔袁紇殺了我，一定會把我丟在茅厠中；我要上告丞相，希望或許能够免予一死。如果不能够懲治首惡，就揀一塊好地方把我埋了，你還要替我上告。"奴婢隨即把這件事上告了周文帝。周文帝依照實情上奏，皇帝下詔杖笞仲景一百下，免去右僕射之職，保留王位回家。也列氏因爲是自我上告而受到驅逐。仲景仍然和她私通。又有人上告了這件事，皇帝下詔重杖仲景一百下，交付宗正，官職爵位盡行罷除。仲景仍然還是和她私通。後來周文帝念他歷任各官都有好名聲，又能執鞭追隨聖駕，於是上奏恢復他的職官爵位。也列氏、叔袁紇氏從此也就同住一處。大統五年，任幽州刺史。仲景因爲參與內亂，後來在州所被下詔賜死。

元暹

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兖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宫，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

仲景的弟弟元暹，字叔照。孝莊帝初，任南兖州刺史。在州任職期間十分殘暴，殺害了很多人。元顥侵入洛陽時，元暹占據州所不肯屈服。莊帝回到宫中，封他爲汝陽王，多次升遷至秦州刺史。從前秦州城裏人反復叛降，元暹對他們盡行殺戮，活着的人僅十分之一二，普泰元年，任凉州刺史，貪婪殘暴無所不用其極。他想占有州府人及商人胡人富人的財物，詐稱有臺省的命

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没自入。孝静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薨，贈太師、録尚書。子冲襲。無子，國絶。

令，欺騙一些豪强大户，説要給他們加賞。大肆屠戮無辜的人，把他們所有的財物和奴隸，都没收歸入自己。孝静帝時，位至侍中、録尚書事。去世，追贈太師、録尚書。兒子元冲繼承爵位。元冲無子，封國取消。

元遥

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禄大夫，仍領護軍。

元太興的弟弟元遥，字太原，有才能孚衆望。曾以左衛將軍的身份跟從孝文帝南征，被賜爵饒陽男。宣武初年，恰遇生母去世，上表請求解職。皇帝下詔以過世的諸位先君的原因，不允許解職。明帝初年，連續升遷至左光禄大夫，仍然兼任護軍。

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妖幻，遂説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驎戰没。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後禽歸伯，戮於都市。

當時冀州和尚法慶佯裝變成妖魔，并取悦了勃海人李歸伯。李歸伯全家都追隨法慶，招集鄉人，共推法慶爲頭領。法慶任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稱是大乘。稱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炮製狂藥，讓人服用，結果父子兄弟互相不認識，人們衹知道殺人害命。刺史蕭寶夤派兼長史崔伯驎前往討伐，結果在煮棗城大敗，崔伯驎死在戰場上。作亂的人於是勢頭更甚，每到一個地方都毁滅寺廟，殺戮僧尼，焚燒經書和佛像，揚言："新佛出世，除去衆妖魔。"皇帝下詔任命元遥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伐打敗了他們。活捉法慶以及他的妻子尼姑惠暉等人，把法慶斬首，首級送往京城，後來又活捉了李歸伯，在街市上處死。

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

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兹事條，爲此

當初，元遥大功兄弟都是景穆帝的孫裔，到了明帝時本支絶嗣，所以令元遥等人入籍。元遥上表説：

我聽説聖人之所以南面而治天下，其有不能够變革的，就是親與尊。四世就服最輕的喪服，五世僅袒衣免冠表示哀思，六世親屬關係就算完結了。從此以往，仍然冠之以姓而不加分别，連結以食邑而不顯差異。同時《律》上説論定親屬者，并非僅指當世的各種親屬關係，而是歷數先帝的五服以内。我尋思這句話的意思，目的是要擴大帝王的宗族，使之堅如磐石。先皇之所以變更這件

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

事，爲此別創體制，是因爲太和末年，正把精力集中於吳、蜀的問題，創始之初，考慮得就特別深遠，割減親屬之數，都是當時的權宜之計。況且臨淮王元提是劃分屬籍的開始，高祖賞賜他帛三千匹，以表示分離的慎重；樂良王元長命也被賞賜縑二千匹，以表示高祖的慈愛和眷念。這些都是先朝的殷殷愛心，不得已而采取的辦法。

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晋，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

古人曾經説過，“百足之蟲，至死不僵”，這句話的意思是説輔助自己的很多。臣誠心不願妄自接近廟堂，以求居室華麗生輝，儘管妨害大宗一點，天子的屬籍不過增加十多個人而已。在漢代諸王的兒子，不限數量多少，都列土而分封，稱之爲侯，至於魏、晋，無不是大肆分封疆土，稱之爲公，這樣做都是爲了防止其大宗不穩固，骨肉之間的恩情漸漸疏離。

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禄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

臣與皇上雖有五世之遠，但從先帝這方面而言却是天子的孫裔。高祖之所以給封土官秩俸禄賦税，又給衣食人户，而對皇后家族衹給賦税，不給衣食人户，就是想內外有別，限制異同。現在對諸位先輩的感念，牢記心中不敢有忘，行道的傷悲，驀然涌上心頭。那些受分封的人，自己去世的時候，三年喪服終結，就應該改封別人或削去封號。現在朝廷還在居喪期間，就議論這件事，實在讓人於心不安。

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皇帝下詔把他的上表交付尚書討論後上報。尚書令任城王元澄、尚書左僕射元暉的上奏內容與元遥的上表相同，靈太后不許可他們的上奏。去世，謚號宣公。

元恒

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元遥的弟弟元恒，字景安，粗略瞭解一些圖書文史。元恒依據《春秋》之義，認爲不應該依據山川起名，上表請求改名爲芝。歷任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來在河陰遇害，追贈太傅、司徒公，謚號爲宣穆公。

濟陰王元小新成　元弼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

濟陰王元小新成，和平二年分封，頗有武

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略。庫莫奚侵擾邊境，皇帝詔令小新成前去討伐。小新成於是做了很多毒酒，等到敵人逼近時，就棄營而走。敵人到了之後，争相飲酒，小新成率領輕騎回頭反擊，俘虜斬獲敵人很多。後來任外都大官。去世，追贈大將軍，謚號爲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

兒子元鬱，字伏生，繼承爵位。位至開府，任徐州刺史。因爲貪污受賄被賜死，封國被廢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托疾還私第。宣武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

長子元弼，字邕明，性格剛正有學術，位至中散大夫。因爲是嫡嗣，應該繼承先人的爵位。而叔父尚書僕射元麗憑藉于氏的得寵，奪取了元弼的王爵位，授給了他同母異父兄長的兒子元誕。從此元弼棄絶人事，假托有病回到私宅。宣武帝徵召他爲侍中，元弼上表堅決辭讓。進入嵩山，以石穴爲居室，穿布衣吃蔬食。去世。建義元年，其子元暉業上訴恢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號文獻。當初，元弼做夢有人告訴他説："君不能够親自傳承祖上的封爵，能繼承祖上爵位的，是君的長子紹遠。"元弼夢醒之後，就把這事告訴了元暉業，以後的結果和他夢中所講的一樣。

元暉業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盗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

元暉業從小險薄無行，常與賊寇强盗有來往。長大後纔改變，涉獵諸子史書，也能寫文章，而且豪爽有志向節操。歷任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曾經問他説："這麽多公文是怎麽批覽的？"元暉業回答説："多讀伊尹、霍光的傳記，不讀曹真、司馬懿的書。"暉業眼見時運漸衰，不再追求完美，一味吃喝，一天三隻羊，三天一頭牛犢。又曾經賦詩説："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降封爵爲美陽縣公，爲開府儀同三司、特進。

暉業之在晋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録》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

元暉業在晋陽的時候，不與人往來，日常閑暇時間很多，便撰寫魏朝藩王們的家世，命名爲《辨宗録》共四十卷，流傳於世。他的地位聲望都很高，又加上性格脾氣不同於流俗，常被猜忌。

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宫門外駡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尸。

天保二年，跟隨聖駕到晉陽，在宫門外駡元韶説："你還不及一個老太婆，背着國璽送給人，爲什麽不打碎它！我説出這話，知道馬上就要死，然而你又能活到幾時！"文宣帝知道這件事後把他殺了，同時斬首的還有臨淮公元孝友。孝友臨刑時，驚惶失措，而暉業却神色自若。死後鑿冰沉尸河中。

元昭業　元誕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謚曰文侯。

元暉業的弟弟元昭業，很有學問，位至諫議大夫。莊帝將要巡幸洛南，昭業站在閶闔門外，叩馬進諫，皇帝避而不見走了過去。事後又對他慰勞勉勵。位至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去世，謚號爲文侯。

鬱弟偃，位太中大夫。

元鬱的弟弟元偃，位至太中大夫。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污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爲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采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静王。

兒子元誕，字曇首。當初，元誕的伯父元鬱因爲貪污被賜死，爵位被廢除。詔書認爲元誕是元偃正妃的兒子，於是立爲嫡孫，特許他繼承封爵。幾次升遷至齊州刺史。在州任職期間十分貪婪殘暴，成爲人們的一大禍害。牛馬騾驢，無不搶奪，他家的奴隸，都要强娶百姓爲妻。有個和尚替元誕采藥，回來面見元誕，元誕問到外面的消息，和尚回答説："聽説大王很貪，希望大王早日更改。"元誕説："齊州有七萬户人家，從我到這個地方來，一家還没有收到三十錢，怎麽能説是貪呢？"後來被御史中尉元纂所檢舉，遇到大赦纔得以免罪。去世，謚號静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兒子元撫，字伯懿，繼承爵位。莊帝初年，被堂兄元暉業上訴奪去了王爵。

元麗　元顯和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禄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别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使進軍水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

元偃的弟弟元麗，字寶掌，職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升遷光禄勳，宗正、右衛如舊。當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舉州主簿吕苟兒爲主，建號建明元年，設立百官，包圍攻打州郡。涇州人陳瞻也聚衆自稱爲王，建號聖明元年。朝廷任命元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前去討伐。吕苟兒率衆十餘萬，屯集在孤山，還占據了很多險要之地，圍攻州城。元麗出擊，把他打得大敗，乘勝進軍水洛。叛賊們迎戰，元麗在夜間出兵把他們擊潰。代理秦州事的李韶在孤山打敗吕苟兒，乘

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

勝追擊，俘獲了他的父母和妻子兒女。各城的包圍，也都很快自行解除。吕苟兒率領他的王公三十餘人到元麗處請罪。元麗仗着平賊得勝的氣勢，搶掠平民七百餘人。宣武帝嘉賞他的戰功，詔令有司不得追查他的罪責。

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况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脱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任雍州刺史，爲政嚴酷無情，官吏百姓都視爲禍患。他的妻子崔氏生了一個男孩，元麗於是把州中所押囚犯都放了出來，死刑犯及判徒刑、流刑未上報的，一下子全都免罪。升任冀州刺史，入朝任尚書左僕射。皇帝問他："聽說你在州任職期間大肆殺戮無辜，胡作非爲不一而足，還大殺道人。"他回答説："臣在冀州衹殺了道人二百多人，怎麽能説是多呢?"皇帝説："一物不得其所，就像是丢棄在護城壕中一樣，何况殺了道人二百人，還説不多!"元麗趕忙脱帽謝罪，皇帝賜座。去世，謚號爲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别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兒子元顯和，從小品行很好，任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次見到他，總是説："元參軍風流清秀，舉止閑雅，是做宰相的人才。"任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亂，顯和與之戰鬥被俘虜。元法僧拉着顯和的手讓他與自己坐在一起。顯和説："顯和與你的父親是同一宗族不同的支脉，都是磐石宗親，一旦據地外叛，假若遇到董狐這樣的良史，在道德上能不覺得有虧嗎?"堅决不肯與他坐在一起。元法僧還想安慰勸導他。顯和説："寧可死了做惡鬼，也不願活着當叛臣!"等到要殺他的時候，仍然神色自若。建義初年，追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元天賜

汝陰王天賜，和平二年封，後爲内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

汝陰王元天賜，和平二年封，後來任内都大官。孝文帝初年，殿中尚書胡莫寒挑選西部敕勒豪富人家有壯丁者，充任殿中武士，并且讓其繳納大量財物。民衆很憤怒，他們殺了胡莫寒及高平代理鎮將奚陵。接着諸部敕勒紛紛反叛。詔令元天賜與給事中羅雲前去討伐。前鋒敕勒假裝投降，羅雲相信了他們。副將元伏説："敕勒人神色不定，恐有變詐，現在不預先提防，將要被他們所算計。"羅雲没有聽從他的建議。敕勒偷襲殺害了羅雲，元天賜得以脱險。多次升遷至懷

恕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朔鎮大將。因貪婪殘暴獲罪，朝廷寬恕免死，削去官爵。去世，孝文帝痛哭於思政觀，追贈本爵，以王的禮儀下葬，謚號靈王。

子暹，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兒子元暹，字萬安，去世於齊州刺史任上，謚號威。

元慶和

暹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元暹的兒子元慶和，任東豫州刺史，被梁的將領所攻打，以城投降。梁武帝任命他爲北道總督、魏王。到達項城，朝廷派兵討伐他，他望風而逃。梁武帝責備他說："説起大話來像是有一百張嘴，膽子却像鼷鼠一樣小。"將他流放合浦。

元汎

暹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禄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元暹的弟弟元汎，字普安，從低級官吏升任營州刺史。生性貪婪殘暴，民不堪命，紛紛起來驅逐他，元汎逃到平州。後任光禄大夫、宗正卿，封爲東燕縣男。在河陰遇害。

元脩義　元文都

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宇。脩義乃移東城。爲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

元汎的弟弟元脩義，字壽安，頗有文學才華。從低級官吏升任齊州刺史。脩義藉口齊州刺史經常喪命，多次上表執意推辭，皇帝下詔不許可，允許他隨便在一個地方立官署。脩義便把官署移到東城。爲政寬仁平和。任秦州刺史。明帝初年，上表爲庶人元禧、庶人元愉等人説情，請求寬恕他們以前的罪過，開恩讓他們葬在皇陵附近。靈太后下詔説："收葬的恩德，應該由聖上決定，封疆大臣怎能越職干涉！"

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

在州任職期間受了很多賄賂。多次升遷至吏部尚書。到了他身居選拔官吏的職位，衹知道收受賄賂，授官的大小，都有定價。當時有個中散大夫叫高居，皇帝有旨先行任用。上黨郡缺員，高居於是請求前去任職。脩義已經私下裏答應了別人，就壓着不給高居。高居就大聲説了不恭敬的話，脩義命令手下的人把他拉出去，高居當着衆人高聲駡他是賊。有人問高居説："白日裏在公庭，哪裏會有賊?"高居指着元脩義説："坐在上面的這個人，違抗天子的明詔，送財物多的人能得到官，京城裏白日遭搶劫，這不是個大賊嗎?"説得元脩義變了臉色。高居邊走邊駡出了官衙，後來又想在皇帝面前論列元脩義的罪狀，

經過左僕射蕭寶夤勸說作罷。

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没，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二秦反叛，任命脩義兼任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暫理秦州事務，爲諸軍指揮。脩義生性好酒，一喝酒就是連續幾天，得風疾，神智昏沉，人雖然到了長安，却對軍隊没有一點作用。元志戰敗陣亡，叛賊往東攻到黑水，朝廷重新派蕭寶夤進行討伐，任命脩義爲雍州刺史。死在州任上，追贈司空，謚號爲文。

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

兒子元均，位至給事黄門侍郎。後來進入西魏，封爲安昌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去世，追贈司空，謚號爲平。

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總管。

兒子元則，字孝規，繼承爵位，位至義州刺史。在周擔任小冢宰、江陵總管。

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爲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内史舍人。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

兒子元文都，生性耿直，在周擔任右侍上士。隋朝開皇初年，任内史舍人。隋煬帝即位，多次升遷至御史大夫，因犯法被免職。不久，又擔任太府卿，在當時很有聲譽。大業十二年，皇帝去江都行宫，詔令元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人同爲東都留守。皇帝去世，文都與段達、韋津等人共推越王楊侗爲皇帝。楊侗讓文都代理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

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悦，文都知之，陰有誅世充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楚説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充，世充馳還含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黄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并見害。

不久宇文化及擁立秦王楊浩爲皇帝，率兵到達彭城，各地受到很大震動。元文都向楊侗進諫應該派使者與李密聯係。李密便向朝廷請降，朝廷授予官職爵位，對他的使者很優待。王世充很不高興，文都得知後，私下裏有了誅殺王世充的計劃。楊侗任命文都領御史大夫，由於王世充的堅決阻止而作罷。盧楚勸説文都殺王世充，文都便懷揣奏章進入大殿。有人把這情况告訴了王世充，王世充急忙騎馬趕回含嘉城，到了夜間就發難，攻打東太陽門進入皇宫，拜倒在紫微觀下，説："請求斬文都，把一切罪責歸於司寇。"楊侗看到兵勢强盛，衹好派他的直屬將軍黄桃樹把文都押起來帶出皇宫。文都回過頭來對楊侗説："臣今朝死亡，陛下傍晚就要遇到危難。"楊侗慟哭着下令把他帶走，周圍的人都同情沉默。文都被帶出到了興教門，王世充命令手下的人亂

元矩

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遏，乃止。後周文爲兄子晋公護娶其妹爲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爲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爲皇太子，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

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

元褒

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脱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

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冤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簿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

刀砍殺文都，他的幾個兒子也同時遇害。

元則的弟弟元矩，字孝矩，西魏時，繼承祖爵始平縣公，任南豐州刺史。當時眼見元氏就要衰落，私下對兄弟們説："宇文氏之心，路人皆知。國家要覆亡而不前去幫助，要我們這些皇族幹什麼！"被他的兄長元則所勸阻，作罷。後來周文帝爲他兄長的兒子晋公宇文護娶了元矩的妹妹爲妻，兩人的關係好起來。後來宇文護被誅殺，他也因此被流配蜀地。後來爲司憲大夫。隋文帝很看中他的門第，娶了他的女兒爲房陵王妃。到了當宰相時，又任少冢宰，位至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房陵王被立爲皇太子時，又册立他的女兒爲皇太子妃，所受優待禮遇更加優厚，任壽州總管。當時陳將領任蠻奴等人多次侵犯江北，朝廷又任命孝矩領行軍總管，在沿江屯兵防守。後來由於年老，上表請求退休。轉任涇州刺史。死在官任上，謚號爲簡。兒子元無竭繼承官爵。

元矩的弟弟元雅，字孝方，有文韜武略。開皇年間，歷任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爲順陽郡公。

元雅的弟弟元褒，字孝整，少年時就有成人的樣子，十歲時成了孤兒，受到各位兄長的愛護和撫養，他對各位兄長也很恭敬，各位兄長討論着想分開住，元褒哭着勸阻，不同意。家庭早就很富裕，金銀財寶很多，元褒一件都不要，兩手空空走出家門。在周任職，位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跟隨韋孝寬平定尉遲迥，因功授柱國，進封河間郡公。

隋朝開皇年間，任原州總管。有個商人被盜賊所劫掠，他懷疑同宿者并且把他抓起來。元褒看到被抓的人一臉受到冤屈的樣子而又義正辭嚴，就把他放了。商人到朝廷上起訴元褒接受賄賂放走盜賊。隋文帝派人追查這件事，派去的人責備元褒爲什麽貪圖錢財放跑盜賊。元褒把責任都歸於自己而不多解釋。使者與元褒一起回到京城，因此獲罪而被免去官職。真正的盜賊不久又

盜，臣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嘆異之，稱爲長者。

在其他地方犯了事。皇上問他説：“爲什麽自誣?”元褒回答説：“臣受委托治理一州，不能平息盜賊，這是臣的第一條罪狀；百姓被人所誣謗，没能交付有關部門審理，不久就無罪釋放，這是臣的第二條罪狀；不注意行爲的影響，致使被人們懷疑受了賄，這是臣的第三條罪狀。臣有三條罪狀，豈能逃避責任！臣不説受賄，派去的人必將窮追下去，然而酷刑連及無辜的人，又使臣的罪責加深一層，所以自誣。”皇上感嘆不已對他另眼相看，稱他爲忠厚長者。

煬帝即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隋煬帝即位，任齊郡太守。到遼東之役時，郡裏的官吏抽調出來管事的人接連不斷。有個西曹掾被抽調，却稱病不去，元褒杖笞他。這個西曹掾説大話：“我要見皇上去，要上告你。”元褒一聽大怒，接連杖笞了他一百餘下，這人没過幾天就死了。元褒因此被免官，死於家中。

樂良王元萬壽　元忠

樂良王萬壽，和平二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樂良王元萬壽，和平二年受封，爲征東大將軍，鎮守和龍。生性貪婪殘暴，被朝廷召回京，在回京途中抑鬱而死，謚號厲王。

兒子康王元樂平繼承爵位。去世。

兒子長命繼承爵位。因殺人犯法被賜自殺，封國被廢除。

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綉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兒子元忠，明帝時，恢復以前的王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在天泉池泛舟，命令宗室諸王陪宴。元忠愚昧而又缺少智慧，生性喜歡衣服，於是穿着紅羅短上衣，領子上有紋綉，緑綢褲子，色彩艷麗的絲織品作衣服的邊飾。皇帝對他説：“朝廷的衣冠服飾，應該有規定，爲何要穿伎藝人的衣服?”元忠回答説：“臣從小就喜歡這樣，愛好綺羅綢緞，唱歌跳舞之人的衣服，這些都是臣的個人愛好。”皇帝説：“人不學好，以至到如此地步！”

廣平王元洛侯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廣平王元洛侯，和平二年受封。去世，謚號殤。没有兒子，後來以陽平幽王的第五個兒子元匡作他的後代。

元匡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

元匡字建扶，生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帝很

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還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器重他，對他説："叔父定能成爲國家楷模，匡輔我，現在可以改名爲匡，以成善終之美。"宣武帝即位，他多次升遷至給事黄門侍郎。茹皓開始得寵，百官們有點害怕起來。一次皇帝從皇陵回來，下詔讓元匡陪同，又命令茹皓登車。茹皓提起衣服正要上車，元匡向皇帝進諫阻止，皇帝推茹皓讓他下車，茹皓恨元匡氣得臉都變了色。當時輿論都稱贊他忠心耿直。宣武帝親政後，任爲肆州刺史。元匡在得罪了茹皓之後，擔心被他陷害，便要求自己更加廉潔謹慎，在當時聲望政績很高。升任恒州刺史。召入朝任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

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絶之義。

元匡上奏認爲親王以及始藩、二藩王妻，都有妃子的名號；而三藩以下，都稱之爲妻。她們比上不能用妃子的名號，比下趕不上五品以上有誥命之婦的名號，認爲這樣不妥。詔令説："丈夫尊貴在朝廷，妻子榮耀在家室，婦女的地位不確定，升降依其丈夫。三藩既然算是王國封爵，其妃子的名號也應等同。妻子是齊的意思，理應與自己齊，可以按照稱妃的慣例。"從此三藩王的妻子，名號開始確定。後任度支尚書。元匡上表援引樂陵、章武二王的先例，請求繼承洛侯的封爵。下詔交付尚書省議定。尚書省上奏表示允許繼承爵位，以表明興滅繼絶之大義。

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争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

當時宣武帝把政事都交付給高肇，皇親們對他都有幾分害怕，衹有元匡敢於和高肇抗衡。他事先爲自己打造了一口棺材，放在廳堂裏，準備拉着棺材上朝，列舉高肇的罪惡，用自殺的方式向皇帝死諫。高肇知道這件事後對他懷恨在心。後來因爲與太常卿劉芳在議定度量標準上有分歧，與高肇和解了一些。御史中尉王顯上奏論元匡説：

自金行失御，群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

自從金行失去控制，群僞紛紛而起，禮崩樂壞，秩序大亂。高祖孝文皇帝用他的睿智統領天下，努力恢復舊的典章制度。命令已故中書監高閭，廣泛表彰儒林之士，推廣樂府制度，以黍子的長度決定寸的長度，以便折中周、漢的舊制度。遇到皇室南遷，事情被擱置了起來。高祖皇帝思考得很深刻，

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

參考了經書、傳記，以一黍爲大小，作爲最基本的單位，以它爲標準製成尺，宣布施行。

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并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黄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參差，折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逾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

到了正始年間，已故太樂令公孫崇却根據自己的意願，以十二黍爲一寸，另外製造了尺子的長度，確定律鑄在鐘上。等一切都快搞成了，纔上表請求考察測試。當時詔令太常卿臣劉芳，因爲公孫崇的製作已經告成，招集朝廷英才，議定其是否得當。劉芳懷疑公孫度的尺度與先朝的標準不同，考察其製作，與經史記載也不一致，認爲其推測製造的證據不足，不宜施行。當時尚書令臣高肇、清河王元懌等人，認爲公孫崇所造不合法度，與《周禮》記載不一致，便上奏建議讓臣劉芳依照《周禮》重新製造，完成之後與標準相對照，擇善而從。而劉芳認爲先朝的尺度，合於古典，於是依照先前的詔書，用黍來確定寸的標準，并呈報給朝廷，用作裁定金石的標準。當時人們談論這件事多認爲劉芳的作法正確。惟有黄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公孫崇的扶寸的標準相同。兩種標準參差不一，經過多次的考校和討論。而尚書令臣高肇采用劉芳所造尺度。公孫崇去世之後，孫惠蔚也造了一個尺度，仍然有扶寸的標準。用他的尺和公孫崇的尺相比較，互相之間也不一致。長度少了二三分，人們認爲劉芳的尺子比較接近實際。而尚書臣元匡上表説，劉芳、公孫崇二人所造尺，長短不一，實際考察兩者度量出的東西懸殊很大，都説采用的是標準的黍，結果用標準的黍校正兩家，仍是參差不齊，讓人們没辦法折中，於是他自己自定了一個尺度，請求衆議評判。當時議論這件事的人們，也有肯定元匡的，兩種意見互相辯駁，未能確定下來。高肇又説："權衡斛斗尺的標準，頒布實施已經很久，現在人們的討論，豈能超過先人，應該依照先朝的舊尺爲定準。"

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

從此以後，元匡與高肇厲言相向，辭色相加，不顧官位高低，争論起來也不顧等級

噂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絶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

品秩。元匡更是上表列舉，自己有十條正確，説劉芳有十條謬誤。又説："高肇以前奉聖旨，和劉芳一起督促營造，名義上是確立鍾石的標準，實際上是希望爲自己揚名。憑着身居高官的尊貴，藉着國舅的權勢，事情隨心所欲，説好説壞全由自己，與劉芳結黨營私，忘記臣子的使命。善於察言觀色，與自己相同的人，就對他好言好語；依照經典考論古事的人，就要被他們怒斥。雖然還没有達到指鹿爲馬，偷天换日的地步，但實際上已經使寬厚而有修養的人，坐在那兒屏聲噤氣；使胸有大志的人，大庭廣衆之下不敢説話。"他又説："劉芳從前和公孫崇相互争勝，常説他的尺子是自己定的，現在和大臣們討論時，又突然説是根據先朝定的。這豈不是以前認爲尺可行，就説功勞是自己的；後來得知尺有謬誤，便推給了先朝。這有違大臣的體統，喪失了臣下的道義。臣願在權臣前再次考校尺度，考察他們致誤的手法，否則臣一定在朝中砍去雙脚，懷抱未被人識的璞玉流落人間。"言辭囂張行爲狂妄，朝野上下無人不知。

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默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虚譽。况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别造。"及案權銘，"黄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

然而元匡的職責就是傳達皇帝命令反映下面意見，是提建議的地方，斗尺度量的確定，正好也在他的職權範圍内。如果自己有所見解，能確定正確與否，應該首先從大局考慮，及早地指出各種謬誤，爲何開始跟隨衆人，不説一句話，看到劉芳把事情辦成了，纔説出這些話？按説劉芳的才學，與元匡相差懸殊，見解的深淺，自然也不應相同。到今天纔把問題擺出來，恐怕是别有用心，藉此機會向人顯示才能，博得一些虚名。何况元匡上表説："所依據的銅權，形狀和古志上記的一樣，表明是漢代所製作，并不是王莽時另有所造。"察看權的銘文，上書"黄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如果銅權是王莽輔佐漢朝時舊物，怎麽能够銘上僞新的國號呢？根據王莽的傳記，説王莽在攝政期間，就改變了漢朝的制

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虚端，妄爲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

度。考校這二個證據，就明確知道銅權不是漢代的。他又説"劉芳所造的尺，比先朝的尺短"。臣把兩者比較了一下，結果完全吻合。他又指責"劉芳的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又把兩者比較了一下，看到了千金堰的差異，有若干不準確之處，難以作爲標準依據。又説他們"共同弄虚作假，搞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僞托先朝制度，説不是自己造的"。臣認爲這是欺詐行爲，是元匡欺詐，而不是劉芳欺詐。爲什麽這樣説呢？

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僚是望，言行動静，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托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毁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并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

劉芳首先接受詔命，專門造鐘律，關鍵部分的優劣，都由他定奪，至於權斛尺度的確定，則不是他的職權範圍。等到正式索要劉芳尺標準時，劉芳呈文報告説"依照先朝所頒布的新尺，又對應普通的黍，再不增加減少，衹是爲了造鐘律，調正分寸而已"。再看一下元匡造準的時間，在劉芳呈文報告的一年之後，劉芳那個時候所説的話，元匡并没有和他争論，已有此呈文作證，怎麽能説是欺詐呢？觀察公孫崇所規定的寸，由十二黍相加而成，這是人們都知道的。而劉芳所規定的寸，衹是十黍相加，這也是人們所親眼看到的。先朝曾下詔書，規定用黍定寸，首尾清楚完善，哪有隨便根據自己願望定奪的道理？高肇職位最高，是百官的榜樣，言行舉動，都要經得起挑剔。如果憑藉權力結黨營私，詐稱受托先朝的詔命，還要指鹿爲馬，偷天换日，就是魏的趙高，還怎能管理事情？高肇若不是這樣，就是元匡誣衊損毁宰相，訕謗時政，在朝廷上混淆視聽，對朝政也太不恭敬了。請求免去高肇、元匡的尚書任職，追查根源，交付廷尉定罪。

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宣武恕死，降爲光禄大夫。又兼宗正卿。

詔令同意。有關部門上奏説是元匡誣衊高肇，應處元匡死刑。宣武帝饒恕他不死，降爲光禄大夫。又兼任宗正卿。

出爲兖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

出任兖州刺史。元匡臨出發時，皇帝在東堂召見他，慰勞勉勵了他一番。元匡仍然認爲尺度金石標準這件事，是國家的大事，此前雖然被南

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兖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

臺所彈劾，但仍然應該重新討論，如果討論的那一天，希望允許他暫時回來。皇帝說："劉芳的學問在當今算是高的了，他深明典故。他所依據的，與先朝的尺相比每一寸超過一黍，怎麼還能再說是先朝的原意呢？你既然所依據的缺乏根據，日後再討論的時候，何必再回都城來。"

明帝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并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奬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

明帝初年，入朝任御史中尉。元匡嚴於彈劾，開始上奏彈劾于忠，接着彈劾高聰等人免去官職，靈太后一概不允許。怕傷害了他糾惡的好心，又擔心影響了元匡的進諫精神，就想褒奬安慰他，進官號爲安南將軍，後來又加號鎮東將軍。

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决，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兹盤石，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晋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厘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

元匡多次請求變更權衡制度，於是皇帝下詔說："謹慎地審度權衡，自古以來都是國家的大典，制定章法變革律曆，前代都有好做法。元匡作爲宗室之親賢明智慧，留心這件事已經很久了，同意他再招集儒士高官，用時間來檢驗决定，一定要使權衡精確，讓它一點差錯也没有。"又下詔書說："已故廣平殤王元洛侯和恭宗一脉，英年早逝，封國祭祀都被廢除，没有祭祀的。元匡和他的親情就像他的兒子一樣，過繼給他已經很久了，應該分封，使之永遠像磐石一樣堅固，現在特許元匡繼承王爵，封爲東平郡王。"元匡把所製尺的度數確定之後，邀請招集朝臣們議定是非，皇帝下詔讓交付門下省、尚書省、三府、九卿議定之後再上報。太師、高陽王元雍等人商議，認爲"晋朝中書監荀勗所造的尺，與高祖所確定的標準，基本上是一致的。侍中崔光所獲得的古象牙尺，在當時也獲准下令實施。孝文皇帝的德超前代，睿智照天下，他創造的法式，不能隨便變更。臣等仔細商定，請求停止對元匡事情的討論，永遠遵守先皇的制度。"詔令聽從他們的意見。

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内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

每當元匡上奏建議什麽事情，尚書令、任城王元澄都要和他争論。元匡性格剛烈狹隘，内心裏於是憤恨不平。從前所造的棺材，還在僧寺中，又重新修整一番，好與元澄相攻訐。元澄對這些事情都知道，後來要到臺省，與元匡在路上相遇，雙方的馬卒相互毆打，朝野爲之一驚。元

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澄便奏告元匡有罪狀三十多條，廷尉要求處以死刑。詔令交付八議，特别加以寬恕，削去爵位罷免官職。三公郎中辛雄上奏要求懲治他。後來特地任命他爲平州刺史，又任青州刺史。不久又任關右都督、兼任尚書行臺。生病，回到京城。孝昌初年，去世，謚號文貞。後來追贈恢復本爵，改封爲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墜馬薨。子勒叉襲。齊受禪，爵例降。

第四個兒子元獻繼承爵位，去世。兒子元祖育繼承爵位。武定初年，墜馬摔死。兒子元勒叉繼承爵位。齊朝受禪讓之後，爵位依例下降。

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元雲　元澄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絶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

任城王元雲，和平五年受封。自小聰明穎慧，五歲的時候，景穆皇帝去世時，不停地號啕悲哭。太武帝抱着他抽咽着說："你怎麽會像成人一樣知道悲傷呢！"獻文帝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理訴訟，深得當時人贊譽。

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宫正統，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

到獻文帝想禪位於京兆王元子推時，王公大臣們都不敢首先提及此事。元雲建議說："父子相傳由來已久，皇魏還没有對之進行過變革。"太尉源賀也上諫認爲不可行，希望朝廷能够考慮任城王的建議。東陽公元丕等人進言說："皇太子雖然一貫聖德顯著，然而實際上年紀還幼小。陛下想讓京兆王獨善其美，將把宗廟置於何地？"皇帝回答說："儲宫繼位本來就是名正言順的事，又有群公輔佐他，有什麽不可以的？"於是傳位給孝文帝。

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凶首。後仇池氐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

此後蠕蠕侵犯邊境，元雲擔任中軍大都督，跟從獻文帝前往討伐。經過大戈壁時，元雲建議說："夷狄的馬從來没有見過武頭楯，如果讓這種楯在軍前，肯定可以破敵取勝。"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命令敕勒首領，前去慰勞他。於是全軍上下一起唱着歌，戰車排着方陣衝向前去，大敗敵軍，俘獲了敵方頭領。後來仇池氐反叛，又命令元雲前去討平他們。授開府、徐州刺史。元雲因爲太妃蓋氏去世的原因，上表請求解除任職。獻文帝不允許，元雲悲哭以致生了病，皇帝這纔答應。生性善於撫慰群下接納賓客，深得徐州地方人士的歡心，被當地百姓所念及，饋贈的

金錢財物，絲毫未收。

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强，劫盗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

再次升遷爲冀州刺史，深得下層擁戴，於是全州的人請求每户納税絹五尺、粟五升，以示報答元雲的恩德。孝文帝嘉賞此事，下詔宣告全國，使各級官吏知道努力。升遷至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元雲以廉潔謹慎要求自己，留心刑獄，打擊抑制地方豪强，搶劫盗竊的事不見了，州裏人士頌揚他的有千餘人。太和五年，死於州任上，留下遺囑要求薄葬，不接受别人的贈禮，他的兒子們嚴格按照他的要求辦理。謚號康，陪葬在雲中的金陵。

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黄馬一匹，以旌其能。

長子元澄，字道鏡，從小好學，鬢髮長得很美，舉止高雅，言辭明辯，聲音像洪鐘一樣響亮。康王去世之後，他居喪期間以守孝聞名。襲封爵，加任征北大將軍。由於氐羌反叛，授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召見訓誡勉勵他，并回過頭來對中書令李冲説："這個孩子風神已顯，一定會成爲宗室領袖，此行一定會不辱使命，我這可不是隨便説的。"元澄到了州所，用誘導的方法招徠降附者，於是西南地區紛紛歸順。朝廷加官侍中，賜衣一襲，乘黄馬一匹，以表彰他的功績。

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晋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强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華來朝，見澄音韵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改任開府、徐州刺史，政績顯著。朝觀京師時，被引見到皇信堂。孝文帝給元澄下詔説："從前鄭國的子產鑄刑鼎而晋國的叔向却對他非議。這二人都可以稱得上是賢士，那麽究竟是誰得誰失？"元澄回答説："鄭國弱小，又在强大鄰國的壓力下，對於人情的掌握，除了用刑法没有别的辦法，所以鑄刑鼎以顯示權威。雖然於古代的典式相背離，却合乎當時的權宜之道。"皇帝當時正在進行變革，對他的回答深表滿意，笑着説："任城就要成爲魏國的子產了。朕正在改行朝制，正當與任城一道創萬世之功。"後來又拜爲中書令，改任尚書令。齊國庾華來朝拜，看到元澄説話温雅大方，風姿俊逸，對主客郎張彝説："以往的魏國任城王以武功著稱，當今的魏國任城王却以文雅稱美。"

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

當時下詔延請四廟的後代，往下直到玄孫之輩，在皇信堂擺開了宗親宴會，不以爵位和官階

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爲七言連韵，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排座，完全以長幼爲序，用家人的禮儀。皇帝說："行禮已畢，想讓宗室各人都表達一下自己的志向，可以都用賦詩的方式。"特地讓元澄賦七言連韵詩，他與孝文帝一來一往地賽詩，達到極度歡樂的境界，直到深夜纔散去。

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遥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悦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宫。除吏部尚書。

後來皇帝對外表示要南討，而其本意却是在籌劃着遷都，在明堂左偏室舉行齋戒。下詔太常卿王諶，讓他親自對南討之事用龜卜進行占筮，占得革卦。元澄進諫說："《易》言革就是要變更，就是要革君臣的命，商湯、周武王得了這個卦爲吉。陛下爲帝統治天下，今日爲征伐卜筮，不能說是革命，這個卦不完全是吉卦。"皇帝生氣地大聲說："這個卦象說的是大人要起巨變，怎麼能說是不吉呢！"於是乘車回到宫中，接着又召見元澄，元澄還没有登上臺階，皇帝隔着很遠對他說："剛纔說到革卦，現在要再討論一下。在明堂發怒，是擔心引起衆人争論，阻攔我的大計，所以要厲聲厲色以震懾文武衆官。"於是單獨對元澄說："國家興起於北方，遷徙到平城，雖然富有四海，天下未能統一。這裏是用武之地，但却不能够興文。崤函是帝鄉，河洛是王都所在，在那裏幹一番事業，可以光耀中原，任城王以爲如何？"元澄對皇帝的計劃表示十分贊成。皇帝說："任城就是我的張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任尚書左僕射。等到皇帝巡幸洛陽，確定了遷都的國策後，詔令元澄火速北還，向百官詢問，讓他們討論决定是否遷都。說道："近來論到革，現在真的要變革了。"元澄到了代都後，衆人得悉遷都的詔書，無不感到很吃驚。元澄援引古今的例子，慢慢地向人們説明其中的道理，衆人這纔開始明白。於是他又火速回到南面去彙報這一情况，在滑臺和皇帝相會。皇帝十分高興地說："要不是任城，朕的事業就不會成功。"跟從巡幸鄴宫。任吏部尚書。

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

到皇帝從代都北巡時，留下元澄銓選舊日大臣。當初，魏國公侯以下官爵，動輒有萬數，都冗散無所事事。元澄把這些人定爲三個等級，根據他們的優劣，讓各人盡其所能，結果衆人都没有怨言。車駕回到洛京後，又兼任右僕射。

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吊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齊明帝既廢弑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内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冲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

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爾德音。"即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

皇帝到了北芒，接着巡幸洪池，命元澄登上龍舟陪侍。皇帝説："朕昨夜夢到一老公，拜立在路左，説是晉朝侍中嵇紹，所以在此迎候，神態又顯得卑微害怕，好像是有所求的樣子。"元澄説："陛下經過殷墟而憑吊比干，到了洛陽而忘了嵇紹，一定是希望得到恩澤而托夢。"皇帝説："朕既然有這個夢，或許正如任城所言。"於是尋找嵇紹墓地，派人前去吊祭。

齊明帝殺前帝自立爲帝之後，其雍州刺史曹武請求以襄陽内附，皇帝準備親自前去，召元澄及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人議論這件事。元禧等人有説應該前去的，也有説不該去的。皇帝説："衆人的意見不能統一，最好有主有客，互相論難。任城與鎮南爲主張不去的一方，朕爲主張應該前去的一方，諸公坐在這裏聽着，最後按照説得有理的一方辦。"於是皇帝來來回回辯駁了很多次，最後還是皇帝南征，没有聽從元澄和李冲等人的意見。後來隨從南征到達縣瓠，因爲得了重病回到京師。

皇帝回到洛陽，召見王公侍臣們於清徽堂。皇帝説："這個堂自建成以來，還没有與王公們在這裏舉行過宴樂活動。今天和諸位一起，想把所有的高處都登到，所有的小處都看到。"於是沿着流化渠走。皇帝説："這裏彎彎的流水，是取乾道以曲成，萬物無滯礙之意。"接着又到洗煩池。皇帝説："這個池子裏也有嘉魚。"元澄説："正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皇帝説："衹是取了'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之意。"接着又到了觀德殿。皇帝説："射以觀德，所以命名。"之後又到了凝閑堂。皇帝説："此堂取自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情奢侈忘記儉樸，安逸而忘記危險，所以此堂後面修建了茅茨堂。"又對李冲説："這裏東邊叫步元廡，西邊叫遊凱廡。在座的雖然没有唐堯之君，卿等也要無愧於古代的才子八元、八凱。"李冲回答説："臣等既然能遇到唐堯之君，怎敢辜負元、凱那樣的贊譽？"皇帝説："時光已經不早，朕的同宗有每年考察政績的規定，卿等就要外出就任，爲什麽不把你們

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千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

的心聲表露出來。"當即就命黄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人賦詩言志。火燭上來了，公卿們紛紛告退，李冲兩拜祝皇帝千萬歲壽。皇帝説："卿等因爲火燭上來了而致辭，又獻千萬歲壽，朕以《南山》詩之意來回報卿等吧。"於是又説："火燭上來即行告退，是庶姓之禮；夜間進行年度考績，是對宗族的規定。卿等可以暫時回去，朕與諸王宗室在這晚上還要再喝酒。"後來元澄由於公事被免官。不久又兼任吏部尚書。

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雁門，遣書侍御史李焕先赴。至即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并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悦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皋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脱當其處，不能辦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嘆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

恒州刺史穆泰在州所謀反，朝廷授予元澄符節，銅武、竹使符，御仗拱衛在左右，并代行恒州事宜。軍隊行進到達雁門，給侍御史李焕送信表示要先行進發。到了恒州後活捉了穆泰，窮究其黨羽，有罪的人都受到追究。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都被投入獄中囚禁起來。把這些情况都詳細上表朝廷。皇帝看到上表，十分高興地説："我的任城真可以説是社稷之臣，就是皋陶來斷獄，又豈能超過他？"回過頭來對咸陽王等人説："你們要是處在他的位置上，不可能把事情辦得這樣好。"皇帝不久巡幸到平城，慰勞元澄，引見叛逆之臣，没有一個人聲稱冤枉的。當時人對此情狀莫不感嘆。皇帝對身邊的人説："一定要見到没有訴訟的話，這一情景今日得見。"任命元澄爲正尚書。

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尚書右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

皇帝向南方討伐，留元澄守衛京師，重新兼任右僕射。元澄上表請求用一年國賦收入中的田租和布帛資助供應軍用，皇帝下詔接受一半。皇帝又巡幸到鄴城。見到公卿説："朕昨天入城，看到車上的婦女戴着帽子穿着小短襖，尚書爲何不糾正？"元澄回答説："穿這種衣服的人還少。"皇帝説："任城是想讓人們都穿這種服飾嗎？一言可以喪邦，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可以命令史官記録下來。"又説："王者不指望上蒼降下人才，然後再選拔人才而任用。朕没能選拔好人才，任意讓一群婦女輩隨意行事，應該重新選拔人才。任城在尚書省，是管理着天下大事，還是僅僅挂名而已？"元澄説："臣實際上衹是挂名而已。"皇帝説："如果真是這樣，則一個令史就足够了，

命。

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爲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毁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竪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衆，絡繹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横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毁，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

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冲幼，朝野不安。澄雖疏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

又怎能用得上任城?”不久授任尚書右僕射，跟隨大駕南征。孝文帝去世，受詔任顧命大臣。

宣武帝初年，有個投降的人名叫嚴叔懋的報告説，尚書令王肅派遣孔思達私通齊國，進行叛逆活動。元澄相信了他，於是上表説王肅要反叛，并當即下令停止了王肅的職務。咸陽王、北海王上奏控告元澄擅自對宰輔大臣停職，結果被免去官職回到府第。不久任開府、揚州刺史。下車伊始就修整孫叔敖的墓地，平毁了蔣子文的祠廟，上表請求修復皇宗之學，重開四門之教，皇帝下詔同意了他的請求。

在此之前，朝廷有南伐的計劃，任命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守東城；任命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守陽石。任命元澄總督二鎮，授以指揮之權。元澄便派遣統軍傅竪眼、王神念等人進駐大峴、東關、九山、淮陵，各地都安排了將領，日夜兼程前往據守。元澄總統各路，大軍絡繹不絶，所向披靡，皇帝下詔書贊揚。不久遇大雨，淮河水暴漲，元澄率領大軍退到壽春。退軍的時候十分狼狽，喪失兵卒四千多人。元澄多次上表請求解除州刺史的任職，皇帝都不允許。有關部門上奏要求削奪他開府的職務，又連降三級。

改任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當初，百姓每遇到朝廷徵調，都感到痛苦不堪。歷任長官都不能爲百姓免除負擔，元澄却爲百姓減免不少。又明確提拔降職及賞罰的規則，上表要求減少公有田地的數量以給那些没有田産的窮人，不能作爲衣料的布絹一律禁止織造，百姓歡欣鼓舞對他很信賴。母親孟太妃去世，居喪期間身體損傷很厲害，深受當時人們的好評。服完喪之後，任太子太保。

當時高肇在朝掌權，猜忌有賢能的皇親國戚。元澄也在高肇的猜忌之列，常常擔心不能保全自己，便終日酗酒，以顯示自己很頹廢。由於所作所爲大違常情，當時人們稱他爲狂人。宣武帝夜間逝世，事起倉促，高肇擁兵在外，明帝當時還年幼，朝野爲這一情勢感到不安。元澄當時雖然受到朝廷的疏遠和排斥，但在朝廷的威望還在。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人上奏要求任命元澄

爲尚書令，使得百官心悦誠服。不久升任司空，加官侍中，隨即詔命他領尚書令。

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絶，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没，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户，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奸，不得隔越相領，户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僚議之，事有同否。

元澄向朝廷奏上《皇誥宗制》和《訓詁》各一卷，希望太后能够讀一讀，考慮一下勸誡的好處。又上奏利國濟民應做的十件事：一是統一度量衡，官府和私人的標準不同，應該統一起來；二是應該大辦學校，以申明升降的規則；三是應該興滅國繼絶世，把所知道的都推舉出來；四是五種賦税之外，不再給民間增加任何負擔，使用徭役，每人每年不超過三天；五是治理百姓的官員，都要有升有降，以明賞罰；六是逃亡人口的代交賦税，如果距第二年尚久，又不是技藝之人，可以聽其來去；七是守邊士兵逃亡，或者確實隱没敵陣，都需要詳細調查，查其三長及其近親，如果確實被他們隱匿了，就徵調他們代服邊役，如果没有隱匿可以不追究；八是對工商世業之户，再行徵收租税，使他們難以爲繼，現在請求一律免去，以便使他們專心致志於本業；九是地方三長防禁奸邪，不得交叉統屬，户數不滿的，就近合并；十是羽林武賁將士，如果邊境有戰事，可以讓他們臨時前去參戰，長期戍守最好派遣番兵代替他們。靈太后把他的上奏示下，讓百官們議論，大家對這些事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

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强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從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

當時四中郎將兵數少兵力弱，不足以護衛京師。元澄上奏建議應該以東中郎將駐扎在滎陽郡，南中郎將駐扎在魯陽郡，西中郎將駐扎在恒農郡，北中郎將駐扎在河内郡，在二品、三品官員中挑選既和朝廷親近又很賢明的人擔任此職。免去一切不是急需的勞作，增强軍隊實力。衹有這樣纔能達到國家根基深固、中央强地方弱的目的。靈太后將采納他的建議，隨後參議此事的人提出了不同意見，便作罷。不久由於生病，上表請求解除職務，没有獲准。

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窺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

元澄認爲北方邊境鎮守將領的任用級别越來越低，擔心賊寇侵犯邊界，列祖列宗的墓地受到危害，上奏請求重視邊將的選拔，加强應付緊急情况的能力，朝廷下詔没有聽從他的建議。後來賊寇果然入侵，到達舊都城，鎮守的邊將多用非

其人，叛亂各處都有發生，侵犯到列祖列宗的墓地，一切都如元澄先前所擔心的那樣。

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磚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遂寢不行。

元澄上奏説："都城的官衙府寺都還不完備，現在局勢剛剛穩定，不適宜勞師動衆，建議從各處在職之人以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一百鞭以下的罪犯收取贖罪之物，絹一匹當磚二百塊，用以逐漸修造。"朝廷下詔同意了他的建議。太傅、清河王元懌上表對他進行駁議，此事遂擱置起來。

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絶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并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元澄又上奏説："司州牧、高陽王臣元雍拷打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致死，雖然起因是由於公事，但道理却不是這麽簡單。爲什麽這樣説？如果韓元昭等人罪證確鑿，定之以死罪，應該在都市上正法，讓民衆知道他們的罪惡所在；如果衹是懷疑他們犯了罪，事情的真相還没有搞清楚，不應該把清白無辜的各級官吏，隨意地杖打致死，拿人命不當一回事，傷害天理違背國法。往年在州所任内，在稠人廣衆的街市上鞭打五人致死，後來搜查贓物罪證，一點證據也找不到。現在又用酷刑殘害人命，到了如此地步。朝野議論紛紛，人們都感到十分震驚。如果生殺之權被下邊所掌握，臣子可以暴虐專權，人君的權威，還能在哪裏行得通？請求把這些事交付廷尉予以追究，弄清其違法的詳細情况，追查其拷打人致死的責任。"朝廷下詔采納了他的建議。元澄任職期間無所避諱。又上奏章就墾田分配制度的有關事宜提出八條建議，説得都很有條理。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自都因爲有公使到京，都曾贈送元澄駿馬一匹。元澄請求交付太僕，以充實官馬。詔書説："元澄廉潔忠貞的品德，超過楚相，特准許交付官厩，以成全君子大德的美譽。"

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内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勛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盗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爲"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勛妄階，皆有處别。若一處有風謡，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虚實。若差殊不同，僞情自

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上奏請求取出景明元年以來京官外官考績的簿記、吏部的任免文書、記載中兵功勛的文案以及各自最上等和最下等的記録，想要用此方法查出竊取官階盗取官位的人。靈太后同意了他的請求。元澄上表認爲："御史的職責，是通過彈劾的方法轉告有關衙門。至於冒認功勛妄加品階的，都各有懲處的辦法。

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

如果某一處有了有關傳聞，就應該提取一處的簿記，詳細考驗其虛實。如果與實際情況相差懸殊，僞情自然敗露，然後繩之以法，誰能不服氣？哪裏有牽動一個省衙的所有行事，窮究先帝時代這樣的過分舉動，如此追究過失，誰又能擔當得起罪過？這些都是聖朝所應該慎重考慮的。”靈太后采納了他的建議，此事作罷。後來又升遷爲司徒公，侍中、尚書令的官職仍舊。

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鼲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絶。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

神龜元年，詔令要爲女侍中的官飾增加貂蟬，和外官侍中的官飾一樣。元澄上奏進諫說：“高祖、世宗都有女侍中官，未見過把金蟬綴在象珥之上，把鼲貂插於鬢髮之中的。江南的僞朝晉穆帝何后有女尚書在官服上加貂璫，這是處在衰亂之世，是一種妖妄服飾。况且婦人服男人的服飾，陰成了陽，所以從穆帝、哀帝之後，其國統曾先後兩次斷絶。也正因爲如此劉裕得以篡取國祚。禮儀容止的設置安排，是體現風化的根本，請求依照通常的做法，追回此前的詔書。”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時太后鋭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禄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内外咸敬憚之。

當時太后鋭意於大興土木，在京師則建造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花費很多工時財力，在外州也都建造起五級佛塔。又多次參加盛大的齋會，施捨的財物動輒數以萬計。百姓疲於大興土木的勞作，金銀的價格也因此飛漲。削減百官的俸禄，耗費國庫的儲備。更兼多方賞賜身邊的人，每天動輒數千。元澄上表極力强調這些做法的得失。雖然勸諫最終没有被采納，但却常常受到皇帝的優待禮遇。朝廷無論大小事情，都讓他參預其間。元澄也盡心輔佐朝廷，凡是有不便民間施行之事，都要進行諫諍，反復不已，朝廷内外對他都很敬畏。

二年，薨，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欷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

二年，去世，追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特殊的禮遇，備列九錫，依照晉朝大司馬齊王司馬攸的故事，謚號爲文宣王。元澄的葬禮，飾物非常多，靈太后親自送靈柩到郊外，停下靈車悲傷地痛哭，哀慟之情感動左右，百官前往送葬的有千餘人，莫不欷歔，當時人們認爲已經極盡哀榮。第四個兒子元彝襲爵。

元彝

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叉專權而彝耻於托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

元彝字子倫，是繼室馮氏所生，頗有其父風範。任通直散騎常侍。在元叉專斷朝政的時候而元彝耻於依附於他，所以始終不能升任顯要的官職。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號爲文。

元順　元朗

彝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嘆，吒咏虚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

元彝的庶長兄元順，字子和。年紀九歲，拜樂安人陳豐爲師，開始書寫王羲之數千言的《小學篇》，不分晝夜地誦讀，十五天時間，完全理解透徹。陳豐感到大爲驚奇，對元澄説："我陳豐從十五歲開始跟隨老師學習，到今日頭髮都白了，所見過的所聽過的，没有能和他相比的，江夏的黄童算不得是舉世無雙的。"元澄笑着説："藍田出産寶玉，豈能不如此呢。"十六歲讀通《杜氏春秋》，閉門讀書，酷愛古典。性情本分率直，淡於榮華富貴，愛好飲酒，擅於彈琴。常咏嘆感慨，以明自己清虚無欲。宣武帝時，奏獻《魏道頌》，文字很多這裏不作載録。

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床，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睹。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

初任官職給事中。當時高肇大權在握，天下之人都拜倒在他的威勢之下。元順曾經帶着名片到高肇府上，守門的人看他年紀很小，回答他説："府上有很多貴客。"不肯爲他通報。元順厲聲斥責他説："任城王的兒子可是賤客？"等到同意進見時，他徑直走上前去登上床榻，舉手與主人行對等的禮儀，在場的王公前輩們無不感到又驚奇又擔心，而元順言談透着一股傲氣，目空一切。高肇對在座的賓客説："這個孩子豪氣如此，更何况他的父親！"臨回家時，高肇特意尊敬地爲他送行。元澄聽到這件事後大爲憤怒，杖打他數十下。後來任太常少卿，因爲父喪去職，哭泣至吐血，親自背土填墳。當時他二十五歲，便有了白頭髮，服喪期結束之後，身體衰弱得像是難以活下去的樣子，當時人們都認爲是孝心所致。

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叉。叉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

不久被任命爲給事黄門侍郎。當時領軍元叉威勢正盛，凡是有被任命和被提拔的，都要對他登門拜謝。元順衹是寫了份接受任命的奏文而已，没有到元叉的府上去。元叉對元順説："卿爲什麽不來見我？"元順板着臉説："天子年歲漸

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叉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請假都督，爲國屏捍。”叉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己，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叉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内，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娱，不親政事。叉解領軍，徵爲給事黄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爲青旐，莫不酸泣。”叉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默然不語。

高，把朝政委托給宗親大臣，叔父應該把國事放在心上，推舉賢士報效國家。怎麽能够出賣皇恩，讓人向自己表示感謝，這哪裹是皇上的期望呢！”對於朝政的得失，元順也能直言意見，没有一點故意奉承的意思。正由於此也使有些人感到不安，被外任爲恒州刺史。元順對元叉説：“北方的邊鎮不安定，正是國家的心腹之患，請求代理都督，爲國家捍衛邊疆。”元叉心中又懷疑他又想爲難他，不願意授他武官，就對元順説：“這是朝廷的事，不是我所能定奪的。”元順説：“叔父既然生殺大權都掌握在手，又自言天命正在我輩，哪裹還有朝廷？”元叉對他更加畏懼忿恨。轉任齊州刺史。元順自認爲很有才能，却不得在朝廷内任職，常常顯得很鬱悶，這一切都表現在言談舉止上。於是縱酒自樂，不再料理政務。元叉被解除領軍職務後，他被徵召入京擔任給事黄門侍郎。親友們在京郊迎接他，祝賀他終於得以入朝。元順説：“不怕不入朝，衹怕入朝之後又被外放。”不久兼任殿中尚書，轉任侍中。當初，中山王元熙起兵討伐元叉，未能取得任何結果而自己反被殺。等到靈太后又管理國政的時候，得以王禮改葬。元順侍坐在西遊園，藉機上奏太后説：“臣昨天前往看望中山王家族葬地，不僅宗族親友爲其含冤慘死悲傷，就是普通百姓看到一家死了十口人，都爲之祭起黑色的魂幡，人們無不心酸涕泣。”元叉的妻子當時在太后的身邊，元順指着她説：“陛下怎麽能以一個妹妹的緣故，不治元叉的罪，使天下的人感到冤枉？”太后沉默不語。

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慚，不敢復言。

就德興在營州反叛，朝廷派遣尚書盧同前往討伐，結果大敗而歸。正好侍中穆紹和元順在宫中侍坐，便論盧同的罪。盧同此前有附近方便的宅第借給穆紹使用，因此穆紹内心很想替盧同説點好話。元順十分生氣地説：“盧同最終將無罪！”太后説：“何以見得如侍中説的那樣？”元順回答説：“盧同有良宅給了有權勢的侍中，怎會擔心被治罪？”穆紹聽了覺得很慚愧，不敢再説什麽。

靈太后頗事妝飾，數出游幸，順

靈太后十分講究妝飾打扮，多次外出巡游，

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慚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元順當面勸諫她說："按照禮儀，婦人喪夫，要自稱未亡人，頭上去掉珠珥等飾物，衣服上不帶綵。陛下母臨天下，年歲快到不惑之年，過於修飾容顏服飾，怎麽能够垂範後世?"靈太后聽後感到很慚愧而進入後宫，召元順前來責備他說："從千里之外徵召你入朝爲官，哪裏是想讓你在衆人之中侮辱我！"元順回答說："陛下穿着華麗的服飾炫耀容止，不怕被天下人笑話，何必爲臣子的一句話感到羞耻呢！"

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几案之吏，寧應忝兹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默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托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户，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絶慶吊。

起初，城陽王元徽傾慕元順的才能和名望，特别賞識他并想和他結交，而廣陽王元深和元徽的妻子于氏私通，兩人之間結怨很深。到元深從定州被徵召，入朝擔任吏部尚書，兼任中領軍，元順起草詔書，文辭寫得很優美。元徽懷疑元順是元深的心腹，便與徐紇一道離間元順與靈太后的關係，外任元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元順接受任命到西遊園告辭，元徽、徐紇陪侍在太后身邊，元順指着他們對靈太后說："此等人是魏國的奸臣宰嚭，魏國不滅亡，他們終究不會死亡。"徐紇聳聳肩出去了，元順對着他大聲斥責道："一介刀筆小人，祇能當個几案文吏，怎麽能混入要害部門，敗壞了我皇朝的規矩！"接着拂衣而起。靈太后默然不語。當時追溯論定元順的父親受顧命托孤的功勞，增加任城王元彝的食邑二千户，又從元彝的食邑中分出五百户用以加封元順爲東阿縣公。元順深恨元徽等人離間他與朝廷的關係，於是寫了《蒼蠅賦》。生病在家期間，杜絶一切看望問候。

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宫幸臣，僕射李思沖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

後來任吏部尚書，兼任右僕射，與城陽王元徽同一天拜任。舍人鄭儼在止車門外先拜謁了元徽，後拜謁元順。元順大怒說："你是個奸人，應當去拜奸主。我是個正直人，不受你拜。"鄭儼表示深深的歉意。元順說："你是高門子弟，却做北宫的寵臣，僕射李思沖還與王洛誠同傳呢，以此推斷，你也應該接在同卷之下。"看到這一情景的人都感到很震驚，而元順却泰然自得。進入衙門，登上臺階走向坐榻，看到坐榻很舊，問都令史徐仵起原因。徐仵起回答說："這個坐榻先王曾經坐過。"元順當即就哽咽起來，

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

一把鼻涕一把淚，過了很久也説不出一句話來，隨即讓人换了一具坐榻。

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托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逾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别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

當時三公曹令史朱暉長期追隨録尚書、高陽王元雍，元雍想讓他擔任廷尉評，多次不厭其煩地托元順，元順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辦。元雍於是擅自頒布任命要起用他，元順把這項任命書丢在地上。元雍得知後，大爲惱怒，天剛蒙蒙亮就坐在衙門大堂上，召集尚書以及尚書丞尚書郎聚集在一起，想等元順到來的時候，當衆羞辱他。元順等到太陽升得老高時纔到。元雍擼着袖子按着桌子厲聲説道："我身爲天子的兒子，天子的弟弟，天子的叔叔，天子的宰相，四海之内，論親近尊貴無人能比，元順算是什麽人，竟敢把我的任命書丢在地上！"元順則毛髮乍起，仰臉看着屋頂，怒氣幾乎要爆發出來，吐着長氣不説一句話。過了很久，他纔摇着一把白羽扇，不緊不慢地對元雍説："高祖遷都到中原，創定百官制度，官品有高有下，爲萬古定立了規矩。而朱暉這樣的小人，身爲衙門皂吏，怎麽合適擔任廷尉這樣清貴的官職？殿下既然和先皇是一脉相承，就應該遵照先皇遺命，任官自有通常的規則，又何必要越過它呢？"元雍説："身爲丞相、録尚書，怎麽連提拔一個人當官都不行呢？"元順説："庖人雖然不料理菜肴，負責祭祀的尸祝也不會代替他去做這些。没有聽説皇上另有旨意讓殿下參與選舉的事。"元順又厲聲地説道："殿下如果一定要這麽做，元順當把事情的原委上奏皇上。"元雍於是笑着説："豈能因爲朱暉這個小人，使我們二人産生矛盾。"隨即站起身來，招呼元順到屋裏來，和他喝了個痛快。元順剛直的脾性，都像這個樣子。之後兼任左僕射。

尒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户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宫，遣黄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

尒朱榮侍奉莊帝，徵召朝廷百官都到河陰去，他平日聽説元順多次進諫的事，欽佩其高尚耿直，就對朱瑞説："可以對元僕射説，他衹要在尚書省上即可，不一定要到這裏來。"元順没有聽懂他話裏的意思，又聽傳聞説殺害了不少衣冠貴族，於是决定出走，被守陵户鮮于康奴殺害。家徒四壁，没有可供殮葬之物，衹有數千卷圖書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把衣服撕開蓋在

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

尸首上。莊帝回宫後，派遣黄門侍郎山偉巡諭京城。山偉到了元順停喪的地方，悲傷慟哭不已。回宫後，莊帝對他的聲音沙啞感到很奇怪，山偉把情况説了出來。莊帝敕命侍中元祉説："宗室的喪亡不是一二人，不能都完全給以照顧。元僕射清貧苦勵的節操，死後愈加顯現，特地賜贈絹百匹，其餘人不得援此爲例。"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號爲文烈。

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暗。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净，云長樂王日。尋見莊帝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脱衣冠卧。既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説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宫，殘毁百僚。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晋室以爲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卧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録》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并多亡失。

起初，皇帝還在藩國的時候，元順夢到有一段黑雲從西北方向直奔而來，碰到東南方向的日月便都破碎了，接着又遮蔽群星，天地間一片黑暗。不大一會兒雲消霧散，隨即有太陽從西南角升起，十分明净，説這是長樂王日。不久看見莊帝從閶闔門進入宫中，登上太極殿，人們多次高呼萬歲，百官都穿着朝服拜謁皇帝，惟獨元順在集書省步廊西邊的槐樹下，脱去衣服帽子卧在那兒。醒來之後，對元暉業説："我昨夜做了一個夢，於我特别不利。"把這個夢説了出來，隨即解釋説："黑雲，是一種惡氣，也是北方的顔色，最終一定會有起自北方的敵人，來禍亂京師，傷害二宫，殘毁百僚。爲什麽這樣説呢？日是百官的象徵，月是皇后的象徵，群星是百官的象徵。從這個角度看，京城不是要大禍臨頭了嗎？從前劉曜攻破晋室把它變爲髑髏臺，以後事情的發展，就不會這樣嗎？即便是這樣，彭城王元勰有文德於天下，現在夢見他的兒子爲天子，也是積德的報應，事情的必然。可惜其享國不久。之所以會是這樣，是因爲其出自西南，把時間按年計算，不會超過三載。可惜我看不到這些了。爲什麽呢？因爲我在夢中是卧在槐樹下，槐字是木傍鬼，身體和鬼在一起，又脱去冠冕，難道能不死嗎！然而死後能得到追贈三公。"以後事情的發展都和他夢中所預料的一樣。元順著有《帝録》二十卷，詩賦表頌有數十篇，大部分都散失了。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尚書右僕

長子元朗，當時十七歲，枕戈等待多年，終於親手殺了鮮于康奴，用仇人的首級祭奠元順的墓，然後到朝廷自首。朝廷表揚了他的氣節并没有治他的罪。元朗官至司徒屬。天平年間，被家

射。

元紀

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

元嵩　元世儁

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娱，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衛將軍。

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悦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宫内。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内，親詔遣之。宣武即位，爲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爲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尒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遥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爲尒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静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謚曰躁戾。

奴殺害，追贈尚書右僕射。

元順的弟弟元紀，字子綱，跟隨孝武帝入關中，官至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

元澄的弟弟元嵩，字道岳，孝文帝時，官任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元休去世，哭喪尚未完畢，元嵩就游玩打獵去了。皇帝聞知後大爲惱怒，下詔説：“元嵩，在大司馬去世期間，就從事田獵取樂，喪事像人失去父親一樣令人悲痛，却没見到像兒子一樣的孝心，不顧良心背棄禮儀，做得也太絶了！可以免去其官職。”後來兼任武衛將軍。

孝文帝南伐，齊國將領陳顯達率兵抗拒，元嵩親自參加了三次戰鬥，他脱去甲胄衝向前去，勇冠三軍，將士們都願跟着他，陳顯達潰逃。皇帝很高興地説：“任城康王真是有福有德，文才武略都從其一門所出。”因軍功被賜爵高平縣侯。當初，孝文帝從洛陽進發的時候，馮皇后因爲獲罪被幽禁在宫中。平定陳顯達之後，回師駐扎在穀唐原，皇帝病得很厲害，準備將皇后賜死，説道：“派遣的人不容易找到。”回過頭來對任城王元澄説：“任城一定不會對不起我，元嵩也應當不負任城，可以派遣元嵩。”於是讓元嵩進入内宫，親自頒詔書派他前往。宣武帝即位，被任爲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來和妻子穆氏一道被奴僕李太伯等人所殺害。謚號爲剛侯。

第二個兒子元世儁，辦事能力很强，却没有德行功業。繼承父爵。孝莊帝時，升任吏部尚書。尒朱兆侵犯京城，詔令任命元世儁以原來的官職擔任都督，守衛河橋。等到尒朱兆到達黄河邊上時，元世儁從一開始就不打算防守，隔着河岸遥拜對方，隨即又派五艘船渡過河去迎接尒朱兆的軍隊，使尒朱兆得以進入京城。京城殘破，都是元世儁的罪責，當時人們提起他無不咬牙切齒。他特别受到尒朱世隆的寵信。孝武帝初年，改封爲武陽縣子。元世儁身居選官之任，不能嚴格要求自己，接受了别人很多賄賂，結果遭到中尉的彈劾，因此被免去官職。孝静帝時，官至尚

書令。元世儁爲人輕薄，喜歡見風使舵。興和年間，去世。追贈太尉，謚號爲躁戾。

南安王元楨　元英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毁異常，遂有白雉游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游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内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

南安王元楨，皇興二年分封。孝文帝時，多次升遷至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元楨性情忠厚謹慎。母親重病時，他悲傷得異乎尋常，隨即有白雉出現在其庭前。皇帝聽説這一孝心感動上蒼，賜給他帛一千匹以示對他表揚。徵召他參加講武，帶到皇信堂召見，皇帝勸誡他説："公的孝行表現在自己家中，名聲却傳播在邦國，作爲國家的皇親，永遠不會有貧窮卑賤的擔心。你應小心注意的大略有三件事：一是仗着是皇親而驕横跋扈，違背禮制冒犯法度；二是傲慢貪婪，不關心國事；三是酗酒貪玩，濫交朋友。這三件事不注意，就要引來禍患。"然而元楨却不能遵照執行，以後又聚斂財物爲所欲爲。孝文帝看在元楨孝養母親聞名中外的分上，特别對他加以寬恕，僅削去封爵，讓其以庶人的身份回家，終身不得任用。

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并賦詩，不能者，并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别。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謚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

由於遷都的事情已經議定，重新封他爲南安王，擔任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皇帝在華林都亭爲元楨餞行，詔令大家賦詩，不能賦詩的，可用射箭代替，一定要做到武士射箭，文人下筆。皇帝送元楨走下臺階，灑淚而别。太和二十年五月，到達鄴城。初一這一天，下暴雨颳大風，凍死了幾十個人。元楨後來又由於天旱，向群神祈禱降雨。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們都去祭祀。元楨對神像禱告説："三天之内不下雨，就要用鞭子懲罰你。"結果祈求下雨不靈驗，隨即鞭打神像一百下。當月，他就由於背部癰疽暴發而死。謚號爲惠。後來恒州刺史穆泰謀反，由於元楨知情不報，所以雖然他已去世，仍下詔削去他的官爵，封國被取消。

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爲梁州刺史。帝南伐，爲漢中别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

兒子元英，生性聰明，擅長騎馬射箭，熟悉音律，也懂得一點醫術。孝文帝時，任梁州刺史。皇帝南伐時，任漢中别道都將。後來皇帝到達鍾離，元英認爲大駕親自出動，威震東南，此時漢中有可乘之機，上表請求前往討伐，皇帝答應了他的請求。因爲軍功升遷爲安南大將軍，賜

伯。

宣武即位，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悦，乃復之，改封中山王。

既而梁入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没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百姓。

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

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并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悦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悦，據城南叛。

爵位廣武伯。

宣武帝即位後，任吏部尚書，因爲前後軍功，進封爵位爲常山侯。不久詔令元英率衆南討，大敗梁國曹景宗的軍隊。梁國的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愁而死，三關戍守棄城而逃。當初，孝文帝平定漢陽，元英有戰功，曾答應恢復其家的封號。後來被陳顯達所打敗，這件事没有再提起。通過這次戰役，宣武帝大爲高興，便恢復了其家的封號，改封爲中山王。

不久梁國入侵肥梁二地，詔令元英率衆十萬前往討伐，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按照實際情況處置事務。元英上表陳述攻占之法，攻破陰陵，斬殺梁國將領二十五人，俘虜及斬殺士卒五千餘人。又多次在梁城大敗梁軍，斬殺其將校四十二人，斬殺俘虜和被淹死的接近五萬。梁國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着淮河向東逃走。共繳獲大米四十萬石。元英追擊敵軍到了馬頭，梁國馬頭戍主棄城逃走，於是包圍鍾離城。詔書認爲出師已經很久，有讓元英整隊班師之意。元英上表説："原先估計到二月快結束時，最多三月初，一定能够消滅敵人。但從本月一日以來，大雨接連不斷，可以説是天違人願。然而王者調動軍隊，采取一次行動不容易，不應該由於一點點計劃上的拖延，就産生其他想法。期望朝廷，從長遠看問題，稍微寬限一點時間，等待一段時間，不要使眼前的成功，半途而廢。"到了四月，大水上漲冲破橋梁，元英和諸位將領狼狽撤回，士兵被淹死的有十分之五六。元英到達揚州，派遣使者送回符節以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令追究查處。有關部門上奏彈劾元英認爲他謀劃失敗，按規定應當處死。詔令饒恕他不死罷免爲平民百姓。

後來京兆王元愉反叛，朝廷又恢復元英的分封，擔任使持節、代理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元英尚未出發而冀州的叛亂已經平息。

當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私下勾結梁軍，以義陽叛降，三關的戍守官兵都舉城投降了梁軍。郢州刺史婁悦却堅守城池不降。縣瓠人白早生等人殺死豫州刺史司馬悦，占據城池叛降南方。梁國

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悦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决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

將領齊苟兒率衆據守縣瓠。司馬悦的兒子娶華陽公主爲妻，也都被賊人所劫持。詔書任命元英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暫爲征南將軍，從汝南進發。皇帝由於邢巒多次攻破白早生，詔命元英奔赴義陽。元英看兵卒數量很少，多次上表請求增加軍隊，皇帝都不允許。於是元英就與邢巒分兵一起進攻縣瓠，攻了下來，接着率軍繼續向南。在義陽駐扎下來以後，準備攻取三關。元英策劃説："三關相互依賴像人的左右手，如果攻克了一關，其餘二關不用進攻就能拿下。攻難攻的關不如先攻容易的，東關容易攻，應該先拿下，正如黄石公所説戰鬥要像疾風掃過，進攻要像河水决堤。"元英擔心敵方會合力守衛東關，於是讓長史李華率領五統人馬向西關進發，分散敵方兵力，他親自率領各路大軍攻東關。以後事情完全如元英所預料的那樣。共計擒獲敵方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士卒七千人、米四十萬石，繳獲的其他軍備輜重很多。回到朝廷，任命爲尚書僕射。去世，追贈司徒公，謚號獻武王。

元熙

英子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禄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婿也，故歲中驟遷。

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并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絶二宫，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别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絶，至於熙死。

元英的兒子元熙，字真興，好學英俊，有文才，在當時聲望很高。然而却輕浮好動，元英很擔心他不是保家之主，常常想廢黜他，立第四個兒子元略爲嗣。由於元略的一再拒絶衹好作罷。多次升遷至光禄勳。當時領軍于忠執掌大權，而元熙又是于忠的女婿，所以年中得以驟然提拔。

後來任相州刺史，元熙在七月上任，上任的當天颳起了大風下起了寒雨，凍死了二十多人，驢馬數十匹。元熙得知了其祖父從前的事情，心中感到很厭惡。又有蛆出現在院子裏。起初，元熙兄弟都被清河王元懌所寵愛，到劉騰、元叉隔絶二宫，假冒詔書殺害元懌，元熙於是起兵討伐他們。元熙起兵剛剛十天，就被他的長史柳元章、别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抓起來囚禁在高樓，同時被抓的還有他的兒子和兄弟們。元叉派尚書左丞盧同把他們斬首在鄴城的街市上，把首級送到京城。從一開始元熙的妃子于氏就知道元熙肯定會失敗，没有聽從他的謀劃，從開頭就哭個不停，直到元熙死爲止。

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别。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

元熙既是藩王，又加上有文學才能，因此志氣很高。開始要去鎮守鄴城時，知心好友也是才學之士的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人都到河梁爲他餞行，賦詩告别。到了臨死前夕，他又給好友故舊寫信，惋惜自己的壯志難酬。當時人們都很同情他。

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决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冤。及熙之禍，識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

另外元熙在任城王元澄未去世之前，一次夢中曾有人告訴他："任城王馬上要死，死後二百日後，你也難免一死。如果不相信，請看任城王的家。"元熙在夢中回過頭來看着任城王的家，四面的院墻都已崩塌，没有一堵好的。元熙心中覺得很厭惡，醒了之後把夢中的情景告訴了親近的人。到元熙死的時候，果然和他夢中所見到的一樣。元熙兄弟三人，經常跟隨元英征伐，在軍中非常貪婪殘暴，有時爲了迎降和追擊敵人，發生濫殺無辜的情况，以便多增加首級，冒充戰功。又于忠誣陷郭祚、裴植，于忠的本意還没决定是否殺害他們，由於元熙的鼓動和誘導，隨即對他們施以極刑，當時人們都認爲是冤案。到了元熙遇禍的時候，有識之士認爲這是報應。靈太后重新掌政後，追贈太尉公，謚號爲文莊王。

元略

熙弟略，字儁興，位給事黄門侍郎。熙敗，略潜行，自托舊識河内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潜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

元熙的弟弟元略，字儁興，官至給事黄門侍郎。元熙遭禍的時候，元略潜逃，投靠舊相識河内人司馬始賓。始賓爲他用荻葦做了個筏子，夜間與元略一道渡過盟津，投奔到上黨屯留縣的栗法光家。栗法光平時講究信義，很高興地接納了他們。元略從前的相識刁雙，當時任西河太守，元略又投奔了他，在他那兒住了一年多時間，刁雙便讓他的侄子刁昌送元略潜逃到江南去。梁武帝給他以很高的禮遇，封他爲中山王，任命爲宣城太守。不久徐州刺史元法僧率城南叛，梁國便任命元略爲大都督，命令他到彭城接納安撫新附之人。不久徵召元略與元法僧一道回京。元略雖然身在江南，却因爲有家禍，常常清晨深夜都暗自哭泣，像是服喪的樣子。又厭惡元法僧的爲人，與元法僧説話，從來没有笑過。

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

梁國又要任命元略爲衡州刺史，没有上任。這時梁國的豫章王蕭綜率城歸國，元綜的長史

司馬祖晅、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禄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内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兖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沾賞。

江革、司馬祖晅、將士五千人，都被俘獲。明帝下令有關部門把江革等人都送到南邊去，乘此機會把元略徵召回來，梁國便備下禮物把他送了回來。明帝詔令光禄大夫刁雙到邊境上去向他表示慰問，任命元略爲侍中、義陽王。回來時抵達石人驛亭，詔令宗室親黨、内外百官中先前與元略相識的，都到近郊去迎接。任命司馬始賓爲給事中，領直後，栗法光爲本縣縣令，刁昌爲東平太守，刁雙爲西兖州刺史。元略對以往所經的一食一宿之處，無不予以賜賞。

尋改封東平王。後爲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文貞。

不久改封爲東平王。後來擔任尚書令，靈太后非常寵愛信任他，其受寵的程度，可以與元徽相比。當時天下正處在多事之秋，軍國之事頭緒衆多，元略衹求維持現狀明哲保身，并没有辦什麽有益處的事情，僅是挂名作爲一個大臣而已。尒朱榮，是元略的姑夫，元略平日裏很瞧不起他。元略又與鄭儼、徐紇結爲黨羽，尒朱榮對他們都懷恨在心。尒朱榮進入洛陽，元略被害於河陰。追贈爲太保、司空公，謚號爲文貞。

元怡

英弟怡，位鄯善鎮將。在鎮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

子肅，封魯郡王。

元英的弟弟元怡，官任鄯善鎮將。在任貪婪殘暴，被有關部門所彈劾，因逃走而免於治罪，去世。莊帝初年，因爲是尒朱榮妻子兄長的關係，追贈太尉、扶風王。

兒子元肅，被封爲魯郡王。

元曄

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尒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爲主，年號建明。尋爲世隆廢。節閔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元肅的弟弟元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情輕率浮躁，體力過人。莊帝初年，封爲長廣王。尒朱榮死後，世隆等人推舉元曄爲主，立年號爲建明。不久又被世隆所廢黜。節閔帝即位後，封爲東海王。孝武帝初年，被殺。

城陽王元長壽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襲。

城陽王元長壽，皇興二年受封，官至沃野鎮都大將，很有威名。去世，謚號康王。兒子元鸞繼承爵位。

元鸞 元徽

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頻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

元鸞字宣明，身高八尺，腰粗十圍。以武藝高强知名，多次擔任北都大將。孝文帝初年，被任命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

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

烏、李佐攻打赭陽没有攻下，敗退了回來，被降爲定襄縣王。後來因爲留守有功，恢復他原來的封爵。宣武帝時，任定州刺史。元鸞喜愛佛教，修建佛寺，動員了很多老百姓，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成了災難。宣武帝得知後，下詔奪去他一年的俸祿。去世，謚號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鄰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嘆其清儉。

兒子元徽，字顯順，粗略知道一些文史，頗有管理才能。宣武帝時，繼承封爵，任河内太守，在郡任職期間清廉整肅，深獲好評。明帝時，任并州刺史。在此之前，州境内夏天下霜，人們安居樂業的很少，元徽到任後開倉賑濟，文武官員都勸他不要這樣做。元徽説："從前汲長孺不過是個郡守罷了，都能開倉濟貧，救人於災困之中。何况我是皇家近親，受委托治理這個大藩鎮，怎能够拘泥於法而不救人於困危之中呢?"於是先給後奏。明帝贊揚了他的做法，加官爲安北將軍。汾州山中的胡人從前經常搶劫，自從元徽到任後，胡人内部相互告誡，不要驚擾鄰近的州。汾、肆之地的人們很多都來元徽處投訴，希望能得到他的意見。任秦州刺史，回都城，官吏百姓流着淚攀着車，控制不住自己。元徽瘦馬破車，都是從京城來時的舊物，看到這些的人們無不感嘆他清廉節儉。

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爲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爲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嘆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

改任度支尚書，兼任吏部尚書，不久爲正卿。元徽認爲選舉法目的在於選出人才，如果停止論年資，就與從前的規定相背離。但實行已經很久了，難以一下子就革除，應該以品德相同者按年資，勞績相等者論品德，當時認爲他的這個方法可以稱爲中正平允。任爲侍中，其餘官職照舊。元徽上表請求僅任一個官職。天下士子得知這一消息後無不嘆息，都説："城陽王離開選部，貧窮的人還能有什麽指望！"埋怨惋惜之聲，不久就傳到了皇帝那裏。重新下令讓他兼任吏部尚書。多次升遷至尚書令。

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頹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奸通。

當時靈太后大權獨攬，朝綱頹廢衰微，元徽受到寵任後，對朝政無所匡正，與鄭儼等人，結爲朋黨。外表上顯得温柔謹慎，内裏猜忌心很重，别人對他有一點點不好，都要尋思着報復，有識之士對他深惡痛絶。又不能管他的妻子于

及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毁，頗亦實焉。

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宫，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户。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内懼尒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内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録尚書事，總統内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决。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并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采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内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尸於尒朱兆。孝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

氏，于氏便與廣陽王元深私通。等到元深被任命爲軍府時，每有上表奏文，都要説到元徽的罪行和過失，雖然其中也有誣衊詆毁的成份，但很多都是事實。

莊帝即位，任司州牧。不久任司徒，仍然領任州牧。元顥進入洛陽時，元徽跟隨莊帝北巡。等到皇帝返回宫中時，因爲參與謀劃有功，任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加食邑加上以前的共二萬户。元徽上表請求辭去官號封爵，前後請求了很多次。元徽爲莊帝所親近，在朝廷内害怕尒朱榮，所以有辭去官封的行爲。莊帝知道他的深意，同意他辭去封爵，但不答應辭去官職。元徽的後妻，是莊帝舅舅的女兒。侍中李彧，是皇帝姐姐的女婿。元徽生性佞邪迎奉，善於獲得别人好感，掌握着内外的大權，宗室和皇帝親寵之中，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接着與李彧等人勸皇帝圖謀尒朱榮。莊帝在此之前也有這個意圖。尒朱榮死後，世隆等人團聚在一起不願散開。任元徽爲太保，仍任大司馬、宗師、録尚書事，總統内外朝政。元徽原來以爲尒朱榮死後其枝葉餘孽會散亡。等到尒朱氏宗族聚集在一起準備發難時，元徽一點辦法也想不出，僅是擔憂害怕。他又生性嫉妒，不願讓别人超過他，每次入宫參與謀議，都是單獨和皇帝决斷。朝臣中有人爲軍國大事出謀獻策，他都一概勸皇帝不要采納。還説："小賊何愁不除?"又吝惜財物，當時對大臣們有所賞賜，給的東西都是質次量少，或者給的很多中途又減少，或者給過之後而又追回來。莊帝自奉儉約狹隘，也是受元徽促成。太府少卿李苗，是元徽任司徒時的司馬，元徽待他很好。李苗常對他忠言相諫，元徽幾乎都不采納。李苗對人説："城陽王本來長得就是蜂目，而豺聲也快要顯出來了。"到尒朱兆進入宫中時，禁衛們四處奔散，莊帝走出雲龍門，元徽騎着馬從他身邊奔馳而過，皇帝接連喊他很多聲，元徽頭也不回地走了。當即逃到山南，到了故吏寇彌家。寇彌表面上願意接納他，内心裏却感到不安，於是嚇唬元徽説："官捕就要到了。"讓他到其他地方躲避，又派人在半路上攔截殺害了他，

把尸體送給了尒朱兆。孝武帝初年，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司州牧，謚號文獻。

子延襲爵。齊受禪，例降。

兒子元延繼承爵位。北齊受禪後，依例降爵。

章武王元太洛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

章武王元太洛，皇興二年去世，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號敬。没有兒子。孝文帝初年，以南安惠王的第二個兒子元彬爲後代。

元彬　元融

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爲夏州刺史，以貪婪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

元彬字豹兒，勇猛健壯有大將之才。任夏州刺史，因爲貪婪被削去封爵。後來任汾州刺史。有胡人六百多人占據險要之地謀反，元彬請求給兵二萬，皇帝聽了大怒説："一定要這麼多人馬的話，就先斬了刺史，然後再發兵！"元彬得悉詔書後十分害怕，於是身先士卒，把胡人討平了。去世，追贈散騎常侍。

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脩禮。師度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

兒子元融，字永興，儀表堂堂，性情通達直率有豪氣。宣武帝初年，恢復先前的爵位，多次升遷至河南尹。元融生性特别貪婪，大肆聚斂財物，被中尉所彈劾，削去官爵。汾、夏山胡叛亂，勢力達正平、平陽一帶。詔令恢復元融以前的封爵，任命他爲征東將軍、持節、都督去討伐。元融缺乏謀略，被胡人所打敗。後來賊帥鮮于脩禮入寇擾亂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人討伐失利。授元融車騎將軍，擔任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元深等人共同討伐鮮于脩禮。大軍渡過交津，葛榮殺死鮮于脩禮而自立爲主，把營寨遷移到白牛邏，用輕騎進擊元融，在戰陣中把他殺死。追贈司空公。不久又由於元融是死於王事，追贈爲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號莊武。

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即廢帝也。

兒子元景哲繼承爵位。元景哲的弟弟元朗，就是廢帝。

樂陵王元胡兒　*元思譽*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

樂陵王元胡兒，和平四年去世，追封爲樂陵王，謚號康。無子。

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

獻文帝詔令元胡兒的兄長汝陰王元天賜的第二個兒子元永全爲他的後人。繼承爵位後，改

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

名元思譽。孝文帝時，任鎮北大將軍。穆泰圖謀不軌，元思譽知道内情不報，被削去封爵貶爲庶人。太和末年，恢復王的封爵。去世，謚號密王。

子景略襲，位豳州刺史。薨，謚惠王。

兒子元景略繼承爵位，官至豳州刺史。去世，謚號惠王。

安定王元休　元爕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盗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盗?"詔曰："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錫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吊禮。謚曰靖王。詔贈假黄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

安定王元休，皇興二年受封。自小聰明。擔任外都大官，在斷獄方面受到人們的稱贊。皇帝南伐，領大司馬。孝文帝親自巡視各路軍隊，遇到元休要以士卒中的三個盗竊者宣示六軍，就要把他們斬首，皇上説要赦免他們。元休不同意，説："不斬了他們何以平息盗賊?"皇上説："王者的風範，有時有不尋常的恩澤，雖然違反了軍法，可以特赦他們。"元休服從詔命。皇帝對司徒馮誕説："大司馬嚴格執法，諸軍不可不謹慎。"從此六軍紀律嚴明。定都洛邑，元休跟隨大駕巡幸鄴城，詔命元休率領從駕文武官員到平城迎接，皇帝親自於漳水北岸爲元休餞行。十八年，元休得了重病，皇帝親自到他府上去，流着淚問候他的疾病，宫中送醫送藥的人相望於道。從去世到殯葬，皇帝多次親臨現場。皇帝到他的府上去，都要改穿錫衰之服，素色的帽子加上絰帶。皇太子及百官都跟着行吊喪之禮。謚號爲靖王。詔令追贈假黄鉞，加羽葆鼓吹，一切依三老尉元的禮儀爲標準。皇帝親自送靈柩出城郭，慟哭而返。諸王享受到的恩寵禮遇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宣武帝的時候，配饗廟庭。

次子爕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爕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晋芮錫壤，然胡夷内附，遂爲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奥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淺地平，樵牧饒廣。采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

次子元爕繼承爵位，官拜太中大夫，任華州刺史。元爕上表説："州府所在地李潤堡，雖然是少梁舊地，晋、芮錫壤，然而胡夷内附，却逐漸變成了戎人部落。臣認爲馮翊古城，實際上是西藩的重要之地，面對華山、渭水，囊括平原大澤，井水淺土地平，樵采牧場豐饒廣闊。在華陰采木材，陸路運輸七十里，而在龍門伐木，更可以順流而下。修整廢舊的雉堞，可以用工少用力省。每一丁用不到十錢的開銷，人也不需要八十天的辛勞。放棄次要的加强重要的，請求皇上垂鑒定奪。"皇帝隨即下詔説："既然一勞永逸，可

以照上奏的建議辦。”死在州任上，追贈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尒朱榮入洛，避難見害。

兒子元超，字化生，繼承爵位。當時把胡國珍封爲安定公，所以將他改封爲北平王，以後又恢復了其本來的封號。尒朱榮進入洛陽，避難時被殺害。

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謚曰懿。子景山。

元超的弟弟元琰，字伏寶，大統年間，封爲宋安王。去世，謚號懿。兒子元景山。

元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内大清。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

元景山字寶岳，從小就很有度量，才幹謀略超過一般人。周閔帝時，因有軍功多次升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跟從武帝平定北齊，因有戰功任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嚴明，賊盜不見踪影，轄區内一派清明。徵召爲候正。周宣帝即位，跟隨上柱國韋孝寬統轄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叛，率領輕騎偷襲韋孝寬。韋孝寬受到宇文亮的嚴重威脅，元景山率兵打敗了他。因軍功任亳州總管。

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

隋文帝任丞相時，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與尉遲迥連通一氣，私下裏寫信給元景山勸他入夥。元景山把來使抓了起來，把信封好一起送到丞相府，進升官至上大將軍。因軍功升任安州總管，進升柱國。隋文帝受禪爲皇帝時，任上柱國。第二年，大舉討伐陳國，任命元景山爲行軍元帥，直奔漢口。就要渡江時，遇到陳宣帝去世，詔令班師。元景山威名大振，敵人非常怕他。數年之後，因犯法被免官。死於家中，追贈梁州總管，謚號襄。兒子元成壽繼承爵位。

成壽便弓馬，爲秦王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

元成壽擅長騎馬射箭，擔任秦王庫直。大業年間，任西平郡通守。

元願平

燮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

元燮的弟弟元願平，輕狂無德行。宣武帝初年，任給事中，悖逆惡毒日甚一日，殺人搶劫，官府百姓都受其禍害。皇帝因爲他是皇族近親，不忍心對他繩之以法，僅免去官職，囚禁於別館。館名叫愁思堂，希望他能認真思過。皇帝去世時，他被放了出來。靈太后臨朝稱制，因爲他没有改過，又送回到別館去，像從前一樣被禁錮。過了很長時間，允許離開禁錮之所回到家

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强奸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中，交付宗師嚴加教誨。後來任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由於讓他的妻子王氏裸體出現在他的子女面前，又在他的岳母身邊强奸他的妻妹被治罪，御史中尉侯剛要求按不仁道罪，判處絞刑。遇到朝廷大赦，被罷黜爲員外常侍。死。

論曰：陽平諸子，頤乃忠壯。京兆之胤，悰實有聲。匡之謇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謇諤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儁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疏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内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論曰：陽平王的兒子中，元頤忠勇壯武。京兆王的後代，元悰的聲望最高。元匡的率直，足以稱道。當獻文帝將要禪位時，國家到了關鍵時刻，康王毅然站出來當廷諫諍，善言得以廣布，一言可以興邦，正是這一情況！文宣王品德高尚超脱，是皇族中的俊傑，歷任數朝，安定國家化除危難，國家仰仗他的很多，起到了棟梁的作用！元順直率敢言高傲灑脱，有汲黯之風，在當時不受重用，却横遭非命，可惜！元嵩有長於戰陣的氣概。元世儁是個背棄王室的人。南安王的一生，善不掩惡。元英有將帥才能，在當時很有聲望。元熙、元略兄弟，很早就有聲譽，然而或志大才疏，或器量狹小却擔當大任，不能够成就功名，都死於非命，可惜啊！康王活得不久，元鸞發揚了傳世的名聲美譽。元徽掩飾聰明過於矯情，外表温柔内心忌刻，永安年間的禍患，是誰的責任？正像他的死一樣，也算是死得其所！章武王、樂陵王，都是不值得一提。靖王聰明善斷擁有威權，在太和年間深受稱贊，值得贊美！

北史卷十九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五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文成皇帝七個兒子：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元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元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元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元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元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元安平，過早死亡，没有留下傳記資料。

安樂王元長樂　元詮　元鑒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

安樂王元長樂，皇興四年，封爲建昌王，後來又改封爲安樂王。元長樂生性穩重，獻文帝十分器重寵愛他。承明元年，官拜太尉，出任定州刺史。凶狠地羞辱士人，常不遵守法律，百姓到朝廷控訴，孝文帝罰杖他三十下。貪婪殘暴更加厲害，因爲其罪行被徵召回京師。後來又圖謀不軌，事情敗露後，被賜死於家中，下葬時用王的禮儀，謚號厲。

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詮動静。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

兒子元詮，字搜賢，繼承爵位。宣武初年，任涼州刺史。在州裏任職期間貪贓枉法，辦一切事情都要靠行賄。後來任定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反叛時，造謠説國家將有變，北方各州的鎮將們都懷疑朝廷有什麼舉動，派人來察看元詮的動静。元詮把實際情況報告了朝廷，并把州鎮維護得秩序井然。元愉奔逃到信都，元詮派李平、高殖等人從四面包圍用火攻，元愉衝出城門逃了出去。不久任侍中，更兼有首先告發之功，授尚書左僕射。去世，謚號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

兒子元鑒，字長文，繼承爵位。後來任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前去討伐葛榮。兼任尚書左

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一起進攻信都。元鑒本來就是個庸才，看到天下正處在多事之秋，於是謀反，投降依附了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兵圍攻元鑒，斬下他的首級送到洛陽，下詔去掉姓元氏。莊帝初年，允許他回復到本宗族，又特地恢復元鑒的王爵，追贈司空。

元斌之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元鑒的弟弟元斌之，字子爽，生性險惡沒有德行。等到與元鑒一起反叛時，遭到失敗，隨即投奔葛榮。葛榮滅亡之後，得以回來。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他辦理。皇帝入關時，元斌之投奔到梁國。大統二年，回到長安，官至尚書令。去世，追贈太尉，謚號爲武襄。

廣川王元略　元諧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期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期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晋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受慰東

廣川王元略，延興二年分封，官至中都大官。生性聰明，治理刑獄都稱其公平。太和四年，去世。謚號莊。

兒子元諧，字仲和，繼承爵位。十九年，去世。詔書說："古代大臣每遇喪事，有三臨的禮儀，實行於三公以上。自從漢代以後，大多不實行這個禮儀。一直想遵行古代典制，表示不盡哀思。雖然是以尊降貴，但個人的喪痛得以表達。想讓親王中需要服喪一年的親屬都要哭吊三次，需要服喪九個月的親屬哭吊二次，需要服喪五個月戴緦麻的親屬哭吊一次。廣川王與朕的關係是服喪九個月的親屬，必須要哭吊二次。想在大殮之日親臨哭喪盡哀，穿上喪服之後，再緦衰前去吊唁。殯葬之後服緦麻，在道理上也沒有妨礙。大殮的時候前去哭喪，是否恰當應該如何？是一定要在開始辦理喪事時就去撫柩？還是應該在靈柩處盡哀？"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人議論說："哭吊三次的禮儀，來自古禮。到了漢、魏，實行的人很少；陛下正要遵循前賢的規定辦事。臣等認爲如果服喪一年的親屬哭喪三次，服喪九個月的親屬就應該哭喪二次。治喪初期，哀傷到了極點，依照感情的發展次第，應該在始喪時撫柩。大殮時的哭吊，應該照聖旨的意思辦。"詔

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

書說：“魏、晋以來，皇帝哭吊的禮儀很久都不實行了，至於親戚大臣，一定要到東堂哭吊。前不久大司馬安定王去世，朕在哭吊之後，受慰於東堂。今日這件事，還應該再哭吊一次嗎?”崔光等人議論說：“東堂的哭吊，是因爲不到府上哭喪的緣故。而今陛下親自看望其病情，群臣都跟隨大駕前往，臣等議論，認爲不應該再去哭吊了。”詔書說：“大司馬是尊貴的皇親地位重要，一定要到東堂哭吊。而廣川王既是諸王的兒子，年紀又小，卿等既然議定了這件事，朕没有異議。”元諧即將大殮時，皇帝面容悲傷穿着素衣前去哭喪，走進室内哀慟不已，撫着尸體痛哭一番後出來。

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兹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

有關衙門上奏説：“廣川王的妃子死於代京，不知道是以尊從卑，還是應該使卑就尊?”詔書說：“遷到洛陽的人，從此以後，都可以把骨骸送到芒嶺下葬，都不能把墳塋遷到恒州、代州。有丈夫先葬在北方的，婦人現在在南方去世，婦人跟從丈夫，應該送還到代州下葬。如果要把父親的靈柩移到母親的墓地去，也可以隨其選擇。那些妻子的墳塋在恒州、代州的，丈夫死在洛陽，不能以尊就卑。有想把母親的靈柩移到父親墓地的，也應聽其自便。如果不願葬在一個地方，也聽其自便。如果不在上述喪葬限制的，人在代州死亡了，葬在哪兒，都隨其選擇。那些户籍在恒、燕，人在京洛做官的，以後靈柩的去留，由其選擇。户籍隸屬於其他各州者，也都去留隨意。”詔令追贈元諧爲武衛將軍，謚號剛。到下葬的時候，皇帝親自前去送葬。

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兒子元靈道繼承爵位。死，謚號爲悼王。

齊郡王元簡　*元祐*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内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

齊郡王元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分封，官至中都大官。元簡的母親，是沮渠牧犍的女兒，元簡的性格相貌特别像他的外祖父。後任内都大官。孝文帝曾經和元簡一道在皇信堂朝拜文明太后，元簡站在皇帝的右邊，行家人的禮儀。升爲太保。孝文帝生性仁慈孝順，由於叔父大多不在人世，健在的衹有元簡，所以每次見面，都站在那兒迎候他，等他坐下後，再表示問候起居，不讓

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絶，不自勝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

元簡行拜伏之禮。元簡生性好酒，公私事情一概不過問。妻子常氏，是燕郡公常喜的女兒，文明太后把她賜給元簡。她總攬家政，在節制元簡飲酒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致使元簡通過偷酒，以及向婢侍乞求的方法得到酒，最終也没能把酒禁斷。死的時候，孝文帝也在生病，下詔書說："叔父死於背部生疽，朕悲痛欲絶，恨不能把痛苦加到自己身上，但生病在床，不能前去照料，應當盡力把喪事辦好。"謚號靈王。宣武帝時，改謚號爲順。

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兒子元祐，字伯授。母親常氏，孝文帝因爲她不是以正常禮儀娶進門的，不允許她爲妃子。宣武帝認爲應該母以子爲貴，下詔特地拜她爲齊國太妃。元祐官至涇州刺史。去世，謚號敬。

河間王元若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河間孝王元若字叔儒，没來得及分封就去世，追封爲河間王，謚號爲孝。詔令京兆康王的兒子元太安爲他的後人。元太安是元若的堂弟，不能作爲後人相對待，廢去。以齊郡王的兒子元琛繼承。

元琛

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在州貪婪。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宫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既總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内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晋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元琛字曇寶，幼年聰明，孝文帝十分喜愛他。宣武帝時，官拜定州刺史。元琛的妃子，是宣武帝舅舅的女兒，高皇后的妹妹。元琛仗着宫内宫外都有權勢，在州任上貪得無厭。到返回朝廷時，靈太后詔書說："元琛在定州，衹是没將中山宫搬來，其餘的無所不要，這種人怎能再任用！"從此被廢黜在家。元琛得知明帝開始就學，就獻上金字《孝經》。仍没有辦法得官，便給劉騰作養子，賄賂劉騰金寶數以萬計。劉騰替他在朝中說話，得以兼任都官尚書。出任秦州刺史，在州内又是横徵暴斂，百姓困苦不堪。東益、南秦二州的氐人反叛，詔令元琛爲行臺，充任都督，同時代理州中政事。在總攬了軍權地方行政權之後，更加貪得無厭。前往討伐氐人、羌人，反被對方打得大敗。仗着朝内有劉騰，無所顧忌。被中尉所彈劾，遇到朝廷大赦，被除去名籍。不久恢復了王的封爵。後來征討鮮于脩禮，被打敗，免去爵位。後來討伐汾晋胡、蜀，死於

安豐王元猛　元延明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産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并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

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

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

所著詩賦贊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别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術，引之在館，共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别爲之注，皆行於世矣。

軍中，詔令追復王爵。

安豐王元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分封，加官侍中，出任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元猛寬厚仁愛勇猛剛毅，有謀略，戎夷之人又怕他又愛他。死於州任上，追贈太尉，謚號爲匡。

兒子元延明繼承爵位。宣武帝時，授官太中大夫。延昌初年，發生饑荒，元延明以家財拯救了賓客數十人，并贍養了他們家。明帝初年，任豫州刺史，政績卓著。多次升遷至給事黄門侍郎。元延明既博覽群書，又有文采，收集各種圖書有一萬餘卷。生性清廉儉樸，不積聚財産。與中山王元熙及弟弟臨淮王元彧等人都有才學和聲望，著名於當時。雖然風流趕不上元熙、元彧，但是厚實精純却超過了他們。升任爲侍中，詔令讓他與侍中崔光撰定輿服規制。後來又兼任尚書右僕射。由於元延明博學多聞，皇帝下令讓他監管禮樂之事。

元法僧反叛時，詔命他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元彧、尚書李憲等人一道討伐元法僧。梁國派遣其豫章王蕭綜鎮守徐州。元延明先前在徐方任職期間，深獲人們的好評，現在在舊土上招徠人士，不論遠近的人都紛紛歸附他。蕭綜投降之後，元延明乘機把軍力擴大到這些地區，又恢復了東南地區原有的邊境，到達宿、豫而折返。升遷爲都督、徐州刺史。長期戰事，家破人亡，元延明招撫提携新人故舊，人們都能安於本業，百姓都歸附他。

莊帝時，兼任大司馬。元顥入洛陽時，元延明深受元顥的信任。元顥失敗後，他投奔到梁國，死於江南。莊帝末年，靈柩還國。孝武帝初年，追贈太保，王爵如故，謚號爲文宣。

所著詩賦贊頌銘誄共三百餘篇，又撰有《五經宗略》、《詩禮别義》，注解《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因河間人信都芳擅長算術，延請他在館閣中居住，共同撰著《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撰集《器準》九篇，信都芳爲此書作了注釋，這些著作都流行於世。

孫長儒，孝静時襲祖爵。

孫子元長儒，孝静帝時繼承祖父的爵位。

獻文六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

獻文皇帝七個兒子：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元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元幹、高陽文穆王元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元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元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元詳。

咸陽王元禧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静所别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匠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誡勖。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誡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李冲爲禧師。

咸陽王元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分封，加官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下令皇子皇孫在安静的地方另行辦學校，選擇忠厚守信博學多聞之士作他們的師傅，以便把他們教育成人。孝文帝任用他的弟弟們管理三都的事務，他對元禧説："弟弟們都年紀不大就擔當重任，三都的獄訟之事，應該特别加以留心。正像没學會用刀而讓他去割錦一樣，不但把錦損傷得厲害，實際也是授刀人的責任。"文明太后也對他告誡鼓勵。外任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帝在南郊爲他餞行。又將濟陰王元鬱因枉法被賜死的事情派人告訴元禧，藉以對他起到勸誡作用。後來元禧到京師，詔令廷尉卿李冲擔任元禧的師傅。

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户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

當時規定各封國的舍人應該從八大宗族和門第清白有教養的家族中選取，元禧却從任城王的隸户中選用，深受皇帝的責難。皇帝認爲諸王的婚姻很混亂，便爲元禧娶了已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的女兒，爲河南王元幹聘娶了已故中散代郡穆明樂的女兒，爲廣陵王元羽娶了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的女兒，爲潁川王元雍娶了已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的女兒，爲始平王元勰娶了廷尉卿隴西李冲的女兒，爲北海王元詳娶了吏部郎中滎陽鄭懿的女兒。

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

有關部門上奏説："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贊元禧清明，對百姓有惠政，請求他長期任職在冀州。"詔書説："劃野而治的權力在於國君，不是由下面請求所能决定的。"入朝任司州牧。詔令元禧作爲長弟地位重要，食邑三千户，其餘五王封食邑二千户。

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爲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

孝文帝引見朝廷大臣，詔令禁斷原先在北方使用的語言，一律用中原正音，元禧十分贊成這件事。皇帝下詔說："年紀在三十歲以上，語言習慣已經很久，一下子難以完全改變。三十歲以下，現在又在朝廷任職的，語言上不允許還是老樣子。如果有故意不願意改變的，應當降爵位免官職。如果仍然保持舊的習俗，恐怕數代之後，伊洛地區又成了披髮左衽之人的天下。朕曾經與李冲論及此事，李冲說：'四方的語言，難以說誰是好的，帝王用的語言，就算是正音，何必把舊的改掉學習新的。'李冲說這話，應該是死罪。"於是對李冲說："卿實在是有負社稷。"李冲馬上脱去帽子表示謝罪。又責備留守京城的官員說："昨日遠遠望見婦女們所穿的衣服，仍然是夾領小袖子，爲什麼違背從前的詔書規定？"元禧回答說："陛下的聖明超過堯、舜，光輝化育中原。對於違背詔書的罪責，完全應該處以刑罰。"孝文帝說："如果朕的話說得不對，卿等應當當面争論，爲什麼當面順從旨意，退下去之後又不照着辦？從前舜對禹說：'你不要當面表示服從，回去之後又說别的。'這話好像是説卿等人啊！"

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

不久任命元禧長兼太尉公。後來皇帝到元禧的府第，對司空穆亮、僕射李冲說："長弟元禧是皇族的至親，又是長兼太尉，像是調和一樣，朕常擔心君有空授官職之名，大臣有偏心得官的譏刺。今日臨幸到他的府宅，讓二位受委屈了，心中很慚愧。"皇帝很看重兄弟之情，由於元禧在兄弟中位居第二，所以給他的禮遇就特别優厚。然而也知道他生性貪婪，常常給以嚴厲的告誡，但是終究本性難改。後來加官侍中，正太尉。

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别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

皇帝去世時，元禧接受遺詔輔佐朝政。雖然身爲宰輔之首，却私下裏接受賄賂。姬妾有數十人，但仍然感到不滿足，還想從外地再挑選一些來，以滿足他的欲望。宣武帝很厭惡他。景明二年春天，徵召元禧等人到光極殿，下詔書說："元恪我長期受困於尪疾，實際上依靠諸位叔父。現在我要親理萬機。請諸位暫回各府司，當有另

行安排。”不久詔令進位太保，領太尉。

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泄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卧，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别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

皇帝在親理朝政之後，元禧感到内心不安，便就和妃子的兄長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謀反。皇帝當時巡幸在小平，元禧在城西的小宅内。開始時想率兵直接闖入金墉，大部分人情緒不高或有别的打算，元禧也就遲疑起來，從早晨到傍晚，一直拿不定主意，於是與衆人相約不要走漏消息然後各自散去。作爲禁衛武官的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元禧通謀要謀害皇帝。當天，皇帝在芒山休養，在一座佛塔的陰影下，小睡片刻，薛魏孫這時就想上前行刺。符承祖私下對薛魏孫説：“我聽説殺天子的人身上都會長癩子。”薛魏孫臨時住手。皇帝不久也好像感覺到什麽似的。不一會兒就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來，騎着馬飛奔前來報告。元禧對他一點也没有起疑心，和臣妾一道向洪池别墅走去，派遣他的齋帥劉小苟帶着他的告示，對外説是檢行田牧。劉小苟到了芒嶺，已經碰到軍人，軍人們看到劉小苟穿着赤色的衣服感到很奇怪，就想把他殺了。劉小苟説是想前去告發謀反的，於是未殺他。

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欻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己，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

元禧當天夜裏住在洪池，不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夜間，將士們四處追捕元禧，元禧從洪池向東南方向逃走，跟隨元禧的僅有兼防閤尹龍武。元禧走得又怕又急，對他説：“作一謎語試試，可以邊走邊想着解開謎底，以減輕這煩悶的心情。”尹龍武忽然想起了一個舊謎語説：“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一點也没有譏刺他的意思。元禧也没有認爲這是諷刺自己，於是解謎説：“這是眼睛。”而尹龍武説這是筷子。渡過洛水，到達栢塢，回過頭來對尹龍武説：“你可要想好了作與太尉公一同死的打算。”尹龍武説：“如果能與殿下同命運，雖死猶生。”不久元禧被活捉，送到華林都亭，尹龍武也被千斤鐵鎖囚禁，由羽林軍掌管看護。當時天氣十分炎熱，元禧乾渴熱悶得快要死了，下令不能供應他水喝。侍中崔光命令身邊的人給他送去一升多酪漿，元禧一飲而盡。起初，孝文帝觀察到臺省近旁有謀逆之氣，對元禧説：“天象有變，你終究要謀逆，但會一無所成，衹是落得個惡名而

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駡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絶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産、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宫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

已。"現在，正像他説的一樣。

元禧在生命走到盡頭時，非常害怕精神頹廢，於是和他的各位妹妹公主們訣别，談話中講到一二個愛妾。公主邊哭邊駡他，説："就是因爲多娶了這些賤貨，對財物貪得無厭，纔會有今天這事，豈能再提起此等人！"元禧慚愧得説不出話來。隨即在他的私第中賜死，革除其諸子的宗室屬籍。對於元禧的諸位女兒，僅給她們極少量的資産、奴婢。其餘的家財都賞賜了高肇、趙脩二家，多餘的賞賜給了内外百官，甚至不入流的官員也都得到了賜與，多者百匹，最少的也得到十匹，由此可見他究竟積聚了多少財物。他的宫人爲他編造了一首歌謡："可憐的咸陽王，爲什麽做事會失誤？金床玉几不睡眠，偏要夜間去踏霜與露。洛水清清河岸長，行人怎能渡！"這首歌隨即流傳至江南。北人在南方居住者，即便他很富貴，聽到弦管奏起這首歌謡，無不心酸流淚。

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

元禧共有八個兒子。長子元通，字曇和，偷逃到河内太守陸琇的家中。陸琇開始還關照着他，後來聽説元禧已經失敗，就把他殺了。

元翼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并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爲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梁武所殺。

元通的弟弟元翼，字仲和，後來遇到大赦，親自到朝廷上書，請求爲他的父親下葬，没有獲得允許，便和二個弟弟元昌、元曄投奔梁國。正光年間，詔令咸陽王、京兆王的兒子一概允許他們歸附屬籍。後來恢復元禧的王爵，用王禮給他下葬，詔令元曄的弟弟元坦繼承爵位。元翼和元昌，是申屠氏所生。元曄，是李妃所生。元翼容貌魁偉健壯，風儀可觀，梁武帝很器重他，封他爲咸陽王。元翼想把王爵讓給他的弟弟元曄，梁武帝不答應。後來任青、冀二州刺史，鎮守郁州。元翼謀劃以州歸國，被梁武帝所殺。

元樹

翼弟樹，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覦邊服。尒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爲郢

元翼的弟弟元樹，字秀和，一字君立，長得漂亮，善於談吐，同時有大將之才。官至宗正卿。後來也投奔到梁國。梁武帝對他特别器重，封他爲魏郡王，後來又改封他爲鄴王。多次擔任將領，窺伺邊境。尒朱榮殘害百官的時候，元樹

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説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别，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初發梁，睹其愛姝玉兒，以金指環與别，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絶。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

當時任郢州刺史，請求討伐尒朱榮。梁武帝爲他提供士兵和馬匹，在邊境上侵擾。孝武帝初年，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領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人討伐他。元樹的城攻不下來，樊子鵠派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前去説降。元樹請求放棄城池回到南方去，樊子鵠答應了他的請求，便殺白馬盟誓。元樹仗着有誓約在前，没有作戰鬥準備。與杜德告别，要回到南邊去，杜德不允許，把他押送到洛陽，囚禁在景明寺中。元樹十五歲時投奔到南方，還没有富貴。每當看到嵩山上的雲向南方飄去，總是伸着脖子感慨萬端。當初從梁國出發時，看到他心愛的美女玉兒，送給他金指環作爲告别之物，元樹常戴着它。現在他把金指環寄回梁國，表示一定回去的决心。朝廷知道了這件事，不久就將他賜死。没過多久，杜德忽然間得了狂病，叫道："元樹不停地打我。"一直到死，都這樣驚叫不停。舍人李昭不久奉命出使秦州，到潼關驛，夜裏夢見元樹對他説："我已經上訴天帝，等待閣下到隴州，終究不會放過你的。"李昭醒來之後，心中厭惡。等到了隴口，被賀拔岳所殺。樊子鵠不久也被達野拔所殺。

孝静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

孝静帝時，他的兒子元貞當時在建業請求隨同聘使崔長謙一道前往鄴城安葬元樹，梁武帝答應了他的請求。詔令追贈元樹爲太師、司徒、尚書令。元貞把他的父親安葬之後，回到江南，官至太子舍人。到侯景投奔到南方去時，梁武帝封元貞爲咸陽王，護送侯景，讓他出使魏國。未過多久，侯景反叛。

曄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

元曄字世茂，梁國封他爲桑乾王，死於南方。

元坦

坦一名穆，字延和。傲狠凶粗，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凶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

元坦一名元穆，字延和。傲慢凶狠粗俗殘暴，經常藉口喝醉了酒，在洛橋兩岸抓辱行人，成了人們出行時的禍害。他的堂叔安豐王元延明常常嚴厲地責備他説："你凶狠悖逆隨着年齡增長而增長。從前宋國有東海王劉禕，志性平庸頑劣，當時人稱他爲驢王。我對你的所作所爲很瞭解，你恐怕也免不了驢的外號。"當時聽説到這件事的人都稱他爲"驢王"。元禧被殺之後，元

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

坦的兄弟元翼、元樹等五人相繼投奔到南方，所以元坦得以繼承爵位。改封爲敷城王。永安初年，恢復本封咸陽郡王。多次升遷至侍中。莊帝曾從容地對他說："你的才能比不上荀、蔡，中年以後屢受升遷，應啓用小輩輔佐朕家，所以纔破格提拔。"起初，元禧死後，他的兒子們都很貧窮困乏，元坦的兄弟們被彭城王元勰所收養，所以纔有這樣的話。

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孝武帝初年，他的兄長元樹被擒。元坦看到兄長位高有賢德，擔心他會替代自己，私下裏勸説朝廷依法殺了他。元樹得知後，流着淚對元坦説："我以往是因爲遭家難，不能爲節義去死，在江湖上混，受了爵命。現在回來，并不是爲了節義，能得到活命就不錯了，哪裏還指望榮華富貴？你怎能如此猜忌，忘了道義！你身材雖然長得很偉岸，而人却没有一點可以稱道的地方。"元坦變了臉色而離去。元樹死的時候，他竟然没有去哭喪。

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禄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别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

後來歷任司徒、太尉、太傅，加官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然俸禄優厚地位尊貴，但貪婪的欲望也隨之增加，賣官鬻爵，不知極限。被御史所彈劾，免去官職，以王的身份歸第。不久又被起用爲特進，外任冀州刺史。專心爲個人聚斂財物，每當百姓交納税賦的時候，在常税外要求他們先交納絹五匹，然後收他們的正常税賦。生性愛好漁獵，幾乎無日不外出。秋天冬天獵野鷄野兔，春天夏天捕捉魚蟹，獵鷹獵犬常保持有數百頭。他聲稱寧可三天不吃飯，也不能一天不打獵。徵召入朝爲太傅。

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説圖讖，有司奏當死。詔并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北齊天保初年，按例降爵，封爲新豐縣公，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因兒子元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醉酒之後誹謗時政，妄説凶吉之事而獲罪，有關部門上奏認爲依律當死。詔令一并寬恕他們。元坦發配到北營州，死在了流配的地方。

趙郡王元幹　*元謐*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别道，誡之曰："司空穆亮

趙郡王元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爲河南王，官至大將軍。孝文帝厚愛各位弟弟，任用元幹總管其他各路兵馬，告誡他説："司空穆亮年

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誡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暗於政理，律外重刑，并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

齡和器局都可以作師傅，散騎常侍盧陽烏的才能也值得你請教，你要像師傅一樣對待他們。”遷都洛陽後，改封爲趙郡王。任都督、冀州刺史，皇帝親自到城郊爲他餞行，勸誡他說：“刑獄之事，先哲們都感到困難。然而既然掌管了封國，不自我勉勵能行嗎！”任命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來輔佐他。然而李憑等人的勸諫，元幹根本就不采納。州中上表説斬殺了偷馬的人，按照法律處理過重，而尚書認爲元幹剛剛上任，就放縱他没有彈劾。詔書説：“尚書是曲意迎合朕的意思，有傷皇家法規。元幹不明曉政務，在法律之外又施重刑，可一并予以追究。”後來轉任特進、司州牧。皇帝南討之時，任命元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

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元幹貪婪殘暴不遵守政令法典，御史中尉李彪想要彈劾他，碰巧在尚書省下舍遇到了元幹，就屏除左右告誡他，没想到元幹悠然自得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於是李彪上表彈劾了他。詔命元幹與北海王元詳一道隨太子到皇上駐地去。到了以後，私下讓身邊的人觀察他的心思神色，并没有憂懼悔改的樣子，於是親自批評他的過錯，罰杖一百下，免去他現任的官職，僅以王的身份歸第。死，謚號靈王。陪葬在長陵。

子謐襲封。幹妃穆氏表謐及謐母趙等悖禮愆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謐在母喪，聽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謐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核。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謐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内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凶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毁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

兒子元謐繼承爵位。元幹的妃子穆氏上表控告元謐及元謐的母親趙氏悖禮違犯常規。詔書説：“妾和女君的關係，就像婦人侍奉公婆；妾的兒子與君母的關係，按禮應該像親兒子一樣恭敬。怎能褻瀆我皇家風範，可以交付宗正依禮治罪。”元謐在服母喪期間，就聽歌飲酒游戲，被御史中尉李平所彈劾。遇到大赦，恢復原來封爵。後來爲岐州刺史。元謐性情暴虐，明帝初年，臺使元延到他的州界之內，因爲看到驛站没有巡邏的士兵，就抓起其頭領予以追究。隊主高保願回答説：“所統領的士兵，都被王私人役使去了。”元謐聽到這件事後，大爲惱怒，鞭打高保願等五人各二百。幾天之間，元謐徵召州府附近的人丁，關起四城門，内外戒嚴，大肆搜查城裏的人，拷打搶掠無所不用其極。又毫無原由地

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竫馳驛喻之。城人既見竫至，開門謝罪。乃罷謐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圜丘，謐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爲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謐，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

斬殺六個人，全城的人都感到惶惶不可終日。衆人大聲呼叫，屯聚在城門。元謐感到害怕，登上城樓毁掉樓梯以自保。所招來的士人散走，城裏的人分别把守四個城門。靈太后派游擊將軍王竫火速前來勸諭人們。城裏的人看到王竫到來，打開城門表示謝罪。於是罷免元謐的刺史職任，授大司農卿。改任幽州刺史。元謐的妃子胡氏，是靈太后的侄女。還未出發上任，因爲毆打他的妃子獲罪，被免去官職。後來授都官尚書。皇帝出行參拜天壇，元謐與妃子所乘的赤馬闖入儀仗隊中，被御史所彈劾，靈太后特意不許追究。死，高陽王元雍，是元幹的同胞弟弟，上奏論元謐，追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號貞景。

元諶

謐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尒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晋陽。帝以問諶，争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顔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宫闕壯麗，列樹成行，乃嘆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晋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爲其父靈王愛其弟謐，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録尚書事。孝静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元謐的哥哥元諶，字興伯，性情平和，官至都官尚書。尒朱榮進入洛陽，啓奏莊帝想要遷都晋陽。皇帝詢問元諶，元諶争論認爲不可。尒朱榮惱怒地説："關你何事而這樣一再堅持！况且河陰之役，是與你相關的。"元諶説："天下的事情天下人論之，何必要用河陰之役的慘痛來威脅我元諶！作爲宗室皇親，官位平常，活着既然没有用處，死了又會有什麽損害！即便今日砍下腦袋剖腹流腸，也没有什麽可怕。"尒朱榮大爲惱怒，想治他的罪。他的堂弟世隆一再勸阻，纔作罷。當時目睹這一情景的人無不嚇得心驚肉跳，元諶却神色自若。過了幾天，皇帝與尒朱榮一起看到宫闕壯麗，大樹成行，於是感嘆説："臣前幾天一時糊塗，有遷京的動議，今日看到皇宫如此壯麗，何必一定要離開河洛而遷往晋陽。臣反復想元尚書的話，確實不容置疑。"所以遷都之議從此作罷。永安元年，任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元諶本來年歲居長，應該繼承王爵，因爲他的父親靈王深愛他的弟弟元謐，所以把其任爲世子。莊帝詔令恢復元諶的爵位爲趙郡王。歷任司空、太保、太尉、録尚書事。孝静帝初年，任大司馬。去世，謚號孝懿。元諶没有其他才能和特别的見識，歷來所任官位雖然顯要，當時的人也没有注意到他。

謐弟譚，頗强立，少爲宗室推

元謐的弟弟元譚，很有自强精神，小時候就

敬，卒於秦州刺史。

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太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被宗室所推重尊敬，死於秦州刺史任上。

元譚的弟弟元讞，貪婪殘暴不修禮節。官至太中大夫，封爲平鄉男。在河陰之役時遇害。

廣陵王元羽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决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悦。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將别，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雁門。及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

廣陵王元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分封，加官侍中，爲外都大官。元羽從小聰明，都說他長大後能够斷理刑獄。後來罷除三都之後，任命元羽爲大理卿，管理决斷京師的獄訟。升遷爲特進、尚書右僕射，又任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孝文帝將要南討，派遣元羽持節安撫六鎮，徵調他們的突騎，夷狄之人和華夏之人都很安寧滿意。返回後領廷尉卿。皇上向南進發時，元羽和太尉元丕奉命留守。皇帝對諸位皇弟很友愛，臨别之際，不忍心過早分手，詔令元羽跟隨大軍行進至雁門。讓元羽回來時，希望他能顯示才能，所以賜給他如意以表示殷殷之情。

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群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

十八年，元羽上表辭去廷尉之職，皇帝不允許。元羽上奏說："依據外官考核的條文，每年年末，州鎮排列出牧守的政績文狀。等到再行考察時，隨其官員的品級和次第，予以黜免和提升。雖然對外有成文條令，而對内條令却未頒行。對内對外考察，道理上應該是同樣的。臣依對外官的考核條文，用來確定京官的政績品行。"詔書說："論定考績之事，按道理不是小事，考察政績的方法，應該事關朕聽。如果輕易采取措施，顯得過於急躁了。現在正值夏天，且等到秋天再說。"後來孝文帝親臨朝堂考核群臣，對元羽說："上下二等，可以分爲三品，中間一等僅爲一品。之所以這樣劃分，是因爲上下二等是黜免和提升的關鍵，所以一絲一毫的長處都要表彰，中間一等守住本位，事情可以順其自然。"

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禄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

皇帝又對元羽說："你的歷官政績不聞於朝廷，而結黨營私的傳聞却不停地傳到我的耳朵裏。現在免去你録尚書、廷尉的職務，衹任特進、太保。"又對尚書令陸叡說："叔翻開始在臺省的時候，聲望很好；近幾年來，處事偏頗精神懈怠。難道不是卿等姑息他的邪惡詐僞之心的結果嗎？現在削去卿作爲尚書令一年的俸禄。"對左僕射元贊說："按說叔翻的被黜免，卿也應該

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禄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禄大夫、守尚書，削禄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勤。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禄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禄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能别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禄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彦：“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

被處以死刑。但是罪責已經歸咎於一人，不再給你加罪了。現在解除你的少師職務，削去一年的俸禄。”詔令吏部尚書元澄説：“看叔父神志驕傲的様子，可以解除其少保的職務。”又對長兼尚書于果説：“卿不能夙夜勤謹，多次因爲有病要求辭職。現在解除卿的長兼之職，仍任光禄大夫、守尚書，削去一年的俸禄。”又對守尚書尉羽説：“卿可真是恭敬勤奮。在集書省，從來没有擔心過左史記言的事。現在降職爲長兼常侍，也削去一年的俸禄。”又對守尚書盧陽烏説：“卿在集書省雖然没有非常高的功勞，是文學之士，也常不把左史放在心上。現在把卿降爲長兼王師，仍然守常侍、尚書，削去常侍一年的俸禄。”對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説：“卿等不能憑着公正之心直言敢諫，按罪應處死刑。但是因爲事情主要在叔翻身上，所以不再把别人貶官。二丞可以白衣的身份暫守本官。冠服、禄秩撫恤全部削奪。如果三年有政績，就恢復原來的官職；如果到時候没有政績，那就永遠回家種地去吧。”對散騎常侍元景説：“卿等自從任職集書省以來，整個臺省都在墮落，致使王言不暢，不加强修養。現在把卿等降職爲中大夫、守常侍，削去一年的俸禄。”又對諫議大夫李彦説：“卿實在不稱職，可以免去諫議大夫的職務，退爲元士。”又對中庶子游肇和中書舍人李平説：“才學見識頗爲可觀，可以爲中第。”

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墻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悦。

當初孝文帝徵召陸叡、元贊等人到面前，説：“朕身爲天子，哪裏用得着憑藉中原？想讓你們這些人的子孫看得廣知道的多一些。如果永遠在恒北居住，遇到不喜好文章的君主，你們這些人的子弟免不了要面壁了。”陸叡回答説：“正如陛下所講。金氏若不到漢朝做官，七世知名，是不可能的。”皇帝聽後很高興。

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

皇帝臨幸元羽的府第，對各位皇弟説：“朕親自聽到很多人反映，知道廣陵王明瞭事務。”咸陽王元禧説：“臣按年紀爲廣陵王的兄長，按明瞭的程度則是廣陵王的弟弟。”皇帝説：“我爲你的兄長，你爲元羽的弟弟，你還有什麽遺憾的！”皇上南伐時，任開府、青州刺史。詔令元

唯酒唯田，可不誡歟!”

羽說：“對濱海地區鎮撫的希望，祇有依靠宗室了。在飲酒和積聚田産二方面，能不多注意一點嗎！”

宣武即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内，面授司徒。請爲司空，乃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游，爲俊興所擊，積日秘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

宣武帝即位後，升遷爲司州牧。到皇帝親政時，召入殿内，當面授他爲司徒。請求任司空，也答應了他。元羽先前奸淫了員外郎馮俊興的妻子，晚間在外面游逛，被馮俊興所打傷，一連躲了很多天，死於家中。宣武帝親自前往致哀，追贈司徒，謚號爲慧。

子恭襲，是爲節閔帝。

兒子元恭繼承爵位，這就是節閔帝。

元欣

恭兄欣，字慶樂，性粗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托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録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産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元恭的哥哥元欣，字慶樂，性情粗率，愛好鷹犬狩獵。孝莊帝初年，封爲沛郡王，後來封爲淮陽王。孝武帝時，加官太師、開府，又封爲廣陵王，任太傅、司州牧，不久又授大司馬。孝武帝進入關中，元欣派人到長安致意，被任爲太傅、録尚書事。元欣在中興的宗室中，所受的禮遇最隆重，廣平王等諸王，都在他之下。又擔任大宗師，進官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年間，被任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對元欣説：“你三次任太傅，二次任太師，自古以來的大臣，都未聽説過有這樣的事。”元欣表示謝意而已。後來任司徒。恭帝初年，升任大丞相。去世，謚號容。元欣愛好經營産業，種了很多果木，京師的很多著名果品都是他家果園中出産的。他所提携的人以及身邊的僚佐們都不是厚道之人，這一點爲當時人們所瞧不起。

高陽王元雍 元泰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俶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説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

高陽王元雍字思穆，從小就倜儻不羈。孝文帝説：“我也看不出這個孩子的深淺，然而看他率真自然的樣子，也許會大器晚成。”太和九年，封爲潁川王。有人勸元雍善待士人以擴大聲譽，元雍説：“我是天子的兒子，爵位爲王，要聲譽有什麽用?”改封爲高陽王。後來被任爲相州刺史，皇帝告誡他説：“治理百姓之道，也容易也難。自身正，可不令而行，所以就是易。自身不正，有令不行，所以説是難。”

宣武初，還冀州刺史。雍在二

宣武帝初年，升任冀州刺史。元雍先後在二

州，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

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决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黄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己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

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綉、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并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朝晡侍講。

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内外，與元乂同决庶政。歲禄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

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爲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疏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

州任職，都稍有聲譽，徵召入朝任司州牧。皇帝臨幸元雍的宅第時，都采用家人的禮儀。升任爲司空，轉任太尉，加官侍中。不久又任太保，仍然領太尉、侍中。

明帝初年，詔令元雍入宫居住在太極西栢堂，向他咨詢决斷朝政大事，給親信二十人。又詔令任元雍爲宗師，進位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另外下令將作部門營造國子學寺，給元雍居住。領軍于忠專權驕横，僕射郭祚勸元雍把他趕出朝廷，于忠假造詔書殺了郭祚及尚書裴植，廢黜元雍的官職讓他以王的身份歸第。朝廷如果有大事，就派黄門前往詢問意見。于忠不久又假造詔書想要殺死元雍，將這件事詢問侍中崔光，被其拒絶纔作罷。未過多久，靈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外任冀州刺史。元雍上表揭發于忠的罪惡，陳述自己不能匡正王室的責任，請求回家賦閑。靈太后感念于忠的保護之功，没有追究他的罪責。任元雍爲侍中、太師，領司州牧。

元雍上表請求規定王公以下人的賤妾一律不許穿用織成錦綉、佩戴金玉珠璣，有違反者以違旨論處，奴婢一律不許穿染了花的綾錦，可用無文飾的絲帛，家奴則衹能穿布服，一律不准用金銀作爲荆釵帶鈎，違者處鞭刑一百。太后聽從了他的建議，但是没能實行很久。詔令許可元雍乘步輦出入掖門，又以本官加録尚書事，早晚在宫中侍講。

明帝親政之後，詔令元雍可以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官位爲丞相。又詔令依照齊郡順王元簡在太和年間的舊例，早朝之後近前就座，特地免去拜伏的禮儀。總掌内外朝政，與元乂一道處置日常政務。每年的俸禄糧達到四萬石，樂妓侍從充盈府上，榮華富貴的程度，所有兄弟都比不上。

元妃盧氏死後又娶了博陵崔顯的妹妹，想把她升爲妃子。宣武帝開始時認爲當時人稱崔顯的家族爲東崔，門第寒微地位低下，爲難他，拖了很久纔答應他。延昌年間以後，開始疏遠崔氏，把她單獨幽禁在一處房子裏，僅供給一點吃的穿的而已。不久，崔氏暴死，很多人都説是元雍毆

之。雍遣其閹竪丁鵝，自至宮内，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打致死的。靈太后許諾賜給他女妓，還没來得及送給他。元雍就派他的閹竪丁鵝，自己來到宮中，挑選了四個人，權當是所賜女妓帶回府中。太后責備他太專斷，把帶走的人追了回來再也不提賜女樂的事了。

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黄鉞、相國，謚文穆。

孝莊帝初年，在河陰遇害。追贈假黄鉞、相國，謚號爲文穆。

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叉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元雍見識短淺，又没有學問，雖然位居朝臣之首，但并不受當時的人們所尊重。自從熙平年間以後，朝政逐漸衰落，到清河王元懌死後，元叉專斷朝政，天下都歸向於他。

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謚曰文。子斌襲。

嫡子元泰，字昌，聲譽很好，官至太常卿，與元雍同時遇害。追贈太尉公、高陽王，謚號文。兒子元斌繼承爵位。

元斌

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禄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元斌字善集，歷任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斌儀表漂亮，性情寬厚平和，任官穩重謹慎，頗受齊文襄的寵愛賞識。北齊天保初年，依例降爵爲高陽縣公，任右光禄大夫。二年，跟隨文宣帝討伐契丹，回來的時候到達白狼河，因獲罪被賜死。

彭城王元勰

彭城王勰字彦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毁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内，參决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

彭城王元勰字彦和，小時候聰慧，性格和别人不一樣。太和九年，封爲始平王，加官侍中。元勰出生的時候母親潘氏就死了，那年獻文帝去世。等到稍懂人事時，上奏請求追補服喪，文明太后未允許。於是自己居家似喪而形容憔悴，連續三年在心中服喪，不參與任何吉慶之事。孝文帝對他感到很驚奇。又聰明又愛好學習，特别善於寫文章。長期在宮中陪侍，參與决定軍國大政，朝廷上的事没有他不參與的。等到皇帝南討時，他領宗子軍，宿衛在左右。轉任中書令，侍中依舊，改封爲彭城王。

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并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

皇帝登上金墉城，回頭看見堂後的桐竹，説："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現在梧桐竹子都長得很茂盛，能有鳳凰降臨嗎？"元勰説："鳳凰是奔着聖德而來，梧桐竹子豈能使之降臨？"皇帝笑着説："朕也没指望它能降落。"後來在清徽堂賜宴侍臣。天色漸晚，把筵席移到流

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咏。"遂令黄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雕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傘，遂行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爲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

化池芳林下。皇帝抬頭看着繁茂的梧桐葉，説："'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眼前林下諸賢，完全可以歌咏一番。"於是讓黄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讀到元勰所作的詩時，皇帝要爲他改一個字，説道："從前祁奚推舉他的兒子，天下人都説是絶對公正。今天看到元勰的詩，知道中書令的推舉決没有私心。"元勰説："臣露了拙，見到聖朝的私愛，多蒙神筆刊正，使我得以揚名。"皇帝説："雖然雕琢了一個字，關鍵還是它原本就是寶玉。"元勰説："《詩》三百首，用一句話可以概括。今陛下賜正一個字，足以使它價值連城了。"元勰上表請求解除侍中，詔書説："貂蟬的美處，有了你纔能够顯露出來。人才缺乏的時代，怎麽能讓你退職呢。"後來跟隨皇帝巡幸代都，臨時駐扎在上黨的銅鞮山，路旁有十幾棵大松樹。當時皇帝進入樹傘之中，邊走邊吟詩，拿給元勰看説："我作詩雖不能七步而成，但相差得也不遠。你也可以作詩，等到了我這裏時，就要作好。"當時元勰距皇帝有十步遠，於是就邊走邊作，未到皇帝身邊詩就作好。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皇帝大笑着説："你這裏也有責備我的意思呵！"詔令追贈元勰的生母潘氏爲彭城國太妃。又任他爲中書監，仍舊爲侍中。

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并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

皇帝南討漢陽，讓元勰代理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元勰因自己受寵太過授任太多心中不安，於是當面對皇帝説："臣聽説親疏并存爲二端，讓兩者共存纔能有所建樹。這是從前的老話，臣願意現在再重復一下。陳思王請求的而得不到允許，愚臣没請求而自來。這哪裏是今古懸殊，是否有機遇的巨大差異。"皇帝大笑，拉着元勰的手説："二曹在才氣和名望上相互忌妒，我與你是以道德相親近，從這個角度而言，無愧於古人。"

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群臣曰："彦和、季豫等年在冲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并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

皇帝親自在清徽堂講解《喪服》，很從容地對群臣説："彦和、季豫等人還在少年之時，就早早地擔任官職，缺少長輩的教訓，都没有研習過《儀禮》。常常想讓我給他們講解一下《喪

義解浮疏，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脱爾言從，故屈朝彦，遂親傳説。”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

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烏從南來，一向行宫，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有一烏，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説。”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爲家人書於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

帝不豫，勰内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别所，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虚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爲帝請

服》。我覺得義解浮淺粗疏，就把這件事壓下來没有答應。不久前因酒醉閑坐，輕率地答應了，所以委屈了各位朝彦，親自來聽我講説。”御史中尉李彪回答説：“從古到今，没有天子親自講解《禮》的。臣等能親聽教誨，真是千載難逢。”

跟隨征討沔北，授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元勰便親率大軍。不一會兒有兩隻大烏從南方來，一隻飛向行宫，一隻飛向幕府，又都被人抓住。元勰對皇帝説：“有一烏，看到大旗就摔下來了，臣認爲這是大吉。”皇帝和他開玩笑説：“烏所害怕的，難道是中軍的武猛嗎？我也分得了一隻啊！這是大好事，兵法上都是這麽説。”到了第二天，便大破崔慧景、蕭衍。當天夜裏大雨。皇帝説：“從前聽説官軍獲勝，就要遇到雲和雨。現在攻破了新野、南陽，到摧毁了這些賊人之時，果然下起了及時雨，老話説得真不假。”元勰接着説：“水德的應命，深得天心。”皇帝命元勰寫布告即露布，他推辭説：“臣聽説露布這種形式，廣布四海，讓人們耳聞目睹。臣的這點小才，哪裏能堪大用。”皇帝説：“你也算是很有才的，衹管寫來。”等露布寫出來之後，特别像皇帝的手筆，看到露布的人，都説是御筆。皇帝説：“你所寫的，人們都當是我寫的。不是兄長寫的就是弟弟寫的，誰能辨得清楚？”元勰回答説：“子夏被先聖所譏，臣又要被後世的人們所斥責。”等到了豫州，皇帝寫了封類似家書的信給元勰説：“常常想立一位宗師，能够整肅我元氏皇族。你論血親已爲皇極，論官位已是中監，風度才華和器識，足堪模範，宗室皇制的重任，除了你還能寄托於誰？如有不遵守教典的，隨時可以報告上來。”

皇帝生病，元勰在宫内侍奉醫藥，對外總管軍國的各項事務，無論遠近人們都很服帖，没有表示異議的。徐謇，是當時的一代名醫，在此之前，曾臨時回到洛陽，等把他召進宫後，元勰把他帶到另外一處地方，流着淚拉着他的手，懇請他治好皇帝的病。周圍見到這一情景的人無不悲傷嗚咽。引入皇帝卧室以後，徐謇就想進藥。元勰看皇帝虚弱，衹同意進行食療。元勰還私下裏

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僚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勛之禮，以勰功爲群將之最。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

在汝水之濱築起了壇臺，依照周公舊例，祈告天地以及獻文帝，爲皇帝請命，請求以自己來代替皇帝受苦受難。皇帝的病漸漸地好了，從懸瓠巡幸到鄴，元勰常在輿輦中陪侍，晝夜不離開身邊，凡是吃的東西一定都要先嘗然後親自端到皇帝面前。車駕回到京城，在宣極堂朝會百官，舉行宴飲及封賞的禮儀，元勰的功勞爲群將之首。不久任命元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仍舊爲侍中。

俄而齊將陳顯達内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况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况臣托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逸，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也。"

不久南齊的將領陳顯達入寇，皇帝又親自前往討伐，詔令元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統六師。當時皇帝身體不好，元勰以陪侍皇帝治病没有時間加以推辭，請求另外挑選一王總管軍務。皇帝説："我恐怕不會好了，能够安定六軍保衛社稷者，除了你還有誰?"皇帝行進到馬圈，病情加重，他對元勰説："現在我恐怕真的不行了。當年霍子孟能以異姓受托付，何况我們至親賢達，不可不自勉啊！"元勰邊哭邊説："作爲布衣之士，猶能做到爲知己者死，何况臣是先皇的後裔，完全應該竭盡股肱之力。但臣出入於咽喉要地，又常參與當世要務，這就是當年周公旦要遁逃，成王感到疑惑的原因。臣并不是逃避辛勤追求安逸，是想上可以成就陛下日鏡般的聖明，下可以使愚臣享受到避退的福頤。"皇帝沉默了很久説："我考慮了一下你的話，從道理上講是無法反駁的。"於是給宣武帝下了一道手詔説："你的六叔父元勰，品德高尚，像白雲一樣純潔，厭惡富貴願捨官位，衹願追求松竹一樣的品格。我與他自小極好，相互提携志趣相投，他多次請求解除職務，歸隱山林。我作爲長兄責任重大，不忍心他遠離，現在怎能讓他再埋首俗務，久困於世網。我百年之後，要允許元勰辭去官職，以成就他謙退的願望。"

帝崩于行宫，遏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還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决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卧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宫至魯

皇帝死於行宫，竭力對喪事保密，獨與右僕射、任城王元澄及身邊幾個人商量，把遺體放在安車中。元勰等人出出進進還像往常一樣，照樣探視病情奉進膳食，處理外面的奏文。過了幾天，到達宛城，纔於夜間把安車停在郡的大廳中，遺體得以裝殮入棺，又放回到卧車中。六軍内外，没有人知道。派遣中書舍人張儒帶着詔書

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彦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顔悉心，多所匡濟。及帝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内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宫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

徵召宣武帝前來會駕。靈柩到達魯陽，纔開始發喪穿起喪服。宣武帝即位，元勰跪授數紙遺詔。咸陽王元禧懷疑元勰要叛變，停在魯陽郡外，過了很久纔入宫中。對元勰説："你不但很辛勤，同時也十分危險。"元勰對他很生氣，回答他説："兄長識高年長，所以知道有危險。彦和握着蛇騎着虎，也没覺得危險。"元禧説："你這是怨我來得晚。"自從孝文帝生病以來，元勰常在宫禁之中，親自侍奉湯藥，晝夜不離左右，以至於衣不解帶，蓬頭垢面。皇帝因病久了脾氣暴躁，容易遷怒於别人，元勰常常被譏諷辱駡，有些話説得很厲害，責難近侍們時，動輒要將人斬首。元勰總是順着他的心意悉心照料，糾正了很多錯誤。在皇帝仙逝的時候，南齊將領陳顯達剛被打敗逃跑，擔心死訊泄露，反遭敵方逼迫，因此元勰内心雖然悲慟，外表上却要裝出很安詳的樣子，出入進退一舉一動，神色外貌都要無異於往常。到了魯陽，東宫的官屬很多人都懷疑元勰有異心，都有防範畏懼之心，而元勰開誠布公盡心盡意，始終没有一點過失。元勰奏上謚議："與時相協享國久長爲孝，五宗得以安寧爲孝，道德高尚博聞古今爲文，經天緯地爲文，應該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名叫長陵。"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既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

葬禮完畢之後，皇帝一再堅持任用元勰爲宰輔。元勰一再提起先皇遺詔，請求滿足他的一貫的願望。皇帝面對元勰總是悲慟不已，每次提及都是不答應。經過多次上表一再懇求，皇帝難違遺詔，滿足了他的要求。然而還要逼他兼任外職，於是任命元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元勰仍然是堅決推辭，皇帝不允許，於是上任。皇帝給元勰寫信，極盡家人般的尊敬，請元勰來京師。

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

景明初年，南齊的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附，詔令任元勰爲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一道前往壽春迎接内附。又授司徒。詔令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南齊將領陳伯之屯兵肥口，胡松據守梁城。元勰安排將士，經過多次戰鬥終於打敗敵人。淮南平定以後，徵召元勰還朝。起初，元勰平定壽春，俘獲

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衿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迹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

南齊的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元勰對他們很有禮遇，常常不分主客隨意坐在一起。王果藉機請求允許回到江南去，元勰滿懷同情地答應了。王果再次表示感謝說："王果等人今日回去，都是仰承你的慈愛恩澤，如果知道仁駕有所行動，我們將從江外回來。"到此果然回來了。他爲遠方人所感念就是如此。

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録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并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爲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

元勰回到京師，多次上表請求辭去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加的食邑，請求回到中山去，詔書一概不允許。於是授録尚書，仍然是侍中、司徒，一再推辭不掉。當時咸陽王元禧由於驕横跋扈，幹了很多不法的事，北海王元詳私下裏報告皇帝；又言元勰深得人心，不適宜長期在宰輔的位置，勸皇帝遵照先帝遺詔辦理。元禧等人又外任領軍于烈爲恒州刺史，于烈爲此十分氣憤，于烈的兒子于忠常在皇帝身邊，他私下裏讓于忠對皇帝説，應該早早地親覽朝政。當時正要舉行礿祭，王公們都要在廟東坊中齋戒。皇帝派于烈率領壯士六十人召引元禧、元勰、元詳等人相見。皇帝對元勰説："以往南北的事務很多，不容許滿足你的志願。元恪我是什麽人，怎敢久違先帝的遺詔？現在要滿足叔父的高蹈之志。"詔令爲元勰建造宅第，一切從簡，以符合他的心願。元勰因此作《蠅賦》以抒情懷。又任命元勰爲太師，元勰堅決推辭。詔令侍中前往勸説，皇帝又親自寫信給元勰，極盡家人般的尊敬，元勰迫不得已答應任職。皇帝多次臨幸元勰的宅第。等到京兆王、廣平王暴虐不法之時，下令宿衛隊主率領羽林、武賁軍把諸王幽禁在其府第之内，元勰上表極力勸諫，皇帝没有采納。

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决，時彦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名曰《要略》。

當時朝議制定律令，元勰與高陽王元雍、八座、朝士中有才學的人，每隔五日一聚集，討論决定各種規制的廢立，凡是他所裁定的，賢士們無不欽佩。又加任侍中。元勰崇尚文史，收集了自古以來的帝王賢達直至魏世子孫的事迹，以族分類撰著爲三十卷，命名爲《要略》。

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凶愎，又肇兄

性格仁慈孝順。上言於朝廷，以他的舅父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元愉謀逆，潘僧固被逼迫。尚書令高肇生性凶悍剛愎，高肇兄長的女兒

女入爲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携，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産，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輿從屏門出，載尸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爲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

入宫爲夫人，順皇后逝世，皇帝想把她立爲皇后，元勰一再堅持認爲不可。高肇於是多次在皇帝面前詆毁元勰，藉着潘僧固與元愉同逆，高肇污衊元勰與元愉通謀，向南招徠蠻賊。元勰封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指望着高肇提携他們，就幫助證明確有其事。高肇開始讓侍中元暉上奏此事，元暉不答應。又讓左衛元珍説這件事。皇帝先問了元暉，知道元勰没有此事。皇帝又詢問高肇，高肇以魏偃、高祖珍二人爲證，皇帝終於相信。

永平元年九月，召元勰及高陽王元雍、廣陽王元嘉、清河王元懌、廣平王元懷和高肇等人入宫。當時元勰的妃子剛生孩子，一再推辭不獲允許，心中感到有點害怕，與妃子訣别後上車。進入東掖門，過一小橋，牛受了傷，人拉着車進入宫中。在宫禁中舉行宴會，到了夜間大家都已喝醉，各自都安排了地方休息。不一會兒元珍率武士帶着毒酒來到面前。元勰説："想看皇帝一面，死而無憾。"元珍説："至尊怎麽能讓你再見到！"武士用刀環打元勰二下，元勰大聲喊冤。武士又用刀打元勰，於是喝下毒酒，武士上前把他殺了。次日天亮，用被褥裹着尸首，輿車從屏門駛出，把尸首送回到其府第，説是由於喝酒過量而死。元勰的妃子李氏，是司空李冲的女兒，高聲號哭着説："高肇枉法殺人，天若有靈，你也不得好死。"後來高肇因爲有罪被殺，也被送到這間屋子中，人們説是報應。皇帝爲他在東堂舉哀。元勰有大功於國家，現在無罪被殺害，路人士女都痛哭流涕地説："高肇小人，冤殺了這麽好的賢王！"在朝的貴戚們無不感到灰心喪氣。景明寺、報德寺的僧人們正鳴鐘準備吃飯，忽然聽到元勰被害的消息，二座寺廟的一千餘人都嘆息痛心，爲此吃不下飯，僅喝點水代替吃飯。追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輼輬車。有關部門奏上太常卿劉芳所議元勰的謚號，保大定功爲武，善問周達爲宣，應謚爲武宣王。詔令同意。等莊帝即位時，追贈尊號爲文穆皇帝，妃子李氏爲文穆皇后，遷

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

移牌位到太廟，稱爲肅祖。節閔帝時，撤去他的牌位。嫡子元劭，字子訥，繼承爵位。

元劭　元韶

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

元劭喜歡武藝，從小就有氣節。明帝初年，梁國將領寇邊，元劭上表獻上粟九千斛、資助絹六百匹、王國官吏二百人以作軍用。靈太后贊揚了他的至誠心意，但没有允許他這樣做。多次升遷至青州刺史。孝昌末年，靈太后没有德政，天下紛紛擾擾，元劭便有異心。被安豐王元延明所參奏，徵召入京任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他爲無上王。不久在河陰遇害。追謚爲孝宣皇帝，妻子李氏爲文恭皇后。

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尒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况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刀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録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

兒子元韶，字世胄，愛好學習，容貌漂亮。起初，尒朱榮將要進入洛陽時，父親元劭很恐懼，把元韶寄養在好友滎陽太守鄭仲明處。鄭仲明不久被城裏人所殺。由於戰亂，元韶與乳母失散，衹好與鄭仲明哥哥的兒子鄭僧副一道四處避難。路途中遇到了賊人，鄭僧副擔心會有不測，就讓元韶下馬。鄭僧副對賊人説："窮途末路的鳥前去投奔人，還希望憐惜，何况諸王怎能丢棄?"鄭僧副舉着刀逼向賊人，賊人便退了下去。元韶遇到一個程姓老母，十分可憐他，把他隱藏在家中。住了十多天，莊帝通過詢訪找到他，繼承封爵彭城王。北齊神武帝後來把孝武帝的皇后配給了他，魏室的奇珍異寶很多都隨着皇后改嫁帶到了元韶家。有二個玉鉢相套，可以轉動却不可以取出。有個瑪瑙容器容量爲三升，是玉連接起來的。都可以稱之爲西域的鬼斧神工之作。歷任太尉、侍中、録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

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温裕，以高氏婿，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彦，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

北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元韶性情温雅行爲從容，因爲是高氏的女婿，所以在當時很受寵。能够謙遜退讓，爲官有仁政，愛好儒學，能够禮遇有才能的名流，喜愛山水，修建的宅第雖然華麗但不奢侈。文宣帝常常讓元韶剃去鬢毛鬍鬚，臉上施以粉黛，穿着婦人的衣服跟在自己身邊。説："以彭城王爲嬪御。"實際上是譏諷元氏衰微軟弱，把他比作婦女。

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

十年，太史上奏説："今年應當除舊布新。"

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絶食，啖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并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强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黄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黄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文宣帝對元韶説："漢光武帝爲何能够中興？"元韶回答説："是因爲誅殺姓劉的没有殺完。"於是就開始誅殺姓元的以達到除舊的目的。便在五月殺了元世哲、元景式等二十五家，其餘十九家也都囚禁限止他們的行動。元韶被幽禁於京畿的地牢中，斷了飲食，最後被餓得吃衣袖而死。到了七月，大肆誅殺元氏，自昭成以下全部殺光。有父親和祖輩爲王的，有自身曾尊貴顯赫的，有兄弟正值壯年的，都被押到東市斬首。也有的嬰兒被投向空中，然後用槊尖前去接。前後被殺死的共有七百二十一人，尸體都被投入漳水之中。剖開魚肚往往能看到人的指甲，所以京師地區的人爲此很長時間都不吃魚。元世哲的堂弟黄頭，讓他與其他囚犯從金鳳臺乘風箏往前飛，衹有黄頭飛到紫陌纔墜落下來，被交付御史獄，畢義雲將他餓死。

北海王元詳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并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

北海王元詳字季豫，相貌漂亮，舉止優雅。太和九年分封，加官侍中。孝文帝從洛陽北巡，元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元勰一起在輿輦左右，陪侍在皇帝身邊。到了文成射銘的舊址，皇帝停下來，詔令諸位皇弟及侍臣們都試着射一下看看遠近。諸人所射距目標有一二十步，衹有元詳的箭達到。皇帝拍着手欣慰地笑了，便詔令勒銘刻石，親自作銘文。皇上南征時，元詳代理中領軍，留守京師。孝文帝去世時，顧命元詳爲司空輔佐朝政。

宣武覽政，爲中大將軍、録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尉、領司徒、侍中，録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廷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宣武帝親掌朝政後，任命他爲中大將軍、録尚書事。咸陽王元禧謀反，元詳上表請求解除職務，皇帝不允許。任太尉、領司徒、侍中，仍爲録尚書事。元詳接受任命，當天夜晚大風雷電，拔起他院子中的一棵梧桐樹，樹有十圍粗，倒立在原來的地方。當初，宣武帝親政，元詳聽説彭城王元勰有功高震主的憂慮，就想把他的司徒一職奪過來，又怕人們議論紛紛，所以先任大將軍，到這時纔任司徒。天威如此，有識之士知道他不得善終。

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

既有作爲皇帝叔父的尊貴和榮寵，地位和名望也都達到了頂點，却貪得無厭，假公濟私。又

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毁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别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宫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并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

在東掖門外圈占宅第，以致有人家靈柩尚在屋裏，請求等到下葬再遷走也不被允許，衹好把靈柩運到街巷邊停放，路人無不感到哀傷嘆息。元詳的母親高太妃助紂爲虐，引起極大民憤。妃子是宋王劉昶的女兒，不爲他所喜愛。而對待寵妾范氏，愛得像伉儷一樣。在她死了下葬時，還要挖開墓道再看她一眼。又和長輩安定王元燮的妃子高氏私通，即茹皓妻子的姐姐。元詳平時就依附於茹皓，又加上淫亂，往來更加頻繁。元詳雖然貪婪奢侈，宣武帝仍然很禮敬他。常常另行居住在華林園的西邊，該處與都亭宫館相連接。皇帝常私下裏巡幸他的住所，豪飲一整天，與高太妃相見，就喊她爲阿母，低着頭給她敬酒，用像家人一樣的禮節。臨出門時，高太妃總是出門拜送，舉着酒杯爲他祝福説："願皇上千萬年歲壽，每年來一次妾母子寒舍。"起初，宣武帝親政時，元詳與咸陽王元禧、彭城王元勰都被召進宫中，同乘一輛犢車，防衛非常嚴密。高太妃當時感到惶恐緊張，認爲此去必死無疑，也乘車在後面跟着一直哭送到金墉城。後來元詳得以免罪，高太妃説："從今以後，不願再追求富貴了。衹圖讓我們母子相依爲命，一起打掃街市過生活。"眼下，尊貴榮寵達到極盛，再也不言及會有禍敗之事。

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静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别營坊館於洛陽縣東

後來被高肇所誣陷，説元詳與茹皓等人陰謀叛逆。當時元詳還在南第。皇帝召中尉崔亮入禁中，讓他糾劾元詳的貪婪淫亂，以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静等人專斷罪。當夜就把他們逮捕囚禁在南臺。又派武賁兵百人，包圍元詳的宅第。夜間擔心他受驚嚇而逃跑，派身邊的人郭翼開金墉門急馳而去勸諭他，把中尉彈劾他的狀文拿給他看。元詳的母親高太妃見到郭翼，叩頭大哭，悲不自勝。元詳説："假如真是像中尉所糾劾的那樣，有什麽好擔心的？人家奉送我珍寶異物，我確實接受了，果真是收受，我又有什麽好擔憂的？"到天亮的時候，茹皓等人都被賜死。召引高陽王元雍等五王入宫議定元詳的罪責。乘單車防備着回到華林館。母親和妻子相對而哭，進到房子裏，衹有小奴弱婢幾個人跟着。防範仍

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托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奸，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户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嘆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

然很嚴密。遷到太府寺，被免爲庶人。另外爲他在洛陽縣東北角建造了一處坊館，按照法規實行禁衛，終身軟禁，名爲思善堂，準備把元詳遷到裏面居住。這時他的家奴私下裏邀結朋黨，想把他劫持出去，把參預各人的名字都抄了下來，暗地裏托侍婢通報元詳。元詳剛要拿出來看，却被把守大門的頭目從遠處看到，衝了進來，從元詳的手中看到内容，呈奏給了朝廷。皇帝秘密地下令把他殺了。元詳自從到了太府，叫他的母親和妻子回到南宅居住，五天來一次。這天夜裏，母親和妻子没有來，死於奴婢手中。詔令將遺體送回南宅，諸王宗室，都要讓他們前去奔喪，饋贈治喪之物完全按照廣陵王的舊例辦理。元詳初遭禁閉時，把與高氏奸淫的事情告訴母親。母親大爲惱怒，罵他説："你自己有妻妾侍婢，年輕美貌像花一樣，何必要與高麗婢子通奸，讓你遭這樣的罪！我要是見到高麗婢子，一定要吃了她的肉。"於是杖打元詳的背和兩隻脚百餘下。自己親自用杖打，打得乏力了，就讓家奴代她打。高太妃家教一貫很嚴，元詳常常因一點小過錯，都要加以責駡杖罰，用絲絮裹杖。這一次，去掉絲絮，把全身打得稀爛化膿。又杖打妃子劉氏數十下，説："新媳婦是大户人家的女兒，門當户對，爲何害怕而不管教自己的夫婿！"劉氏含笑接受懲罰，始終未説一句話。元詳貪婪淫亂，雖然遠近無人不知，但死了之後，却無法確定罪名，遠近的人們都感嘆覺得很奇怪。永平元年十月，詔令追復王爵，謚號爲平王。兒子元顥繼承爵位。

元顥 元項

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頻破賊，解豳、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凉，顥亦奔還京師。

武泰初，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尒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

元顥字子明，少年時生性慷慨，有豪壯之氣。任徐州刺史，不久爲御史所彈劾，被除去名籍。後來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等州，便恢復元顥的王爵，任命他兼任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伐宿勤明達。多次打敗賊兵，解除了豳州、華州的被圍局面。後來蕭寶夤等人在平凉大敗，元顥逃回京師。

武泰初年，任相州刺史，以抵禦葛榮。尒朱榮進入洛陽，推舉莊帝，授元顥爲太傅。元顥眼看葛榮南侵，尒朱榮爲所欲爲，於是逗留觀望起

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

來，想着自保之策。事情難以圓滿，便與兒子元冠受投奔梁國。梁武帝把他當作魏國國主，借給他兵將，讓他向北方開進。永安二年四月，在梁國的城南登上壇臺祭告，定年號爲孝基元年。莊帝詔令濟陰王元暉業於考城抵禦，被元顥俘獲。莊帝到北方巡幸，元顥隨即進入洛陽，改稱年號爲建武元年。

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儉，公私不安。莊帝與尒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轘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

元顥率數千之衆，幾經轉戰屢有所獲，占據了一些都邑，號令一方。天下人心，都把德政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自以爲上天授命於他，驕縱懈怠，以往的賓客和趣味相投者，都受到他特別的寵愛優待，他們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關心軍國大事。所統領的南兵，欺行霸市，朝野之人都對他們很失望。當時又殘酷地聚斂，使得公私都感到不安。莊帝與尒朱榮回師討伐元顥，元顥自率一部在河梁據守抵抗。元冠受戰敗被活捉。元顥自轘轅出發到達臨潁，被臨潁的縣卒所殺。

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衮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宫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

起初，元顥進入洛陽，當天颳起狂風，想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讓人牽着馬轡纔進入。恒農有個叫楊曇華的對人説："元顥肯定會一無所成，衹是暫借别人衮服冠冕用一下，不會超過六十天。"諫議大夫元昭業也説："從前更始從洛陽西進，剛要出發時，馬受驚奔逃，撞到北宫的鐵柱子上，三匹馬都死了，而更始最終也没能成就帝位。以古比今，徵兆是相同的。"到了七月果然被打敗。孝武帝初年，追贈太師、大司馬。

顥弟項，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元顥的弟弟元項，莊帝初年，封爲東海王，官至中書監。元顥進入洛陽時，成敗還没見分曉，他便洋洋自得，成爲當時人們的笑料。元顥被打敗後，他便潛逃，被人抓住送來，在都市上被斬首。孝武帝初年，追贈太尉。

孝文六王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武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悦。鄭充華生皇子恌，未封，早夭。

孝文帝有七個兒子：林廢后生廢太子元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武穆王元懷。袁貴人生京兆王元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元懌、汝南文宣王元悦。鄭充華生皇子元恌，未來得及分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元恂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温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

廢太子庶人元恂，字元道。出生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文明太后撫育照看他，常把他放在身邊。四歲的時候，太后親自爲他起名爲恂，字元道。爲此大赦天下。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册立元恂爲皇太子。等到在宗廟中給元恂舉行加冠禮時，孝文帝親臨光極殿東堂，讓人帶元恂進來相見，告誡他加冠禮的意義："給你起字爲元道，所寄托的希望不小，你應當根據字面去尋求深刻含義，實現我的希望。"二十年，改字爲宣道。遷都洛陽，詔令元恂到代都，他的日程安排和儀禮，都由皇帝親自决定。等元恂入宫告辭時，皇帝説："現在你不要去代都了。但是太師在恒州去世，朕既然身居皇極的重要位置，不容我輕易去奔赴舅氏的喪事，想讓你去對舅氏的喪事表示哀悼，拜祭你母親的墓地，表達作爲人子的感情。山陵也都在那兒，你到了那兒，太師的喪事完畢後，應該前去拜祭山陵。拜完之後，你的族祖南安可以一并前去問訊。路途中應當温習經籍，像每日要見我一樣。"後來皇帝每年征討巡幸，都讓元恂留守，主持宗廟祭祀。

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悦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静。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别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并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脱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元恂不喜歡寫字讀書，長得很肥胖，特别害怕黄河、洛水一帶的暑熱，常想着到北方追求快樂。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勸，元恂對他懷恨在心。孝文帝巡幸崧岳，元恂留守金墉城，謀劃着要徵召牧馬，輕騎奔到代都去，親手在宫禁之中把高道悦給殺了。領軍元徽把守着城門防止他外出，到了夜間纔得以寧静下來。皇帝聽説這一消息十分震驚痛心，中止了巡視，到汴口返回。把元恂召來指責他的罪過，與咸陽王元禧等人一道親自杖打元恂，又讓元禧等人再代自己打百餘下，最後纔由人扶曳出去，卧床不起一個多月。拘禁於城西别館。皇帝在清徽堂引見群臣，議論廢黜太子的事情。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都脱去帽子叩頭謝罪。皇帝説："古人説過，大義滅親。這個小兒今日不把他廢了，以後將是國家的大禍害。即便我無後，也不能出現永嘉之亂那樣的禍害。"於是把他廢爲庶人，安置在河陽，所供給吃的穿的，不至於凍餓

而已。

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閒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餘。斂以粗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

皇帝巡幸代都，接着進入長安，中尉李彪乘機秘密上表，告發元恂又與身邊的人陰謀叛逆。皇帝在長安，令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元禧帶着詔書和毒酒前往河陽，賜元恂死。時年十五歲多。用粗糙的棺木和尋常衣服裝殮，埋葬在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犯法當死，他報告廷尉，聲稱元恂此前被拘禁期間，曾有一封信爲自己表白，説明自己犯罪的原因，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却把信壓下不報。賈尚因此被廷尉拘禁。當時李彪被免官回家，皇帝在鄴城，尚書上表要求把李彪抓起來押赴洛陽，遇到大赦，就對這件事不再追究。賈尚從獄中被放出，得暴病不幾天死去。

初，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内，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内。無子。

當初，皇帝要爲元恂娶司徒馮誕的大女兒，因爲這個女兒年紀還小，等她長大，就先聘娶了彭城劉長文的女兒、滎陽鄭懿的女兒爲左右孺子。當時元恂十三四歲，皇帝曾經對郭祚、崔光、宋弁説："人生必須不受約束，不能一天到晚都讀書。我想讓元恂天亮看經傳，飯後回到内宮，傍晚再出來，太陽落山休息。你們以爲怎樣?"崔光回答説："孔子説人血氣未定之時，要注意節制色欲。太子年紀還小正是學習的時候，不應該在大白天裏，丢下書本去御内，這不是使柔弱之體安康，延年益壽的方法。"皇帝認爲崔光説得很對，便不讓元恂白天入宫。没有兒子。

京兆王元愉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

京兆王元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分封，任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任長史，州中的事務無論大小，都委托給盧陽烏辦理。宣武帝初年，爲護軍將軍。皇帝十分留戀愛護諸位弟弟，元愉等人常常出入宫廷，早晚大家都待在一塊，像家人一樣。

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悦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托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産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宫，毁

升任中書監。爲他娶順皇后的妹妹爲妃，却引不起他的興趣。元愉在徐州任職期間納妾李氏，本來姓楊，東郡人，一次夜間聽到她唱歌，喜歡上了她，隨即受到他的寵愛。罷除州任回京之時，想提升她的地位使其尊貴，托右中郎將趙郡的李恃顯作她的養父，然後到其家以禮迎娶，

擊之，强令爲尼於内，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

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

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内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爲殺害主上。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宣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携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縶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生了個孩子叫寶月。順皇后召李氏入宫，毆打了她，强迫她在宫中當尼姑，把她的兒子交付妃子撫養。一年多後，皇后的父親于勁眼看皇后很久不生孩子，就上表勸皇帝廣置嬪御。隨即讓皇后把李氏放歸元愉，倆人舊情更加深厚。

元愉愛好文學章句，寫了很多詩賦。不時地招引才士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人，在一起宴飲作樂。又招集四方儒學賓客如嚴懷真等數十人，讓他們在客館中住下并給予很高的禮遇。所得到的穀物布帛大部分都被他施捨掉了。又迷信佛教，日常開支常覺不够用。與弟弟廣平王元懷，彼此之間喜歡誇耀，互相比着奢侈華麗，貪婪放縱不守法度。於是宣武帝讓人把元愉押往宫禁之中予以追究，杖五十，出任爲冀州刺史。

開始元愉自認爲求要職而不可得，權勢比二位弟弟低，内心慚愧和不滿，這一切都表現在外表上。又由於所愛幸的妾多次遭侮辱，裏外的事情都讓他覺得受排擠壓抑。到州任職時，就陰謀叛逆。元愉隨即殺死長史羊靈引以及司馬李遵，聲稱得到了清河王的秘密疏奏，説高肇陰謀殺害皇上。隨即在信都之南築起壇臺，柴燎祭告上天，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年號爲建平元年，册立李氏爲皇后。宣武帝詔令尚書李平討伐元愉。元愉出城抗拒王師，多次被打敗，衹好據城自守。元愉窮途末路，就帶着李氏及四個兒子共數十騎衝出城門，各路軍隊都在後面追趕，最後被抓住送來。詔令徵召他到京師，用家規來訓誡他。元愉每當停在驛站休息或住宿的時候，都要拉着李氏的手，叙不盡的恩愛。即便在囚鎖之中，飲酒玩賞仍坦然自若，没有一點後悔或害怕的樣子。到了野王，元愉對人説："雖然皇上慈愛深厚，不忍心殺我，我有何臉面去見皇上！"接着感慨流涕，絶氣而死，當年二十一歲。也有傳説是高肇派人殺的。裝殮在小棺中，下葬。幾個兒子到了洛陽，都被赦免。後來靈太后讓元愉的四個兒子都歸附王籍，追封元愉爲臨洮王。寶月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元懌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并曰："此兒風神外偉，黄中内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群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

清河王元懌字宣仁。從小就很聰明，長得漂亮，孝文帝十分喜歡他。彭城王元勰特别看重他，并且説："這孩子神采外現，内德淳厚，如果給他時間，會繼承周公召公之風。"博涉經史，兼通百家之言，有文學才能，善於談論名理，寬厚仁慈有氣度，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分封。

宣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秃，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録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宣武笑而不應。

宣武帝初年，任侍中，轉任尚書僕射。元懌的才能長於治理政事，善於决斷，分析判斷很多事情，評價很高。司空高肇由於是皇帝舅舅深受寵任，在掌握了朝廷大權之後，就謀劃除去皇族中有才能的人，多次詆毁元懌及元愉等人。元愉氣憤不過，隨即在冀州反叛。由於元愉叛逆，又誣陷殺害了元勰。元懌擔心自己不免於難。高肇又審查囚徒以顯示私恩。元懌在宫中陪侍宴會，喝到酒酣耳熱時，就對高肇説："天子的兄弟，能有幾個人，而熾盛不息？從前王莽頭秃，也是憑着渭陽的幫助，纔篡奪了漢室。現在你的不軌已經顯現出來了，恐怕最終要成爲禍亂之源。"又對宣武帝説："臣聽説器與名，不可以借給别人。所以季氏登上泰山，宣尼給予譏刺；仲叔軒懸，左丘明認爲是最好的警戒。天尊地卑，君臣有别，應該防微杜漸，使其不相僭越。至於減少膳食規模審查囚徒，這些都是皇帝的事情，而今却被司徒做了，這哪裏是人臣的本分？况且陛下謹修政教，處理獄訟，天上就會降下及時雨，玉燭就會反映和洽。怎能使明君在上有過失，奸臣在下竊權呢？産生禍亂的根源，就在這裏。"宣武帝笑了笑没有接話。

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咒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奸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

孝明帝熙平初年，升任太尉，仍然爲侍中。詔令元懌裁决門下省事務，又掌管經義注釋。當時有個名叫惠憐的和尚，自稱對水作法然後給人喝，能够治好一切疾病。病人找他治病的，每天有上千人。靈太后詔令供給他衣食，供他役使的人很多，讓他在城南的西邊，治療百姓的疾病。元懌上表勸諫説："臣聽説法律對惑衆的罪行制裁得很嚴厲，禮制也禁絶妖淫行爲，都是爲了提倡光明正大，防止奸邪。從前在漢朝末年，有個

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詃誘生人，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奸，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此事可爲至鑒。”靈太后深納之。

叫張角的人，也是用妖術迷惑當時的人們。論其隨後的行徑，與今天没有兩樣。最終能够誘騙人們，導致黄巾之禍。天下生靈塗炭數十年，都是由於張角的緣故。從前新垣奸邪，不讓其登於明堂；五利僥幸，終究難逃被殺戮的下場。這些事都可以作爲明鑒。”靈太后接受了他的意見。

靈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叉所疾。叉黨人通直郎宋維等希叉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録》二十卷以見意焉。

靈太后因爲元懌是孝明帝的皇叔，品德高尚深孚衆望，就把朝政委托給他，仿效古代周公、霍光的故事。元懌也極力匡輔朝政，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叉，是太后的妹夫，仗着受恩寵驕横跋扈。元懌依法制裁他，常常壓制他的驕横，爲元叉所痛恨。元叉的同黨通直郎宋維等人根據元叉的意思，狀告元懌謀反。把元懌拘禁在門下省，訊問他身邊的人以及朝中顯貴，顯貴們爲他洗白，得以昭雪，於是把他放了出來。元懌由於忠誠而被誣告，便收集了古代忠烈之士的事迹，撰寫了《顯忠録》二十卷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正光元年七月，叉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宫，囚懌於門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正光元年七月，元叉與劉騰逼迫孝明帝到顯陽殿，把靈太后幽禁在後宫，把元懌囚禁在門下省。誣告元懌有罪，隨即殺害了他，時年三十四歲。朝野人士無論尊卑貴賤，瞭解他的不瞭解他的，都覺得悲痛喪氣，遠近之人都感到震驚。夷人在京城的以及回去了的，聽到元懌的死訊，以刀劃面表示深切哀悼的有數百人。

廣平王元懷

廣平王懷。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别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宣武崩，乃得歸。

廣平王元懷。闕凡是有魏的諸王，都召到華林别館中去，不准他們隨意出入。讓四門博士董徵教授他們經傳。宣武帝去世後，他們纔得以回家。

汝南王元悦

汝南王悦，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悦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悦游，合服仙藥松术之屬，時輕與出采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悦之出也，妃住於别第，靈太后敕檢問之。

汝南王元悦，喜歡讀佛經，瀏覽書史，性格超凡拔俗，倜儻難測。元悦的妃子閭氏，就是東海公的女兒，生過一個兒子，不被他喜愛。有個名叫崔延夏的人，用旁門左道與元悦相游處，一起服用仙藥松術之類，輕易與他外出采集，住在城外百姓的家裏。隨即也戒斷了酒肉飯食，衹吃麥飯。又斷房事，而改好男色。隨意對妃子和妾發怒，甚至毆打，視作供使唤的婢女。元悦外出的時候，把妃子安排在另外的地方居住，靈太后

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

下令查問這件事。讓人帶其入宫，把元悅的事情從頭至尾追問得清清楚楚。妃子被打得卧床不起，瘡傷未愈。太后由於元悅毆打妃子，於是下令嚴厲禁止此類事情再次發生。對諸位親王及三蕃下令，凡是有正妃生病卧床達百日以上的，都要派人向朝廷上奏。如果仍有對妃子毆打的，削去他的封爵官位。

及清河王懌爲元叉所害，悅了無仇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叉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

清河王元懌被元叉殺害後，元悅對元叉没有仇恨的意識，反而備下桑落酒等待他，極盡奉承之意。元叉大喜過望，任命元悅爲侍中、太尉。拜官之日，到元懌的兒子元亶處索要元懌以前的珍玩之物。没有及時給他，就把元亶召來杖打一百。元亶正在守喪還未把父親下葬，身體虚弱，突然遭驚嚇毆打，差一點被折騰死。元悅仍叫着我的兒，親自安撫。

尋還太保。出爲徐州刺史。至州，悅乃爲大銼碓，置於州門，盗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奸偷畏之而暫息。孝昌二年，復領太尉。

不久升任太保。出任徐州刺史。到了州所，元悅便做了個大銼錘，放在州衙門口，凡是盗竊之人都要在這裏被斬去手。當時人擔心他的反復無常，能幹出常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奸邪偷盗之人畏懼他而停止偷盗。孝昌二年，又領太尉。

及尒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既誅尒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

到尒朱榮率兵向洛陽進發時，元悅投奔到梁國。梁武帝待他很優厚。莊帝去世後，隨即扶立他爲魏主，定年號爲更興。節閔帝初年，派兵護送元悅，停留在邊境上，等待機會侵犯。齊神武帝誅殺尒朱榮後，因爲元悅是孝文帝的兒子，宜於繼承大業，便派人把這個意思轉告給他。元悅歸國之後，清高輕狂還和以前一樣，動輒就違法或有過失，這件事於是作罷。

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内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黄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

孝武帝初年，任大司馬、開府。孝武帝因爲廣陵王很有聲望，又因爲元悅血緣尊貴支系相近，内心又怕又嫉恨，所以先後把他們都殺害。追贈假黄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舊。謚號爲文宣。

子穎，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

兒子元穎，與父親一道投奔梁國，最後死在江南。

皇子元恌

皇子恌，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東閶堂，葬于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

皇子元恌，年七歲，景明元年早死，在華林的東閶堂入殮，葬在文昭皇后陵寢的東側。後來由於要擴建文昭皇后的墳塋，把他的墳塋遷到北

崗。

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

論曰：文成帝五王，衹有安豐王顯示出特殊的聲望。元延明學問淵博，加以善於雅談，到了永安年間，出入於寇戎之間，最後導致出奔逃亡，也是命運。

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於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遄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發青蠅，亦行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帝諸子，都沾有太和之訓，咸陽王最後落得個謀逆的下場，廣陵王斃命於桑中。人不講究禮儀，都會快速地死去。高陽王器識才能不足，却最終擔當大任，至於後來遭敗，完全是他主政的原因。武宣王以孝爲本，忠誠行事，無論是在安定還是危急之下的操守，送往迎來處事侍居的節義，周公旦并非他的本意，霍光作爲異姓的忠誠，他實際上都兼而有之。竟然功高震主，品德高尚驚駭流俗，別人從中挑撥，終於使他不得善終。嗚呼！周成王、漢昭帝這樣的人不容易再遇到了。北海王昧於兄弟之情，奢侈淫亂而自害，雖然遭禍是由於奸佞小人，也是自己的所作所爲所造成。元顥像是拾其餘缺，緊接着也逃亡了，難道是守位無術，上天要他們滅亡朝廷。

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問，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鍾屯詖，始遘墻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凶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悦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

庶人險暴的性格，是自幼長成的，最後遭到廢黜，得不到善終。這些都是朱、均的性格，即使堯、舜也不能教育他們。京兆王很早就有聲望，最後却遭致失敗，人的習性是慢慢改變的，能不謹慎嗎！清河王有器局見識才華聲譽，以皇親充任宰輔，直言敢諫，招致權臣們的不快；也是命該如此，後來死於權凶之手。可悲啊！廣平王早年驕横不法，汝南王生性狂躁輕浮，觀察他們的一生，都不足論。而元悦被天人所棄，最終慘遭猜忌畏懼之毒，也是地位距皇帝太近的緣故。

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并見保全，内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魏自從西遷之後，權力漸漸轉移到周室。而周文帝天性寬厚仁慈，性格少有猜忌，所以元氏的皇親屬黨，都能得到以保全，朝廷内外的各種任職，也都安排有這些人。孝閔帝即位之後，未改前朝的政策，明帝、武帝繼承大業，也遵照先朝的大政行事。雖然上天壓制魏的德運，國運已經遷移，但其枝葉仍然很繁茂，這一點足以超過前代了。

北史卷二十

列傳第八

衛操　莫含　劉庫仁（弟子）羅辰（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樓伏連（曾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晋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説桓、穆二帝招納晋人。桓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晋氏。操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

衛操字德元，是代郡人。少年時曠達任俠，有才幹謀略。晋朝征北將軍衛瓘任用衛操爲牙門將。在魏國神元帝時，頗能自動交結依附。在神元帝逝世後，和侄子衛雄及其家族與鄉親姬澹等前來歸附，勸説桓、穆二帝招引接納晋人。桓帝委任他爲輔相，把國家事務交給他。等到劉淵、石勒之亂時，桓帝輔助晋氏。衛操逐漸升到右將軍，封定襄侯。

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邘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奸盗，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晋皇，捍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命，奸盗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奸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蛇塞塗。晋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絶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

桓帝逝世後，衛操在大邘城南立碑，來頌揚桓帝的功德，説"魏，是軒轅的後裔"。稱説桓、穆二帝"統治國家控御民衆，聲威禁令大爲流行，國家没有奸賊强盗，民間有頌揚之聲。威武之師所到之處，不用交戰。招引開導外族，都來歸附。擁戴晋朝皇帝，捍衛邊疆。王室多災多難，天網放鬆。二帝雄心救濟遠方，不遭禍殃。每年剪除叛逆，以及盗賊豺狼。永安元年，歲在甲子。奸猾的黨徒還在作亂，東西蟠據。竟敢進逼天王，戰争屢次發起。仗恃人多肆行殘暴，濫用將士。鄴城、洛陽結怨，棄親求遠。招引外族，屠各、匈奴。交戰千里，敵人充斥路途。晋朝順應上天，施展良謀。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能卓越，策略深遠。尋求外援，朝中大臣沉默。挑選賢士，命令優秀使者。派遣參軍壺倫、牙門中

莫應。簡賢選士，命兹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

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内外，鎮静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攘。功濟方州，勛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藩。馮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禄，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欷歔。悲痛煩冤，載號載呼。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元年也。

皇興初，雍州别駕雁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

操以穆帝三年卒。

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懃安樂亭侯，衛崇、衛清并都亭侯，衛沈、段繁并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内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

衛雄　姬澹

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并勇健多計，桓帝并以爲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并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内大亂，雄、澹并爲群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劉琨聞之，大悦，如平

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人，奔馳奉行檄書，到達晉陽城”。

又稱説桓、穆二帝，“心有朝廷。輔佐的二衛，對答協助。衛操施展文謀，衛雄奮發武威。禀受命令集合商議，暢談己見。保衛内外，鎮定四方。志在竭盡全力，擁戴天王。忠誠仁恕出自天然，外部騷動也能消除。功勞救助各地，勞績如光輝閃耀。太平日子，交納貢品充當藩屬。瞻仰皇室，徒步跋涉。有德行没有福禄，壽命不長久。三十九歲時，在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病重逝世。拋下華麗殿堂，命喪雲中名都。國家失去仁愛的君主，哀傷感慨而嘆息。悲痛述説，號啕呼叫。遠近的人乘車，奔向停喪之處。仰視蒼天訴説，痛心悲傷！”這時是晉朝光熙元年。

皇興初年，雍州别駕雁門人段榮在大邗城發掘得到這塊碑，文字雖然不華麗，事情應該記載，所以略微附列在本傳中。

衛操在穆帝三年去世。

當初與衛操一同進入魏國的同族鄉親，衛懃封安樂亭侯，衛崇、衛清都封都亭侯，衛沈、段繁都爲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爲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爲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爲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爲都亭侯，李壹爲關中侯，郭乳爲關内侯，都是桓帝所上奏授予的。六脩作亂時，活下來的人多隨劉琨因父得官的兒子劉遵投奔南方。

衛雄、姬澹、莫含等人的名字都出現在碑文中。衛雄字世遠，姬澹字世雅，都勇敢强健多計謀，桓帝都任用爲將，時常跟隨征伐。衛雄逐漸升到左將軍、雲中侯。姬澹也因勇敢有功績而聞名，桓帝末年，官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年，都受信任，衛操去世後，都成爲左右輔臣。六脩作亂時，國内大亂，衛雄、姬澹都爲人心所歸附，便和劉遵率領烏丸、晉人幾萬人反叛。劉琨聽説後，大喜，前往平城安撫接納他們，想藉

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爲勒將孔長所滅。

機消滅石勒。後來被石勒的將領孔長消滅。

莫含

莫含，雁門繁畤人也。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

子顥，昭成世爲左常侍。

莫含，是雁門繁畤人。劉琨擔任并州刺史，徵用莫含爲從事。莫含的住處靠近邊塞，時常同國中人士交往。穆帝喜愛他的才能。等到爲代王，設置官屬，向劉琨求取莫含，劉琨曉諭派遣莫含。莫含便入代任國中要職，時常參預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任左將軍、關中侯時去世。他的舊宅在桑乾川以南，世人稱爲莫含壁，含的發音訛變，有人稱作莫回城。

兒子莫顥，昭成帝時擔任左常侍。

莫題

顥子題，道武初，爲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

莫顥的兒子莫題，道武帝初年，擔任大將，因功勞賜爵位爲東宛侯。時常和李栗侍奉飲宴，李栗因不恭敬而獲罪，莫題也被貶爲濟陽太守。後來道武帝想擴建宮室，規劃測量平城四方幾十里，將要模仿鄴城、洛陽、長安的形制，運輸木材幾百萬根。因莫題機智靈巧，徵召他監督工程。召入後，和他討論建造的形制，莫題長久侍奉很怠慢，被賜令自殺。

莫雲

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敬公。

莫題的弟弟莫雲，好學善射箭。道武帝時，掌管選官事務，獲賜爵位安德侯。升執金吾，參預軍隊國家事務的商議。太武帝攻克赫連昌，詔令莫雲和常山王元素留下來鎮守統萬，升爵位爲安定公。莫雲安撫慰問新舊民衆，都得到歡心。去世，謚號爲敬公。

劉庫仁

劉庫仁字没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内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携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辰怒，

劉庫仁字没根，獨孤部人，是劉武的同宗。年輕時豪爽任俠，有智慧謀略，母親是平文皇帝的女兒。昭成皇帝又把宗室女嫁給他，擔任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帝突然逝世，道武帝没有登位，苻堅委任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内侯，命他和衛辰分封以統領。黄河以西屬於衛辰，黄河以東屬於庫仁。這時獻明皇后帶着道武帝和衛、秦二王從賀蘭部前來居住。庫仁竭盡忠心侍奉，不因興衰而改變節操。苻堅將衛辰擺在庫仁以下，衛辰發怒，叛變，攻打庫仁。庫仁征伐衛

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

辰，打敗了他。苻堅把公孫氏賜給庫仁做妻子，并厚送禮品。

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畤。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

慕容垂在鄴城包圍苻丕，又派遣將領平規在薊城攻打苻堅的幽州刺史王永。庫仁派遣妻子的哥哥公孫希援助王永攻打平規，大敗平規。庫仁又將大舉出兵援救苻丕，調發雁門、上谷、代郡的兵士，停駐在繁畤。在此之前，慕容文等人應遷往長安，逃走依附到庫仁部下，時常思念回到東方。這次戰役中，慕容文等人率領三郡兵士，殺死庫仁，乘坐他的駿馬，投奔慕容垂。公孫希聽到叛亂消息逃到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

庫仁的弟弟劉眷，繼續掌管國内事務。劉眷的第三個兒子羅辰，爲人機警有智慧謀略，對劉眷説："堂兄劉顯，是個殘忍的人，希望儘早除掉他。"劉眷不放在心上。後來庫仁的兒子劉顯果然殺死劉眷而代立。

顯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驎，驎徙之中山。

劉顯殺死劉眷後，又謀劃作亂，等到道武帝登位，在馬邑討伐劉顯，追趕到彌澤，把他打得大敗。劉顯後來投奔慕容驎，慕容驎把他遷到中山。

劉羅辰　劉仁之

羅辰即宣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强，每謀逆，羅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羅辰是宣穆皇后的哥哥。劉顯殺死劉眷後，羅辰便投奔道武帝。劉顯仗恃强大，每當謀劃作亂，羅辰就首先上奏。被任命爲南部大人。隨從平定中原，因功勞獲爵位爲永安公。因軍功任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去世，謚號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兒子殊暉繼承爵位，擔任并州刺史，去世。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

兒子求引，擔任武衛將軍。去世，謚號貞。

子爾頭，位魏昌、瘿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

兒子爾頭，擔任魏昌、瘿陶二縣令，追贈鉅鹿太守。

子仁之，字山静，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

兒子仁之，字山静，少年時有節操志向，粗略涉獵圖書史籍。歷任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中有合於時宜的稱譽。武定二年去世，追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號敬。

仁之外示長者，内多矯詐。其對賓客，破床弊席，粗飯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

仁之外表上像是忠厚長者，内心多矯飾詐僞。應對賓客，用破床舊席，粗飯冷菜，衣服陳舊破爛，竟超過下屬。善於逢迎當權人物，能做

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撾一奸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韵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齋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誉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怪異偏激的事。經常在稠人廣衆之中，或是打一個奸猾的吏員，或是放縱一個孤獨貧困的人，説大話炫耀自己，見識短淺的人都稱贊他好。公正能幹的聲譽，動輒超過實際情况。性情又殘酷暴虐，在晉陽曾經修建城墻，仁之統領督察建築工程，因下屬稍微遲緩，就杖打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帝對仁之大力加以譴責。仁之喜好文字，屬吏書寫有失規則，就加以鞭打，發音稍微有差誤，也被杖打，屬吏因此感到痛苦。然而仁之愛好文史，敬重士人。和齋帥馮元興交往友好，元興死後幾年，仁之照料他的家庭，時常拿出豐厚的資財，當時人因此推崇仁之。

劉乞歸 劉嵩

仁之伯乞歸，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不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尚書。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

子嵩，字阿龍，好周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遣。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黄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曄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桃湯，位終奉朝請。

仁之的伯父乞歸，真君年間，任中散大夫。性格寬厚和順，與世無争，不曾説過别人的好壞。曾經因病在白天睡覺時，有個奴僕偷竊，乞歸假裝睡着没看見，也不泄露這件事。這個奴僕逃入蠕蠕，乞歸纔笑着説起，也没有發怒的神色。獻文帝末年，任主客尚書。孝文帝初年，擔任東雍州刺史，獲賜爵位爲永安侯。去世。

兒子劉嵩，字阿龍，喜好救助别人的急難。和王仲興從平城被追令趕往洛陽，仲興家中貧窮自己難以富貴，劉嵩事事資助他。宣武帝時，仲興受寵幸，便上奏任劉嵩爲給事。劉嵩請求疏浚黄河，以通漕運，被任爲龍門都將。幾年事情不能完成，獲罪流放。元曄僭越登位，任劉嵩爲大鴻臚卿。劉嵩的兒子桃湯，職位終於奉朝請。

尉古真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束州侯。明元初，爲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

尉古真，是代郡人。道武帝在賀蘭部時，賀染干派遣侯引乙突等人將要作亂，古真知道後，秘密趕去報告。染干懷疑古真泄露了他的圖謀，就捉住并拷打他，用兩個車軸擠他的頭，損傷了他一隻眼睛。古真不招認，纔放了他。後來尉古真隨從道武帝平定中原，因軍功獲賜爵位爲束州侯。明元帝初年，擔任鴻飛將軍，鎮守大洛。任定州刺史時去世。兒子億萬繼承爵位。

尉諾

古真弟諾，以忠謹著稱。從道武

古真的弟弟尉諾，以忠誠謹慎聞名。隨從道

圍中山，先登，傷一目。道武嘆曰："諾兄弟并毁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賜安樂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邑遼西公。卒，第八子歡襲。

武帝包圍中山，首先登城，損傷一隻眼睛。道武帝嘆息説："尉諾兄弟都毁損眼睛來建立功勛，實在值得嘉獎。"賜爵安樂子。隨從平定姚平，返回，授國部大人。太武帝時，改封地爲遼西公。去世，第八個兒子尉歡繼承爵位。

尉眷

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即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録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都不遠而旋，虜必疑我有内難。方寒雪，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謚曰莊。子多侯襲爵。

尉諾的長子尉眷，忠誠謹慎有父親的風範。明元帝時，在左右掌管事務，任太官令。當時侍臣受斤逃入蠕蠕，詔令尉眷追趕他。於是到達蠕蠕朝堂，在大檀面前擒拿他。因此以驍勇壯烈聞名。太武帝登位，命令尉眷和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别掌管四部，合奏機要事務，加授陳兵將軍。文成帝時，任命他爲侍中、太尉，封漁陽王，和太宰常英等人總領尚書事。文成帝北巡，因降大雪，商議返回。尉眷説："現在離都城不遠而返回，敵人必定懷疑我們有内難。正降大雪，更應向前進。"皇帝便越過沙漠而返回。皇帝因尉眷是元老，賜他拄杖穿鞋上殿堂。逝世，謚號爲莊。兒子多侯繼承爵位。

尉多侯

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爲妻元所害。

多侯少年時有武藝才幹。獻文帝時，擔任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到達後，請求以輕裝騎兵五千人，向西進入于闐，平定各國，利用敵人的府庫取得資財，以平定來報效。不被批准。孝文帝初年，又請求向北攻取伊吾，截斷蠕蠕通往西域的道路。皇帝稱贊他的計策，因春耕將開始，感到爲難。多侯被妻子元氏害死。

尉慶賓

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争，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尒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母憂還都。尋起爲光禄大夫、都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

多侯弟弟的兒子慶賓，善於騎馬射箭，有軍事謀略，逐漸升爲太中大夫。明帝時，朝廷商議送蠕蠕君主阿那瓌回國，慶賓上奏表堅决反對，不被采納。後來蠕蠕竟捉住行臺元孚。慶賓後來被任命爲肆州刺史。當時尒朱榮的軍威逐漸强大，曾經通過肆州，慶賓厭惡他，占據城池不接納。尒朱榮襲擊他，逮捕他後回到秀容，稱他爲義父。慶賓後來因母親去世回到都城。不久復出擔任光禄大夫、都督，鎮守汝陰。回到朝廷，去世，追贈爲司空。兒子尉瑾。

尉瑾

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宫，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祚，趙彦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遥、和士開并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遥奏聞，遂命撤樂罷飲。

尉瑾年輕時聰明穎悟，喜好學習羡慕善行。因是皇姓大族，逐漸升爲直後。司馬子如掌權，尉瑾娶他的外甥女皮氏爲妻，因此被任爲中書舍人。後來任吏部郎中。齊文襄帝逝世，文宣帝命令尉瑾在鄴城北宫，和高德正掌管機密事務。天保年間，屢經升遷任七兵尚書侍郎。孝昭帝輔佐朝政，任尉瑾爲吏部尚書。武成帝登位，趙彦深本是子如的賓客僚屬，元文遥、和士開都是皇帝故鄉朋友，互相推薦升任，職位待遇更爲隆重。加上吏部是選拔官員的部門，秘密事多，因此朝廷的機密事務，也較多地得知。後來擔任尚書右僕射，去世。武成帝正在三臺設宴，文遥上奏後，武成帝便命令撤去音樂罷除飲宴。

瑾外雖通顯，内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侄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慚。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别也。有賈彦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司徒户曹祖崇儒，文辯俱不足，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吴人摇唇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大躁急，省内郎中將論事者，逆即嗔駡。既居大選，彌自驕狠。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静忿而發之。子賤坐决鞭二百，配北營州。

尉瑾表面雖然顯要，内心缺乏風範教導，家庭中污濁混雜，爲世人所鄙視。女兒在家中，忽然受引誘私奔，尉瑾便把她嫁給妻子的侄兒皮逸人。尉瑾又通奸寡嫂元氏。尉瑾曾經譏笑吏部郎中頓丘人李構説："郎中不研習古事。"李構對令史説："我的確不研習古事，不知私通嫂子能不能算作研習古事?"尉瑾聽説後大爲慚愧。然而也能屈己下人，目的在於提拔接待名流，但不對他們加以區别。有個叫賈彦始的人，外表雖是儒生，尉瑾稱説他足够充當報聘陳國的使者。司徒户曹祖崇儒，文辭論辯都不高明，尉瑾説他將爲當代人所趕不上。喜好學習吴地人摇唇鼓舌頓足叫喊，爲别人所譏笑。見到别人喜好發笑，當時輿論把他比作寒蟬。又缺少威風儀容，兒子德載，尉瑾用蒲柳鞭子責打他，德載就自己投入井中，尉瑾親自到井口邊，呼唤説："兒子出來！"聽到的人都發笑。等到擔當重任，就大爲急躁，省内郎中將要論説事情，違背他心意就發怒責駡。處於選拔官員職位後，更加驕横凶狠。皮子賤仗恃是親戚，向他推薦了不少人，收了不少賄賂。尉瑾死後，他的弟弟尉静氣憤而告發了這些事。子賤被判决抽打二百鞭，發配到北營州。

初，瑾爲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私謂人曰："此公宰相後，不

當初，尉瑾擔任聘問梁國的使者，梁國人陳昭善於看相，對尉瑾説："你二十年後將當宰相。"尉瑾出去後，陳昭私下對他人説："這人做

過三年，當死。”昭後爲陳使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

宰相後，不超過三年，將死。”陳昭後來爲陳國的主使，兼散騎常侍，出使齊國。尉瑾這時兼任右僕射，騎卒喝道吹奏軍樂。陳昭又對他人說：“尉瑾兩年後將死。”果然如他所說。德載官至通直散騎侍郎。

尉地干

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嘲笑。太武見其效人舉措，忻悦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爲索所羂，折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

尉眷的弟弟地干，機敏穎悟有技藝，騎馬奔馳速射五個目標，當時人没有誰比得上他。太武帝時，擔任庫部尚書，加授散騎常侍，兼侍輦郎。侍奉君主忠誠謹慎，尤其善於嘲笑。太武帝見他模仿别人的動作，高興得不能控制自己。地干十分受親近喜愛，參預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當時征伐平原，試驗用衝車來攻打山頂。地干被繩索套住，折傷脅骨而死。皇帝親自前往悲痛哭泣，追贈中領軍、燕郡公，謚號惠。

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

兒子長壽，擔任右曹殿中尚書，賜爵爲會稽公，任涇州刺史時去世。

尉聿

古真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權，百僚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凉州刺史。凉州緋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叉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古真同族的玄孫尉聿，字成興，性格耿直。明帝時，擔任武衛將軍。當時領軍元叉掌管大權，百官無不對他施予禮敬，尉聿獨自作揖不叩拜。不久外任凉州刺史。凉州的紅色染料，是天下最好的，元叉送白綾二千匹讓他染色，尉聿拒絕。元叉暗示御史彈劾他，通過驛站徵召他到京城。審查，没有罪狀。返回任職，去世。

穆崇 穆真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盗竊爲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劍剺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

穆崇，是代郡人，他的先輩在神元帝、桓帝、穆帝時竭盡忠誠。穆崇少年時專門做盗竊的事情。道武帝住在獨孤部，穆崇來往侍奉供給，當時人没有比得上他的。後來劉顯作亂，平文皇帝的外孫梁眷知道内情，秘密派遣穆崇告訴道武帝。梁眷對穆崇説：“劉顯如果知道了，即使刀剖劍割也不能泄露。”便將寵愛的妻子和所乘的好馬交給穆崇説：“事情如敗露，我將以此來表明自己。”穆崇前來報告禍難，道武帝奔往賀蘭部。劉顯果然懷疑梁眷泄密，將要囚禁他。穆崇於是揚言：“梁眷不顧念恩義，將要和劉顯作亂。現在我擄掠了他的妻子、馬匹，足以洗刷怨恨。”劉顯聽説後相信了他的話。窟咄作亂時，穆崇的

道武，道武誅植等，北逾陰山，復幸賀蘭部。

外甥于植等人和穆崇謀劃捉住道武帝來響應他。穆崇夜晚告訴道武帝，道武帝殺于植等人，向北翻越陰山，又前往賀蘭部。

道武爲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焉。道武惜其功，秘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剋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

道武帝爲魏王，穆崇隨從平定中原，擔任侍中、豫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逝世。在此之前，衛王元儀密謀作亂，穆崇曾參預。道武帝顧惜他的功績，對此保密。等到有關官員上奏謚號，皇帝親自閱覽謚法，看到堅持正義不徹底爲丁，說："這個適當。"於是穆崇謚號爲丁公。

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舂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録功臣，以崇配饗。

當初，道武帝躲避窟咄的禍難，派遣穆崇返回觀察人心。穆崇留下馬匹和隨行者，换平民服裝進入軍營。遇上有火光，被舂米的婢女認出，賊人都驚訝起身。穆崇尋找隨行者找不到，便藏在土坑中，悄悄偷馬逃走。宿在大草澤之中，有頭白狼向穆崇號叫，穆崇覺察，趕馬跟着狼奔跑，終於免去禍難。道武帝感到奇異，命令穆崇立祠祭祀，子孫世代敬奉白狼。太和年間，追評功臣，以穆崇配祭。

崇長子逐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

穆崇的長子逐留，因功賜爵爲零陵侯。後來因有罪廢黜。

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静。

兒子穆乙，因功賜爵爲富城公。擔任侍中時去世，謚號静。

子真，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勛，令著作郎韓顯宗與真撰定碑文，建於白登山。

兒子穆真，娶長城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後來皇帝下令離婚，娶文明太后的姐姐。擔任南部尚書、侍中。去世，謚號宣。孝文帝追思穆崇的功勛，命令著作郎韓顯宗和穆真撰寫穆崇碑文，豎立在白登山。

穆泰　穆子容

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爲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爲定州刺史。初，文明太后幽孝文於别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爲恒州，許之。

穆真的兒子穆泰，本名石洛，是孝文帝賜的名。因是功臣的子孫，娶章武長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掌管羽獵四曹事務。後來擔任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外任定州刺史。當初，文明太后把孝文帝囚禁在另外的房舍中，將謀圖廢黜，穆泰極力勸阻纔作罷。孝文帝感激他，所以寵信厚待隆重備至。穆泰自己陳述長久患病，乞求擔任恒州刺史，答應了他。

泰不願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朔

穆泰不願意遷移都城，暗中圖謀反叛，便和定州刺史陸叡以及安樂侯元隆等人，謀劃推舉

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焕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焕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焕郭門，不克。走出，爲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

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爲君主。元頤秘密上奏這件事，皇帝便派遣任城王元澄調發并州、肆州的兵士討伐他們。元澄首先派遣書侍御史李焕單人匹馬進入代京，出其不意，穆泰等人驚慌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李焕開導作亂的人，向他們説明禍福，於是作亂的黨徒人心離散，没有人爲穆泰所用。穆泰自己估量必定失敗，便率領部下攻打李焕的城門，不能攻下。逃走，爲人所擒獲押送。孝文帝前往代京，穆泰等人受死刑。

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爲太尉參軍事。

兒子士儒，字叔賢，被流放到涼州。後來得以返回，擔任太尉參軍事。

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録，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

兒子子容，少年時喜好學習，無所不讀。求天下之書，遇到了就抄寫筆録，得到的書有一萬多卷。魏朝末年，擔任通直散騎常侍出使梁國。齊朝接受禪讓，擔任司農卿時去世。

穆觀　穆壽

逐留弟觀，字闥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爲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

逐留的弟弟穆觀，字闥拔，繼承穆崇的爵位。少年時以文學技藝聞名。明元帝時，擔任左衛將軍，聯絡門下、中書省事務，發布詔命，以及訪查舊事，不曾有遺漏。娶宜陽公主，爲駙馬都尉，擔任太尉。

太武監國，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决焉。終日怡怡，無愠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太武即位，每與群臣談宴，未嘗不嘆息殷勤，以爲自道武以來，佐命勛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

太武帝代行處理國政，穆觀任右弼，皇上出外統領朝政，入宫在左右應對，事情不論大小，都由他决定。整日和順，没有發怒的神色，勤謹謙虚循循善誘，不因富貴而傲視别人。泰常八年，突然患病逝世，終年三十五歲。明元帝親自前往治喪，悲痛感動左右的人，賜給通體隱起金飾棺材，喪禮一概依照安城王叔孫俊的舊例，追贈宜都王，謚號爲文成。太武帝登位，每當和群臣談論飲宴，没有不嘆息他的殷勤，以爲自從道武帝以來，輔佐功臣中文武兼備者没有比得上他的。

子壽襲爵，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内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效功前朝，流

兒子穆壽繼承爵位，娶樂陵公主，爲駙馬都尉。聰明有父親的風範。太武帝喜愛器重他，提拔爲下大夫。上奏陳述機智善辯，有名於朝廷内外。升爲侍中、中書監、兼南部尚書，升爵爲宜都王，加授征東大將軍。穆壽推辭説："臣下的祖父穆崇，在先帝的時候，多次遭遇艱難險阻。幸虧上天贊助梁眷，誠心誠意預先相告，所以能

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勛未録，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

在前代報效立功，遺留福禄到後世。從前陳平受賞賜，歸功於魏無知。現在梁眷的首功没有定，臣下獨自歷代受到榮耀，不僅上愧於古代賢人，也有損於國家禮典。”太武帝嘉許他的意見，便尋求梁眷的孫子，賜給郡公的爵位。

輿駕征凉州，命壽輔景穆，總録機要，内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别御静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蠕蠕吴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凉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牧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虚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吴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

皇帝征伐凉州，命令穆壽輔佐景穆帝，總領機要事務，内外官員都聽從他的安排。停駐在雲中，將要渡黄河，皇帝單獨到静室中，召見穆壽和司徒崔浩、尚書李順，對穆壽説：“蠕蠕吴提和沮渠牧犍聯合，現在聽説我征伐凉州，必定前來侵犯邊境。如果在沙漠南埋伏兵馬，消滅他們是容易的。收穫穀物完畢，可以在要害地帶分别埋伏，來等待敵寇到來，誘使他們深入，然後攻打。如果違背我的指令，遭敵寇侵犯危害，我返回後要殺你。崔浩、李順做證人，不是空話。”穆壽相信巫師的話，認爲賊寇不會來，竟不設戒備。吴提果然到來，京城大爲恐慌。穆壽不知該做什麽，想修築西城門，請景穆帝逃入南山據守，惠保太后不聽從，纔作罷。派遣司空長孫道生等人攻打吴提。太武帝返回，因没有大的損害，所以不加以追究。

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隷，夫妻并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爲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謚曰文宣。

景穆帝代行處理國政，穆壽和崔浩等人輔佐政事。人們都尊敬崔浩，惟獨穆壽欺侮他。又自恃地位職務，以爲别人没有誰比得上自己。對兒子穆師説：“衹要使我的兒子趕得上我，也足以勝過别人，不必要苦苦地教導。”對待叔父兄弟如同奴僕，夫妻坐着一同進食，而使叔父吃剩餘食品。被當時人鄙視嘲笑。逝世，追贈太尉，謚號文宣。

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輔。卒。

兒子平國繼承爵位，娶城陽長公主，被任命爲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擔任太子四輔。去世。

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謚曰康。無子。

兒子伏干繼承爵位，娶濟北公主，爲駙馬都尉。去世，謚號康。没有兒子。

穆羆

伏干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勛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剋勵。後改吐京鎮

伏干的弟弟穆羆繼承爵位，娶新平長公主，爲駙馬都尉、虎牢鎮將。常因違法而獲罪，孝文帝因他是有功勛德行的舊族，責備後赦免了他。改任吐京鎮將，自己奮求上進。後來改吐京鎮爲

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户增數倍。羆以吏人懷之，并爲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悦，增秩延限。

汾州，仍然任用穆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中很有威信恩德，期限已滿回都城，胡人八百多人到穆羆那裏請求留下他。前定陽令吴平仁也有恩德信義，户數增加了幾倍。穆羆因官吏民衆懷念二人，都爲他們上奏請求，孝文帝都聽從了。穆羆頻繁推薦劉升等人後，所轄郡守縣令，都力求上進，聲威教化大爲施行。州中人士李軌、郭及祖七百多人前往朝廷稱贊穆羆的恩惠德行。孝文帝因穆羆政通人和，提高他的品階延長任職期限。

後徵爲光禄勳，隨例降王爲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編户。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

後來徵入任光禄勳，依據條例降王爵爲魏郡公。屢經升遷任侍中、中書監。穆泰反叛時，穆羆和他暗中來往，赦免後事情被發現，削去封爵成爲平民。在家中去世。宣武帝時，追贈爲鎮北將軍、恒州刺史。

穆亮　穆紹

羆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

穆羆的弟弟穆亮，字幼輔，早年就有風度。獻文帝時，初任爲侍御中散。娶中山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授侍中，遷封爲長樂王。

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凶悖，氐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悦，境内大安。

孝文帝時，任征南大將軍、兼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去，兒子彌博繼位，被吐谷渾所逼迫，前來仇池投奔。穆亮因彌博凶惡狂悖，被氐人羌人所遺棄，彌機哥哥的兒子彌承，爲戎人所歸附喜愛，上奏表請求立他。孝文帝聽從他的意見。於是出擊趕走吐谷渾，立彌承而返回。氐豪族楊卜自延興年間以來，隨從軍隊二十一次征戰，從前的鎮將，壓制他而不上奏。穆亮上奏楊卜擔任廣業太守，豪强都喜悦，境内大爲安定。

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

召入朝任侍中、尚書左僕射。這時又設置司州，孝文帝説：“司州開始設立，没有僚屬吏員，必須設立中正，來決定選拔人才。然而擔任中正職位的人，必須德行與聲望兼備。世祖時，崔浩擔任冀州中正，長孫嵩擔任司州中正，可以説得到合適人選。公卿等應審慎推舉。”尚書陸叡推舉穆亮爲司州大中正。穆亮後來被任命爲司空，參與討論律令。依例降爵位爲公。

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孝文

當時文明太后逝世，已超過一周年，孝文帝

毁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册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群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毁之能不凄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凋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餘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况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大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宫。

後帝臨朝堂，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晋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决之。

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録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津泛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污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况洪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熙預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

哀傷消瘦還很嚴重。穆亮上奏請求皇帝上遵循金册遺訓，下合民衆之心，馬上穿輕裝服飾，進正常膳食，崇奉祭祀，施惠於百神。詔令說："如果孝悌到極點，没有什麽不通達的。現在颷風大旱，及時雨不降落，實在是由於誠心追念不够，神靈没受感動。"不久兼任太子太傅。當時將要修建太極殿，皇帝在太華殿接見群臣，說："將要修建殿堂，現在想要遷居到永樂，來躲避喧囂塵埃。土木雖然没有心，毁損它們怎能不凄切悲愴！所以現在面對各位，和他們告別。這座殿堂是高宗所造，經歷顯祖，直到我幼年，在這裏接受皇位。不過情隨事遷，將要改建。上思往日情景，衹有深感悲傷。"穆亮叩頭請求以占卜决定。又因去年用勞役修工程很多，太廟、明堂，一年就建成了。如果連年頻繁修建，恐怕人力困難。而且木材剛砍伐，希望等待來年。皇帝說："我遠觀前代帝王，没有不興建的。所以有周創立基業，建造靈臺；洪漢接受天命，修築未央宫。初創的開始，尚且如此，何况我繼承歷代聖人的國運，遇上太平的根基呢？想趁這個時候，來完成大工程。人生有固定的福分，長短是命運，蓍草大龜作占卜雖然有靈，能把命運怎麽樣！當把工程交給命運，何需用占卜。"皇帝移居永樂宫。

後來皇帝前往朝堂，對穆亮說："三代的禮制，太陽出來就上朝理事。自從漢、魏以來，禮儀逐漸削减。《晋令》中有初一和十五日召集公卿在朝堂中而討論政事，也没有天子親自前往的文字。現在利用你們中午的集會，中午前，你們自己討論政事；中午後，我和你們共同商議可行與否。"於是命令朗讀上奏文書，皇帝親自决斷。

等到遷移都城，加授武衛大將軍，以本官統領中軍事務。皇帝南征，任命穆亮爲録尚書事，留下來鎮守洛陽。後來皇帝從小平津乘船到石濟。穆亮規勸說："漢帝想乘船渡過渭水，廣德要以頭上的血染紅車輪，皇帝便感悟而走橋。渭水是小河流，尚且如此，何况寬闊的黄河有不測之禍？"皇帝說："司空的話是對的。"等到穆熙參與穆泰謀反的事情被察覺，穆亮上奏表彈劾自己，皇帝下詔仍命他統領事務。穆亮堅决請求，

後徙封頓丘郡公，以紹崇爵。

很久纔准許他離職。後來改封爵爲頓丘郡公，來繼承穆崇的爵位。

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謚曰匡。

宣武帝登位，任命穆亮爲尚書令、司空公。逝世，宣武帝親自前往參加小殮儀式，追贈太尉，謚號匡。

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秘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

兒子穆紹，字永業，娶琅邪長公主，爲駙馬都尉。歷任秘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遇生母去世，離職，服喪期間以孝順聞名。又歷任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兼本州中正。

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叉當權熏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嘆尚之。及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贊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嘗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除侍中，托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

穆紹沒有其他的才能，而秉性正直穩重，很少接待賓客，很少到別人家中。領軍元叉掌權勢力很大，曾前往穆紹住宅，穆紹迎送僅下臺階而已。當時人嘆賞推崇他。等到靈太后想要廢黜元叉，猶豫不決，穆紹促成這件事。因功勞加授特進、侍中。元順和穆紹同時值班，曾因喝醉酒進入他的就寢處。穆紹裹起被子起來，嚴肅地責備元順說："我做了二十年侍中，和你的先人在一起任過職，即使你是後起之秀，怎能突然闖進呢！"於是辭職回家，詔書曉諭纔復出。任侍中，稱病不就職，所以避免了河陰之禍。

莊帝立，尒朱榮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爲王，給班劍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主，匡坐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

莊帝登位，尒朱榮徵召穆紹。穆紹以爲必定被殺，哭泣告別家廟。等見到尒朱榮，作揖而不叩拜。尒朱榮也假意尊敬他，回頭對別人說："穆紹沒有白作大家族的男兒。"皇帝入宮，不久授穆紹爲尚書令、司空，升爵爲王，賜給儀仗四十人，隨之加授侍中。當時河南尹李獎前往穆紹那裏。李獎因穆紹是他郡中的人，以爲穆紹必定對自己行禮。穆紹又仗恃自己是李獎所在郡的封邑王，端坐接待他，不爲他挪動脚步。李獎畏懼他的地位聲望，行禮後返回。議論的人對二人都加以譏諷。不久，降王的稱號，恢復本來的爵位。

普泰元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

普泰元年，任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授都督。未出發而逝世，追贈大將軍、尚書令、太保，謚號文獻。

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光祿

兒子長嵩，字子岳，繼承爵位，擔任光祿少

少卿。

平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正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宫，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

卿。

平國的弟弟正國，娶長樂公主，爲駙馬都尉。

正國的兒子平城，去世早。孝文帝時，始平公主在宫中逝世，追贈平城爲駙馬都尉，和公主成婚合葬。

穆多侯　穆弼

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温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害。多侯亦見殺。

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

子龍兒襲爵，降爲公。卒。

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而矜己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以爲屈。帝曰："朕欲敦勵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時，耻沈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爲帝所知。宣武初，爲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

穆壽的弟弟多侯，封長寧子，擔任司衛監。文成帝逝世，乙渾專擅大權，召喚司徒陸麗。陸麗當時在熬藥治病，多侯對他説："乙渾有廢黜君主之心。大王，是衆人所期望的人，離開後必定危險。應該慢慢返回而圖取他。"陸麗不聽從，於是被乙渾殺害。多侯也被殺死。

穆觀的弟弟穆翰，擔任平原鎮將、西海王。逝世。

兒子龍兒繼承爵位，降爵爲公。去世。

兒子穆弼，有風度，善於立身處世，涉獵經書史籍，和長孫承業、陸希道等人名聲相等。然而誇耀自己欺凌他人，因此名聲頗受損傷。孝文帝定氏族，想任用穆弼爲國子助教，穆弼以屈才爲由推辭。皇帝説："我想要激勵貴族子弟，委屈你先擔任。白玉投入泥土中，豈能相玷污！"穆弼説："既然遇到光明的時代，耻於沉入泥滓中。"恰好司州牧咸陽王元禧進京。皇帝説："我給你作州大中正，推舉一個主簿。"隨即命穆弼拜謁元禧。因此爲皇帝所瞭解。宣武帝初年，擔任廣平王元懷封國的郎中令，多次有匡正規勸的好建議。任中書舍人，擔任華州刺史時去世，謚號懿。

穆顗

翰弟顗，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田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帝嘆曰："《詩》云：'有力如虎'。顗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

穆翰的弟弟穆顗，有才幹勇力。擔任侍御郎隨從太武帝征伐赫連昌，勇力高於當時人，賜爵泥陽子，被任命爲司衛監。隨從太武帝在崞山打獵，有頭老虎衝出來，穆顗搏鬥而捕獲了它。皇帝贊嘆説："《詩經》説：'有人力大如猛虎'。穆顗竟然還能超過！"穆顗後來隨從征伐白龍，討伐蠕蠕，因功勞升爵爲建安公。後來被任命爲殿中尚書，外任鎮守涼州。返回，加授散騎常侍、兼太倉尚書。文成帝時，擔任征西大將軍，統領

賊不進，免官爵，徙邊。文成以顗著勳前朝，徵爲内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

崇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

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箄，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騧騮，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箄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慚而逆擊箄，箄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箄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箄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

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爲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群盗并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别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爲晋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

明元即位，爲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箄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録决囚徒。明元大閲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

各軍西征吐谷渾。因攻打賊軍不力，免除官職爵位，流放到邊境。文成帝因穆顗在前代功勛卓著，召入任内都大官。去世，追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號康。兒子寄生繼承爵位。

穆崇同宗人醜善，道武帝初年，率領部落歸附，和穆崇同心協力，在左右捍衛。被任命爲天部大人，住在東部地區。

兒子莫提，隨從平定中原，擔任相州刺史、假陵陽侯。他的子孫地位也顯達。

奚斤，是代郡人，世代掌管馬匹放牧。父親奚箄，得到昭成皇帝的寵愛。當時國内有匹好馬叫騧騮，一夜之中忽然跑了。後來得知是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盗走，養在土室中。奚箄聽説後趕去取馬匹，庫仁因是國君外甥仗恃寵幸，羞愧而迎擊奚箄，奚箄揪得庫仁頭髮掉落，傷了他一乳。等到苻堅指派庫仁和衛辰分别掌管國内部落，奚箄害怕，便投奔衛辰。道武帝消滅衛辰，奚箄很晚纔得以歸附，所以名聲地位在老臣的後面。

奚斤機智善辯有見識度量。登國初年，和長孫肥等人都統領宫廷兵士。後來被任爲侍郎，受皇帝親近。隨從征伐慕容寶到參合陂。皇始初年，被任命爲越騎校尉，掌管守衛宫廷的軍隊。皇帝回到京城，博陵、勃海、章武各郡盗賊同時起事，奚斤和略陽公元遵等人討伐平定他們。隨從征伐，打敗高車各部落。又打敗庫狄、宥連部，遷移他們别部各户到邊境以南。又進軍攻打侯莫陳部，到達大峨谷，設立據點而返回。調任都水使者，外任晋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

明元帝即位，奚斤擔任鄭兵將軍。詔令因奚斤世代忠誠孝順，追贈他的父親奚箄爲長寧子。明元帝前往雲中，奚斤留守京城。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奚斤召唤他進入天安殿東面走廊下，殺了他。詔令奚斤和南平公長孫嵩等人都坐在朝堂，判决囚徒。明元帝在東郊大檢閲，練兵，任命奚斤代理左丞相，在石會山大閲兵。皇帝西巡，詔令奚斤任前鋒，在鹿那山討伐越勒部，大敗他們。又詔令奚斤和長孫嵩等八人坐在止車門

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

右面，處理各項事務。奚斤被任命爲天部大人，升爵爲公。命令奚斤出入宮廷乘坐輕便車，使用儀仗引導跟隨。

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内離阻。乃遣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晋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吴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兖、豫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太武帝做皇太子時，代理國政，委任奚斤爲左輔。宋國廢黜君主而劉義符登位，他的國内離心離德。明元帝便派遣奚斤攻取黄河以南，賜給奚斤符節，擔任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晋兵大將軍、代理揚州刺史，率領吴兵將軍公孫表等人南征。采用公孫表的計策攻打滑臺，攻不下來，請求增派軍隊。皇帝氣憤他不首先攻取土地，嚴厲斥責他。於是親自南巡，停駐在中山。奚斤從滑臺趕往洛陽，長驅直入到虎牢，平定兖州、豫州各郡。返回包圍虎牢。等到虎牢被占領，奚斤設置郡守縣令來安撫他們。自從魏初以來大將出兵，惟有長孫嵩抗拒宋武帝，奚斤征伐黄河以南，特别給予計時器和十二面以象牙爲飾的大旗。

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凉，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凉。斤耻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己，乃舍輜重，追定於平凉。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爲定所禽。後太武剋平凉，斤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爲公。

太武帝即位，奚斤升爵位爲宜城王，仍然擔任司空。太武帝征伐赫連昌，派遣奚斤率領義兵將軍封禮等人襲擊蒲坂。奚斤又向西占據長安，秦州、雍州的氐人羌人都來歸附。奚斤和赫連定相對峙，接連交戰打敗赫連定。赫連定聽説赫連昌失敗，逃到上邽。奚斤追擊到雍城，未趕上而返回。詔令奚斤撤兵，奚斤請求趁赫連氏的危難平定他們，便進軍征討安定。赫連昌退到平凉據守，奚斤駐扎在安定，因糧食用光馬匹死去，深築營壘固守。監軍侍御史安頡攻打赫連昌，擒獲了他。赫連昌的部衆又擁立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爲國主，守衛平凉。奚斤耻於是元帥而没有擒獲赫連昌便拋下軍用物資，追擊赫連定到平凉。赫連定的部衆將要出動，遇奚斤手下一個小將領犯罪，逃入賊軍中，詳細告訴了實情。赫連定知道奚斤的軍隊缺糧少水，就攔截奚斤的前後部隊。奚斤的部衆大潰敗，奚斤和將領娥清、劉拔被赫連定擒獲。後來太武帝攻克平凉，奚斤等人得以返回。被免職任掌管膳食的小吏，使他背着酒食隨從皇帝回京城來侮辱他。不久被任命爲安東將軍，降爵爲公。

太延初，爲衛尉，改爲恒農王。

太延初年，任衛尉，改封爵恒農王。後來擔

後爲萬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爲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户。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决獄訟，諮訪朝政。

任萬騎大將軍。太武帝商議討伐涼州，奚斤等三十多人議論以爲很難，皇帝不聽從。涼州平定後，奚斤因戰功獲賜奴僕七十户。又因奚斤是元老，賜給安車，評議判決案件，咨詢朝中政事。

斤聰辯强識，善於談論，遠説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嘆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

奚斤聰明雄辯記憶力强，善於議論。追述先代舊事，雖然不全部正確，但常有所得，聽的人贊嘆稱好。經常議論大政，多被采用，朝廷稱贊他。真君九年逝世，終年八十九歲，太武帝親自前去吊喪，謚號昭王。奚斤有幾十個妻妾，兒子有二十多人。

長子他觀襲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效。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爲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絶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長子他觀繼承爵位。太武帝説："奚斤西征之敗，國有刑罰。因他在先朝輔佐政事，所以恢復他的爵位品級，將要收到孟明視的效果。現在奚斤壽終正寢，君臣的名分保全了。"於是降他觀的爵位爲公。傳封國到孫子奚緒，没有子嗣，封國被取消。太和年間，孝文帝追録先代的功臣，以奚斤在廟庭配祭。宣武帝推行延續斷絶的世系，命奚緒弟弟的兒子奚監來繼嗣奚緒。

叔孫建　叔孫俊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爲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爲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

叔孫建，是代郡人。父親叔孫骨，是昭成帝的母親王太后所撫養，以皇子對待。叔孫建少年時因機智勇敢聞名。道武帝前往賀蘭部，他經常隨從在左右。登國初年，任外朝大人，和安同等十三人輪流掌管各項事務，參預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跟隨秦王元觚出使慕容垂，經歷六年纔返回。屢經升遷任中領軍，賜爵爲安平公，外任并州刺史。後來因公事免職，守衛鄴城園。

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饑胡劉武等聚黨叛，明元假建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武。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沁水死，水爲不流。

明元帝即位，思念他從前的功勞，任命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饑饉的胡人劉武等聚集人反叛，明元帝賜給叔孫建從前的軍號、安平公，統領公孫表等人去討伐劉武。斬下一萬多首級，劉武殘餘的部衆逃跑，投入沁水而死，水爲之不流。

晋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

晋國將領劉裕討伐姚泓，命令部將王仲德擔任前鋒，將要逼近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領所屬部衆放棄城池渡過黄河。仲德便進入滑臺，宣揚説："晋國的本意是想用布帛七萬匹向魏國借路，没想到魏國的守衛將領如此輕易地放棄城池。"

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尸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

明元帝聽説後，詔令叔孫建渡過黄河炫耀軍威，斬殺尉建，將他的尸體投入黄河。呼唤仲德軍中的人和他們對話，詰問他們侵犯邊境的情形。

尋還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

叔孫建不久調任廣阿鎮將，威名十分顯著。過了許久，任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領軍隊從平原渡過黄河，攻下青州、兗州各郡。於是向東進入青州，在東陽城包圍宋國刺史竺夔。宋國派遣將領檀道濟、王仲德救援竺夔，叔孫建不能攻克而返回。因有功勞賜爵壽光公。和汝陰公長孫道生渡過黄河向南進發，仲德等人從清水進入濟水，向東逃到青州。太武帝因叔孫建威名震撼南方，爲宋國所畏懼，授他爲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授征南大將軍。

先是，簡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絶其糧道。道濟兵饑，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

當初，挑選幽州、易州以南戍守的兵士集結在黄河邊，一路討伐洛陽，一路攻打滑臺。宋國將領檀道濟、王仲德救援滑臺，叔孫建和汝陰公道生攻打他們。叔孫建分派軍隊鉗制作戰，派遣輕裝的騎兵攔截宋國軍隊的前後，焚燒糧草來斷絶他們的運糧道路。道濟的兵士飢餓，背叛的人接連不斷。因此安頡等人得以攻下滑臺。

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内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爲寇。

叔孫建沉着機敏多智慧，東西征伐，經常爲主要謀士，容貌清秀端莊，號稱嚴明。又善與人相處，尊重賢能喜愛士人，在平原十多年，安撫懷柔内外人士，很得邊境民衆的稱譽，魏國初年的名將，很少有比得上他的。南方畏懼他的聲威謀略，青州、兗州不再進犯。

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

太延三年，叔孫建逝世，終年七十三歲，謚號襄，賜令安葬在金陵。

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爲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閉宫門，明元在外。紹拘逼俊以爲己援。外雖從紹，内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説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悦，以爲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悦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悦舉動有異，

長子叔孫俊，字醜歸，少年時聰明。十五歲時，入宫在皇帝左右侍奉，性格謹慎細密，没有一點過分的行爲。因擅長射箭騎馬，改爲獵郎。道武帝逝世，清河王元紹關閉宫門，明元帝在外面。元紹囚禁逼迫叔孫俊作爲自己的幫手。叔孫俊外表上順從元紹，内心實際上忠心明元帝，隨之和元磨渾等人説服元紹讓明元帝返回。當時明元帝左右僅有車路頭、王洛兒等人，得到叔孫俊等人，大喜，作爲得力的助手。即位後，叔孫俊逐漸升爲衛將軍，賜爵安成公。朱提王元悦

乃於悦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悦殺之。明元以俊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

身上藏刀進入宫中，想殺君奪位。叔孫俊察覺元悦的舉動有些奇特，就在元悦懷中搜出兩把匕首，捉住元悦殺了他。明元帝因爲叔孫俊前後的功勞大，軍隊國家的大事全部委托給他。官員們上奏事情，先由叔孫俊選擇核準，然後奏報。

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是以上下嘉嘆。泰常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賜温明秘器，載以轀輬車，衛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賵賻送終禮皆依俊故事，無得逾之者。

叔孫俊性格公平正直柔順温和，不曾有喜怒的神色，忠誠篤實仁愛厚重，不媚上抑下，每次接詔向外宣布，必定懇切告示，所以上下嘉許贊嘆。泰常元年，去世，終年二十八歲。明元帝親臨喪事哀傷痛哭，朝野人士無不追思惋惜。追贈司空、安成王，謚號孝元，賜給棺材，用喪車運載，衛士引導，陪葬金陵。兒子叔孫蒲繼承爵位。後來立有大功以及寵幸重臣逝世，饋贈送終的禮儀都依照叔孫俊的舊例，没有能超過他的。

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没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葬焉。

當初，叔孫俊去世，明元帝命令叔孫俊的妻子桓氏説："在世既然同享榮華，死後應同一墓穴。能够殉葬的話，可隨你的意。"桓氏於是自縊，合葬在一起。

俊既爲安城公，俊弟鄰襲父爵，降爲丹楊公，位尚書令、涼州鎮大將。與鎮副將奚牧，并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叔孫俊封爲安城公後，叔孫俊的弟弟叔孫鄰繼承父親的爵位，降爲丹楊公，擔任尚書令、涼州鎮大將。和軍鎮副將奚牧，都因是貴戚子弟，競相貪圖財貨，直至互相檢舉，獲罪被殺。

安同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晋，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暐爲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没入苻氏宫，出賜劉庫仁爲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稱旨。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

安同，是遼東的胡人。他的祖先叫世高，漢代時作爲安息王的侍子進入洛陽。經歷魏到晋朝，避難到遼東，便在那裏定居。父親安屈，在慕容暐手下爲官。慕容暐被苻堅消滅，安屈的朋友公孫眷的妹妹被收進苻氏宫中，放出賜給劉庫仁爲妻，庫仁尊重寵愛她。安同跟隨公孫眷經商販賣，見到道武帝有匡時救世的才華，便留下來侍奉他。安同性格端莊嚴肅賢明寬厚，愛作忠厚長者之言。登國初年，道武帝向慕容垂徵兵，安同頻繁出使符合旨意。擔任外朝大人，和和跋等人出入宫中，輪流掌管各項事務。

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

隨從道武帝到柴壁征伐姚平，姚興用全部軍隊救援姚平，安同獻計説："汾水東有個蒙阬，東西長三百多里，路途不通暢。姚興前來，必定是從汾水西，從高處到低處，直接到柴壁，如此則敵寇内外的勢力相連接。應該截斷汾水建南北

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

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并理人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欲修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静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欲圖大事。

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爲左輔。及即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能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閲，家法修整，爲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爲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曰恭惠。

安原　安頡

屈弟原，雅性矜嚴，沈勇多智略。明元時，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輒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鲁兵將軍。

太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爲五道。遷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爲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决。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内實積聚，及誅後，籍其財至

向的浮橋，在西岸築起圍堤。西岸圍堤加固後，賊寇到來也無處施展智慧軍力了。”道武帝聽從他的建議。姚興果然看着姚平被消滅而不能救助。安同因謀劃的功勞，賜爵北新侯。

明元帝即位，命令安同和南平公長孫嵩審理訴訟。又詔令安同和肥如侯賀護持符節巡視并、定二州以及居住在山野的雜胡、丁零。安同宣布詔書安撫慰勞，詢問民衆的疾苦，糾舉郡守縣令的不法行爲，郡國整肅。安同東出井陘，到達鉅鹿，調發民衆想要修造大嶺山道路，打通天門關。又在宋子修築城池，來鎮定郡縣人心。賀護嫉恨安同得人心，指使他人告發安同修築城池聚集民衆，想圖謀起兵。

太武帝代行處理國政，臨朝理事，委任安同爲左輔。即位後，安同升爵爲高陽公，擔任冀青二州刺史。安同的長子安屈，明元帝時，掌管太倉事務，盜取官府粳米幾石，想用來贍養父母。安同大怒，請求處死安屈，彈劾自己没有教好兒子。皇帝嘉許而寬恕他，下詔長期供給稻米。安同在職精明理事，擅長考校審閲，家法嚴整，爲世人所稱道。在冀州時，年紀已老，很愛聚斂財貨，大修佛寺佛塔，爲百姓所厭惡。去世，追贈高陽王，謚號恭惠。

安屈的弟弟安原，性格慎重嚴肅，沉着勇敢多智謀。明元帝時，爲獵郎，外出監察雲中的軍隊事務。當時赫連屈丐侵犯河西，安原用幾十個騎兵攻打他們，殺死十多人。皇帝因安原輕敵，違背指揮，加以治罪。然而知道安原勇敢，便委任他爲將，鎮守雲中。蠕蠕侵犯邊境，安原打敗他們，以功勞賜爵爲武原侯，加授鲁兵將軍。

太武帝即位，安原被任命爲駕部尚書。皇帝征伐蠕蠕大檀，分爲五路。安原升爲尚書左僕射，升爵爲河間公。安原在朝廷没有朋黨，然而仗恃寵幸驕横恣意，對别人多有排斥抑制。爲兒子求娶襄城公盧魯元的女兒，魯元不答應。安原控告他的罪狀，事情相牽連，經歷多時不能判决。安原畏懼不能獲勝，便謀劃作亂，事情泄露，受死刑。安原兄弟外表上節儉而實際上積聚

數萬。

弟頡，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爲内侍長，令察舉百僚，糾刺奸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爲忠，特親寵之。

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粮，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爲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爲辭。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焉。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

赫連定將復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彦之寇河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彦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與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爲王。卒，謚曰襄。頡爲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嘆惜。

庾業延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内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産，富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内侍長。和辰分别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

官軍之警於柏肆也，賀蘭部帥附

財貨，他被殺後，没收的財産達幾萬貫。

弟弟安頡，善辯聰慧多策略，最有父親的風範。明元帝初年，擔任内侍長，命他糾察百官，檢舉奸猾邪惡之徒，無所顧忌。曾經告發他父親的私事，皇帝認爲他忠誠，特别親近寵信他。

宜城王奚斤從長安追擊赫連昌到安定，安頡擔任監軍侍御史。奚斤因馬匹大多發病而死，士兵缺乏糧食，便修築營壘固守。派遣太僕丘堆等人到民間督運租穀，被赫連昌打敗。赫連昌便驕傲自誇，每天前來侵犯擄掠。安頡説："與其等死，不如作戰而死！豈可坐着被囚禁呢？"奚斤便以馬匹死亡爲理由不戰。安頡便暗中和尉眷等人謀劃，挑選騎兵等待時機。赫連昌前來攻打營壘，安頡出營應戰，赫連昌因馬匹受驚而落下馬來。安頡擒獲赫連昌送到京城，賜爵西平公，代替丘堆統領各軍。

赫連定將要又一次進入長安，詔令安頡鎮守蒲坂來抗拒他。宋國將領到彦之侵犯黄河以南來援助赫連定，陳列軍隊在南岸，直到衡關。太武帝西征赫連定，任命安頡爲冠軍將軍，統領各軍攻打彦之。於是渡過黄河，攻打洛陽，攻克。進軍攻打虎牢，虎牢潰敗。安頡又和琅邪王司馬楚之平定滑臺，擒獲宋國將領朱脩之、李元德和東郡太守申謨。便整頓軍隊回京城，升爵位爲王。去世，謚號襄。安頡做將領善於安撫部衆，等到去世，宋國投降的士兵無不感嘆惋惜。

庾業延，是代郡人，後來賜名爲庾岳。他的父親和哥哥和辰世代掌管牲畜放牧，逐漸升中部大人。昭成帝逝世，苻氏侵入國内，禍難之時，聚斂牲畜，財富如同國君。劉顯陰謀作亂，道武帝前往外地，和辰敬奉獻明太后接回道武帝，又得到他的財物。任命和辰爲内侍長。和辰區分公私舊日的牲畜，很不合乎旨意，道武帝因此怨恨他。庾岳獨能恭敬謹慎，善於生活在危難之中，道武帝稱許他。庾岳和王建等人都擔任外朝大人，參預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隨從平定中原，被任命爲安遠將軍。

官軍在柏肆警戒，賀蘭部的頭領附力眷、紇

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

突鄰部的頭領匿物尼、紇奚部的頭領叱奴根等人聽說後，在陰館反叛。南安公元順討伐他們，不能攻克，詔令庾岳。討伐打敗離石反叛的胡人頭領呼延鐵、西河反叛的胡人頭領張崇等人。因功勞賜爵位西昌公，調任鄴城行臺。庾岳爲將領有謀略，部衆佩服他的機智勇敢，名聲在各將領之上。等到罷除鄴城行臺，以庾岳所統領的六郡設置相州，隨即任命庾岳爲刺史。庾岳執法公平適當，百姓稱贊他。鄴城舊時有園池，當時果品剛成熟，丞吏送給他，庾岳不接受，說："果品還沒進獻皇上，我怎能先吃！"他就是如此地謹慎。升任司空。

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冤惜焉。

庾岳哥哥的兒子庾路，犯了罪過，叔父兄弟全被誅殺，特地赦免庾岳父子。候官告發庾岳衣服鮮麗，舉止行爲仿照君主。遇到道武帝患病，猜忌很多，便殺了他。當時人都爲庾岳感到冤枉惋惜。

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州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庾岳安葬在代郡以西善無地界內。後來太武帝征伐赫連氏，經過庾岳的墓地，悲愴地改變臉色，下詔爲庾岳建廟，命令一州的人，四季祭奠。訪求庾岳任將帥的子孫，找到他的兒子庾陵。庾陵隨從征戰有功勞，准許他繼承父親的爵位。

王建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兄廻，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廻父子伏誅。其訐直如此。

王建，是廣甯人。姑奶奶是平文帝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王豐，因是皇帝的舅父而顯貴。王豐的兒子王支，娶昭成皇帝的女兒，十分受親近厚待。王建年輕時娶公主。登國初年，擔任外朝大人，和和跋等十三人輪流掌管各項事務，參與國家大事的謀劃。道武帝派遣他出使慕容垂，王建聲音大神情高昂，慕容垂認爲他很豪壯。返回擔任左大夫。王建的哥哥王廻，當時擔任大夫，幾個兒子多不守法，王建都將情形上奏，王廻父子受死刑。王建就是這樣地不徇私情。

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粮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

隨從征伐各國，打敗二十多個部落。又隨從征伐衛辰，打敗了他。擔任中部大人。在參合陂打敗慕容寶，皇帝乘勝將要席捲南方，便挑選俘虜的兵士，有才能的留下來，其餘的打算全部發給衣服糧食遣送回去，使中原的人都知道恩德。

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内空虚，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吊人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帝既而悔焉。

王建以爲慕容寶在這裏覆滅失敗，國内空虚，擒獲後放回去，放縱敵人會産生禍患，不如殺了他們。皇帝説："如果聽從王建的話，不是討伐罪人撫慰民衆的道理。"各將領都以爲王建的話是對的，王建又執意堅持，於是活埋俘虜。皇帝隨後感到後悔。

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剋，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於栢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内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盗亂府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并州平定後，皇帝出井陘，停駐在常山，各郡都投降，惟有中山、鄴、信都三城不歸順。皇帝便派遣衛王元儀南攻鄴城，王建攻打信都等城。王建等人攻打城池六十多天，不能攻克，士兵多有傷亡。皇帝從中山前往信都，使敵軍投降。皇帝前往鉅鹿，在栢肆塢打敗慕容寶的軍隊，便包圍中山。慕容寶放棄城池逃往和龍，城内没有主宰，魏軍將要趁夜晚進城乘勝占據城門。王建貪婪而没有計謀，意在擄掠繳獲，恐怕士兵肆意劫掠，盗竊擾亂府庫，請求等到天亮，皇帝便停止行動。當天夜晚，徒何人共同擁立慕容普驎爲君主，於是關閉城門堅固防守。皇帝調動全部軍隊攻打城池，派人登上戰車靠近城墻，招降城内的兵士。城内人都説："祇是恐怕如同參合陂的兵士，僅能保全短時間的性命而已。"皇帝聽説後，回頭看着王建而吐口水到他臉上。

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中山平定後，賜王建爵濮陽公。調任太僕，改封真定公，加授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去世，陪葬在金陵。

羅結 羅斤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蛇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宫，出入卧内，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爲私第别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

羅結，是代郡人。他的先人世代統領部落，是魏國屬臣。劉顯作亂，羅結隨從道武帝前往賀蘭部。後來賜爵位爲屈蛇侯。太武帝初年，屢經升遷任侍中、外都大官，總領三十六曹事務。一百零七歲時，精神爽朗不衰弱。太武帝因爲他忠誠，十分信任厚待他，命他監督掌管後宫，出入於内宫，任長秋卿。一百一十歲時，詔令准許他告老回家。賜給大甯東川作爲他私人住宅别墅，并爲他建築城墻，當即稱爲羅侯城。朝廷每當有大事，派人乘驛站馬匹向他咨詢。一百二十歲時，去世，謚號貞。

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凉州，以功

兒子羅斤，隨從太武帝討伐赫連昌，努力作戰有功勞，歷任四部尚書。隨從平定凉州，因功

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鎮都大將。卒，謚曰静，陪葬金陵。

賜爵帶方公，任長安鎮都大將。遇蠕蠕侵犯邊境，任柔玄鎮都大將。去世，謚號静，陪葬在金陵。

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伊利襲。

兒子羅敢繼承爵位，擔任庫部尚書。去世，兒子伊利繼承爵位。

樓伏連

樓伏連，代人也。代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晋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禄勛，進爵爲王。後鎮統萬。薨，謚恭王。

樓伏連，是代郡人。世代擔任部落首領。伏連忠厚有器度，十三歲時，繼承父親的首領位，統領部落。道武帝初年，隨從打敗賀蘭部，又平定中山。等到在柴壁征伐姚平，因功勞賜爵爲安邑侯。明元帝時，擔任晋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帝即位，伏連封爲廣陵公，又升爲光禄勛，升爵位爲王。後來鎮守統萬。逝世，謚號恭王。

子真襲，降爵爲公。

真弟大拔，封鉅鹿子。

兒子樓真繼承爵位，降爵爲公。

樓真的弟弟大拔，封鉅鹿子。

樓寶

大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樸，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

大拔的孫子樓寶，字道成，性格淳樸，喜好讀書。明帝時，官至朔州刺史。當時邊境戰事頻繁，民衆多流亡四散，樓寶到達後逐漸安撫招集他們，殘破損壞的舊住宅，都命令修葺建造，民衆歸來的接連不斷，年終考核是全國最好州官。

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囚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樓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爲内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

後來跟隨大都督源子邕討伐葛榮。朝廷軍隊大敗，樓寶被囚禁在葛榮軍中，改换姓名，躲在士兵中，避免受害。很久後，賊軍中有個認識樓寶的朔州人，對樓寶説："你怎可自尋痛苦到這種地步?"於是帶着他到葛榮那裏。葛榮笑着説："樓公，我正謀劃成大事，爲什麽相見這麽晚!"回頭對别人説："此人行善，天道報答他，得以免除亂兵傷害，就是應驗。"樓寶遇見逃跑的人，秘密啓奏賊軍形勢，打算作内應。天子感念他的壯志，徵召樓寶的第二個兒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被消滅，樓寶得以返回。

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悪，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

永安年間，樓寶獲賜員外散騎常侍，出使蠕蠕。在此之前，蠕蠕自稱藩屬上奏表，後來因中原不强，書信采用對等國家的禮儀。樓寶責備他們。蠕蠕君主大爲驚慌，自知不對，道歉説："這是寫信人的錯誤。"便改稱藩國。

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彦

孝武帝即位，下令樓寶和行臺長孫子彦鎮守

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宫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恒農。後來隨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令他兼著作郎，監修國史，另封平城縣子。後來任國子祭酒、侍中，升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代行東宫詹事。樓寶爲人簡約少言，很熟悉舊事，擔任師傅，恭謹謙虚，因此爲别人所尊敬。後來代理涇州事務，在州中去世。

閭大肥

閭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期思子。與弟并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爲内都大官，進爵爲侯。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閭大肥，蠕蠕人。道武帝時歸附魏國，娶華陽公主，賜爵爲期思子。和弟弟都爲上等賓客，進入八議之列。明元帝即位，擔任内都大官，升爵位爲侯。宜城王奚斤攻打虎牢時，大肥和娥清率領十二軍從中路出發。太武帝初年，又和奚斤出雲中白道討伐大檀，打敗了他。後來隨從討伐赫連昌，因立功被授爲滎陽公。公主逝世，又娶濩澤公主。太武帝將要封大肥爲王，因病去世。

奚牧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害帝，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个山以告。帝録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數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奚牧，是代郡人。穩重忠厚有智謀，道武帝寵信厚待他，稱他爲仲兄。當初，劉顯謀害皇帝，梁眷知道這件事，暗中派奚牧和穆崇到七个山告發。皇帝追録先帝時舊臣的功名，又因奚牧告發劉顯的功勞，派他上奏政事，參與國家大事的謀劃。隨從征伐慕容寶，因功勞被任命爲并州刺史，賜爵爲任城公。并州和姚興的領土接壤，姚興時而侵犯邊境。奚牧便給姚興寫信，自稱頓首，以平等的禮節對待他，有責備姚興侵犯邊境不合正道的意思。姚興因與國和好交往，怨恨奚牧，告訴給道武帝，道武帝殺了奚牧。

和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别帥木易于，破之。出爲平原太守。

和跋，是代郡人。世代統領部落，是魏國屬臣。到和跋時，以才華明辯而聞名。道武帝擢升他爲外朝大人，參與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很有智慧謀算，賜爵爲日南公。隨從平定中原，因功勞升爲尚書，鎮守鄴城。因爲打敗慕容德的軍隊，改封爲定陵公。和常山王元遵討伐賀蘭部的别部頭領木易于，打敗了他。外任平原太守。

道武寵跋於諸將。群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虚譽，炫曜於時。性尤

道武帝寵愛和跋超過各將領。群臣都崇尚恭敬節儉，而和跋喜好虚假的聲譽，在當時炫耀。

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産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

性格極爲奢侈多欲，皇帝告誡他不改正。後來皇帝向北到豺山狩獵，逮捕和跋，在路邊殺了他。妻子劉氏自殺死去。當初將殺和跋時，道武帝命令他的幾個弟弟和毗等人去訣别。和跋對和毗說："灅水以北土地貧瘠，可住在河流以南，就地耕種良田，成爲産業，各自互相激勵。"命他背對自己，說："你們怎能忍心看着我死！"和毗等人理解他的含義，假稱使者，投奔長安。道武帝誅殺和跋全家。

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群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後來太武帝前往豺山圍獵，忽然間大霧四面密布，奇怪而詢問原因。群臣都說和跋世代住在這裏，祠堂墳墓還存在，或許導致了這種現象。皇帝派遣建興公古弼用三牲祭祀，霧立即消散。後來太武帝狩獵的時候，都先派人祭祀。

莫題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

莫題，是代郡人。多智慧，有才幹。起初擔任幢將，統領禁軍。道武帝征伐慕容寶時，慕容寶夜晚侵犯軍營，軍人驚慌害怕。有逃回京城的人，說官軍在栢肆失敗。京城人心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此想代理國家事務。莫題說："大事不可輕率，不然的話，禍難將到來！"元順便停止行動。莫題後來被封爲高邑公。

初，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昭，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當初，窟咄侵犯南部邊境，莫題這時對皇帝有叛變之心，送箭給窟咄，對他說："三歲的小牛犢豈能承受重載！"意思是窟咄年長而皇帝年少。皇帝記恨他，後來有人告發莫題在住處中傲慢，仿照君主。皇帝便派人拿箭給他看，問他說："三歲的小牛犢能不能承受重載？"莫題接到詔書，父子相對哭泣。次日清晨，被殺。

賀狄干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絶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

賀狄干，是代郡人。家庭本是小宗族，世代忠厚，爲將以公平允當著稱。升爲北部大人。登國初年，和長孫嵩輪流掌權。善於處理政務，受人喜愛尊敬。道武帝派遣狄干送馬一千匹，和姚萇聯姻。遇姚萇死去，姚興即位，便留下狄干而斷絶婚姻關係。姚興的弟弟姚平侵犯平陽，道武帝討伐平定了他，擒獲他的將領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多人。後來姚興用駿馬一千匹贖回伯支，而放狄干返回，皇帝答應了他。

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遥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狄干在長安，學習經書史籍，通曉《論語》、《尚書》各經，舉止高雅，恰如儒生。起初，皇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然被姚興扣留，遥賜狄干爵爲襄武侯，加授秦兵將軍。等狄干歸來，皇帝見他的言語衣服類似於中原，以爲他是羡慕學習，因此怨恨他，不久就殺了他。

李栗

李栗，雁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

李栗，是雁門人。昭成帝時，祖父和父親進入北方。李栗少年時能言善辯，才思敏捷，有才能和軍事謀略。起初隨從道武帝前往賀蘭部，道武帝喜愛他的技藝才能。當時王業初創，左右親信，多任用親屬同鄉，僅李栗一人遠來依附，而且不是親戚舊交。多次立有戰功，被任命爲左軍將軍。

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笑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卑謙之禮，自栗始也。

李栗性格輕率怠慢，仗恃寵信，不遵循禮儀法度。經常在道武帝面前傲慢不恭，不恭敬嚴肅，談笑咳吐隨意。道武帝加上他往日的過失殺了他。於是威嚴開始樹立，制定群臣施用謙卑的禮節，是從處死李栗開始的。

奚眷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爲武牢鎮將，爲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都曹尚書督偏將出别道。詔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于都南，爵除。

奚眷，是代郡人。少年時有謀略。在道武帝時，立有戰功。明元帝時，擔任武牢鎮將，爲敵寇所畏懼。太武帝時，賜爵爲南陽公。等到征伐蠕蠕，奚眷任都官尚書統領偏師從另外的道路出動。詔令在鹿渾海會合，奚眷和中山王元辰等各大將都延誤期限，被殺死在都城南，爵位被取消。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説，咸藉股肱。神元、桓、穆之際，王迹未顯，操、含托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并貽非命，惜乎！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夙奉龍顔，早著誠款，遂膺寵眷，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

論曰：帝王的興亡，雖然是天命，處理國家大事，都憑藉輔佐大臣。神元帝、桓帝、穆帝之時，帝王迹象没有顯露，衛操、莫含在奔走的歲月歸附，自處於建立功名的境地，可以説是有志向見識的人。而劉庫仁兄弟忠心耿耿，無論盛衰不變心，純正的節操所在，心意當是遠大的，而都壽命不長，可惜啊！尉古真兄弟忠誠勇敢奮發而起，捨身取義。尉眷聲威謀略聞名於時，增添家族名望。穆崇侍奉皇帝，很早顯示誠心，得到寵信眷顧，位列三公。至於親身參預作亂謀劃，

從享于廟，抑亦尚功。世載公卿，弈弈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崤之責已赦，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禮隆渥，没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威震夷楚。俊委節明元，義彰顛沛，察朱提之變，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頡禽赫連昌，摧宋氏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王建位遇既高，許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罪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禄。樓伏連、閭大肥并征伐著績，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最終却得到保全，在廟庭配祭，也是因爲崇尚他的功勛。世代擔任公卿，接連高官厚禄，盛事啊！奚斤世代有忠孝之稱，克敵制勝。而平涼之戰，軍隊被殲滅本人被俘虜，雖然兵敗崤山的罪責已經赦免，而堆積敵人尸體的功效没有建立，然而恩情隆重禮儀優厚，死後在廟庭祭祀。叔孫建年輕時顯示誠心殷勤，最終立下功勛，治理邊境有方略，聲威震撼夷族楚地。叔孫俊歸附明元帝，道義在危難時顯露，考察朱提王的變故，有金日磾的風範，加上柔順而能正直，受到朝野的贊美。安同是外族人，以智慧見識入朝任用，職責同於當時英才，是有緣由的！安頡擒獲赫連昌，摧毁宋氏的軍隊，成爲名將，是不應輕視的。庾業延在危難之時始見記載，在創業之際接受重任，智慧勇敢已經展示，功名尤爲顯赫，而不免於被殺，大概也是命運吧。王建地位待遇已高，揭人隱私以尋求正直，參合陂之戰，不是他的罪過嗎！羅結父子歸附，子孫高官厚禄。樓伏連、閭大肥都征戰四方建立功績，在前代獲得名聲。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有忠誠勤奮和征戰攻伐的功勞，却不能因功名而保持謙卑，都被處死，也是各人的命運吧。



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

燕鳳　許謙　崔宏(子)浩　張袞(弟)恂　鄧彦海

燕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决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

燕鳳字子章，是代郡人。少年時喜好學習，博覽經書史籍，熟悉陰陽讖緯。昭成帝很早聽説他的名聲，派人以禮徵召他，燕鳳不接受聘請。等到軍隊包圍代郡，對城内的人説："燕鳳如果不前來，將要屠城。"代郡人畏懼，便送出燕鳳。昭成帝以賓客禮接待他。後來燕鳳被任命爲代王左長史，參與決斷國家大事。又以經書傳授獻明帝。

嘗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强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俊，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説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

曾經出使苻堅處，苻堅問燕鳳説："代王是什麽樣的人?"燕鳳回答説："代王寬厚、和順、仁義、慈愛，謀略深而高瞻遠矚，是一代的英明君主。常有吞并天下的志向。"苻堅説："你們北人，没有堅固的鎧甲、鋭利的兵器，敵人弱小就進攻，敵人强大就後退，豈能統一天下?"燕鳳説："北人健壯强悍，上馬拿三種兵器，奔馳起來像飛一樣。皇上英勇傑出，統一北方領土，戰士百萬，號令如一。軍隊没有輜重、糧草之累，輕裝快捷，從敵人手中取得物資。這是南方之所以疲勞困頓，北方之所以經常取勝的原因。"苻堅説："貴國人馬有多少?"燕鳳説："射箭的戰士幾十萬，有馬一百萬匹。"苻堅説："你説的人數差不多，但説的馬數太多了。"燕鳳説："雲中川從東山到西河有二百里，北山到南山有一百多里，每年初秋，馬匹時常大集中，差不多充滿山川。以此推測，我説的還不够。"燕鳳返回，苻堅厚加贈送禮物。

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

昭成帝逝世，道武帝將遷往長安。燕鳳因道

道武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各統之。兩人素有深仇，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

武帝幼小，一再向苻堅請求説："代王剛逝世，臣子逃亡叛變，遺孫年幼，没有人輔助擁立。別部大人劉庫仁勇敢而有智慧，鐵弗衛辰狡猾多端，都不能獨用。應該分部落爲兩部分，使二人各自統領。二人一向有深仇，按情勢没有人能先發難，這是控禦邊境的上策。等代王的孫子長大，隨後扶持而立他，這是陛下對亡國的大恩惠。"苻堅聽從他的意見。燕鳳不久回到東境。

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勛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等到道武帝即位，燕鳳歷任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十分受器重。明元帝時，和崔宏、封懿、梁越等人入宫講授經傳，出宫議論朝廷政事。太武帝初年，燕鳳以舊日功勛賜爵爲平舒侯。去世，兒子燕才繼承爵位。

許謙 許洛陽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

許謙字元遜，是代郡人。少年時有文才，擅長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帶領家族歸附，昭成帝擢升他爲代王郎中令，兼管文書記録。和燕鳳都教獻明帝經典。昭成帝逝世後，許謙被遷往長安。苻堅的堂弟行唐公苻洛鎮守和龍，請求帶上許謙到鎮所。不久，許謙因繼母年老，辭職回家。

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爲右司馬，與張衮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悦，賜謙爵關内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登國初年，許謙歸附道武帝，被任命爲右司馬，和張衮等人輔助初期的帝業。慕容寶前來侵犯，道武帝派許謙向姚興報告禍難。姚興派將領楊佛嵩前來救援。佛嵩行動遲緩，道武帝命令許謙寫信給他，佛嵩便日夜趕路。道武帝大喜，賜許謙爵關内侯。慕容寶失敗，佛嵩纔返回。等到慕容垂死去，許謙上書道武帝勸他稱帝。并州平定後，任命許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去世，追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謚號爲文。

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録謙功，以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兒子洛陽繼承爵位。明元帝追録許謙的功勞，任命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中的田地三次生長多穗的吉祥禾苗，都是不在一地而穗數相同。太武帝認爲吉祥，升他的爵位爲北地公。去世，謚號恭。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悦，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是魏司空崔林的六世孫。祖父崔悦，在石季龍手下爲官，擔任司徒右長史。父親崔潛，在慕容暐手下爲官，

暐，爲黄門侍郎。并以才學稱。

宏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虚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材，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釗及晋叛將張願所留。郝軒嘆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摇之勢，而與鴳雀飛沉，豈不惜哉！"

擔任黄門侍郎。都以才學著稱。

崔宏少年時聰明優異，被稱爲冀州神童。苻融擔任冀州刺史，虚心禮敬他。崔宏被任命爲陽平公侍郎、兼冀州從事。出則總領各項事務，入則成爲賓友，處理事情有條理，從不拖延不决。苻堅知道後，召入任太子舍人。崔宏以母親有病加以推辭，不就任。降職爲著作佐郎。太原人郝軒有善於識别人的名聲，稱贊崔宏有輔佐帝王的才能，爲近代以來所未有。苻堅死後，崔宏避難到齊魯之間，被丁零人翟釗和晋國叛變的將領張願所收留。郝軒嘆息説："這樣的人才，遭遇這樣的時代，不能扶摇直上，却如鴳雀飛落，豈不可惜！"

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内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産爲意，妻子不免飢寒。

在慕容垂手下爲官，擔任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内史，所任職務都聞名。立身正派，即使在戰亂中，還磨礪志行刻苦學習，不把財産放在心上，妻子兒女不免飢寒。

道武征慕容寶，次常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爲黄門侍郎，與張衮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晋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

道武帝征伐慕容寶，停駐常山。崔宏放棄郡城逃到海邊。皇帝早就聽説過他的名聲，派人尋求，崔宏來到，任命爲黄門侍郎，和張衮合掌機要事務，創立制度。當時晋國使者前來通和修好，皇帝將要回訪，詔令有關官員商議國名。崔宏議論説："三皇、五帝建立國號，有的是憑藉所出生的土地，有的是采用封國的名字。所以虞、夏、商、周開始都是諸侯，等到聖德隆盛，萬國擁戴，稱號依照本號，不再换立。惟獨商朝屢次遷移，改國號爲殷。然而還是兼用，不廢除開始時的名號。所以《詩經》説'殷商之旅'，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國家雖然統領北方廣袤的領土，但直到陛下，纔順應天命而稱帝。雖然説是舊邦國，接受天命成爲新國家。因此登國初年改代國爲魏國。慕容永也奉獻魏地。魏是大名號，是神州的上等區域，這是改朝换代的徵兆驗證，奉天承運的玄妙符命。臣下以爲應稱爲魏。"道武帝聽從他的意見，於是稱魏。

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

等到皇帝前往鄴城，詢問舊事，崔宏對答如流，皇帝認爲他回答得好。返回停駐在恒嶺，皇帝親自登上山頂，安撫慰勞新歸附的人，剛好遇到崔宏扶着老母登嶺，便賜予他耕牛糧食。於是

給以車牛。

詔令所有不能自己行走的遷徙人員，供給牛車。

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

崔宏升爲吏部尚書。當時命令有關官員制定職官封爵，撰寫朝廷禮儀，協調音樂，確定律令，申明禁令，崔宏總管而裁定，作爲永久的法規。等到設置八部大夫，比擬尚書省八座，崔宏統管三十六曹，如同尚書令、僕射統領政事。深受信任，權力最大。以節約儉樸自律，不經營家產，家徒四壁，出門没有車輛，早晚步行上朝。母親七十歲，供養没有好膳食。皇帝聽說後，更加器重他，厚加饋贈。當時人也有的譏諷他過分儉約，而崔宏要求自己更嚴格。時常被召見詢問古今舊事，帝王制度，崔宏陳述古人禮樂制度，以及前代興廢的緣由，很合皇帝的旨意。未嘗因正直而違忤旨意，也不阿諛以苟且容身。到道武帝晚年，大臣多冒犯威嚴引起皇帝發怒，而崔宏獨不受譴責，就是由於這一點。

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説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彦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

皇帝曾經召唤崔宏講説《漢書》，説到婁敬勸説漢祖，想把魯元公主嫁給匈奴，道武帝認爲好，感嘆了很久。因此衆位公主都嫁到歸附的國家，朝廷大臣的子弟、大族的優秀人才不能娶公主。免除尚書的職務，賜崔宏爵爲白馬侯，加授周兵將軍，和舊功臣庾岳、奚斤等人同一等級，而受信任寵愛超過他們。

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

道武帝逝世，明元帝没有即位，清河王元紹利用人心不定，大量放出財物布帛，賞賜朝廷官員。崔宏獨不接受元紹的財物，長孫嵩以下的官員都感到慚愧。詔令派遣使者巡視郡國，糾舉不依法辦事的郡守縣令，命令崔宏和宜都公穆觀等人糾察，皇帝稱贊他們公平得當。又詔令崔宏和長孫嵩在朝堂判決刑事案件。

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并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

明元帝因郡國豪强成爲民衆的大患，便好言下詔徵召他們。人們多留戀本土，而官府强迫遣送他們，於是輕薄的青年人，就互相煽動，在各處聚集。西河、建興盜賊并起，郡守縣令討伐而不能禁止。皇帝便召見崔宏和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人詢問策略。崔宏想要采用大赦來解除禍難。元屈説："不如先誅殺元凶，然後赦免他們的同黨。"崔宏説："帝王治理天下，以安定民衆爲本，何必顧及小的是

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

非。赦免雖然不是正道，但可以權且施行。如果赦免後還不改正，再殺他們也不晚。”明元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内，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

神瑞初年，詔令崔宏和南平公元嵩等人坐在止車門右，處理機要事務。并州胡人幾萬向南擄掠河内，皇帝派遣將軍公孫表等人討伐他們，大敗。皇帝向群臣詢問計策。崔宏説：“公孫表等各軍，不是兵力不足，衹是部署失當，所以使小盜賊苟延殘喘而已。胡人雖然多，而没有勇猛强健的主將，是所謂的千名奴僕共有一膽。我們應尋到一向爲胡人所信服的大將，帶領幾百騎兵，前往統領公孫表的軍隊去討伐他們，盜賊聽説後，必定望風震撼。壽光侯叔孫建，從前在并州，諸將無人可比。”皇帝聽從他的建議，終於平定胡人盜賊。崔宏不久被任命爲天部大人，升爵位爲公。

泰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泰常三年夏天，崔宏病重，皇帝派遣侍中穆觀到他那裏接受遺言，侍臣詢問疾病，一夜往返幾次。去世，追贈司空，謚號文貞公，喪禮全部依照安城王叔孫俊的舊例，詔令群臣和附屬國的頭領都去參加葬禮，除親王以外，都命令叩拜送葬。兒子崔浩繼承爵位。太和年間，孝文帝追録先代功臣，以崔宏配祭廟庭。

崔浩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宫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

崔浩字伯深，少年時愛好學習，博覽經書史籍，天象陰陽百家學説，無不廣博閲覽。精心研究義理，當時没有人趕得上。二十歲擔任通直郎，升爲著作郎。道武帝因他工於書法，時常安置在左右。道武帝末年，威嚴頗爲苛刻，宫省左右的人，多因微小的過失獲罪，無不躲避，避免眼下的變故。崔浩獨自恭敬勤懇不懈怠，有時整天不回家。皇帝知道後，就命令賜予御用的食物。崔浩正直任事，不爲困厄改變節操就是如此。

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并乘軒軺，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説《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

明元帝初年，被任命爲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時常傳授經書給皇帝，每到祭祀時，父子都乘坐小車，當時人很羡慕。明元帝喜好陰陽術數，聽到崔浩講説《周易》和《洪範》五行，認爲他講得好。便命令他占卜吉凶，參加觀察天

疑惑。浩總核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决，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宫，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嫱者。明年，姚興果獻女。

象，考定疑難的事。崔浩綜考天人關係，標舉大綱。所作決斷，多有應證。常參與軍隊國家大事的謀劃，很被寵信。當時有隻兔子在後宫中，不知從何處進入，皇帝命崔浩推算，崔浩以爲將有鄰國進獻宫女。第二年，姚興果然獻女。

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户，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

神瑞二年，秋天穀物歉收，太史令王亮、蘇坦通過華陰公主等人説："讖書上講：國家應定都在鄴城，將國泰民安五十年。"勸説皇帝遷都到鄴城，可救今年的饑荒。皇帝就這事詢問崔浩。崔浩説："這不是長久之計。東鄰州郡的人，經常以爲國家居住在廣袤的土地上，民衆牲畜無法計算，稱爲牛毛般的人群。現在留守舊都城，分出家庭向南遷移，恐怕不能填滿各州的土地。雜居在郡縣中，處於叢林之下，不習慣水土，遭疾病瘟疫死傷，情形顯現暴露，百姓的心意就疑惑。四方聽説後，就有輕視欺侮的想法，屈丐和蠕蠕必定聯合而來。雲中、平城就有危險的事，其間阻隔着恒山、代谷，千里之間，必須要救援，奔赴是很困難的。如此，就聲名實力都受損失了。現在居住在北方，假使山東有變故，輕裝的騎兵南向出動，炫耀聲威於原野之中，誰人知道多少？百姓看見他們，望到騎兵就震驚伏地。這是國家制服華夏的長遠計策。到了春天草木生長，乳酪將生産，加之有野菜瓜果，足以維持到來年秋天。到那時如得到中等年成，事情就成功了。"皇帝很同意他的意見。又派宦官詢問崔浩説："現在既然無法等到來年秋天，或許明年又不豐收，該怎麽辦？"崔浩説："可挑選貧窮户，到各州就地謀食。如果來年秋天無收成，希望再作打算。衹是不可以遷都。"皇帝於是分派飢民到山東三州謀食，放出糧倉的糧食來供給他們。來年結果大豐收，賜給崔浩妾一人，以及衣服綿絹等物。

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謡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説神降于莘，其至之日，

當初，姚興死的前一年，太史上奏熒惑星在匏瓜星宿中，一夜之間忽然消失，不知到了何處。有人説落下到危亡的國度，將編出童謡妖言，然後成爲災禍。皇帝於是召集大儒，和史官探求熒惑星到了何處。崔浩回答説："考《春秋左氏傳》叙述神降在莘地，到的那天，各用相應

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内。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説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

泰常元年，晋將劉裕伐姚泓，欲溯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内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内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鬥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吴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晋將朱超石所敗。帝恨

的物品祭祀。請讓我用日辰推算。庚午日的晚上，辛未日的早晨，天上有陰雲，熒惑星的消失，應當在這兩天之内。庚與午，都對應於秦地，辛是西夷。現在姚興占據咸陽，這表明熒惑星進入秦地了。”衆人都變臉説：“天上消失星辰，人怎能知道它到了何處，而隨意説些没有根據的話！”崔浩發笑而不回答。此後八十多天，熒惑星果然出現在東井星宿，留在那兒盤旋。秦地大旱五穀不生，昆明池的水枯竭，童謡傳言，國内喧囂紛擾。第二年，姚興死去，兩個兒子交戰，三年而國家滅亡。到這時衆人纔信服。

泰常元年，晋將劉裕征伐姚泓，想要逆黄河向西開進，請求借道路。詔令群臣商議這件事。外朝的公卿都説：“函谷關是天險，劉裕怎能西進？他揚言征伐姚氏，意圖難以推測。我們應該先徵發軍隊截斷黄河上游，不使他通過。”内朝官員都同意外朝的計策，皇帝將要聽從他們的意見。崔浩説：“這不是上策。司馬休之流擾亂他們的荆州，劉裕痛恨很久了。現在姚興死亡，兒子年幼，乘姚氏危難而討伐他，臣下觀察劉裕的心意，必定進入函谷關。强悍急躁的人，不顧慮後患。現在如果堵塞劉裕西進的路，劉裕必定上岸向北侵犯。這樣就會使姚氏没有事而我們面對敵人。現在蠕蠕向國内進犯，民衆糧食又不足，調發軍隊往南方，北方的敵寇就進軍攻打；如果救援北方，南方各州就又危險了。不如讓劉裕從水路通過，放劉裕向西開進，然後我們發兵堵塞他東回的道路。這是所謂的卞莊刺虎，一舉兩得的情勢。假使劉裕取勝，必定感激我們借路的恩惠；即使姚氏取勝，我們也不失去救助鄰國的名聲。縱然劉裕得到關中，也因遥遠而難以守住。他不能守住，終將成爲我們的掌中之物。現在不辛勞兵馬，坐觀他們的成敗，兩虎相鬥而我們收取長久的利益，這是上策。爲國家考慮，選擇利益行動，哪裏顧得上婚姻關係，報答一個女子的恩惠呢？假使國家放棄恒山以南土地，劉裕必定不能調發吴越的兵士同我們爭奪黄河以北地區。”議論的人還是説：“劉裕向西進入函谷關，就會進退道路受阻，腹背受敵；向北上岸，姚氏

不用浩言。

軍隊就必定不會出關援助我們。劉裕揚言向西行軍，意圖在向北進攻，這個形勢是必然的。”皇帝於是聽從衆人的意見，派遣長孫嵩抗拒晉軍。在畔城交戰，被晉將朱超石打敗。皇帝悔恨未采用崔浩的意見。

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强鄰，報復仇耻，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撅竪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殘

二年，晉國齊郡太守王懿前來投降，陳述計策，稱説劉裕在洛陽，勸魏國派軍隊截斷他的退路，這樣對劉裕軍可不戰而勝。文書奏上，皇帝認爲很好。正逢崔浩在面前，講解經傳。皇帝詢問崔浩説：“劉裕向西征伐已到潼關，你看他的事情能成功嗎?”崔浩説：“姚興喜愛豢養有虛名而無實際才能的人，兒子姚泓又患病，衆叛親離。乘他們的危難，劉裕兵士精良將領勇敢，戰勝姚氏是必然的。”皇帝説：“劉裕的軍事才能與慕容垂相比怎麽樣?”崔浩説：“慕容垂繼承父親祖父的業績，出生就尊貴，同族的人歸附他，如同夜晚的飛蛾奔向火光，稍微加以依仗，就足以建立功業。劉裕從寒微家族奮鬥而出，没有一個兵卒供他使用，振臂大呼，而殲滅桓氏，北方擒獲慕容超，南方摧垮盧循。劉裕如果平定姚氏而篡奪他君主之位，秦地戎夷混雜居住，劉裕也不能守住它。秦地也終將爲我們所占有。”皇帝説：“劉裕已經入關，不能前進，不能後退，我們派遣精鋭的騎兵向南襲擊彭城、壽春，劉裕豈能挺得住?”崔浩説：“現在西北二寇没被消滅，陛下不可能親自統率六軍出征。長孫嵩有治理國家的才幹，没有攻城取地的能力，不是劉裕的對手。臣下以爲等待時機不晚。”皇帝笑着説：“你估量他們已够周密了。”崔浩説：“臣下時常私下評論近代人物，不敢不報告。像王猛治理國家，可稱苻堅的管仲。慕容恪輔佐年輕君主，可稱慕容暐的霍光。劉裕平定叛亂，可稱是司馬德宗的曹操。”皇帝説：“你以爲先帝怎麽樣?”崔浩説：“太祖任用沙漠以北純樸的人，向南進入漢地，移風易俗，教化融合四海，自然和伏羲、神農、虞舜、夏禹功績相并列，臣下豈能妄加評價。”皇帝説：“屈丐怎麽樣?”崔浩説：“屈丐的國家被消滅，一人獨身托命，爲姚氏所封授培植。不想樹立黨羽比鄰國强，報仇雪恨，便交結蠕蠕，

滅耳。"帝大悦，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纂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纂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舄滷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

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

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并少，其爲我

背叛姚氏的恩德。卑劣小人，没有大的圖謀策略，正可虐殺，終將爲人消滅而已。"皇帝大喜，談到半夜。賜給崔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說："我品味你的話，如同這些鹽和酒，所以和你同享這些味道。"

三年，彗星出天津，進入太微，經過北斗，纏繞紫微，衝犯天棓，前後八十多天，到銀河而消失。皇帝又召儒者、術士詢問他們，說："災殃將在哪國？我十分畏懼。"崔浩說："災異是因人而產生的，人没有過失，妖禍不會自己產生。《漢書》記載王莽纂位以前，彗星出入，正與現在相同。我們國家君主尊臣子卑，人没有别的願望。這是僭越的晉國將要滅亡，劉裕纂位的徵兆。"衆人没有誰能否定崔浩的話，皇帝很贊同他的說法。五年，宋果然取代晉，南方邊鎮送上宋國改元的赦書。當時皇帝正前往東南鹽鹼地射鳥，聽說後，用驛馬飛奔徵召崔浩，告訴他說："往年你所說彗星的占卜應驗了。我今天纔相信天道。"

當初，崔浩的父親病重，崔浩便剪指甲斷頭髮，夜晚在庭院中祈禱北斗，爲父親請求延壽，求以自身代替父親去死，叩頭直至流血，一年多不停息，家中的人很少有知道的。等到父親去世，服喪恪盡禮節，當時人稱贊他。繼承爵位爲白馬公。

朝廷禮儀，策命詔書，軍隊國家的文書記載，都經崔浩過目。崔浩能論說，不擅長寫文章，而留心於制度法令和經術方面的言論。撰作《家祭法》，排列五宗的順序，祭祀的禮儀，豐儉的規定，義理清晰。不喜好莊子、老子的書，常閲讀不超過幾十行，就拋在一邊，說："這種偏激誣妄的學說，不近人情，必定不是老子所作。老聃學習禮儀，爲仲尼所師從，豈會創敗壞法度的言論來擾亂先王的教化。這是袁生所說的平常人家筐篋中的物品，不可在朝廷中宣揚。"

皇帝經常患有小病，而災異屢屢出現，於是派宦官秘密詢問崔浩說："現在日食於胃宿、昴宿，光芒應在趙、代中間消失。我患病多年，恐怕一旦去世，兒子們都年紀小，你可爲我考慮死

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暗昧之説，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宫，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紀，明睿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并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鮮不由此。"

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厢，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厢，東面；百僚總己以聽焉。明元居西宫，時隱而窺之，聽其决斷。大悦，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强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决之於汝曹國主也。"

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

後怎麽辦。"崔浩説："陛下年紀還輕，事業正開始，用德行除去災禍，將達到痊愈。從前宋景公見到災禍就修德行，熒惑星退避。希望陛下放下各種憂慮，安神養氣，不要因愚昧的説法，導致損傷聖明的思慮。必不得已，請聽我的無知妄言。自從聖朝興起，不重視儲君，所以永興初年，國家幾乎危亡。現在應早日立太子，選拔忠誠賢明并且爲陛下一向所信任依仗的公卿，派他做師傅，左右侍臣忠誠聖上的，來充任太子的賓友，使太子入朝總領各項事務，在外統領軍政，處理國政，安撫軍隊，六權握在手中。如此，則陛下可以悠閑自得不必理事，養神延壽。這是千秋萬代之法，堵塞禍患之策。現在長皇子托跋燾，年紀將近十二歲，聰明通達温良和順，爲人心所歸，立即登上儲君之位，天下就榮幸之至了。立嫡子依年長，是禮制中的重大原則，如等到都長大了，成年後纔選擇，顛倒順序，就會産生難以杜絶的禍患。自古以來，書籍記載，興衰存亡，很少不是由於這一點的。"

皇帝采納他的意見，於是派崔浩捧着策書祭告宗廟，命太武爲國家儲君，在正殿處理朝政；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在東邊，面朝西；崔浩和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在西邊，面朝東；百官各司其職而聽命於儲君。明元帝住在西宫，時而暗地觀察，聽他們决斷朝政。大喜，對左右侍臣説："長孫嵩是老成有德行的舊臣，歷事四代，功在國家；奚斤善辯聰明有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懂得民情，明於考校；穆觀明白政事大要，瞭解我的旨意；崔浩博聞强記，精通天人關係；丘堆雖然没有大的能耐，然而在官府專心謹慎。以這六人輔助我的兒子，足以治理國家。我和你們到四方周游，討伐反叛者懷柔歸服者，可以統一天下了。"群臣不時陳奏所疑惑的事，皇帝説："這不是我所知道的，應當由你們的國君來决斷。"

聽説宋武帝去世，皇帝想攻取洛陽、武牢、滑臺。崔浩説："陛下不因劉裕崛起，接受他的使者貢品，劉裕也恭敬地侍奉陛下。不幸他現在

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丏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强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鋭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

死了，我們趁他死而討伐宋國，即使得到了，也不義。《春秋》記載晉國人士丏侵犯齊國，聽説齊侯去世，於是返回。君子稱贊他不討伐有喪事的國家，以爲恩德足以感動孝子，道義足以感動諸侯。現在國家不能一舉而平定長江以南，應該派人吊祭，撫恤他們的喪事，傳布正義的風尚於天下，這是義德之事。而且劉裕剛死去，心腹大臣没有離心離德，不如延緩時間，等待他們的惡行充分暴露。如果他們的强臣爭權，變亂必起，然後我們命令將領宣揚聲威，可以不辛勞士兵而收取淮水以北的土地。”皇帝决意南征，詰問崔浩説：“劉裕利用姚興死去而消滅他的國家，劉裕死去，我討伐他的國家，爲什麽不可以！”崔浩堅持説：“姚興死去，兩個兒子交戰，劉裕纔討伐他們。”皇帝大怒，不聽從他的意見。

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

於是派遣奚斤等人南征，在儲君面前商議説：“是先攻打城池，還是先攻取土地？”奚斤主張先攻打城池。崔浩説：“南人擅長守城，苻氏攻打襄陽，經過一年不能攻下。現在用大國的兵力，攻打他們的小城，如不馬上攻克，就會挫傷軍隊的氣勢，這是危險的辦法。不如分派軍隊攻取土地，到淮水爲止，設置郡守縣令，徵收租穀。滑臺、武牢反倒在我軍北面，對南方的救援絶望，必定沿黄河向東逃跑。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成爲囿中之物了。”公孫表請求先攻取他們的城池。奚斤等人渡過黄河，先攻打滑臺，經歷多時不能攻下，上表請求增派軍隊。皇帝發怒，親自南征，任命崔浩爲相州刺史，跟隨軍隊爲主要謀士。

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

等到皇帝返回，崔浩隨從前往西河、太原，下臨河流，旁覽山川城池，有所感慨。便和同僚論説五等郡縣制的是非，考察秦始皇、漢武帝的過失。當時人信服於他的評説。

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皋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

天師寇謙之常和崔浩談論，聽他論説古代興亡的道理，常常從夜晚到天亮，神情嚴肅，很贊美他，説：“此人言談盡於理，都可施行，是當今的皋陶。衹是人們貴遠賤近，不能深入體察他的言論而已。”因而對崔浩説：“我應研習儒教，來輔助太平真君，然而學習不能明瞭古事。請爲

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

我撰寫歷代帝王的政制典章，并論説概要。”崔浩於是著書二十多篇，上溯遠古時代，下至秦、漢變遷衰敗的軌迹，大意是先以恢復五等封爵制爲本。

太武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毁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因師事之。

太武帝即位，左右的人害怕崔浩的正直，一起排斥詆毁他。皇帝雖然知道崔浩的才能，但不能避免衆人的議論，所以崔浩以公爵的身份回到宅第。等到有疑難的問題，就召他詢問。崔浩苗條潔白如同美女。性格明敏通達，擅長於謀劃，把自己比作張良，以爲自己考研古事超過他。回到宅第後，便想修煉服食養生的方術，而寇謙之有一部《神中録圖新經》，崔浩便拜他爲師。

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鈎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并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噪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始光年間，升爵位爲東郡公，被任命爲太常卿。當時商議討伐赫連昌，群臣都認爲難，惟獨崔浩説：“往年以來，熒惑星幾度停留在羽林星宿，越過鈎陳，占卜爲秦地滅亡。另外今年五大行星都出現在東方，有利於西征。天時人和，時機都已齊備，不可不進軍。”皇帝於是派奚斤等人攻打蒲坂，而親自率領輕裝的騎兵攻占他們的都城，大獲而回。後來又討伐赫連昌，停駐在城外，集合軍隊假裝撤退。赫連昌擊鼓呼叫着衝上前來，散開陣勢爲兩翼。恰逢有風雨從東南方向來，揚起沙土一片昏暗，宦官趙倪進言説：“現在風雨從賊軍後面來，我們面向風雨而他們背對風雨，上天不助我們。另外將士飢餓口渴，希望陛下統領騎兵避開他們，另待來日交戰。”崔浩喝斥他説：“這是什麽話！千里之外制服敵人，一日之中，豈能改變？賊軍向前行進不停止，後面已經隔斷，我們應分派軍隊隱藏在山中，出其不意突襲。風雨之道在於人，豈有不變的呢？”皇帝説：“説得對。”分派軍隊奮力出擊，赫連昌的軍隊大敗。

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贊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黄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説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

神䴥二年，商議攻打蠕蠕，内外的官員都不想出征，保太后也堅決制止皇帝，皇帝都不聽從。惟獨崔浩贊成這件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人於是指使黄門侍郎仇齊推舉赫連昌的太史張深、徐辯勸説皇帝説：“今年是己巳年，是三陰之年，歲星遮蓋月亮，太白星在西方，不可出兵。北征必定失敗，即使取勝也不利於皇上。”

上。”又群臣共贊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

另外群臣一同贊成張深等人的話說：“張深年輕時經常規勸苻堅不可南征，苻堅不聽從而失敗。現在天時人事都不協調，怎麼能出兵？”皇帝心中不高興，於是召喚崔浩同張深等人辯論這件事。

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

崔浩駁難張深說：“陽是代表德，陰是代表刑，所以發生月食就整飭刑罰。帝王施用刑罰，大則陳列在原野，小則陳列在街市。攻戰征伐，是施用刑罰的大的方面。據此說來，三陰年份用兵，正相合類，是整飭刑罰的意思。歲星侵月亮，年成饑荒人民流離，對應在其他國家，遠於期限十二年。太白星行進到蒼龍星宿，就天象而言是東方，不妨礙北伐。張深等平庸書生，目光短淺，拘泥於術數，不識大體，難以和他們遠謀。臣下觀察天象，近年以來，月亮行進遮掩昴宿，到現在仍然如此。根據占卜，三年中天子大破旄頭的國家。蠕蠕、高車，是旄頭的部落。英明君主統治天下，能實行不同尋常的事情。古人有諺語說：‘不同尋常的緣由，百姓感到畏懼；等到事情成功，天下太平。’希望陛下不要疑慮。”

深等慚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

張深等人羞愧地說：“蠕蠕是邊境外沒有用處的部族，得到他們的土地不能耕種收穫，得到他們的人不能臣屬而使用，他們輕巧迅疾變化無常，難以控制，有什麼必要匆匆忙忙地辛勞戰士馬匹呢？”

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

崔浩說：“張深講天時，是他的職責，如果討論形勢，不是他所知道的。這是漢代老生常談，施用到現在，不合事宜。爲什麼這樣說？蠕蠕，往日是國家北方邊境叛逆的奴僕，現在誅殺他們的元凶，起用他們的好人，使他們恢復舊日地位，不是没有用處。沙漠以北高而凉爽，不生蚊蟲毒蛇，水草良好，夏天就向北遷徙，在那裏耕種放牧，不是不能耕種糧食。蠕蠕的子弟前來投降，尊貴的娶公主，卑賤的任將軍、大夫，遍於朝廷，另外高車有名騎的稱號，不是不能臣屬而使用。用南人追擊他們，就害怕他們輕巧迅疾；對於我國軍隊來説就不是這樣。爲什麼呢？他們能遠逃，我們也能遠追，不是難以控制。往

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决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

年他們多次進入塞内，國中民衆震撼受驚。今年夏天不趁他們空虛突襲進攻，消滅他們的國家，到了秋天再前來，我們就不能安然入睡。自從太宗時代起，直到今日，没有一年安定，怎能不緊迫呢？世人都説張深、徐辯精通術數，明於判斷成敗，臣下請求試問他們。請問西面的國家在没消滅以前，有什麼亡國的徵兆？知而不言，是不忠誠；如果實在不知道，這是不懂方術。”

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慚不能對。帝大悦，謂公卿曰：“吾意决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

當時赫連昌在座，張深等人因自己没有預言，羞愧不能回答。皇帝大喜，對公卿説：“我的主意决定了。亡國之臣不可同他謀劃，這話很對啊！”然而保太后還是疑慮這件事。皇帝又命令群臣到保太后面前評議，皇帝命崔浩好好開導以使她領悟。

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吴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没，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强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决，

罷朝後，有人責備崔浩説：“吴賊侵犯南部邊境，丢下他們北征，軍隊出動上千里，誰會不知道。蠕蠕遠逃，前一無所獲，後有爲敵所乘之憂，這是危險的做法。”崔浩説：“今年不摧毁蠕蠕，就無法抵禦南方的賊寇。自從國家兼并西面的國家以來，南人恐懼，揚言調動軍隊，來保衛淮水以北。他們向北我們向南，他們征戰我們休息，形勢就是這樣。我們向北打敗蠕蠕，往返之間，料他們不會到達。爲什麼這樣説呢？劉裕取得關中，留下他喜愛的兒子，精鋭的兵士幾萬人，還不能固守，全軍覆没，號哭的聲音至今没停息。怎麼會在我們國家清明的時代，兵馬强盛的時期，却想把馬駒、牛犢送到虎口中呢？假設我們國家把黄河以南給與他們，他們必定不能守住。他們自己估量不能守住，所以必定不會前來。如果有軍隊，衹是守備邊境的軍隊而已。見到瓶水結凍，知道天下的寒冷；嘗肉一塊，識别鍋中物的味道。事物有相似之處，可以推測而得知。而且蠕蠕仗恃遥遠，以爲我們國家力量不能到達，自我寬慰已有很久。所以夏天就散開部衆放牧，秋天牲畜肥壯纔聚集，離開寒冷地區面對温暖地區，向南而來抄掠。現在乘他們不戒備時掩襲，大軍突然到達，必定驚慌害怕，望塵而逃。公馬庇護馬群，母馬愛戀小馬，奔馳難以控制，得不到水草，不超過幾天，聚在一起而困

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

頓,可一舉消滅他們。暫時辛勞而永久安逸,時機不可失去。我僅擔憂皇上没有這個心意,現在聖意已經决定,爲什麽要阻止他?"於是出兵。天師問崔浩説:"這次出兵可以取勝嗎?"崔浩説:"必勝。衹是恐怕衆將議論紛紛,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敵境,致使不能全殲敵人而已。"

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産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

等到軍隊到達,進入蠕蠕境内,蠕蠕原先不設戒備,魏軍便分開部隊搜索征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俘虜以及繳獲畜産、車輛、帳幕幾百萬。高車掠走的蠕蠕同族來投降的有三十多萬家。蠕蠕於是潰散。皇帝沿着弱水,向西到達涿邪山,各大將果然顧慮深入敵境有埋伏,勸説皇帝停止前進。天師因崔浩往日的話,堅决勸説皇帝竭力征討,皇帝不聽從。後來有投降的人説:"蠕蠕大檀原先患病,不知道怎麽辦,就焚燒帳篷,搶車運載自己,帶着一百人進入山中向南逃跑。人口牲畜窘迫聚集,方圓六十里,没有人統領。相距一百八十里,魏國追擊的軍隊不到,纔慢慢向西逃跑,因此得以免死。"又聽到涼州胡人商人説:"魏軍如果再向前行進二天,就全部消滅蠕蠕軍隊了。"皇帝很後悔這件事。

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

大軍返回,南人軍隊始終没有出動,正如崔浩所預料的一樣。

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㑷懦弱,手不能彎弓

崔浩懂得天象,喜好觀察星象變化。時常放置金銀銅鋌在酒器中,使其成爲青色,夜晚見到什麽,就用箭鋌在紙上刻畫成字,來記載變異。太武帝經常前往崔浩第宅,多就怪異的事詢問他。崔浩有時倉促來不及繫好衣帶,進獻粗食,來不及做精美菜肴,皇帝爲之舉起筷子,有時站着嘗味後返回。崔浩就是如此受寵信喜愛。於是召崔浩出入於皇帝住處。加授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來獎賞他謀劃的功勞。皇帝從容地對崔浩説:"你才智精深廣博,侍奉我的祖父和父親,忠誠顯名於三代,我因此延請你到左右。可以任意規勸,不要有所隱諱。我即使當時對你發怒,或許不采用,過後能不深思你的話嗎?"於是命令歌工遍頌群臣,事情記載在《長孫道生傳》中。又召見剛投降的高車頭領幾百人,在面前賜予酒食,指着崔浩給他們看并

持矛，其胸中所懷，乃逾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决，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諮浩然後行。”

説：“你們看這個人纖細瘦弱，手不能拉弓拿矛，他胸中所裝的，却超過鎧甲兵器。我開始時雖有征討的想法，而思慮不能决斷，前後皆捷都是這個人開導我使形勢到這種局面。”於是令各尚書説：“凡是軍隊國家的大計，你們所不能决斷的，都先問崔浩然後施行。”

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絶其鄉導，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凉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

不久南部邊境衆將領上表宋國軍隊將侵犯黄河以南地區，請求增派兵士三萬人，在他們發動以前迎擊他們，隨之誅殺黄河以北邊界上的流民，斷絶他們的嚮導，足以挫敗他們的鋭氣，使他們不敢深入境内。詔令公卿商議這件事，都説應准許請求。崔浩説：“這是不可聽從的。往年國家大敗蠕蠕，馬力有多餘的。南賊喪失元氣，時常恐懼我們輕裝的騎兵突然到達，所以揚言調動軍隊，來防備意外，不敢先發動。又南方土地低下潮濕，夏季炎熱，不是出兵的時候。而且他們預先戒嚴有防備，必定加强城池穩固防守。屯集軍隊攻打他們，則糧食不能供給；分軍討伐，則無法對付敵人。這是不利的。即使他們能來，等待他們辛勞疲倦，秋天凉爽馬匹肥壯，我們利用敵人的儲備而獲得食物，慢慢前去攻打他們，這是萬分安全的計策。在朝的群臣和西北的守將，隨從陛下征討，在西面消滅赫連氏，在北面打敗蠕蠕，獲得很多美女珍寶，馬匹牲畜成群。南方邊鎮各將領，聽説後很羡慕，也想向南抄掠，來取得資財。所以虚誇賊寇勢力，吹毛求疵，希望恣行己意。既然不被聽取，因此多次稱説賊寇發動來使朝廷恐懼。背棄公心保存私義，爲國家製造事端，是不忠的。”皇帝聽從崔浩的意見。

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鋭，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

南部邊境衆將領又上奏賊軍到來，而自己兵士少，請求挑選幽州以南戍守兵士協助守衛，到漳水建造船隻，嚴加戒備。公卿商議都贊同，打算派遣騎兵五千人，并且暫時命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人，使他們引誘邊境上的人。崔浩説：“這不是上等計策。他們聽説在幽州以南，精鋭的兵士全部出動，大量建造船隻，輕裝的騎兵在後面，想要扶持司馬氏，誅滅宋氏家族，必定全國畏懼紛擾，害怕滅亡，將全部派出精鋭部

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

隊，來防備北部邊境。隨後確知官軍有名而無實，仗恃預先聚集，必定欣喜而向前推進，徑直來到黄河，肆意侵犯。這樣我們的守衛將領，無法抵禦他們。如果他們有見機而作的人，善於施設機巧詭詐，乘機深入，乘我們國内空虚，發生變亂是不難的。所以出兵不是制服敵人的好計策。現在公卿想用聲威兵力來鏟除賊軍，正是招致他們迅速到來。虚張聲勢而招來實際的禍害，就是如此。不可不深思熟慮，否則，後悔就來不及了。我們的使者在宋國，約定在四月前返回，可等待使者回來，情況弄清楚後出動，還不算晚。楚之的部衆，是宋國所顧忌的，將要奪取他們的國家，他們豈能坐視？所以楚之前往則他們打過來，楚之停止行動則他們休戰，形勢就是這樣的。況且楚之等平庸人才，能够招集輕浮淺薄刁詐之人，而不能完成大事業。爲國家製造事端，使戰爭災禍接連不斷，必定是這些人。臣下曾聽説魯軌游説姚興，請求進入荆州。到達後就潰散失敗，竟難免被蠻賊劫掠販賣爲奴僕，使災禍牽連到姚泓，這是已成事實的驗證。”

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

崔浩又陳述天時不利於宋國，説：“現在禍害的氣象在揚州，我們不應先出兵，這是其一；逢午的年份用刑，先發動的受傷害，這是其二；日食擋住光芒，白天昏暗星星出現，飛鳥墜地，歲星處於斗宿、牛宿之間，有危亡的憂慮，這是其三；熒惑星藏匿在翼宿、軫宿之間，應警戒戰亂和喪亡，這是其四；太白星没有出來，進兵的人失敗，這是其五。振興國家的君主，先整治人事，其次利用地利，然後觀察天時，所以一萬次行動而一萬次安全，國安而民富。現在宋剛建國，這預示人事還不周全；災異屢次出現，這是天時不協調；行船而水流枯涸，這是地利不利。三件事没有一件成功，自己守衛還不安定，怎麽能首先發動而攻打别人呢？他們必定是聽到我們虚張聲勢而戒嚴，我們也依據他們的戒嚴而行動，兩國推卸自己的過失，都自以爲是應付敵人。按兵法應分擔災禍，迎受禍氣，是不可出兵的。”

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

皇帝不能違背衆人的意見，於是聽從公卿的

固争，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

商議。崔浩又堅决争辯，不被聽從。於是派遣陽平王杜超鎮守鄴城，琅邪王司馬楚之等人駐守潁川。這時敵寇迅速前來，到彦之從清水進入黄河，逆流向西行進，分派兵士排列守衛南岸，向西到達潼關。

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虚，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恶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虚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皇帝聽説赫連定和宋國劃分黄河以北，於是先討伐赫連定。群臣都説："義隆的軍隊還在河中，丢下他們向西行進，前方的敵寇不一定能攻克，而義隆乘虚深入，則東面各州就危險了。"皇帝疑慮，向崔浩詢問計策。崔浩説："義隆和赫連定同恶相連，交結馮跋，招引蠕蠕，規劃恣行叛逆的心意，虚假地互相策應。義隆指望赫連定前進，赫連定等待義隆前進，都不敢先進入。據臣下觀察，他們好比連鷄，不能同時起飛，無法造成禍害。臣下開始以爲義隆的軍隊駐守河中，會分兩路北上，東路向冀州，西路衝擊鄴城，如此則陛下應親自討伐，不能慢慢行動。現在不是這樣，東西排列兵士，在長達二千里的區域中，一處的兵士不超過一千，兵力分散勢力薄弱。由此看來，軟弱的心情顯現，祇希望依黄河防守，免除死亡就是幸事，没有北渡黄河的意願。赫連定的殘根容易摧毁，估量他們必定覆亡。攻克赫連定以後，東出潼關，席捲向前，威力震撼南方邊地，長江、淮水以北就没有强敵了。聖明的策略獨自思考，不是我愚昧淺近的思慮所趕得上的，希望陛下一定出兵不要懷疑。"

平凉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决焉，若合符契。"

平凉平定後，那天舉行宴會，皇帝拉着崔浩的手告訴沮渠蒙遜的使者説："所説的崔公，就是這個人。才華謀略，當今無人可比。我的决策必定詢問他，成敗的判斷，如符契一樣準確。"

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説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逾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

後來冠軍將軍安頡的軍隊返回，進獻南方的俘虜，因之陳述南賊的話説："宋主命令他的衆將領，如果北方國家的軍隊出動，在他們未到達之前，直接向前進入黄河。如果北方不出動，就停駐彭城不要前進。"如同崔浩所估計的。皇帝對公卿説："你們這些人先前認爲我采用崔浩的計策是錯誤的，驚慌恐懼執意規勸。常勝將軍，自以爲超過别人很遠，到了最後，却不能趕上别人。"升崔浩爲司徒。

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内。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

當時方士祁纖上奏立四王，以太陽的東南西北爲名，想用來招致吉祥，消除災異。詔令崔浩和學士商議這件事。崔浩説："先代君王建立封國，來作爲藩屬屏障，不應借用名號，來造成福禄。日月的運轉，周行四方，京城所住，在它運行的範圍内。四王的稱號，實在包括了邦國京郊，那樣稱呼就背逆了正道，不可采用。"在這以前，祁纖上奏改代京爲萬年，崔浩説："從前太祖道武皇帝順應時勢接受天命，開拓宏大的基業，各種設置，無不遵循古代制度。因開始受封在代地，後來稱爲魏，所以代、魏兼用，如同從前的殷、商。國家積累德行，著録在圖籍史書中，應享有國運萬億年，不必借用名稱來增益。祁纖所上奏的，都不是正義。"皇帝聽從崔浩的意見。

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内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虚，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横，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凉，成滅之國也。"

當時河西王沮渠牧犍有叛逆之心，皇帝將討伐他，先詢問崔浩。崔浩回答説："牧犍罪惡之心已經暴露，不可不討伐。官軍往年北伐，雖然没有攻克獲勝，也没有損失。當時出動的，内外軍馬三十萬匹，核計在路上死傷的，不到八千匹。每年正常瘦死，總不低於一萬，却不少於先前的八千之數。然而遠方聽到虚假傳聞，便以爲大受損失，不能振興。現在出乎他們的意料，大軍突然到達，他們必定驚慌畏懼騷擾，不知道該怎麽辦，必定能擒獲他們。牧犍低劣懦弱，幾個弟弟驕横恣意，爭奪權力無所忌憚，人心離散。加上近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凉地區，已成爲將被滅亡的國家。"

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温圍河以西至於凉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

皇帝命令公卿商議這件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多人都上表説："牧犍是西面邊地小國，雖然内心不想稱臣，然而繼承父親履行貢奉，朝廷用藩屬禮儀接待。另外王妃送到，罪過不十分明顯，以爲可暫且藩屬而已。現在兵馬辛勞，可稍微休息。另外那片土地鹹地充斥，没有水草，大軍到達後，不能長久停留。他們聽説軍隊到來，必定修城積糧據城守衛，我們進攻難以攻下，野外又没有可掠取的。"於是尚書古弼、李順等人都説："從温圍河以西直到凉州，地上全是乾枯的沙石，没有一點水草，不見河流。都説姑臧城

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凉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凉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

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積雪深一丈，到春夏消融，流下來成爲河流，引來灌溉田地。他們聽説軍隊到達，决開這條渠道的口子，水不能通暢流淌，導致乾渴乏水。離城一百里之内，土地不生五穀水草，不能久駐軍馬。奚斤等人的意見是對的。”皇帝於是命令崔浩用他前面的話同奚斤共相詰難。各人不再有别的看法，衹説那裏没有水草。崔浩説：“《漢書·地理志》上説‘凉州的牲畜，是天下最多的’，如果没有水草，如何放牧牲畜？另外漢人建立住處，不會在没有水草的地方建築城郭設置郡縣。另外雪的消融，不能流走塵土，豈能開渠道引水，灌溉幾百萬頃土地呢？這種話是對人的大詆毁。”李順等人又説：“我們這些人親眼見過，豈可同我們辯論？”崔浩説：“你們這些人接受别人的金錢，想爲别人説話，以爲我没親眼看見就可欺騙嗎？”皇帝暗地傾聽，聽到後纔出來，親自會見奚斤等人，言辭嚴厲，表現在神色上。群臣便不敢再議論。於是討伐凉州，平定了那裏，那裏水草充足，如崔浩所説。

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録。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内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

詔令崔浩總領修史事務，務必堅持實録。崔浩於是擔任監秘書事，委任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與著述，續成前代紀事。至於損益褒貶，分析高下與潤飾文字，由崔浩所總攬。崔浩有鑒别人的能力，以識别人才爲己任。明元帝、太武帝時代，徵召海内賢才，從卑微家庭中選拔，所得外國遠方的著名人物，提拔而使用，都是出於崔浩之手。至於禮樂法典，都由崔浩審定。

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

等到景穆帝開始總攬朝政，崔浩又和宜都王穆壽輔佐政事。又將討伐蠕蠕，劉潔又發表不同意見。太武帝更想要討伐蠕蠕，於是召崔浩詢問。崔浩回答説：“往年攻打蠕蠕，出兵不多天，劉潔等人各想返回。後來擒獲俘虜，説軍隊返回的時候，離賊寇僅三十里，這是劉潔等人的計策失算了。北方地區積雪多，到了冬天，時常躲避寒冷向南遷徙。如果利用這個時機，秘密派軍隊出動，必定和他們相遇，既和他們相遇，就可擒獲他們。”皇帝認爲可以，於是分兵四路，衆將都在鹿渾海會合，期限有確切規定，而劉潔怨恨

還。

他的計策不被采用，就阻礙貽誤衆將領，没有戰功而返回。

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吴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吴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 宜乘勢先擊吴。今軍往，一日便到。吴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吴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宫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

皇帝向西巡視到東雍州，親自前往汾水拐彎處，觀察反賊薛永宗的營壘，進軍包圍他。永宗出兵想要交戰，皇帝詢問崔浩説："今天可以攻打嗎?"崔浩説："永宗不知陛下親自前來，人心安定穩固。北風迅猛，應該趕緊攻打他們，短時間必定打敗他們。如果等到明天，恐怕他們見到官軍强大，必定在夜晚逃走。"皇帝聽從他的意見，永宗被擊潰消滅。皇帝渡過黄河，前鋒報告有賊寇在渭水北。皇帝到達洛水橋，賊寇已在夜晚逃走。皇帝詢問崔浩説："蓋吴在長安以北九十里，渭水以北空虚，糧草不足，想要渡到渭水南向西行進，怎麽樣?"崔浩説："蓋吴的營壘離這裏六十里，是賊軍首領所在之處。打蛇的方法，應先打壞它的頭，頭壞了則它的尾巴豈能動彈? 我們應趁着聲勢先攻打蓋吴。現在軍隊前往，一天就到了。蓋吴平定後，我們回頭向長安，也是一天就到了。一天的缺乏，不會有損傷。我以爲應走渭水北面的道路。如果走南面的道路，則蓋吴慢慢地進入北山中，短時間就不可以平定了。"皇帝不聽從，便渡到渭水南。蓋吴聽説皇帝到來，全部分散進入北山，果然如崔浩所説，軍隊没有什麽戰果，皇帝後悔。後來因崔浩輔佐東宫的勤懇，賜給繒絮布各一千段。

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强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虚，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强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皇帝在黄河以西大閲兵，詔令崔浩前往駐地商議軍事。崔浩上奏表説："從前漢武帝憂慮匈奴强盛，所以設置涼州五郡，通西域，加强農業積蓄穀物，作爲消滅賊寇的物資，東西夾擊。所以漢不疲勞而匈奴已經困頓，後來就入朝稱臣。我國從前平定涼州，臣下淺見以爲北方賊寇没有被平定，征戰不停息，可以不遷徙那裏的民衆，仿照前朝舊例，是長遠的計策。如果遷徙那裏的民衆，就土地空虚，即使有邊鎮據點，僅可防禦邊境而已，至於大舉出動，軍隊物資必然缺乏。陛下以爲這事遥遠，最後未采用。依臣下的心意，仍如先前的議論，招募遷徙豪强大族，充實涼州地區。軍隊出動的時候，東西齊發聲勢，這是恰當的計策。"

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宫，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争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虚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

崔浩又呈上《五寅元曆》。上奏表説：“太宗即位的第一年，命令臣下注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經》、《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完成。又詔令臣下學習天文星曆、《易》式、九宫，無不詳盡研讀。三十九年中，日夜不荒廢。臣下力弱身劣，力氣趕不上强健的女人，又没有其他的才能，所以專心思慮書籍，廢寢忘食，甚至夢中和鬼争辯義理，獲得周公、孔子的要旨。纔知道古人有虚有實，隨意談論的多，真正有見識的少。自從秦始皇燒書以後，經典毁滅。漢高祖以來，世人隨意編定曆法的有十多家，都不能探討到天道的正解。大的錯誤有四千，小的錯誤特别多，一言難盡。臣下憂慮事情到了這種程度。現在遇到陛下太平的年代，去僞存真，應改正錯誤的曆法，來順從天道。所以臣下從前上奏編定曆法，到現在纔完成，恭謹地呈上。希望施恩考察，把臣下的曆法，宣布給中書博士觀看，然後施行。不但時人，天地鬼神知道臣下獲得正解，而且可以增益國家萬代的名聲，超過三皇、五帝了。”

浩又以《晉書》諸家并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

崔浩又因《晉書》各家都有很多錯誤，撰作《晉後書》，没有完成，流傳於世間的有五十多卷。

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彦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摭録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

當初，道武帝詔令秘書郎鄧彦海撰國史十多卷，用編年體排列史事，體例未完成，到明元帝時，停止没有著述。神䴥二年，詔令召集文人編撰國史。崔浩和弟弟崔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人共同參與著述，完成國史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人閔堪、趙郡人郄標一向諂媚崔浩，就請求立石碑，銘刻國史，來顯示直筆。并且刻寫崔浩所注《五經》。崔浩促成這件事，景穆帝認爲很好。於是在祭天處以東三里處營建，方圓一百步，用了三百萬個工日纔完成。崔浩記載國事完備而不典雅，而石刻醒目地立在要道上，北人都很怨恨，一同在太武帝面前誣陷崔浩。皇帝大怒，派有關官員調查崔浩，獲得秘書郎和長歷生幾百人的控告狀。崔浩招認接受賄賂。真君十一年六月，處死崔浩。清河崔氏無

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論遠近，以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都是崔浩的婚姻親屬，都被夷滅全族。秘書郎史以下的人員都被殺。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内，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

崔浩在二十歲時，太原人郭逸把女兒嫁給他。崔浩大器晚成，不炫耀才華，所以當時人不知道他。郭逸的妻子王氏，是宋國鎮北將軍王仲德的姐姐，經常贊嘆崔浩的才能，自以爲覓到合適的女婿。不久女兒去世，王氏深爲傷心遺憾，又想以小女兒繼續結親。郭逸和親屬以爲不可以，王氏堅持己見把小女兒嫁給崔浩，郭逸不能違背，於是又締結婚姻。崔浩詆毁佛法，而妻子郭氏愛好佛典，經常誦讀。崔浩發怒，取過來燒了，把紙灰抛在茅厠中。等到崔浩被拘捕，關在囚車中，送到城南，指使衛士幾十人在他頭上撒尿，叫聲嘈雜，路人都可聽見。自建國以來三公遭殺戮受辱，没有如崔浩這樣的，世人都以爲是報應的結果。

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

當初，崔浩陷害李順，陷害初成，夜晚夢見用火燒李順的寢室，火起而李順死去。崔浩和家人一起站着觀看。一會兒李順的弟弟兒子號哭着出來，説：“這些人是我們的敵人！”用戈殺他們，全部抛入河流中。醒來後把夢告訴家中賓客馮景仁。景仁説：“這真是不好的夢。用火燒人，是殘暴到極點。而且開始作惡的人有最後的禍殃，不積德的人没有遺留給後人福分。禍害的基礎已經形成了，你要考慮這件事。”崔浩説：“我將思慮今後的事。”然而不能改正，直至被滅族。

浩既工書，人多托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强”，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崔浩工於書法，人們多托他書寫《急就章》，從少年到年老，毫不怕辛勞。所寫的數以百計，全部稱“馮代强”，以表示不敢冒犯國家尊嚴。他就是這樣地謹慎。崔浩書法的書體氣勢趕得上他的先人，而巧妙比不上。世人看重他的墨迹，多裁剪連綴，作爲臨摹範本。

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糊口，不能具其

崔浩的母親，是盧諶的孫女。崔浩撰作《食經序》説：“我從小到大，耳聽眼見，各位母親、姑姑學習女工，無不熟悉酒食。早晚奉養公婆，四季供奉祭祀，雖然有能力，不使用僮僕，時常親手料理。從前遭遇死喪戰亂，饑荒連年不斷，粗食糊口，不能顯出技藝用途，十多年間，不再

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强記，皆此類也。親没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

陳設宴席。先母擔憂長久後荒廢忘記，後生無法得知，而我年輕不練習書法，於是口授我寫出九篇。文辭簡約，婉轉成章，聰明善辯記憶力强，都是這一類。親人去世後，遇到國家興起的機會，平定殘暴，消除戰亂，開拓安定四方。我愧列於公卿之位，參與大事謀劃，賞賜豐厚，牛羊覆蓋草澤，家産積累萬萬，穿多層錦綉，吃美食佳肴。遠念平生，遥思季路背米的時代，不能再有。所以爲遺文作序，留給將來的人。”

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

崔浩的弟弟崔簡，字仲亮，一名崔覽。愛好學習，少年時以擅長書法聞名。道武帝初年，擔任中書侍郎，爵位五等侯，參與著作事。去世。

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

崔簡的弟弟崔恬，字叔玄，小名爲白。擔任豫州刺史，爵位爲武陽侯。因崔浩的事受牽連被殺。

宏祖悦，與范陽盧諶并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悦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悦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摹楷，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崔宏的祖父崔悦，和范陽人盧諶都以廣博的才藝名聲并列。盧諶效法鍾繇，崔悦效法衛瓘，而都學習索靖的草書，都得其真諦。盧諶傳授給兒子盧偃，盧偃傳授給兒子盧邈；崔悦傳授給兒子崔潛，崔潛傳授給兒子崔宏。世代不廢棄家業，所以魏初重視崔氏、盧氏的書法。崔宏除非朝廷文誥、四方的檄文，决不隨意動筆，所以世上没有他的遺墨。他尤其擅長草書隸書，是世人摹仿的典範，行文簽署窮盡精巧，而見不到他的遺墨手迹。

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

開始崔宏因苻氏之亂，想避難到江南，被張願所擒獲，本來的意圖不能實現。於是寫詩來傷悼自己，而未流傳到社會上，大概是害怕獲罪。崔浩被殺，中書侍郎高允受命没收崔浩家書，纔見到這首詩，高允知道詩的用意。高允的孫子高綽把這首詩收録到高允的文集中。

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誄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

當初，崔宏的父親崔潛爲哥哥崔渾等人寫誄文的親筆草稿，延昌初年，著作佐郎王遵業在街市買書，遇見後得到了，時間已近二百年，他珍視書法墨迹，深藏保密。武定年間，遵業的兒子松年將墨迹送給黄門郎崔季舒，人們多摹寫翻印它。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於書法聞名於當時，見到崔潛的書法，以爲超過了崔浩。

崔徽

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歷位秘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德之士與範俱，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嘆惜。

崔宏的弟弟崔徽，字玄猷，少年時有文才，和勃海人高演都有名。擔任秘書監，賜爵位爲貝丘侯。樂安王元範鎮守長安，挑選年高有德行的人和元範一同任事，任命崔徽爲平西將軍副將，代理樂安王師傅，升爵位爲濟南公。崔徽施政識大體，不親自處理小事。性格喜好識别人物，接待賓客，有時談到平生經歷，有時講説道德義理，教誨青年人，整日不停。因患病被召回京城，去世，謚號元公，士人無不感嘆惋惜。

崔寬　崔衡　崔敞

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凉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嘆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凉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

起初清河人崔寬的祖父崔彤，跟隨晉國南陽王司馬保避難到隴右，便在西凉及沮渠氏手下爲官。崔彤生崔剖，字伯宗，時常慷慨懷念東國。經常嘆息説："風雨交加天地昏，雄鷄報曉仍不停，這是我所希望的啊！"等到太武帝西巡，崔剖便率領歸附的人，派兒子崔寬表達誠意。太武帝嘉許他，任命崔寬爲岐陽令，賜爵位延水男。派遣使者和崔寬一起到西部，安撫慰問剛歸附的人。徵召崔剖前往京城，没有到達而去世。文成帝因崔剖的誠心聞名於前朝，追贈凉州刺史、武陵公，謚號元。

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疏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

崔寬字景仁，回到京城，被封爲安國子，擔任弘農太守。當初，崔寬表達歸附誠意時見到崔浩，崔浩和他按年齡論輩分，誠懇接待他。等到崔浩被殺，他因是遠來的疏族，獨自得以不連坐。於是定居於武城，住在司空崔林的舊址，將一個兒子過繼給崔浩。和崔浩的弟弟崔覽的妻子封氏互相敬奉如同親屬。

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崤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禄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産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

崔寬後來繼承爵位爲武陵公，擔任陝城鎮將。三崤地勢險要，人多爲寇劫掠。而崔寬性情滑稽，交結豪强，往日的盜賊頭領，他和他們相交往，傾心對待，絲毫不違忤他們，那些人無不感激崔寬的義氣。當時官府没有俸禄差役，僅靠取用於民間，崔寬善於安撫接納，招致禮品贈送，大有收受，而給予他的人不反感。另外恒農多出産漆蠟竹木，道路和南國相通，貿易往來，家庭財産豐富，而百姓安居樂業。在各鎮之中，

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内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承明元年，遷内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爲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盗大起。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盗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爲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爲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没，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

崔鐘

敞弟鐘，字公禄，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士疾之。尒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

朏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録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董謐

宏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

有政事能幹的稱譽。等到解除鎮將職務，人人懷念他，前往朝廷上疏的有三百多人。去世，遺言薄葬，用時服收殮。

長子崔衡，字伯玉，少年時以孝順聞名。學習崔浩的書法，很是相似。天安元年，擢升爲内秘書中散。頒布的詔令以及皇帝所覽書籍，多是他的手迹。崔衡推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人，最終成爲大臣。承明元年，調任内都坐令，善於判案，孝文帝嘉許他。太和二年，繼承爵位武陵公。崔衡涉獵經書史籍，很能寫文章。蠕蠕當時侵犯邊境，崔衡上奏疏陳述防禦的方法、利國利民的策略共五十多條。任秦州刺史，改封爵位爲齊郡公。在此之前，河東饑荒，搶劫盗竊大量出現。崔衡到任，采用龔遂的辦法，鼓勵督促耕田種桑，一年之間，盗賊平息。去世，追贈冀州刺史，謚號惠公。崔衡有五個兒子。

長子崔敞，字公世，繼承爵位，依例降爲侯，擔任平原相。崔敞性格狂狷急躁，和刺史楊椿互相上奏列舉罪狀，崔敞獲罪免除官職。宣武帝初年，擔任鉅鹿太守。弟弟崔朏作亂時，崔敞被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匿。他的家産全被查抄没收，惟獨崔敞的妻子李氏因是公主的外甥女，自帶的田地住宅和奴婢二百多人得以避免没收。正光年間，普遍解除禁令，崔敞恢復爵位爲郡侯，擔任趙郡太守時去世。

崔敞的弟弟崔鐘，字公禄，爲奉朝請。弟弟崔朏作亂時，崔鐘因過繼他人被寬恕。歷任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崔敞去世後，崔鐘貪圖他的財産，誣陷崔敞的兒子子積等三人不是哥哥的後代，訴訟了幾年，有身份的人憎恨他。尒朱世隆擔任尚書令，上奏免除他的官職，終生不能任官。

崔朏喜好學習，有文才，擔任京兆王元愉的録事參軍，和元愉一同作亂，被處死。

崔宏的同郡人董謐。董謐的父親董京，和同郡人崔康時、廣陽人霍原等，都以博學聞名於遼海。董謐喜好學習，繼承父業。中山平定後，進

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入朝中，被任命爲儀曹郎，撰寫朝見、飲宴、祭廟、社稷的禮儀。

張袞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并太守。

張袞字洪龍，是上谷沮陽人。祖父張翼，父親張卓，職位都到太守。

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産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

張袞誠實好學，有文才。道武帝爲代王，選拔他爲左長史。隨從道武帝追擊蠕蠕五六百里。各部落頭領通過張袞陳説糧食用光，不應深入敵境。皇帝詢問張袞："殺死備用馬匹足够三天的食物嗎?"都説足够。皇帝便日夜趕路追到五穀不生的大漠南床山下，大敗蠕蠕。隨後皇帝詢問張袞説："你們這些在外的人，知道我先前詢問三日糧食的用意嗎？蠕蠕奔跑了多天，牲畜失去飲水，到了有水處必定停留。計算路程，三天足以追上。輕裝的騎兵突然到達，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必定驚慌四散，形勢對我們有利。"部落頭領聽到後，都説："聖明的策略，不是我們所比得上的。"張袞時常參與大事的謀劃，常對别人説："主上天資傑出，必定能够統一天下。遇到天下大亂的機會，不建立策馬殺敵的功績，不是人中豪傑。"於是傾身順附，竭盡誠心侍奉。

時劉顯地廣兵强，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内釁，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游宴，從官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乃命袞爲文。

當時劉顯土地廣闊兵力强大，横跨朔方邊地，恰逢他們兄弟背離，互相懷疑。張袞向道武帝進言説："劉顯志向高大，現在利用他們内部裂痕，應迅速乘機出兵。"皇帝聽從他的建議，打敗趕走了劉顯。又隨從打敗賀訥。道武帝登上勿居山游玩飲宴，隨從官員請求聚集石頭爲山峰，來記載功勞，皇帝於是命令張袞寫頌文。

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争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事黄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百姓安之。

慕容寶前來進犯時，張袞向道武帝進言説："慕容寶乘滑臺的功績，由於長子的勝利，用盡財産兵力，我們難以同他對抗，應顯示兵力薄弱來誘使他輕敵。"皇帝聽從這個建議，果然在參合陂打敗慕容寶。張袞調任給事黄門侍郎。道武帝南征，停駐中山，張袞送信給慕容寶，以成敗開導他。慕容寶見信，大爲恐懼，便逃到和龍。攻克中山後，道武帝准許張袞入八議，任命他爲幽州刺史，賜爵位爲臨渭侯，百姓感到安定。

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答晋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袞

天興初年，徵召張袞回京城。後來張袞和崔逞答覆晋國將領郗恢的信違背旨意，被降爲尚書

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衮，衮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并乖本言，故忿之。衮年過七十，闔門守静，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録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

令史。張衮遇上創業的初期，開始因才華謀略受到信任，盡心侍奉皇帝，不顧及受嫌疑。道武帝曾向張衮詢問南國州中的人，張衮和盧溥同州，多次稱説推薦他。又不曾和崔逞相認識，聽到傳聞而稱贊。等到中山平定，盧溥聚集黨徒作亂，崔逞答書不公允，同張衮原先的話相抵觸，所以道武帝怨恨他。張衮年過七十，閉門不出，手拿經書，校勘訛誤。愛好培養人才，循循善誘没有倦意，士人因此推崇他。永興二年，去世。太武帝追評舊日功勳，派遣大鴻臚到他墓前策贈太保，謚號文康公。

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

兒子張度，少年時有學問志向，繼承爵位爲臨渭侯，擔任中都大官時去世。

張白澤 張倫

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鐘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爲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奸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爲《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况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

張度的兒子白澤，十一歲時，遇母親去世，以孝聞名。長大後學問廣博。文成帝初年，任殿中曹給事中，很受寵愛信任。白澤原字爲鐘葵，獻文帝賜名爲白澤，娶他的女兒爲嬪。白澤外任代理雍州刺史。清心少欲望，官吏民衆爲之感到安定。獻文帝詔令各監察治民的官員收取一頭羊、一斛酒的，罪至死刑；給予的人以連坐論處。糾察獲得尚書以下官員罪狀的，各依被糾察官員的官位大小而授給他。白澤上奏表，以爲這個法令如果推行不停止，恐怕奸猾的人窺伺非分的官位，有功之臣放鬆節操，請求依照舊日律令。獻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太和初年，懷州伊祁苟初等三十多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想殺光全城的人。白澤勸諫，以爲《周書》中父子兄弟罪不相牽連，不加罪十室之邑，何況是一州。皇太后聽從他的建議，於是作罷。白澤改任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去世，追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號簡。

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强，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

長子張倫，字天念，擔任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年間，蠕蠕主醜奴派遣使者前來朝見，采用平等國家的禮節，不履行臣的敬禮，朝廷商議將依照漢朝對匈奴的舊例，派遣使者回訪他們。張倫上奏表以爲："敵寇雖然羡慕德行，也是來觀察我們。以强大來使他們恐懼，或許會歸附；以力弱顯示給他們，窺伺的心意或許産

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

生。《春秋》中有所謂以我方態度來占卜的說法。高祖、世宗知道情形是這樣，前來不迎接，離去不追趕。一定要到他們執玉帛歸附的時候，屈膝使用藩屬的禮儀，就厚賜名號財貨，加上珍貴的物品。至於使者遠行，奉命到敵寇所在地，以對等的尊敬相優待，加授他們想望的大名號，恐怕徒然導致敵寇的怠慢，對聖朝没有益處。"不被聽從。孝莊帝初年，擔任大司農卿時去世。

張恂

衮弟恂。恂字洪讓，隨兄衮歸北，參代王軍事。説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皋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户。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咏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皋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尚，襲爵。坐事除。

張衮的弟弟張恂。張恂字洪讓，跟隨哥哥張衮歸附北方，參代王軍事。勸説道武帝應博取中原士族庶民的名望，來建立大業，皇帝對他深加器重。皇始初年，被任命爲中書侍郎，重大的謀劃，也多參與。賜爵爲平皋子，外任廣平太守。張恂招集流離四散的人，鼓勵督促耕田種桑，流民返回的有幾千户。調任常山太守。張恂建立學校，優待尊敬儒生，官吏民衆歌頌他。當時在戰亂之後，很少有克己勤政的人，惟獨張恂任官廉潔，以仁慈恕道治理，百姓親近敬愛他，政績是當時第一位。明元帝即位，召入任太中大夫。去世。張恂性格清廉節儉，死時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追贈并州刺史、平皋侯，謚號宣。

兒子張純，字道尚，繼承爵位。因事獲罪而除去爵位。

張代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

張純的弟弟張代，字定燕，任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去世，追贈營州刺史，謚號惠侯。張代所任職事都稱職，有父親的遺風。

張萇年

代子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凄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脱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張代的兒子萇年，任汝南太守。郡中人劉崇之兄弟分家，家中貧窮，僅一頭牛，爭奪不能决定，訴訟到郡府。萇年傷心地會見他們，對他們說："你們僅因爲一頭牛而導致這一爭奪；假如有兩頭牛，一定不會爭奪了。"就把自己的一頭牛送給他們。於是境内各自互相告誡約束，都推重敬愛謙讓。萇年在郡中去世。

兒子張琛，字寶貴，少年時有孝順的品行，官位到太子翊軍校尉。去世。

鄧彦海 鄧穎

鄧彦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爲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爲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内史。

鄧彦海，是安定人。祖父鄧羌，是苻堅的車騎將軍。父親鄧翼，擔任河間相。慕容垂包圍鄴城時，委任張翼爲冀州刺史，賜爵真定侯。鄧翼拒絶而對使者説："先父忠於秦室，我豈可首先叛變呢？忠臣不事二主，不敢接命任命。"慕容垂派人開導他説："我和車騎將軍結拜爲異姓兄弟，你也如同我的子弟，豈能推辭？"鄧翼説："冀州應委任給親屬賢人，我請求接受其他官職效力。"慕容垂便任用他爲河間太守。鄧翼後來任趙郡内史時去世。

彦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彦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彦海所爲。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彦海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彦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爲尚書郎，凶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彦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

彦海性格忠貞純潔，言行一致，博覽經書，擅長《周易》占筮。道武帝平定中原，擢升他爲著作郎，再升爲尚書吏部郎。彦海明白理解制度，多識舊例，和尚書崔宏參與制定朝廷禮儀、律令、音樂，以及軍隊國家的文書記録、詔書策命多是彦海所撰作。獲賜爵位爲下博子。道武帝詔令彦海撰寫國史十多卷，僅編排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没有體例。彦海對朝中事務謹慎，不曾違忤旨意。他的堂弟鄧暉當時任尚書郎，凶狠任俠好做奇特的事，和定陵侯和跋友好。和跋有罪被殺，他的子弟投奔長安。有人告發鄧暉將要送出他們，因此道武帝懷疑彦海知情，便賜令彦海自殺。不久爲之後悔。當時人都同情惋惜彦海。

子穎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穎爲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爲侯。卒，謚曰文恭。

兒子鄧穎繼承爵位，升爲中書侍郎。太武帝詔令太常卿崔浩召集文學之士撰寫國史，鄧穎和崔浩的弟弟崔覽等人都參與著作事。太武帝前往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領騎兵幾萬人，驅逐鹿一百多萬頭到皇帝臨時住處。詔令鄧穎寫碑文，銘刻在漠南，來記載功德。鄧穎兼任散騎常侍，出使宋國。升爵爲侯。去世，謚號文恭。

子怡襲爵，位荆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

兒子鄧怡繼承爵位，擔任荆州刺史，獲賜爵位爲南陽公。去世。

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爲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兒子鄧侍，孝文帝賜名爲鄧述，擔任齊州刺史。初步改置百官，開始重視公府首位輔臣，任命鄧述爲太傅元丕的長史。擔任司空長史時去世。謚號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爲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概，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論曰：昭成帝、道武帝時代，事業剛剛開始，至於治理國家民衆，文武兼用。燕鳳知識豐富見聞廣博，最先受到尊重委任；許謙才華謀略都優異，在艱難困苦中效勞。不如此，怎麽成就王業呢。崔宏家族世代傑出，遇上國家初創，總攬要務責任重大，堅守正道完成事務，得到配祭廟庭的禮遇，是適宜的。崔浩才能技藝廣博，研究天文，政事籌劃，當時没有第二人可和他相比，這是他之所以把自己比作張子房的原因。在明元帝治理政事的年代，太武帝創業的時期，對他言聽計從，安定天下，待遇够大了，也很勤奮。謀略雖然高於一世，聲威没有動摇君主地位，晚年禍患不期而遇，竟不能保全自己。難道是飛鳥盡而良弓藏，人們厭惡他人在自己之上，或許是器物盈滿必定被刮平，暗中的傷害招致禍患；爲什麽這樣的人却遭到這樣殘酷的結局呢？至於如張袞的才能策略，不能免除過失，彥海忠貞廉潔，禍患不是由於自己的罪過，也足以痛惜。洪讓有良吏之稱，家風實在是可貴的。

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長孫嵩（五世孫）儉（儉子）平

長孫道生（曾孫）幼（幼曾孫）熾（熾弟）晟（從祖）紹遠（紹遠子）覽（弟）澄

長孫肥

長孫嵩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

長孫嵩，是代郡人。父親長孫仁，昭成帝時爲南部大人。長孫嵩寬容有器度，是昭成帝賜給他的名。十四歲時，代替父親統領事務。昭成帝末年，各部落背叛擾亂，苻堅指派劉庫仁代掌國中事務，長孫嵩和元他等人率領部衆歸附他。

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道武于二漢亭。道武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

劉顯謀劃作亂，長孫嵩率領舊部屬和同鄉七百多家背叛劉顯逃走。將到五原，當時寔君的兒子元渥也聚集部衆獨霸一方，長孫嵩想要歸附他。見到于烏渥，于烏渥稱元渥是叛逆者的兒子，勸長孫嵩歸附道武帝。長孫嵩猶豫不決，烏渥倒轉他的牛頭，長孫嵩努力跟着他，在二漢亭拜見道武帝。道武帝命他爲南部大人，多次建立戰功。長孫嵩後來隨從征伐中山，任冀州刺史，賜爵爲鉅鹿公。歷任侍中、司徒、相州刺史，被封爲南平公。在各處聲名卓著。明元帝即位，長孫嵩和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在止車門右面，處理各項事務，所以世人稱他們爲八公。

晋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鋭，南出彭、沛；如不時

晋國將領劉裕討伐姚泓時，明元帝賜給長孫嵩符節，統領太行山以東各軍事務，乘傳車到達平原，沿黄河北岸排列軍隊，停駐在畔城。軍隊遭到不小的失敗。詔令借給劉裕道路。劉裕在船中望見長孫嵩的旌旗車蓋，贈送酃酒和長江以南的食物。長孫嵩都送到京城。詔令長孫嵩厚重地回贈劉裕。皇帝又下令挑選精鋭兵士做好戰爭準

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

備，如果劉裕向西通過，就率領精鋭兵士，向南出兵到彭城、沛郡；如果不馬上通過，僅率領軍隊跟隨他們。他們到達崤山、陝城之間，必定和姚泓相對峙，一死一傷，兵力疲憊。等到了秋季，慢慢再趁機會出擊，則對劉裕可不戰而勝。於是叔孫建等人沿着黄河趕往洛陽，劉裕入關。長孫嵩和叔孫建等人從城皋向南渡河，晉國各據點都聞風而潰散。劉裕攻克長安，長孫嵩退兵。

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

明元帝病重，向長孫嵩詢問後事。長孫嵩説："立長子則順，依德則人信服。現在長皇子賢明而爲嫡子，是上天之命，請立他。"於是定下封策，詔令太武帝臨朝代行國政，長孫嵩任左輔。

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産，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虚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

太武帝即位，長孫嵩升爵爲北平王、司州中正。詔書詢問公卿："赫連氏、蠕蠕，先征討誰?"長孫嵩和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人説："赫連氏定居，不能造成禍患。蠕蠕世代是邊境禍害，應該先討伐大檀。追上他們就繳獲他們的牲畜，足以富國；追不上就在陰山合圍打獵，多殺禽獸，用它們的皮肉筋角來充實軍隊物資，也超過打敗一個小國家。"太常崔浩説："大檀遷徙如鳥飛翔，疾速追趕不能持久，用大部隊不能追上他們。赫連屈丐地域不超過一千里，刑罰政治殘暴，爲民衆神靈所拋棄，應該先討伐他們。"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求先平定馮跋。皇帝不表示意見，於是向西巡視。後來聽説屈丐死去，關中大亂，商議要征伐赫連氏。長孫嵩等人説："他們如果據城防守，以逸待勞。大檀聽説後，乘虚而侵犯，這是危險的事。"皇帝便向天師寇謙之詢問隱微的徵兆，謙之勸説出兵，杜超之贊助促成這件事，崔浩又論説向西征伐的利益。長孫嵩等人執意規勸不同意，皇帝大怒，責備長孫嵩在位貪污，指使武士羞辱他。長孫嵩不久調任太尉，過了多年，加授柱國大將軍。從此皇帝出征，長孫嵩因是元老，多留下鎮守京城，坐在朝堂評議決斷刑罰案件。逝世時，八十歲，謚號宣王。後來孝文帝追録先朝功臣，以長孫嵩配食廟庭。

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

兒子長孫頽，善於騎馬射箭，能拉開三百斤

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

的弓。繼承爵位，加授侍中、征南大將軍。因犯罪被罷黜爲戍守兵士。後來恢復爵位。逝世，謚號爲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爲公。文成時，自訟先世勳重，復其王爵。薨，謚簡王。

兒子長孫敦，字孝友，擔任北鎮都將。因貪污而獲罪，降爲公爵。文成帝時，自己申訴先代功勛大，恢復王的爵位。逝世，謚號爲簡王。

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將軍。卒，謚慎。

兒子長孫道，字念僧，繼承爵位。很久以後，依例降爲公，擔任左衛將軍。去世，謚號爲慎。

子悦，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禄少卿。卒，贈司空。

兒子長孫悦，繼承爵位。建義初年，恢復本來的王爵，不久降爲公，擔任光禄少卿。去世，追贈司空。

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長孫嵩的五世孫長孫儉，在北周爲官而聞名。

長孫儉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檝，員外散騎侍郎，早卒。

長孫儉，本名慶明。曾祖父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父長孫酌，任恒州刺史。父親長孫檝，任員外散騎侍郎，去世早。

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尒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爲録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凉，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悦，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别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悦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内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即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

長孫儉正直有操行，神情嚴肅，即使在家中，整日莊重。性格不隨意交往，不是志向相同的人，即使王公貴族到家中，也不和他們相見。太昌年間，邊境騷動，長孫儉起初爲代理東夏州防城大都督，隨從尒朱天光打敗宿勤明達等人，因功勞賜爵爲索盧侯。周文帝治理夏州，任用長孫儉爲録事參軍事，對他深爲敬重。賀拔岳被殺，周文帝趕往平凉，凡是國家大事的策謀，長孫儉都參預了。隨從平定侯莫陳悦，留下長孫儉擔任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把隨後的事情委托給他，别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投奔東魏後，黄河渭水間人心離散，刺史李弼命令長孫儉暫鎮渭州。長孫儉帶領十多名騎兵冒險趕往那裏，又依據情況安撫，羌人胡人心悦誠服。改任夏州刺史，很受人擁護。當時西夏州仍未歸附，而東魏派遣許和爲刺史，長孫儉用信義招引他，許和於是歸附。當即委任長孫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管三夏州各軍事務。

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百姓

荆州襄州剛歸附，周文帝上奏表授予長孫儉爲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轄鄭縣令泉璨爲百姓所控告，審

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廳事前引己過，肉袒自罰，捨瑑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聞之嘉嘆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

查屬實。長孫儉當即召集僚屬，就在廳事前認爲自己有過失，露臂懲罰自己，放棄泉瑑不加追問。於是屬縣整肅嚴厲，不敢違犯法令。魏文帝發詔書慰勞他。周文帝又給長孫儉寫信說："近來聽說你轄區內縣令犯罪，竟責打自己三十棒，來整肅部下，聽說後嘉許贊嘆很久難以平靜。"長孫儉清廉正直統領部下，同時胸懷仁慈，有盜竊的人，追究屬實，教誨後釋放了他。荊蠻的舊時習俗，青少年不尊敬年老者。長孫儉勤懇引導，風俗大爲改變。一心推廣耕田種桑，加上重視軍隊，所以邊境沒有意料外的事，人們安居樂業。官吏民衆上奏表請求爲長孫儉建造清德樓，樹碑刻寫頌詞，朝廷商議予以准許。官吏民衆又因長孫儉任職期滿，恐怕有接替的人到來，前往朝廷乞求留下長孫儉，朝廷嘉獎而准許他們的請求，長孫儉在州中便任職七年。

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群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

召入授大行臺尚書，兼任相府司馬。經常和各位公卿侍奉皇上，等他退出來，周文帝對左右的人說："這人嫻靜文雅，我每次和他交談，常常肅然有敬畏感，恐怕有不當之處。"另一天，周文帝對長孫儉說："名實必須相稱，你的志向安於貧困樸素，可改名爲儉，來昭彰你高雅的操守。"升尚書左僕射，加授侍中。

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庭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後來任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當時梁國岳陽王蕭詧歸附，初次派遣使者入京朝見。到達荊州，長孫儉在廳堂中陳列軍隊儀仗，穿着軍服，以賓主的禮儀會見使者。他身材魁梧，聲如洪鐘，大講鮮卑話，派人翻譯來回答問題。客人惶恐不敢抬頭看他。天色已晚，長孫儉就穿戴短衣紗帽，招待客人在別室飲宴，敘述梁國喪亡禍亂，朝廷招引提携的意向，談話有風采。使者大喜，出門後說："我很難測定他的高深。"

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荊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

魏廢帝二年，授長孫儉爲東南道大都督、荊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等到梁元帝在江陵繼位，外表加强對鄰國和睦，內裏懷有另外的打算。長孫儉秘密啓奏攻取的謀略。便徵召長孫儉入朝，向他詢問策略。長孫儉陳述計謀，周文帝深爲贊同，便命令他回到州中，秘密做準備。不

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荆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

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勛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

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

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并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鄖國公，謚曰文。荆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

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鄖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慚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今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修。"

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湖公元定伐陳，没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久命令柱國于謹討伐江陵，平定後，因長孫儉是主謀，賞賜給他奴婢三百人，命令長孫儉鎮守江陵，升爵爲昌寧郡公。後來移鎮到荆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代理荆州刺史。

周閔帝初年，趙貴等人將圖謀殺害晉公宇文護，長孫儉的長子僧衍參預這事的策劃，獲罪而被處死。宇文護召長孫儉，任命他爲小冢宰。保定四年，任命他爲柱國。朝廷商議因長孫儉操行廉潔，功勛大，下詔贊揚他，并賜給各種絲織品和粟麥，以表彰他的美德。

天和初年，改任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長孫儉曾前往朝廷上奏政事，當時下大雪，在雪地中等待禀報，從早到晚，竟没有懈怠的面容。他就是這樣地謹慎忠誠。因疾病回到京城，詔令因長孫儉的舊居狹小，賜給豪華宅第一座。

後來擔任夏州總管時逝世。臨終留下遺言：用當時服裝收殮，用素色車輛運載靈柩，不設置儀仗，親友贈送的禮物，全部不要接受。幾個兒子都遵奉實行。遺言還要求安葬在周文帝陵墓旁，并把所賜宅第歸還給官府，詔令都聽從。追贈本官，加授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鄖國公，謚號文。荆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前往朝廷請求爲長孫儉建廟立碑，詔令准許他們的請求。

建德元年，詔令說："已故柱國、鄖國公長孫儉，臨終時明察正直，發表善言，因他所居住的宅第本由皇上賜予，建造規模宏偉壯麗，不是兒子們所當居住的，請求還給官府，另遷其他地方。從前孫叔敖謝絶肥沃的土地，蕭何前往窮困偏僻的鄉間，用古人對比今人，長孫儉無愧於古代的賢人。然而有關官員不識大體，急速地把他的宅第給予外人。追憶善行思念功績，是先代君王的美好法典，豈能實現他的謙讓，致使背離獎懲的道理！現在把本宅歸還給他的妻子兒女，使清明的風尚遠播，以發揚先人的品德。"

次子長孫隆，擔任司金中大夫。隨從長湖公元定征伐陳國，淪落到長江以南，去世。長孫隆的弟弟長孫平，最爲著名。

長孫平 長孫師孝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

長孫平字處均，儀表美觀，有器識才幹，讀書很多，擔任周衛王的侍讀。當時武帝受宇文護的逼迫，和衛王謀劃殺他，衛王經常派長孫平向武帝通報心意。宇文護被殺後，長孫平被任命爲開府儀同三司。宣帝設置東京官屬，任命長孫平爲少司寇，和小宗伯趙芬分别掌管六府。隋文帝未登位時，和長孫平情感友好融洽。等到做丞相，恩情禮待更厚重。當時賀若弼鎮守壽陽，文帝恐怕他有二心，派遣長孫平代替他爲揚州總管，賜爵位襄陽公。賀若弼果然不順從，長孫平指揮壯士捉住賀若弼，押送他到京城。

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毁朝庭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痴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隋開皇三年，長孫平入朝委任爲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遭水旱災害，百姓缺糧，上奏使民間每年秋天一家出粟麥一石以下，按貧富分等級，儲備在鄉里，來防備災年，名叫義倉。皇帝深表贊同而采納。從此州縣豐足。後來改任工部尚書，有稱職的名聲。當時有人告發大都督邴紹詆毁皇帝昏庸，皇帝發怒，將要斬殺邴紹。長孫平進言勸諫説："諺語説：'不痴不聾，不作大家翁。'這話雖講的是小事，可用來比喻大事。邴紹的話，不應該上奏。陛下又要殺他，恐怕很長時間以後，有損聖明的德行。"皇帝於是赦免邴紹。隨之下令群臣，誹謗的罪過，不再上奏。

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

後來突厥達頭可汗和都藍可汗互相攻打，各自派遣使者請求援助。皇帝派遣長孫平持符節宣詔開導，使他們重歸於好。長孫平到達後，陳説利弊得失，二人於是各自退兵。可汗贈給長孫平二百匹馬。返回，長孫平送上所得到的馬，皇帝全部用來賞賜他。不久，長孫平遭到貶降，以尚書任檢校汴州事，不久任汴州刺史，後來歷任許、貝二州刺史，都有好的政績。

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庭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爲鍪甲之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

鄴都風氣不好，前後的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任命長孫平爲相州刺史，很有能幹的名聲。在州幾年，因正月十五日百姓大辦歌舞，在衣裳上畫上頭盔鎧甲的圖像，皇帝發怒罷免他的職位。不久皇帝思念長孫平鎮守淮水以南時的事情，升他爲大將軍，任命他爲太常卿、吏部尚書。長孫

曰康。

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

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凉，宋遣將到彦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

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毁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子旃，位少卿，早卒。

平在任職中去世，謚號康。

兒子師孝，性格輕佻狡猾喜好財利，多次犯法。皇帝因他不能繼承，派遣使者吊祭長孫平。任命師孝爲勃海郡主簿。在大業末，恣意貪污，全郡人厭惡他。後來被王世充殺害。

長孫道生，是長孫嵩的侄子。他忠誠仁厚廉潔恭謹，道武帝喜愛他的慎重，派他掌管機密事務。和賀毗等四人，在宫内侍奉於左右，傳達詔命。明元帝即位，任他爲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來奪取别人的美女獻上，明元帝嚴厲責備他，因他是舊臣而不加罪貶降。

太武帝即位，道生升爵爲汝陰公，調任廷尉卿。隨從征伐蠕蠕，和尉眷等人率領軍隊出兵到白黑兩片沙漠之間，大勝而回。太武帝征伐赫連昌，道生和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擔任前鋒，平定了赫連氏之國。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逃到平凉，宋國派遣將領到彦之、王仲德侵犯黄河以南來救援赫連定。詔令道生和丹陽王太之駐守在黄河邊來抵禦他們。道生便引誘宋國將領檀道濟，阻截他的前後部隊，追擊到歷城而返回。授司空，加授侍中，升爵爲上黨王。逝世時，八十二歲，追贈太尉，謚號爲靖。

道生清廉儉約，身爲三公，而衣服没有華麗的裝飾，食物没有多種菜肴，一塊熊皮的馬腹障泥，幾十年不换，當時人把他比作晏嬰。住宅簡陋，外出鎮守後，他的子弟多有修繕，建起堂屋走廊。道生返回，嘆息説："從前霍去病因匈奴没有消滅，不經營家業。現在强大的敵寇還在沙漠以北苟延殘喘，我豈可安心坐在華美的房舍之中呢！"便嚴厲責備子弟，命令毁棄修建的住宅。太武帝時，在各處都政績卓著，常發表重大建議，多合乎時機。爲將領有謀略，善意對待兵士。皇帝命令歌工遍頌群臣時説："智慧如同崔浩，廉潔如同道生。"等到年老，頗受妻子孟氏的迷惑，因此受到譏諷。和叔父長孫嵩都爲三公，當時人都羡慕他。

兒子長孫旃，擔任少卿，去世早。

長孫觀　長孫承業

旃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長孫旃的兒子長孫觀，少年時以强壯勇敢聞名，後來繼承祖父的爵位爲上黨王。當時各異姓王繼承爵位，多降爲公爵，皇帝因他的祖父道生在先朝輔佐朝政，所以特地不降低。以征西大將軍、代理司空身份，統領河西七鎮各軍討伐吐谷渾。部落頭領拾寅逃跑藏匿，長孫觀焚毁他所在城池後返回。孝文帝初年，被任命爲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犯進逼，再度暫任長孫觀爲司空去討伐制服他們。後來擔任征南大將軍。逝世，謚號定。葬禮依照他的祖父靖王的舊例，陪葬雲中的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虚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

兒子冀歸，六歲時繼承爵位，降爲公爵。孝文帝因他年幼繼承家業，賜名爲幼，字承業。承業聰明有藝能，謙虚愛士人，擔任前將軍，隨從孝文帝南討。

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决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總强兵，久不决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庭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内實防之。

宣武帝時，擔任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國將領裴邃、虞鴻偷襲占據壽春，承業的幾個兒子驍勇果敢，裴邃很難對付他們，稱他們爲“鐵小兒”。詔令河間王元琛總領部衆援助承業。元琛想要决戰，承業以爲雨天很長，特别需要穩重。元琛不聽從，於是交戰，爲賊軍趁機攻打，承業在後面攔擊。當初，承業總領强大的兵馬，長久不决戰，議論的人懷疑他有另外的打算。朝廷又派遣河間王元琛和臨淮王元彧、尚書李憲等三個都督，外表上説援助承業，實爲防範他。

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沲，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并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

恰巧鮮于脩禮在中山反叛，朝廷任命承業爲大都督北伐。不久以本使到達鄴城，詔令承業解除行臺，罷免大使，派遣河間王元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派遣兒子子裕上奏表，稱説和元琛同在淮水以南，都承受國家患難，元琛失敗而臣下保全軍隊，便産生了矛盾。而且臨時改换將帥，不是明智的策略。上疏奏上去，不被采納。元琛和承業前進到呼沲，承業不想交戰，而元琛不聽從。行進到五鹿，被脩禮攔截攻打，元琛不趕去救助，賊軍全部到來，承業於是大敗。承業和元琛都被除去名籍。不久正平郡蜀人反叛，又暫署承業爲鎮西將軍、討蜀都督。接連作

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

戰有功勞，授平東將軍，恢復本來的爵位。後來任尚書右僕射。

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彦亦患脚痹，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

不久，雍州刺史蕭寶夤占據州城反叛，朝廷又任命承業爲行臺去討伐他。承業當時背上的毒瘡没有痊愈，靈太后慰勞他説：“你的病情如此重，我想不讓你出征，却再没有可托付的人，怎麽辦呢?”承業回答説：“死而後已，我豈敢不盡力。”當時子彦也患脚腫麻木的病，拄着拐杖入宫告辭。尚書僕射元順回頭對他人説：“我們充數爲大臣，各自處於寵幸的職位，危難的時候，有病的人先出動，恐怕不可以吧！”没有人回答。

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税，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税，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絶。天助大魏，兹計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税，更聽後敕。”及雍州平，除雍州刺史。

當時薛鳳賢在正平反叛，薛脩義屯駐河東，分别占據鹽池，攻打包圍蒲坂，東西聯合，來響應寶夤。承業便占據河東。當時有詔令廢除鹽池税收，承業上奏表説：“鹽池是上天資助的財貨，接近京郊，祇應珍視而保護它，平均收税而管理。現在四方多災難，府庫財物用光。冀、定二州，有時喪失有時戰亂，賦税中的絹，不可再徵收。仰思府庫之中，有發出而没有收進，必須籌劃，出入相等。略談鹽税，一年之中，折合成絹而言，還不應少於三十萬匹，這是把冀、定二州遷移設到了京郊。現在如果廢除鹽税，事情如同又失去二州。臣下先前上違嚴厲的旨意，不先討伐關中的賊寇，徑直解救河東，不是不奪取長安而是爲先救蒲坂。蒲坂一陷落，丢失了鹽池，三軍的糧草，救濟供給的來源就斷了。上天贊助大魏，這個計策不可錯過。從前高祖太平的年代，没有缺乏的情况，還創設鹽官而加以管理。這不是爲此而争利，是恐怕由於利而擾亂風俗。何况當今王公無功受禄，百官空受俸禄而不治事，田租徵收六年的糧食，户税折算來年的錢，這都是搜刮别人的私有財物，剥奪别人的勞力，豈是願意如此，是出於不得已。臣下已擅自下令主管督察的將領校尉，返回率領部屬，依照常制徵收鹽税，等待隨後的敕命。”等到雍州平定，任承業爲雍州刺史。

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

孝莊帝初年，封上黨王，不久改爲馮翊王，後來降爲郡公。升爲司徒公，加授侍中、兼尚書

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録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

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録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黄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

承業少輕俠，鬥鷄走馬，力争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吕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妒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彦、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長孫子彦

子彦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子彦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彦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

子彦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逾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彦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

令、大行臺，仍然鎮守長安。節閔帝即位，承業升爲太尉公、録尚書事。等到在韓陵戰敗，斛斯椿先占據河橋，謀劃殺尒朱氏。指使承業進入洛陽，告訴節閔帝殺世隆兄弟的心意。孝武帝初年，承業改任太傅，以策定皇上的功勞，另封開國子。承業上奏表請求轉授給他姨表哥哥廷尉卿元洪超的次子元惲。當初，承業出生而母親去世，他爲洪超的母親所撫養，所以請求轉讓爵位。皇帝准許他的請求。

武帝進入關中，承業當時鎮守武牢，也跟隨趕往長安，任太師、録尚書事，封爲上黨王。大統元年，逝世，追贈假黄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號文宣。

承業少年時輕生重義，鬥鷄跑馬，拼命争鬥殺死人，因而逃亡到龍門將領陳興德家中。恰逢大赦，纔免除罪過。便把後妻羅氏前夫的女兒吕氏嫁給興德的哥哥興恩來報答。羅氏年紀大承業十多歲，特别妒忌别人。承業很尊敬喜愛她，没有侍妾。年輕侍女之中在承業身邊受嫌疑而導致死亡的，竟有不少人。承業前妻張氏生有二個兒子：子彦、子裕。羅氏生有三個兒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都雄健威武。

子彦本名爲長孫儁，有體力，因多次跟隨父親征討有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和齊神武有嫌隙，加授子彦爲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守恒農，作爲心腹。及至跟隨孝武帝入關，封高平郡公，擔任儀同三司。以隨從征討竇泰、在沙苑作戰的功勞，加授開府、侍中。等到向東收復舊日京城，任命子彦爲兼尚書令、代理司州牧，留下來鎮守洛陽。後來因失利，退兵。大統七年，被任命爲太子太傅。

子彦年輕時曾落馬折斷手臂，肘上骨頭露出一寸多。命令切開肉鋸斷骨頭，流血幾升，説話開玩笑同往常一樣。當時人認爲他超過了關羽。晚年發病，全身長瘡，即使親戚兄弟都以爲是痛苦難治的疾病。子彦説："疾病痛苦難治到這種地步，難以表白自己。世上没有好醫生，我就要

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及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

死了！曾經聽説痛苦難治的疾病蝮蛇咬它不疼痛，試爲我尋找，應使兄弟知道我的心。”於是在南山抓到蛇，用大腿接觸它，痛苦喊叫，不久發腫死去。文帝聽説後，悲慟哭泣説：“損失了我的優秀將領！”追贈雍州刺史。

長孫子裕

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泛階十七級，爲子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勛，封平原縣伯。

子裕擔任衛尉少卿。啓奏放棄泛階十七級，爲兒子義貞求官。任左將軍，加授通直散騎常侍。又因父親的功勛，封平原縣伯。

長孫兕

義貞弟兕，字若汗。性機辯，强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别封鄭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并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卒，子熾嗣。

義貞的弟弟長孫兕，字若汗。性格機智善辯，博聞强記，很尊重賓客朋友，尤其善於談論。隨從魏孝武帝西遷，别封鄭縣侯。北周天和初年，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任熊、絳二州刺史，都有能幹的名聲。繼承爵位爲平原縣公。去世，兒子長孫熾繼嗣。

長孫熾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

長孫熾字仲光，生性聰慧，容貌俊美，涉獵各種書籍，并擅長武藝。建德初年，周武帝崇尚法度，尋求學問兼具經史的人爲通道館學士，長孫熾被選中。

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宫，即授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宫右庶子，出入兩宫，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

隋文帝作宰相，長孫熾從御正上士擢升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授大都督，封陽平縣子，升爲稍伯下大夫。因平定王謙，被任命爲儀同三司。文帝接受禪讓，長孫熾率領官屬先進去清理宫廷，當即被任爲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代理東宫右庶子，出入於兩宫之間，很受信任厚待。屢經升遷爲太常少卿，改封爲饒陽縣子，升爲開府儀同三司，改任吏部侍郎。

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户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禄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宫，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静。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大業年間，歷任大理卿、户部尚書。吐谷渾侵犯張掖，命令長孫熾攻打他們，追到青海，因有功勞授銀青光禄大夫。六年，皇帝前往江都宫，留下長孫熾在東都居中守衛，代理左候衛將軍。死於任上，謚號静。兒子安世，官至通事謁者。長孫熾的弟弟長孫晟。

長孫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

長孫晟字季晟，性格通達聰敏，涉獵書籍，善於射彈工於射箭，矯健靈活超過常人。十八歲

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群，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

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争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玃，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强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

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

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内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説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

時，出仕北周擔任司衛上士。起初不出名，而隋文帝一見他就深爲驚異，對别人説："長孫晟武藝超群，又多奇謀。今後的名將，不是此人嗎?"

等到突厥攝圖請求聯姻，北周將趙王宇文招的女兒嫁給他。北周和攝圖互相誇耀競争，精選驍勇的人來充任使者，便派遣長孫晟做汝南公宇文神慶的副手護送千金公主到他的牙帳。前後使者幾十人，攝圖多不尊敬他們；惟獨喜愛長孫晟，常和他一起游玩打獵，留下他一年時間。曾經有兩隻雕，飛翔中争奪肉食，攝圖將兩枝箭交給長孫晟，請他射雕。長孫晟奔馳前往，遇到雕互相搏擊，便發弓而一箭貫穿雙雕。攝圖喜悦，命令所有子弟貴人都和他親近交友，希望親昵接近他，來學習彈弓射箭。攝圖的弟弟處羅侯稱爲突利設，很得衆人的擁護，爲攝圖所妒忌，秘密托付心腹，暗中和長孫晟結盟。長孫晟和他游玩打獵，乘機觀察山川形勢，部衆的强弱，全部得知。返回，被任命爲奉車都尉。

開皇元年，攝圖説："我，是周家親戚。現在隋公自行登位而不去打敗他，有什麽臉面見可賀敦！"於是和高寶寧攻占臨渝鎮，邀約各處部落，謀劃一同向南侵犯。文帝剛登位，因此大爲恐懼，修築長城，調發兵士駐守北方邊境。命令陰壽鎮守幽州、虞慶則鎮守并州，屯集兵士做好防備。

長孫晟原先知道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自統領强大的軍隊，都稱可汗，分别居住四面，内心懷有猜疑妒忌，外表顯示協力同心，難以合力出征，很容易離間。因而上奏疏説："臣下在周末，愧任對外使者，匈奴相互依托，爲我所完全知曉。玷厥對於攝圖來説，兵力强大而地位低下，名義上相隸屬，内部矛盾已顯露，鼓動他們的情緒，必將自相交戰。另外處羅侯這個人，是攝圖的弟弟，奸計多而勢力弱，曲意博取部衆的歡心，國内人喜愛他，因而爲攝圖所妒忌。另外阿波首鼠兩端，處在他們之中，很畏懼攝圖，受他的牽制，惟知依附强者，没有固定的心意。我們應遠交近攻，拆散强大的聯合弱小的。派人出使玷厥，游説聯合阿波，這樣攝圖

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

就會退兵，自己防備北部的地方。我們又招引處羅，派人聯絡奚人、霫人，這樣攝圖會分派軍隊，返回防備南部的地方。他們首尾猜疑，内部離散，十多年後，我們趁他們自相仇恨時討伐他們，一定可以一舉滅掉他們的國家。”

上省表大悦，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虚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内附。

皇帝看過奏疏後大喜，便召他前來和他交談。長孫晟陳述形勢，繪出山川，描寫各處虚實，都瞭如指掌。皇帝深爲稱奇，都加以采納。便派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出使到玷厥那裏，賜給他狼頭旗，假意欽佩敬重他。玷厥的使者到來，接待位居攝圖的使者之上。反間計施用後，他們果然互相猜疑。皇帝授長孫晟爲車騎將軍，出黄龍道，帶禮物賜給奚、霫、契丹等族，以他們爲嚮導，得以到達處羅侯的地盤，深切地交談，誘導他歸附。

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説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

二年，攝圖號稱四十萬騎兵，從蘭州侵入，到達周盤，打敗達奚長儒的軍隊。又想向南進兵，玷厥不聽從，帶領兵馬離去。這時長孫晟又游説染干假報攝圖説：“鐵勒等人反叛，想要襲擊我們的牙帳。”攝圖於是畏懼，撤軍出邊塞。

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凉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强？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

幾年後，突厥大規模侵入，隋調發八道元帥出兵抗拒他們。阿波到達凉州，同竇榮定交戰，賊軍頭領屢次失敗。這時長孫晟任偏師將領，派人對阿波説：“攝圖每次前來，交戰都大勝。阿波纔進兵，就招致失敗，這是突厥的耻辱。而且攝圖和阿波，兵力本來相當，現在攝圖連續取勝，爲衆人所推崇；阿波失利，爲國家招致羞辱。攝圖必定會利用這個機會把罪過歸於阿波，實現他往日的計劃，滅掉北部的牙帳。”阿波的使者到來，長孫晟又對他説：“現在達頭和隋聯合，而攝圖不能制服他。可汗爲什麽不依附天子，交結達頭，互相聯合成爲强大者？這是萬全的計策。豈不比喪失軍隊身負罪過，回到攝圖那裏，受他的殺戮羞辱好嗎！”阿波采納長孫晟的意見，便留在邊境上。後來派人跟隨長孫晟進入朝廷。當時攝圖和衛王的軍隊相遇，在白道交戰，失敗逃跑。到達戈壁，聽説阿波不忠，便掩襲北部牙帳，全部擒獲他的部衆而殺死他的母親。阿波返回無處可歸，西投玷厥，請求派兵十

勝，其勢益强。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

多萬人，向東攻打攝圖，收復舊地，招集失散的兵士，和攝圖互相攻打。阿波頻繁取勝，勢力更爲强大。攝圖又派遣使者朝貢，公主自己請求改姓，乞請做皇帝的女兒，皇帝准許了她的請求。

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勛衛車騎將軍。

四年，派遣長孫晟爲虞慶則的副手出使攝圖，賜公主姓楊氏，改封爲大義公主。攝圖接受詔書，不肯起身叩拜。長孫晟進言説："突厥和隋都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身，豈敢違忤他的心意。不過可賀敦是皇帝的女兒，那麽可汗就是大隋的女婿，爲什麽不尊敬妻子的父親呢?"攝圖笑着對翻譯官員説："必須叩拜妻子的父親。"於是叩拜接受詔書。長孫晟出使返回符合旨意，授儀同三司、左勛衛車騎將軍。

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

七年，攝圖死去，皇帝派遣長孫晟持符節任命他的弟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任命他的兒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通過長孫晟上奏説："阿波爲上天所消滅，五六千騎兵躲在山谷之間，將擒獲他們獻給朝廷。"皇帝召集文武官員商議這件事。樂安公元諧説："請求到那裏斬首示衆，來懲罰他的罪惡。"武陽公李充請求將阿波活着帶入朝廷，當衆殺戮給百姓看。皇帝詢問長孫晟，長孫晟説："阿波的罪惡，不是辜負我們國家。現在趁他窮困，擒獲而殺戮，恐怕不是招徠遠方人的做法。不如兩方都加以保全。"皇帝説："好。"

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

八年，處羅侯死去，皇帝派遣長孫晟前往吊祭，又帶着陳國所獻的寶器，賜給雍閭。

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國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内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迦等，并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莅殺大義

十三年，流民楊欽逃入突厥，假稱彭國公劉昶和宇文氏之女謀劃想要反叛隋，派他來密告公主。雍閭相信這個消息，便不履行職責貢奉。皇帝又派遣長孫晟出使，暗中觀察内情。公主見到長孫晟，言辭不謙遜，又派遣她所私通的胡人安遂迦和楊欽商議，煽動誘惑雍閭。長孫晟返回，將情形奏上。皇帝又派遣長孫晟前往索取楊欽，雍閭不想給，假稱説："賓客内没有這個人。"長孫晟便賄賂他的侍從官員，知道了楊欽的住處，夜晚掩襲擒獲了他，交給雍閭，隨之揭露公主的私人醜事。國中人士大感耻辱。雍閭捉住遂迦等人，都交付長孫晟。長孫晟出使返回，

公主。

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静，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

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并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侄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勛衛驃騎將軍，持節護

皇帝大喜，加授開府，隨之派遣他進入藩屬區域，前往殺死大義公主。

雍閭又上奏表請求聯姻，衆人商議將要准許請求。長孫晟上奏說："臣下觀察雍閭反覆無常没有信義，衹是同玷厥有仇，所以依仗我們國家。縱然和他聯姻，終究會叛變。現在如果能娶到公主，憑藉皇上的威靈，玷厥、染干必定又受他的徵發。强大後再反叛，今後恐怕難以圖取。而且染干這個人，是處羅侯的兒子，一向有誠心歸附，到現在兩代了。臣下從前和他相見，也請求通婚，不如准許他，令他向南遷徙。他兵士少力量弱，容易安撫馴服，讓他對抗雍閭，來捍衛邊境。"皇帝說："好。"又派遣長孫晟慰問曉諭染干，准許他娶公主。

十七年，染干派遣使者跟隨長孫晟前來迎親。皇帝把宗室女子封爲安義公主嫁給他。長孫晟勸說染干向南遷徙，住在度斤舊地。雍閭憎恨染干，急速前來抄掠。染干偵察到雍閭動静，就派人上奏，所以賊軍前來，經常預先有防備。

十九年，染干通過長孫晟上奏雍閭造攻城器械，想要攻打大同城。詔令調發六位總管，都受漢王調度，分路出塞外討伐雍閭。雍閭畏懼，又和達頭結盟，合力偷襲染干，在長城下大戰。染干大敗，他的兄弟子侄都被殺，部落逃亡離散。染干和長孫晟獨自帶着五名騎兵趁夜晚向南逃跑，到了早晨，行走一百多里，收集到幾百騎兵。便互相謀劃說："現在軍隊失敗進入朝廷，一個投降的人而已，大隋天子怎會禮敬我呢！玷厥雖然前來，我和他本没有冤仇，如前去投奔他，必定對我加以接濟。"長孫晟知道染干有異心，便秘密派遣使者進入伏遠鎮，命那裏急速舉起烽火。染干見四處烽火俱起，詢問長孫晟："城頭上烽火燃起，是爲什麽?"長孫晟騙他說："城池高地方遠，必定遠遠見到賊軍前來。我們國家的法令規定，如果賊軍少，舉二烽火；來得多，舉三烽火；大規模逼近，舉四烽火。使別人得知賊軍多而又逼近而已。"染干大爲恐懼，對他的部衆說："追兵已經逼近，可暫且進入城中。"進入鎮所後，長孫晟留下染干的侍從官執

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内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賈，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内，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并遣奏知。

室來統領部衆，自己帶領染干乘驛站馬匹進入朝廷。皇帝大喜，升長孫晟爲左勛衛驃騎將軍，持符節總領突厥。長孫晟派遣投降的人偵察雍閭，知道他的牙帳内多次發生災變，夜晚出現彩虹，光芒照耀幾百里，天狗星墜落，紅色的雨下了三天，流星墜落在軍營内，聲音如雷。每夜自己驚擾，説隋國軍隊將到來。長孫晟都派人上奏。

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并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内，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横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并從之。

不久任命染干爲意彌豆啓人可汗。賞賜在武安殿射箭，選拔善於射箭的十二人，分爲兩隊。啓人説："臣下經由長孫大使得以見到天子，今日賞賜射箭，我希望加入他那一隊。"准許了他的請求。給予長孫晟箭，六次發射都射中靶心，啓人的一隊最後獲勝。當時有老鷹成群飛翔，皇帝説："您善於用彈弓，可爲我射下它們。"長孫晟十次發射都射中，老鷹都應丸而落。這天，百官獲得獎賞，長孫晟最多。不久派遣長孫晟率領五萬人，在朔州修大利城來安置染干。安義公主去世，長孫晟持符節護送義城公主，又把公主嫁給染干。長孫晟又上奏："染干部落歸附的人已多，雖然在長城内，還遭雍閭的抄掠。遷移辛苦，不能安寧居住。請求遷到五原，以黄河爲屏障。在夏、勝兩州之間，東西到黄河，南北四百里，挖掘溝塹。使他們住在其中，隨意放牧，避免受抄掠，他們自然安下心來。"皇帝都聽從了他的意見。

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内携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并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晋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説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

二十年，都藍的部落大亂，被部下殺死。長孫晟隨之上奏説："賊寇内部分裂離散，他們的主子被殺。趁這個機會招降引誘，必定都來投降。請求派遣染干部下，分頭招降慰問。"皇帝准許他的建議，果然都來歸附。達頭恐懼，又大量聚集軍隊。詔令長孫晟率領投降的人，擔任秦州行軍總管，接受晋王楊廣的調度，出兵討伐達頭。達頭和晋王相對抗，長孫晟獻計説："突厥飲用的泉水，容易下毒。"於是取來各種毒藥，放在水的上游。達頭的人畜飲用後大多死去，大驚説："天下有毒的水，是要滅亡我們嗎！"便在夜晚逃跑。長孫晟追擊，斬下一千多首級，俘虜一百多人。晋王大爲歡喜，召喚長孫晟進入帳内，一同飲酒極爲歡快。突厥侍從官員有前來投

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

降的，這時也在座。叙述説突厥境内，很畏懼長孫總管，聽到他的弓聲以爲是霹靂，見到他騎馬奔馳稱爲閃電。晋王笑着説："將軍發威，聲威遍及境外，竟用雷霆做比喻，是何等豪壯啊！"軍隊凱旋，長孫晟被授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又派遣長孫晟回到大利城，安撫新歸附的人。

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

仁壽元年，長孫晟上奏表説："臣下夜晚登上城樓，望見戈壁北有紅色的雲氣，長一百多里，都如同雨足，垂下來蓋到地上。恭謹查看兵書，這叫做灑血。它下面的國家，必定馬上滅亡。想要消滅匈奴，應在今日。"詔令楊素擔任行軍元帥，長孫晟擔任受降使者，護送染干北征。二年，軍隊停駐北河，遇到賊軍頭領思力俟斤等人率領軍隊抗拒交戰，長孫晟和大將軍梁默出擊趕走他們，賊軍部衆大多投降。長孫晟又教染干分别派遣使者，前往北方鐵勒等部落，招誘離散收取他們。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多個部落，都背棄達頭前來投降歸附。達頭的部衆大潰敗，向西投奔吐谷渾。長孫晟護送染干，安置在磧口。事情完畢，進入朝廷。

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内衛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

遇文帝逝世，隱匿喪事没有公開。煬帝招引長孫晟在文帝遺體前委托内廷保衛事宜，掌管門衛事務，當日任命爲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亂，煬帝下令長孫晟以本官擔任相州刺史，調發太行山以東兵馬，和李雄等人共同對付楊諒。長孫晟以兒子行布在敵方爲由推辭。皇帝説："您不會因爲兒子而損害道義，不要推辭。"長孫晟便飛奔前往相州。楊諒被打敗後，皇帝追令長孫晟返回，改任武衛將軍。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

大業三年，煬帝前往榆林，想出兵塞外，陳列軍隊炫耀武力，經過突厥境内，直到涿郡。隨之恐怕染干驚慌畏懼，預先派遣長孫晟前往告諭，説明皇帝的心意。染干聽説後，便召集所統轄的各國，奚、霫、室韋等幾十個種族部落，酋長都會集。長孫晟看見牙帳中雜草污穢，想使染干親自除掉它們，給各部落看，來表明聲威顯赫。便指着帳前的草説："這草很香。"染干馬上取過來聞它，説："一點兒也不香。"長孫晟説：

天子行幸所在，諸侯并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

“國家的法令是，天子所到之處，諸侯都親自灑掃，鏟除天子道路邊雜物，來表達最尊敬的心情。現在牙帳中荒蕪污穢，我還以爲是留下香草而已。”染干於是領悟，説：“這是奴才的罪過！奴才的骨肉，都是天子恩賜的。能够報效體力，豈敢推辭？祇是因邊境上的人不知道法令而已。”於是拔下所佩帶的刀，親自割除雜草。貴人和各部落爭相仿效他。皇帝便從榆林北境出發，到達染干的牙帳，又向東抵達薊城，道路長三千里，寬一百多步，全國服役而開闢御道。皇帝聽説後更加喜悦。長孫晟後來被任爲淮陽太守，没有赴任，又擔任右驍衛將軍。

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嘆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五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皇帝哀悼惋惜他。後來突厥圍困雁門，皇帝嘆息説：“假使長孫晟在世，不會使匈奴到這種地步！”

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毁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少子無忌嗣。

長孫晟喜好奇異的計策，一心建立功名。禀性純孝，服喪時身體消瘦，爲朝廷官員所稱贊。大唐貞觀年間，追贈他爲司空、上柱國，謚號爲獻。小兒子無忌繼嗣。

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諒，城陷，遇害。

長孫晟的長子行布，也多有謀略，有父親的風範。出仕爲漢王楊諒的庫直。後來遇楊諒在并州起兵作亂，率領部衆向南抗拒官軍，留下行布守衛城池。行布便和豆盧毓關閉城門抗拒楊諒，城池陷落，被殺。

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長孫晟的次子恒安，因哥哥的功勞被授爲鷹揚郎將。

長孫紹遠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强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碩嘆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别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

紹遠字師，年輕時的名爲仁。寬容大度，很喜好典籍，聰明超過常人。父親承業在壽春當刺史，當時紹遠十三歲。承業手下作文書記録有個叫王碩的，是位文學之士，聽説紹遠記憶力强，於是禀告承業，請求考驗他。承業命王碩測試。王碩便以《禮記·月令》測試。這時紹遠讀了幾頁紙，僅一遍，便背誦如流水般順暢。王碩贊嘆佩服。紹遠出仕爲司徒府參軍事。後來任别部將領討伐平定河東人蜀薛，封東阿縣伯。

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别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

魏孝武帝西遷，紹遠跟隨承業奔赴，以功勞别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任太常卿，升中書令，隨之繼承父親的爵位。後來依例降爲公爵，

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録尚書事。周文每謂群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

改爲馮翊郡公。恭帝二年，屢經升遷任録尚書事。周文帝時常對群臣説：“長孫公任職的地方，使人没有回頭的顧慮，漢朝的蕭何、寇恂，不過如此。他儀表堂堂，足以成爲當今的楷模。”六官建置，紹遠被任命爲大司樂。周閔帝即位，又封紹遠爲上黨郡公。

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黄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宫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雍，雖祖述樂章，然黄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吕，加大吕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并行之。

當初，紹遠擔任太常，廣泛召集匠人，製造樂器，惟獨黄鐘不協調，時常爲之遺憾。曾路過韓使君佛寺，聽到佛塔三層上大鈴發聲，它的音很合乎宫調，因此取來配合演奏，纔互相和諧。於是啓奏明帝説：“魏氏前來定居秦州、雍州，雖然師法樂章，然而黄鐘是首位，是天子的正位，往年經過製造，多年没成功。纔知道水行將結束，木運剛開始，天命有所歸宿，靈樂自然降臨。這大概是天地保祐協助，宗廟導致感應，將要降臨樂器來和諧神靈，使國運興隆萬代。”詔令説：“我微薄的資質，有什麽德行可以承受它。這大概是天地祖宗的保祐，也是由於你的知識促成。”不久改授紹遠爲禮部中大夫。當時還沿用魏氏舊樂器，來不及另行製造，衹是去掉小吕，加上大吕而已。紹遠上疏陳述雅樂，詔令都加以施行。

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黄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

紹遠所奏樂器，以八爲數。從前梁國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古代大舜想聽七始，下到周武王，於是定七音。堅持以林鐘作黄鐘，作正調的首位。詔令他和紹遠認真商議。

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黄鍾爲天，大吕爲地，太蔟爲人。今縣黄鍾而擊太蔟，便是虚天位專用人矣。”

裴正説：“天子用八音，不是没有記載，懸挂而不敲擊，没有聽説它的道理。而且黄鐘是天，大吕是地，太蔟是人。現在懸挂黄鐘而敲擊太蔟，便是空着天位而專門用人了。”

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黄鍾而擊太蔟，是天子端拱，群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

紹遠説：“天不説話，四季運行。地不説話，萬物生長。人感受中和之氣，處於變通的地位。現在懸挂黄鐘而敲擊太蔟，這是天子端坐拱手，群官奉行職責。由此而論，有何不可？”

正曰：“案《吕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衰也，爲作大吕。’且大吕以下七鍾，皆是林鍾

裴正説：“案《吕氏春秋》中説：‘楚國的衰弱，是因作巫音；齊國的衰弱，是因作大吕。’而且大吕以下七鐘，都是林鐘的聲調，如何能稱

之調，何得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

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黄鍾爲宫，大吕爲角。'此則大吕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吕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吕，則有黄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黄鍾，作黄鍾不擊大吕，作林鍾不擊黄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吕，止有黄鍾一宫，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黄鍾，歌大吕，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并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宫。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并各周宫，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宫，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别變宫。且黄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

正曰："今用林鍾爲黄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韵，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

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絶，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

爲十一月調？專門使用六月的均，便是想迎接仲冬的到來，還采用夏末的聲調。據此而上奏，實在没有道理。"

紹遠説："你所説的，似乎是想争得正確。如果探究事理，自誇更深。爲什麽呢？案《周禮》祭天樂説：'黄鐘爲宫調，大吕爲角調。'這便是大吕的使用，婉轉而生動。你雖然知道引用吕氏的小文，不覺失去了周公的大禮。而且現在懸挂大吕，就有黄鐘、林鐘，二均便完備。春夏時節奏林鐘，秋冬時節奏黄鐘，作黄鐘不敲擊大吕，作林鐘不敲擊黄鐘。這便是所謂左位右位，君子合宜，右位左位，君子有用。然而你不懸挂大吕，僅有黄鐘一宫，便是在夏末時節仍用仲冬之調。以這爲最正確的道理，恐怕不可以吧！《周禮》又説：'於是奏黄鐘，歌大吕，來祭祀天神。'天神指五帝和日月星辰。帝王各在夏曆的正月，在南郊祭祀上天。又在春分時祭祀太陽，秋分時祭祀月亮，依照正禮，都用仲冬的宫調。《周禮》又説：'奏太蔟，歌應鐘宫，來祭祀地神。'地神指神州和社稷。以春秋二季的第二月，依照正禮，僅奏初春的宫調。此外四方望祭、山川、先母、先祖，都各爲周宫，不依月變化。略微舉出大綱，則可舉一反三。那麽轉相爲宫，雖有這個道理，援引《周禮》爲證，却不是每月分别改變宫調。而且黄鐘爲君，則陽的正位，如隨時改變，這便是君没有固定的體式。而你采用林鐘，作爲正調，便是君臣地位變换，陰陽相反。以名分貴賤加以判斷，有什麽可取的？"

裴正説："現在采用林鐘作黄鐘，實爲相輔相成之意。既清亮又有韵，奇妙合乎真體。然而八音平緩渾濁，有何可取之處？"

紹遠説："天是陽位，所以它的聲音平緩而渾濁，渾濁就是君主的聲音。地是陰位，所以它的聲音急切而清亮，清亮就是臣的音調。然而急切清亮的在體式上容易斷絶，平緩渾濁的在義理上可以持久。可以長久可以遠大，是帝王的根

韵，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

基。至於鄭、衛新樂，不是不清亮，如想要施用於聖明的時代，是我所不能贊成的。”於是就決定下來，以八爲定數。

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悦服。入爲小宗伯。

紹遠不久被任命爲京兆尹，歷任少保、小司空，外任河州刺史。黄河以北戎人部落，歸附的時間短，同姓結婚，因循成爲風俗。紹遠用禮義引導，大力革除陳舊的風尚。政事務求簡約寬恕，百姓心悦誠服。入京任小宗伯。

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黄鍾之正宫，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黄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黄鍾，歌大吕，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

武帝讀史書，見到武王攻克殷商而創作七始的記載，又想廢八音而懸七音，并除去黄鐘的正宫，用林鐘作調首。紹遠上奏説：“天子懸八音，是百代帝王共同的規則。下到周武王，纔使用七始的音律。詳查經書義理，又没有廢除八音的記載。而且黄鐘代表君主，是天子的正位，現在要廢除它，不見得妥當。臣下查《周禮》奏黄鐘，歌大吕，這是先代聖人的宏大規範，是不改變的明確證據。希望不要輕意變更古代典制，急於改换樂章。”皇帝沉默了很久，説：“我想廢八音而懸七音，所期望的是體察本源求取正確，豈是苟且變换名稱。應該再思慮其中義理。”後來終究施行了七音。

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王，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毁之。宜待吾疾瘳，當别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黄鍾者，天子之宫。大吕者，皇后之位。今廢黄鍾之位，是禄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輿疾固争闕庭。”

恰逢紹遠患病，不能當面陳述，擔憂有關部門馬上毁棄樂器，便給樂部齊樹寫信説：“伏聞朝廷先前商議，而想廢八音而懸七音。然而天子懸八音，是有由來的。古代聖明君王，不同的途徑而目標一致。到周武王攻克殷商，以武力奪權而以文治保住政權，專門使用戰争，事情有違於禪讓。上推經書義理，是采用七音，這不是萬世不變的法典。所懸挂的八筍簴，不能够毁棄。應等我疾病痊愈，將專門上奏此事。”此後紹遠病重，就命令兒子長孫覽説：“黄鐘，是天子之宫。大吕，是皇后之位。現在廢除黄鐘之位，這是福禄離開王室。如果用林鐘爲調首，這是政事出自私人。恐怕八百年的國運，不能如同姬周那樣永久。我既爲大臣，按道理不能沉默，一定要抱病登車在朝廷據理力争。”

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鍾十

後來病情嚴重，便上遺表説：“謹查《春秋》隱公《傳》文説：‘天子用八佾。’《周禮》説天子懸二八，倕氏的鐘爲十六件，毋句氏的磬爲十

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搉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六件。漢成帝獲得古磬十六件，《周禮圖》懸挂十六件。這幾件事，是明白的典章。大約而論，足以成爲借鑒。希望陛下受國運於蒼帝，接大位於水德，秦、漢以來，獨自爲首。至於像周武王，用力於戰爭，臣下鄙視他，何况是陛下。臣下自己估量餘下的生命，危在旦夕。伏願精心治理各項事務，不必煩勞改八音依從七音。"皇帝閱讀遺表淚流滿面，追贈柱國大將軍，謚號獻，稱爲樂祖，在廟庭配祭。兒子長孫覽繼嗣。

長孫覽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慍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鍾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

長孫覽字休因，性格寬宏，有器度，喜怒不形於色。涉獵圖書傳記，尤爲通曉音律。周明帝時，擔任大都督。明帝因長孫覽性情淳樸，足以爲人師表，派他侍奉魯公，很受親近善待。等到魯公即位，也就是武帝，長孫覽被越級任命爲車騎大將軍。每當公卿上奏，必定命長孫覽閱讀。長孫覽有口才，聲音洪亮，凡他宣布詔令，百官注目。皇帝經常嘉許贊嘆他。長孫覽起初名叫長孫善，皇帝對他説："我把各項要務交給你先閱覽。"於是賜名爲長孫覽。等到誅殺宇文護，以功勞升爵爲薛國公，屢經升遷任小司空。隨從平定齊國，升職位爲柱國。武帝逝世，受遺詔輔佐政事。宣帝時，擔任上柱國、大司徒，歷任同、涇二州刺史。

隋文帝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吴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

隋文帝擔任丞相，長孫覽改任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出兵江南，徵召長孫覽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領八位總管從壽陽出兵，水陸并進。軍隊到長江，陳國人大爲驚駭。恰逢陳宣帝去世，長孫覽想乘機消滅陳國，監軍高熲以爲依禮制不討伐有喪事的國家，便返回。文帝命令長孫覽和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吴州總管賀若弼等人一同飲宴。皇帝說："我從前在周朝，盡展忠誠的節操。但苦於受猜疑顧忌，時常爲之寒心。做臣子到這境地，有什麽情感依戀！我和你們這些人，共享天年，罪過除非謀反作亂，一概不加追究。我也知道你以最大的誠心侍奉太子，應該多參見。棟梁之臣的名望，實在於你身上。你應該懂得我的

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後爲涇州刺史。卒官。

心意。”長孫覽就是這樣地受到恩寵尊敬。皇帝又爲蜀王楊秀娶長孫覽的女兒爲妃子。後來擔任涇州刺史。在任上去世。

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兒子長孫洪繼嗣，擔任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長孫澄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温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别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

長孫澄字士亮，十歲時，司徒李琰之見到他而認爲他很出類拔萃，便把女兒嫁給他。十四歲時長孫澄隨從父親承業東征西討，有智慧謀略，勇氣高於衆將。以功勞封西華縣侯。等到成人，身材魁梧，風度温文爾雅。魏大統年間，歷任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别封爲永寧縣伯，不久升爲覆津縣侯。

魏文帝與周文及群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惡。”既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

魏文帝和周文帝以及公卿飲宴，從容地説：“《孝經》一卷，是爲人的根本，各位可各自引用《孝經》的重要言論。”長孫澄隨聲説：“日夜不懈怠，侍奉君主。”座位中有人接着説：“匡救他的過失。”出了西閣後，周文帝深爲贊嘆長孫澄的合乎時宜，而譴責那位接着回答的人。

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爲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

周孝閔帝即位，長孫澄被任命爲大將軍，升爵位爲義門郡公。外任玉壁總管，很有威信。在鎮所去世，追贈柱國，謚號簡。自從喪事初到安葬，明帝三次前往。典祀中大夫宇文容勸諫説：“君主前往臣下的喪葬，自有一定的規定。現在皇上多次降臨，恐怕違背禮制。”皇帝不聽從。長孫澄就是如此地爲皇帝所追悼惋惜。兒子長孫嶸繼嗣。

旃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内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旃的弟弟長孫禮，少年時以父親的資歷擔任散騎侍郎，和襄城公盧魯元等人在宫内侍奉。他恭敬明敏有才能志向。太武帝寵信他，説：“他父親親近我的祖父，兒子在我身邊，不也是適宜的嗎！”

長孫肥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

長孫肥，是代郡人。昭成帝時，他十三歲，便被選入宫侍奉。少年時有雅量器度，果斷剛毅少言語。道武帝在獨孤部以及賀蘭部，長孫肥時常侍奉隨從，在左右保衛。皇帝很信任依仗他。登國初年，長孫肥和莫題等人都爲大將，多次立軍功。後來隨從平定中山，以功勞賜爵爲琅邪

尉卿，改爵盧鄉。

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内徙，亡匿趙郡，推趙准爲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准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准於九門，斬仇儒，禽准。詔以儒肉食准，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兗州刺史。

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

公。升衛尉卿，改爵爲盧鄉公。

當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意内遷，逃亡藏在趙郡，推舉趙准爲頭領。編造妖言說："燕地東傾，趙地當續。要知其名，淮水不足。"趙准歡喜而依從他，自稱爲鉅鹿公，仇儒任長史。占據關城，勾結丁零，殺害長吏。長孫肥在九門討伐打敗趙准，斬殺仇儒，擒獲趙准。詔令把仇儒的肉給趙准吃，傳送趙准到京城，在街市車裂，滅他的族。任長孫肥爲兗州刺史。

姚平侵犯平陽，道武帝召長孫肥和毗陵王元順等人爲前鋒。姚平退到柴壁據守，皇帝進軍攻打消滅他。派遣長孫肥返回鎮守兗州，安撫慰問黄河以南地區，威信著稱於淮水泗水之間。善於策劃，善戰爲衆將之首，前後征討，未曾失敗，所以每當有大難，命長孫肥抵擋，向南平定中原，向西摧敗羌敵，長孫肥的功勞居多，賞賜數以千計。後來降爵爲藍田侯。去世，謚號武，陪葬金陵。兒子長孫翰繼嗣。

長孫翰

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爲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

長孫翰少年時有父親的風範。道武帝時，以善於騎馬射箭，擔任獵郎。明元帝在外地，長孫翰和元磨渾等人暗中謀劃擁戴迎接他。明元帝即位，長孫翰和磨渾等人在左右侍奉參政。以功勞屢經升遷任平南將軍。率領部衆鎮守北方邊境，威名很顯著。太武帝即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進入邊境侵犯雲中，太武帝親自征伐。派遣長孫翰和東平公娥清從長川出兵討伐大檀。大檀向北逃跑，長孫翰追擊有所斬獲而返回。升任司徒。隨從襲擊赫連昌，打敗了他。長孫翰清廉正直嚴厲明察，喜愛安撫將領士兵。逝世，太武帝爲之流淚，親臨他的喪事。喪禮依照安城王叔孫俊的舊例。謚號威，陪葬金陵。

子成襲爵，降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

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寬厚，好學愛士。封吴郡公，贈吴郡王。謚恭，陪葬金陵。

兒子長孫成繼承爵位，降爲公，擔任南部尚書。去世，陪葬金陵。

長孫翰的弟弟長孫陵，擔任駕部尚書。性格寬厚，喜好學習愛好士人。封吴郡公，追贈吴郡王。謚號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

論曰：昭成帝末年，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

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遂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謇謇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内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隋之榱桷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并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禄，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彦勇烈絶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并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絶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兹世禄，不亦宜乎！肥結髮内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堅毅，在王室責任重大，歷事幾代，成爲元老。生是國家重臣，死後在清廟祭祀，好啊！長孫儉見識精明公允，學問通達，有三公宰輔的聲望，有王室大臣的節操。然而處於朝廷的時間少，在地方上主政的時間多，爲何如此？長孫平見識廣博才能傑出，外出入内傳布聲譽，就其通曉事物道理而獲得成功來説，大概也是有隋的關鍵人物。道生恭敬謹慎清廉簡約，威名很高，受到英明君主的知遇，聲名可爲之歌舞演奏。二公并列，光耀朝野，家族世代受禄，榮華傳至後代。即使漢代的八王，也無法同他們的功績相比；張氏七代，也不能比這歷代相繼的功德。子彦勇猛無人可比，紹遠音樂特别精妙，長孫熾早年被稱爲英才，長孫覽獨自擅長雄辯。否則如何統領軍隊，主持禮閣，鐘鼎不墜，既封公又封侯呢？長孫晟天賦英武，兼具奇計謀略。利用時機制服强敵，懷柔戎族夷人，使他們傾巢衰落，屈膝向朝廷叩拜。邊塞平息戰事，渭橋有單于拜見。恩惠施及邊地，功勛光大王室，保持世代的福禄，不也是應當的嗎！長孫肥少年入宫侍奉，以英武而自立，軍隊鋒芒所向，無不潰散，關羽、張飛力敵萬人，也不過如此。長孫翰有父親的風範，不失先人的威名，皇帝親臨喪事而施禮，是有道理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一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页数＝６４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６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６３９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２５１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５－７　／　Ｋ２０４．１／Ｚ７７２ｂ
【原书定价】　５５０．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北朝时代　纪传体　北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周国林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北史　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